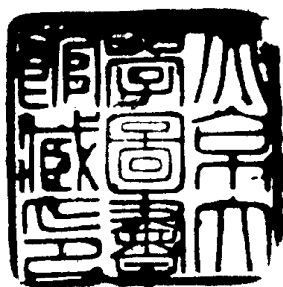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2608/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三冊目次

經部·書類

尚書傳翼十卷

〔明〕陸鍵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一

尚書晚訂十二卷

〔明〕史維堡撰
溫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刻本

..... 一七八

尚書揆一六卷

〔明〕鄒期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九年鈔本

..... 四五七

尚書葦籥五十八卷(一)

〔明〕潘士遴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六六三

尚書傳翼十卷

〔明〕陸鍵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傳翼

十卷》提要

敘陸實府尚書傳翼

邇來士人翫於諸家說經者

風靡波流尚務新說以相高動

輒自立門戶市本橫出甚至假

借名姓顯攻傳註競相倣倣獨是

壁經二百年師傳之所不能出新

奇詭譎之所不能入也吳門蘭鐸

于傳中金壇汪洋于傳外又二家

者皆與傳為門戶者也觀止矣名

家崔超來其有越而登與之者

實府氏獨訂一編題曰尚書傳

翼諸所發明皆以揚榷蔡氏之緒

而上討于帝王之正傳間有據獨得
採見聞成以補傳注之未及腴而不
鉅博而不泛深而不僻剖而不鑿其
見卓其心苦矣博士家美雁制義
蘧廬經傳准肯唯心竭蹶以刊定
大業是以不暇深求而逐奇則赴

說奇則惑人自為至而蓋無特操
也得聖門戶焉足矣實而窮經究
傳求為輔而不求為主主者引之
輔者從之至者闡之輔者車之左
馬不附影則言立行不附體則德
立固世道所關非止佔俾家言

實而為中丞仲鶴公仲子棠材穎
異師承有年以敏才醞室不能逞
白馬炙轂之辨駕黃龍捧喝之譚
而顯於經術窺於傳隨庶幾堂與
矣方且建非常以竟中丞之緒祗
可量乎因其問序不覺慨然為之

論次若此實而聞而跼蹐曰唐虞
三代之風穆矣邈矣夫傳且不敵
望其與未學小子其敢望乎之所
執正於大方者非能翼傳求為傳
翼也凡翼之云皆空中打影以彷彿
於門戶之間則方乞靈於傳之不

皇若進而窺帝王之精義明光大
吳門金壇二家之業而無剩餘先
生之旨斯乃所為堂與以俟夫得
門而入者予聞之曰夫傳翼之不敢
窺堂與乃其深於窺堂與者也
能使人巧是巧矣實府願安所授

巧與秘巧哉亟公諸梓

里人陳懿典孟常父撰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

門人建武姚伯燮元燮父

羊城管天衢鼎登父閱

光典

首節○史不言德而舉勲即成功文章意若說德者為勲則
二之矣君子脩己安百姓都從心起放勲在心體上影狀不
看事業自念慮以至立身行政四海九州無處不是德即無
處不是勲欽明文思渾然一耳于發見之際見其變化不測
有如此者心體本自肅然嚴密洞然不昧燦然緝熙而淵然
通乎微者但欽又是本領能敬便明自然經緯有章不思而

意慮深遠四者在帝性中史臣何緣知之都在作用上見欽
明文思原是安之的乃本來面目若謂安於欽明文思是見
以為美而安之便非安之矣允克即安之時措者惟實故
恭惟克故讓恭者貌之莊允則由中而出矣人孰不欲讓而
勝心難持克惟無我所以能讓也天下平只一恭為國何有
只一讓安允克故誠不可掩光字虛看指帝之精神動著
說所謂誠則形著動變化如日光火光可見而不可捉乃不
顯之微也聖人德盛實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處被格在充
身上說參天贊化不外民物亦不著民物著民物便著事業
不可以光言矣人惟不到此地位所以不見被格光景學者
試默坐凝神斯須莊敬和樂亦覺此身有上際下蟠不可限

量者被以覆冒言格以充塞言合被格言方是光字影像
克明俊德節○就彼格中抽出其切實處俊德是渾成語在
本體上見克明不可用欽文安允等語合天下國家之性言
斯謂俊合天下國家之化言斯謂克明以親六句正克明處
以字貫下非克有心推之也家國天下在克一性中觸之斯
應耳通主德說不分淺深心方動於此而家國天下已喻於
此不見有施為漸次克之道孝弟而已真愛根性而不容斷
德在即親既者盡也已性盡人性自盡註謂親而和之從一
體上融暢人自親以克之心為心也一光均無故曰平歸
如形長者影長形短者影短而日月無異照水平故澈平故
自章昭者性真發現明者舊染一新昭而又明可使知之也

和者元氣流行布滿月落萬川不分而偏故曰協和自無木
協非克去合之也變即中庸變動之變非但惡者變也人
脫胎換骨一番革故鼎新之際未免強勉變于時雍則不知
有變矣史臣深美于中不覺感嘆形于詞亦是蕩蕩難名意
時字或作如萬物生育于四時而若其性雖與註不合亦好
本俊德以言光則光皆實際通天下國家以言俊則德為實澤
乃命節○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是脩齊治平作周禮
曆象占候制閏三者兼而曆成要着欽敬字蓋器數者星官
能按筭而求惟曰昊天則非欽若者不能曆象其理最微與
廣遠故須欽而在人揣摩憶度之心易起牽合附會之說易
若欽若精誠足以格天若即欽之當理處謂之人時

可見變通隨時矣雖說曆是推步東是推測然器數相須不
分而事此專為作曆而設曆成之後還須教聖人終始只一
教此時未即授人特言曆為授時作耳人時觀註允字不卑
指農事說不曰天而曰人者民心即天意如夏葛冬裘渴飲
饑食氣候所到不期而然竟着神慶全在敬欲人人心天心
事天事不徒時至而興事也要之曆象作曆無非教授計非
而層意
分命四節○考驗須渾見若云曆俱已載此情驗其合否則
晚矣觀實平以殷等字甚有力日星之載於曆者不過以器
數得之而天運神妙豈可器數盡又須身體躬驗直要精與
天通而後已術不達天全在此等處着力須有裁成輔相之

道不僅求合成書已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在克敬心上說
豈只付之羲和乎天運如環無端必就陰陽消息之際以為
驗法然於何見其消息也惟候日晷進退以究其氣至之始
耳至日氣正則一歲節氣無不正矣以日景驗以中星驗以
人事物化驗析因夷與皆人心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為成相
習而成則鳥獸圓于氣其動猶出於無心也二十八宿環列
四方半隱半見各有其時聖人向明而治俱於南方考之鳥
火虛昂皆是分至之昏見南方午位謂之中星也春分日在
昂則鶉火見于南夏至日在星則大火見于南秋分日在心
則虛星見于南冬至日在虛則昂星見于南四者昏時皆入
酉地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星昂星虛是也星不當中而適

當其次則以次言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界於兩次之宿則以象言星鳥是也註授有司者諸凡皆義和自驗惟此使民者驗之民間以皆帝免精神所注○寅寅則不但推授紀之而且推測以合之矣即欽若意此驗於春分之旦平秩則不但使之由之而又因以察之矣即敬授意此驗於一春之政殷中也陽生于中至午而極前卯則未及後卯則太過惟仲春卯月為適中也以字無工夫日中驗於春分之日星鳥驗於春分之昏重厥民一句四節俱重民上鳥獸言之聖人體天治曆專為民一年之計在於春乘陽氣之中以赴作興之事安得而不折而天氣亦從此發舒矣○致者致日之致與寅不同夏官測候在南非日出入之虞故于夏至午

時立表測景度其氣之至否也陽精之運通於壯故當書而暑度長東方之宿轉於南故既昏而房星見曰正者前此則微而未盛後此則極而將衰惟此建午之月得其正也○錢以其方納也而致敬以送之春之所作夏之所化至秋而成天時人事皆如此春夏獲洩已盡至此漸收斂成實故其氣夷○朔猶月朔之朔終而復始之義在易之艮卦為萬物所成始而成終程子曰艮止也止則復生不止則不生存在見物之察也三時皆有事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事畢更新須省察之

咨汝羲和節○註天體至圓一段皆依當時曆法十九年氣朔分齊為一章惟唐宋諸律為然今後時曆已有餘分不能

皆齊先時之曆亦不齊今曆家所推陽九百六等限所以不准者正以其章部元會之數不同耳只重閏字置閏之說在有六日三字若天體無此五度有奇何必閏惟六日之多又加以月與日會少五日餘所以須閏全為氣盈一週不重朔虛蓋日行恰好三百六十日天行健每過於日非日之遲也二有字重看氣候到此自然有此不是論置閏之法乃指閏為歲時樞耳春夏秋冬以成歲功若不置閏而春入夏子入丑何以成時歲乎使天運而准三百六十日非天道矣惟有過不及而時所值氣所凝若泉多益寡適當其可此所以為天也月之有閏滿損謙益其天道乎期字與歲字不同歲字是人間所用期字是天氣一周釐者釐正也即撫於五辰在

元化上做工夫若作訛成易之類則時至而事自起何待慮惟其節宣補取故曰養坐長收斂若司其一定之度盈虛消息適符其必至之期所謂允也故天地間少而盛壯而老生而殺衰而旺以至愆伏積滯之氣精侵薄觸所磨盪無不就理時行物生天地位萬物育豈不熙哉熙訓廣不必充極但無舛錯無窒礙自然處處通暢時歲成定便是允釐便是熙此見不可不置閏意曰熙以見不拘於定策之謂得曆之神不守曆之迹所以無為也

若時登庸節○萬古時字始于此若時若采只依傳泛言不可泥若時為輔相夫人君向明而治明烏可少頗不用明而自明則順故曰欽明曰克明未嘗故也故則私智穿鑿勢必

一奉翼虞

至于累訟乃未然之辭非放廢所能知也人只知欲明好而不知其珍世正以此
若采節○功字指其心方且欲鳩傷耳若采乃無為之治豈可喜功乎華言飭貌正狀其喜功曰方鳩則平戾而不顧其後曰傷功則急功而不適其安帝之明德舜之玄德都是靜中作用若靜時只骨煩言便將精神擾亂如何能用靜言是違不必既用而後違象則必非恭不必叩中藏而知其不然雖兇認鳩傷為好而贊之不知正其違貌虞
湯○洪水節○方命圮族談作未然以此人而治水必方上命而壞族類若已然則廷臣何為舉岳安得強荐我帝知其不可而復用者憂民之心不能旦夕待鯀非無才獨恃才而

不能行所無事耳欽字家可藥絲之病欲其看淨難勿看淨易也
末節○後世王香華便稱做孝不知孝者舜所以格天格帝者也克諧以孝不因頑傲而然天經地懿之真如宮商相吐酸相調天動神流恰好合着蒸、不格、四岳稷擬之辭違舜也不知始之不善而終之善也須是孝誠薰灌若有間斷則無以勝其惡矣試我即歷試諸艱帝已心知其人何待於試有鯀崛起事屬非常必令朝野臣民習見至聖事業一旦歷數相及方能心服故試者所以盡其德非疑其形迹易師而以隱微熟察也若說以二女試則舜之德帝豈空同必一試而不效乃輕棄其女乎妻之正嘉其德耳豈其石也

一奉翼虞

盛德之配望其德是相當不可用不驕不傲等語註人婦之間三句謂於此可以觀人而益見其賢非於此可以試人而終見其賢也
舜典
首節○聖心所存不可見恒於其幾處見之帝克華炳宇宙舜未樹烈何以有華蓋帝之光被都是性真流露君子戒慎位育性中自有光華蓋宇宙而非發英欽淵微而非滅藻協字從重字來舜未嘗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華不在堯也自華而已協亦非協帝也自協而已華要在舜身上說去不可提堯作主若說堯既有光華則礙下協帝矣乃性體之無二也釋哲二句不分身心且身心亦分

不得掩形容華字而重協意自見潘方是替不可龍智出於深沉也惟深沉為有智而洩露非智深沉便智慧、便深沉分不開的若以彼濟此則非聖德矣人之良知愈含蓄則愈宣朗明者性真虛靈原自條理其經緯成章者其顯微畢照非浮光瀾照者矣天下惟至和厚純粹者至嚴威嚴格恭是性中自有之兢業如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故曰溫也實理充塞吾心一處未滿便虛無一滲漏便實性體至虛而吾之誠信足以充滿之故曰允塞玄即潘文溫允註謂幽潛非指側陋也亦見華處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顯惟德文之所以為文也德到極處便玄、便升揚不緣師錫岳荐而後聞者精神不覺潛孚臭味不投自合對協字看故帝嘗謂

子聞以神交矣位不是諸艱當作天位看此乃舜一生行狀
 若謂舜初年事便隘了
 慎微節○要得過化存神意舜德本有叙秩精神總理體段
 不顯像刑故所向無不如意慎微須看五典言不作教教看
 舜一生處人倫只是愛、齊慍慎便是美其精意欽肅肅自
 有一段綢繆邕穆之真機人惟情勝易昵所以不見得美將
 令五典自五典自我不能相從舜一當五典便有凜然負
 罪號泣之思真如執玉捧盃惟恐失墜使人不覺相遜相親
 蔚然于邦國之間是五典之美自舜一念之兢業以美之也
 而分之為百姓之親合之則五典之遜矣不曰百姓從而曰
 五典從者瞽瞍豫而天下定天下之五典皆其典良心真切

自不容解也長江大河無所不納揆字最有味政事莫不極
 其宜所以政出於一而天下無廢事也時字重非舜德之叙
 亦非百揆自叙時至事起化至神流不先不後也舜處側微
 其于凡百揆度隨到輒治者明德于我而已舜未至四門
 暫攝四門之事故曰賓夫主則其精神注洽已久故和之易
 賓則一時相接形神難以驟孚而盛德光輝溢于晉接之頃
 易曰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言不待觀其行事而化
 也穆、不指交接說心和氣和天地太和充滿洋溢自不可
 間納麓傳雖不言職事然克舉舜敷治亦為洪水之患為多
 不可做偶然相視說亦不是遇變而鎮以常也聖人即天風
 雨雷電之天晴雲朗日之天無二境也一團精元流貫天人所

向無非適得吾體者德之玄乃至此乎
 格女舜節○詢考底績一時事非待考功以覈所言也詢謀
 也與敷奏不同帝克時采其咨之憂素切一旦得舜却將平
 日憂慮盡與謀計而圖之廟堂措之天下若取左券在克原
 不以謀論貴事功在舜亦非以事功踐謀論體用合一言處
 已是績盛德之至也不可涉歷試諸艱語可字有味因言以
 信之也三載底績正見施澤久而人心共戴也績在德上說
 不是舉功以見德讓德談從或曰之說自歎德不堪也註人
 字是添出且無所指
 正月上日節○舜相二十有八載此特其三載後耳豈克遂
 於此終帝位乎凡克所欲為未為及已為未竟者舜皆終之

所謂成厥終也
 在璿璣節○克曆象此止璿璣象而不曆者曆不必考也一
 穀當圓天又以寸管收衆象慮其未悉即悉之而天以積氣
 往來則動而難執當於毫釐秒忽間密移僭差而不可知在
 器以成形象象則又定而有常故須察之有窺其妙于器中
 者亦有悟其理於器外者若只按筭求合不亦拘乎在字即
 欽若意齊非畫一順其自然適中其則也天運何可齊齊察
 虞便是齊從器中察其精妙自整齊而不可越其中便有調
 變陰陽節宣氣化意徒按時測候與義和侵職哉
 肆類節○克尚在而舜儼然主宅朝巡可乎蓋克命之使主
 祭親候時巡以示舜有天下天與之人與之也故不重告攝

說要緊在首句、一祭則六宗山川群神俱在其中、必歷祭者聖人之誠無虛不到也、致實畏之忱、申享格之道、洞、屬、于德弗嗣是俱矣、輯瑞節○聖人無眾寡、豈以朝會少而盡其詢察禮意、朝會多而遂不得盡乎、且羣后四朝、不問以一日而畧、而四門穆、亦並未日、見也、此為攝位而異其禮、全是通天下精神之妙法、故來則見之、見則班之上、不以亟見為數、下不以後至為慢、任人情之便耳、班瑞不足說、需非偽而班也、聖人無偽、待天下之心、班瑞不可說、使諸侯知封爵受之克統攝、歸之舜、蓋此時先尚天子、安得遂欲羣侯歸心於舜乎、諸侯就玉來朝、便是輯瑞、輯則必自班還、遂以宣明帝克之德也、破

四門一賓耳、尚人、穆、況日觀耿光、其精神常有出於羣班外者、一輯一班、凜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氣象、歲二月節○舉祀禮一正朔同制度齊風俗、拯之昭德於四海、出有期行有方、止有事所以國不費而民不勞也、巡以代克、不是恐天下改日易月變禮易樂也、聖人惟恐精神未洽、故既類禋望又隨方以祭、既在璿璣又隨地以合、既輯瑞又隨度以考、自天地民物以至制度文為、無一非精神所到、世未有不過化而存神者、崇以祭天、雖一而四方之民各為一天、隨地祭之、使人皆得所天、豈以一歲四祭為累乎、祭山經之祭川、沉之、今不能偏經沉故望而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觀后有穆、明、意執贊飭法皆觀中事、玉以象德、帛昭精白、

蓋取羣不失類、雁取待時而行、雖取守介不失節、都自表其心、非以獻舜也、時月日、雖當在齊之後而敬天之極、不繼于隨方精覈、故又協之正之、即在齊之心也、協非合正朔、乃以今天也、天時之運日、家著有君象、故以正言、正日就是協時、月度律關氣數而氣數隨風氣以轉移、千古曆元以此制破、萬事張設以此經綸、通宇宙之元氣、洽人心之元神、無有不中、不平、此在氣機上節宣、非以累黍吹管為同也、度量衡有彼此、通同無乖戾、人情咸平、無折閱意、情者人文漸著、煩簡損益、不能不變、通以合帝克制禮初意、五器帶五禮言、禮定則器自正、曰如、其所修之禮也、禮之精、必附器之粗、以錯陳、非特如其制、直如其禮之精、不是徒取五器之形象、肩、

比擬之也、謂之率乃後、不以時候拘也、五載一巡狩、節○通重民說、功令雖一、展布隨人、故註云各陳、須泛指民功說、不必添出不善及無功意、聖世採實不採名、既欲試功、何必多此一番言說、況共工亦能言、誰肯以不善為言哉、此聖人好問好察之心、不但奏所以行、凡有益國庇民者、無不陳、故曰敷廣也、即今世條陳之謂、明試易所謂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也、言為標、功為本、奏呈其形、明操其鑑、蓋文明之東、無微不照、非慮其屬易眩欲身親見其行事之實耳、車服不但示寵、要着庸字、人臣不言功而民居其功、至德不侈賞而民為之賞、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蓋顯此一人為萬民言、康計也、

一 卷 虞

摩十二有州節○重首句下皆十二州之事封山濬川不是
兩截要見天下大一統而聲教四訖意地乎天成聖人精勝
無慮不貫苟可以利民不法其故分州別境摩自獨見而
天下不以為駭苟可防患不徂于安故荒度經營修濬舊城
而天下不以為勞州城山川經理之大綱禹盡力溝洫則又
疏剔其細目也後世封禪止以祈福而川源隨決備治而已
封山濬源惟聖人纔有此大經理
象以典刑節○首七句出罪意多書災二句即指上說非有
二用也重象刑句垂象示人使畏而難犯即有懸而不用意
經權渾見五刑設而有流宥鞭朴設而有金贖亦權也書災
之赦則重中之輕怙終之刑則輕中之重又權而未始離乎

經也權只是度量取中之意豈以制定者為經而偶一者為
權乎註意自明不可牽對欽哉二句比上深一層從欽中見
出他恤來恤憂恤也不特為刑之戕民即使民無遠罰又使刑
措不用憂終無解時若謂今日立法後世必有罹之冤者又
謂法雖未用而已應斷不可續者俱非聖人之心聖人去法
不可用法不可使民入法不可使民出法不可直是恫瘝切
身故曰惟刑之恤所恤只在刑不論其用不用也不曰惜而
曰恤傷之痛之也恤即是欽意從刑中覺其可恤則所恤在
民從欽中覺其可恤則所恤在刑聖人百事只是欽
舜流共工節○天下止為除害而服便看小了舜矣天下各
自當其心當時四族俱著姓根蒂深固孟子謂不汙罪巨室

一 卷 虞

舜初攝政除之而耳目不賦可見作用之神化虞尤以七十
三載來誅之凶而待之舜非養奸也其惡未除猶冀一旦並
生舜以攝位方始而誅兇所未誅之惡非輕殺也其惡已盈
豈容一日同國誅非懼害謂非化日之下所宜有也服非當
罪舉措動合民心也
二十有八載節○雖紀帝堯君通之終實見中肯相道之久
三載通百姓四海言之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
月正節○攝也受終於文祖歸也即位也俱格於文祖此代
克守宗廟為祭主也克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羣公百辟
與天下共盡瞻仰享格之義此不易之禮也
詢于四岳節○天下吾身也當使精脉無息不流必倚道賢

而後闢民隱而後達終不廢不通矣聖人求賢如不遠視民
如傷曰四者橫未直去之謂今天下薦舉為薦舉合天下耳
目為耳目闢明達主舜身上說闢如三德六德不拘一途明
如日月當天容光自照達者一氣相通纖疵必覺若求民隱
以廣吾見聞便非明達三者俱有作用不是空寄其神也幽
滯何以振揚饒寒何以料理開決壅觸目洞耳必有以轉
壽而通轉危而安者聖人眼界闊用公直看天下就是
吾之門與耳目一處未到便是吾門與耳目之有碍非為天
下計為吾身計也○岳居內統外牧居外承內不可截分
內外
咨十有二牧節○雖摠為養民然先養而教既教而舉措意

虞翼本

自相承要重處之得宜說食只在時不違農時也順天時興地利因民所利而利之時舒時卷與元工為閭閻也亦能非有詳畧地道惟柔故受抑其心以下之無一不在胞與中能者期必能之密邇之地觀化之始此處尚不能何以風遠亦還其良能非強之也博有維持加厚之意不但優禮之允有推心信任意拒絕未盡難字人易進故以難言其意只為着德元蓋養賢所以及民而又懼任人害之也樂夷安形容中國順治所謂從欲風動也天子不動遠畧即異域向風無足為養道之重而聖人守在四夷非百蠻慕義何以占內治之成有能養廉節○此先教治何用養道治不進則退必常存養

心乃日新不窮聖人之精神一達則天下之功盡起不作而奮元化所到百物自發熙熙非求加於帝業而風氣漸開當舉而益張大之宅有推心委任意亮惠在大本大原著力道揆端於朝廷而九州之物宜自逐法守慎於官府而兆民之分顧咸得明處便是順處而養廉便是亮惠伯禹作司空若謂能稱司空必能稱百揆似看不了意謂禹可宅揆今止司空平水土懋百揆提一機一理仍舊職不過欲其防患則司空之事甚省故可兼行百揆之事微予在念豈其以平成而地之惟時即若時字懋在精神攷上說不着事功禹非好讓惟恐水土未盡平亦真見三臣可百揆耳俞汝往哉時說云三臣責未竟惟禹成功可兼此任俱是添入蓋深許三臣

虞翼本

果可相但予心既屬之汝直當任之往字要得宅字意畏四體以為治分猷念以相從也帝曰弃節○此當乃粒之後民饑須說得細欲民免饑易欲民不阻於饑難而賜燠寒風得其時而後百穀成固有樹藝稼穡各盡其能而若有阻其食而饑者此直責之以斟除酌陽之精神不先時不後時以施其播種使得食之路豁然自開而無所于阻又非特教稼已也曰百穀則凡資生於天倫氣於時無不種：並植而盡物之宜曰播則凡業之可闢力之可到無不教民廣布而盡地之利蓋生殖漸廣則小民易不知稼穡之艱難故欲時加勸課耳下不親遜及寇賊等俱是聖人視民如傷之意不可作實事看了

帝曰契節○本親故不遜親乃親睦真意流洽純是孩提愛敬遜是通得其理反之叙秩初毫不差也非必情乖紀肅此心毫未融洽恰當便不親遜雖以勞來振德後未必盡然司教者能不惕然儆手教數不是以條教為約束直從心之常惺者默悚于條教之間不得不漸以深心而摩以歲月所為忿其難化與冀其速肖之意盡消豁于兢業之大矣蓋敬由心法之精微而慎其事即簡已以敬也寬乃教之作用敬原至寬的精神管攝自然約束不煩所謂居敬者行簡也敬寬只一事與君陳寬和有別彼主優游入人說此則耳目無拘手足無迫曠然天高地厚主敬之極功也教教當有勞德此因已敷而提以敬寬故不復言敷之道

皋陶節○刑官欲平人情先平已情而僅以刑流當罪則淺矣故帝申命之蠻夷不率門庭之寇也治之不治可矣小民乘機作奸腹心之療也釋此不治何從親遜三就三居開說此皆皋陶已播之法至惟明處方勉皋陶服主服其心說宅者各止其所宜遠而近宜近而遠皆不安其所也服宅二字已當罪而民信之又何云明允要深一步主用刑之心言乃掃除私見一點不污不逆億而先覺所謂明也易言用刑如噬嗑賁旅其象皆取離用刑只在明可知不可復拉刑流說直指虛靈不昧之心言德性真明我與民共要使法意民情恍然通暢明則必誠矣允正是明處所謂自明誠也不但信民心宜自信其心允而用克實能是允猶所謂允塞

垂蓋二節○若予：字有味一人之恬躁與百作闕巧樸一人之舒慘與百昌閼性命聖人都要從自身自性上若所以難其人順理治事曰若順理居官曰諧二節重諧字中節謂和若工曰和過巧傷朴任朴無文調其不巧不朴之宜而適常其理也若虞曰和不剪伐則相害取過節則凋生調其生養取用之節而適常其理也天地生成一器有一器之宜一物有一物之性原無可矯拂順其自然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故舜專命焉二諧字註云和其職在職守上說若如時執似將若子履說一遍了

典禮節○神吾心之神也嚴之心而已禮只是敬交神特一節耳寅清非僅欲端交神之本也斯須不扣而慢入之難鳴

而起覺念正醒夜氣生息本真時露故養心之道以夙夜為先蓋以神惕心不若以心自嚴即念求靜不若以敬止念直即人之生也直惟敬可盟獨覺可質天神浩然常伸無少回曲直即清不直則雜物欲淨盡清明在躬寅直清只一事分開不得要看二惟字此秉惟有一敬更無屈抑何等澄澈有淨即有穢若使去欲之汗以存理之潔亦非清所謂清者亦想像寅直時景象作用功說有主之心曰敬心之本體曰清兩間惟此虛靈之真神以效靈而人以合漢心即神合而體在是矣寅與欽稍別虞廷心法只是一欽

典樂節○至格神方是全功一節不可重了教胃子反輕了格神人註云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可玩雖云樂教而教

自教樂自樂非全靠樂為教惟樂之動人以氣暢達在心神之微耳直溫四句主教說既教後又以樂和之也不溫不足為直如註意難道教者能以溫而加其直乎溫者直之本體教之循直之本體而已下微此任質而行坦平絕無回互方是胃子之直又須從容和易然後不至於徑情而自遂閑襟涵育八荒一團方是胃子之寬又須確然剛果嚴憚有威惟剛能斷而英鋒不飲即無心虐人有悞被其害者臨下忌環故以簡為貴而煩文既省則精意宜貫庶不失於傲慢也詩言以下不重作樂說究人心之本來和也人一有志則詩歌聲律一齊都出物感於外情動于中若撥其人生而靜之初而形一篇叶要以舒所自得為懷無不滿志只在性情

上發舒不着詞章止若有迫而不可過者此不可過者正其真心勃發若言不呈以暢心而不覺迷唱以漫衍也此不覺揚者正其真機快暢若詠猶藉于辭而不覺天籟之自鳴也至于聲則純乎任真而極人心之致矣而不知其出乎人心而合乎天則者也心到極處自有不可踰之矩而律于此和為律者聲氣之祖也聲行意律行法其能長能短能清能濁而矢口以成者正其適長適短適清適濁而中的以動者也人聲原從律上發出律原從人聲內合入其間無鬱而未淺之精亦無激而太淺之氣是自然之和蓋本無偏過此偏過者所以聞而神解也舊說泥註謂上四句只是人聲則所謂律者何物耶八音三句只形容和字無奪正是諧虞音凡有

八相濟則誠相侵便奪不獨奪其先後之次如絲竹之音或見蔽於金石之音須調劑得宜使輕重徐疾各不相犯合人神為和則不徒在音律間矣以此立教直還其本然之真和以融其習染之偏過有脫胎換骨手段
帝曰龍節○君子砥節屹然不回諛說之人欲珍之不必果為其所珍也彼且陰售極排之志陽託摘發之公令聽者不能為善人解即善人亦若無以自解而竟不知其從何證據若是耳目大駭而人心洵矣公道大明之日何至變亂但與諛說諛譽之民不合耳本文只說聖諛並無防偽之言蓋諛說之人乃借正論以行其奸所出者未有不是上之命政而入者未有不是下之奏逆恐因命教奏後以售詐耳要奇

九字就果上之所出下之所陳未必悉可封還勅頭可也序不上聞可也須在理上說此允乃通上通下皆信發之上者必可昭定保發之下者必可裨謨謀一時信之也此信之非誠明兼至者不能此是防之于未然事
咨汝二十節○上所告者職也至潤澤之使不墮于職又不拘於職守者則運用之妙存乎二十二人故須敬欽在亮上見天工不僅指上文由王遊衍莫非天載調元者固與陰陽相闕關即分元者亦與氣序為周旋先時則抗後時則慢故曰時也曰功則才識伎倆猶可勉襄曰天功直于無聲無臭中而妙轉移轉旋之能須有真精神方可通得語意甚深
考績節○三載則功罪未竟序序要難據準三考則服習久

而驟論定便捷者既無悖於易遲鈍者亦無苦於難始勤者既不敢終怠改過者亦因歲月自新事功奮起者謂之明事業猥瑣而不煥發者謂之幽唐虞由洪荒而宣洩宜文明不宜沕穆少不奮熙則沕穆之氣鬱而未暢便為幽若不善之人不可一日立於位倘待九載而斥則流毒不深乎考績點陟泛言自二十二人外官品材器各別豈可無法註賞罰明信意不宜入講庶績二句形容立法之善當在帝德上說威者皞皞廣大並育不害並行不悖有天何言而時行物生氣象三苗結黨雖善者亦不得自遂故分背之黨散則援孤連分則習解即引置莊岳意分比亦斥陟事舉三苗不過援比威照耳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所父著

大禹謨

首節○易曰君子以懿文德曰文命言身教也，不言德而言文自義軒以訖今日備列聖經綸而風聞歷數十世漸陶而化洽英華勃發結為文明根幹來有軌範之意有訓行之意承進也註以敬陳什之言為憂治無窮之謨以進於帝也時說作承舜問察之心不是惟文命四敷所以祇承虞廷只是教克字生所謂克舜猶病諸也無可控揣則艱伏有可控揣則艱成艱常乘我則我負我常待艱則艱克蓋不問艱之具有

二卷翼虞

無而密勿之間時察一缺憾之形不徒見之微戒而見之實體必無毫髮不諳其實乃為克如克敵之必勝也艱是當時君臣之心克是當時君臣之力民化工夫都在改又中改原為民設也修治如治骨角治玉石已精益求精其精主德高敏字正肖君臣之心與力若有迫之而不敢緩于德者非速化也一民未化或化而未敏不可言又故曰乃惇形容艱字允若茲節○允若真見其難也不可分效與事背句三看力觀註中則必有以廣延三句在君身上說去若說效反懈了天下有三脉言路賢路民情君之精神一未貫便梗而不通嘉言三句難在天下稽察三句難在君心要看法遺咸三字自古求言之世多伏言非上採不動故言不樂告耳求賢之

多遺賢非上求不動彼自不願仕耳極治之朝多怨恣非澤未深民自不適安耳主言者賢者與斯民心裏說豈不平稽于衆三句比上深一步即克舜猶病意玩註然非忘等語惟恐一善有遺一才未舉一民未安以傷吾治者稽一察也稽于賢易稽于衆難稽于衆易稽于衆而舍己以大舜一生工夫都在此真見人有餘已不足委心聽受乙強人已關頭最難破此則善與人同不覺爾我俱化不但願連即得所之民有一念抑鬱未暢亦是困窮陋即在位之人才猷未得盡展亦是時克着力說惟允若難真勝得難人君一勵精便通朝野顯微之精神通極而反若不充通則帝不于艱虞克而于克虞焉

有出於問察督惠外者其觀註而惟字不必更着先生平實事講此就是實事也此舉個克艱樣子不是贊辭帝德廣運節○通在德上說上言克艱惟帝故揭帝所以克艱者惟德之盛也廣非覆被有如虛空運非推行有如元氣二字分不開空虛自然不毀元氣自然彌漫只在安允克上想出合四德而兼有何其廣妙四者於莫測何其運四乃字非真無定體而恍惚不可為象也其實一心耳神在聖中文武在聖神中求所為聖者而不得復見為神求所為聖神而不得復見為文武蓋帝人有一德便成一德聖人無方無體每于一德之中備衆德自不容以一德求也廣運是骨子聖神文武是影子皇天三句不重天眷說乃帝德之盛同於

二卷翼廣

天在四海二句直下不可着祿位說須以他言為天下事
 后克后字應作帝時克句要發克艱意克艱是得天下後事
 非指盛德得天為克艱也
 惠迪吉節○就一人說稍重從逆句要看惟影響三字形影
 聲響本一物也若云善福惡禍雖理之必然猶二之矣惠迪
 就是吉不待降祥方吉從逆就是凶不待降殃方凶吉凶俱
 在順逆初起時一念一動舉天地和順之氣已疑之方寸起
 念一謬舉宇宙間乖戾之氣已集于此中不曰如而曰惟非
 是外來皆由此出因益言克盛德致春恐將天道說遠了故
 以此終上意
 吁戒哉節○事所不免理所或然緣可度量曰無虞則未雨

後隍之主無所容憂違矣賢主戒未亂聖主戒極治朱子謂
 無虞只合做戒舍此無他道矣八事談在心上說憂必不然
 之地設為不必然之憂失如遺失素所有而偶失脫聖人同
 旋中禮行出來就是法度但綱維可取而志氣不可為持無
 心弛之有心矜之皆失也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如逸樂亦人
 情所有遂對動樂對憂說遊如遊山玩景涉累于是也淫過
 其則也逸不可有不可一涉累樂不能無但不可過其則耳
 二與疑在心上說二者矢志未一形神未化賢自賢我自我
 分而為二疑者執見未真可以斥可以容不能自決不必遺
 賢未任遺奸未去也謂之謀則此志畢竟介在可否其中必
 有百慮一致之極斷然與可難者此而成二自覺方物出

二卷翼廣

之天無星無碍無疫無惡豈不泰然寬適若一步于疑則謀
 本屬推敲而疑心又從而二三之將成將不成此東不勝其
 展轉狹隘矣蓋濬哲在我而能疑之此必有一種道理能動
 人心者安得不為胸中障礙故一勿成而自照搖一意既定
 志而謀自無疑若待疑而求便無及了從志上發出必廣照
 字不可作明字看了譽即蚤有譽之譽聲名洋溢能使民寡
 過故有可干之理第帝力何有豈容知識易曰括囊無咎無
 譽豈可犯哉欲即敬修可顧之欲帝之欲無非為百姓而動
 念者但以君從民則順以民從君則拂人情未順即理義未
 安乃如洪範所稱卿士從庶民逆亦吉如盤庚遷殷所拂者
 民之私情所不拂者天下之公理也欲更進矣論道則百姓

為輕我惟知有道而已論百姓則已又為輕我惟知有百姓
 而已怠荒指八者非怠忽荒寧之謂去怠荒易無怠荒難是
 太虛之象也惟其戒也于原未嘗怠荒之時設為怠荒之懼
 故其無也于萬一怠荒之倪密其絕無怠荒之端無字比同
 勿不同天道無聲無臭至矣來王不作效亦作儆戒說懋要
 他無怠荒意
 於帝念哉節○句責難之辭念即克艱是也德惟二字要
 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是合一的註分而為二下養
 民正是德履宜包到勿壞非但生養之養乃誣育董陶遊於
 德中而無暇毀耳水火四句事之已然而言之看力於不曰已
 修和叙歌而曰惟者難之辭焉無自陳其功之理是叙既

往而意只重在戒之以下也惟修方為六府不則不成六府矣不言生之序而言相克者正應修字治而去也天地之數不克則不能生不是五行自修乃節宣調燮之力三事不出六府中如父慈子孝出入息雖天理自然人事當然其實聖人有許多裁成處統惟和六府終於穀二事首於德養民之所重可知矣九者一屬天一屬人合言均為民功惟叙註順其理而不汨與惟和註當其理而不乖似重複矣天道修于上而後人事和於下秦節倫次秩然不紊也歌非歌帝力洽氣薰蒸不覺手舞足蹈而形之歌耳戒董正嚴戒意到歌處在上之人不可無戒懼督責之心在下之人不可有見住見威之念又須勸者乃舉所未能而勉進之若只其所已歌

者何須勸蓋歌不過一時意氣更宜有萬世不磨之精神戒董不已而又勸方可勿壞若說戒董不好便不是責難君德意勸就是俾下永賴從勿壞未天運盛衰人事興替都在民心上轉移故民心勸勉一段真精自不可減滅天下之事成必有壞聖人贊化之消息使成而不壞直可取必地乎天成節○雖因禹言養民而推其功然不是歸功于禹實有相勉意易曰地天交泰地平而天始成允不是信禹之不誣信之天地也天地消息最不可信此則信其必治而不亂曰府天地之藏不窮也曰事職分當為重其責於人也曰治有條不紊各得其理也永賴乃無窮之心應勿壞說註推字推廣也府事信備和矣汝欲俾勿壞則不特一時賴之使

萬財求者乃汝汝以為功也平成允治就已往說永賴乃功能將來說功非功績乃功勞格汝禹節○非真倦也血氣衰憊或倦耳衛武九十益教豈以舜有倦時乎君位不可一日不勤故欲為不息朕德罔克○克即克艱之克不依者得君位至難惟恐民不依耳依如赤子于慈母瞻依而無所解懷就共畏之民心隱○繫念者言遠字有力行意有超越意百司庶職有一愛民之念便可致德及民雖刑官雖有愛民之念却為刑所隔不能顯致之民故須勇健力行直邁刑而上之下又註云使民之念無所阻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所謂邁也乃字正對德字以仁民為德種根于不曰依而曰懷外若無德實

及其充○降民披潤澤而懷之此德之透徹處于是知卑恭○用刑實精於用德也念之四句非強奉自待實見得他如此推開說形容他德降于人之心自不能忘所謂民懷也故末以惟帝裁之德所成就為功禹所讓者以德而所欲帝念者又以陶之功蓋德在民心之隱微功在朝廷之顯錄而極滿之功誠不如作命之功更當念也惟茲臣庶節○不曰法而曰正以正而正人之不正也豈中字看干乃干瀆之干一行未中不免煩上声色作犯法說便粗或者猶萬一意影下無字明如日月麗天洞心徹目非密則意論之謂直從民心裏則內疏蔽豁障使其曉暢同微不

致有無知入井之事也。此便是蓋德教化而達其用。廢刑教一物不可謂以刑齊民於善也。在司徒教之為教。在士師明之為刑。總在綱常倫理上着力。刑即教。明即刑也。曰明則刑。貴知而不責用。曰弼則教為主而刑輔之。得力處全在明註。謂期者先事取必。臯陶審透刑之精華。看得此為致治之道。而非輔治之具。若執券者二期字有實作用。于予二字不可倒。予治二字不可折。言期至于我之治也。蓋從刑威中做到至治之聲。即遊種意。為說臯德在民身上。而帝說在自身上。抑又深矣。無刑就是予治。無字比設而不用者。有別如萬物不知秋之我殺天亦不知秋之可殺。帝所期于士者。休恤明允。臯所期于帝者。并恤允而無可用。使民心猶知懼。則

幾未忘陽和未暢。氣暢字恰與中合。不但建教難由教而有過不及者。皆無矣。若只趨于中。不可言協。蓋上之令易合已之中難合。有心求合。終有渣滓。此過得本來面目矣。對治心說。百官以無曠為功。士以民不犯法。官若空虛者。始為功。時乃功。對念功說。懋即予懋。乃德之懋。念其功而歸美之。帝德罔愆。節○臯贊帝德。不言中而言無愆。以其存心慈用意厚。每似過於仁。然皆天理人心適當如此。愆說入心。東來緯說帝德罔愆。了寬簡正是罔愆。處罰弗入。句根寬簡來寬簡要狀。無為氣象。指心體言。亦行所無事而已。煩密急促非並生長育之道。聖人任道不任法。故施為得要氣度自弘。臨有提理意。故說簡非一無煩瑣之謂。蓋不簡於心而簡於

事者也。御有駕馭意。故說寬非一無嚴厲之謂。蓋不寬于已而寬於衆者也。寬故舉大小重輕。悉入胞與之中。而無所不保。合簡故舉刑有功罪。一歸經權之極。即無所事。苛求此皆摸擬帝心。非實事也。朱子云。聖心涵育發生。與造化同物。或自逆其理。則輕重取舍。亦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居其半。而涵育發生。未始不行其間。若只是一味姑息。則犯有司者必衆。亦非聖人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罰當二句。只說聖心善長而惡短便了。不必添出其子之有罪。有德與否。時說分法之常變。不知肆赦賊刑。前明註法之權矣。宜順文散說。有過亦非直赦。觀流宥五刑。句可見刑故亦有輕重。觀官刑教刑等句。可見非不論大小而直赦直刑也。罪重

二句。找是上意。疑處便是觀用心。惟輕惟重。非為疑而然。以疑為輕。固保赤子。而其半猶未免縱惡。以疑為重。固成人美。而其半豈免冒濫。蓋聖人欲天下皆入於罰。而幸有疑之一路。只可重不可輕。俱是理上合該如此。疑指有罪有功者說。若聖心自是無疑。與其二句。就疑字推出用心之極。謂之疑。吾縣殺之。未必無當。萬一不辜。未免殲良。吾縣生之。未必皆拂。經即或不經。亦止執法。何忍指一人之生。而求免縱罪之愆。也不辜與無辜異。無辜無罪。不者罪不至此也。有罪加刑。法之經也。不刑則失經矣。聖人必不殺不辜。必不失不經。只摸寫好生的心。如此大既曰失安。得謂罔愆耶。此則寧失為

罔愆而不失者為德矣。天地之大德曰生，好非暴也。出于心之樂生而不容已，謂之德。見非情之偶發，乃心之本體也。民心生，帝德好生，一團生氣自相浸灌，洽處全在好字。未更着不得意，如水浸物，透則與之合。聖心民心合而為一也。不犯正是洽心。虞犯字極細，充類至盡，本心少有不方便為犯，犯義犯刑同一犯也。

俾予從欲節○不犯法不用刑，是何景象。民協于中，賦○俾天下得而吾心得，所為欲也。欲即性也。從欲便治，若作民從便，似拂百姓了。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也，止說俾予下方言四方則從欲決不可涉民字。曰期予治，此曰俾予治，必歸之于何也。曰治須理其不齊，若求之民，便着迹，所謂脩己以安

百姓，乃聖人恭己無為之本。風字下得極好，無形影而四達不悖，蓋造化存神，能以精氣而不著迹也。動即至誠不動而變，皆四方之天真自動，非舜鼓之也。佳與功不同，功指實績，佳指心言，即種德期無刑意。與欲字相應，從風字模出，所謂祥刑也。要得申美口氣。○觀禹臯與舜前後歸功歸美，虞真是聖人兢兢業業，不自為功的真心，非是謙言謙辭而克艱之念。君臣一體者自見，可想虞廷氣象。

微子節○常人以為氣數之適然，聖人以為人事之未至。故災自克時，舜以為微子以身任之也，不可以德功分。照註口氣為是，澤水為災而禹治之已賢矣，而又能克勤儉克勤儉，既賢矣，而又能不矜伐，惟不矜伐而其功能之實卒不可掩。

者故子以為盛大而嘉美焉。重疊讚嘆一步深一步。件○周致無一缺漏，曰成行如其言，曰成久，究行之始也。事就其緒曰成功，究行之終也。兩個汝賢，他胸中見得天下事透，把得天下事定，目無全牛，若探囊取券，是真有大挾持。故曰惟汝賢，而賢字俱以德言，註原不分功德，克所謂恭儉惟德也。視一民之溺，猶已溺之，不覺奮庸，謂天下未寧，何以家為。不覺收歛，在禹心裏說，假是寬假之假，非假借亦非虛假，不自滿假，正形容克勤克儉，其氣奮而欲其精運而收，真與乾同健。坤同翕，故曰賢勤儉是大禹一生得力處。於伐者滿假之枝葉，聖賢盡已而已，所能為者皆所當為。天下非屈服而不爭，蓋共圖於功能中而無可爭也。要重人心，服而不重為功。

能之高說，慈嘉二字着力，舜以禹之德合天之道，曰懋者，出庶物建天地而不悖，而知天之益謙矣。又以禹之功成天之通，曰嘉者，治成永賴，贊化育而同流，而知天之佑順矣。故曰天之曆數在爾躬，予字頂天下字，人心共懋共嘉，非一人之私也。

人心惟危，節○人與道只一心，性靈不着一物，若就人身觀道，必不能離心。終說心便不離形氣，以形氣乘形氣欲境現前，凜然坑塹危執甚焉。若理義麗形氣欲見而無形欲指而無象粘滯，即非落空亦謬，豈不惟微蓋非道心之論於微而微者乃道心之真也。讀操存舍亡而危可知，讀無聲無臭而微可知。二者操則不精，故當欲情萌動時，認為天理流行。

二卷翼原

三者清則不一故當天理用事之會使本念不容一毫夾雜欲念自然汙染不上精不必一切揀別第迴光返顧而百妄自不能察一不必一切屏置第提衡真性而根宗自不容二精慮便一非精了又一也精一俱兼人心道心時說云精誠人心中擇出道一是所守只一道是制人心而存道心矣夫人心豈能盡廢哉二惟字與允字相呼應精一此擇守不同精字就兼擇守省察得即是克治清麗別無兩項工夫察危微之幾非察人心道心也察亦不盡精之義金百煉而始精一之為言妙也工夫到後心形化而心神合千金百煉而始是一路反之本來不夾毫髮而無容會歸非但不著於人亦不着於道信能執其中矣中者心之體從心不踰若有依據

故曰執謂之允者未一以前所任者心危微既不自決即執亦執不住既一以後則所任者中而信為我有也危微是心之本體中之根危是安不得的微是著不得的謂之中通得其本體理欲既無歧途而分化之根元自植若安之若之是齊戒助長之學豈得為中乎無稽節○精一之心豈言謀是惑就言謀中防耳發古未發之為無稽或有意立言不免過當獨得之見豈必雷同或有中立異不免差池此是精一工夫與上一項事要得帝好問用中之心扶出執中作用然稽詢云者非執泥雷同之謂也安石擬拾周禮適足禍宋而金城方畧竟以違眾成功豈得并此取彼哉惟人主執一中於上則鑑空衡平而聽庸不與

二卷翼原

不然膠柱之論謀合之謀每猶慮其易也○可憐非君即○君尊而臣畏之每嫌其不愛故曰可受民賊而君忽之每嫌其不畏故曰可畏首四句抑揚重在君不可將常情旁觀來看要在真心上說衆非二句要按君民一體意位中之作用宜難稱塞位中之靈端宜易竊議何可不慎欽慎敬一義意有淺深欽統言統業為君難之心慎則有索朽六馬之思矣敬則恂慄瑟僞不戒而嚴又不止慎矣欽我工夫正在慎位○工夫正在敬修三句相推說其可顧乃可愛之實此欲字不同心中自有一種可顧慮在○不難宜虛說不必泥中字亦不做欲善看敬修着不得氣力過得恂慄之本體便覺暢快既曰可顧如何又修蓋不修則形骸

而夾構而決治之天倪且旁溢矣修可顧如何便慎位既受天地之中以生盡吾之顧即懼天下同然之顧君位自無忝一不敢修便困窮而祿終矣問不容髮者也惟口二句指天命不可虛推大寶原非泛授功高德懋惟為諸豈有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如奕棋然嘗試而漫發者乎出好與戎蓋亦有畏焉而非祗為慎言也禹辭位亦非與戎之比況禹畢竟又有枚卜之言而舜又有汝諧之命何謂朕言不再蓋上所說執中敬修之言不過打個樣子而已道不可言狀一落言詮便多坑曰好戎從此而判能合吾可顧之體而油然悅心者便是好不合吾可顧之體而與心矛盾者便是我執須體會不可以言求故曰朕言不再

枚卜節○禹非欲辭位而請卜只為天位至重未必天與石耳帝以人心決天意之必從凡天意未可知方卜今天意既屬于汝即再卜決無吉於此而又吉於彼之理便不決卜了神宗節○不必引祭法為證神宗決然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克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克之無所與受命者但受攝位之命而未必盡終其事故伯禹之命猶出于舜也惟時有苗節○舜攝位首罪四凶禹攝位首征苗此振刷人心一大機權也惟時字重看薄海內外皆地有功惟苗弗率昏迷二句是惡之源反道句以行政言君子二句以用人言至於民怨天怒皆昏暴慢之所致也正見其弗率厥德舜帝但征之辭也有數非必蕩平勦除也借觀兵以權德要在

不戰而令彼格心以共適於無爭之天耳所以不旋踵而班師也一心力主布德言不可用奮勇敵愾語三句苗民節○心中未盡威格便遲非相拒也古聖賢行有不得皆反求已道節不必入偃武字苗原該伐稱兵原是布德不待偃武而脩德也德之動天志一動氣之驗乎冥冥中實鼓動而不可遏不但感孚也天之難通也以淵默德則妙入淵默始於性術光於海宇而徹于太虛之寥邈德在即天在或倚於一時應於百世如水浸石必有透時下俱以德字貫損益所必至也至於睽視舜所能必而以德化父子猶一氣也至鬼神豈人所可測而以德感則茲句緊承滿謙就

式微不必脩頌格之受之何如耳與盈虛循環之說不同滿者自視無可益其勢有急無勤非必消鑠而中之若盈即損機也謙者自視惟恐損其勢有勤無急非必恢張而中之若谷即益機也損為謙之地然格而損者則不能謙益為滿之地然受而益者必不復滿蓋栽培傾覆天地因材而已雖有盈虛之機不能強物而損益之所以調和兩間網羅萬彙只此道也曰號泣曰罪惡形容帝之謙虛負罪引慝者得自家實有罪惡子不能豫親便是罪惡天下無不是父母也變乃良心真切非因頑嚚而恐懼也恐其引咎之時損其散事之象若獲慄者然既不敢以號當吾親而傷其志又不能以愉色安然而承其懼實且積慮致意誠通于親而瞽亦允者

亦其真精神動之耳允者誠意之通若者大順之電誠在平時脩德說所謂至治馨香也矧茲不謂苗易感只言我感之未盡道天下無不可格之德其負固也惟無以服其心故至此禹惟恐此舉有非苗是己之念便非受益之道故拜蓋非善其言深愧德未至也文德說得大不因武之用不用聖心歛然真看湯已德未廣故已至而益修舜本至聖然當然慕時動心忍性必然有所增益今日經此一番磨鍊儼然有負罪引慝之恩豈無增益之理舜干羽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苗之來格也否也忘之而已此上與文德無涉下與苗格無干史臣記此只見帝庭太平無事而苗格適其逢耳乾闥覆露之久一旦震以天威則苗若為天子弃我也雖然亦請

罪而不敢一旦復舊陽春苗始知天子不忘我維帝兵可抗且規且服矣

臯陶謨

二卷異序

首節○允字重看聖賢操行必稍實踐惟實則踐德本不顯故須允迪有精神無踐履不謂迪有踐履無精神不謂允迪謨之說主謀每曲折而難解一經允迪之細繹即見委見端弼之說主攻每抵牾而易拂一經允迪之隱受即交脩交濟非抑我意氣以曲從人善而羣策羣力悉迪德中所致之條派何有中堅一允迪而已臣之所謨弼君之所明證都在此上慎厥四句註只渾言修齊治平不可分配相貫而下總皆修慎不曰修身而曰身修全在慎字上着力人當修身精

不患不勵到身修則意久易渝故演嚴于德之將是一念慊慊自覺委形有盡元神不磨舉凡之浮氣所為躁而不恒者俱已消于冰淵之內則思非著想乃戒慎之真體也克舜精神至今在必思永方可言慎非兩層意親者身之枝幹者身之輔遠邇又身之精所貫敷叙勵翼可遠著君身說敷叙主情誼之自不可紊言教便有叙不序不成悖勵翼乃賢者精神自鼓庶而曰明原無所激而奮者激之而愈奮一脈之旋動也茲指慎修曰可遠所謂思永也篤恭而天下平其要只在戒慎本文只說近可遠為天下者為之堂上而已註添一推字使著迹茲字指身而慎修即在其中化外無以見德身外又無以基化臣之謨弼正以謨弼此而已禹於此嘿體

予身心顯證於親賢遠近有真見其不得不慎者故聞而拜而俞以與已慎位之旨合也

二卷異序

在知人節○上曰在茲家國天下之治在身而已至此又曰在知安言欲修身以齊治均平又須知必求其輔安民以廣其業也世非乏甄錄撫摩之責而官方病于倒置驢度滯于小補彼只見人民不見自身為人民之樞耳臯陶特修身說到人民上去謂吾身精明長育之德正在於是焉將人民說到修身上来要在能善而意也註既在又在字可玩不是我不知之安之亦不是彼為我知安也即天何言而時行物生意故不在人民不在知安而在知人安民惟帝其難正見其當盡而不可忽也辨別則人可知無疑則民可安惟帝則

看知人非精則兩重安民非撫綏兩重故曰非常人所能感者明察病於仁慈慈祥妨於鑒別欲並舉之豈易備可致以下非形容其難乃推廣知安之道知之明曰哲在知人之先仁之愛曰惠在安民之先官懷是知人安民用力處不如此不足以為知安也哲惠就本體說不必推出作為却當下便了能官正指他哲慮不借品于人倫不倚鑑于聰明忽然目擊之下有心開瞻破之神夫人各自當其官之大小而提以滿吾之哲也民懷正指他惠慮不待触于怵惕不藉痛于如傷怛然心惻之餘有肌淪髓洽之精夫民各自繫其心之怙恃而祇以脫吾之惠也合天下以為哲惠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到此地步哲惠不但兼盡而有合一之妙要

而字不可倒哲惠字何憂三句乃責帝必能之辭要形容
 仁智之大火到丹成砂鐵盡化為黃金賢奸盡歸洞窟淵恩
 皆在保育大則轉移化道小亦快服愧心矣此節無仁智字
 九德節○亦行有九德提言德有九者之目也亦言其人有
 德提言權衡人物者得見其有某德也臯陶以為此未可定須
 求之行事之詳時說將見于行與采一作一層則混矣蓋德
 蘊于中而難窺不待不求之事而德亦自必見之事也下叙
 九德正是載采九者俱從力行上得寬原是柔的不柔不
 足為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強濟之氣質多而柔立恭敦毅
 溫廉塞義非有遠養不能教習子有以彼濟此之意此則成
 德自然也柔有委蛇順變不與世忤意而又能卓然自立不

為風靡所移此虛中有守之士恭主貌言教主心言愿者實
 朴多失於儀故言恭亂者恃才多忽於心故言教擾者易優
 游而不振故言毅簡者坦易不尚修飾却秩然整齊剛以性
 言強以志言剛者氣多浮而不實故言塞以心言義以事
 言強而義勇而合宜也彰者根心生色闡然日章也有常非
 只守定所有之德當有精進不息意常便是彰處易重恒德
 恒則必吉故曰恒亨貞吉即惠迪吉之吉不是邦家之光俊
 人之選等語蓋觀人求全而求常而不全不害為德
 而不常皆矯偽耳
 日宣三德節○聖賢之心都日進不已浚明亮采正是日宣
 日嚴處以德言宣有擴充廣大之意浚即浚川之浚于不

涸之源登津紬繹而瀑雪之嚴畏也祇肅也敬主一無
 適也工夫在嚴字上亮采有力事、物、燭其理敬之至也
 三德非不嚴敬只是精進宣朗慶為多至六德則宣著之極
 只常惺而已知人工夫全在俞受句俞者雲龍風虎虎應
 氣合受即洪範念受有造就勉進意若止於此亦終有限量
 矣不俞受則不能敷施曲盡其才以致之用也語氣重俞敷
 二字俞以印夫兩心契合之神而以此并包如蓋則常足裕
 其施敷以廣夫條分縷悉之用而以此設施究用則又足合
 其受九德以下看君身上說正是哲能官人履必如此方可
 言敷九德以德言俊又以人言自職言曰事自朝廷言曰
 官自朝廷言曰才則朝廷有人不然而即賢在位不究其用或我用

之敏不為我用猶希有其人也官即能官人之官非官爵之
 謂是浚明亮采著實履師就成事在官看出同事之人皆
 九德俊又自然相師法衰世之士自以為勝人聖世之士自
 以為不如人集思廣益舍已從人故師不足以盡而曰師以
 不是釋嫌去忌的話仲虺曰能自得師在心體自虛自法
 總是常德之真機所鼓舞有不倦相觀法已也撫辰不止在
 事為上說天地太和只在人心師乃所以撫辰人事外別
 無天工也要看時字不先不後時至而氣順人心無拂於
 則氣自順此小德川流事與變理陰陽不同師者法其理撫
 者調其氣理明氣順只一件事撫辰本常德說從常德中發
 舒自成元氣之運本文說五辰若以舒生收藏講便似四時

了撫者輯安之訓順而達之節而裁之節是百工心電事天
 握其樞彼為之暢可想無為氣象其者則之辭只重勿入說
 凝即凝冰之凝水不聚不成冰工虞教養交為用而合之戒
 治不曰成而曰凝者治功隨時消長故無成不毀此則凝定
 而不可易所謂萬世永賴成亦不足以盡之矣語意此咸熙
 更進
 無教逸欲節○無重下二句君心無息不通于天下一念懈
 天下精神即渝則即逸欲一念便是教非必晏安急肆以就
 業不周到處皆是雖上聖不能無人心於欲稍不及窺即於
 勢不及挽此亦危微貞勝之機帝平日嘿體認焉而心知其
 難者然就逸欲成其無又不勝其有也而可以勝逸欲者無

如兢業然一念兢業亦不濟事必兢而又兢業而又業使達
 欲無可萌之際是瑟個惴惴惴惴自不能已非但畏懼矜持
 也幾就心說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尚無是事而須史覺如此
 又須史如彼絲萌一端中又有端真不啻萬而君履其一
 恐一時慮不到全恃此心之兢業者以貫徹其間亦惟兢業
 故見有萬幾此心清明剛健幾微無不洞燭無瞻頂一日萬
 幾正戒逸欲而兢業處于君為逸欲于臣為曠在事幾至微
 時言若履職廉官豈止曠哉即用得其人而其人念慮間稍
 有時刺未精到亦曠也一念不振使空此一念一事不奮使
 虛此一事人字即周官不惟其官惟其人之字天道無咎
 往月代寒往暑代謂之代蓋以庶官為晦明寒暑之序也

漏滯天自我作命自我行必如是斯真戒逸欲而存兢業矣
 言知人而推極于天此端本澄源之極思也
 天叙有典節○言安民使之各適所性而無乖便是安有教
 化不能無勸懲命討所以助成典禮之教也四天主皆天然
 之天順民性自然而我不可強者天也固安也因民心當然而
 我無私者天也亦安也雖兼君臣還重在君自有天地以來
 即有典禮其叙其秩一毫增減不得故曰天也說我則天方
 有看實處故博庸非我欲如此也天界之我者原如此也世
 道有流濁制度有損益此典禮歷百劫而不渝在我自博自
 庸耳禮是典中之禮二我字不可作君說要照寅恭句凡言
 典禮不曰慎微則曰致數盡此乃天理民彝之極看不得作

用只好在精神意志上運量曰同曰協亦是人心所同然君
 不得求助於臣不得仰藉于君者寅以心言恭以事言不
 曰典禮而曰衷是民所秉彛由中而得不從外來者寅恭者
 純是一團敬畏不偏不倚即未發之中蓋從本體轉旋則意
 暢神流濬入形骸之外而天下遊焉不厭適恰其本然曰同
 曰協和之根也寅恭處便是和衷命討曰天人心之公好公
 惡天理之當好當惡便是章用全在兩個五字見其輕重不
 索要看我說非竟委之天也勉在君臣心裏說第令有德者
 奉天以賞有罪者奉天以討亦何足勉惟賞不為報德罰不
 為懲罪蓋有至理深意在焉賞罰之理無窮賞罰之意亦無
 盡勉而又勉直欲使人歸德而出刑益有以助博庸之用豈

徒為賞罰勉已哉教化在前勸懲在後必如是而後為安民
天聰明節○直欲以上天生成之心而安民若謂天非有視
聽好惡但因民則天不若此之塊然要者自字自者有所以
合之也亦有所以先之也惟愚則真故天因而不改惟衆則
公故天順而不拂天地間只一個聰明畏若天自天民自
民猶未可畏今天心固無日不降鑒而民情亦無念不昭升
皇天赤子相合以成其聰明威故曰達致非敬天亦非敬
民在有土心衷說比和衷懋勉進一步試思天之聰明畏
所以必自我民者豈非一真脉而不容昧此不容昧之真
不在上下而在有土者之一念於觀聞顯見先獨提其念而
兩開之精神翕矣惟有土者慮於天民之聞為聰明畏所

締結故必須敬知人歸之競業安民約之敬一敬而翕受教
施和衷懋勉無餘蘊矣
末節○事固有可言不可行者惟知人安民之言不但於理
順即度之帝度之當時臣民設誠固無有不致行致行無有
不造極也臯陶自以為惠自以為可底行非誇也無諱之朝
不覺自稱以動君聽且奮庸之日不覺欲行而若不待於帝
耳人君允迪於此則無怠荒無廢事矣以成功付之事後
以致功勵之當幾底至也行到盡頭無少虧欠便可有以此
勉帝之辭曰未有知若謂空言難奏績願帝力行何如臣何
敢預期也臣但能贊襄耳思字有深意不但信帝必行且自
信必能助帝行曰日贊有惜時圖治意

益稷
首節○昌言指知人安民之謨理大旨達切于身聞于治
禹進此而責難亦自信能行臯陶之言故復求之禹也予何
言是責帝力行之意天下事言甚易行甚難即此行之猶恐
未盡何必更有所言哉惟思日孜孜而已思慮便孜孜非只
懸想孜孜也前日艱難與目前勤勞都在其中臯陶問孜孜
何道禹但述往事而不言其故特昔日光景照出今日一段
艱難使帝躍然得之言外聖人之心豈自謂今日治已成但
當保耶蓋其生平受用惟在勤苦今日亦惟知勤苦而已秦
播非家賜只因天地自然之利節愛之本儆于來天地之氣
常流偶爾墮落便是昏墊禹不過節宣天道地理之自然耳

乘載二句是導山決川二句是導水隨刊所至使鮮食決滯
所至便播種山水到處有無窮之利決川二句包盡禹貢一
篇決川距海正為畝澮計田間水道旱則藉其容潦則藉其
洩而以川為脉絡者也艱食奏而民稍居積矣然其始首
於不登其後若於不均以乍興之利驟語之以相通則民或
自私自吝必愁而勉之變而通之通商亦重農之資也還有
無正是懋勉處不變化不能成居積當時只通融利用非若
後世挾資求利也乃粒作人方興未艾之辭乃粒正是作人
須串說所謂今日方知有生也其咨甫絕于民儆于尚在于
耳正宜孜孜以高知人安民之道予所以無可言也此民食
隨時豐歉治運因時汗隆而治于不遇之源治於

二卷 聖虞

日新之化者其難更甚微戒不可入講中只叙艱難而意目見禹非欲保此實有更進意故曰思日孜孜師昌言自覺已謨不及也禹之寓意無窮矣

禹曰都帝節○位是君位即是素位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皆所其無逸也一節要見慎意安止合內外工夫幾康即安止中事比知止更進一步止履原自安非有止在此而我安之也止而曰汝止原舜所自有也止不可捉摸若求安則將心覓心便非安然放他閒空又落寐滅須是即本體為工夫蓋止與心為一故相安如人居安樂業都自家現成有的豈惟紛雜心當去併順達心亦當去如徒以鎮靜求之則神必枯矣蓋境不岐動靜功不分寐滅惟是雖靜入動之際察察

神明若隱約而露其端是幾也即止之離合處也其中自有一種萌而不擾紛而自適之境界是幾之宜適處止之字蓋履也安止舉其全體幾康就其中點出喫緊者言之安無意康有意而合於無意如滴水與波還歸水體感而遂通之時原是寂然不動若謂止如北辰幾如應緣便一為蒲團上事一為涉世中事非也蓋理與氣相乘一動便乘於氣便為危微故以幾求康方完常安之本體二惟字要看安止性在幾處幾又惟求仍歸于安損而已審省說得自然須貼安字彌直亦是安止幾康處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動便須彌直不待頓僻也蓋止原合人已而成非羣哲沃心難密其精詣此須自神明中脉、灌輸以其止之同印其止之獨非可以

二卷 聖虞

口舌淨也○不應昭受止中原有此理不應後志先得昭受止昭受用佳降監吾心所止動與止字相應安止幾康則動靜不差吾心愜達處即天民同然康使斯民有一達心天休未至重中則安止猶未至也申命使佐非二意用佳即式教之佳謂之佳志則未欲先迎不但從欲謂之申命則思微行翼不但眷佑比當日光景不同求當于心以澄其慎之源致精于幾以盡其慎之實納誨于輔弼以弘其慎之益通應於天人以究其慎之極要發慎位意

臣作朕節○帝系臣於鄰已極親切矣然以為未若朕臣工于一身令血脉自相擁者附麗為尤切也故說朕肱耳目作不以形也以神也作之者自臣形骸肢體俱非已有任君形者操其權而不覺相動於天隨之中若謂借臣以為君用猶分為二曰作則堂簾已合為一體矣四汝字雖指禹不作勉禹說朕肱耳目不可分配翼為明聽先起于字而後用汝字

以己身之以為任之於翼即左右也為即宣力也明即明也
 即明也。不是資助我分明將焉就做了此俱與之治
 其事已有二十二人分任矣四欲字重聖人望治心其意
 比當時景象更進一步實誼云民之言明也。破之言育也。如
 替之待相不詔之即入坑墜矣輔君稱左右此亦曰左右若
 以民為主以君為輔后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不專在教上
 翼羽翼也從左右字生來餘做此扶顛持危補其未周佐其
 未備也。中天下定四海而後道大行宣力不專在養上懷養
 方釋而文命甫敷須是精神通徹無一壅滯為君行意臣
 行事處料理也明聽不可用禮樂字觀象要看古人二字
 田繪曰繡曰采色未免文章絢赫故有太古朴茂之思明者

明古人之意重辨其賢不重辨其服徒以服之象德而不重
 已也則掄材時品藻已定何必禹明之言必播之聲律則意
 味長但一播則聞者只聞其樂不暇究樂中所奏故聞樂必
 究其本而以出納五言也音律乃天地太和五言乃人心元
 和所係豈小非但察安樂哀怨之情聲作大詔所用五言想
 只南薰聲壤之類豈有嬌艷愁傷意但此時帝王之交就伏
 一段漸降之幾其言之憂悲愉快有判在渺忽間即言之者
 亦不自知聖人防微心切故慮及此而欲察之以出五言
 如詩家倒插法瀟順口氣講明者直探德精聽者轉和聲旋
 觀者見作者之意聞者知護言之源
 二卷翼節○人心惟危雖聖人安得無違乃安止之反不

可着政教禮樂說而不相遇曰違聖人寡過未能之心自是
 如此于汝緊相離離之違只在安止幾康上微有不恰然必
 心契德侔者能直之非徒以犯顏為獨也偶有一違當面就
 要矯盡未能矯盡即為面從虞廷不問獨違之諫非臣不直
 也以君無違也然舜自視常若有違而不見有獨之者安得
 不戒而從乎蓋從檢身不及之心看出面從來乃是實語若
 代禹而互似舜明知已聖而強求諫矣面從之人必後言後
 言亦是愛君之心聖人相戒大率皆中主所不屑戒者蓋出
 聖即狂聞不容髮四鄰無明註舊疏主前後左右說緣云難
 便鵠然一體不止為君獨蓋同體之內自摩自拊而不容痿
 痺見以為予之違即非汝之所得安也且不暇為予計而汝

自為計若抹頭笑不勝痛切欽字找前慎字
 庶頑諛說節○要知舜不欲用威意當臣鄰獨直時即頑諛
 必相率在時矣若或不在是則修行震師論國典當即威諛
 聖心則無已候捷書國家原有此法非為頑諛創者當時善
 惡大明况既知頑諛矣何必借射候以辯果否蓋非明其人
 品明其心術也使他自見不直之情狀難以隱藏正是激發
 之微權記主身識主心俱就頑諛說非朝廷記識之也欲是
 舜之大願力處並乃舜自家並頑諛同在覆載中豈可我獨
 完其生言及於生而聖人自本自源之念不覺戚動矣故
 各生非生而並生為生納言時颺比上深一步上猶有督率
 意此則涵泳從容發其耻以感其心即后變輔偏戒過工夫

納言乃朝廷所納之言、四海之和風、宇內之順氣、正遇生之
理所寓者、故以陶鑄其忠直、若頑諛所納之言、何足播揚何
足感動、况言出頑諛、亦必其禍近理者、何所據而繩之格即
有耻且格、說得深、從真性既悟、處有離而復合之神、如迷途
之人、歸至本處也、承庸亦是教、所以堅其為善、未便為服、肱
耳目也、一不獎錄、不免自疑、則承之庸、所以廣朝廷無并
人之意、少所以激頑諛無退步之意、多威亦是教、不忍終虛
吾之捷識、而處以不得不格之勢、必欲遂吾並生之心、而後
已、觀一並字、其情何等迫切、

術、國家無變化小人之法、而有鼓舞君子之權、以君子化小
人、以君德聚君子、而頑何足慮哉、帝德先天、即目前光景、至
於四句、乃未然辭、玄德自先、但與光被畧有別、彼主勳說、此
就帝性體自有之光說、不着作用、所謂壯辰居其所、而衆星
拱、無所拂拭、揚屬自然、有不可掩之光、一念精瑩、而六合圓
通、而開挺一心、神帝之心、神微處、即天下之心、神微處、海隅
蒼生、人自呈其性、靈而帝之光遠矣、曰共惟、是他心神自
惺、自躍、不可遏、俟而必屬之帝者、以帝乃釀明濬靈、處也、此
先人之自有、獨至此時、不覺奕、發動而有帝臣之思耳、要
看帝臣帝字、直與帝合德、無少媿負也、此是實心實事、與孔
子思明王不同、思明王者、懸想孔子之所獨也、惟帝臣者、而

先實相、漢黎獻之所共也、自古只有君思士、豈肯思君哉、
帝先之也、猶有遺照、至此則一光相映、自有兩心、泊合之符、
如日月無心于照、而山河大地、自不能遺其照、都似山河大
地有情、於日月也、曰光曰惟、都是不可見、聞跡象之物、德之
所至、神矣哉、因說光說惟、都是影子、裏話、故下遂說課賞之
法、以實之、惟帝時、舉自有一種聲應氣求之神、勝於關門求
士多矣、三個帝字、並力、都是德之神機、數納三句、比課侯不
同、俱在德上說、只主好一邊、謂欣慕不如身親之為真、空言
又不如行事之為實、至於功成而後、則微形微神、而皆先矣、
此帝光之實際、而默思之、若落履光、至於此、發揮透靈、殊無
遺照、而帝始可握天下人心、必至之機矣、夫聖作如此、課賞

又如此、時人心意、不根自揚、于自揚中、而微着欲揚之
念、即非讓、要看誰教、不四字、乃良心真切、激於神光之應、
盈而不容已也、聖人未嘗責天下以應、而不可令天下有敢
於不應之心、凡敢生于心、無所懷讓、生於敢、非敢、則所不敢
者、特畏避之心、何能讓、此則精神相迫、與天子之心為一也、
讓應即是功、帝不時三句、不可着實說、人主言德、人臣言功、
德不欲留、而不耀、故在君必極於光、功不欲浮、而不實、故臣
子欺慢之罪、莫甚於罔讓、則和同則比、同是不讓之根、每自
附於讓、不知惟寅恭協、故圭角化、不然、可否依回、賢愚、淵逆
壞人心、敬世道、莫甚於此、數納明庶、待諸侯、以法言、待諸侯
以德言、諸侯親天子、曰奏、辭方求賢、曰納、諸侯以黜陟為重、

故言試黎獻以多滯為感故言庶明字內亦有光字意由是
 頌亦從此化何之深慮哉誰敢二句正頌語俱化意
 無若丹朱節○無若字有味充類至盡一念未至便做最
 敗德惟憂念呈銷之提出慢字以起念字萬平生從創微得
 力故水既治又憂理定愛經理成又憂苗一
 步漢一帝都在帝位上說洪水一盤須是大着心胸將曰海
 形勢統在目中料理一番然後有施功次第故曰荒度此句
 是除害之急獨成二句是理之周州十有三句是經理之
 制歸重在各地句按與國於指顧則德意不難達數列官品
 以相承則人心猶易見德由朝廷而畿郊由中國而域外如
 堂陛相聯由天子而岳牧由師長而耆叟如身臂相使一圖

精神所貫所以一開而四門通一達而聰明徹達得理之如
 此區畫布置而苗猶不化決非作為所能格矣彼亦光天赤
 子將不可化誨然神君實有遺行而未得制馭之要歟所以
 當念非空一縣念亦非有可着意處故不言所念何如但曰
 念執以動帝深長思也念與思不同地朕德四句正是念處
 不重用刑罰不是不欲帝用刑欲其念也帝不是堅要用刑
 求其念之切也方純句要發阜陶遺種德之意而施字明字
 俱主帝念說祇從德恤來施刑不以服而以明俱是嘿性
 地上用功時說云象刑非施之苗明此而苗自懼不知我亦
 能聞其罪而殺吾民以恐脅之不亦拙乎蓋明者明允也德
 成德明也刑聽於象既以垂而不用矣又從象刑上討出德

性地光明此正帝德之光唐但為善之帝而帝聖功於早
 陶耳夫舜以大聖益成息寧戒逆禹成傲豈憂其不免而預
 防抑知必不然而姑戒耶蓋人心惟危自昔所畏矣
 萬擊鳴球節○俱就帝德說不是后獲自叙也以萬擊搏拊
 合咏歌之聲有得手應心之妙不是拘求合奏不絲於歌
 咏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於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
 不作皆重人聲說以咏是合人聲以間是間人聲作樂
 之本也合止是擊祝以合之而堂上之樂作既歇而堂下之
 樂徐作及其終則擊鼓以止之此是每一奏之小合止若金
 聲玉振則是特鍾特磬全樂首尾用之中間不用中間所用
 者偏鐘偏磬也一咏一闕是蕭韶之一成也感召平一說非

作了堂上就有堂上之應作了堂下就有堂下之應也書大
 傳曰周公聲歌清廟苟在廟中凡見文工者慨然如復見文
 王焉知此則知以詠之時所以感厚后者矣神不可度何以
 知祖考之格古人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未可以後世
 輕忽之思度也只形容帝德之盛雖幽明靈蠢不盡其狀
 都是平素盛德鼓舞而樂特為之助暢非專為樂感召也有
 虞之和在天地萬物不在笙歌鋪開
 子擊石節○玉振也者終條理也舉以詠樂之全言石重立
 終意樂以無相奪倫為和角音不為不為高少則近微下少
 則遠商在清羽間故難和重擊輕擊俱模倣帝德非專為調
 而後一擊拍而和之重微輕清者無不合即以石為八音

二卷翼虞

之君石調而無不調故提名之曰百獸舞庶尹諧借此一端以形容人物之咸和皆石之和康末節○見君臣相須精神不可一不相貫也不曰勃天而曰勃天之命蓋天理隱微不如天命流行之易見以其顯著在目前不必危靡常於憂降殃於後日也勃只常惺法一闢一闢天未必遂以此吉凶兆於我而我視之皆多凶少吉之門日監在茲不顯亦臨所謂時也為難于易高夫於細所謂幾也命之運康為時幾即時中之幾千古欵會惟此一時萬幾樞要惟此一時一錯百錯再不可追何等吃緊時幾正是勃天處聖人與天為一此心戒康即為天聲看今日治功尚未至故欲喜起俱有力不是喜了便起也歌之所云康

喜于乘時高幾也所云起而乘時高幾也註言君之治為之興起似小異喜在心精疊說思日孜孜欲罷不能不勉強以克艱而踴躍以趨事也起不但興起是心機精進奮氣潛消惟恐極盛者易衰欲將已奮者愈為振揚也庶幾喜起來官天府物包古羅今蕩平無名也俱從君臣精神上說廣不著事言然治不喜起則不奮庸徒喜起又非今日無為之理須深惟其故曰念茲望治急則紛更始進銳則難久皆從喜起中生率作所謂先之勞之不求臣而求諸已也慎憲即率與康與章法度之內自有明作奮庸之矩治體在一朝而百年人心風俗常預操其幾直欲以帝之精神統攝之一不欵則或以因循為渾厚以因循為精明人不知所奮矣

二卷翼虞

康省者時省若三載三考豈得為康乎省乃覈實稽故深維其究竟審度其變數直欲以帝之心思綿亘之一不欵則以敷奏為司存以綜覈為空文人不知所終矣興事考成都在欵字上做工夫明知日月麗天幽微自燭孔子所謂不行為遠不億為覺也良者粹然瑩然無事可見無蹇之迹有佳之誠也康者各安其理順其常無欵而不平既而不察康即惟康將百務安頓得停當曰明見不貴興作惟貴坐照曰良見不貴踴躍惟貴易直曰康見不貴增廣惟貴安樂康勝等對喜起說主聖則或英敏太過反忽畧於弘綱世恭則或望治太高至旁及細務言叢脞見所謂明者乃舍重而御非役智而紛也情非懈怠只是中制掣肘有力沒用康即

像良字名似坦夷實則懈怠也像康字外似相安內實備杞也欵字應勃字君臣敬而不怠就是喜起明良脫出了喜起明良而但說欵意更精矣不可將上文纏擾節內不可忘自責意須得歌體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父著

禹貢凡例

朱子曰禹貢所記地理治水曲折不甚可曉切意治水事畢總作此書禹自言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畝滄距川此禹貢參證一書所載皆山川貢賦之事未乃歸之德先可見禹非只平泛濫乃是廣德化故疏鑿所及聲教流焉○凡言水治當究歸宿如入河入海之類蔡子謂諸水費疏鑿者雖小必詳無施勞者雖大必畧先西北而東南以地有高下水有源流也○凡賦要得稼穡艱難意言錯者重在輕取邊不言錯者非盡一取盈也此上毫不可加耳因土定田不因田貢賦也

三卷翼夏

○凡言貢要本底慎之心不言所出者以一州所出皆良必言所出者以此地所出獨良言錫言鏐者苟可足用不必常也聖人所取非經文緯武之資則理人事神之道決不為一身一口也貢不定則者蓋上之所取得以制輕重下之所供出於民便不強必也凡夷貢乃其自來非制之貢也○凡貢道必歷叙程途備舉水陸見跋涉勞山川險而不易致有不忍竭民力意○凡言水土平處或舉草木山水人物各指一端以例其餘要非止此而已○山川註據地志圖經欲後世有考耳作文只須述禹時山川舊迹若地志圖及郡縣皆起秦以後不可用○三代以前取不過十而有九等之差只將諸州所賦多寡總數較高下若各以一等取民則一州之廣

三卷翼夏

其田豈無肥瘠如何一律故雅曰最肥而居六也○冀州以上為正而雜出為次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少在正下故先言上後言錯豫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後言上中楊云下上錯者本設九等分為三品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也梁之賦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而上有下上下有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凡水禹導之而後道曰既道泛濫去而水自得故道曰其道向原為澤今復舊曰既緒○本州不制貢者冀是也制貢無備者梁雅是也或以物之精者入篚然精如球琅亦不篚凡有篚慮不可以精言篚只貢中物非貢外又有篚也

物育不平其為地即不成其為天教治也廣也辨方定位體國經野包八荒并六合無慮不到隨刊莫定所以敷土也此舉治水之要兼用成功說若只說知水勢經行出入緩急便非紀體隨從也山為主我為隨山勢盤旋以去木之蔽通道路所以通山脈也冀定也與封不同只是隨每州所至之虜舉其山川以為界限起乾坤於再造而萬古從此寧定二句總為敷土然意重冀高山句

冀州○王者無外不欲別境域而外天下王者一統不必藉山川而表提封故止曰冀州水莫大於河距河一面即受衝况冀三面距河形勝固據八荒上游患害亦當諸州最亟言冀州而治當先害家甚具見矣以河為主冀惟河為大衝壺

口經梁岐汾水入河。羣懷河內之地。二漳歸河之水。恒衛趨易水而易入河。大陸則傍河者。總是治河之功。治水必先下後高。惟河亘天地。故徙要害。處治此龍門而下第一施功處。河自積石北行。又折而西南。壺口當其南下之衝。曰既載者。功非始於此。功之可紀。則始於此。梁岐相近。故言及太原。岳陽相遠。故言至禹。急於河之大。鯨急於汾之小。功之成敗。分矣。岳陽帝都以河為急。帝都為重。以見畿甸之缺。澮井疆無不治。山川之環帶。左右無不平也。他州言水道。功施一方而已。此則導於冀而施功不止冀。故只談在山上帶水。重治水。不重治山。羣懷之地。至衡漳而絕。漳不能為患。而河為患。塞土以見水之治。義脩經施功。底績紀成功。由是土可辨。從而

辨其色性。王者有天下。有土而已。平成以是生育。以是土辨而後樹藝。興材賦出上。合土貢田賦言。不止言田賦也。田賦既定。又有成功。田賦後者。勢不得不後也。水患豈可有緩處。只有難急治者。恒衛從則無不從之水。大陸作則無不作之地。所以厥田得定其中。曰從曰作。主河言。紀恒衛大陸於田賦後者。計河之周也。聖人安內不動遠。若然。平成不能斬之夷。其未貢也。慕聲教也。其貢皮服也。無異物也。此冀方偏夷。乃禹之制貢。非若要荒外止修終王世見之禮者。定貢道。專以便內地。冀貢止島夷。則貢道似為夷設。要之各夷俱附州。書本州貢道。則屬夷貢道。附之島夷之懸隔。而處海外與壯境之僻遠。而處海濱。壤相對也。方南向也。舟出山左。山

居舟右。碣石不過其所入之衝。及其西轉。則舟之左。皆逆折于左山之右者。蓋環而右。而碣石遂圍于屈中。崇岡峻絕于下流。則河口之關門不鎖。故洄波一折。而山景可昭。目擊孤峰。低出於右腋。則航海之司南有在。故風帆乍轉。而列屏盡入。圖碣石乃入河之虞。冀州多河。而貢乃在海。可見海道便民。不必定是河漕也。

兗州○別境也。施功也。入貢也。皆以河濟。惟其各流故泛溢。至於合而究始無慮。一則殺而分。一則匯而蓄。既道者昔無是道。今創為之。河流下奔海。潮上壅。況河自大伾而下。平地土流。又無高山之勢。阻隔至此。不得不分為九澤。比諸不同。澤者受而不溢。猶者蓄而復洩。高地水盡。乃成澤也。此土

水所鍾。言道者多岐。則難乎合。澤者并蓄。則難乎分。故據四會同。即此以見河濟之治。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名。狀水勢也。惟正流治。故別流亦治。桑土舉一方言。宅土合一州言。桑土蠶正是宅土之驗。下之無旱濕。故高者皆降。而宅之宅於下土也。既字是字。可玩土既宅而始辨者。旱濕沮洳。一時未能辨耳。土資膏潤。故沮洳去而草木即生。其田中下不為薄。而賦居九等。反為貞。不但指薄賦說。蓋隨年力而賦者正也。十三年而後輸者變也。然出於憂民之仁。變而不失乎正。八州未嘗不默寓正于常賦中。究獨顯示正於緩征之外。觀既蠶絲條。則十三載以前諸物俱育。豈稼穡獨未興。聖人追念昔日被害。故十三年蠲之。非正當不易之道乎。天時氣化

三春翼夏

以一紀周四海之饒可以避一隅之困異日之征亦可補今日之蠲何必論先後哉絲以供絰何不取既成者竟欲躬親蠶桑之苦也舜作漆器而諫者九人何亦貢哉文事武備俱不可無篚即貢中之篚以可備華袞故珍之亦示織文難汙耳浮濟東南逆流入河浮漂西北順流入河各從便而已青州○西南雖距岱無羣山之陰隅夷畧而瑯琊左右皆樂土東壯雖至海無衆流之衝雖溜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畧即涉畧聖人詳內畧外青地漫衍東際夷治法宜畧不宜詳故但封為樹藝畛為溝壑既字其字相應水之治固乎土者雖溜雖大無漂疾奔蕩之性惟平地漫衍會無封畛限故得泛濫既有封有畛則水無可溢是以各因其道海濱就白

墳中抽出青水患畧淺民有餘力地有餘利田賦不甚難物不以精粗為序以多寡為序不必捏扭海岱只順文說并古民操利柄而君取之中古山澤有禁君開利柄而民操之末世利歸於上禁嚴於下而胥病矣夫蓋者國之大利當時乃貢自民蓋絲並貢重服用也此一州之貢下俱隨地者錯即上錯之錯今年貢此明年或不貢此亦看地力年分為上下若以多言豈聖人之心哉惟石可取為器用非好異也故與絲桑金松並貢作耕作也牧畜牧也以麋絲之貢為作牧驗其麋絲可為弦為綿然不貢弦綿而貢本質所謂畢賦方物也更且以作牧貢則中國之貢其民樂生安業可知不於汶貢道乃因乎汶樂其便也

三春翼夏

徐州○淮出于豫而大於徐州境以淮而別州害以淮而除觀續珠等類貢莫多於淮觀浮淮達泗道莫便於淮而沂泗又入淮者當主淮言不曰淮沂道而曰又者沂入泗入淮淮會泗沂入海秩然有條井然有序合之則淮即沂即淮究之淮不混沂不混淮上下相承如紀綱不紊故曰又大野東原雖以志濟亦因淮治而施功者曰其藝曰底平俱有工夫非因藝猶便享無事之功也漸包比絲條不同彼就其養生之始言此不但長茂至於叢生也聖人重土故雖服食之貴不得以先土惟土句是重封建之典夏翟三句是燕禮樂之用夏取文明之色孤取向陽之精浮取輕清之氣正見良庖國家有揆文奮武之用則夏翟其所必資有搏拊以咏

之書則孤桐所必取有允諧率舞之治則浮磬所必藉油矣要得向化意厥篚還就通州說泗水入淮此曰浮淮泗者論大小則泗合于淮論貢道遡流直上則淮浮於泗此都都遡流者自泗而河雖有灘濟二途然本文無灘濟字畧一點不必講楊州○地僻東南而冢卑固多水而貨殖水府亦稱饒楊難北遠淮而徐已書入雖中貫江而荆已書朝宗獨江南之地西莫大彭蠡東莫大震澤各散說不必扭重彭蠡也彭蠡在西南三江在東北而去留壅決之機相為遙制造化氣脉欲常舍東南之水盡注于揚會于彭蠡此不一緒毋論奔瀉不可極而治長往百川之氣盡洩無餘此緒也吐百川而舍

其蘊楊之財賦甲天下得此之葆蓄多矣陽鳥句重洲渚說
 豈特即棲物以見洲渚之平哉亦以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
 特捐彭蠡之濱廢為洲渚而後可以備浸淫之汎殺潰溢之
 勢也三江下流震澤上流三江入海而無阻於是太湖西納
 諸水東吐三江無震盪矣入者勢順定者勢平俱有工夫不
 全為既豬而然江不淺則澤滿而中溢是以虛消盈之定數
 也澤不匯則江淺而無餘是以止翕動之大機也充徐楊居
 河濟江淮下流皆為沃衍充之水治而沮洳未去故賦貢難
 楊徐之水治而沮洳即去故財賦饒楊辨土而先言草木以
 皆入貢物也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箭竹焉故別出之
 塗者體濕而柔泥者質潤而汚無色可辨故曰惟金泥惟土

性惡故土會最下木謂之惟楊為宜佳也染絲而織成文
 曰織貝未染絲而織成文曰織文金甚貴而與羽木等同貢
 聖人取民一羽一木亦若三金之重也錫貢註謂口腹難令
 而淮夷之魚青之藍及海錯非口腹乎蓋彼皆日用必不可
 已此則有用有不用貢一物其直微而致于民其費大君得
 一民已損百故苟有節省必錫而貢橘柚非包裹無以致遠
 謂昭敬則鑒矣海軍險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沿江海順有所
 經也連淮泗逆有所入也離第二途畧一帶之論地勢即天
 限南北論水勢則流別江河故海運以續江漕望淮以脫海
 運至四而可離可涕無濤險矣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入貢必
 由江入海入淮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江淮始通

微夫差今將廢漕乎
 荊州○境止以山奠者獨荊此州名非荆岐既旅之荊州
 以江漢為主發源于梁荆當下流之衝入海於楊荆據上游
 之勢此記江漢合處不可分講方其合則力大勢銳不至海
 不已故以朝宗狀水勢禹之治水治其勢而已勢一決自不
 可禦江漢得其勢則九江沱潛雲夢勢如破竹九江以九水
 合名非如九河也九水共流難得其正故以殷言江漢上流
 治則下流易為功江漢本流治則枝流易施力故係九江沱
 潛於朝宗後雲夢見土之平江漢治而水土無不平焉勢故
 也沱潛雖江漢所出而雲澤之境與江漢洞庭相連一旦自
 為巨浸未必其治由於江漢也宜各開看大抵相因之說非

禹貢書法且無味可厭羽毛齒革物貢惟金三品貨貢純
 括栢材貢巨細可收曲直可收楊言惟木不勝名也栢木名
 之貢止此也礪砥礪器貢也精粗可收堅瑕可收箇籥
 矢貢不但戎備亦供禮射菁茅祀貢玄纁纁組服貢大龜
 而後貢重神器也凡可資營建備服用供戎祀通鬼神雖一
 物之微而關朝廷之鉅典其經制周密如此貢道由江漢而
 垂沱潛者江漢為經流沱潛為支流故云自江沱而入潛漢
 也踰洛則假道豫而至冀者
 豫州○處天地之中當眾水之會地氣每蓄而厚故水勢多
 合而若洛則尤大者伊瀍澗入洛滎合洛成山洛荷澤孟豬
 皆因洛治而施功然各宜散說豫州河經其北洛注其西伊

三卷翼夏

統其西南。澗澗匯其西北。勢渙則流難合。流難合。則患難除。禹經理之矣。伊瀍澗之出洛。由洛之出河。以為領袖也。洛環豫境。濟出沒於冀。青兗間不止一豫。故以洛濟之旁流言。滎波二水各自為豬。非合為豬也。可受濟洛而分其勢。亦可洩濟洛而緩其趨。既豬自成。功言。被自用功言。註訓。故為及。即水流溢。覆被意。孟豬可田。洩澗時多。故導荷之。溢時手被孟豬。澤無言導者。惟此二澤相通。故導此之溢。被之。地不可以被字作導字看了。澤是水之聚。豬是聚而復流。非洛入河。安能施功於濟。豫土大。聚膏沃而力厚。下土之瘠。亦就墳者較之。不曰高土止曰厥土。只就平土言。下土即厥土。中抽出言。青之海濱。豫之下土。特別言者。以如是之土亦多也。據出之

等高於正額。故先言錯。豫田四等。介肥瘠厚薄間。而賦錯上中。地力因人工厚矣。纖纖與紵。桑締相去何幾。何獨入篚也。如荆之茅包。而又僅獲之珠玉。而不入篚。惟易壞不耐跋涉者。則篚耳。若以篚為教。無篚者將不敬乎。錫袖曰口腹之欲。錫龜曰間值之精也。至於落錯。賤而易供。何亦錫而貢哉。聖人制貢。只取其給用。提是天地間物。常欲留之於天地間。若存一分別心。便開貴異物賤用物之實矣。自洛至河。一輩之便。特表出之。見豫之始終資洛耳。在洛字上着力。梁州。○以江漢為主。蔡蒙和夷。雖與江漢無干。亦因江漢之功而治及者。岷嶓白水之字。息故山之。不言。而言。樹藝者。須從山治上。隱然見江漢之源治。不可不有。上

三卷翼夏

說。然不過滌源。未可說平也。沱潛只江漢支流。在梁者治耳。江漢在梁。尚未大。即支流治。隱然見出江漢治。岷嶓沱潛。為江漢上流源。處只好說山少。流行即可驗水脉。觀註沱潛南入大江。潛西入江。可見江漢性原欲合的。蔡蒙和夷。重在山與地說。梁居九州高阜。故即陵。麓以諷川源也。九州雖豫梁二土。有色無性。三錯者。酌厚薄之閒量盈縮之數。須提言不可分開。註謂地力年分上下。豈獨梁冀豫楊有之。蓋冀州地大物繁。賦既上。而又問出上中。以寬之。豫為中土。風氣既厚。人力亦修。與冀埒。故賦既第二。又問出第一。以遲之。楊田冢下。然人稠地力亦盡。故賦高二等。而又問加一等。此亦東南繁阜之權輿。吳梁之閒賦。又高於正。又卑於正。以皆

山麓財貨雖多。耕耨實少。故立為三等。以上下其賦。此其斟酌亦密矣。九州惟梁遠輸將。家難從陸者。凡三。自西傾依桓水而來。以至潛。故不曰浮。而曰因。潛與沱阻漾枝津。水淺不得通也。沱與渭阻褒斜之地。水絕不得行也。經中止一逾字。而入渭。不言逾者。至渭即至帝都耳。逾沱入渭。直說不曰入。而曰亂者。渡河處與帝都對。不由河中行也。自西而東。以轉北。由梁而雍。以及冀。貢道之苦。無如梁之西南境者。夫梁之貢賦。非有中土之富饒。東南之百萬。為軍國所必需也。聖人豈不能寬此一方。以免斯民。行役之苦哉。字內血脉。不可一日不流。而況界在僻壤。則享上之誠。易隔。不可不令其忘。勢之義耳。

雍州○處九州西北地勢最高控四海上游山脈叢起高治
雍以攬九州大勢而控天下咽喉故九州之治皆腹裏邊垣
地近而成功此則尋源探勢所及不以荒遠而略弱水去雍
遠甚而難潤於雍水中以助其汎濫使雍水不待尋源竟流
而脉派不清欲治主水先治客水洪水既汎弱水亦從而東
今因其往障而西之使不復出沒於雍然後雍之功可施治
弱水者導諸水章本也曰既西者流沙合黎以上向東下通
耳雍以渭為主渭入河而後能受諸水然入河在導渭節說
此須說諸水注渭不可說渭受諸水屬就水脉言從就水機
源同就水勢言三句語氣一步進一步禹導山全為覓水源
流不曰荆岐旅平而曰既旅此處叙山不是驗地之治只隨

刊所至以此答告而九州山勢水脉皆於此得其繫矣諸山
不可分配諸水終南惇物接連荆岐惟鳥鼠遠故言至禹導
山半在雍但此就成功言彼就施功言原隰豬野俱澤旁地
三危既宅是土平之事非土平之效宅以奠居言叙以化服
言不叙正是既宅處境者既宅無地不宅矣頑者不叙無人
不叙矣三苗大有功叙豈僅為奠居哉必大有感于聲教者
蓋禹平水土原不僅去汎濫隨刊所至皆布德化也雍州水
深土厚財貨之殖為多地高嶽秀實麓之興為裕而獨貢珠
璣何也服食器用諸州貢已備而後取之恐積於無用實石
珍異惟雍最佳若以不貴異物而置之又非制度之全故球
琳琅玕他州見為難而雍所易得者易得者而責以服用則

反以為難就主東瑋以示國守者在是九嶽五冕以昭等威
者在是惟常出而為常貢則雖珍異而非實異矣若其貢道
東北阻而遠西南便而近川源脉派不齊山脈盤錯無定志
二途者山川各派亦見渭之大勢歸河也西戎未貢其志川
源乎河源河關朔方諸川發源而大河從出雖以荒遠不言
疏導曰即叙而溯源之意見矣貢皮衣即叙之一驗也本大
無貢字附州之夷聲教素及則列之職貢中而所重在彼之叙
供隔遠之夷聲教不及則列之職貢外而所重在彼之叙
故球琳琅玕貢於天府而不稱叙此以織皮而言叙謂其以
幽深而依日月之光故特表之玉叙者我欲其化而化也即
叙者我無意其化而化也不玉字深即字淺

導山○山川分見於九州者經也摠見於此下者緯也九州
既分記成功此又合記其用功次第導山水無兩功夫相使
宜之時就施疏治之功先北而南者由大及小由雍而冀豫
者由高及下導山似急而功小導水似緩而功大導諸水似
捷而用力省導河似迂而用意長○水莫大于河濟二渠而
伊洛淮渭次之治則分為兩條不治則混為一壑蓋天地之
氣以河為脉而大河之勢依山而行故北而南而餘諸山註俱
以大河為言諸山導則衆水安則衆水不相混而以大海納
其流河亦順下趨之便諸山不導則衆流湮則勢不相敵
而以百川受其委河不無橫徙之虞雖謂導雍豫諸山即導
荆岐之智可也導山乃導其勢之合處諸水所經之山不止

此獨舉此者要害所關表而出之伊洛淮渭江漢之流原長至所入處又流行平地數千里俱無山可持河濟山脉長垣直底海上故并言所入以山脉直至此也山水異源異派而氣脉相合故摠言之本文無河濟伊淮字而以山言可也○嶓冢二節山皆自梁而荆大率嶓合於岷山南北蓋山之一脉而支非一源而流也雖有二支意直貫下重在數淺原上禹所導者山勢非山形也河隔雍冀山脉不可以河斷故壺口諸山直接荆岐湘隔南北支山脉不以湘斷故敷淺源之脉直接衡山蓋得之地理氣脉外不在區區形勢也若謂此只記山名以見施功之次第而非推其脉終則本文許多至于字作何着落○以上四節其間為山不知凡幾故每曰

至不是自此至彼以談中間乃指山脉所至言如言壺口山脉至於太嶽而不絕也山導就是水平須于導山上見治水朱子云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聯貫故此通說山川連貫首尾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勢呂氏云禹隨山治水故以導言如止相山勢何導之有禹治水施功自下流始若流未導而先導源則益潰矣或曰此但相便宜未便施功豈導山四通又導水四通乎且瀟川度又不可言無功必施功由岷岐以次而至碣石則岷岐皆雍山而京高獨後之說又左矣至謂東河濟所經尤謬岷山內所出太嶽汾所經恒又恒衛所出與河濟何涉謂二水入海則以伊洛淮渭例之又何不

云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遂州此又條例而詳記之入海嶓山勢窮而入海也岷岐西傾等皆雍山分枝故下雖亦叙所導之山但在北條大河南境所列者如是耳嶓冢二節此上不同上之山脉起伏斷續不一故各有至只重嶓冢岷山說嶓岷氣脉最長至大別敷淺源而合江漢難治難于氣脉之合合則餘不必言矣導水○以終導山之功要照導山講禹治水不過分合兩端分者合之合者分之山本同而未異故導山言其至其者其勢漸分水本異而未同故導水各言所自所會所入者其勢漸合禹看導天地之氣洩于此會於彼總百川而導其大勢若一川如二導則不勝導矣導水者條其疾徐暢其脉絡使

天地間無壅而不達之氣便除了汎濫故曰地平天成先於黑者所謂容水去而主水可治也二水雖以荒遠而畧蓋其性原有不必詳者○導其入而已未入雖荒遠豈詳略既入雖腹裏豈詳詳合黎南海導弱思之功畢矣何以錄其末哉導河○河既決而難引決龍門之山禹姑聽之不但為荒導亦不必於功耳若要害處雖不毛之外亦必治故言導河積石見河自此要害禹功自此起耳禹也俯仰天地間無可與河砥柱惟山差障之惟海能通之其他平浸川陸任其分合而已龍門而下勢有可馴一折東又一折折盤旋雖雍冀豫兗之境而所宜則導之之脉漸折則勢漸緩

龍門上下河行於山有疏鑿之功無變遷之患大任以下河始出峻就平則分之為二大任以下地益平河益疎水益善漬不得不分為九也河水多泥緩則易淤播之為九則勢有所分而上流速洩則不淤矣海潮逆入其泥易積合之為一其勢猛急而潮不能壅則又不淤矣逆河只為河亘萬里而瀕又受江淮渭洛百川氣甚銳來甚猛即海一時吞納不及故逆耳為者河自為非禹之為也向也播今奚同向也順今奚逆夫亦以百川之注不容異派就下之極反見回瀾蓋同其所不得不同逆其所不得不逆同為亦着力之辭氣脉忌於太洩少逆之若洩而未盡洩者○觀嶓冢岷山而源異觀滙澤為澤而流合觀北江中江之後而歸同凡水一源而一

流江漢則兩源而一流者也凡水合眾小為一大江漢則合兩大水為一大水者也周迴甚多跨地甚遠其名號變更不一漢漢岷沱在梁滄浪至入江澧九江東陵在荆入海在揚二水一主正流故曰東流一主支流故曰東別漾比江小故支流不必言江也勢大雖支流亦為害特舉支流治以見正流治耳小水赴大曰入二水合其勢大去海遠一時無可入不得不滙為彭蠡謂之為蓋漢合江後所成也既云滙為彭澤又云東為北江是彭蠡原在而漢之流又衍為北江矣東也二字重看江至此盤亘數千里衝崖崩地已極勢不得不少有所殺故也遷徐得此一也故能會為滙不然安肯便滙哉自漢視江漢若小江若大故以入言自江視漢江固大

漢亦不小故曰會上主漢下主江義各有重既云滙為彭蠡又云北會為滙何也漢下注只為彭蠡其氣力已盡故以彭蠡係之導漾江雖滙為彭蠡而流長力尚大止言滙而不言彭蠡以江之下趨有彭蠡又有震澤其他小澤不可勝數故只以滙言包括尚多不止一彭蠡也凡兩水相合必有回合之勢江漢既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不見其為漢故曰北江曰中江主導江言所以導江也漢比江小自漢合江若居北自江合漢則居中雖云合流然漢自漢江自江其分也一漾一江且不勝懷柔今合之而反安可見禹之治水自有妙用不但分流殺勢已者導江漢之山要重相合意導江漢之水要重其流履講○今之談濟者皆以發源為說一見也自

沱而下又伏矣東流為濟一見也入河潛行又伏矣潛為一見也自榮而下又伏矣出陶丘又一見也自此不復伏又東至荷即豫之荷澤又東北會于汶即青之浮汶此與書意大不類夫既曰浮汶達濟又曰浮濟漂達河則自汶而濟濟而河皆相通也若三見三伏若此何以通舟哉註所謂既見而伏者就王屋崖下而言由此而歷公基而西南入于河溢為榮河滿而濟溢也東出於陶丘北者即榮之濟東至濟之西而流出於陶丘之北也傳未嘗言伏也導沱為濟則其流患息入河則雷夏澤而充患息自榮至汶則榮豬荷被而豫患息自汶入海則淮溜道而青患息伏虞惟入河句不在題外照出○淮發源於豫會泗沂於徐入海于楊淮據海上

去海不遠，一會泗沂而勢自暢，泗沂二水不可分，當時淮與河不通，故一瀉入海，易今淮連於河，半在淮，導淮於海，亦疏海運之道也。如註似重複矣，前主各水赴渭洛，此主俱巨津，渭一導而或會或過，無不治，真沮也。洛亦然，導水必究源，究入合終始。二州不導，不專言，○諸山川九州節言。得山水脉絡意，不可像各州語。九州攸同，節○要得申結上文意，因上或言宅或言旅或言川或言澤，舉一未免互有所遺，故又摠結謂之攸同，便見禹之精神蕩平周洽，虞洪水泛濫九州，分絕彼高，此下彼弱，此

強皆不同矣。至此土高而水落，先者不見厚地卑而水落，後者不見薄故曰同。王道蕩，無偏陂，如天如地，令人不知帝力矣。首言九州，兼水土末，又單指四海之水，可見此節重水。說中四句當重水平上，惟水平故曰土治，利是隨山刊木，治水始事，於是治罪告成，治水後事，滌其流以通源，障其隄以防潰，滌源二字理微，聖人萬事無不從源而治也。攸同是滌其源，會同是究其歸宿，必至九州之水皆入海，然後九州水土平治耳。雖結上文語氣似進，六府孔修，節○禹所治者水耳，而五行皆治，此句說得開闊，包有三事和在內，不在害息利與上說，通天地為消長，亘古今為閭闔，故曰孔貢賦之制，前言詳矣，此就中發出聖人取

民心事，無敢之謂正，只一正字，便令人有凜然不敢折閱之心，況交而正之，則雖低昂自我，而彼自具有不可低昂之極，在彼盈此缺，即天地不能全其產，而人主全收之，安得不慎？正字與下成字應，所謂成正固缺也。發起慎字意，通節重祗慎意，成則二句又在交正中抽出，蓋庶土者衆土之謂，豈遺穀土乎？言交正豈遺三壤乎？以田賦充民命，實切又指出以表祗慎之心，謂之庶土，則山陵川澤，亦難免，常誓不一要難定為品則，只好祗慎，者端好尚而謹，庶民正供之中，猶存病民之恐，慎而謂之祗者，慎到底也。公平正大之體，無私厚無私薄也，則者權也，輕重不踰，則者準也，高下不夷，咸字正發祗慎意，不是盡一取盈，蓋豐凶而宜，君民而使，使人

永可遵守也。成者萬全無缺，一處算不到就有破綻，此則周周密，何其成也。曰中邦者，中邦之賦可常，外夷之貢不可常，正是祗慎，虞通節不可撥前文入講。錫土節○俱廣德化事，錫土姓是平水土後第一事，專重封建，不重報功，岳牧建自唐虞，向當無人而惟洪水為災，則封疆氏族或因而湮，濶統馭自有虞帝，何待禹錫，而惟治平一新，則振起辨析皆禹所經，蓋故曰錫，之上示民統也，是均四海之政，錫之姓示民本也，是興仁讓之政，德先時說俱要祗承意，謂禹尚為臣無獨專之理，不知此非論修德也，修德則欲讓而不可得，益戒懼在不親聞，雖謂隨施功之時，隨布德後矣，德而曰台，自瘠自痛，自本自根，所謂振舉於此舉

範於此也。禹貢一書皆法制。故此揭其精微之要。只一祗字。天地以之覆載。山川以之流峙。民物以之成若。矣九州殊。萬國異疆。此心此理。同也。禹惟先之以所同。而過化存神。孰得而違之。篤恭而天下平。敬德之時。就是萬邦承德之時。不距只在台德上說。不可講了。黎民敬德。聖君聖而至於之。不距者。不必望而至。而心神領會也。註惟字自字可見。

甸服節○五服分州。乃治水時。指定天下形勢。為敷土計。躬服。乃治水後。界畫天下人民。為廣化計。天下大勢。向服堂與也。侯綏門戶也。要荒藩籬也。居重以取輕。則餘強而枝弱。可以銷倒持之虞。環外以拱內。則分正統。尊可以收衆建之取。五節俱以廣德化。與末照應。首節不可說外三百里。不服節。

此粟米之供。亦不必輸將而達。但不若內三百里之應役。故不言服。均勞逸。齊遠近。竊然一體之思。以聖人成賦。則於三壤。就是遠地。敢違供億。而郊圻耕種。財產自是取資。況服勤在邇。以夕即可供命。不然。一旦有急。而千里外責效焉。其有作難。而塞咽喉者。觀變而不應命者。將若之何。故千甸服之制。知聖人居重取輕之意也。要荒先知稼穡之艱難。而不盡人財力。意粟米較之穩銓。結時省幾何。顧贏此於民祗為纖。焉之利。輸此于上。不無浚涉之勞耳。聖教以力耕為首務。則本饒積貯。不仰給外藩。則基命實。京師所以為四方極也。此外供以成首尾相應之形。聖衛王室。維持德化。易矣。矣。人以此言詒孫也。邦與諸侯以國言分土也。古。

天子獨制千里。即帝廷羣臣食采之邑。皆取之侯服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強。足以屏左。右宣力。往是欲相與阜。成兆民。使六服成德。所謂體羣臣懷諸侯非耶。

綏服節○文武一用也。舍文言武。則黠豎能截。然分為兩蓋。聖世之文。就是武。德所施。博則威。所至廣。恐太平極治。人心易玩。故於揆文之餘。少加武衛。以廣文教之施也。武從文上說。不然。天下皆王土。孰當文。孰當武。者。此時文教無地不通。曰揆者。風氣漸開。須揆度時宜。而教之欲其日宣。日亮。意此時武衛不嚴。自厲曰奮者。文明日盛。則武備易弛。須奮猛力奮起。以振元氣。曰揆曰奮。都在精神意念上着力。不着事為。要荒二節○流蔡置之蠻夷外者。非絕惡過嚴也。慮以不堪。

正淑其悔艾也。人情困則思過。窮則思善。創懲改格之機。具切於此。即不忍頑諱。而欲並生意。亦廣德化之妙用。

末節○禹經畫所到。便是聲教。非治平後方施教化。蓋治平後亦廣教化耳。漸言其旁。皇周洽而入之深。被言其周。遍博而施之廣。暨言其舉心加彼。而化之均。提見德化。光彼不分淺深。四說句。雖即提上言。然上主被德者。說此主德者。說非放勳重華。所被格尚有涯。而此始無涯也。說此數不同。數取廣之義。說盡也。淪肌入骨。淪骨入髓。到盡頭田地。正是成功。處人臣何功之有。執圭以告。正脩陳荒度。始終致微於帝玄圭。告時偶爾執之。不必担水色說。告內要義。祇台不距。上與下謂錫禹成百世之功。史特加此一字。猶眾舉舜而

曰師錫云

甘誓

誓辭不數言而討罪之義車戰之法賞罰之典靡不畢具與禹征苗之誓若符可見啓之敦承矣

六卿乃六軍之將非佐天子卿也古者軍將皆命卿平時治其卿而隸司徒有事將其旅而隸司馬

凡恃五常之道拂生長欽歲之宜皆威侮也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即賞戮於祖社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恭字是此

篇綱領有威威侮怠弃不恭故也啓之恭即祗德心源從欽明統業來

或謂擊戮非三代所宜有即父子親屬同犯連坐之謂豈有

軍前犯罪而戮及在家之妻子者乎凡顯其罪以示衆者皆曰戮示辱也非必盡殺之也

太康

首節○德以勤苦而生以逸豫而滅其德是滅其與民聯合無二之真精也安得而不二乎商民當有周三世化訓之後尚不忘商夏民純一滅德而即二於夏何也蓋帝力何有之民百年見祗德之說一旦駭其耳目心志耳非忘夏也乃字重看夏都安邑在河北洛在河南曰表又在洛水之南耳因民節○因民二字重責太康也當時二帝官天下之後夏忽世及奸雄已不無生心又可以滅德處此乎註弗堪尚未盡弗忍之義弗忍者弗忍唐虞之德至此而斬也

厥弟節○五子追之不及遂止於洛之北遊者去而不知返

俟者久而不得至天性至情不可解於中能無怨乎

其一曰節○皇祖之訓蓋深維國勢安危之故達觀民心離今之端者也重不可下說小民難保先德難恃只有近的一

點再無下的一路知民瘼者固不敢下虐使其民者亦不能終沉抑之使下也此二句主民言不主君言直是勢力行不

去非但一體之義也惟字有味本即根本千般治化總民為主張不曰固本而曰本固雖人君維結亦未必寧必民心自

維結於我而後寧耳根本既固即有斧斤之加於精脉無恙也邦寧在本固看出要形容不可下意易曰山附於地則上

以厚下安宅夫山高於地而反附於地可見下者上之本未

有基本固而或剥者故上之剥必自下剥則上危矣

子視天下節○註意須融看雖五子自稱實指君言勝予不

但獨夫就是堯舜之微戒豈不視匹夫亦可勝予乎可見之

處就為明所謂不敢言而故怨也即使民皆歸向安知盡當

於心而無一抑鬱不伸者要自君心不親睦可以默乎民之心志非為彌怨也圖其兆怨之端了

句就是勝予此日進不得謝過退不得息難事危勢迫不勝

懔也六馬者心不齊之喻須調其理馴其策若但策管馳

控而無服習安閒之節則所持者將絕未絕之形雖不朽之

索豈能馭乎而况逸豫滅德索已朽矣蓋其僥倖就我徒以

三卷翼夏

泛說教有圖于不見意。御機在前而惕然。朽馭之懼則潰敗之患當有預消于敬先者。奈何其弗敬也。

其二曰節。○六者未必可絕。但其亡在荒甘嗜峻。雖五字上或字重看。有一於此。則心志靈惑。作為顛倒。有之時便是亡之時。蓋神先亡而國安能存哉。

其三曰節。○古之治統道統出于一。自堯而宋一。道相傳以有天下。冀方之所有。即道之所在。道之所在。即紀綱所在也。道者紀綱之體。君天下之本也。紀綱者道之發。維御天下之法也。將亂之君。道先亡而紀綱次之。則國從之矣。

其四曰節。○首二句輕。直說我祖以明。之德為萬邦宗。豈不能澤天下。庇後世哉。猶謂德易斬而以法維之。所謂既

竭心思繼之不忍人之政也。二有字着力。從禹身上說。一時初之而或可變易。增減不可言。典則此蓋觀世運風氣以握其極。酌人情物態以權其中。貽字就禹說。欲子孫循法以繼其德也。關石和鈞乃典。則中至微事。王府對天下說。鈞若乃天下所共用者。惟恐有錯變而藏之王府。以為準。此見制度精密用意周到。雖法之至微者。王府亦有正形容。典則貽後。虞若曰一物不可失其平。一事不可紊其度。祖宗之法其不容錙銖爽也。明矣。法與德原非兩件。言法而德即在。故曰虞後之深。

其五曰節。○天子尺地莫非其有。今無地可歸矣。一民莫非其臣。今無人可依矣。此于所以哀思而實有可媿也。至此發

三卷翼夏

出慎德字。又不止敬矣。盤遊縱逸皆由於此。是以禹以丹朱戒舜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欲恐懼修省。悔改前過。其可及乎。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自怨父。所謂怨而不怒也。

胤征

首節○位四海而曰肇者。既失而始復之也。命胤侯者。收兵權也。征義和者。剪惡黨也。廢職者。且不貸于王法。而况無君者哉。明操征伐之權。陰褫奸雄之魄。

聖有謨訓節○明微定保一直意。謨訓皆報告。脩嘗中體驗。出未定保者。危可使安。傾可使定。蓋閱歷于天人治亂之際。者既練而彌真。故發為制治保邦之策者。自微而不爽。在密

勿則君鑒可昭。在廟廊則宜箴可肅。下四句正是謨訓。先王之心。思無有不惕。何待於戒。故不曰脩省而曰克謹。有勅天時幾工夫。先王以為上天無戒。因心而戒。視庶微偶。爾違和皆吾心。乖氣未融。直以不媿屋漏為敬。謹以恐懼不問為脩。讓當有嘿。乎。契虞蓋天之示戒也。原非為某事失則應其災。故先王之謹戒也。亦非為其災至當脩某事也。君兢兢。臣必業。激於先王之謹。不能自己。脩輔正是有常憲。虞臣人以輔君為常憲。要發謹字意。輔君說得廣。不止天戒時說。分大臣小臣說者。不知何據。二克字相應。能勝之謂也。先王以為歲功之舛。而負罪不違。人臣百官引為日月之錯。而責躬不已。君臣上下無隱而未洞之情。天時人事無替而卒宣之。

三卷翼夏

氣故明而又明要看惟字更無失可改惟明於上而已即
元首明哉意說得大不但彌變已也明有刮磨磨垢煥發
新朗意主精神意氣說德政是蔡傳衍出不必捏扭
每歲孟春節○須得宣令體曰官曰工欲無一人不然也戒
已然不若戒未然求端於天下不若求端於君規諫不論天
戒不戒俱然現在師上看諫在執上看官以能相師者規君
藝以能執法者諫君所重在師執非必折諍也對官言曰師
官之事非一人所任故眾相法以匡君對上言曰執工之事
逐人自有一業各盡其事即各効其忠借一藝以獲至理不
泥所執之藝說不恭指上說不恭其令也若云責難之恭又
達一層明詔戒嚴而敢於蔑視上令下共之順何在則刑其

可道乎先王誠知畏刑而直必非純心然猶愈相率不言竟
致君於汶也其或字重看先王大開言路惟恐壅蔽而然
惟時義和節○顛覆二句是叛離之由倣擾二句是畔離之
實季秋以下詳言以見之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而陰陽
輯和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舍章示冲以隱其形若
變而相傷則不輯而食此正天戒所在不特君克謹臣守法
雖警齋庶人皆相抹如此之急義和專其事者乃不知之豈
不干先王之誅哉昏迷雖曰縱酒實由党羿而然蓋日食之
變其占為臣犯君蔽而不言其謀巨測矣
今予節○命出仲康而曰天罰者尊王也要重王室二字彼
為羿而我為王室同力王室即以弼予欽承也承而欽重王

三卷翼夏

命也
火炎崑岡節○今日此舉非求克敵也揚天子德而已要
本欽承來脅從二句所以孤其党散其眾也兵法所謂窮寇
莫追亦此意
末節○若主治軍說似仲康戒胤任非胤侯戒軍士之辭對
上節言我欲滅厥渠魁非寡愛也過孫錫惡之時宜威不宜
愛若姑息勝何以示國法二句一直說威愛相濟者臨軍
御眾之紀律乃愛中之威原非兩事威可行愛不可行威
軍旅之愛決不可少但要威以用之耳徒處如何行得允字
照克字說即威克愛克而信其必濟與無功有不必克敵敗
績而始見者末重威在必行意勉於必濟戒於固功常存姑

息不能有成之恐庶天子之威命可承天吏之

尚書集翼

明長水後學陸健實

湯誓

萬古以臣暴君始此其辭尚多渾融涵蓄始終以天命民心為言只說到重役嚴刑而已更無秦誓諸篇之貽勸也天命伐夏于何知之不過決之人心而已曰多罪曰有罪曰夏德更不說出其故來商民之憚於伐桀其有周家頑民之思乎但知有一己之安不知有四海之阡知夏之無如我何而不知夏民之後為後我也故湯直以上帝之畏憚之以夏民之易喪惕之若必乘穡事之暇而後不敢不正以其能如我何而後必往是自為之私非畏天憫人之公也故准穡事不敢

商翼

自顧乃見畏天之公心自安不敢以自便乃見憫人之至念商民勤於穡而弗順於上弗順適所以協也所謂帝力何有也夏民怠於職而勉從於上從迺弗協也所謂離心離德也曰予及汝偕亡正天命殛之所在也然古聖王心思自有與天嘿通者非僅托天意於民心已也致天罰正是輔一人處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僅惕以天民弗畏也故又舉大賞大罰以趣之商之伐夏周之伐商也皆以大賚其殲鉅之大戮乎商民素深戴湯不覺罔思之更有大焉者故以不信戒之商人作誓而民始疑此之謂矣擊戮罔赦所以奪其穡事之戀而破其無如我之玩心也

仲也之語

○為萬世以臣伐君之首故稱懲德若說恐聞亂賊之禍則為子孫憂矣仲也原道以作證與蘇執義以抗周並行不悖者也湯自慚武有光相須發明者也天人去留有非紂湯武之所能必者聖人不以已與焉

惟天生民節○上天好生而生倚形有生之屬皆欲根也亂因欲起即一念情欲紛起亦亂也心馳于欲先發發于耳目非大慧者不能超悟故必須聰明是渾成實不可分正是不溺於欲處不緣耳目起識而方寸常虛也時又即在聰明內不人何以為聰明乎又而曰時者通變宜民與時推移必括民欲言滌除苦海洗淨根塵使人各遂欲而不浸於欲則必以已無欲治民有欲消之未爭之先防之既爭之後也陸

奎虞借字義形容民滿欲中如泥墜炭坑墮落沉淪也勇智即聰明之作用勇有拔山降魔氣力智有辯幽析微精鑒方能立淨脚住不為欲所搖染所謂惟上智不移也此俱在湯身上說未着事功下正是勇智之事俱未然之辭表正纓服口時又曰勇智此仲也貴難之意見又民只消在君身做正者無偏黨反側爾身克正罔敢不正縣旌萬竿不招而衆目賜矣表立自正非以表正民也將一向所染之欲一時釐正無此曲處表正即為纓服有善繼善述意非指單夏蓋禹詩統克舜此分明以道統屬湯天下之大自我正之禹服之遠自我續之此必有非常作為方能成非常事業然億兆一道千聖同揆至常也率而行之豈但可表為邦維萬德雖天命

商翼卷四

亦即此若矣率字有力過躬行倡率與表字應或振萬古已著之常而脩其隆或幾千聖未聞之精而明其理有裁成輪旋之用必如此方不負天意耳命即理也指所以然言若謂典為天所命則淺矣湯處君臣大變而德以典為言奉上固常伐君而不失其正亦常也常是至順的率常所以順天也什慙全在此

夏王有罪節○揭出矯字天命可若不可矯若則滅而與矯則不滅而昏真者真心快志如呼寐而使寤也故必須聰明之主始淨

簡賢節○禁昏且矯而簡賢附勢之徒又羣而和之他心中倒看已為賢湯為不肖不與夏附者獨我邪故曰肇註謂不

相容則湯之伐桀似先發制人之計矣此主禁不容湯說苗粟莠穠澤見為是而人臭味如方圓冰炭民心不附桀而附湯桀所以愈忌湯也桀忌湯愈甚則湯得民愈深德益聰聞雖王民不知然一仁一暴自是相形曰聽聞過心悅誠服也不重禁之忌湯要形容禁之昏矯處有湯之德乃不倚庇而反忌之

不邇不殖節○聲色不是淫聲女色凡可馳吾聰明者皆是貨利不是財寶凡可侈吾意願者皆是即有意為善皆貨利也聖人清明在躬不離不即不邇非遠也不殖非散也絕聲屏色去貨散利胷中反多一事聖人却於聲色貨利中討個皜然不滓蓋絕欲易使欲自絕難我不染欲易欲不能染我

商翼卷四

難也德懋四句是他無欲處心中空明隨物順應官當官為狗不但作好即處置不當就是私懋官在受任初懋官在受任後官隨德轉賞隨功轉聖心未有官賞也以天下官賞酬天下功德予者無恩受者知勸用即用中之用不重在用人重已之為善即樂取諸人之意也曰惟已者不徒見人善當取宜視為已之善而自契之人之吝過非樂而留之只深入牢錮一時割捨不斷此則一念覺悟從前過懋從後差失盡數消滅寬仁從本源澄澈來克有能勝意子產曰故寬難孔予曰仁者先難寬仁原至難的做不到微使不克非如註不失而已寬仁原不系縱便非寬仁克者能滿其量不但我容物使物能為我所容不但我愛物使物能用吾愛彰信

要在湯身上說彰字即光被之意王之克履即彰履蓋從不識不知中見其昭著之象彰即信履蓋從共見共聞中見其洽心之深信非信其寬仁民自信其心也所謂民信之矣王先克民之心故不見而章民各自信其心故不孚而合曰兆民又不止毫都矣

葛伯節○東征南征乃征為後事從怨中看出戴來人情子以非望則戴卻以分內則然戴猶可感發怨則非深有傷於中決不然當時之民看湯之拯已足分內該有的不以為德反以不亟拯為怨可見戴之情矣舊說寬說征而戴者特一時民情耳若民之戴其來久矣對今日鳴條之後言故曰億萬民後十七年始有鳴條之後也

佑賢輔德節○非以法制勸懲直以精神鼓舞題中字不可
 倒大君初政人懷觀望此振作人心明示意向之大機蘊藉
 宏深賢也編履至到德也盡心王室忠也秉公奉職良也以
 賢為主而我佑之以德為主而我輔之佑者周恤愛護益堅
 其為善佛所謂護法善神也輔者維持佐翼補其未周孟子
 所謂與人為善也忠臣心事多隱微難明故不但樹風聲且
 闡發其幽光善良猷為每章制難遂故不但寬文法且曲體
 其所欲至兼者設官佐理攻者督懲磨礪弱則天限之不可
 復振但可兼而已昧則一時昏蔽攻去其迷便可為善倒置
 停常為亂取其國而變置之其先澤不復念矣天叛民離為
 亡則戮辱其身猶未斬其祚也欲與萬國同安存者天子之

心亡乃自取故曰推彼若安存則我與賢德忠臣所共故曰
 固我推亡正以固存推者外之辭不但兼攻取侮國者若
 固有之不但佑輔顯遂乃者難離邦昌比上意更深上零碎
 言此整頓言賢者在位九德咸事忠良效職無一不肖者涸
 其間人心振肅則世道明昌宇宙間更無復遺善留應便是
 氣運大升慶蓋商當革命氣運自降而升人心自玩而肅故
 以昌言
 德日新節○首四句指德之機言理趣無窮已新者當幾而
 榮未新者又乘幾而燥何等欲然只心源疊疊未作用功語
 新慶便懷滿慶便離蓋德者天下之精神也日運則常滋一
 息不運便壅滯而耗以下正日新工夫懋昭比不運即漸建

中比表正意深精神振奮慶便為昭德有無窮之明即無可
 用力還要勉強加明不嫌過用其力便是日新訣子通萬邦
 九族言故曰大德王德即民中懋昭即中之標準建有植立
 不搖意久豈不渝終履不奪重我建中不重民準我說天理
 化裁原與事為措天理節文原與心妙合故制非拘縲亦非
 檢約適以本體為工夫而自不渝也吾第斟酌權衡而事理
 自不可違即義之為制矣第沉潛體認而心境自不可越即
 禮之為制矣此正懋昭與緊嚴先將義禮打煉以待事念非
 事來而始裁念動而始準也垂裕不可作貽謀就懋德說德
 有一毫不足垂即非懋裕對制言惟心身收束極緊密故精
 神流衍極優舒得義禮之精者事不期而自合心不昭而自

孚裕在心源不竭上惟德為古常新而以懋昭之力量垂之
 豈不恢有餘乎只重湯說新之已新之民新之事念至於
 百世無不新而日新之功始至猶未也又須求之師得字不
 輕若只委心聽順而未實得亦何益自者自然而然非必
 受學於人即自友皆嚴師天下莫能如人主之尊人主不自
 得師豈能使之得曰能得則不傳形而傳神者也曰自得則
 獨鮮而獨證者也師人則意氣不親形骸終隔自得則鏡成
 敗之跡便為淵源惕操舍之端便為切履此王道也純王之
 心也我為天下豁故能受天下之所往不指與王說有所疑
 而未決有所不足而思通則問要看好字不但憤排切於衷
 真是以能問於不能若無若虛之心曰裕不但大而己兼收

併蓄盡入爐鑄之中此心之天有左右逢源恢餘裕者王從得師上說好問便是裕無二意亡非敗亡所謂的然日亡乃王之反也小非拘局縱有才智而取足一人乃裕之反也曰懋曰制似勉強力索故須裕以見垂裕者過王之自裕豈於懋建外別有道乎

末節○重慎終上湯恐來世以為口實故以慎終之道告侍終而慎雖欲慎無及但當合下做工夫故曰慎始慎以制心心精欽而不放慮便覺強固便是栽培從禮而富故曰慎少踰於禮即昏暴矣天道何常今日有始固殖之他日無終即覆之欽崇正是入禮出昏慮一念欽謂專在天而墮淵必惕一念弗欽謂專在我而矯誣必生故以欽為崇其德彌大其

心彌小奉若乃有實功也天道以理言出皇遊衍與我不離命以運言可我可人去來靡定欽崇正是永保履只在自心上說天道惡盈益謙此心欽不自足自然精神凝而不渝志慮肅而愈久有可殖無可覆矣圖始意已在上節了曰崇則天之于我似尊而加嚴曰保則我之在天人似親而加附其親而加附處政其尊而加嚴之真境也即天休盡是心精舍疑神別無凝命能欽之一念即為有始即為有終末二句重敬字不必更入上文講惟敬可永也前云奉若此曰欽崇語更進矣永保方有終可不慎歟

湯語

首節○湯之伐桀也踐王宮移禹祚是舉也克夏而歸至於

毫則退就侯服矣諸侯率職來朝是天下不釋湯故能合之惟皇上帝節○衷只是中不着形氣不落有無恰好處不可踰越凡自外而入者非衷也曰降則衷便有着實天與民常相陟降不離心目之間只為理附於氣條便被氣所作主故直就源頭上指出不染之本體見得要綏也恒者不易也若即迺若其情之若性字今人都解作情字一知性如虛空不惟着一毫造作不淨亦着一毫領受不淨真若自如而已故曰若天下惟至順者為常少矯揉便不常平常之理雖在猶亡後亦自不可問若只就受性時說便不可言恒自此性言曰常如父子親君臣義之類自此性率之而適當其道曰綏如君臣父子之類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私人心

如何治安寧綏者天理自然之安復見天心由滿盈時由薄近厚要其歸宿而各安其所也克字着力天下不少明道覺人之聖司教佐理之賢而不能綏惟后一念轉移便關世道不但時位所在能動人心直有潛移默化之妙着君德說惟皇降之惟后綏之毫末合天即后有婢矣降衷即天命之性恒性即率性之道綏猷即修道之教夏王戒德節○德德降衷來全之自見萬物一體之仁戒之則雷而毒瘡豈但失綏猷之責已也弗忍弗能忍也篇內爾字皆指諸侯有眾萬方皆指民天道一句泛言元者善之長善是天之本體所謂衷也過其則為溢意重禍溢一邊降災只是天心仁愛欲其悔悟不使亡之也

四卷翼商

肆台小子節○重肆台句天下不可一日無綏猷之後當必時舍我其誰也曰敢告何敢專也曰請罪曰請命又何敢必也元聖亦天生之聰明迪知天威者求之相與戮力有違恐不克意敢字即同任的心腸請者揀垂絕之命然後得微降秉之靈於天而覺一世聲蹟也不必指出伊尹字

上天孚佑節○信字不盡字字義天心民心相孚瘡痍屬呼吸通也夏王有罪而伏其辜可見福善禍淫天命信無差矣責若句聯下殖字正影草木說剝落必回陽氣一復生機自不可搖乞者向未必而今喜得之辭允殖即脫去荼毒未說到樂利

俾予一人節○輯者搏心貼志不敢下紀常以戕生理字者

遂生復性不見拘檢而各安其所和輯而寧之只一意此便克綏處以一人輯寧便未知得罪了不必輯寧無狀然後獲戾也全在未上見危懼註謂未知得罪與否似說到日後去了罪有可見猶及改也民情臣則我以為如此可輯寧民心或未必遂輯寧則孤付託而不自知豈不危乎憂是憂責任也深字將字俱着力使從此而自隕所苦者止淪胥之一途惟曰將隕則上懸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深焉依無恃而顛沛在日此時肝膽之決裂何如此全是聖人兢業之心若云惟恐復戾而危懼則隘矣

凡我造邦節○承大亂之後法意宜詳或有古以為法而今未公用我以為法而有邦未必可行一從之而後何以緝愾

四卷翼商

淫憂勤之反不但不可溺亦不可即稍一就之便為牽累矣無從即罔失法度無即罔游罔淫本危懼求欲其本源澄澈也他曰率典湯曰守典天下只有常道匪彞倫淫不可常也守即守城之守所謂思不出位也承典便是承休履宜與天今相臨保親體承當無媿所降也都在有邦自性上說綏猷意尚在言外

爾有善節○重朕躬有罪句不分君臣君民說亦不是善必歸人過必歸己之意在爾不過一人之職業可自必其盡在我則合萬邦為責任再無必盡時此是實話克舜猶病則為君之罪決不能免的但有多寡敬肆之別耳只一懼便是消萬罪以一人而君師萬方則萬方有善是合該的一不善即

無以立千萬方之上蔽者障蔽使不得中弗敢赦有後除懺悔意不空認罪已也善自蔽不淨的罪自赦不得的不敢者迫於好善媿罪之真心也簡閱朱子謂歷教過夫善罪如蒼素不別自分天何心哉君與臣獨懺懺之地即昭簡閱之地以其不可欺故曰簡不曰帝簡而曰簡在帝不曰在帝而曰在帝之心蓋福善禍淫者帝之道有時而不測分善別惡者帝之心無微而不可混蓋其善惡到此自不容淆而以歸之帝之心也無意而有宰矣萬邦有罪皆君不能綏猷一人之罪只為萬邦不輯寧非持君有失德也無以萬邦者不答民之不從化耳必天下皆無罪然後無負於天此所以危懼也

末節○尚字亦字皆不敢必之辭更端而言當深一步說不可僅將上文講終字着力終其事也須自已說向人去談賸越於輯寧之朝談罪戾於萬邦之大疑為自責過嚴不知君位真是惟危民罪實由君致理之必然君臣當真信之而克終綏猷之任以共了前件非僅保天命於有終也

伊訓

首節○十二月乙丑太甲即位之初天子喪三年不祭故伊尹攝而告廟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亦在祭所臨之重告廟邊羣后咸在位次摠合也百官合已之職以聽於冢宰告王必於此時者乘其初心之萌也訓王必以祖德者啟其繼述之心也明言者或以古今興亡故之於先或以天人禍福

戒之於後蓋辨之泰而防其未萌之欲矣

古有夏節○先后不必着禹方字可玩方其如此便罔災如此于其子孫如此便降災如此可見德之不可不懋也罔有三句通推下去都着先后之德說無聲無臭之中常有緝熙不已之意即此精神之不頽墜而伏陰愆陽無自而乘蓋天地間幽明靈蠢之侵惟非故以此昭主謹也志一者氣必動彼亦欲順其常而不可得者故至德之世天地清寧民安物阜皆吾德所盪以順召順動靜一機陰陽一氣皆實事也懋德而旁及山川鬼神下至蠕動飛走罔不寧且若一體故也布昭聖武節○武從至德中發謂之聖武明白正大而一怒安天下謂之布昭夫武宜遏而不揚湯乃布而昭之民幸甚

而懷之所以為聖武也以德為武而惟恐傷之於賢人之武殺而不殺我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聖人之武賢人之武而嚴能遏虐而使民畏聖人之武而寬能代虐而使民懷寬者聖武之量如天無不覆天下皆蕩于王仁更無拘迫局促不是反夏虐政之謂宜說得深

今王嗣德節○德字所包廣故曰罔不人心觀望之初則王之德必使天下盡篤愛敬方可謂嗣然要在自己身上做蓋愛敬者情也要於止至善之極使賢智不游於惑不肖不得萌先須立個樣子替瞍底樣而天下父子定可謂能立矣直之親長者以其自孩提知愛敬以來繫心根念而無所解也惟親惟長真見貽謀盡善而紹述之楷德稽謀而師崇之

情識不能移外誘不能奪也始於二句正是立愛敬處在君身說不是建極可為民表意親敬長達之天下可行於一人不可行於天下亦未立也故通家邦四海以盡立字義始終相聯分不開徹頭徹尾之謂如火燃泉達此良心焉可已處必合始終方盡初字義

先王肇修節○修字有品節意要之不過自修而已字對然言迺更始之辭通節要發艱難心事先王所以修紀者從艱難中做所謂反之聖也一節都是檢身如不及處修紀實講下六句一步推深一步說三綱既紊而湯奮起備之弗咎有心解神怡處先王之天游諒若之天不知其從安知其咎也此有耳順光景與逆心求道者遠矣先民包古今人在

四卷翼商

內時若者委心聽順如欲化之物而遇時雨也明以德言心正理瑩不主煦物說忠者盡已之謂湯即代桀而吾道已盡無媿人臣之心與人作取善說不求備非恕也匹夫不盡明主罔與成功舍已樂取之量然也弗及非真不及若不及也聖人之心自如此就上五者看出若字從檢字上說愈檢點愈見缺失之多視密若疎有追無可及者積累之勤當在修德上說益真積力行之謂若說締造似有利天下心矣彈精極力不知經多少風波費多少精神而後人紀得脩真個難得緊茲惟字可玩以至于三字正積累處不曰得萬邦而曰有我國固有之非外加也

十一

嘒曰時若曰與人況嗣王目不睹艱難可無輔乎明理欲之判達治亂之機者曰哲人先王逆知主嗣則老成必練端士不入故重之以使即後嗣不好親賢而以先王之命臨之敢不從乎接賢士大夫時多則薰陶漸染承順正揀豈小補哉下節乃輔中一事制官刑節○此正是俾輔處先王豈不知後人賢即明令不垂自不廢從諫之義後人不賢方且蔑視典刑又誰行結舌之誅第以刑書既著則祖訓揭於日月人主未免稍懷顧忌而不敢加譴於諫臣人臣猶得藉口於簡書而可以伸其直道馬牛相逐謂之風一入其中便如風靡連自家做主不得其始不過嘗試之其浸淫遂泊於中而不自知前幾微動

四卷翼商

於四肢移於四海無形無影熏蒸而無極矣而以此風者大都有敗心也娛心志悅耳目色當前儼然而憑之謂敢順則喜逆則怒種橫行警然而恣之謂敢則何所不至敢之心一而有之風十室之內萬端千詭常酣於譁浪是正人為誕妄也故謂之巫財色之盛徇馬之娛卜畫卜夜盤遊而無度是明人為褻事也故曰淫古今君子若朽蠹嬖人狎客如膠漆於是聖反狂忠反佞老成反疎頑倖反習好惡拂人之性矣故曰亂以此風天下其壞人心類世道可勝言哉懲析之而十合則成風行之而三而合之在身其門多則易中其類廣則難攝可或有於此乎喪亡全在風字上然先王不禁嗣王而責臣下者何也所謂當

十四

局者迷此時而從旁喚醒即昏主亦悚然故嚴之君不得不嚴之臣而傲在臣正以傲在君也臣非既失而抹也直從宸衷動念處罰其由敬入驕之機墨貪刑也以貪位而隱忍致君喪亡與以貪貨而耗國膏血一也然當撫任以後爵祿重心故刑以奪其貪昧之私當蒙童之日世味未染故豫以養其梗直之性令其仕途未涉而立朝之氣節已培縱使老成易凋而繼起之忠良未艾不臣且有罪況陷其愆者蒙士且敬之況當其輔者正見臣不可已也末節○王試思過在君而刑在臣者何故則奈何可累臣下以刑也敬字當作敬身看風愆不必身有而件及求惟恐或蹈念也正是祇慮微省思念恐過不及覺而深惟其故也

工夫全在念頭上着力以此風懲而善度於心謂之聖謨感及於身慮及家國即官箴士訓無不慮到反覆乎治亂興亡之理周悉乎忠貪邪正之防何其包理弘而含意廣也故曰洋洋以是大謨而幾風懲之戒誥即嘉言也一言一動無不戒到指人心受病之源燭徇欲易危之故如別蒼素何其彰明之甚歟使心不免挂漏豈能即始見終惟聖謨該天下之理故發言悉興亡之故然是謨訓者察之天道民心而默契夫災祥慶隆之故者也惟上帝以下緣天以儆之下有作上始降則天道之甚遠無崇人道之自邇作者一降者百則天心之應人尤甚於人心之感天矣蓋匪興匪廢上帝不常而降祥降殃善惡一定善即德也人主無不可為之善當不違

於纖微祥即慶也邦國無不可致之祥常必始於細行小善何能致慶而不忽之一念便是慶源小惡未必即隆而忽小之一念便是隆註增積字及寬矣慶者倚庇之謂不就成化說善與德說得廣謹風懲特其一

太甲

先王顧諟節○明命即吾心靈明之不可昧先王何不竟反靈明而必顧天命蓋吾心即天求之心則空無可捉摸故顧諟天命不著色相不落空寂有覺便真而獨觀賦界之源是先王動存息養之念所謂往來瞻承於其間者也若以此心顧明命則心命便二物只舉念是命恍在心目不可違耳祇肅乃顧諟中一節工夫形容其主敬之功達於無間天

地百神之靈皆明命不昧祇肅奉承之敬即顧諟不違靈儼若之思視聽言動必以理而為之也明命之外雖別無天地百神而顧諟之心若又有祇肅奉承之道岐之則不顯中滯迹合之則至敬中法象應者實說之極天心與湯合也用集撫綏正是天監慶大命即明命撫者除殘去暴綏即綏猷撫而綏之谷安其生通其性則顧諟之德合萬方矣亦重德言惟尹爾承說曰左右則是湯德為主尹特左右之重在湯身上說而尹躬不可忽意即在其中宅師承撫綏來所謂居師即相協厥居意使心安身適於各足之性也丕承者望其承德也臨已綏之萬方統已宅之民衆深惟所自惻然凜必顧湯之所顧監湯之所監而後能宅湯之所宅承緒為小

承德為大要須觀體承當着一毫懈怠不淨

惟尹躬先節○觀註忠信還高自周一層謂忠信正以自周也自有不由人意周者周匝無一處濇其心純以正其行精以密也有終正自周處就君心言照後克終謹終都把終字着力若作保作說淺矣君有終則臣得致左右之功惟字有力此通代終之終若作祿位則看小伊尹了桀不過一念不慮所終耳後欲圖終而無及可不及其初而戒於太甲謂有尹可以成終其實相之終否係君何如祇字根成字來即顧諟祇肅之祇不辟猶言不盡君道便忝祖不必敗亡也此節重終字對上節成湯已開其始太甲不可不承其終先王昧爽節○是模擬成湯進德景象昧爽不是夜氣之說

湯豈有枯亡時而待平旦始洗濯耶。聖心昭明無時不惕。當昧爽時萬籟俱寂。呈出本來面目。此時非可着力。但覺塵襟一洗。境界一新。是顧諟得力處。顯者呈露之謂。不若萬念并歸。所謂全體也。待旦不是急行。蓋清明之極。情行不得而繁。試想明發時。心體洞然。自有一種恂懔嚴毅不容類然安枕的意思。此極狀不顯神境。真機惺々。火燃泉達。非必有可行也。在心機上說。待旦而行。亦行此不顯工夫。無別事也。本文無行字。只在不顯上狀。其不違寧處。豈求賢亦看。得自家善未至而求其助。若湯之心。豈謂我德已至而慮及後人哉。求賢輔後。亦是無時不明。處曰旁者。蓋正止一路。旁則無方也。由昧爽而平旦。以及後世。孰非新德之時。由洗心而勤行。

以至垂裕。孰非求新之功。命昭不顯。說即天之明命也。旦夕顧諟。則顯少有昏縱。即越慎。迺儉德節。○德指收斂於根心者言。不可看事說。人之精神日收斂。日就強固。少侈肆。就不可繼。侈者目前之計。儉者永久之圖也。人情惡拘檢。談儉於繼體之主。猶難。故下個慎字。永圖者。儉德中滋味。懷永圖指點他慎儉德的門路。儉中自有無窮受用。人君但當深懷而長計之。故不以奢侈供一時耳目之快。而惟以樽節建萬世不拔之圖。不懷永則其所謂儉者。迺一時纖縻之私。豈得為慎。若虞節。○正是慎儉懷永處。省度者。變通之妙。存乎心。一時之意氣可奮。而不易之法難循。度者。離四方而處中央之地。

省者從毫釐而決千里之關。於迅而莫留之時。諦觀其正鵠何在。而出自中程矣。不省則儉或意見之私。慎或緣飾之迹。安得可久。引射特提省字。譬之安止。尚省其事之安。欲欽止而不深省。如何得止的着落。人主一發念。則宗社生靈休戚。因之此心學工夫。着不得氣力。故曰欽然欲知當止之處。不必他求。只看乃祖所行的事件。都禮義之成法。得所止之標準也。本有主之精神。以體先朝之成憲。由已效之芳輶。以密內欽之工夫。此二句一直意。止有不遷之義。而行有不滯之精。一止一行。便如虞人省括于度。而發自然事。合宜而得所止矣。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結之。憚為宗社幸。為生靈幸。有辭所謂永圖也。不是稱譽。

王未克變節。○不曰不克變。而曰未克變。王於尹言不能無動。但習染深。未能變耳。從而不改。殆非語言所能動矣。茲迺不義節。○乃私論之辭。三進言而三不惠。則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私。義者性也。不義者習氣也。日習則成性。必去其習。而性可還。故乘其居憂之中。營之於桐。密迺先王自然絕遠比黨矣。末節。○王在喪。疾亮陰三年。即不狎不順。可無居憂乎。且尹能使之居桐。能強之哀慕乎。可見納約自牖之妙。乘其必有居桐之事。因其哀慕之衷。而以善心感之。所以能允德也。夫居桐亮陰。宜居也。未迎歸。毫終喪。宜歸也。抑有疑焉。萬一王不終德。將迎乎抑不迎乎。尹能盡者。臣道不可必者。主心。

四卷翼商

也非太甲就成尹之高
惟三祀節○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尹即奉之以歸重
終喪一邊以復辟大事故於正朔行之
民非后節○言民言天以動太甲之聽不能其始而能其終
故曰克終喜之極故歸功於天然懼意深於喜萬世無疆我
是克終意一時悔艾易終身持守難深慮所終而以萬世期
之非慶幸之辭也
予小子不明節○德者吾人所以肖天地惟不明故不類也
欲縱一套事念初起為欲多欲不已流而放縱度禮亦一節
事禮之品節為度敗必并其大開而蕩之敗即為戾註言
正抹之力本文曰德者欲其正我之德也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伊尹曰克終因其悔悟方新而期許之太甲曰國惟
蓋有終之難即太甲亦不敢自必而求助無已也
脩厥身節○脩者治而去之從前積習非猛力剗削不能洗
從後造詣非畢力克治不能精不徒滌其欲縱必求底於純
粹也克德雖無工夫然得於心非一時之感發也有諸已非
悔悟之虛言也真積力久工夫既到而行道有得德便是實
不實不可為德不曰下化德而曰德協下從脩身說體之
即境見民物之精顯出之隨處皆修治之力人君合四海成
身必吾之精神與天下昭合無間方可滿身之分量而完修
之工夫非誠能動物之謂總是修身意不可謂惟明后如此
亦不可謂如此方為明后迺指出修身源頭悔悟方新不患

四卷翼商

脩之不力患脩之而閑於廢虛用其力耳惟其知之至是以
行之盡於情欲微暖之中辨其真于真妄離合之間燭其解
因太甲言已不明於德故教之明
先正子惠節○舉困窮以見平民子惠者看斯民就是吾子
而痛腸以愛之也惠有公平正大之體不是恩惠服者心悅
誠服命者命令政教悅非悅湯過廣大自得有陶無憂之
趣有邦不可與本國對于罔不悅中抽出後后一節以足民
悅意友邦之民素不沾子惠之澤服教令之施何從知湯仁
而后之可見天下之民同此一德而湯德有以協之矣鄰國
之民不見德惟爵是聞故後其來而免爵耳
王懋德節○勉強行道德日起而大有功使倘到此似進

不得而越要強進烈祖一生精神淬於勤勵直當以勤惕接
其心源視即願認欲其常目在之無豫怠在烈祖身上說不
必又添出日新來此豫怠亦說得其細從德中覺出非請
息願畫之謂也意氣過自嚴昂則精神或有所難赴便為淬
勵中一頂之渝先王待旦只恐一有豫怠將前功盡墮要看
時字
泰先思節○泰按達德就是孝恭明聰處要及求所以孝
恭明聰者何如不任在泰先等時正欲一點念頭時不放
耳只說孝恭此亦勉強可行惟泰之接之體承當而思其
何以仰承何以晉接有不覺無窮孝思無窮恭敬出焉而不
可以成矩矱者從力行上思非空懸想也思與惟有別惟

四書章句

真明不可蔽以隱而無遠不澈惟真聰不可謀以私而無德不收遠者明之體德者聰之實言最難辯有德必有言有言必有德明之體也無德之言而聽之故曰聽德聰明指博靈言孝恭明聰王佳也無教是有終意王無怠則尹無教相承之辭隱然以匡諫自許必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後可言承維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終不可教尹且無教王可教乎惟天無親節○重天說民神俱不外乎天故曰天位惟天不說常字日監顧諟則天在焉重要我親他、再不來親我若神民便而相合敬不是敬天應敬德亦臨亦保克者必能之聲有諸已也一念一事之欽翼俱不可言克惟親口氣親就敬說從克敬者之心出王遊行日近

親而天原無親也敬外無親故曰惟仁是民之心能有其仁便是有民之心不是此小恩澤可要結者所謂安民之懷民亦自洽其心非懷上也鬼神者誠之不可掩有誠則有神不誠無物享當也彼此相當無間隔也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克誠虔便是享不專在祭祀時也艱只在敬仁誠說此三者至精至粹雖致敬矣行仁矣竭誠矣而克之有之為難毫忽未底純粹即無以對皇天臨神民蓋不艱於事天享神懷民艱于此心之純也不是空說難須重難為說德惟治節○治亂就在德上說道說得深事說得淺與治必盡體其所為之道乃可與與亂只一事相同便可亡與者與時相投不作而合因敬仁誠無可捉摸故教以與與、字重

四書章句

即取與之與獨創未嘗不開泰而非論于繼治之朝善作何必不善成而難貞其初氣之銳故不知其興亡視其與、者皆從治亂未分摹合其神與治同者非隨聲逐響自不能越於道外耳慎在心上說終始者徹頭尾之義註始而與治等意尚懈與治矣未體備其道或勸道未真致泥古而不通不與亂矣偶蹈其事而不及知或錯認亂之事為治之道都不能善始終湯所以未知獲戾也可不慎歟一毫之差不得一念放寬不淨雖此處重有終、始二字分不開明、非有加於前之明也見得明守得固知而弗去知之所以益至也蓋道之所由治者精深浩大不可淺見求事之近於亂者變幻百端不可定形據非辯理毫毛晰幾倏忽者焉能常與治而

不失執于慎之中益致慎則於明之上若加明所謂欽敬生明也先王惟時節○敬仁誠合之一德而已故此只以敬言不必扣仁誠等凡言敬德與單言敬字不同行道而有得於心為德心有所得而敬其功夫更細敬德而又曰愬者無可着力真着力也語其用工之要曰愬教語其用力之極曰克配必克配而敬始全非兩層意敬原從愬處得力勉而不已方是敬惟時即無時豫急之時緊上終始字來配帝以德配之也全在時字上帝無一時不由我相降降我無一時而不愬敬則精神念、凝聚所敬之德與天合故能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曰惟親則天為主而我以敬親之曰配則我與天合

商

彼此相當敬之極也。監視也。曰願。曰視。曰烈。祖曰監。都是敬德方法。着不得助忘。只好常目在之。奉服膺而不失也。副克敬之後。敦未及先王。便無以配帝。故須監。比慎與更進。洞心警目。動念皆是。不期慎而慎矣。若升高節。○當滌慮之始。不患志氣不高。明不遠大患。其過高遠耳。先王敬德克配。舉目即在終身。難極不是說今日且未能如先王而循。及之也。欲其不要看。得先王之道高遠了。只消下學而上達。故曰必自高遠。卑近原非兩致。卑近就是高遠。索高遠則無實。狃卑近則無味。吾人學即學聖人之學。但不能儼聖人之等。○上欲太甲於敬。做工夫。迺學先王要法。此五節因太甲平日有是偏。故歷矯之。使克去方可監。

二三

祖而敬德。非直以此為監。茲之道也。無輕民事節。○難危要在君心上說。民事重於國命。天位危於朽馭。雖庸愚知之。但不深惟其所以難危。虞則雖無輕無安。無實際也。輕非虐使。以愚民。易結耳。安非恣肆。以泰階易持耳。試就民事而深思之。暑雨祈寒。難也。力不足而困於補助難也。水旱不時。難也。困於征并難也。養生送死。未必一一遂意。亦難也。世間惟此為難事。就君位而思之。崇極易傾危也。當天人離合之交危也。祖功宗德不可恃危也。變起几席我不及知危也。即知而圖為少未當危也。世間只有此危道。慎終於始節。○終始二字不可拆。過一時事。不是說欲慎終當圖始也。太甲此時已有始矣。或望前行去不顧其後。於字

商

有力收成結果。盡在悔悟。方新時。伊尹言嗣德。欲王謹始矣。言慎與欲。王慎終矣。要之終始非二事。謹終工夫。只在於始之內。故喫緊言之。人固有。初鮮終者。非真能有初也。萬世事業。都在今日。一錯百錯。不但急始之心失之。即勇進而走差路頭。亦失之。所以要慎。有言逆節。○論至理。有順有逆。已是差。了如云從諫弗弗何逆之有。蓋太甲之心理。欲初分不能無逆順耳。口氣重下二句。逆心之言。其出於道者多。遜志之言。則不論合道與否。必求之非道而已。論所言之事情。逆未必皆是遜。未必皆非。但論臣道於新君。悔悟時。以不阿為道。以將順為非道。順看二汝字。求者推求。納經其所為道。所為非道者。何在非一味不

二四

會可否。竟置之。道與不道也。君之尊天也。人臣何樂拒天而設為不必然之畫。人君未必盡是也。人臣何至聖君而巧為將順之詞。其中必有緣故。若不求而以逆心為道。遜志為非道。反成偏拘。弗慮胡獲節。○上教者皆於人情相反。分明設個禪機。待太甲察打。必須深思。以繹從相反處求其通。從相通處踐其實。獲是慮之得趣處。思之不已。鬼神將通。是無象中恍若有象。然後知向之所認為明白者。皆虛見也。成是為之着實處。萬全為圖。成正罔缺。是不計功中若有成功。然後信向之所為實踐者。皆浮氣也。獲是自得。成是自成。還歸本體。只可於思為上着力。若有求獲求成之心。則思為皆非真矣。為即為其

所思成即成其所獲非有二也須連說要之真思時使獲其為時便成至于獲與成則內外合一未裹渾然豈不粹然至善而無一毫滲漏無一為駁襍豈不善而大者乎蓋不學而不知不慮而能為良此雖有思為而即成獲則原不着思為還還學慮之本體元字不對良字猶云元哉善也萬邦貞亦元良中事不作儀刑說不曰正而曰貞于時為久于德為智收歛固藏將兩問元氣完全葆蓄不但無淫比也萬邦有一未貞則一人之元良未至總見思為所係之大

序不必終更而後亂也謂之舊政以湯望太甲矣臣固句繫根上說尹有退志迺蔡子揣摩之辭貪位固寵非尹所自待也寵即天眷有商之寵利即于惠斯民之利允人臣為君圖功不過廣主上德意人臣不言功也太甲終德而萬邦被澤何寵利如之臣抹之臣寧復有未展之忠乎成功將安居之伊尹左右宅師父虞成功之地只因太甲未克終不待不勉居之耳成憲既遵廟廟已無終援而元良在御則元老可以授關繼體之君不貴勑貴能守成功之臣不貴任貴能讓君之不負先王即臣之不負一人憲令之所防維即節氣之所風勵共逐靈長之福矣邦不永孚於佐乎答圖終言歸重老上字者必然之辭

咸有一德
首節○尹初攝政亦受君命而攝者今太甲終喪即政尹舉三年所攝者舉還之而是非予奪一聽命焉禮也非政在尹而今始還也通篇俱戒辭就不好遽說戒德之不一也中言用人者取人善以資一德末及君民相須者取民之善以成一德此篇之一皆對二三言終一便不變而有常不謀與不息分不開本文二三已明言矣曰常者常如是不謀也曰始終者始終如是不謀也不謀便不息非有二義
天難諶節○氣數無常而理有常理自足以攝氣數常德句有力保位在常德內說出非襲寵蒙生也九有亡在靡常上說一念常誓而存亡之機關焉然則保自保也亡自亡也夫

真難信所可自信者此耳
夏王弗克節○庸常也弗庸即慢虐虐天命以命德也既欲落迪有命非德安屬乎是以求一德者若之落迪是思落行翼然非原有德者將引而不適逸矣言命便離德不得落迪便是春求庸尹躬暨湯以湯為主而已及之自慶遭逢之歸使尹不及湯即有一德何以自享於天誠難與湯比隆而幸有同心之德則湯先而尹亦不敢後曰咸有者德至於一不容有異致虞孔秘旨只是一克享者天通純一不已尹湯德與天合故仰當無歉也明命指天命之顯然可見者言應落迪有命九有二句正是受天命履一德足以主九有而革夏也有九有是未革以前事漢后来蘇之類是也

非人私我節○若天有佑心民有歸心便屬私意只要發明一德之微上下耳上言克享此言德到一處天命自來向我不必我去享之可見天民提一德矣、

德惟一節○內與外一變與一常與變一這便是吉源凡百所動純一粹一毫瑕不得來何吉如之曰固不者不但廢順吉即廢逆亦無不吉也凶亦指德二三說若着應感則相矣吉凶生乎動者德之機也不備者一念純即吉純之一念少不繼則吉即轉為凶在人二字極重惟天句即在天此而已天祥不在天而在德則天并無權而人若但當論德不德不當論天祥人可自盡天不可必也

剛王新服節○說命使離德不渚新對悔悟言伊尹論德則欲其日新論德之新又不欲其易輟蓋德有無窮之趨功無二三之理一便是新非謂一了然後新也終始是徹頭徹尾之謂有一念之終始有一事之終始有一生之終始不是悔悟為始不悔為終也註常字常不渚一字常者一之作用惟一者前念後念攝歸一念意氣數昂者有然有不然此純是理趣為永爾謂中精一也只這一路無別路可走渣滓未盡皆緣精利之間斷一之端誤而渣滓之障間則其存之而終身不還者乃其性之而與日俱化者也一私不離者豈不覺理學中前者其舊之謂人心日洗濯終淨淨若一出八經有特光明終有新舊矣無爾間之心還無所行之心

習染去而本真見也一有止而不還之功夫新有日異月不同之體段惟其止而不還是以日異而月不同

任官惟賢節○為下節取善張本亦一德中事有此日新之德何懼匪人然工夫不從用人處打煉便將人已分為二不惟賢惟人曾是體認一德非獨論辨官材也要看一德說四為字俱去聲為上為下而必曰臣者淵消蠖伏中言動所不至者為沃至之節屋幽壤中勸戒所不及者為宣及之一人玄修而億兆于此洽體則為德自不遺民德兆漸磨而九重于此滿德為民亦以為德慎者所以慎其難也此孟子如不得已意不同凡觀人察品還易至于今之至一之德其工夫不在人而在在我着意不得不着意不渚豈不至難此處一失

不但品鑑淵清併吾心之操持亦不固忽易不可是難不可又須慎精神從難慎中契合自然和原無二三之端安有異同之際此非而彼俞若耳目服肱之交為任也嘗有契若服肱耳目而猶有爾我之分者乎自投膠以來可必其無二心已本君心純一說不但任之專也惟字可玩求德之新固惟一廣德之助亦惟一之外不能有加故曰惟謹防小人任君子意當渾見其字與惟字稍別用人不一即德之一德無常師節○以一為宗四句不平歸重一字此雖說取善之要實了終始惟一之義非任人後又下此工夫也既曰德又曰善者所謂明德在止至善一則其本來原頭矣此師能自得之在善上做工夫不重取人說自一念一事以至官

察工藝聖賢典記何不可師若有常便掛漏如何得一歸之
實得慶為主善只為求一不以意氣為適從惟極以至當
不易之理而善為主我為從也雖矜持而不著意若常主則
以我為主雖亦在善上求不免執著矣不主善而竟無常主
者躐也善到既主後自然無常主若有心去其所主便是主
心如何能常協與不協在工夫生熟間不因有主而遂勝只
是主非住頭慶必到無常主乃能一耳既研既極忽流盡源
窮一本只在萬殊上見其能為不一者即其能為一者也獨
其整借乎善以為逆旅之主而無住以印本宗即合下還于
大統故協非以彼而合此也克者力量能至此也未歸一貫
之先無常則恐其馳也常則恐其膠也擬以望極而趨既通

會歸之後主固一之凝也無主亦一之洽也要于至極而止
此非有兩樣工夫從萬善力返之則為至善是勉強而一者
從反約漸化之則為協一是不勉而中者此一不是會萬之
一若說萬殊歸一畢竟一歸何處惟無常故能常然後知始
終惟一者克於一也學者不知求一多說工夫上牽合有德
了期一固不外心却常一字不得且此節尚未可露心字
俾意以節之不重廣驗過上節意既承接俾字人心同歸
於一乃必至之義若使之若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王之德不可名而信言以頌之博而非寡要也約而無遺理
也豈不至大然而大猶有量也言德有迹也就統大而為不
言之妙者非王心也耶曰一德曰德惟一曰終始一曰和一

曰克一論一者至矣此操心字所為該括無外者非即
事而窮理乃心體之本然也緩安也二三則危一則安底密
也二三則搖一則定只重一德能緩底說
七世之廟節○政即德之見於行者商人六廟今曰七者析
太甲也有德然後為不遷之主六增而七德懋可知矣然不
但不祧之主可觀有德就不祧之中而一德未及烈祖亦配
享之羞不但民所共戴可觀善政就共戴之民而一貳未足
為頌亦長人之羞太甲此時德已成本文只云觀德觀政止
着好一邊一德難持故九仞一簣工夫必須死而後已直至
廟中而德始定民心難恆而當局者迷直合萬心而德始完
是聳動太甲精進一德意

末節○上既云德無常師豈有不及民而可為無常者此不
可泥取善於民說不過廣一德之量耳就取善者心裏看首
二句非泛說事使大意謂后非能外民為善而民善亦呈裨
后有人我未免有廣狹人字該得闊夫婦不過人中之一自
廣不是盈滿只是容少缺然之心聖人實着得自家不如人
見人之狹即無以盡人善即虧己善矣不獲自盡主匹夫匹
婦說如舜之與人為善人樂廢底秉若我固取之彼或不
樂盡於我便是受善未至矣與匪人者不同即夫婦豈是加
我然於無所不包無所間牀之德猶有一處未到也大抵虛
以取善者豈果四海真無一人不來告以善哉但取之
心必求其皆自盡不自盡則婦夫而遺者必多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父著

盤庚

首節○殷即毫湯之故都也不適有居由惑於利害之故衆憂者民之以遷為憂者也矢言指下三節所謂不遷之害從遷之利也

五卷翼商

我王來節○深言不得已之至情先王為子孫萬世計而擇此地望斯民生之不窮不意民之不能相持也古聞有樂生者有遂生者不聞有匡生者生至於匡已非生道況并胥匡而不能其勢迫其情哀矣猶冀天災儆予克謹修輔或可挽回也及稽之下此地又永無可安之望此一耿也我王遷此

以重民今反因此以劉民非氣運使然必天意有在

先王有服節○承卜而言先王惟卜是從尚不能百年久長計況今違卜不遷其禍有不可知者命是國家之命則是安民之烈即下大業也雖指遷都還宜推廣說

若顛木節○永我命還淺說給復正是永命處憂勤惕勵思艱圖危有善繼善述意大業以國統言不專指定都說新邑乃成湯興王之地故居其邑而繼其業底綏有工夫使大業而僅求復四方而僅求綏此一世之命也苟有率祖之義意皆得循舊以致功惟復而必於綏綏而必於底此萬世之命也庚有中興意故建邦定國宅中圖治使六服承德教化大行向所懼不克從之先烈且綿為萬世無疆之休也雖天使

然須策勵勉行

五卷翼商

盤庚勸民節○大家沃饒皆小民為之生值若小民顛連即欲有沃饒得乎當時小民為在位所阻惑教民由在位所以通臣民之情也無或句正是正法度廢不重遵故事只重違微情惑於利害者固為浮言所搖明於利害者又為排擊所阻或敢者萬一之辭小民情公則言出為箴而力微則勢常易伏夫使廟謨出自民庶已失策矣至於民矢其謀當事者復墮而蔽之此寧可長也先王五遷皆順小人之箴舊服即法度也盤庚明極事情故不作一切之法只在母伏攸箴則利害必有真國是必有定羣臣之計自破國家之法自行格汝眾節○孰無自私之心若復牽於自便何所不至曰黜

有屏絕力去意曰黜黜者私心盤據連自家有不歸自知故謀去之傲上之命正由從己之安在他心曲之微說盤庚大有為之主若果顛連君而營已安豈成朝廷乎此都是誅心之論傲者怠慢不急切從者牽纏不割捨一念即安非國爾忘身之道便屬傲須拔除斬截純可去此根

古我先王節○大家有與君休戚之義人斯民趨向所關先王所以圖任也下正圖任處圖遷者君指也今小民欲遷之情無不上達而君之指意漸宣洩於民遂言者變幻事理以亂黑白也王告一拂八臣豈終能格但從中奉承宣揚便為不匿不欽有同寅意與後選享意不同當時之民原無阻惑安土之情何須變遷只是人心煥然一新故曰不舊臣之忠

於君而信于民如此。若者不根上不根下而造為無根也。汝之詒陰懷背上之謀而不思易苟徇目前之安而不深長徒為有識者羞耳。訟者據一己之理而不平則相爭以求申汝何據而爭之不已乎。

非予自荒節○含乃包藏含蓄意此德畢竟不可泯但為汝所舍如花含蓋一時未開也所賴於臣者以其行君令而致之民今予愛民不見德而反驚然皆汝故也。迺假小民以藉口不知予已洞見其肺肝由于平日拙謀而致汝玩愒復何咎哉。逸即逸言之逸非不是過失然不可作過失字看。若網節○天下有不可易之大分有不可無之大利網之所攝者網也既入網維中則地張一任其操縱秋之所成者力

鵠也既為秋成計則胼胝一任其劬勞永上拙謀作逸言我今何必與爾論但持其紀綱汝自不能越率之勤勞久後自當享俱是決言指實正意。

汝克黜節○曰克者斷然黜私更不遲疑比謀黜意更進矣前曰含德此曰施德欲其以所舍者宣布之也施德更無藉名譽美實德不是為民圖安之德蓋淳淳言感民勞而無功者也為民圖還勞而有功者也人情能矯飾於疎遠不可以欺婚姻察友所謂盡下妻子也德足以及婚友真實德矣因他只要自家好故由疎說親以見小民婚友佳戚相親視小民須同婚友也積德者積累勤勞註勢而有功是也不可說先入既有德而我又有德似太誇了當時却借施德之名以遂

其私不知德必使小人蒙恩乃為實必寸銖積累乃成不足可粉飾而聚歟。須從今便克已起若居利又居德天下豈有多利兩收之理。

乃不畏節○通就地言而民與婚友在其中上言不能從還必無水建之利此言豈但不得利將盡入戎溺矣固有泰稷饒餒其能免乎。

汝不和節○從康之害以陷溺傲上之害以刑戮不和言言與固有逸言異其發逸口與不匪厥指異生毒以下異於不變制命以下異於不欽當以不和句截出下都責他不和之失一步推深一步末二句提言其害自毒自災猶汝作之也短長之命則毒災不由已而由君矣先惡猶止於汝也恐沈

則胥民入於惡矣悔而無及猶可悔也撲滅并此悔無及之身而無矣夫上德以靖民心欲靖乃不和吉言動搖小民抗違主上使宇宙間多抗拒不安之象則惟汝自作之遷都本求安靖反見擾故曰非我有咎。

遲任節○舊人住與國共安敢忽國家安危之機思隨世深必且計于孫依附之地時平則君安臣逸可共有道之長板蕩則主憂臣辱可挽艱難之運雖立賢無方至於大利害大沿革為國社民生時係非與此等人不可輕信也。

古我先王節○鼎重非德邊蓋下段該賞罰說視作福作災句可見逸動不可分已遷未遷須渾言觀隱執教言則既遷之役其勞更多豈可言逸先王與迺祖父同逆勤誠有功

之後也而輕加不惕之器是先王寵衆以厚之戒許列以絕之予固不若是之薄然祖勤勞以開之爾玩惕以竊之冒叨世選之優以助其康樂予亦不若是之濫且國家之報爾祖父不為薄矣世選之至于世不但無勞且有傲康可咎尚念爾祖之善而不掩之試觀大享時先王功德祀萬世無窮爾祖父與焉乃坐視子孫享國恩以傲康其心獨安乎予雖不敢動用非爵在先王及爾祖父以能運而作福者必以不運而作災予亦豈敢無福而強加之賞有災而曲庇其暇以為德乎爾毋謂祖勞足憑國恩可恃也曰不敢動用便見不得已而偶一用之亦所不免蓋刑罰不可弛於國也在國為勞在身為善一也不掩指今日運運言所謂功過不相掩大享二句不過指此一節以證不掩德兼不當福而福當災而不災不可只就賞善說彼固視國恩為固然不知予奪不可常恃也

予告汝於難節○今日之選固因民歲亦我志先定也無侮無弱決言朕志必遷舉老及少包壯者在中若謂老成熟歷世故孤幼良心未鑒難道壯者無一審利害者乎侮弱之心不過一時短見淺識各字厥字重看今雖為國為民實各自為計也君出謀而臣出力誠當共濟況予採芻蕘以宣猷則從老少即以從君謀主倡而力主從分宜協心況予計厥后以勦畫則便君即以便已勉力便是聽勸重作猷二句都有傲康意不分配

無有遠過節○應非爵非德申言賞爵必然重罰上故下節只言罰予所求惟舊人予賞爵亦先舊人法行自近則不墜維欲念爾祖而曲庇之得乎凡爾衆節○更始之辭以前之愆不復追以後之善所當勉事即位中事傲康渾見爾之曠位而失事多為爾口之興我度者以浮言為非法而不道也罰及二字要看今之明罰尚言而木加故猶可運一及于身悔何及哉盤庚作節○要看註將字將還而未還也民之從君以好不以令故上之告下以誠不以言然信以敬凝故又戒其褻也進其民於前而親告之而借天子以惑衆者無所容其奸矣古我節○罔不口氣所該尚廣下終說利用運此談說夫

民承君者也前后以民為主而君承之極之沉淪之中而置之枕席之上也惟字重心念只為民垂重胥感句民見君憂便視為君自家之憂相與共憂之更不論君為我愛也如履心手足自相揅護深者體其心衛其難也物浮水上比承而高一簣今不但修人事以與天對反浮過一步不是忘一動氣之話天所災止於此人所修反溢於彼也蓋修省勝而天時自和是回天者也迺大君所獨操為人定之道憂感乎而天時不得不和是浮天者也迺君民所共操為必勝之機殷降大虐節○不懷正是慮虜瘼病在身不能安也視民利者計萬世永利論人心公利汝焉不念對保后說代被浮言

所惑不啻自家心裏付量一番試將我與先王之運比較思
念當有得其故者不曰共康而曰康其者君無私安以民為
安今之圖安與民共之若以遷罰汝則我先自罰矣此近也
斯民原曉得遷非真罰但近罰耳

子若顧懷節○藕云從其不言而同然似多委曲爾之惑浮
言而不樂遷其志不過慕利而求安耳我之遷正計爾利圖
爾安以從爾志也○不字重看一人之志一時之利其從小衆
人之志永建之利其從大王者之從民為萬世計通一國計
今子將試節○計遷已久成遷在今試遷安定是亦惟民之
承爾乃不憂我心所困云云有愧保后多矣因謂萬姓動移
深係君念也凡爾今日言便言不便者都虛而不實試反汝

心之誠則利有實利害有實害要看忱動忱屬二句惟浮偽
不實或乍實復偽所以被在位所阻絕搖惑若一出於誠
則能動天子必為感通意念必自相屬今汝既不以誠動上
在惑於利害而不欲遷者固自苦而臭載間有明于利害思
以誠動者又間斷不屬將并此明於利害之人相胥而沉矣
不誠者固沉誠不屬者亦沉故曰胥沉

今子命汝節○利與害無兩從人當自立主意○不定將
隨入轉移故命爾一則純二則穢物先腐而蟲入之穢惡
爾自起豈浮言能惑汝哉倚乃身二句意串重心上倚者經
縛不得自由迂者遠於事情不知切身利害中無主張便多
所惶惑故一者清虛之府爾之所發聲聲漸微而伸縮其筋骸

切實其念慮者也一有定歸則不陷邪僻之路則不迷正直
之途

遷續二節○即永建之意一續而不復斷也續命之際全憑
一團元神和氣一毫威虐着不得畜即容民畜衆之畜威虐
盡忘却將欲遷不遷之民都含畜之生養之中不但大有造
於爾亦且大有造於爾先人矣為民圖安君上之分即使其
前人無功亦豈容不念不過以已如先王而欲民如其先人
之從遷也非以遷殷止為念前功也○不修應畜字用懷應前
顧懷意此實繫我心懷心念不能釋然於爾也夫子尚
續汝之命汝可不自全其命乎予尚念汝之先汝可不自承
其先手

失於政四節○商俗尚鬼盤庚因俗警之不應如此幻也高
后先王及迺祖父皆以圖遷享吉祥之慶我及爾乃坐視沉
溺反之吾心不幾媿死於先乎人心之神即是鬼心之媿疚
不安即鬼之降罪不祥處所謂明有人非幽有鬼譴也不遷
而胥沉即罪疾即降罰即斷弃即不祥也鬼譴又孰甚於此
者前云罔知斷命此云斷弃汝可見盤庚告民意四節雖首
尾嚴之君臣然君臣不為民尚不能逃罪況民不肯遷乎此
篇告民而發

告汝不易節○永者不可變也謂之大恤通天下萬世為恤
不暇顧一己小憂絕遠就民心說不指君與民隔也利害從
違相去千里主意不定方利又害欲從又違一心自相矛盾

絕遠如何能永不可不合而圖分而效也。草莽不聞廟堂之
禁重而謂之分者我所念。不安止是為民。餘見一人為民
之心而無疑。即分也。猷念皆從心出。若以猷屬事。念屬心。則
與設中過心不合矣。中就是真心不昧。設中就是分猷念屬
中無常主。有眾所共是非而未必是非者。惟提是非大較彙
利害極致提衡而權。于是犯小害而不避。奔成業而不恤。而
中出焉。中非心外之物。設非有象可執也。以中為矩而眾繫
之。不妨人挾一見念造一形。而中政于此。異履澈同然之極
其所為人設一中者。過其心無二設者也。分則萬人各操其
一心。合則萬心共票一中者也。事至而求中。有合有不合。惟
設之於心。如植物置器。持得定則紛紜不能奪矣。泛說為是

乃有不吉二節。○此等人雖勉強從遷。心實不樂。是為后所
罰乃祖所弃也。刑之容緩乎。迺堅民從遷之辭。此二種人不
盡是奸宄。如告臣曰。乃敗禍奸宄。指不肯遷者言。生。應前
生。永字自生。中說出生。今日之事無窮。永建後日之
事一定。
盤庚既遷。節。○奠居是已。然事非復蕩離之初矣。位者祖社
朝市廬舍疆場之類。燕朝野說。正位以嚴上下之體統。綏眾
以懾行役之勤勞。名分凜然而情義藹然。天澤之等。父母之
心也。
無戲怠節。○傲上從康。指不欲遷言。恐其以大事既往付之
忽畧。故曰無戲。大患已遠。因而苟安。故曰無怠。始曰永我命

之有永。又係於遷之後。勉與不勉也。非一遷便了。蓋無窮事
業方自今始也。
今于其庸節。○王者不顧怨。乃事定後。可無任受怨矣。況基
圖甫奠。須和氣致祥。而嗷。業怨亦傷國脉。故首及此。建太
命之第一義也。阻遷與惑遷之徒。必且懼罪。故釋之。比私也。
以私意窺上。而為無實之言。非謗也。夫不帝不敢舍怨。始曰
怒曷廖。此曰無共怒。傳曰。眾怒難犯。人君不敢拂民如此。
古我先王二節。○意如貫珠。毫邑未遷。洪水為禋。正所以開
前功也。湯都毫而興王。是前人之功。少而湯之功多也。藉令
襲故。任安績安。豈嘉先王。蓋不難于遷。難於遷後之著績也。

今蕩析離居。凶德更何如昔。乃謂曷震動以遷。既震動於已
往。安望致功於將來。不但不知先德。且不知天意矣。舉累世
拔災息患之功。自我紹之。故曰多。使不有後來嘉績。何以多
前功乎。嘉即嘉靖殷邦。不但遠蕩就康。更有禮樂文章奠安
撫綏事業在。
辟上帝節。○非復其遷都之業也。復其既遷而嘉績朕邦也。
復祖德。便是亂我家。無而意。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要難以
致功。故必忠厚慎重之人也。君相所以造命。寅恭可以定傾
命。而曰承。則不敢阻以為難。民溺視為已溺。而擔當甚力。承
而曰恭。則不敢忽以為易。極民猶恐拂民。其體恤甚周。永地
正是承民命。不止免蕩析也。將興化致治。漸被暨及矣。

肆予冲人節○弘貴正是市靈慶實有文明之象而不欲遺
惟恐大業動搖今得永地新邑以益大前功未嘗不川爾謀
所謂從其不言而同然者
邦伯師長節○舊業已墟既失沃饒之利而樹藝未興寧免
饑寒之啼然猶及見者也彼小民有痛於中不能自言即仁
人有不及恤者非在位者哀痛迫切不能致其澤痛民而思
恤乃諸臣心曲之隱孟子惻隱之說本此人臣有可顯致諸
民者其德淺有可隱致諸民者其德深
予其懋簡節○相爾連下讀隱者一念不忍人之心也敬則
奉為己憫不忍人之政也念敬者隱之實君能行簡擇之權
至於敬則在諸臣念頭上只好嘿々勸導之

朕不肖節○好在貨則瘵病之念奪于憂案之私而有所不
恭淬礪之氣消於貪戀之習而有所不敢有勇力擔當不顧
利害意此時民不聊生非恭不能隱非敢不能恭須要着力
致教方能使貧富各保其居保居者如保赤子惟恐傷之從
諸臣一念恭亦中興之憫黎之辛苦墊隘即慨然有天
地並生之懷祖宗畜養之意且一力擔當必致其致於民而
不徒為惻々虛念非此等人則湯析者何以即于寧止生々
者何以宅於永建安得而不為民叙欽之取叙欽一意垂重
欽字恭字于民而一人欽民之念亦覺翼々動者不徒叙用
之已也此正前相慶
今我既羞節○曰隱曰念敬曰敢恭曰欽節々寓欽字意有

不殖之操而無保民之惠保矣而未忘貨利之思有隱民之
情而無隱民之心隱矣而未必入於沽隱民之實皆非欽也
無總節○諸臣不念生々病根只在貨實未遷而此則與
民爭沃饒之利既遷而懲此則與民爭捐瘠之利惟本源澄
徹則廉能生愛必為民圖生無摠非盡數絕去但不聚之耳
戒勉意直貫指將來放利說自庸自字重若使視安民為民
功便策勵猶隔一關惟以民功自為功則圖安無不至蓋安
民原臣身上事却為貨實之念奪了未免看民功不切已所
以先拔病根而勉之不專利者始能導利能利民者始為不
自利
末節○以心言式字應固有不甘視永地之衆常如蕩離即

保居之後猶切隱痛蓋人臣愛民自盡其心耳即能規避朕
志若否而實心少有三三亦非能式教者永有正是式教慶
一則貫始終徹表裏只有一點愛民之心更無私利得以雜
之告民而曰命汝一設中乃心告臣而約之一心事根心
根一盤庚知本矣
說命
首節○覺民在知不由察識見聞如果日當空無微不照
故曰明哲明以燭天下之理哲以察理之幾此句輕提過作
則暗對恭默乃建中表正意實字要看作則正明哲之實不
作則明哲為虛矣必使天下人洞見本體無幽蔽隱部
之情知明處當明德於天下也謂之惟君當有明哲之實

商翼奏五

謂之承式當有作則之體君道不顯而刑然必法令詳布先有為也而後能無為未有一無指畫遂可拱已致治恭宗工夫已到只待言出為命耳王言在實德說稟知之明哲之德晰四海安危之機故以洋之謨發為孔彰之言樂天下人心傾注之久一言即係世道轉移固稟令者君行意臣行事君可恭嘿臣不可無為出於王曰命其辭尊承於王曰令其辭嚴

王作書節○世主往能發堯舜之言則何難以德而發言難耳類者完全像先王毫不差移恐字與恭字應聲臣但知王之嘿不知王之恭者所以恭嘿者非寐非隱至恭之極也默中作用極大天道理成聖道默識世間多少真

都被輕洩而潰淪其元故聖人欲無言然恭嘿而不思通便禪定默者不睹不聞恭者戒慎恐懼思者惺之脉即寐之根不思而思也夢是思通時光景心與帝原非二靈明徹處湛然當境管子曰思之不已鬼神通之程子曰高宗求說即說米入夢取鏡懸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非物米入鏡孔子夢周高宗夢傅不可以夢言之夢者是恭嘿中適然事也
通察厥象節○求賢望聲音笑貌之聞遇主豈形色氣象之合然高宗以是求說以是肖雲龍鳳虎意氣自別不可以常情惻也夢也非幻肖也非始實精誠所通未求而肖矣夫夢而求肖肖昔之夢果非夢耶今之肖亦果肖傅氏之

商翼奏五

巖在虞範之界通道所經偶澗水壞道常令胥靡刑人築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

爰立節○版築之夫形肖於夢非先有論治論學之蘊也一旦驟進位於諸臣之上說不欺天下不疑蓋高宗恭嘿所契久矣說乎之天下人莫不信之精誠之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矣作相必在左右一套事立相則與天下共之師則自得之故曰王置有親近聯合意相之進見有時左右之就見無地相之疏奏有限左右之薰陶無窮作相而不置左右猶弗相也
命之曰節○謂良弼代言及得良弼而命之迺先輔德惟不言而德德乃深於作則也道理精微心思有限欲擴吾恭所

未至思所未通也能為誨而不能為納則無窮忠款或以迎機未洽而虛其投誨于此而不誨於彼則平日薰陶或以一言挂漏而陳其養要照思道說不思恐德墮方體思又恐德入玄遠當此難助難忘時非提醒幫扶不能豁然登岸納即納約自牖乘機而導之潛薰嘿陶為多誨特其旁通處有啟憤發排工夫火候將到丹氣將成一點最難輔迺培養扶植彼自有德我為輔耳
若金節○根朝夕納誨說語氣一節深一節非脩德進德成德之謂不曰砥而曰礪取其猛礪也枕謂之揖言舟而又言楫併以行舟之具望之也言兩而又言霖欲其需濡之足也要看用汝二字修德在君自力此三者則輔之道

啓乃心節。曰納誨。恐只在言論間進忠。故提出心字示納。誨輔德之實也。此節無誨字。不可着在言上說。大臣以心事君。稍分為二。雖曰陳典謨何益。高宗恭默思道。原在心。上用功。沃後啓字中來。啓朕心。止於啓情。發排未必厭沃之誨。惟啓過心。如八憲洞開。自然無間。迺是吐露心腹。終始未上。下精粗無所不盡。其會心處。必深蓋朕之思。而未通者。其中必有竅。僅諉亦未必深入。僅啓之自爾。沃之自我。猶分為二。惟心相印。豁然潛通。汝自開一無窮之理窟。取朕入而斟酌焉。汝之懷曲。無所不輸。寫朕之精神。無所不浸灌。若土壤之焦。受江河之潤。蓋嘿中之所滲入。自非誨訓作為所能及也。啓沃一套事。朕心不翅渴者之持飲。過心似有也。書而欲

施曰。朕曰。迺非有二心。乃心啓處。便是朕心。沃處。在精神臭味間。若必欲啓乃之心。以致之朕。先有二心。如何言沃。不沃不可言啓。若藥節。兩喻提以見。不啓沃之藥。不可分配。啓沃固不在言詞。若心思偶不相入。又當苦口以誨。必使我身困衡。而莫舒志憤。悅而難懷。然後困則思通。而前此積習。後此沉迷。豁然開也。不然。君且不知己之若。但見言之逆。故觀于藥弗明。眩而知謬道也。行無所見。根言苦口。來于所恃。以措注者。惟此耳目不迷。必使燭治若亂。鑑亡於興。然後知微必著。思艱而圖。有如弗瘳。則內而視外。而觀賢。乎不知適矣。心席已。可以周天下萬世之遠。蓋避傷弗視。傷終于傷也。此苦口

決不可無也。弗瘳謂臣言無益於君。用傷指君身說。惟暨乃僚節。廣其納誨輔德之量也。將美不若匡失。已見不若衆思。高宗恭默。失處必少。曰匡。就心說。有過固溺其違。未有過亦戒其漸。不以獨匡。而以同匡。不以言匡。而以心匡。心投乎是。即為匡。正既以沃而順投之。又以匡而逆投之。一順一逆。而心神徹矣。全在諸臣心上着力。同字有師。濟意。同心便是匡。辟是啓。心沃心着實處。俾字工夫。都在心上。匡以此心匡。而俾率也。民猷以相道。而廣故祖武。以孫謀而紹。由列聖法祖之德。以撫羣黎。而不式見德之世。世不替矣。千聖一心。體備列聖。即以仰追烈祖。心一則道同。就德上說。若政由俗革。豈得無異同乎。高宗恭默。所思。只怕德弗

類前人。率只是率由。迪有工夫。有善述善繼之意。康民在君德上說。欽于節。古帝王戒勉。一敬而已。有終。所謂終其事也。曰欽。若得其意。于命之中。會其肯于命之外。命有盡。而求助之意。無窮。欽則必終。一念惺。何功不徹。高宗命說。始終在心上。惟木節。王命說。啓沃。至於求苦口。需匡辟。靡非以誅。最臣以聖自勉。然無患不諫。患已未必聖。下情上達。所以不通者。惟君心偏廢。未盡矯。若不先將君心磨礱洗濯。雖誨亦未痛入。願失而從諫者。賢君之事。無失而從諫者。聖君之事。凡意念偶違。氣質未粹。或防微責難。皆忠臣之道。從非但委心無違也。隨諫隨從。若決江河。一事聞諫。百事懺悔。可以為聖不

五夫翼商

指造諸言聖心至虛舍已從人無一毫本心諫本以聖貴君猶繩以正責本也能從其諫是即聖人矣導臣使諫在德不在言能為江湖何患百川之不歸惟能受諫臣自樂盡其忠然待君既聖而祇承不亦晚乎故曰克聖蓋聖者造其極之名君能立心造其極則諫皆遊刃之地不然稍有拂逆如何祇若得來曰不命曰休命可見臣之諫不諫不在命不命在受不受也祇字對欽字重着若者不相逆要發落沃意惟說命節○百官承式于王而命說提之蓋付之以代言之任也然百官之根本在王故說未飭百官而先進於王明王奉若節○註以導臨卑二句是起下逸豫之辭耳非訓奉若也宜泛說為是且尊卑上下乃天之象非天之道也天

通主於治而否常乘泰有時亂而後即乘剝明主灼見其治亂循環之機昭晰乎常治不亂之朕故運所及者固欽而承之運所不及者又裁而相之若其理非若其象也標與參錯則治綱而易壅故分州別域以為廣化之地使九重之上得按圖而畫理封守岐分則治析而難一故立君置臣以成統馭之勢使一人之尊得緣爵而責功建設樹承當有精意不僥爵土而已也此便見得逸豫所在比他處逸豫不同此只就地勢言不主心逸說居天子之地生成逸豫的一念而可風行四海曾不煩措置正為夫多指亂視獨運成平而邦都以為民防后君以立民極大夫師長以任民事無非翼贊天子布德四海者逸豫所以治民也因上說邦都君臣不勝多

五夫翼商

制多紛故說此總以或一人之無為而致治於民耳不擾民即以治之制度繁密而民不見煩碎惟天聰明節○王恭嘿思矣思便有馳騁意必準之天方範而不過此有源頭的學問無聲臭至矣無故能藏天下之有有着有寄便有蔽惟天聰明得盡太虛本體原如此其精欽於唯玄唯嘿其用因乎共見共聞聖人一私不存萬理明淨空洞洞與天合德憲有工夫出王遊衍頗誕祇肅無微不察而耳目心思不與焉用聰明則察不用則汶惟法天則魚聽並觀不為察塞耳蔽目不為暗時者時法天無少間欽者欽其聰明不敢欺從者從其聰明無或墮若而不鈐無以昭精白又而不由心之樂從無以昭大順註中公字似

添入者此蓋推出天聰明之所以然也臣民直說歸重民字必若又方為憲天可通一人不可通臣民者意氣聰明也出片人心之同而一念通天下者天聰明之盡也蓋事純天理則動合人心人心外無天道此下是憲天不必以天字纏繞惟口節○不當言而言當言不言皆羞也起者兆端發萌意一言未必羞而無窮大禍基之甲冑平時武衛不當動而動當動而不動皆生戎心在簡省躬蓋賞罰者人君嚮世之具必出獨斷若在己非有真主裁雖臺票令甲猶不在簡也省躬度德度義之意如齊之非天吏如商民不欲湯之伐桀皆非省躬也須熟思深省致其詳慎戒即戒謹之戒非懲戒也乃人君治天下之要訣非必有起羞起戎也常若無窮之起

同於前，非必有濫予濫罰也。常若莫職之濫，溢於後，故事理已瞭而分數或淆於準則，宜克明以燭其幾微，當幾已辨而念慮或涉於矯矯，則當允明以孚其肝膽，明之克也，不惟洞其源而并慎其端，是戒謹中之真，照克明之允也，不信之以意而信之以理，是明覺中之真精，此皆析微炳幾，不待事至而然者。如是則言動于奪，行其信，不行其疑，明見中酌量素定，所向無不如意，豈有不任者，任只是上四者安當，不作能謹之效，惟上節若又乃為效耳。

惟治亂節○應亂民說不是，庶官能致治亂，就在庶官世治而進一檢人，即為亂萌，世亂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任是官必能是官者，雖欲私一人焉，不可得也，第能者未必皆

有德或恃才而妄作，或矜長而炫才，或擅名而無實，皆惡德也。要發亂民意，論定後官謂品第材行堪居此職，乃受之任，官後餘如今考滿稱職，乃實授總在一人說。

慮善節○慮謂慮事精詳，善無定體，隨時而在，善之恰當處便是時，但吉凶悔吝生乎動，平時計慮得停當，一到動處未免忙亂，若云慮善了，又須動之以時，則慮為妄想，時為義襲矣，不善固不能用其時，然惟時乃善，時非定要通變即理，不可跬步亦時也，以善為樞，以時為乘耳，要者看惟字，善慮得精熟，動出來只得一箇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真機自動，不爽分毫工夫，只在慮善，中自有無窮變化，慮得善精熟，自然從心不踰，故至誠時措時自誠出也，若時至求善多所妄

悔矣，有其善節○矜己之是即非也，有己之長即短也，有與矜便是喪處，未善能當虛心以取之，既善能當若無以進之，便是喪前日實有的功善，註似指將來說，自滿者無善，自矜者無功，况慮天下莫爭之位者哉。

惟事○節○王者豈能身為事勞，但密以慮事而不叢以喜事，則多事也，而實省事也，患伏於無所事，時有備正是事，無備便可患，慮不在千里則患在几席，天下之禍幾不可見，而核于事則實細於事，則無漏不束緝而西補，即變生不測，適于今之備相合也，即此思患豫防之頃，而無窮隱憂已消于中矣，在有備者心裏說。

無落節○此對高宗說，落非律門乃欲實未盡處，非迷後乃惟恐有過之心，此便是納侮作非了，不必說到末流不好處，一念狎暱而正大之情即受制於此，狎暱之念而不得自主，一念慙媿而光明之體遂侵蝕於此，慙媿之念而不得自若，夫寵以玩為出機，反以玩為入機，是以落納也，過以不覺而來，乃以一覺而不去，是以耻作也，情不可暱已不可狎，室欲改過當及時猛省。

惟厥攸節○孔子曰居之無俸，所居者乃所行者之本，原政事由此而出也，人君粉飾政治，縱綱舉自張，不無駭異，不知不貴情而貴醇，心中養盛當自得之，攸居本工夫求止止也，今人動念求義理，恰似義理另在一處，我求合

之惟以義理為居安身樂業于中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心
聞意適不著一鎮定之念又不著一枯槁之念居其所而
不外擾動其居而并無內攝此中只一止而動靜云為無之
非是所謂純王之心純王之政也醇在攸居上說不思不勉
從容中道不可分天德王道為件、合理按之無痕跡之
多旨問、乎求其可淡可厭之度而不可得也如飲醇酒不
見苦烈而自醉人
躋於節○人君幽為百神主然神非在渺茫惟交之者何如
耳心為交神明之本心欲其清不欲其黷與煩祭有定時非
時則躋祭有定禮非禮則煩躋之念不勝煩煩之念不勝擾
奚必神吐而後難哉弗欽與亂指心言即此便難

占狀節○音者言中之味不可指上文說憲天之道德其言
不過用人行政宅心圖事之謨玩其味則言約理長意近指
遠令人反復而趣不可窮惟服正是旨處有心解力行意今
有五齋八珍不親嘗何以見其甘說之言高宗心說之而自
度力量又能服之真可謂旨矣不足替辭乃決言已必行意
乃不良二句望說再進良言所以說答云不言有暇答若以
一反三上意便無味
非知之艱節○知豈易言哉知得便行得不行如何為知
者聖凡之分也但高宗於恭嘿之久則知非其所難耳行之
難全在知上覺出見解所至盡是造履非深有所得于中而識
並到不能也行又說到枕上去則非以自行以心行矣凡

說所諫皆言淺意深故欲王忱不但信其必然而不易也實
心實體無一虛假間斷而才力伎倆都無所用徒曰行之未
免有力索之象惟忱則真精實徹充滿積實所以不難實
之功不曰當盡而曰決不容不盡一決則生百奮去百怠不
鼓而前矣蓋所謂行難原恐其真機未徹以致氣力用事而
不能隨、自得耳至此說出成德二字行道而有得者乃一
成而不易矣允協發明不艱意允即忱字協即協於克一不
是強勉求合也工夫到後自然手洽若出於一心成於一人
不作法祖看高宗專慮不類故以協先王言不以人協而以
德協只是鼓王必行之辭要之知即行、即忱一也行全在
忱上說王其庶幾先王之聖使說得自附於極諫之臣王所

急者惟是精誠鼓舞無教先德至於有忠不吐、而不盡則
說實引為罪而不違絀口其敢動天子之念乎末句是責難
語意
爾惟訓節○學先立志此志一定方不迷於所往訓志當在
沃心前一層直從其心之所之撰正其念頭無逸云胥訓誥
胥教誨訓與誨不同誨主既成之德而規正成就故須納至
于訓則在念頭未定之先提撕匡正直以心精為感字者交
脩正是訓志肅肅篇三作字着在說身上此皆二字字着自
身上勉勵蓋梅所謂發頭也酒原是醞釀原有味略一發頭
勃不可禦言已立志之決只待說點醒也交修舊說謂以已
之剛濟君之柔甚失註意欲其勉又欲其為難可否問柔

五奉翼商

皆在說而不在王。必須斟酌劑量于訓志之際。以投人君心。而成其德。如麴蘖鹽梅。投入酒羹。而成其味。非必與君忤也。修者。如切如磋。將胸中淘洗瑩淨。在意氣潛移。着不得斧鑿。註謂太苦太甘。不是立於不苦不甘間。諒苦便苦。該甘便甘。諒苦甘均便。苦甘均。故曰交蓋志是活物。擒于此。又或逸于彼。必須逐路擒拿。他主治而去之。說此是心曲衷事。若有毫忽精神。不到即竭心以訓。而不能砥居志于盡善。皆予弃也。邁者。寧可于汝訓過一分。克若自量其力。之必能邁也。修而不能邁。則予自弃邁。而不能修。則爾弃予。也。反之自心。印之爾心。信其必不然。

人求節。○聞不如學。不必分資人反已。蓋聞學都是資人者。

開從外入。學由心求。建在事獲在心。求聞者未必盡能建事。其主意要建。但聞自聞事。自事。學古者聞即事。不但能建。而且有待於心。則口耳淺而自得深也。建即建中作極人之所聞。皆古訓中理。但言者未免挂漏。聞者未必悉解。不如求之古訓。願謾羹牆。無有滲漏也。要之求聞亦學古所不可廢者。曰獲不欲其隨事真積。欲其融會一貫也。學有心領神會工夫。乃大學之道。兼體用言。研求既久。體驗既真。一旦豁然。恍見本來。獲是學之詩趣。處多學而識孔子所不取也。學乃身心實踐。以我為主。以古人為則。會古心不泥古迹。悟古已發擴古所未發。到有獲方是學之實。曰迺有者。後獲之意。非虛計功也。古人道德事功。不僅在典籍中。自有一段真精神。

五奉翼商

可應處。學古者須於此中討個着實。一念自足。千古學必自得。然後有益。不然。聖自理我。自我。猶弗學耳。不師古。非與古戾。但不能心得耳。永世註謂長治久安。指精神不淪說。緣意氣者必易索。踰準繩者必難持。世固有變通而治者。要以得其神。不泥其迹。不師乃師也。亦有倣古而亂者。要以襲其粗。不探其精。師乃不師也。豈謂弁髦聖法。乃宗社生靈之永圖哉。因高宗說及訓字。而說揭出師字。真要他能自得之委心體會也。

惟學遜志二節。○凡說所以告高宗。皆學之次第。而學之事則古訓備矣。高宗遜敏於此。當自得之不待言也。不然。寧不如象山所謂無把柄說話者乎。此二節皆為學之道。所獲只

帶言。未積覺着學上說。不作效。遜敏允懷。學是學古。至周覺方有獲。明新一道。若待道積而後教人。則二矣。遜敏允懷。原是合人已而用力。從中提出教人。一節點醒耳。教人豈待我有餘而後教哉。所謂匹夫不盡明主。固功也。迺未道積正力持求。止處豈可言獲。古聖賢凡言悟處。俱由人說到已。由外說入內。據時說恰象。因有新民之功。而後得周覺矣。臨獲之謂道。故曰躬行道有得之謂德。故曰念典學比遜敏允懷。學等更細。此時着不得力。只好勿忘勿助。○遜是實着。得自己已不濟。惟虛能受。不必泥註中人字。遜敏是一套事。垂重時敏。故着一務字。高宗克邁。非不能敏。但恐工夫作輟耳。扼損之極。還為奮迅。時敏即時覺。得趣而進。自不能已。勉強

苦難如何能時修指遜敏說。欲見遜敏而治之也。此五字乃為學之節度。非為學之工夫。非苦心來也。人心真宰正在虛實之際。而兩者並用。則不去不去之謂來。一落而塞。再落而通。其間自塞而通。勃然湧發於靈府。而端緒自呈耳。指遜敏機括說。此正覺關。乃者分量未定之舜。天機發動。火燃泉達。謂之來持。格其數耳。無窮理趣。將來未來者。正多工夫。一不繼其息也。可待立矣。此萬字深字要。首允。首物感。不能挫半途。不能廢其精百倍懷者。寤寐與俱。動靜與會。念繫戀之也。允者必懷將目前工夫。又精進如所謂日新者。茲字指遜敏言。積者積累。自一至萬。自偏會全。如有諸已之信。而進於充實之美也。來而不已。若見為積。乃月無忘其所能。

意此是未化時光景。奉服而勿失。一到化境。便無可積。然所謂遜敏允懷者。非專屬之已也。有體無用。如何能使道積。故教人只自學中事。就用功言。與自學強半。修己以安百姓。一民未新。亦已德未明。而學之虧也。故謂成已復及物。是人已分畛域也。謂成已復及物。猶始終分程限也。惟人與已通為一。終與始融其端耳。目心思化而不存物我形骸。片而不滯。終始以時言。二字拆不開。不分配。人已念終始者。百尺竿頭更進也。學至於此。不能於來積外着力。不能於教入內加功。但常操此念。惺惺存心。如春。如夏。如秋。如冬。如日。如月。如深。如淺。如化。將已與物成一片。學與教歸一源。谷漂在淵。消而彌。論潛已徹。海宇蟠錘在六合。而本體實不費纖毫。有不知所以然。

而然者。故曰因覺夫念者。心之覺境也。有念矣。且得無學乎。然與者。學之真機也。既常矣。且得有覺乎。非忘覺也。非化覺也。疑注之久。自脫方體之外。蓋無可覺也。此乃心不異緣。如牆壁相似。至因覺時。桶底忽脫。無功可加。學期覺迷。去覺存終。非究竟何也。迷與覺對也。并覺亦無之德之真境也。不已而天矣。

監於節。○小註謂此為學之準的。非也。古人為治便是學。末世始分為二耳。商賢聖之君甚多。先王泛說學半指學言。此主憲言。指紀綱法度故註云。子孫所當守也。惟可法故謂憲。惟不可越故謂成。先王之德。無異古人。學古即以學成。憲但因時制宜。未必不與古異。少愆成憲。即非善學古也。監是領

謂意由法中見法。者之精。不僅規守也。監成憲以永無愆。一句讀。愆對憲說。即不愆不忘。不作效看。若以積躬罔覺。貼無愆。則何不曰監成德。而曰成憲耶。○或云。德法原有粗細。工夫況註。雖必二字。甚抑揚。德是隨人造詣。愈進愈不可限量。法則祖宗畫一。決不可愆的。當與動之。不以禮節恭看。是學之全功也。

惟說式克節。○意重勉王。註當連融看。罔覺無愆。亦甚難事。必待君德到此。而後欽承。則賢終進不成。又學古而至罔愆。一。在王自方。若說所能為。惟在教承王德意。而求賢在位耳。至於為學全功。願王自勉。何如耳。欽承二字。讀斷。指訓志交修言。旁指列位。廣欽承之助也。說見王倚望之切。故自言。

所能不過如此以堅王德德之志旁招使賢登朝列位使百官稱職即同心匡辟意

四海之內節○君子之德風德原足風四海高宗推其自則不在我而在說也故曰時過風密勿之內君臣之精神交修慶四海之精神不覺隱繁情過其自性自萌而茲特為發其竅耳自四海心徹於上曰仰德自上心孚於天下曰風一而已矣

股肱節○四海仰望非輔君作聖不足以副之知人之必不可無股肱則知聖之必不可無良臣矣等臣也而謂之良內聖外王其粹修也臣君子民其碩抱也良心獨完良策獨振以備股肱何難底之純而作之則哉聖者造極之名股肱輔

身而成人良臣輔君而成聖不是專靠臣也

首先正節○說所言皆主德王所言俱主功蓋德則高宗可克邁功則不無待於說耳湯德雖盛苟非尹不能格天尹之意謂致主助猷不在功烈崔嵬而在心源之純一直欲改竊教攝精一之傳反之底性者之域龍一惟宗將厥后就是克舜更不可差別蓋諒湯之必可克舜以我佐之而反遜德則是負其初志而向來所樂所期皆自誣矣豈不可耻獲者人所得也勤精乎參天兩地將有成一夫之失職而慮羣生之寡遂者蓋信湯可為克舜之德必能周克舜之澤一或漏之皆我奉行德意之未至耳佑祖格天須把致君澤民意渾見湯德自有與天通者在而澤民不不足以盡之此地通徹上

天而無間意說際此而君不先王是說耶也民不先民是說耶也阿衡所以著勲於商者惟是勿欺一念真能獻之當寧而保佑隆耳明保比前納誨訓志意更深信其必能之聲罔俾專美不是與尹爭光蓋商家王業有開闢不可無中興盛而難繼雖美弗美也尹之美全在開商家之王業說之美全在振商業之中興

末節○上輔君澤民而格皇天即作聖之事此紹辟綏民即明保之事更分不開汝欲繼美先正必使我無規先王紹者繼續之聲有重光意紹先王便是綏民只一意克紹二句與俾厥后為克舜語意一般紹字更有為主說身上說通心源相續一德無虧也故字味極深重責君以必能嗣德先王而

我必可繼德先正也對如對越精白一心與君相對揚者實揚推廣二字有力對而揚之一串意

高宗彤日

首節○高宗非黷祭者但於禘廟加豐耳彤亦常祭豐則非禮也高宗豈至見理不明而祈年永命况獨祭禘廟亦豈世俗祈永之道忠臣愛君必防其漸特說到永短上去耳觀下先字可玩

惟先格王節○敬神亦是為君之當然其事豈為失但務民之義則自見神之當敬而遠故祖已欲先格王而後正其車乃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曰格非心而曰格王者就王而格之也高宗恭黑之文動與天通未免著念於冥漠一過只

要他于昭、履索冥、則其事自正。蓋事之失可見者也。所以為事之失，即明主亦不自知者，要者一先字。諫庸主當於事後不就顯著處指摘，之則不開悟。諫明主當在事先源頭處一點而口舌可無煩矣。

非天監節。○義字說得細，還就不得。繆固不得，是民彛物則之精，明白正大之理，義不義而年之永不永，因之蓋義原萬世不易之經，正行之不流，旁行之不泥者，義便是永，處不義便是永不處。

民有不若節。○義之有得於心者曰德，一毫矯強便不順便。復罪於天，此時當不勝愧悔矣，乃不引為己罪而痛自修省，天又不忍遽弃而遺告之，謂之字命以見天地間只一實理。有是實事，必有是實應，非幻妄不測者。天有乎命，畢竟人有召命所在，而決當正德。其如台時說云：無如我何，便是天變不足畏之說。非戒高宗語，只是不順德在心曲隱微之間，連我也不自知，遺譴之所在耳。不知命至乎也，決非妄致，必要求到一箇致譴之處，蓋即雖維以斷王之必有失德，縱其自省自微，所謂先格王也。

王司節。○通篇血脉只在敬民一句。有民而後有神，至治馨香感于神明，若一著意于神，便不敬民了。不曰王心而曰王司，所謂正事也。一到願畏民，若履雖危，猶病何暇分心於冥漠乎？固非二句帶言。聖祖神宗歷代有敬民之功，就是宗廟之禮，亦以敬民之心行之。天監在茲，義豈容有厚薄乎？高

宗未免暱愛親之情，祖已直裁之以義。

西伯戡黎

首節。○以紂之惡，當時即無西伯，即西伯不戡黎，其不亡乎？然而祖伊之恐，乃因戡黎何也？蓋觸類於黎，而知無道之國必難倖存，故終篇不及戡黎一字，則其非懼西伯相逼，月天既訖五節。○格人迪知天命，元龜能結天明，皆罔知。古則失絕可知，其源皆本於王之淫戲耳。惟其即於滔淫，遂以天下為戲，而更無敬慎之思，不有康食三句，雖根天弄說，然皆是淫戲所致。今我民罔不欲喪，節註雖以天弄弄分却本不有康食三句來。聖帝明王，惟曰天祿永終而已。曰天無親而已，曰我不敢知天而已，雖有道之主，豈敢責命于天。

微子

乎惟無德可恃，而責命于天，此紂所為窮于計也。淫戲甚矣。首三節。○總是陳祖烈之盛，述喪亂之形，舉危亡之勢，因以訪拯亂之策也。殷其弗獲，與今殷其淪喪，自相呼應。上猶嘆其不能治下，則信其必至於亡矣。惟其喪德，故以立臣民之極，而民竊臣偷罪，不正法而國典不行，安得不強凌眾暴哉？涉水無涯，難以濟矣。殷喪迺至於今，傷悼之至也。雖然，安能坐視其喪而不思策之哉？父母之危也，人子明知其不可拯，藥而寧進餌以亡也。故微子又更端問之，惟聖罔念猶不免。狂，况狂而可使其費乎？如醉人使醉，又何忌憚之有？人之云亡，邦家殄瘁，至於老成皆去而國萬，不可為矣。故不敢復

求安存之道而求顛隳之道豈從火坑中作生活以迫國命於一息

天毒降六節○答二人而一人答心同而文省也鄭玄謂少師不答意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蒙生乎但紂偶不殺之耳方輿則不但沉醢於一時矣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諸惡皆因無畏所致老成人而且拂則天下無不拂之人矣豈得已而遜哉治世雖賞之不竊豈至祭天地之物而明犧之陰陽之民不但畏法亦不畏天有不測之神亦不能為之主矣夫以紂之虐而網漏吞舟如此非禁網疎也皆緣紂慢神之極故上下相為慢耳又不止草竊矣明王猶

將菲惡而致孝享今適忽孝享而急征催夫其出於民之樂供也則為好義出於上之誅求也則為讐欲剝肉削膚使其父子不相保豈非讐乎一之為甚而又召之不怠焉所謂力行無度也此豈紂一人所能致上下合以成此殘而其罪乃合而歸之紂一人之身民又何所控哉則民實與上為讐焉止自為相讐也夫君危臣死分也死不足惜然未有分毫抹於亡而遽死無為也倘使紂惡未慝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故我之道但以不臣二姓為是而王子之道又以保全宗祀為正也上微子更端口氣思欲挽其危敗以存社稷尚未決去意箕子持示以去國之義但能保祀而已更無顛隳之策矣勢窮而心見心至此自有個適安

之處要他安不得自靖就自獻惟于自心正所為對付也到此際一個人自有一個心安處相從不得求其不然於行也避也此以迹而非以心也我知論心不知顧迹矣一顧迹便有去就生死之念成敗利鈍之界列於胸中使人心不得自安此箕子之決辭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父著

恭誓

首二節○一見紂惡之稔一見武王守臣節之久大會者諸侯自來也會地有遠近孟津而合耳大以言其公會以言其齊友邦家君指列國言治事之三卿及諸士指本國言明字要有明白正大可對一人可對天下萬世也

惟天地節○靈是性體天命流行物子無妄故以靈氣育萬物而稱父母而元后作之而君之德澤必如資始資生而後可是以須天聰明之畫者聰明是性靈不靠定耳目說民情至隱非至聰明不足以察然不靈則為作聰明矣後實德出

六卷翼周

所謂自誠明也作元后不重為君說以靈聰明作之也明目達聰以快天下之壅蔽元后便是民之父母須有作用工夫為父母易作父母難彼其初原非父母也而欲聯既以為真合異以為同必將拊摩鞠育愛勞憂疾之至情一要做得痛徹以人為合天性舉斯民重入一番胞胎重經一番劬勞矣非聰明之畫者能之乎不曰父母斯民而曰斯民父母不是天地元后估之恃之乃物、人、自估自恃也今商王受三節○慢虐靈聰明之反受惟作聰明而不靈故不知畏天民下二節慢虐渾見語氣相承沉冒則不聰明又何所不敢用人刑賞法外之暴虐皆弗敬上天也天以父母斯民為心安得不震怒乎朱子謂若使文王未崩至十三

六卷翼周

年之時紂惡未悛則孟津之會豈得而辭愚以至德之論推之文王恐未必然蔡子謂大勲文王未有意武王不不得不敘之愚謂大勲文王所實有者戮黎伐密皆將天威而著大勲然文王當時之意皆誅暴救民以安商耳未嘗集也集則成革命之業矣武王觀政亦是事殷之忠心使其少有悔悟即虐政未盡除猶可相安今不特無悛行且無悛心周悛即上暴虐乃夷居以下又更甚矣侮字應弗敬字天佑下民節○作振作興起也君便是師克者克艱之克相者天為主我為輔無念不與天鑒無事不奉天行寵綏正是克相處克相二句是論其理未是責其當然亦不是天意欲如此蓋言為君師者惟其相天以安民耳要看寵字在君師

者心裏說本其教養實心致寵愛于民以不忍心行不忍政極天所覆不使一人不蒙澤類者持之陂者平之方是君師湯曰克綏武又加寵字如父母于子愛惜寵幸惟恐傷之不徒施仁布德而已克相寵綏在民志上說故曰無越志同力度德三節○力就將士之心說不以人數言德就兩主平日為治孰為相天綏民說義就兩主今日舉兵孰為順天應人師出有名說以臣伐君其名不負只是權時制宜耳義根德來有德者必有義紂之力先已渙矣若武之德則民之父母也其義則望若時雨者也三千一心自可當億萬和無寡矣德義者人心之同然豈容有二乎雖說此節以人事言亦以天意言然相承而下造化忌盈善盈且不可況惡盈

平貫而至於盈即此就是天命誅之所在予力能討殘虐乃
繼而不討是紂所作之罪皆我罪矣夙夜祇懼不止為罪鈞
也聖人之心無時不祇懼受命類宜皆祇懼中事固非天胤
而獨言文考者文考目擊商罪其服事之心尤有不能自安
者此追言未至孟津前所行

天矜節○佑之不已轉而為默憐之不已轉而為默順天
欲父母民而元后之孤望欲君師民而寵綏之責負民則奚
堪是可憫也民欲去虐我者而亡微已具欲與撫我者而善
建已彰欲則從之是必也民之失所處就是天矜之矜處民
之有欲處就是天之從處不言澄濁而言永清者濁自暫時
事清自永久的聖人所謂時者理義之所當然而已欲其不

失者畏理義而已不知其他也

惟戊午二節○師行以次為節見有整兵慎戰之意行師以
會為正見無倖勝襲取之心以拊循而慰之以軍法而誓之
愛威兼至矣大會之衆皆西伯所統者大全以為誓師自近
始非也

吉人節○不足是實不足非其心若不足也善之取途甚
廣為則必要其成自古聖賢未見有足時為然後知不足不
足通所為善不足而曰日者時光有限又是進銳欲速不得
的循勉勿忘勿助與日俱新覺善之分量多而為之光
景少增了一善少了一日矣豈非日不足乎昔人所以惜陰
惜此日一去而不來無以復得善之心也亦惟日不足亦

字有味彼真心豈肯為不善但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
耳人生幾何朝不及夕誰能顧生此之謂也受之無度惟靡
於不足故益其資盈以用入行政之無度至惡導于人而
聞于天猶謂不足乎

惟天惠民節○惠比佑不同有利澤及人矣要看奉字惠出
于君則為不知為政之惠出于天則為不費之惠只可謂
辟奉天不可謂辟惠民天釀惠之源而不有其權辟普惠之
利而不私其澤則九重一拊一摩不過為上天行惠之官而
已且不敢擅惠而敢擅毒乎命湯斥夏正是惠民處
惟紂三節○剝喪以下皆罪浮虛謂已四句是其病根人君
惟畏天命之無常故戒勅而不敢肆既謂命常在已又何知

敬德而祈我○一不敬而神可慢民可虐觀夏事而知天其以
我治民矣夢卜帶言大事決於卜而夢協之休祥不指夢
如赤烏白魚之類必克從又民信之夷人四句而開末有不
如意雖有二句方申言纘露不如字本文自明註屬強對周
親之中豈無微比箕容之仁人然紂不能盡其心用其德猶
之乎離而已心德即前篇心德親者離之因也私情勝而九
族離仁者同之體也公理流而萬邦懷又豈特不可以多寡
論哉決之天意紂以罪浮而失天決之人事紂以離親而失
人故又以民情察天意而知其必往也上視聽屬天以福善
淫說下視聽屬民以好善惡惡說與臯謨全主天言者不
不過佑民矜民忠民故憑民做起民無岐視無亂聽只

只在仁暴間而已。今百姓不過紂而過不則不但罪惟鈞而
且罪獨歸矣。天之視聽無日不注于予也。敢不往乎。
我武惟揚二節。○威武奮揚以侵彼疆界者。正欲以取勝凶
殘而已。初無意立威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用張在取勝上
看出末句重註中無愧意。必將湯言者。非謂湯放伐武亦放
伐也。然我之意實公天下。止商之亂。亦湯之心。即起成湯于
九原。當必首肯。宜有愧乎有光者。矢心之詞。既言商有必克
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乘故戒之。紂之兇暴能使商民畏如
崩角。爾可不畏乎。勝畏莫如心德。曰一比同字更進矣。合萬
為同。合同為一。孟子謂天下定於一。自然定。自然永。以
克二字有力。根一德一心來。

時厥明節。○巡與徇字不同。蓋諸侯將士從王渡河。跋涉甚
艱。故拊循之以安眾心也。此戰期已迫。恐部伍不整。故不
嚴故巡勅之。所以肅士氣也。此武王自巡其六師。
天有顯道二節。○道指在人者。顯者常明之謂。綱常萬古不
磨。即世教人心之晦。而道畢竟是顯的。厥類指顯道中之類
道。不可以類拘。指顯慶言之。予不可分。析中若有分別。是道
之自為類。非以類為道也。類者相似相肖之謂。物各有類。
虛最易渾濁。而斯道之晦往。由之。此不是說思之類。與義
之類。各自分明。就他與恩相類。與義相類。中自井。不淆耳。
顯以大段言彰。以曲析言。惟彰惟字可玩。只有明更無晦。惟
彰正是顯。顯顯是昭著於日用之際。而為斯人所共由。彰是

條析於昭著之中。而為斯人所不察。此篇多言顯意。皆因紂
德昏昧。言悔五常則弗敬。自絕結怨。正是弗敬。處斯朝涉。即
是自絕結怨之實時。說以此節為自絕。撫我節為結怨。非也。
自斯朝至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不必分貼。
撫我節。○撫有輯寧二意。要將撫與后虐與讐說得相關。
父母我者。是我之父母也。不能使我戴天者。是我之不共戴
天者也。后離不在民而在撫虐之一念。樹德除惡。俱從緊要
處下手。滋孽也。其滋虐皆可培植。有蘊崇積累。意德體不顯
最微易傾。岌固急疾不測。亦著迹不測。點點養不長。最
有時而益。彼雖有根深之體。以無所取。而用易枯。而用以
強不盡去其根。則其惡不止。彼雖有蔓延之禍。以有所根。據

故難圖耳。樹德務滋。就彼有德之一身。務之除惡。務本言去
眾人之惡。必去其惡之首。使無所憑藉也。果子殺伐而又殺
以致之。無間斷焉。所謂一德一心也。登辟時說以成君弔伐
之功。言似武王倖勝。美受為爾仇。不復為爾君矣。而猶失尚
在。予雖有撫汝之心。亦未得成汝君也。必汝仇既殄。而後得
成汝君。能迪果毅就是功夫。
惟我文考節。○光于二句。一直意不分淺深。曰四方。西土亦
在其中。要著註所發之地。句。文德所及。固遠被四方。而文德
所發。則尤著西土。乃指出光四方根由。此從聖德湧。而當
極自著者。說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只從他性體輯熙。而天下
自耀于光明。其禮樂政教之光。猶其迹也。見以為光為顯。而

文王不知天下亦不知故以日月言天下共仰其明而日月未常有明終此一日月之光者不可究光之自而其起處燦燦更甚耳末二句斷今日之理宜如此光至于微顯而一致合遠近而一轍多方非周而誰受之

子克受節○決言文考之德必足以有天下也良就臨敵言即前德義意仁暴不敵武王知之素矣然君臣之義不容我故勝商以清四海功德莫大焉不敢言功而但言無罪可見為商所勝則文王原無取商之心而我自不度德耳非懼勝負之難料也名義至重自恐臣之不敵君耳其有成湯懿德之思乎

牧誓

時甲子節○武王臨敵之慎將欲誓師故先自肅已容而勞衆情以作其氣也鉞以克敵仗之俾見而知奮以在者示無事于殺也旋以指麾秉之俾見而知統以右者示有事于教也總是肅已之容述矣不但私心慰勞見得問闊遠來而為以獨夫一路狗巡會誓止為今日此舉不可不奮也

友邦二節○提是西土之人友邦冢君隣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之人也正指三卿皆主弔伐之事者大夫佐卿事士分卿事師氏嚴出入之防二長任統領之寄以至於七國之夷人無事而修職貢有事而奉約束者武王雖會國八百然用事之際原止用本國所屬不敢動勞天下也○戈以擊刺于以擁衛才以格鬪舉之比之植之儼若鋒鏑交陣而兵刃

既接者不但使人、奮憤而神氣一振實有威武不殺之意先聲所布不戰屈人矣

此難二節○大凡陽德宣朗多振厲而君子行焉陰德柔弱多昏溺而小人托焉故陰順其常則為靜為貞而吉一及其常則凌陽熾陰其禍不可勝言者此難而可使之展我一展必其陽德衰而權下移也婦言是用正是昏廢祀事睦族任賢皆理之常而悉皆亂之安得而不喪我王父弟是同祖初從之弟母弟是同胞之弟皆一氣所遺者

不愆節○重恭行天罰四字貫下四節罰出自天而我恭行之天心好生惡殺我凜、奉行期于致天罰而已殺非所難也勇於赴敵者紀律不明拘于紀律者武勇不奮而過

勇者或弁殺降故歷戒之觀不愆數語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是法瞬息相顧所以為節制戒輕進是步法戒輕殺是手法又要止又要森所謂法也士氣戒躁又戒泰兵欲其進欲其殺反以進殺為戒者當時義兵有欲進不欲退之志有欲殺不欲止之心故以此勗之桓、二句在上二節看出兵以不殺為戒師以不殺為戒其神凝其力厚緩持之而不可摧挫之而不可驚何其桓、也故以四勗勗半戒殺降就是勸武勇內事不為不勉于輕進輕殺之戒也兵法不前進不殺敵則殺今反以前進殺敵為戒時雨之師不飲因一獨夫令天下受戮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節○泰牧誓歷記其誓師之節次此篇總記其伐紂之始終故所記有在泰牧誓之先者月受日光朔而魄死望而魄生故朔日曰死魄二日曰旁死魄三日曰執生明十六日曰既生魄征者正其罪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非無名之師也

底商節○告神之詞商罪極矣數其至極之罪而告神也有道對受無道言商王受以下正是底商之罪而推大正之由予小子至亂略正是大正於商虜我之有道如此受之無道如彼猶不敢承上帝也惟仁人能迪知天威越天非忱而其德足以除亂扶民者既得之乃敢敬承上帝不但遏亂而併遏亂之謀使不逞滋孽而為民害也華夏二句即人心之同

然以見非一己之私瀆泛說當暴主傾祚之日誰不據其土宇撫其人民徐觀變而動乃罔不率從是在予尚不敢必予之克受而在華夷諸邦已知予之必克而不戴適矣惟爾有神節○大抵聖人舉動無一不與天地神明相對越況此舉又承天命而為之者故類帝宜土亦理宜然不必諄諄以求助為重也伐商提以奉天故至此亦惟俟天休未至我無心以要之休既至我無心以辭之此時要想武王之師開於節制而神靈振於武勇而氣銳即兩敵尚不可相當况離心之衆乎一者不再之辭大定即克紂意不作平治說我周止革商之殘原非革商反非立異也為民解倒懸不獨不反由非尚同若民心素孚何必政自我創舉賢散財樂偶記

其一時之事反之由之當不止此舉賢非為播弄之失民也散財非為離飲之失民也理所當舉當散不市德亦不求布公其悅也悅賢者之出悅財源之通非悅王也其服也服舉之當服散之公非服王也王者不令人喜王民不知帝力若因以此二事而悅服則驕虞矣

執生明節○偃武正是修文處雖是一意然文德亦自有事即祭祀列爵等皆是非只放牛歸馬便了弗服指牛馬之不復服說註云天下不復用兵是牛馬弗服上見之非正解也此只歸放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兵甸之賦自不廢用兵非武王本心也而所以修文者固可見矣晉武唐穆惟偃而不修所以致亂耳

既生魄節○周對殷言非指錫京也家君百官不分内外家君受命則列爵分土於是百官受命則建官佐事於是嚳以八百國之君臣曾無一高首陽之義者於是益扼腕于頑民也丁未節○伐商之初既稟於先王告于神祇故武功既成必祭告焉周廟不言告成崇望不言助祭互見之也嗚呼辟后節○歷叙先功而言已今日伐商不過承先緒耳若說續累艱難以律動諸侯恐非聖人口氣曰邦土曰前烈曰王述曰王家曰厥敷俱就有功於民說只是人心歸戴便是膺命自敘獨曰志者不敢以功自居也承志不但伐商包列爵惟五節在內前數君者代著顯庸而豐基強餘纔不

其統深遠翼而開國承家者無幾周之大數可見於此矣
至文而合於聖心思緒百世德澤光后稷之始基紹公劉之
餘烈擴太王之嘉績述王季之勤勞業成有二而所以締造
于作述之間者皆克享天心蓋十五王未竟之猷於此厚終
數百世明昌之祚於此開其始克者力能勝也誕膺本受命
未撫者使各得分願以宣揚主德文王無德力之異施但大
邦以文為可畏小邦以文為可懷德力是分用不得的分之
則不成畏懷矣畏懷都在不敢虐民說志者未然之辭文王
無利天下之心然其志欲使天下無一失所大統未集指以
服事殷言冀紂悔悟則天下與安而終守節耳不意終不悛
予小子不得不承之志者武王之志不可以註安天下為心

貼看因其撫一方而度其志如此須斟酌
恭天成命節○只當時紂惡已稔天命未絕不可扯文王來
貽我不是以來迎明周王之德也言其所以來迎者一德之
感明白正大而非私意驩虞天休不作推原就跟上句緊說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民心所向即天震動附周處天自式教
以來其於我周也亦休矣休極而不可遏則動而為筐篚動
而為玄黃如此其歸迎之無間也動極而不可已則附而為
我周附而為我周王如此其默成之無外也大邑者所謂大
土以百里也極狀民情歸附意
末節○治天下無他知人安民礪俗勸善而已當時井田封
建之制俱素定但於侯度官常民生日用處一理會之足矣

八句依註作六件看分土是分於所列之爵位事是位於所
建之官重民二字在上之精意上說古人先養而後教此先
教而養者以示重也老子曰忠信之薄可見信易薄者也儒
者明義利之辨可見義易晦者也信是人之真心之真實
難為信原從醇厚而生人心日滿須返薄歸厚義者即真心
所發人心蔽其虛靈而應物之權宜遂濇故須覺迷使悟惇
者人存長者之心而不忍欺明者人曉然知大義所在不至
迷惑此武王治天下之精神命脉而分封官賞人紀風俗等
皆信義所貫崇德報功與首四句不同又立此崇報之格以
勸天下之善也末句雖贊之亦實事也於經綸草昧之初就
有從容文治之象以無為正從他有為中來尊賢親而尚

功重禮教而崇信義八百年規模定矣以天下爵土官賞享
天下賢才功德以天下同然秉彜勵天下人心風俗未嘗分
人以惠教人以忠也執樞而理者吏習而民安議體而圖者
化行而俗美故曰垂拱比唐虞氣象畢竟不同治者各安其
理各得其願無有紊越倒置也
洪範
首節○以是年歸即以是年問急于求道也人君不可一日
不明於道訪不但就而問之有虛心體訪能自得師意
王乃言節○君必明天道而後可以治天下無思無為曰陰
從紛擾中止于其所曰陽無聲無臭至矣惟陰常定顯則不
能定自人必不能越若或輔之自人必不能離若或合之其

實天何言何心一理所至必不能出範圍耳即不著不察之民莫不日用於此甚而特亡暴棄之後終未斷絕于此正是陰陽處居即安止之止人心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形骸一範而靈府中必有休其神者轉轉日乘而周行內必有息其機者凡民之出王游衍如此乎各由其理而不越也不可謂非玄宰所默成也末句重註所以字固不可看君道亦不可泥天道相協則倫叙矣夫惟陽也則有常有序之理固甚著惟陰陽也則天序天秩之由終秘矣武王既知為天所陰陽何以曰不知欲窮彝倫所自起耳有端可倪即非陰陽之神功舍端倪而求則相者何在協者何在又微渺莫窮其奧將於莫可知識內求性天而率無可尋也比下九疇深一層

武王看得到理精妙恐有出於彝倫上者不知千變萬化只從此出所以然之故原不可知所當然之道在君自盡耳九疇不足盡倫乃以叙彝倫者箕子乃言節○繇治水只是漂寒禹治水只是疏通此成敗之大較也唐虞全是以人事制氣化之盛衰禹乃嗣興答所以叙之故武王之意求端于天箕子之意責成于君錫字有禹叙倫工夫本文不曾說洛書况龜文只有九數乃禹所自第若天啓其衷耳只宜在禹上說而洛書句略帶言之理數原是一物使禹心中無所碍安能觸數成理天錫要看得圓融上帝明命無日不默傳於禹之精神無日不替通於帝龜乃寄也人視之龜也禹視之恍然帝訓也所具者生成之

象而明象以明理則治統解類而推洪範乃贊九疇之辭實謂九疇未錫彝倫非本無理隱乎人心而法含於心故明者悟之昧者弃之九疇既錫彝倫非始有理顯乎人心而法蘭於世教明不得加昧不得蔽敘叙着天下萬世說叙即相協也然則相協陰陽全在司世教者何必求之天乎初一節○延禹所第之疇下文皆箕子推增者不可將後意概入宜直據本文禹只列書以明疇不必以卦位相配亦不以五行相屬按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萬物數用在中根黃在下故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統八疇數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諸事之本根黃在下之義也次第亦不甚重只要發敬農協建又明念驚威等字義洛書有奇偶無文宋易

也聚觀洛書胡為般于一終于九也又胡為環以八莫以五也內探化本外証化機上察天道下鏡人情悠然可心會與五行剖無極之精開萬化之始陶鑄天地細細品彙難盡資調變而理妙自然故不言用乃衆用之所自出在理上說不以氣言八用字有力要順文說今人只講得五事則不知有以敬方用以五事非以五事為敬也下倣此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故一曰五行其在人為五事故次二曰五事敬自此心有主者言五事者敬心所用以凝注精神者也事至紛而敬主于一惟一能主紛而歸之於定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用八政農自以心胞有加無已言八政者厚道所用以爲其培植者也政必協天時故次

西曰協用五紀協如符節本一體而分稍以人爲便不合此心與天無間故用五紀以合之若因五紀求合必不合矣修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故次五曰建用皇極建者德性堅強精神凝煉而用此皇極以樹其準大人常五位之隆中央執四方之要極之象取諸壯宸故三垣九野奏以歸命極之理要諸系善故至德受道諸於無疵非皇極外又有所謂德而以其定於一者與世推移則或張或弛要以納民於軌物若此心無不可隨之真而欲馳之紛紜變故難矣立中以爲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德又者常也三德變也以常治之理用於不常之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杜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

用稽疑明者理路上明白疑者事體猶豫舍昭而索冥惑矣須此心先明理而意外之變理所不可知者用卜以決之則稽疑者助吾明之用耳人治而通于神明者蓋然猶未可以自信也必考已之得失於天念即念執之念下文休咎只言徵驗非念也惟思深內省自家曉得失之故而後用庶幾參合若念頭未醒而災祥並陳徒增惶惑矣微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蓋福極上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又須考已之得失於民故次九曰嚮成意所注爲嚮所畏爲威若桀紂率仁禁暴則福極日昭豈足勸懲乎福極兼君民言之必嚮而後用福必威而後用極不然福極存乎天君豈得而用手蓋其心念之所嚮只在五福

路上如所敘極錫福都從皇極上着工夫其所戒懼或恐不免者惟此不能建極保極而罹於六極耳此節以後只衍得用字而散農協建等待人君自求一五行節○都是五行之氣而天地間無離理之氣雖分微著其實微則同微著則同著相離不得一元之運而之則兩儀五之則五行總其歸有陰陽燥濕究其序有微著先後陽陷於陰而爲濕之流者水也陰麗於陽而爲燥之灼者火也得陽之輝而爲濕之融者木也得陰之輝而爲燥之凝者金也陰陽之冲和燥濕之融結土也大抵氣之初濕而已濕則蒸濕蒸濕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先後之序理或如此五者本太極以流行故生相因而其序相須易曰風

雷相薄水火不相射不然水宜生木且又克火何不繼生木而繼以火也可見一着氣便有生克清空中探之無迹而條分循環始於清終於濁始於虛終於實俱自無之有未遠本體既著於有濕燥細縕而變化出焉潤者必下以潤不足以盡故曰又下陰性以澤萬物而陽又陷之故潤又下也陽性以燥萬物而陰又助之故炎又上也木屬於陽稊於濕故鬱而發散而可曲可直金屬於陰稊於燥故堅而柔順而可從可革禹云水火金木土穀五行合而成穀此獨屬之土者陰陽之交醇燥濕所合成必由土而見也五者若純陰純陽何能成縕故陰陽燥濕分不開的土德非無他可言者惟稼穡爲土之正他未必無駁雜不爰稼穡而于何顯發育之

真乎陰乘陽而為浸漬所浸漬遂沉極而不可解安得不誠
 陽挾陰而為焦灼所焦灼者遂枯極而不可回安得不苦發
 散之極還為收斂陽必不能離陰是以收斂之極還為
 發散陰必不能離陽是以卒也移穡之先具五行冲和之味
 者皆所自用也作固非人為然就其功用裁成說到切於民
 用上非直據五行自然處而漫言一番也潤下就是鹹何必
 作而後鹹就潤下所必至者而言則謂之作耳頃知水中亦
 有五行火中亦有五行獨水不能成水獨火不能成火木金
 土皆然孔子曰逝者如斯其五氣所為流行乎調劑和變使
 各由其理不在氣明矣

深一步自外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聽
 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內故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
 內此其所以為序也貌言視聽思以形色言恐著於有故將
 恭從明聰睿其意恭從明聰睿以天性言又恐淪於無故
 將肅又哲謀聖明其意故形色天性也妙合真精始無餘蘊
 矣貌言視聽以形凝思以神凝神之凝一形之凝四有貴能
 令賤之象亦有寡不敵眾之勢思而得職四者皆吾助一失
 職四者皆吾賊分明狀出危微之幾貌原是恭的不恭不且
 為貌若說貌之德為恭又分真精為二矣以五者來得率真
 一着檢修便不能如此之真恭從等離却貌言等說不得亦
 不着境如深谷自然虛受在鑛之金經未鎔礪自然精瑩故

謂之德謂其無待而然耶恭不得不成為貌德不得不成為
 言貌思皆然一真精之相鎔謂其有待而然耶而貌非期
 于能恭言非期于能德以至明聰睿皆然一形性之自爾佛
 氏所謂見聞是何物以未發之中也作是已發之和無
 意深也恭之用肅稍怠弛或矜持皆非恭之本然五用指五
 德實具于千者非謂五德又作五用也氣之所在即為理非
 氣中別有所謂理體之所在即為用非體外又有用形性合
 矣顯微微矣所以修己者一敬而內外無不到也
 三八政節○時說以因天厚民實竟忘本文政字政者正也
 紀綱法制凜不可喻王道公平正大之體食貨祀豈無后稷
 秩宗虞師豈無四門司馬然言事不言官司空為民居司徒

為民性司寇為民禁然言官不言事何也養生事死出于民
 情不著官者聖人急民事之心至於食不自給貨不自聚祀
 不自明不得已設官佐之所重民事不在設官禮樂征伐權
 在天子不著官者重在民生不在遠略故五者言事不言官
 也若民居非上不能奠民性非上不能復民禁非上不能嚴
 特著官者見聖人維民之意即安居而忘帝力在寬而教不
 強民懷而刑不試皆由上設官所致故三者言官不言事也
 厚民先培其命脉故不以刑誅先教養不以治亂就與平無
 倒置之規畫然王政又出於萬全故不以厚生緩正德不以
 興利廢除害無不備之紀綱周官一書祖於此言政之目
 所謂法也其作用則待農用之君耳不可入分田制里居民

時地等話

六卷翼周

四五紀節○要玩紀字天運有盈虛進退七政有遲留伏通即舜不能無璿玉之察雖五者自相為統然歲有差月有朔日有經星辰有見伏占步有常變要當紀之方可定時成歲耳紀歲也自寒暑陰陽以至節氣閏章皆合曆元乎紀日月也自進退經行以及出入明蝕果當歲序乎紀星辰也自昏曉會次以至隱見升沉果合日月乎至于曆象又紀歲月日星辰而占步之由可見之數推之不可見之理果無差否也夫按成策守定象以不失天之述者星官屬師之能悉度數總運會以求合天之理者敬時若天之道非一紀其詳何所據以協天執占候推策各有常變蓋在天者難測在人者

可求故法象雖精而幾微不爽順天以求合不求合以順天故統紀一定而於穆不違要得欽若意

五皇極節○通章本領全在皇建有極句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握要凝鼎不謂皇也能立極之謂皇飭躬樹軌不謂極也能世道世則之謂極此句着力說君只造極自然能為天下準若求為準于天下又非造極之道至極標準非二義極即止至善至自無可加損而皇者之心則造極愈進愈覺未至也通節合東方成建極若謂君錫民亦錫君似以保極為建極之效非也大學稱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不新民不新命皆非極即是福欽福提是建極此矣餘詳

六卷翼周

無極不造無福不欽分而為五福合而為一極故曰欽非有所聚也極建于上福自隨之錫非有所與也民化于極若或福之極雖人所自有然設法鼓舞不令其外于極者君也則臣民之極真是君與他的本文云敷錫不曾云錫福廣開造極之門使智愚賢不肖人至于極故曰敷帝降之皇覺之如呼寐而使寤有重生再造意故曰錫都是建極工夫錫保乃敷錫中事保極而曰錫者惟民保極而後建極之工完匹夫不盡明主罔功則鼓舞于汝之鼓舞者若為汝而鼓舞也天下皆鼓舞于汝極之中而汝極自保於不墜汝之保實自民錫之矣就君建曰有極天下所共有也就民歸曰汝極人君合天下成極也錫保亦非知此為君之極而保之從率

德而趨于極是即與君保虛保亦非不敢失墜意既歸矣何墜之有只是與極為一相依而無須更離以內聖外王交重發建極意以條主君身說則極本君之所建而民之歸極適以成其建極之功故曰汝極曰錫汝下文主民而言則極本民所同有而彼自會其所有非君有以與之故曰會歸會歸就一時言保則要之久守而勿去又在會歸後矣無有淫朋節○時說謂以不過是上意註云重言君不可不建極則何不直說臣民錫保由皇建極而又添淫比字乎蓋欲臣民歸極須先絕其悖極之病根故敷言導極而先說偏黨反側等民聚族而居情易溺也臣同官而處勢易投也淫比說得細皇極之理至公無私朝無異政國無殊俗耳目既

真心志又一縱私心未盡而無朋可合無人可比勢不得不格心向道然其本亦只在皇朋比為柔靡易蔽之情能附和不能植立原與臣民附人之象相近極為強明竢立之理可振起不可依回又與王者作人之權相合故朝野所膠交不可解處皇臨之無不解情識所牽駁不可化處極作之無不化作極比建意略不同此主不淫不比說有以養中和之德救氣習之偏而淫比可消則敷錫以極有不保者乎乃建極中一節工夫淫比之心每繫人剛腸牽人真念使人明知之而不能斷須有勇猛振作之力真是破愚起懦若建則植立之而已

了又要造就也全材常以中材常為故造就之方不可執一敷錫全在念受二字有作用工夫才氣有餘者涵養不呈此其難在督成故須念善惡未分者習性易移以其難在並蓄故須受念者君之精神意念無息不與之貫勞來振德時加提撕只在皇之念頭上做工夫受者取一不責二與新不計舊使不見苦難以漸而入受之久亦念矣必本惟皇建極以念受乃有觀法而從入舉此二等見天下無智愚賢不肖無不可引之極有安康之色又要有好德之心一連說皇極之精覺在聲色而表裏合一身心洞然色即心言即意也涵泳沾濡略無勉赴之態得到樂的光景矣所以一激便與極一兩造至此豈因賞為進但王者以時無可容力只好微示激

勸使益鼓舞而不能已則勸在驪黃牝牡外非念受了又有所謂福蓋祿一也以此為勸善之資則曰富以此為能善之報則曰福故偏而布之曰敷錫專而與之曰錫福後造極得來則極中所原自有之福即極也不重在福而重在汝錫上是念受之深致意處末句着力語斯字重火到丹成一點便化得之念受為多不可反歸重錫福謂之惟更無猷為惟協之分亦無安好聲言之別惟有皇之極而已大凡斯民款其滿已之分量易欲其滿君之分量難故曰汝極曰錫汝極在皇而時人保之皇之外猶有時人也至此則時人一皇極也斯其為皇之極而已以句不必纏入上文此福字註指祿言敷錫者福之全體錫之福者福之一端當知敷福錫福

一般五福本天而爵賞亦謂之福者天有壽夭君能生殺天有貧賤富貴君能予奪廢置以相厥居而敷倫敘道在君也執獨節○執指未能追極執一無知者比不協不罹落一層中人以下之資註謂結上文未了意也我即無悔心而條自怯于善則有虐之道建官惟賢宜有無德冒高位者特一行一事未融即為不善我即無庇心而彼自倚於無不善則有畏之道註懲戒指造就非斥逐也執獨有不善亦當戒然此地不善難于自掩而善難于自見高明有善固當錄然此地不難于善之自見而難于不善之莫掩有善而不念受錫福是虐不好德而濫福是畏虐心便是畏心一直說人之有能節○民詳於教臣詳於養何也凡人君責民常淺

不難養而易忽于教責臣常深不難教而易忽于養能為是已成材者比庶民不同如此等人不惠其不幹辦惠其愚氣激昂而易盈易怯故須再精進之使字重看正是造就廢舍下富穀意而猶不足以盡之能為是材行是德有材無行為國之害大矣故令其將能為都進于種才華必擇其道德深施必出之涵養直銷其雄心銳氣而歸之粹粹也蓋字說得深本建極未差行便是邦昌以以用之動動皆陶鑄後作用德性中發揮不但國有人則實已也謂之正人則心係朝端身繫國事非若編氓之賤優游無職故其俯仰蓋皇極之理不遠於人情而好德不忘顧家亦天理中自有之人情也既富乃差行一事不是局定富在教前只論造就大機無

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之自處則饒饒空乏皆動心忍性之資若皇者責善無窮之心欲盡絕其私圖而純心于善非富不可故養廉之具藉以堅志要之人臣必有常祿而況富之者亦借以為激勵耳責善非督責也亦使自得意曰既富方穀似未富不可責善矣乃又戒無好德之福可見既富俱是好德之人好于而家對邦昌說治國先家則差行當自齊家始父子兄弟親長相好無相違後德中來不但俯仰無累已也註廩祿不繼等貼在弗能使內壯山大夫所謂室人交偏諂我也高好字一層末二句亦造就微權一予一不予人心勸懲于此在所謂能使枉者直也無好德而錫之福不是濫施不過以富責其善耳但不能使之差行就是汝用

咎矣要重祿必當及好德以足既富方穀意好德者知而好非淺者以此節不可泥富字數錫臣民俱要之好德不好不足以為極苦難強勉終與極二無偏節○凡已私生于心未有不見于事所謂有心悖理之惡故上段言遵凡已私見于事未有不生于心所謂無心失理之過故下段不言遵註皇極之所由行非用也心之流行也皇極正大之體乃體段之體凡事從心上發出到事為上自有個規模體段正在用上說無偏陂好惡便是王義道路非無陂等外又有王義等也以此節重戒私說有私則非極去私即為極意無淺深不過反覆言之不必剖析只極字同出異名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不可說太不好只反皇極看故

提出極字喚醒之極本固有只為已私離間惟循極而行久之自與極默會極是知止地位歸極是能得地位會極上有恍然悠然意所謂好德也不必將上文纏繞有極有字對王字看王義等正汝所自有者會者路途相會歸者歸根復命會極便須歸極連說下人心一真耳萬念分岐而不泯合會則屏萬營而獨聚一真若期而赴之而聚精不已忽而親詣其域則非有涯際可以底止但覺心精未泯不殊于相協之初而已必有者淺還其舍方謂之歸必歸者若守其宅方謂之有以此二句是着力語

極言節○曰會極是臣民一君也曰于帝是君一天也

不一覆而不厭多而不煩故曰數即數錫之數徹上下之辭聖哲之所欽而庸愚之所便何其數暢而廣遠也數故至常亦至大惟常者為大彛訓直看日用飲食舉念即是而實精粗本末兼括無遺人一味于中而不見難亦人終身味于中而不能盡即此便是帝訓雖已落諸聞聲臭而實即不睹聞無聲臭者也以帝求訓則為至精苟泥言詮必不能勢象外之旨皇即帝也皇言即帝言也純天之心達天之德此豈可聰明意想參哉不用口代天言等語

訓行在是近乃在光只從言上服習自有以會其不言之秘不曰德而曰光就其接民者言如日光火光可望而不可捉故不言歸而言近歸之漸也末二句正近光處曰者深得于中不覺發于言耳父母指教言之心天下王指教言之體提點引掖又諄復叮嚀惟恐我民不趨于極趨而不與極一也試深繹于言真覺有本來同具於一體隱痛腸不能自己其周懼者民之父母也然深味之又辭嚴義正意婉體方剖邪惡嚴如指畫引周行畫如指掌真王道之紀綱也又要看以為二字猶云以作民父母而為天下王耳此都從訓行真積上覺來正是會歸錫保處○皇極一章只建極盡了大君合天下成法造就教言提是教錫臣民以成建極之功曰保

極曰無淫謂曰惟皇之極曰蓋行曰會歸曰近光俱一又無淺深蓋隨事而著其理非既無然後造說既造就然後敷言也
六三德節○重德字不根德則剛為用壯柔為委靡未見其克也天下以習稟聖人以德而政教剛柔德之用耳平康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若以無為正直則剛克柔克豈邪曲乎堯舜之世率又崇彛敷教在寬豈以剛柔不用乃為正直只是他剛處即柔處即剛無所事克則自行自在不消委曲婉轉豈不正直平康就是正直如禮弗友等便不平不康須有補偏救敝陰施陽設之功如何得正直要之委境得來亦以成其為正直也剛柔雖分配二三其實

離不得必相濟乃成用克者不但以我政教制彼習稟必政教行而彼果為我所化也註成福予奪抑揚進退雖分配雖弗四句頗有威而繼之福亦有以威行福者剛未嘗無柔也有福而繼之威亦有以福行威者柔未嘗無剛也教邊倣此剛柔隨時應變就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非舉世皆然亦非剛者定剛柔者定柔也此乃不疾不徐之法洩必有餘正以補彼不足期政教必行而已
惟辟作福節○威福玉食人主之三權正直剛柔人主之三德權之所在即德也辟字重看跟德字來乃皇極之君欲福以聚錫于上者福威玉食顧辟何如耳福加而人勸德威加而人畏德玉食奉而人享德不然如秦皇漢武非不赫靈無

六卷翼周

私威福而擅王食我正謂德無二大則人心有所嚮政教有所信若德不足以服衆必致權出多門觀望眩惑即有正直剛柔而人心何所遵信我故言家凶國指習氣無所變化言臣無有臣之有二有字重不必據權弄政但君所為未當而待臣下匡正輔翼皆是臣之有處便是凶害非如後世篡亂也臣無有以下撻見辟之權不可移不重臣不可儲

七稽疑節○重擇字而建立二字輕此俱在未疑之先卜筮之人天下亦多矣必以擇者要求德合陰陽心通五行之賢也平時君之心精已先與卜筮通矣若至臨時豈可猝格果此惟建極之主能之總言有七分言有五有二○易通千變不可勝窮要在心與天通真能迪知天命謂之兆者天機不

容輕泄但寓機於有無間而至理不與毫釐在獨悟於吉凶外全主理言五兆無一定之吉凶但觀事與兆所值何如宜雨而雨則吉否則凶餘倣此曰雨霽蒙繹克猶疑似舉擬之詞○貞悔則其理昭然貞悔合而成卦止言貞其理泥而不通止言悔其理變而靡著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為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為決貞即貞其悔也確然不搖者固千變所由凝極悔即悔其貞也沛然不滯者固一貞所以通達所占在守經也而與貞合則吉所占在乘常而通變也而與貞悖則凶所占在行權也而與悔合則吉所占在厭紛更而持正也而與悔悖則凶內外遇之略一舉一廢本文字義○兆中非無貞悔也卦中非無五行也但法各有其主要

六卷翼周

亦參而用者故撻曰凡七見理之一也分曰卜五占用二見用之殊也上二節連用曰字止言兆卦未說占卜至此方言兆為卜用卦為占用不可將占卜二字先於上說破夫占卜有凶吉去後止曰衍推過差何也君子問災不問福若果吉理已一定非兆卦所能加若或凶可因而改悔過以還善也非待其有過而推乃疑其有過而推之也○天理精微兼二人之見乃可信亦願所見確否耳一人確何嫌違二人倘三人各執一見豈終無適從乎事關天明着不得意見只當以理為主所謂從二人之言亦論大槩只是不可輕從意見小註謂人事盡而後可求天必建極又德至於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卜筮人事未盡而卜筮雖吉何福

汝則有大疑節○大凡獲天下之精爽者嘗在於疑因而造國家之洪休者亦出於疑而曰大合已與臣民言而乃心則疑之最先者太虛無物當察其疑之所兆者何因所止者何地心靈微渺可以極深而研幾固即神明之府矣要照順天人合意人謀既合何必又問鬼神蓋氣數推遷每出意料常理外為國為民計萬全不嫌過慎耳人心之靈雖不減著蔡而識眩於得失之岐不得不借鬼神之靈以為吾之靈實與之謀度鬼神其適之而心始無遺慮顧神不在渺茫在人之心故先之已與臣民而後可徹卜筮非竟聽命於神而我一無主張也大同人已天地無虞非精神所洽身其二句正大同處合臣民鬼神之順以萃於一身豈不康強乎猶言樂

周翼卷六

虞以寧也精神凝定基圖鞏固這便是吉慶人君往有一事而造福百代者須就吾身說以康強之吉而子孫逢之適與吉會耳只可作應不可作故既曰大疑又曰汝則從何也朕志先定雖從已之可否而事之吉凶尚未可知理之所在變動不拘不妨彼亦一可否此亦一可否但據理參理非無稽弗詢者兩敵相當曰逆若不出事理之確然紛、遲臆則後世立異議者何足閑順逆哉卜筮畫後而已及臣民一從即吉何也天下拂意事多如意事少必一、同而後行則築舍道傍卜筮者理也人謀一合於理便談斷不必以舍已為虛懷博詢為大度也作內作外所包廣不必以戎祀入講靜吉國家以安靜為福也動虛便凶蓋悔吝生乎動要之有事

不如無事百動不如一靜

八庶徵二節○易曰雨以潤之以烜之風以教之又曰寒暑相推而歲成要着造化生物之用說雖分五行其實通具五行五者必有所不用然後能為有用當其有用若或為之調酌曰時只說五行各有其時在若云當雨而雨却像各以其敘美來備內有相助相克意其叙正是來備處所謂時也所以貴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五者俱受次第依時而至非一時齊有故曰叙、與時異時者候也叙者應節候處有次序也直草說得廣以其得氣之先故為氣順一驗若作休徵之效則與百穀節復矣故因其時以為備無不備也而備以時因其時以為無、不無也而無以時正可

周翼卷六

時來時去不可常有常無若一極備則來而不去矣一極無則去而不來矣當一之極備也必有極無者委其令於空虛處當一之極無也必有極備者擅其柄於橫軼處以五為政則五各生剋而變不窮以一為政則一自終始而辯積不已獨陽不生獨陰不化其為國青物灾可勝道哉時說謂極而備即一者已足致凶不知五者豈有皆無之理正於一字見其恒所以為凶此二節乃五氣一定之候只就天道說以下方言人事之徵

與顯之天下其兩陽均節寒暑如期八風和暢極至德一真之變化故兩開陰陽之妙用盡吾心調變之真能若字無明註不必作順字看只重時字為是備而有叙為時五德有則俱有而又交相為用若缺一及相凌俱不成其為德原是極時中的只要講五德之時而兩陽帶言之可也不必將德與氣扭捏人心之靈不滯而濕燥寒暄之化天地山澤之氣亦覺有通而不滯沛而不涸者謂造化自宣可也謂造化宣德之和而揚調於純修亦可也以五氣配五事者乃謂人與天一耳非逐事逐驗也箕子口氣甚活觀十個若字若將之謂想像其大槩意若作順應看則恒雨恒暘豈亦順應乎只該重徵字休主我言以我休而徵之也苟五事休而不應何害

其為休蓋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或然之數
 能勝必然之理聖人言人不言天率能幹旋造化
 王省惟歲節○五氣五事無二理但屬于天則運諸歲日
 月之內屬于人則責諸王與卿士師尹之身歲月日相須成
 運王卿士師尹相資成治分不開的天下豈有一歲之利害
 不關月一月之利害不開日者况本文曰省躬也乃省五
 事非省歲月也省之中有實修意反之然不知所由必
 推求探究將生平所為逐一內省後得虛者出失者又後失
 虛者到得上去所謂內省也若得失明有微驗何須省此乃
 畏天時保惟恐獲戾之心不然湯之旱止是階微耳何必六
 事自責乎可見省之意矣同一休咎也可為一歲之利害可

為一月之利害亦可為一日之利害原無定形故同省也
 若以為此九重之干和卿士以為此變理之無狀師尹以為
 此承宣之失職宣容異念即休微存至亦必曰天驕我歎天
 忘我歎而及躬自省不惟沉微省必要省出一件與微相
 感感令我有所下手挽回如必配定歲月日而省則有上下
 相推委耳歲月日說得活近之而朝夕瞬息皆可積而成歲
 月日遠之而百年必世皆歲月日之所積如必待其候而省
 則省亦疎矣然本文必分屬歲月日者曾氏所謂其虛之分
 然也亦以示責難王者意耳不但只省召災之故直省彌災
 之道以永不干天和說雖難得失還重失過即省之而得亦
 深求儆戒而惟恐日中則昃也

歲月日時節○時說謂無易應來備其說非也上特錄
 言之天有不測風雲可以來叙亦可以備凶謂之無易後君
 臣省修中來雨順風調時和年豐山川鬼神莫不寧可以無
 暴風驟雨之災也主一定言用成四句雖說休微之效然未
 有五氣順布之世五穀不待播時而自成者只是天助其順
 實君臣力為之幹旋四個用字重看俱在時字上發來一年
 豐一年歉一慶豐一慶歉則不成者豐而不歉一定不與
 也博大中自有一種精明之氣而幽湯閻汶悉羅焉若察
 之明終歸汶而已故明與昏反俊民之修主玄主潛章者
 不遏佚其幽光闇然日章也章與明不同自勉之光被言曰
 明主治理說自德之升聞言曰章主賢心說平康不指國祚

言所謂比屋可封也惟平故康庸常易簡之理天下心安身
 適而好奇趨徑世之所以枉捏也咎微所至亦挽回失策若
 天奪之鑑耳豈盡日月歲易之故哉此兩節方是休微咎微
 庶民惟星節○日月星一體以成歲功卿士師尹與民亦一
 體而承王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則庶民惟星矣非無五事
 之當修然錫極之權不在也柄不得自主有主之者而民特
 麗焉耳非直森布散慶仰應星象亦非但室嘆隅泣容動星
 曜惟就卑而當固離而為合慶潛察其氣機之聯絡有令冬
 夏非以無以成日月舍此無以運者通節在星上說而民在
 言外日月經行豈止箕畢好風好雨豈必泥箕畢須活說觀
 二有字可見好不是喜好繁星麗天一空中之法象風雨往

亦何有之形容然陰陽之精凝為星辰流為風雨而機常
貴故氣所至機所溢而適值位之所屬星有似好日月有似
從重有冬有夏句日月惟有常行故能從星不然顧以遠彼
矣日月二句自星言若日月來從耳要之無心也惟無心則
時至而度行不先不後適偏眾星之纏惟無心則因時布功
不厚不薄盡滿異好之量星守星之舍日月行日月之軌故
而不相期而自應奇星縣其好以待日月日月移其軌以逐
星則各相馳而不相入矣謂之有冬有夏所更不知幾度所
從不知幾星矣謂之風雨則好者豈止其畢哉月之從星處
固多其彰可見者無如風雨耳較冬夏之行而新風雨之
澤固不可越冬夏之度而泰風雨之旋亦不可二十八宿布

列而日月行乎間按二十四候行之所到即成節候一歲行
不到則節候必不舉卿士師尹其職詳亦當精神徧萬民以
流行字從字要重發
九五福二節○註兼君民須重君上皇建有極平康為福太
和迎德淳龐培氣民皆永年物皆順化壽世仁壽則君所為
壽也五穀嘉生百貨阜成官私充實則君所為富也六氣時
亨災害罔仍山川鬼神寧鳥獸魚鼈若則君所為康寧也五
典五惇五禮五庸黎民敏德百物若性則君所為攸好德也
暴民不作四境無烽民無天折物無疵癘則君所為考終命
也好德存乎人耳亦名為福何也陶自得俯仰更無愧怍
終日優游於至德何福如之考終命存順沒寧修身以終之

也亦跟德來五者要照福字若修真煉氣羽化而仙雖與天
地長久反為壽所役若三宗小雅衛武德性堅凝精神備固
乃壽而福者瓊林大盈陶朱季倫反為富所苦如公劉積倉
季路車馬與民同利渾忘自私乃富而福者儼昂夷猶彭祖
喬松反為康寧所苦如素位自得君子之不疚無惡乃康寧
而福者矜名飾節伐善施功反以好德自苦如孔子之樂在
其中大舜之若固有之乃好德而福者盜鑿牖下以至碌
引年之夫不可勝數反為終命所苦如曾子之啓手即不幸
遇變履危若張巡比干之類不失順受其正乃考終而福者
有泰五者便非福至于憂可生全質能明志亦入之極中何
也蓋在皇極之世好德錫福而言則為極耳五福都從好德

考終生六極俱從惡弱起愛乎與其惡也寧弱如柱下史連
一步法置至弱而極其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健實

旅葵

首節○武王之聖決無受之理但開國之始不但君不可有異好雖四海不當有異貢故開口說明王無異物見今日之異何為乎來哉必王慎德未至耳單為貢葵一事歸咎于玉篇中戒語須斟酌召公不為一葵也為戒方盛欲令子孫法故以世王結之

周翼奉

明王慎德節○惟明則見於渺而灼於災故慎非止一念就業通天下四海為慎蓋我不欲急而急端萌於不自覺故本無鮮漏可乘若奔濤狂瀾而不可提不但謹時戒戒逆欲嚴

一已終急之防抑且慮遠慮近憂絕四海偷視之漸慎字說得廣必至四海無敢以異貢而後慎始至德是天命人心之正慎處就是聯萬國之精神處若謂惟德故四海賓則以慎德為招遠之媒矣四夷三句俱發慎字要着力講不可作慎德之效說四夷之賓方求自附於中邦豈敢獻中邦之所不獻者乎

王乃昭德節○謂因遠物而頒侯示德則是實遠物而誇德矣明王之心蓋謂四夷來賓未必為王朝增重惟侯國各供職業可以為強幹固基之圖故益勸內治之修欲與列侯共誕文德耳謂之昭德昭其為內治之德不可不益乾也無替展親乃常時飭侯之典因以申飭一番所謂外寧必有

內憂恐人心因而懈弛耳實玉亦是德所致者曰無替曰時真有愈加勤修意物之所在便是德其物不僅以德視之也實指無替時庸說曰昭德曰分寶見無異物處曰異姓曰伯叔對四夷說修內治之意總是慎意

周翼奉

德盛節○究根之論無一念一物不慎便為德盛則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視工替皆可師匹夫能勝予不狎侮正狀德盛下只形容狎侮二字要說得細註德而未盛不過補意慎有毫髮未至即有禮賢之心難保不移即有隱民之心難保不間所謂狎侮也狎侮之心聖主不敢庸主不能而獨出于英明之君高視塵寰有獨取匡宇之略氣籠海甸有藐視臣民之心自以為舉世可惟吾所控絡而不知心力已密移矣

不但去位繼在位而急不展即罔以盡心雖臣效忠不因主德為就弛而簡賢之朝有心不能自盡不但叛亂繼奔走而不出心悅即罔以盡力雖良民趨義不因上德為勤慎而傲民之朝有力不能自竭二畫字著君身上說人君威權能驅百寮役群動至心與力必待其自盡生平之德不足以孚之一念之慢即足以懈之信乎德當盛矣

不役耳目節○大凡外物之可以役人者皆從耳目入不專指聲色度法度也既曰度矣又曰惟貞何也度是一定之法曰惟貞全是神明自立主張總合得度來開邪者每不勝外邪之櫻故特戒耳目乃慎德第一義耳目之官不思而察於物我不役耳目雖有時用耳目亦不為

當視聽所當聽非正也。觀下道寧宗可見。此不是不為耳目所役的話。頭心主也。耳目役也。正惟其役也。是以忤。往來氣一動。志使我多所紆曲。而不得其正。必也持之以定。鎮之以靜。不倚之為從。今使不得越軼而爭馳。其不黷聰明者。正其不滯聰明者也。奔走馳驅。謂役若主者。不足方藉助於役。如何得正。故不役乃為貞。然必曰。惟貞者。恐不役之心。猶未免意氣把持。故務要合於法度之正。貞者正而固也。不可曲。不可動移之謂。秉正堅則神行而官自止。故百度有起。戒而未發之體。凝然。聖人處悔不吝。賢人則小。貞吉大貞凶。武王聖也。召公以貞戒之。惟正無失。脚不可不慎。玩人節。玩便是喪。廢玩忽也。非肆志淫。之謂。玩心非功。

為德廣之主。不能貌忽人。群輕易物。類自謂無傷耳。不知一念地。即涵養中之疎漏。一念。即清明中之汗點。不必問盡心力。不必役耳目。而我先已喪矣。玩之心。而覺其親焉。難割也。則明竄於道外。玩之心。而視為驍馬。不足戒也。則陰淪于道中。夫安得。不喪德喪志也。雖中上而意更深。志以道寧。節。不用以道制。欲等語。念之既着。言之既入。而後按之道。則力當難。惟方萌入之初。即以道則力。常易人。雖上聖。念頭初動。必不能脫形氣。惟道安閑靜適。紛紜自然。凝定。朝雖極治。議論各有。所見。惟道公已。公人。群論自然。歸一。以心應物。關頭全在接處。而相遇也。心出而攝物入。而關。此志亦不得。寧故。須以道接。亦是寧志內事。○人心日夜。

朋從。若只任其自然。未免關其。一才。東心入為。槁木。謂之寧者。忘得道自然恬適。無所以攝之。而一直葆。有所以攝之。而一元。漫以道之念。便非道。求寧之心。便不寧。忘與道。不是兩個。証得本未面目。而靜固淵。停動未始出吾宗。有何不安穩。廢動極。而還靜體。飛躍皆止。定之境矣。人惟聽言。不以為意。則古辭。游辭紛然。潛入。而不知謂之接。如以主迎賓。投隙之私。截住。不得入。然後與道相安。故安止。納言一稟。於是此順而寧之接之者。固所以凝神廣益也。快心拂耳。不犯其防。此逆而寧之接之者。固所以去勢絕。攝也。不作無益節。○正慎德。事註。雖說三節。然功成。民。王格。遠。都為安民。垂重。未。既。故。終。以。生。民。保。居。期。之。崇。功。呈。民。格。處。之。

道多端。豈不作不貴不寶之可。盡此指已成已。是已格者。言人君。惟功成之後。作無益。若國方多故。即中主。無暇矣。故不作無益。就是功成。廢。無所以。墮其功。則功不壞。此乃安天下之功。成者。千年無敝也。人君。惟民。是之日。貴異物。故不貴異物。便是民。是。廢。無所以。耗民。用。則用不竭。漢帝。問。珠。價。長。十倍。不但。不貴。異。則。免。誅。求。且。使。民。間。無。競。奇。遂。異。之心。務本力。穡。而。民。足。矣。人君。惟遠。格。之日。方。得。寶。遠。物。故。不。寶。遠。物。便是遠。人。格。處。遠。物。原。非。是。寶。惟。遠。始。見。其。寶。事。之。君。亦。或。能。矯。情。謝。絕。要。看。所。以。格。處。蓋。遠。人。原。感。德。而。來。我。淺。恬。淡。無。營。則。德。益。加。盛。但。見。附。我。之。利。不。見。我。有。利。彼。之心。豈。不。益。傾。心。乎。然。却。貢。獻。謝。珍。奇。或。疎。意。於。忠。良。之。助。則。誤。

數者又得以滋玩不知眩心悅志之歎非宗社生靈之計初何足寶天下之寶無如賢矣賢在神乎意契說愛惜之珍重之不但尊崇已也安字時說作賢者膏澤下于民固非或作好尚正而無誅求之擾亦非蓋武王初定天下內有義志之頑民外有同黨之淮徐須有維持安定之道召公特把通人打動之搏心貼志翕然固結于我惟國有人而實則民心貼服於仁人君子誰敢越志適安而後功成民足遠人來格之盛有賴耳

夙夜罔或節○慎之無間曰勤德之未修常患不勤既修則又患或不勤不勤之心易防而或不勤之心難防必無一息不動始為慎德罔或在心裏觀聖人朝就夕惕之思也不

以下乃罔或不勤之意不矜細行便累大德不可謂終字作積漸說矜非有所把持乃惟恐失之也非惧累大德而然乾乾之心自是如以於常謹中不能加謹即不矜一簣未覆終非九仞之極故曰虧總其全體言不可說傾敗當於一簣一嘆一動一止之時仔細體認蓋小處最易放過功虧一簣非真止欠一簣覆了便是也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的受整末為不好亦叫不得細行不矜況未必受篇中並不言及不可逐節扭入不矜亦檢點不及非有心忽之所謂萬一也勤以心幾不懈言矜以用心周密言矜乃勤之一端末節○人主起念于微蒙福于遠今以前為威德廣被之盛王今以浚為大德不累之明主一節都着武王身上合萬民

子孫以為念方畫勳之義不作效者保居應前通人安得有保合太和不但安而已保居而世王亦事之相國也○王要意註中可繼之道字不指基業言一篇所重不在遠人全在安人

又為天下為兄迫切丐靈自信其誠之必有可孚者若二公心非不懼而此一段必爭之情似有難致萬一卜而不吉將何以處之故周公以戚先王辭之非托辭也蓋此誠未達於先王而遽卜則先王必不免於戚此事非周公誰宜任非周公誰敢言公既任為已事故得執家人之禮又遵支子不入廟之制而為壇先告而後卜者先以精意達于三王使其必不容不吉也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道倘與天之屬氣相值故曰邁然但責三王保護或數之所限有難自全惟若旦之死也且以元孫受命而先浚所賴是旦之生不元孫之生也代死之說似近于誕然以聖人迫切之情自

七卷翼周

是實理鬼神幽明之分都起于死生之念周公直忘却生死打破鬼門關又何幻非真乎○受命即受寵綏君師之命所謂寶命也佑即天佑敷廣天之佑于四方使無不遂生復性黎民安則子孫安定字有力周公真見周之王業尚未定也祇畏亦對定而言無敢有睥睨神器而動搖王室者王夫都在敷佑內下地對先王言祇畏爾子孫也從心之祇以爲畏自有大畏民志者神無歸以人爲歸民心祇畏處即先王依歸處是時天下初定民心易搖武王死則事未可知是寶命之存不存係武王之死不死三王若不任其保護而使寶命一墜則黎民紛紜不但子孫不允而先王亦無歸三王純孝者也縱不爲子孫計獨不爲先王計乎許不許以卜之吉

不吉知之許謂疾瘳不必言代死○未獲書而大舉觀其父象已吉及啓書而細占其父意又吉夫周公所請於三王者不過圖武王之無害以定子孫耳今觀卜兆之體是我新受保護之命于三王而我所圖終矣我其以壁與圭而歸侯之蓋我國永終而三王之能念元孫可知其安固可立而俟也納策金縢重鬼神之說翌日即瘳見感應之速○武庚包藏禍心不幸三監入其機中詩所謂既取我子也三監惑于武庚而不先傾周公則王室不可動是時公方攝政內保王躬外撫社稷如抗世子伯禽之類皆將不顧勞怨而爲之若有此流言即成王不疑亦不能一日行其志矣于此不去不惟非大臣自靖之義其不反爲奸人口實乎于是告二公而避

七卷翼周

則國事之重固不嫌于無所托而既不柄國以居中將不利之謗亦無所施矣既去而公亦不敢急自明也及居東二年而罪人之名始得蓋奸人能請幻於一時而久之未有不情見意露者周公於是乘王心有慚悟之機而爲詩以貶之以惡鳥之破巢比武庚之敗三叔以惡鳥之取卵比武庚之敗王室極道國家之艱難心迹之勞瘁但述武庚之情而不以一言自白蓋武庚之欲恢復其禍不在周公之身王雖或知周公之無他而識未足以及此故詩曰予羽譙予尾修鳴不待不怠也此感動王之深也是時武庚之叛形未著故王未能決然謂周公爲是而亦未敢請以爲非○夫使周公

居東之故不白而三叔得攬天下之權則孺子之不利不能免矣是天奔周不佑而先王之世德在天可爲後世憑者固不至此也故天動威以彰之首言大熟未穫與後大木所偃起而築之皆主禾言禾之成否關歲事歲之凶熟係民生故以風傷禾爲大變當時國勢動搖老成在野天變所致豈待卜而知惟是王疑信之心欲自決耳既得金縢之書則公且不難以死殉國況肯以生利國乎然而又問諸人有此事否問其何不早言致有今日也夫主少國疑雖周公且難以自明雖尊如二公亦難爲周公明而區區卜史敗容喙於第令方流言之時諸人即言則成王未必感悟如此之切惟至困衡之極而恍悟前迷不覺泣而躬迎耳亦孰非天之可以成

成王也勤勞王家不止冊祝一事公之攝政也以天下為已任則艱險有所不辭嫌疑有所不避此流言所以來而冲子之聽不能不疑其迹而諒其心也王一出郊而雨滅風禾盡起然後知周公之不辯而東者獨自信以格天之素成王之未誚而終泣者終不能違天之鑒也

大誥

首節○歷服要本先德來哲者事方形而救其變禍未著而燭其幾我之見有未微明有未開必須危懼以徹蔽因困衡而通達以造到明哲之地迪有挽回維謹意迪康是造哲內事惟哲能察見民之所以不康者何在迪如引盲上路也天命不指歷服乃天理之精微格知正是明哲心與天道而斷

其玄嘿之身也以冲人嗣大業必格知天命乃可天聰明自民天明畏自民迪民乃知天實際不迪而知天未之有也已予惟節○置其身於崎嶇厄難之中愚者或以思懦者或以奮以何可不求也天下事常冒危而得安履傾而得泰皆人力斡旋之功今之及以正朕之深可自期者則何者操藝之重輕何者係時之緩急是以濟之、道也、數命從數貴說無二事法者治之飾亦世之飾也故不以法名而以貴名易曰白賁無咎賁必須敷始煥故前人所欲為者我善述之前人所未備者我補飾之周詳明煥使基圖自是凝固也增大非開疆拓土之謂法度大明則基業不增而自大武王經綸草昧人文鬱而未暢正待我今修明如周官周禮之類許

多文物都為王圖而設傾者定之渙者率之前人渾一海宇一時豈能收拾安定若不增大不足為典法也不忘在成王心裏說重下句猶云茲不忘者予不敢如此也篇中屢揭出天字是大題目大功言其締造之始閉者不通意人君通天下為一身當使精神無息不流一處便不成典法基圖矣寧王遺我節○上言事理當盡之意此始以卜言決群心之疑而策之也將言代殷之卜吉故先敘大寶龜之遺于寧王西土之大艱見于前兆紹天明之灼、不爽如此則今日之卜豈可違哉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見其非決于冥、而決于昭、也紹慶見得他明試以心精鏡之有耿、不可昧者紹明正是定事出虞東土叛亂必用西土以討之如何得安

大誥

其玄嘿之身也以冲人嗣大業必格知天命乃可天聰明自民天明畏自民迪民乃知天實際不迪而知天未之有也已予惟節○置其身於崎嶇厄難之中愚者或以思懦者或以奮以何可不求也天下事常冒危而得安履傾而得泰皆人力斡旋之功今之及以正朕之深可自期者則何者操藝之重輕何者係時之緩急是以濟之、道也、數命從數貴說無二事法者治之飾亦世之飾也故不以法名而以貴名易曰白賁無咎賁必須敷始煥故前人所欲為者我善述之前人所未備者我補飾之周詳明煥使基圖自是凝固也增大非開疆拓土之謂法度大明則基業不增而自大武王經綸草昧人文鬱而未暢正待我今修明如周官周禮之類許

或天心所未欲絕則取決于卜今卜伐而吉則此不過通亡
 掃遷之餘孽耳曾不足一辱斧鉞又何論艱與大乎
 肆予冲人節○艱大時說謂事之成敗未可知國之存亡在
 此舉夫以有周全盛豈不能制此一隅况卜之彰既驗于
 昔必驗于今豈以諸臣不信而欲違之其意蓋謂王但卜殷
 之必克而不暇及此事何從起罪未必盡在殷骨肉之間有
 難於盡法者所以明知其當征必克而有不可征者以老
 成之深慮恐不下於十夫執寧之思所以謂之艱大也分明
 揭出考翌來抵對民獻此諸臣說得亦有理非一味怕事
 而阻征者曰躬曰室不吞不吐綽有隱意○曰永思曰不恤
 思者思此王宮邦君室恤者亦恤此而已今為寧考圖功計

則此皆不暇顧蓋宗社為重骨肉為輕諸臣所謂婦人之仁
 也為寧考圖功而至於不恤骨肉此我之深憂也在諸臣之
 義當為我解憂而勉之以圖寧考之功乃反以憂阻我亦惟
 寧考之功足以奪我必恤之心不可不三字着力說凡百之
 恤皆易圖獨此之恤開於骨肉之間艱難而不易者故曰必
 恤成有一成不易之意此即要着二恤字
 不敢替節○天休重眷德言寧王用卜從天休說相即相協
 陰啓其趨避之路天明看上文言獨我方指伐殷卜吉說壯
 我討叛之謀堅我克敵之志天如無意祚我何不任我偷安
 而示微寓兆使君臣間不得一息苟安所謂弼也重天休寧
 王而相民帶言天休我周雖小邦尚與豈丕基既承之後而

不謂成耶
 爾惟舊人節○三天字三子字相叶應此節都在勸字翻出
 守成之主每以不知艱難失之使我幸教化四達事勢易為
 安知不荒寧廢事使我處邦君樂從陰受上天為樂安知不
 急忽隳功使我享斯民安逸坐視無虞安知不思患而軼美
 為康莊乃覆車之場危患實故達之地天念前人有未竟之
 業之美而以此成我耳闕必成功乃天欲如此闕必連說此
 法地縱前後誌字之義不應另解否則不通正使我艱難不
 易必心危慮以為成功之地耳蓋事有逆而返順者初艾于
 彼而陶練於此掣肘于前而遂泰于後數實數命此其所矣
 若作多艱與邦則似倖武庚之敗了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考

民不逞盡天樂借此一端以驗天樂耳天下之病急而攻
 之則變速而禍小緩而圖之將延延而不可拔今天之勤勞
 謂何而吾乃隨成功于闕誌之日是益之疾也可乎四國動
 誌我民而歸之天者四國梁紂惡深不更沐新主教化不能
 去病根天特以政治之責付我也成功所天啓我也樂忱天
 愛我也有疾天儆我也事以所行言即弔伐之事功以所成
 言即清定之功休以所受言即受有殷命之休極幸終畢直
 指代武庚言之前人以一隅定四海我不能以四海定一隅
 昔何勇而今何怯前人手初於亂離之時我不無懼焉于安
 定之後昔何易而今何難此一境也順天心從民願終是業
 如之何可已乎

七卷翼周

若昔朕即○閭閻田野之夫不過治三畝宅營終歲計尚不可綴紹述之勤編戶耕鑿之子不過竭其垣墻蕪其田野且不可周身家之謀况歷服之重承也立綱陳紀之大典也假令疎戶牖之網繆忽下民之侮予滋奸宄之詭梁聽滋蔓之難圖又豈特弗肯堂播已也得之櫛沐而失之清夷大統反易集而一方反難靖矣故初大命者不能必其休于易世而守大命者必當終其功于前人以底法與舊喻武王之開勑以堂播喻今日之平亂以構獲喻守成長遠之事今日正如堂之初定基稼之未降種尚且偷惰何望其他乎責在我身欲于我身畢之故曰予曷敢不叩教也曰教寧曰不可不成尚有君臣戮力之意說至此分明有隻手撐天之意都將任

在一身上故不叩恤而叩教不復畏艱大矣

若兄考節○弗救就是勑即厥罪惟鈞之意以此至情動之曰養有撫養深恩兄考所以重民養而恩育之者正為厥子計也見危不救豈人情乎曰拯便有披髮而往之迫切更不必計利鈍顧可否也又况卜吉乎

肆執節○凡爾舊人昔尚不難從定天下而佐不可知之天命今豈難從除通藥而達明畏之天命乎迪知者十人蹈履至到心與天一能知向背於幾先悲悅者初無形聲可驗悟式教意于不言之表知非圖度也德慧之所必微睿謀之所必濟也迪知對爾亦不知說十人不惟知之而進之今款爾知之尚不能愧昔日從征之志

七卷翼周

其邦言武王以明伐昏當日天下原非武王所有故以邦言今日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野睡豈不切近可憂從征伐暴者君之法從征討叛者天之命向尚不敢違法今敢違命乎二易字相形俱達越之辭予永念節○天之除惡止其身豈若農夫去草莠夷繚崇使無遺哉武庚不叛則天所剪者紂耳罰弗及嗣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不畏天安分適知天之喪殷不得不如嗇夫之盡除我安敢不終之耶如時說似謂剪草去根則武庚殺而商奄屢起安能一除根耶不是以滅武庚為休見寧人為獨定傾之忠終始不替耳敷於克勤既佐先王于舊畝之日而芟蒺藜本又助冲人于終畝之時豈不休哉

末節○指定就是率循然率不過修循舊績使不墮而已指定有一定不移之意自一世以至百世永不替也毋令史

鼎未遠復釀亂萌毋令餘孽尚存猶隘一統此其事在不疑亦何待卜而况今并吉矣肆朕東征豈非天命哉蓋天命不兩屬既已開卷顧于此必不留後梗于彼即今卜所陳彰如是誰謂天命難憑耶昔也天休于寧王我寧人是以有牧野之會今也天休于寧人我冲人是以有東征之舉不然而委疆場之功違顯赫之命何以率寧人也

微子之命

首節○崇德象賢一意象如今之神象宛然相肖下三句本意物極禮之物所謂五禮五器也此先王統緒非

七卷翼周

守糟粕望其不失先王制法之意作賓非但優禮欲其以德
精白耳商王正統惟爾可承既存統當存一王之法以維統
既立法當立一王之後以守法賓是優異之辭非真不臣也
凡此特遵古制耳而其情豈以法分異代人別商周遂休戚
不關耶休即修禮作賓如武庚不靖亦非周之福爾先王之
統不墜則我國家崇象之意亦永矣仁非我休乎庶幾商
王之德與周道始終乃我尊崇意耳
乃祖成湯節○齊聖廣淵不分於此謹湯德之全此是心體
乃模想之言下即齊聖廣淵之可見處口氣相貫不可以得
天安民濟時裕後平看奉命重仁仁足以得天下不重天命
說撫民三句一套事正是天眷所托功即撫民除虐而德之

及人者自鳴條奏績但見宇宙間耳加聰目加明四肢加暢
而風氣運會盡加淳於是擬功於加而王道無功亦以功稱
矣德即齊聖廣淵之德是功之亦也功德不可分為二歸重
德上在當時默潛修亦自粹其獨愜乃至風移世易以後
人心已磨而不可磨世澤已斬而不可斬然後知可見之業
祇足以及一世而闇然不顯之精乃所以綿奕葉而不論紹
述也此節專贊湯德末句有永世無窮意
爾惟踐修節○厥猷指上節蹈行曰踐舉廢曰修微子未去
商時已有令聞後踐修來所謂實大聲宏也孝恭指實德言
抱祭歸周有辯其無者不可指以為孝恭須沉就平時敬德
說恪慎而又克孝是兩意孝從慎中說敬原是商家心法以

七卷翼周

慎為孝須照踐修說此繼志述事之大者此等念頭非誠恪
敬慎如何得展故曰克孝實能孝也肅恭指克孝言與上句
一意不可分心與事肅主我言恭主神人言以我敬而凝之
神人也觀後上帝下民則此神人當分敬神敬人說俱是孝
心所發所謂敬所尊愛所親孝之至也以恪慎克孝而肅恭
神人即願禔祗肅語意不忘即為也在微子心裏說用心周
密不但外之驚紛不呈入即內之兢業亦不能加終始一心
久暫一報此正象賢履敬協是贊其德之篤合天理當人心
以之對帝時敬以之對民祇協何厚如之天之所親民
之所合皆敬也享帝享親治民事神無二理未有德呈享親
不呈享帝德呈事神不呈治民者當商家淪喪之後上帝豈

復眷下民豈復戴微子能順上天禍淫之命而盡忠周室上
帝必時而歆嚮也轉而向之也下民必敬而協合也謂
其從周之心與民合也予茲東夏儼然齊聖廣淵之功德湯
其不亡矣
欽我往敷節○命微子老為奉祀因及致君澤民光前裕後
等事風俗在紀綱體統在名分况商俗尚未馴所貴奉揚乎
聲教雖殷禮不可廢要當不拂乎王章成王不勅微子如何
去訓民但勉曰敷訓恭以微子踐修為厚之德自有訓民之
道况曰統承則任其以先王之教之但頒布而廣耳慎命
率常亦敷訓中事訓民者訓之以己身之克正也無諸已豈
能求諸人微子豈致僭擬第承先王禮物不極力振舉則廢

七 卷 翼 周

隆可慮一意修舉又丘后為嫌此處必須慎常周時而為
統近乎不當不知先王原有天子之體少殺則非常而原有
人臣之分少隆亦非常兩者各有至當既不隆先王又不抑
時王豈非典常乎以番八句略跟教訓率典不必縱統以字
有力重番王弘祖而歸之無教此篇原為奉湯祀而期之無
窮若以下四句分承似紛碎無味商周不同制而曰番王弘
祖何也周制多監有商修先統而不隆便為著忠孝本一道
盡忠王室益于湯有光矣弘非曠而廣之巡衍而長之也由
是可律民以安位民不化則位不安律如行師之紀律如頑
民則不律矣奉訓率常肅然無敢踰越然皆出於自然之體
于汝必有心安意適者如是則豈特一國之休哉仰佐天子

之明遠延百世之澤近樹百辟之刑而我有周之寵眷無我
汝實俾之矣只以武庚反看為予一人之憂以斬其德而百
辟何觀則其珍世也非我周不靖惟其自作孽也幼冲嗣歷
之日商安而周乃安是毗我以造哲迪康也故不言造周而
言毗予以便是汝之德慶後裔之垂者世々享當之而無愧
惟德足以刑百辟因上言番王律民故說入德上去訓典乃
我周所以俾爾者德固爾之所以俾有周者法有窮德寧有
窮耶上七句以一身一國言比下用力舉下四句以天下萬
民言即上意而極之必如是方為教訓方為率典是汝不以
一國教訓而合天下萬世以為訓也不以一身一心率
典而合天下百辟以為常也

七 卷 翼 周

末節○惟休應轉成休成周此時太和在字嘉靖在邦汝之
往惟有休而已訓典之道在予言之則命也在爾行之則休
也微子以去業知其必休但須無替耳惟休無替則成休無
窮矣
康誥
首節○康叔時為方伯故稱孟侯不重親之尊之說要着小
字二字以孟侯而為小子其純初未散固可不忝所率其幼
未諳事亦恐不副其任也正與朕心朕德節應
惟迺丕顯節○慎對亦明德中事文德不顯此何曰丕顯不
顯者其本體默運於德罰之源而泯其端者也丕顯者其真
機流貫于德罰之用而致其力者也註崇去二字乃指出明

慎的主意務要如此不如此決不已不可因註而廢本文字
義德者吾心本明之體何難洗濯然物汗難淨有我欲崇而
不能者故務崇之人君操罰之權何難慎重然民偽難防固
有我欲去而不能者故務去之其意常若強所未能崇未能
去其力量常足以崇之去之所謂惟帝時克也力量從明慎
中徹若要明要慎便不明慎了註務崇務去只解明慎字而
克字更須揆
不改悔節○惟明德者能新民純心者能用賢胸中純是天
理更無障礙故視民如傷好善如不及在文王心上說比惠
鮮周惠更深庸者如其當庸不以其用而後之素其幹局
者為用不常事必稍能已也祇者如其當動不以其動而以

德之素具德望者為敬不但位必稱德已也威者如其常威不以我威而以彼之自取罪戾者為威不但刑必當罪已也唐之祗之威之者與其人之可庸可祗可威者通相當言明德者三言慎罰者一不可以德對德固德也罰亦德也故註德以德著于民承之允文王愛民好士威皆從精神命脉中默注微之必顯誠之不可掩也升聞者顯民之極至不顯之德至於無聲無臭也曰匪夏曰友邦曰西土曰厥邦厥民文王不以一人為德合天下以成德正克明德雖垂慕德畏威總是一德自顯民至時叙俱着文王身上說造即造就將斯民習俗氣稟盡為變化復換一番胎骨復入一番鍊鑄用隆二字有力固將用此以造盡天下而特此始耳德始必

以漸及也修者單其舊染去其氣質如切如磋也怙冒所謂訓行以近天子之光也敘者彬秩叙不紊不亂也均主文德說曰帝曰天帝以理言天以主宰言聞於帝自開也德之顯民處就是聞帝處民心之不可欺即帝心之不可蔽所以思啓行翌而日用間不覺休焉日進於德此孰非帝之式教我用休乎夫德之所在即命之所在也戎殷受命只言天命文王如此不曾說文王實去戎殷只說受命亦不曾說有天下厥民時叙正是受命處時叙以時而叙商周之交正斯民返薄歸厚由降入升之時至德實與時運為轉移而民不覺各順其則此俱是文王勉力不急處故云爾兄亦勉力不

要務務崇務云意

汝念哉○新民即明德事以明德乃于治民時明之保人知訓康保實在治民說不作治之準則看念作聖故先勉之文德不顯矣乃微言習聞不可紹乎以我精神追繼文考精神也衣德言正是紹履體備于身而依不離即願讓法門有善繼意不必指所言何事詩曰匪手携之言提其耳匪面命之言示其事是也文王之德即古今聖賢之德然德之理雖一德之蓄甚廣肅殷土也殷民思先王之德深矣先王之人民克有成法有盡而意無窮須悉心體會而求之時不同而事各異又須合六七王之始終而廣求之即用此以保人民保而父之全在德上說殷王之嘉猷俱商耆所弼成者其治雖稟於殷王其心神則各有蘊藉又況商耆之闡歷于

民情物理者深不但要心會之又要會之于心與心相安更無祈合強探之迹自然靜能生慮安而惟康而知所以訓民矣知訓是心知不落兩層然法遵後王治隆初古參伍損益然後能用中吾人終日由于古哲之教中而自不覺須要求其間而由之以與古哲相參印也三段步步推深重二求字與一惟字曰數曰至遠曰別古今一理而人之間見心思愈進愈見其廣是教他進步法又曰弘于天何也濬其源也德不濬其源終不裕故弘非至以此而萬理會通也不曰天弘而曰弘天着力語得近又恐遺遠驚古又恐忘今高是未裕的景象一洽于吾天則古今惟吾斟酌聖賢惟所運用何等寬

詳弘即博博淵泉裕即時出不廢全在德裕上說此皆不必

復愛民好士

惻隱節○上言明德之功盡矣。顧德之工夫不免開端起于逸豫之心。故提而告之。小民散為四肢。容有底滯不通之血脉。大君聯為一體。必無閑斷不貫之精。惻隱曰。乃身者。治民通明德工夫。民之不安。是汝德之病處。乃實。病註加一視字。如字反寬了。故繫承之曰。敬。敬則此心常惺。而無不覺。忽則昏。而一膜外與已不相關矣。天畏三句。正當敬之意。往盡三句。則所以敬之者也。不是說民可畏。甚於天。言不能以畏天之心。畏民耳。命雖可畏。然人知可畏。必不敢欺。亦足以東夫輔民情大可見。正是他難保處。明見其顧。顧難保。即與之如其顧。又必有求多乎顧外者。況未必如顧也。保字。難保。

七卷聖周

深惟明德者。知其難耳。盡即務崇意。盡心在民上說。乃其句就上看出。吾以一人之見。周夫。夫。隱。即日。注念而天下有一向隅。即吾心之不盡。心外無又民之道矣。盡心而戒逸。即為順理。而勉行不盡心。即為不順理。而不勉行。無不順勉。此心乃盡。不順不勉。後康好逸豫。康在乃身。猶可言也。怨在民心。不可言也。君惟不生怨于民耳。既已怨矣。其情拂而不甘。其力屈而難祛。倘日益無聊。而憤然抱無涯之戚。豈復論大小乎。拊循民隱。原有均調委順之心。法如古子惠保惠之類。慰憐民志。原有焦勞銳勵之心。神如古德德德政之類。惠懋易飭。也不惠不懋。易戒也。惟惠而不惠者。在懋而有不堪者在。使人盡于心。朱必逸豫之不弱。而為怨。府戒于逆。

未必心源之微。而憚民情。保民者。即抱無窮之惻。惻猶莫測。

其治忽之端。蓋證之廊廟之開失。而乃知民亦有甚不得已者。蓋主之關。即民之害。不論大小。誰能堪也。可不盡心而戒逸乎。乃服惟弘節○語畢。又言令人有深長思。前欲弘。天此欲弘。王何也。遠稽近述。盡心戒豫。雖乃之事。其實為弘王計也。曰王便覺有主張他者。即欲不盡心。而不可得也。有惕之。語意應保。就是弘王感而必通曰。應和字。不足。以盡之。因上言保。又康保難保。故曰。應保。不但上保之。而民直應之。蓋吾心民志相觸。而動平戾。盡化通而為一。亦惟進一步。語民與天為體。德以天為極也。曰安定天命。乃看力語。二民字。俱指殷。

七卷聖周

民說謂之助王。則王自有宅命。而新民者。在此特以應保為之助耳。若如時說。恰像一應保。而自然宅命。新民恐與助字不合。蓋此二句。究明德之極功。串說作新。乃宅天命。事新。而曰作鼓舞提撕。上之人。既以自明之德。時感發。則民興起。同然而自不能已。即大學明極于新。而終以新命。意新者。舊染盡。革而人皆進於德。又不特應也。明德至此。無餘蘊矣。敬明乃罰節○慎罰之本。敬則明。生於敬。下舉此二等。以見例肆赦。則刑乃有虞刑措之規。故先有法之經。而後舉此示法之權。民情變莫測。不可以常法律。止可權情之輕重耳。二有字。活看。殺者。如其罪也。非以誅戮為殺也。加重於匿情。而未戒于輸情。所以儆頑矯枉也。

七奏翼周

有叙節○叙不扩上節說合三千之法言之民所犯有輕有重以情理權其間而成法一些疎漏不得一些撓越不得此惟明者得之服者協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自足服民耳明服乃一連字謂明其叙以服乎人也權衡正而物無適情法桎而人無遺憾是我服他到懋和乃是他服我戒飭處就是勉于和自創自懲以心靈當法更其更何餘情之氣得以率其天乎人之有疾不決去是養患也而驟決公傷元氣此間甚難以此心去惡惟恐不去惟恐傷之鍼砭攻治無非德也去惡非必殺之必加懲而令畢棄故習一毫未棄便復滋故須畢棄赤子無知包未陷于惡者在內凡罪已當而情猶有可矜者皆善也若無人保他雖陷罪在陷而不知矣心

誠求之澤不言之歛止未形之邪必不使傷也又而曰肅心安意適于治之中真如赤子之得保於慈母更無一毫勉強從父之意曰勅懋和則以惡相戒以善相勉衛屬有心至於畢棄康又則知惡之原非我有而不覺安于善不特飭懋已也可見盡法不如盡心民服不如民化所謂刑罰次序如此非汝封節○或萬一也又曰二字有味犬至刑殺小至剗刑皆不可參之以汝心又字在康叔心上度其又有如此云也曰汝未免有喜惡有誘譽見以為非汝必將謂休咎惟民操縱非我而欽恤不遑是無汝因以無或專斷因以無或謬戾而為明為允盡在於此外事節○德者本也內也罰者末也外也外事本非所持以

七奏翼周

為治豈可不參酌人已之當與陳字極有含蓄有陳而不用意陳臬陳周臬也汝陳其臬司師其倫臬之款轉條理處即殷罰之有倫者非周臬自一樣而殷罰自一樣也必須臬陳自汝然後司得師殷也師即師汝之所陳徒汝臬中打練出殷倫來倫義理之次第也師其意不泥其迹若徒法何師之有殷罰之倫為殷民素習陳之於汝則盡一而不踰師之於司則條理曲中以湯誥之次序行周官之法度所以陳臬也要因節○此萬無生理者若可矜疑則直赦之何必念耶因法上去不得而求之念耳服行也誤以身處其地度其情耳人之情有久而後知其枉者此不但為其求生也即使終無可生亦要我心真見其可死然後制死者與死者之心兩

無憾耳斷乃定其罪之謂因其所犯之輕重而加之非繫殺也主自心決斷言念久則疑慮勿起又須斷不然梁武泣刑番成姑息此只重服念而不蔽特帶言之汝陳臬事節○首二句雖分申上二節然只一意法以古而信亦以古而膠以已而斷亦以已而斷武王深究法意而言勿次汝封正是義刑義殺處非有兩事用義全憑汝心斟酌必有成心則員神之義局而不徹故曰汝謂之義非定是合時只論理之可否義在古即從古亦時也謂之勿庸非漫無主持只論心之有無我無成心即獨行亦勿庸也于古于今于人于已一無所拂故曰盡遜殷立其準義權其當心昭其公何等有次第惟字說心中說非知其遜而姑以制善心也

七卷翼周

實者得未遜耳。不曰未遜而曰未有遜事。法意難窮。其義則可度者理之遜也。不可必者事之遜也。遜以言乎其相調而無忤也。我引繩而裁之。民竦息以就之。此時以民自視。雖伏而已。乖於性以我視民。刑雖當而已。乖于民將澤情則有之矣。而相調者安在。遜於叙必未能遜於事。叙之遜則刑罰不索其理事之遜則刑措不用。而必心始即于安。不但恐喜心之生急。實抱歎于刑之難措耳。

已汝惟節。○惟小子則不忍之良未斷。故其心獨善。未其句從小子說出。不可以諸侯形容。末二句言他。有如是之心。必能知我之心。亦期之辭。我之奉于明服。喜為知己。告耳。知得便行。得徒知無益也。德者心之德也。知心難。宅心尤難。能

宅必能知

凡民自澤節。○既非迫於不得已。又非限于不知而自得罪。於情法無可原矣。下正舉自得罪之例。彼且不自畏其死。而我何以惜其生。如此等。人乃人所共惡。宜容於汝封豕。元惡節。○聖人之治。以義倫為急務。明德者明此而已。慎罰者獨峻而已。父兄不慈。愛皆由于弟不孝。悌所致。故罪獨歸于子弟。而父兄不能化其子弟。亦其間不能以寸也。元惡之得罪。自得罪者也。不待教而誅者也。故寇賊者竟付之梟陶。此之得罪。于我正人得罪者也。教不改而後誅者也。故不親遜之百姓。必付之司徒而後誅以刑也。以殷法治殷俗。因人之安也。以文王法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孝友

七卷翼周

乃撥亂之第一義。不澤不重。法以儆之。不率節。○此嚴之臣也。人知風俗之壞于下。而不知其引于上。外指衛臣。貫下三等。臣看庶子。而曰訓人。是風化所係。庶官而曰正人。是紀綱所關。小臣而曰諸節。是戕害所在。皆有教民之責者。殷民染惡日久。導之以本性。反覺不便。順之於習染。反覺便。故國家立之條教。所以矯民革俗。而實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也。乃不求快民之良心。而求快民之習心。不求當國之公法。而求當民之私譽。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况出于同流合汙之口乎。大凡播教移風之司。多拂庸愚。故常之耳目。以廣衆執殺之謗。所由作也。要於習俗之必革。教化之必行。則拂於民正。所以利於君。今若以是視民俗。又木

可回。君法必不可行。其勿念勿庸。以病君何如。若蓋教化淵源之地。三德又用之。權於此一失。後且至於不及挽。是民之惡。未成汝反為之向導也。其病民者小。而病君者大。故上曰罔不慈。曰大慈。以獨曰朕。懲罰以義起。即文王未有此殺。亦率由此。民暴亂之義。而速殺之益。作惡與導惡同科也。亦惟君節。○亦惟字重。歸重叔康身上。要說得細。夫不孝友不忠義者。殺不赦。正謂汝以忠義孝友倡之。而臣民不從也。是以德用。又也。為治者先教化。而佐以刑罰。無教化而惟威是繩。則雖祛民為善。是亦虐也。所難不忍而能。喻人者。未之有矣。王命速由率殺。蓋以廣修身齊家之化。運于政。而于王命。速雖曰當罪。而我無德。以先之。未免非德。

汝亦固不節○純民者國家之法用法者人臣之心法未有不操切者而心可自盡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也此惟敬心可以得之法由前古至文王百世不易皆為裕民設兩言連由恐民重立不知其中自有寬處若越典為裕則姑息矣惟在典上求出寬裕之道故曰乃由使天下慄畏法不其苦與裕乃民寧尚不同此但不苦于鎬急而已未到優游涵泳地位敬忌分不開敬之至故見可畏上已說敬此又益以忌字康叔豈無敬忌而必文王之敬忌者文王止敬止仁直從民心中探討個可欽可畏之真精神于此直接其心源自覺民情法意貫洽于此心而不至於忽且敢便是裕民處若只一念敬畏何益于事蓋見獄情而敬忌苟非慘刺之

之人皆有此心惟文王之敬忌不惕於一時之不忍亦不觸于小民之可憐而直根於戒謹恐懼之素故不忽乎民即不迫乎民之生不敢于民即不促乎民之命非敬忌了又裕民也人君之精神收束處斯民自然有一種寬舒不迫之意未若有若惟恐戕民而民猶不免戕者不曰民裕而曰裕民指敬忌之心說有及二字正是師文王處不作期辭文王威所當威而猶惕不務庶獄罔知而猶恐如傷我必鼓情竭力務與文王同心一念有及在裕民時體認而力企非只空仰止遽以為能及則弗及矣自諉於莫及又弗及矣故曰我惟有及若不敢必能而不敢不能之辭上言典詳矣從典中說敬中說裕中說敬忌又于敬忌說及可見務去之義矣只

說務去其罰未可說去罰之故憚者非喜其能恭王命以其大快我裕民素志耳
與惟民節○此德用罰也謂德處當含罰意刑者不祥之具非吉康也迪如引盲上路民有迫于不得已而不及安者有限於不知而不能安者非上人開導決不能安殷先王三句正是迴吉康處導民而不求其本未能吉康也必以殷德又民而求與之並然後為迪民耳作求即有及意惟此殷民殷先哲王以德又之而汝若以法繩之如何得與殷先比美酒從殷先王以德入處求之則知迪康之道矣求者直探心源註四字義尚未盡其惟二字有急於用德意求殷德而康民所謂迪也迪之門即為適之路重罔迪不適句必不適而後

德則刑罰亦為德化不迪而罰則法令無取滋棄不是然不導即導之未至亦不能致民安康也以德迪民待其不從而後罰之乃為以已之正一人若不導以德而遽齊以刑則惟威惟虐而已豈政哉註意極活蓋言迪者必以德為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不迪以德則不足為政也若錯認以德用罰謂用德于訊鞠時則誤矣此節語氣都着武王說即乃寡兄最意然自嚴亦以嚴康叔
子惟不可節○不指監殷蓋迪則作求不迪則罔政一得一失可不監乎德必講而後明故有此德之說然告德之說於用德之時猶易明也今告德之說于罰之行則法由心運威德施至難明者也德曰說罰曰行罰有章程可據而德非

可迹求只好說其大意蓋德罰原非二致罰不過行吾德故雖諄言罰未嘗不先之德也斯民止有古之一述而古外無迪故義刑義殺用於不適之後為迪康用於未迪之先為罔政子惟監於可以迪不可以罔政而為德意不覺於罰致意也蓋自驗其可行故以信汝之必可行而惕于心不啻出于口矣民之不靜其罪不在身而在心能止其心則念慮寂然動無違禮註狼疾二字不必泥殷民乃王業之本武王責任所係憐為汝戒者亦武王自為計耳正自嚴處迪康未同只言不可不迪意前言罔迪不適以良心言此言迪康未同以偽染言未同云者未能正休商王極威之風非全不迪也民來化罪在導民者曰不怨有監商先而以德導意其

廿九

尚對迪康言所謂猶然如此也敬之執節○前是明德以治民必無一民不化乃為明此用德以裕民惟求之已而民之化否俟之而已不但任刑者于民為怨于謀彘為非即以罰行德終是怨府蓋刑未有不怨者刑而不當其怨固不必言即刑而當而被刑者亦不咎孽自己作而恨法自上加然則怨豈可謀之道乎若曰將欲生之必故殺之雖其意未嘗不善亦是一點殺心之未忘矣無亦謂其為彘常之法歟不知民既以生為貴則必以得生為常而以戕生為變況此不過一日之用耳後世緣此以為常而不知非常也曰無作勿用併上以德行罰都不要了此明德工夫進步處要看斷字罰者國所必不可廢公歎盡去之

而用德雖尚德者未必信也必斷然真信罰非所恃為治倘稍有從容悠豫意便不濟事矣惟以聖賢為必可法古治為必可渡果以行之確以守之而後可言誠否則應前弘天說將古今之理會成一片何大如之前重法古此重吾身說乃我惟有及意古人之德必此心習而安一念勉強便非實德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也又要反觀內省與古相顧誤不可以作稽中德意講康者以古人安頓吾心順者以吾心印証古人由是獲之則安中之慮德中之慧又須為千百世計雖古人心思所不及慮而計慮及之何其遠也蓋謀用刑則迫便用德則紆遠耳總是不則敏德裕棠比猶裕深一步前注刑言此主德信俾天性自呈而稱之安適忘其刑并忘其德

三十

身心若無所拘手足惟吾所措有不寧乎裕便是寧曰以民寧者全於裕處使其自寧毫無驅之之意寧本德言與若德裕乃身應必裕民乃為裕身也不曰民裕而曰裕民亦着朕叔身上說由敬典而裕者嚴中之寬也以我而寧民者也以敏德為裕者法外之仁以民而自寧者也末二節○天民渾見上下節俱言民而天命帶言民心即天也一明德慎罰也體之身心為服命應又民言一世事業也著之令甲為典常應世享言萬世事業也要看高聽但僅舉武王所言平層未必能及也必須比武王所言高一層精神心力不妨過也上節主明有善繼善述意下節主敬有愈久益堅意下節意跟上來重不替說康又民之福也世享則不

特民受福而子孫亦受福矣。至於世享命有不常。非而節二
 聽字相關。凡武王所言者。不過大略。須要聲入而心通之。曰
 乃聽曰聽朕實。在自身二體會。
 酒誥
 首節○大命即武王臨酒之命。明有數布闡揚意。因其良心
 而導之。可使人為孝子為忠臣。命何大也。
 乃穆考二節○肇西土命丕顯矣。猶以酒易溺人。雖西土無
 酖風。必朝夕致戒也。明德惟馨。所以存明裡而表休享。非酒
 不達。酒雖非祀本。而此性帛主祝為切要。因祀而有酒。重在
 祀不在酒也。用之祀則為降命。用之人則為降威。可見酒只
 宜於祀不宜于人。

文王誥教節○與下節俱重德字。謹德則酒不戒而自還。此
 戒之本也。本國之老成無待誥誡。故專戒小子。當其幼小即
 以此戒待。敬實漸開而訓之則難為力矣。有正而常于酒。則
 瘠厥官有事而常于酒。則廢厥職。越庶國亦指小子言。飲惟
 祀見。非祀則不飲。即祀尚不可醉。况常時而可繼乎。祀茲酒
 者。用以裸獻。非為其人之飲也。飲惟祀者。用以敬神之賜。非
 以為酣嘗也。
 我民迪節○曰我民則終歲勤動。具知艱難。威只在無外慕
 設務本節用之心。專則縱欲荒寧之念。自息。此清源之論也。
 上物甚無奇。而前人精神在焉。愛土物是愛前人之精神也。
 孝敬之念勃然矣。愛者目無異視耳無異聽。終歲勤動也。故

心純而滅聰聽者。欲其徒無味中咀出味來。只泛聰却不見
 好也。不可說大德為綱常小德為謹酒。亦不是。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意當時飲酒者必曰無閑大故耳。不知忽小不戒。必
 繼而不已。至於喪德喪邦。豈小失乎。詩曰無以太康。職思其
 居。好樂無荒。良士瞿。惟恐損于身心。妨于職業。如此其大
 也。惟一者惕于克一也。此中不免二三。則執德不恒而淫逸
 之私滋矣。
 妹土節○股肱另截。費農費二段。人情勞則思善。逸則思欲
 嗣者。動勞不已。無時暇逸。念自不至酒。不顧父母之養。不孝
 也。父母不是慶得養。喜其務本力業。不為游蕩子耳。即迪小
 子之心。洗者嚴。不肆。映者持重。不縱。有德將意。

庶士有正節○臣職當為。豈止養祀二事。然論可飲之時。惟
 此耳。者是齒德俱尊之人。可以志養。不可以物養。必不失其
 身。而能盡其道。乃可悅而順。故曰大克羞情。文兼備誠。致流
 通養老者。君之典。而以此對揚之。故曰惟君謂之。不惟君養老
 而飲可矣。然可事人不可事神。未大也。又當大思之。觀者稽
 德。不可作神交之本。看須就平日說。反觀於身。以內省於心。
 一直下是誠意慎獨工夫。惟真心最不可欺。一反觀而公私
 洞然。故觀之不足。又深省之。然中偶合易。而純一難。故觀省
 之不足。又永觀省之。作稽乃觀省中事。天下之邪妄生於動
 而作者動之屬也。動不及檢。夫人之造作出於靜而中者靜
 之真也。靜能難清。永觀省者此而已。故作而可稽。心境分明。

之後隨所起伏自無不與受衷相湊合耳。蓋者敬與神交在馨香誠敬說不足修祀典也。到此時神人交暢我與鬼神精相盪而貌相稽神為主而我為介是正對天質神之頃逸即作德心逸之逸至於享尸受祚乃畧節耳逸字高飲字一層若是者論其心則奉老成為典刑儼神明於祗肅固以修明大禮而非開燕飲之門論其事則醴設而賓相酢酢舉而神肯悅亦以檢束身心而永杜沉酣之漸正事元德推開不可說祀養三句總一意安溺其中則沉湎之習滋職業煩其應則荒淫之行轍私欲去本源澈自然王事靡盬而修政不遑天監在茲而春德匪懈矣。繼述者目前之計而修政懋德者百世之計觀永不忘在王家則徒自酒酒於一時者何益

我治事處就是元德之不忘履不可分得君得天說上茲字指祀養下茲字指正事
我西土節○不腆酒何以受天命蓋嗜欲深者天機淺堅忍嗜欲必能兢業以圖上理當時群臣秉德迪知天威昭文於前昭武於後皆起於不腆酒也文王教說得廣不止告臣告小子之辭平日薰染於文教故不腆酒克用有身體服膺意文王立教時真見茲酒所係甚重開世道民風開天心國運故告戒無已非為一酒諄者
在昔殷先節○人君孰不畏天民湯則畏之而見於行此非以無常而畏也真見天理民岩通為一體畏者神明惕勵猶屬虛勉畏者躬修體驗始為實畏非待觸境而疑亦非天一

畏民又一畏直以敬為本體而舉天命民心攝入於一念中經德秉哲正迪畏處要着得相關惟德動天惟顯俊可以尊帝惟民歸德惟養賢可以致民經非特而不使間亦非於德外更求一執極也純亦不已之體原如此其不可變也秉非研而不使眩亦非于哲上更加一把握也鑑空妍媸自呈其本體原不可蔽也秉哲未說到用人所秉者哲耳還是明哲亦經德中事蓋謨命頌后乃德中之真絨尊帝長民乃哲中之實體雖觀闕未啓觀察未行已操天民必至之符矣以此為畏乃迪畏也成王畏相即經德秉哲心懷有常自一成而不毀心中了自不敢狎侮君子秉字潤恭者恭中一事以盡忠輔聖而責難已既未盡未敢輕責之君也此節不重焉

繞重後人不暇述說創業之主身親艱難且以不世出之寶其無逸不必言後之君臣蒙故業守成規猶不敢暇逸如此暇字有味無一時空閑則逸豫從何起曰自者君盡君道臣盡臣忠不相委也飲從逸生逸從暇生逸且無暇何況于飲絕其致飲之根也
越在外服節○越者繼上君與御事言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諸侯也伯者諸侯之長庶尹至里居是五樣人上言御事此言內服則止庶僚以下故以百寮冠之庶尹官之正亞其貳也惟服宗工謂服尊官之事者又其次也國中百姓是世族命氏之家里居不在其位者合舉內外臣工尊者不以分理有人而委責卑者不以權非在我而偷安

人：率礪可以想同心氣象矣。不暇就是不敢的心事，不敢從迫畏來，非又不如不暇也。不敢者躊躇斟酌，恐情職業，此是純臣靖恭美節，不暇則朝夕惕常見不及即寐情者無以容其偷。惟助二句，正是不暇處，乃次其心體，依本文一連說，惟字重，正見不暇意，志有在而不暇及，事有專而不暇為也。以成畏之君德，原無可加其顯，以崇恭之御事，原無可益其祇，而諸臣之心，既欲於君顯為之增，又欲於相祇為之益，何時得暇也。分守職業，勉力或可盡，而無窮願欲，雖惟日不足矣。故聖人嚴飽食用心之戒，此當與汝訪勸參看。在今後嗣節，○傷心以上，是沉酣不後，見不能迫畏小民也。惟荒以下，是荒腴不息，見不能迫畏天命也。故天以下，見暇

三

逸之快不敢以著宗飲之害

人無於水節○監戒也。雖無妍媸，既妍矣，雖監何益。惟嫌而監焉，則可為改圖之地。古人之監，亦欲知失處耳。人之修為，以已為的，以人為徵，未加觀省而持論前代之短長，則往行皆陳迹，後事檢飭而後視上世之理亂，則孤心豈能自信。明鏡止水，達人比心，監水亦是好的，但不若民監尤切耳。古人如此，而與適與我其事相合，是即我好影子也。如此而亡適與我其事相似，是即我醜樣子也。一印証則身心之微莫可覆藏，情為觸而境為新，不覺自擊而心鍊矣。大監正是無時不落一層，試思受當日所為，修然者豈知有今日耶。故我舉念而覆轍在前，即所以去覆而之存也。是彼為設像之障

而我為察影之藉也。大字雖從命來，實有着力猛着意，故下曰：劫曰剛亦此意。撫時不但容軀之謂，陶鑄身心洗滌逸豫，臣安戢守民安常業，不至喪德喪邦也。監殷之失而思亦墮此，因知自身而臣而民俱不可不謹，必以求撫安之道。汝劫慾節○以獻臣諸侯作一頭，以友事，三疊推下，歸重末句，以劫慾剛制為眼目，以四矧字為血脉，殷獻不必言昔仕殷而今里居者，或以殷獻而仍散為各國之臣，如下迪諸臣百工尚多有之。若忒說好了，則不合註自早而尊句矣。康叔為方伯，則侯甸男皆其所統也。太史掌六典，以佐王治，以八法治官，所以八則治都鄙，內史以八柄詔王，駁而爵祿予奪，生殺費置皆其所司。二史之於君也，侍從有獻納之功，朝

三

夕有切磋之助，故曰友也。賢臣之在衛者，宗工之言，大臣是二樣人，下有事有疇，則宗工中之尤著者也。爾事如後世所謂賓師，其禮重于友，而其事柄則非居位執政者也。休主論道，不親職事，專以補德于燕閑，采則賓師，亦有時而受其事之托。如孟子為卿于齊，出吊可見所事之中，又有此兩項之分。若三卿則居位執政者，通於天子列於六職，與康叔相偶以任一國之治，故曰疇。非謂名秩與康叔等也。註必比羞者，饋祀進一步，若仍前說謂養祀可飲，則不盡字之義。况賢臣百工皆以賢用，豈待戒而用力教，眾人自賢始賢，化則無不化，教衛臣自貴始貴，化則無不化，要他相戒相勵，惟恐一念暇則逸豫來之，歷舉官名職事，正意流清源意貴之職

業自不暇飲矣剛制說得細合連畏意不特嚴酒之戒且絕暇逸之端蓋勉強禁止者念少柔茹即未絕浸淫之害必持以堅忍精神奮以果毅力量對肯酒如勁敵而顧惜豪繁之情一刀都斷蓋酒之溺人也令人靡於中莫能自振此豈臣者利用劫以銷其習氣制身者利用剛以奪其柔心皆過欲存理之闕去危保微之界非大勇豈能致其決哉

厥或告三節○反言以見民之當教非寔事也觀劫惑及末節之言武王憐于臣不率猶更教之况小民無知視臣猶當寬者豈一不率而就殺之乎當看或字群飲惟終自作不腆固有可執可殺之理設告出于或既非汝真知繼之則民無忌殺之又似太慘第執以歸周予或者其殺矣但群飲

乃商民故謂而教民乃爾封職分安可迫之殺哉况所執既盡群飲予豈能一盡殺信當教矣註添出為奸字本文所無若殷臣酒酒不殺而姑教以其非群飲所以罪殊耳教以羞者饋祀教以不敢不暇也諸臣而能用我教辭則惡惡之臣為正事之臣配于酒德者今天順元德矣兩心相當曰享明以享永不忘在王家不特爵賞之旌也不然安能坐視其庶腥之上聞乎不殺何待

典聽朕命節○指通篇言曰辯有司而康叔意自在若酒酒與不酒者渾而無別則人何所勸懲有司者司其職守也辯有司者欲諸臣皆勵職守不以暇逸致酒也重勉諸司供職說若只此酒何辯之有臣勤其職則民盡其業自然之理

梓材
首節○達通也吾之所為與其情通徹無間也非使上下兩邊相通之謂天子於天下如一身然血氣命脉無處不通故患莫大于情壅有部屋隱情著如火燃而上無由見聞者其權係之邦君矣以下達上說非果有實德及於民乎于厥必不能使其情之達故優崇寵渥非達惟推赤心而達衆志乃能厭服於巨室可以通巨室之心必可通天子之心先受乎此而後可通乎彼如水灌漬實德所孚自然氣脉通暢工夫只在安民撫臣則大家自然向化天子自然推誠照本文一直說到達王上去邦君為天子明四目達四聰能使下情無壅即是上情達慮非達上而又達下也亦不可作得罪巨室

不可為政不獲乎上不可治民看還是他人不能而能者惟邦君耳

汝若恒越節○一發越則動生機惟恐殺人矣常提越則動生之機而惟恐屬殺人矣敬勞不特敬忌直以此為勞米矣問屬殺非徒言教也實欽恤之心但心存不殺而化不先于敬然則以迷染之衆而遽置之肆赦矜疑之條非以勝殘去殺也故有明德工夫恐民陷無辜而勞米之于未犯之先有哀矜之念而不忍使民愁和奔咎即不殺而終至于殺是敬勞正不殺之初心使其必不入於殺者故其所有亦以成哀矜而約之勞米耳惟敬勞則可宥人豈市恩姑息而令民得也○戒法執宥亦是可矜疑者要看徂字徂字指往國

之初開以自新之門若居常但可伏念及未有遜事豈可輕
 赦國家無倖生之路而殺而不殺者是可以情求乃敬勞之
 極思也吳漢曰願陛下慎勿赦老成謀國如此
 王蔭監節○是不用罰而用德意監以監亂民則威易逞
 易繼但不能敬勞率臣便是戕虐下正無戕虐廢戕虐之國
 必寡人之夫孤人之婦不但上不能容民即民欲自容而不
 可得故舜不虐無告至於二字有味推其極而至於此則無
 人不敬屬矣卑力難支亟生之而猶傷彼易忽而我敬之此
 儻無倚亟聯之而猶斷彼將絕而吾屬之此須惻隱小惠決
 不濟須我精神與之灌沃肅然不懈諒然不隔故曰敬屬是
 容保中一事使一國有一人犯法則無所戕虐中猶有不可

容之人也時設有謂合由此敬屬之道以容蓄萬民者有謂
 合由止承上二句說者俱非也敬屬而至於寡婦豈有一夫
 不獲者乎此句包寡婦萬民俱在內不令血脉有一痿痺分
 之則有寡有婦以特厚之心仁之而其無戕虐也切合之則
 何不敬何不屬以一視之心仁之而其無戕虐也均蓋人臣
 統萬民當使之合不當使之離赤子相保以生寬之則合促
 之則離然但曰容第不戕虐之而已未必就養恬故又說出
 引字是容中之作用見得容非只是容納直引之生全耳養
 恬不但出之戕虐也休養生息于先天有鯁意小民無知
 惟上所引如提傀儡故引之生而不知德引之死而不知避
 禍有啓迪匡扶工夫敬屬合容上之所施也至于養恬則民

所自有而引特為啓蒙發竅之機耳謂之曰罔攸辟可見治
 民原有生全之道刑辟無所用之
 若稽田節○一段深一段旌別嚴或虞邦本動搖元氣固不
 無朴陋無文故惡除則基疑有地本固則文飭有基三惟其
 重看張弛任所斟酌即武王不能遙度也震平地者難為功
 因丘陵者易為功康叔既有愚矣而創始圖終不同不失武
 王意而益大其未竟之緒在今日已上通情寬辟不必扭入
 講中三既字與惟字相呼應數箇以除惡則務本矣而餘風
 未殄則思慮預防者慮方殷也垣墉以分封則既定矣而保
 世滋大則時緝屢省者不容忽也棹材以典則既貽矣而
 質具著文則化而裁之者存乎變也陳修者區別分明塗訟

者堅完縝密丹雘者新人耳目
 先王既勤節○須提二明德明白本不顯以刑百辟而心誠
 協下不徒恃乎臨御之統者一人御侯之明德也表精白以
 自靖而恭敬未將不徒襲享上之文者諸侯事君之明德也
 勤有日孜意勤明德而懷夾所謂德日新萬邦懷也諸侯
 遠在六服當常以念通之有不忘遠意不是以明德去懷
 遠心精所乎人覺有親媚天子之思而遠者自近耳懷有
 勸課得宜殿最不爽意不但厚往薄來即取亂無弱亦德也
 庶邦享二句正是懷為夾處享指役志于享者言忘形略分
 翰誠吐志所謂兄弟者各盡其職業以媚君不但聘享也要
 在明德上說作有鼓舞振作意亦既對先王言所謂百辟其

刑之上下合為一德矣我以德懷諸侯不以德應亦君德未至也天下惟德為至近至親萬世不易之常道故曰典式者式其德和而輯之為集非一味和也

皇天既付二節○有人而後有土曰付者見不可不為之導和也○先王受命豈不能和疆土之民而至於今猶有迷者哉先王蓋曰與其督責一時孰若漸濡數世而誠民以對天也由皇天之命而切計先王受命之心倘疆土中有一民未覺於迷必有惻然不懌者不重天付只重先王身上說民曰迷者如迷子失途無人教化而失性非敢於悖也惟字重看和懌與用懌二懌字相叫應悟民其心純故先教教而在寬少振作即從容以俟其新迷民其心蔽故先和懌而懌來不

苦難方可策勵而驅之善和者消其乖戾之氣懌者懼其好德之真先者引之以入於善後者驅之以化於善是一套工夫在德上着力以此懌迷民即以此懌先王是皇天付于先王而王以修和成先德也蓋先王受命在此迷民故慰先王之受命惟在此迷民之向化非德其何能昭存乎末節○重惟王二字不可作子孫說天下無不斬之澤而有不磨之德欲至於三字有力欲王今日之德可至於萬年也使有所藉而世對揚者在王今日之德必治可至于萬年而後稱守成之主要責重在王身上說乃勉辭非期辭通節以德言不以天命言

尚書傳

明長水後學陸鏡實府父著

召詰

首節○成王告廟蓋建都重事不敢不告非以作洛為成文武憲志而告也文王都豐武王遷於鎬王雖在鎬而宗廟不徙故成周每有大事皆至豐焉惟太保三節○召公以時至洛而稽天役民于其始也二公同受命於豐而召公先來不重至洛重卜宅上要照洛詰卜王城于澗瀍之間下都於瀍水之外公先已有定算然不敢自決而稽於天下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召之卜即周之卜也經營未便興工只是定其處所

詩云經之營之庶民攻之蓋經營定總攻故三日庚戌始以經營者攻位也此處不露出位字其實所經營即位也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成基址成也用庶殷者不是舉殷民以誅周蓋特役之使知締造艱辛無非為此庶殷亦動其感悟之意

若翌且四節○周公以時觀洛而告神役民以成其終只是徧觀無度其可否意達者通達無間以神會不以形視也聖人舉大事未有不質之天地鬼神者蓋其心常與之通祭尊以簡為貴故用特牲祭卑以豐為禮故用牛羊豕此郊社與中庸不同彼所云郊乃祭上帝此則合祭天地彼所云社乃祭地此則但祭新邑土神皆以營洛告也郊社大禮周公以

人臣行之蓋假王之靈也孔氏曰此賦功蓋於國之書也蓋假
謂賦歛諸侯之功料其入夫多少屬役屬之書也蓋假
知地之丈尺也召公特粗命之攻位故未用書至於周公又
重其勤矣雖說以書命邦伯使邦伯各命其部然大意重
臣民咸勤上不作只言庶殷而不言庶邦蓋殷民不勤遷洛
者也彼肯欣趨事更無一毫勉強就役之態而辭然大作
則其心亦喜周家之營洛可知故特著之曰殷庶各曰庶殷
反覆形容人心之同
出取幣節○取幣旅王是二事篇中皆旅王至奉幣方應取
幣旅王只指詰王不兼幣說旅王而及公高攝政亦有諸
殷之責但意重在王耳自字重乃根本之謂洛邑為化殷而

作陳之教條著之訓令是誥告也非其自也分化殷之任者
皆可為若潛移默化則誥告之自也非諸臣所能勉之天
命稽之民情考之上古當有任其責者但言御事不可指出
王字我之旅王若公正旅其能盡此道也我之奉幣正供其
能盡此道也包篇中意
皇天上帝節○無疆以大言不以久言元子與命天之眷商
而為無疆休者也一旦改而為恤可見恤隨休轉當無疆休
時即有無疆恤在改君易命是有形之恤而履盛當盛是無
形之恤當着成王身上說豈必君可易命可易然後當敬就
此父天受命之初已有無窮之憂奈何弗敬乎奈何諄所謂
沒奈何也人情惡檢樂縱但旦夕兢業不能益元子大國之

尊而一偷偷求為匹夫而不可得有不由得我不敬者此
未露德字而所敬者實德也
天既遐終節○終字有味即終累大德之終當時初政亦用
文王為相智豈盡藏乎只為始念不敬其究至於智藏云
智藏藏在見不能敬德夫知至出執見不能誠民天亦二句
見不能祈命故勉王以敬疾者及今下手更無等待敬是精
明振作之氣着不得一毫急緩就使惕勵中無一段急不
遑之心其敬終不徹須知疾不是欲速心欲速即為助長此
即惟口不言之思惟恐今日不敬後欲敬而不能又恐敬之
量無窮猛力趕上猶或不赴不疾如何成敬一篇綱領在敬
敬之工夫在疾

相古先民節○只重天地說從子格保亦是天迪其德廣為
之祇台湯之聖敬自是以為天所迪非只靠天啓明也不曰
神稽而曰面稽真觀面相對不隔一膜敬順無違正是面
稽虔都在迪德上說而傳子格命意略帶之蓋人君之于天
合則順不合則逆全要德與天通墜命要發疾敬意
今冲子嗣節○此書所言皆夏商之德永命之理非幼主樂
聞故首言無遺精神流貫話言未惟稽古德就是稽天緊連
直說謂之壽考閱歷千人世已久則典謨記載體驗者真殆
履于身心已到則於稽精微潛通者素而相合謂之稽要在
心上說以古德崇之考究明證有以得其窾不特指得失陳
敬肆酷肖往事抑且究得失所分決敬肆所自痛中幾微一

顧問能使人身遊歷代而懷千載之興衰蓋壽考即古人也然古德猶有迹也至于天尤操古今監德之權而不可測者矧壽考亦能稽之會陰陽消長之玄機為制治保邦之大略發謀運慮舉念相符不特然保命寔隆命通福善禍淫之權抑知如何可延若何不永直勸與善奪惡之故一諮謀焉能使人恍見於穆而惕難謀之帝監蓋壽考即天也外而觀之曰稽古以事言究而觀之曰稽天以事中之理言

有王雖小節○普天率土元后之載亦不細矣天命無停機宜臻其壯焉而後降之也方謹誌之日即言誠和非一味寬和也法制中自有順適處不徇不激使之服習約束而不苦難我和民而民未和非能誠也蓋民和而一民未和非至

能誠也今休者奉命用懋乃前人之休治化維新導迪和氣斯王今日之休也休非景運之謂民之和風即天之善氣今日和即今日休豈於民誠外別有休乎惟休以受命言此以永命言謂之今則非後也欲及今日而成安敢以後姑待之不敗後不是說不敢緩于敬德也誠民已說在上何須又復說後字自今字生及今即欲如此○君者固不能一日待也不敗字又從君字生用願畏只不敢後意若謂修德時以民君為懼又不着實矣武王論明德在保又康保我保民而民難保方見其意只空懸想如願誤則不君矣君不重小民難保說從敬上見之修己以安百姓克齊其猶病諸不敬如何見得君執德以斷續為操舍民即以操舍為離合王所為

萬念惺而一念之精神稍不繼者民之所為轉盼即興而不少待者也以安百姓為難而修己之敬無失則敬德不息民心自順此之謂誠民

王來紹上節○自服在誠民上說將我所祈者一體驗之其自時三句重時字大邑初建國命再造乃天神民向恃之時故當及時以云雖此節只指誠至王敬節方是敬德然俱含有敬德意配非對越也德與天合德非祭祀也固不祇肅治非政令也道洽政治天命主于民心馨香發于至治配感俱根到中又相貫而下末二句決其必能之辭周至文武天命已成以此云當有成命者王必自求而後可謂成不我我去幾命而命自固於我也今字對上時字在治化說與

前不同即以此成命便為今日之休始以誠民而得天終以永命而益見民之誠蓋治民以得天為極新民以新命為終王先服殷節○亦誠民事服乃心悅誠服有感乎虞比而介之親近是與之雜處副貳是為之僚佐推心置腹曾不疑忌正是服虔性本有節非遏絕也乃日滅法節性日邁一套事邁即邁迹自振振于舊染也精神繼而不收便索然不振日擗節則日就精明自然勇往力行以進于善邁非意氣乃性真自鼓也

王敬作所節○與無逸不同彼主聖君言出於自然此主成王言勉然之辭即敬是心何可方所謂之作若真有個所在而我作者所謂恭前倚衡也只說敬何憑下手故教以作所

有執着用力的腔子是主敬之法，自戒慎恐懼以至莫忘莫顯乾惕，若曰不可不敬德者，起下之辭，敬便是德，非二樣。我不可以不敬，不可不敬德，則不可不監矣。監夏又要監商，連說一監于夏，猶曰偶然，惟再監于殷而得與得相符，失與失相券，夫然後愈知敬矣。監非徒留神于史冊，真若目擊其事而儆省者，非徒修省于一時，真若自履其地而憂惶者，鏡人所以自鏡也。監是敬之法門，不可不知者數也。可知者理也，惟不委于數而求于理，乃所為監，不然空戒其失而羨其得，何益之有？惟有之惟語活，惟不之惟決辭，兩相呼應，看早字，召公猶以四百六百為未久者。

今主嗣愛敬，○不言嗣文武，而言嗣二國已墜之命，得失之

效昭然，令人深省天眷周受命無艾矣。然二國當迪保時，其受眷於天亦若是也。新邑創始，即同開國，與繼體不同，必如禹湯之有功乃可。若啓及太甲，便不足以當之。故曰嗣受則猶有文武之德可憑，曰初服，則從新做起。正申嗣若功之意，註况字又推開一步矣。要緊在初服，此篇不言文武而言禹湯，欲成王為創業之憂勤，不僅為繼體之敬承也。積德為功，若功指禹湯言，非謂天命去留決于此也。

若生子節○初履最難，故以生子為喻。有惜時勉德意，明哲之體，天之命我者，自是如以第情識一開，則明於此初呈，而弱夫明者亦於此初芽，欲離未離，都屬先天，未有不靈覺。此後則全在人自貽，即貽謀之貽，觀下愚為自暴自棄，則上智

豈非自貽乎？今天三句，諷照本文重初字，初頭雖哲，但知識易昏，精神易渝，物蔽衆而倖急起，今天實是命王明哲之德，以待王察而充之。命王惠迪，逆凶以待王趨而避之。命王歷年以待王延而永之。有吉必有凶，一念動而即在不指禎祥妖孽，吉凶二句，跟命哲來開首，只說哲命，天雖命之，願所承者何如？我所擇而知者，知初服原有哲，有吉凶有歷年，但在王自貽何如耳。初服以後，我不敢知，決言初之當慎，通節重二今字，應今休今字，從此便做不可蹉跎，有思其終意，合監夏商節言之。召公真能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者。

宅新邑節○上已言疾敬，此重肆惟字，我欲王疾敬者，為此故也。生子不可常初，宅邑不可常新，修德者失今，嗣可與後

初服者有今必罔後，說一用字，通篇致意在此，明德以新民為全新民，以新命為至。若用德祈天，則敬德之心必不純，蓋德之用，就是祈天，虞非真有祈禱也。德洽于民，自孚于天耳。本文無民字，德是不顯之體，意想之所不能度，氣力之所不能加，而至於為吾用，則非其敬修功到，念與天游者，不能謂之永者。惟德萬年不斬耳。誠民只在敬德中，祈天不出誠民外。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節○緩用刑，正是疾敬德，此二節，義誠字之義，珍戮乃誠之而不順者，亦求其化而然。故曰用人，上恬下怡之日，不可有刑驅勢迫之意。此即若有恒性之若民性，本順任其性之流，而不節，則不若節其性之過，而少強，亦不若如在

其甘苦間因其心之所固有情之不能已者而利導之則天性以涵育而呈良心以啓沃而發豈不成誠民之功所以順之者無他民之非彝皆我德未至惟益教其德俟德至而自洽耳有功即嗣若功

其惟王位節○若之民不如反之已王德果超于天下之上則民皆觀而化矣何侯用法執位在德元應嗣若功說居夏商之位當有禹湯之德非德與位稱之謂德盛則以位殉德德大而位益見其大德不盛則以位殉德小而位若小位無增減德有大小耳故曰元在天為首德在人為仁心一元長運擅至尊無對之神其不至以慘刑傷長厚可知也惟德可言元而位不可言元其難者以新邑初服言上欲王敬德

誠民此則德至而民自誠越王顯正是德元處能令人見德則王德無不著不察之虞人君合天下成德一民不化德就不顯用者不特刑之也訓行而近有日遷善而不知意上欲王其德之用至此則并小民而亦刑用之實是為我所用所謂從心不踰也顯字從刑用來若云位在德元德顯顯小民刑用德益顯似有二德矣不過就其流行著見言要之王只篤恭不顯豈有迹所謂夫微之顯不可掩也

上下勤恤即○勤即疾敬恤即無疆之恤惟勤故恤欲王句指出勤恤主意焉之明德而止於四百湯之懋德而止於六百今既欲兼夏又欲兼殷必體備焉湯之德而又過之其憂遑策勵何如然下之勤恤只好勸誠王致意上之勤恤必須

以小民受之言民即離德不得不以天祈而以民祈雖萬年可也只重民說永命略帶受字有味在民上做工夫誠處便是永處受比祈不同吾分中未必有而真之為祈凡吾分中物而應得者為受說天便不可必說民則有德必懷上曰刑用則不誠而和此曰受天則不祈而永語意更進

末節○通結上文殄戮不用則不用威矣後明德中發出則自有不震之肅威命明德串說重德上作未然看保受從威明中生來既受則要保亦串說需期于自任之中末有者究敬德誠民之終言正是威命明德所有始終亦三初服意末者一世二世千萬世成者命既永而不可易也前是顯于一世有望不厭也此是顯于後世法世則也主居德意

亦字對越王言自民言之固及王而顯自命言之王亦與命而俱顯德是不顯的而而曰顯者就命與民而言俱是期之不是勉之夫我則保受王則成顯允此皆勤勞所在而我非形以此為能勤而遂已也我之意更有進焉註在王自盡意在能字內召公正欲以此為勤不可因奉幣二字又多餘旋也自服土中則王之時自貽哲命則王之事奉幣止為祈休用而永命非祈休可致我也于非敢勤之內而思用其勤只好待王祈休祝釐時奉幣以略表愚衷而率不能助王祈禱本昭升之力彼有儼然昭假而德不足誠民豈祝史所能祈乎召公因前屢說祈天故一句勘破所謂祈者而在能祈蓋奉幣供祀者人臣愛莫能助之情也

盛矣。有祈之實。即不祈可也。祈而無實。可也。能川而幣。即德也。祀天乃祈天永命之末節。而荐幣又祀天祈命之末節。語氣須令人有深思。不可說煞了。語及于民。則宗子家相猶可容憂動之實語。于命而皇天大君當自有觀贊之輔。吾但以意度之。謂受天永命。惟此小民。至所為華為國之和。以薦之穹蒼。則必有出于王心。入于天心。而眷顧靈承不隔。彼則所謂保受威德。皆相矣。恭者責難之謂。不以奉幣為恭。而以王能行命為恭。

洛誥

周公初基節○以民為主。民之和而臣布之。即臣之勞也。民之和而周公親之。即周公之勤也。謂之四方民言不謬。

內重根本也。和會不過欣歡鼓舞。見士者始服。而事也。洛邑天地之中。宅中國治臣民共顧。以原為臣民而作。臣民實自趨其事。誥治者以治洛之事告王也。下朕浸是也。以事體重大故曰大誥。若作告臣民恐相宅等事。太保身之。非周公事也。況臣民已捕和何必公告。

朕後子節○言作洛大事。王固以委重于我矣。然營者為王而營也。吉者為王而吉也。王將以此地為明辟于天下萬世。朕何能效其勤乎。故曰後。

王如弗敢節○命即天命。以天命重大難。詔而欲无。若成即二人共貞意弗敢而曰如非真弗敢也。其基根基。王基字有責難意。末句言基不言定者。王乃初服也。

用朝諸侯撫萬民意。

子惟乙卯節○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已之意。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非並列二卜之說。蓋周公之心即天之心矣。此節要見天休。故下以天休答要得誨王意。示之圖欲王宅中圖大示之。卜欲王繼天出治。地理與天心協應。當知所以承天休也。王拜手節○重二敬字。相洛定洛俱輕。叙過天休在敬中。覺之公以為王不敢。王又以為公不敢。君臣俱有惧不克勝意。相洛定洛正是公不敢不敢天休處。臣休共貞俱因周公責難意而寓已倚賴之心。對而無愧曰匹。有能祈永命意。上叙其宅洛責難之意。此致其責望之深。言卜休恒吉。即天休

洛誥

所在也。公來示吉。將此休付於予。俱弗克堪。欲與公共負之也。貞于時為冬于德為智。所以收斂萬化而無洩漏者。萬億年不就子孫就敬言。公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以承以常吉之卜乎。其者期之辭。以予者使之辭。倚之甚重。望之甚長也。須如此說。方得成王倚公之意。作洛不但為規模宏遠。當重敬字。此是誨慶。美意只在萬億年。故曰匹貞皆叙事中形容其休。不可就說意之美。

王肇稱節○祀不是告報祈意。人君為神之主。精神當與天地百神通。而後可出治。此舜初攝即祀也。舉殷禮以秩無文。直下曰肇見他務未遑而先行此。曰秩有治神人和上下意。欲其心可通神。非徒祝幣之文也。即召公能祈永命意。

子齊百工節○事乃百職事謂爾之往庶幾勉力建功以育
事乎初政之始不但臣觀望於君亦觀望於臣周公言此
見君有君當盡之事臣有臣當盡之事一言而鼓舞人心之
機寓矣有事兼記工教工內治御侯裕民意不可只指記工
一邊庶幾也期望之辭以下萬弼明作等推之即孟子必
有事之義語須含糊使王有意而予不先發何以作諸臣戴
王之念使王意未露而予先顯示何以成一人出令之尊故
但示之曰庶有事使百工因吾言事而不言何事隱然見大
君之權不可測言有事而不言王所事昭然見臣子之道不
可諉其為激發者多矣
今王即命節○俱作將來說即伴嚮意自今已往有勞績者

皆導而顯于世其最尊顯者則為元祀人臣報國無涯而國
家報功亦無涯有今日無功而他日元祀者欲奮庸寧有繼
哉人君未嘗執成心為定格惟功日異而歲不同則祀時更
而品無定汝功臣既承此命可不益圖弼輔求為王家元祀
乎純臣不言功且不計功而象旨承休常益勉以副一人憐
憐耳此懸莫大賞格以勵人心有求助意焉者無所為而為
之醇心也觀本文記字及下載字止將來登記于載籍以待
異日益指事定時說作實在報功而云彙典行則急心起則
周家功惟周公為大分明以功自尊矣
丕視工載二節○丕視着力看左右曰可國人曰可又從而
察之合之天下萬世通之已心人心何大也太則公小則私

工載指之朝廷藏之宗廟百僚所視臣下所刑有不容而行
之機數非必命之而意有所向氣有所移若影響然提功罪
之衡標者成之柄誰不顧百工協恭而宵教之私采始不過
一念朋耳朋者志之偶偏挾天子之尊以稍厚一人以為無
傷耳顧下之揣乎上意也常就上意而過之我特徇之以為
偶人即揣之以為常我特私其一下群私其為始釋回以亂
名實繼因党以樹聲援小之倖恩以希寵榮大之竊權以作
威福若火猷引之甚易絕之甚難故磨鈍則恩不可吝施
章軌則勳不可濫及
厥若翼節○周公恐成王新政求治太急大急欲其安靜無
為常道播于國事中故後只說罪民翼若以常道作教國事

作政則與後教養萬民意有碍若者率常而不拂其理撫者
輯寧而不乖其常有所若必有所撫暗起明作惇大意義是
民秉之常道事即行以常道者若政由俗革謹誌不能不和
中豈得盡如公耶不曰同而曰如原有變通意惟以在周工
正是如子處見在周工精神與子素洽伎倆與子素習如耳
聽目視手持足行不煩指揮而如意若新進未必遂匪人而
一時未能孚契習熟不但欲下知上意實欲上孚下心君臣
齊家一心一德治何難致諱不察私人不可用曰獨不但上
之意向乃氣運所趨人心共向處辭助乎升降之機損益乎
寬嚴之際故曰伴即有憲者安其職事其能也周至成王治
不愚不精明患少渾厚而渾厚不從精明中出又憐他而

得裕蓋昏隨者必鑄急浚亮者必後容重裕上明白奮揚
正所以去字雷環薄隘小之氣而成其裕耳可見謹誌非周
公之心而不由謹誌又無以養成其寬和也成字有力治至
此始成也觀浚云彼裕可見周公全欲王寬以裕民末句責
難意惟明作中惇大乃永、無穀之道也
汝惟仲子節○對上節言惟字有力終者終其事豈但如子
執常有善繼善述文武已行而未竟及欲為而未及者悉責
於王蓋周家王業至此九仞一簣終字所談甚廣不止朝侯
撫民也
汝其敬節○帝王心法無過一敬就平日用功言曰敬必屋
漏不為幽大庭不為顯曰識則緣表以測裏據始以嚴終易

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顯比之吉位中正也明覺都從惺惺
出一敬而享不享不事億逆而現前皆洞識矣精神收斂則
虛靈不昧彼享者之庭實何異不享者之鋪陳而吾能有以
識之其睿照在玉帛先矣享上亦非朝見時方有此心其明
明在下不式見德率一國之精而達忱于上有不待儀者註
意可玩諸侯遠在滿服止此一點忠愛寄之物若并無之何
以享為儀字要着註禮字不可無內外只主內言方與下役
志相照古享禮實而已至周益文而多儀必及物猶實之心
也惟不役志着實說外猶享也心曲隱則不享携戴之萌
稍潛而僭侮之形已露此識微者宜蚤辨可不先之以敬乎
頑朕不暇節○通是悲民憂本文無着字頒布則克而廣之

周公圖治之心常汲汲不暇若所行真有未暇何以若予望
王耶然謂王常頒布我所不暇又非人臣告君之體漢知臣
賊詳君賊要人臣終日為之而不乏者人君一念布之而有
餘樂者和懌先浚意悲憂之道在勉則不暇矣不暇非急荒
也安于周公已若之憂而不求進不費使不永為教若予正
是勉慮予之悲民乃正父之道也予欲王如予欲王繼正父
也為叙即如予善繼善述意不忘主心不素主治一直說命
即威命明德不敢廢者習於耳目心思所安自不覺心悅誠
服敬字推開說有惧不克承意永命者此教為叙者此教頒
不暇而悲民者此敬修已安百姓篤恭天下平教外無餘蘊
矣明農敬王頒不暇也不重歸老說委重於成王之辭即自

乃御事意永命為叙通人君之事原非人臣所能者裕成裕
也要形容廣大自深乃極治氣象不戾不戾為裕是時王與
公皆在鎬故指洛為彼也我者洛邑之民戾者天下之民
之趨寬而避嚴如水之就下非以裕為戾民之道也天下歸
心已久曰用虎何也不待渠而與渠為一所謂至於道也格
心歸極矣形容裕字光景就有寬和意敬者存心出治之本
裕者化民成俗之要
公明保予二節○上自天地祖宗自百神無文近自百官
庶僚下自洛邑萬方無一處不為我慮到引其迷覺其悟正
如慈母保子無不周恤明白稱顯德正是明保厥德若敬天
法祖理幽治明之精意稱者舉而付之以予以下在德上說

推周公期望之美意答其語而甚之揚者蓋張而大不使
之為敘之也答者仰當無愧不使求免不永已也和恒者
四方各安其理不僅裕洛民以戾遠也四方民乃天所以命
文武而文武功烈所在意貫下重和恒句蓋揚祖烈正以答
天休其道只在和恒民心和即天命永而祖烈有光矣居即
惟厥攸居止而安之也覆載之內無物不適性而安生天之
所為相厥居也不適不安而民居失矣久道化成自然心安
意適各止其所不恒如何能和凡所為執物豈無用威之虞
而總以成其調劑予以之作所民亦固之協居而曰師何
也凡編伍之規為一時計居一人而不足寬和之度為萬年
計居億兆而有餘必合師乃可為居耳秩祀而曰博索厚之

至也不特示勸而已無文而曰威秩敬之至也不特備養而
已亦重稱德意二節大意謂公之德意一、領略自當行之
惟公德節○在德上說明光者誠之不可掩也德到極處自
然有光如堯之安、允克而光上下四表一德積實宣著派
行自不可已雖在發用上然不可說到制作法度反粗了成
王特指制作之本言德固宇宙之精華民物之英彩動施便
是明光純亦不已也乃是心精疊、不息處逝者如斯不合
晝夜非力行不倦之謂垂重動上穆、極狀明光動施氣象
明光勤施自公德獲之上、下四表而言穆、自上下四表觀
公德而言宇宙間無一毫乖戾急情之象亦無一物昂低折
閱之意敬者平陂者直人知一氣之氤氲百昌之暢遂而不

知即其性體之運默為摩盪膏一世而升之平焉不曰已太
平而曰近者望治無已之意當時正世道一降一升自公德
轉之註止言和敬不說容字德之所洽盡是休隆若乾坤景
運至此而開而公適迎之耳要之近衡者近之以文武所勤
之教也文武之教乃甄陶一世而臻之昇平者其功正方興
而未竟故曰勤要說得細第令平康之運不益進于文武之
時便迷矣而公德之盛實與文武相鼓舞宣揚推廣佐其不
及補其欲為所謂成文武之德也公之勤即文武之勤矣此
應冲子惟終說終文武之責雖在我而公已不迷是代子終
也誌祀要得仰望責成意不是一無所為只謹祭祀也
公功崇迪節○不必扭上文止言德此言功就公言曰德

王言曰功崇就是迪宣歆誨德非不輔我啓我不過一事一
時之崇迪未厚也惟公合四旁以佐我儼祖德以廣我所崇
迪者乃在天地祖宗之靈天下萬世之遠何厚如之惟厚則
陰無窮更無明光勤施擬公者公之盛德萬無盈滿之惧入
其心而我之倚毗正在寢明之時佇其望若時不作如是看
今正逐衡一時也方當順受可言去耶雖是留公實有無窮
之望此節只宜空、言平時輔弼之功亦可
予小子其節○成王歸周若以未欲舍舊而言則公之宅洛
似忘祖宗之舊矣非也洛邑宅中非有配天之德不敢勝成
王自度德不如公惟公明光勤施可以享當無愧故已歸周
而命公留退即辟者如弗敢及知之心命公後者欲萬億年

敬天休也。發政舉紀王既先為之所，以繼其後而圖終者，惟公而已。故曰：後即迪將其後，照勿替世享說。

四方迪亂，即迪即其四方，開治皆公迪我者。未定宗禮，因迪亂而然。此望治無窮之心，宗禮者功成論報也。國家開治，正人臣益升大猷之時，未便為功成也。此時方人：致功，尚未可定其孰元配孰功宗，亦字對未定說。以此之故，不惟未能致公元祀以盡報功之常，即一教寧公功亦未能也。教功時說作報功說，不知報功必處之元祀，豈但命寧耶？

迪將其後，即○無窮之期，比逆衡迪亂更進上後字，以周公對王言。此後字指後世言，開先者易為力，成後者難為功。應下世享說不特為一時群臣則實為萬世群臣則也。惟此百

工、公素所服習者，雖用之可以明格，猶待公為監，公不必率先而至。德所疑人自師之，又不但倂嚮矣。首句略斷下三句一意貫下，誼保者無一民不保，不特殷民也。保合太和，無一滲漏，即和恒彼裕意。又不特若曩撫事已也。四輔者，處置周匝處，靠着非但指殷民安而皇都安也。天下有一方未靖，則京師之形勢孤立無援，此則人心環拱真如手足腹心之相護，輔車唇齒之相依，四顧皆吾保障，無離合動搖之患。輔即輔佐，曰四言其衆多也。

公定節○肅穆德微，只在精神意氣上。若着事為便驕虞矣。不但敬公而且悅之也。洛邑初政，民精傾向于公，故治化四達，公去恐無以慰天下而化不能通，是固也。無歡在心，上說

豈謂勤施如公而有待于予之，非民惟反其所為，非民者于我何若？則密勿之上，當自有懷，之精注于所，非中，有非仰成之君所敢數者，本無數之端，惟恐處數之地，雖欲委責而不可得矣。講語不可像我分任其責說，去則替不去則勿替，今公所作法于士師者，不在處置而在精神，所治者洛邑，所被格者四方，為恭天下平，德深化遠不顯，自刑也。其享感在耳目心思外，享即克享，主公德言人，化德無一人一念不可上當公德者，人情久則厭滿則傾必世，乃盡公德之享耳。我委其責于公，即為數公去而困我，即為替我無數公無替繫相應。

王命于節○人臣無保民之責，承君意而保之，使無所依何

以致功，執承保二句是說王要我如此，直至弘恭方自寓意。欲王端本使予有所承也。此望王宅洛意，故下以相宅為言。但可謂公以保民自任，不可謂公以留洛自許。不然公已留王已歸，何又說中人耶？思朔業艱難，誠當為國廣化理，念守成不易，猶當為國端化原，既將保民之事承當在身上，則必思民何以保，民何以承，究本求源，必要歸在王身去，非僅以責難為恭也。新都甫又當有重熙所未能洽者，益拓而大之，更有進于迪將誕保無數世享者，故不徒曰恭而曰弘，弘青難為恭，自孟子說起此處恭，乃是同寅協恭，故下以宅洛之效望王，即以宅洛之事自任，協恭中原，其難意。

孺子來相節○法者心也，典章具舉而上無德意，法之薄

也不但不愆不忘而補其未備體其欲為若先王立法之意有加焉賢者君也俊人在官上無眷注猶薄待賢人也不但在官位事而精神與通話言不問若於國家尊賢之常有益焉其悖不亦大乎不事虛文而真心務實曰悖不為一身而為四方後世悖之曰大新碑恭先總承此二者推開在君德說典章修飭賢智奮庸則君德日新禮樂文章煥然一新蓋四海九州無不革舊而自新乃為四方新德之主然君之所新皆恭己所致恭字說得廣如修己以敬萬恭而天下平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註恭以接下指天下言不重倡後乃為後人開端作始耳文之敬止武之敬勝豈不為周家第一恭至其鼓舞作起而開百代恭己之傳者則自新碑之恭

始也先者真有一段不敢後之精神而又未至于底績非所以為先也恭在人臣只可私在人君迺可作宅中對相宅自時有及時圖治意中又即作恭新主不但典章舉賢智奮己也周公既任承保而猶以中又責王可見主治全在君王雖退歸而責自有不可辭者臣不得而與也着力只在中又中又正是成休成休正是成績相連說一德同風無偏無黨故曰成天下共為一休也治在中土休在萬方績在一人一民未化不足言績人君以人民為功成休則治功丕振咸和大定之功事觀厥成矣周公望王治洛若異而齊百工望王來洛又款悖典獻何也人臣為國守典舉賢則加厚之道必在君耳

予旦節○承上說來王相宅而果成績則予始得奉承德意而萬烈云今此洛民乃前人成烈所在惟率大小臣工以保之耳享以彼裕之化真以悖大之澤使肇造大定之功隆而勿替蓋澤愈深化愈厚較之誕保更有加者萬烈與殫德相應直至殫德而烈始萬周公所治洛邑實天下仰望一人注念而君刑祖德所待成者夫四方久已治又何所仰只為洛邑初成人心一新蓋當有以懼之不是殷民安而天下安的話頭蓋不厭自足有望焉近自可舉遠成烈蓋萬而四海之深仁益渾將人滿所望有不識不知意下俱承萬烈答師而意直貫以前烈之大也而款萬之以天下之衆也而欲答之此非過自期也乃予之實心也君臣相與惟誠感通

曰孚者與君肝膽懸而為一我信王之必能新德而恭亦自信其必能輔王以恭而宣王之德一念信得過便萬世不可渝故曰先以示人臣不可懷二心欲人皆竭誠如予而後已若說以我開先却似誇口此乃自處不敢後人之意誠恐後念在行先使天下更有竭誠出于吾之上則吾之享猶屬後也以此無負萬民即以此不負天子若此者非徒自盡其誠也正以成昭子之刑耳王以勿替刑望公故云刑在王所當自樹也我但能佐成耳刑本主德但一民未式德即儀刑有虧故須成款令天子不顯而天下刑之無一民不刑用也昭子刑正是文祖德所在二句當依註作一句解本文乃字可玩文祖之德光四方顯西土人皆化於德乃為殫不但

頑者化而素被德化者益深益洽也必如此方為萬烈觀註
可見前言烈以言德見烈在德上萬不可徒求之功緒也句
句寓責難意

俘來節○第一為戒飭殷民所謂無戮康也除了慈殷便命
寧公然王之意在寧公之意重在殷民明裡不指酒言其
致享之意明裡休享連說去成王之意盡在不言中不可說
寧公而欲其益勵也但云敬公之志無可自表假此以申乃
是周公述王之言決不可露事神之禮事公等語乃以啓殷
人肅將之心耳此成王意創之特典非常禮也
予不敢宿節○大君言功臣子言分不居功也裡文武乃歸
功文武意蓋微文武孰基新命之主今襲寵蒙休方將式靈

文武以鎮撫洛邑敢忘所自乎

惠萬敘節○雖為主祈福寔以責難重惠萬敘句下俱跟惠
萬敘來此節一串說下歸着末句見殷民關係之重萬敘正
父前已言之此處只須說惠率由先王真有思啓行翌無一
毫苦難勉強意即禹所謂惠迪也惠則無疾不但康寧凡心
有愧疚皆疾自字要玩其工夫皆從惠萬敘來須一直講厥
德不重子孫重成王之德足以厭沃之必德足裕後而後殷
民安乃字何等鄭重曰引所謂引育上路也殷考者反側安
而刑戮免亦資富能訓意德意不應即開兩間之壽域千百
年有盡而萬年無盡修德者必至此始為可久之德立法者
必以此始為無敵之法蓋就王之精神注精而論而推求計

後非可久之圖也

王俘殷節○雖說懷德就是承敘然謂之觀朕子有出于承
敘外若承敘不過受其教條約束之謂承觀德則昭子之刑
成矣敘與德非二不必將德法來扭語意只重王俘二字凌
威之風未殄歆其聽而受也易歆其觀而懷也難合殷民景
慕如一心將萬年維繫如一日是在王所使耳惟萬年為不
可數之數惟承王之萬年有不可數之理王之心當有一息
萬年者敘特載德而行于承敘中見王德須有修已安百姓
工夫
戊辰二節○當王在新邑留公治洛適蒸祭之期斯時也因
歲薦而且祀且告于勢便而于公鑒修德事而再祀再告于

禮煩而于神黷于是酌二禮而取其舉行蒸祭而殊其品文
武各用騂牛一者數取簡色尚正壇壁之間以宗廟同於郊
祀不拘其常特牲之制以享帝行於享親不以為泰告文武
者一示受民始于文武一示今日之事寔文武命之也郊特
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灌後此先言殺後言灌者表敬
重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入室裸則精意通於文武不徒禮之
盛矣此乃是祭之行事耳其命周公乃祭之將終非標時也
此節是留公告神之冊下節是留後告公之冊是二冊或謂
告文武即告公之冊非是日月互舉以見告神告公同一月
文武臨之在上諸侯質之在傍可謂不輕所托矣
多士

言節○初字一氣讀下告殷事正是行治洛之事述與亡之故以絕其觀之私示遷洛之利以彌其怨望之意或裁之以義或感之以恩無非安其反側之情而誘其遷善之實也弗弔三節○皆言革命之公佑命即勝商之命明威王罰一也自天言之則為威自人言之則為罰受固司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故職移于周反致罰其身焉勒即格正意終者天以是命周以是終之也非我小國節○然以國勢言則小大不敵我固無弋取之心以天道言則亂不敵治我周固有得位之理不界對降喪說我對佑命說求位與弋命不同弋非吾所宜得而出其不意以襲取之求足吾之所宜得而有以冀得之

惟天不界節○上言天不界殷而界我恐殷民不信故又言惟帝所不界者民所秉為者也三惟字緊相呼應不界只在秉為上見照下不適逸則此界字當依註作賦界之界陰陽相協之權至此若斬所謂彘倫攸數也為即人為之為秉之以彘則為率性若典之民秉之以為則為不虞不迪之民若使天果界殷豈至所秉若此可見不著不察皆降災降殃之虞豈不痛哉上帝引逸節○人知逸欲之逸而不知理義之逸之云者意念俱化接構而忘神形夢想有無限恬愉之趣其間若有引之而愈長者即陰陽中相而協之也顧引其端不竟其緒其自此日引而日逸也惟人自此日引而日不逸也亦惟

八卷翼周
人所謂順理則裕上帝之引者是也從欲惟危有夏之不適者是也降格示懲繼是引逸之心弗庸有雖不適逸甚矣于是帝乃無逸可引真乃無逸可適此降罰所以不免也乃命爾先祖節○湯之于夏武之于殷其順天一人一也故以爾湯事告之俊民甸四方所以革夏也甸主布德指俊民說如治田然一疆一畝井有條故借甸字以形容用賢之規畫原虞周悉詳備意甸服最親德之所布懷遠為近四顧天下皆吾甸服此正湯之川德所在也而至治之聲不待言矣因湯區畫詳備故自此以至帝乙但紹顧誕之心源以夙夜迄祀而已德而曰明不使一物之汙祀而曰恤惟恐神無常享恤祀亦明德中事

亦惟天節○亦字對湯說湯之造商固惟天所命矣而後王明德則昭升在上恤祀則馨香獲聞故天亦惟丕建又保治之六百年享太平鞏固之圖豈非諸王之自適於逸而益彰上帝之引逸哉雖指國統說亦有式教用休百神降釐意亦罔散失帝所謂天命自度也此明恤進一步明恤皆所以澤民者澤民易配天澤民難神化上下與天同流故曰配有參贊意聖恩累洽之後不難民見君澤而難君見天心故出王遊衍之時纔見君廣天化即見民沐君休天之化育流行無一物不浹君之德澤覃敷無一夫不被帝以至宰言天以覆徧言配天澤民正是罔敢失帝慶
在今後嗣王二節○商先王明于天道故為善王如此

八卷翼周

道者何天顯民祇也。勤勞總上文求賢治民明恤配澤說。之不能明天道以念先王者。由其以逸而忘畏。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欲如先王之不失帝則不可得也。無復顧念民之可畏。欲如先王之配天澤民不可得也。夫天也。祖宗也。民也。古帝王所共畏以保天命者。三畏既忘。不建無地。安得不降是大喪也哉。

惟天不弔。不弔指降喪言。不明指罔顧畏句說。凡四方節。自古邦無大小。皆先世有大恩澤及於民。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者也。未有無罪而亡國者。亦未有無辭而亡入之國者。今商罪貫盈。我周奉帝之辭而伐之。宜無故而亡商哉。

商殷多士節。以下申言周之革命。一由於天而明示不可動搖之意。永而曰善。粹然無利商之心。善承而曰丕。廓然無珍商之念。至廣大至公平也。

有命節。有命華殷即帝事。告勅於帝。即靈承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

惟我事節。事不二適。不但指割殷言。註所謂日用飲食莫不皆然。所謂引逸而適。逸是我周一舉一動。無不與天遊。周之所在即帝也。豈爾能二千我乎。

予其曰節。上既釋夏商之興亡以絕其覬覦之心。此下述遷徙之故。以絕其怨望之志。無度指叛亂言。爾動指遷徙言。自乃邑應轉首句。自作不靖。法所必遷也。

八卷翼周

予亦念節。自乃邑以人言。肆不正以地言。然大戾亦自無度生來。知此地之不正。則不但法所必遷。亦理所宜遷矣。

上曰獻節。時字指大戾言。我惟以此殷邦大戾之故。所以遷汝而居于西耳。非我一人奉持迪康之德。而致汝開闢跋涉也。是乃大戾之天命如此。而我奉之耳。汝無違越我命而有反側動搖也。不然我將有他罰之施。豈復動治詰之命哉。雖怨我無及矣。可不惕然懼乎。

惟爾知節。若謂周緣商以自解。則商革夏之初。又將何所緣以自解乎。蓋商民認此命為商所獨有之命。故恨周之革之。而不知命無常主。商亦得之于夏者。迺遷迺革。惟有德者主之。豈可據為一代之常有而不可革之物乎。

今爾其曰節。觀爾其曰其字。不是商民果有是言。乃度其意。命之說既窮。必將以用人不如商責周矣。迪簡二句。申說啓迪簡拔在王之庭。隨因材受任。而列之百僚。即俞受敷施意。夫以為商士也。而故抑之。以為周士。而故揚之。皆非用人之道。國家之用人。惟聽之德而已。迪簡王度者。必能從王事者。也有服百僚者。必能克有僚者也。而惡德不與焉。率肆句。有謂以循商迪簡故事為矜爾者。固非。有謂遷洛乃改行之地。為矜爾者。亦非。蓋用人非矜憐之地。而遷洛乃明致之罰。下節言之矣。大意謂予以用德之心。求爾于天邑。爾不但不能為之用。而反為遷。雖以薄懲激改行之心。寔惟循商故事。見夏之可用者何其多。商之可用者何其少。深可憫可憐也。矜

八卷翼周

者矜其自悖于德自違於用非以用為矜也我固求之爾國
違之人、向榮爾獨憔悴所以可矜故即緊承曰非予罪惟
天命重德不可強私不但我周之聽德已也
昔朕來節○申言遷洛之意以當死之罪而降其命亦當有
下死一等之罰如今律減死則有遣配之條乃所為明致天
罰者不過移之遐逝而已然雖曰遷之而寔以比之遠于殷
者乃其親暱于周離大戾之土乃事臣多遜之邦也不可分
罰輕恩重說勞之適以成之安知不因禍致福乎在家為孝
子順孫在國為良民善眾故曰多比事臣三字一義不可析
告爾殷節○告戒將終又曰我惟不忍爾殺故告命是申反
覆革命之公推本遷洛之意無非欲其省悟而謀長耳非但已

也且洛所以營者有二鎬京偏處西極諸侯之朝會者及爾
民之比臣者皆道遠而苦于致故宅此宇宙之中一便於諸
侯之朝會二便於爾民之服事因上言天罰故借諸侯以形
容作洛非以罰爾以便爾也前多遜是期之此是稱之
爾乃尚節○使果以此為致罰而遷爾也則收爾田廢爾業
猶爾宅矣而爾之服田力穡猶故也樂業安居猶故也何為
而反側怨望乎若作勉辭則於後節相礙了曰有土者無傲
從康以保有恆產也曰寧幹者有職者安其職無職者安其
業也曰寧止者各長厥居以安宅於厥邦之中也當時殷民
懷土有遷徙失業之憂故此言遷未嘗失業可思以保之
爾克敬節○保之之道曰敬而已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周不

八卷翼周

二帝商不二于周即敬即天也言動無不循理正是天界
庸即賦畀之界我之矜爾也不過循商之故事天之矜爾也
直以賦畀者矜之取其悔悟之深而憫其陷溺之久全在天
界上見出天矜來乃敬中之真機誠也不然天之不矜猶在
冥冥而我之致罰已在昭昭矣奈何不敬
今爾惟時節○宅爾宅繼爾居就用功說即克敬也下二句
即界矜也曰宅者田井相保而出作入息之無虞曰繼永建
乃家而貽謀燕翼之相承續不廢所謂為可繼也幹兼宅
繼說有營為因以有壽考資富能訓惟以永年也重于茲洛
三字營為者營於茲洛乃為寔營不然則為吳營引年者引
于茲洛乃為逢年不然則為偷生須認茲洛是乃爾之所有

爾子孫之所愿也曰爾曰有蓋從本分中覓當有自身上求
寔在苟非其分之所有即非爾之所安矣若大戾之土有今
罔後爾之子孫非爾所得而有自茲洛以後方是爾之子孫
可以遷為怨乎
末節○總結一篇之意予字爾字緊相應此處只言居不必
扯上田畝年壽說國家之待臣民自有紀綱法度畫而繩之
可也而時或有所言蓋專為爾居故耳爾惟不靜故不能
保其居今若更不靜則此居又難保矣提醒而警覺之
無遂
首節○不曰無遂為所而曰所其無遂觸境皆真不以真礙
境精神常遒則常新常提醒此心一毫暇豫不得而入敬

作所者此心未必有敬、為主我為從、所無逸者此心原本
嘗逸我為主無逸為從、君子誠無可自逸之所、而君子又所
于無逸者也、如魚之於水不可得而離者矣、此居敬到與的
田地、逸亦無逸也、無逸與敬字有別、敬字與抑畏平原、抑畏
者無逸之本、

先知稼穡節○推言君子所以無逸、非作而致其勤也、精神
有勤敏必有懈惰、任其奮發終是有攝有散之功、非究竟行
健之體、此須以識為主、必先知其難、則視逸皆難、於小人之
依自能知之、隨時隨念常切惻憐、雖欲懈而不可得矣、先知
者不必未為君之前、即既為君後時、要知的、念頭常出於
居逸之外、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也、是不于閑閑解疾苦、而

三十

於幾先炳神識也、乃逸輕帶、則知內有行意、惟勞苦艱辛能
消人逸志、而民間疾苦盡知之矣、若雨旸寒暑營之矣、則其
居逸必有如傷之視、舉安逸之情盡為所奪矣、依字比艱難
更深知依內有作用、比知艱不同、惟君方能知依、未為君只
好知難、須有分別、

相小人節○小民氓隸也、其所享不過虛積也、一不知稼穡
之苦、方且為逸諺為荒、繼為侮、老成又况身居富貴者乎、故
知艱難、以天子之尊而洞生民之疾苦、不知艱難、雖以閭閻
之子、竟忘父母之勤勞、不知惟昔人無聞知、故上物愛厥心
戚惟小人役於耳目、奪于知誘而多聞知、故習日薄、而憚日
蕩、言不經而行不常、

中宗節○曰嚴恭寅畏、曰度、曰祗、曰不敗、將此心周、正、
分明說所字模樣、天命自度三句、一意貫下、都是嚴恭寅畏
不分修己治民人之時、出時入而無恒度者心也、所以操其
出入、而內與外流注、已與人灌輸者、獨此惺、之天命耳、嚴
敬寅畏、就是天命自度、嚴莊乎若天之降臨、抑乎若天之下
霽、何嚴恭也、惺然與天為徒、而凜然若天降畏、何寅畏也、渾
惺、之中、止一惺惺、何分名目、而就其齋戒之極、若舉一
切敬惕之心合併而凝者、自度正是嚴恭寅畏之着實處、自
度不但檢律其身、乃此心對越上帝、以天命為自己法度也、
要看自字、已一律、即明命亦不能使之操矣、治民二句、正天
命自度中事、匹夫勝予、可言惧矣、然猶惕於民而惧也、曰祗

三十

惧、則此林總者、孰非明威之所屬、正天命之實証處也、於此
一滲漏、而前此時、之勅俱虛、而無寄矣、即未見有衆寡小
大、而時為提醒、蓋提躬之與勤民、內外異而無殊操、故齋戒
神明、原自有一念不放、一息不弛之體、豈其于治民而稍間
之、曰不敢者、敬之至也、人主偶一荒寧、猶可以勤補、獨患其
有敢荒寧之心耳、惟敬故壽、小註云、主敬則悠遠博厚、自強
則堅固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按、欽、則精神內固、
萬宗節○雖有和乎身于政于民之分、然意一貫、和皆從敬中
出、重不敢荒寧句、惟不言、故思之既精、蓄之既極、發之于言
者、乃和順、而當于修身治平之理、恭默所凝、而天地民物之
知、無不洽、不重言、只重雍字、必須當理乃雍、虞正不敢處

雖有教養工夫還在心裏比上不同上從祇恨中說此乃急
 遑惟日不足之心非有所做而自不敢者用心太廣一
 時收拾不來曰荒安於已為不求更進曰寧嘉靖不作效亦
 不作用功說乃不敢荒寧之望徹貫洽處化行俗美謂之嘉
 安居樂業謂之靖嘉者自靖不是嘉了又靖然不曰殷邦嘉
 靖而曰嘉靖殷邦重在高宗身上說君德蓄極而溢天下彬
 彬文有其質以相忘不擾之天大抵世俗民風不難於靜難
 於安定中有煥不可抑之光彩而以不敢為陶鑄何休嘉不
 發於寧定也此休嘉之景象融、諒、方且交適于不識不
 知而何怨端之可繫和洽之極無所容其疵戾則嘉靖之至
 也小民不敢言而敢怨非必怨君即暑雨祈寒之怨亦宇宙

間有鬱氣矣篇中發無怨一義蓋人君逸則上千天和下致
 民怨此最足自考或字有味小民萬一之怨治世不免此亦
 無之自不言以至於言而身而政而家國天下無處不是和
 敬周匝分明說出所字
 祖甲節○在位之年雖未及二宗之久然計其年壽亦不相
 遠言舊為小人則知其即位之晚尤見其艱難備嘗之故言
 知依而必待即位者實行之保惠不侮正是知依慶重保字
 不敢字在心上說須看保赤子者心中惟恐求其欲而不中
 又恐護不周而或傷人君惠民易而保惠難必仁恩無處不
 到無念不徹使民實被我澤方能保能字有力不侮亦保惠
 中事抽此一端以形容保惠之周不是發政必先意不敢侮

非但使之得所也不敢若有所迫之敬之至也蓋惠不期厚
 薄期於必沾如病之自摩更不知此之摩加意於彼也則不
 侮即保惠之心要發祖甲仁敬之意不重養民說自一念以
 至發政以至庶民窮民都是仁敬所周亦說出個所字不可
 派定中宗敬高宗和祖甲仁蓋無逸不拘一樣隨吾心之發
 而無非敬享國不在血氣精神乃狀無逸之徹頭徹尾非以
 享年歡動成王也言其久而不懈耳文王亦然非謂人君必
 居民間而後能知依也在高宗祖甲其事是如此故據其實
 而言
 自時厥後節○憂勤者必壽逸樂者必殃蓋人之一心苟有
 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遊於天理之中後之君憚憂勤而逸

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養長年豈可得哉
 厥亦惟節○克即克艱之克不但縱急者不抑畏即過卑慎
 而出勉強亦非抑畏也自者性體中原自有此抑畏非為天
 命民心而然也彼其私欲淨而本源微欲然惺然有不謹而
 抑不惕而畏者實能負荷曰克此在心上說不看行事命王
 居此亦祖宗敬心所培者小註云抑所以下之如制欲去奢
 之類人之肆行無忌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必畏天命畏
 祖宗畏小民矣
 文王早服節○二句一意俱應稼穡說以此為已功則必至
 於成而始安重專意安養斯民說非斥華靡而早之只心不
 在耳淡泊堅忍則內鑒不消志氣清明則外觀不驚自然知

民事為重而圖之不已世有明知艱難而溺于逸者只為忍
嗜欲不住耳人君柄轉寧則安民非難據膏澤則養民非難
惟身親之為已功民危已危民饑已饑此非克己之蓋者不
能不過舉此見例總形容他留心民務也要重看即字其早
處即其功處無所耗其精則精益不竭無所奪其慮則慮益
不分所以做到徹底

微柔慈恭節○在文王心上說內文明而外柔順文德原柔
小心翼文德原恭柔儒著恭非柔恭也微慈不過替其美
柔近弱微者發揚之義恭形外慈者藏蓄之義釋去刑威而
惟務包含柔也此聖人仁心所發愈寬和而愈可愛是謂微
柔屏去暴慢而儼然作肅恭也愈儼恪而愈可親是謂慈

要說他和易近民蓋高亢直遂之君或但施德未能委心下
氣人一體恤得到文王柔恭近民視若一體懷惠從柔恭出
有以德相蒸意有如是之柔恭以與民相拊循則不但威氣
調而銳氣亦調不但偏枯之累釋而勸勤之累亦釋故民曰
小至微也微者易傷當有以保護則象貌摩拊終隔一膜要
在心念如母之懷其子耳小民而曰寡寡至窮也窮者
欲絕當使之鮮妍則財情物力都無所用雖至于加惠不失
為公平正大之體耳鰥寡與死為隣吳惠足以鮮之肉白骨
然死灰復有生色也勤政正恤孤處只一意不違三句推他
懷惠之心政事有就理之時聖心惟日不足更無窮時有時
暇者境無時暇者心不必簿書之親筐篚之務而其神自有

往來不休者為惜陰姬待旦只此乾之心體綿加警策使
有頃放廢要以神情凝屬即瞬息而微頃刻所為朕自不
能已者一緝熙之常境也違者荒也荒之一念從無所事
中未暇者假也假之一念又從沾自喜中來用者用懷惠
之道而咸和之也正狀他不違暇之光景蓋小民鰥寡雖為
不足罄其紛待治之狀而懷保惠鮮必太和始足愜其忱
他如傷之心和字說得極深所謂王者必世之仁淪洽漸摩
者也畫宇宙不可指數之元而欲鼓鑄于一日將寸晷皆
為凱澤安得有暇時耶咸和不必入懷惠蓋上指養言和即
嘉靖意合教養說

非為節用也其心自不好遊逸耳不濫費就是不遏取文王
方以艱難軫念即正供亦所不安又肯恣無度之遊以浪費
執終身而受命不早矣享國猶五十年何久耶雖以崇儉恤
孤勤政戒逸說意實重戒逸故下只承戒逸說武王曰不惟
不敢亦不暇者逸之根也上先敘文王許多勤勞此乃言
遊暇非文王之不敢也亦其無暇耳
則其無淫節○上所稱文王者四此止以逸豫為言惟遊逸
易溺故特戒之非察稷不親非節庠不逸非省方不遊非講
武不田原有時度于常度中少過便淫周公欲連此有節的
都要法文王之不敢也此心不敢荒寧即觀逸遊田時常自
有不淫者朝廷省一事可寬民間數歲之力不是教他取

常貢連此常貢亦視為然若而惻然不違不然國家自有其
 顧何必則文王執正字有味用得其正則其供為正用之不
 善雖十一皆不正之供矣天下惟正為無敵大王以一方而
 而供一人常見有餘今也以四海而供一人則雖節已裕民
 盡如不盤之規已視文王而倍溢其數矣况可審一淫心乎
 淫即不正非必加賦也加賦自春秋起公不應就以此為戒
 無違曰節○古人只是無暇有暇便有耽自寬假正是耽廢
 周公欲王無逸就須今日下手謂之曰皇亦知樂有害以為
 一日少安未便不可收拾故自寬耳無論淪端一落勢必浸
 淫即素所願畏中而有此一日是即皇之不極也何以示觀
 是即昭事有綱也何以對天耽樂不指遊田等只念頌教

便是人君不過為萬動中一日之暇獨非天民所觀之一日
 乎吾可舉吾耽樂之行仰告於天俯示於民否也君方以一
 日自寬而天民則不以一日寬君非訓便非若慈者比君過
 一步所謂宮中好高髻長安高一尺也至于時人之慈禍有
 不可言者紂當初亦不過一念自寬遂沉迷不可反耳酩酒
 舉耽樂中最不好者言非指耽樂為酩酒也易曰盱豫悔遲
 有悔信乎耽之害矣今日耽樂原淫樂之始使絕其微無若
 殷王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
 古之人節○首三句若分未成將成已成則古人德業已盛
 何為又防之勉之况註教誨云規正成就乃獨違意不可謂
 已成也恐逸欲易生美德難終意惟明主在御體察深而益

見道之難哉故忠良諫諍求爾久而愈覺明之可危數言為
 訓關陳為諫諍實理欲直指得失每諫為必不然之戒也保
 如保子惠如布惠防前又顧後謹此恐失彼言必投機意必
 相洽也覺所未知為教竭所歡言為誨無愆而獨無過而防
 可否相濟剛柔相成也訓告不過陳善閉邪不恤逆耳保惠
 則心孚味投有順無拂教誨則言無不盡無不合相成而
 不止相順矣訓誥保惠必教誨方有究竟末句重君身說志
 氣清明舉動無妄凡所開陳必切於稼穡之艱難者正論常
 伸則邪言自息非出於訓誥保惠教誨之言即為諫張厥或
 告亦諫張一端或字要義
 此厥不聽節○厥聞訓誥則甘言進幻言入矣忠言與正法

相表裏運忠直則變正法勢之必至也君臣輕於變法必
 于生事必至于擾民夫民也德則其君也不德則其仇也強
 者怒於言弱者怒於色矣二否字因其不便而不然之之辭
 自殷王節○上俱是知依而迪此則以迪為知不曰哲迪而
 曰迪哲凡人在知上行聖人在行上知民情隱於節屋即難
 難畢達安能無遺即目擊辜苦未必悉到必待知而迪晚矣
 三宗文王都由保恤施澤而知民情無告之苦後行慶得知
 知更真切則所謂知稼穡知休者欲王于所無逸之非
 欲其知民瘼已也
 厥或告節○非謂必待怨詈之來無所藏怒而後
 不知之到不到于事之拂逆難堪人情所不解

之四人迪哲蓋至怨詈况已無講張矣然充舜猶有留國則怨詈雖聖主或不盡免夫人自鏡則至明猶昏責已即至嚴猶恕此敬德引愆之心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求釋怨而修咎也廊廟無失德則閭閻何至誹訕相如無論平日之懋德謂何而一聞人言皇然惟恐有德而不及故者蓋政事多端不知其從何改圖獨此德愈修而愈覺其有玷曰自者不敢諱其咎于人也厥愆亦是敬德中事惟其急於敬德故但見已之愆聞謗自警猶涉外飭惟即聞是愆則負罪有實地而敬德切矣以愆自責正是敬德愆愆未聞之始原有敬無肆有或無善此是他一生心事着實處非因觸而加避也故下以詆誣之上以忠收之流于野為風聞係于上為時

務不啻句狀他允若時納污藏垢國君雅量欲三宗文王敬德無咎無暇及此耳不敢含者悔機也中主不宜無此見解獨其含心未融則怒心未淨猶若因迷以啓悟不啻不敢含者化機也聖主乃有此蘊藉彼其無怒之根并無允之心直以悟後徹迷若天地之大任人有怨若父母之愛誠求無已豈但以含怒非盛德事而不敢執怒而曰含怒而曰不敢亦可謂勇于克己者矣而并不啻無之則責已而不責人信非而不信是非所謂克己之畫者耶故曰允若也

以厥不聽節○聽字深看不聽此迪哲之訓也講張為幻從不聽忠言而信之者由于不能迪哲也則人之怨詈亦自然之理寬綽厥心正是為君之道所當永念者即敬德悞悞意

無罪無辜指然詈者說言小人怨汝諉夫之言未必實也然有同乃默自召者害甚大矣

末節○監字內有躬行實踐意非徒監視已也兼戒勉說監君子之居勤而三宗文王之享國思所以匹其休監小人之縱逸而後王商王之耽樂思所以懲其與聽忠言而不忽母聞達詛之端聞謗言而自反勿躬叢怨之隙則君德成而吾言無負矣

君典

弗吊天降罰○只空說永短不可知未可說出召公去留壽重不祥邊不祥者休之反不盡休處就為不祥不可說長駭若字亦不敢必之辭非說已悲忱也終字對始言所以憂其

終也

君已曰節○奉以先德為言惟恐召公以天命既國先德既揚故欲去耳要永遠二字弗永遠念則寧于帝命矣國之字休難而不祥易天下之治日少而亂日多則民罔尤遷是目目前而不可恃也天威我加是永遠而不可免也人知天畏自我民畏而不知民順亦為天威此惟念則有以獨得其威于民順之內亦惟永遠念則有以深信其威於民順之一時也若僅說危伏於安此亦何必念要其有即安是危者非老成之精神弗微也念非空念有佐君揚前光意惟人緊跟說亦是念中如此保太持盈懼在止元老之一念其念也未必有加于今休而精神命脉自與天民相締結弗克恭

便過侯德少不及先王即是君公與國同休戚雖在家亦不
 澤其責
 天命不易節○首二句一反一正不易言任之重大也難謀
 言天之不測也天未嘗無確然可通之真而人自不能通其
 真見以為子而難信其不奪見以為奪而難信其不子此語
 即悲惋欲為天所謀非盛德不能嗣業非難嗣德為難繼嗣
 德猶非難經歷繼嗣為難從踐履真積中身親經歷將前德
 逐一體認服習方能嗣前人之德故止敬勝又不顯昭升乃
 至恭至明的其經歷處就是恭明處繼嗣者實有設身其地
 凝神其所而我身即先人也則必輔成王德並美文武乃可
 使德一不如前人便墮失天命豈非不易乎

在今予節○有正就周公身上說惟大人為能格君心君正
 莫不正况文武恭明之德極盛難繼我今輔君非能有加于
 先人但以前光益啓大而迪之註中開導不專指言語擴而
 大之曰開引而先之曰導此即迪將迪亂之迪謂我身一日
 不在則先即過侯矣迪德易迪光難德到極處宣著為光
 本不可即而欲迪之付冲子不是周公付之蓋前光之所關
 迪處而先王之精神自有與冲子相屬受者是迪光在周公
 而迪光在前人也惟其過侯則其光雖而不宣一開大而
 前人之靈與冲子合而為一矣光為德之精主於昭昭不宜
 就過欲佐王施張開大善繼善述也然不曰迪冲子而
 先而曰迪前光以施冲子冲子全靠迪以施王

去之語意竟之光被文之光四方至德充積自有光輝如
 有影令人洞心朗目
 天不可信節○我道二句是論理之辭着力處只在德延
 武德正是因文命處曰延不但嗣之不但不過之天下惟德為
 最久我但延長武王之德則天命自不容釋非我要他不釋
 也不信天而信德正老成之見如註加一使字天豈可使者
 執不釋有德不捨意今一時之春可來亦可去豈信我
 我聞在昔節○六臣只平叙天以偏覆言格天者無間之辭
 在化育上格帝以主宰言格帝者克厭之辭在心上格猶
 未能如湯之上下同流也保衡不言功者湯澤正新伊躬未
 艾格天之治猶保而不失也又王家所謂二公弘化獨予一

人也在此明教飭上說盤為青宮毓德之佐惟學有講明始
 動其恭嘿之思也諸臣才品不同遭遇各別不以君縱敗而
 去亦不因君聖哲而始留不為寵利既盈而虞亦不以功名
 未遂而始進君聖則輔聖君賢則輔賢各自靖而已人臣無
 身便之圖君恩無可棄之日不論國有人無人春我疎我俱
 不可去者
 率惟茲節○首句總上斷之率此盡忠報國之道而大成大
 小成小各致其功曰有陳浚先爭光也保又一意指國祚說
 如執玉守圭保而不墜致治未亂益培其元氣所謂有陳也
 故字重看引殷禮證先王之有德文中點出殷禮只講德可
 配天為是陟字係註貼終字輕說過不必指實升遷說正

見保又處着六臣身上不重商先王言六百歷年皆諸臣精
神所凝結

天惟純佑節○國之虛實係人才命之純濁係老成此節正
保又有殷處惟六臣輔君格天而天佑之純者不已之謂與
六臣精神相凝固也商實正是純佑處與享相應指國之元
氣充滿說合内外有人四方咸孚言方是實以內倡外以外
承內心六臣之心分六臣之猷同道同德須玩矧字秉德即
明恤者憂國憂民之心茲字指内外諸臣說秉恤奔走皆
德也惟茲與故字相應凡挈物與人曰稱有輔德之心而力
量未勝即力勝輔德或不稱致之君非稱也稱德就是又辟
虛惟德為至治惟德為至信致之君為又致之民為其

四十二

一德也用又者用此稱德以又之着力之辭古去又使
又辟如又民一般無所顧忌傾心竭殫以期予于治也
及民矣俱着諸臣身上說正是稱德又辟處患莫大於上下
相隔諸臣平日宣化補衮君民之心孚之素矣故有事而應
如神有事說得廣不止征伐享者精脉決貫蓄極之流澤之
托杜外非可聲色喻者自內至外自君志及民心自朝廷達
四方何處非德之盈塞故曰實
天壽節○人臣以國家為命脉其心坦直四海皆在度內無
一折閱其道蕩平萬世均入範圍無一低昂天地間只此平
平道理必加損便不通矣格就理無不徹言天至難堪惟坦
夷平易不務高深玄遠不作安排計較者為能通其精微公

平通微中自陰培氣脉而若為綿者即平格就有悠遠
國之慶深祚長皆基此念中故曰天壽非年所多歷之壽保
又正是天壽處前主六臣此主天言六臣平格不可見即天
之壽商以之須于保又上說平格嗣天威成平格之心已
不能固矣安望命之固也永念指輔君延世德說非空念
也老成勿替刑則圖維必悉只在念頭上做工夫大臣論道
經邦固如此勦業艱難身承之而繼緒之責以心營之目前
事業力為之而身沒基圖以意造之永念處命便固天下惟
水而固者為新朝華夕落豈得新乎天之難堪其永久景可
慮若念及之必有與天心感動者上天垂慈處便為治效曰
國命着力之辭基圖固則治自赫必天命固於萬世斯治

明于一時即今日前之休戚為空花未可言治也末國字
周家王業上說厥亂就召公身上說觀註亦字身字可見若
商臣格天格帝保又王家之續昭昭可考則爾之治效豈不
與國俱顯乎當是時治功已煥未知久後何如耳須在永命
上說必如是方盡平格之實而天壽可祈
在昔上帝節○此喚起下三節武之得天下固由天之申勅
亦惟文之得賢亦惟天垂佑亦惟四臣啓迪也申勅猶所謂
開厥顧天式敷用休也叮嚀反覆之意
惟文王尚克二節○克修和金聲德上主教而帶養言之修
治而變和之串說修有已精益求精
萬物育也不修則不和俱指已成之化
克字內

謂之庶幾者以未能偏天下而庶幾及之也文王庶幾能獲和我諸夏矣亦惟五臣或懿親而施畫或遠屬而運籌或下察而獻奇或元神而宣化教之所行即德之所降即有夏之修和非有二也德自上施則浸自下及則深曰降所謂德流浸漸也非真文王無此五臣就無德澤也但不能修和之虞即謂之蔑耳化成遠邇不可謂無宵旰之功而德降中外皆由協贊之力彛教以君德言

亦惟純佑節○純佑只照本文講略帶得賢說文之所以為文純亦不已德純即佑與天為一皆由五臣秉者執而不變迪知者行到而知也天理出王惠吉迪凶何如可畏惟迪知故見其威迪知就是秉德治亂興衰之故無不彰彰以是

致君即為昭以明德為王顯之先奉明命為德之昭顯而指示之即格迪之意迪其所已至則文謨老顯所為過於朝野者不難振藻於無涯迪其所未至則文德茂懷所為微天壤而猶虞隔者不難增飭於無外迪知之迪昭履也昭迪之迪開導也見冒聞主文德說相連說下德之充自身而朝廷而邦國而升之天見於朝廷便冒於邦國萬物咸覩曰見率土履被曰冒不必以見屬上冒屬下太分別天之高明無不覆也至德宣著不見而彰自能冒於無外故混、茫、間非惟無形抑且無聲若凝若結即為上帝精之所蘊誠之所格若攝若入則為聞非文王能升之亦非帝真有聞一德鼓動而已惟身之所迪者極於天故迪君之所至者亦極於天

而天命不能外矣受顧即誕膺未指澤天下說都看五臣身上不作效

武王惟茲節○尚迪有輔德格天意後字只從尚字生來可玩伐商在受祿淺也天威懾、取彼凶殘則未有不克之未有不盡其所劉者小而所將者大也均一天威於文王則迪知以昭於武王則誕將以昭一昭其安民和眾之德一昭其順天應人之德上冒西土以冒天下使天下不敢越志而武德無一厄塞如天廣生無物不在覆幬中重德說稱德正冒廣至卑者竭其心以稱之見非隨聲附和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也不可作聲名洋溢看指民之化德言要得不識不知氣象不曰被德而曰稱况承成劉來即身不失顯名意

若游大川節○其壽者期之難未敢以為必然也無我謂大無盡責我一人收同易不及謂召公收飲退藏周鼎成王所不逮也周之盛時至德動盪天地位萬物育太和在宗故卷阿之鳴實萬物咸若氣象考造德對小子同未位者雖有冲人之德而無老成之德其德不至但曰鳴鳥不聞不到衰亂田地公之意不欲當我冲子之身而讓德文武也格即平格比受祿受命深一層

君肆其監節○監指上五節張賢輔而未益一賢去而頓傾乃治亂得失之理千古盛衰之林公須以之為大監戒大者總成敗而合觀之無疆二字危之辭正是難處一時之休猶易堪無疆之休不易承大難就大難說不主君臣累言極

威者難繼得人佐之猶勿堪也此我所以言五臣四臣言者造而諄與君共謀也只可以留為寬裕不可以去為狹隘猷豫主國家不主召公平格天壽考造降德國家常有優游暇豫之福無迫急憂惶之態裕與迷反我不以主周公自家說以字有力文武得人而昭成王無人則迷是我以之迷也

不必過使前尤奇無人輔便迷前人數乃節○首二句就平時言數心有相信意作極有并力意下方是願命惟汝稽德謀天格知秉德則昭乎盈虛消息之機以此勉輔勿子使之不迷所往也然一念不信則不勗信而不能勝其任亦不勗者振勵精神久而不替也工夫在重字惟相信運可乘命不信胡能乘之偶王者相偶輔

王非與王為偶也若作召公對成王說則註周召同受顧命等語作何分解周公每責召公必以已對豈至此獨委之召公耶註耕御渾見本文無譬意只可影說曹者信理而不信事信心而不信迹表裏無二始終如一肝胆徹而相通形骸化而不有子以載大命而行之竭力擔當不顧利害不惜嫌疑有真前無退避也任大者以信為主則此心展布方能并力然信者信德秉者秉德惟文王二句正是曹以秉命處惟者輔君德與文王並威也即修和見冒之德彼此相當無愧謂之承有文王之德則祇當以無疆之恤承休易承恤難從文德上見出德稍不及文王便是大命不能承處言不至可承承即相信并力意不承休而承恤人君不可一息怠多

凶多懼之憂主君德言故曰恤告汝朕允節○此復開誠以勸之揭敬以惕之所謂天命難謏非託渺茫所謂商周得人非循故事皆出於理之決然獲於心之至誠況公又我周師保其去留關天命可不敬乎本文止曰克敬註添敬所言只重敬字不敬如何成念天威即秉德迪知之威念則為天威不念即為威威監殷喪則一念轉移即成廢興直令人動心而不能已殷當隆命之後則大否乃天威之已彰者我當永休之日則天威迥不祥之未可知者故須念要念殷何以遷至於否我之天威緣何就同殷之大否則其念中大有幹旋矣有言外意若說大否由無人輔則遷壽甚矣觀開首則曰我不敢不永念聖人看得天休

滋至正天威之所在故篇內凡言天威必曰念使天威於此時原無其形而有其理無其理而有其防須大念始得其故以予字要玩正是朕允處汝不可敬以念之也不可以監殷為教以敬之法予不允節○周家王業文武始之制度尚未備如周禮之類德化尚未旁流如奄殷之類補其罅漏其尤正在今日故曰襄收成結局之謂不曰我襄而曰襄我輪着身上有不能辭故曰合執度今日時勢量二人付任揣天下之人心合者理上合當也以理信之而知其然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襄者一成不去至者方來未定始春文繼卷武今春成王如水漬潤源不已故曰滋此時求享天心須要敬勝也比天又過

一步若天休如此我之答天亦如此僅一相常未免忽之
美意矣古人每欲過之天災則淳天休必敬弗敬之心
東說不可以人數多寡較即五人俱在亦不敬若其意
難其人則非當日語氣況畢公尚在乎滋則其意亦重
召公俱也慎德不勝則求自盡俱二人不勝則求賢自輔而
已盈滿字不可用召公欲去不過讓心耳德者德之重來之
德召公已無不敬欲其常存此心翌不憚故曰克也明後
民是敬德中事敬德之極清明在躬哲能官人不但辨倫品
且精白奮起而明在下也以召公之敬德只在位不去
之作群俊明賜望之忠答天持盈道莫大於此又何讓
舊績方成安能忘艱難之慮新功未奏豈可釋時我之思曰

在讓見不可釋非謂明德用賢遂可去也聖人之道未見即
敬明亦未便歇休以此德明此俊二人同舉玉業一日未成
天休一日未凝也此一句緊一句
篤業時節○重篤業句就今日言不可以往事講焉者始終
不替也下正篤業語歸重召公克字要發締造艱難意承
篤業來曰今則後未可知我字非周公自謂蓋謂國家用能
至於今日風淳俗美上恬下熙也自文王恬冒以來積之有
日矣其功不可不戒故漸被暨及國初要難繼至而深仁
厚澤時平不無墮然使化有一之未被即民有一之弗率文
功尚未成也第一人之助勦其益少二人之贊其益弘我
必成之焉一時之澤勦未必久之德勦未必久也

咸成之于不怠焉急非懈急无老精神一息不運化即不俾
故成文王只在不怠成比襄不同有善繼述意獨言文功者
文功入人最深使天下服如修和見冒豈不難哉至冒率
俾着二公不怠說不作效者率俾者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即
從欲以治也民心難強上以是化下未必以是肖此惟冒稱
德進一步皆以精意漸磨不徒政教風聲者以此為樂不亦
萬乎惟無倦可成終惟同心可共濟此與上節時說分天民
然保民政以敬也不必分
予不惠節○結上二節而意更深切只指今日天民言要
用閑意天民未休猶可諉也今天休已溢至治民已今休若
不應酬而不酬則前功盡棄焉山九仞之績莫逢金人

此垂成而不忍棄天民連說要看越字蓋民心即天休故下
只說民
末節○惟乃字有力親歷艱苦從弱履至到上知民而曰德
當不在好惡情欲間也四方異欲而察其向慕之真剛柔不
辨而審其習尚之故實關世道人心轉移之大機若止云難
繼豈必老成能知耶民之從順而誠向于上故曰德此節只
言民向邊思終亦不可說背字始終正知德所在所謂初者
民向允違是艱難之積也繼此而後不但先德蓋澤方有難
保之虞即使少不益廣見冒稱德之治便不終矣祇字敬字
召公心裏應前敬德不怠說只是弗替初心之意所謂惟

蔡仲之命

首節○要着註周公感然於三叔之刑意以為卿士而邦之蔡者乃憫叔之切念叔之深苟可用愛者無不至也先為卿士而後封者培植作養以成其德即比介我周意

惟爾率德節○率德就是改行慎德迺有周之家法雖註云循文王之德改蔡叔之行然且泛說此節尚虛未可露出文王及忠孝字面

八卷翼周

爾尚蓋節○曰愆曰違不忍暴其惡而諱言之意凡言蔡叔失德處不可露未有揚父惡以稱子者此節作未然乃期勉辭觀尚字惟字率字無若字可見承宣翼戴為忠幹盡用舉為孝爾當盡蓋前愆而盡忠孝然亦自適耳前人有為而繼

五十

述之則易爾今自身作始則難自非惕於心而勵于行安能為可繼之道以垂之憲也蓋爾為開國之祖一舉動則成憲作法勤猶恐淪況急乎此找足無怠意正是遍述自身處忠孝者尋常之道而小心止孝又文祖所訓者率而循之無有違焉則遍述自身之道盡矣

皇天無親節○以下四節當相承看為善不為惡正是戒執虞戒執工夫又在慎初上慎初又在盡職上盡職又須以率中為本也天親民懷照蔡仲說德惠比敬仁原淺蔡叔之後天必不享氏必不懷曰無常以見天民原無成心只論德惠何如善固非德惠所能盡治字又與親懷不貼須開說善惡無不同只為之不同與治同道與亂同事也為善者有世德

八卷翼周

而作事亦有自身而遍述何必同也善之用百而善之歸一雖錯錯之善端皆集慶之本雖瞬息之善念皆近衛之功一屬善中之作用必不為虛用之精神蓋為乃善之實事其志堅其行純歸乃善之實功立于此應于彼為善者有嗣德而過供亦有濟惡而同污歸于亂耳戒非徒悚心于所以治亂也以識先慮蚤之哲獨剖善惡未分之倪是為戒之定見以堅牢專一之操獨守善惡既分之界是為戒之定力不德同大一不動將為善之功盡累矣

五十一

慎厥初節○初字泛言凡事皆有初不專指受封之初說思字有作為工夫舊以思終即是慎初似未妥但能思終則所以慎初者不外是矣夫人始進之精神常振積漸成玩而氣履以不張即不必作未來之想而當其張已慮其弛後雖有弛之端而無其隙矣不困就在思終時看註所以字可玩懋乃攸績節○勤以勵已和以交隣忠以事君恩以睦族仁以恤民雖分五段而意重著王室句懋績睦隣同寅協恭以著王室兄弟者王室之枝幹更當有以和之小民者王室之根本更當有以康之皆所以著王室也

視聽貴于詳不貴于速不詳則偏曲參于正論淆亂起于紛紜操持不能自檢改非敗度即使正度中今日一番明日又一番不能執持有恒亦改也視曰明聽曰聰不徇己不徇人合之方是也先王舊章隨時變通正是聰明之靈處要在舊章中認妙義非徒尺步繩墨也吾身法度亦有資之專聽獨信以用中者正是視聽之準處要在衆言中辨妙理非徒默偏戒敬也贊于己為聰明施于人為視聽理之在性中者恒由耳目以出入故以此戒之且遜遜者喜于有為其聰明是恃自身者樂于從人其採納必敏于蔡仲猶切也小註云舊章不與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必亂之迎刃宜解宜若可喜然忽略疎快似是之言因而誤投惟詳審訂鑒側言何售故

五十二

詳首聽覽之大法

末節○往字有任其便宜不拘學其手呈意然須時念我之命盡當然之職率自然之中不啻率德慎猷之初益勵克勤為善之戒也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



多方

首節○武王代紂以來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故因伐紂之歸諸侯未朝而布告天下意實重在殷之舊國王若曰節○四國指管蔡霍殷多方指天下殷侯尹氏又後四國中摘出而言所滅止奄而不及殷民是我大降爾命也我周有爾之恩如此洪惟節○奄之亡又其自圖天命自取滅亡言念祀以保其德圖度與寅念反惟帝降格節○歷舉二代之興亡以見命之不可妄干也惟

帝降格正欲其恐懼修省以盡承天治民之道誕厥二句言其虐民大淫昏二句言其慢天帝之所迪惟憂惕者能迪弗肯感言正弗勸帝迪所在言且不感無望行矣終日且弗迪無望久遠矣厥圖節○上是慢天下是虐民不克開以征欽言降罰以嚴刑言因甲句推其由君志一惑好惡顛倒不克靈承貼不克開句絕其所依是不能善承其欲而開之也又不能大進于恭以寬裕其民罔丕二句作一句讀貼降罰說切字應克開憤字應降罰女謁盛饒夫昌民不堪命又何以承天也哉天惟節○求民主不重興湯只重亡夏說命為民主之命以其明白正大而非圖度故曰顯

惟天節○不昇純承刑殄說下之供上曰享國以無人而亡
 乃是常事今有多方之義民而不克永於多享最為可惜猶
 三仁在而殷亡不幾負米而饑臨河而渴乎保享保此享於
 民也昭然不昧曰明身所優為曰克胥惟虐者君臣相與捕
 虐也百為所包甚廣開而不開民何以自存此舉集多士之
 喪夏以規殷侯之喪殷不抹亡于昔而反側于今亦足規矣
 乃惟成湯二節○天以民心為心民之所簡天之所昇也厥
 隣有後后之戴四海興來燕之咨民擇湯而歸之者歸其仁
 而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君之於仁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息離然湯曰殷後王曰明
 慎何也明慎即是行仁德行到純熟處自依不令惟湯可

言休而勸都在心裏慎處乃勸者欲達人天理周流無間
 處非執仁以勸民也慎處便是勸不曰仁而曰德者仁則德
 之益然無迹應則仁之舉念不達以仁澤民不過逐生復性
 以仁勸民則淪洽漸磨此正天下歸仁處惟上之勸純以天
 真鼓舞不事作新振德之勞故下用勸潛以儀刑感動不知
 趨善避惡之迹要看利用二字以儀刑君德為勸非勸君也
 亦動于自心不可已耳君之所依民之所刑兩心適洽處便
 為勸益宇宙間充滿一仁體而已
 以至干二節○三箇用勸照註作上勸其民應慎嚴乃勸不
 主民勸說明德慎罰未是仁以此法湯仁也湯以仁為鼓舞
 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後王以仁為準法而明德立仁之本謹

罰妙仁之用雖不盡如湯之見德用協亦能綿世澤而用勸
 其民上亦克以後王對湯言下二亦克以慎罰對明德言我
 以懲惡宥以保善皆勸之道好生之德洽民心處雖不如德
 之鼓動而奔咎康又亦能勸其民以畏威趨德也慎罰亦明
 德中事要發慎罰致勸乃不用罰而用德意已上三節本文
 無仁字
 今至於爾節○弗克者弗能明慎以勸民於德也此一多方
 也先王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享天命在所以何如耳
 詰告節○上既歷陳二代之亡故又嘆息言非天有心以去
 之以引起下文桀紂自取之意垂重紂上
 乃惟汝桀節○大桀是一層圖天是一層有桀是一層言紂

以多方之富為可恃遂大肆淫佚以圖帝命夫天何言而肆
 為矯誣之聲瑣瑣甚矣是曰褻天紂之自釋乎天也
 乃惟節○桀所為皆亡之道而非享之道所圖之事非一故
 曰集夏周之間有殷故曰問天固享之桀故不集之時喪之
 降桀之自釋乎天也
 逸厥逸節○天位本逸而復以逸居之天下之穢而惰者無
 如逸心動者繁之源是以罔淫而受也其命常正即不言而
 靈承念者穢之府是以大淫而受也其命常圖將多言而愈
 屑此又是前之意
 唯聖罔念節○靈機動處為念是念也有覺即真而宇宙精
 微頃刻畢達無堅不破而氣質拘蔽動處即消無聖無狂不

周翼卷九

可無者固念之一念就是狂克念之一念就是聖不于其聖狂而于其作有發覺凝精之意有開端向往之勢就謂固念之一念非迷謬之一念即使轉念隨復而此入于迷者已成千慮之一失則上聖不能絕人心所凜々矣孰謂克念之一念非通明之一念藉令其省念多泐而此竅于明者已成千慮之一得則下愚不泐道心當亟返矣始為未定之聖狂終為已定之聖狂而中則為分途之聖狂二句連說垂重狂上紂無能改之事而有改之理即克念之幾是也固可念聽念字正應克念五年只是言其久不必牽合人心靈機無息可泐至于五年不能一念則其念已絕而民已不堪其迷復乎天惟求二節○紂既不能為民之主故天求於多方大示亡

商之威正以開示受命之符曰傾天者所謂克念也顧視天命聖之與天通者照克堪用佳便見固堪顧固念也當時與紂同于厥邦者惟蓋刑暴德之人而已誰其堪之天既望之紂而紂不能改又求之多方而多方不能堪惟我周王之德足以承之通節主德言民仰君德曰承文武反以民為主以我承之察向背之端委曲以迎其志燭無告之隱多方以徇其情承而曰靈亦蕩平之規非屈情以悅民者是即德也德最難勝躬行心得或未盡粹々矣未必潛孚于民乎矣未必淪洽深入曰克堪者須有仁以為己任之弘蕪死而後已之發行得到做得徹也善承即是克堪慶典神天就文武身上說宇宙間惟德為尊為主文武之德魁宇宙而格天民故可

周翼卷九

為神天主聖人參才贊化天地民物豈可一日無主用佳者官止神行念即為德與天為一上帝引逸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心通行利自不能已昌大佳明之勢機非在我若平時心力未及於此而適會焉蓋提躬繕性皆吾心之天則所為提醒于存養時者即天教也休即心還日休之休從心不踰從欲以治即文武不自知故歸之天自造履至到時見之乃化境矣簡畀者畀以尹多方非有二也今我曷敢節○謂夏商之興亡我周之受命我豈敢若是多詰哉我惟不忍爾殺大降爾命故以口舌代斧鉞耳感宥過之恩可無遷善之實耶爾曷不節○雖似有虞已輔君保業主既意只重存廢已上

當以忱裕二字貫不徒曰忱裕而曰忱裕之於爾多方蓋憂忌將多方看消是爾一介之物不勝窄隘了何不披腹心以相示傾肝膽以相質其信應數之有歸反側之無益而寬然忘機于多方之中蓋詐則急迫信則寬裕蕩々多方可一泐其狙詐之私而身安心適於光天化日之下矣此句不曾有天命二字下二段方承此說到天命上去夾介即此介多遜之意惠是不悞逆之意天命雖指周命言然不可說周命因此而享且熙也蓋我周受天之命萬年惟休故附之則與周同其享順之則與周同其熙爾何不以此忱裕者而親近此附我周為治民不為亂民保祚安家以與國咸休乎何不守其定政以此忱裕者而遵王守節于我周為順民不為

逆民日新月盛以推廣天命乎夾介又周王流是享天命既在順我王室則將來之福無限不止於不失舊業而已如有幹有年子孫乃興之類惟誠裕可以輔周惟忱裕為能惠則惟爾之自造命而已

爾乃節○雖有四段意歸重末段爾心未愛天享熙天命說不大宅屑播反夾惠說圖忱於正乃發他不能忱裕之主意出來天命人○所共愛而惟恐墜之者爾乃自取滅亡而不自愛耶自愛者必宅天命必敬天命○去商已久爾所當安天命歸周已定爾所當遵爾乃不大宅而棄播之耶爾之意不過以此圖見信于正人以為義不忘賁而不知忠臣仗節一棄之于法自作不法則不忱不裕之尤者已不自忱而

圖忱於正必不得矣

我惟時節○要着二惟時字言惟此二端更不誅戮也要因正是戰懼他謂拘囚而不殺也一降于東征之日誠謂蠢動之民附之皆友民也安忍以一肯棄之至於再而逆萌稔矣再降於移遜之時猶念久迷之衆怙終猶可原也又安忍再誤不運至於三而法無赦矣而教誥戰囚之外無他焉則國恩之寬貸極矣頑氏不自省已之墮廢不靖乃不康寧之失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為不康寧故再提而告之再追字味可分只見屢意

嗚呼猷二節○爾字指四國之遺臣與職於周者胥伯多正則峻正之受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曰五祀見其臣服之冬

情久宜乎勢久宜定不可復反側也胥伯正三等臣諸臣皆有治民之責不先自閑以法何以立法於民集為準限之義心法身法國法家法皆截然不可踰有治人必有治法固不字兼身心家國言臣而曰臬倡導之中當有實意臬而曰克文告之外別有精神亦念王家迪簡之恩教載奔走之誼而相竭力化民也

自作不和節○承上克臬言和身睦家正化民之臬也自作二句以身言而本於心爾室二句以家言而本于身二和哉照本文只言身家註添身心二字須暗舍為妙惟字有味不必求之身家自有本源至和處邊滌渣滓消溶爾我不是一味和乃發皆中節人心本然之真和晏子所謂五味調合而

成者不激不隨適當其可和身家原不為民而太和之極自無不洽明即明德于天下舊染盡洗真性盡瑩如盲見日不但相愛相接已也此節探其本雖在和身睦家而語其要則全在爾邑克明一句蓋必和身睦家使邑之克明始為克勤遇事也不曰使爾邑明而曰爾邑克明工夫都在和身睦家上和睦之極不但觀型肅而且孚契深爾邑自有忽然而能明者君子修己以安人更不求之人也事即和身睦家事入臣合一邑為和不然必和氣未至也爾惟句着力之辭此示以修齊之法

爾尚不思節○克明克勤俱是修身睦家事而德對不和不睦說由和睦而克明觀之顧爾導和何如耳凶德尚何足忌

九卷翼周

我責其必能之辭非謂庶幾能如此也穆、不可復把和睦講蓋和睦之極又須精神融洽意氣凝定太和中惕然居敬此是心正身修家齊無愧無怍氣象主德不主容有潛移默奪意克閑謀介即穆、適位中事凡化殷臣每言介曰此介曰夾介曰介齊此曰謀介、紹接引而賓主之情通用殷賢不但求其助欲藉之以晰民情士俗之宜為激勸作新之意使上下之情相通若賴殷賢為介也閱者前廢修也舉直正以措枉此是化民之善機惟有和敬之德者能閑故曰克閑示以治國之要此上節進一步

爾乃自時二節○上是勸之以休下是董之以威永力二句保業之休田即胥伯多正之祿田天惟句得天之休我有周

四句得君之休然下二段俱承力收永力者各為永遠之計蓋和睦者可久之道自食其力則無分外妄覬之心謀長其居則無一時反側之計介齊正是昇矜處矜者憫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深也介以齊之使之親近此輔我多遜其為齊也不既大半連前大僚都是介齊處

爾不克節○勸忱、字應轉忱俗圖忱、字看我命即力收矜齊之命不克享至遠王命俱指不克勸忱我命言享當也對也兩心相質而無愧曰享正結忱字爾既無享上之忱而民安得不化之耶是爾放逸順僻而大違我命也探威昇矜之反致罰大齊之反離逆力收之反

末二節○多詰通前天命之公運善之實而復有克臬以下

九卷翼周

等語故曰多詰命指上四節言以我之祇責彼之敬恐其以今日勸勉之命復視為習聞而慢不經心故以祇告勸之伏而讀徐而繹當有戚然者不然非其絕自新而不化誨則必謂國家以口舌代斧鉞直易與耳故告之不已更端誠之謂之爾初則將前愆盡付之不較矣苟能敬則一念萌發即為善良若猶未也一旦怙終為梗化何所謂化久而洽雖迪之未同猶屢更始今豈復有可更之始乎此與之決辭蓋恩多則玩人情如此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滅意隱然言表

立改

首節○周公落端而不發意若有待於羣臣、舉專親而不害斷以專親又待王之自悟則公亦不究專親之故但贊

其責、責知恤之錄令王翟然見意言左右而贊之王、錄有深意謂之曰休職尊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亦徒左右上見其休改惡尊易疎親易忽而聳其聽也恤者不但憂其知不明任不當即知明任當後此中自有一段憂恤非任簡無以汰儉人而太簡擇又恐自起猜疑而妨賢路非委重無以收後效而太委重又恐自生比昵而開倖門只可說知恤鮮不可說知恤難若云一見禹湯再見文武則太甲太戊諸君豈不知恤者乎歷艱之君履修德行政之勢雖賢智奮庸而每見不足繫寵之主履世德成憲之地雖旁招開門多覺寬闊曰鮮哉有咨嗟意謂知恤乃人主自為社稷計何家、也知之真故見其恤、之至故見其休

古之人二節○若求賢臣德賢不自立意不必以臣證君
知恤于上臣知恤于下提為夏王之知恤顯跡呼也求賢
迫勞招不足以盡曰顯要發知明任專意夏王惕於天休之
難堪思可以克享天心者惟此俊民真若一失士即無以承
天而不勝選者顯俊何以便尊帝蓋除却孕靈毓秀者即
天地無以為心則夫以庸眾托天工孤上帝挺生人才之意
其幾越何如天下事凡在帝則之昭格皆屬賢人之幹旋故
求賢事天別無二理尊則不第事之已也故而不襲崇而益
高賢智奮庸庸天工畢亮則上帝若加而尊焉夏臣存賢亦感
君之側席者迪知與湯文克知不同彼以人主求賢上固傾
心于賢亦傾心于上而相求也此以人臣求賢未免費力

故從他端履到履知之將九德逐一體備夏臣能知九德華
在一迪字飭躬之素即為相士之衡若我有抱負我自品題
契其真而不徒欣慕則照人同于自照真似毀譽不能入也
迪知便忱信賢猶未真信之迪知者為實乃敢告正狀迪
知誠信意拜稽稱后重其責也察案之得展乃以展九重所
當履則后之為察案計者乃其自為計者也時說竟講事法
民却遣乃字三者合來方成后毋論百寮奏理皆一人之宜
君即此股肱耳目間師濟則元首之宰制何如君既
顯俊尊帝臣復顯俊尊君尊而帝益尊曰茲惟后之尊君
也苟非迪知何信或其人果賢而得其外未得其中也
也下極言謀面之弊今惟不以謀面而以迪知

神識豈拜官復有贗才乎凡言三代用人處先看用人之本
於君德此處只言有夏講中不可指禹因上不曾說出君德
故于然特揭一德字弗作往任則弗顯弗尊是惟暴德而其
臣不止于謀面矣又何以永世哉
亦越成湯二節○不釐主湯德說以天理厝諸人事帝示其
端湯竟其緒若有所克拓而益耀也不釐著力說三宅三俊
正不釐工夫克即主湯言註以就字鮮似作居位居名看了
蓋宅之位而德足稱位稱之名而實足副名之位與實德猶
二也此即用之宅即宅用之俊即俊不待居官修職不待事
久論定而德即位實即名也他人德與實俱從名位轉此則
以位就德以名就實故曰克即也不式即嚴惟在心裏說嚴

乃敬畏惟恐不盡其用不究其蘊也不式不促事之法
其一事即究其全體思者用之神境用者思之實境嚴之至
也克用就在惟式上說輔世長民而朕命之宣布無遺為故
曰設職責難陳善而朕命之講明無餘蘊故曰著才克用指
湯能盡其用不指賢效用說克即自湯說到宅俊上去克用
自宅俊說轉湯身才來用協丕式正克用宅俊處二在字即
在此無惡在彼無射意賢才之懸績合之即一人治功宅俊
之經綸廣之皆天子德化用協用式不分淺深湯之克用直
究其猷於商邑四方一民未化用未克也協者若出於其身
同於一心湯之心既與宅俊合商邑之心又與湯合是德從
法模範來宅俊之德既為湯所式湯德又為四方所式人

周翼奏九

人近光故曰武非民協之式之也。用此宅俊以協式之也。受
惜。於德故所用之人非暴德則德同於邦而不正。式同
於政而不用協乃伴我三句一連正帝欽爵。俊井牧其地。非
為貢賦也。什伍其民。非為職役也。以此子天民而理天事。守
天法。耳。湯以俊民而向四方。文武以向萬姓而求宅俊。與
向相為表裏矣。

亦越文王節。○總是知之真。要模寫文武與宅俊肝膽相連
處。不待因行事以識用心。因議論以見淵源也。意念方萌。于
彼知見已徹。於彼有心解。燭照者曰知見。猶浮慕曰克灼。則
不但窮于經綸。議論之所自出。而宅俊不復自有其心。直窮
于經綸。議論之所自窮。而我不復自有其知見。知我自知也。

見我自見也。就此雲通之本體言。如明鏡在縣。物形畢現。非
物。非微鏡。亦非鏡去照物。色。皆本真自著。以其察事故曰
知。顯而有象也。以其察意故曰見。隱而無朕也。以字有力。就
所知所見言。宇宙間帝天之所玄嘿。民黎之所渙散。搃之不
出此。后賢合契之心。而論心至此。始無遺心。照心至此。始無
遺照。而帝黎民求共式其靈矣。玄長伯正是敬事。非有兩截。
必得此二句。方盡克灼之意。若知見後。方以之敬事。長伯則
于已授之位。說不通。若俱兼任說。則于未授以事。說不通。只
論理而言。此等之人。以之事天。則天職必可修。以之立長伯
則天職必可尊。形容文武知見之克灼耳。天不可貌格。而以
心事。不可勢結。而以心孚。文武知見宅俊之心。是知見其

周翼奏九

與天民為一之心也。敬事者。欽哉亮工。畏天時保。有載賴之
功。立者植立之以作民極。凡長皆稱伯。以是敬帝。即以是長
民。敬天不敬民。終無着實。立為長伯。不但體統綱維。明倡阜
成之化。且具瞻矜式。默操師保之刑。必無民不化而敬天始
至。不曰國之長伯。而曰民之長伯。有呼吸與民相屬意。自此
至。既尹合言文武知恤。自文王惟克至不基。分言知恤源流
至於並受。則知恤極功也。

立政節。○言三宅而曰事。見此特事也。兩為事。而盡其妙
存乎人。令其展布不以事為限之言。三事而曰作。本是一體
分之為三。欲各敘其用。各宜其能以相成共濟。要發三宅盡
職意。因三宅在位。而有三事之名。德即位也。雖說得人。之盛

却有力之錄。
虎賁綴衣節。○此七等官。皆是長官。府舍為一體。天子自大
臣召對外。惟此屬周旋。虎賁修武衛。以壯掖庭之威。綴衣布
物。采以昭黼黻之煥。趣馬閑輿衛。以備法駕。小尹正羣。領以
供法從。左右之役。携僕為之交。相維持。以待法宮。以司稱者。
各辦所職。服用之需。于此取。以府稱者。各典所守。儲蓄之備。
于此藏。如矢心秉直。則開君以善。良者其機。反提於廷。諫倘
獻。諛脂韋。則引君以匪。曩者其效。立奏于須臾。天子自退朝
而後。一言一動。皆若有制。而不得縱。而三事益得展其忠矣。
大都節。○自大都伯至尹伯。凡六等官。或總理分理。以至技
藝百工之微。或治事紀事。以至大小相維之職。各為長官。或

周翼卷九

云太史之類不可言都邑之官不知酒誥太史友獨非都邑之官乎吉士固通前後而言然要看庶字羣心之所必至為常有常久之義有庸常之義其味甚淡其光甚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乍探無奇久索不厭是經綸謨議之所衡也是天顯民彝之所極也惟常故吉大小內外非常不宜知者知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立政者立此而已

司徒二節○三卿總理侯國之事亞旅分理三卿之事職守雖列于藩封名位實通於天子然不曰諸侯皆賢而舉諸侯之官者諸侯世其官不由克知灼見而得諸侯之官則由知見而得也○夷國有微焉盧焉烝焉商之故都有三毫焉險危之地不以封參錯於五服之間者有阪焉皆有尹以監之

而莫不各得其人也此固文武明見萬里之外無所不徹亦要見三宅得人而衆職皆得人意不然遠近大小殊職豈能一一知見之哉

文王惟克節○克字對知見深一步曰克知灼見以我知彼猶然彼自為度衷也曰克心則不但知其心并其心而自我有之水相投鏡相映在彼心曲我種具是故種了洞愛憎好醜業已盡指耳目肝膽都已合一不待兩心相質而我與三宅原未嘗有兩心其所效驗者固吾洞鑑中所自有之能事也知見至此乃心之所不得而提議也直謂之克而已矣惟字乃字相應乃克立二句正是克厥宅心處任必隨其德則潛於心即使置之于此而或可移於彼也

周翼卷九

之於微而或不當於用皆非立也克則無事於比勘而自揆自閱之內覺分量之相調則投之而無不授之而無不協者克之中有此定符定力也雖立常事司牧即同文王自立一般立在他彼克立在我不必微彼之能而我自微其能乃素意其必能者也俊指三宅之人德指其人才猷蘊藉今之三宅即昔之三俊克立其官即克有德文王與俊德為一俊德與常牧為一即欲以德與位別之不可得也文之克宅心一至於此心也常事司牧也俊有德也通而為一故提曰克著在文王身上說三克字俱有力口氣云文王之知人惟克有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其任之人也然則明少未至者雖以心相照求立其官於有德而有弗克者矣

罔兼罔知二節○提是形容任專以罔兼不且盡又曰罔知俱狀文王心裏不是實事非謂任人決不可兼且知也既知之真直任之耳若此心信不過而嚆焉付之不幾事權旁落乎都照克心言君心不可一日不運但既克宅心宅之任事即我之任事雖竭吾心思終無可加於三宅之規畫注精於事者與注精於事者相去天壤此二節只形容文王宅心三庶乃國家大政所係而牧夫其司之者也司則事權獨秉意向獨營出于一則成出於二則難罔攸者無所兼也事難遙度變難臆斷即當其事者不容預設一心而我豈得代為之心訓達正形容罔兼此俱克俊有德不待十分訓戒不過先期預申之辭有司計事而君計有司則所謂罔兼者天子

之精神日注於倅嚮而無暇兼也。不但恐妨當事而不兼也。然心相孚而不必掛慮者曰固兼。恐賢者不得盡其用而屈意委之者亦曰固兼。故指出其固兼之心曰固敢知。無可兼也。不容兼也。要着敢字。知從敢心起。人主亦未嘗好侵下權。特以綜核之念不能忘。至于推心置腹。明能燭爰書而不敢用計能籌錢穀。而不敢聞則非慎恤之極。真需寐賢豪奉為典刑者。其散心猶未泯也。故兼則猶可制也。知則不能制也。兼是明以形相攝。知是陰以意相制。故不但固知之而固敢知之。呂氏思不出其位。語極佳。前言克知此言固知何也。堂陸尚遠。意在不知而睜。委任既重。又患在知而隔。君道在知。人不在知事。不知其人乃不得已。而知其事固敢知者知之。

所以至也。注念在欲慎身上耳。亦越武王節。○重不敢字從字。以武功定天下曰功。以文德經天下曰謀。功就加於人者。德威惟畏也。謀就蘊於心者。不顯惟德也。俱在德上說。義德容德。不定是文王所用。只言其有此才量者耳。武王撥亂樂善之心。與此等人合。故不替與從就是率功率謀。處不替者終不異。始衷不隔。表從者舍已從人。畧無繫吝。非只為欲行父政而不改父臣也。武王開聖作物睹之運。豈無磨礪之權。與文撥亂之術。而必守文之謀。德以用舊臣。可見聖作明述。必不出賢之外。經文緯武。摠不加任賢之心。武王克前已說了。此要發武王克厥宅心意。並受以義德容德而受父用。則父效子用。則子效尚父。則文

效尚武則武效乃知克灼。固兼所成者大也。並字有得之艱難意。有文無武亦未必受。以受基為言。見非知恤之主不能繼也。我其克灼節。○此上深一步。上言克知心灼。見心此并心所自來而知之。上言固兼。固知不替。不違此并問其任者亦防之。雖分知任二段。而意直下。克字重。非若後世聽言必觀行也。心與之一。即始見終由來洞裏。故曰克。順者發於心之自然。豈無勉強行道之人。然心安於換行。則演處亦順。豈無任情率意之人。然於理不安。則順處亦拂。此處須有真知俾亂只重推心。人君精意與賢賢。必無顧忌。拘攣不是人主要他展布。而肝膽相照。自傾度衷。微慎就是受民事。非西樣相者。

為時人耳目。扶顛而持危。如相替也。和者不甘不苦。和調適恰也。二我字。即前宅乃事三乃字意。相民和獄慎最難。又使展布為之。其他張徐疾之際。安保無毫隙。當須之成功千載一時。一失不可再得。蓋疎之容易見。而密處之疎難防。非必有人害賢。但君心與賢畧不合。即能屏諛。間終不免隔。大臣任事。所信者心。而形迹容有不避。大君任人。相合者心。而毀譽自不能行。要之克知厥若。已自無間矣。問賢者不是問君心。若君可問也。不為克知矣。自一話節。○問由人主自生。不必厭急。但思未到處。即成間重末字。對始言。自始至終無不一。一守有法。易專。久後情神難固。惟有嚴惟至武意。不是至。一守有法。易專。久後情神

時之至哉謂議論之間微有向背耳非為防小人而然此中
 嚴密繁縷之極自是如此亦非後念續前念也蓋嚴惟不過
 思賢而已此則思賢所以治民何以披腹心而展其志又何
 以聯始終而究其澤將康保撫綏之規伴之繫之念中如何
 得間可見罔知者非竟付之賢而漠不相關也
 子旦節○孺子一身業已承前代之統緒益當習前代之典
 章子是以有顯宅之告有丕式罔兼之告惟是三朝君相遞
 相傳誦以至于今予何敢受人嘉謨而不一罄於王前也夫
 人君任獄慎而不免兼知者欲其治也不知反以誤之此任
 賢之病根知之任之猶可勉圖至于誤最難免勿誤不特罔
 知不替也惟恐誤誤其事耳誤即就誤獄慎而謂之應其間

情變萬狀即當職者猶難料理豈可臆決而使賢人推待而
 不得展乎此非正也以獄慎治獄慎為正付之以當職則彼
 皆賢俊受一人之知肯不竭力奏功乎勿誤便治誤者視天
 下事為一已事勿誤者以天下賢任天下事何必強增意見
 妄生疑慮也
 自言商人節○通伸上文不可將上事入講以我所聞夏之
 知伯而宅三事湯之宅俊而嚴惟丕式文武之克灼而罔兼
 罔知摠之皆克宅紬繹者克宅之義甚精試觀鳥臯稷契皆
 聖人何百揆等職舜不肯更換則非第不參匪人也天下有
 均為賢士而才具各有所宜取彼才具當此官守若因是人
 設是官者而賢始以此為居安之宅也本文由繹不必謂由

言而繹其心由才而繹其德由發舒于一時而繹其持名蓋
 居安必資深由此克宅者而繹之也本文語更直捷繹只在
 心源疊疊上說有大燃泉達之勢一瀉其不涸之源日新月
 盛而所出不止於素蘊者如治絲之縷不絕也繹者愈玩
 愈有味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二克字全是人君宅之
 繹之是一事串下重由繹可見俾人亦着力話在三王身上
 說不作治效三宅得盡其用正在俾又中乃者言必如是而
 後得其心俾者下之治由于上之使也大競丕式受基落此
 一層
 國則罔有節○明上文勿有間之意邪正消長乃世道明晦
 之關欲用吉士必須斥險人檢利之人其言便給其才敏捷

故人君常喜用之然順乎人主之意而不順于德何能光顯
 以在世此用賢之要訣有出於知明任事之先者檢人未盡
 去雖知明任事吉士終不能安其位勸字固勿以險人言惟
 小人盡去故君子得展四體無顧無忌得為所欲為即宅繹
 意用字着在成王身上說賢心之勵翼便是世運之休明又
 豈止于顯世乎
 今文子節○前言三事則準牧不同科此以庶獄付之牧夫
 何也刑原以引養故上曰惟正是又此不言當職之治而言
 有司牧夫可見明刑非牧夫之當職矣刑不付之庶獄而付
 之牧夫即伯夷折民意刑期無刑要在牧字上說獄
 其克詰節○雖有治世忘戰必危征伐自天子出故於勿誤

之後而揭之。偃武於撥擻之日。則以去兵廣德。振武於承平之日。則以詰兵廣德。周家農隙講武。自大司馬方伯及比閭族黨。履執掌。但要天子之精貫耳。有甲冑起戎干戈者。躬意只說修治。如何便陟得禹迹。當吉士勦相之日。而振武則人心加肅。向使庶民未望而急。戎兵不免黷武矣。蓋恩澤易玩。化久易弛。振宣多賢之德。化疏。聖澤滯。微偏飭情。使世運欲降。而復升。人心欲玩。而還肅。此正德之所在也。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自強正所以謙抑也。以陟以觀。以揚三以字。俱着力。因上舉三代故於此終之。陟升也。世風日流。禹迹降而下。此則重升之。不指圖與說。乃是紹禹明德。漸被暨及。而昇斯世於大猷。行而曰方。蓋由近及遠。德施便有淺深。蓋四

方而行之。無虞非德。服字就下之心。悅誠服其德。虞書至是陟禹。意親有美。牆頤視意。揚有張大推廣意。無所以飾文光而光益麗。無所以墮武烈而烈益振。蓋光不可見。而可象。則必以親炙為精神。烈雖可承。而不可量。則必以揚勵為終。使天下得如禹文武而用賢之效。始成禹迹。就是文武光烈。陟禹正是觀揚。虞雖詰兵戎。來然上叙知恤。而終於此。還是通結上文。非戎兵一事所能盡。
後王節○責重成王之鋒。後王且當戒況王乎。今日用人。須為子孫可繼。千百斯年。立政更無他道。止用此帶人而已。遠稽者在是。近述者在是。語氣比前。知明任專更緊。重義惟字。常人之於國。如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易也。故持重

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爭。使給亦不可以意氣。聯不可以。月窮也。必以乾坤不息之神。貴而洽之。乃克用耳。
末節○刑最足以戕國脉。故公獨致意焉。在君固當勿誤。而為庶獄者。猶當加慎。後王之克用常人。者能長國。務必如蘇公之敬。而後可也。舉後臣者。責成王法。蘇公之長主國也。刑者。干天地之和。即輕重適當。亦除耗國元而鑠其命脉。周公深見國所以不能長。皆獄之由。然刑原非戕民之具。舉陶以種德。文王以裕民。蘇公却由威嚴。迫促行永裕。實長之道。長國不指基圖。乃民心陶。洩。無手足束縛之象。既化國之日。舒以長也。使宇宙間。抑鬱不平之戾氣。盡銷。則太和自暢。或釋或重。圖具在何。必武蘇公。武蘇公。武蘇公。武蘇公。

國也。緣說中。便錯綜。非例所能拘。刑罰中。便是五刑。重長虞式。敬之式。用也。茲式之式。法也。蘇公為司寇。其道在敬。後人法蘇公。其道在慎。敬。發於兢兢業業。慎。惟恐不如。蘇公也。條例之說。三代未有。經文註及大全。俱列字。無例。亦請者詳之。
周官
首節○弗庭乃巡。侯甸中一事。即詰兵陟禹意。周史云。惟伐淮夷。其後民就成王心。東說。謂德意也。此時民已久安。非待巡。征而後安。要看兆字。不令一大失所也。承德在德。重王說。固不字。雖重侯甸。侯庭說。然只重于甸。于宣不重。求王求享。摠之。緣民而已。形容有周初治景。景。重。正。要。見。時。體。統

周翼奏

已明職業已舉而益嚴之耳治安之形在梗化蠚心治安之實在百官就職宗周腹心也治官根本也
 若昔大猷節○要看猷字否泰相循一定之運也大猷之世不運運而過道不與危亂共治安之隙而以治安操不危亂之衡治以紀法修明言邦以基圖鞏固言然僅可云未亂未危耳豈可曰已治已安乎未者微幾也亦伏幾也虞將然之中一檢點即可息萌據方來之勢一失計即不復挽此正制保之不容已廢制有力維不傾之義如規矩繩墨截然有度而不可紊保有一定不搖之義如捧孟執玉嚮然愛護而不使傷要得隨時損益意
 唐虞○帝王俱由庶官輔理而治安豈有已治已安始建

官之理不過申飭之耳重內外相承意上訓官惟修內治此並言內外者蓋外以承內也天下精脉無息不流官府合德總治分治各得其理有乖宜則不和矣和字包釀許多元氣不但政修事理已也和即寧處此蕩蕩無名之氣象照上制治保邦發出長治久安意只叙官制不可用賢智奮庸等語惟倍亦見其簡凡病冗員若藉口唐虞憂廢事者藉口夏商不知不係於官係於人耳觀下云官不必備一聖人即可當百賢人唐虞有五臣而夏商惟益伊尹足以當之安得備明王察理亂安危之機識多寡名實之辨得其人則一當百用不得其人即百不當一用百者不見乏員倍者不見濫擢均政治人第見無官則曹局不充而政廢不知官不得人則

周翼奏

庸闕者以官為人而政亦廢更甚於無官乃知政者正也必職業無一不舉之謂則得人要矣此明王建官本心也
 今予祗動節○值文武治安之後不容有所建立每追思立政惟人之故而知頒聯設秩非以建官也在修德以端本焉君盡君道而後可責臣盡臣道此節一意立政而曰官惟其人為政在人也訓官而祗勤於德取人以身也祗即祗台德先勤即問或不勤二字俱重而直下夙夜不逮正教勤慮不逮實指已不及先王曰若不獨是順謂直欲如之曰時若有因時變通意以前王之道揆明昭代之法守廸者身導之在勤德上說不以職責臣先以德責已列署班常皆明王湛精之所擇而揣今舉古實小子疑精之所在直置身于千載之

上而着古憲于體統矣
 立太師節○此以下曰道曰陰陽曰化曰天地曰政治教化一元太始之理謂道之所流行為陰陽發育為化充滿斯成天地政治教化則又化之看實處只一道而已三公有補天浴日之功參天地之人也用功在陰陽本原上三孤有裁成輔相之功贊化育之人也用工在陰陽發用上三公由君身上做格天事業三孤由格天上做格君工夫一主道一主化公孤主綱領六卿主條目陰陽即天地之體職雖異而實同也成周治事之官六而公孤亦六以君身為治之本故獨致詳焉○註引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說陰陽為氣道為理則二之矣天地間萬事萬化皆出于道論非但講

明也。聞其精微其秘，潛喻以意，而道非隱于無，徐詒以言，而道非滯於有。呼吸吐納，皆鴻洞橐籥之門，直趨意言象數之外矣。胸藏化機，所謂稽謀自天者，所謂何道即經理邦國之道，則論道便是經邦。禮樂刑政三綱五常，井然有經，而不拂，無令或乖，其和則經邦便是變理。處只一件工夫，都在精神意念上，不動聲色，而天下自治。變字有友，即論道中事。觀注云：和調，須有調劑工夫，不可說得太玄了。陰陽連為消息，論微其不消不息之道，即攝其能消能息之權，惟於日用人事之修多所補益，則朝寧無拂，經即寧內無戾氣，因有理氣之別，故須變治，使理與陰陽和劑合一，即治明化舉，迺六卿之功，實由論道得來，致和則民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若

有以。釀其蘊者，實無統同之迹，若有以調其蘊者，實無辨異之力。此之謂變理。經邦變理皆實事，則論道非空言也。道在行，不在言。知明慶當臣論之君行之是之謂經，則之酌之調之劑之必歸之和而後已，是之謂變理。總之是本源上理會。朝夕納誨，格君非心，使君德以落迪而清明，而經綸各當自然。三光順而山川草木莫不寧矣。備即備員，使三公皆得人，豈不甚妙。若一時難得，寧可不備。

少師少傅節○戴者公所論在化，亦在化上用功。若為公副者，非論道之外別有張設也。公悉心而聞其蘊者，孤協力而矢其猷，持心者為主，宣力者為二也。其實論道古非不弘，弘化者非不論道而變理。與實亮非殊，功特以公論孤

獨其道相成耳。如以道化為公，孤差別，則陰陽天地亦豈可差別者耶。亦不必云以公講明之理，於發用處開塞之邪。似公未弘而待孤矣。孤是將造化之用，宣暢無鬱，而陽時若民無天折，物無疵癘，則天地所不能致者，而孤開之。將天地之體若擴而大，弘化即實亮此心，惺惺明明，便是天地清寧。處有化斯成，天地有實亮斯成，化求化於天地，豈得無覆載生成之偏。惟一念同寅而六合為昭，是于公為二，而於天地為三。總來又只是獨于一人也。以見弘化工夫不在天地之化上，做而在于一人身上，做君身萬化之源，論變亮之所。有事者莫先于此，所謂一正其身而國定也。

家宰節○百官非必在內有之，原為四海而設，不可分內外

統百官正以均四海，統者立道，振也。有工夫，非官職官計統攝之語，均亦不是，不易其俗不失其宜，乃剛克柔克躋世道於平康，此有篤恭平天下工夫。

司徒節○敷典正以擾民，敷者開明宣揚，使無一人之迷，重擾字乃時。微覺雖化行俗美之餘，每有振德作新之教，有敬典在德工夫，不善教民者，以道徇民，善教者以道擾民，則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振勵而不使之逸，提撕而不使之懈，此愛而勞之意。

宗伯節○春主煦育，則幽明俯仰間，要在調和其命脈，禮定上下，辨民志，故曰為國以禮，不可僅以祭祀言。既曰辨民志，又曰分幽明，看上下者，神人俱有之，治者有條不紊，猶之為體

周書卷九

嚴也和者自然不拂禮之為用也和之正以治之和非但等級隆殺不乖其序也以三禮之和召上下之和必有陰陽不易其軌流時不變其常鬼神龜筮共依而協從者斯之謂至和矣

司馬節○周制寓兵於農統者乘農隙以講武也平與均不同均是各適其宜平如水之平無低昂折閱是錫強安善非必討罰為平皇威既振雖不用兵而自懾服人心就邦國而論其間強弱寡眾然欲爭不有六師何以止競奪而平之就六師而論其間伍兩卒旅終然不一不有司馬何以嚴號令而統之統字內有知方度德工夫統履便軍紀律振肅之

二六

通於人心○不平都起于玩愒神氣一揚習俗氣稟自然司寇節○重禁字看刑官也而曰掌邦禁聖人立法禁于未然至於刑則非聖人之本心矣懲一儆百禁民不為也詰則必欲得其情刑在得情之後伏念而無生道故不赦也一謂之詰一謂之刑而提謂之禁意不在刑之詰之而在禁之也以此大畏民志雖民各有心其亦知自禁矣○虞禮樂二官周合而為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為二帝世詳於化王世詳於政世道升降之異也
司空節○居民時利不異兩件事利亦為四民而興溝渠廬舍山林川澤都在其中所謂天地自然之利而攝節養之也有民無居則林○總○渙而輕去其鄉有居而墮其利則

周書卷九

熙、稷、何所托而保其居此有和恒居師工夫時字重意順時而興利也能不失時而已

六卿分職節○分職實以相成要從分中講合意分而致其意于察察者合而萃其渙于治化要于臣無餘力民無餘澤則本不岐一彼此而何嫌人分曹局內有分倡而外無分民則非各致一督率而何能世共同仁上言內臣之職未及外臣此以倡牧為言阜成著力之辭欲九牧率屬以阜成本一人德意來比綏兆民深一步阜以言手厚也仁益加而深者化有成而不易周家相期每曰成王曰成裕曰成命目前德澤難保不新必做到不可斬乃成阜厚以成其化非二意也總結上文政治教化所掌不同總以致功於民未阜成雖

二七

六曹振采九牧承佐于職終獻
六年五服節○對內臣而言董外臣之法如此亦嚴六卿倡率意方與上節相應政治教化六卿所倡皆諸侯當遵之制度也制度不必變易即奉行德意未至者亦盛世所不容也黜陟要發阜成意大明則天下人心之公不可將虞事入講凡我有官節○指上文而飭之以欽猶舜命二十二人而提咨以欽哉也凡我所列不過職守耳人臣各欲自盡則欽為上矣慎是欽中事令行則成一人之綸綍而其權合不行則玩萬民之觀聽而其威分非謂使愚若決可惟我所欲而無敢抗也欲矯民之所不便必使羣然知其所不便而從之一夫衡命而稍漸之極遂倒持於不可振矣所以不可不慎惟

周翼奏九

字有味一著為令必近之無論遠之無論窮簷悉潛乎而嘿契行在意論不在選字矣非抗選蓋外雖選奉此中未必心悅誠服也令以示民信而使民以同民心而使一故貴公以公二句不指出令說要他反身意民不可以令然必端其所好禁紂師天下以仁亦私也費于民心之所同然者為公故令之行不于行也其民有先信之者也不必湯然合于國法人情縱事若小拂而實利于民皆公也公不必顯然違道非民即有意奉公而意氣未融皆私也要看滅字以公而不滅私亦未懷非懷我懷民心自有之公也莫難喻者意乃民有明見而尚疑其有私即未諳而已信其無他者則公與私之別也懷出于允正已物正惟公合天理而當人

心也此見化不在令在所以懷之學古入官節○重學字傳曰開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此云學古是未事固學當事亦學古人即學皆事即事皆學此對有官者言故云耳制非變通也將今日之事詳細思議以合之古今不易理而殊事故須議若古事至今自然行不得何議之有既慮泥古又慮趨時故議事而準之典常作師在學上說于議制時師之我周典常原祖堯舜三代而成政有時革法有時變此則酌風會之流觀人理之極可容置喙乎師我周即必法先王不曰守典而曰師典蓋守之不過傳誦循習之故事而已師則彼為師我為師領畧直窺其中精意以我之精思與先王之心源兩相貫證此時且

周翼奏九

不得容一見解又豈得容一分更少不能理會便為利口亂官即典常也遽也亂也皆當疑急急也疑心生於闇練之未精况復蓄而不化則其衷愈眩愈心起于精神之不振况復忽而不顧則其氣愈餒此皆不學之故也或學古而不得古人之意學今而不師典常之精猶不學也不學便茫然無定一故曰煩戒爾卿士節○承蓄疑四句來功是已成者業是方積者要看惟字不曰崇功廣業而曰功崇業廣崇廣只在志勤上當此治官之日誰無兼功奮業之心不在企仰而在心之所之無高不登不在意氣而在勞之所積無極不克以先王為可

法以盛事為可致則當其立志之頃就是崇功而在所謂有志者竟成也不以積累為勞不以持久生倦則當克勤之時就是廣業所在所謂進吾往也天下事非所望於無志而不勤者然立志用勤決於果斷要看當機二字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不但蓄疑怠忽者到此易餒即十分志勤一當機處便不免二三而不能自決不克果斷亦不是不好念頭十分要好既用志勤于此又用志勤于彼反做碍事體艱難了觀註可見未嘗不志勤也但虛用耳此節要緊處在斷字如轉丸如發機毅然斷便是果不果則不斷乘機當理則萬世之畫決于俄頃後且不煩經畧而易時去勢違則几席之機失在目前後即極力挽回而難非志入有果斷果斷即志勤

周翼奉

之自往而自不可已者不果斷不足為志動故小欲可割小不便可忍成敗毀譽可置蓋果者決於氣斷者斷於理也剛而好復勇而自擅非斷也須有真見獨行之確識理已當為我未當可非克也須有不阻不眩之定見位不期驕節○凡居位享祿不期而至者其溺情必深則去而有不能盡去者驕奢是也期而得之者其用意必淺則持而有不能盡持者恭儉是也此只戒恭儉之不實者曰不期不特驕侈也有制驕侈之心便是驕侈要看惟字心惕然不敢安方叫恭心欲然不敢滿方叫儉若說恭為允恭儉為克儉似以恭儉與實德為二物矣人所易染在祿位終不能舉祿位而忘之此純仕之隱衷也人所難制者在恭儉又并恭

儉而竊之此習宦之巧術也試逐之獨知證之親聞自謂世味日涉而素心不負者惟此冲淡之懷可對余影而不慚耳倘艷其德而竊其施或惡其盈而托于損縱不侮不奪其驕奢猶在也其恭儉亦非也祇以載偽而行耳目可假而獨覺不可欺故曰無載以下俱是恭儉惟德之意作德二句正形容惟德即恭之矜持近于拘而挹損養志正以矜持為安舒即儉之收斂近于迫而冲淡全真正以收斂為心恭遠在德中終日兢惕亦逸也休在逸中終日闇然亦休也作有勁勁振迅之意明德上之作為外雖喫力內實安舒故曰心逸日有寢昌寢明之意對逸言逸可整而不可繼惟逸出於心日新又新日用間率此本體無煩看念其坦然無不逸也即

周翼奉

油然無不休也逸休只狀心逸光景詩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自得如此可想其休矣惟心體為至逸亦惟心逸為至休引逸之逸即用休之休此中無拘無礙自不覺有若若若若之趣作偽是無實恭儉而欲勉為者本真在此營護在彼何其勞也得之象貌失之肺肝何其拙也恭儉○事業上說靖恭爾位慎乃儉德若從身上做恭儉而國事○知終虛而無實使有實德則免曠官非心逸日休乎下○此看居寵思危節○當時畢公領司寇召公燕家宰都是極恭儉的戒語不可說狠人臣事君不可有固寵之心然不可無居寵之道驕侈是至危辱至可畏之事思危豈為一身慮哉

忍上負國家佑賢之愿下負人臣報德之義思危即恭儉作德之心弗畏即驕侈作偽之心弗畏便入可畏日勞日拙矣更不落一層畏比危不同卿士自思曰危成王戒之曰畏易曰夕惕若厲無咎此之謂推賢讓能節○註義利不也讓者以我所有遜而與人只有推讓不可增出蔽賢讓何嘗俱讓與人而已不又得以居其位而行其志是實際處中長與避長皆非居而不辭亦是推讓亦是

爭之謂也。無曠庶官，正是推讓處。不和指庶官言。賢哉三和字。庶官一未和則政便麗。天下爭端易開，未有如縉紳之間者。聚五方洋合之人，于功名寵利之會，才露則懷枝生勢，軋則齟齬起，但得人，推讓便是一團太和。非大臣執轉移之況，人之能惟爾之能，何必賢能自己出，人之不任惟爾不任，又何可任己遺人。只在和不和上說。二惟爾字有力。將庶官責在他一人身上，能與官兩得其當，人與爾共，其長世豈無能致賢于通顯而不能致賢于展布者。惟爾精神自與賢者相貫注，而一有經綸皆爾之所默攝也。不任者反是。末節○政是阜成之政，亂政正是敬官處。上而言惟爾，此又言爾官爾政，直要他體承當，不得復視為君之事也。佑辟

全在教字上。歸到君德上，應祇動說佑輔也。君德之稱成康，就是斯民之迪康虞，以佑辟者而安民也。不獨紂民而且欲永康之無數者，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也。主人言此阜成進一舉，此章因外攘功舉而修內治至此，欲卿士修內以維外萬邦，指六服承德言，亦無數其綏民之心如此方為敬君陳

首節○令德即明德，指實有諸己者言。商民難化，皆由民彞，民亂稱君陳而言孝友實欲舉孝友之德治民，不可作家園一理說。即人親長而天下平意，故曰教典在德。周公師保節○本德來周公，豈民者也。而如師之教，又如保之安，真有惻切至情，不徒法制禁誡要發周公與民相習相

之意人，都教導他過人，都摩他過，故曰萬民是民之師也。民之係也，民不畏之而懷之，乃是恩慕乃淪浹于德心。念若所有繫而無所解於中，不懷其政教而懷其德也。今往司馬公政教即繼周公明德矣，不能一一與公同事却要一一與公合機。毫釐千里之間，實關公德衍替之故，可不慎與。慎司無他，惟率其常道而已。公以非常盛德民習之為日用之常，苟德少不及周公，便駭耳目，率字有工夫。懋昭庶舍由訓弘訓意可導而守之，亦可變而通之，要於精神懋勉。庶自有發明光大之機。此訓泛指平日訓民如多方多士之類，下節乃精微之訓，欲君陳體之已此篇凡三言訓，各各有別不可合而為一。懋者精神不怠不怠言辭也。臨非俾聞

其精意直要太明於人心，其又必竺之輝，在德上說。此民懷意少進志喻神怡，不煩贅責，懷猶心神之戀，又則從心而化大暢所懷，并與其身而順治之矣。和中與謹步不同，不可說君陳治民無異於公，則民順治亦無異于公也。至治馨香節○爾之所職者治也，則不可不講于至治之蘊治之至者，上下幽明渾然無間，乃其妙合之機。自明德造焉，周公嘗身試于此，而發為精微之訓矣。曰治曰神俱在德上說。惟德動天，至治自有一種馨香天地清寧，民物康阜，宇宙間純是一團協氣，不待祭祀時方有馨也。此便是感神處，所謂天地合德鬼神合吉，至治非迹也。其入于無微者，即神道之教神明非幽也。其通於有感者，即治理之源。註中原不

祭祀因祭祀以恭祿禋故周公借以形容德之馨非指黍稷之馨為明德也故德誠民祈天一道本文原謂黍稷不是馨的惟明德是馨耳曰惟者天下只此為馨更無他馨也要在德上說不可使將至治感神當做馨明德亦施之師保間者德之明處即為神此理之英不昧凝則為德運則為神馨非真有臭味可憑惟是舉心動念懺然而積益然而流耳感非真有格降可據惟是存心出治動乎志氣通乎幽明耳論治至此肅將祇歡祇功化之緒紀綱法度悉政治之粗不顯而百辟刑矣故曰精微此訓之融者也反之有實用求之有實得非幽遠而不可倪故欲其式時註自頑民自周公二意不必泥周公常以繼自待旦之心發為訓曰致是

明德主夫在新民上說徒曰德可至治感神未也必式其所以致所以感而躬體之有真見其難乎而不覺策勵者曰致不從意氣勉而從德機進一意氣始乎勤者易率乎怠德機則日新又新而自不可已淵乎若繫穆乎若企斯謂致毋謂前日不動而有今日毋謂今日不動而有來日明德必求新民又求新命究德之量而進之不已不日致即為逸豫特一間耳

凡人未見節○提欲式時周公一意貫下有氣習委念而不克者有工夫一時未能即到如化不可為者變通既恐顯悖聖之迹規方又恐陰斂聖之精故不當以常情律爾而不得不以常情戒爾也風草只在戒戒內論語主上感下應此主

上行下效風乃風化非風行草偃之風只指由聖說未着治說觀註可見由聖而風下民以聖者惟爾不由聖而風下民以凡者亦惟爾二句正是戒之虞

圖厥政節○圖改從明德說本攷之心以圖之明德有定理政事無定迹通其無定迹者正以合其有定理者非更變周公之法蓋人情事理間有當廢當興者耳莫或不艱非戒忽易也以大聖制作又商民素所服習一旦圖之即不失聖人之意又未必盡當民心欲於泰山之崩加高滄海之流加濶也豈不艱哉或字說得奸惡萬一有迎機而解廢不及致其艱也者二有字非逐件要革其間有所當廢當興者出入二句一串重君陳心上反覆師虞有詳慎酌量意此時吾心

與眾共慶慶者同於我心也而又釋之者天下事有一時見為然究竟或未必者有初念見為然再思或未當者以人心之公也直探求所以然之故非但思所議而已眾謂可廢恐出厥常謂不可廢恐徂因循必繹所為廢者果是去樊抑害一利百母乃以害掩利而姑寘之也眾謂可興恐涉害事謂不可興恐憚更新必繹所為興者果是造福抑利一害百母乃以利掩害而漫蹈之也不從眾亦不獨斷求不失周公法意而無乖事理耳

爾有嘉謀節○謀猷不必跟上文入告端化殷之本順外妙化殷之機氣勢直下葛氏以順外病成王不知殷民康服周公之訓繼此而稍有廢興即事出石畫亦見為悖聖非奉天

威為約束則耳目易駭又況當時殷民與君情隔每不能見德故欲在殷民面前揚君德使知所感發與起周公每告多士必稱王若曰豈無意哉良顯德承忠順主君德言必責難將順兩者兼到方良必良方顯即越王顯須推開在君身上就良顯言之則皇躬粹白乃君之可致而萬姓稱名非君所可必就君之良顯言之則德不彰信必非完修名不根德必為浮譽也

爾惟弘節○弘不訓實益張而大之非為因時變通正以了公未竟之志廣公欲成之化耳越昭主我明說使人知之弘主推廣說使人由之從來聖賢垂治之心無窮決不謂公治已至但畧通融而已勢者君陳統馭殷民之權法者國家

約束殷民之法威刑觀註喜怒予奪不專在刑威違在周公時以此行之則謹法在君陳時以此行之便威刑勢法所在行之已非一日將不動聲色而天下奉令遵教若何作之削之使其不敢不從也寬而二句直說成王原命君陳和中順天程極卓見若如時說云寬而有制所以和之也然不可驟施須從容以和則寬和為兩截矣要知寬便是和寬不一於寬必有制何等從容若只緩一施恩豈為從容哉蓋約束寬則民不堪故條目當寬也弟子中無素提防優游漸濡不覺頑梗自融耳合寬與有制方為從容方是和妙處在從容二字政有緩急不凌序而謀施民有頑淳不拂性而強括如寒暑日月不先不後不疾不徐未有如此不和者和乃淪膚浹

隨非先之寬固做和不來若一味寬而略無節制次第又如何能和我出於勢與法外而使民從者在寬妙於寬與嚴中而待民自從者在和無倚二句意主寬下二句恐寬之過而防之以期至于和耳

殷民在辟節○此下三節提有制從容意辟宥之用惟一而中則屢變不窮參互斟酌非當事者不能精其鑒勿宥勿辟是實說小註謂非必與君忤及多周折觀高子曰便有深意天子雖操生殺之權君陳實秉化殷之柄宥辟出於君即理所當然汝心尚未灼見其可宥辟者何如豈可遽辟宥必待汝真見其所以然而後可故曰惟厥中勿非竟置之也但不急遽耳亦是從容處惟中就人情內酌出中道

有弗若二節○舉一端以見刑非刑辟止此也上曰勿辟坐寬勿宥主嚴此中辟宥曰乃辟曰不宥俱主嚴何也當此時辟者少不可因而廢辟宥者多不可因而驟宥使民雖見國法之寬又有不敢犯者所謂有制從容要在勿辟上說辟宥上說勿宥

爾無忿節○頑即弗若弗率之人上發有制從容意此下言所以和之也忿疾不可矣置之不較可乎必有以容之斯真能不忿疾求憐不可矣聽其小就可乎必有以簡率之斯真能不忿疾求憐有容一節然後無忿者所以消其頑而進之容與不則姑息矣簡率一節然後無憐者所以引其善而作之日新不則苟安矣可見寬不可一於寬當求以和之正是

周翼九

誘掖之妙。廣彼方視。吾政教為難。導我後忿疾之。彼將益畏而不從。間有從者。彼猶立疑信之界。我一求備。必及而入頑矣。忿疾求備之心。亦是勢肝腸。但此頑民。且當置之化不化之間。若真求其化。不激而忿。必過而求備。即忿疾之心。非二意。必有忍節。天下而逆。不能相調。一忍便消了自家幾多忿戾。彼既不率我。又不平。如何能濟。即柔濟剛之濟。使吾德終可感通於彼。一忍力也。忍得住。便是能容。但有忍的意思。在便非容。亦非全無振作。以天地父母之心。弘覆露生成之造。忘之聲色外固容也。懲之刑有中亦容也。激勵其善。不見可善。懲戒未善。不見可惡。若江河納藏污垢。掃掃浩蕩。德乃

大說入本根上。民化又不言矣。德字極重。有濟在能忍之後。大即指有容言。各分開講。不必苦扭住。蓋本文原無分別。淺深意。句踐于吳。太王於狄。忍之也。不忍則亡矣。湯於葛。文王於昆夷。容之也。若天地然。孰得測之。簡厥修節。二或字重看。當勸勵之日。人必爭勉職行。然不良不修者有之。在修者自盡職業。未必望簡。在不修者每圖於修。以掩瑕。惟一簡之使。不修者不修。不勉修也。人無賢不肖。皆思得一命。以自榮。而進一人。則良者既已為善而得福。不良者自以望福而為善。是以良者以進為招。固不赴也。簡修簡不修。各自簡。而率不良作用。只在進良上。職業可驅策而脩行義。非驅策所能強。在人自勵。

周翼九

取此時人初向化。十分旌別。無以自容。一味含容。又無以振。而後。惡之意。若求里珠井等。乃成終事。不可用。簡。見容。非包含而漫無短長也。是容者作用。末節。上說化民之法。此欲在民之良心上。用功。本文只說厚者。運於物。不會說薄。天地生物。而厚於人。豈可薄乎。但為物所難。將純麗之氣。沉溺而不得升。然未嘗不厚者。自在厚。謂之生。則厚者其故宅也。物謂之靈。則靈者其他。也。做好德。即秉彜之好。不指上好言。非從上也。亦自從其好耳。敦典正是德慶。得其道而著之身。乃充實而有光輝。敦不在德。非敬也。觀在字而知德外無敦矣。敦須躬行實踐。未得而求。得既得而望之。未見達。不與修已為然。此之謂也。攝吾精神。

即攝其精神。其鏡惕於條教者。皆恭養所涵也。在德則敦。非意矜真。所謂明德之馨。洞達無間矣。固不變主。民心言便是大猷。處世道根於人心。向道即世道昇平。主風俗化。德說非勿穆雍熙之謂。可見民生本厚。一去習染。厚遂如故。懋昭式時弘訓。工夫皆盡。而師保民懷於斯至矣。福休都在大猷上。予之多福。皆在汝之休重。汝休說大猷之君。不以己之好德為福。而以民之各好德為福。大猷之臣。不以己之守典為休。而以君享無虞為休。天保之詩。報上受福。曰羣黎百姓。徧為汝德。可見君非于大猷外。別有福。臣非於君福外。別有休。福休即名聞所在。看重君陳說。不作效看福厚休其名。長總之大猷而已。

領令

九本聖周

首四節○天子有疾曰不憚不忍斥言之也○甲子以下
歷發命之禮聖洗以致潔是服以致嚴願命之言淵與精明
蓋臨衆之禮不以困憊廢棄愛之養繼垂沒而炯如也○太
保至毛公六卿也是以諸侯入為天子公卿若師氏虎賁近
臣也百尹正官也御事非近官而有職事者○病日二句正
是大漸嗣志即下欲羣臣輔元子之志也審者言訓不輕發
宣重光節○宣者相得益彰歸重武王一處乃不見而章非
宣著而章也湯慎麗文武莫麗湯以君所依言故曰慎此以
民所依言故曰莫各止其所不可加損謂皇建有極也有
養正教行遠聲譽振耀字來休而不舍即謂而不違目鏡事

言辯者服習之至也有違即不辯就民心言可使由亦可使
知此方叫做莫麗此以上文武未受命時事只指西土之
民言達殷方是天下化之文武之德足此通彼漸滋浸潤王
道入人不迫也集和集也亦主德言命者五教之理所自出
在後之惘節○天威有明畏而不敢越者有永念而惟恐
者成王獨迓之此心常有隆命之恐若迎其威者文武雖聖
以我嗣之不自覺惘愚矣天理顯然可畏非迫則不知嗣守
二字自歎之雖繼盛之後不能光大如武之重光于文乃僅
守訓而不墜無敢句指德言不遏逸前光意正是教迓以嗣
守廣

九本聖周

今天降節○朕言指上二節言教保者如保赤子惟恐傷之
聖者文武以德教訓之于以教長守之制守俱不易也弘
濟有恢弘光大意若只規一守之便有不堪者
系遠能過節○此無寒暑無大小無敢慢意重均平周澤說
平者君天下首務也德法一未洽必有一偏重故以系能安
勸為言用力有寬嚴要之嚴者適足當其寬遠近大小無一
低昂強弱親疎無一折閱人得顧康稱平重君德言不
分庶民諸侯只照本文遠通大小說為穩此皆康王之貴欲
羣臣輔之耳
思夫人節○治平先修此知本之論思字有味身親歷驗而
熟思長慮也慮乃八身之則古明聖臨然而天下治德

體在上而己德處是則自其體處而中其體處有德教
之心終是手忙足亂如何中適謂之自者不求治於人只自
治其身君正莫不正矣然身心相符非幾動于中威儀系於
外亦輔導者之過獎者動之微鬼神不能測況人君一日萬
幾人心惟危一墮落便難趨解故曰貢謹幾之功所謂慎獨
也敬保正恭此惟大臣為能格君心之非不格便為貢有
善而障於惡者或我本欲導君善而誤入於惡者故曰冒此
廣須有精一工夫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於此勘破
一輪便轉
茲既受命二節○以下皆史臣記事之錄惺惺之說為成王
發願命羣臣既受命而退則無所用之矣故由之十王朋

太子必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表之於衆也命必發於太廟者一號令而不墮多門也干戈宿衛之具虎賁宿衛之卒成王以是日崩康王即是以是日為憂居宗主重天下之大統也丁卯節○王崩之第三日也喪禮顯明小敘又顯明大敘也王雖有遺命未作冊書故以此日作之固作受冊書之法廢即下升階即位御冊受同之類猶今所謂儀注也取材節○是供凡喪之用自此以後皆為傳頌命而設我陳設物儀雖以象成王之生存實屬意於康王也秋設五節○負以黼衣蔽以幪幪此四座之上皆列之故冠以秋設四座者以洋、如在不知其何所憑以此傳神之意以康康王將居此而朝觀居此而覽事居此而老焉

居此而睦族何一可以精神不到乎度康王筭四席也黼經蓋玄四純也華文雕漆四几也席所以坐純所以緣几所以遷西事仍几也越王節○越字承秋設之文來王五重陳寶作冒上設座是成王所憑倚者此設器物是成王所觀閱者五玉之外餘皆是寶以成王之賢豈寶玉為玩其平時尊重大訓河圖而以寶玉崇奉之則其把玩而不忍釋也發聖之真闡天之秘而此寶玉者因托之重耳至於大事之備於西武備之設於東乃經文緯武發圖訓之精意而非寶玉之徒珍人君不可一日離於左右者大輅節○大輅出輅也面者南向前者北向大輅與輅

輅同在西階輅輅與次輅對同在東階以貴賤為先後曰左有鑾者自外向內言則為左東為右耳以上七節非禮儀之文而彰禮物也天位峻極禮座麗深寶玉輝煌車輅森列入其庭登其堂肅然起敬懼不克承之心惻然有事死如生之念則重寶貴難之意不言而已備矣二人雀弁節○上陳像物以象成王為特傳頌命而設成王殯在西故每先西此陳像衛以迎新主為將受頌命而設康王在東故每先東士皆立堂下大夫皆立堂上以堂上受頌命之禮近故以大夫慎重其事此非以壯像衛也新主承統國命危續之關即卜世之曆萬、無他虞而一阪振揚之神氣自不可不肅故既陳兵以迎之又陳兵以立之不繼過

慎耳觀後世輅輅輅定策圖老紛、而知老成之慮長矣王麻冕節○以下乃受頌命之事至此始稱王由賓階猶以子道自處不敢當主也下節三卿各有執事故別言異服此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從王升而王即受命之位羣臣即助祭之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宜彤以無事於莫祝不欲純用吉故不彤而纁太保太史節○三卿皆祭服即吉服也皆欲莫祝故其服同各有兩執事故其升異太保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觀之事故奉同瑗太史執載筆作冊度故秉書秉之以升而御之以進也太保太宗由阼階者先王之大賓有主道也太史由賓階者以書進於王故與王同升也

周異奏九

皇后節○大訓光訓提是述天威而欲敬守之恭謹相叶
居大位而由大法以致太和於民一意歸重二位必
元而法者神也不愆不忘又善繼善述以是笑而和之百
年淪洽之仁於此大暢四世陶淋之化至是益融矣於武
之訓不有光乎中要點能二節意
王再拜節○亂四方說將深莫莫教守訓說必四方極治然
後可免于天威周至成康非不極治然須躬親漸被若只襲
前世之累洽未可言治也不忽不敢即在亂四方上見之
乃受同瑁三節○宿者從立虞進爵神所而致肅敬之容祭
酒者爵酒於神座前所以代神祭先代始為酒之人雖是灌
地却非降神吃則置爵於神位前而有定虞矣莫者安定之

謂每一進爵則一爵酒一奠爵如此者三次告成王已受
命也太保用異同者別君臣之分也王答拜者以子道自處
也復言祭齊者飲福之禮太保行之而王不與也註引例而
言亦亞獻之類非真分三節為三獻也夫禮成於三而王三
宿既已三獻上宗曰饗而王祭已畢矣太保報祭報成王已
傳願命也其非以此為亞獻可知
末節○所收不止祭器通前儀物儀衛而撤之出廟門者
君在廟門內為子在廟門外為君故埃新君出以聽其正始
也
康王之誥
首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奉乘以供王之誥戎奉幣以供

周異奏九

王之祈命壞莫非通殷勤也猶云獻贊也圭既為合符
圭則壞莫只指乘幣說此羣侯正始之初當重昭德再拜
稽首有引而不發意將欲進告於王而先致敬焉若為天子
無答拜禮若為人子無不答拜禮此以喪禮見不忍死親之
道也
太保芮伯節○皇天二句見命不足恃惟周二句見命歸於
德借美里以形容艱難意誠受正在美若之時殷憂所以落
聖也以至聖而備嘗艱苦忍性動心故益能恤民不曰拊而
曰恤者如傷惻隱之心也克字要照父作子述一連說即克
堪之謂不但我有恤民之政民亦各為我所恤在心言不用
事實

惟陟王節○一公不先言德而先賞罰者賞罰因德則
亦此時諸侯在庭馭臣之大柄也定功本之君德推之萬幾
賞罰特定功一節太平之久思易暱威易玩賞罰一當百為
無不當矣協者若合符節不必有賞罰之事而合賞罰之理
全在成王之德上說所謂泰華靡爭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也
不求任已而求合理所謂謂協也自近及遠自貴及賤無一不
合所謂畢協也文武誡保之功始於西土者至此安固而不
搖所謂安定也上無作奸作惡之枉道下有無黨無偏之淳
風是非大明人心貼服豈不定功乎哉勝也過一步之謂勞
力負荷不少推怯文武致功未竟至此始成有善繼述意通
休着成王說隆庇方隆德德尚在蒙休者仰見其安定之憂

勤也。設在君德上說，雖九仞者難為功，因丘陵者易為力。張六師是敬之一節，有干戈者，躬意比詰兵意不同。彼或祚之久，威德素著，但詰治便飭，此即位之初，威德未著，須十分張大而皇。若恐不及圖，乃在國之神氣上理會，不在兵戎間振刷。故兵不可躡謂其好大也。兵不欲弛，非必殺伐也。惟防微杜漸，藉以戒嚴，豈為右武哉？在國勢上說，皇以心言，無虞而若不執之，將發不勝皇鍊也。蓋欲以保國家之治，必先制國家之亂，則六師非定亂之策，乃長治之雄圖。欲以肅天下之氣，則先肅天子之心，則張皇非樹威之道，乃克敬之要務。德少不及文武便壞。

一人劉節○言一人見其孤立無助也，一人之見識力量有

限而爾。羣公之夾輔無窮，不平當節○此推文武得人，之助慎罰亦以輔德，不言德而以薄斂富民為言，蓋私恩小惠有及有不及王道至大義利無處不到，不務者精神不注于此，不指省刑乃不務責人咎惡意，但不廢法，且矣，決不推求也。弗若弗率，雖有容之主不無贊責，乃連此都不務，直不用罰而用德矣。二意自相關，天下傾公不平之氣，多起于煩苛之政，而國家斷鍊慘毒之威多密於窮愁之時，惟是人心咸得其平，各得分顧無偏偏，瘦瘠則雖有咎而無所務之，孟子謂之當務急，違之以圖也。所務存乎則不務在咎，非不用也，但不以此當務耳。廣至齊信，正是至平不務處至者，治之分量如春之推行，亦如

是以竟之也。信者外之說，施如是，吾中藏亦如是，以則也。曰：庶至者，明德慎罰之道，日推日廣，雖無民不富而禮也。無民入刑而常敬忌，觀康誥務崇務去，真無所不用其極矣。齊信者，富民正以出之，罰慎罰正以躡之，富二者合為用而無偏枯，都是誠心實意，無所為而為者，底至必齊信，須連說。昭明即顯民意，明德於天下也。夫文武治效已見於當世矣，乃其時所稱熊羆，羅不二心者，則亦有之。當其有事而效折衝于樽俎，曰熊羆之士，當其無事而輸忠款于啓沃，曰不二心之人，蓋出將入相之才，運帷幄之籌者，即決千里之勝者也。總是一人保乂者，保其德罰之明而不使失治，其德罰之明而不使亂在國運上說，端命者克配克享也要看端字，不

是不圖矯誣之謂，明德慎罰行於天下，則為正道，合之維玄則為正理，當人心履乃其合天理，履惟命原至正，惟二王君臣之行，事為能受正命，此未說到受命為王上去，觀下繫承付畀句，可見着文王君臣上言，只好說端命，自天言緣好說付之正命耳。至於端命，而不平不務上徹於天，始為極功也。訓厥道是天心文武之心相合無間之謂，不可說思啓行暨付畀，即如秉彜賦性一般，將四方全界之文武，重出一番保合重入一番燠錘也。乃命建侯節○先公心在王室，念先公自不能忘王室，此時百辟承德不憂其侯度不虞其失，誠未涯，念而不忌，曰：順安而不忌，曰：順心在王室，非空以王家為念，將信服昭信

為以培王室之命脉、卒決墮之道也、腹心一氣相屬、君憂臣不得獨逸、承四方之重任、君之憂也、壞文武之寡命、君之羞也、奉上之憂、勤以王室之憂為憂也、其順承之以王室之事為事也、恤與克恤、西土應殷、滅似不見、可恤、周受命方見其恤耳、順則上下勤恤、而恤常在心、逆則上下怠玩、而恤將不在、國矣、重有邦兢兢業業、遺羞不是、不能順綏之謂、使侯職不盡、必壞我屏翰、非君羞而何、周方盛時、豈憂不附而諄、以王室為言乎、羞在康王心裏說為長、

周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父著

畢命

首節○無保不行、釐無釐不成、保原非兩事、周至成康其易大有之時乎、而樂伏東郊、是王化所自始也、人心風俗天下視訓焉、郊圻封守、四海倚附焉、世久平則逸、則奢、嚴惟禮可已之、故訓德義、世久平則文、則尚言、實而抹文、莫如忠、有恒體要忠之屬也、此保釐意也、據精別淋、應正所以為釐、而曰保釐者、俾克畏慕、所以行吾能使枉直之心也、此二字交互不得拆開不得、

惟文王節○不徒曰文而又繼之以武、不徒教德而且教大

德又教于天下、大德就故事上見之、文武不可分、德化積累自然漸被暨及、非有心廣之也、用克著力、所謂克堪用德也、周公左右節○左右本文武之德、說綏定重創守、必殷是綏定中一事、必不是一向嚴厲、觀密通式化亦有優游漸化意、厘虛防閑不令縱耳、密通式化直說密通有身教意、肝膽相徹至親至密、朝夕薰陶、興起其善、於是化耳目為精神、告誥非空言、實能動其悟矣、式字有力、上使之化也要、發謹密意世不指父子相繼就一世說、文武變伐猶屬舛味、至成王文章大備、宇宙一新、必世而仁矣、變即於變之變、舉世皆變而商民之風始移、曰移尚未盡變、但回心向道而已、殷民未化四方猶有可虞、殷民一化則四方無復可虞之處、無虞則于

始得從容以播教優游以導化頑民之餘習尚伏豈復綏綏定之勞惟海宇相安于無事予稍藉以寬于憂古者為邦咸邦而今寧惟止于一人就四方看來不必宵旰故曰寧若君心宵旰豈能一日解

道有升降節○升降不可分俗釀於人之習道成于俗之靡唐虞以下一路降一路維聖人不能挽江河之流兩侍以力回者惟政耳有一時氣數否泰之機則有一時經綸變通之術俗革乃以政而革俗非因俗以革政也不是道隆則隆道汗則汗等話人情有所甚安因而維之不俸人情有所甚厭因而與之更始固由俗也即凡民安於習故而我馳域外之觀黎民駭於焉斯而我勸非常之原若為拂俗而不拂不足

以由俗也聖賢維世大機在革字降者革之使升者革之使不降若說因俗變易恐非君相甄陶一世意君相造命故天災則浮天休則戮天之所因而君相革之畢公當方升之時改在使民勸頌將一向勉強從善之心都陶融革盡滅滅滅只在善一邊勸字說得深比風移更進固勸在精神上說蓋其意雖向善而未忘乎積習則其機未必迅發故待勸而進者猶非無言靡爭之純心而在頑梗之後一齊衆楚不能自信若無引誘維持之權將不見善之利徒見善之苦我以為嚴虛名彼以為遺實德而抑鬱無聊之意且廢于半途矣惟公懋德節○康王不稱其盛德而稱懋德不稱其懿大體而稱其勤小物古人致曲之學盡精微所以致廣大正形容

畢公之盛德慶而業在其中亮在德上說不可作業者即亮天工之亮字正色祗服正是弼亮慶盛德光輝自足立表儀而為人欽仰所謂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其為德也不言而化其為教也不肅而威就祗服觀之若見為公之率耳祗服非敬仰乃師法服行徧為爾德師言持正色中事非師法其言乃服其可師法之言也畢公持之以正羣臣承之以祗都從畢公心源嚴默攝有出於聲色外者不顯而百辟刑之若假色示正因言起敬則淺矣只重正祗不重言色多即多於前功意乃克勤之心若以前朝奏功為未足而日求多也小註云畢公雖有不可及之德常有不自滿之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忽嘉績不以多於前而急正色欽容而

人之非意自消出聲吐氣而羣心自服奔拱亦有祗服之意重成字看非歸美之辭乃仰畢公之能成終也

今予祗命節○四世元老宜論道變理不宜以民事煩之故以周公為言周公未了事件非畢公莫終惟畢公能知周公之心成周公之終他人不能耳

旌別淋恩節○要照不減厥厥句重在善遂別恩恩以成旌淋之政畢公時善者多不善者少即有不善亦是惡之匿於心而非顯然為惡者凡有纖欲未消俱成隱便可盡驅之善旌淋緊連說一步緊一步為善者聞然內修未必以彰顯動心而以宅里之表彰為癖惡之機發其內省之疚正去其隱心之惡也彰之所瘳者有限又樹之風聲以彰於無窮風之

不問即為聲不可分所謂聲教訖於四海也倘猶有一二不
率又殊井疆而使畏慕訓典即彰瘡之訓典殊井疆乃表宅
里之反非實徒也到此田地必不容不善矣故曰俾克殊井
疆在表樹後表樹而猶弗率則彰瘡無所施則有殊井疆耳
如此說方合滅厥滅意若謂表樹井疆並行何旌旆遠又說
瘡惡即即所封守非為殷民設若因旌旆別既行恐愚者越志
而中慎便非成康之治矣周公詰戎召公張師郊圻封守乃
有國不可不戒者旌旆別則人向善而雍熙成矣而又肅神
氣益保太平而固其善之圖不是王畿安則四海安的話
頭有責重畢公意易湮易玩皆起于人心之勸善爭自濯
磨有不輯而明不省而固者故申之慎之而即康矣以字有

力寧止一人康徧四海語更進步蓋旌別不真防範不憚似
乎拘束人心不特自在而善本人心所自有勢亦善體所不
遺舉四海之大有相安于旌別中慎中矣所望于公者寧止
化於已哉
政貴有恒節○畢公行政必是善政但恐求治急或涉紛更
畢公立訓必是嘉謨但恐曉諭動萬一煩瑣註對暫者以時
言而恒為長久之義對常者以理言而恒為平常之義趣完
具而已猶云辭取達意貼前字眾體所會猶云指遠而言近
貼實字恒以心之不倦說從變通處持個可久體要以心之
不煩說從反覆曉暢內求其簡實不浮論百世之規模平者
味長奇者易索雖以元老蘊藉不加常道之外好異是速化

意反恒與常要言不可用聰明浮末等語靡為賢一意直
下善由俗者必據俗常防其有餘善據俗者必矯俗在鎮其
不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在畢公念頭上耳固一時赫赫恐
傷平之體守目前平又恐難勵作新之氣二公不為不
恒不為矣而餘風尚在將不可以恒要化海抑二公之政
與辭尚有當處者與其中必有道理要他念所以恒要又念
恒所以能致化而珍餘風之故
我聞曰節○富而無矯不如好禮也若所以抑其浮蕩之
氣以馭於德性之中天之所為福謙者也鮮克由禮者遠樂
泰養之氣最足以瑜檢而越關心一論於檢則必入於縱國
家雖有淳厚之風化日見其敝壞而雕薄者惟此不修美嚴

而已與門之俗儉豪門之俗侈家之奢故其俗未有不侈靡
者蓋萬世同一流乃知惟禮可以防淫而惟德可以循禮也
茲殷庶士節○怙侈三句對收放心言驕淫二句究其流弊
驕者心肆淫者心決矜者心傲侈者心浮與下放心相應此
皆說殷士前日之惡周公未訓以前事也昔之難在放今
之難在收謂之收不過有所制而不動防檢少疎安知不
復發密於此又疎於彼若一旦進之訓誨中忘之防閑外將
所收之心盡融又何難哉苟猶須開便時可復放所以難
也難既意多而恬愉難寡故以不剛柔為訓之道進於關
周公君陳不獨不閑畢公不在周也
資富能訓謂○資富既為善之資能訓又節性之道永年

壽去奢從儉反薄歸厚使好德而考終命所謂儉德之永也依註在全性命之正上說夫子言罔生幸免則不訓而心放者生猶死也能訓則性命全百年亦永一日亦永矣訓出德義為大而舍古別無德義下二句找足德義訓民說通已不通人通通不通古皆非大蓋由俗變革但可行政耳至於訓則兩心相為質證而以真論真必有百利不可磨升降不能變者惟德惟義而已德至精至微可以成至治而感神明義無為無欲可以忘適莫而化天下以視淋愿剛柔之升降不過德義中逆化之形耳要者二惟字德義之體通達無間形骸都撤何如其大德義未有不由古者不由便不可為訓不必無徵不信從也由古不在近述遠稽在此心之衡

不昧處千古聖賢獨此心源而已成王欲君陳弘訓康王則欲畢公由訓蓋德尊望重不慮泥古亦不慮趨時自有與古人合德處故曰祇命公以周公曰協心同道政欲革訓欲由政隨俗更訓則不易之常道邦之安危節○或以周公為剛君陳為柔又謂不剛寓恩於威不柔寓威於恩皆分剛柔為二了此乃思成交濟所謂德也若未忘品節或一味寬裕皆不為德要必有制從容進步非盡廢而無用非兩可而無衡之剛可策勵人心然有約束之規無刺激之意則剛而不猛雖謂之未常有剛可也柔可怡怡人志然有恩育之恩無姑息之意則柔而不弛雖謂之不常有柔可也但以德照之而剛柔俱無可著矣

可用柔意講不柔不可用剛意威不必畏恩不必悅如養丹火候不文不武剛柔之用淋愿皆有使殷士猛進焉而不傷於疾淫濡焉而不失於徐本性一還不覺凌滅之盡消是非化其剛柔以歸于正直也德指民德言彼畏慕而修者豈曰非德而不無勉強未允也至此而畏慕之心化為克治之心矣周公克慎節○終不指時言即克終之終乃終其民之事二公化民各成體段何待畢公成之時說用旌別保釐等語不知註指此為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必到澤潤之地方皆善耳成字不是工夫字面工夫都在上文協心維非勉強然指著在畢公說官止神行如荷節自然做定

之而通暢矯之而益融心思至此恰好看不得意必將迎非止同以化殷為心也其所協處俱止于當然之則而不可易心至於道不容二適道應于至不容殊途協心而不應道不過意氣相投而已惟合之天理而當則道容有不能盡同而道之至自無彼此即克齊相傳之道二道字相關上道字乃言敷教化至道洽則教化已深入矣洽者無爾我形骸若作洽民則於潤澤有碍若說三后身上自相決洽則又與同座於道重疊當重畢公身上自內達外從粗至精無隔隔生疎也要此同座於道洽口氣自彼至此之餘合而為一如酸苦酸辛甘同以調味一至于味遂無有分別淡洽之極然條理分明紀綱皆真精也故之紛不得理皆緣道法

分而為二，今道即為法也。故不煩壁畫而綱舉目張，周官法度就是關麟之精，更無本末更無精粗，故從道上見政，從道合上見政之治，政即道矣。不是民治也，頂在政上說，政治即澤也。澤之所潤深入民心，累世深仁，淪肌浹髓，如水之沃物，驟難透入，一入而浸漬之極，不可思議，故曰潤也。至此不必開亦不必訓矣。賴不重四夷，當以中國人安說，永字對終字，潤賴正是福慶潤而又賴所謂多也。凡言三后不可分而道洽下只指畢公，所謂成終不在剛柔修德也。公心身而夷狄而君身，一未到不可語成皆緣德業而信其必能非無所見而漫期者。

公其惟時節○道洽政治澤民福君此因今之時勢即三后之用心而如公之成終爾然元老作用自別盛世萬機有非可以治化限者公之性當不止成終也其惟時為成周建無窮之業三意相貫下時字重看殷民當二公後偽者漸遠為國建基正其時也如上洽潤賴福維期之極盛都有窮盡謂之無窮則不可料不可盡建者不拔之義立得堅固方久而不圯據建基在國祚上說無窮之基就是無窮之聞無窮而又無窮也亦字指周言非指畢公言聞者丕單稱德即潤澤之不替者註已明說畢公非區區立名矣雖然名即欲泯而不可得即著畢公說亦無妨聞之所在即為人子孫甚言其遠仍以成式又其所以無窮也蓋旂常萬彙不呈為公澤而餘韻仁心仁聞當與丕基不朽簪纓絲述不呈為公澤而餘韻

流風當與聲聞俱光
末節○二惟字重看既者極盡無餘也不計殷民之化第曰吾盡吾心而已雖無規此心亦非盡也必治洽而又至於無窮斯盡矣事即治民之事民雖寡而治經二公則事體至大但論事體不論民也洽治矣又為無窮之計方是慎欽若有既慎意通篇結局一欽字應轉祇命公句正是成終履有繼義而益彰其美意既心慎事正是若成烈而若成烈正是佳前政履
君牙
首節○人臣續著王家名標社稷于是有太常以紀之志不朽也顧成績不著其美弗結以言乎世萬末也忠貞服勞事

議不可分心與事說愛君之忠惟恐不竭奉國之貞惟恐或渝也忠勞而成之於績則精誠貫之日月守正昭於天地輝其勞於國而萃其勲於身天下萬世共仰之法之況為子孫者乎太常者司勳之屬有人以主之非旌旗也
惟予小子節○憂之切故危之甚不可說文武得臣而今無只說任文武成康之業惟恐不勝負王業之艱難慮四方之不洽臨虎尾所謂納之罟獲而莫知避也不有人以指其危機則必遭噬矣涉於春冰所謂涉淵水罔津涯也不有人以弘濟之鮮不陷矣
今命女節○服肱心膂休戚相關一體相成績有善繼述意無忝就君牙心裏說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繼緒故亦勉君

牙保其世業蓋文武成康之緒皆憑翼之所成而股肱心膂之司實危心之所寄自新命一承而汝且翼于于虎尾春冰之上可不篤其忠貞乎

弘敷五典節○典者常理則即物則布猶勞未匡直和則各得其本心而自適矣數而不和則為徒教意重武而下四句由事說到心衷一步緊一步綱常萬古為準至正也爾居其正誰敢安於邪然必其心真有截然不可加損者始真能正亦惟爾之中而已蓋日用不知正民心之真境反而求正之原則當爾之澄神慮即是澄民之神慮同在天地所降之中雖見為合天下而共成其中而不知惟爾中也不是端本澄源之話身之正勉強脩飾或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

也正者容有不中即此便見式和主意使民感而自得也夏暑雨節○重二惟字非必怨上然使人窮愁而亂始脊矣人養生養而民中隱還矣衣食不必分貼夏而暑雨穡事方興或有不登至于冬則秋收有成若可自樂亦惟曰悲咨冬夏盡民事始終寒暑盡天道循環當承保不乎之後授田薄歛之政久已施行但小民之常不能自慊豈有不期然而然者註謂自傷其生極是覆載內其不堪命者固多而惟小民獨艱一歲中其不聊生者盡然而至寒暑更替故曰厥惟艱然民之所艱君之所易也九重一動念便貽天下飽暖之休如疾痛在身不能一息安思他若何有此艱若何免此艱圖就在思時圖有盡心力而為之意非謂饑寒是艱的

衣食是易的蓋民被饑寒則其生艱難若有衣食則其生容易二其字指民言上之人不難有惠政苟任己意而行未必悉當必置身其地曲體其情而圖之乃者難難不能保其遂安也寧者怨咨之反不可說深了

十卷翼周

不顯哉節○出於規畫曰謨無窮事業於此蘊釀而武所當為者已經綸之著於成功曰烈不盡謀猷於此發洩而文所欲為者皆善繼之文德不顯矣而心思蓄極不能遏其精光之發越故曰不顯武功獨創矣而勳庸締造不能無藉累世之辛勤故曰不承合二聖之思為率百年之作述落佑即垂裕意言其謨烈之所及者遠也咸正罔缺在落佑上看世風民俗之故講究已精補偏揅弊之方泰酌已定百模之上已

逆料而窮其變故不詘法而伸意亦不滯意而伸法罔缺固是咸正慮無慮不正則缺漏何從而生天下無不變之權而有常貞之正法窮於所變雖神聖之規畫不能無疎神運於所貞即世變之餘益見其密敬者敬共命明者明其訓之理有由訓弘訓二意乃訓指上二節用字直貫到光命是一句奉若先王指君牙祖父言爾祖父嘗奉順先王對揚文武光命矣今汝敬明乃訓以盡教養之職正用此前人所以為之道以追配之而所以奉若我者亦有光於文武矣不惟本文武則憲章之道未備不近述先王則法祖之則無稽以此奉若對揚者而追配之君道盡則臣道完追者追及而不後配者配合而不爽比無忝更深主成功言所謂太常也

末節○上以奉若為追配此以率行為昭辟反覆見君治未
昭即率祖有泰也昭者益廣文武成康之化有發明光大意
又字說得廣風移俗易升于大猷率祖考之攸行者正昭乃
辟之有父也懷訓以率祖無非為此耳率祖句若再重講
則與由先正句重複矣衣食足教化行君臣父子
則治衣食不足教化不行民彞乖失則亂民之治亂不在此
而何在乎率祖內入教明意昭辟內入奉若對揚意方像申
戒治道若循環隨累朝以變更而致治非創見由祖法以光
大爾之祖德延即予之治道顯也小民刑用非世萬忠貞者
其誰望哉

伯同

十二

首節○休惕非空懼以其弗克於德也思免正是休惕屬
慮其怵而惕也若臨淵忽墜若履冰忽陷慄然愴然不自知
其驚恐至斯也其屬而興也若臨淵忽躍若陷冰忽奮勃然
翻然不自知迅發至此思大庭廣眾過端易防而禁庭浸淫
或不及檢何以檢於不及之地而使愆過得免也無心之失
謂之愆即弗克於德非免愆何以脩德
昔在文武節○聰明齊聖有德不足恃也小大忠良有賢亦
不足恃也而於侍從之選猶嚴者蓋外臣晉接僅有親朝數
刻即人主信而聽之終必退而與左右近侍論其言行以主
心自知未善必不令外臣知之矣臣忠維諫必行亦何能逆
其未明哉計惟侍從之人身與君親心與事習惟正人則

見有善者幾即從微履承之見有不善者幾即從微履承之
要者旦夕二字旦夕非幾雖聖明不能保其無而逸忘初萌
一並陶即可杜其漸故已形者從命則失宜違命則失順惟
未言動先而持以正又安得有不敬不減之念萌于中乎欽
戒亦承微履言行不必分配不然出入起居獨無言號令發
施獨非行乎祇若着君德說以身教者從也威任正祇若履
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同歸于德化之中殆所謂無淫無比而
平康正直者耶

十三

也是激切語不及是及於理愆繆是過於理故後以克正
為言小註云匡惡而不格其心則止于東而生于西拔本塞
源末流自善格之者匿瑕伏隱于本性原不相蒙分而拒之
外非強而遏之中也格心工夫最難不可以口舌諄諄從精
誠感孚寸心在握非從此而消烈亦從此而紹同此本源之
地一轉移間實賴之矣
今予命汝節○欲正君德而正群僕廣忠益之功也其為
事也瑣而內事納忠則多所感其為情也適而緣情順接
則易於家移故官以正為名而今不正者伏於君側非以已
事君之義也正字有工夫可顯斥者以法正之可點喻者以
意正之本正已以正物非徒正人也不及欽示及減則安脩

十卷異周

之有薰染工夫交字似從字生指大正與羣僕說故下即緊接慎簡勉進君德所謂明主于三代不進不休也脩有已精益精意有賢無邪謂之正親賢人遠小人謂之克正不逮正對懸看不懸安知其不逮哉懸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交者羣僕與穆王之精神相往來也修有切嗟琢磨意脩去其氣質意理之障而粹然還之一德也

慎簡乃僚節○巧令使辟側媚言非而辯行偽而堅其態似甘其謀實險未用則多方窺伺投深嚴于一常倖用則引類連枝肆蠱惑為禍階不可不防之絕之况變態不常安能輔君德以有常必須吉士其木訥少文不如此輩之便捷其圭角自厲不如此輩之逢迎况處旦夕親暱之地又易于巧令

便側者故必獨秉正氣者方狎而不阿不為吉士便為巧令等權一小人不待顯為恣肆即語言頓啖不覺浸染得一君子不必明為補營而臭味意氣無不切靡惟字重看只要君子不容一小人也

僕臣正節○正須十分端正只一念不正是諛不同巧令等看形容君心難正易邪一連說羣僕皆吉士則厥后始克正若有一時一事之諛厥后便自聖了不曰不正而曰自聖亦要好念頭不自知其非耳子思所謂君出言自以為是而莫敢矯其非者也獨居宮禁之時凡所見聞弟局於自耳曰惟臣豈小大忠良無聞君德而二三僕從獨操成敗哉惟氣體日習故薰染自深理固然勢必至也

十卷異周

爾無昵於節○此僕從者君欲聞見則寄聽觀而彼有言行亦得入君之耳目曰耳目之官誘引交接都從耳目阿諛易悅巧術易投一染指便薰膏腐腸傷身迂心所為皆非先王之典今日非不知先典當守一到暱狎有明知非典而猶者無昵貫下只一句暱不必朋比其人苟吾示包荒而不遽絕或彼飾偽行而不及察皆是昵則有戀而不能割之意止之耳目皆此輩之所盤據也盤據於耳目即壅蔽其聰明迪不必廣修其欲苟勵志方新而從旁導諛或初心稍變而直直未至皆是今日冒進必異日更張便於吾身必不便於抵法始於爾臣一念之誤溺而上之溺遂牽於不可解矣

非人其吉節○人臣以人事君必吉士可以効其恭願吉士

之持心也嚴則其於官情必淡苟謂淡者之非吉也則納貨之夫將以濫而見密矣穆王既知伯冏之賢而任之豈疑其黷貨蓋奸媮進身百計惟錢神最甚伯冏雖操進退之權安能不寄耳目於人但使檢人得賞緣以惑伯冏即不親為貨亦同伯冏貨之也揀指羣僕言以汚入者必不以清出以利始者必不以義終弗克祇辟指伯冏言陳善閉邪謂之敬不用正人以引君於道不敬之大者

末節○永弼內包慎簡而不昵檢人意與憲指一身法度言憂字對吉士看惟法可以防滯惟法之常可杜機實重欽字人情久而易弛雖得正人久之亦易玩况僕御之間猶難於不地須時時防閑日規正乃可成功近習之臣不患不能

將順患不能正揀故在先王稱承弼在已但欲求弼而不及承也

呂刑

祈昭之詩曰嗟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荒荒之謂乎漢武唐玄享國久均有逸志輪臺之悔極官之保先後一轍乃天寶悔豈有及哉漢太宗末命曰惟年之久長懼弗克終故明無荒其有先王之意乎

周書

蚩尤節○至配享在下皆是引古訓言苗刑之可戒帝刑之為祥首舉蚩尤以引起苗民始字重番固不以不指平民言為冠為賊而以鴟張跋扈為義為奸為究而以奪據矯虔為事此皆亂之延及者而蚩尤始之為蚩尤之後者寧免來風

續唐書

苗民節○上古之世結繩而治惟有一善、喪而刑立焉觀制字作字始字可見五刑實自苗制起但苗民行久民習而玩非此不足以示懲故舜只得仍之而加以欽恤耳弗用靈是虐民之本制以刑二句制刑也殺戮句用刑也下只承此說去法隨心流自有一段惻怛之意除却此心但可謂法而已即有時刑兩當刑者苟無仁心而止有法亦同為無辜矣爰始添為不言大辟可見大辟乃後古所有而四刑乃有苗制入者也存辭即無辜凡人之有難者無難無罪者有難并而制之不屈之虐乎

民與節○生民有欲漸之以靈則信而不象漸之以虐則爭

周書

而不信者民之本心昧其本心勢不得不尋於詛盟勢不得不尋於威戮此庶幾者天之明畏所在庶幾所告即帝之所監德惟馨而刑為穢則苗之所虐者但及于麗法之人而民之所漸者乃徹民徹天而無非腥也可見斯民但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刑齊矣

十卷

皇帝節○哀矜奉行天罰也戮庶者不除不足以謝庶戮威有苗正以矜庶戮也虞廷無及嗣之罰此則所必及矣分比寵從不得復其有世猶不足以償諸無辜可見虐民無不報之仇好殺有好還之應

十卷

乃命重黎節○降格從通字來神之格不可度若以人通之而遂格則妖誕所以惑世非鬼神之神也絕非絕祀神絕夫

以威通而妄意如在者人神一體而分殊若明而混幽不但失人通且失神道絕之者使神無失為神人無失為人將向來人神雜混之邪誕都斷絕之善福惡禍便是常道萬古不易夫婦與能察相明君必由此行賞罰罪常道正絕妖誕廢太陽當空翳霧自散也惟人不操善惡之柄故付之鬼神耳非者躬倡身率有潛乎默奪意只賞罰似未盡故有經則指不亂道有經則民易遵為善就是民之福為惡就是民之禍無蓋者煉察之情自伸非上人為之伸也正是明、虞所謂庶民興也無蓋重自通說應轉絕地天通、字人情必有所通不通於明必通於幽通於幽則幽無實焉蔽而不明通於明則經常而有準多洞達而無間重人神原無二鬼神

操之以禍福天下者不過此常君子道其常則非真絕鬼神乃不為鬼神所制是即絕也至於無蓋而鬼神體物之用未嘗不大行者

皇帝清問節○清字對浪莽說如水澄鑑澈不着一塵自無不畢照蓋斥其聰明智慮而以虛曠之衷容納天下之疴瘵若泰一毫意見即有不能盡澈之情矣威明都從清字生清字比上節明字有別明主明白以羣后之精神言清主清澈以帝心之空洞言帝德原威明不因苗而後友之對苗言若與之反耳惟字有過化存神意畏明有不識不知意總是一德而天下見其可畏可明不是以德為威明也惟畏惟明良之勃發自不可遏本畏帝德而畏此不可欺之真不明帝德

而明此不可昧之理帝心初亦不知德之可畏可明也乃命三后節○此正德威德明所在恤者不必民之失所也聖人視民如傷常有一段憂思降典從久昏之後詔以自然之典如重降一衷也禮拘而多畏而有欲之民又易蕩於檢不去其習氣則不能澈其真心蓋經正則邪自息人心當去邪反正之始猶必盡杜其邪路而後足以一其趨折民正是降典處所謂齊之以禮非用刑也平水土使民有居又主名山川使之分疆界而永固平成撥降播種使民乃粒又厚殖嘉穀使播種益蕃折字主字農字見三后致意於民有加無已成功乃成帝之恤也即上三者推廣說莫天地於平成育民物於康阜殷者生苗日繁民風日厚所謂惟畏惟明如此

士制百姓節○說折民又言教德夷之刑就是臯之刑臯之德就是夷之德但一禁未然一禁已然與上節平屬要以遵德降種說教德正是制百姓所在刑教合一不可分開刑之中虛即德也制有檢而不放之意即祗也自上制之曰中自下祗之曰德非有二也即所謂惟威惟明也教是益廣其德非藉刑以教也

穆：在上節○申上三節而意更深首二句極狀無為氣象自舜德而觀見惟威惟明在舜則欽威德于不事直如於穆之命運而不已穆：以端拱而已自三后成功而觀見為降為平為播在三后則欽成功於不居直如五行之吏錯而代明精白以揚休而已至德魯蓄光輝蔚彰況君相精神相得

益發靈明徹極山河大地盡歸一朗便成光明世界誠之不可掩也德之勤就民心鼓舞言從欲風動精神無怠不但運善已也灼者德之光勤者德之運上灼則下勤一德所孚自不可已德至矣無可加矣民之敏德亦盡矣無遺化矣明刑不必沉定民有未化恐與本文罔不二字相悖夫教民方期速之刑此反率民于刑以罪戾可見非弼教亦非不率而後刑之就把此刑勞來斯民刑皆德也所謂精華也不曰輔治而曰率又治即在此矣故乃一字在君臣心裏說惟其如此故乃如此不然罪字先無着落且不暇言及刑矣刑亦非慮民而設也渾厚精明之至有不可不飭之精神光輝奮發之時有不吝不嚴之軌範乃是德機到此不可無此一段振

誘之氣耳。若說民猶有未化，則灼勤之後，豈宜有未化待于刑哉？以德為刑，非徒刑也。典獄非訖節。○推用刑之極，重惟克天德。句訖威訖富，本源澄澈，以震民之敏德。虞士之執法，奚至有威富可拘就其率？人非異而推之，則知法不當施，即微民無濫法，不可廢雖富強弗屈訖者，法意適當，不為此加輕，亦不為此加重。一未訖即不敬忌，蓋訖威訖富，任法者易至於任情，惟忽於威富而不忽於心，敢於威富而不敢於心，則訖之者乃所以惕之也。又何事不當而擇言在身乎？非必徇私而難於言，即刑當其罪，而試想伏念之情，言舍不可言，取不可此心威，有不容不擇者，此則敬忌之至，無愧已心，亦無憾人心，所言輕而於

法無訖，兩言重而于人無殘，即未嘗矜喜樂道，自不必擇而後言也。此甚言其敬忌，夫言有待於擇者，公而猶參以私言，不待於擇者，公之至而非有心以求公，謂之天德可也。天德者，不著意氣而純乎天理，天地大德曰生，我實能之，故曰惟克欽恤之中，全活甚衆，于此見以覆為培之天焉。默行德意，即復見天心。若于洪爐造命內，再鼓一洪爐，蓋死求其生，將顧之命我後植之，所謂作也。作則不特贊諸天而無愧，乃天所生而不能使不成者，我實贊其所不及，使我心天心兩相當矣。故曰配享此以用刑言，非主典獄之身言，仰合天德如所謂配天其澤，仰當天心如所謂克享天心。四方司政節，○官以牧為名而典之以獄，此其故可思矣。天

之愛民甚矣，何不洽獄之吏，別為引恬之寄，而必干典獄寄天牧，豈非謂鞠人有入之道，必不出戕人殺人之中，以此思天心，當有惻然見其愛育之真者，倘夷當降典之時，即頒布刑以啓迪斯民，若曰如是則合禮而免刑，如彼則違禮而入刑，使民曉然知所趨避，而不敢不從于其不敢不從之中，油然思啓行，望而悅善心之萌，禁者則精刑之清神所嚮而孚也。人心儆省，虔即其開悟之端，故曰與非無用刑也。皇陶之刑主于制民，故以不用為用，伯夷之刑主于迪民，故以用為不用，蓋不待用刑而先有以教，祇德不待率入而先有以非民，皇皇特輔其不及而已，故曰探本之論，夫觀于伯夷之迪民，可見以牧為主，而以獄為嚴也。苗民不察獄，乃輔治之

具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既失其所以用刑之旨矣。及其用刑，又不能擇吉人以觀其中，乃至威富而輒以亂罰，無益則非天牧民之意矣。其為上帝所絕，不亦宜乎？伯父伯兄，節○格命者，至理之言也。曰念曰教，提要他勤，今人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自寬，則曰慰，擬刑戍民，惻然若刺，無可奈何，只得將日勤聊自寬解耳，尚可容戒乎？爾民心不相懸，民舍痛即爾疾心，虛動心戒心，亦不相遠。一是事前勤，一是事後勤，蓋勤者無息不戒，而戒則有息不勤，非以得情為慰也。罔或戒非以悔為不善也。憂民之切，雖不如是，亦不其也。非必日聽獄而敬忌不可一息不運，戒不但已，即未施而一念有怠，所損必多，勤是用刑之本，保一

者安知不動之日非天殛之日乎此日以前欲我服念非
殄戮之日此日以後欲我哀矜非我悔艾之日謂之天殛
亂而後治之也如未見亂形而先滋彰其法令如已息亂
而猶操切其科條則欲以戡亂反生亂矣況可今日不動而
明日戒也非終過之當宥非終于此者惟終過之當辟乃終
於此者然經意不惟情法無謀者在人即出入已定而輕
重或變于斯須者皆視乎人雖開釋殄戮上能制民生死然
非民有青枯之端即以有人辟人之權欲生死一人而不可
得並舉天人重人一邊天命即元命非一日之命也勤之無
息為教逆註原作逆蓋履刑之民天所殛也順天而極何以
自慰必逆天之命而求死於生然天之所棄君所殛也逆天

命便是奉一人祇肅不急先天意而導之謂之教逆仰觀
心永藉不忽謂之奉然非君可而可亦非君可而否也謂之
勿者務求其當蓋懼戒之心甚于欲慰之心並舉辟宥重求
生一邊正是日勤虔惟字緊承勿字不辟宥而為教德乃不
用罰而用德意則勤非勤刑也勤於德也三德之為用以剛
柔佐正直若只辟所當辟宥所當宥何以為德惟借辟宥之
剛柔使天下盡出於刑而歸之正直謂成也三德中作威
作福豈無辟宥惟皇極之世刑從德流可言德不可言辟宥
故明刑輔德猶在出入之間惟教功在德作用在刑必有
通精意于德之中者以字有方成有罪與工夫用刑極處亦
歸于德所謂精華也聖世因德制刑後世以刑成德合剛柔

正直為三不可分末三句不作效所謂三德也慶賴寧反刑
字看即裕民寧意總是勉其勤
刑刑節○有虞之世由德說刑穆王之治由刑說德律刑所
謂敬五刑以成三德即是安百姓意擇人三句是用刑之道
由此用之以求至於祥在有邦者心裏說人者用刑之本及
者用刑所推摠是教刑故曰祥三句只依本文自緊切依註
反懈心念注於人刑及之中正是日勤意若上之擇一
息不在人雖在位惟良不得展上之教一息不在刑雖五刑
明允不無誤上之度一息不在及雖開釋大行不免濫故註
云不可不盡心也
而造具備節○造者皆至於庭也詞證皆聽獄之具曰備刑

無不全矣師不獨而造併衆證之言皆聽也又不獨已聽而
與僚屬互訊也五詞是以告詞合而造師聽面質之詞而可
信矣然後質正于五刑而擬其罪之輕重不簡謂不實也詞然
而意或不然事然而情或不然故又質證於五罰而核其多
寡不服謂受者之心不甘服也故質于過而赦之若如詩說
謂不簡乃刑中之條例與供詞不合不知供詞必依條例而
作者有何不合耶五刑曰不簡五罰曰不服何也五刑必有
毫髮不合即當正于五罰必十分冤枉法所不能掩然
後正於過穆王意在罰下復嚴五過出入其意益明矣古者
因刑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以合法則無不可
之罪

五過之疵節○獨言五過者刑罰之道至此極矣當以為過而不以為過乃入之刑罰不當以為過而以為過乃出之刑罰皆疵也出入俱固有此五者謂之議過則恕者得以姑息托之苛者得以深文詆之可以示平反亦可以滋弊竇過主于出罪即有所拘似欲為仁慈獨念出不足有善而以長奸入不足懲奸而以寬善彼惟罪者為犯法此當罪者為廢法犯法在箴法亡故寧寬于有罪而不可不嚴於用法者審克當推深一步雖無此五者而意見或偏聰明或暗亦非敬獄之道不曰克審而曰審克審彼所犯之情狀盡為盡之所克而若自觀自鏡者上句戒私此句戒忽反之無私恐逐忽畧耳治獄之道不審則疎不克非審故篇中多言審克

五刑之疑節○赦則已入而後出是民命所關也疑則出入在於兩持又幾微之界也故須審克比上不同上主出入罪此專主出罪言審其可疑之端盡力求赦之也曰可信者眾則不無未信者存得無誤入欺誤則必動於容蓋愚民畏罪對獄吏而心驚有欲行中雪反似汚職者有欲自申冤姑為隱忍若則言不足稽也惟是懷傷之容由衷達表而彼以心告我以色鑑則疑端從此起矣至於無簡而又何聽焉簡者有不簡而不簡者可知也聽者有不聽而不聽者可知也蓋稽聽只欲求其出罪出矣又何求之有具蔽天威即惟克天德意主意專在出罪惟恐涉私意故以天威見其不至正初非以意見為私出也稽貌非屈法以恩不

非忽畧而廢法凜然上帝之臨此非僅以天為惕也當天已窮之日而欲自測自慎通其窮以復見天心則聰明之德有念已慚而猶兢于不可測之譴者五聽鄭玄以為出言不直則煩顏色不直則報氣息不直則喘耳聆不直則惑眸視不直則眊墨辟疑赦節○既曰疑赦又曰閱實可見疑赦者未盡置之罰贖全為有一等人置之刑則可疑直赦又未盡其罪故以閱實為言若疑可赦罪又不閱實則直赦耳此只為務正所重在贖其實必閱實乃令出贖通篇俱是恤民意非不顧當不一味欲民贖也此節對有定教罪有定律俱不可苟違違律而民造情每出律外故又預比以重者比上

者比下不像比字惟上下合擬兩可也擬之上擬之下擬之上下之間而必求其安蓋據法而論律易舍律而斷法難此時獨任既易成偏拘今又難合輟勢必參之輿論稽之古法故又戒之比罪以辭為主法既無正條辭復亂而不可聽是重惑也比法以今所用為主今所不行雖不借亦不可用不博羣言不考古法固無以盡比之變不成亂聽不斥不行亦無以按比之真比附審克在罰贖閱實上說惟察者察其所當比也法之輕重非不詳載所犯之條每當意於可輕可重以待人揣摩惟按驗全科而察彼之擬上擬下者其意何如比論情狀而審此之宜上宜下者于法何若夫比則無法矣察而曰惟法何也其罪雖不例於明條總難逃于法意

惟精我鑑錄求成法于無法之中以時耳目既不得假傳
 又不得揣摩只憑我心神畫意法于定法之外故欲詳明法
 意而審克曰法意則雖合法而未當于意者亦不可加罰矣
 上刑適輕節○人情世變不可對說世變亦要論人情父子
 相繼為一世如謹法之後須寬和○之後又須旌列惟字
 與有字相呼應倫要在齊不齊中必錯綜斟酌方合情而當
 理然又不可說不齊乃齊須體貼本文口氣齊之以不齊猶
 云畫一其不一也以有常之經持不常之法則雖錯綜難
 總之為倫要而已先後有序曰倫衆體所會曰要須詳其
 審克意其載在令甲而閱實者以齊為倫其逸于刑書而此
 附者以不齊為倫至於案坐之即成律疏淵之亦成倫而此

士師之意論是叙也又以齊不齊為倫其畫一于正條者
 齊為要其矜疑而旁議者以不齊為要至於萬法必歸正條
 一切不滯旁議而惟士師之平反是樞也又以齊不齊為要
 蓋拘成迹者斤於令甲而人心風俗多拂其理妙化裁者
 轉移于義例而次序體要適持其平蓋以倫要制變而不
 出倫要○哉然厚便是齊

罰懲非死節○單言罰懲不必魚刑小民以財為命欲緩旦
 夕之刑而竭其倚命之資則死於肺石與死於懸崖等耳豈
 不極病此下依註分三意擇人作一頭中間盡心一段察辭三
 句是訊鞫時事明啓四句是擬罪時事律成二句是結絕時
 事然後以獄獄作一收尾聽獄以求民生非欲寒民口無

小民臨以官威未有不折雖以溫良施之尚恐情不得盡
 可安乎按亦是要明決者但意主于折獄不若溫良之心若
 拙若訥而一種和平意氣令宇宙間疆陽之氣盡消也依良
 不就人品就折獄時一人身上說察辭七句一意貫正在中
 意察辭兼而造及詞證看有後之言與前不合者有彼之言
 與此不合者或據曲為直而適道其曲或認誣為真而忽
 其誣百計覆之一言洩之從者從其所差之辭也非從惟從
 正察辭處所得者情之真則其見在尋常訊鞫外所以得者
 辭之差則其見尚在心思揣摩間故既為不可從又為可從
 非漫無主也正畫吾哀矜以占之刑書而求中正爾察惟求
 矜者能之惻怛之至不覺曲體其情而為之求生慈能生明

也就平日心裏說不束縛而徒繩以書則刑戮徒束矜而不
 合以書又姑息占如占卜已心衆見揣摩度書意或上服或下
 服抑當比于上下間也咸庶著力之辭中正即倫要意始也
 虛心以察而情之不齊者既令曲盡既也平心以擬而書之
 一定者又求中正所謂惟良也其刑其罰定其罪未便加也
 雖詳于擬議或誤于臨時此而不審克則始之聽於人誤於
 己者安知不以因循失也察與實不同察主燭奸審主觀理
 既察辭而合之書又審克以擬其罪然後獄方成也成而乎
 者兩爭皆服而眾以為是也輸是秦案時也輸而乎者法情
 允合諒君必相信也蓋吾心之無欺即民心之無欺也
 之無欺即君心之無欺處也二句垂重輪迴着力

心意君既可乎又何必備事蓋其慎也猶冀有可救之端
聽斷者一時意見未及而天子之明察及之蓋臣職守法止
於法中或乎君職制法每於法外行仁故并兩以上者以上
裁不必以法拘而或開之生也
官百姓族節○人惟懼能生敬舉口不忍言而用可知矣懼
非空懼所以敬之也厚之至正畏之至度天地化生之德
不以復而以剝故當剝落時雖無盡之生德上之德查流而
不墮者惟此刑耳惟字從敬刑之心覺之帝王樹德之政多
端惟用刑一事民之怨毒最甚而懼惟在念至陰冷民心而
不可解是種德之深莫如刑也天相斯民安全引遠而以刑
佐之左提右攜必致之率德是引遠為主刑為相也配享以

成功言作配以着力言必人率又無一入刑以合上天之
相協方是有德單詞無證非持平難而得情難兩詞相角非
得情難而持平難明清在心體之靈瑩外故肉墮盡絲中絲
不在調停勝負而在權衡低昂偏是不飭害偏非不作怨
而爭間而無怨無德也明清是人心本體污蔽一去境界
朗如明鏡止水物礙妍媸此便不偏不倚至中處亂不是輸
情服罪乃勸善畏威以不負天相單詞兩詞俱有缺貨一念
有私浸淫流漬後悔無及貪以成奸利能昏智積貨生怨聚
忿括殃貨為辜門焉為罪府人譴鬼責疫影愧衾必無得利
而免害者辜功庶尤俱指君罰所謂天討有罪也
節○註云用刑成德本文不曾言用刑只宜以

至之德全民中為說此處含蓋一說惟刑方有味哲人只
本文不必稽實為誰哲人本以刑輔德此曰惟刑者刑即德
也無疆之聲種德而民懷不重稱譽說屬即敬寡屬婦之屬
死使生斷使續以五極顯屬斯民使咸得其降衷之理所以
為慶若只輕重適中何慶之有慶說得廣上配享下寧永
止無疆之聲也三句重德講嘉師指民中說祥刑指威中有
慶說以刑罰之中衍靈長之慶何如其祥此不是吉祥之祥
乃慈祥之祥聖世以刑為制故德極而參之以刑末世以刑
為祥故刑明而成之於德人主滿腔不忍非刑莫寄故曰祥
也監者必使人一敏德不犯罪莫不是以刑使民化中也
文侯之命

首節○叙歷代德澤之厚所謂資澤也首句提其人與明
我祖一例不可以不顯字倒在文武之下三句正言其不
顯處不可泥註以德之所成所修所至分三段看了明德而
加以克慎有敬修意與單言克明德不同文武雖清明在躬
而不忘敬慎自修此德之所以不顯也昭升教聞正克慎明
德處曰升所謂至治馨香曰聞所謂聲教四訖見德之際天
微地俱着文武德上說至集厥命方是得天左昭事承先
德之厚來君所弗及而輔之也率從者君所已能而承之也
懷在位着力之辭作求觀揚也亦惟先正以下有兢業恐墮
意只照本文先正先祖不必指唐叔成康
周子二節○言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良由教養之資用惠

澤既絕而不下于民故戎狄得乘其國本之撥而為害耳惟
 祖惟父四句當時實是無人文侯不過有墜立之功原不
 有者德平王初立天下洵安得便綏綏績綏字則下節不
 盡是贊文侯之辭且肇刑追孝與立君意不粘而修捍又似
 重複語矣克昭顯祖四句當作未然望其有績綏于虞汝多
 修捍嘉其已然之功而信其必能昭祖以輔君也文武像
 刑在德上說用會紹正是肇刑履會即敷受命紹即敷貴國
 勢既散而合典章既絕而續追孝有善繼意前文人左右事
 從只憂國忠君之心體其心以盡其事是即追孝必到紹會
 乃稱孝國統一未安法度一未舉未可言孝曰文者厥亂思
 文之意修捍指立已說既修捍我于多艱之初可不紹會我

于守成高文之後乎于嘉信其必能紹會追孝也
 末節○平王當播遷時岐豐沒于西戎諸侯叛於四海無論
 仇不共天就使者舊云亡亦宜留晉侯戮力共靖文武之業
 乃七廟未寧急于晉馨香王綱未振急于晉威令白帟
 通曰安民者賜與馬討不順者賜以矢孝道備者賜以幣蓋
 勉以未然之功也當人心懈散使其借王威稜昭格有廟率
 渙合離弓馬專征天下無越重其權以隆藩屏非為旌功設
 也雖柔能三句貼寧邦蘭恤句貼視師而意自直下柔能者
 懷諸侯以康小民蘭聞者詰戎兵馬以恤小民以文侯為方
 伯專征伐故兼內外告之垂重蘭恤一邊撫一方不能越本
 伯專征伐故兼內外告之垂重蘭恤一邊撫一方不能越本

說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低賜斧鉞然後殺賜主珪然後
 賜王度記云天子也諸侯董木夫芝蘭士蕭庶人丈此皆和
 酒取其香也諸侯董者未賜圭璫耳賜則也周禮有鬻人
 人○文侯與申侯同立平王申制戎弑車功不歸罪文因人
 成事亦有罪焉王報立已之功不報父仇命之歸國不命其
 心王室忘親離仇矣雖然即留文亦無濟也文前有傷叔之
 難後有成師曲沃之封晉終以此替況能匡王乎當時衛武
 公尚在平王嘆固者後昏甚矣由此上為文武成康由此下
 為春秋戰國孔子叙之其恭離之意乎此春秋始平王以王
 政自是不綱也

曹華

諸侯伐而不討此曰征者奉天子命耳自古營師未有不數
 彼之罪明我之順此獨不及蓋淮徐餘孽連亡又不過應兵
 原不欲勝彼但禦之耳○敵體取甲冑捍禦用干楯敵在遠
 則弓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交敵互進而短兵接則鋒刃
 所紛出而迭應仁義之師制挺可捷堅利然善戰者常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當西陣既交而防比持之具疎略不
 完析敵堪胸之技凋殘不整幾何不為之禽乎縱堂正
 不詳不於以懷○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也○王師所行市
 不止芸不變何以清道也獲奔雖獲禽獸猶場之民恐侵
 劫而設此待寇未必無之盡去之者不以說謊機變勝也治
 世之師無事則免苗獮狩有事則伍兩軍旅閱練雖非一日

然師尚紀律不可不嚴也○杜工部云婦人在軍中軍氣
不揚部伍中無臣妾之理然不專指居民即敵性、有敬逆
亦有以此餌我者况仗義聲兵可令有一貪心以懈其氣
民不擾軍、不擾民道路肅清部伍欽迹故王師所至若無
師也○于是刺期會旅又有整兵慎戰之意無俾勝襲取之
謀准夷所恃惟徐戎先擊我而夷自伏矣糧草供軍而欲其
備欲其多可傳餐破賊亦可久持以待變也其急版築者寧
我制人無人制我逸待勞靜制動其遠設之師而暢腹自
斃于堅壁下何必殺伐為功哉不逮不供不食非慮供後
時慮其親夷戎為養爾不勞戰而忽之也人馬不可一日無
食版築猶可少緩故刑之重輕不同

壽誓

首二節○首者興亡之故成敗之端莫此為最自古典謨訓
誥惟以君子小人決治忽而君之昧於取舍者以受責之心
少責人之心多耳自盤最害事一念安則百欲從故曰多此
不能受責病根人主莫患於執拗則是已非人而不採之過
成父莫患於優柔則日遠日亡而悔悟之機息此古人所謂
流俗之民多師心闇汶之夫多徇己責人不肯輕過藉其長
又索其短惟將我所責人者而受人責者無勉強則非惜時
勤業之聖不能也我未見形而人言影則為過計我方見利
而人言害則疑我難彼讓授而此讓拂前見執而後見挽又
見忌嫉阻撓豈不難哉觀此即使受責而不如流俗之非真

能受責矣○此篇出於秦穆其言深其意淺凡賢奸用舍俱
以利害較之乃得於創後非真見賢所以當好不賢所以當
遠也
我心三節○無窮者相禪之日月有盡者吾身之日月也念
及于往者之不可諫即念及于來者之不可追穆公意還重
在恐已不能改也○黃髮識疑遲鈍而終見成功謀類迂濶
而卒奏實效閱歷久經練熟今之謀人利在冒昧功在頃刻
取威定伯一舉而成初心亦知其不穩但以其能就己而姑
且將就觀之大抵為主上之所忌者必其畏敬者也為主上
之所親者必其狎暱者也然非取古人之謀終難免新進之
失黃髮雖無快心之責亦可免敗績之虞故曰罔愆只為懼

有尚不欲

計其安國而已不問其年力之盛與衰○引良士勇夫甚論
言之罪論者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君子招不來麾不去豈
能使之變易但人君不以君子之言為是而改易之耳數老
成焦勞于百年而定計者一小人以數言而害其成邪正不
同朝而事必消蕪非之奸斯可壯忠良之氣本文明指何
人不可入蹇叔杞子等
昧我思二節○此二等從思想中說出非實事與大學不
同穆公急功利重保子孫黎民論相度在養威持重不在於
能論相職在得人致治不在自用中立不倚為介惟誠一故
無他技虛偽之人不免多驚如仇、截、之類君子不可小

知而炫才者無量惟志慮純一精神不外驚故休、註易直
狀他好善之心不立城府不修邊幅如木如鈍與木石居而
聞善決江所謂休也此指德器在心上說春和景明而萬
物育天之休也時和年豐而教化昌明國之休也汪、千頃
人已融而無迹大臣之休也故有容不足形容而曰如有不
可言喻者如曰人曰己曰好曰口僅可謂能容而已休、者
人已一矣心口合矣若己有之不啻口出克厥宅矣所以盡
展其技聖而為我所有所好者非樂易真好之精熟為動乎
上只說有容至實能容之則重之事權使得展其抱非空、
子孫黎民在賢知奮庸上看不作效所謂易直好善
亦民亦遊其中也通節備有容以狀休、之意其不

自結于君則惟恐人形其短此媚嫉所以生也
中結語更喫緊乃看上文說出四句直下只以安危
言未、到興亡夫杞隍曰由一人榮懷乃一人之慶又如亦
尚二字語自抑揚非人則國從此不安得人則可轉危為安
而積慶培休終必由之若不計及榮懷亦何知一人之慶哉
○書終文侯王迹息書附秦誓伯圖興平王詩擠列國秦車
鄉附見平王書續列國秦誓附見進秦於詩書之末魯周也
春秋于秦每人之狄之尊周也天下之勢駸、趨秦孔不見
微矣

尚書傳翼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陸鍵撰鍵字實府秀水人是書惟數衍蔡沈之

說無所異同故曰傳翼大旨主於通俗體例亦全

似語錄

尚書晚訂十二卷

〔明〕史維堡撰

溫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晚訂

十二卷》提要

公五經咸習嘗繇尚書改戴
記而雋又以春秋課長君鼎
如成進士而諸幼子暨諸文
孫或間授詩易從來家塾無
顯經亦無顯師則皆公夙學
所聞以庭訓爲之耳提面命
也乃公尤醉心于尚書少而
釋之矣至老而復不釋自入
宦二十年來以宦餘十四載
之精神旁搜博討攷古證今

彙成是集顏曰晚訂噫其尼
父反魯正樂之指歟如余
聞中所拔士也而家弟季捷
又與公同籍通好之誼談經
以世是籍之作向固聞其畧
矣而茲獲見其全公誠易晦
翁之所難而信晦翁之所疑
者哉昔漢武帝以尚書爲樸
學弗好及聆兒寬說始日從
寬問一篇公今之兒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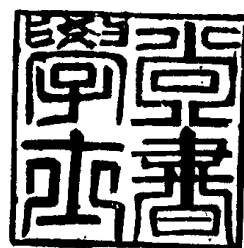
上尊經好學陋彼炎漢以堯舜
之主究心堯舜之書則尚書
之關治道實非他經比行且
徵公入講幄備

顧問焉公卽家修而

廷獻者不止此此則其一班也
余願與家弟效大小夏侯之
受經於寬者受經於公他日
且爲公廣孔霸許商之學傳
之無窮斯訂亦未云晚也已

崇禎歲次乙亥孟秋山陰姜

逢元箴勝甫撰



尚書晚訂

序

六

序

序



明具以經系取士習尚學之志者
 稱味者乃初初來書拙是紀
 得先如好懷者面之平難掩之
 百餘年來論者亡之數十家
 強人之性而所王代之記爾至
 王厨一而志變片毛令人慨少
 則耕野之費見傳卷之四集乎
 若陶汰中佳之得重其銘之種
 以已否外此即字亦代安之

尚書晚訂

卷序一

為名主母名燕漢在渭濁之墟
說調守學究孫歸心乳而夫
按保穴壁夜即不亡澤大者
聲言人之事禁強之存澤家
強之絕強過強要亦家者

尚書晚訂

卷序十一

未竟即以此論其常之如者
資下馬平之文言與強義亦字
貴在調釋其法奇古家情於
詞貴在汰費平之理字案持漸
步心貴在求因其為知為因

時為制書在漢讀之三希
三王為之注釋受教伐其此
交惡國建友之終正始以中
強雖存子忠而保清康者有
其誠於則又貴提要表顯發

尚書晚訂

卷序十二

人之思大焉如新豐之昔漢里
心甚不失寸翰大威如故要
又如馬伏波談冬降太祖前
叔米為山只指者形勢開示
道徑生來分析昭然可曉附

吾為余悅信說其陋每三年
訂諫刻時以已見而懶不即就
諫書心南史幸兄先之生先
世自漂陽徙中恆長習為書後
先繼起不久而心南獨為生

尚書書

徐序四

宗乃恆力學嗜古漁獵百代
多及九流其於五經尤有
步并采也己因棟園則改
義記捷去授書以以辭雅則
少年揮第諸次君及叔問授

詩易少家庭訓學為師誦
斐然記序時希氏大小夏老
代株守一雖遠懷藏重芥
授書樂者執疾行於和顏
生注精尤在為書心南為朱

尚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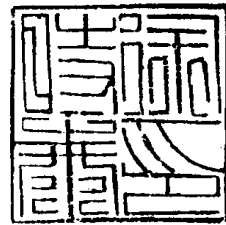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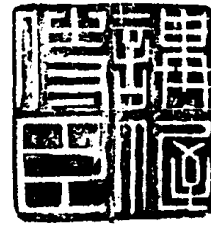
徐序五

之月西辰釋褐至二十一年
取其中一歲月室淑上子亦
強半是臨受平宋言精曰
繁金多疎飛光之晚訂晉為
通明為顯去為幅証而確軍

信已者之為而循其非提
 千一未親之秘而義亦
 是窮極又未快然其憾即前
 以稱王氏諸家之所造此亦
 歷行此生所味者得無愧
 尚書晚訂 卷六
 成書者字子長此訂行
 論者謂其功子長此訂行
 以直元定忠五排一六零
 夏高國之史其也陸惟朱
 又其理有祀曰路通七卷而

子誣浮少者夜未也心南
 於玄深至六卷之用動而
 未竟
 國 家崇在推步玄氣得生
 實學古者唐布一儒致身
 尚書晚訂 卷七
 進士字子長此訂行
 字其扶弱細持佔俸家重
 其亦其
 崇禎八年歲次乙亥其秋日
 歸塘年春弟得時亦其

澄海



尚書晚訂

卷八

昭

尚書晚訂自叙

余少治尚書凡漢唐宋諸儒
之註疏及

代名不之講解靡不博採而

泛收之字梯句比圖二十餘

尚書晚訂

卷八

年彙成一帙題曰尚書集覽

因屬蹶棘園政徒戴經獲

焉丙辰適三年始揭選已

何兩居苦塊瘵性厭薄宦

遊耽情經史數年間得以

其暇日編摩緬時舊集覽

津一有咏始悔說遇獲禽必

學步邯鄲失其故武不如

返其本來面目為有將也

計釋褐居廬彈精研究

尚書

卷三

又幾十年無索宦緣未脫

鄴架未窮丁卯起水部馳驅

事弗克卒業已也遭虜寇

奉

勅
監替

朝

陽門受同官波累謝事明農

始得肆力窮季結此生未了

之局打是取而較之自己已迄

乙亥韋編不啻三絕覺糟粕

登梯外別有領會乃刪其腐

尚書

卷三

爛繁冗者幾十之五前後諸

儒意見各殊議論不一則並

存之間附已意以發明前人

未肯之旨非敢為異同之曰千

憲一得期與海內名公共相質

正云爾書成更名尚書晚訂
曹清曰大人此書一生精力所
寄盡登之木以廣其傳余嘆
曰左太冲賦三都窮天地之
幽深極人物之變化諦思十

尚書晚訂

不自序四

稔乃成書出而人莫之賞也
先是旦者謂之者曰須其成以
覆酒甌身余母乃招覆甌之
嗤兒曹應曰不然陸士衡見賦
固未嘗不斂衽也矧後張茂

先嘆為張之流皇甫玄景
為之序而聲價沸騰人
覽抄傳洛陽為之紙貴則世
自有茂先玄景在知與不知
曷計焉遂付剞劂氏

尚書晚訂

不自序五

崇禎乙亥孟秋金壇史維堡
心南甫題於動忍齋



漢孔安國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
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夏商周
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土地所
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
煩文懼覽者之不一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據
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
下訖于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三千之徒並受其

尚書晚訂

古序十

義及秦焚書坑儒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口以傳授我我當作
幾少之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
聞至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
書皆科斗文字時科書久廢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
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
二十五篇并序凡五十篇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藏之
書府以俟能者

伏生名勝漢文帝徵之年老不能行因命晁錯往口受
之得二十九篇

唐孔穎達序

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先君宣父生於周末
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上斷唐虞下終秦魯
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
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坑經典其積薪
俱燎漢氏御寓廣求遺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書于齊魯
其文則歐陽夏侯之所說蔡邕刻之安國註之緣遭巫蠱
寢而不用歷及魏晉馬鄭諸儒莫睹其學所註經傳時或
異同晉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
但蔡大寶顧彪等旨趣因循註釋淺畧劉焯又綴綜經文

尚書晚訂

古序二

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
生義故怒浪于平流震驚于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
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劉炫嫌焯之煩錯就而
刪焉雖稍省要又好改張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欲使後生
共為領袖亦未為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
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
削其煩而增其簡非敢臆說必據舊聞庶對揚於聖範有
益於童穉云爾

尚書疏訂目錄

一卷

虞書

堯典

舜典

二卷

虞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三卷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尚書疏訂

目錄

一

胤征

四卷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五卷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六卷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七卷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尚書疏訂

目錄

二

八卷

周書

召誥

洛誥

九卷

周書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十卷

周書

多方

立政

周官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十一卷

周書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十二卷

周書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尚書

目錄

三

尚書晚訂卷一

明金壇史維璧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內如甫輯

虞書

按舜堯姓又以虞為氏者朱子曰此後來次第分別處謂之尚書者孔傳曰尚上也以其為上古之書也因其出於孔壁故

又按孔子序書自唐虞以下今虞書所載上及唐虞而獨解虞書孔疏云虞史所錄也

今古文文說○秦焚詩書禁天下挾書至漢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濟南伏生名勝年已九十以二十八篇授於齊魯之間文帝徵之老不能行令是錯往授之寫以漢

文字壁曰今文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孔惠所藏書百篇皆蝌蚪文人無識者安國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二十五篇為今古文

古文

尚書晚訂

卷一

一

五十八篇說○伏生本二十八篇但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上中下合為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後分而出之共為三十三篇加孔壁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云外有書序一篇不入數中

堯典

堯舜禹皆名也史記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非是古者世賈生無堯無舜無禹天子亦名之而已或曰堯陶唐氏之號與者常也謂為百世行之道也

曰若稽古帝堯 節

史臣首贊帝堯德業之盛德業二字只渾淪說不必謂功本於德德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一物而已傳云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德之所及即其勳之所及最有體認下文被四表格上下是也四表上下是放勳之規模九族睦

百姓明萬邦雍則放勳之實事也講中要含此意欽明二
句串說欽明句不必以欽字作主史臣並舉四德何曾有
相承之意欽是心之嚴畏處對忽慢看明是心之瑩徹處
對昏暗看文是心之條理處對俚鄙看思是心之極深通
微處對踈淺看四德俱屬心體亦須在事爲上見之安安
者安而又安形容其自然也恭讓就身之接人說因上句
生來威如之象主之中孚外如此內亦如此而非聲音笑
貌之恭故曰允恭讓非但讓物凡讓善讓賢讓功皆是推
遜之度出之天謀初意如此到底定如此而非忍弗能予
之讓故曰克讓德性行實總之是德故下文止曰俊德光

之曰明德親九族六句卽大學之齊治平克明明字不
可着力只是方寸中嘗惺惺之意如袁儀卿優然克堪等
語未妥以字貫下家國天下不重序聖人之德非有積累
之漸但其功化及物則自近而遠耳九族只以高祖至玄
孫說不必入異姓異姓自在百姓中唐孔氏曰睦卽親也
章卽明也雍卽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王氏曰睦者亦
明明者亦和和者亦睦互相見也但九族於睦字爲宜百
姓天子所自蒞政教視外爲詳故曰昭明萬邦至廣剛柔
異習風氣不齊故曰脩和若曰昭明化狹而溥時雍化廣
而淺聖人存神造化之妙豈如是乎百姓萬邦優以地說
或於百姓以智愚賢否觀豈萬邦之民獨無智愚賢否者
乎於字傳作嘆美孔無意釋時字不訓作是如萬物際生
養煦育之時莫不遂生之意最爲有味

乃命羲和

節

上紀堯之治功此紀堯之治法治曆明時政莫大焉故堯
首命羲和主之曆象二句一直說欽若二字亦串毛詩傳
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廣則難周大則難測其事甚重不
可以忽慢察故必欽且天道有自然之運有已然之故不
可以私智鑿故必若欽若二字不平乃敬而順之也曆
今之天文書象如今之天文圖曆非曆日人時方是

克明俊德

節

上文只說得放勳一箇虛殼子乃其中有及家及國及天
下之事實故復詳言之真西山曰此節克明俊德句卽大

星有經星緯星經星二十八宿是也緯星金木水火土星也辰日月所會之次也每月之朔月與日會必在宿分當其所會之處則謂之辰正月折木二月大火三月書星四月鶉尾五月鶉火六月鶉首七月實沈八月大梁九月降婁十月娵訾十一月玄枵十二月星紀是也日月星辰在天其運行有成數布列有成象曆者爲書以紀其數也孰遲孰速孰順孰逆備載無遺律可以握美而推焉象者爲器以寄其形也如璇璣凡曆度次舍轉運低昂一一相肖俾可以按器而觀焉有曆則布筭以總其實積分以歸其餘可以推矣有象則從境以窺其政從管以窺其行可以

尚書禮記

卷十

四

曆

分命義仲

節

作曆所以授時而所授之時恐或有差故又分方與時以考驗之命義仲專司春曆一歲而使各別掌之故曰分

又就仲叔而重分之故下文曰申命囑夷在青州東界外日出於東故測候之所在東表當其時則往居之非時則否曰陽谷者陽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云陽谷日出空道以行非真有谷而從谷以出也義仲當春時居東方何所事事春分之旦日出該在正東卯位曆亡載之然未知此旦日之出于天者果在卯位否於是寅賓出日朝方出之景而敬以迎之如大賔然驗日景正在卯位則曆准矣註中朝謂字解寅賓二字早朝曰朝晚朝曰夕取朝見之義也一春所當作起之事曆亦備載之不知民可照此行又未知照此行之果相宜否故又將春月之事一一序次之以授有司以驗作起先後之宜焉平秩者無一之不秩也此不是頒曆蓋申明之以資考驗耳一晝一夜漏有百刻春分之一日晝該五十刻適永短之中春分之初昏南方午位之中星該見朱鳥之宿試一驗之日果中星果鳥則陽道得其中氣而仲春之月殷矣一春之三月民當散處鳥獸當享尾試一驗之民果析居物果享尾則天氣既溫且和而一春之候正矣仰觀天文或測日景或定晷刻或考中星精察于春分之一日俯稽民物或審晷景或占居處或徵化育統詳于一春之三月驗之合與與衆其成驗之失歟相與更其失司春曆者之事也○東作者

春當發生之時農事方興導民務農春曆為平秩東作而設也日中是一日之日日中則宵亦必中互見也星鳥星是南方朱雀七宿春分初昏見于南方午位故曰日中星然必驗于初昏者以星之初見為晝夜之分也唇氏曰殷中也陽生於子至午而極前卯則穰後卯則老惟卯月春分為適中也以此驗仲春之中則孟季春可知矣以字無工夫因孽尾皆民物之性自然如此驗得有差便知曆差更須改正既頒矣何以改為為來歲計也

生為乳卯孕為化

曲禮說軍陣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

龜也甲

左青龍右

白虎是星文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

尚書晚訂

卷十

六

星

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然經之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秋冬虛昂惟舉一宿文不同者朱子曰一方之中星適當昏中則以宿言虛昂是也宿不當中而適當其次則以次言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界於兩次之間則以象言星鳥是也以愚論之既曰考中星以定時刻則毫忽左右便至差移何至徧及七宿而不執朱鳥之中耶且兩宿之間何以取中井鬼至軫相去遠甚舍其居中者而全舉以為中亦謬矣白虎蒼龍何以不可全舉耶唐孔氏亦云合昏畢見說稍迂濶是亦不以為然矣然則如之何南方七

火則火正是中星何必言次

次乃日月所會處

因此知四時皆一

宿無二義也

鄭氏曰二十八宿環立四方隨天西轉角亢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昂畢嘴參西方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轸南方宿也天體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常半隱半現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現各有其時必於南方考之仲春春分初昏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昂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昂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而東火轉而北至來歲仲春鳥又南矣循環無窮聖人考中星以正四時其法之簡明如此

尚書晚訂

卷一

七

星

此驗夏曆也既命其仲又命其叔故曰申命南訖者春時所興作者至夏當變化矣故平秩以察之也敬致乃考日中之景如周禮土圭之法於夏至正午敬伺日行至中天察其影之長短尺有五寸適與土圭兩相齊否也夏至日行於北陸不同於春秋之晷夏官測候在南方又非日所出入之處故其法如此也然春秋分出入之晷既正則

申命叔叔

節

冬夏出入之數可知夏至日中之景既正則春秋分日中之景可知亦互見也金氏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大火孔氏曰房心連體火統其名四星者仍也春分分祈在外今日仍住就之老弱亦因壯丁以在田也鄭玄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廢也

分命和仲

節

此命秋官驗秋曆也昧冥也孔氏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送行飲酒曰饌情言送日如饌也秋分之暮日入酉酉陰之中也納入也識日之景果入酉否也宵中夜五十刻也春官曰晷言晷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五相見也因此而推是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也北方七宿虛為玄武之中星秋分之初晉南方午位見此星為陰中也西成者秋屬西方金此時萬物俱成就故將當成之事一一次第之也

申命和叔

節

此命冬官驗冬曆也朔辭也陰極而陽將蘇也北方以位言之日月星辰皆伏而不見以時言之草木歸根昆蟲蟄有隱伏之意故曰幽都朔易者人事隨天道以改易除舊更新有過而復始之義如月之晦而復朔也平在者均平而察之也平在亦秋平秩亦察互文不言數日

至子時日輪地中無影可測故不言致也朔易之事如索約乘屋稼政耜器之類是也與孫炎曰室內隱奧之處避風寒也毳毛附肉細毛

補訂推步二字學者多未明推者曆以紀數而推夫日月星辰之躔度也步者象以觀天而步法天體之轉運也推步二字即體貼經文曆象二字曰恐推步之差即是恐曆象之差也推是筭之步是以手切之賓饒敬致皆用土圭之法周禮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圭只是量表影的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立八尺之表候日之中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中

補書疏訂

卷一

九

重

長則表影短昏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又周禮註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

賓饒敬致皆所以定子午卯酉之中日之永短昏之中星皆自此而推然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以星之初見為晝夜之分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

蔡氏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着乎其中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人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日分十二時者歲月日時之定數日分百刻

曆日分之用數陳氏曰斗建寅則日行出巳而漸北斗建午則日行出艮而漸南漸北則春既分而晝加長漸南則秋既分而晝加短

帝曰咨汝羲既和 節

置閏而後曆有全功故復咨羲和命之此與曆象乃一時事非考驗後方置閏也蓋三百句原閏所以當置之故以一年十二月之外有多出之日也氣盈固多朔虛亦多也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健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一日亦繞地一周而比天不及一度日行有常而天則愈進追其久也與初起之度適相

南書晚訂

卷一

十

曆

值是之謂暮暮者匝一年也歷春夏秋冬二十四氣已更七十二候亦過以日計之三百六十而奇零之數又有六日焉夫一歲之常數止該三百六十日今日與天會比常數多五日有奇其氣既盈且月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半強些遂與日會一月常數該三十日今月與日會每月少半日弱些積十二月共少六日弱是月朔又虛前氣去後氣數常有餘後朔距前朔數常不足一伸一縮每年餘十日零十個時強積三年餘三十二日有奇倘不置閏則此餘日將何處去豈不三月做了四月六月做了七月豈成個春夏秋冬之四時

又豈不子年入於丑年寅年入於卯年豈成個歲序故必以此餘日置為閏月則盈者消虛者息春不入夏秋不入冬而四時定子不入丑寅不入卯而歲功成也以閏月以字有工夫歲時並言不必串氣二十四氣也如立春雨水等是也立春為節氣雨水為中氣每氣該十五日今每氣多二時半又一刻故曰盈盈者滿出去也朔者月之初一也每月該三十日而今止得二十九日半零故曰虛虛者空也謂縮進來也允信也曆不差則可信也以此治百官則趨事赴工者有所據以供職而乘時圖幾者不敢炫以更張不但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次第舉行而禮樂刑政工虞教養悉熙然就緒矣閏之所係其重如此而可不置乎三百六旬有六日從今年冬至數到明年冬至必滿此數官曆可檢暮只指日與天會六日下挿入月與日會不然不見得一年多十日零矣日與天會止餘五日零三辰而言六日者舉全數也以閏月三字極重定成字俱作着力看釐理而授之有接時修氣意百工卽有司庶績推廣言之不止作說成易

南書晚訂

卷一

十一

曆

置閏說

每歲氣盈五日零三時此易明故不詳
每歲朔虛五日零七時四刻強詳下文

月每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四百九十九分以日法乘之得六時三刻強乃與日會計一月少五時五刻弱二十會共少六十個時作五日又少六十刻作七個時還餘四刻 曆法每刻分爲六十秒四刻該二百四十秒總一歲少五日七個時又四刻強若作五刻則弱

氣多五日三時朔少五日七時四刻強每歲共餘十日十時四刻強故須置閏

一歲閏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閏則三十二日六百一一分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三百七十五分十九歲七

尚書晚訂 卷十 十二

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云○大約三十三個月一閏數內大月多則三十四個月有之大月少則三十二個月亦有之

周天度數氣朔盈虛說

天體至員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遶地左旋其行健每一晝夜過一度

見靈曜軌變度諸緯

家數以九百四十分爲一度層數以百分爲一度此分字

相四度之一者謂將一度分作四分於內得其一分也以九百四十分乘該二百三十五分以百刻乘該二十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天行則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也
日行每晝夜遶地一周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爲一歲
日行却每日一周天蔡傳云不及天一度者非日之退也因天過一度言之也四分日之一正是三個時日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四分日之一便是四分度之一在天爲度在曆爲日
月行每晝夜不及一周天凡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四十九而與日會是爲一月
月行一晝夜止行得三百五十二度有奇耳不及日十二度便是不及天十三度天每日過一度也十九分度之七者將一度分作十九分於內尚不及七分也每分該四十九分五厘弱總七分該得三百四十六分強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四十九者日法九百四十分爲一日謂二十九日外還得四百九十九分方與日會耳四百九十九分乃六個時零三刻強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日餘分之積又六日三百四十八分

十二個二十九日共得三百四十八日十二個四百九十九分共得五千九百八十八分以日法乘之得六整日外零三百四十八分也三百四十八分該四個半時強通共三百五十四日零四個半時強而得一歲矣

日與天會一歲一次而二十四氣由之以生然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而周是於三百六十分之外盈五日餘也

今年冬至天日同行起至明年冬至方會故曰一歲一次二十四氣每月二氣如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云是

也一歲三百六十日為足數而多出五日二百三十五分

非氣盈而何計二百三十五分却好三個時

月與日會一歲十二次而十二朔由之以生然十二朔得

全日三百五十四又四個半時而周詳上是於三百六十

之中虛五日餘也

月與日每月一會故曰一歲十二次月朔每三十日為足

數而少了五日三百四十八分非朔虛而何三百四十八

分乘該四個時又五刻

按曆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據此則每時該七十八分

三厘三毫三絲三忽不盡每刻該得九分四厘○若曆策

法各自不同太衍曆以三千四十分為一度又遇異人傳

得捷法以一百十四分為一度日亦如之開載于左

捷法每度作一百十四分 每日亦作一百十四分

十九分度每分得六分

度之七每七分總得四十二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該四萬一千六百一十分

并四分度之一又該二十八分五厘

每日共該四萬一千六百三十八分五厘

月每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

計十二度該不及一千三百六十八分

又度之七該不及四十二分

每日共不及一千四百一十分

每月初一至初十不及一萬四千一百分

十一至二十又不及一萬四千一百分

二十一至二十九又不及一萬二千六百九十分

總二十九日共不及四萬零八百九十分

比周天之度欠七百四十八分五厘

每時該分得一百一十七分五厘

三十日再六個時又不及七百零五分 還欠四十三

分五厘

每刻該分得一十四分一厘

又三刻不及四十二分三厘 仍欠一分二厘

曆法每一刻分作六十秒每秒不及二厘三毫五絲

又五秒不盡三毫五絲而後退盡日月相會

每一會總二十九日六時三刻五秒強每月少五時五

刻十五秒弱

每歲共少六十個時作五日 又零少六十刻一百八

十秒

一百八十秒折作三刻并六十刻為六十三刻共少七

個時零七刻無餘分

氣盈五日零三時

南書

氣虛五日零七時七刻

一盈一虛共多十日十個時又七刻○舊本每年多十

日十時四刻半更須查算四刻半的

附歲差說

此說註中有之但言其畧

大約天行從空中轉日行在天裏轉譬如兩領篋席於

此接作一筒在外者畢竟寬些在內者畢竟窄些故云

天度平運而舒日道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

唐一行所云歲差是也宋晉虞喜約以五十年退一度則

太過何承天倍其年不及故隋劉焯約二家中數以七

十五年似為近之言七十五年

差一度也

黃氏曰天體圓地體方天也地也天體周圍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

度為百分四分度之一即百分中之二十五分也四分度

之三即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

動而不息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地體

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

都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為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

石之體耳土石之外水接於天皆為地體地之徑亦得一

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極是也北高

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

南書

十七

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二度三分之

一謂之赤道橫格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與之度大抵兩

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為天心中心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

徐晝夜循環幹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為四時寒暑所以平

陰陽所以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於無

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於有形三才妙用盡在是矣日太

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君有道則日五色失道

則日露其惡如日食日中烏見日中黑子日色赤日無光

或變為彗星夜見中天光芒四溢之類是也日體徑一度

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

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入申故時寒晝短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入戌故時晝長而夜短春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太陰之精主刑罰威權大臣之象大臣有德則月行常度或大月月光晝見或變為彗星陵犯紫宮侵掃列舍之類是也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九日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通一週三謂之弦衡分中天謂之望光盡體伏謂之晦月行于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處不受日光也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大微天市垣也二十八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為蒼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龜之體西方

七宿奎婁胃昂畢嘴參為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轸為朱雀之體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騎官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鸛狗狼魚龜鰲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官關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其餘因義制名觀其名則可以知其義矣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轉譬如百官萬民各守其職業而聽命于七政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次或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然可占而知也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併日月謂之七政皆麗于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為逆所帶故與天俱東西出入也五星輔佐日月幹旋五氣如六官分職而治利害安危由斯而出至治之世人事有常則各守其常度而行其或君侵臣職臣專君權政令錯繆風教陵夷乖氣所感則變異多端如熒惑入于匏瓜一夕不見匏瓜在黃道北三十餘度或勾已而行光芒震曜如五斗器太白忽犯狼星狼星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光甚者變為妖星歲星之精變為撓槍熒惑之精變為蚩尤之旗鎮星之精變為天賊太白之精變為天狗辰星之精變為枉矢之類如日之精變為孛月之精變為彗政政失於此變異見于彼故為政者尤謹候焉天漢四瀆之精也起于鳥火經曰

方之宿而通北方至其尾而入地下二十四氣以四時青
則分爲四氣以十二月言則分爲六氣故六陰六陽爲十
二氣又于六陰六陽中每一氣分其初終則又爲二十四
氣二十四氣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爲三候是爲七十
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耳十二時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
處也斗綱所指之辰卽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
卯餘可類推謂之月建斗有七星第一星爲魁第五星曰
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
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倣此十二次乃十二
月所會之處子月次玄枵丑月次星紀寅月次析木卯月
次大火辰月次壽星巳月次鶉尾午月次鶉火未月次鶉
首申月次實沈酉月次大梁戌月次降婁亥月次臨皆展
次所臨之地卽爲十二分野在天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
爲十二國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
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

按通一週三乃分天體爲四分初八二十三月一過近
日一分必一過遠日三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魄如
張弓弦然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倚
分中天或十五或十六初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相望
光滿而魄光盡體伏謂三十月近日光體皆不見也

帝曰嚳咨若時登庸 節

上盡治法此求治人不相蒙釋舜張本亦不用入若時是
總治之職蓋百揆之任相天下者時字以氣化言洪範雨
暘燠寒風謂之五氣五氣來備各以其敘謂之時若時者
災理陰陽參贊化育是也不入作訛成易啓是開明者達
也不知開明用之於善則可用之於不善必將作聰明逞
私智而違時失時恒必由之露則不忠不信訟則辯言亂
政如何堪此任乎○按胤子朱以爲帝之子此馬融鄭玄
之說孔安國云胤國子爵朱乃臣名唐孔氏云仲康之時
有胤侯顧命有胤之舞承蔡傳亦云未見其必不然愚按
丹朱太子居堯之宮此時未得舜將繼統爲天子求官而
薦太子斷乎其不然也

帝曰嚳咨若予采 節

采凡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皆是若之云者有一事必有一
事之理不可違也方輿而未艾見其材之敏捷鳩訓聚有
積累之意傳訓見有宣揚之意見其成就之多此俱驩堯
極口稱道共工舊績以欲動帝堯便見他翹然喜事私相
比周靜能言而用則違悖行不顧其言也象貌却似恭謹
而中藏傲狠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然表不待其裏也空
言失實色莊不情此乃大佞之人何采之能若漫者水浸

之名見孔疏放齊舉亂子但隱鑒不明先驪舉共工乃同惡相濟

帝曰咨四岳湯湯 節

此求治水之官也湯湯句虛蕩蕩二句一直說正方割之實其咨者困於水災無居無食嘆其生之艱也有能字重看方命上逆君命也蔡傳云凡物員則行方則止故知方爲廢閣上命也鄭玄以方爲放亦通圯族毀敗善類也謂強很悻悻自用恃人詩稱貪人敗類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也以此人治水烏能相施之宜順水之性底天地於平成出生民於陷溺乎昇者孔疏云昇止也退也正

前書疏訂

卷一

二十二

四十一

帝曰咨四岳朕在 節

此求異位之人有爲天下得人難之意庸命卽異位之命或指惇庸命討亦可明明句重側陋一邊當時明知庭中無人故開薦側陋一路文勢實有抑揚玩此則堯之胸中

如有舜久矣揚側陋欲求賢之廣師錫見與論之公在下二字正與側陋相應舜遣人倫之變而能諧以孝諧者和

也此中有一段至誠盡樸工夫實德全在此處第亦暗以孝者孝自可以該友親不念鞠子哀大傷厥考心可見也然烝進而又進漸化之慈純孝感格自不覺潛移默奪耳不格豈只指家庭中說此正舜之盛德處試哉經文明云觀厥刑于二女何必入歷試諸艱蓋萬化起于閨門治國先於齊家故也觀厥刑書云人情能勉強于父母兄弟之間不能不發露于夫婦隱微之際所以以二女試之此說固是愚謂孟子云人少則慕父母有妻則慕妻人心孝友之良多以妻妻而樂備有室而孝友之心衰焉其德不足取也以二女試之觀其終身慕也果其克諧之念益篤於有歸之時鞠子之哀不發於鼓瑟之後乃爲實德至於刑法二女不傲舅姑不拂於夫之兄弟猶未盡也女于時二句帝堯之言釐降二句史臣之言

舜典

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以慎微按帝曰欽哉之下而無篇首二十八字迨齊蕭梁時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古文舜典始有之

曰若稽古帝舜 節

此記舜德之盛以見受禪之本也華者盛德之光輝聖人

所存處不可見無於其發處言之再見曰重如日月重明
麗天相合曰協如符節彼此不差串說重則協矣四德各
重下一字而以上一字形容其美不必分爲八件哲智也
以心之研幾處言明光明也以心之體言哲如文思之思
字又如思曰磨之磨字蓋見在幾先權度不爽也然智貴
深沉若淺露令人易窺則不得爲濬哲明是心體瑩然無
纖毫塵翳哲如鏡之照明如鏡之光明對暗說然虛靈之
中自有一段文彩自有許多條理若章美不含則明亦熒
火燭光耳此與帝堯德性之華重而協矣恭敬者多至蒙
厲便少溫和舜有端莊之容而不猛蕩然者與儼然者一
端書禮詩

二十四

卷二十六

滾而來篤實者或由色莊便非真慧舜有渾厚之度而非
虛任真者與任賢者交發而出此與帝行實之華重而協
矣此重華之目也玄德乃幽深玄妙之意非以其潛而未
見也位卽下文司徒百揆四岳之位正所謂歷試諸賢者
不指帝位升聞臣曰師錫帝曰予聞是也

虞徽五典

節

此言舜隨所處而成宜見其德之盛而可禪也不作乃命
以位之實慎徽納賓俱就舜言其實堯使之而舜乃承之
其中有立立道行存神過化妙處慎徽爲司徒之官也五
常之道情相親而品相遜原自徽美而舜敬慎不忽以美

之克諧之孝本諸躬修勞來匡直其善教誨教而教
從百揆相也百司之事咸資教度故云百揆納者入也入
而爲此官倡率既有道標度又精詳故修政而政理實者
諸侯之來我爲主而賓之也四門諸侯從四方來朝故云
四門盛德光輝既足以感通而禮遇優渥又動其瞻仰故
接人而人和穆穆和之至也此兼四岳之官納大麓非兼
司空只是偶然使他去相度當以史記使入山林川澤爲
豫弗迷一占其度量之絕人一占其涵養之素定通節要
見隨施輒應功用神速意

帝曰格汝舜

節

南書禮詩

卷一

二十章

嘉祥之功卽所以嘉舜之德不必又添个因功知德意乃
命其卽位非命攝也因爲讓故下文命之攝耳詢事卽所
以考言就前日說乃言可績就今日說詢謀也商量之意
非詢察也言事績俱入土文講而不必入司空舜未常爲
司空而風雨不迷亦不可云績也當登庸之初嘗以徽典
察政賓侯之事與汝商量而考汝所言汝曾奏言于我曰
五典如何以徽百揆如何以敘四門如何以賓自今驗之
乃言致可有功以五典果克從以百揆果時敘以四門果
雍穆豐功茂烈之著于今三年矣豈可終于臣位而已乎
三載二字要着力發見非一時倖得之功且三載正考績

之期

正月上日

節

舜不肯卽位故但命之居攝舜讓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詞
卽居攝此必有闕文金仁山以論語補之帝曰咨爾舜天
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分明是
不允其讓之語意然後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爲安必
於正月上日重其事也歲序方新一元初始正改觀之時
也受終之事俱見下文愚意堯老舜攝堯猶君也下文等
事皆堯所當終爲之者舜代以終之故曰受終若曰堯于
是終舜于是始乃易命爲君之詞未妥文祖堯所從受天
命書疏訂

卷十

二十本

下者始祖之廟也未知爲誰不可強言○按帝繫世本皆
以黃帝爲堯之高祖就告攝說

在璿璣玉衡

節

受終之後首察需觀象宛然曆象授時意矣帝王爲治首
務莫大於敬天勤民故舜特先焉璿璣玉衡一串說璣徑
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其制可以旋轉列日月星辰并列
十二辰黃赤白等道於其上并及行之度數以時節之
孔氏以爲美玉非珠也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亦以玉爲之
貫於璣中可以東西轉運南北低昂下端從管中窺之以
視日月星辰所在橫而設之故曰衡也均以玉爲之

象也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在察也恐虛然有差

故察之也察其遠近順逆臆臆勝而月見東方曰曉及次

舍之位也察器必須察天不然何以知歸與天文不齊蓋

器久則敗歲久則差故須察之察之差便須整頓矣噉氏

謂歲久易湮之說爲沿襲之陋亦未之深思耳七政日月

五星也政字意察傳明齊者欽器與天相準也五星木曰

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不言

經星十二辰者經星麗天不動十二辰與天同運無遲速

順逆之殊也○璣機也可轉動有機巧故名之衡衡衡之

意以橫得端必轉璣或曰夜間不可窺可以手切之也

尚書疏訂

卷十

二十七

渾天儀之說傳於秦傳於漢不詳錄

肆類于上帝

節

此節祀神祇以告攝也肆字繫承上來言觀象之後遂有
事于神也自此至放四凶雖行於舜却稟命于堯說者類
主舜而忘堯失義之大者不可不正類于上帝禮惟天子
得以祭天郊祀之禮非人臣所得行舜以臣攝君之祭故
曰類禮深淵又云精意以享也潔其物又精其意兼之六
宗主時日月星辰寒暑水旱自有祭法可據諸說紛紛皆
不必從被祭法泰昭王官夜明皆壇名泰者尊之之詞禮
近當讀爲禘祈宗當爲稟皆字誤也稟綿範爲嘗也時謂

春夏秋冬陰陽之氣出入地中故以少牢理于春昭寒暑
不時或禋之或祈之祭必於國南之壇祭祭必于國北
之坎從其類也王有日之象而官乃其居故以名日壇夜
之有明者月故以名月壇幽者隱小之義星明而小故祭
星之所為也祭星之時而求雨之聲至祭早言之兼祭水
者雨以時至則無水患也宇內之名山大川不能備諸
其所只向其方望而祭之故曰望丘陵大阜也墳水屋之
地衍廣漠之野古昔聖賢黃帝顓頊勾龍之屬此必非
無文之秩想當時有此祀耳不然舜代攝耳何以獨創此
一祀通節主祀天而及在天之神祀地而及在地之神不
南書禮記卷一 二十八

王首句作王下分三脚○王魯東泰山西華山南霍山光
恒山中嵩山四瀆江河淮濟謂之瀆者以其各獨入海也

輯五瑞 簡

此觀諸侯使知代爵也輯瑞必稟堯以堯之命徽之其朝
亦必令朝堯堯竟朝已正始云者舜與諸侯從事自此
而後非曰已為君也桓圭長九寸雙龍謂之桓桓官室之
象所以其上也信伸也躬象人形而少俯皆七十事卑
以直備為其形員其中虛穀所以養人滿為席所以安
人皆以為珍飾皆長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日觀者近
近不同來有先後固不能如他朝會之同期于一日也見

之時以瑞為瑞之信否而瑞令乎瑞之廣狹所見既少
則詢察得以周詳可訪其方俗利弊禮遇又能曲盡可致
吾接遇撫綏也詢察中察其非偽又察其國之民風土俗
不必又分為兩時事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頒還之使知
親攝之權在我也蔡傳正始之說猶可時講更新之說并
矣○陸賈甫曰不以亟見為數不以後至為慢此為攝位
而異其禮亦是通天下精神之妙法

歲二月東巡守 節

此代堯巡守也正朔制度禮器堯所頒也一之同之修之
如之從堯事也歲字另歲二月想代攝之次年孔氏以為
南書禮記卷一 二十九

班瑞之明月瑞非既月方日觀群后安暇巡狩哉瑞者
諸侯為天子守土自專一國恐其權迫上命澤不下流故
以時巡之問民疾苦屢子所云巡所守是也柴孔疏云燔
柴祭天告至金仁山曰柴非祭天古者祭天必於郊天子
將出類于上帝未聞至岱宗始祭告也且一歲四祭不已
讀乎記曰柴而豐祀山川古者祭山程之祭川沉之祀東
嶽并及東方山川不能遍程沉故柴而望祭耳此說足訂
蔡傳之誤孔疏說望祭東方之山川而必云秩者敘其牲
帛祝嘏之次第也牲犧牲也帛幣帛也祝祝冊也嘏名號
五嶽視三公云謂祭五嶽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

祭諸侯之禮祭其餘山川如祭侯子男之禮隆殺不同等也此祀神告至也中即肆類之義東后所包廣如世子附庸卿大夫士皆在五玉即五瑞見上文三帛諸侯世子執纓公之孫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取其群而不黨大夫執鴈取其侯時而行二死士執雉取其介不失節以是爲尊卑之儀此觀臣也或曰三帛以下受而不還者也五瑞纓畢班還者也豈可以爲贊哉王方麗曰周禮諸侯草天子用璧草后用琕其夫各如其瑞皆有庭實則瑞自是瑞玉自是玉豈真瑞論傳曉誤也時謂四時四時中有分至啓閉月謂月之大小月中又有晦朔弦望日謂日之甲乙日中又有承應也自有定象音頌自王朝恐在一國有不齊者則稱而正之使正朔一準于義和之所授焉律謂十二律以律呂也律度量衡蔡傳甚明悉律長短徑圓各有定制而其聲之清濁相生之損益亦有成規準諸黃鍾之分寸以爲長短則爲度而有分寸丈尺引準諸黃鍾之所容以起多寡則爲量而有勺合升斗斛準諸黃鍾所容之秬黍以起輕重則爲衡而有銖兩斤鈞石玉府之所藏俱有定式同之者使不得私相長短多寡輕重也此是同制度時月由積日而成度量衡受法于律二句註云正日在陽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但精粗二

字有病時月如何粗日如何精律度量衡四字不平備之正之同之只開闢說不必說更改正朔變禮易樂處堯舜之世豈宜有此五禮吉以祀神凶以哀憂軍以讎亂賓以親侯嘉以婚姻天子制之侯國遵行曰修者恐其廢墜不行也有補偏林敝意五禮中各有器吉器如簠簋之屬凶器如衰經之屬軍器如戈矛之屬賓器如玉帛之屬嘉器如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乃五禮之所待以行者隆殺有章等級不可僭越故欲如之者其規制要一樣毋矧方以爲員截長以作短又異安於其分母得以卑而好尊如後世三婦及姑婦等禮是也此二句總是同風俗之意也

五載一巡守 節

上二句定朝巡之期下三句立課賞之法五載之內其一年天子以四仲通歷四方其四年諸侯以四方通朝天子朝巡之期疎則情意易廢數則供應難堪酌以五載不殊

不數最爲得中偏時月等事不必補出數奏三句亦不入
正朔同度等事庸曰民功事亦多端豈止于此數奏不是
口陳必有簡冊如今須知冊之意曰數者詳悉開之也但
恐是浮說未必實然又須明試何所據問之牧伯是也
十二師固相叔以糾詳后者如今朝觀考察凡一省之官
必問布政司卽其意也明者不差錯也若試之而果爲有
功所言非虛乃賜之路車乘馬袞衣繡裳以旌異之言車
服以庸而無功之戒飭不言可知矣此亦必稟堯命爲之
敷奏句正是迷職蔡傳其言不善句未妥言俱善的誰肯
自以不善陳之天子之前乎只云試之無功可耳

尚書疏證

卷一

三十一

肇十有二州

節

此疆理天下之事亦作攝位時說三句平看分州域表州
鎮除州思各爲一件堯時九州舜始分爲十二故曰肇冀
地廣分出并州幽州青地廣分出營州重新設一邊講地
太廣恐德化遠而不流又與北狄接壤恐落屏疎而不固
遼東與青越海道里不便故分之也內有兩意一則多置
侯伯可以宣天子之德意一則防禦外夷可以壯皇畿之
翼衛也封山舊州之鎮揚州會稽山荊州衡山豫州華山
雍州岐山冀州霍山青州沂山兗州岱山徐州蒙山梁州
岷山以上皆仍其舊新州則表恒山至并州表晉無間至

幽州表營丘至營州所以爲一州之鎮也不可說并州域
潯川導之使勿壅也不言十二不可以數拘也（據經文
上下文皆言居攝事何故突然以卽位後事補入於此若
分州不在居攝時何以甫卽位遂咨十二牧耶唐孔氏云
舜攝位元年九州治畢以境界太遠遂別置之斯亦不足
據乎其爲攝位時事無疑袁儀卿王損菴皆如此說故直
訂之

象以典刑

節

賊刑哉上言聖人之法下原聖人之心亦攝位事五刑重
也而流以寬之則重中之輕鞭朴輕也而金以贖之則輕
中之輕所謂養重入輕法之正也肯災罪重情輕則直赦
之怙終罪輕情重則直刑之所謂或由重卽輕或由輕卽
重法之權也欽恤申就制刑之心說天垂象人人所共見
聖人制五刑以示天下令人人共曉謂之典者有常而不
可易也墨劓剕宮大辟殘肢體而傷生命刑之極重者顧
于中亦有情法可矜疑親貴勲勞當酌議者不可一槩施
之於是設流刑以寬之宥者寬也徙之遠方完全其體是
寬之也流中亦有遠近不同鞭木末以木爲柄也垂革以
皮垂于木之端也官府所用以輔政者故曰官刑朴槓楚
二物皆刑屬此學校所用以輔教者故曰教刑此刑之輕

尚書疏證

卷一

三十一

四十七

也然其中亦有情法可議者許其出黃金贖之黃金贖之

有多寡不等此以上乃不易之正法書過誤也無心之失律所云誤傷過失殺是也災不幸也或因人波及或非意仇板小罪不潔說起就是犯重罪而情實輕不待流贖直赦之而已惜者有恃恃強恃勢皆待也終謂再犯明知其非強很不悛乃故犯也其情可惡雖當宥贖亦不許宥贖而必刑之也賊殺也非一槩殺之當肉刑者肉刑當鞭朴者鞭朴不從減等便是賊刑二句侯以五刑鞭朴貫入此諒情用法不膠于故常乃法之權也聖人制刑其精詳如此果何心哉敬哉敬哉惟以刑為憂哉何所憂憂極議尚書曉訂卷十
之未當也蓋今日制刑為他日用刑之準稍有不當將貽生民無窮之害是以敬之又敬憂念而不已也恐一民之冤上干天和下傷國脉也要如此發透若曰憂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乃用刑之心非制刑之心矣恤非寬恤之恤亦非哀矜而哀矜意在其中又慮失入意居多不可入有罪倖免意經權並用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兢兢戒懼則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流共工于幽州

節

味庸遜象恭之言共工乃一巧言令色諛候之小人非如窮凶故止流之雖堯之惡止以薦共工一事為同惡相濟

罪之放齊四岳當先放矣何以肯服此必別有罪也三

苗特險為亂竄之何疑而鯀之罪反重于三苗何也彼異類梗化固其常性鯀為人臣子強很倖戾上逆君父下圯同類九年中其債事殃民不知其幾故罪特重焉流只是離鄉背井猶得優游自適放則有所束縛不得自由非可與人輕相往來杜門株守於安置地方而已驅逐二字不見更重流放獨非驅逐乎人之逃竄多逼迫當云逼迫禁錮有所以牢之矣拘囚即禁錮特云困苦桎梏繁無所不嘗矣當時堯先見四人之惡此必堯之意舜承而行之得罪于已等語不取服者以天下之惡惡之故快心也有尚書曉訂卷一
公明二意
三十

二十有八載

節

二十有八載記舜攝位之年若堯之壽百年十六歲圻內民應服齊衰三月乃如喪考妣服喪三年圻外民應無服乃三載之內不忍作樂絕靜八者蓋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思慕之深如此父死曰考母死曰妣三載連下句正月元日

節

格于文祖告卽位也作喪畢之明年說喪畢明年何所據乎據孟子也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喪畢且避况遭喪肯遽卽位乎然春秋嗣子遭喪踰

年卽改元舜非嗣子故喪畢也如曠年無君何曰孝子諒
家宰攝之舜已攝位政自已出故無曠年無君之嫌

詢于四岳

節

舜初卽位乃謀治于四岳蓋天下之賢才與民隱無窮一
人之搜羅視聽有限安能一一周知所賴四方諸侯各舉
其所知以上告天子而統率之權則在四岳也故於岳詢
之四門曰關凡懷才抱德之士隱于山林巖穴者無不稟
征於朝則四方之門誰非君門四目曰明如鄭陝上流民
圖凡田野之類連困苦千態萬狀皆得入于君之目則四
方之目誰非君目四聰曰達如祈寒暑雨之咨籲天向隅
尚書疏討
之泣皆得徹于君之耳則四方之聰誰非君聰此之謂弘
開登進之門視聽萬里之外也曰四門有天下一家之氣
象曰四目四聰有天下一身之精神

咨十有二牧

節

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專任養民之事故曰牧食哉句作
頭下以教化用舍開說撫馭有道用舍各當卽是養民不
必說桑能所以全其養俾允難壬所以安其養食哉食乃
民之天不可不足惟時謂耕獲之候禁止興作使三時不
失其務三農各肆其力也遠邇就各州中說遠民勢屬絕
情亦聯治不宜太峻故以桑道治之寬之以歲月假之以

使道不過求也過民日相親情又易玩治所當加謹故以
必能期之提撕之周到勸懲之懇切毋因循也撫馭不乖
則遠邇各得而民化矣有德者惇之重其祿隆其遇所以
得也仁厚者兄之推心置腹諫行言聽所以允也包藏凶
惡之人則難之或移之郊遠或屏之遠方拒絕之至若與
之爲難也如是則正人造福奸人亦不得遺禍而民安矣
總來一箇中國順治蠻夷指荒服言若指各州夷于率宇
無味

舜曰咨四岳

節

人主之務莫先於擇相故求總治之職有能至惠疇一氣
尚書疏討
說奮字有激昂意應字有恢復意呂氏曰天下之治不進
則退必常存奮迅心乃有日新之益帝載禮樂刑政工虞
教養皆是應字王楙應曰以下文阻饒不遜冠賊等語觀
之便說增廣於堯時何妨今日一政未善一民未安而堯
之事隨矣故須廣之就今日言非堯未廣而今欲廣之也
奮庸熙載一直謂奮發有爲興起事功使堯煥被格之勳
益恢張也有能與使宅相咄應亮采惠疇亦一直采卽載
疇卽采中之類下文黎民夷寇草木鳥獸胥于是也工夫
全在亮字謂裁度明白也有提綱挈領之意采明疇順非
所以熙帝載乎薦禹必曰作司空者本其治水稱職見其

堪爲百揆也汝平二句重懸我平水土當開闢計力行工
夫曰使仍居舊職耳府者指百揆之事言卽亮采惠疇也
懋卽勉爲此也錄舊職勉新功不對蓋以司空兼百揆也
司空不更擇人而必使舊仍爲者非功緒未竟之說蓋平
成之績奏之甚難欲保之于無窮非禹不巧故使兼之讓
中有二意相職難堪兼而任之尤難中之難也帝已命其
所讓而又不聽者庭臣貪篇至公成命在先已定且阻饒
失性冠賊姦克職任方殷故不聽也往哉飭遺就職也讓
亦卽懲戒中之意○特書舜見前此未嘗稱帝也禹稱伯
禹繼鯀而爲崇伯也

帝曰棄黎民

節

棄爲后稷主養契爲司徒主教皐陶爲士師主刑在堯時
已然此因禹之讓而甘申命之仍舊職以終前功也此節
申命稷終養民之事厄于饑要活看水初平恐民尙艱食
是聖人視民如傷之心未必果饑也下文不遜冠賊倣此
播分散之也以播種之法教民爲之因天時之早晚辨地
利之燥濕一如教民稼穡之初庶幾食足而饑免養民之
職于是乎終矣

帝曰契百姓

節

此申命契終教民之事不親恩情衰薄也不遜倫理乖違

也惟不親故不遜也教寬選作兩件說必云教卽是寬乃
經生深其說以求異于人至其下筆必不能合教寬而一
之也蓋教者教教之心寬者教教之法與居敬行簡意同
教教不教則視爲泛常開陳或未能詳明人心或未必疎
聽故須教至其教之方又不可拘而畏之迫而凌之要
在漸之以歲月不責效于旦夕示之以優容不董督以威
嚴蓋理出于固有原非外鑄聖人勞來匡直輔翼亦不過
使自得之而已此教道之成契所當終者

帝曰皐陶變夷

節

此申命皐陶終主師之職得亂也與兵犯邊冠賊句指中
國人說不必項籍夏桀者辨行攻劫也賊殺人也在外
爲姦在內爲宄左傳文只作王畿內外說不必如日記云
云五刑四句示以刑流之等惟明句示以用法之要服就
流居乃一定之法非是說要如此重在惟明上克允非以
効言惟明而後能使人信服見不可不明也五刑是冠賊
姦宄之不可宥者五流是冠賊姦宄之有可議者三就見
輕重之有等三居見遠近之有等至於用之之時必須明
明者竭精斷鞠稽貌察情無辜者不至于濫入巧倂者不
得以倖免當刑則刑而刑者又不失乎輕重之則當流則
流而流者又適合乎遠近之宜這等明白一毫無所差錯

乃能使人信而服之誠曰克己至于克己則冠賦衮冕庶幾革心向化而蠻貊亦不足化矣

帝曰噤若予工 節

此下五節皆新命虞工不比百揆故泛咨之此節求共工之官百工技藝莫不有至理存焉工藝中度服器如式不作淫巧順物之宜所謂若工也諸卽順字順理則不乖故曰諸垂之巧思正順理之巧故以共工命之

帝曰噤若予 節

此求虞衡之官若者順其生理長養之愛護之非其時林捕有禁及其時取用有節是也虞者度也以其能度物性也工有金工木工等而共工爲之長虞有山虞澤虞等而益爲之長烈山澤不必用入益皋陶之子

帝曰咨四岳 節

典禮重事故咨四岳而命之然特咨泛咨不咨亦無大閑係不必將來繼擾有能者不但知禮之文直能探禮之本三禮祭天祭地祭宗廟也夙夜二句示以交神之本一氣說下交神在心清工夫在寅直人之交神一心而已若斯須放縱則邪念乘之靈臺丹府汚而不潔一膜之外皆不相閱况幽明之隔能相感通哉故必自早至暮雖非祭祀之時常存對越之敬凜然肅然不使少有私曲奸其間則

此心潔清一私不染可以交于神明矣實直者工夫清乃其效也往欽中亦包實直清意

舜曰夔命汝 節

此因伯夷讓夔而命之典樂可以典禮必能典樂可知故不咨命之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適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欲其預教樂所以教也直溫四句俱以樂貫正是教之事言志以下則原作樂之本及感通之妙以見樂之可以教胄子意蓋直者無回互隱伏必須從容和厚乃不徑情迫切寬者襟度弘遠能有容然不莊嚴都無筋骨鮮不爲關茸縱弛之寬故會自其缺少處以樂輔翼之剛陽德也

南書曉訂 卷十 四十一

奢屬自強而威稜不欲將暴屬恣肆人或受其虐簡者奢事不爲瑣碎而一切煩文都捐寧無玩物輕世故當自其流弊處以樂禁防之詩言三句言人聲所由生律和句言人聲所由和尚未被于樂至八音纔是被于樂樂本于詩詩本于心志者心之所之也心動于中不能自已乃作爲詩或有所好惡作詩以美刺之或有所悲愉作詩以宣洩之皆所以言此志也有言則必歌之永者長也言之不足又長言之咨嗟詠嘆之中而長短之節隨吾聲而發焉所謂歌永言也歌有長短而官商角徵羽之五聲其清濁高下卽附于此永而生焉所謂聲依永也歌聲極長而濁者

爲宮極清且短者爲羽而由宮以下由羽以上可推也聲與歌一時齊出非有大第故曰依永律謂十二律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而吹之爲黃鍾之宮因制十二筩是也人聲有五信口維出未必能成文而不亂太高或入于燕殺太下又入于啞緩未能得其中聲故必以律準之使其受法亢者抑之墜者揚之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由是被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間而作之爲樂則見其諧和矣無有失次而不和者矣秦者當高而下當濁反清損益失宜陰陽紊亂也不奪倫卽克諧一正一反之意不取純如嫩如之說奏之郊廟而上帝歆祖考格神之和也

尚書曉訂 卷十 四十二

奏之朝廷而群后讓康尹諧人之和也聲樂感通之妙至於如此豈不足以教胃子哉○單出爲聲聲成文爲音或曰在人爲聲被諸器爲音官聲出于喉商聲出于喙角聲出于舌徵聲出于齒羽聲出于唇按韻書訣云宮舌居中商開口張角舌縮却徵舌點齒羽撮口取○子黃鍾寅太簇辰姑洗午蕤賓申夷則戌無射爲六陽律丑太呂卯夾鍾巳仲呂未林鍾酉南呂亥應鍾爲六陰律陽律生陰律爲下生陰律生陽律爲上生十二相生至仲呂而窮其數不行○五聲論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相生之序則爲宮徵商羽角官屬君商屬臣角屬民徵屬士羽屬婦

○按五聲相去一律則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遺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謂之變宮又自林鍾而下有半聲自蕤賓而下有變律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蓋律呂之數往而不返黃鍾不復爲他律役至仲呂而窮故也

帝曰龍朕聖 節

納言之官作天子之喉舌因伯夷之讓命龍爲之讒說諧人之說也其說能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善人君子之行被所傷敗故曰殄行且虛張失實妄誕不稽使人聞之眩瞀駭愕故曰驚師害治莫此爲甚所以可惡命汝作納言

尚書曉訂 卷十 四十三

以防之凡聽下言以納于上受上言以宣于下讒人每乘此際以行其奸故自夙而夜不可不仔細詳審以求其信若命令若政教審必出于宸衷而無小人夤緣假托若數奏若覆逆審必出于下情而無小人詐僞誣罔方爲允方可出之納之夙夜二字不作勤意乃不可踈漏之意允是震實之謂非當于理也敷奏字易明復如今復命逆迎也迎上之旨而陳之故亦曰朕命允而出則矯僞無所托允而入則邪僻無自進何能殄行驚師哉如後世片紙出自官中而外庭莫辨上官禁之書詐也而寄命大臣不得自安皆坐出納不允故也命有出納而官獨以納言名以納

該出○按以上九節先擇相次擢數次敷教次明刑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然後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而終之以去讒泰已無爲之大畧見矣

帝曰咨汝二十 節

既分命之又總告之講此要顧前十一節意四岳止是一人欽亮一直說時杜靜臺曰是也陳大猷曰敬以趨時從陳說亮前解作明此解作相對天說耳講中入明字意更可工曰天若天秩天序天命天討人君之事莫非天也三十二人或總內治或總外治或提其綱或理其目必敬而及時以相之始爲不負于天耳相天卽所以相君

尚書晚訂

卷一

四十四

三載考績

節

四百四

上嚴治人此立治法乃維持人心之具也三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其繁故考其功狀特戒之勉之尚未行黜陟至三考則服歷久而歲月深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定矣故黜陟行焉考績于三載既不失之太寬黜陟于九載又不至于太嚴賞罰明信人人勉于明而勿爲憂所以衆功無不熙廣也豈特此耳三苗乍臣乍叛最未易分至是善者吾得而留之不善者吾得而徙之則亦公道昭明而夷心服也去留惟命亦見黜陟之法得行于彼矣二句以效言而不平分背有類于黜陟之事故帶言之極言法之

教耳

舜生三十徵庸

節

史臣總序舜之始終徵庸自其起側陋膺金薦之時言也在位自其試諸難當居攝之後言也曰三十曰三十有天降大任不遑亨之之意五十載言其歷數在躬之久也陟方猶云升天乃死史記舜崩于蒼梧之野孟子云卒于鳴條計壽百有十歲堯崩而人心思慕舜豈無之此意要識得

尚書晚訂卷一

尚書晚訂

卷一

四十五

四十五

尚書晚訂卷二

明金壇史維璧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附如甫輯

大禹謨

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
謨謀也典記事謨記言

曰若稽古大禹

節

聖人不以政治之盛忘保治之心欲圖治于無窮也文命
蔡傳以聲教四訖貼之就德化說本治水成功來雖曰禹
之功當以舜為主有虞之世天地平成矣府事修和矣文
治所漸蔚為精彩敷於四海如禹貢所云漸東被西訖南
暨朔無不遠矣而禹之心不敢自以為足也於是陳其謨
尚書晚訂

卷上

十

曰后克難厥后

節

此正祗承之謨克難君臣並重不必單重君克字註以不
敢二字解之從心上說然無一段作為何以能勝其難亂
而思治危而圖安此人之常情而居豐履泰鮮不忽焉于
此而夙夜祗懼盡所當為惴惴焉若亂亡之將至此之謂
克也政又二句不平整政所以為民也敏德因政又而化之
速也觀下文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自可想見豈政自政民
自民乎根君臣克難說下又而敏德其功用皆在君臣之

精神心術中精神心術一息不流則舉向所為水火金木
土穀之修正德利用厚生之和或至廢墜而民遂失所觀
感矣故必克難克難者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中間有許多
作為君曰道臣曰職各有所當盡者上下憂勤真足以鼓
動黎民所以政乃治黎民化之神速也二句不作效說乃
者難辭言如此乃能如此正見不可不克難之意○克難
者能其難也君道臣職六府三事可想

帝曰俞允若茲

節

允若茲句起下文語意嘉言三句推克難之效甚大稽衆
四句詳克難之事甚難末句以歸之堯其歉然不敢當正
尚書晚訂

卷上

十

見舜之克難處允若茲轉下申云豈止政又民化已乎未
妄益聽言用賢安邦孰非又民之事而萬邦之寧豈在政
又民化之上乎言路視君心為通塞而芻蕘工瞽皆有一
得克難則必有以博而訪之故無伏賢人視君心為進退
而窮巖僻壤多藏潛德克難則必有以羅而致之故無遺
萬邦見君心為安危而匹夫匹婦願望無窮克難則必能
使之樂樂利利人被其澤而各得其所故無不寧攸字遺
字成字要重發揮俟從上人身上說來乃克難所致最難
得者若要嘉言罔休其在稽衆舍已乎夫稽人易稽衆難
稽衆已難舍已尤難茲乃廣詢博採至其言之善者欣然

從之并形骸體都稱此非忘私之至何以及此欲萬邦咸寧其在不唐無告乎凡人有苦楚力能控訴于上不唐何難惟彼無告如禦家孤獨及一切愚蠢懦弱之人力量少奔說無門最易虐之須指摩周邱與有告之民同方是不唐此非愛民之至何以及此欲野無遺賢其在不廢困窮乎士人聲名漸著登進有階不廢何難所謂困窮僻處荒陬養晦自高深藏不市最易廢之欲使不廢開門以求之弓旌以來之爵位以任之此非好士之至何以及此惟堯能之非惟諉見今以後吾與兩群臣不可不共相勉於克也要點此意時克不必盡效說只說能其事罷了

尚書晚訂

卷三

主

三

益曰都帝德

節

益因舜歸美于堯乃贊堯以勉舜謂堯之克艱本諸盛德也廣運二字一直勿平須在心體上說不可湊治化上去廣如天之覆育無遺運如天之行健不息聖神文武承廣運來變化不測謂隨在而見非聖變為神文武變為文也四乃字正形容不測意文武亦就心上說非制作之文戡亂之武聖者大而化之不思不勉是也神者無方無體不可致思是也武者威嚴在望而戾氣潛消聖武不在干戈也文者經天緯地而英華煥發至文不在粉飾也口氣如云乃為聖乎又母乃為神乎乃為武乎又母乃為文乎分言

之非偏于一德合言之亦不泥于定名正見其妙處小註無迹有象意不取惟德之盛自能克艱而天因是眷之矣庵有四海二句直說下天下即四海奄有其地而為之君正是眷命之實得天如此亦可見克艱之文矣後補勉舜意要緊

舊主贊堯或欲即作贊舜玩上文說來語氣良是而蔡子疑益言為諛侯不從則下文帝德罔愆云云獨非頌詞耶何以不屬之堯

禹曰惠迪吉

節

此言天道感應之理不可証見不可不克艱之意禹陳謨

尚書晚訂

卷三

四

三

責難乃益只將舜稱贊一遍殊不見有自盡意故復發此謂天人相去雖遠而感召毫髮不爽人能順道則天助其順而應之以吉人若從惡則天譴其為而應之以凶殆猶之影響然斷斷乎不可易者見得克艱則吉否則凶以終上文意惠迪從逆推開說不必以克艱為惠迪政又民化為吉或云惟影響不是必然之應乃是吉凶不是外來皆由此出之意細玩不甚相遠陸云惠迪即是吉從逆即是凶則未必然難道聖神文武即是天眷耶

益曰吁戒哉

節

此列克艱惠迪中條件故曰推廣徵戒句作頭下八件平

看是目無急句是儆戒之功四夷句是儆戒之效法度如
禮樂刑政之類皆有個成式無虞之世視此爲陳迹無所
用之物易于廢弛故戒其罔失也逸以身言謂縱于體對
勤字看樂以心言謂娛于情對憂字看逸即遊觀田獵之
類樂即飲食聲色之類罔遊者勿往來于其中也淫溺也
比過字更佳勿沉溺于其中也無虞之世君子多私憂過
計之談人君或以爲不必然而疎之邪人巧逢易親或有
一長表見人君多以爲無所妨而容之所以任不專而去
不果勿二者一也形迹不存譏毀不入終始不渝若一體
然無相間也疑者不決也遲回需忍姑息優容人談其短
尚書晚訂 卷上 五十四

也無怠於心念念不忘無荒于事件件做到此正是克艱
工夫故不但中國服從而四夷且來王功效之大何如哉
禹曰於帝念哉 節
通節作保治說不可以惟歌以下敘成功應無虞戒之以
下詳保治應敬戒說聽惟二句串看不可平對養民兼養
身養心二意水火二句正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此
天地自然之利乃養民之具惟須修之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朝養夕飧資于百穀或有餘則相制以洩其過或不足
則相助以補其窮以興天下之大利所謂修也正德利用
厚生此人事當爲之務乃養民之事惟須和之教他明倫
尚書晚訂 卷上 五十四
理修禮義以正其德教他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教他
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件件區處各得其宜而無所乖
違所謂和也五行不言相生言相尅不必拘隨便言之耳
蔡傳相制相助分明兼生尅言豈聖人調燮五行但有制
而無補耶正德利用亦曰養民者民德不正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民用不利則耕耨之具俱無所資食亦無由出况
居室織紉百凡尤急可不備乎工而兼商貿遷化居亦用
所出也制節謹度是食已足之詞愚不謂然食已足豈不
必生了但節之乎樹藝尤要緊也九者功觀其成而言敘
是不失倫次之意亦只是修和之政一一整頓無有紊錯

便是要與和字有分別和者讀也敘者修理也九功既敘則民享其利而樂其生於是乎形之于歌如康衢擊壤是也至是而養民之政成矣顧始勤終怠人之常情一念怠而向所為惟修惟和者不可保矣必於民之勤于府事者則戒諭而美之於民之怠于府事者則督責而威之一則令其有所慕而益勤一則令其有所畏而勿怠既戒重矣又勸之者蓋慕與畏事出勉強恐不能久不若即其前日所詠歌者比之于樂以寓勸相之用焉蓋動以天機之所自發而不在聲色之間則其力于勤愛由中出匪以慕也其戒于怠惡自內生不以懲也而前日惟修惟和之功得尚書晚訂

卷上

七

三

以久存而勿懷矣俾字主上人言要着力發此皆保治之道益之所謂儆成者也帝可弗念乎王氏義曰政莫切于養民六府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濬滄之濬滄之蓄井之汲修水也鑽燧改火木鐸有禁焚萊有罰修火也卅人掌金錫之地而為屬禁以時取之鎡範而成之修金也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斧斤時入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修木也大司空以土會之法辨物生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以教民樹藝修土也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詔同用凡民之食上四鬴中三鬴下二鬴修穀也水以制火火

以錫金金以治木木以鑿土土以生穀此天地自然之序無恒產則無恒心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綏綏而永未耜而耕金說而農資六府以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于天地三事出于六府而修之和之則在乎聖人

帝曰俞地平

節

禹言養民之政當保舜因歸功于禹地平天成一宜水去故地平地平故天成允治又因平土而治也地平不但水退有我疆我理之意天成非以形體言乃以氣化流行言在生物上見之府有藏聚之意以其為財用所自出也事

尚書晚訂

卷上

八

三

者職業也以其為人所當儆者五行順布百穀時成則府治民性復民用足民生厚則事治允治信其已然之詞承賴者此六府三事萬世之人無不資此以生固將與天地相為終始者正所謂俾勿壞也此允治承賴之功若非地平天成何以致此非乃之功而誰功功即允治承賴之功平成意藏在乃字內功績功勞之說殊覺瑣瑣

帝曰格汝禹

節

此命禹攝位也與上節不相蒙不怠就勉禹說與勤字對看師指民言不入臣與下節民懷民依相應兼舉老則老年在耄期之間也倦動泛說不指典禮命討

禹曰朕德罔克 節

禹辭攝位之命讓于皋陶種德就用刑土詳邁者着力前行
行德如農夫植穀之義言栽培深而滋養厚也德降民懷
作一句用刑之而而慈祥寓用刑之後而刑措成雖刑也
實德也民被其德莫不愛慕感悅懷而戴之正見他可攝
位意念茲茲四句抑揚諄念茲就專舉言或未遍數廷臣名
言就口中言或未發自誠心所推服猶未見其不可易今
念之在皋陶而已舍之更要別求一人無有也亦在皋陶
而已言之在皋陶而已發于中心之誠實亦在皋陶而已
反覆思之卒無能易惟帝當念其種德之功而使之攝位
尚書晚訂 卷二十一 九

帝曰皋陶惟茲 節

舜因禹讓而稱皋陶之功以勉之言外便見不聽其讓矣
罔或句提起明刑二句是用刑之作用期治二句是用刑
之美意協中句打轉聖人爲治不過欲民入于綱常倫理
之中豈欲刑之也哉無奈民不率教故不得已刑之設使
天下無不率教之民則刑罔可以無設矣聖人之心原不
欲用刑而用之時又豈可有毫忽之差乎此意無人識得
惟皋陶能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明者言精當也輕重取舍
不差而因有開諭化誨以刑爲教之意所以得于感動者

出刑入教而相親相愛移成風所謂治也民既率教何
待於刑故無刑也刑明而教弼則治矣教弼而治成則無
刑矣此與聖人起初原無刑民之心始慰矣故日期云一
套說兩期字俱着力協中只是各歸于教意不必死講無
過不及下民至衆豈能皆爲中庸之君子而堯氏很發協
字乎協中之功是汝明弼致之也慈者當成功之後勿替
初心非勉其未至之意

皋陶曰帝德 節

帝以協中爲皋陶之功皋陶不自居而歸之帝德罔愆一
句作冒下十句正罔愆之實也寬簡刑實開說爲長下與
尚書晚訂 卷二十一 十
衆皆指民或以下字屬臣不取簡寬要說得細若曰不煩
瑣便是簡不刻核便是寬則漢高之約法三章除秦苛法
漢文之柔道致治清淨寧一可爲舜之寬簡乎舜之簡乃
執一實以御百虛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非止是省其科
條云爾也舜之寬乃乾元之覆冒無外聽祥生長養于中
江河之茹納無遺任庶類游泳于內非止是寬其督責云
爾也罰弗及嗣惡惡之短賞延于世善善之長嗣且弗及
豈肯及世世且遠延嗣可知矣過誤所犯雖大必有況小
者乎不忌於犯雖小必刑况大者乎罪已定矣而法似太
過還當減一等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法似不及還

當加一級則從重以賞之宥過者直赦之也此人直赦之不可罪疑者從輕與也此人從輕與又不可介在可以殺可以無殺之間殺之則人不辜不殺之則我不經二者斟酌不定與其陷人於不辜寧自失于不經二句極形容聖人不忍之心袁云不幸與無辜異無辜者無罪也不辜者不當罪也亦是又云失出非常事故曰不經愚謂情詞之所犯無這等一條律比附得來要減等又無處減起分明是疑刑乃從直赦此非常法故曰不經也合而觀之從重即輕寧出毋入哀矜惻怛之衷與仁愛忠厚之意隱隱可思天之大德曰生帝特好之所謂好生之德也是德也出

帝曰俾予從欲

節

講此節要得申美之意從欲風動一氣說休字即是風動

登四方鼓舞于德教之中休孰加焉不必推高一層俾予中藏得明刑弼教意但不可露欲者欲民協中罔干也從欲民果協中罔干也孔子曰從心所欲是也天下鼓萬物者莫疾于風無影形而四達康草遭之靡然而從孔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是也極形容過化存神之妙惟乃之林若曰非予之休由乃明刑弼教故致此耳

帝曰來禹澤水

節

帝又敘禹功德之盛申命之攝位成允莫與爭功丕續一類勤儉莫與爭能懋德一類成允者所係陳決川濬濬之言鑒鑒可據後來施行克剛所言非說得行不得也成功者地乎天成府修事和當考績時其所建立歷歷可紀非績用弗成也這樣功造生民之大命開萬世之太平前此後此誰曾有之故曰惟汝賢常人處成功之後多有盈溢怠惰之心汝又能動于邦文命敷而祇承土功度而躬服萬邦又而思日孜孜非勤而何克儉于家飲食則菲衣服則惡宮室則卑非儉而何滿假繁瑣說不滿不自足也其心常虛不假無已時也其心常惕假乃寬假之假非虛假之假凡人當功成後逸心易生必且放寬一步而高不然所以為尤難這樣德群僚中誰得而伯仲之故又曰惟汝賢有能而矜恃功而伐人之常情孰知矜伐者忌之嫉而

爭之府也汝于此又能善處之負克勤克儉之能方且退焉若愚不敢挾之以自多惟其不矜也而天下于是乎拜下風矣樹成光成功之功方且欲焉若虛不敢張之以自大惟其不伐也而天下于是乎遜俸烈矣何爭之有惟字極有意味訓惟字作雖字者非不爭主衆人心服說不重禹之功高能著上蓋天下共囿于功能之中而無可爭也懋德嘉績也當推開講不可死粘上文汝賢莫爭之語亦不必以臯陶來相形非聖人渾然口氣

人心惟危

節

舜將以天下傳禹乃并以治天下之法傳之人心道心非尚書晚訂
有兩心只是一个人心自是不可祛除若無人心更從何處討个道心人心亦非是不好的如口之欲食人心也朝饔夕餐難道可廢此食之得正者也餽嗟嗟來則私矣如目之欲色人心也男女居室難道可廢此色之得正者也桑間濮上則私矣但要有所發如何危者險也言其容易引誘容易發作如登崎嶇之途稍不堤防則墮落坑塹軀命不保莊子所云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微者細也又隱也言其杳冥難尋馳逐莫定如死灰殘照且明且滅如平旦之氣幾希而帶于旦晝堂下之仁甫動而晦于與兵是也要使危者安須從險途回身歛足轉入康莊方纔安

穩要使微者著須將此餘蘆噓使復燃培養噴充直至全體昭灼方繞著明精者從欲中辨出个理來如沙裏淘金一者守定一个理在此更不使纖欲參入其間如真金不入以鉛錫有至純至定之意一卽是中惟一故能執中工夫全在精一執中處無工夫中雖就用上說亦要根心來允信也乃決然之詞非允恭允塞之允

或問心一而已而有人道之分性何以不可分余曰孟子道性善而味聲色臭安逸未始不以爲性也仁義理智天道則又以爲命中有性也何嘗不岐而言之耶性也之性亦從其發于人者言之也命也之性亦從其發于道者言之也必如此而後論性爲恰當若曰性一而已矣則非惟孟子矛盾而孔子相近不移之說悉非矣

無稽之言勿聽

節

治天下之道在執中而所以保護此中又在聽言處事得其要言稽于古方不失先民已然之中無稽者繫空杜撰議論不徵于往牒則爲一人之私言而非千古之確論聽之不惟長利口之風且至債天下之事矣故戒勿聽也謀詢于衆方能合人心同然之中勿詢者偏見獨是裁度不酌于輿情則爲一人之私謀而非朝野之公是庸之不惟啓專植之門且至基無窮之禍矣故戒勿庸也勿聽勿庸

以妨政害治爲中道累也言謀俱就人說俱入中字講成云不必入中豈天下之理更有出于中之外乎此正帝疑問執兩端之心法言不苟聽謀不誤庸安往而不允執其中乎上守此中示以爲治之法此護此中示以害治之戒

可愛非君

節

此告以君民相須當盡治道末句夾言攝位之命不可辭也首句妥體口氣講何戴守邦正詳所以可愛可畏之意欽哉句一氣說下慎卽是欽敬修卽是慎俱本上文二節作骨不必寬說謂天下何者最可愛非君乎何者最可畏

尚書晚訂

卷上

十五

非民乎君至尊尊則可畏不言畏而言情何也民以君爲命非后則強凌衆暴莫相統攝將何所奉戴此其所以可愛也民至微也微則可忽不言可忽而言勢何也君以民爲守非衆則衆叛親離子然孤立將誰與守邦此其所以可畏也戴只是作主錮強暴不至相害之意不必說到周邱饑寒處欽慎者居可愛之位當兢兢業于君道之難盡臨可畏之民當戒懼于小人之難保也然慎之道何如從吾心所願者敬修之而已人之良心孰不好是懿德而所願乃有可此正所謂人心道心也擇道心而欲之從吾好而修之精一以執其中循繇以防其害精神所到功力卽加

如是則無不善生于心嘗于政業願已愜君道已盡民生康寧而君祿亦永綏矣倘君肆然于民不知敬修君道失而能保其民未之有也民不保而能享其祿亦未之有也四海困窮民失所戴天祿永終君罔與中正關愛畏意言到此則不見其可愛而深慮其可畏矣惟口句見不可多口之意起下文不再之語耳

禹曰枚卜功臣

節

帝所言人事已盡禹乃以天命辭之意天命或別有所屬也枚卜人人而卜之如履吳夔龍伯益夷禹等皆是曰功臣便包得德宇訓是爲後者後昆之義也官占之法有個

尚書晚訂

卷上

十六

次第以自家爲主次及人次及鬼神故先斷以已志之可否則後命於大龜決其從違朕志先定懋德嘉績是也詢謀僉同莫與汝爭是也鬼神依卽龜筮從非兩事玩口氣想已卜過俱主攝位說習吉蔡傳云卜禹已吉不消再卜夏氏云卜汝已吉豈有更占他人而吉兩說稍異俱從卜過說若說未曾卜過到底說不來固辭只是堅執不從之意或別有一番推託若曰猶然罔克枚卜云云不已贊乎惟汝諸言再無他人代得諸非諧和之語謂其宜也如云盛德大功曆數已有定屬人謀鬼謀幽明舉無不從他人其誰堪此

正月朔旦

節

禹不能復辟乃受攝位之命于帝堯之廟必于正月朔日者體元居正也神宗決然是堯不待引祭法為証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堯終其事而舜受之堯一無所與受命者但受居攝之命未必盡終所事也如征苗之命猶出于舜蒼梧之狩舜猶行之可見此二句是受天下于人必告其所從受下二句是受天下於人必循其所嘗行率是總臨之意崇體統也率百官則總朕師可知若帝之初授故事也只觀象祀神觀臣三事不入巡守此見授受同一道先後不殊禮

尚書晚訂

卷十

十七

帝曰咨禹惟

帝曰咨禹惟

節

此乃禹攝位所行之事當時海內外各邇有功惟苗梗化故命禹征之濟濟指諸侯說蠢茲至伐罪示以征討之意爾尚二句期以克敵之功昏迷句惡之源侮慢四句惡之流民怨天怒承上說以上照經文通遞說下不必分處已待物行政用人奉辭即惟時二句之辭心不一則疑二力不一則退縮皆敗道也有勲不必誅之率教便已

三句苗民逆命

節

禹征苗以師臨之三十日苗恃其頑猶不聽服時益從禹出征乃贊于禹曰今日伐苗與其服之以威孰若化之以

德獨不觀德有感通之妙乎天至遠矣惟有德之人馨香

發聞薰蒸透徹可以感動雖寥廓之處無不至焉德足動

天可弗修乎然修德之道莫如戒滿而崇謙何者有滿有

謙者陰陽之氣滿損謙益者陰陽之理也如日中則昃月

盈則虧物極而必返其損也若自此招之而使來剝者必

復穉者必老由微而至盛其益也若出于此之所自受是

乃盈虛消息之理自然而然不可易也天道且然況人事

乎吾觀帝也特謙道以事親而受益固無方矣帝初耕于

歷山往于田以不得于親之故日呼旻天而泣于其父母

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

尚書晚訂

卷十

十八

帝曰

之慝敬其子職之事以見替賤憂然有莊嚴戰慄之容

誠孝如此故替賤雖頑亦信而順之帝不敢以已之孝為

已至而呼號引咎供職小心謙孰加焉頑嚚之父母卒至

允若益孰加焉於此見德之足以格親而天可知矣神也

者天之所以效其動者也誠至則吾心之精純與鬼神之

靈爽亦且潛孚默契洋洋如在矣矧茲苗頑亦人類耳豈

有動之而不化者乎是已非苗輕試威武母乃有滿心焉

苗之逆命固其所也曷亦反而自修其德乎斯言也廓然

天地之量冲乎川谷之虛固鳴謙之盛德而昌大之格言

也禹拜而俞之遂班師整旅以歸而遂命于帝焉帝乃大

布文德仁以漸之美以厚之禮以陶之樂聖德之盛其感武專尚教化視音之文德若增而布焉其於苗之逆命與否殆相忘於覆載間矣當此國家開假之時執干者舞于賓階執羽者舞于阼階太和之氣融洽交流而苗之格也適當其時回遡班師之日不過七旬耳德之感召抑何神哉夫臨之以兵久而愈抗化之以德不久而來此非謙之果足以受益而德之感通遠乎

動天至矧茲句舊主惟德二句做一頭下以天道人事鬼神分三項推明不可不修德意段段後邀苗殊為破碎今玩文勢乃是一氣說下而意自殊聯也動天弗屑言德之尚書晚訂

卷上

十九

當修滿損謙益言修德之事在崇謙戒滿舜事親一段復即帝之以謙受益者驗之而因推極于感神以終動天之語意感神與動天正相照顧矧茲句單承感神而亦不失為通承蓋以此句作結局也惟德句不入偃武意更渾然動天就眷顧上見之遠即天一宜說滿謙只借天道以形人事故只以陰陽之氣言天道則陰陽之理也號泣于昊天于父母言呼天而泣為父母也或云呼天亦呼父母亦無妨旻慙也謂已可慙也負罪引慙歉然真有自怨自艾意正其不敢滿而自謙處子職必有事故云祇載允若正其益處謙果可以受益信乎德必可以動天故又以至誠

感神決苗之必可以德化也血脈港賁諸書開旋人自不思耳感神不作祭祀時說誕敷舊云大舜之德豈有不敷只不事威武便是太惠觀國回機然聖心無窮將施濟衆常以為病德已至而益修文已適而益布豈無增益之理干以象武舞于賓階羽以象文舞于阼階此皆是文舞乃虞廷常儀不可以為文德之實亦不可云因此而格苗乃會逢其適耳七句從班師日計起用兵伐苗強其服也故三句以為久還兵修德焉其逆也故七句以為速○動天孔疏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孔義曰修聞文教不復征伐于羽用之於舞不用之於敵故以為敷文○益從征而贊還兵似乎阻撓玩冠而禹即班師禹無功而竟振旅似乎違制專擅而舜即敷德退哉君臣合德上下無猜今不可復觀矣

皋陶

首節言迪德之本在修身次節推迪德之要在知人安民九德三節詳知人之事天敘二節詳安民之事末節贊其力行也

曰若稽古皋陶

節

皋陶陳謨欲帝迪德而推其本于修身言能修身思永而

親賢遠邇一以貫之矣。迪德二句泛論其理。言外勉舜德。含下文仁智意。勿露允迪。非浮慕之實蹟。履之故曰。迪非強行之中心好之。故曰允。謨以陳善言。弼以匡失言。明諸一說。就君說。謂君能迪德。則智足以辨仁。足以容臣。有事而獻謀。能洞悉其肯而無疑。臣有違而獻規。能深契於心而無忤。蔡傳就臣說。謂君迪德。則臣知君樂聞善而披肝瀝膽。以矢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又諒君喜聞過而互相調和。以救正。以秉濟剛。以可濟否。二說俱可。慎修思永。正是迪德工夫。慎字修字思字。俱要發人君一身家國天下之本。四海之儀刑萬世之遠猷。俱係焉。不慎不修。或時作時止。則化原不端。何以臻化理哉。慎字仔細防檢。約此身于規矩準繩之中。修是好處。不足則修而補之。過愆加身則修而去之。竊下文智仁意。講爲得言行二字。殊無謂。脫去乃高人心之官。莫切于思。一念不存。前功盡棄。故又思永也。惇欽三句。承說不用工夫。乃慎修自然之功用也。惇敘串情誼。相親中而次第然。不紊屬翼勉力以輔佐也。蓋明君在上。正雲龍風虎之時。相與奮庸也。由是觀之。以親親在茲道。以尊賢在茲道。而豈特此哉。由邇而可以遠。亦在茲也。親最近也。親其親。合天下各親其親。賢與吾終日相周旋。亦近也。賢其賢。合天下而野無遺賢。是天下蕩

尚書晚訂

卷上

二十一

二十

平亦只在此慎修思永耳。豈有他道哉。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眼目。雖好而以廣明之。異爲國治。予心終未安。故前謹避之。

皋陶曰都在知人 節

前慎修中已包有仁智在內。特未說出此方實言之。故曰推廣其未盡之旨。人主一身賢才所待用人。不知則邪正淆而用舍顛倒。何以迪智之德。要在知人。如未用而辨其品。既用而當其才是也。人主一身又蒸黎所待治民。不安則膏澤屯而邦本不固。何以迪仁之德。要在安民。如敷教以安其性。敷政以安其生。是也。知安意俱顧下文講難字。就帝心上說。知人以下推其所以難也。知人即是哲。安民即是惠。不必落下一層。哲是心之明徹處。如日月懸于中天而妍媸枉直。莫能逃遁。自能量才而授之職。度德而定之位。而有人始無不當。如下文三德爲大夫六德爲諸侯。各稱其職也。這等知人。人豈易知。惠是心之慈愛處。如雨露霑于庶類。而生養安全。無所不適。或以和民之衷。或以動民之感。而懷念自不能忘。如下文志孚于惇庸之後。天融於懲勸之深。是也。這等安民。民豈易安。此兩段言仁智之能事。本難而兼舉。尤難。若能哲而又惠。其功用豈淺鮮哉。三凶不必說到已化了。只說不能害治。便罷。俱承哲惠

尚書晚訂

卷上

二十二

二十一

二意來賢俊克庭民心太和黨者自黨其誰入其群頑者自頑其誰被其毒伎者自伎奸者自奸其何能殄行而驚師何憂何憂何畏之有智仁功用其大如此帝堯曰吾猶病諸豈不甚難哉此非爲舜談望舜勉于難也孔氏訓王爲伎王氏訓爲包藏禍心蔡傳因之日記曰孔說爲長不及絳禹爲親諱也

臯陶曰都亦行 節

此下三節總言知人之事此節言欲知人當察其行事之實總而言之德見于行凡有九種焉然總論其人有德又不可以一節槩其生平以襲取信爲篤實必即其所歷履

尚書晚訂

卷二

二十三

臯陶

者悉而數之曰斯人也有某德斯人之德有某事某事爲可信驗方得觀人之法或以下文有常即采采非是采采是計其數有常是計其時也九德據已成地位言之寬是德果是寬中自然美處非恐寬之偏而尋個果來濟之也餘倣此寬者易疎濶果者嚴密也寬而又嚴密不失之縱也柔者易頹靡柔不立鮮不爲鄉愿之同流合汚矣柔能卓立不失之懦也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多朴野無文故言恭治舞曰亂人之才過人多恃才而傲物故言敬馴擾與柔愿相似當有辨柔與剛對愿與浮誇對擾與躁動對擾乃有雅度之人昔人稱劉玄德有度而達便擾而不

若穀果決也徑直乃又溫和不峻厲也簡者每每弛廢如子桑伯子是也故要有圭角色厲內荏此爲不塞之剛其缺言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故剛須篤實暴虎馮河死而無悔此乃不義之強故勇在合宜剛以性言氣質所發不塞則客氣也強以志言立意如此執拘自是如王安石青苗手實之法不顧人言不察物理便是強而不義又剛就無所屈撓說強就奮發有爲說塞以心言義以事言九而字與教習子語意不同彰非晬面益背謂見于行應上行字常是始終如一卽下日宜日嚴吉卽下浚明亮采此節未便是用人言其所當取者在此等人也

尚書晚訂

卷二

二十四

臯陶

日宣三德 節

此言官人之道而併及其效首四句泛言常德之宜於用未然事也三德六德所謂彰也日宣日嚴所謂常也浚明亮采所謂吉士也宣明也嚴畏祇肅也畏肅總是敬宣亦嚴嚴亦宣互文也亮采亮有邦之事也不言夙夜省文也要得隨事宜嚴方與采采意合日宣日嚴要得益著益謹意此正是有常非進其所未至也沒明亮采指邦家之政事而以氣象分大小三德多寡不同各宜於用則九德或得其八九或得其二三皆宜于用可推也翁受句極重正是能官人處翁受者不論多寡凡德皆受不求其備是未

用之先敷施者職有大小凡用皆宜不拂其材是既受之後一串講九德二句亦不平際頂上句來兼收不遺又需使各當則自一德至九德莫不各以所長見之於事凡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無有遺于野者矣咸事者皆得自效不但三德事有家之事六德事有邦之事也在官者布列庶位不在野也咸事即在官九德以德言俊又以人言不可以俊又爲才事言其職如浚明亮采官言其位如諸侯大夫惟咸事故在官也師師句與惟時二句不可平亦不必串只散說去師師虛撫辰實也同官則曰僚任事則曰工師師者左觀右刑前作後述有合尚書晚訂

卷上

二十五

二十五

之有或六德之所無精神相感職相親有者無致辭于無而無者不以忌乎有多者不以病乎少而少者且樂資其多詳此是師其德意看來師事師德無兩樣

一 無教逸欲有邦 節

此節前戊辰會墨兩平板對決不可用矣近來諸家欲申說而未得指歸愚謂此節專主無教逸欲一句上文言盡官人之道斯有其義之續此承言要盡官人之道當自君身上始蓋君源也臣流也未有取人而不以身者無教句與天工句相首尾之詞夫官人當則厥績疑矣顧疑庶績在庶官而官庶官者君也載采以得之俞受以敷之而逸尚書晚訂

卷上

二十五

二十五

欲以導之其如官人何慎無以逸欲教有邦

業業危懼惟圖一日二日之萬幾可也君者邦之表也而有邦又庶官之表也君教逸則有邦逸而庶官教之莫不逸君教欲則有邦欲而庶官效之莫不欲至乎逸欲過庶官而浚明亮采非三德六德之英百僚百工亦無相師趨事之美而厥職曠矣君人者矜期衆職之修者何可使曠哉何也萬幾天之工也庶官天之吏也天工代于天吏雖日月以宣嚴猶恐一日二日其變無窮而基莫之致之禍雖及時以撫展猶懼萬幾紛沓其端難測而有不及事之嗟其容以匪人曠之乎其容以逸欲教之乎欲求仰不負

乎天工須當俯無虧于身極斯之謂知人能官人也已
上行下效謂之教逸欲只照註反勤儉或云逸是遊晏之
類欲是聲色之類獨言邦舉大以包小也就兢戒詞業業
危詞兢業二句一氣說猶云兢兢業業於一日二日之萬
幾也幾易曰動之微也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
微則難察况時漢來多察之尤難毫忽有差便至召孽
連禍奈何可不戒懼而縱逸欲幾只就禍患說也罷一日
二日言其至淺馬融云猶日日之意無曠緊頂說康官即
諸侯大夫及百僚百工無曠者官非其人猶無人然天工
卽萬幾

南書

卷三

二十七

禮

天敘有典

節

安民之道不外教與政而已天之生人與之以五倫五倫
皆常道故謂之典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序別信之于
兄弟夫婦朋友有一物必有一則都是天合下派定在那
裡不由人爲故曰天敘天敘之而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
有時而薄其立之條教以正我五典使之醇厚蓋曰我者
君主師道民之典卽君之典也下句倣此就五倫裡面有
許多儀文體統之崇卑服用之隆殺各有差等不紊亂此
乃天理之節文自然如此都是天一一品定的不假安排
故曰天秩但人情怠玩丹之多不能久其立爲法式以由

我五禮使之有常哉自由也由用也由孔疏此典禮卽天
所降於民之衷主之者君輔之者臣民裏不和則不親不
通成其風俗成其教化必當上下一心同其實焉精神流
注而不敢忽協其恭焉振作時勤而不敢荒于以和民之
衷哉和者其情則親而不乖離其文則整而不乖錯而我
所停庸者與上天秩敘之初無異也全典禮者爲有德天
道福善有德天所命也則制五等之服以五章顯之哉五
章自九章以至一章也五章因其德有多寡以爲服之尊
卑也停典禮者爲有罪天道禍淫有罪天所討也則制五
等之刑以五施用之哉五刑自大辟以至墨則是也五用

南書

卷三

二十八

禮

因其犯有大小以爲刑之輕重是也一賞一罰乃國家之
政事主之者君輔之者臣實不稱德罰不當罪是爲失道
民不勸懲其上下勉力懲之哉懲之哉懲者服可頒不敢
係吝而尤必期于稱德刑可用不敢姑息而尤必期于合
情而我所章用者與上天命討之公無異也敬以敷教則
師道立惠行于教之中而民安懲以修政則君道立惠行
于政之中而民安則必懷可知已
秩敘命討等句皆泛論其理工夫全在和衷懲哉處天敘
非次序若天所分派定的天秩到是次序意著天所品定
的前講明典主恩故欲惇禮主文故欲常實以心言

言畏于小而敬於事也不必俱主心說寅恭和豫
一氣說下衷即典禮和即停肅曰衷者由中之物不從外
得也勉之又勉欲慎之至也○按周官司服公服衮冕而
下九章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孤
服絺冕而下三章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士服皮弁無
章數

天聰明自我

節

時君皆知敬天至于民無忽之殊不知民就是個天更
無兩般此所以當安民也天無耳目而最聰明人有善惡
無不聞且見之是何故無耳目而以民之聰明為聰明民

尚書晚訂

卷二

二十九

三十三

所共聞即天所聽民所共見即天所視也天無好惡而最
明畏善者必降之福惡者必降之禍是何故無好惡而以
民之好惡為好惡民所共予天即福之民所共棄天即禍
之也此可見天無心即寄于民之心民有心即達于天之
上不可岐而二之有民社者其敬之哉寅恭于民衷之和
勉力於命討之當期于民之樂見樂聞有好無惡可也聰
明明畏只泛講為是以典禮屬聰明以命討屬明畏大非
兩入之亦不可達于上下重在民達天一邊敬者敬民也
有土只指君說

皋陶曰朕言惠

節

運節以知人安民事入議則順理可底行不是空說
帝之行也可續則不但可行知人之言行則九德事而庶
績安民之言行則民心懷而邦本固有功于治道非淺
鮮也思日贊贊內亦此意贊贊所助非一事也又曰贊之
不已也兼之贊而治成則流死歸無哀和政懋不居功而
功不得掩矣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伏
生此篇合於皋陶謨

帝曰來於汝亦

節

尚書晚訂

卷二

三十

三十四

汝亦昌言承知人安民說來思日孜孜思字意味深長最
宜細玩禹謂言在口思在心天下之治與其托之空言不
若勞之念慮之為得也如此說為妙而時俱云皋陶陳謨
已至此外不復有言似覺短窄孜孜不忘所有事也日夜
夜由一日而日日由今日而追思往日有勉不敢寧居
之意能思日夜孜孜則無言可也洪水三句言治水之由予
乘三句治水之始事予決四句正治水之事懋遷三句治
水之後事節節有个艱難意四載舟車不必解輶板置泥
上以通行也標蔡傳鐵錐置履下孔疏謂木牀人舉以行
鮮食何必說烈山澤所得採捕漁取民時時可為之益特
導之耳川以海為都也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使水之大

者有所歸畎澮田間水道旱則蓄水潦則洩之以川爲脈
絡者也次澤畎澮之水以距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洩暨稷
播者隨禹功到處有平土便行播種不待水土悉平也此
時穀食尚艱難故曰艱食庶字指民註指鳥獸魚鱉不必
拘因其艱食仍進鮮食以充之暨暨稷見非一人一手
之力都是艱難之意慈是禹勉民遷者轉徙之意化者通
融之意居者近水居魚鱉近山居鳥獸材木徙其所有者
於所無之處以相資也慈民二句承水平慈遷來二句不
平作又又承乃粒米萬邦指諸侯之國不指民言又就治
功說作又者揆文奮武政修教行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

尚書曉訂

卷十

三十一

是也乃者難詞如此如此乃得粒作者方輿之詞前此未
有也要模寫其艱難言外又要得孜孜以保之之意若曰
躬之以八年之勞濟之以二臣之力不知費多少工夫方
得至此而可忽處之哉禹不過將治水本未詳敘一番皇
陶卽以爲昌言小註所謂不陳謨而實陳謨之大者師兼
君臣說視乃粒之民猶然阻饑而孜孜以愛養視作又之
邦猶仍墊溺而孜孜以迪功師其意也

禹曰帝都慎乃

節

此正孜孜之事慎位者視民粒猶饑視邦又猶亂而不敢
以易心乘之內慎于心以防非幾外慎于事以防妄動要

暗竊下文意講安止以下又推所以謹在位者安止幾康
諸說紛紛今後學無所適從其借釋談以明經者斷不可
從矣其以存心處事分者隨林氏云上句從心說出事來
下句則防之于事分中有互言意申亦主之或又分動靜
說謂安止是靜存工夫幾康是動察工夫或云安止只就
應事上說俱未妥日記以安止兼動靜下句專重幾字而
以康字套幾字內說謂人心有動靜寂然不動安其止也
感而遂通物各止其所亦安其止也幾者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公私邪正廢興存亡皆係于此于此看厥有所差便
幹轉了便自物物有個定止幾動不差然後討得安穩康
是事理之至當人心穩穩處也此說精密可玩蓋止只是
一個至善之理原在吾心故曰汝止安字只把人心惟危
來看便明至善原安而以人心攝之所以此中机樞不安
了安之云者一念常惺所謂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是也如
此則人心退聽泰字常寧靜亦定動亦定矣顧止之安不
安每從念頭初動處分界此正善惡開頭聖狂路口最爲
喫緊於此不審便蹉跌了故必審之於幾審之不是便力
杜力挽由此念而應接自然恰當安穩惟康亦只從幾處
省其康與否以得所爲康非惟幾之後又省康也若事已
成而省亦無及矣惟幾是舉念時審其是否惟康卽從審

尚書曉訂

卷十

三十二

是否時省其安否此又從安止中抽出言之弼直兼格心
正事言内外交修不可平對至應侯志一直講溪志見不
應之必然也動就政令禮教說不應者聽受之同如卜筮
之乎桴鼓之否侯志謂靜以待命如君志欲厚民生而民
先自樂生興事不待勸相之已加君志欲正民德而民先
自遷善敏德不待章程之已布也下而得民如此以内外
交修者明白受上帝之報天其重命而用休美申命只是
重疊之意不必說已命爲天子今又保其位爲申命凡錫
福降祥俱是孔疏云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不一而足上而
得天如此吾之止卽民心同然之理故動而大應吾之止
卽上天所賜之理故受而申休安止三句慎位之道惟動
三句慎位之效

帝曰吁臣哉鄰哉 節

帝感于弼直之語乃詠臣職之重臣從弼字生來鄰從直
字生來以格心正事入講要得反覆詠嘆意勿着力或謂
臣必當鄰必鄰乃可爲臣則是戒勉之詞非詠嘆矣謂布
列庶位者臣也豈爲具官以格君心在事以正君事在是
臣哉其我之鄰哉又曰左右輔弼者鄰也豈必他求以格
君心惟臣以正君事惟臣鄰哉其在我之臣哉弼直之義
如此其重乎禹卽命之蓋有合于弼直之語也鄰字之義

其言深長花氏曰鄰近也未盡有夾輔介助同進合志之
意

帝曰臣作朕股肱 節

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鄰者相比而居猶有間也股肱耳
目則與君同體尤更切矣左右以教說宣力以養說明聽
分禮樂說左右有扶持意扶持非手不能故屬肱宣力有
達遠意行遠者足也故屬股左右有云使不失教資汝以
翼明倫興學敷典和則是所以翼也宣力四方使民不失
養資汝以爲分田制里勸課農桑所以爲也古人之禮取
象于乾坤而衣裳之制與焉日月星辰之照臨山之鎮龍
尚書曉訂 卷十 三十四
之變華虫之文六者繪而畫之於衣宗羹之孝 宗宗廟也
羹之酒刻虎雖于上有虎羹雖羹取 羹之素火之明粉
其孝者取祭祀之孝非虎羹之孝也 羹之素火之明粉
米之養黼之斷 若斧 善惡有辨也 六者絺而繡之
于裳以五采之物彰施于繡帛以爲五色而作上衮下裳
之服 朝服也 觀中有三意觀其取象之意觀其裁制之規
觀其尊卑之等汝爲我明之德隆則服亦隆德殺則服亦
殺上無容贊下無容濫貴不至偏賤不至踰此之謂明也
古人之樂以六律和五聲而被之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
世之治否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之辨治可知若其音
怨怒乖離則時政之忽怠可知然察之何所擬哉朝廷有

詠歌以播之樂章為出之五言大史採民風而陳之于上為納之五言如出納之五言善則播之樂者必和而可以徵政之治出納之五言不善則播之樂者必乖而可以徵政之忽蓋言即為聲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汝為我聽之聽其乖和以卜治忽考中聲以上下之旋為宮以損益之毋以淫哇混為大雅節奏乖違即為更易治保其終忽固其始是聰聽之道也四汝字與四予字相應正作股肱耳目處且據理言之勉為意在卜節

承以日月為尊裳以黼黻為尊孔疏云衣在上為陽陽統于上故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于下故重在後天子十

尚書晚評

卷二

三十五

二章自日月而下公九章自山而下侯伯自華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鄭玄按周禮與此不同

公服袞冕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以龍為首謂之袞者以龍首卷然也鸞冕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以華為首鸞華也鸞冕衣三章裳二章凡五虎雖為首虎雖毛鸞故以鸞為名衣繪而裳繡者繪輕清而象天繡有質而象地也絺讀為黼黻絺也鍼紉之事采華采之物藍丹砂粉墨是也色青黃赤白黑是也未施為彩既施為色其寶也彰明也謂顯之也彩色彰施繪繡俱有汝明欲德與服稱也取數于十二者天之大數不過十二以象天也問六律至

五言一氣說猶云欲開律呂所定之五聲被于八音者樂政治之得失而以所出納之五言為據也孔疏以五言為五德之言謂角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蓋五聲即五言律和之則為聲歌詠之則為言正樂者先定律有律然後有聲然後被之八音五聲非他即以出納之五言作為樂章也言聲音原是一套故聽其樂和則言和而可以知政之得聽其樂乖則言乖而可以知政之失聲音之道與政相通聽中有樂乖政忽便當更定之意聽是聽樂

予達汝爾

節

尚書晚評

卷二

三十六

此以鄰之義深責之禹言臣與君為一體若君有失道不務弼正當面且唯諾順從及至背復乃議其不是豈弼直之道哉汝切不可如此當思汝為我之口鄰作股肱耳目須敬爾四鄰之職正政教禮樂蓋翼為明聽之勤存精自一心之敬則臣鄰之職盡矣通節以政教禮樂貫達字或云心不安所止事不審幾康其弼直出至此更妙四鄰伏生以為前歲後丞左輔右弼不如股肱耳目見在可據欽字着力說

庶類謹說

節

此節書愚衷多所未安侯可以明惡彼穿楊貫虱豈肯君

子納言時殿如云被之于樂則所納之言豈盡合律言言
被之樂不甚煩乎如云不被之樂則頑謔空說何以可殿
若曰未在此位之人則天下之遠兆民之衆一與樂之官何
能遠及此皆解之難通者也愚謂頑謔已在此位者也正所
謂面獻諛而退後言者也不在時謂不習違不欽鄰帝堯
之世若共工驩兜尚且有之故舜慮之也侯明者其人不
肖已知之矣而跡未顯露厥心不服人亦或緣其巧飾而
未知其奸故假射侯以明之射以觀德序賢耳目衆多公
論難掩比耦時登降爭張或容體不比禮節奏不比樂射
跪時失諸正鵠則內志不能正外體不能直其爲頑謔明
尚書晚訂 卷二 三十七

矣可以愧而改矣而莫之改也則治以非刑備嘗折辱或
者記于心而懲創乎而未也一時之忿久且忘之故又錄
其過惡識之冊令事跡暴著負愧不已使知若不洗改則
積名永不可除也並生者頑謔不改勢必刑誅無以自全
其生故教悔之詳望彼變其頑謔化爲弼直與濟濟臣工
並生於天地間不爲盛世之棄人也然又有一等頑然無
耻者識亦不改又命工如太史替豚之類主誦詩以納諫
者也當頑謔捷書之時必有自訟更洗之言以納于上此
其言然而行未必然使樂工以此言時時宣曉之曰爾前
日之言若是今能副所言乎益執前言以課後效也以樂

官言樂人材故以屬之樂則進而用之承庸不入殿殿耳
目方格之頑不應竟大用泛說爲是否者仍爲頑謔則殺
之之計窮矣威之流放誅教隨所犯而加之刑不特捷誠
而已此見聖人愛人無已之心必不得已然後用威不忍
輕棄人也

禹曰俞哉帝光

節

舜欲以威化頑禹不欲以威而以德故俞帝之言而不盡
然之德就發用詔如禮樂教化皆德輝之所昭灼也帝光
至若生作一句讀海隅蒼生正是天之下極言其遠也帝
光中有誕敷意作勉舜不妨謂帝欲以威化頑謔蓋憂無
尚書晚訂 卷二 三十八

賢可用而治道罔功耳予謂取人以身在帝德之遠著以
來之及其來也又盡舉用之方則人統勸而感化矣帝德
重華豈不光哉而益宣揚之自天以下直至海角凡蒼蒼
然而生者皆在臨照之中則聖明在上誰不樂行其道萬
邦黎民之賢者懷才抱德共思爲帝股肱耳目之臣惟帝
舉而用之耳豈憂乏人哉惟訓思謂想慕也惟帝句輕足
上句耳意謂無慮人不足用但要盡用之之道敷奏三句
正是用之道也未進則使陳說一番而納之以觀其胸中
所蘊蓄既用而效職此衆人有功可表見則一一明顯之
以考其外是所成就果然有功於民則賜之車馬章服以

報之夫既明德以致賢又課賞之有道則此在位諸臣其誰敢不讓善哉誰敢不敬應于上哉二句一申一平讓者都說已不足人有餘互相推遜勉而慕也敬應者對違欽鄰帝之美意皆兢兢然求為弼違欽鄰之臣以上不負天子也兩敬字是自家心上不敢非畏上之威此正見威不如德意至是而治功有不奏乎頑諂有不化乎不時玩語意只該云不修德而惟威之施則今所任用之臣遠近敷同幸為誕慢日進于無功矣豈特頑諂足慮哉敷同如雷同之意

無若丹朱傲

節

尚書晚訂

卷二

三十九

四十四

無若戒舜也丹國名堯封於丹淵故稱丹朱夫人最不可有者傲心丹朱一傲而衆惡因之不能世堯之天下傲之害也大相者非草草相之大用一片心神度量之刑隨決濬不遺餘力而未已也而又弱服彊理天下乃人君之事而謂帝以成之王畿為甸服外為侯服又外為綏服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蓋分畫所及則德教可施矣而未已也又為建官九州之內分屬群后向有牧以統之今每州又立十二人以為之師使之相州牧以糾群后九州之外逼近四海亦有王官以治之今每方又各建五人以為之長使他統率蕃夷以衛中國五

長如漢西域都護之意內者治之詳外者治之畧是聖人經理之制也凡此皆創丹朱而為之者今幸而各蹈行朝廷之政教有功績可稽師畫相糾之道而牧伯咸勤于撫字長盡統率之方而蕃夷亦樂于順從蓋由享平成之利樂經制之宜而致然也獨苗民頑慢不肯就功帝其念之哉念者勉光天之德戒傲世之凶毋徒逞刑威以強人之化可也苗不即工朱子以為治水時訓他不動只恐還不止此祇厥敘以下諸說未妥愚謂象刑若曰施之苗民則征猶不服皋陶之刑安能及之蔡傳之辨亦未詳明若曰施之中國之民今苗自服則士師不能問苗頑之罪乃欲殺吾民以恐脅之亦拙于計矣至于執送罪人之說益出杜撰按孔氏註疏載出方祇二句另作一段以為史臣之言非帝言史臣因帝稱禹兼記皋陶之功固未必然愚意此二句不粘苗民說方說得去與上下文勢無礙如云州牧十二師五長蕃夷各迪有功是汝功惟敘之故惟敘主九功惟敘之敘以府事修和說既歸功于禹了又承言汝要我去刑專尚德夫刑豈可去的頑諂殄行驚師最為可惡朝有此人若不整治他一番貽害不淺皋陶方啟承汝之功敘方以象刑施之惟明爾明者輕重取舍當罪也德以為之本刑以為之承可也專尚德教頑諂非德教可化

誨者祭傳頌不卽工如苗民句誤矣

丹朱先皇帝之子也今皇帝之舅也夔曰虞賓德讓禹曰
微臣淫朋極其醜詆卽不浮亦豈隱揚渾厚之道且戒舜
何者不可必及丹朱至于棄初娶離群子度土工云云不
矜不伐之風顧乃爾乎此皆愚之所未解也

夔曰擊鳴球 節

史臣記變極言聲樂感通之妙以形容帝德之盛與上文
不相蒙此乃作于宗廟之中觀祖考格助祭者讓可見以
次節爲作于朝廷與此平對却不可憂亦擊也或有輕重
之分琴五絃瑟二十四絃搏以手剡剔也拊按之也輕手
尚書疏訂 卷二 四十一

取聲詠歌詩章也鳴球琴瑟之聲與人聲齊出以其輕清
相合也此堂上所作者管如篪六孔或曰管如簫長尺有
二寸并兩管吹之篪鼓二物蔡傳釋篪不釋鼓祝敔註明
合止是一奏之始終金聲玉振方是全樂之始終笙十二
簧鑄聲深長以間與堂上之樂相間而作也要知祝敔不
入以間之數以其列于堂下故言于此耳堂上之樂以歌
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有上
下總而言之名篇部幽明蠡靈之應孔疏云云備登蔡
日記乃云升歌之時降神之始故言祖考格助祭者管也
時自然肅雝故次及賓讓鳥獸異類須在人後鳳凰可

不可常故係於九成之下

夔曰於予擊石 節

此又一時之言史臣比而書之不必合上節分宗廟朝廷
說獨言石者石聲屬角楊之則亢抑之則墜最難得其中
聲其意一又石聲立辨樂以合爲主純如繹如此獨並辨
與衆聲難諧其意二言石之和以包八音之和故曰既和
且平依我磬聲若止是一石從大者重敲兩下從小者輕
敲兩下便得和便足舞猷諧尹則難解矣百獸并鱗羽之
類皆該之舞有懽忻動盪之意彼亦有情之物故其感召
如此允諧純心上說諸者慈心平躁心釋一團和氣相融
洽也 尚書疏訂 卷二 四十二

帝庸作歌曰 節

此章與上文亦不相蒙註中治定云云會大意耳天命所
謂聰明明畏也傳言治亂倚伏正言天命無常不可不戒
勅之意時幾正戒勅工夫時者命之流行而不已惟時者
日監在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幾者命之潛伏而未形
惟幾者察微知著圖難于易爲大于細也乃歌曰朕肱之
臣歡欣踴躍喜于有爲哉元首之治功乃興起哉百官之
事業乃得廣大哉三句重股肱上此帝責難於臯陶意也
臯陶聞之乃以所難者轉責之帝念字管下兩欽哉謂起

事者臣而率之者君故當乾綱獨攬總率群臣以興起事
功然又不可紛更須當遵成憲守舊章而爲之欽哉慎不
可怠于有爲而委其政柄也赴工者臣而考之者君又當
屢省其成考績于三載黜陟于三考使惰者懲而勤者勸
欽哉慎弗玩于已爲而踈于課覈也凡此皆帝所當念者
乃賡載歌曰元首能明哉則股肱乃善哉衆事皆得矣寧
哉又歌曰元首若不明而業胼細碎哉則股肱亦不良而
怠惰哉衆事悉皆墮廢哉一戒一勉重元首上此舉陶之
要以典事考成作骨雖是書意但泥此行文殊覺腐濫盡
尚書晚訂 卷二 四十三

掃除之前欽重率作而慎憲帶言後欽重屢省而成字亦
要玩大全輕于有爲二句傳習已久但戒其輕爲則慎憲
及重而率作反輕故前講改作怠字典事二字正喜之義
但在君識大體總名實不侵庶職委任而責成功如天運
于上而四時五行各司其序至其事功之成否則又如日
月之照臨而考課之法以時舉行良者孜孜奉職之意康
曰安言妥當不壞敗也良康根明來而良康又自相承叢
細草也胼碎也不明之君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
百官之所爲雖聖智亦力不足矣故其臣懈怠不肯任
事而國家之事卒于傾圯後世如漢宣唐敬豈不自號爲

明而不知有意于明此天下之大病也往言自今以往
疏俱如此說不指飭臣就職欽哉兼君臣爲是只指臣者
非

尚書晚訂卷三

明金壇史維璧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禹如甫輯

夏書

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禹治水制貢故以貢名篇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篇凡五段首節舉施功之要翼充等九州從各州中分紀之其經也後列導山導水從各山水脉絡源流類紀之其緯也攸同二節總結其成功錫土以下建官屬服詳維持之法祇篇聲教明端本之化以復命于帝禹之明德遠矣

禹敷土隨山刊木 節

蔡傳有三者治水之要句說書者截然分爲三項謂敷土是辨疆域以審水勢之高下隨刊是通道路以觀水勢之緩急莫山川是定紀綱以採水勢之出入愚謂不然水之緩急每因于勢之高下豈有知其高下而不知其緩急之理且水出於山也隨山時不知其出入迨莫山而後知之耶莫山不過每州表一山隨山則遍歷之矣蓋莫山卽是敷土就九州中觀之明甚如海岱惟青州荆河惟豫州青州豫州敷土也海岱荆河莫高山大川也安得分爲兩事

耶隨刊就在敷土時行之禹乘四載隨其所到之山便行相度相度時見有草木阻礙水道便從刊之此一時事而水之出入高下緩急俱在此時可知其云治水之要則是刊而爲三誤矣

所以必敷土者不但如雍高充下治當有先後云云也中有許多事體治水須用徒備物力而各州中俱有州牧群工各掌其一方假如治充而徵青徐之徒備物力可乎彼亦不應矣分其土各有所屬彼此不混淆故治一州上可以敷下可以應不致互相推委然其緊要處又在隨山欲治水而不識水之出入及經流緩急之處何以施功故當

敷土時循山而行看某水出于某山經于某山治之何處最急如河刷于充之類何處尚可緩如江漢安流于荆之類併其導導之方法合用之人工都在此時料量之所稱刊木云者又不通隨山時見有水蔽障水道卽命斬去之耳隨山北條南條皆在莫山川又是敷土立個記號比如今人田畝必以溝塍封植爲界防侵越也敷土無所表識必踰越那移不可復考故定山川以爲界限或表其二面或表其三面山如岱華荆衡川如江河淮濟黑水之類鄭樵所謂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是也莫山川而後敷土之事始完於此便曉得某水止在一州如

源之洛雍之渭是也。水歷經幾州如河歷雍豫充冀江
歷梁荆揚是也。通節總是執其要而圖之內有行所無
事之意又封山與冀山不同封者以爲州之鎮也。冀者定
爲界也。

冀州

此下記各州之成功先言冀州先治冀也。冀州帝都也人
主百官朝廟俱在焉。一當先又河水遠其三面當下流之
衝二當先或不說急君之難非也。或又不說河水爲患非
之非也。既無河患何必治之。冀州二字正是敷土而不言
疆界者。河自龍門南流至華陰是爲雍河。即冀西河自華
陰折而東流是爲潯河。即冀南河又自大伾折而北流于
大陸是爲兗河。即冀東河。以此三州考之便是可見其意。
一又普天莫非王土。定山周服之則等於諸州。非大一統
之規其意二重不入餘州可見意不必從鄭分尋京師示
無外爲兩亦未妥。

冀州四節天下之患莫急于王畿故先八州治之王畿之
患莫大于河汾故先聚水治之。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冀之水患莫大于河。禹經始治壺口以殺河勢爲開河道
計也。既者已然之詞。載始事也。謂開壺自此始也。河自積

石北行山嶺外阻險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
流壺口正當其南下之衝故禹先從此處下手。既開廣
以減其衝之勢而後河道之在上流者可開。呂梁山石
崇殊鉅岐山運險阨在壺口上流皆河水所經。兩山壅塞
河道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故壺口之水勢殺則果岐
經流之道開通故次治梁隨及岐相因而施功也。曰既載
載成功而言曰治梁本施功而言只重治河不重治山此
梁岐非雍之梁岐。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冀州之患莫大于潯故治河即治汾。廣平曰原太原原
之大者今以爲縣名太岳霍山也。山南曰陽即堯所都太
原汾水所出修之以潘其源岳陽汾水所經修之以修其
流皆導之東入河也。修曰因絲亦見絲在當時非無所事
但禹先河而次汾故汾水得以入河。絲合河而先汾故堤
之而汾益壅此成敗之所以分也。太原岳陽相去遠中有
所包故曰至及者自此及彼而已。既載四句上治三山以
導河創新功也。此修二地以導汾固舊績也。河大入海汾
小入河故先河後汾急君之忠成父之孝結中點之。

既載至衡漳以河爲主壺口河所衝梁岐河所經汾水入
河漳水近河到衡衡節亦此意。衡水入澤汜河大陸近河

又按郡縣之名雖起于後世而此水正在此處便用無妨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此言地之高下無不平也土平因水治來單懷即今懷慶府當大行山盡處地勢平廣洪水懷襄時平地致功爲難及河汾既治故沮洳已去致有平治之功至于衡漳水旁之地亦莫不底績也底績言可耕也凡地未有沮洳去而不可耕者孔氏曰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王肅云衡漳二水名鄴道元曰濁漳名衡地志云清漳出大邑谷濁漳出鹿谷山至鄴縣合清漳東北至阜城縣入南書卷四

河二漳終合爲一凡言底績俱指地

厥土惟白壤

土平然後可行土會之法故辨土兼穀土庶土說餘州做此蓋教民樹藝非辨穀土無以知其種因地制貢非辨庶土無以慎其財總爲下文田賦而設白者其色純壤者柔順無塊其性美要得未必盡白盡壤從多而論意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土宜辨則地利可興矣定其田則上上較之九州爲第一間出二等者以地利年分不齊也定其賦則中中較之九州爲第五賦先于田王畿之賦并場園園林悉征之不盡

出於田也賦高于田四等地廣則出之多人稠則生之衆也賦之高下以九州歲入多寡爲論田之高下以土地肥瘠爲論錯雜也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成氏曰土賦祭于田賦故賦列于田之先田功兼乎人功故賦高于田之等大抵田下賦高皆是地商人功修由高賦步畢竟地狹人功少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水小地遠向來暇治今河汾悉平即可以及遠於是導恒水東入滹至高陽入易導衛水東入滹沱河至信安入易大陸地平近河向難平治單懷底績始可耕可耘焉南書卷四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夷居島中故曰島夷此乃冀州之夷非外夷也皮服以禦寒方土所出禹制以爲貢非彼自來貢也若畿內之貢已征于厥賦之中矣

夷石碣石入于河

此記北方之貢道亦兼賦而言非專爲島夷設也冀三面

距河東南貢賦徑達于河故不書至北方如漁陽上谷之地不可舟行達潘澤易之水又不通河惟碣石控河海之交故必浮舟於水連海而南逆流而西回顧碣石如在右掖間故曰夾右入河則達帝都矣

按冀州河水盤旋而繞其三面山形拱抱而析爲九支始于西北治壺口梁岐次歷南方修太原太嶽諸山列峙大河之東與雍隔境自此而東重懷衡漳乃與豫對恒衛大陸又直在帝都之東與兗接壤矣○林氏曰治水必治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下文導山導水是也此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勢導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

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濟水經其東南而兗則據之河水達其西北而兗則距之據者踰而過之以外此無可書也距者未至其地但望之以爲表識以此內無可記也餘州倣此惟字猶云是爲濟河是莫山川兗州是敷土餘亦倣此○林氏曰此濟字當作涉乃四瀆之一出王屋山入海其從水從齊者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

九河既道

河自大伾而下折而北流至大陸正當兗州之境兗地早

下正當下流之衝河勢猛悍平地土疏河流遂分而爲九勢不得不分者禹特因其勢而利道之耳若曰創開則未必然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釣盤曰鬲津出爾雅或云簡潔爲一其一卽河之經流既道者經流支流各循其途不橫漫也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着力之詞泛濫既去水自得其故道則曰其道自然之詞九河故道在滄瀛景德四州之間已不可復尋今治河者往往稱復故道真浪說耳河徙在周定王五年

雷夏既澤

兗之水害自河而外又有濟雷夏濟水所鍾也以在濟陰之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泛濫奔潰澤不爲澤今濟水既治故雷夏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成得個澤了既澤既清無甚大異隨便言耳或云濬深澤淺亦是

濬沮會同

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水自河出爲濬濟出爲沮其源異也而濬入沮水沮受濬水下流則同始合曰會既混爲一曰同由是東入于海按濬出曹州沮出濮陽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會同亦諸侯見天子之名兗不及山多平地也

濟河四句表濟河以別一州之境治濟河以去一州之害

九河三句上二句河清至濠下一句河清支流以河清爲主

系土既蠶是降宜宅土

充地宜系而蠶性惡濕水泛濫故不可蠶水退則可以樹桑而蠶遂其性地利興矣是土平之一驗也充地最下一向沉溺民皆依丘陵以居水退得降丘下宅于平土民居莫矣又土平之一驗也與利莫居總見土平不必申說

賦土黑墳 節

上一句辨土宜下二句遂物性孔氏曰墳土膏脉起也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俱兼殺土炭土充徐揚獨書草木者三州居河清江淮下流水未平則卑濕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爲沃壤于草木尤宜故特記之

賦田惟中下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不曰九而曰貞者君天下以薄賦爲正也充當河流之衝水患雖平沮洳猶在則地利未盡開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則人工未盡齊必待耕作十有三載然後同他州以納賦既薄其等又緩其入也必十三載者在人事生聚以十年而復在天時氣化以一紀而周也○賦之薄者聖人經國取民義不容己仁寓于法之中人之緩者聖人因地愛民義不容急仁溢于法之外

厥貢漆絲織織文

木條則有漆所以飾器曰桑蠶則有絲所以備衣服絲之織成文彩爲錦綺之屬尤貴重賜入於饋以貢此皆用之所不可缺因其有而取之非好異也

浮于濟渠達于河

清水入河深乃河之支流二水皆與河通故貢賦之來東南近濟則浮濟逆流以達河西北近深則浮深順流以達河此是兩道四入水由達各從所便未補達河則達帝都意

按兗州清水見其東南河達其西北地勢平衍水害尤劇禹於此州用功最多河自太陵而北橋爲九河九河道而河始安濟自陽城而西濶爲雷夏雷夏澤而濟始定灘出河之南沮出河之北異源同歸均入于海兗州之功成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岳泰山也孔氏曰青州東北跨海至遼東皆是齊魯分遼東爲營州

嶠夷既畧

東夷日出之地濱于海今水退已可經畧封是聚土如築堧之意畧是畫爲田立濬塗正疆界也方去經畧尚未可

樹藝獨言鳴夷舉遠以見近此州先記土平者鳴夷遠遠之地無與于淮濶故先言之

淮濶其道

淮水出琅琊箕屋山北至都昌入海濶水出萊蕪原山東北至傳昌入海其道者各循其故道也二水俱入海見孔疏傳云濶入濟誤也青離近海不當衆流之衝故但記淮濶之治而此外無餘功矣此州用力最省

厥土白墳海濱廣野

青土有二上句樂一州之土下句指海濱之上海畔一望廣濶地皆斥鹵說文云廣濶地也其味鹹可以煎鹽

詩書卷三

卷三

十一

厥田惟上下厥賦上中

田第三等賦第四等

厥賦合下節田賦止于中國土賦及於外夷

厥貢鹽絲

節

惟錯以上通州貢也俗賦以下隨地貢也貢物不以精粗爲敘而以多寡爲敘他州倣此青州近海鹽居多故敘于先錯雜也言非一種也錯雜麻有子曰泉無子曰苴鉛黑錫松名材怪石文石也或充食用或充器用或充服用或備棟宇聖人制貢無異物也屢絲繭生山桑堅勒中琴瑟之絃土人取以爲繒繅尤堅而難敝必言作牧者因作

牧而後有縶絲也凡貢不言所出之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以此地所出爲尤良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雖有淮濶二水然皆入海而去濟遠惟浮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必浮舟于汶由汶達濟歷觀公臺西南而達河達河則達都矣不言達河因于免也

按青州西南距岱而無群山之險故鳴夷畧而琅琊左右皆樂土東北至海而非衆流之衝故淮濶道而海汶上下皆安流視他州施功爲最易而成功爲最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詩書卷三

卷三

十一

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若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綱載其三邊以別之餘州皆二至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徐之川莫大于淮徐之浸莫大于沂淮出膾簪沂出艾山昔皆泛濫于徐之南境今禹功一施于是淮至淮浦入海沂至下邳入泗皆安流而又也淮沂又則治山之功易爲力矣由是蒙陰之蒙在岱之北祝其之羽在蒙之東皆可耕耘而興樹藝之功矣此紀水之流者治而地之高者平也淮源遠在豫之境而言于徐者至此始大故也沂水入泗又入淮則沂亦不敵淮蒙羽均爲淮水所經其藝亦有

工夫相因之說不重鼎是水之流而入海者浸是河也
以灌溉者註中凡爲川溪者太難不取○王氏先大後
小先高後下意亦不取○按水以沂名者不一曾點所浴
之沂在兗州尼丘山周禮沂水之沂在海州沭陽縣此處
其又之沂出新泰縣艾山又此羽山亦非殛鯀之羽彼羽
在登州府蓬萊縣

大野既濟東原底平

濟水分流一支東北至大野爲濟所紀其澤在徐州其聚
最大泛濫溺浸水不能停蓄大野既濟北連青濟而土流
于是乎客南導洙泗而下流于是乎洩孔疏曰水停止深
尚書疏訂

卷三

十一

十一

者曰濟大野濟隨施治地之功近濟之區東平之原水退
而底于平不泛濫也此紀水之止者治而地之下者平也
○大野卽今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濟水至乘氏縣分流
入大野而東原在其東故云志濟

淮沂四句水之流止各得其治土之高下各得其平不至
相因之說但要知以淮濟爲主沂亦淮之所會也

大野二句大野濟所紀也東原濟所經也二節專主濟說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色赤性黏膩而墳起漸進長也包叢生而積也或作積
誤孔氏曰積者草相包裹上句土宜辨下句物性遂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不及雍而過于青賦第五等不及青而過于雍
田高是土性厚賦下于田是地狹人工少

厥貢惟土五色 節

首句通出羽畎下各出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
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肅以黃土蓋以白茅茅取
其潔黃取王者履四方肅謂也謂以黃土冒其
之土天子以建大社用爲壇壝以封諸侯用爲錫土崇祀
視侯胥賴之故定以爲貢夏翟雉也羽有文采中旌施之
川羽山之谷有之取以備千戚之客孤特也桐以向日特
尚書疏訂

卷三

十四

十四

生爲良其材中瑟琴葛嶧山之南有之取以供解阜之章
泗水之旁石生于水中而露若浮于水然其聲清越珎之
爲磬可以宜曼擊之音淮之夷善水淮之川多蚌魚蚌噴
也噴有珠服飾賴焉魚類不一燕饗祭祀賴焉玄黑繒縞
白繒纖黑經白緯之繒玄之用三玄袞所以祭也玄端所
以齋也玄冠所以爲首服也衣有襦裳曰端古者中月而
禪則服織期而小祥則服縞禘祫服祭名故曰皆去凶卽
吉之服此三者則盛于能以貢焉物取國之用不因天下
以無故之求地取物之良不强天下以難得之貨經國之
義愛民之仁也

厥貢四句土色夏翟禮之用也孤桐浮磬樂之用也

羽畎三句亦以禮樂立論

浮於淮泗達于河

徐州之淮東會于泗泗南入于淮故貢賦之來浮舟于淮由淮達泗泗至河有兩道淮水出于河入于泗此乃泗之西源由西源邇灘由澤邇河此一道也濟水入河南出泗至大野受濟之絕此乃泗之上源由上源邇濟由濟達河此又一道也

按徐州居青兗揚豫之中淮沂經其前蒙羽峙其後大野匯其左東原據其右言其貢則派爲淮水而入漕濟合泗南書晚訂

卷三

十五

經

淮海惟揚州

長淮遶其北大海廻其東此揚州之界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揚州天下之澤國也而彭蠡則揚州之巨浸也合江東江西諸水踰豫饒南康之地不易滿也久矣惟禹導之故衆流之往虛以注之而安習坎之常諸水所聚漸以出之而無盈溢之患以上則爲江爲漢胥此而歸以下則入江入海存此而洩既已滿矣惟澤水豬也故洲渚平而隨陽之鳥亦得群聚于沙豬間以安其居止物性之遂非彭蠡豬

之一驗乎彭蠡卽鄱陽湖獨以鴈爲驗者他鳥多棲山林無妨于水患惟鴈居沙汀水不退不得安居也謂之陽鳥者孔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與日進退日陽情也故曰陽鳥左思賦水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

三江既入

蔡傳以淞江東江婁江爲三江愚謂淞江東江婁江在揚之僻東其勢小其流短不係揚之大患禹奈何舍大江而記此職方稱揚州其川三江宜舉州內大川不應舍岷山大江而記淞江等小江漢孔氏云彭蠡而下江分爲三有

卷三

十六

經

北有中則有南可知鄭玄云東進者爲南江地里志云中江從丹陽東入海北江從毘陵北東入海南江從吳縣南東入海按此三江正是朝宗以下之安流故特記之耳但今江止是一條入海于通州靜海縣以是爲疑殊不知三江之名猶九江之意洞庭一水而名九江又何疑于岷江一條而稱三江哉天下大水北稱河南稱江漢四瀆之水江漢居其二揚州之境江漢要其歸舍此不志無是理也按王勃賦云襟三江而帶五湖五湖者鄱陽湖青草湖洞庭湖丹陽湖太湖也其曰三江而謂之襟豈非岷岷以來合流之江乎岷江源流數千里而遙何故不數而偏舉僻

海無源短流之異松江乎况北江中江原係經文而東漢澤爲彭蠡東迤北會爲滙孔氏南江之說不爲無據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疇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正據漢孔氏鄭康成之說而朱子力闢之然顏師古主此王介甫亦主此豈皆謬言耶至于郭璞以爲岷江浙松江韋昭以爲浦陽江浙松江並不專指吳淞豈無見耶朱子方以味別之說笑蘇氏而至于水道之不相符也則謂禹貢經文原自誤因洞庭彭蠡之間爲三苗巢穴禹不敢親往祇遣官屬視之尤未必深入其境但遙望而臆度之以此致誤何視禹淺也此處而誤則龍門積石遠三千里界在吐蕃其誤更當尤甚矣史稱禹鑿龍門其親鑿歟抑遣人代爲之歟鄭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水所聚故川舊瀆難以爲憑禹迹之不可尋者多矣若拾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以論禹迹之舊者舛也必若朱說則大陸以下河之故道今安在哉卽朱子自言亦曰江出于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邇一支去爲北江這邇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兩浙則朱子自言亦分爲三支及三江之入不數岷江而執定松江何其自相矛盾耶以震澤之下流備一江猶可若以三江都在此處決非欲主蔡說又不如郭璞韋昭之說更勝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爾雅又謂之具區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湖與苕霅諸水西北宜欽金陵諸水悉注之洪水橫流其水多震盪今底于定而不震矣不必承旣豬來亦不必及吳松等江

篠簜旣敷

節

篠箭竹簞大竹皆已布生天少長喬高疎也別出篠簜居草木之上所謂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也蓋漚體濕而柔質淖而污下地多水故也不言色其色難辨也

厥日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尚書晚訂

卷三

十七

三

田九等土性惡而地卑濕也賦第七雜出第六地廣而人工修也○按楊田下下而今財賦甲於天下者皆鹽錯取之青州而今淮浙之間煎煮獨饒豈天時地利人事亦有轉徙歟

塗泥二節楊爲天下澤國故土田卑楊爲天下利藪故貢賦饒

炭土二節田有定則而賦法之等則不常貢有定品而食物之供亦不常聖人制楊之貢賦而經權之義備焉

厥貢惟金三品

節

金銀與銅其品有三可爲足國之需惟瑤與琨玉石不類

可爲瑤璋之用篠之材中於矢之箭篠之材中於樂之管
亦可以齒犀羽毛取之犀象鳥獸而車中旌旄之用以之
假梓橡樟取之山林原濕而棟宇器械之用以之海島之
夷有葛越木綿之草服入於篚者又有織爲貝文之錦綺
衣服之所供也以上皆常貢也其暫貢者小曰櫛大曰櫛
以供祭祀以宴賓客乃出命以徵之其來也必包裹示珍
異也錫猶賜也葛越南方布名左思賦蕉葛升越弱于羅
綺是也木棉今之棉花是也織貝染絲五色織成文者詩
曰姜兮菲兮成是貝錦織文不染而織有文理者貝水虫
厥包句不屬島夷爲是錫字訓賜猶云賜之貢乃貢也裹
尚書晚訂 卷三 十九

曰苞籍曰苴

瑤琨至羽毛以文事武備立說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南江在靜海入海北淮在淮浦入海泗水在睢陵入淮江
在南淮在北不相通故必先浮舟于江順流入海然後由
海逆流入淮又自淮逆流以達于泗既至于泗或由灘達
河或由濟達河以至帝都帝都雄據于西北而楊州偏界
於東南其來甚遠故其貢賦之道曲折如此○按今江淮
已通乃吳夫差掘邗溝通江水與晉會于黃池以爭長非
禹之故跡也今瓜儀淮安壩是也

按楊州地勢獨卑萬流所聚彭蠡滙其西震澤注其東三
江貫其中朝宗之勢已在荊州用力爲省故江入海澤滯
定而楊州之功成矣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界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此荆係南條之
荆在襄陽臨沮縣若北條之荆則在馮翊懷德縣屬雍州
乃荆岐既旅之荆他州辨疆界俱一川一山獨荆無川二
至俱山

江漢朝宗于海

南方之水莫大於江漢江發源于岷山漢發源于嶓冢皆
尚書晚訂 卷三 十九

梁州之域流至荊州其勢愈大禹因其勢而導之由是江
至東陵北會于漢漢至大別南入于江合異以爲同浩然
而東雖去海尚遠而其勢奔趨于海循諸侯之朝宗于王
也諸侯見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按江漢發源于梁入
海于楊二州不書而獨書于荆何也鄭淡泉曰二水發源
於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楊而荆據其上游之會
獨於荆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也邵文莊曰前
此江漢爲二水勢未可知後此江漢爲一水勢不必言故
朝宗獨書于荆見水勢之定也

九江孔殷沱潛既道

九江漢所經也九水共流難得其正今日孔殷則不旁溢可知按九江洞庭湖也源有九水皆聚此湖故曰九江在潯陽縣南江水過此相轉以東沱水江出潛水漢出乃別流也九江殷沱潛道舊俱本江漢治來雖是但禹貢記水治各有効力豈有一水治便兼衆水之治行文落筆須有分曉申云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此意要識得

雲土夢作又

雲夢一澤而分舊註雲南夢北今改註雲北夢南據左傳濟江入于雲中田于江南之夢之文也雲僅土見夢可耕尚書晚訂

卷三

二十一

信

治蓋地勢卑則水落後而人工晚地勢高則水落先而人工早也此見土平

江漢四句只以水治土平立說卽以江漢爲主云江漢一治故經流別流皆治南土北土俱平只借九江江漢所經沱潛江漢所出雲夢跨江南北意

厥土惟塗泥

節

塗泥之性與楊州同下中之田比楊加一等上下之賦較他州居第三荆楊接壤故土性均惡賦高者地濶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

節

荆州之貢多與楊州然荆先羽毛以羽毛最善也柁栝栢三木名楊言惟木多不勝書荆列其名貢止此也柁可爲弓之幹栝栢可作棟宇礪砥以爲磨石礪粗砥細刀劍所資砮石中矢鏃之用丹砂朱類可以繪畫箇簞竹之堅者栝木之直者皆可以爲矢惟三邦所產有名取其名者武事尚精強也匭匭也青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齊桓公責楚包茅不入無以縮酒卽此縮酒郊特牲曰縮酒用茅明酌也謂灑酒不以帛而以茅取其潔也包而又匭祀事尚誠敬也玄纁絳色帛也考工記曰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玄色在緇緇之間璣珠不員者或曰小珠組綬類辨絲爲之佩玉所懸者皆見服所需玄纁璣組乃四物註不解玄字未備以上常貢也大龜滿千歲方尺有一寸可以紹天明定吉凶神物也國之所寶產于九江非可常得若偶得之使納錫于上詔而納之重其事也此不常之貢也

浮于江沱潛漢

節

荆州貢賦由江入沱由沱入潛由潛入漢漢與洛不通故舍舟陸行逾于洛再入水然後得至南河洛水東北入河河水東過洛汭相通也○沱自華容出于江入于漢沔由江入沱由沱入漢是一路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江由江

入潁由潁入漢又是一路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潁者中間有從便之意

按荊州江過東陵合漢漢至大別入江上流則有九江旁出則有沱潁所跨則有雲夢一朝宗而兼舉之矣

荊河惟豫州

豫于九州爲中土南抵荊山北距大河此荊卽荊州之荊山

伊洛漚澗既入于河

天下之水以河爲宗豫州之水以洛爲宗伊水出熊耳山至洛陽入洛漚水出洛亭北至偃師入洛澗水出澠池白

尚書晚訂

卷五

二十一

洛陽

石山至新安入洛洛水出冢嶺山至鞏縣入河洛也者三水聚會入洛達河皆禹導之也至鞏縣入河而豫州之水平矣三水入洛洛會之入河書法統記四水入河何也以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

榮波既潁導荷澤祓孟緒

濟水自溫縣入河南溢爲榮洛水至婁涿出而爲波皆滙於豫之西北境者今榮受濟之溢而隨濟入海波安洛之流而會洛入河蓄而復流滿而不溢也濟水東流入于荷澤孟緒在下仰受荷流皆滙于豫之東北境者先導之定陶以定濟之所經又被及于睢陽以定荷之所洩或固其

隄防或通其壅滯也魯氏之說非經文明書導荷澤矣安得謂澤不言導乎

伊洛三節上節水之流者以洛爲主下四澤水之止者以洛濟爲別不是相因之說

榮波二節榮濟所溢波洛所出荷濟所經孟緒洛所近以濟洛作主

厥土惟壤下土墳壤

土之高者衆順而細土之卑者墳起而疏不言色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尚書晚訂

卷五

二十一

洛陽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豫當天地之中陰陽和人輻輳故賦高凡雜出之等低于正賦則錯在下高于正賦則錯在上

厥貢漆枲絺紵

節

漆飾器之用枲麻絺細葛紵榮屬充衣服之用黑經白緯曰織細綿曰績是二物孔作一物訓織爲細非是錯者砥礪之類以治玉非斧鑿也乃樂器所資錫命後貢不用則不取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洛以達河

按豫州長淮在南大河在北俱不爲害惟伊洛瀍澗四水
遶其東榮波荷孟四澤滙其西故流止各治而豫州無患
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襟黑水梁卽蜀地今四川是
也

岷嶓旣藝

岷山江水之源嶓冢漢水之源川源未滌泛濫二山之下
其地荒而不藝今可耕作知江漢之源治也重水治不重

山藝

尚書晚訂

卷三

二十五

言六

沱潛旣道

沱江之別流潛漢之別流洪水橫流不循其道今沱水西
入大江潛水西南入江旣順其道矣此重江漢之下流治
○二合禹經理江漢上源旣興其利下流亦得其平

蔡蒙旅平

蔡山在嚴道縣蒙山在青衣縣其山上合下開勢最險沱
水經其間漂疾爲患惟禹用功最多今可行祭告之禮是
土之高者平也鄭云上志沱水下志和夷之水恐非此見
土平不重水旅平者祭告水土之平也他州不言獨言于
梁雍者九州終于梁雍舉二州以包他州也獨舉蔡蒙荆

岐者梁山終于蔡蒙梁山始于荆岐舉四山以包其餘也
嚴道青衣今總爲名山縣

和夷底績

和夷之地平而遠致功爲難今日底績漸可加耕治之功
是土之下者平也和夷只作地不作水

岷嶓四句水之源流治土之高下平俱有工夫不至相因

厥土青黎

土色青而又黑不言性性不一也

厥土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七等賦八等八等正賦也或地力年分優則升一等與
尚書晚訂 卷三 二十六 言六

楊同或地力年分劣則降一等與充同故曰三錯乃間出
之賦也

一易再易者按周官有不易之田謂歲歲可種也有一易
之田謂休一歲復種也有再易之田謂休二歲復種也日
記曰如蔡所說豈獨冀楊豫有一易再易餘州皆可歲耕
耶蓋冀州地大物煩賦上上而間出上中以寬之豫州田
美工修故賦上中而間出上上以進之楊田雖下下然人
稠而地力盡故賦已高于田二等而間此又進一等亦東
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山多而田少人工亦劣退在
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消息之此調劑之密也

厥貢珍鐵銀鐵

節

璆玉磬下文磬石磬樂器也鐵景鐵下文鏤剛鐵作刀劍取之矜供矢鏃熊羆狐狸四獸以其毛織為罽以其皮製為裘禦寒之服也梁地多山寶藏興焉故所貢皆玉石金鐵之類禽獸居之故所貢有毼毼裘服之資序鐵在錄之上鐵之利多於銀也日記謂罽字誤當作罽罽乃魚網但孔疏亦作罽更考之

西傾因桓是來

節

梁州水道最為可疑經文不曰浮于桓而曰因桓是來浮于潛說者謂貢賦旁桓水岸行至潛方下水夫桓水既出尚書晚訂

卷三

二十七

西

西傾山可以通潛彼役者奈何肩貢賦岸行至潛方下舟若謂水淺舟膠不進則西傾固比条北塊首山桓水下流入江非尋常之水其不係水淺舟膠明甚若謂桓水與潛不通則浮舟至相隔之處再逾潛有何不可此皆難曉也細玩經文書法因桓浮潛乃一句書猶云因桓水浮舟而至潛耳又潛漢水所出也沔即漢水也以漢所出之水遂不得舟入於漢而稱逾何也非水不通也從潛至沔其水道迂遠曲折反不如陸行徑捷故從陸耳傳曰阻楫枝津其非不可舟行奚疑沔渭相去遠中且有褒斜之隔故必歷褒斜至漢水起陸逾褒暨衙嶺灌斜川屆武功方得入

渭入渭中要稱漢水既至渭即橫絕以渡河而帝都達矣蓋渭由司空入河也

西傾之山在梁之西南實踰梁之西北桓水出焉因水浮舟以至潛潛在宕渠至晉壽界有漾枝津之隔水道迂舟行及遠故舍舟而陸南屋崗穴連遷以接于漢沔也沔謂不相通而褒水則通沔斜水則通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歷漢川至褒水又逾褒暨衙嶺乃灌於斜川屆於武功而北以入於渭也渭水入河者也其在河東故橫截渡河而達帝都也此是梁州西南貢道東北或徑浮沔矣梁之貢道自西而東自東而北見歷履之甚艱由果而雍尚書晚訂

卷三

二十八

西

由雍而冀見轉輸之甚難南北政尚穴據水經考之按梁州岷山峙于南嶠嵯峨峙于北沱水出于左潛水出于右蔡蒙山險和夷地遠僻在梁山之西南而貢道之來歷三方兼水陸而後可登天府視他州艱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河在雍東而云西者在冀西界也

弱水既西

弱水出窮石山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故曰弱水禹順其性導之西流正派至剛丹通合黎餘波至沙州入于流沙水

之變者治矣水性異處全在弱字上西流不可以為異亦西之下也

涇屬渭汭

雍州之水渭為大故衆水皆入渭乃稱治涇水出呀頭山渭水出南谷山汭水出豳蒲數涇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至陽陵入渭而汭水東注之是涇水居渭汭之中上受乎汭下納于渭若貫珠聯屬然經曰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汭者渭也所謂涇水北注之者也至司空入河

漆沮既從

漆出同官沮出直路其水小於渭者也皆經華原縣合流尚書經曰漆沮既從漆水攸同至朝邑縣入渭二水相持而行如少從長故曰從也所謂漆沮東北注之者也

澧水攸同

澧水出終南山其勢不減于渭者也南折而北直走咸陽同渭水以合流而歸于河焉二水相敵故曰同也所謂澧水南注之者也弱水四句水之變者其流異水之常者其流同

荆岐既旅

節

懷德之荆山漆沮經其下美陽之岐山涇汭經其旁武功之終南山澧水所出傳物山澧水所經首陽之鳥鼠山其

間一帶山莫非渭水所經治力既畢皆行祭告之禮以告成功于神也此荆乃北條之荆非豫州之荆岐亦非冀州之岐下三山不言所治蒙既旅之文曰至于者相為首尾之詞此紀地之高者平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水患既去致可有功民居可奠民事可興也至于豬野其間之地無不底績也此地之卑者平也原隰孔云鹵地豬野武威縣之休屠澤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尚書經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山在嶺南郡東南三峰特聳故曰三危舜竄三苗卽此洪水橫流不得安居故三苗亦頑而不化今水患既去可以定疆場造廬舍安居樂業故亦華心向化大有功敘也土平及于至遠人化因及于至頑陸實甫曰宅以莫居言敘以化服言是土平之事非土平之效六有功效豈僅為莫居哉必大有感于聲教也遠者宅則無地不宅矣頑者敘則無人不敘矣

厥土惟黃壤

黃者色之正也壤者性之美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土性貴而地力厚也賦第六等地勢狹而人工少也地與人工是兩件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玉之美者珪璋之用琅玕石之似珠者見佩所需雍州所產最佳且饒易辨惟牛亦有此外無他物意

浮于積石

節

雍之貢道有三東北境由積石浮舟于河北行東轉南向凡二千里而至龍門正是冀之西河以達帝都其西南境渭水入河濟沮東注渭涇水北注渭涇水南注渭故貢賦之來或由涇涇或由濟沮皆會于渭納以達河而達帝都尚書晚訂

東北貢道險而遠西南貢道便而近

呂記曰積石至龍門爲唐虞之故疆三代時爲北狄所侵占漢武開朔方謂之北河唐築三受降城宋爲西夏所據今之河套正其地也最爲關中之屏障奈何棄之套屬哉

織皮毳毼

節

織皮解見梁州雍亦有貢此者則臨羌之毳毼河關之析支朔方之渠搜也地雖有異要皆西方戎落之種卽其備物來享可以知其向化就功矣聖人經理雍州不但成功著于中國且餘功及于四夷如此

按雍州卽今延綏寧夏之地春秋時屬秦漢時謂之關中

據地勢之上游環四塞以爲固控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異敬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但地近西戎世有羌夷之患當事者能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兼靈夏河西五郡外築墩臺內設郡縣絡繹相維是亦一奇也而未易輕舉也

導山導水總論

導山卽所以導水非欲導水先導山爲兩套事山水之成功已分紀于各州中此又就其中首尾順敘之分紀者其經也順敘之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此作書之妙也山分南北二條於二之中又分二尚書晚訂

爲此條有大河之北境南境南條有江漢之北境南境論橫勢先北而南論縱勢皆自西而東北山水自然之勢也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林氏曰洪水浸淫川漬不可見欲施工無所措手先從高山巨鎮導起滔天之勢少殺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施

導研及岐

節

此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凡水之勢皆因于山凡山之勢皆起於西北雍當河北諸水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水入海之勢故禹隨山始于雍而終于冀研岐荆三山皆屬雍州壺口以下則冀州山也禹悉次第道之導不但相便宜有

開崇疎開蔽障工夫孔疏云或鑿山或穿地是也呀山在隴州吳山縣汧水出其西南南入渭汧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東及美陽之岐又東至懷德之荆渭汧澧涇漆沮汧皆舉之矣由是逾于河逾者禹假舟楫渡河自雍入冀之西境也河自塞外夾長城以入壺口正當其衝禹經始治之所謂既載壺口是也乃南至于雷首雷首在河東縣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太岳在河東蒲坂汾水經焉此皆冀西河之山也西河之山導而漳潞汾涑淇漆諸水皆舉之矣自南轉而東底柱在峽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在澤州陽城縣山峯四面如城玉屋在河東垣縣山狀如屋屋澤水出焉此冀南河之山也禹在南河之北岸東行導此三山而濟沔滎商皆舉之矣又轉而東北太行在懷州之北連巨數州爲河北脊延接恒山恒山北岳也在雲中者是碣石一在平州南一在萬慶界中此冀東河之山也三山導而恒衛漳沔滎易皆舉之矣由是凡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入于海矣禹導大河北境之山其施功之次第如此○禹之隨山必非一次初水勢高開濬一遍水漸退去須再從低處導之方得成功所云八年三過正以此也逾字指禹及字至字皆指山亦兼禹行人字指水及者相去近

至于相去遠壺口三山在隴門上下底柱三山在孟津左右太行三山在大陸九河之間○馬鄭三條四列之說與北條南條之說亦不甚異○又諸山所經之水甚多不但河濟王損庵云蔡傳原無河濟所經等句俗本所增耳去之爲是導所四節聖人導南北二條之水而江河以爲之紀焉北條有濟淮諸水而獨稱河南條有漢而獨稱江以河爲四瀆之宗而漢水入江也西傾朱圉節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止應云淮渭洛所經不應入伊水下文原無導伊水一條伊水可入渭潁潁潁就不可入聯西傾朱圉在積石東南河水所經鳥鼠在隴西以西渭水所出三山相首尾而東至于太華皆雍州山也熊耳以下四山相連洛經熊耳伊雖外方准出桐栢經陪尾皆豫州山也雍山導而渭及澧涇漆沮皆舉之矣豫山導而洛淮伊潁澗泗沂皆舉之矣未要得渭洛入河淮水入海忘凡導山俱重治水不在治山此不言導蒙導岍之文也水患雖盛於東南而山勢則起於西北故禹之導山必始於西北而終及于東南上節道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又接

山麓西臨洮水關在天水其縣大河所經鳥鼠在隴西
自陽渭水所出太華即西嶽在京兆華陰熊耳在弘農
氏洛水所經外方即嵩高山在潁川嵩縣伊水所經桐柏
在南陽平氏淮水所出陪尾即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淮
水所經○金氏謂陪尾非橫尾乃徐州泗水所出之陪尾
外方非嵩高乃陸渾山在伊闕鄭渙泉謂西傾非臨洮之
西傾乃漳縣之西傾備錄以俟博考

導嶓嶓

節

此導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嶓乃果州山漢水所出荆山內
方大別皆荊州山漢水所經大別又漢入江處禹自源祖
流導之使與江合則荆漢之勢咸下至楊州入海矣內方
在江夏竟陵縣大別在蘆江安陸縣

岷山之陽

節

此導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在梁之南江水出焉衡山數
淺原在荆之南江水經焉焉導岷山之陽而江之源治矣
然岷山之脉湘水間斷分爲二支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
九江之西南與岷山相聯焉導衡山所以通江之北流也
其南一支爲敷淺原而盡于九江之東北與岷山相聯焉
導九江取道至敷淺原導之所以通江之南流也北支領
止于洞庭之西南支長與南支之東北爲之行連山之

勢不言導蒙上文也導中也朝宗孔殷影緒終入海等意
過者禹過也凡導山曰逾曰過曰至皆王禹言曰入則至
水言九江即洞庭湖底即湘水一水而三名敷淺原即廬
阜

導弱水

二節

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在雍之西萬水能載此水獨弱
勢且西流水之異者禹順其性而導之西正派至于張掖
之合黎餘波入於沙洲之流沙不言入海水入沙中不可
見也黑水出汾關山在雍之西北直出梁之西南萬水俱
清此水獨黑勢且南流黑水之異者禹順其性而導之陳
極其流于燉煌之三危要其歸于南海極其流之所止也
二水不言所出之山九州之外故畧之合黎水名或云即
居延澤入于流沙或云水入沙中不復有水故不言入四
海或云又二萬里至條支入海當時何以不志三危在燉
煌孔疏曰張掖燉煌並在河北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
源多伏流故也黑水傳引榆葉積漬所成恐不然海有黑
洋豈亦榆所漬耶天地之變自不可窮○或謂導山先岷
岐則可謂導水先弱水大非邦之大害未施功安得遽導
極邊之異水平水先岷岐亦是因山勢言之非譬首從此
起工也孔疏云弱黑二水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先之

不記導水則不知導山爲何功故又紀導河七節黑弱二條不過帶言不在所重導山既畢乃濟川其說固非而導山以經始導水以收功說亦未盡導山導水只是一事非一番導山又一番導水也

導河積石 一節

河之爲水見於雍經于冀豫入海于兗其患至劇其流至遠而施功至難其發源極西荒遠當在所畧計亦不必施功故不窮其源但自積石見處導之或鑿山或掘地功自此始也積石在今蘭州阜蘭山黃河伏流始見于此西南涵浸轉而東北流洩水入焉又北湟水祁連山青海之水

南書魏司

卷三

五十七

卷三

皆入焉又北入北狄界中漸轉而東至唐三受降城即今之河套也盤東山峽之間悉破山以行凡三千里而至龍門折而南流爲冀西河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爲冀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又南至河中府夏陽之龍門縣山開水迅自高而下奔放如雷兩岸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地勢最險禹功于此最多又南可三百餘里至華州華山之北渭水入焉喬嶽阻截水勢擊撞地名潼關亦至險也禹導之猶積石焉折而東流爲冀南河凡三百里至陝州陝縣之底柱壅河中流禹鑿二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又東三百餘里至孟州又名之孟津南北通津濟渡

也河流至此始變又東百里過鞏縣洛水入焉謂之洛

汭者河在南洛水北入之兩水交流之內也又東折而北

三百餘里至黎陽大伾山爲冀東河山一重曰伾又北五百餘里至冀之信都洛水入焉所云枯澤渠是也又北三百里至大陸卽冀之大陸既作也地平土疏水益善漬水

勢欲分禹順其勢而分之爲九流分則勢平入海斯順由

九河而下同爲逆河而入海河流順而下海潮逆而上故

曰逆河曰同爲云者非九河復合爲一之謂也九河故迹

在滄瀛景德四州之間相去千里而遙豈能復合哉服而

合之以九水聚于一處必且益決矣九條河水俱是逆潮

而入海云爾河則九道則同斯河也亘千華夷之界而天

地之氣服於是乎宣列爲四瀆之宗而民物之利澤從斯

以衍紀其所見詳其所經究其所歸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註中自北而南等句最不可脫又要得荒遠在所畧中

國在所詳意

按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北流與

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

百餘里廣袤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不減漢張騫窮

河源止此所云河出崑崙者是也及元命學士蒲察篤實

佩金虎符復往考之乃得于土魯番采甘恩南曰星宿海

在四山之間有泉百泓灑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然故名星宿海云禹治之後河不為患者千餘年至周定王五年河始決漢災頻丘漸徙而南宋決澶州北流遂絕皇明洪武初決原武正統中決滎陽入渦口今自清河令淮古之河東北入海今之河東南入淮以河之巨且悍而一淮為之委此徐沛之間所以多魚鱉之慘也況今又欲倍之以漕哉其治為益難矣

導河七節上五條入海下二條入河河四清之宗江漢清淮為四清渭在瀆之西洛在瀆之東謂之清者以其獨入海也

尚書晚訂

卷五

三十九

四

嶧家導漾

節

此導漢也漢之上源初名為嶧漾水出梁之嶧冢山禹自嶧冢導之潯其源也自此而東流至武都為漢水謂之為者明漢水即漾水也又東流至武當為滄浪之水謂之為者明滄浪亦即漢也又歷長壽之三壑而漢則過之謂之過者三壑小而漢大也又至漢陽之大別山而南入于江謂之人者漢又小而江大也入江之後截折而東乃廻聚而為彭蠡之澤又東流為北江在今通州靜海縣入海而漢治矣滄浪以下在荊州入海在楊州漢水兩源嶧冢一

山東源名漾西源名沔東西出總為漢水滄彭蠡朱子以為多句東為北江鄭漁仲以為衍文豈其然乎洪水懷襄江漢之流方盛豈無溢入彭蠡者而槩以今之彭蠡視之也至黃氏小孤山彭蠡之說益非矣名曰北江存漢意也漢在北故曰北江

岷山導江

節

此導江也江水發源于岷山禹從岷山之陽導之潯其源也自岷山而東流別出一支為沱即江所分也自沱而東則流至于澶澶水出武陵江流至此也荊州之九江江則過之岳州之巴陵江則至之自東迤邐邪出而之北與漢相會為滙漢所滙澤澤即彭蠡漢為北江江則為中江而與北江相合自是至通州靜海入海而江治矣○曰為曰至曰過曰入曰會俱主水言與導山中曰至曰過主禹言者不同東述北會作一句江勢迤邐北處正受漢口也為滙另作一句與滙澤句相對確然如此玩經文自見舊并作一句讀者非是○嶧冢導漾岷山導江即梁州所謂江漢朝宗於海也滙澤為彭蠡即楊州所謂彭蠡既豬也江漢皆發源於梁合流于荆而入海于楊故禹導之自梁而荆而楊也要見得合流之意

俞之鵬曰漢水在南條之北故曰北江名曰北者存漢之

意也鄭汝泉曰江在南對北江而言故曰中江鄭玄曰東
進者爲南江漢孔氏曰有北有中則有南可知然則三江
既入非眼江而何

導洸水

節

袁了凡云時說所分伏見非是夫曰洸于汝達于濟又曰
浮于濟澤達于河則自汝而濟自濟而河皆相通明矣今
河之南伏而始溢榮之下伏而始出斷續若此何以通舟
傳稱伏見就王屋山下言也由此歷礪公臺西南入河溢
爲榮河滿而濟溢也東出陶丘北榮澤之濟繞出陶丘之
北也傳未嘗云伏也傳引明氏之說證王莽以後之濟非
前書晚前

卷三

附十一

卷三

證禹時之濟也王莽末濟不復南溢而河南無濟漢自
受河爲浚儀渠傳意甚明人第不考耳愚按袁說甚確經
文全無伏見之意二孔氏亦未嘗言據蔡傳亦不過就洸
以下濟以上言其出有兩源耳何曾謂伏而見而又伏
也且入于河非入于地也何可謂之伏東出陶丘出字正
因入河入字生來安可謂從地出乎時本三伏四見之說
何自而起今好事者且擅改爲証其誤後學滋甚具講于
左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名爲洸水禹自洸導之此處
註有一伏及其東流至孟州出爲二源東源狹而深西源
濶而淺合流至溫縣則爲濟水焉濟歷礪公臺西南入于

河入於河則與河相混矣何以辨其爲濟濟清而河濁也
並流十數里而南故河溢爲榮澤在敖夫溢爲榮則與河
俱清矣何以辨其爲濟濟流而榮清也由是而東至廣濟
之西而榮之所溢者逸出于陶丘之北斯其所經之地乎
由是又東則至濟陰定陶之清澤自東轉北則至壽張會
于萊蕪之汶水斯其所經之水乎又由北轉而之東則從
青州博興界入海而濟治矣○洸性勁疾見於冀經豫充
而入海于青沁入河則霍夏以西無不治而冀充之患平
榮歷潁則孟潁以下無不治而豫之患平汝歸海則潁潁
之間無不治而青之患平

前書晚前

卷三

附十一

導淮自桐柏

節

淮水出胎簪山尚微經桐柏始大故導淮自桐柏始由是
而東則會于徐州之泗沂泗水出陪尾至睢陵而入淮沂
水出艾山至下邳而入泗沂入泗之處去淮不遠且二水
相敵故並言會而不分先後也入淮在今淮浦淮水發源
於豫會泗沂于徐入海于楊四潰惟淮流不甚長○按地
志云淮出桐柏水經云淮出胎簪二說異者胎簪即桐柏
之旁支也桐柏在南陽平氏縣

導渭自鳥鼠同穴

節

潰之西有渭渭水出南谷山尚微至鳥鼠同穴始大故禹

只自鳥鼠導之內是而東澧水南注之渭則至咸陽會之
即澧水攸同也又東澧水北注之渭則至陽陵會之即澧
屬渭汭也又東澧沮東北注之渭則至朝邑過之即澧沮
既從也終至華山之北界從司空入河而渭治矣前分言
于雍而自源沮流則記之此也○鳥鼠同穴其鳥為鵠其
鼠為鼯李廵曰共處一穴有若雌雄天性然也山在渭南
縣

導洛自熊耳

節

瀆之東有洛洛出冢嶺山尚微至熊耳始大禹只是熊耳
導之由是而東北溯至新安入洛瀝至偃師入洛而洛會
之又東伊至洛陽入洛而洛又會之四水合流東折而北
至鞏縣洛口入河而洛治矣前分紀于豫而自源沮流紀
之此○有兩熊耳一在盧氏一在上洛洛經盧氏之熊耳
伊出上洛之熊耳

山本同而未異改導山言及其至其勢漸分水本異而
未同故導水言所會所入其勢漸合

按以上九水弱水在西北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
西境入海與諸水不相涉故又次之四瀆河在北最大故
先言河漢又在江之北亦大故次漢次江濟發源河北越
河而南與淮俱為一瀆故次濟次淮渭洛俱入河故後言

之

九州牧同

節

禹貢妙處全在此二節無此二節則前所云云俱無結局
矣且此節滌源既陂等語下節交正則壤等語又所以補
前之所未備發前之所未明也前止于充言降丘宅土于
雍言三危既宅而他州則否于梁言蔡蒙旅平於雍言荆
岐既旅而他州則否且言旅未嘗言刊於川言既入既從
既道而未及滌之之功於澤言既豬孔殷底定而未及陂
之功故於總結處詳之首句作冒末句作尾中以卑高
流止四對為腹此為定格會句單指水平土原為治水此
亦易明又何疑乎攸同言九州水土都一樣平了攸字不
必泥下正攸同之實與水涯也最卑之處刊者去其舊舊
治水之始事旅者告其成功治水之終事源字舉源以包
流滌者滌滌之使無壅塞也工夫全在一滌字陂雖未築
堤障水而稍從其凹缺處增加陂岸豈曰無之既陂不復
溢矣會同是九州中之水悉入于海百川以四海為歸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即朝宗字義通節要得結言意

六府孔修

節

九州二節除天下之大害地平天成興天下之大利府修
事和惟害除故利興不平對

此總結九州之貢賦也水者五行之先土者萬物之本地
平而天成水土兩府不消說已大修了既作既藝是穀修
也惟條惟喬是木修也鐵鍊金銀是金修也木以鑽鑿是
火修也利源開矣斯可以制國之用庸可無法乎因庶土
以定貢九州庶土其等不同而地利之美惡因之禹於庶
土交相正焉較其肥者膏者與其高下者何州產何物何
地產最良由是因庶土之所出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地取
其有不責有於所無物取其良不泛取其所有常者為歲
貢暫者為錫貢競競焉惟恐失之濫何其底慎也又因穀
土以定賦九州穀土其等亦不齊而田賦之多寡因之禹
尚書晚訂 卷三 四十五

錫土姓

水土既平疆域已定禹乃佐天子封建諸侯欲其共理天

下以廣德化也錫土者或侯邦或男邦或采地是也錫姓
者或因勲或因地或因生是也此乃更新之意或有土有
宗遭洪水制限不明今再表彰一番或佐禹治水有功勲
庸可紀今特報賞一番耳左傳胙土與此土不同胙土五
色之土然既錫之封土則必割五邑土與之因生賜姓如
帝嘉禹德賜姓姒舜生鳩汭周賜陳胡公姓媯是也氏與
姓不同或以字為氏或以官為氏或以次為氏姓同氏各
別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禹所經畫所謂
胙成五服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尚書晚訂

卷三

四十六

此節似天子口氣須關開說勿着禹自家身上只泛論其
理言外還是要舜如此意方初庵曰此有責難于帝之意
日記曰此必禹所常言史臣以記于此蓋為君者能敬已
德以先天下則標表既樹儼化自神豈有違越我之所行
者哉作未然說期之之詞只深乎成來沐平成之休則從
善之心輕視身先之教則從風之機尤速也不必限封建
貢賦來不距止就民說不必兼臣

合上節上用治人下端治本

五百里甸服五節總論

此疆理天下之事所謂胙成五服至于五千也甸服

之義侯取斤壤之義穀取撫綏之義要取要約之義荒取荒遠之義甸分五等侯分三等穀要荒各分二等堯有舊制今因水平復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也亦有詳內畧外之意

五百里甸服 節

王城外四面皆五百里制爲甸服甸者畿內天子所自治賦字貫下五句乃粟米之征也服字貫下三句乃力役之征也內百里去王畿近故併禾本總賦之總者禾穗葉俱來帶葉者以餉國馬也二百里次之則刈禾半葉納三百里又次之則去葉上粗皮納服者陳新安曰他有服役不止輸將或去替四五百里通送其米粟於帝都大井王家豈更無他務用民之力止令爲遠民服輸將乎况乎粟米之納已輕何又代爲之服也四百里去穗納穀以其遠五百里去穀納米以其充遠力役之事亦均不及蓋近者重遠者輕重者粗輕者精聖人制國用節民力曲盡如此

五百里侯服 節

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侯國之事于其中分爲三等百里最近則制爲米來者卿大夫食邑所以供內臣之祿也次二百里則爲男邦自第三以至第五共三百里則爲諸侯所以封外臣之爵也小者在內躬得以自安大者在

外強足以禦侮國邑要明邑者制練國者封爵自國二百里以次第言與甸服同例三百里以總數言與綏要荒同例言畧以兼子言侯以兼公與伯不可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入講虞制初不如此

五百里綏服 節

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綏服取撫安之義也界在五服之中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因風氣之異宜酌習俗之異尚而揆度之立學校職師儒俾聲名文物蔚然焉所以善民生而撫之內也以外二百里奮武衛恐人心之怠玩慮邊防之或疎而振錫之備軍馬詰戎兵俾寇賊奸宄無然銷焉所以護民生而綏之外也內豈無武而文爲重外豈無文而武衛爲重

五百里要服 節

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要服其文法畧于中國特簡廉之而已故曰要內三百里爲夷夷易也率易無禮法外二百里爲蔡蔡放也放逐罪人於此左傳云殺管叔而蔡蔡叔是也

五百里荒服 節

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荒服田野不井人民不多地甚荒忽故曰荒內三百里爲蠻蠻者慢也甚于夷矣外三

百里為流流者往而不返甚于蔡矣蔡在夷之外流在蠻之外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

東漸于海

節

此總敘治水之成功所謂通德之化也東漸于海言淪貳洽膚入之深也西被流沙言包含徧覆冒之廣也朔南亦暨及之言漸被之餘澤如北而幽都南而交趾無遠不至也風聲振于北而遠者無不聞德教軌于南而遠者無不效盡四海無非聲教所旁達矣禹于是玄圭為費上錫于舜以告治水之功成焉奉圭表享上之誠玄圭象水色之黑豈徒明不負所托云哉而孜孜保治之意寓矣此

尚書卷之

卷之

四十九

卷之

節承上文來而治水之功成功只以平水土言而定貢賦建侯賜服帶之祇德斷不可入錫與師錫意同重其事也漸深被淺之說不取聖化豈淺深互言耳人所聞為聲所效為教聲虛而教實聲先而教後東漸三句即是聲教但上分言下總言耳○按禹貢一書敘九州紛紛如在一室敘山川井井如在目前詞省而意備所以為妙地里圖經能有是哉

甘誓

唐虞同姓國漢孔氏曰堯舜皆禪啓嗣繼父以是不服而叛武然乎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有虐民敵與天子抗衡者其不臣也書召六卿予啓之能握權也召在未戰之先六卿六卿之卿即六軍將帥非王朝六卿也六卿之卿平居則各治其卿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則各將其軍而屬于大司馬均有征伐之寄者

王曰嗟六事之人

二節

上所召止是將此所誓并軍吏士卒咸在故曰六事之人威侮節示以討罪伐叛之意五行只以材質言不必兼理暴殄是浪費不愛惜之意輕忽是根籍不期重之意字義不甚差陳氏大猷曰拂是長飲職之宜即是威侮孔氏曰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爾侮慢此五常之道也傳之三正夏正建寅而并及子丑未必然或謂一歲之首月謂之三正亦出杜撰孔疏指天地人之三才引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易謂之三才之正道廢三才之正道言亂常也此說可遵勸是斬斷之義得罪于天故天欲絕之

左不攻于左

節

此嚴坐作進退之法也古者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為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步士則各供其

長而爲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軍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至于萬乘皆然御者與射刺者相應如一人左死于射右死于刺御者死車失者死列節制如此此所以能爲不敗之師○攻者盡心盡力之意

用命賞于祖

節

恭命不恭命卽爲用命不用命古者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賞于祖戮于社示不棄事也且祖陽社陰亦陽皆陰陽之意也賞或金帛或爵祿辜戮未必爰也故嚴其詞欲其用命孔融注訓作辱辱者辱恐不尚書疏訂

五十一

爲此寬緩之詞此軍前之賞罰若事定論功則逐而行飲至策勳于廟云

五子之歌

五子序之子
大康之弟

大康尸位

二節

史臣敘五子作歌之由尸位二句一直說祭祀之尸居而不動以此狀其居位無所事事但知逸豫逸豫故滅德滅德故失民好亡之君無所顧忌乃更甚焉蓋者盤旋不止非但以遊爲安也有洛之遠百日之久此正奸雄乘隙之一機非自棄其國而何弗忍不堪也非此一遊遂不堪命

也太康嗣位已十九年曰尸位曰滅德則其荒淫之事必多矣蓋怨已久故羿得因此而行其奸因者明禍亂之來我自招之也河河北也距太康于河北遂廢之

厥弟五人

節

上距于河之北此侯于洛之南從字作追字看初之不返太康不欲返也後之不返制于羿而不能返也侯于洛泐去留兩難故卒章有曷歸嚙依之語良可痛矣宗廟社稷之危亡母子兄弟之離散是兩意述祖訓以作歌傷六德之君不念祖訓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

節

尚書疏訂

卷三

五十一

一章二章只說作歌之序此節述大禹之戒次節以已不足恃民甚可畏申結其義也謂君與民遠矣但遠于分而非遠於情故爲君者但可近之不可下之近謂以情親之下謂以勢疎之近如欲與聚惡勿施饑寒困苦時時體恤下則如秦越人之相視矣邦本二句正發所以可近不可下之故有邦者誰不思寧其邦而民乃邦之本天下未有根本不固而能寧邦者所以近民而不敢下皇祖之訓如此民情豈不大可畏哉

予視天下

節

上述祖訓此五子自言予視天下豈但大奸巨逆與天德

兆多人足以勝我即夫婦之愚耳一人之寡耳亦能勝我
也而今且以多失之君取之其所為過謙減德盤遊無度
者殆不知多少愆咎而民能無怨乎民之怨始蓄于心不
可見後彰于外遂不可弭故關主噬臍于事後明君獨觀
于幾先當不見是圖也最上者厚民生而不困飾民力而
不傷使民愛而不怨其次者民生傷而亟為卹之民力勞
而亟為寬之及其怨未形而亟消焉此所以終不勝我也
今以多失之君臨積怨之民其危懼可危凜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朽索易絕六馬易驚不至折絕而奔騰未之有也
嗟乎為人上者奈何不自教德以失人心而至此極乎始
尚書疏訂

其二曰訓之有

節

訓亦禹之訓也作為也有專力之意六者皆人情所不能
無然或失之太過則必至于敗度而亡國一字或字重看
一者不必多也孔氏曰有一必亡况兼有乎或者然然之
詞言未有萬一不亡者太康以禽荒亡是皇祖之言不誣
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 節

五子自述其意以作歌實傷今思古之意謂今日之冀方
受者我祖而非我祖始授之者帝舜而亦非帝舜有也惟
彼陶唐欽明開心學之源危微聞執中之旨得君臨之大
道正政治之紀綱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我祖故能
承二代之遺規據此形勝而普天皆土率土皆臣也追惟
所自從來遠矣其授守有道矣乃今失其道將治天下之
大綱小紀俱致紊亂民心失而逆臣乘之遂底滅亡豈不
甚可傷哉陶唐二句惟本言之陶唐內補得其道正紀綱
意以堯事大講有此冀方句方說到禹身上來自堯而始
尚書疏訂

其四曰明明我祖 節

明而又明言明之至也如危微聽庸辨之極精大綱小紀
灼之允當也二句一直說不必分盛德大業君臨句乃起
下之詞以明明之德為萬邦之君當時所以經世而信民
者有典焉有則焉常行不易謂之典中正有準謂之則王
云總是政治教化等事不必分此句兼大小在內關右二
句又從中抽其瑣細者言之正見其品式具備之意胎朕

子孫欲其世守成憲也不但大者要者便是一石一鈞石則要關通彼此一樣無折閱之意折不及也閱通也荀子云良賈不以折閱不市鈞則要和平取予兩平無乖忤之意人情不平則爭不爭以其平也兩件雖法度之小者亦存個式樣于王府恐後世有私相輕重者準諸此也其慮後世豈不詳且遠哉凡此皆是禹之令緒欲子孫毋荒墜以保其宗祀于久遠今奈何以逸豫盤遊荒墜其緒威柄下移奸雄僭竊履其宗而絕其祀豈不甚可悼哉藉以所垂之法言即其則鈞石以吏治言祀以配饗言上云滅亡此云履歷絕祀是為一○其則四句不可作對文氣

宜抑揚

其五曰嗚呼曷歸 節

曷歸者見距于河北也天子尺地莫非其有何為至此嗚依者黎民咸戴無個靠泊也天子一民莫非其臣何為至此是以鬱陶思之切願厚色之醜怙怙心之慙此在洛汭後望之時如此只因弗慎厥德致有今日之禍雖欲悔過自存而去者不可復留難者不可復合其可進也亦付之無可奈何已矣或欲以前四句作悲舊陶二句作媿對非是○按五子之歌其聲急其情哀其言痛切而有餘悲然惟自嗟自悼自咎自反而無一言及昇豈其有畏心歟至

其然而不起哀而不傷得詩人情性之正亦賢矣哉

載 按大康為羿所距弗仲康立十四年前子相立羿遂篡相其臣寒浞又篡羿四共室生澆及豷汝斟灌斟尋氏夏之遺臣靡逃于有窮氏牧豷氏二國之餘燼殺與浞立少康夏中絕者四十年少康相之子孔繄云羿隄相

維仲康肇位 節

義和之征豳氏謂其二於羿察傳謂其黨于羿迄無的標曷若只以經文為正經文並無一言及羿征廢職則廢職已耳又何必云阿其黨羿而後之乎觀有從舊案等語則知義和之罪不止於潛荒廢職時但云群象不逞之徒以為亂有何不可若必以此二語證義和黨羿愚謂好雄舉事多不靠人勝廣之起不附項羽如我

告子衆曰 節

聖指禹謨以本諸心者言訓以發諸詞者言明徵定保一直說定保正是明徵言謨訓明有徵驗以之修德則德可久以之修政則業可大真足以保安邦國也先王以下即

讓訓以德政責諸天戒以災禍變異說克謹者恐懼修省以修德行政思所以消變異也臣人指稱爾大臣說克有常憲者奉法修職輔君修德行政以消變異也百官泛指在朝之臣修輔者亦輔君修德行政也如是則厥后惟明明矣君克謹是君心已明又臣工協贊故其明倍增明中以德顯而政光作目后明明而天變消天休至矣今歲和不但不守常憲不能修輔如下文所云顛覆沉亂罪愆不可寬矣所以當討

每歲孟春

節

上節聖人之訓此節聖人之令聖人以通變而懼不若先

節書說

卷三

五十五

五十五

事而防故又宜之焉說本以魯之東遷者天道開泰之初政治維新之會也適人道衰也聚衆人而令之故名木鐸孔疏云金鐸振武事木鐸振文教官師四句正是今之詞官師以道事君者君有失德失政則交相規正之勿疑口勿面從可也官師只作一人有職必有道也百工執技事人者奇技淫巧之類損德蠹政各執其所司之藝事以進諫或耗輶于物理或蠹職于無益規諫乃是人臣恭敬其君之道其或不規不諫是不知責難之恭邦有常刑加之先王之令也不恭且刑况夫假擾天紀昏迷天象者先王廣開言路無人不令正君義和當司天之職而棄

職安得不誅

惟時義和顛覆

節

此著義和之罪沉酒故畔官離次假擾二句緊帶說乃季秋以下正謂假擾如欽天監是次暗正靈臺是官推策占步是所司之事失所司便是顛覆厥德天下只是酗酒不好酒則皆迷把正事都誤了義和日食經文明說日聞知別是造于酒而失於推策也蔡傳添一若字又多一昏語頭或又云日食乃臣犯君之象故意隱而不言為弄諱也又多少哉彼雖欲隱中次之食其誰能哉假始也義和世官紊亂天文自此而始集即輯和也辰次舍也日月會于房其所次即為辰弗輯月掩日也太衍曆曰日月嘉會而陰陽輯和則陽不疚乎其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而食矣伐鼓者鼓陽聲也扶陽以抑陰也古者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廟太僕贊王鼓想天子鼓後太僕代鼓之或者乃云贊進鼓于天子猶是無個人乃用無目者乎馳馬行走步行或供取幣或執弓矢皆所以助救日也孔疏云齋夫馳取幣置天神救日為太陽之弓以枉矢救月為太陰之弓以直矢鼓用祭天之雷鼓三樣人一是廢人一是卑官一是行誼非崇要當事者且救日之急如此况身任其職者乎因問知言

實因酒醉昏了不曾推集得不止於失誤不收云爾先時後時傳以撓越太早錯過太遲立說漢孔氏以曆言占候差錯氣節過期後期言錄于左

漢孔氏曰為曆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每節各四十五日有餘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為十二月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強半也以月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尚書疏注
五九
勝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月光正半如弓弦也勝言闇也朔言月死而更蘇也先時者假今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不及也其氣望等亦皆如此日食月食之說朱子曰日月一歲十二會方會則日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為之食日有暗處望之時月行正與暗處對不得借光故食

尚書疏訂卷四

明金壇史維堅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昂如甫輯

商書

帝署生契為唐虞司徒封于商十三子而生湯故湯以為有天下之號曰盤庚遷殷而後稱殷

湯誓

湯子姓名履歷曰湯以湯為謚者非

王曰格爾眾庶

節

武謂湯伐桀時即稱王誓眾此必不然既放桀仍遜豈有未伐桀建國稱王乎作史臣追稱為是朕言包一篇順天應人信必謂皆是多疑即下文嚴刑重役天命殛之豈諄諄然命之乎亦卜之民心而已奉行天討乃天吏也豈稱亂哉

今爾有眾

二節

伐桀毫民所不願也而夏民所深願也毫民以一己為心而湯則以上天之心為心已事小而奉天討罪其事大也夏罪其如台是夏民在塗炭而商民自在春風和氣中也商民以一國之安為心湯則以天下之安為心蓋夏民之危是尤聖人之所不忍也上迫于天命而順乎天下迫于人心而應乎人湯所以曉告毫之民也○稱事謂未已熟將好收割率遏重役也率割嚴刑也率字或作大率或作

君臣相率惡意率盡也盡力爲之不顧人生死之意率盡弗傷一宜說弗傷傷事之象也軍殺身以亡無欲其亡之甚也

爾尚輔予一人 節

輔予勿阻勿憚果於從征也齊謂齊景公曰權以脅之勿使犯董氏曰示以賞罰之必熟乃皆師之體○王損庵曰順天應人則有以服乎人心之公信賞必罰則有以作乎人心之急此天罰之所以果能致民危之所以果能拯危也曰雖分天人心即天心不是兩事

仲虺之言

仲虺史記作仲虺虺即寒朱也會同曰誥此帝君亦曰誥者孔疏曰不但釋湯意且以曉其臣庶也

此篇大旨總註甚明首段言天之命湯次段言民之歸湯見不必慙末段言君道難盡人心天道可畏見不暇慙

成湯放桀 節

成字註明曰放者以討罪之權予湯也桀不爵而名獨夫也放伐之事終不若禪讓之美而湯始爲之故自以爲慙慙德不如古也予恐句正是慙之意口實者後世亂臣賊子指此爲實以藉口也乃借以引證之意不忠之臣何代無之古無是事猶無以藉口自我爲之奸雄有不借以爲辭者乎墮萬世君臣之倫而啓其指借所以慙恐杜曰成

湯處君臣之變所以慙漢纂述之跡所以悉

仲虺乃作誥曰 節

仲虺作誥以解湯慙人生有欲若無主則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勢必至於亂矣天不忍斯民之亂也乃於衆人中生一聰明之聖人以治之聰明以德言非以生質言不役耳目斯爲無欲主以無欲化有欲則爭亂之風自息故曰時又上天立君之意如此今有夏桀不聽不明肆行昏亂暴政虐民民被其害如墜入塗泥炭火之中其可復爲民主乎天厭夏德乃篤生吾王錫以勇智之德發強剛毅足以遏天下之亂畧神謀睿慮足以圖天下之事義若此厚王者而豈徒哉欲王表正萬邦而續禹舊服也禹舊服以祗德之身表正天下而聲教至於四訖迨其子孫不能繼之欲王勇足以斷智足以謀植標于此取正於彼于以撥亂世而反之治起塗炭而予之安凡執中之緒德先之軌禹舊所服行者子孫不能續而王續之也然茲表正續服亦無他道惟率循常典以奉順乎天而已蓋五常之理萬世共由而其原則出于天禹之所服服此而已萬邦之正正此而已能勇以振既墜之綱常智以察幾晦之精蘊皇極一建於君身而天命自承于於穆表正續服之道寧外此哉是天厚吾王正托主以大事也今日伐桀亦迫于天命

不容辭者何慙之有○惟天生民三句原天立君之意
德以下原天所以生湯之意不曰聰明曰勇知者于撥亂
反正為切也典指五常說茲字指表續言率典就是若天
命不必又及率天下共由意一字而兩解不妥日記以典
字作惇庸命討亦是表正四句不作天意而作堯湯亦是
真西山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
正即所謂常也此說更妙當主之若照此說則天命當指
伐桀言正所謂天命盛之也此四句與時又相應

夏王有罪

節

此申言天之命湯也言夏王得罪于天使知悔過改猶
尚書晚訂
可也乃反矯詐誣罔託為上天之意造作虛詞以恐嚇斯
民說道天命在我日不可亡汝民無奈我何將以惑衆也
而不知益以逆天故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我商受命為
生民主用以昭明衆庶也典師云者塗炭之民昏濁已甚
若舉斯民洗滌一番如永清四海之意且不必入表正率
典意天之初明謂之昧爽以喻民昏而乍明也此見得天
之去夏而屬意于湯益至何以自慙

簡賢附勢

節

此下三節言湯德得民賢者慢之有勢者趨之此小人之
尤而桀之黨也衆類煩多同惡相濟則善類必其所不容

始我商邦之于有夏為桀所惡欲見剪除若苗中之有莠
然必遭鋤治若果中之有穢然必被簸揚有不客以存者
王之處此其勢之孤危甚矣以是商之衆庶無小無大莫
不戰戰震恐懼王陷于非罪為桀所害况我王之盛德尤
言之而足人聽聞者乎邪正不難並立而聲聞又且著揚
其為桀忌嫉又當何如○聲字不必拘泥惡黨煩多湯被
其讒為我邦見忌之始聲字意如此莠草之似苗者稂莪
之不成者以美種喻桀以不美之種喻湯極形容湯勢孤
危難免之意傳已明矧字又深一層予德下文不邇不殖
云云是也袁儀卿以莠稂指桀謂湯為民請命視桀若莠
稂不可不去小大戰戰看如惴惴崩角意矧予二句見可
為天吏意似乎穿鑿不如蔡傳確當

惟王不邇聲色

節

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指為侯時言之澄于心達于事
乃孚于民三段相連遞下聲色與耳目相粘最難解脫惟
胸中澹然無嗜者能祛之不邇遠之也貨利人心最易好
此不殖者忘之也人惟于此四者酒脫不去本原不清故
好惡取舍不得其正而忌人自是之念生所以用人處已
各不當矣惟此闢一破自然無往不宜四懋字俱煩多之
意下懋字是我以彼為懋而懋之字樣較活德就造詣說

功就建立說懋官崇之秩又兼之職在受任之初懋賞錫
之士又旌之服在委任之後或欲入不浮意亦不消用人
向不重用人重樂取不吝言改之速也不稱無過而稱改
過所以爲善形容聖人之心用人處已各得其當是以臨
民之際不但寬而克寬不但仁而克仁寬者從其量而言
之也寬大之過則失於縱弛者有之克寬云者傳傳如天
而非縱弛也仁者從其愛而言之也仁愛之過則流于姑
息者有之克仁云者長養如春而非姑息也斯德也光輝
發越昭著而不可掩始于亳都被于天下兆民之衆皆信
其寬足以容民仁足以澤物而懷服之誠有膠結而難解
者所謂言足聽聞者也信者信其能寬仁也尚未說到歸
上或以彰信卽是聽聞非是蓋德彰而信正是足人聽聞
也兆民不止亳都

乃葛伯仇餉

節

此節緊跟上來惟湯之德彰信于民所以一征伐而民皆
愛戴之王之初征爲與餉者報仇因此見天下無道之國
皆不可不征故自征葛以及天下東征三句王師未至而
民望之切攸徂四句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湯何以得此
于民此從信中得來也受征之國民惟恐殺害或誘掠故
每每罷市地避今惟信其師到可以引水火可以解倒懸

所以怨慶交集也戴商惟舊就征葛時說征葛十七年始
有鳴條之役言民之戴商自征葛時已然豈待今日哉見
退于人心之歸不必懸或以惟舊推至征葛以前不必從

佑賢輔德

節

此示以統馭諸侯之道也天下諸侯善惡不同鳴條既放
之後正命討一新之初可無所以統馭之哉克養純粹之
謂賢佑者隆其禮遇眷顧優渥以股肱耳目視之也行道
有得之謂德輔者扶持培植厚其祿秩錫賚有加也忠謂
盡心致主顯者如樹之風聲紀于太常令其聲名顯著之
意良謂奉法修職遂者如任便宜寬文法不致掣肘恤其
私不浸內顧因其善而善之輕重如此弱者不能自立則
設官以治之昧者不明則督責懲戒以攻之創置惇理曰
亂則取之變置其人更立一君擇族之賢者爲之賊人害
義自底于傾危顛覆曰亡則侮之不但滅其國并其身而
戮之因其惡而惡之輕重又如此弱昧亂亡有亡道焉兼
文攻侮亦因其亡而推之耳賢德忠良有存道焉佑輔顯
遂亦因其存而固之耳推亡則惡者懲固存則善者勸將
見天下諸侯勉于賢德忠良之歸不蹈弱昧亂亡之轍有
存可固無亡可推侯度修明治理振舉邦國有不昌盛者
乎

德日新

節

此言修德檢身之道也謂人心離合之機係君德之修否誠能謙虛以受益日新其德則有以警覺人心不但近者目擊其德之遠亦懷而歸之矣若不能日新其德志自滿足則無以固結衆志不但遠者携貳雖九族之親亦離而叛之矣人心離合之機可畏如此然則吾王之德雖足人聽聞亦豈可自滿哉必當益加日新之功以勉明大德凡一言一動無不合乎中正之極立中道于此令人有所觀法而取衷焉然建中之道何如德莫大于義義者事之宜也事至于前是非可否一以義決之如利刃着處截作尚書晚訂

卷四

人

百十

尚書晚訂
此片便是以義制事德莫大於禮禮者心之節也心有所動欲見於爲一以禮繩之如論語之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便是以禮制心若然豈特可以建中于民已哉芳規懿範百世爲諸帝諸後昆凡嗣孫之制事制心取之家法而裕知矣此句正見德建中之當務予聞曰以下是言欲盡君道以垂法當崇師道以立本也自字有自然之自傳所云云是也有自己之自言不由他人強勸我所自取也推其極如妙解于語言文字之外法戒于三人同行之間皆是也王字舊作王天下之王今作君王之王愚謂王字以到亡字便作致王庸何傷且上文萬邦懷相照領王者

嗚呼懷厥終

節

天下之所往也好問則天下善皆吾善故裕自用則一己之聰明能幾何故小裕小皆就心體說自得師好問二句對德日新看謂人莫已若與自用對志自滿看是可見隆師而好問則德明而中建萬邦之懷不期然而然者矣此又示以悠久之計言爲君者須要圖箇善終之道今日天命一新正好合下做工夫如日新戒滿懋德建中圖之此其時矣舍始不圖待終而圖則無及矣人君之所行逃不得上天之鑒察有禮者封賞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天道之禍福相倚而人心之操無常一念不終則合尚書晚訂

卷四

九

元八

禮而入暴亦無難者故當敬崇天道兢兢于福善之道而致禮于不怠恐恐於禍淫之道而戒暴之不遑如是則天命可以永保有封殖之休無覆亡之患萬邦常懷後昆永裕矣天道以理言天命以運言欽崇所以謹始永保卽爲有終此二句只管本節講

湯誥

王歸自克夏

節

衰了凡曰克夏而歸至于亳則退就侯國矣諸侯宰職奉朝自天下不釋湯也故誕告之誕告包一篇如原居道之重昭革命之公欽付畀之責嚴造邦之戒皆是下文明題

句亦然萬方兼臣民雖對諸侯言實與天下更始

王曰嗟爾萬方

節

至君道所係之重說勿作天立君意爾字指諸侯萬方字有衆字俱指民衆只是中乃至當恰好之意太極之理隨氣流行却似以此裏交付與人一般故謂之降天降而予之人順而受之有此恒性不待矯強與生俱生故曰若古今不易聖愚同具故曰恒此即民之秉彜也不若工夫真西山曰民有秉性由於日用事物之間則謂之道使民安於道非君不能何謂安如父安於慈子安于孝之類變其氣質之異反其降命之同心順而身體之然後爲安何以向書晚訂

后方能養有養則事之有食以養之而又有政刑以治之夫然後昏蒙可開強悍可服帝衷和而恒性不失所謂作之君作之師贊造化之所不及也歸重在綏猷曰衷性猷一物也自天而言謂之衷自人受之而言謂之性自君教之由是而之焉謂之道降衷即天命之性若性即率性之謂教猷即修造之教○按六經言性實自此始此所議論與危微精一之旨實相發明中庸一書其源蓋本于此真萬世性學之原也

夏王滅德作威

節

君道至重而桀失之不但不能綏猷抑且過爲暴虐故天

亡之也德只作仁愛說滅者絕無之意作者有意之詞威虐害禍應罹者入而不能出也忍者不堪也荼苦荼毒荼人之蟲狀虐之甚也稱冤莫極已也福善句大槩說重禍淫邊災如伊洛竭之類降災以其不君之罪或有其悔改之意彰罪且未說到亡至黜伏乃亡之降災彰罪正所以禍之也福善亦只就三辰順軌地出醴泉等祥瑞上看

肆台小子

節

肆字緊承上說降災彰罪是天亡夏之命顯然可畏者故台小子奉而將之不敢放桀之罪也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於天請命請有累更生之命於天伐罪救民俱不敢專向書晚訂

上天孚佑下民

節

孚字因上請字來請者聽于天而未可必至罪人伏則天之佑民信矣黜伏者竄奔南巢也天命不僭只就禍淫邊說若兼福善禍淫玩口氣不然實若句斷連下句說賁孔疏云草之華也殖生長者也民遭荼毒如草木之憔悴今也民始甦息如草木之榮華理長而意雅字義更切喻在先正意在後是倒句法也蔡傳不從允殖者幸之之詞

傳予一人輯寧

節

傳予輯寧就諸侯率職來朝見爲天之所使亦是輯寧和之也不乖戾之意寧者安之也不机遑之意終以教養入講不必分貼意重教一邊如上文綏猷是也未知三字要玩知或可改未知則其咎難明隕淵形容憂危之甚言外有求助之意註中愈字對伐桀說○茅鹿門曰輯者全其降衰寧者免于荼毒

凡我造邦

節

此求助于諸侯也匪彛凡非法之事皆是卽罔失法度之意愒愒也淫過也無卽卽罔遊同淫之意典侯度也天休

尚書晚訂

卷四

十二

三

非人臣祿位之休亦非天子受命之休指傳予輯寧之休命卽言爾典亦是輔君輯寧之常道恐不勝任故勉諸侯盡力以共承之是欲終所托之意非望天眷有隆而勿替也字典者法度必循其則逸樂不踰其軌佐輯寧之功成綏猷之化也以承用力說要得深望諸侯之助而恃以無恐

爾有善朕弗敢蔽

節

帝心以上嚴之天見君臣當各盡其道下質之民見君尤當專盡其道各守爾典爾之善也不蔽佑輔顯遂也不能輯寧朕之罪也不赦後除蔽改也簡在帝心謂善與罪天

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雖欲蔽且赦得乎萬方四句就君道上說蓋天降衷於民而以綏猷之責付之君則凡四方之有罪皆君之不能教也非在予一人而何予一人旣以萬方之罪爲罪則凡有罪皆君道所當自責者何以爾萬方爲哉

嗚呼尚克時忱

節

時是也指君輯寧臣守典而言忱有懷切力行之意有終謂君保國祚不至黜伏臣保祿位不至殄享也曰尚克曰乃亦皆難之之詞而庶幾其必能

伊訓

尚書晚訂

卷四

十三

三

訓教戒也以臣訓君爲萬世法自伊尹始

惟元祀十有二月

節

新君嗣位當祭告先王撫臨群臣然喪三年不祭禮也伊尹爲冢宰故攝行大禮徧祀商之先王奉嗣王以卽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蓋攝而告廟也是時侯服甸服之群后咸在位次內朝之百官各總已職權聽命于冢宰喪三年不言禮也伊尹爲冢宰故攝而臨群臣也當是之時王在廟中先王臨之在上群后質之在旁瞻顧之間正可感動而况初心之虛尤爲易入伊尹乃以烈祖成湯之成德開明詳悉以告于王或見于修已用人或見於居上臨下或

以古今興亡啓之于先或以天人禍福戒之于後凡締造之艱難及裕後之詳傳一一反覆陳之庶幾王之聽之惕然有所儆動欲其嗣祖德以保鴻業也○祀取祭祀一也也殷人尚鬼故以年爲祀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于初歲必踰年然後改元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日記作湯崩之踰年不主服仲壬之喪告廟以卽位改元之事告也先王湯之祖廟契以下也卽位大事豈有告湯而不告餘廟之理告廟臨臣不可並臨臣亦在祭所還重告廟一遵獨言侯甸舉近以該遠也總聚東也謂凡事掣而歸之冢宰聽其指揮祠先王而告卽是天子改元之常禮因祇見而尚書晚訂

十四

訓王是伊尹特舉之深意然亦伊尹先見其縱欲之微故預訓以防之
改正朔不改月數辨○王陽明曰商不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不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又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以午戊師渡孟津明日巳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城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

是爲證者或曰如子之言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極于巳午陰生於午極于亥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于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後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周公之所繫其論之審矣○袁了凡曰按漢史臘月陳康之漸莊賈殺滕以降秦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也禮記月令孟冬臘祖先則周人所用之臘安知非亥月乎按湯元年庚戌依三統曆則太甲元年爲癸亥其十二月朔正爲乙丑乃建子之月非建丑之月也春秋傳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食于亥之末及降婁初歲文伯以爲魯衛惡之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故在婁降此約有明驗不可以口舌爭者○愚謂建正改月此必然之理蓋正朔者十二個月以此朔爲首也既謂之首朔矣又復舍此首朔而于他月起數何以云止且起數于寅而行事于丑成何理也唐虞未嘗建寅也而虞書一則曰月正元日一則曰正月上日其改月也夫何疑若如蔡氏云頒曆授時以正朔行事紀數之月以寅月爲首從前則以十二月冠于正月之前于數爲逆從後則是行夏之時矣而於建丑爲悖先王必不爲是兩無王也蔡傳習聞胡康侯程伯子之說而旁引曲證真

尚書晚訂

卷四

十五

稽疑

浪說耳或謂改于上不改于下從民之便是何言歟不遵正朔於法當誅聽民更制易法豈聖王之軌哉

太甲朕仲壬之喪辨○愚按書序云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作伊訓孔氏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卒及湯崩太甲以孫繼祖而立正義曰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于湯崩繼以外丙仲壬後及太甲此必惑于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文爾正不知古人謂歲爲年殷歷程氏曰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此說與經甚合當從無疑况經文訓太甲往往述湯事如云今王嗣有令緒肆惟王丕承基緒明爲太甲繼湯之詞若曰朕仲壬之喪則祠湯墓也依湯之墓居壬之喪伊老母乃迂于事乎

尚書晚訂

卷四

十七

四百五十五

踰年改元辨○漢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卽位莫殯而告蔡氏非之謂踰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宜以伊尹而有之公羊氏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卽位也然公羊之說周禮也時異世殊以周禮釋殷書未見確然闕之可也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期故由此逆推之知此是湯崩踰月改元耳若踰年始改元則服闋當不在三祀十二

月矣顏氏曰止可依經諸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然哉

先王湯也辨○唐孔氏謂湯之父祖不追爲王蔡傳因之謂祠于先王爲湯按詩云玄王桓桓朱子云玄王契也王者追尊之號安有湯有天下而忘其祖不追王不立廟之理乎若曰先王爲湯則下文祇見厥祖不重複乎二句之間先王厥祖異文則先王是湯之先廟厥祖是湯可知伊尹名摯辨○孔傳據孫子及呂覽謂伊名摯蔡傳因之以尹爲字陳氏曰三代而上未聞以字傳者且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

尚書晚訂

卷四

十七

四百五十五

祠與莫辨○孔氏曰湯崩踰月太甲卽位莫殯而告言祠是莫也祠有主有尸其禮大莫則莫罷而已其禮小喪于殯殮祭皆名爲莫虞祔卒哭始名爲祭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也吳氏非之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乎祇見意謂祠是祠于祖廟非喪次也

日嗚呼古有夏

節

伊尹將言烈祖之德故先卽夏之興亡以昭勸戒見祖德不足恃而已德所當勉也夏先后大禹方懋其德精一執中勤儉自守遂克享天心罔有天災以日月星辰則順軌以雨暘寒暑則時若而無有邪沴于其間焉豈但罔有天

災山安於時川安於流鬼神安於盼饗亦無崩竭恫之患也又豈但山川鬼神之寧鳥遂其飛之性獸遂其走之性鱗介遂其游泳之性莫不有並生並育之休也是天眷之隆即在慈德之中及其子孫桀弗率禹之慈德肆行暴虐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有天命之成湯以誅之所以然者蓋造可攻之彙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湯始修德于亳都惟德可以除暴故天命湯以伐桀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太甲不率成湯之德亦必立召夏桀覆亡之禍矣可不監哉○方字乃方纔之方方纔德隨感天休見其速也不作當字夏先后只指禹罔有四句相推說下亦字莫不字尚書晚訂

十八

三

惟我商王布昭 節

承上朕哉自毫而本湯之所以興桀滅德作威無有能聲其罪者獨湯爲民請命故曰惟我商王布者發揚也昭者明白正大也武而曰聖者陳氏所謂德義之勇也神武不殺亦是代非代有天下乃反其所爲之意更其荼毒敷虐代以子惠寬仁是也先者信之而不疑如曰非富天下爲匹夫匹婦復仇是也懷者念之而不忘如曰僕我后后來其蘇是也但兩字宜申看惟信故懷不可截然分作兩對

今王嗣厥德

節

此王之天下以德得之今王繼先王非嗣其位乃嗣其德也既嗣其德則家和四海之觀德者正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立字謂爲之于此而可爲民表也卽建中建極意愛敬要體帝王事發揮惟親在善繼善述不變舊章上說惟長在尊崇元老無遺壽考上說如此則愛敬立矣夫愛敬之道既立于此則愛敬之化自形于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國終而四海莫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愛敬之風洽天下矣此非必之家邦四海而必之惟皇之極也嗣德謹始之道孰有加於此哉○後來太甲顯覆典刑不思阿衡伊尹已先見其微故以孝敬點醒之始于家邦二句就遠近之人儀刑其愛敬言之卽是終上立字之義非推行之序也

尚書晚訂

卷

十九

三

嗚呼先王肇修 節

此舉先王之成德欲太甲嗣之也肇修句總從陳六句正肇修之實肇者樂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忠言易于逆耳而虛心聽受實出樂聞非特外示優容已也老成易于疎慎而奉爲勸懲動輿之準不但聽從其言已也照下之謂明凡民曲折處無不照察悉爲處分料理停當是謂克明實心之謂忘以事桀言積誠感動去曲代持是之謂克

忠與人不求備不是器使乃是取善之責儆身如不及不止言其心其工夫亦如此有視勤若息視密若疎意此皆先王所以修人紀者以十里之侯封齊有萬邦而為天子蓋亦艱矣今王坐享成業可不繼嗣先德以保之乎

數求哲人

節

此節是求治人以輔後王見先王應後王之遠數求即立賢無方之意以修人紀立說輔字兼勸善閉邪二意如云將順其美使之由于禮度之中臣救其惡使不陷于縱欲之失修人紀以嗣厥德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

節

尚書晚訂

卷四

二十

四

哲人輔之阿諛之人從而欺之欲君嗣德難矣故又制官刑以儆有位非恐哲人怠于輔而設此以儆之也申說非想當時太甲左右已有此一干貨色歌舞等人相與蠱惑之故訓及此官刑即下墨刑曰以下儆之之詞也風者習染之所成也人一入于其中便浸淫汨沒而不能自主無影無形未幾而天下靡然從之故曰上行下效謂之風夫有此風者大都生於敢心敢者無忌憚之心也人無忌憚何所不至于是有萬舞千謳恣長夜之飲而無節者矣至者以歌舞事神故以此為巫風于是有珍奇窮窳狗馬登臨卜畫卜夜而無度者矣殉如殉葬之殉請陷身于其中

死而不顧也淫者過也亦樂也故曰淫風于是有視聖言忠直者德若仇視嬖倖若膠漆者失辭者毀之也好惡拂人倒置背理孰甚焉故曰亂風有一言不必多也喪亡止于家邦者暗指天子微言也勿補出匡者止之于將萌若有而後諫已無及矣臣下不匡以墨刑加之貪官固位與貪賄同所以激之使諫也具訓于蒙士即鄉學國學之士使異日入官知所以進諫也蒙士且訓況見在有位者其匡正可待言哉

嗚呼嗣王祗厥身

節

尚書晚訂

卷四

二十

四

此總結上文而望其敬念也敬念一直說人欲敬身非念頭上時加覺察不可工夫全在念字聖訓以下原所以當敬念之意經畫于先王之心乃聖人之謨也近足以省身克已遠足以致治保邦義理完足關係甚重蓋洋洋乎大哉發揮于先王之口乃嘉美之言也以綱目則昭然畢陳以鑒戒則燦然可睹條分類析殊無難曉益彰彰乎明哉此其所以當敬念也惟上帝不常二段不可以天命人事板對善惡等字不必死粘風愆如上文愛敬人紀何者非善非德宜推開說為長况贊風愆則云聖謨嘉言昭勸戒又云小德小惡不成語意玩來自有血脉若曰天命何常哉作善則福祿臻而百祥降焉善其可以不為乎作不善

則箇害至而百殃降焉不善其可以少爲乎善卽德也人於德多爲其大而忽其小以爲小善不足爲而不知萬邦之慶卽自小德中來不善卽不德也人於不德多戒其大而以小失爲無傷不知厥宗之墜卽自此小惡中致也况小德小不德日積月累無有不自小而大者董子云善之積也如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不善之損也如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語最可思如此講方有氣脉若只就風愆上說於大小字義便難暢快邦慶墜宗又祥殃之大者王說轉上文意蓋上下相承亦不必以天人分矣

太甲上

尚書說訂

卷四

二十一

三

三篇之書始因不順而作書訓之繼因書無益而口陳訓之末又以空言無用而居之桐以訓之卒致克終允德可謂曲盡格心之道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此作書之由不惠者不立愛敬不念風愆不嗣烈祖之德不保艱難之業也阿倚衡平孔氏作官名說鄭云伊尹湯荷而取平故以爲官名保其國如何平其國如衡則王介甫之說也太甲不惠或忽尹或恃尹故下文一儆其所忽一破其所恃

伊尹作書曰

節

此言先王創業之始祖而尹亦爲開國之元臣見尹躬不可忽也命曰明者言這道理顯然在前特人不順則不見耳顧說文云還視也還視返觀內照也此心常存在在覺靜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過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如參于前如倚于衡所謂常目在之也不但平時就是奉神之時亦無非此顧諟之心上而天神下而地祇社而土神稷而穀神先而宗廟一以此心奉而承之極其祇敬嚴肅蓋顧諟明命于無間也以承至祇肅作一句讀不可以明德恤祀分看或云天地百神卽明命奉承祇肅卽顧諟說亦是天監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與人不遠也集命撫綏一直不可以有天下安天下平說厥辟宅師亦一直不可以佐君安民平說集大命有天下也袁指明命非是撫綏着湯說以緝寧綏猷入講惟尹躬句是歸重處言先王非能獨創更得尹輔之乃方有此丕基肆嗣王方得承之肆字緊頂說左右宅師者哉禍定亂既效勞于集命之初立經定制又宣力于撫綏之後除殘布寬令萬衆之民處之各得其所也王今臨已定之萬方統已宅之民衆可忘所自乎抑揚重伊尹身上講

惟尹躬先見

節

此言佐業固賴乎臣而保業則係于君尹躬先見于西邑

夏矣夏先王不但指禹自字不作由字說謂日已也爲仁
自已之意夏先王以忠信自完故能有終忠信兼心與事
言有一念不真一行不實便不完全便有欠缺不得爲周
日記云存皆實心行皆實踐不朝爲而暮廢不外修而內
荒是也或主謀之周悉說夫忠信爲周訓出國語孔疏亦
從之何必別求有終是享國長久保其令緒也惟終是與
國咸休保其爵祿也罔克內補不忠不信意如昏迷不恭
矯詐誣罔皆是不周戒夏桀敬爲辟俱以忠信入諫不辟
而泰祖則以不周罔終而不承之緒不保矣尹且自慮于
罔終之不暇而何能爲王謀哉罔終則累乎相不辟則泰
祖聞斯言真是慄慄

尚書晚訂

卷四

二十四

三〇七

王惟庸罔念罔

庸以尹之言爲尋常也句絕古注皆然罔念心不維也罔
聞耳不聽也忽尹猶故而莫知顧諟之功恃尹猶故而莫
盡自周之道故繼之以口陳

伊尹乃言曰

節

此述先王爲善之動慮後之遠以戒其無致覆亡昧未辨
色也爽夜氣清也昧爽之時萬感未交虛靈正湛先王心
體澄然固不待洗澡而意念惺然則不能自己乘斯時而
大明之存養於退藏之密省察于初動之幾俾天理昭昭

在目一毫之物欲不得而掩之抑且不遑寧處坐以待旦
孜孜急急無暫止息若日昃明見矣鷄既鳴矣豈吾人安
枕之時哉此乃極形容其勤修之意未說到行上以明德
行政分看者大非旁求之廣也求賢不止一路更多旁
出之途俊彥乃懷才抱德者啓迪時說俱分知行可從啓
者罕喻曲譬開發其昏迷迪者鼓舞振作激勵其踐履也
或入以義正君以禮防君亦可命指大命以基業言觀越
字覆字可見或指明命或指先王臨終教戒之命俱不從
越命自覆者不法先王之丕顯不聽俊彥之啓迪則不承
之業自然不保矣可弗戒乎

尚書晚訂

卷四

二十五

三〇八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此深救太甲之失正無越厥命之事也二句一直說慎儉
德卽所以懷永圖不可兩開懷字工夫在慎字內儉非節
儉之謂不侈然自放之謂也永圖就國家上說凡人奢侈
欲縱止快一時之樂而不知長遠之計惟儉則收斂而不
敢肆制節謹度約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清心寡欲制凡
事於天理範圍之內故能爲社稷謀爲生民謀而天下國
家可以保之於無窮矣太甲之病在敗度敗禮奢侈失之
快自前而忽長久故此直拔其病根而藥之

若虞機張

節

此節告以慎德之工夫若字承慎德二句來欽止二句正發若字之意乃慎德之所從事也此若詩之比體上兩句先設譬以起下兩句機旁才也括大尾岐而斷弦殷也度者高下之準也往者以意往也在心目之間虞人之射也既張其機矣矢加於弦不遽發也必往省矢尾啣弦之虞高下得法與物相當然後發矢斯發無不中矣乃王之慎德亦然欽止二句勿作處事說勿以立本致用對說止以理言正如射者之度而萬應之準也慎德工夫全在欽止而率祖句又爲欽止而設尹恐太甲認止不真故又舉乃祖做個標準欽止者人心之中事事物物各有個當止之尚書晚訂

卷四

二十木

理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之類惟欽則當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靜有定止當感應紛糾而品節不差動有定止是止乃從一敬中得之也省字意只在欽字內不必又高一层然要欽止不必他求乃祖之所行莫非禮義之成法正得所止之標準也惟循而行之則所行得所依據而動無過舉矣正如射之發而無不中也擇者恍若之不覆命也有辭者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萬世稱爲慎德之主稱爲承圖之主也時俱作効說有辭謂之效是矣朕擇何以云效耶正與承圖相首尾之詞

王末克變

未變其舊習敗度敗禮猶故也伊尹所以不得已而行權

伊尹曰茲乃不義 節

此尹告朝廷群臣之辭茲指敗度敗禮乃不義之事性本善而習壞之併其性亦化而成習矣賈誼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是也故曰習與性成所以然者爲弗順義理小人從史之耳予可使之抑昵乎于是從桐先王墓陵之地營建宮室奉王居焉密邇先王一則興其哀思一則絕其邪黨以是訓之勝于作書口陳多矣庶幾善念油然而生汚習脫然以去無俾一世迷而不悟也嗚呼此舉也慶君臣之變行非常之事伊尹爲之而不忌天下安之而不尚書晚訂

二十七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居憂孔疏云服治喪禮也此時不順之黨杳然屏跡朝夕惟與先靈相瞻對故往愆前咎頓然以改而良心善念油然而生此可見惟狂作聖在於克念而不言之教勝于責陳尹格君之功大矣

愚按孟子稱尹爲放君後人因之今攷之經史臣曰徂桐居憂伊尹曰密邇先王其訓爾未見有放之文居桐乃

後人處墓之始孔氏不知朝政之說正與三年不言合其
啓放者論其迹也愚未敢以爲然

太甲中

卷三記十有一月朔 節

太甲終喪之日正當改過之後伊尹以衆見吉服從桐宮
奉迎歸宅正位臨民服除終德二意兼重古者天子六冕
惟衮爲飾物盡文復辟大事必於正朔行之杜靜臺曰倘
服除而德不允何以慶之

作書曰民非后 節

伊尹既迎太甲歸深致慶幸之意乃作書告王民非后四
尚書校訂 卷四 二十八

句意重下段見君尤不可失民也日記曰民無君復有明
君出君失民廟社一絕不可復續矣向者吾王有過君幾
失民商家基業大有可愛者幸而皇天眷商陰肅王喪思
若落之行若翼之也克終厥德敗度敗禮變而處仁遷義
也不能其始而能其終故曰克終休字指保守基業說自
今以往子子孫孫永得以匡民而作辟國祚延之子無窮
宗祧保之子不替皆自今日貽之豈不爲萬世無疆之休
乎不必說到爲萬世履仁遷義之法喜懼懼後日執德不
非今日倘不改如之何之說○林氏曰克終允德
力也而歸之天者尹嘗五就桀矣而桀終不改則太甲

適豈非天乎湯宜有餘慶故太甲爲之舉始皇宜有餘慶
故扶蘇爲之子一天也

王拜手稽首曰 節

太甲深咎乎既往而來助于將來重圖惟厥終上開口便
說明德二字何等敏捷德者人所以肖于天地以不明故
不類也或云不肖于前人亦可欲敗三句正不類之實本
註度就事言禮就身言真西山云欲者嗜好也縱者放肆
也奉身當有法度嗜好無節則敗度修身當有禮義肆不
恭則敗禮禮度就身說日記云勝蔡傳杜靜臺曰人君作
事皆有見成法度多欲則所行之事皆求滿其所欲不能
尚書晚訂 卷四 二十九

不變亂法度君子身舉動自有當然之禮縱肆則其身放
于禮法之外二句正是不肖于德處速及越命自覆也天
作四句先泛言後着自己爲是天孽凡草木物之天與豕之
怪是也可違者如太戊之桑拱高宗之雉雉皆可修德以
禳之自作之孽不可逃避如桀放鳴條紂死宣室皆已自
取今日縱欲速戾正自作之孽其可追乎師保之訓如作
書如口陳皆是背之者罔念聞弗變是匡救之德卽繩愆
糾謬之謂終字對初字看初曰弗克終曰圖惟言往者雖
不可追而來者猶可圖也太甲求助之意可謂切至矣○
欲與縱常相因禮與度非二物

伊尹拜手稽首

節

太甲自咎不明于德尹乃以允德明后期之修身固是戒逸欲遵禮度然洗滌方新渣滓未化必求至于純粹以精乃已須要體會此意工夫全在修身內修身而德允德允而下協所謂誠能動物也流水遵下不可照傳作對德就臨民發用說允德者不徒爲悔過之言而實有圖終之事言自內及外無不實也允字生於修字來無工夫協下則是允德自然之驗協者合也傳以和字解和則合矣謂實德流通足以感動人心自然和協順從愛戴歸往于下者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以明后期之此只說明后能然不可尚書晚訂

卷四

三十

說能此斯謂之明后下文先王正明后

先王子惠困窮

節

要允德協下這様子莫過于先王成湯子惠德之允也言允德而身之修可知悅服俟望下之協也子惠要玩註中誠字誠正是允人之愛子無有不誠以愛子之心愛民則凡撫摩鞠育賞予周給當無所不至矣困窮人所易忽於此尤加意焉其他可知也本國鄰國平亦無傷總言協下耳命者政教之類先王所設施者服非令則行而禁則止施爲當而厭然心腹也故悅而愛戴之厥鄰素被其君之罰俟望其來冀得除其殘暴極已于水火之中亦當子惠

之恩耳本國被澤而飽之深鄰國聞風而望之切湯德之協下者如此非明后而何

王懋乃德

節

言法祖者累矣此節不重法湯而重無時豫怠太甲悔悟初新恐其心有間斷故以是戒之三句不可截提起烈祖一重講下爲妙謂制事制心烈祖之盛德而日新又新烈祖之純修其可爲後世法程甚明也王德初新而少有作廢并今日之德亦荒矣必乘此懋艾之初而益遵丕顯之家法勿恃克終之德而愈勤顧諟之工夫事懋乃度矣忽不可以欲心參之當時時視烈祖之制事者以制其身身懋乃禮矣忽不可以縱心失之當時時視烈祖之檢身者以檢其身可也一念豫則德以優游而弛一念怠則德以厭倦而阻豈烈祖與天同運之功乎須看一個時字懋德正所以修身惟懋故允而所以協下者在是矣

奉先思孝

節

此示以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所以懋德也每句上下字俱重奉先非奉祀之謂是不違其祖也然奉先有道當思善繼善述以致光前之孝接下非但禮貌之謂是信順其臣也然接下有道當思聽言納諫以篤禮下之恭欲所視之遠而不蔽于

遠近則在思明蓋心體本自昭融思有以徹其蔽而九州四海之利弊一玄覽而無遺矣耳司聽而聰者聽之德也欲所聽者德而不惑于儉邪則在思聰蓋心體本自虛靈思有以決其蘊而是非可否之雜陳一聲入而如剖矣此皆所以繼德也如是則允德足以協下明后足以光前矣似不必乎臣之訓矣而且孜孜望臣匡救圖終其用意何休美哉朕敢負王之美意不一聲竭吐露而有所厭敷乎聰明就心之真體上講不可涉用上去休字或以休即萬世無疆之休或以休爲克終允德之休俱可備錄之○四者皆太甲病根顛覆典刑非孝不惠阿衡非恭抑于不順尚書晚訂
卷四
三十二
四十一

非明庸罔念聞非聰故因其圖終而告之以此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 節

申誥只是重誥不必言某節申某節惟天以下皆泛言不指太甲勉太甲意在言外無親予而或奪也罔常懷而或背也無常享或存或亡不可度思也敬兼動靜說不但視聽語默之不慢而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一念兢兢常如日鑒之在茲仁就行政說欲與聚惡勿施是也傳舉寡孤獨以包平民誠者實理也鬼神一氣爲聚散惟此心之實理足以昭假之故有其誠則有其神就祭祀時說而

平時質直工夫亦不可少爲人君者必敬仁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否則天民交棄而百神不主矣這箇天位蓋亦難矣哉玩口氣作咏嘆說更有味而居位之不可易爲自躍然于其中矣

德惟治否德亂 節

天位固艱然保位以德能慎所與而爲之則亦不艱德治否亂此泛言治亂之機以起當與不當與之意與治二句方暗勉戒太甲也德否道事俱以敬仁誠入講治亂與亡俱以天民鬼神入講有德則必有道故云同道不德則無道矣而必有亂事故曰同事道如敬天事神法祖尊賢愛

尚書晚訂

卷四

三十三

四十二

民有賢君出大率皆然罔不與天親民懷神享也事如聲色遊畋作威嚴飲任小人違忠直等事昏主所爲無大相遠也罔不亡天去民離鬼神怨恫也道以全體言事以一節言治亂在古皆有明鑒故不知其興亡視其所與與者臭味相同神情契合不在形迹虛文間也若在形迹間則一時昏與未幾去之矣人心操舍無常始與治終復與亂則亦其心之不明也故必終始慎厥與乃爲明明之后慎在心上說終始二字分不開是徹頭徹尾之義一得所與便要終身依之不可時刻暫違明明者明上又明言其明之極非以明字指慎始明所以明指慎終也惟明明居言

如此纔是個明明后非云惟明明之后乃能如此太甲敗
度敗禮幾與桀同事矣一旦改過而由湯之道恐其心不
而中變故以慎終告之

先王惟時懋敬 節

先王正其所當與者惟時卽無時謙怠之時配天全在此
字上蓋上帝無一時不與我相陟降我無一時而不懋敬
欽德德與天合故能爲天下君而配上帝也緒卽配帝之
緒監視也曰視乃烈祖曰監都是敬德方法監比慎與更
進一層洞目警心不期慎而自慎矣

若升高必自下 節

尚書晚訂 卷四 三十四

進德必有序而妄意躍等人情多有之先王之德其地位
高其造詣遠非可以一蹴而至下學斯可以上達近取斯
可以遠到譬之登高然萬仞之巔起脚自平地層之行遠
然千里之遙起脚在跬步序固然也太甲悔過之初恐其
有欲速之心故以是矯之不必以敬仁誠入講便覺潦倒
○矯偏有五端等一也輕民事二也安君位三也不謹始
四也好諛惡直五也克去此情皆敬德中條件

無輕民事惟難 節

人情常歸衣玉食之時多不知稼穡之艱難故戒其無輕
民事而思難人情當蒙安襲慶之時多不知邦基之杭程

故戒其無安君位而思危二惟字最重其意亦不敢以
爲輕惟其危則不敢以爲安矣未入相同意亦可重民事
正所保君位之安思位危必不忽於民事之重

慎終於始

日記曰此要體傳意講終指保令緒于無窮始就今日卽
政臨民說人情孰不欲善其終者只是安于偷惰以爲今
日姑若是他日固改之耳正不知天下事未有不善其始
而能善其終者王欲圖厥終而保先業於勿墜當于今日
嗣位之始慎之若因循怠惰一不謹慎迨其終而圖之無
及矣

尚書晚訂 卷四 三十五

有言逆于汝心 節

忠言逆受甘言易從這尤是人情偏處必字正是力矯杜
云逆心定以爲道遙志定以爲非道必求諸道有斷然容
受之意必求諸非道有斷然不從之意不照時說兩開活
看極是蓋臣子於君道在骨髓不在後史故逆便是道不
必更問其逆者何言遜便非道不必更問其遜者何言促
言危論或至犯顏盡力糾繩直中所忌此非忠臣匡君之
道而何唯唯諾諾當先巧逢下氣柔情陰爲諂順此非諛
佞邪道而何伊尹之言昔嘗逆心不順桀之言昔必有
遜志者故此戒之

嗚呼弗慮胡獲 節

上言與治條目此以與治功效勉之思爲指上五者言理原于心弗反覆思維則心與理不相融理何可得事體于身弗竭力殘履則身與事不相習事何可成此見得心之當謹行之當篤也一人元良本思爲兼盡來而造于極致處德止至善道出萬全所存一先王懋敬之純心所行一先王懋敬之純行萬邦貞就儀刑其德說兼臣民內無邪思外無邪行以百官則正于朝以萬民則正于野有蕩平正直之風無淫朋比德之累配帝亦無忝于先王矣

君罔以辯言 節

尚書晚訂

卷四

三十六

三

上句不必說防其思爲之過伊尹有去志恐旣去而復有小人鼓利口變亂祖宗成法太甲不察而誤聽之故言及此辯言屬臣說宋王安石論事神宗前上下古今貫穿經史人莫能難真辯言哉神宗信之新法興而熙豐靖康之禍繼起辯言之不可輕聽信矣老子云功成而不居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况伊尹遭君臣之變有放桐之舉君復辟而不去烏能絕人心之疑杜讒賊之口哉霍光又政而赤族是其証已寵利是富貴之極輔君功成而復居之是貪戀之心盛則招忌滿則必覆且非廉介恬退之風以尹而豈不識此邦者君之邦休者祚之固永者無窮乎

者必然也承君臣盡道兩邊成憲無更則政治昌明人荷清淨寧一之化猜忌不作則廉讓成俗朝無懷利營私之臣社稷靈長終將賴之矣

咸有一德

一德有三意二三其德非一也經云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也終不如始非一也經云始終惟一時乃日新是也取善有遺非一也經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是也咸有者謂君臣同有也已旣去欲後臣同有此純一之德則無辯言亂政之失

伊尹旣復政厥辟

節

尚書晚訂

卷四

三十七

三

政就典禮命討說見服迎歸時政已復矣云旣者追敘之也陳戒于德謂陳言戒王于一德也德兼不雜不息該括萬善已見上文復政告歸不以寵利居成功智也陳戒于德不以去國忘納誨忠也

曰嗚呼天難諶

節

此正陳戒于德之言嘆息言天道難信何也條而予又條而奪天難諶二句一直下勿以次句作推由下四句于不常處見有常德不曰厥德常而曰常厥德就用功言且勿露一字保位在常德內說出九有亡在靡常內說出一念常誓而存亡之機閱焉然則保亦自保也亡亦自亡也所

可自信者此耳

夏王弗克庸德 節

此引夏商興亡以證上節維桀湯並引意歸重在湯不可
截作兩段庸常也不庸難而息也有命謂足當天命者啓
開之也連導之也思啓行異之意一德卽有命啓迪卽眷
求三句一氣說猶云啓迪其有天命者求一德之人而眷
之使爲神主也神主該民主尹湯重湯一邊享當也德與
天合故上當天心天心卽啓迪眷求之心明命天命之顯
然可見者克享以下一直說勿以得天得民乎看受明命
謂征伐無敵有師謂四方侯后章正謂改正朔觀桀之所
尚書晚訂 卷四 三十八

非天私我有商 節

此承上文反覆言之德兼湯尹天命則民歸在內故以
天民並言不必分應上文陳氏雅言曰一德者天人合應
之機也惟商之君臣同有一德故自然爲天所佑爲民所
歸

德惟一動罔不吉 節

觀夏商興亡由於德之一否可見人君之德純粹而一則
凡有動作自然上合天天下得民心而無往不吉苟二三

而維則凡有動作必然上拂天天下失人心而無往不凶
夫吉凶之應于人毫髮不差者何哉惟天降災祥在德故
也蓋吉原天之所以福有德故德一則天降之祥而其動
也吉凶原天之所以罰惡德故德二三則天降之災而其動
也凶誰謂禍福之在天不由人事之感召乎此節一字傳
止作純粹言便不入不息亦何妨動乃動作之動非動數
之動孔疏云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
事不甚異也受于人曰吉凶降于天曰災祥

今嗣王新服厥命 節

此直勉太甲以一德也見履歷歸之時天子之政教號令
尚書晚訂 卷四 三十九

自此始行故曰新服厥命服者行也德與命相聯德不新
何以使天下奉命須是新德必使舊崇漸滌本體昭堂方
纔德與位稱而無忝然此非有所增益於其初其要在終
始惟一耳德有無窮之量功無息肩之期徹頭徹尾總是一
般工夫前念後念總是一個意念時乃所以日新時乃
句從上句套出見成說猶云如是方纔日日光彩更無塵
垢之蒙了二句一氣說下句乃足上句之詞纔有間斷便
分新舊有常乃是日新緊要工夫

任官惟賢才 節

伊尹既告太甲以一德隨告以用人德非臣無與爲助也

任字該一節意最重爲上爲德德字惟和惟一二字正所謂一德也爲下爲民句帶言不作對而難慎和相通說下歸宿在惟一處纔是言庶官百僚不可以匪人衆惟有德有能者然後用之輔弼大臣非賢才之可盡必全盡人道若然後用之如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之人是也所以然者何也以臣與君德實相關耳蓋國家用人原以輔養君德而民者正君德之所流通者也臣爲上則爲德或保佑王躬以養君德之本原或因事納忠以達君德之發用惟臣是賴而宣君之德以致民爲下則爲民或調元于內以協和天下或宣化于外以潤澤蒼生皆君德也則皆臣職也

尚書疏證

卷八

四十一

臣職之關于君德如此故新德者必資焉倘用之不得其道始或以匪人衆既或以謾問入終致臣主異心四體不展不能藉其益矣故必惟難焉如不得已也惟慎焉審于聽察也惟和焉可否調而剛柔濟也然和非雷同意氣之間又在惟一形骸肢體如出一身肺腑肝膈如同一心喘息呼吸如通一氣是之謂一一則純而不雜矣一則恒而不變矣不雜不變即此便是一德此所以爲一德中事歟

德無常師

節

新大陳氏曰理之一本萬殊處擇之貴乎精理之萬殊一本處強之貴乎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精以擇之也即所

謂微精也善無常主揚于克一一以貫之也即所謂惟一也主還不是精擇乃是博取

夏氏曰學未有得不可執一定之見學既有德不可忘一貫之理德既無常師吾不敢拘凡主於善者皆師之泛觀博取也善雖無常主吾不敢泛必即夫一者而合之反觀約盡也

申瑤泉曰德兼衆善有定名而無定在者也執一而師則得此遺彼其爲德也隘矣故不論庶官左右惟主其善而以之爲師善原於一無定在而有定理者也執一而主則窮流忘源其爲善也泛矣故凡師庶官左右之善合而會尚書疏證

卷八

四十一

內

之以歸於一○王方麓曰師不專指臣要兼古人民亦在

愚謂此章以一德爲主須從人說到已來而以克一爲究竟方是理在吾心因行而名謂之德隨事而顯謂之善德是善之總稱善是德中之條件一則其本原統會處也一者何也心也此心至微能統萬善故曰克一常師指人而言常主指事而言德不可常師者恐善之不備也若常師有善一件只師得一件有兩三善亦只師得兩三件故必在在師之方採取得廣而無遺善然善又不可常主者恐其膠漆而雜也一向從耳目法象上着工夫有沉酣泛濫

之患而無阻會通之妙且僭人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千變萬化皆從此中流出故欲其物于克一也到克一則殊塗同歸渣滓渾化人之鉛汞皆爲吾心之故物矣譬如集得碎金從鑪中鎔之便成一個心固銷鎔萬善之鑪也未子易地皆然之說愚未能暢然更俟思之○純粹之一卽有常之一純亦不已是也有常之一卽并包之一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若分爲三支難破碎

俾萬姓咸曰

節

此告以一德之感應效驗俾字緊承上來不能使民見德非一德也俾者一德功至人心自孚若有使之者不可著尚書晚訂
卷四
四十二
力成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誦之無已王言不重重王心上大與一非有二也言乃心之所發料且章旨原說一德滾講歸重爲是克綏二句乃一德之效克字永字重看克綏則祚及子孫永底則澤裕生民君民一體合兩者纔是保厥位之實二句串看亦可

嗚呼七世之廟

節

此言人主德政不可掩見不可不一德也太廟太祖居中并三昭三穆爲七七廟之制親盡則祧惟有德之至世世祀之而福宗不毀故曰可以觀德不然何以不且與同也天子爲萬民之長萬民之心撫則后虐則仇必君之善

政深人民心然後愈愈愛戴久而不叛故曰可以觀政重德上看數亦德之所施者觀德政只看好一邊講而不好邊只帶言之不可以修否平講或問有德之至倘喻于七數之外何以處之曰德不可毀而親盡則祀之于世室世室者別立一廟于太廟之後也

又袁云殷人六廟今云七者祈太甲也按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有二祧廟家語穀梁荀卿劉歆馬融王肅皆云自古王者常禮不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愚按經文明曰七世之廟乃減七爲六乎既云商人止六廟乃增一廟以待未崩之至乎此者說之難通者也商人六廟之說出自鄭玄唐孔氏已駁之矣此可以不辯

后非民罔使

節

倂思見此節不作取民之善說前德無常師節亦不必專主取臣善既云無常師矣又何獨師于臣乎上文博採而一融之取善已盡乎人了恐其生自足之心故又以自廣狹人戒之推極于匹夫匹婦之至微且不可忽况其他乎甚言不可矜滿之意稍一矜滿則前功盡棄故云罔成功是有善矣善矜能喪功之說也日記云常師四句已包得

此節意但未明言故篇終足之以提主善爲師之量意界
與此合講訂于左

此言君民相須爲戒自廣而設見民之不可忽意與罔胥
匡罔以辟不同言后不但非臣罔使而非民亦罔使君實
有資乎民也不但臣非后罔事而民亦非后罔事民亦有
所裨于君也貴賤者分也善豈有貴賤哉自廣挾人正不
常厥德之大病焉處虛受不弘樂取有限輕人以所使而
傲已以所事如之何其可然也何也天之一理散爲萬善
必萬者畢集乃成一德之功夫婦雖微可以與知而合愚
夫愚婦之智智于聖人實其狹乃所以成其廣也操一自
尚書晚訂

四十

廣之心則心體先自寧子孫滿足志氣意愛人天下其誰
肯樂告以善哉自盡猶云自伸自表此非必距之彼見此
訑訑之聲音顏色高者不屑告卑者不敢告自然緘口結
舌矣豈知夫婦之善皆一德之所散見一分之有虧卽是
萬分之未定何以成一德無廣則其心虛而受之門常開
自廣則其心實而遭之塗已塞受之門開則日積通之途
塞則日損必然之勢也古帝王懸鐸設鞀警誦厥德豈無
謂乎

尚書晚訂卷之四

尚書晚訂卷五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內如甫輯

盤庚上

殷毫之別名爲湯舊邦耿圯河水盤庚欲居舊邦民不
肯從故告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
下篇既遷後言吳氏曰此書不必說某篇告臣某篇告
民告時臣民並集告臣亦對民告民亦對臣也

盤庚遷于殷

節

商之稱殷自此始遷上遷補欲字盤庚遷殷爲民趨利避
害而民爲大家世族深言所惑不肯往居于是率呼衆憂
尚書晚訂

一

之人出誓言以諭之衆咸云云憂遷然水至豈有不憂
二念交集遷則憂勞費不遷則憂遷君且或沉溺矢言下
文三節不遷之害從遷之利也

曰我王來

節

此下三節正是矢言告民論人事當遷而決之天命又當
遷也不平我王指祖乙爰宅于茲指耿劉訓殺重民之生
不欲盡致之死推祖乙都耿之本意不能匡生出生王意
料之外匡訓救湯水勢也析卽是離居各自避水彼此不
能相顧故曰不能胥匡以生于是以卜稽之其兆曰其如
台言不能爲我活民也其當遷決矣

先王有服

節

此述故事而言不遷之害先王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也服遷都之事也天命謂卜恪謹者不敢徇已不敢徇衆卜云當遷則欽而承之茲字與指先王不常厥邑便是不常寧五遷便是不常厥邑謂以先王之慎重而於天命所在猶不敢常安可遷輒遷不常於其邑于今已五邦矣由毫而遷由相而邢而耿不敢憚煩也以今日理勢正當循故事而遷若不承于古君民坐待沉溺天之斷絕我命且昏然無知矧曰其能致治中成業繼先王之大烈乎斷命蓋國命民命烈者安生民而保國祚也從者繼其後也斷命尚書卷之四

與下永命相應從烈與下紹復底綏相應

若顛木之有由藥 節

此言遷都之利舊都毀壞若枯死之木棄去舊邑遷往新都則易危而安更得昌盛若顛仆枯死之木生芽蘗哉天其延長我國家之命于茲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安四方之民乎木再生芽謂之由藥者枝之旁出者也永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一直說下京師天下之根本王畿不安四方豈能安故安王畿乃所以安四方永命與上斷命應紹大業與上從先烈應

盤庚敷于民

節

民不肯遷豈中心利害之實義為在位浮言所惑耳其間

有審利害以為當遷者又為在位者之所排阻不得自達

故盤庚教民遷由在位始其所以教在位者則以常舊服

正法度蓋君令臣恭自有法度法度不立故臣下得以撓

君命而為梗先王五遷臣不嚴指罔有違言舊日之故事

正今日之法度也豈可行于前而不可行于今也哉于是

戒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說箴蓋民情有與願衆口有同

辭灼見其害而以有安為非計欲効其謨而以廟筮為當

從小人之攸箴即國家之真是汝其毋以威勢禁之使勿

言既言矣毋得壅之使不達也敢者無忌憚之心或者為

尚書卷之四

三

一有之意玩此聲口分明或敢伏箴必有一番處置之意

但合而弗露耳此正是正法度何必云非作為一切之法

又云以口舌代斧鉞哉罰死彰善及身弗悔下文戒之詳

矣命衆至庭臣民咸在此節只說排擊不說浮言只欲達

微詞不重違故事

王若曰格汝衆

節

此下皆對民訓臣也謂汝臣倡浮言伏攸箴有兩件私心

為病根當黜而去之兩件私心維何一傲上一從康傲者

慢心君有命而違之不肯從遷康者怠心貪沃饒之利

開闢之勞不欲決遷此二語乃一篇之要領然從康尤是

做上之根須要識得

古我先王

節

丕變以上論舊人不負先王貽貽三句責令臣僚負乎我先王成湯仲丁河竄甲祖乙也共政共遷都也國任是先王委托之重不匿指圖逸言是舊人不負先王之托指告句不必作肩只管匿指一邊指告之修卽是厥指上之指意爲民圖遷作爲鄉令悉令宣布於下卽是不匿仰體君心故王用大敬隆其禮貌尊以爵祿世選與享皆是也不入諫行言聽時講以不伏箴言爲不匿指則指意反從民出且講中用多少回護大非蔡傳亦未嘗以伏箴言爲匿

尚書晚訂

卷五

四

指但因今爾在內兩言遂誤以爲分屬耳逸言卽浮言變幻事理慳惑衆心故民心無主張遂爲所誤固有逸言則據利害之實開導勸諭故民用大變不懷土而樂遷也貽貽多言之貌險者傾危而不安膚者淺近無遠慮欲以此取信於人豈不難哉訟爭辨也事理不然而爭予所不曉此皆做上從康之私心所爲安望上之丕欽民之丕變乎非予自荒茲德

節

此指群臣之失而歸咎于已所以深做臣也分責臣責已非是德者愛民之德也二德字同遷徙勞民似乎荒德而起之沉溺莫之安居德執大焉惟做上從康首倡

我之德意不能宣揚耳縱已私而抗上命無所畏懼于我汝以我爲可欺耶我視汝含德不惕之情明若觀火但是我姑息憚憚不能制命以釀成汝過失也使我極生殺之權制短長之命何爲至此言外有今後不終爲拙謀之意做康混見爲是不可以含德爲從康不惕爲做上

若網在綱

節

當時巨室不肯遷者徒任一己之私不顧事君之大義故此以義責之不能遷者徒貪一時之安不知他日之速利故此以利誘之君令臣恭古之道也譬之網然執其大綱而衆目井然有條而不亂矣從遷之義亦猶是蔡何做上爲也一勞永逸事之常也譬之農然服田力穡而後百穀用登秋成可望矣從遷之利亦猶是奈何從康爲也

尚書晚訂

卷五

五

汝克黜乃心

節

此條總告以從遷之利大家世族擅膏腴之地耽宮室園囿之樂其力足備水患雖水至而不困憚遷之私心實在于此乃爲之辭曰不遷於民計便居於斯田於斯何忍一旦棄之道途之勞費不貲新居之締造匪易不若徐俟之天災何常水勢當已定也小民聽之其言世世其意甚美故以爲德而不知大水時至居業漂淪身命且不保雖愛之反以害之特虛德爾汝真能去做上從康之私心

民從遷則去危即安乃家永建此乃是實德不但及民并亦及爾之婚姻僚友皆蒙其澤視夫空言之惠何如哉汝乃大言誇爲積德亦何醜顏之有積德從祖父從遷說來猶云世德民與僚友不平僚友帶說

乃不畏戎毒

節

承上若農二句而申從康之害大戎毒水害也遠指民遷指婚友或指地言不畏憚遷也唇音敏強力也憚勞不遷不服田畝之情農也永建乃家從遷之黍稷也孔疏云罔黍稷喻福祿無所有

汝不和吉言

節

尚書曉訂

卷五

水

人臣之義當奉君命而致之民汝不肯將好言語開諭百姓而反陰阻遷都之謀非但害民而已惟汝自生毒害陷于敗禍奸宄之罪以自災于其身耳蓋臣者民之倡也汝既倡民以不遷則首惡之誅必不能免孽自汝作則痛亦自汝受矣汝於此時雖追悔亦何及哉我視小人之中有明利害者猶相顧慮有箴規之言但其言一發汝等即以過口排抑之使不得達汝固自恃其口可以制人矣况我操生殺之權制汝短長之命而不足懼乎汝何不以小民之箴言告我乃共爲浮言以搖動之懼之以遷徙之難以沉溺之禍一時人情爲汝所惑氣燄之盛似若

奈何然以我制命之權而殄滅汝亦何難之有譬若火焚于原野初雖不可向近終猶可得而撲滅也亦惟汝衆自作不安以至于是非予有各樂用刑威以加汝也做上之害有如此者可不戒哉○盤庚之文潰倒重複亦只依其文訓之不必多爲過接譬如平地作橋橋上又加橋焉舊講俱不妥通節數十言不過言做上之害乃伊自取非由外來之意不可以任汝難悔非予有各對看敗禍三句卽生毒先惡二句卽自災自作不靖卽奉恫蓋反覆明之無甚分截毒灾恫俱以刑言以爲水患者非奉恫謂奉而養之安其危利其藹之意相時以下血脈落在撲滅一段是

尚書曉訂

卷五

七

卽汝悔身何及者相時三句一氣說下不可分作兩截愴利也馬融云小小見事之人短長之命言殺之則短生之則長告朕日記云民情真有不便亦當告我亦是恐沉會編不照註謂以遷徙之勞嚇之以水至沉溺之患貽之極是從之原野火也

遲任有言曰

節

引此言結前圖任及起下文非罰非德意舊人者練達故事而國家之休戚靡不關心周悉人情而小民之安危咸相倚賴故當求而任之至于用器則必求其新者用器之道不可施于用人也舊人作世臣肯不但老成人也此欲

舊人副圖任之意

古我先王暨乃

節

舊以賞罰對講謂無罪不敢輕罰無功不敢輕賞逸勤勞善俱就從遷說爾勞爾善皆指祖父說配享正不掩善勞作一般夫賞云圖任是矣罰亦謂之圖任何哉細玩文意乃是承上文撲滅云云而解釋非是輕罰舊人乃汝無善勞而不能邀私賞也一氣說下蓋冀其免于罰而可賞耳不照時乎說意訂于左

由遷任之言觀之爾正舊人之可求者也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國有遷都之舉既遷相與同其安逸未遷相與同

尚書

卷五

人

其勤勞休戚相共上下同心爾為功臣之子孫正當優禮予敢不當罰而罰汝乎惟汝私心不黜傲上從康故欲制爾之命而撲滅之耳使爾有勞猶當世世選之予豈敢蔽爾之善不一表章之也夫遷勞章善所謂德也無勞而選無善而章則非德矣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以功配食于廟作福作灾皆簡在先王爾祖父之靈使汝不肯劾勞不強為善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不當任而任之為非德德不可冀反加之罰殊非舊人是求之本意汝不可不戒且勉以應予之求也如此講甚得語脈且上下文氣滄貫爾勞爾善不作祖父勞善同心以遷是也世享燕喜

後日言二句作承上起下之意配享不作不掩善德謂任而用之動用非德不但先王不肯爾祖父亦不肯諸說紛然不錄

予告汝于難

節

難無二意遷徙震動既苦跋涉之勞儼上從康又為臣民所阻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志決于中的有不容阻者老成孤幼俱指民一謂其耄而迂濶正不知閱歷緒練惟此老一謂其少不更事正不知良心未鑒惟此幼無侮無窮所謂無伏攸箴也耿地河水其居不可長舍目前沃饒之利為永建乃家之圖則厥居長矣老幼之言正是謀之長

尚書

卷五

九

無有遠邇

節

此示以賞罰之決親疎泛說不但同姓為親異姓為疎一姓中亦有親疎上曰婚友可見用罪即侮老弱孤伐死誅之也不但遠者邇亦勿宥用德即勉力聽獻彰善世選不掩加之爵賞是也不但邇者遠亦勿吝所以然者邦臧由爾眾用德邦不臧由予失罰故不得不賞罰之嚴也邦臧謂永命紹先業不臧謂斷命棄先烈

凡爾來其惟致告 節

今轉相致告恐聞之未徧也恭事舊貽敝上齊位舊貽從康慶口舊貽伏箴言細看齊位與從康不切又多伏箴一枝未妥古人立言定不拘拘板板此時既告之後當收拾啓行行時事體正多如舟車餽糧之類故欲其恭事一齊起行途中恐混擾須是整理齊切使不亂竄位是班次之意非職位也故欲其齊位既一面行何必又說閒話故又欲其度口玩各字乃字自見末句激切之詞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 節

尚書晚訂 卷五

十

作者將遷未遷之詞鄭玄云作渡河之具孔疏云作渡河之法與傳不同涉河從北渡至河南語告不過古今利害神明譴責之說弗率是從遷之中猶有遲疑不決者亶誠也此時說話都是一片至誠惻怛之心誠能動物也戒其勿褻肅人以敬王庭還是舊都之庭金氏以爲在途之行宮登進者班次臣前民後故升其民于前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 節

二句一正一反相形自上所訓謂之言自民所受謂之命聽受貴審故以明聽勉之奉行貴果故以無荒失戒之言命卽上所誡告者

嗚呼古我前後 節

述先王君民相念以欽勸之通節指水患遷都說王廷說者非先王指成湯等四君惟民之承視民之弱由已弱之兢兢圖遷卽所以敬民也保厥者都邑淪沒國命將廢民亦以此爲憂急急從遷所以保佑其君也浮于天時只是水患不能室便是勝之或訓如浮水之浮傷于小巧不從

殷降大虐 節

此言已之遷卽先王承民之心而望民之胥感也大虐河水也不懷不安故土也故作遷徙也視民何惟攸作之意

尚書晚訂 卷五

十一

續乃命是乃家民之利也視民利在此故用以遷之此正是惟民之承處此四句輕起下文之詞念字重承汝以下正欲其念者承俾二字申謂敬之故使之聞是民聞載籍所記故老所傳古后之往事爾聞之稔矣今日之事猶是也汝曷不以所聞于古后者而念我于今日乎欲其援古證今知今日之所爲非有出于先王之外也今日致敬以使汝遷惟喜舍陷溺之危趨生全之地君民同安耳卽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心也豈謂爾有罪而謫遷以罰之哉遷都如謫戍然故特爲曉之

予若顧懷茲新邑 節

顧者呼之也懷字註解作來字愚謂思念新邑而招呼人往遷也汝故蕩析離君之故今日之遷似大拂民而乃曰不從不曰從其情而曰從其志蓋志者人之本心也人之本心豈不爲已國安但憚勞惜費又爲浮言所惑于是其本心而不肯遷迨溺于水而後出之則其感激欣幸追悔昔日之非不知當何如矣故今日之違乃所以爲從今日之從非從其昏迷之私意而從其同然之本心不從之從乃所爲大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 節

尚書晚訂

卷五

十二

勸自昔以下對浮于天時看耿圯河水民危而邦亦危矣今予將試以汝遷正欲安定厥邦使乃家永建于新都而邦基亦紹復于先烈也此是我惟民之承不知計美圖謀費多少苦心困鬱極矣汝曾不一體念憂朕心之所困乃皆猜忌疑貳大不宣布腹心欽敬思念以至誠感動于我如保后胥感何則惟爾自取窮苦坐待水患之至其能以人力勝天時哉譬若乘舟不及時以濟直待風波頓作在水中流必至敗壞其所載矣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聯屬各懷異心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安定之與沉溺利害昭然曾不一稽察一旦水至無所逃避則雖怨

何能瘳乎言不能免也

汝不謀長

節

俾汝康共顧懷新邑長遠之謀也自爾自苦淪胥以沉不遷之災也不肯遷徇目前之安而不慮後日之禍却似以愛自勸然勸愛豈人情哉火未及燃自以爲安耳有今只是水患未至而暫生不必入貪沃饒之利意同後水患既至則必死何有生理在天乎此正憂之所在不可自勸

今予命汝一

節

尚書晚訂

卷五

十三

一者專一心以聽上也起穢傲上從康也自臭沉溺也恐人二句見當一也是非無兩在利害無兩從人心無定主則邪說得乘間而入不能自決有倚乃身者倚者曲也害不能避利不能趨是身之偏曲也有迂乃心者迂者僻也以利爲害以害爲利是心之迂僻也曲是不直僻是不正身之行事不從直道心之見事不從正道俱因心不一爲他人所誤恐有此故命汝一

予遷績乃命于天

二節

此兩示以遷都之意正望其無倚無迂也上言遷都爲績斷絕之命以養民也非以厲民下言遷都爲念先人之勞以懷民也非以勞民畜衆正是遷績懷爾正是念先及覆言之迂績者罔生在上汝命絕矣遷則迎而績之迎即請

命之意所以畜養汝也爾先人從我先后屢遷勞矣此勞不可忘予念之因以念及于爾遷都以養之所以懷念爾也懷爾懷其離蕩然字指遷大意言遷都之美意如此予謀爾之生爾乃不自生予念爾之祖爾乃不幸祖乎

失于政陳于茲 四節

既歷故國遷之意因以神道懼之商俗尚鬼假幽之權以助明之不及也首節言已不能為民圖遷則高后以義罰之所以嚴諸已政在安民耿圯久居而不去豈非美於政乎降我凶德名殖兆民高后之愛民何如而肯容我之失政哉罪疾日崇降謂不小也虐民爾坐視沉溺而不救也尚書疏訂 卷五 十四 虐民何必苛政視死不救虐更大焉

次二節言民不同心以從遷則先王以義罰之所以嚴諸民耿圯河水民不聊生然能遷則既免水患又建家立業是生而又生謂生之厚也汝萬民乃不生生豈予一人謀同心遷徙先王必降與罪疾責汝不與我同心以遷故存微上從康之爽德汝將何道以自免不猷同心即爾忱不屬故者故意之故爽德即起穢自臭幼孫盤庚自謂比即同心即謂無辭以辨說

第三節言民有違遷戕害之心則爾祖父亦顧先王而以義罰之亦所以嚴之民既勞就遷徙說戕害也微上從康

害已害人戕則難訓必是戕字之誤今不敢更緩者來之也末其父祖欲討其子孫倘祖父肯救猶可乃以義所難容不肯申救其何所逃罰

第四節言臣貪利不為民圖遷則臣之祖父亦告高后而以義罰之所以嚴諸臣乃對臣責臣也貝水亟之甲有美文古人以為寶具者多取而無有之言貪而無厭也具貝王故不能念民生此是不肯遷病根至此方明言之亂政即亂臣十人之亂迪就是不告弗祥就是不刑惡其子孫為臣不忠貪利棄義放啓高后罪之功德崇高故稱高神靈有赫故稱神高指湯先王茂指先王之遷都尚書疏訂 卷五 十五

嗚呼令予告汝 節

又嘆息言我告汝遷都之難道路既已問閭人情尚多疑畏誠非易事也顧難則難矣猶望汝之以難而相體今日邑居圯壞既係吾聚萬衆動移又履吾慮我所憂念大矣當永敬我大憂念者君憂民民亦憂君一念交通兩精相得無有渙然絕遠而不屬者敬恤何如遷都之事我經營規畫於外則為敵殲精竭慮于中則為念我猷而爾不猷則力弛而何以集事我念而爾不念則志異而何以回天必分君之圖而共圖之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可也分若之念而共念之欽念以忱相與紓朕心之攸困可也

斯真能敬大恤無絕遠矣然乃心無中正之見則浮言橫議又得以奪之中者至極之理萬事之是非利害皆于是乎取衷者也各以此中設于乃心則方寸奉之為定主萬形共準于此極自然利害不能搖是非無所眩而浮議不得以倚乃身迂乃心矣○不易亦無二意謂事體重大臣民又齟齬鄭玄云乃變易之易謂不復更改也三註陳氏亦主之則與難易之易不同永敬一直說相從謂從君也正已心體君心不平

乃有不吉不遘 節

此道路之令為害遷者防也不善不道貫下二等人類訓

尚書晚訂

卷五

十六

隕越訓遺落不恭乃勉強從遷中道異志者奸宄是乘機劫掠行道者則小刑也殄殲大刑也躬以處不恭爭鬭之罪小殄殲無易種作一句以處奸宄盜劫之罪大道路讓閭恐奸人乘機為亂故嚴其令

往哉生生 節

此節以遷後之利歆動之往哉其生生乎而德降而吉康綽可以從容閑暇而樂無事之天可以動作經營而集百為之務有生在上矣而又成家立業故曰生生一去就有此樂何慶如之下二句申上句建乃家不但立個屋宅凡耕商之事皆該之所以破其故土之恩永字亦重所以期

之干無窮陳氏曰前言安定厥邦此言永建乃家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 節

此節書以居位相對固不可以正位綏衆相對亦不可以是散說為得孔疏云居是官府萬民之居位是郊廟朝社之位日記曰居者官府民庶井邑之居位君卿大夫士民上下之位既各有處所乃各正其分守愚謂民何位之有新都草昧之初慰勞安撫之不暇何竟用法以整肅人孔說為是衆燕臣民綏衆者慰其行役之勞也○或以嚴體統安人情立說始錄之莫居不作已然不應若此之速也

尚書晚訂

卷五

十七

曰無戲怠懋建 節

二句一戒一勉吳氏曰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蕪民命國命而言懋建者命雖在天立之自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陳氏曰戲即傲上怠即從康戲怠乃其故習未遷則憚以為難既遷則苟以為足故此戒而勉之○懋建蕪臣民臣盡其職崇功廣業使大業紹而四方為之底綏民勤其業興事樂生使乃家建而厥邦因以安定是也

今予其敷心腹

節

敷吐露也心腹腎腸謂心腹內事百姓兼臣民朕志皆至
篇末古我至茲賁言遷都之意在恭承民命邦伯至末言
今日之意欲群臣敬民爾衆不明朕志故未遷而二三既
遷而疑懼謂予有罪爾之心今予盡布露以告汝則可以
釋然矣共怒厥心違怨也讒言厥口詛咒也陳氏謂浮言
之徒必有倡爲事定後有罪責之說者故開釋之或謂朕
志只到茲賁或謂只指罔罪一句然下文又云既羞告爾
于朕志則管至末又何疑

古我先王將多

節

尚書說

卷五

十八

此下三節言先王遷都欲多前功而在已遷都欲復祖德
其心一也毫地依山遠水契始居之而國謐民安功莫嘉
焉其後屢遷數遭水患前人之功幾于息矣我先王成湯
思欲振而揚之故復往居毫毫地多山土高水深可以永
無水患是用下我之商德也水謂之商德者沉居溺民商
孰甚焉嘉績消沉溺之患貽安定之休是也或云由毫興
王業於多字固好而成湯遷毫之時已懷奪夏之心矣恐
不妥○此節言居毫之善所以見今遷之宜

今我民用蕩析

節

耿爲河水洗滌各自逃避離散四奔閭井不得相聚親黨

莫爲救援無有安定處所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此豈爲
人上者坐視時哉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此乃設問
起下之詞而下節因答之云一作咎民之詞亦可

肆上帝將復我

節

肆字繫承上曷震句而言已之遷都乃天意也高祖之德
卽指嘉績耿圮河水民脂凶德高后之德隱矣上帝將復
我高祖安民之德於今日而治及我國家使民生安定四
方底綏故朕及一二篤敬之臣承將絕老民命而永地于
此邑所以仰承天意也篤者老成忠厚敬者謹慎小心是
能識利害之實而忠誠體國者民居安而民命續則祖德
復而嘉績多天意爲無負矣上帝之意何以知之稽之卜
也

尚書說

卷五

十九

肆于冲人

節

爾不肯遷我必欲遷非廢爾謀也乃至用爾謀之善者審
利害之實以歲言上聞此善謀也用其善者不得不棄其
不善者我之情如此也卜云當遷爾不從遷非敢違卜也
耐水勢之自退恐輕動反傾危亦一見也從民之便不得
不違天之命爾之情如此也爾之情我既知之我之情爾
亦當諒之何疑何懼之有疑懼只說臣民疑上不說上亦
疑下

嗚呼邦伯師長 節

此下告臣也邦伯東西二伯及州牧也師長公卿也百執事大夫以下也三等之官均有治民之責者新遷之民舊業已廢新業未興路途之困頓未蘇井里之樹藝未試飢寒怨咨寧必無之尚其惻然隱痛于心哉思其艱圖其易寧其幹止皆是隱中作用不但一痛之而已

予其憇簡相爾 節

通節作一句讀予其者即施行之詞憇盤庚自勉簡選也勉力選擇臣能憂民者用之不能憂民者舍之於用舍之中寓鼓舞勸相之意使念敬我衆也念敬者厚其生而不尚書晚訂 卷五 二十一 困節其力而不傷也此正是隱之實欲臣如此而君相導之簡字重看

朕不肩好貨 節

此節簡相之實貪利之人必不能仁民故舍之而不任勇干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窮人謀生之人各保其居止則叙之授以爵祿欽之隆以禮貌不肩欽欽正是憇簡慶鞠人謀人孔疏作上之人說鞠養也謂安養百姓謀謂替百姓營謀到是宜從之

今我既羞告 節

此節作通文看生生叙欽朕志所若好貨不肩朕志所否

既進爾而告之當無不敬也敬者勉于若而戒于否如下文是也

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

無總應不肩好貨說自庸句應敢恭生生說雖分戒勉語意一串不可平對總聚也此地沃饒無利又恐其括剋聚欲爭利于民故以無總戒之生生自庸者視養民之功如自己之事也囊橐之私捐而痼癩之念切封殖之計去而安民之策殷此真能敬我志之若否而不負憇簡之心矣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尚書晚訂

卷五

二十一

此承上文而以無窮期之一直講勿截斷分今時後時者大非不總實實惟務民功此爲民之大德也人情多有一無終須當敬布爲民之德守之於久而終始不變視永地之衆常如蕩離卽長居之後猶切痛隱一時指利終亦不敢自肥一時勤民久亦不敢自逸存此無倦之心是謂念敬于無窮矣

說命上

高宗武丁也夢得賢相以其所夢之形求之于野得於傅岩遂命以爲相作說命三篇

首四節記君臣相遇之奇命之七節記高宗傳說命答之詞見君臣相與之盛

王宅臺亮陰

節

高宗喪父小乙居憂于諒陰當作樂闕即及三祀喪既除

矣猶不言證居喪不言未有免喪不言者釋臣以其適于

禮而咸諫之首五句敘事輕通過知之曰明哲要有得明

知以德言知不由察識見聞如果日當空無微不照故曰

明哲明以燭天下之理哲以察理之幾此句提起寔字要

發作則正明哲之寔不作則則明哲為虛矣作則即建中

表正意以先知覺後知為天下所準則也此二句集論天

子以下方指高宗王言作命從明哲發出來替不言而臣

無稟令則明哲將安用之皆動王以出言之意○梁簡天

子居喪之次古者諸侯大夫士俱倚廬天子之廬加梁楹

尚書晚訂卷五二十三

以起聲令稍高也明哲鄭氏分明為體哲為用自示法子

此曰作則自稟命于彼曰承式上出為命下出為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 節

惟不言故作書不言之故全在恐德不類以台正位四方

正是居作則之任必有前人明哲之德而後可以發言台

恐德不類于前人一言不當或階之厲所以不敢輕易發

言而惟恭默以思治道也凡人之心念慮紛紜精神漏洩

則思不精故思須默默豈如木偶戒慎恐懼一念惺惺恭

正所以養默也思只思道未嘗思人不意思之之極精

上與天通夢中帝賜我以良弼必是其先知之德能

作命之人故可以代直夢齊嚴要得見其形容意方與齊
象相顧

乃審厥象 節

追想夢中之形托諸繪事使人旁求于天下說築傳最之

野與所求之形相肖此事真奇絕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築

傳訓卜居於此按孔氏云虞鏡之間地名傳巖澗水壞道

每役刑人胥靡築之說貧代為築以資其養孔說必有所

受孟子亦云傳說舉版築之間則以築訓居非也嚴以傳

為名高宗因以傳命說為氏

愚按一資弼之說紛如不能為之曲說程氏曰高宗求說

尚書晚訂卷五二十三

耶說來入夢耶譬懸鏡於此非鏡往照亦非物來入鏡夫

鏡之照自然物來入之但高宗之夢非說來授之耳此不

可相譬亦無此理袁氏曰上有白日下有清潭日無心于

留影潭無心于邀日不謀而合說得無些影響陸氏曰管

子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夫理可以思而通豈人可以思

而通安得授此為證或又引孔子夢周公事相比亦非也

周公已往之聖人孔子思周公平昔之風志故屢見于夢

此非怪異高宗不知天下之有傳說一旦入夢惟皇帝之

夢風后力牧可以相方然彼特解其意尚未見其形此事

真奇絕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天地間自有

此一種精誠感召非可以人情意想測度也

爰立作相 節

作相置諸左右是一套事下文所命皆左右之事而相業在其中矣相之進見有時左右之進見無時相之疏奏有限左右之薰陶無限作相而不置左右猶弗相也

命之日朝夕納誨 節

納誨中兼論治論學重朝夕二字論學所以培德之本原論治所以弘德之發用誨則曉明日開朝夕誨則工夫無間此乃師相第一義輔德就心上說下文啓心沃心正所以輔德也此節至有終總是命說之言不必以納誨四節尚書晚訂 卷五 二十四 爲學惟謹節爲治

若金用汝作礪 節

此節只作相資之切說不必如金氏以爲用功之喻三段通指德未成言金非礪無以成器我之資汝輔德而砥礪之以至于成者即金之有待于礪也巨川非舟楫無以濟我之資汝輔德而弘濟于艱難者即巨川之有待于舟楫也大旱非霖雨則無以蘇枯稿我之資汝輔德而潤澤之使不終于困者即大旱之望霖雨也一節嚴一節申云金無礪一器之失耳舟楫弗具則望洋徒望彼岸不爲說夫礪更切濟無舟楫一身之害耳霖雨不降則歲爲歉年

萬民觀假視無舟楫切

啓乃心沃朕心

此正勉其盡納誨之道也陳氏大猷曰輔德莫切于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而已表了凡曰啓心沃心非徒以言心心相入也二句一直亦兼學治講啓者如倒囊出物悉吐素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沃者如焦土受水其入最深又如江河之流浸灌滋潤也又有心領神會渙然氷釋之意沃字全在啓字得來期慰渴教之思

若藥弗瞑眩 節

上二句承啓心下二句承沃心反喻以見不可不啓沃之意詞平而意申臣言不苦口含糊不肯切至也故無以藥君之病而使之無咎正如藥弗毒疾弗瘳也君心無所沃則中心迷謬無定見必有妄行之困正如跣足者弗視地必傷其足也臣言必苦口則病根乃除病根除則具見開若爲已之自然可以行而無困方得盡啓心沃心之道或云兩喻不可分點啓沃兩邊俱有一喻直言以收失不啓沃則君身病痛無由以除一喻明言以正行不啓沃則君動顛頭必由此起此說較優○瞑眩憤悶之意方言書名揚雄所作○陳氏曰求瘳疾之益免妄行之害皆望于說之啓沃

惟暨乃僚

節

此欲說以人事君說作相率百官則卿士以下皆其僚屬以爲一人之啓沃有限衆人之協助無窮暨僚者以元臣作之倡及庶僚象其趨也三註作慎簡乃僚非是匡辟就林失一遺說而成美之意自當俾率三句一氣說下極緊勿截斷俾字着力從匡辟生來先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諸君高后湯也蓋寬仁于惠高后所以康民先王太甲以下諸君當迪之爾能率屬匡君是使我紹列聖法高祖之德以康兆民也祖宗之休烈復見於今日表正之功亦大哉舊以朝夕四節屬學惟暨節屬治非也納誨正爲安民

尚書晚訂

卷五

二十六

匡辟卽是輔德況中篇論治必兼牧居下篇論學必兼修

治學與治豈可岐而二之哉

嗚呼欽予時命

節

時命上文納誨輔德啓心沃心率屬匡辟法祖康民是也欽者敬承而不忽之意有終非終始之終乃不負所托之意謂終其事也君德成則納誨輔德之事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之事有終

說復于王曰

節

此答欽予時命之語首二句先設喻泛論其理見諫之決不可不受下明從諫爲進言之地所以廣其從諫之量也

上后字泛言下后字指高宗從字非勉從就虛心上說求

之若渴是謂樂取則衆善悉有而大矣嘖之如流是謂虛受則衆善俱應而化矣大而化之非聖而何克聖句重要入從諫在內從諫所以克聖也承進也休命卽上文時命命之輔德命之康民情詞諄懇何美如之克聖則虛懷足感忠諫故不命且承能爲江海不憂百川之不歸祇若正應欽字若順也敢字亦可玩不承則違上命矣其誰敢哉時字傳說自謂而有兼乃僚之意傳中當求受言於已二句極佳

說命中

尚書晚訂

卷五

二十七

惟說命總百官

此正是作相付之以代言之任也通篇進以爲治之說

乃進于王曰

節

一篇大指在憲天而憲天之道爲治民故開口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天道泛講勿以尊卑定序爲天道奉若者經世宰物悉體天道爲君道也下文時憲正是奉若慶所以然者何也蓋明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豈爲一人逸豫計哉惟欲以治民耳然則天道正所以治民焉得不奉若乎建邦二句申看都卽邦中之都后王君公所以王邦都者以君言故曰樹承以大夫師長則分理邦

都之職耳數句皆兼天子諸侯而歸重天子一遠知建邦設都以為民設官分職以治民則知所以奉若天道矣

惟天聰明 節

此節為下文一篇綱領自惟口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實即亂民之道也聰不用耳明不用目赫赫昭昭無往不察天之公也不曰王而曰聖者指明王也不指高宗聖人與天合德順事無情聽不以聲而以理視不以形而以理凡用行政存心制事時時法天無少間斷曰時憲是聖人即天矣臣民與君分不同而理同夫惟法天之聰明一出于公則朝無不信道工無不信度君公敬順于上大尚書晚訂 卷五 二十八

惟口起羞 節

此下六節皆憲天事口不但言語凡號令皆是一言不當則忤物而速來違故起羞甲冑與于戈有別甲冑是禦敵之具于戈則用以討罪者于戈豈無甲冑甲冑亦須于戈互文也無故與兵則人心危懼而反以動天下之兵故起戎衣裳盛于笥中便當察之不待加于人然後察也金氏

日加而後察雖視之已棄矣省躬者彼雖有罪然必省我躬無瑕然後可以加之師直為壯曲為老朱子曰省自家真個是否兩茲字皆指上四事說戒乃謹戒之戒非懲戒之戒蓋能謹即能明也明者施之當也明則言惟作命衣裳可以示勸甲冑于戈可以示懲何休如之故曰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 節

庶官即大夫師長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治亂係于庶官見任用不可不謹也官以職守言爵以品級言能以才言賢以德言其實只一人官以任事故屬能爵以詔德故尚書晚訂 卷五 二十九

屬賢私昵所親俸者私昵而用則挾恩恃愛竊弄威權必至壞事惟才力堪居此職者然後官之勿論疎遠仇怨可也惡德謂凶德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包藏凶惡無所不至用之將傾陷正人流毒天下害有不可勝言者惟其德行足當天命者然後爵之即世類不拘可也官如知縣爵如文林郎才堪治邑初授以知縣之職考滿無過方授以文林郎之階若不稱職爵亦不及

愿善以動 節

吉商悔吝生乎動善者動之理而時即理之流行不滯者也欲有所動熟思于惟幾之初致謹于先甲之戒慮之曰

於天理合乎於人情安乎精思其善以應事則事之所應
自無弗時弗時則弗善矣機會可乘則果斷以決之勿猶
豫以蹈後艱之虞變化當順則委曲以濟之勿膠固而忽
令終之吉斯之謂動之善而時者也兩動字是一套非既
見于動又相時也蓋善無定體隨時而在慮之審則動必
無有不時時則無有不善也一直說時字有二意一不先
不後之時一隨時變易之時天下有事雖善却非時者如
堯舜之揖遜欲行于湯武之時子思之死難欲行于賓師
之位乃善而非時也三註王氏哀剪之喻未暢

有其善喪厥善 節

尚書晚訂

卷五

三十

上節以行事言此節以處已言德有諸已之謂善善由勤
而積有其善自足之心也自足則挾之爲已而有滿則招
損將已不加勉不惟未得之善不能復有且并其已得者
復失之故曰喪厥善事有成績之謂功功因人而成矜其
能自驕之心也自驕則出之以誇人而驕以媒忌將人不
效力不但將來之功不可復建且并其已成者悉墮之故
曰喪厥功傳中喪字指後者不進近講主前者不守意更
透崔云有已之長卽短也矜已之是卽非也意佳

惟事事乃其有備 節

天下理亂安危相爲倚仗待患至而備無及矣故欲其爲

未然之防也事事者力謂事其事遂件留心不遺余力當
修理者豫先修理當儲蓄者豫先儲蓄件件完備無少欠
缺素定之謀已足彌變于未形脫一旦有不測之災出于
意料之外而吾所以應之者整暇有具何至周章失措而
爲其所害也惟未至而先謀故患至不能爲之災譬如兵
農然豈能必水旱盜賊之不作哉恃耕戰之具備水旱盜
賊無如之何耳見兔而顧犬忌羊而補牢豈不晚哉

無啓寵納侮 節

尚書晚訂

卷五

三十

重啟字耻字啟寵則必授之以權恩衰而侮至耻過則必
愧其所短情應而非成皆始于不自檢終于不能自制故
兩戒之啓寵納侮卽女子小人近之不遜之意耻過作非
卽小人之過必文過而不改是爲過也之意納侮後有一
段不可看的光景作非後有一段不可藥的病痛此節總
是窒慾

惟厥攸居 節

人君一心萬化之原欲法天以爲治者當求天於吾心理
具于心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是之謂居心自心理
自理非居也忽然合之忽然離之非居也惟厥攸居者理
以心爲安宅心以理爲主人相安於其所主者不出如者
不入天君泰然順達乎道心之正從容乎天德之寧其心

蓋醇乎醇矣凡所施爲都從義理上流出大之而政小之而事故亦盡善盡美至精至粹醇而不雜也政事從攸居所發居醇則無往不醇有天德便有王道也

黷于祭祀

節

祭有定時非其時之謂黷如不當禴祀蒸嘗之時而數舉也將以敬之適以慢之矣祭有定禮過于禮之謂煩如犧牲粢盛幣帛之過其數也將以治之適以亂之矣慢與亂豈所以交鬼神哉事神則難言神不我享也○陳雅言曰憲天聰明爲一篇綱領下文乃憲天條目惟口節言行政治亂節言用人處善節言慎動喪善節言崇謙事事節言尚書晚訂

卷五

三十一

王曰旨哉

節

會編講惟服謂高宗自願服行乃不良于言不作反言以責只云若不是乃之善言我何所聞而行之甚妙今錄之高宗聞說之言有味于心乃贊之曰美哉汝說之言凡上天聰明之理與夫憲天爲治之方句句有關於治道有裨于君德趣味深長膏腴美嘗於口飫于心其言益我官服行汝之所言守以爲制治保邦之程也夫以我之寡昧無知若不是汝將這善一一開發我我何聞所而悟之

施行乎今幸而汝有旨言我得心或天之聰明果能憲而臣若民又之休可致矣旨字內有至精至備意

說拜稽首曰非知

節

此責高宗以躬行之實知之行之二字指憲天說知之從旨哉上見其知然知有淺深聞于耳爲知味于心亦爲知高宗之知味于心者也非但一時之感動也行者實踐非軋爾爾奮者不能故難然行雖難而心爲主忱者心之真切懷到處志由此決力由此生張子所謂果而確無難者天下豈有信之篤而行能自己者乎先王之德皆忱信力行所到既忱不難自允協先王成德矣成是成全尚書晚訂

卷五

三十一

有

說命下

此篇論學後四節相期

王曰來汝說

節

此歷敘廢學之因以寓求教之意舊學于其盡而不得卒業遯荒野又入居河內又自河往亳遷徙不常工夫間斷所以迄今學無成也罔顧謂心中不明白於修身治天下之理茫如與下文有獲乃來罔覺反對厥終指今日對舊則今日爲終矣遯荒野其父小乙欲使知小民艱苦故使居民間

爾惟訓于朕志

節

尚書晚訂

卷五

三十四

高宗因說行之惟艱之語而自許能行只恐行到錯路上去故望其訓志不訓事而訓志此高宗知本之論下文交修正是訓志虞言予資汝訓志之切警若作酒醴然作酒醴必須麴蘖爾惟我之麴蘖也若作和羹然作和羹必須鹽梅爾惟我之鹽梅也相資之切如此然麴蘖失中可爲酒而不可爲羹酒鹽梅失中可爲羹而不可爲旨羹是有不偏之道焉爾其交修予乎交修非是以臣之柔可濟若之剛否剛柔可否俱就臣說訓志之際時乎剛克時乎柔克時乎獻可時乎替否參酌調劑投入君心以成其德如麴蘖鹽梅投入酒羹以成其味非必與君忤故曰交修若有

毫忽精神不到卽竭心以訓而不能底君志于盡善皆于棄也邁者寧可于汝訓過一分克者自量其力之必能邁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

節

求多聞從訓志交修說來說恐高宗專靠人訓誨更無反已自得工夫則所聞雖多終非已有故欲其自去討論古訓建事建事謂以所聞應世而成務也此是引起意不重重在學古有獲上求聞不如自學今人之訓終不及古人古先帝王之訓其所載修治之理至爲詳備學古者須體認其意旨竟得古帝王神理所在不靠定耳目傳授也獲尚書晚訂 卷五 三十五

惟學遜志

節

此下告以學古之工夫及其得之之次第也學不先之以虛則志滿而善不可入必操望道未見之心如有所不能可焉學不濟之以勤則志怠而功不可進又必奮自強不息之力知有所不及可爲一說遜敏側重遜志上惟遜則

冲虛之極便務乘時猛進不造到古人地位不止如此說
務字總說得去遜志時敏即修也乃來者功夫漸熟而此
理有時忽至也然此將引其端耳天下道理散殊而不可
勝紀其未來者尚多又必允懷于茲茲字亦指遜敏信之
篤而念之深二字串功夫到此自然由一以至萬由偏以
會全修治之道充滿積實不可限量奚止來焉而已乎遜
敏允懷是學乃來積躬是獲如此則可以建事而永世矣
○陳氏經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堅凝篤信不忘
則來者積聚不散玩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之意新安陳氏
曰學不單遜無以爲入門不時敏又不能進步遜而敏厭
而書曉詩

王十木

惟教學半

節

愚按爲氏半須自得之說有何新巧何近于禪此老朱之
迂闊也呂伯恭喻子才皆王之今從此說正與求多聞相
應應謂王學而求人之教只得一半而已其一半必須自
得蓋學無人教則無所指點不得爲學之方教不自學則
教爲空言罔裨身心之益所以爲學之道一半資人一半
反已不可專倚于人也夫發軔入門學之始也究竟結局

尚書曉詩

王十七

監于先王成憲

節

此節不必作自學教人之準的說欲其監成湯之法度而
守之也憲以紀綱法度言不必死粘上文修治等說話傳
中德雖造于罔覺二句亦不用先王之法酌時審勢定爲
章程至善至精萬世無弊爲子孫者可不奉而守之乎循
其軌轍無取紛更自然設施注措純粹無疵又何過愆之
有不但一時無愆永永無愆久安長治惟克永世又在於
此王之德罔覺王之法無愆以此爲學自足千古何患厥
終罔顯哉

惟說式克欽承

節

說訓志交修之說則用賢豈非高宗雅意哉但進賢者相臣之職而君身者尤用賢之本君德不修臣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今王能志學則手足履心通爲一體黜陟臧否無所異同說亦用能敬承得賢之雅意大開賢路旁招俊又布列于庶位交修不獨說一人而趙蘄鹽梅在在有餘矣通節一氣說下式克欽承字俱重得中欽承承固愆來待君德罔愆而進賢不亦晚乎承交修來爲是孔疏承志學

王曰嗚呼說

節

尚書疏訂

卷五

三十八

此又一時之言與上文不相蒙仰如引領僕志之意作未然看想望將來有非常之事業可觀也風字只作鼓動說不作教舊云夢賚肖形其事甚奇故足鼓動天下意却淡是其論治論學許多說話皆通徹天人貫串今古真是間世之英無負恭默之夢故海內聞之改觀易聽企望至治之成耳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承上言必輔君作聖而後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也股肱惟人只是欲其具備之意起下句言良臣是學貫古今治贊天人者良臣內要着力講以其學古者交修內養純王

之心而使聖德與先王同道以其憲天者匡辟外遠純王之政而使聖治與明王同功則足以副四海仰德之心矣不然孑然孤立之主一手足不脩之人四海之仰何以慰焉

昔先王保衡

節

良臣輔君作聖無如先正伊尹故舉以望說作起也謂伊尹振起我先王以興有商之大業也乃曰五句本伊尹所欲效于君民之志言之串看勿平若不克舜禹若擬市一夫失所卽是已罪自任之重如此故能佐佑烈祖格于皇天也二句一直說佑者內則輔德使大德格于上帝外則輔治使兆民底于允殖也格天者宣仁子惠與昊穹之盡初同流綏猷輯寧與化育之推移並運天之澤無窮烈祖之澤與之俱無窮也格天就化功說不是形體格者通徹而無間也堯舜君民果不負所期良臣君聖此其微矣至今繼起者無與焉行是尹獨專其美於前也爾庶幾精白一心以維持調護乎我以尹之堯舜其君者致君以尹之唐虞其民者澤民則我之德同符于烈祖我之治亦仰配于皇天商家稱相業者前有尹後有說後先輝映阿衡之美固不得獨專於商也明保串明者精白之意非明白啓告之說以君民入講舍下文紹辟綏民經文或言德不及

功或言功不及德要活不可拘拘佑祖格天亦不可分
佑祖爲致君格天爲澤民

惟后非賢不義 節

聖主必待賢臣以宏功業苟非其人不與共治賢人亦俟
明主以以顯其德苟非其人不食其祿君臣相遇之難如
此今我得爾于夢賚爾亦應我以形求千載一時可虛此
遇哉其爾際此非常之遇當立百世之功朝夕訓志左右
交修能輔我繼先王之德于以永安天下之民上致吾君
于堯舜而罔顯之德追配于愍昭下無一夫之不獲而仰
德之民久安于允殖庶幾阿衡之美能匹而相逢之盛不
尚書說討 卷五 四十
虛矣說聞而感激言曰紹祖綏民休哉天子之命乎臣感
知遇之艱適契生平之志敢以對于已而揚于衆焉自王
命之自說答之敢信吾力之能勝而無愧于已自說言之
自衆聞之敢信吾言之克踐而不忤于人君德不至烈阻
不已也治民不至配天不已也古大臣之當大任而不疑
如此紹辟綏民一串不平克字合明保在內紹辟綏字俱
有力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則民自然被堯舜之澤何必以
紹辟爲致君綏民爲澤民乎休命止管本節或當至良臣
以下亦可敢字與克字相應正是自任勇夫處對揚二字
亦不宜拆開

高宗彤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日彤孫炎曰彤者相尋不絕之意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謂之彤雉野鳥也乃歲來升
鼎耳而鳴又在彤祭之日故以爲異彤亦常禮失在數祭
禘廟不在彤也孔疏云雉雄雉鳴也馬氏曰彤廟父廟也
昵近也親也至親莫如父以爲湯廟者非是

祖已日惟先 節

蘇氏曰武丁不修人事數祭媚神又豐于親廟厚其父薄
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祖已格而正之○此祖已私言訓
尚書說討 卷五 四十一
王之意不務民義徼福祈年此非心也不知職在敬民祀

豐于昵此失事也凡事之失皆起于心故先格王求媚之
非心而後正黷祭之失事

乃訓于王日 節

此二節格心之言天視下民加之禍福予奪惟至于所行
之事義不義何如耳義則福之予之而年禾不義則禍之
奪之而年不禾天命至公也其有不承者豈天天民哉民
自不義而中絕其命耳然則祈天永命之道亦在務民之
義而已何必語賓鬼神爲哉

民有不若德 節

天命不可干而天戒尤不可忽民有不若德不務義而媚神又不聽罪聞箴規而吝改天猶不遷絕之乃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焉冀其正德以免罪而民乃曰妖孽其如我何無恐懼修省之意則命且中絕於天乎何尤總之致力於人道之宜不忽于上天之戒而非心格矣不敢斥言君故言民

嗚呼王司敬民 節

言王之職主于敬民而已厚民生恤民隱乃為盡職微福于神非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王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微福一失七廟獨豐于昵又一失豐字有敬祭禮煩尚書晚訂 卷五 四十一

二意祭有常制不可以私意豐殺犧牲案盛享奠俎豆之數特于近廟煩多故有雉雉之異所當服罪改修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黎為不道文王伐之

西伯既戡黎 節

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則戡黎乃其所當為之事也豈有他哉而祖伊乃為殷慮恐而奔告于紂知周勢日強紂惡不悛終必及之也告者欲王改過以圖存也

曰天子天既訖 節

原缺

容遜矣遠也西土至商都三千里而還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 節

此節與下節總是西土從征之人以華夷分看所謂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也友邦家君鄰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也三卿皆主征伐之事亞次也大夫次子卿所以佐三卿者旅眾也士之數眾多為三卿之屬官師氏以兵守門在野外則守內列之在內者 殷出入之防所掌尤重千夫長師帥也百夫長卒帥也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是皆有統領之寄者嗚呼其人使各事其事也

尚書晚訂

及庸蜀羌獯 節

及字承上文來人字總八國言此皆西南夷也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戰蓋久已修事大之儀而今特效從征之義者也庸上庸蜀蜀郡蜀有三左思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西蜀東蜀巴蜀是也羌先零罕升之屬擊微在巴蜀江州治也盧彭在西北彭今屬武湯漢即百濮也

稱爾戈 節

戈戟也千楯也矛亦戟之類戈矛所以攻人干所以自捍考工記曰戈六尺有六寸戟常者一丈六尺也 八尺曰

原缺第一至十四葉

為戈短手執以舉之矛長故立之于地手則比而列之皆所以肅軍容也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此與上杖鉞秉旄以肅已之容相照顧

王曰古人有言曰 二節

引古人之言起下節婦言是用也討款于妯已惟妯已之言是從好惡賞罰皆出其口是牝雞而晨者也昏棄以下皆因用婦言而然即惟家之索也二昏字要看出志盡惑故顛到昏亂祭祀只指宗廟素厥肆不陳設也答報祖父之恩也王父二字相聯曾祖為王大父祖為王父王父弟同祖之弟乃堂弟也母弟同母之弟乃親弟也一弟字總尚書晚訂 卷六 十六

今予發惟恭行 三節

恭行天罰句另今日之事貫下三節形輕進戒貪殺勉武勇是三事故三言最成殺降之戒不但防其過勇亦恐阻其歸義者總為武勇中事也六步七步足法也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手法也止而齊動中有靜不失紀律旅進一心擊刺有度猝然衝之豈得亂哉此所以為節制之師○步伐止齊或四五或六七欲其彼此相顧向敵得力步也如出一人伐也如出一手並無亂氣參差之意要活看不可

拘泥坐作進退四字原不要孔疏所無或又申之曰如何為作而進何為坐而退豈不可咽哉短戈曰擊長矛曰刺少四五多六七欲其不向前落後時時不亂了部曲也貪殺意還輕若云擊刺一番各歸隊伍又再擊刺真侵人場上之兒戲耳臨敵對陣呼吸生死敵正進而我却退敵正殺而我却止如此而有不敗者乎坐作進退四字更步武疾徐為佳○桓桓武貌貌又各執夷虎屬迎擊降者亦須費將士氣力故云勞役西土兵要武勇但不可以殺降為武勇兵制云殺降者不武不可平對

武成

尚書晚訂

卷六

十七

泰誓三篇歷記誓師之節次武成一篇總敘功成之始終

惟一月壬辰 節

此記往伐之期一月建寅之月壬辰一月二日也月受日光朔而魄死及望而魄生故朔日死魄二日日旁死魄三日日哉生明十六日日既生魄翼日明日也以此日為主則明日為輔故明日為翼日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者猶今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此不言辛卯朔而言壬辰旁死魄不知何說輦行日步以人挽車而行不駕馬也于往也征者正其罪非利之也伐者聲其罪而討之非無名也○一月周之正

月乃建子之月非建寅也三日發錦京二十八日戊午渡
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其
庚申朔四月己丑朔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合惟爾有神四句

此記告神之詞底者極數其罪也告天地在錦京告山川
在路商王受以下正是底商之罪予小子至亂畧所謂大
正于商也暴殄天物即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烝
民即殘害萬民毒痛四海之類纣逃淵藪集而歸之仁人
太公周召之徒予小子至率俾一直說不分順天應人華
即友邦夷即八國俾從也同從周伐商也人心丕應雖可
卜大事之有成而不能無賴于神明之默相故于天地山
尚書晚訂卷六
川求助焉神以愛民爲德凶殘不取則兆民不濟爲神之
羞

既戊午師渡 節

俟天休命者紂兵未至頓兵商郊以待之不爲掩襲之計
勝商天之休命也待其來而勝之所謂俟天也如林非紂
之多助亦非民之從暴積威所劫耳前徒商之平民後者
紂之惡黨乘機洩忿易向反攻遂至血流漂杵罔敵是不
肯敵樂紂之敗也一者不再之詞大定不必入平治等語
蓋紂在則天下擾攘疑懼凶殘既取則人心安于貼席矣
故曰定此非天休之至而何反紂之虐政由商光王之舊

政只管下文不必推廣說方勝之時未暇及其他也釋囚
三句好惡與天下爲公反紂素賢之政由先王顯忠遂良
之舊也散財三句財利與天下爲公反紂聚斂之政由先
王不殖貨利之舊也大賚承散財發粟悅服承反政以下

厥四月哉生明 節

哉生明月三日也偃武修文一直馬以戰牛以載歸馬放
牛所以偃武而修文在其中矣然修文之事更多不只是
歸馬放牛便了此時未暇他及也服乘也用也示天下弗
復用馬牛與之休息也然又要知不是銷兵之意所去者
伐紂之牛馬耳其旬之賦與天子十二閑自不廢

尚書晚訂卷六 十九

既生魄庶邦冢君 節

冢君百官不分內外爲是商紂既去周命維新故內外諸
臣皆來請命朝見新君以受正始之命非武王命之來也
冢君受命于是列之爵分之土矣百工受命于是建之官
位之事矣

丁未祀于周廟 節

周廟后稷以下文考以上之祖邦甸侯衛諸侯皆駿奔執
事助孝子之饗親而武功之告可知矣燔柴以祀天望秩
以祀山川大告武功之成此仁人之饗帝也而群后敢不
駿奔執事乎祀廟不言告成柴望不言奔走互文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 節

敘世德而歸重文王見周之基業有所自起言我周之有今日豈烟起于一朝者哉我先王后稷在唐虞時教民稼穡我烝民而始膺有邰之封建邦啓土其烈多矣數傳至公劉乃從而篤之思哉用光致民殷盛富庶后稷之勲烈若增而厚焉自公劉傳到太王去邠居岐號稱仁人而民如歸市之從與王之迹始基之矣再傳至王季又從而勤之克明克類用能積功累仁太王所肇之迹益勤而修焉代著顯庸而強幹豐基歷歷可紀謀深燕翼而開國承家綿絕未艾周之勲可見矣迨至我文考光于四方顯于尚書晚訂 卷六 二十

西土其德愈盛其功愈大用能成前人之勲大受天命居西伯之尊專征伐之柄以撫安四方中夏故當時諸侯大邦畏文王鋤強之威而不敢以力凌人觀之戡黎伐密可見也小邦懷文王扶弱之德而得以保全自立觀之見夷庚丙可見也惜乎九年而崩大統猶未集故今日我小子之往伐不過承順先人之志以除暴安民耳不曰后稷而曰先王重王業之所自始也邦土串下創立曰建啓者啓後也邦以侯封言土以民地言篤烈以迂幽言始封于邰此先王之烈則加篤矣迹者先王之地指岐山言周之國始此故曰肇基王季勤家即無逸之克自抑畏是也自

其肇王業于始基曰王迹自其羅八荒于一闢曰王家建之篤之基之勤之艱難可見從后稷說起歸重于文王上勲字廣克成者謂十五王未竟之猷于此厚其終數百世明昌之祚于此開其始也膺命指爲方伯言方夏不專指西土須就列國說撫字要含威德意講如禁暴除亂發政施仁之類大邦二句承此意來大邦非無德而曰畏力小邦非無力而曰懷德因大小言耳爲西伯九年而大統未集非文德不足以致王當時猶望紂惡之能改而以服事殷之心未忘也承志是承文考安天下之志卽撫方夏之謂也通節數王業所自見已無弋取殷命之心也

尚書晚訂 卷六 二十 恭天成命 之 節

恭天三句所謂承厥志也成命只是紂惡既稔天命已絕殷商之命一成而不可變便是不必云文已誕膺至武乃成綏士女以除殘去暴言正是周王之德昭者昭其除殘去暴也昭周王旣云執筆者之致詞則昭字還在玄黃之色上爲是玄黃者天地之色也明武王之救民有生成覆載之恩也天休句又推民之來迎爲天之所驅使用附我句應轉箇玄黃二句言民歸非私動之者天亦所以攝服群后

列爵惟五 節

此記武王立一世之大法見得不徒以武功定天下又以文教授太平也武王當統馭萬邦之初不容無封建之規模故爲之列爵分土列爵就建侯樹屏說公侯伯子男分土就剖符析壤說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二句乃通于天下者惟五惟三是分封有法也當照臨百官之初不容無任人之體統故爲之任賢使能事卽官所司者能卽賢人所設施者只是一人就未用之人說二句乃施于國中者惟賢惟能是官使有要也重字貫五教三事王上之人重之惟字活看五教之外還有三件惇典庸禮重教也分田制里重食也衣衾棺槨重喪也禴祀蒸嘗重祭

尚書晚訂 卷本 二十二

也重五教則建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矣重三事則養生喪死之無憾而風俗厚矣俱就民說惇信明義兼武王一身及所行之政事言惇是着實做他明是顯揚發揮他要體貼王道上講惇信者至誠以治天下而發政施令莫非實意不特謹權審量而已明義者公道以治天下而立經陳紀皆合時宜不特散財發粟而已厚其信使天下不趨于詐明其義使天下不趨于利二者皆所以端風化之本而勵天下之俗也崇德報功皆就已在位者說與上賢能不同德是已在官而有德者功是已任事而有功者崇者品秩加尊禮貌隆重也報者酬之土田紀之太常也崇

德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二者皆所以寓倡率之權而勸天下之善也垂拱句總承上說垂拱二字正見武王文德雍容之氣象與堯舜揖遜氣象相似天下治要括上意講蓋分封定而萬邦惟懷賢能用而廢績咸熙教修事舉而民德歸厚易俗勸善而人心向化大定悅服長乂安寧故端拱無爲天下自治也陳氏雅言曰聖人詳于有爲然後可以享無爲旨哉言乎

洪範

洪範者謂其爲治天下之大法也洛出書禹就龜文次第之初一日五行節是也一五行以下則箕子所推行

尚書晚訂 卷本 三十五

而增益也

惟十有三祀 節

商曰祀周曰年不曰年而曰祀者史臣因箕子之詞不甚重重訪字就而問之不嫌屈已重道也是年克商是年訪道急于聞也道是天道訪字內只可說不自尊不必說不自聖不臣周守節也陳洪範傳道也

王乃言曰 節

斯民之生大之綱常倫理小之言動事物莫不有居止之理維天于冥冥中安定之思若啓行若翼使植立于居止之中其陰陽下民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于人心則爲秉

葬由于人身則爲人倫相協在天固已啓其敘之之端矣然天雖相協而無爲不能必葬倫之常敘則有待于爲君者矣我欲敘之如大之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兄弟夫婦朋友之序別信各得其正小之耳之聰目之明言動之有法有則各當于理是必有所以叙之之道存焉而我不知也子究天人之蘊者幸爲我陳之○相協正是陰陽厥居兼倫物說如父止慈子止孝耳止于聰目止于明之類相協二字串說爲是我不知句就君道說或以天道說則君爲無權矣葬倫卽厥居攸所也問所以敘之之方也申入體用講亦可

尚書晚訂

卷六

二十

舊謂葬倫乃生民所稟之理九疇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以九疇去敘葬倫然惟皇之極何物乎恭從明聰睿何物乎此可不謂之葬倫乎愚謂葬倫之理足備于九疇中而敘葬倫之法亦具于九疇中皇極五事出于性生而五行以利之八政以養之三德以治之福極以勸懲之稽天驗人以贊助之理與法大槩均不出九疇中矣從中別之則可二之則不是

箕子乃言曰

節

葬倫之敘其惟九疇乎九疇何所自來原出于天也昔者鯀治水無能墮塞水道水之行汨矣水泊而所陳之五行

俱汨於上天震怒不與洪範九疇龜不出于洛是卽遺不洩于天此葬倫之所以敗也鯀則殛死矣禹繼以典順水之性地平天成墮塞者順而汨陳者修矣是以天心眷顧洛出書焉有龜負文數列于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則居中禹觀其數會其理因次第之禹第其疇而實天啓其衷也由是第四疇于前而皇極之體立第四疇于後而皇極之用行葬倫之所以敘者在是矣葬倫之敘在洪範九疇中來人君欲敘葬倫以繼天心之相協者惟用此以治天下而已

初一日五行

節

尚書晚訂

卷六

二十五

洛書之數陰陽奇偶而已一三七九位于四正二四六八位于四隅而五居中央未有文字也禹也心融神會因數明理乃次第效法各配以治天下之疇一居下其卦爲坎其方爲子水之生數乃氣之始二居右肩其卦爲坤其方爲未申火之生數乃氣之著三居左其卦爲震其方爲卯木之生數乃氣之盛四居左肩其卦爲巽其方爲辰巳金之生數氣至此而又矣五居中土之冲氣管攝四方綜十五之變六居右足其卦爲乾其方爲戌亥水之成數乃形之始七居右其卦爲兌其方爲酉火之成數乃形之著八居左足其卦爲艮其方爲丑寅木之成數乃形之實九居

上其卦爲離其方爲午金之成數形至此而又夾杜靜思
曰此節不必以卦位相配亦不必以五行生成數相得而
不過則洛書以明疇而已說極是且入此文中多雜擾但
學者亦須知之又朱子曰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
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禹法則之事愚謂一自然該居初
二三以下自然該居次何必禹之次第初一次二乃箕子
聲口而五行五事等疇則禹所神會而配者也只因班固
漢書謂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故諸說紛紛耳

洪範之九類何如一居下爲數之始而五行生于天一爲
萬物之先故以五行配一真氏曰五行天所生以養人者
尚書晚訂 卷六 二十六

也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窮陽變陰合萬
物化醇天之道莫大焉人君之治天下無適而不由此也
故居九疇之首二居肩之左一之下此其次矣而五事從
五行來故以五事配二真氏曰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于
人得天之行以爲氣鍾五行之氣以爲精未發皆有本然
之德已發則有自然之用形包天性之合踐形盡性之功
人之事莫切焉人君敬以誠身未有不用于此者也故居
五行之次又次之而三龜文之列于左者也則第之曰農
用八政鄭玄云農讀也言厚也若訓養止爲一食言人君欲厚民之生何所用
哉用八政而已飽食安居教訓安攘曲盡乎王政而爲之

設施者要皆人之因乎天也身修則可以立政故以八政
配三又次之而四龜文之列于左肩者也則第之曰協用
五紀言人君欲合天之道何所用哉用五紀而已察器觀
象治曆明時仰觀乎天文而爲之綱紀者要皆天之示乎
人也立政不可以違天故以五紀配四五居八數之中綜
十五之變有居中制外之象焉故配之以建用皇極皇者
居至尊之位爲臣民之主有極在焉立其極于上令四方
之內環向者皆于是取則焉皇之統攝萬類猶五之樞
紐八方也皇極建矣而臨機無制應變失宜何以納天下
于極哉夫六居于足之左而配之以三德人君治民而無

尚書晚訂

卷六

二十七

世酬物惟正直剛柔互用所以應天下之變者也三德又
矣而猶豫不明嫌疑不決何以辨天下之惑哉次七居于
龜之右故配之以稽疑君心有疑而彰往察來惟人謀鬼
謀兼考乃所以定天下之吉凶者也次之而八左足履之
而配之以驗用庶徵者何也徒以天命之吉凶稽察而不
以人事之得失反觀如修省之道何故欲驗五事之修用
庶徵之休欲驗五事之不修用庶徵之咎所以推天而徵
人也次之而九龜首戴之而配之以福極者何也歸極而
無必得之福背極而無必加之威如勸懲之道何故人君
自一身建極外以嚮望天下用五福以戒懼天下用六極

所以令人召福而避極也善惡之應盡于此矣故以是終焉洛書之數一居下五居中九居上大禹之疇以五行爲根亥以皇極爲宗主以福極爲結局自一至九推之而愈廣以五御入統之而有宗天下之萬事萬化皆舉之矣然前四疇所以根本此皇極體之所以立也皇極之體立而堯倫之體亦立矣後四疇所以維持此皇極用之所以行也皇極之用行而堯倫之用亦行矣此所以爲敘盡倫之大法歟用字皆主君說教農協建又明念齊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因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五氣流行于天地間未嘗停息故曰五行刑亦言厚民者去惡尚書疏訂

卷六

二十

一五行

節

此下九疇之目也一五行之疇何如天地之間一陰陽而已陰陽合變乃生五行而其序有不可紊者水者天一之所生也萬物未生其濕先流固宜居于首矣又水在坎位一陽初動陷于純陰之候自無而之有不論其浩蕩之用論其體易濡亦易涸也故曰最微而居一火者地二之所生也其流方濕其焰隨騰固宜居于次矣又火在離方一陰潛萌麗于陽極之時有氣而無形不論其灼爍之勢論其體且明亦且滅也故曰漸著而居二木生于天三生之序次于火三則陽之壯矣陽進則陰退視火之有所傳而後燃者其形則實不尤著乎所以列于三也金生于地四生之序次于木四則陰之壯矣陰盛則陽微視木之僅得二氣之浮華者其體則固不愈著乎所以列于四也土則天五生之會陰陽之沖和含水火木金之形氣盈天地間無之非是不列之五而何哉是皆造化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亦非人所能倒置者然有五行則有五行之性水之注則潤而又下焉潤者陰之所以澤萬物而陰主降故又下也火之性則炎而又上焉炎者陽之所以燠萬物陽主升故又上也木屬于陽陽鬱而發散故盤錯而曲又崇聳而直陽爲主而陰乘之也金屬于陰陰歛而柔順故殷之而從又更之而革陰爲主而陽乘之也土會陰陽氣質之

卷六

二十九

全其性惟曰生物于是乎稼之而已于是乎穡之而已
種則秀實而物始當秋時則成熟而物成此土之盛德也
然有五行之性則有五行之味潤下必浸漬乃作之而爲
鹹鹹者陰精之所凝也炎上必焦灼乃作之而爲苦苦者
陽氣之所化也曲直之味作酸木發散而酸反收斂者何
也陽中之陰也或云陽極陰生非是稼穡作甘者土得五
發散者何也陰中之陽也或云陰極陽生非是稼穡作甘者土得五
行之中氣故甘得五味之中和也此皆調劑于陰陽而材
質自具醞釀于造化而利用無方豈待人力而成者哉人
君本此斯可以建極而敘倫矣一五行之一亦即初一之
一何有二哉紛紛之說何爲所以起後學之疑者最在耒
耨若一曰水之一自是不同矣一曰水五句言其序不重
目潤下五句言其性兼德字亦可不必要言說在後作鹹五
句言其味總來皆是禹之書不必作箕子推衍增益王氏
亦云然五行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
窮故謂之行其次第以生序微著諱前甚明但或疑水之
行盈天地間放四海而以爲最微火之行其微最著奈何
以爲漸著金雖堅豈能加于木之多以此分微著似亦未
妥前講稍稍幹旋宜細玩之程氏燥濕之說以金爲燥之
凝亦未妥只以陰陽講爲得潤下二字行其性也宜一申

就註中着而又二字甚當餘做此潤滋也下降也炎熱也
上升也從者從我所欲也華者又可改爲他物也曲直就
天生說可就人爲說亦可水雖生于陽却是純陰之物于
中之陽能有幾何火雖生于陰又是純陽之物午中之陰
非其時也木金陰陽相雜木體柔而性剛故可曲可直金
體剛而性柔故可從可革皆其性之自然也作亦是自然
成味作鹹不必說到海則浸漬之極蓋海中亦有淡洋如
河東之鹽池滇南之鹽井何必在海鹽乃土之味借水以
凝故以爲潤下所作耳苦酸辛甘易明夏氏謂作字有工
夫謂水初未鹹久而後鹹火初未苦久而後苦不論其說
之未妥縱有工夫亦造化之力豈人也哉煮海者人而水
中無鹽煮之詎可得乎愚嘗借而論之分言則五行合言
則土之一行也衆象出于山下雷火發于石中木得土而
暢茂金得土而含藏是四行皆生于土也以土沃之則水
減以土奪之則火鬱以土蒸之則木糜以土埋之則金銷
是四行又皆起于土也彼相生相剋者五行迭乘之機此
總消總息者大地吞吐之妙也吾于是知土之功用弘也
○稼穡何以不可爲土之性自古稱生之謂性土之生物
如此而以爲非性誤矣但以爲土之德亦好至如以一穗
字該德性二字予所未解藉者藉黃之謂也潤下炎上曲

直從革可謂蘊乎生之成之可謂蘊乎昔人未有此陰註亦無此解俗儒添之耳依愚見只說五行之性便了

二五事

節

造化生人之初不過陰陽精氣而已精之凝爲貌貌生于陰者也人始生而形已具即天二之生水也其澤似之故居一氣之出爲言言生于陽者也人既生而聲音發即地二之生火也其揚似之故居二視者精之顯也形無不見其用廣矣即木之散也既言而後能視故三曰視聽者氣之藏也聲無不聞其受弘矣即金之收也既視而後能聽故四曰聽形既生矣神始發矣會精氣于一心而思生焉

尚書晚訂

卷六

三十二

思貫于貌言視聽之間而無所不通猶土寄于金木水火之內而無所不統也既聽而後能思不居五乎此五事之目而物之所在則必具焉豈無其德乎貌爲精之所凝有莊重之理焉齊莊中正而暴慢不設于身也言爲氣之所舒有和平之理焉從容順理而鄙倍不出于口也惟精顯于視則不能不著而爲明貞觀所燭無不見矣惟氣之收爲聽則不能不翕而爲聰靜虛所涵無不聞矣思者精氣之主宰也謂之主宰則有以會恭從明聰之全體而極深研幾通微之妙具乎中矣思之德不曰睿哉五事之各一其德猶五行之各一其性也而渾然在中者不能不隨事

而顯于是乎各有其用矣惟恭也則見之爲德容而可畏可象巍然其嚴整焉肅固恭之所作也惟從也則宣之爲德音而有倫有要秩然其不紊焉又固從之所作也有明之德則旁燭無疆而智周萬物可以作哲矣有聰之德則聲入心通而權度精切可以作謀矣思惟虛也則藏往知來自無微而不燭存神應妙將無感而不通其于肅又哲謀之用一以貫之而不可以作聖乎其德渾全則養之于未發之中者不可不敬也其用各足則順之于已發之際者不可不敬也能敬則身誠而委倫欽矣○五事之序以五行生序發見先後說德與用猶形影之相隨非可岐而

尚書晚訂

卷六

三十三

二之特有未發已發之別耳恭從明聰睿乃每事之中各有自然之理講不可着力一着力便涉作爲上去矣恭者敬也從者順也言順理也視遠曰明言以道接曰聰通微曰睿肅威儀也又條理也明如鑑之光哲如鑑之照惟有一段光明故照物而妍媸莫遁聰者虛也人惟壅塞故事至而不能察度惟虛則靈故能別是非辨可否而爲謀必當通微直說無不通橫說聖者盡義理之極而神化性命一心可窮也與大而化之聖字同意無不通言其廣大而化之言其神五作字只是能字意無工夫亦非由此至彼之意未要補敬用意

三八政

節

人君厚民之生在于八政而八政則以急緩爲先後民無食則死食以養生民所急也民無貨則匱貨以利用民所資也然生者生矣而死者誰可忘耶故有四時之祀典以隆報本之禮故一令二貨而三則曰祀也民非土則居無由安而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民非教則性無由成而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然可教者教矣而不率教者容可已耶又有司冠掌禁以爲誥奸之具焉故四司徒五司空而六則曰司寇也好既禁矣人情不通則澤壅故禮諸侯遠人以通往來交際之情七有賓之政焉賓乃順人情尚書疏訂

三十

詰姦刑暴司冠掌之治民之不率也賓之政教民往來交際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類只就民說却好若國家親邦國之政如朝覲會同似于厚民不切師之政以平邦國選將練兵自是防民之害故曰厚民紀何以厚民報本反始民德歸厚也刑何以厚民去其敗群民所以善良也至于賓屬國家說曰遠邇情孚則德澤不壅民沾其惠亦是八者俱要挑政字出農厚也非田農之農

四五紀

節

此題要見協天意紀乃紀綱之紀猶統攝之意非紀載之謂也晦朔躔度等皆天所有者序定正經之緯之分爲十

三十五

爲曆數之紀五紀之大歲統月月統日月月經行于星辰
曆數總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故其次第如此占步二
字占者占其交如日食星變則占其吉凶步者步其常步
推也天象俱有常度不變則爲常但推算之耳俞氏謂占
者占候步者推算不當分常變乃臆說耳○臨川吳氏曰
歲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日行一周天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
月自此月朔至來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會
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今日日出
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周以晨昏出沒定晝夜
尚書說訂

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以十二會爲十二辰十二辰所以
紀日月之會處也

五皇極

節

人君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而環視焉此天下之至中也
既居天下之至中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其標準
是必樹表儀之觀畫率先之道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
言動無不各極其義理之當然可以爲斯世之取法則皇
之極于是乎建矣夫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建于上
則惠迪而應之以吉作善而降之以祥所謂富壽康寧好
德考終之福不期而自集若或有以欽之矣然福不但自
厚其身也極者天下同然之理以極獲福者亦天下必然
之效也用布其福以與庶民隨其材質以造就之作爲訓
詞以勸誘之使得于觀感者優游于皇極之內獲被餘慶
之沾此豈分已之福以與之民由君化福以化臻若君所
錫耳故當時之民亦皆思福之所由集者以此極也極一
失則福亦去極之所由錫者以吾君也不其保則負吾君
由是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綱常倫理求盡其道
事物言動求合其宜惟恐少違此極以負吾皇甄陶之盛
心也君有以與乎民民亦有以與乎君感應之理自然而
然爲君者如何不遵極哉○皇建有極何最重工夫全在

此句建字有力極兼至極標準二意串看下文雖止言庶民而此句可入臣民講欽福句輕欽字就自然說豈真有所求哉極建而福自隨之雖無欽之心而有欽之之實也錫豈真有所與哉歸極之同則獲福之同雖無錫之之跡而有錫之之理也保字是要諸父之意錫保者感敷錫之恩所以答君貺也中亦有保福意民歸極則君得以常享此福矣○又建極中當知敬五事以修身意不曰錫極曰錫福者福之隨極如影之隨形見福極非二也不曰極曰有極者見極爲吾心之固有亦天下所同有也不曰保極曰汝極者見民非別有一極即君之極也敷錫中藏造

論書總訂 卷六 三十八

就敷言二意錫保中已包惟皇邦昌會歸近光意建極乃一章之綱領下文念之受之是義是訓等皆推說敷錫之事會極歸極是訓是行等皆推說保極之事

皇極一章有身教有政教有言教建極二節化于身教也有猷三節成于政教也無偏三節得于言教也三者備而極之道全矣

又皇極一章以五事爲至五行是五事之所自來八政是五事之所由運三德是五事之權庶徵是五事之驗福極是五事之勳懲至五紀以人合天猶疑推天聽天皆所以成就此者五事即皇之極也九疇總一貫也

凡厥庶民無有 節

淫朋或以遊惰成群或以狎昵相合立心制行不從正而從邪是也比德或背公以植黨或趨勢以附利立心制行不以公而以私是也觀于野而無淫朋則爲皇極之民觀于朝而無比德則爲皇極之臣何以得此惟皇作之極耳皇之一身臣民之視效關焉惟皇道兼倫物之全德合身心之盛惟先天下而標準以立故合天下而趨向以同淫朋比德不禁自化矣

凡厥庶民有猷 節

此下三節言造就之事此造就乎民也凡厥庶民有長于謀慮者有優于設施者有謹于操守者此中人以上之才可進于極者也汝則念之不忘而致夫誘掖獎勸之意隨其才而加意以成就之可也又有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行已在清濁之間者此中人之才亦可進于極者也皇則受之不拒而納諸樂育容與之中隨其才而寬容以成就之可也苟此庶民感念受之恩有進修之益見于外而溫乎其容無刺厲也馴乎其氣無鄙慢也依稀乎有道之衷矣發于中而曰子玩之而最有味者此德嗜之而不能厭者亦此德底幾乎秉彜之好矣至是則猷爲操守各成一局各終不罹而去極不遠豈但當念之受之而已哉予之

以辭舒其俯仰之懷繫之以爵決其向往之志汝于是錫之福而時人斯其維皇之極矣○人之氣稟不可一律齊又須隨人造就之始得有猷智足以謀事如子貢有爲才足以辦事如子路有守志有所不爲如原憲此三種人作一等看不協不罹作一等看念字對忘字常常懷念有加意樂與之意受字對拒字納之包荒中不絕之門牆外也而康二句不可又作一等人是前二等人承念受而進修至此者康色不可說太高如晬面盎背等語此特進善之徵與極猶二也福者爵祿之謂數錫者福之全體以理言也錫之福者福之一端以事言也時人句總承一節而于尚書晚訂

卷六

四十一

錫福邊較重

無虐箕獨而畏高明

此言造就臣民不可有所偏乃承上起下之詞平民之勸勉也易箕獨之民勢力孤单其勸勉也難因其微而忽之便是虐了故可進于極亦須念之受之福以錫之方爲周到箕獨無虐則非箕獨可知也卑臣之懲戒也易高明之臣勢位尊顯其懲戒也難因其尊而不戒便是畏之故或戾于極亦必奪其康祿去其公賦方知嚴憚高明不畏則非高明可知也

人之有能有爲

節

天下未嘗無材而鮮全材在人君所成就何如耳有位之人有多材多藝而有能者有設施措置而有爲者此皆有用之材也但此等人得于天資而未成于學力則有才無德亦非吉士矣故當使進其行課嚴程督鼓舞體諒多方以培植之使其才華必根于道德設施必歸于涵養庶幾能進于皇之極而官使之間英賢濟濟百務修舉登于至治邦國其昌盛矣顧國家使臣羞行術非一端而富尤其要者凡厥在官之正人必給之廩祿豐其衣食不至有內顧之憂以和好于爾家然後責之以善方能羞行而不陷于罪戾也不然饑寒困之俯仰累之一家且交謫而望其遠戾以修行胡可得焉然能爲之士有好德之心故當祿以與之也苟于其無好德者一槩濫與之福則爲汝用咎惡之人矣用咎豈勸善哉王者不愛高爵厚祿以優衆正亦不敢濫授名器以開倖門則善以富生行以福進而臣無比德矣能爲乃見于政治者與庶民不同才不有德爲害滋大故欲其修行非益進于能益進于爲之說既富方穀非一富便能善謂富之而後可責其善也其中還有作爲看既字方字義自見正人不止有能有爲之人觀凡字泛指在位者爲是弗能使好于家北山大夫所謂室人交偏諂我也斯其辜則不能羞行可知此二句反言以見必

卷六

四十一

富而後可效也于其無好德三句又戒其謹于見所予惟當在賢之意與上不平

無偏無陂

節

此以皇極之理敷衍爲言使臣民咏歌之以得其性情所以助身教之不及也皇極之理涵于心一而已矣而所由行則殊以其爲裁制之宜曰義以其爲事物之當然曰道以其爲天下之共由曰路是至中至平而好惡得正者也人惟偏陂好惡之私生于心則于皇極之所行不相入矣凡爾臣民之心其無偏而不中無陂而不平乎務遵皇之義而至中至平乎無有作好徇一己之私喜乎務好所賞尚書晚訂

卷末

四十二

好而遵王道以爲好乎無有作惡徇一己之私怒乎務惡所當惡而遵王路以爲惡乎此趨向當定于初者也皇極之理見于事一而已矣而體段自別言其包含無外則見爲蕩蕩言其坦易無私則見爲平平言其中立無邪則見爲正直本至中至公而經德不回者也人惟偏黨反側之私見于事則于皇極之體不相似矣凡爾臣民之事其無偏之不中黨之不公乎王之道本自蕩蕩然其廣無方其遠無際也其無黨之不公偏之不中乎王之道本自平平然履之甚坦視之甚夷也其無反而背常無側而不正乎王之道本自正直一毫不偏一毫無曲也此取舍當決于

已者也顧極之理皆人所自有也而偏陂好惡之私心多與極之由行相背而馳其亦不知所適從矣爾臣民其會其有極乎會云者志有定向望極而趨不至于極不止也偏黨反側之疵行與正大之體離而爲二其亦不知所渾合矣爾臣民其歸其有極乎歸云者行有止宿與極相安我與極渾然一也或勸或戒反覆致情言之不足又長言之臣民聞此有不恍然而悟悠然而得也乎○無者戒詞也遵者勸詞也蕩平正直贊詞也會者遵義道路也歸者與蕩平正直合一也此韻語乃詩之體教民咏歌之以求合于皇極者也通篇不截只用全文還他方得音韻相協尚書晚訂

卷末

四十三

意義重複之旨戒其心之私而勉以遵皇極所由行者行固本于心也行乃推行之行非皇極之用戒其事之私而勉以合皇極之體者發于事其體方可見也體非體用之體乃體段之體二段未露極字末句方總上意而直以極字指示之正是反覆敷演成文不必作申言結言夫有偏陂好惡之心必有偏黨反側之事而上屬會下屬歸淺深言之何也蓋私心雖去而造行還未純第能由此而行與之渾化尚未也至于遵行既熟事事合理與皇極正大之體纖毫無二斯之謂極卽我我卽極循行者之至矣二句詞平而意申亦作勉詞不可作無力看通節俱入倫物講

遵字是心上用功非云好得其正爲王道惡得其正爲王路乃欲其遵王道以爲好遵王路以爲惡意王心無好惡何作之有講無偏六句宜云無得偏無得黨王道蕩蕩然何曾偏黨而可以不合乎如是說爲是非謂遵王道之蕩蕩也

曰皇極之敷言

節

此贊敷言之妙至于與天爲一見其可以感動人心也敷言者以極之理敷衍爲言如既言王義王道王路戒偏陂好惡之私而又云會其有極既言蕩蕩平平正直戒偏黨反側之失而又云歸其有極是也是彙是訓不可照註平尚書曉訂

卷本

四十四

對重在理上訓字乃承上起下之詞奏者常也如五等人倫與視聽言動之則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夫婦居室之近莫非日用尋常神化性命之精起于洒掃應對不涉高遠亦非難能是天下之常理也以常理而爲訓非君之訓乃帝之訓也何也理之大原出于天也天無聲而默寓陰陽之權皇有言而代宣神道之教謂諄諄訓諭卽上天之命可也註中大訓大字如欲點出亦只入在帝字內指近而遠言約而該所以範圍臣民者在是所以移易世風者在是亦如天道之包含無外然

凡厥庶民極之

節

此言敷言感人之深訓行一事猶云口誦而身體之何以諷誦不忘且身行不越樂其理之易從又喜其言之易入也訓字或欲照畢命作順字不作諷誦說亦可訓行既久則人欲日消天理日著而和順積于中自然英華發于外故有潤身之妙如辟面盎背所謂道德之光華也近云者言不遠也君民一理故可近久之亦可一矣曰以下正頌之之詞天子二字提起恩育君長皆就敷言說不可以建極造就作民父母二句舊平對

王氏抄天子二句欲作一句書說云今天子已爲天下王矣然非以位之尊爲天下王以恩之親爲天下王也蓋父母與子聖其克肖督責化誘不遺餘力今敷言諄諄何啻父母是以父母之心行王天下之道也猶云恩育之愛寄之君長之中如此說貼以爲二字甚妙

尚書曉訂

卷本

四十五

六三德一曰正直 節

世道有升降之機聖人達趨時之用有正直之德焉端然無偏邪卓乎無圓曲建極示人而妙政教于小施斯無爲之治聖人之本心故居一二則曰剛克蓋君德以剛爲主而政尚嚴明教尚振作也三則曰柔克蓋柔道聖人所不廢而政以仁厚教以寬和也三德之目如此而何以用之平康之世民無淫朋人無比德習俗皆善氣稟皆中天下

咸歸于維皇之德矣聖人豈能過求乎民哉天下本正吾亦以正待之天下本直吾亦以直待之而已此因其時之常而制以德之經也若夫習俗之偏有強梗不順能進極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歸極有和柔委順欲進極而不能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歸極此政之剛柔因俗而異施也氣稟之過有沉深潛退不及乎極者則撻以作其氣使企而及焉有高亢明爽過乎極者則抑以折其驕使俯而就焉此教之剛柔因人而相濟也剛柔互用此又因其時之變而制以德之權也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所以維持皇極者其明尚書說訂 卷六 四十

勉其所不及抑退就其所有餘
惟辟作福 節
欲謹三德之用當操三德之權權之不攬又何以操縱自如而行剛柔之用哉是故福者君之所以命有德而惟辟得以作之如大而爵祿之頒小而金帛之賜皆是也威者君之所以討有罪而惟辟得以作之如小而刑罰之施大而干戈之用皆是也玉食者四海九州之奉也而惟辟得以享之如惟正之所供山珍海錯之所貢皆是也若夫臣下則福惟上所錫而作福無有焉威惟上所加而作威無有焉祿養隨分所得而玉食無有焉蓋稟君之令而受其成則有之而豈敢竊君之柄承君之寵而分之貶則有之而何敢擬君之譽此臣之不僭上固以君權之不下移也而家國無危小民安分胥賴之矣倘君失其權上陵下僭臣有作福作威玉食焉其患可勝言哉大夫有家必害乎而家諸侯有國必凶于而國大夫諸侯之有位者用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則小民亦用僭忒而踰越其常矣太阿倒持而禍及其身惡染于民僭上之患如此臣豈可僭上乎而君權豈可下移乎君權不移威福在已則欲用剛則剛欲用柔則柔可以隨機制變而納民于極矣○此即北上推高一層說威福說得寬不可分貼剛柔上下意自不同

且分貼則玉食句又無所着落三惟字重看見自辟之外不得以假意臣無有句雖戒臣上僭實重君不可下移意蓋君能懷懼誰敢奸之臣之有上須補君不能操權而移之下致臣得以僭上意人字不必指小臣即諸侯大夫而字活看不必着天子說害家凶國民僭忒僭上之患實君患也頗僻僭忒俱就作好惡尚奢侈上說

七稽疑

節

此節言稽疑之重于得人也擇者擇其賢也非但擇其能知卜筮者也擇者重其人建立者專其職立之爲卜筮之官也此在平時至大事有疑乃命卜筮此在臨時龜歲久則靈著一本百筮乃爲神草故可以定天下之吉凶龜筮至公無私能紹天之明故卜筮之人亦必秉至公無私之心又精五行陰陽之理斯可以傳龜筮之意也卜法以明火焚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掛扚揲凡十有八變而成一卦

曰雨曰霽

節

此列卜兆之體也龜之卜也即其所食之墨觀其所析之文而以五行之兆配之有潤澤如雨者有開明如霽者水火之兆也有蒙而暗慘不明有驛而絡繹不屬者水金之兆也有克而文理交錯彼此相勝者土之兆也驛者若斷

若續之意克者互相殺入之意斷吉凶之法不知如何舊以事類相合爲吉相背爲凶亦未明古今占法不同今卜兆喜滋潤明財大忌文理錯亂難道五行之兆惟水火則吉而土則凶乎必不其然

曰貞曰悔

節

此列占卦之體也貞者正也悔者動也貞者事之始悔者事之終著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總六爻而成卦當其奇耦具而陰陽分動不動昭而貞悔判以一卦論則下三畫爲貞上三畫爲悔所謂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是也占法從下而上故以下三畫爲內上三畫爲外以兩卦論則以先得之六爻爲貞所變之六爻爲悔所謂遇卦爲貞之卦爲悔是也不動之卦六爻安靜止有上下兩體無所之矣若有動爻則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從遇之卦變而之他矣一貞有八悔內與遇以其先成爲事之幹凡事所爲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與之皆後成屬已動吉凶悔吝生乎動禍福始定悔者轉凶爲吉之機故曰悔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爲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爲決也陰陽皆釋則奇自爲奇偶自爲偶貞特分別于一卦之中陰陽皆壯則奇變爲偶偶變爲奇貞悔經緯于二卦之內而觀之一卦此貞悔也合而觀之六十四卦皆有貞悔也

而吉凶之斷係之矣○占法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之象辭以內外互觀而貞悔參焉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以兩卦互觀而貞悔亦參焉或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為主此雖所主在本卦而兩體之爲貞悔自在也其或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一不變爻六爻盡變則新成舊數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象辭此雖所占在之卦而兩卦之爲貞悔自在也

凡七卜五

節

凡七總言也卜五用象辭見也占用二貞悔也分言也

尚書晚訂

卷本

明其爲卜筮之分也推衍人事之過差令人趨吉避凶也乃卜筮之用

立時人作卜筮

節

此言聽斷之法時人即所建立之人三人同占一龜三人同筮一卦各以已意斷之從二人言唐孔氏曰善鈞從衆也必立三人者專以一人則見聞有限偶以二人則適莫互持故也三人皆至公之人眼力意見偶有不同立三人相參考從其言之確然者耳

汝則有大疑

節

上言稽疑之法此止所以稽疑者大疑不止祭祀征伐宜

廣說如古禱投亦卜置相亦卜遷都亦卜營宅亦卜婚姻亦卜今人取功名亦卜何止戎祀二者舉以爲例耳在謀及卜筮截上詳指疑之序以人謀爲主故先人而後神下舉稽疑之應以神謀爲決故先神而後人謀及乃心君乃王也所謂惟先蔽志也又不局于一人之見而問之在朝又不止于一堂之見而問之在野又以人有情不若龜者無情而問之卜筮稽之多方而且其序不紊可以決所疑矣而決之如何從者以爲可行也逆者以爲不可行也君心臣民龜筮皆從上下一心幽明無間是謂大同同大則

吉亦大身康強有安身之休而卜年之永也子孫逢吉有

尚書晚訂

卷本

裕後之慶而卜世之長也康強言其福之大富貴君所自有故不言富貴言康強身康強而壽存乎其中矣逢吉言其福之遠子孫賴其蔭達吉不達凶言祖上舉事之休猶得會逢之也不言攸好德言子孫之昌皇極之君好德不待言也淺說以祭祀征伐作目不從大同不可以常得外是人謀有一合于神謀者亦吉君謀合于龜筮而吉如盤庚之遷是也臣謀合于龜筮而吉如周公之東征是也庶民合于龜筮而吉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之意也以上三吉作內作外皆宜也人謀三神謀二三從二逆龜筮俱不逆乃可龜筮無心既已俱從則卿士庶民或別有

私心未可知也下言四從一逆言可知也或言謀只合于龜謀二從而三逆只可作內不可作外作內只在國中如祭祀冠婚之類作外或遠出境外如征伐遷徙之類言龜從筮逆內吉外凶見筮從龜逆亦如是也筮短龜長之說乃晉獻有爲之言易繫詞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筮豈短乎如龜筮共違于人謀只可安靜不可動作言作內作外俱不可也以此衍人事之忒而斷天下之疑尚何惑之有○蔡氏曰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欺非疑而占謂之誣

八庶徵曰雨曰暘 節

尚書晚訂

卷本

五十二

庶徵不出于五氣之外而陰陽迭進于五氣之中陰陽交蒸則成雨水之屬也陰陽開霽則成暘火之屬也陽進陰退則舒而成燠木之屬也陰進陽退則慘而成寒金之屬也陰陽吹扇則鼓而爲風風貫乎四氣猶土之貫乎五行也然此五氣其運有一定之節候孔氏曰當至則來當止則去鄭康成曰物久燥此雨之時物久濕此暘之時物勾萌而欲折民處燠而欲析此燠之時物過盛而將衰民苦暑而思爽此寒之時物質凝而未化民情鬱而未平此風之時所謂時也使歲月日之間五者備足無少欠缺又來有次第不至愆期則五氣休矣而其效則庶草滋多而茂

盛蓋陰陽通均則生意足陰陽順布則化機神庶草蕃庥而五穀及萬物可知也此五氣休之應也備者都有而不少故者應期而不亂聖人申說正所謂時也敘與時有分別時者節候也敘者于應節候處見其有次第也難道一日之中又雨又暘又燠又寒難道六月亦寒臘月亦燠須要活看此只言氣之運于天者有此休未說到人事之微上何以有此徵則以五事之得也下文肅又哲謀聖是也來備以敘大率言一歲之中非專指一日之內也若以一日之內必要來備如何可得如一日大雨必一日無暘一日極燠必一日無寒安得來備而以敘可推矣且如雨春有穀雨夏有梅雨秋有白露雨或有龍雨或輕灑霏微或傾盆澍壑依期接候不少缺便是來備以敘如風春條風明庶風夏清明風景風秋涼風閭闔風冬不周風廣漠風倘八風一缺便是不備若春行秋風冬行夏風便是無敘若舍一年求之一日如何說得去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一氣極備謂來而不去也一氣極無謂去而不來也此備字與上節備字不同此謂一件過多上謂件件都有極備則不能均備不以次敘與上時字相反凶者草不茂穀不成與蕃廩相反五氣各而害隨之何以有此徵則以五事

之失也下文狂濤東急是也○五氣生成萬物止可時來時去不可常有常無恒雨則無陽恒寒則無燥爲害滋甚

或云五者不必皆備皆無有一即凶此說非是五者豈有皆無之理若皆備則是來備而何以爲凶益于極字上見其恒所以爲凶耳

曰休徵

節

此方說到人事上來曰休之徵驗五事之得致之也咎之徵驗五事之失致之也肅又狂僭十字個個要挑剔得明配合得妙若者各從其類而應之也貌肅而嚴整肅從榮

尚書晚訂

卷末

五十四

來有和氣蒸人之意似雨之滋潤滑澤故時雨順之言又而條理又從從來順理成章似陽之開明宣朗故時暘順之哲則明徹萬類煥則長養群生皆舒散之義也故哲則時煥順之謀從心中所慮有歛藏之意氣到秋來無不結局翕矣故謀則時寒順之聖者通明心思無所不到風者鼓動吹噓無所不入俱有爽快之意焉故聖則時風順之此五事得之徵也肅之反爲狂狂則蕩而泛濫淫濫有不可隄防之勢焉其應以恒雨又之反爲僭僭則亢而飛揚灼燥有不可撲滅之勢焉其應以恒暘又哲爲豫豫者怠緩之謂明不照物則優游無所物生而不能成有春華

無秋實故恒煥應之反其爲急急者追促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但摧折而不能生有秋殺無春華故恒寒應之蒙者蒙昧也性不通曉行必蒙昧冥其心思無所不入猶風之揚沙發木無所底止也故恒風應之此五事失之徵也○肅靜屬陰故爲雨類又播屬陽故爲暘類哲外照凡春和則必宣朗故哲則時煥凡謀事其心必沉潛內欽秋金寒結亦有密藏之意故謀則時寒思之無所不通也猶風之無所不動也有疏通旁達之意故聖則時風○狂縱則淫溢故恒雨僭差則驕亢故恒暘哲者見事必敏何須猶豫故豫必不吝也豫必解弛故恒煥謀者從容審密何須躁急故急必不謀也急則繙保故恒寒蒙蔽則不通或有所不當思而思或有所不必思而思有飛揚無定之意故恒風然此須活看不可拘泥定謂行某事必應其氣肅以攻雨無與于暘又自致暘無與于雨則爲漢儒之穿鑿矣但其德各有方氣各有象其類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故相配如此耳抑又有說焉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煥年理之常也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數之變也故恐懼修省聖人所以執挽回造化之權也若王安石全不相聞之說妄哉謬哉

曰王省惟歲

節

此省字是修省之省意修德意多一省之微必反而省曰
我何罪以致此我何以弭其災而返為祥不可照舊說省
字當徵字看省字實卿尹一歲之利謂時和年豐一歲之
害為饑饉游臻如何係于一歲七八月之間旱是也如何
係于一月三日雨為霖是也如何係于一日驟雨不終朝
是也更之所省大小只就其分之各有為言之耳如七八
月間旱大雨及驟雨害在月日而歲之不登因之豈徒卿
尹省之王不省哉活看母拘可也王尊故所省大而總卿
尹卑故所省小而分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猶歲統月月
統日故其相配而省如此末要補省之而得君臣益屬于
約書晚訂

卷本

五十六

交修省之而失君臣各引其過各補其缺意

歲月日時無易 節

此二節一言休徵所感一言咎徵所致効與害若此見君
臣當省駭也時無易即上來備以敘時既易即上極備極
無易謂差錯愆期也歲月日之上不必先說君臣之省只
開閑說用字作因字說或作以字俱一般百穀用成歲豐
稔也又用明禮樂章而庶績熙也俊民用章賢人樂為効
用也家用平康王主太和間閭樂業也家王家民家俱在
五氣所感之效如此君臣省之庶可以自慰也谷不成而
歲饑饉又不明而政事亂後民微謂賢人隱遁家不寧

世亂不太平五氣所感若如此君臣省之方可以挽回
也時無易先言歲太月日成功歸于上也時既易先言日
月後言歲廢墜先言于臣也要亦互文之意不必重

庶民惟星

節

民星象民眾星亦眾民麗乎土為卿尹之所統猶星麗乎
天為日月之所經故相配也庶民不言修省以其休其咎
係乎上之人不由已也卿尹能修五事則民得所而休卿
尹不修五事則民失所而咎故不言民省而專責卿尹之
修職以從民欲民以得所為休失所為咎與上休咎字面
稍不同箕星好風者箕木宿位天之東北與為木為風其
諸書晚訂

卷本

五十七

位在東而箕近之風者陽氣之所發散而東北方者陽氣
之所從生故箕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金宿兌為金為澤
其位在西而畢近之雨者陰氣之所凝潤而西南方者陰
氣之所從成故畢好雨也或云箕屬木風則土之冲氣木
克土則有飛騰上浮之象故好風畢屬金雨則水之精氣
金生水則有蒸濕下降之象故好雨亦是好風何以知為
箕星緯書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是其證也好雨何以知
其為畢詩云月于畢俾滂沱矣是其證也然星好風雨
而不能自為風雨所賴日月有常行以從其好耳日至牽
牛月從黑道則行冬之令日至東井月從赤道則行夏之

今日月行令時經算其所皆能從箕畢之好而日行七
晝不可見故但以月首之耳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是
從箕之好也月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是從畢之好也日
月循其常行故能從星所好以例卿尹修其常職故能從
民所欲也民欲何如寒欲衣饑欲食是已卿尹之常職如
何五事修是已五事修則五氣順百穀成而桑麻亦茂衣
食足而民心太和民之休何如哉及是則咎矣為卿士師
尹者奈可不修常職哉○張衡蔡雍王肅皆云天體員如
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
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三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
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
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
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二極六十七度
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
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
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行處謂之
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
裏半在日道之外其當交則王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
相去六度此日月之道之大畧也呂與岡謂當重行字不
行則無以遂箕畢之好此說非是日月而豈有不行者

原缺

人心也三王之世其位也為壇兆而奉神之所
史乃書祝曰
三王之緒則三王必念武王之疾故于此請命而圖安也
此下四節皆公之祝詞史官受公命而為之非史撰也禱
代武王之死求以曲全其生不曰替而曰某者禱之也元
子孔雖曰死生有命豈真可代請代者不忍君父之困而
臣子之情也
于仁若考
此承以旦代某句而言且之材藝堪鬼神之役使而元孫
不能此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也曰能口不能非有諍貶
貝劬代死意
乃命于帝庭
此承若爾三王句而言元孫任大責重則旦之生不若元
孫之生見三王不保護也乃命二句申用能二字緊
承定謂二句亦申縱長篇說畏子孫細玩語意還指畏武
王公為是下三王在天而言乃命君師之命也受君師

原缺第一至七葉

之命于上帝之庭敷其教以佑民生敷其教以佑民性用
能定于孫于下地基本增于當年餘休垂于百世也四方
職畏如保受威命承教條是也承帝命祿後昆元子所
係亦重矣可令其死乎嗚呼帝庭之命寶命也武王死則
寶命墜而先王不血食我三王豈可墜天所降之寶命哉
寶命不墜不惟四方有所敷佑子孫得以憑藉而先王之
宗祀亦永有依歸矣當時天下初定民心易搖武王死則
事未可知故言先王廟祀以感動之

今我即命于元龜 節

此亦冊祝之詞許謂疾瘳不許反是以璧珪歸將以事神
尚書晚訂 卷七 九

也屏璧珪言不得事神也許則王安而宗祀有托故得事
神不許則王危而寶命已墜故不得事神與上節意相首
尾皆感動三王之辭許內只入保護不必入代死武王喪
于八年之後猶有武庚之叛使喪于二年之時則禍變不
知何如此公所以慮也

乃卜三龜 節

此命元龜而吉乃得三王之許矣習吉重吉也并吉吉詞
與兆同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 節

周公視卜知武王之安故致意慰之辭體卜兆之體也武

王安則罔害新命許我之命周公之禱謀武王之安今罔
害則所禱遂矣茲字承說新受三王命而永終是圖是能
愈我一人使之安也我歸俟其安而已一人指武王

公歸乃納冊 節

卜筮既畢必納其冊書于匣中與時卜乃復啓焉此國家
故事非藏此書為後來自解計也翼日乃廖見咸召之速
○程子曰近世祝冊既用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
有焚埋之禮乎

武王既喪 節

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武王疾瘳
尚書晚訂 卷七 十

又四年而崩成王尚幼周公乃攝位行事是時管叔方監
殷武庚謀為不軌乃與群弟蔡叔霍叔等造為無稽之言
流布于國中謂周公將謀篡位所以危懼成王而使不專
其任動搖周公而使不安于位不及武庚所以甚三叔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 節

項氏曰孔氏謂辭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然則周公
誅誹以滅口豈所以自明哉周室初基流言乘間成王疑
于上國人疑于下周公不避僞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
以見先王于地下矣故密與二公謀使居中鎮撫而東出
避之居東二年外變不起內論亦明向者流言遂得王各

始知惡管叔也罪人既得公于是作鵲鳴之詩極道國宗

之艱難心遠之勢專以冀王之察已王未敢請未能洞然

信公爲忠亦未敢決然以公爲非殆介在疑信之間也

鵲鳴一章曰鵲鳴鵲鳴既取我子謂誘母毀我室周宋

斯勃斯勃子之憫斯傷管二章言先王創業之脩固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非管蔡內叛武庚三章言先王之勤勞四

章言王室之孤危曰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

所漂搖予唯音嘒嘒憂在王室其鳴

避非避禍上以釋君之嫌隙下以絕人心之危疑大義所

在也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後成王得金

尚書晚訂卷七十一

滕之書迎公歸三監挾武庚叛公乃東征之今以居東爲

東征固非以鵲鳴爲管蔡誅後之詩亦非使管蔡誅王心

尚未悟豈一詩所能感動哉今以大誥考之東征出于王

命在迎歸之後明甚

秋大燕 節

未敢請公亦未能還公故天起風雷之變以彰之此見公

之忠誠上徹于天按洪範蒙恒風若成王蒙暗故召此恒

風加之雷電示怒也皮弁曰布衣素積裳質服也卜天變

故質服未卜先啓金縢內有先王故事開之省察變異所

繇

二公及王 節

信者信有前代之事公命謂祝冊之文皆公所命勿敢言

嘗不陳之時恐言之而人心動搖及流言之日恐言之而

人心疑忌

王執書以泣 節

勤勞指自功請命太宰一請命何足爲勤勞哉武王死成

王幼公恐國無長君天下不附力圖王室之安身任天下

之重不辭艱危不避忌諱鞠躬盡瘁此之爲勤勞而以忌

者之流言惑幼主之聽暗故曰冲人不及知公倘不利孺

子何不利武王之速死耶此疑之所以冰釋也動威指風

尚書晚訂卷七十二

雷德卽勤勞之德禮乃崇德報功之禮亦字內有追咎往

愆意我國家三字帶上讀

王出郊 節

出郊者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孔謂郊天謝過非是禾

盡起自起也其爲木所偃而不能自起命邦人起之築之

築禾也非築木也公心未白則雷電以風而天以咎徵應

公心既白則乃雨反風而天以休徵應氣謂天人之際不

相爲感哉

大誥

武王克殷封受于武庚命三叔監與武王前與王立賜
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後成王得金縢公歸

三武王伐商武庚叛王命
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

王若曰猷大誥 節

武王將伐武庚而邦君御書不從故周公傳王命大誥天下猷道也言順大道而爲言也多邦是外臣御事是內臣弔恤也割害也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所謂降割也歷以統緒言尊爲天子也服以疆域言富有四海也無疆言其大兼言其久造哲迪康暗指討叛說討叛以安民論理所當然論事勢所不得不然今冲人嗣歷服其任大其責重苟不能明義理識時勢禍藏于隱伏而不知亂生于比周而不去則是養禍以殃民尚書晚訂 卷七 十三

已予惟小子 節

予惟小子承歷服之大臨弗康之民惴惴焉恐不能盡人事以保天命若涉淵水然懼不克濟也予惟往來所以濟之之道耳其道何如蓋國家典章法度所以迪民康者借亂之臣竊據土宇王法當討予將前人所責歸者歟而簡明平其僭亂復其土宇使武王膺天命登造其業以遺後人者增益而開大之若此者正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

之大功也今武庚不特割我基業威何法紀正天之威所當用者予焉敢開抑天所降之威用而不行討乎不閉厥用庶基業續而大功真能不忘矣數責二句串不忘句緊頂三句泛論討叛意不敢句方指伐武庚不閉厥用正是數責不忘大功句是一篇大圖目

寧王遺我 節

此將言伐殷卜吉之事而先言卜吉之驗以見其不可違也傳人之意必資介紹龜以傳天之意如介紹然故曰紹天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也推寧王遺龜之意如此武王初崩時即以遺龜卜時事而龜之命即有此兆也西土尚書晚訂 卷七 十四

殷小腆 節

此正越茲毒也武庚以殷餘小厚之國大敢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欲使殄滅無遺有然亦知我國有三叔疵厥民心罔之不喪故敢曰我將復殷祚而反鄙我周邦也鄙丁加邑字訓之非是武王殺祿父之父祿父將爲父報讐復其基業蓋有復封周後錫之邑乎鄙是鄙薄輕

易之志也 武庚一名祿父

今案

節

今案承上節有人得天平重卜吉上十夫是民之賢者非十亂也武庚方纔乎今日十夫即來于明日言其速也救撫也寧安也武王所圖之功即上不忘大功之功就伐武庚說蔡傳訓武為繼日記非之謂寧武仰寧王寧考之稱良是林氏直作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却爽安大事休決伐武庚必勝也何以知之以卜三龜并吉也大艱不虞兆已驗于前則伐商必克卜豈爽于後哉

肆子告我有邦君

節

南書

卷七

十五

三十四

舉往日以卜吉告臣見已不敢違卜也邦君一頃尹氏一頃廢土一項御事是總尹氏廢土而言大意云今日東征之舉非嘗試而漫為之也于已得吉卜天命昭示不可違背于惟以爾廢邦之衆往伐殷連亡播遷之臣必使元兇可除東國底定然後可以承天意而續武功也

爾廢邦君

節

以卜相告欲其從卜往征而不意廢邦及廢土御事之異心也無不復我曰事或出于輕易禍或起于他人猶可征也今以事勢論勢動衆而事之成敗尚未可知何其艱也伐暴除凶而邦之安危于此焉係何其大也且以理勢

備民之不勝雖由武庚亦惟在王之官邦君之室王宮指成王邦君是也三叔三叔王室之懿親也舉起于家庭而行兵乎遠國已非與此于小子及父老之敬事者皆謂不可征也王易不違卜而不征乎○雖有事勢理勢兩意還重艱大一邊故下文亦只破其艱大句反覆數語皆為違卜而設

肆子沖人永思艱

節

南書

卷七

十六

此傳破艱大之說也以已不能辭艱大之責引起臣當分艱大之責責已正所以責臣也不可對言今日之事子亦以其艱大而永思之矣但四國信然蠢動兵戈所及害及鯀家真可哀哉人當則當造哲以迪民康可以艱大阻耶我之所為皆天譴使遺大投艱天之責備于我如此以我承天甘任其艱固不自憂以人臣義在報國勤王當安我曰事雖艱大何足憂哉當分君之憂而共憂之相與戡定禍亂以成乃事考安天下之功可也成字要看蓋武庚之叛亂未除則寧考之圖功未成所恃群臣協力贊而成之此正大義所在而反以艱大沮撓其有愧于十夫救寧之志多矣毋乃非義乎

已子惟小子

節

此破其違卜之說也卜代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其

敢替乎所以不敢替者昔天眷武王與我小邦周亦惟藉之于卜龜于休祥知我商之必克故能安受此天命也豈但先王今天祖佑小民使之趨吉避凶况亦惟于卜是自先王以及小民無不廢卜而今日獨可廢卜乎因嘆息曰卜伐武庚而吉是天之明威赫然欲加之武庚者天豈無意哉正以無疆歷服丕丕之基也武庚不靖丕基危矣示之吉卜用壯我討叛之志堅我克敵之謀輔成我不丕基業以延之于無窮耳曾是而可違乎明畏二字連讀所謂天明厥也解作天明可畏覺多一層

王曰爾惟商人

節

尚書晚訂

卷七

廿七

此破考真不可征之說也歷舉天意以見已不可不終武功之意曰爾考真之臣大能遠省前日代殷之事爾豈不知寧王創業若此之勤勞哉知其勤則當終其業而况天意之有在乎方今四國蠢動國多艱教化否塞而不通事勢艱難而不易天實所以警動我使我削平僭亂由多難以興邦固我成功之所在也天心仁愛如此予曷敢不極卒武王所圖弔民伐罪之事轉否爲通轉艱爲易乎故予于友邦君大化其困滯之習誘之以從征之美也不特此也天子冥冥之中輔我以誠信之辭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代天言也天心補助如此予曷敢不使前寧人所圖

寧王之意也天亦惟用爾爾動勞我民必速殄滅之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天之愛民又如此予曷敢不順天心除民之害于前寧人爾若受命之休而畢之手歷觀天意武功在所當終明甚爾爾人與寧人同功一體者將何以自解乎○卒終畢直指伐武庚說前言寧王後兩言寧人正是愧舊人之意

王曰若若朕其述

節

尚書晚訂

卷七

十八

豈特天意所在前功當終卽人事亦有當然者思一身之負荷又思王業之艱難日切一日故曰報日思卽上文永思艱意若考作室四句以作室喻先業當終厥父舊三句以耕田喻先業當終不必入正意正意入在弗棄基之下註極明貼以底法舊喻武王開國以堂楹喻今日之討叛不能討平四國以終武王立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楹况望其肯楹肯終以延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陞其基業矣然則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性代武庚以撫存武王之大命爲肯楹肯獲弗棄基之子

若見考乃有友

節

我有子遺囑當終乎武功爾有臣道尤當急乎民惠何也
武王之治天下樹之藩屏而四國皆其友邦綏厥兆民而
百姓皆其赤子自武王臨之猶請父兄自群臣事之猶之
民養也今四國蠢動害及縣寡若爲兄考者有友攻伐其
子爲民養者當惡惡救之豈可反勸人不去救援乎四國
害武王之民成王欲興兵致討而乃沮成王不行是勸弗
救也傳云勸四國來伐非是豈有勸來攻伐之理或云憚
于征役坐視其患雖無勸之之心是亦勸之終爲曲說

王曰嗚呼肆哉

節

尚書晚詩

卷七

十九

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違卜憚征也天下之事成
于勇而阻于畏故欲其肆哉紂以昏德濁亂天下武王伐
之滌其穢而開其昏故曰夷邦明哲之士指十亂非民獻
十夫迪知者知得又行得也帝命兼福善禍淫悲悅專指
輔武王說十人蹈履至到心與天通能知禍福于幾先并
知輔周之誠如式教用休之意或以迪知着亡商一邊悲
悅着興周一邊不從易變易也卽違越意法是奉天討罪
之法不憚從征便是罔易昔從今違兩相形說矧字重看
降戾就武王死說觀人首難之人謂武庚也厥室謂三叔
也奸人首難家室相攻至爲迫近視武王時事勢何如爾
乃欲我遽下勿征是易法也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

我何其謂之今之畏耶天命主卜吉說

子承命曰

節

我所以必奉天命者爾也義長念曰武庚不叛則天之欲
亡者紂而已武庚不叛其分誣敢紀其效乃知天之喪殷
若稽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我何敢不終朕命乎終此者
若既勤敷寧王開其始而除惡務本在我成其終也然
天使我終此豈徒休于前寧王已哉亦惟休于前寧王耳
蓋寧王之功乃寧人輔以成之武庚不靖其美不全故能
終此而寧人輔君勸亂之功久而彌光是爲全美也

子易其極卜

節

尚書晚詩

卷七

二十

東征以上用已所以從卜之意下申言卜所以當從之故
大事以久謀爲本我何敢盡用卜敢不從爾弗征之言然
終不從者以先王疆土皆寧人之所輔成在所當率也率
循寧人之功當指定先王之疆土疆土爲他人所竊據寧
人之功安在哉率是寬紹之意疆土歷服也特卽詩首定
厥功之書伐武庚所以指疆土也東征之意爲指疆土卜
而不吉猶將伐之期今卜并吉可不往征乎故朕大以爾
策而必伐武庚天命斷然不差何以念之卜之所陳其兆
大吉惟爾其聽以天命人事相形說與首節相應

微子之命

不忍曰其本魯以名篇不曰宋公曰微子示不
臣也禮王禮魯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爲成後

王若曰朕既王元子 節

微子封微子爲成後命之曰樂先王之德象以後嗣之賢
此古制也稽考古制成湯爲有德之君則尊崇而奉祀之
爾象成湯之賢則命之以王祀焉是豈徒哉我周革命商
之禮物不可復行矣然不可使無微也命汝統承先王修
其典禮修其文物以備一王之法焉我周受命商之孫子
侯服于周矣然與臣屬不同也命汝作賓王家有祀膳焉
有喪拜焉以別一王之後焉禮物昭垂後祀尊顯正以崇
成湯之德而事述先王寵異百辟非爾之賢又何足以當
尚書晚訂 卷七 二十一

之不寧惟是我周文謨武烈定一代之章程文昭武穆垂
萬年之令緒其休固無窮矣汝惟修明禮物使一王之法
與周道而並隆作賓王家使一代之後與周祚而並美周
之典章不替商之禮物亦不替周之運祚無窮商之賓遇
亦無窮所云成休者不一再世而止也象賢之典不徒及
于汝身崇德之報且得流于奕世此裕後之美于汝有深
望焉○崇德象賢句作一頭統承三句示以爲後之事與
國二句期以垂後之美○古中先泛入崇德象賢意下文
崇德象賢句竟着成湯微子身上說象只是克肖之意呂
氏謂象其形容長存而不泯不必從統承修禮物是一事

作賓是一事不必又以統承句作一項成休二句一連俱
是大緊說不作範詞戒勉意在欽哉節統是國統承者延
長不絕也禮以辨等威卽禮樂制度之謂物以彰物牙卽
車旗服色之類虞書五禮五器是也修者輯而存之雖不
行亦不使湮沒也作賓以客禮遇之雖不敢君亦不在臣
屬也有祀膳謂天子祭祀致之胙有喪拜謂天子有喪宋
國來弔則拜謝之成休無窮承上兩項而期望之詞不指
祿位說○汪云修其禮物二句一氣串作賓王家在修禮
物上見宋王者後自正朔而下得用天子舊儀此作賓之
體也傳之

尚書晚訂 卷七 二十二

烏呼乃祖成湯 節

舉成湯之盛德見其當崇也齊者齊莊中正足以有教也
聖者聰明廉智無所不通也廣者周備廣潤博傳如天也
淵者靜深不測淵泉如淵也俱就心說惟德極其盛是以
流出作用可大而可久天眷以下正見其德盛非以效言
也舊以得天安民濟時裕後四平開說近云皇天眷佑二
句不重起下撫民除虐意功卽除其邪虐之功功亦德也
功德不乎倒重德垂後裔句後裔指微子也講不宜太泛
如云啓賢君子六七而猶足以衍克孝之心傳貽載祀于
六百而又有以肇肅雍之家法玩章旨倒重後裔良是且

安民即是濟時何得分作兩樣

爾雅踐修厥猷 節

此節言微子象賢而命之主祀也厥猷即齊聖廣淵之猷躬行日踐不廢曰脩令聞即踐脩之令聞恪慎二句是踐脩厥猷之實所以舊有令聞政見微子象賢處恪慎以心言肅恭以事言肅恭即從恪慎流出者玩克孝二句則神人宜指乃祖講中要得委曲存祀意如云祇承七世之廟而無所不致其肅敬延六百之祚而無所不致其恭蓋以其克孝之純心而見之為肅恭之寔行將與懋敬者同其心源惟祀者同其行事矣非踐脩厥行而何二句須一直

尚書康誥

卷七

二十三

欽哉維敷乃訓 節

崇德義實我周之厚典而華公修職實股肱之令圖爾其敷之無怠恪修厥德肅恭之心哉往往東夏也乃訓指綱常倫理服謂上公九章命謂上公九命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樂乎先王之廟慮其僭擬故戒之敷乃訓則謹常道以正民慎典常則謹各分以正已皆本敬字來典常即服命之典常以字貫下八句舊云上下八句每句相對而下節更深一步亦不必然蕃王室者教化體統相為維持而王畿固也弘烈祖者接猷克忠兩相效法而祖德光也烈祖只指成湯強者闡揚而光大之也律有民者教以淑民心禮以定民志作東夏之儀刑也承綏位者宜民以受祿守典以承休祿上公之封爵也不寧惟是蕃屏王室則王化之教王度之飾所以輔子一人之不逮也光大烈祖則定保之謨燕翼之謀世世子孫得憑藉焉所以裕後昆也教化立典常明有民作範豈不可為百辟之師表平民功可庸懋微能謹長免瑕矜非王家眷顧之隆能至是乎所謂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若此○愚謂慎服命與敷訓不可平欲其以綱常論理訓民而先自為僭逼可乎慎服命正所以敷訓也

尚書康誥

卷七

二十四

嗚呼往哉惟休 節

此修德之謂也。訓慎與之道自成王詰之爲命自微
于行之爲政。雖本美意。政則上之命不托之空言。故曰無
稽。命猶是謂。率由舊章。意該之矣。

康誥

成王時康誥之書。其次序當在金縢之前。稱成王之書
者。非是。通篇以明德慎罰四字爲綱領。章旨傳中甚明。
至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孟長也。位居方伯。尊則諸侯之長。生出同母親。則天王之
弟。其年則少。乃畏心未裕之時。封其名也。歷呼而訓之。

惟乃丕顯考文王 節

尚書晚訂

卷七

二十五

此舉文王所以造周之本也。丕顯明德慎罰之成而言
不必講克字最重。克明克慎。要發出務崇務去之意。德就
用上說。含愛民好士。意罰含大戾。率殺意。蓋德者感化人
心之本文。王能務崇之。自紀綱之布。以至于教化之洽。無
一賢之不用。無一民之不安也。罰者防範人心之具。文王
能務去之。自一刑之不濫。以止于五刑之不用。刑期無刑
辟以止辟也。明德慎罰。民暴之而入于德。謹罰則民畏之而
出于刑。文王所以造周者如此。○近說明德慎罰。不平慎
罰。乃明德中事。德治民上看。註務崇務去。不必泥只就
本文字大發揮。沈潛本原而光昭于九有者。明也。謹守法

度而不進。德教之謂也。此說良是。

不致事無樂

節

此許文王所以造周之實。而本康叔得封之由也。明德雖
就發用上說。猶如在本。德澤微處流出。不敢侮寡。寡玩不
敢二字。正是文王視民如傷之心。宜在心上說。庸庸。祗祗
威威。俱承不敢侮句來。威威雖涉慎罰。然與庸祗並稱。見
命討一出。于已無成心也。不必分德罰爲兩事故。註總以
德著于民承之用字承上。因德顯于民。故化服人心。而肇
造王迹也。區夏。指本邦言。一二邦。指隣邦言。西土。指一方
言。厥邦。厥民。指天下之民言。肇造區夏。始爲西伯也。友邦
尚書晚訂 卷七 二十六

王曰嗚呼。維德允迪。 節

今民二。學。王。未。德。德。德。皆法其明德以治民也。民情
術德。言不必。德。本。傳。云。云。云。德。言。卽。是。繼。所。聞。家。庭。之
間。文。王。之。德。言。必。聞。之。然。失。空。聞。于。耳。不。能。服。行。于。身。大

失殷民之事矣。故其繼所聞而服行也。祇通紹聞。不過家庭間耳。未廣也。周書之君六七作。其保乂殷民皆有成法。商家耆老成人。其教導殷民。皆有成訓。于紹聞之外。又當廣而求之。以殷先王之乂民者。乂民又大而遠思之。以商耆老之處心者。處心而知所以訓民可也。商王耆老開說不專指成湯伊尹訓民必有條教。以古人之條教深思而自得之。以宅心自然訓誨有方。不迷于所往矣。宅心知訓。一直說教求遠。惟循近代耳。亦未廣也。此外又當別而求之。古先哲王如堯舜禹湯言懿行可。益吾之聞而資吾之由者。甚多求聞而由之以康保其民。欽明文明。察時尚書晚訂 卷七 二十七

雍風動之休。懋德祇德。成文命四敷之化。用其道以安保其民。可也。聞由亦一直說祇德不已而敷求敷求不已而遠。惟遠惟不已而別求一步深一步。所謂博學也。俱重明德。上治民。帶說弘于天根近述遠。稽來天字。卽指心言曰。弘者會衆理于一原。而聖君賢相之德無不該也。若德句承弘于天。說言明德既積于中。德輝自動于外。凡帝王之治道。君相之事業。皆將出身加民而無不裕也。弘所謂資之深裕。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不廢王命者。武王命康叔。惟欲其明德治民。今能如是。則有以尊王之命而不謬矣。是期之謂。

王曰鳴呼小子封 節
此言小民之難保。蓋于天命之可畏。見不可不法古人明德以治民也。鳴呼乃身當云。民之疾痛在汝身上。若用一如字。便親身與民爲二矣。教哉。含一節意在內。天畏三句。推當教之意。往盡三句。則所以敬也。天民不平。天命去就無常。雖甚可畏。而誠則輔之。我可必也。若小民之情。雖大可見。而情欲難遂。未易保也。所以知其病體。其情惟在上之盡心耳。汝往之國。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盡心者。察仇民之情。僞防叵測。于隱微不必以近述遠。稽填入我聞以下。見不可不盡心也。能順民情。日惠不必解作順理。須云致怨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若當順民情而不順。當勉行而不勉。行皆致怨之道也。如此說。方與上兩在字有着落。非兩可之說也。林氏王此說。宜從。

已汝惟小子乃服 節
此欲其明德以新民也。明明德和保殷民。此王之心也。殷民未化。而王之德意不弘矣。今汝之事。當宣布王之德意。勿使遠邇以和。保殷民消其強梗。導之向化和之。所以保之也。和保則王化不遠。若推而廣之。故曰弘王若此者。豈但自盡臣職。亦惟助王也。殷民化否。天命之去留。固焉殷民不靖。天命或遷。汝能應保。則我所受之天命。疑固而安。

尚書晚訂 卷七 二十八

定而君師之責盡矣作新民者鼓舞振作滌蕩染之汚歸于潔清之域也新民只指殷民小註以天下之民說非也此句乃與教文法其命惟新由于民德之新也新民乃能宅命申教爲是自康叔曰應保臣職也自武王曰作新君道也助王云者臣職盡而君道光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 節

此下十二節皆言慎罰作新民在德而人之趨向不齊罰亦不可廢故以敬明告之乃字指康叔人有乃有二有字活言人之所犯其中或有如此者蓋舉用法之權衡不膠于故常所謂敬明也罪小而情非過誤乃故爲亂常之事尚書晚訂 卷七 二十九

用意如此罪雖小而情可惡乃不可不殺有罪大而情非故犯乃惟責自己誤也或災爲人累也偶爾如此且盡自辯道極輪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其情可矜時乃不可殺罪輕情重者在所必刑則情罪俱重者可知罪重情輕者在所必赦則情罪俱輕者可知舉權變之法以包經常之法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 節

有敘者武爾偶爾有重輕或取或合法從權變其次敘載然不可紊也其繫上二條好說然自足以該三千條矣若指三千條則有幾二段說不去了明者無差爽也服道

通鑑也惟明教殷民服人民豈有不化哉勅者戒其惡惡和者能于善一重說若有疾承惟終一邊珍段多罪是以爲其之心去惡也知保赤子承非終一邊開釋無辜是以保子之心保善也舉善者遷善遠罪而出乎刑有戒飭意康又者善志向化而安于善有和順意去疾保子所謂大明服衆善康又所謂勸懲和也林氏曰若有疾若保子皆出于中心之誠陳氏曰去惡如去疾則鍼砭無所不至保善如保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保善二字活看保可原者非必善人入于刑而保之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 節

尚書晚訂 卷七 三十

此戒刑殺不可徇已刑殺刑之大者則期刑之小者皆天所以討有罪非汝封之權故兼舉以戒之非汝封是論其理無或謂不可萬一有此也

王曰外事 節

此欲其以殷法治殷民也殷法講于商先王其輕重取舍井井有倫殷民素所服習乃後世用刑之準也汝居殷之墟治殷之民于外所行刑罰之事但當陳列殷法懸諸象魏使有司刑罰人一歸此殷法之有倫者用之不必更別立教條也刑書相質則有司知所守而殷民亦無所駭矣時字即指康叔有倫之法倒言之耳泉門之限故借爲

法恩後外事屬臣氏衛國之事為外事王朝之事為內事
說但不必云嚴獄為王朝司寇又周監二代刑書豈無損
益殷注雖稱今實重管書孔疏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
而殷有故事兼用其有禮者此言可玩

又曰要囚

幕節

上言用治當準乎殷包大小而言此摺言法之大者當審
于已也要囚是死罪如今云要緊囚犯是也五六日至十
日三月言服念之久也為囚求生可坐者囚生之矣情法
卒不可生則亦難曲宥也斷以殷之常法死者與我固可
以無憾矣或于不殺兼取含言非是服念者念其或肯或
否書曉訂
卷七
三十一
災或鞠者之錯

王曰汝陳時臬亭

節

汝陳何申外事節罰故句申要囚節言于外事陳列殷法
之故事矣于要囚大斷以殷之常法矣然猶慮其泥古故
曰用其義則義殺欲其不失乎先王之法而無拂乎天下
之公也然猶慮其拘已故曰勿庸以次汝封欲其仰稽乎
天討之公而不任乎一人之私也乃汝盡遜則陳臬不越
之時無泥古拘已之失而有趨時順理之善向之所謂有
敘者真能大明服矣然猶慮其有矜喜之心故以未有遜
事戒之欲其視已順若未順常懷泥古拘已之憂也用其

義刑二句是戒之時兼用之先乃汝盡遜二句是戒之
既用之後用字兼用字兼未使用也惟曰句就心上自付
事歸人事也

已致難小子

節

此發其良心以起下三節所謂用罰之本也不必言年少
故心端只云年雖少而心獨善愷憐溫良慈祥惻怛冠于
列侯是武王平昔默窺之者也言心包得德字朕心朕德
猶云朕心之德不可兩平德即具于心者有不忍之心必
以好生為德惟乃知諒其以心契心也

凡民自得罪

節

此泛舉一端以為例見用罰必加此等人乃為當罪也自
得罪自作之孽非人陷之也歸重罔弗慈見眾惡之難赦
也此等人不待教而誅

王曰封元惡大惡

節

此嚴之民也冠攘姦究為大惡罔大可惡矧不孝不友者
哉矧字書說俱云疎人之倫比殺人取貨更重此就殷邦
言之則可蓋殷俗又暴紂惡滅倫傷化刑亂罔固當用重
典也若論常法罔門之惡不待教而誅不孝不友罪皆輕
于盜殺教不辜而殺謀豈可一舉論哉曰文王作罰此必
在殷夏之外有獨立之餘如孝經所云五刑之屬三千

罪莫大于不孝云爾蓋活看子不祇服厥父事孔云子不能愛身服行父禮者其罪非只是不善事之說傷父心故父乃謂子見弟之序尊卑顯然天道也弟不念天明之序不教其見故兄不念父母鞠養之勞不友于弟父子兄弟相與相親至于如此故必速由文王所作之罰刑此不孝不友之人不可赦也刑謂誅之刑子弟不及父兄

不率大憂

節

此嚴之臣也不率指不孝不友教之不率大憂之法矧臣之不忠者哉外指衛國之臣貫至諸節庶子以訓人為職乃風化所係庶官之長乃紀綱所關小臣有符節乃職掌尚書晚訂 卷七 三十三 三十九

所在皆有教民之責者乃別指條款以造民大譽不以君為意不用君之法以病君是乃長惡于民也引字要發臣不守君法則民必不率臣教是民俗之惡乃臣引之也疏刑率殺文王威所當威其刑必合于義也別立教條必是行法從寬對且姑息故可造者從寬則不孝不友者益無忌憚故為引強惟不合故不庸惟不庸故病君二句相連說君指康叔糾縉縉之類非旌節也別指謂外所陳之鼎并有合之側

亦惟君惟長

節

此嚴之康叔也亦字承上文而言蓋臣之造者康叔者同

備繩之以法而康叔一身又臣民之視效也不能實至外正不能康叔入言不能以孝友齊其身不能小臣外正言不能以忠義訓其臣惟康叔正與上句相形言不能如彼而惟事乎此也大款王命承上三句蓋武王命康叔慎罰是欲以德為治而務去之之謂也今康叔如此則是大廢棄王命而欲以非德用治矣又何以責其臣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

節

此言謹罰之終而以文王之心示之標準也典者文王所講畫之常法如作罰茲義是也汝于用罰之時罔不能敬而守之然欲守文王之法須得文王之心于此常法之中尚書晚訂 卷七 三十四 三十九

而求寬民之道恭云者典以弼教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得自舒展非迫而凌之使手足無所措也此刑罰中之美意惟文王之敬忌耳敬者不忽視民如傷不侮鰥寡文王之敬也忌者不敢庶獄罔知咎惡不務文王之忌也以文王之敬忌為準的望而趨之乃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乎我惟有及是惡其不及而期企及之也乃願望之詞非誇張之詞憚者嚴繼有終王命不廢真能君能長而以德用父者矣一人豈不慰焉○敬字人都能說惟忌字最妙忌者畏憚不敢措手之意以此操心法不獨其久而免矣莫中江曰敬典之敬實兼敬忌二字之意

王曰封典維民

節

此武王自康以康叔教其以德用罰也元惡大憝不率大受國命治之以罰矣我明思之罰非所恃以爲治者惟當道之以德使之歸于禮義安于孝友而有吉康之美可也時謂此處雖不從然後用刑意似太拘泥言殷先哲王不及文王賢君舉此以見彼也蓋殷先哲王如子惠如祗懼如嘉靖如保惠皆導民以吉康者我惟取法其德用以安治其民而與之相等匹若刑則在所緩也我時至作求一氣說矧民又易化特無導之者耳有以導之無有不從者倘專恃刑罰蔑棄德教則雖法制紛紛不通殘民之具尚書曉訂 卷七 三十五

耳豈得爲政哉○真西山曰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今之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王曰封于惟不可 節

此申上節監是監殷先哲王卽上文康又作求之意或謂監文王非是德之說于罰之行陳氏曰告汝以德之說于罰行之時甚明安或云告汝以德導民之說及其不從則于罰之行非是德之說卽迪吉康是也民不靖以下推所以不可不監之意言以德化民殷先王所已行也予惟上宅天命下作新民固不可不監矣以汝同有應保之責而能知厥心之德者故告汝以用德之誨于用罰之先蓋欲

與汝而其監也然所以當監者何哉殷民蠢動不靖爲人上者未能止其心之疾戾使之雖屢未能同于殷王之治我明思之天其罰惡我其何敢怨焉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有少小之罪肆在上人之身況曰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難闕于天乎罪大且多如此非予之辜而誰辜故不敢然而難古之監也迪卽迪吉康之迪未同應作求說

王曰嗚呼封敎哉 節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敎哉作一頭下文正所以敎之者無作怨二句不用罰也敎時忱六句純用德也怨與非謀非葵直指刑說刑以殘民可怨之事也刑尚威嚴非善尚書曉訂 卷七 三十六

之謀也俾我一日非常之法也三平講不可以下句爲上句之實敎字是斷然不疑之意謂斷以是心之誠而確有定見以天法古人之敏德也敏德是文考殷王商者以及古先哲王丕卽卽近述遠稽意用康四句緊承丕卽句來用字貫下三句蓋化民本于心由于德而運于謀康乃心者此心安然于古人所敏之德非勉強也顧乃德者將古人之德來省己之德果作求與否必期等匹也遠乃敎者以敏德治民則謀慮深遠非操切之計求快目前也三句俱切化民講裕字承康心三意不必落下一層以刑爲治則急迫以德爲治則寬裕純用德化刑罰不試以待民之

自安故曰祿乃以民寧不汝暇殄者心一不忍之心德一
好生之德祿一長遠之謀何暇疵可指是能盡臣職不廢
王命予一人方以憚何至棄絕哉○遠乃猷莫中江曰懷
禾圖以壽國祿于無疆○祿乃以民寧杜靜臺曰祿即乃
由祿民之祿寧即吉康此不用罰而用德之極功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節

此節以天命結之上天之命予奪無常汝念之哉母使戾
殄絕汝所享之國土也殄享繫帶念哉心字孔云念不常
服命乃服受明德慎罰之誥命非微子篇之服命也明服
命二句一氣說高聽尊其所聞勿卑忽之也用我命以安
治其民入于德之中出于罰之外則民安矣民安則天命
亦安而不常者可以常矣何殄享之有

王若曰往哉封節

此節以殷民結之明德慎罰乃汝所當敬之常法朕之告
汝詳矣當勿替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告汝者而服行之
德必務崇聞必務去乃能以殷民世享其國也殷民實聞
于天命天民不宜平

酒誥

此篇以首句爲綱妹土二節正式王之大命而欲康以
明之妹邦者穆考四節先述文王步酒之教以引起之

禮儀三節教湯之所以興爾身節敘紂之所以亡水監
二節推已監紂而望康叔之慈于酒末四節則舉臣民
中之不率教者欲各有以處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大命者武王受酒之命後妹土嗣股肱庶士有正二節是
也慈酒之命何以稱大民爲農爲商以勤事而盡孝養之
道臣善者羞祀以盡職而爲元德之忠豈不大乎明云者
如近遵文考之誥慈遠監有商之興亡皆所以發明一人
之旨意而令人曉然知所守也何以明之妹邦妹邦紂所
都也商紂酗酒其下化之而妹邦尤甚康叔所封適在于
此故武王作書告戒之也被孔氏曰妹地紂所都在朝歌
以北

乃穆考文王節

此下四節述文王誥慈臣民之言西土庶邦猶誥慈之况
妹邦而可不慈乎穆考文王世次肇國西土始爲方伯也
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本國鄰國皆在其中或
以上爲一方下爲本邦者非是此言臣已包得民了孔氏
曰庶邦衆多國君庶士朝臣也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官之
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曰庶邦庶士少正
御事無人不誥也曰朝夕無時不誥也祀茲酒循云祭祀

之時雖是時節用此酒非飲福之說與下文無幾酒不同惟天二句又兼進酒之由以明祀茲酒之意酒固用之以事禮而人可用之以自奉乎俞氏曰言天只爲元祀設酒不爲飲養之具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曰元祀非用酒以大之也假使按康古人進酒何與于天人之所爲天所使也

天降威

節

後人失上天降命之本意自飲而不知節天子是乎降之以威凡我民之大亂喪德內昏其心志外失其威儀亦無非是酒做出這般亂行及小大邦用喪社稷不保身家覆滅亦無非是酒招得這般罪過酒禍之烈如此可不戒哉飲酒得禍曰天威者天理不在人心外也

尚書說訂

卷七

三十九

文王誥教小子

節

上誥康邦小子已在其中此又專舉以誥之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故也上二句兼本國他國說越康國句根本國來上言正事下言康國交互以見義也分上爲本國下爲康國者非是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有官守即有職業不宜分作兩端亦非未居官任事而待將來之說無幾者思降命之原長喪德之禍而不敢也非所當飲而飲之便是養非必長夜沉酣爲養也然常飲固不可絕

飲亦不能離康國之小子飲惟祀耳祀之時有旅酬之禮有養尸之義于此時飲所以飲神賜也非此時而飲則爲常而不可矣然時雖可飲亦當有節以德將之無至于醉茅鹿門曰德將只是嚴關升降雍容有禮此說非也德將是正其心養其氣中有所主而惕然常自警省故不爲麴藥所迷豈進退有禮之謂哉○蘇氏曰酒則瘵官曠職故不可養酒曰無養酒見飲之有時而不可常飲曰德將見飲之有節而不可以過飲○上祀茲酒用以裸獻此飲惟祀用以飲福不同

惟曰我民迪小子

節

尚書說訂

卷七

四十

此文王誥西土民之小子也上三句述其祖父之憂訓下三句勉其子孫之能守土物稼穡是也惟土物愛惜飲專心于農也無外慕正賢惟字有無暇飲酒意薛氏以不康穀爲酒爲愛土物非是心誠者情民不愛土物遂有他慕而放縱淫僻無所不至惟土物是愛則非僻之念消而孝親敬長之念油然而生矣蓋勢則思思則善心生也故厥心誠或以不酒酒爲戒未盡聰聰者聽之審也要訓謂訓本于常理美之也時說謂常訓之義淺小大二句一氣說小德指謹酒大德指倫常當時飲酒者其始必曰無悶于大故殊不知忽小而戒必至于縱而不已至于喪德喪

邦豈小乎小德大德爾小子一以視之可也莫爲細行不盡其大德也一親正其聰聽處日記以小大德俱在飲酒上德爾子一字說不去了不必從

妹土國書取 節

此韓武王弟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也妹土之民又染泥疆之修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又矣今當嗣續爾股肱之力大治泰稷之事用耕作之所得者而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歛于貿易牽車牛載貨物遠事商賈以經營之所得者奉養其父母有子如此何慶如之慶承農商兩邊說來慶者飽食煖衣樂子之養也耕田買遷樂子之肖

尚書說

卷七

四十一

也兼二意當此承懷之時燕樂于一堂之上雖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又何過哉益能得親之心固可以迷已之樂而其飲必自有節矣○嗣是不休歇之意絕不是大是專一力田之意奔走奉養上說對孝養看非代勞也只重父母願長字帶言耳非互文見意也農商孔氏作一人言力于農而以餘力兼商聲字訓始字言農事畢始去經商王損義云古人雖重本抑末然四民豈容缺一且同賈之事固不可辨且爲也兼舉之而意重農耳

庶士有正

節

此武王庶臣之大命欲康叔明之妹邦也爾庶士之有官

牢者及庶官之長者之數君子當常聽我茲酒之教不可忘也朕茲何如養老者君之命也于國老養之上庠于庶老養之下庠或能爵執樂或割牲奉俎大能養老一如君之命焉當此燕飲之時有勸酬之禮爾于是王賓交錯以洽其情雖飲食醉飽亦何傷也不特此也又大思曰臣職莫大于事神事神一本于中德爾能常常友親于身內省于心凡有所動作悉稽合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而可以交于神明矣由是禮有所當肥爾庶几爲能進其饋祀以事神焉當對越之時有飲福之禮爾于是亦可以款神之賜自慰而用燕樂也夫耆老當前神明在上則雖飲也豈有縱酒自恣者乎養老事神皆王事也王之望臣正欲其職業勤修勵精不懈有臣者若此信惟王治事之臣矣臣職既盡天眷斯隆茲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保守祿位永不忘在王家矣天心眷而君顧長小大邦不喪成由茲酒朕教可以不與聽哉○君子二字貫上兩樣人前羞字訓養後羞字訓進不可混惟君屬上句養老君之盛舉承君之命而行之故曰惟君或以惟君屬下句者未安醉飽字不必太拘詩云懽懽夜飲不醉無歸志歡洽也觀屬身省屬心作而稽中德作動也念慮作之初營爲作之者皆就發動處說神指外神孔氏指祖考不從介字

尚書說

卷七

四十二

傳訓助又轉而謂或又謂大副者云祭而禲獻爲正終畢而飲福壽毛爲助恩意只是慰悅之意大是孔疏之說未安而言克者蓋不徒飲食之文實能盡尚齒之道也羞恥不徒性帛之具實能致對越之忱也未雨茲字承正事之臣蓋盡職乃能得天而王家不忘正是天若處不忘王家更拓開一步不祗養老事神王事多端豈止兩件謂之元德者理欲介嚴無過不及非大德而何

王曰封我西土 節

此言文王必酒之教爲甚大通節一氣說兩克字相應邦告庶邦也御事卽庶士少正御事也小子卽有正有事之尚書晚訂 卷七 四十三

小子也非但言輔佐文王于往日也文王教祀茲酒三節是也克用者思降命之天懼降威之禍喪德喪邦之必傷而無義無辭之是遵也不厚于酒是以內則職業修舉外則俗化淳美馨香發聞皇天眷之故我至于今得以緒其餘蔭受服之命以有天下也西土之臣用文王教至于仰聞天命則妹邦之臣用武王教豈不足以保有祿位哉○不厚于酒不但不喫酒而已中間有所事事

王曰封我閭惟曰 節

殷先王以紿酒而興殷王受以酒酒而亡周受殷命而居殷墟故舉殷代之興亡爲監戒

此言殷先王以不酒酒而興也王曰封我閭前人說道在昔殷先哲王成湯以上天之明命顯赫操則存合則亡至爲可畏則兢兢然畏之而見之于行不敢少違乎帝則又以小民之難保撫則后而虐則仇亦至可畏則凜凜然畏之而見之于行不敢少拂乎民心其迺畏見于處已則聖敬且躋懋德建中恒其德而不爲外物所變其迺畏見于用人則克知宅俊旁求俊彥秉其哲而不爲小人所惑蓋德者天親民懷之本賢者事天治民之資兩者皆君道之要務湯能遵長則其垂統善矣是以後代之爲君爲相者皆有所取法焉自成湯咸至于帝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作莫不世守家法上畏天命下顧民瘼以成就其君德一成湯經德之心也又莫不敬畏輔相以爲尊帝者在是保民者在是而敬禮崇信之不遑一成湯秉哲之心也其繼世之御事大臣亦皆盡心輔翼而以責難爲恭責其君如先王之經德責其君如先王之秉哲益不以尋常待君而以聖哲期君其恭爲何如吾想其上下勤勵一則自寬假一則自安閑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崇尚飲酒乎飲則廢時失事不止于暇飲則怠惰荒寧不止于逸彼之不敢而此烏乎敢乎不敢云者惕于喪德喪邦而有所忌憚也此惟湯之垂統者善故君相之盡道者多也○重湯之垂統

尚書晚訂 卷七 四十四

後說連就事畏就心畏而不連則爲空畏矣經德兼哲皆兼天民言哲乃明哲之哲非賢哲之哲經有不可極奪意秉者執之堅有不可消滅意此正湯垂統之善處下文繼世君相皆模此來成王顧經德言德不恒則不成其爲王故曰成王畏相顧兼哲言不徒畏之而已中有委任意此句只指後王說不兼成湯御事亦只指後王之昭恭恭以經德兼哲之事責其君以必能也二句皆要入天民意不敢自暇二句亦只就繼世君相說或欲只帶御事一邊玩口氣亦是須要隨題轉移

越在外服

節

尚書晚訂

卷七

四十五

此節緊承上文來言不特御事爲然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之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若庶官之正若官之副貳若服尊官之事若國中賜族命氏之家若不在位而退居里閭者合此內外之臣雖尊卑大小不一亦皆法成湯之連畏以喪德喪邦皆由于酒而罔敢沉湎焉豈惟有所畏而不敢抑且有所勉而不暇朝乾夕惕惟日不足志有在而不暇及事有事而不暇爲也然其不暇者果何心哉惟欲上助君德益顯下助尹人祇辟並恭耳助德顯者內則善政善教之將順外則嘉謏嘉穀之入告君德之成就者若因諸臣之勉恭而進光德者也

祗辟者在內則紆其外顧之憂在外則分其內治之責尹人之有恭者又因諸臣之協恭而其敬益隆也其心之孜孜汲汲如此安得片時閒空去飲酒哉有商盛時君相群工均以敬畏爲心不瀟于酒此其所以興也○越字只根御事來服事也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四服之諸侯伯又諸侯之長是兩等外服林氏作七等謂百僚御事之僚屬公卿大夫也蓋早于輔相尊于庶尹者庶尹衆官之長如酒正樂正之類亞次卿大夫之屬如周禮中大夫是也惟服受職服事之人如周禮下士府史之屬是也宗工是百官之尊者百姓是百官之著姓者所謂賜姓命氏之家也里居致仕鄉居者也日記作五樣不必從不敢酒酒通內外服說惟字重看正是不暇處御事尹人皆相之別稱

我聞亦惟曰

節

此言紆以酒酒而亡也耐身與連畏相反正紆惡之本喪德喪邦之根故命令不著于民爲酒所昏也所敬保及于可怨之事不肯改變爲酒所誤也非棄放縱于禮法之外也燕不是安當爲燕樂之義方于喪威儀爲切傳所引奇技淫巧酒池肉林之類是也乃連縱逆也自息者言非人之所可息也惟說文心要也蘇氏曰其心爲酒所使忿疾

尚書晚訂

卷七

四十六

四十八

強恨不復長死黃氏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水火可入白
亦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無馨香之聞而健民之怨氣
庶群之穢氣上聞不亡何待民自速辜天乎何尤民指商
之君臣貶之也傷心以上紆以沉酣不易失民心見不能
迫畏小民下以羞廢不息逆天心見不能迫畏天顯

王曰封予不惟

節

言湯言受諄諄不一豈多言哉蓋欲以之爲監戒也水監
二句是古語不可入湯紆而暗藏其意可也水能監人之
妍媸而已與身之得失無與監之何益惟監先民則因彼
之得可以知己之得聖香之芳規吾可以自考而勉之因
尚書晚訂 卷七 四十七

彼之失可以知己之失狂愚之覆轍吾可以自省而改之
此監有益與身心與水之徒監妍媸者不迥異乎今殷以
酒酒墜命此失之昭然可監者我豈可不以殷之失大視
之以爲戒以撫安斯時予大者着力痛懲卽下文剛制之
意

予惟曰汝訪諮

節

此飲康叔慈臣飲酒而本之身也言殷民之失我當監之
以撫時而撫時之責舍予其誰今茲妹邦有殷之賢臣有
鄰國之候甸男衛諸侯汝當用力以戒勅之示之虛考則
飲而不然者則力杜之示之羞祀則飲而不然者則力防

之謹酒之教不遺餘力可也然此猶遠者耳非爾所友也
矧爾所友之臣若太史掌六典以佐王治以八法治官府
以八則治都鄙若內史以八柄詔王馭位望處賓友之地
朝夕有琢磨之功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于酒乎然
此猶所友也非爾所事也矧爾所事之臣服休論道講明
治本于帷幄之中服采作事恢宏治體于佐理之際其職
尊于酒尤當謹也可不訪諮之乎此猶所事者耳非爾所
匹也矧有與相匹之臣而位居三卿之地若所父掌邦政
統三軍而追逐連命使不爲梗農父掌邦教敷五典而順
保萬民使相親睦宏父掌邦土安四民而定經界之法使
尚書晚訂 卷七 四十八

不得侵牟兼併其職尤尊于酒尤當謹也又可不訪諮之
乎遠近卑尊均且訪諮矧汝一身尤遠近卑尊所視效者
可不剛制于酒乎剛制者不爲悠游苟且之計直爲強毅
果敢之斷仰標降命降威之原稟懷喪德喪邦之懼卽羞
者而飲猶若不敢醉飽者焉而敢崇飲乎卽饋祀而飲猶
若無以自介者焉而敢荒腆乎身教端于上合遠邇卑尊
而化于下則民又可知矣以是撫時孰能禦之哉○訪諮
者申大命于人言教也剛制者躬大命于己身教也訪與
剛皆是着力之意慈曰訪則言教非空文制曰剛則身教
非虛套訪諮實至定辟四矧字爲血脉一節嚴于一節也

中間數人更分得明殷獻臣凡賢臣之居于殷那者
侯何男爵服康叔所統者太史以下皆衛臣太史
所掌者若政治若禮樂若官屬祭祀內史所掌者若爵祿
子奪生殺廢置是也又史之官以侍從獻納備顧問為職
君之所寶友也再舉獻臣則賢臣之在衛國者上獻散處
衛國百餘大臣泛言之獻臣百宗工是兩樣或謂獻臣之
為百宗工者非是此蓋屬于二史者故列于友之末王氏
虔曰服休以德為事休德也作德日休是也服采以事為
事采事也若子采是也尊禮重于所友故曰爾事三卿雖
為諸侯之卿然受命于天子列于六卿故與康叔為偶非
尚書晚訂卷七 四十九

厥或告曰群飲

節

此節舊作民之不率者說按武王太命只嗣爾股肱一
節指民言餘俱說臣如言湯之所以興曰御事曰內服曰
外服皆臣也言紂之亡曰庶群自酒皆臣也訪愆節若侯
甸男衛二史三卿獻臣休采皆臣也此節承訪愆來玩文
氣當指臣說蓋與臣愆之而不從尚有群飲者此不可不
處也但大家世族勢挽命非康叔之所可誅其就歸周
京以治之曰予其綬者恐告者情詞之求約犯者首從之

不同飲酌而殺之耳今經本文全無民字而蔡傳又云諱
為奸惡增本文之所無殊非敢直訂之莫中江亦曰武王
慈酒之命于臣為詳

又惟殷之迪諸侯

節

迪孔氏作昭蔡傳作導孔訓為是昭染惡俗酒風難頓革
或酒于酒非群飲之比且勿用拘執徑施殺戮三申法令
姑且教之羞恥乃飲羞者乃飲不可常飲以至沉湎也此
必斗酒獨酌不通人知故其情與群飲者殊科上文群飲
是公然聚飲不怕人知所以情重

有斯明享

節

尚書晚訂

卷七

五十

三六乙

有斯不忘教辭也能盡養祀之職力章沉湎之風此便是
王家正事之臣故明白以爵祿享之以示勸也如教而不
改是怙終不悛與群飲何異故弗恤汝弗潔乃事同于殺
也以示懲也

王曰封汝典聽

節

此又歸重康叔身上欲其慈臣以化民也朕慈指教臣之
命言庶士有正節訪愆節迪諸臣二節皆是所謂導之以
訓詞示之以賞罰也不必及通篇典聽欲康叔常遵所
聞也辭字諸說紛如蔡傳訓治字日記訓別字云辭訓其
從敬與否也更勝傳有云君必辯焉乃司有司也不引

臣之淑慝則民之酒酒不可禁矣又云酒戒不嚴于臣則酒禁不行于民蓋民之視効在于有司訪之不嚴賞罰無典欲禁民酒酒孰從而聽之○古者酒三行而賓主百拜何至醉哉禹疎儀狄謂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糟丘酒池殷祚為墟其言如券然後知酒誥之旨深也漢文戒酒醪靡穀漢景為歲旱禁酤猶有古意至武權酒而酒遂終古不能禁矣

梓材

此篇乃兩書誤合為一篇前四節乃武王告康叔之書後四節乃大臣告君之書總註已明不必傳錄

尚書晚訂

卷七

五十一

王曰封以厥庶民 節

武王告康叔以治國之理此欲其通上下之情也上下之情貴于流通而患其間隔顧大家勢重天子位尊其情皆不易通所以通之有道焉大家視臣民為同背臣民携視何以相孚故欲臣室之服在以厥庶民暨厥臣達之視民猶吾子視臣猶吾體則臣民戴而大家之心胥悅矣天子又視臣民為取舍一國不附何以獲上故欲九重之眷在以厥臣達之臣庶無離心大家無怨怒則眾謀而天子之眷益隆矣若此者伊誰能之其惟邦君乎邦君上近天子下臨大家而以身聯屬其間所以通其情使無相戾

者舍邦君將誰屬哉康叔邦君也居可通之路顧可使其情之壅乎○以事有工夫謂先得此之心把此之心去通彼也口氣與以小民受天永命相似情疑大家天子之情吾之所為合彼之心故曰達大家如魯三家百六卿之類邦君不能撫其臣庶而大家雖然故天子亦所不與上臣字單指群臣下臣字兼臣民大家惟字要體會言非他人所能也能通中自有當通之意不必分兩層

汝若恒越曰

節

此欲其寬刑辟也越者心中發動也恒者常常如此也曰者示之以意也好生之心動于中即發言以示乎人說道

尚書晚訂

卷七

五十二

四十五

我有相師之官若師徒司馬司空之三卿與正官之長及眾大夫皆有用刑之責當仰體予意予罔厲殺人民命至重殺之已慘况以厲政殺之乎予不忍也然欲慰罔殺之心貴有實心實政大凡人之輕殺非以忽心易之則以怠心誤之也亦惟君之用刑先發其敬焉畏忌哀矜不敢少忽先致其勢焉素鞠精詳不敢少怠是真能不以厲殺人矣君行之臣豈有不效者乎肆三卿尹旅亦往而如君之敬以恭承民命亦往而如君之勞而由慰日勤上下散勞斯刑辟可寬矣人之所犯如奸宄殺歷人此罪之大者如戕敗人此罪之小者其中豈無可矜可疑者乎惟不能敬

勞故有不顧念而一繫殺之者肆君于往日之爲奸爲宄殺人歷人者原其情而宥之于上肆臣亦見其君之事于戕敗人者原其情而宥之于下矣君宥其大臣宥其小尚復有厲殺人者乎然非敬勞不及此○罔厲句示之以意敬勞罔厲之根本也而宥正罔厲也如此說血脉聯貫舊云言教身教未安于字指康叔師師貫三卿尹旅此三卿專指用刑與他處不同厲字要看國家豈能廢殺要在不以虐政殺之耳勞非勞來之勞乃聽斷精詳之意二字平對敬勞是恐失入而求其可宥之情下兩宥正是敬勞之實得其情而宥之所謂罔厲殺人也宥中入於疑意爲是

尚書晚訂

卷七

五十三

四十二

不然罔而宥之幾于縱惡矣君宥大臣宥小互文也非票四則君宥小罪有司得自決之說往往指往日言犯罪之在昔者徂字亦訓往往猶云亦去敬勞耳俱非往往于衛之說歷人如今所稱窩主是也戕敗歐傷人者○敬勞或作勞來其民說謂先教率之然後可宥亦是

王啓監厥亂

節

此承寬刑辟來言我所以欲汝敬勞以先王開置監國其治主于爲民故也監如三監之監有君有臣爲民卽是寬刑辟而使人得生養安全也無胥五句命監之詞王其效三句推命監之意戕殺故爲大刑虐之而已故爲小刑

胥字兼君臣二句更指平民說方輿至于二字說得去言不但平民無戕虐至于寡弱窮婦無不如恩敬者哀而矜之卑弱無控故家之使不失所屬者聯而屬之此情無依故聯之使有所歸言不但平民無戕虐合平民窮民率由無戕無虐之遺以零畜之也王者命監之詞如此効者責望之焉非君君也卿事臣也王者責于監國之君臣其命何意亦欲引斯民出之刑罰之外置之養恬之天耳養者有養之養恬者恩恬之恬謂生之安之也引云者民無知而入刑不能自養自安引之出于刑便是領他到活路上去養恬二字要顧刑罰講自古王命監都如此不欲殺

尚書晚訂

卷七

五十四

人汝今爲監可辟人乎其必體無戕無虐之戒存敬寡婦之心盡敬勞之實至養恬之休庶爲寬人之主而不負先王之意矣

惟曰若稽田

節

此望成叔之成終也日記曰成終儘有事何必指上文之事今以通情寬辟立骨陋見也甚是正意講在若字內除惡如誅討伐奄立國如建邦分土制度如立綱陳紀此皆武王所已爲者立防閑之具而備禦有方使已去之惡無自而竊發此如爲繩缺盡綢繆之道而版築墜牢使肯堂之基永保其無虞此如塗墍美妙粉飾之功而潤色盡善

役已立之制與乎其有文此爲塗丹履此三件責之康民
俱就衛國說以衛國殿壇也數節傳云廣去草萊又敷字
或訓開墾苗字訓不耕之田陳列修葺一申爲是疆者田
畔明其界防侵占也溝洫廣八深八畝通其水防壅塞
也垣墉墻也卑曰垣高曰墉塗者飾之泥堅仰塗也茨苦
也茅覆屋也堅欲堅牢茨蔽風雨梓良材可爲器粗坏爲
模精緻爲斲丹朱也履采色之總名每句題不必以通情
寬刑作骨或從微後見之則可○商季王政不行巨室梗
化上下之情否塞不通故告以通情朋家作仇罪人以族
嚴刑峻法毒痛四海故告以寬刑武王誅暴禁亂創業垂
尚書晚訂 卷七 五十五

今主惟曰

節

以下與上文不相蒙乃周臣進戒之詞此節懷諸侯之道
也舊說上之明德就巡守錫命說下之明德就朝覲貢獻
說王損菴云膚陋誠然上明德須發他推誠禮遇撫綏真
懇之意下明德須發他精白事上恭敬忠誠之意機妙既
者盡諸侯而皆然或云罄竭無餘之詞亦可勤用者孜孜
不怠也諸侯散處九服分懸勢隔聯之以情而使之近故
曰懷爲夾如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之意非懷遠如
近之說陳氏謂懷來諸侯爲已夾輔說夾字亦好詳之懷

爲夾正是用明德處亦能用明德亦于兄弟方來處見之
兄弟非云兄弟之圖蓋人之情意莫親于兄弟言媚並一
人如兄弟之愛也方來不必死泥只是相維繫而不散之
意后節君字非先後之后式法典舊典明德懷侯萬世不
易之常道也集齊和而輯之也卽上懷字享者奉也卽上
方來不啻用明德蒙上文也

皇天既付中國

二節

此二節欲其用德以化迷民也皇天二句一串說付以中
國之民而土者民之所依民既付矣而土將安歸于內有
天監先王之德可以爲中國民之主故從而付之不可以
尚書晚訂 卷七 五十六

有人有土平看惟先王以德受此民今王治先王所受之
民故亦當用德以化之惟德用言不在法令也迷如迷失
道路之迷染惡既深被化尚淺猶未識趨向之途故誤而
走荆棘誠可憫也而憐者寬裕優容而無忿疾之意先後
者鼓舞作興而有接引之恩俱主上人之教化說一說和
憐者和悅其心使之歡欣鼓舞樂趨于善先後者前挽後
推使之進往企及速歸于善雖上人之事而主在下人身
上說亦可要于前說不甚遠又一說和者消其爭戾之氣
憐者作其樂道之心先者開導之以啓其善後者獎勵之
以使其成又一說先迷民糾之民後迷民之民此說

出陳了翁後二說俱不必從備錄知之用憚句着力說使民從迷而覺先王之意原是如此今王適如其意先王豈不快心故曰用憚先王受命憚先王受命則疆土之不動搖可知

已若茲圖懷曰 節

此勉君雖已之而而因推已之意也若茲指明德以懷侯用德以化民號工夫全在監字內子子孫孫卽是至于萬年通節一氣緊繫說下欲字內有工夫永保民只是長有天下之意兼朝侯親民說鄭欽不入朝侯不必從大意云若茲勤德懷侯用德化民之言王其監之乎欽王監者何尚書晚訂 卷七 五十七

意蓋諸侯國家之藩屏小民國家之根本明德乃化服臣民之道化服臣民實凝固天命之基惟欲自今日以至萬年之久惟王子而又子孫而又孫永保民而已本固則屏相而宜君宜王干未艾民懷則天親而作君作師于無疆此臣之願而爲君所者也欲王之監意蓋如此萬年永保有丕若有夏勿替有殷之意忠愛之意溢于言表○愚按今王惟曰圖備吳氏以爲錯簡乃周臣告君之書而蔡傳因之傳習已久今表了凡則以爲康叔答王之書予嘗深玩而釋思之良是以上下文意相應也武王欲康叔通情而康叔則以通情歸王欲康叔寬刑而康叔亦以寬刑

歸王王欲康叔成熟而康叔乃以享國悠久祈王如勤用明德懷遠爲夾康邦丕享兄弟方來上下之情何流通如之化迷民不以忿疾而以和憚不用刑誅而用後先豈非敬勞恬養之意乎至于子子孫孫永保民則豈但成終而已殆將與天地相爲終始矣語意節節與前相應其稱康叔之答武王豈應說哉

尚書晚訂卷七終

尚書晚訂 卷七

五十八

尚書晚訂卷八

明金澤史雜錄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鼎如甫輯

召誥

此篇不作以上史臣記作洛之事太保以下方是召公之誥凡三段每更端皆以嗚呼發之大意不過欲王敬德誠民以祈天永命而已

惟二月既望 節

此下七節因召公之誥而先記作洛之事成王至豐告廟至建都重事說步者以人統羣而行不駕馬鎬京去豐不遠故羣行也周自太公居岐文王又遷豐武王又居鎬王尚書晚訂 卷八 雖在鎬而宗廟不徙故凡有大事至豐告焉告文必告武以祖見考

惟太保先周公 節

成王在豐周召同受營洛之命而召公先行相宅者觀其要會度其形勝如南望三塗北望嶽鄩顧瞻有河越瞻伊洛之意天地之所宜陰陽之所和孰可為王城孰可為下都皆在此一相之中矣卜宅先卜河朔黎水不吉次卜澗東澗西又次卜澗東卜其何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也得卜即兩惟洛食吉卜經營者規度其城廓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也尚未興工先定位大經營如丈其里數定其

修廣之類規模粗定幾可攻之故下文越三日庚戌始以庶殷攻位

越三日庚戌 節

位大既定力役可興太保乃以已遷在洛之殷民攻位于洛內位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攻者闢其荆棘平其高下也位成基址成也此時四方之民未至故且役殷民吳氏謂洛邑之民在洛內不征其力恐未必然此時王畿且未定安得竟寬畿民之力哉葉氏謂營民役而發民可知是也以上乃召公經理于其始

若其日乙卯 節

尚書晚訂 卷八

洛邑之作想周召計籌已先定故召公之所經營即合于周公之所經營達觀者從草萊中新造一都從未入目寧能不一閱視之此亦事理之當然非有斟酌可否之意呂氏曰召公成位周公方建觀上相之體然也未必有此意所營之位即上王城下都

越三日丁巳 節

作洛大事自然要告神用牲于郊以祭天地用二牛者祭專以簡為誠也社于新邑以祭新邑之主神牛羊豕各一為太牢祭早以豐為貴也郊社皆告營洛之事先郊後社事卑之序也按泰誓郊祭天社祭地與此不同此郊乃合

祭天地社以祭土神乃洛邑所新立者不告廟無關於典造

越七日甲子 節

役書凡規模體制之詳縱橫曲折之數工程期限之則財用餼量之費悉具于書中大率春秋傳計丈數云云備矣此書必作于甲子之前至甲子而頒之耳以是命庶殷及侯甸男邦之長伯欲民趨事欲臣導民也四方民大和會獨命庶殷著其難也庶邦冢君咸在獨命邦伯統于尊也邦伯又命其所部以臣民平看庚戌已攻位矣至甲子而方用書何也攻位不過難平基址其力易大作事體多端尚書晚訂 卷八 三

厥既命庶殷 節

不作固可見殷民之式化然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向者不願遷洛不必其頑也今見疆場廬舍各得安居安得不欣然趨事言殷民以見四方民之和言民和以見百工之播和此意亦要得此周公之經理於其終也○相宅六節以基命定命立說召公得天人以成始周公得天人以成終

太保乃以康邦 節

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召公作書陳戒成王又取諸侯昔日來洛之幣以與周公欲其并建之王也幣不在所重亦不

必說到供王祈天誥告庶殷謂新都興建殷民向化未純當有告教以開導之誥告即誠民意此下要補民心和則天命可承意然其根本則在王之身故曰越自乃御事中合敬德意曰自乃者非可委之人也御事以稱天子猶漢人稱朝廷為官家也此二句乃旅王之大旨

嗚呼皇天上帝 節

此下都是召公之誥書數百言大旨不過敬德誠民祈天永命而已此節言天命不常欲王敬以保之改字貫大國句紂元子也殷大國也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亾而天亾之天命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嗣為元子撫有大國固有莫大之休然元子可改大國易亾亦有莫大之憂無疆言其大非言其久休難保而恤可懼嗚呼曷其奈何弗敬乎敬者誠民之本而天命去留之幾也曰曷其奈何令人有惕然感動意

天既遷終大邦 節

此申言天命不可常也遷終正義曰言其一去不復返也後王後民指紂厥終終字傳訓卒字或以厥命厥終為句大非指紂終老故賢智者藏崇信奸回故病民者任百姓無以為計其夫但知挈妻子逃去而已逃又不可免被執以歸民之可哀甚矣故天亦重哀之而眷命用歸于文武

之勉德者雖殷先哲王在天亦無如之何也天命不常如此可見文武之靈亦不足恃須要疾敬德疾者緊緊着力不為始轉來日之計新邑初成蒞政伊始只今便下手猶恐其遲上文只說敬此加疾字又緊一步亦哀二字有味言天顯勳勤先王亦哀窮民見殷先王不敬民也疾敬下補民誠而命可永意

相古先民

節

天命不常祖德不足恃商之一代猶未足信故合夏商二代言之見歷歷可證也面稽天若只重在子保華保一邊敬德原禹湯所自能不待天廸斯順而傳子華命實奉天尚書晚訂

卷八

五

今冲子嗣

節

此敬德中之尤要者非但敬德之助也壽考之人每不便于幼至故欲其無遺非止是任用亦非禮遇優渥乃言聽計從情意平洽如先民時若詢茲黃髮乃為無遺稽德二句推所以不可遺之意與亡之鑒莫備于古壽考閱歷世故已久聞見該博故能知古人之德吉凶之理莫嚴于天壽考蹈履天理情到潛通於穆故能稽謀自天稽只訓考

不必謂合古德為敬不敬說不敬曰德是惡德凶德也然對便是天壽考命未命說矧字亦要矧別德在古有迹而易知理在天無形而難測傳中固字尤字正是矧字意召

鳴呼有王

節

此言元子責任之重欲王敬德誠民以祈天也王雖切乃天之元子仰承天命下為民主其任大其責重不可徒知其休而忘其恤蓋天命之去留視民心之欣戚其大能誠和小民以為今日休美乎誠和者變其怙侈之習馴擾于法制之中也政革其凌陽之風優游于教化之內也今休者民心安天命與之俱安迎景運於方隆開太平於有象也彼眷命用懋特前人之休耳樂迪和氣則今日之休也前休不可憑今休當自勉敬德者廷休之本也民心岩險最為可畏一旦覆面走還不可招而來其惟疾于敬德用顧畏子民若舊后應仇時時在念必調其險者使夷庶凡民誠而休養元子之責無負矣誠和非但安之有化訓意今休就入天命雖長壽考字有意對昔言之故曰今也前休以受命言今休以承命言此句無工夫工夫在不取後二句不取後者使敬德也若者如山勢參差不齊崎嶇險惡稍一不慎便墮却以喻民心可畏顧非以目

王來紹上帝

節

此就宅洛言欲王以誠民之事行之洛也洛邑天地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天時既正四方朝覲道里遙均人事又宜故云土中作洛之意原是為此王自鎬來洛將繼天以出治當自服行誠民之事于此土中誠民之事亦不外典禮命討自服者繼其權不諉之臣下也自服中暗含敬德意王敬作所節是也旦三言三平看召公引之重在末句以證自服土中之意見非已之私言且亦會言之曰今作大邑自是可以作君作師配對上帝自是可以肇稱殷禮享荅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若彙撫事以和萬民尚書晚訂

卷八

七

相應

按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少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顧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今依孔氏曰養太平之美○陳大猷曰君前臣名故稱旦

王先服殷御事

節

作洛原為化殷民而化殷民以服殷御事為先化殷御事又不在殷之威令在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比者朝夕遊處介者為之僚佐蓋周御事有多遜之美非若殷御事之怙侈驕溺人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與之俱化矣氣質之性不時而逞必有所嚴憚懷息而止或警悟愧悔而止如水之有隄防如田之有界限故曰節也邁者勇往前進言其進善不容已也治道有大第以周御事化殷臣以殷御事之化化殷民是轉移惡俗之妙機也比介或欲串說亦無妨不為圖說安得親近

王敬作所

節

化殷臣而曰比介却似其權盡在周御事矣正不知其根本尤在君身而正身之道則一敬作所而已所者處所隨身到處為所作所只是泰前倚衡之意無息非出王游衍

之天亦無時非不降亦保之虞所謂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皆是也下句要發不可不三字不敬德則表儀不端觀刑無自臣且不化何有於民之民之不誠何能永命民不可以不誠也命不可以不永也故德不可以不敬也如此發爲妙若云乘之之說猶隔一層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 節

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以夏商之永短示之監監重失一邊修短者數也天數不可以測度敬而永命不敬而墜命者理也理則可以灼然而知天何心哉惟德是輔此所以不可不監也此以啓下嗣若功之意

尚書

卷八

九

今王嗣受厥命

節

欲戒墜命當於永命者嗣之今王嗣受厥命孰不曰籍文祖之耿光承寧考之休烈哉我謂亦惟此夏商既墜之命移之周者非有兩也其歷年之長與短亦豈可知哉要當嗣其有功者禹以祗德開四百之祚湯以懋德開六百之傳此皆有功之君爲王之所當嗣者也嗣禹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夏嗣湯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殷況今洛邑初政天命去舊民心向背皆係于此尤當乘此機而敬德以保命爲周家有功之君乎○不曰德而曰功者蓋歷年而言也初服服土中之初直說洛邑初政不妨下數節又思

初服何生也

鳴呼若生子

節

此言初服所傳之重發明上文王乃初服句言君之國治莫不在於初服猶如人之生子國不在於初生初生者初學時也格物之初習爲善則知識日開聰明日啓而自貽其善智之命正如人君繼于初政則德方能敬民必能誠而自貽其不墜之命君爲聖君子爲肖子皆係于初而已今天其命王以哲乎而聖在不可知命以吉凶乎而禍福不可知命以歷年乎而修短不可知所可知者今初服如何耳初服而敬德則善則吉則長年不然若愚若凶若短促深可慮也初服所係其重如此容可不謹乎○玩自貽句則不兼惡邊爲是

尚書

卷八

十

宅新邑

節

宅新邑正月初服也吉商歷年皆係于斯王可不乘此時而善自貽哉肆維王其疾敬德疾者汲汲遑遑不敢緩也敬德正爲誠民王其德之用所天永命作一句讀用者以也用此德以所天而誠民自在其中蓋誠民只在敬德之中所天不出誠民之外文義如貫珠然天命至公豈可選真氏曰一德感通乃不祈之所呂氏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 節

刑者德之反君德好生而以殄戮治民則德虧矣故敬德者不可用刑也濫用非義受德滅義反側背戾是也忿其頑而以刑齊之德難急者無良民持於深者無善衆何能化民說德而德之乃可有功若者本之躬行以感通之因其國有而稱無之從容不迫剛柔調娛則優游漸漬之餘天性自然呈露而非彘化矣治民之功成矣○漢孔氏以父民爲句若有功爲句有功亦指禹湯說照前嗣若功句謂懸鐸設輶下車泣罪而成聲教四訖之休禹之功也子惠寬仁三面開網而成兆民允殖之化湯之功也欲其尚書晚計 卷八 十二

其惟王位在德元 節

位在德元猶云德與位而俱崇之意德元天下則巍然標準樹于上小民望而趨之莫不取法而用德于下尚何有非異者哉德曰元王德本顯也刑用則一人之德敷而爲千萬人之德千萬人之光皆萃而爲一人之光豈不愈顯乎到此自然不消殄戮了一人元良萬邦作孚德普化光若日月之麗照該民之事畢而永命自是可祈矣

上下勤恤 節

此正所天命之事而召公致期望之意也謂天命不常

夏以通殷殷以通周最可恤也自今君勤勞而憂于上臣

勤勞而憂于下則休可以無疆矣相與期曰夏年四百猶未大也殷年六百猶有替也我周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兼而有之而延于無窮小臣相期之意如此而何以受之欲王以小民受之而已天至遠而聰明明畏寄諸民民至微而視聽好惡通于天果能敬德緩刑以誡民則民心太和可以蕩迎善氣而國祚靈長終必賴之所謂二代歷年真能兼之不徒托之虛願也矣故以小民乃勤恤之實也而王可以不知所以乎○勤卽疾敬恤卽無疆之恤勤恤者因可恤而勤之也其曰者期之之詞丕若二尚書晚計 卷八 十二

尚書晚計 卷八

十二

句謂兼二代之命然不可死說只是無疆之意以字着力說能左右之曰以包疾德義刑在內期者空言以小民方實受上文兼上下此止云欲王者重在成王身上臣不過輔之也吳師川曰以小民句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所天命一語相終始

拜手稽首曰 節

此總敘始終申奉幣致語之意敬德施于政令赫然而不可犯曰威命敬德宣之教化曉然爲人所共知曰明德保者守其政教不敢失墜之意受者安其政教不敢違抗之意合二代臣民共保受之召公之所能至于終有成命名

顧無窮則在王不在臣故曰我非敢勸惟恭云云而已未
者終也終對始說天命有其始多未卜其終惟能敬德
民則受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一成而不易之命終須有
之而明則天子今國不已王之名亦顯矣幣即出取之幣
臨新都必祭告祭告必祈年但祝史之冊告乃是空文不
謂能祈所亦不靈惟敬德誠民即祈天永命之能而非空
口之所也○非敢勸者終有成命說何妨玩上下文氣儘
妥而莫中江指率臣民保受威德說不必從陳氏曰不敢
以治洛為功勞也此說猶可或欲將威命明德申說以明
德為威命正見不用刑意甚佳後學詳之

尚書晚訂

卷八

十三

洛誥

此篇凡五段其意書于每段之首

惟三月哉生魄 節

此史臣敘周公作洛之始事也簡在康誥首今釐正之
初基初定基址也大邑蕪王城下都洛在鎬故曰東國大
和者樂于起事民之勤也播和鼓作民和也見士執斧斤
版築之事也播和見事一氣讀臣之勤也那字該五服周
九服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而此會于洛惟內五服周
公咸勤役書中其所計美料理不遺餘力如所謂物力徒
備文數薄血之類豈無定策竟可行空文乎洪即大誥治

諸臣民以爲洛之事也或作誥君非是誥中欲民起事欲
臣播和也○士字作事字見說文
第一段周公拜首四節周公遣使告卜於王而成王復之
是時公在洛邑王在鎬京

周公拜手稽首 節

洛邑既作周公遣使告卜王以作洛委公今王城下都均
得吉卜故以復之重告卜非告洛成明辟期之也尊親二
意非對王口氣不必入講此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書命
之前

王如弗敢及天 節

尚書晚訂

卷八

十四

及遠也原王委已之意遷托作洛之事若王所不逮也不
必添知字洛之始作也乃天啓其衷故曰基命洛之既成
也乃天篤其慶故曰定命基者開其端也定有久安長治
之意氣係相東土正是達觀遍相地方之形勢何處可爲
王城何處可爲下都但勿露潤澤意作明辟謂於此朝諸
侯於此播和爲天下明哲之主也本文民字不必泥

予惟乙卯 節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卜自召公乃云我卜者周召同心故
也先卜河朔黎水者殷民重遷以河朔爲便從民願也卜
黎不吉商民之心私也改卜河東瀍西爲王城惟洛食又

卜渚水之東爲下都亦惟洛食洛邑天地之中周公之心
公也洛食者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吉則食墨渚
地皆龜畫云惟洛食也國者王城下都之地圖卜者兩
洛食之兆而國者規模條一覽而可瞻獻卜者休祥
嘉祥遠近而可繹周公雖無誨言而不誨之誨深于誨矣
獻卜不必畫渚水之卜觀下文卜保恒吉可見俾來句亦
周公之詞○史氏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渚澗交流
于其間天子南轡則澗在洛右渚在洛左卜渚渚之中而
吉乃營王城定郊社宗廟是爲郊鄙之地今河南是也又
循之左越渚水之東卜又吉乃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
尚書疏訂 卷八 十五

王拜手稽首

節

成王既得公命使者將歸洛乃拜稽復命于公通節休字
指天誓說惟卜休指卜吉匹休一段是相洛事共貞一段
是定洛事公其以予句總相洛定洛而極言其意之美也
謂其於周處諸侯之上作萬民之王何休如之公念天休
至重不難不讓承之來相視洛邑安處臣民爲我周對答
上天休命之地及經營既定乃遣使來視我以卜兆之休
美而常吉天休遂至公不敢目當欲我與公二人共賞之
據卜觀圖規模宏遠公之意豈徒爲一時計哉公其以予

億萬年敬天之休據上游以朝百辟而屬祐常爲都要會
以臨兆民而先祿永綏其隆之休未有窮期也公爲國家
計長遠若此雖曰告卜而誨我者至矣予其拜手稽首以
謝公之誨言使者歸其爲予致之○匹配也配上天是仰
答無愧之意非呂氏配宗周之說萬億敬天只就規模說
殊無意味蓋陰陽和風雨時四方道里遠均故可萬年於
此朝侯去紐亂之巢穴沾密邇之王化故可萬年於此臨
民此意極佳止告卜而稱誨言前所云不誨之誨也此亦
成王之詞○按孔氏曰是求誨言亦是一說備之
第二段聲稱殷禮十二節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因不以
尚書疏訂 卷八 十六

周公曰王肇稱

節

國之大事在祀新都初建豈可不祀神故周公以爲洛邑
之首務不重格心萃渙意告報祈亦是一套事如今人興
工造一舍而謝土云爾殷盛舊以無文皆祭爲盛豈不反
重無文而有文反輕乎盛乃享祀豐潔如牲牲肥腍邊豆
靜嘉之意有文者不消說得就是無文者咸次序而祭之
亦禮之可以義起者也如此說爲是有文者天地神祇社
稷宗廟無文者丘陵墳衍古昔聖賢等類未必祀典該載
也祀有文已在祀于新邑句內而無文句從上句帶言耳

舉是他務未遑獨先舉此非創始之說秩者尊卑土下有
序也

予齊百工

節

有事卽下文記功教工及書就有僚等事今王卽命以下
是教成王如此施行也新邑之治所資者臣旌于既往所
以勸于將來故記功宗示功載乃教工之第一義如此乃
可以若葵樞事立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也齊是整
飭之意不必說選擇周工無匪人何選之有從王遶洛曰
子周者先從之于周方自周往洛也廢有事者謂洛邑初
政必有一番大設施微示其意而不明言欲王自操其權
尚書曉訂 卷八 十七

今王卽命曰

節

兩命俱命群臣或云上命典禮之官非是功是平時輔佐
王室之功祭法所謂法施于民之類是也不指作洛說褒
賞功臣乃朝廷激勵盛典故欲王首行之宗尊也功之尊
者悉記之則則功之尤尊者可知均記之中不能無差等
國家大系之時亦不能人人爲元祀故於宗中擇其尤尊
爲之冠而次第祀之記功不言祀元祀不言祀互文也祀
在後後先記之生前漢高豫定元勳十八侯位次正此意
也祀于他日則今日爵賞之加可知矣篤躬在新都輔治

上看受褒賞之命欲其益奮厥勳以立新功也

不視功載

二節

此言記功關係風化甚重不可草率不視不是人來視我
乃我去視乎人者記功之籍播之朝廷藏之宗廟乃人人
所共見而不容掩也公私意人在教工內教者上行而下
效也登名果尊顯之功元祀果尊顯之最則百官效之亦
莫不公而推賢讓能一心徇國矣如以愛倖而濫予或以
親故而謬列則百官效之亦莫不私而蔽賢嫉能背公植
黨矣乃悉自汝教之也次節緊項說首句其朋是直戒之
詞下句其朋是承上起下之詞猶云孺子其可少徇比黨
尚書曉訂 卷八 十八

厥若妻及撫事

節

此告以修內治也葵指綱常倫理以教言若者順而謂之

也事指紀綱法度以政言撫者修舉而整頓之也周公攝政時嘗順常道撫國事治之大端無以越此恐宅洛初政或喜事紛更以眩人聽視故欲其如予然如予之治當不改予之臣此見在周官卿前日輔我若葵撫事者以立治功以培治體正此其人王不須更換一番新進惟以此見在周工往彼新邑推心而委任之專意以責成之使各嚮就其故僚以效職于洛予以立治功于以存治體可也明者精明作者奮起謂打起精神銳勵意氣如葵必急急于若事必急急于撫方能有功有字要若斯須急緩便罔功了悖者忠厚大者寬廣謂崇尚長者之風務爲優容之度如葵未若從容以俟其自化事未撫從容以俟其自諧以成悠裕之俗成字要若稍有刻薄褊隘的意思便迫促張惶不成個悠遠規模了精明渾厚兩者交相濟不可偏偏之則獎矣永有辭謂令聞無窮也欲動之意嚮不作意嚮說若作意嚮說又要添個知字從何處起正義曰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勝蔡傳或將明作二句串說就近來之文體言亦好至以若葵不作教謂礙下文教養則拘矣此自治內下治萬民庸何傷哉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此承上起下之詞終對文或錯始而言延其大業於不墜之意上文記功勳上若葵撫事下文統御諸侯教訓萬民之道皆當厚其終也下文顯說出無妨不必暗合不露

汝其敬識百辟享 節

此言御諸侯之道也洛邑初改正諸侯朝享之時顧其中有誠于享者有不誠于享者不可不辨也識之惟在一敬而已敬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誠與不誠皆得而識之矣誠偽無遁情而可尋之以德以勸矣敬就心上說享奉也多儀三句解不成享之義不役志以下推不成享之害儀蓋內外言內者敬心也外者登降拜稽劄函信能之類

尚書說訂

卷八

二十

皆不敢苟也物特將之者耳物有餘而禮不足雖與馬充庭玉帛交錯祇爲虛文而一毫禮意都無故曰不享也不役志三字言無心享上應故事而已諸侯不役志于享則國人皆云享上只消以幣交不必以多儀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諸侯益無忌憚朝廷之政事其所奉行者安得不差矣借侮哉事指朝廷之政教端令言葵是錯謬相左之意侮是凌慢相亢之意葵侮言諸侯不奉行也不享之流獎至此何以爲國故當早敬識之

乃惟孺子頒朕 節

此言教萬民之道也傳中養字何處起人因此句註又出

爲之解曰恒心必資恒產學校井田相兼所以裴葵也大
文訓不盡又爲疏足乎只王教言爲是頒字蔡訓布孔訓
分不暇蔡訓動孔訓不及爲言我所行猶有美事未得施
惟小子分取我所不暇者而行之孔說更優頒訓分見說
文日記亦王之所不暇者何裴氏葵是也民有常性爲人
上者立之庠序教之孝弟使其相親相遜所以輔之也其
道多端誠有汲汲不暇者公嘗以教王故此欲王聽教而
行之變訓勉馬鄭皆云然於此不勉則民葵民亂非享國
長久之道矣正父指武王以其撥亂反正以稱正父五教
之重不率之憂此皆正父所以裴氏葵亦嘗爲之教之
尚書疏訂 卷八 二十一

民可知民不用是是不廢乃命而天命之永可知
新安陳氏曰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廢政
之事而今缺矣
王若曰公明保 節
新安陳氏曰此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畱公治洛先
述其功德以慰藉之也明者啓迪之使不迷于所往保者
扶翊之使不墮于所行平說不必串與下裴迪相應稱者
口中陳說也下文揚先烈答天眷安民生定宗禮舉祀典
正丕顯之德公所稱以教王者乃明保也以予以字直貫
至無文講揚答和恒俱要進一步爲妙揚者表揚之意繼
尚書疏訂 卷八 二十一
其志述其事使祖父顯烈而增光也答者作之君作
之師克配克享使上天眷命有降而勿替也和者順以調
之不相拂也禮者從容以俟之不相迫也皆王上人言居
師二字體帶和恒說和之恒之以安居民衆猶云各得其
所也俞氏曰恒者和之久也和久而民生莫矣幹止寧矣
故曰居師亦是以恒爲久安長治却非揚先烈應惟終答
天命應不永和恒四方應裕民
惇宗將禮 節
厚功宗以大禮秩而序之以作元祀即前尊顯最尊顯之
說威秩無文包有文即前舉稱廢禮之說一以報功一以

祀神皆稱德之教也備答之者乃一一領教之意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節

此因公有明農之志盛稱其德而示留之之意也言公之德爲我所倚賴不特今日爲然其來已久德就發用說如頤膺之遙形于制禮作樂師保之猷見于撫事若葵何者非公之德其光輝之昭著而不可掩則上際乎天下躋乎地其精神之流注而不可窮則東西漸被朔南暨訖合上下四方無處不到無方所可拘故曰旁作旁是旁禱之意穆穆深遠也傳訓和敬非是俗講添一容字尤謬迂非方與未艾如賓至而至迎之耳如不迎則賓亦去矣德稱願

尚書曉訂

卷八

七十五

結而景運斯隆非迂之而何要之迂衡者迂之以文武之教也蓋文謨武烈不外乎一德之勤敷而公能明光勤施以迂衡則文武之教益以彰顯而估員時叙之勲庶民保極之盛至今猶存耳何至迷而失墜乎公德之加于時者如此予小子復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忘祀泛指祭祀說不指肇稱成秩之祀末句正是留之之意

王曰公功業邁篤 節

此正留公之詞公之功卽德之所爲也無兩樣自此德之輔助曰隸自此德之開導曰迺泛指平昔托孤寄命攝政之功說或以上文不顯二節爲啓明光節爲輔不必從篇

者厚也不是久罔不若時常如是輔啓不可去也

第三段予小子其是至文祖德七節王在洛舉祀發政而公治洛而公許國與上文不相蒙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 節

此上王在鎬京留公爲其欲去而留之此下王在洛邑留公爲治洛而留之退猶云去也鎬京祖宗創業之都根本之地故王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退歸卽君位于周以守祖宗之舊以據根本之地而洛邑則命公治之以公元勲宿望足以鎮服人心也後者留公在後也

四方迪亂 節

尚書曉訂

卷八

二十四

開治指明光勤施穆穆迂衡說使定公宗之禮則元祀舍公其誰但初政倏倏宗禮未定故一時勲舊諸臣均未記錄故于公之功亦未能敘而安定之未定者有待而行也亦字從群臣說來敘字卽下文明程休享意但未可露○迺字朱子訓作順字迺亂方氏曰佐變代而四海永清往東征而南遷殄滅皆敘已然之功而慰勞之

迪將其後 節

此以後來之續期望之上曰迺亂此曰迺將其後已治而蓋拓大之視旁作迂衡之業爲尤擴也後乃前後之後與命公後後字亦不甚異或以爲後輩者非工卽周工之卽有

僚者言誕保而先之以監工者周公德望重為臣監則士師工之保即公之誕保也受民指在洛股民大保者周之德義之中調之法制之內則股民安王畿與之俱安藩屏畢衛完固不樅治為宗周之四輔此謂啓大其後而士師工之監視寧出此乎四輔猶云四鄰形容屏衛之意勿泥或曰函岐豈併洛為鎬京四輔詳之

王曰公定予往已 節

此與公決去爾也定謂止洛邑往謂歸宗周已語助詞公功四方迪亂之功肅將者肅然奉政教于外祗歡者欣然懷敬愛于中人心如此見正當鎮撫洛邑以慰安之不可尚書晚訂 卷八 二十五

去也若去則誕保無人守成無助是困我也故曰公無困哉康事即誕保受民之事如篤敘裴葵和恒居師任若葵撫事之責期明作梓大之功是也無數者言汲汲行之不敢厭倦乃願治無窮之心也非分任其責之謂公勿替刑正是爾洛於中有保民工夫世享者沐誕保之餘澤也公常為士師工之儀刑則士師工將以公之誕保者保民于無窮而四方享公之澤者亦無窮矣百僚觀法膏澤旁流治在洛邑而化及四方化在當時而澤流後世下慰人心上體君心皆係于此爾奈何可去

陳新安曰公無困我其辭危四方世享其望遠

周公拜手稽首曰 三節

此下三節皆王許魯說然細玩語意還是稷成王宅洛之意非許魯也稷是九官命必相讓無一命而竟受者公方以明稷為志公定一言方出於口而治洛之事即任於身會無半語推托則所云退休歸老蓋假言哉予嘗詳玩語意既云許魯如何又稷成王來相即稷成王來相視亦當云相洛不應云相宅語意蓋云孺子既來相宅如何又好去而歸周還要留在這裡為君其大悖典悖獻作四方新王作後王泰已之倡洛邑天地之中自是宅中圖治則萬邦咸休而王之治績方成若舍之而去則績不成了如此尚書晚訂 卷八 二十六

說何等妥貼若公已治洛王已歸周何以稱新辟何以稱恭先又說甚麼時中父耶蓋強王爾洛也下節云予旦如何好爾後治洛只好率眾臣篤烈以佐君子以慰民仰望作臣乎先成君之刑弘祖之德如此而已豈敢偃然居中土以鎮懾哉至於承保節不過順王之命而演之故曰王命予來股民受于文王故云承保文王受民大烈成于武王故云越光顯大烈考武王弘朕恭者殷墟難居殷民難化以此難責之君故云然也下節正是弘朕恭愚見如此但舊說相沿已久故仍錄於後高明者酌之

拜手稽首曰

節

承保即誕保之意兼教養不妨此處可兼教養了二句一氣下文云誕保文武受民則此承保之兼武王可知弘恭展盡事上之敬也

儒子來相宅

節

儒子雖去還當時來相視此宅因之典章文武所講畫之成法惇典者率由先王之舊章殷之賢臣前代所任用之治人惇獻者簡錄先民之耆德以此致治邑初成而君臨撫豈不是新王以此垂法王謙恭而後王皆恭豈不是恭先中又者宅中土以治民兼教養說成休民生安民性復風淳俗美沐浴膏澤也成績者人君以萬物得所為極致

尚書曉諭

卷八

二十七

予旦以多子

節

舊云此周公所自效者多子御事即士師工駕前烈文武受民正成烈所在篤之工夫不外政治教化此句重答師以下四平俱承篤烈來答師者民望治而旦誕保是慰其心也乎先者勿貳勿欺臣之信也且乎而後臣咸乎是乎先也考成也民不化則新辟表正之範未成且能治之故

曰才朕孺子刑單盡也文祖之德怙冒修和無處不徧而殷民不靖是後人將祖德滲漏了今日能篤烈是單祖德也非祖德不單乃後人不能單故曰乃單文祖德此四段必有成王再命周公許留之詞及王歸錫京遣使來治庶殷命寧而今不可考矣

件來庶殷

二節

此是成王已歸錫京遣使至洛庶殷寧公使者且歸公授使者達王之詞并祭禱之祝文與責難之意

庶殷命寧俱重慈者戒飭之意必有文告丁寧訓誨如下文所云教條次第者心不為殷此正無敘康事處命寧者

尚書曉諭

卷八

二十八

致命于公而安寧之即前教功教字非問安之說所以報迪亂之功也黑黍為酒和以鬱鬯且有二鹵之多其禮盛曰秬鬯之酒明禮敬所以事神休美之物也拜手稽首以此休享公其詞恭總見事公如神明為非常之禮故周公不敢進爵而禮于文武也或云不可露事神之語則公何以不宿而禮文武乎禮重不敢當故不宿君寵又不可却故禮文武非榮君賜之說休指酒享奉也二鹵是兩中尊兩尊何以為盛享神之物也禮文武以其受殷民也禮祭名精意以享之謂與上禮字異○按秬黑黍一稊二米和氣所生釀為酒名秬鬯以其氣調鬯也釀者鬱金香草

也者以和酒酒不和禮名祗也禮始稱饗也經文但言
祗也茲傳云饗金香草誤事有二要爲上齒居中是爲下
未祭則祗也饗于齒既祭則饗也實于羹蓋灌地降神始
和饗也宿進也此猶字乃自飲之意三宿之省乃進爵于神前

惠齊敘

節

此祭之祝詞爲成王禱也言王之一身所係甚重我先王
精爽在天當默佑之福莫大於好德願陰誘王秉順文武
之道篤厚而不怠次第之不素以續承先烈無失德焉福
莫大於康強願保佑王躬善自調攝心和而氣和氣和而
形和無有違過奏響而身康強焉子孫王之胤則今子孫
萬年厭飽乃德亦如王之篤叙也殷民國之本則今率德
永年享有壽考亦如王之康寧也乃德乃字指文武引申
也長也殷民有壽本向化來後黜子孫殷民之福皆王之
福方是爲王禱

王仲殷乃承敘

節

此非祝詞乃對使者陳告于王之詞此節緊要在一仲字
有躬行意欲王不徒以言教以身教也通節一氣說在承
敘讀祭傳至萬年爲句未安大意云遣使恭殷其教條次
第不過空文不以身導之亦不聽受須必端本澄源使殷
民心悅誠服方能聽受教條自今日以至萬年之久莫不

承繼法也禮之繼而後命之也曰萬年曰永期王之德
澤世世無疆也

戊辰王在新邑

節

此第五段記周祀等事以附篇末其次第當在文祖德之
下仲來之上乃成王在洛時所行者也

戊辰十二月之日也冬祭曰烝烝祭因歲而舉故曰烝祭
歲因歲祀并告爾後故各用特牲文王駢牛二武王駢牛
一特牲郊祀之禮也宗廟之禮太牢而用特牲故曰盛盛
者數取簡也駢亦色周所尚也必告文武殷民文武所受
也王命作冊以告神也述祝冊讀祝也述史官名冊中惟
告周公爾後洛見不他及重其事也王賓諸侯之作賓
王家者以王教往禮祭祖廟咸至以助祭也太室清廟中
央室也祿以圭鬯酌祗也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此方行禮
之時尚未命公命公在一獻之後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
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面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冊命之
王命周公爾後洛作爲冊書命史逸以冊書誥公逸誥
卽所謂史由君右執冊命之者也此冊與上冊不同此命
公之冊上告神之冊在于十有二月者上紀日此紀月互
文以見義也於是日告神卽于是日告公見不輕于委任
也

附駢牛一文行烝祭歲畢之禮造當告公留後之事欲烝而再告則於神爲贅欲告如常禮則於公爲贅於是酌二禮而獨取其尊行烝祭而特異其品文駢牛一武駢牛一數取簡色尚正以宗廟同於郊祀不拘其常以享帝行于享親不以爲泰禮以義起事在創爲以文武乃受命之君而留後爲非常之任也

惟周公謹保

節

史記紀周公留洛之後誕保文武受命之民惟七年而薨記公之始末也誕保不外教養史臣撮其大意作結語○又按日記七年不作公薨謂是成王之七年未知然否

尚書晚訂卷九

明金壇史景璧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鼎如甫輯

多士

武王克殷之後周公以殷民頑梗難化遷之于洛其中亦有有位之士至是洛邑既成周公留治于洛聽政之初乃總呼多士以王命詰諭與之更始

惟三月周公

節

史臣敘說成王既歸宗周留周公治洛惟三月周公始行治洛之事于新邑因傳王命以告商家有位之士蓋因商民始遷不安其業故呼多士而詰諭之告中有開諭勸勉南甫晚訂

卷九

三

二意下文革命之公遷洛之意所以開諭之也保業安居克敬不克敬之說所以勸勉之也舉商王士以該殷民非化殷民先告殷士也○十二月受命越三月始告多士或云前此猶冀王遷愚謂年前冊誥公已安然受之何以復冀王遷乎在洛不力止其去到洛後欲強其來歸輒未停行輿又駕何往來不悻煩也却未必然

王若曰爾殷遺

三節

此周公傳王命告殷士以革命之公也多士多方文俱滌倒只依註訓釋之而已不必云其句應其句其句貼其句首節弗弟言殷不爲天所恤故喪之勅者輩之也終與受

紂文祖之終同○式節弋者欺其不見而取之也小國二字不必云勢不敵豈勢均遂可弋取乎重一亂字天之不界爲紂之亂也罔固亂傾者覆之弼我裁者培之也求位應轉弋取○三節天不固亂而弼我何以見之惟我下民秉爲而已如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背商歸周此皆下民之所執持作爲而天心見矣故泰之曰惟天明畏言天民之相因也明畏言天顯然可畏

我聞曰上帝引逸 節

此卽桀之亡以明紂之亡也引逸句泛說日用間惟天理最安逸上帝于人每每欲導之安逸之地如作德日休卽

尚書曉討

卷九

三

三

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于逸自趨于危日記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順理則格是上帝引逸也從欲惟危則有夏之不適逸也降格漢孔氏訓至戒唐孔氏以災異爲至戒嚮向之也降災異以譴告使之懼而修省猶是不忍棄之之意故云向之惟桀大肆過汰之行且有矯誣之辭于是天罔念罔聞廢其大命而降罰也觀夏之亡豈不可以知殷之亡乎引如思若啓行若翼之意格如伊洛竭之類有辭如日亡乃亡之說

乃命爾先祖成湯 節

此卽商之興以明周之興也湯乃懋德建中之君故天命

之愛華夏正使民率元聖焉報後又也旬治也只是經通之意不必入分有遠邇意或及井牧什伍大非

自成湯至于帝乙 節

言商家賢君之多皆守湯之衆法顧誤明命湯之明德也罔不祗肅湯之恤祀也曰罔不言湯後諸君皆然重後王以引起紂意明德恤祀舊主平對一說敬神亦是修身中事總來是一個明德觀下文不明厥德可見脩之

亦惟天丕建 節

亦惟者天不但眷湯亦眷後王也不建就國祚說保者安而不危又者治而不亂所謂丕建也罔敢失帝不必再入

尚書曉討

卷九

三

三

明德恤祀申至兢兢業業不敢失帝之心說串下配天澤民卽是不失帝心王方彞曰操存于心不敢失帝之則敬之至也推行于政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普也此王對說兩說俱好配天云者薛氏曰無所不決天之澤也王者宅天下無被覆此界之殊配天其澤也澤與天同流之意此商後王不以天眷自足而修德愈至也

在今後嗣王 節

擬罔顧乎天言不明天道也天道且不明又何能守家法所以不能聽念先生之勤家勤家事所包廣如求賢恤祀澤民皆是上不明天理下不念祖宗大肆淫佚無所忌憚

其于天之顯道民之敬畏尚復何顧哉言滅天理亦不顧
拂民心亦不顧也民祇只就民說民可畏故曰民祇或指
天命說者非是不保大喪國亡身我也不昇節又反覆言
之明天之喪殷由紂自取

凡四方小大邦喪 節

以上五節言紂不能如商先王之盡君道而亡與夏亡對
有此下三節言周之所以興與湯興對看此節乃起下之
詞自古小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
國商罪貫盈我周奉辭伐之豈私也哉有辭謂聲罪致討

王若曰爾殷多士 節

前書紀丁

卷九

四

申言周之革命一由于天言不可動搖也此節慮意俱在
下節下節命割殷即帝事也告勅即靈承也曰惟我周王
見多方之罔堪也告勅者革其不正以歸于正也帝命割
殷我即告勅是周之伐殷一于從帝無二適也由此言之
周一也天之所在誰能違之惟爾王家斷乎不容不從
我周矣若不我適是二于天也天豈可二乎我適言當奉
我正朔遵我文軌不可反側動搖也王家指商之孫子士
民

予其曰惟爾 三節

此以上述夏商周之興亡以釋其觀視之心此以下述遷

徙之故以消其戀望之志○按遷洛中有三意舊讀俱未
暢訂之于後

此三節乃遷洛一意欲達邪就正無度節乃起下之詞本
意在下節無度指叛亂言爾動指遷徙言變自乃邑言自
作不靖洛所當遷是汝自召之禍○予亦念天節殷邦大
戾紂既死武庚又死其地不正猶云地方不好不可居蓋
其地有惡氣風生于斯者鮮有良民所以換個好地方爲
你居處也○居西節時字指大戾言爲大戾之故遷汝居
于西爾自東徂西間關跋涉非我一人持德不安靖樂爲
勞擾是維天命如此遷何以爲天命他處皆爲良民善衆
而此地獨爲亂他處皆事遷變壽考而此地獨兵諒舍其
暴戾與汝更始此天之意也汝無違越言當安洛不可復
叛不然將殄滅之不復再有後命告戒之矣是自貽伊戚
無我怨也洛在鎬東而云西者唐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
而西向故爲西不靖不必又入仁民意

惟爾知殷先人 節

此二節又是遷洛一意欲其改行可用惟爾知節作一句
言爾多士生長殷邦豈不知殷先人有冊書有典籍載殷
革夏命之事既知殷之革夏又何疑于周之革殷乎知之
而猶疑者汝等之心皆曰周之革命如商用人則不如商

耳而于夏主職之尊者建備在王庭職之卑者有康在八
際周于殷士未嘗後用也為此怨望正不知用人將以國
治名器不可假人我一人王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我
敢求爾于大邑商遷之洛者正望爾改行從善于以循商
迪簡服僚之故事稱爾而用之倘爾去舊圖新將王庭百
僚不難至矣爾終不化我且奈之何哉不用爾非我罪也
天命有德不可以私非人也

王曰多士昔朕奉 節

此節又是遷洛一意為戒等從輕來自奄從伐奄歸也奄
助武庚叛者王未嘗親征曰朕來自奄周公奉王命也四
國殷管蔡霍也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悉從降滅乃止明致
天罰移之遠居于洛使離其惡俗比事臣我宗周化為多
順其罰輕其恩厚見不可怨望也降命退移如今滅死從
流之意比事臣三字只一義通順也順非一端故曰多化
悍逆為友順家為孝子國為良臣乃期之之詞不作已然
罰輕恩厚不可分貼

王曰告爾殷多士 節

此告以作洛之由我惟不忍爾殺故惟此命有申凡革命
之公遷民之意反覆告無非欲爾省悟謀長厥居非但
此也當洛更有二意一為諸侯之朝親會同無管轄之地

歸京又遠故作王城以備之使至止可以禮貌一為多士
奔走臣我宗周多順無安居之地故都已墟故作下都以
處之使式化得以安居故也二句文氣抑揚歸重下句上
多遷期之也此多遷稱之也

爾乃尚有爾土 節

王仍舊言遷洛而爾田已收爾業已廢爾宅已滿雖屢
迪不靖無責矣今土田庶幾有之則可以力耕所事庶幾
有之則可以經營所居庶幾有之則可以棲止在洛一一
不失其舊爾何為反爾怨望哉意當時殷民懷土者有遷
徙失業之憂故曉之如此若作勉詞則與後節重了

爾克敬天惟 節

此以禍福之機勸戒之欲其有所畏慕而安于洛也保業
之道一敬而已克敬者小心畏懼兢兢業業惟有所當
有寧其所當寧怨望之言不形蠢動之行不作是也敬德
足以格天故天界矜界矜即下安身裕後之意不敬反是
不有爾土厥徙之也豈惟無土并殺其身敬誠保身保家
之本自求多福莫過于此

今爾惟時宅爾邑 節

此申言敬則得福之實宅邑繼居着力說即克敬也有幹
有年獲福于身小子乃與貽福乎後即界矜也與眾同井

爲邑惟已所止爲居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又處之意惟時二字含不反側動搖意在內宅爾邑者安其井不復遠實流亡也繼爾居者草創之後卽爲世業朝子斯夕子斯承建乃家而繩繩接續于無窮也幹者耕田鑿井出作入息勤所事也兼四民爲是年者外王罰享遐齡無天札也小子乃典子孫繁衍或有英賢足爲世用皆是

王曰又曰

節

革命之公遷洛之意作洛之由安洛之效凡所言皆爲爾之居止欲汝保之也言侯居而土田在其中矣○殷革夏而夏民卽帖然周革殷而殷民屢騷然可以觀商周之德矣

無逸

此篇以首節爲綱二節言無逸之要在重農而以小人之失反証之昔在四節舉三宗以無逸而壽後王以逸而天厥亦四節文王以無逸興商紂以逸亡繼自今二節欲其法文王之無逸戒商紂之縱逸我聞二節舉古人之受言而以懷諫戒之自殷王三節舉古人之迪哲而以信讒戒之末節乃叮嚀之結語

周公曰嗚呼君子 節

君子如農耨耨耨湯皆是不獨三宗文王人君一身主宰天下總理萬機一念不謹遂貽四海之憂一事有失或致千百年之患故君子以無逸爲處所而居之存兢兢業業之心爲汲汲遑遑之計動靜猶是食息猶是無一時之作輟焉所猶王敬作所之所○一說無逸就心言謂君子精神常運則常新無所往而不在于勤此是居敬到純熟田地與敬作所者不同看來亦無甚異

先知稼穡

節

此節推所以無逸之因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作一句讀

相小人厥父母

節

農夫之子生于農養且不知稼穡艱難遂至縱恣放誕輕侮父母况生于深宮長于富貴者乎乃逸者嬉戲遊蕩縱樂偷安也與上乃逸不同該証証俱就言說粗俗俚鄙曰

商衷義無私曰雖長上曰傳昔者古老之人言不及時也無聞知言不曉事不肯安樂受用甘自勞苦也否者猶云不知此便如欲誅字蔡就行說不從○一說小人對君子不違師在人君上基暗指桀紂也詳之

周公曰鳴呼我聞 節

舉三宗以示法遠重無逸分敬和仁太拘至高宗分和發于身和達于政和著于民則益非矣○中宗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侯是以其修己也以敬其治民也亦以敬嚴者莊重不浮莽者謙抑自下寅者欽肅收斂畏者戒懼不寧俱就心說不必分存發內外天命句緊頂說天命天

尚書晚許

卷之九

十一

所命于我之理也一敬中盛而以天之理檢吾之身凡動作威儀悉約之規矩準繩中金仁山所謂以天理為尺度不敢踰越也嚴秦實畏正自度之工夫不可以身心分看治民祇懼者匹夫匹婦一能勝予如朽索之馭六馬萬方萬民罪在一入如負重之履春水急荒安寧正祇懼之反串說治民內不必強入政教只按知稼穡艱難意作為切呂氏曰敬則有壽之理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于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在不言所以享國有七十五年之久

其在高宗

節

高宗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于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作其卽位則知小民之侯乃或亮陰丁父喪也三年不言恭教淵默以思治道也思之既精者極而流故養民和順悉當于修身治天下之理其為政也朝夕惕勵盡心于教民養民之事不敢有怠荒安寧之意是以學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禮樂教化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而嘉美安靜此殷邦也至于小大之民蒙教養之澤莫不優游于太平之世詎吟頌德則有之豈有怨于心或怨于口者乎蓋神聖志定固為長年之基而尚書晚許

尚書晚許

卷之九

十一

其在祖甲

節

祖甲祖庚弟也高宗嘗欲立之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與小民出入同事作其卽位故能知小民之依惟知民依故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庶民衆民也而鰥寡則衆民中之窮者保者安之也惠者加之恩澤也有分田制里省刑薄斂之意不侮卽下文惠鮮侮者輕忽之也不敢輕忽時時焉心尤加周恤也俱就養一邊說仁者自壽與上節意同

自時厥後立王

節

生則逸二句言逸者之多也不必以下句作推原起下文說不知稼穡二句照書說下不聞句申上句也惟耽樂之從尚何惜于民依此條與三宗相反舉之以示戒罔克壽就享國說自其即位時計起耳金氏曰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聲色之奉驪駒田獵之娛嗜慾玩好何求不遂一有縱恣之心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蠹賊也其能永年者鮮矣

周公曰嗚呼厥亦節

無逸之君豈惟殷三宗我周又有文王而文王則本于太王王季一基王迹一勤王家王業所自始也抑者貴而不尚書晚訂卷九十一
驕富而能降其自視儼然無一毫矜誇之意畏者上嚴天命下顧民居其自持兢兢然每存忌憚之心克自者其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此二祖之心法所以開無逸之源故曰源流深長無逸却從此來故曰無逸之本

文王早服即康功節

此下三節言文王紹抑畏之傳而能盡無逸之實也自卑服至惟正之供根克自抑畏來卑服節言其約已裕民之心乃無逸根本二句一意淡薄堅忍則志氣清明自然知民事爲重而圖之不已也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所服用皆從卑損康功以除殘去暴言田功以分田制里言即言心

不言事

徽柔懿恭節

人君勢位尊貴與民隔遠所以視民之苦樂不能體卹矣故貴有近民之德剛者難犯故利用柔而柔儒則不殺殺柔者委婉與順而筋骨自存非一味軟熟也傲者輕世故尚其恭而起恭則不懿懿恭者謙莊收斂而節度不失非一味阿達也文王有和易近民之德且極其美則于情何所不體哉故小民則懷保之懷保者念念保護置之生養安全如慈母之愛赤子也小民中有鰥寡惠鮮之惠鮮者鰥寡當使鮮好惟惠可以鮮之如草木稿梓沃之水便有

南書晚訂卷九十一

生意也懷保惠鮮欲以和民也然豈一時一日之勤而一民一物之和哉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晏食且不遑暇惟欲天下之萬民悉蒙懷保惠鮮之澤家給人足無一不得其所而雍然和也文王心存乎民如此雖當食而何暇也哉此節分明一氣說下而註却以恤孤獨勤政事分爲兩節却非懷惠二句根近民之德來惟和易近民所以能體卹周至也用威和用字承懷保惠鮮說和字理會所寒暑雨舉無怨咨仰事俯育各遂所欲一團休養之氣蒸于宇宙方謂之威和只就養說不必添出教來

文王不敢盤節

通以省方田以講武國有常制也文王非省耕省斂則不
避非蒐苗獮狩則不田不敢以是爲安過而無度也夫盤
于遊田則君行師從供億必煩文王不然故以展邦惟正
之供自然足用何必多取于正貢常數之外乎以上皆文
王無逸之實善繼太王王季抑畏之心者也受命爲侯年
四十七已中身矣又享國五十年之久焉其壽如此卑服
至此大率俱是知民依不敢逸之事蔡傳截然分四件作
對殊爲牽強且言崇儉則遺康田言恤孤則遺系恭言勤
政則遺和民言戒逸則遺正供不可從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節

南書晚訂

卷九

十四

此二條欲其以文王爲法以紂爲戒也文王盡無逸之實
享歷年之久固萬世人主法程也况子孫乎則其二字直
貫全節只一句書觀者察災祥也逸者即勞瘁也逸者省
耕斂也田者習武脩也惟正之供卿遂用貢循其什一之
規都鄙用助遵其九一之制也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
之源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
常經應以萬民惟正之供自然足用不必過求也則字內
有抑畏知稼穡意不淫于此則康田懷惠云云兼舉之矣
豈不能如文王之享國乎呂氏曰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
也唐敬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王車轍馬跡遍天下遊也

太康敗于洛襄十旬弗返田也此皆淫者○嗣王只指成
王

無皇曰今日耽樂節

耽樂指觀逸遊田說乃非民以下極言耽樂之害以見不
可寬假也人君縱逸其始未必便沉溺不過自寬曰吾惟
今日爲之明日不復爾也然卽此一說已非民之所法天
之所順况此際一開日復一日將舉國化爲耽樂猶商受
醢酒舉國化爲崇飲故終戒之曰無若云云醢酒是影說
非直指醢酒爲耽樂也未流之弊至于如此則享年之促
可知○訓字解法字民不法則離矣夫不若則去矣時人
尚書晚訂

卷九

十五

周公曰嗚呼古之節

此二條又推出聽信忠言一意戒勉之古人卽指三宗文
王三宗文王德業之盛宜無待于臣而其臣猶相與訓告
之如何爲逸如何爲無逸無逸如何而利縱逸如何而害
開陳懇切無所回互此之爲訓告未也又相與保惠之訓
之而或有志于無逸則保養其善端將順其美意致迎機
之助爲誘掖之圖毋使中止焉此之爲保惠猶未也又相
與教誨之保惠之後又恐萬一流于逸則規其偏而歸于

正致其曲而底于成如寢居有贊御之箴論事有贊史之導晏居有工師之訓皆是也此之謂教誨非末爲方爲既成而益底于極之說古人臣忠受無已如此則其君之樂聽可知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用舍明而不悖自然公足以服群情明足以燭奸佞當時之民無有敢相誑誕變易名實倡爲幻妄之說以眩惑君心者蓋正論常伸則邪說無間可入自然之理也

此厥不聽

節

此厥不聽卽指不聽忠言人指在位之臣訓之蔡傳訓法則豈法君之素忠言乎非然也孔疏以教字釋之謂君不

尚書疏可

卷本

十六

四三

聽忠言則好聽邪佞凡邪佞之人教之以非法聞君受而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法之小者大者無不變亂言變亂正法盡也此疏妥明此句正與詩張句相反正刑中正之法也小大皆指正刑所包甚廣省刑薄斂安得而盡之法變必至擾民故民心違怨口詛咒如此而國有不危者乎兩民否因法之不便而不然之也孔氏曰違怨違其命而然其身詛咒告神明令加殃咎也夫民之怨恨蓄于中至形于口愁忿嘆息上徹于天視嘉靖咸和之景象何如哉是棄忠言之獎也享年之促何待言乎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節

此三節比前又進一步言三宗文王樂聽忠言民固不敢諂張爲幻雖或有之亦未嘗存忿疾之心也迥替只是知民依知民依替也知之而能踐其所知使民得所依是迥替也知而不行何貴于知四君子小民之依不徒知之實兌蹈之或治民祇懼或嘉靖殷邦或不侮寡寡或咸和萬民是實能以其所知施之政事以盡無過之道者也○謂祇懼嘉靖保惠咸和等事見之行事方爲迥替若一旦謗言入耳輒起忿心并治其罪其所爲知者安在故聞謗而修德引愆毫無怒意此所以爲知之真也不怒則益修民事所知不昏故曰迥替不治謗乃知民依中第一件要緊事非下一層

尚書疏可

卷本

十七

四四

厥或告之曰

節

所謂迥替者豈徒忠言之至樂于聽受聞謗言之來亦不足芥蒂三宗文王其軫民也甚切故其友已也甚周厥或告之曰小人心中有怨恨汝者口中有言罵汝者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如祇懼嘉靖保惠咸和等事惟恐設施之未當而屑置之乖方也其所誣毀之愆出于風聞未必足信安而受之曰民非妄言果是我之過失汲于自修又安于自咎不出虛假信實如此至誠所發心口如一言一聞怒心俱化豈肯不敢含怒已哉有聞謗而含怒

者發于中而忍于外是假之也又有聞謗而不取令其怒者是知其為可怒之事而欲去其怒之心猶強之也不啻不敢云者本無怒也何舍之有且資之以進德釋怨何不敢舍之有正如舍已從人樂取諸人境界時講俱是不敢舍怒非不啻不敢舍怒又曰不敢舍怒者僅能怒人未盡反已不啻不敢者責已忘人見非忘是如乾坤之量藏汚納垢

此厥不聽

節

此字指趙哲言不聽則說言得入之矣人或詎說變置履實告汝曰小人怨汝言汝則信之虛誕之言信為實然安

南書

十人

百

望其皇自敬德且明為已慈哉君道以合容為量聞謗信是不念為君之道而厥心之禍隘甚矣二句串不寬綽正是念慮輕信必至加刑輕者罰之重者殺之人之受禍不同而怨上則同皆聚于人君之一身矣雖欲久享其國其可得乎○則信之則字是不察虛實之意○無逸之君勞心于民事自無暇計及于謗言且恐罪謗言人都符口結舌無有告我以善于民侯益有所妨故不敢也○監謗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決必至大潰不可收拾亡秦立謗木而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周公豈虛語哉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前言已盡無復他語曰監于茲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茲者監君子之居動而以三宗文王為法監小人之縱恣而以後主前紂為戒聽忠言而毋開怨詛之端聞謗言而切敬德之念是也

君夷

書序謂召公不悅周公之晉周公乃作君夷以明已志此亦千古難明之事矣今依蔡傳作召公告老周公晉

周公若曰君夷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晉之曰君夷之也稱名古人尚質也

燕世家紀召公為周公之同姓

南書

卷五

十九

弗弔天降喪

節

此五節言天命去晉係于老成人之去晉欲召公與已共保之也弗弔言天不恤設若天棄桀紂對弗弔降喪四句厥基就國祚說素忱只言天眷之隆若者未定之詞言其吉其凶都料不定言外意惟在人之晉不晉耳此意在下

文

嗚呼君已曰時我

節

緊承上說天命吉凶我固不敢知所可知者惟在賢臣之去留耳君曾有言自任曰輔君誠民以祈天命是我之責言猶在耳君忘之耶豈惟君有是心我亦有之當今之時

民罔尤怨違背天命者可安矣然天命無常今日之行安知不爲異日之威故我不敢便以帝命爲可安而弗違念天威之可畏于民無尤怨違背之日也我之心亦君之心也若此者何也蓋天命民心去就難必而機在于人朝廷有人則民心悅而天命固厥基永孚于休矣朝廷無人則民心離而天命去其終出于不祥矣大臣去晉係國家安危豈細故哉今君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子孫無人輔助大不能上教天下教民驕慢恣肆遐絕佚墜文武光顯之德可委之退老在家而不知乎○念天威念字內有番身輔君敬天民揚前光意不敢寧者保泰持盈也

南書晚詩

卷五

二十

四

天命不易

節

我于帝命不敢寧天威欲永念者何哉正以天命不易而難信也蓋天命不常或方來而即去或始予而後奪何所據而信之惟君有明德乃可以嗣守于不墜耳大凡繼世之君乃有隆矣天命者只因無人輔佐孤立于上終前人敬天敬民之明德不能經而歷之嗣而續之故天心厭

棄卒于喪亡耳向使輔助有人命豈遽墜哉此見召公不當求去○惟難信故不易保一直說墜命句泛言非指成王內有無人輔佐意經歷者身親踐履之也敬天敬民便是明德不可分恭德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

節

繼世之君得老成匡正方可以紹前休而保天命在今予小子旦夙夜在公久留不去豈真有格心之術能正君哉惟以前人文武敬天敬民之光德付于冲子之身使其事天治民一遵家法不至遐佚云爾我心如此公將無同乎

又曰天不可信

節

南書晚詩

卷五

二十一

五

承上言我欲輔君明德正爲獎固天命計也蓋天雖不可信而我之格天則有道有道如何惟又晉於此以輔冲子使寧王光顯之德延之于無窮則文王讓唐之命亦傳之于不墜耳寧王之德既不斬于其子則文王所受之命天肯還舍之于其孫哉有世德自然有永命此感通之必然者也我道即着周公自說武言德文言命不必拘泥延德即上經歷繼嗣意不釋有繼繼不舍意我道如此召公之道何如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 節

此下四節言商六臣之懇欲召公匹其休也格天格帝不

同天以編履言治化與天無間如商邑用協四方不式是也帝以至宰言治化克厭天心如典禮命討仰當無愧之意保衡者言保護王躬而天下悉取平焉不言治功格天之澤再四未艾也又王家就政治修明法度振舉說巫咸奉承宣化不負圖任之心甘盤論學訓志克起中興之業皆一時之賢臣也保衡即伊尹曰保衡者太甲尊之也太戊嚴恭寅畏治民祗懼宛然顧譏建中之家法矣治化淺深不在所重伊陟臣扈調和精稜之原故曰格上帝巫咸將順補益亮工熙載之事故曰又王家伊尹相兩世子陟又相太戊巫咸相太戊其子賢又相祖乙動望相傳累世

尚書疏訂

卷九

二十

五

台輔不以寵利爲虞不以君聖求退見召公之不可去也說命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則武丁得甘盤之助亦久矣或疑文武之臣不及太公武丁之臣不及傅說以爲非世臣者舊故從而遺之陋哉斯言築岩釣渭何損于名世豈周公若是褊歟太抵列敘諸臣必指優劣此俗儒陋見也

率惟茲有陳

節

茲者如格天格帝保乂王家皆臣道也六臣循性此道以事君陳力而就列不敢輕去故能保乂有殷國勢則安而不危國法則治而不亂也有殷保乂則殷先王之有德可知矣殷家之禮凡先王之有德者其升遐之日皆得以

配享于天而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不必總商祚說還就各君說爲是孔氏以所爲次如今年甲乙明年丙丁之謂陟遐也陸氏曲說不從○前講有陳却是玩之

天惟純佑命

節

商有六臣輔君故天之眷商純一謂有隆勿替也貞元會合自然英賢輩出俊乂充庭國家有人而實矣在內則百官之著姓者王臣之徵者莫不秉忠貞之德明致憂國之心而分歎念以相從是內之實也在外則微而小臣與藩屏之臣如侯服甸服之諸侯况又皆篤匪躬之義而奔走以趨事是外之實也惟此內外得人各舉其德以輔助君

尚書疏訂

卷九

二十

五

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凡有事于四方不專指征伐會同宜推開四方之臣民莫不心悅誠服至應侯志若龜之下若著之筮信而孚之也此六臣格天生賢之效也○孟子云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故以有人爲實六臣不在商實數內內外有人正是實處惟茲二句總承內外有人來作過文又字即又王家之乂輔助之意一人指成湯諸君孔疏以稱德爲君舉賢有事指發號施令脩錄之

公曰君奭天壽

節

此節欲召公休商六臣也謂天命至公其壽人國家使綿延長久者豈偶然哉以其大臣有坦然無私之德

于天祿能仰當天心而壽之耳如伊尹以下六臣皆能盡
平格之實所以保又商家久安長治歷年有六百之多何
其壽也及商紂嗣天位而崇信奸回播棄黎老國無平格
幾乃驟罹戡亡之威天豈私壽之乎國祚長短係于大臣
有無若此而君可去哉當置迫切之歸心為周家承久之
慮凡輔君延長世德繼續前光益竭力圖之則我周有平
格之臣上天必有凝固之命而國壽矣其治効豈不赫然
明著于我新造邦而與商臣格天格帝又王家之烈相為
光映也哉○天壽就國祚說平格就大臣說大臣與社稷
一體故不以一已為壽而以國祚靈長為壽平格二字串

尚書晚訂

卷九

二十

臣

平者不傾不側無低無昂其心一至公無私若繫之以矩
而受之以衡然平者天之道也故一平自足通徹于天而
陰培國脈此句泛論其理下二句方指殷說係又上補六
臣平格保而不危又而不亂正是天壽作自然說永念不
但又番不去為天命民心無窮之念也內有輔君嗣德不
遑前光意同堅固也命堅固則壽矣就周家王業說厥亂
只指國家景運昌隆太平有家說不必說到召公身上謂
身與國俱顯

王曰君夷在昔

節

此下七節舉周五臣輔君之功勉召公之匹休也割殷意

輕起下文耳申勸只是丁寧反覆之意非先勸文王重勸
武王也大命得于武王故從武王說起下文又題文王交
乃基命之主也

惟文王尚克

二節

言文王之聖尚賴五臣之輔修者承敘式化理而不亂和
者誼育善尚順而不乖主德教說養在其中以修為教以
和為養則不可曰尚克難之也亦惟重其事于臣也五臣
皆名世之賢或同姓而臣或應運而起以疏附後先以奔
走禦侮皆輔修和之澤者下文往來適彙教是也下文反
言曰君五臣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適宜布修和
尚書晚訂

尚書晚訂

卷九

二十五

臣

之常教則有君而無臣亦難致理文王亦茂德降及國人
矣言不能修和也
亦惟純佑秉德 節
此節有二說作推由說者純佑內藏有人而實意秉德以
下言由五人贊襄之功作一直說者純佑內不入實字秉
德以下正說有人而實意與百姓王人四句對提商實節
則後說為是且前方言修和亦惟有五人此處又何必重
倒說起哉提下節惟茲四人迪祿惟茲四人昭武王惟曰
則迪知天威云云非歸屬諸賢口氣況傳中亦未嘗指定
秉德之人必為五人經文原自明白但欲人實守便曲折

纏繞耳今訂于左

我文王有五臣往來迪教故天亦惟佑助之純一不雜而其臣皆秉持其德雖知天威天威者天理也惠迪則吉從逆則凶赫然可畏故曰威自人得之則為德威之降鑒在天而蹈履之則在人此秉德之臣皆灼見天威奉以從之不昧于幾先不爽于時運蓋蹈履至到矣乃即以此所迪知者昭明文王奉明命為紂熙之助開導而指示之俾不迷于所趨于是見焉而至德之光宣著而不吝掩于是言焉而至德之澤偏覆而無所遺于是聞于上帝焉而至德之精華發為馨香徹蒼穹而無間也惟是諸臣輔君之故尚書

二十

所以克享天心受有殷命哉不但撫方夏而已大統之集實基之此秉德以下不作五臣亦不說實而實之意自在其中○天威非禍淫之威迪知訓蹈履至到譬如人說某山某水佳勝終屬影響親走到那地方則知之真矣迪知天威正是秉德兩迪字不同上迪踐履也下迪開示也迪見冒聞所以昭之也見冒聞又根迪字

武王惟茲四人

節

有祿以上資臣以得天下以下資臣以化天下又受殷命而大統未集尚未有天祿武王惟此四人已也尚迪有祿奄有四海玉食萬方是大業之成也後及武王大奉天威

除殘去暴如乘康五十國之類凡來獻表者盡殺之惟茲四人又昭明武王使其德澤覆育天下天下蒙其澤大統稱頌武王之德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大化之洽也極言武王之典由四臣之功見召公不可去後者承前之詞不可泥定昭武王輔武王顯布其德也

在今予小子旦

節

王業艱難嗣君幼小子朝夕憂懼若游大川然茫然不知其津渡所在且豈能以一人獨濟哉予往暨汝與同心協力共濟此艱難耳嗣子幼小多未更事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五人四人猶恐夾輔者少奈何以天下事專責之我哉公去則事獨在我大不心也如果收斂退托不勉

二十

沖子之所不及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孤立者無助獨立者難前和氣不足以致祥天心不能以克享在郊之鳳且不得再聞其鳴矧日有能格于上帝而厥基永孚于休乎○若游大川二句欲召公共成大業小子二句欲召公共輔幼君輔幼君正所以承大業也二意串往字活看非自今以往收者收斂而去也不及只指成王不必入周公鳴鳥見詩卷阿之九章日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不聞隱去格不是四靈畢至指承命說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此節與平格節對言商六臣而以平格節結之言周五臣四臣而以此節結之茲字只指文王以下五節肆大也大監者視五臣之篤恭而思所以匹休念二人之弗堪而求所以共濟是也我受命以下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正見不可不監意惟休受有殷命尚迺有祿也無疆言美之大也大惟艱文王臣五人武王臣四人父竹子述君王臣佐見締造之艱難也此下要得傳中相與竭力保守意若欲獨潔其身不為社稷計長久則讓量福臨甚矣須謀寬裕之道以仰承王業而無以盈滿之懼累其心可也不然一去則後人無人指引必至迷惑失道矣

商書

卷九

二十八

我不欲後人至此故告君猷審也君不忍後人迷則五臣四臣可不匹休之乎

公曰前人敷乃心 節

此節偶王二句蔡傳板對竊嘗疑之杜靜臺云雖平而實有串意尚未駁之王損菴云闕本汝明勗一任偶王二句相對夾裂經文莫此為甚及查內府板句讀汝明勗偶王一讀在豐稷茲大命一讀足證前謬已駁之矣而所錄之說仍復如傳今陸寔府之說最佳訂錄于左

此述武王之顧命以感動之也敷布腹心盡言以命汝位汝為三公以為民之表率其付託可謂重矣顧命之詞何

如曰嗣王以幼沖嗣位汝當精白一心勉力以輔之不可使王孤立于上汝與之為偶其在冑乎宜者誠也信理而不信事信心而不信述表裡無二始終如一肝膽微而相通形骸化而不有一無所猜疑也由是載大命而行之竭方擔當不顧利害不憚重遠直前而行無所退托蓋心方信任之深則力自展布之盡矣註中耕字因偶字而及之取字因秉字而及之本文無有也奈何實作譬詞且牽強作對乎惟文王德二句正意以秉命處惟者思念也丕承者大以當之也文之德修和見冒是也不曰承休曰承恤者文以修和見冒之德受有殷命德不如文則我眷者未必不我威是有大可憂者也念世德以輔君而使文王之德于今為烈方能延世業以遠君而于無疆之憂仰當無愧也所謂信者信此者也所謂載者載此者也此皆武王垂沒之言顧可忘之耶○呂氏曰作民極置之具瞻以為民望也張氏曰臣者君之偶陳氏曰秉載也猶負荷也杜氏曰丕承無疆之恤天眷不轉為天威也

公曰君爽告汝朕心 節

此又即在已之忠誠以感動之其汝至天威氣脈貫串不降正是朕心所在註中敬以我所言通指一篇如天命得人而保商周得人而興王業之艱所當恤顧命之重不可

商書

卷九

二十九

忘皆是嚴與大者即天威之在嚴也天威在嚴則無平格之臣耳使不以嚴為嚴而去之則天威之在嚴者轉而在周矣其可不克敬以表前言監視嚴以無人至于喪亡大亂以大命我天威之可畏乎

于不允惟若茲 節

此言天眷之當答以天命晉之也言予豈不信于人而若此諄諄多詰耶亦以奉答天命在我二人有不得不言耳襄者成也王業之興文以五臣武以四臣而今日王業之成則惟我與汝二人而已二人已寡又可一人去乎汝聞我言諒有合哉亦必曰在是二人不容諉矣與篇首時我南書應訂 三十 相應即在已之意以度同然之心乃其任天下之重于將來之意天休就國祚就受命建祿是也滋至更進一步方興而未艾也文有五入武有四人俱弗愛弗戢今止二人即竭力共事猶恐不勝若何獨委之我一人哉且汝之求去不過以盈滿為懼耳以我計之易若以職業自勉其汝克敬德如商六臣之平格保父如周五臣之迪知天威而修請已者隆明我後民如商之明恤奔走如周之昭明惟冒而揚于庭者眾如是則具瞻在望眾賢和朝王業襄而天休答國家臻于全盛矣汝于此時推遜其位以事業什後人誰復汝集今猶未也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駕集時二人 節

此言前功之當終以民心晉之也上二句敘其所已然下二句勉其所未至駕集只指輔成王不必兼文武今日休指民罔尤違風淳俗美上恬下熙是也文王功以治化言休乃功之所致者不冒二句正所以成文功也言他非無臣而篤于輔君惟我與汝汝保受明德以誠和小民我不迷勤教以誕保受民同心協力交修其濟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民心大順萬邦咸和有卷阿鳳凰之歌有鳧鷖之醉之雅也我非周公自謂猶云我兩人耳休自我兩人至之則功還須我兩人成之不可怠也成王之時文功何以猶未成陳雅言曰此時商奄淮夷猶未靖故不言成蓋此休自文王佑冒西土以來積之素矣不可使及今而無成我與公共成此功而無怠可焉成之何如文為西伯治功冒西土足矣今既有天下則當廣修和之澤徧覆寰區由西土以及東方雖海隅日出之地無不服從功斯成耳不然化有一處不被民有一人不從其功猶為欠缺安得言成既未成奈何言去去者怠也懷倦勤之心則為解終之業能無深念乎鎬在西故舉海隅日出極東言之實包南北也不怠不出敬德揚賢二事

公曰君子不惠 節

諸雖合通篇而意只重上二節憂天命之不終恐轉為天威也憂民生之無賴恐變為尤違也所以諄諄言於天保民皆順理可聽

公曰嗚呼君惟乃 節

此召公已晉遣之就戡也向而不背順而不違民德也然如何斯向如何斯順其機難測非老成練達熟諳世故者不能知惟召公知之五方殊性千里不同風知字內有調劑聯屬工夫要理會亦罔二句不作論理證自可玩能字亦非善字只是有字之意言民罔尤違固有其始而小人難保當思其終及汝僭亡之民即誣訟訟獄之民大命不難保當思其終及汝僭亡之民即誣訟訟獄之民大命不

蔡仲之命

仲乃蔡叔之子蔡叔罪放而
成王以仲賢使封于蔡

惟周公位冢宰 節

記周公封而先敘其來歷先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為天官卿統正百官管叔蔡叔霍叔監紂子武庚于商都

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也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霍叔處管以兄而外處公以弟而內攝心必不能平故與蔡霍造流言以傾公及後罪人斯得則刑罔有所不容廢者矣但其罪有輕重以首從為差耳管叔率先倡亂故辟之殺其身于商舊都蔡叔罪次之故但拘繫之遷之郭鄰郭鄰中國外地蓋屏之四裔也然猶從以七乘之車一以制其出入一以供其役使霍叔又次之故但降為庶人降者貶之也三年之內不得與族屬相齒錄謂奪其爵祿三年後方齒之孔傳謂三年後復其舊封蔡叔之子仲能用敬其德教德下文忠孝是也周公先以為已之卿士及叔卒乃請命于成王邦之蔡焉周公食邑王圻得自命卿士若分茅胙土則公不致專必以成王之命命之通節重祇德一旬正其得封之由庸訓用不訓常蔡孔疏云叔之蔡在王圻仲所封在汝南上蔡未知然否

王若曰小子胡 節

此敘仲得封之由而飭勉之德即忠孝之德也但講詞只略合為臣為子之理而不必露忠孝之字率改着力說一串文王為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為子一日三朝鳴鳴問褒其德之盛皆後人之法程而尔父乃反之陰翊叛臣以擢王室顯造流言以害同枝敢為亂賊隕其家聲是何行

也小子嗣續祖德改父行克慎爲臣爲子之道豈不足嘉哉故命侯于東方不失茅土之舊也往就所封其敬之哉敬中卽舍下文敬天惠民慎初惟終盡職率中意爲得

爾尚益前人之愆 節

爾父之行在國非忠臣在家非孝子其愆至大爾庶幾能掩蓋之惟忠而事君以貞惟孝而幹父之壘前人之不美處都從爾遮掩真令子也然他人之忠孝俱是前者詒謀後者步武有所因襲爾則無所因襲創而爲之前人之迹多愆乃超越前人之迹忠孝自爾身始生于群叔之間不爲所染脫身自立是嘉矣顧國新難令終爲尤難汝當益加勤勵勉爲貞臣而不怠其忠勉爲令子而不怠于孝自爾作範後人奉以爲法忠立而後人之爲臣者取法焉孝立而後人之爲子者取法焉其垂憲不亦遠乎然所以垂憲處又不在他求只在率爾爾祖文王之常教無若爾父蔡叔違齊王命尼矣蓋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文祖素有常訓爾考助奸人而隳其臣節是謂何忠伐厥室而墮其家聲是謂何孝能循祖之常教戒父之背違則邁述遠而愆終得蓋矣○愚按蔡傳以克勤貼自身以垂憲貼邁述心所不解時講又以率爾二句爲申言用可謂二字引下改無若爲非若豈語意哉無若者戒之之詞非若者許之

之詞終以千里矣

皇天無親 節

此下四節皆盡一以告當教之事此節則告以享天治民之道也上八句泛論其理末句方勉仲德以修己言慈以及人言天無常親德則輔之否則去之矣民無常德惠則懷之否則離之矣德惠總謂之善然德惠亦多端故云爲善不同治者天親民懷也惡反是善不同而天親民懷則同惡不同而天去民離則同見善無一不可爲惡無一不可爲也戒哉者力于爲善決于去惡盡承天惠民之道是也

慎厥初惟厥終 節

慎初句虛下言思終則善不思終則害見當謹初也思不
是空思有作爲工夫受封之初天命之去留入心之向背
與夫創業垂統之計皆基于此故不可不慎思終者一時
之建立卽思爲永世無弊之計不困者保其社稷安其人民也
僅爲目前不顧後日凡所施爲草率不慎到後必無
下落如天去民離之意見得謹初方能善後思終方肯謹
始兩相因也以天民貫不妨

懋乃攸績 節

五句平看皆戾職所當盡也績指功業說懋績中有舉賢
能明政刑之事是勤以圖治陸降中有事大恤小之事是

和以交鄰蕃王室中有衛內捍外之事是忠以事上和兄弟中有情相親禮相接之事是恩以睦族康濟中有教以安民性靈以安民生之事是仁以撫民樹勳庸親與國衛天子安兆民而侯職盡矣兄弟即鄰國中之親者○一說首句虛泛指功業言下四句正是懇懇處看來亦是

率自中無作

節

自中者自有之中也天下之理莫貴于得中循無過不及之理率以周旋所謂率自中也先王之舊章乃中之成法所謂已然之中也後生小子喜事紛更多恃其私智小慧是今而非古故有亂其成法而不顧者爾其無然凡所施為一舉一動之舊章不敢紊亂是為天聰天明而中不變于已之私智也已吾身之法度乃中之定理所謂本然之中也誠謂邪說其言多甘而足以投人之意聽覽不詳每棄其忽聽而入之為人所謂誤惟紆徐審訂表裏畢陳不為疎畧是為真視真聽而中不淆于人之偏投也已作者引說進奇有故人之意詳者從容斟酌無欲速之心亂者紊其筆墨之迷誤者入于放蕩之場此四字俱要分明嘉者嘉其率中不致瑕玼而東土之封可保也○聰明貴于自然不貴于作者喜事之私心聽言不貴于速貴于詳詳者聽言之大法

尚書卷之十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出如甫輯

多方

周公攝政之明年淮夷又叛成王親征滅之歸作此篇

惟五月丁亥

節

奄管與三監同叛周公既作多士以告之矣及成王即政明年奄與徐戎復叛王征滅之還歸鎬京諸侯來朝周公又傳王命作多方以告天下是書作于多士明年之五月也丁亥是班師到周之口非自奄起行之日宗周鎬京也東遷後洛統稱宗周自武王誅紂伐奄以來蓋三加兵于尚書載訂

周公曰王若曰

節

此示以有過之恩也四國謂殷管蔡霍多方舉天下之民殷侯之正民者又從四國中摘出而專告之降命者殷民叛逆不常助奄為亂提法當死今所誅止于商奄不及殷民是大降宥爾命也爾字不獨殷民殷侯尹民亦在其中罔不知言當知此恩也知恩便當知感而洵洵何為哉

洪惟圖天之命

節

此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一篇之綱領也圖命指商奄說圖者如復殷鄙周邦之類是也寅念與圖度相及圖度是

妄下之私教念是保命之道大惟私意圖度天命肆行叛亂不能長敬念以保其祭祀言宗廟不血食也尚可不不知所戒哉上示之以恩所以感其良心此懼之以禍所以破其邪心○呂氏曰備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庸者廣今雖平殄恐餘邪遺疾猶在肺腑間竊發也故渙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前伐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大破群疑深絕亂本也

惟帝降格于夏 節

自此至尹爾多方十六節反覆明示以天命不可妄于也此節舉夏事告之欲其因桀而知紂也申以首句作一頭誣厥二句為虐民大淫二句為慢天攸聞句總承雖是明整但原經文參差帝之迪與帝降格又相應而殃民正是逆天處愚不主天民分看昔夏桀有罪惟帝降格于夏孔疏云降格謂下災異夫格何以為災異格者感也天不言以山崩川竭之類感動桀其其惡懼修省而桀全然不畏乃大其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無望行矣誕逸中有暴飲嚴刑意帝之迪不主恭儉視聽日用云說只就降格說如當時伊洛之竭帝迪顯然桀不勸也乃大淫亂因致昏迷終日之間不能少勉于帝之啟迪我者况望其惟日孜孜動循天理手不勸不恐懼修省改行從善也此

桀之惡乃備殷民所當聞者知桀之亡豈不可以知紂乎淫昏或訓作通于昏謂良心全昧幾希之夜氣不存仁兄之休惕都喪亦佳

厥國帝之命 節

此極言桀之無道而推其由于內亂不必以內惑女寵外任小人作對所任之失人總根內亂來內亂謂妹喜之嬖也妹喜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及國及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國命四句亦不必分慢天虐民承上文淫昏誕逸而更甚之多方之文散散說去便了祈天之道在于愛民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如日亡之說正其圖命虛恃天命尚書曉謂 卷十 主而妄為所以敢虐民而無忌忌食者民之所依以生也不克開民衣食之原凡奪民之財橫征其賦皆是崇亂蔡傳訓崇為增孔疏云崇重也嚴刑峻罰所謂重也既妨民依又戕民命究其因則始于內亂耳心為妹喜所蠱故不能喜承眾庶而遏絕民依不能大進于恭德以大寬裕其民而酷傷民命也恭乃恭承民命之恭如敬勞敬忌之意舒者裕也乃由裕民之裕仁君不外不富不務咎暴君不過厚飲嚴刑二者每每相反而已叨謂貪叨縉紳氏有才子號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餐叨即饕也憤孔疏云忿怒違理也大學身有所忿懣同叨必聚飲憤則窮誅與桀

相合故欽而用之以戕害夏邑也民不堪命如此天豈能容之哉

天惟時求民主 節

求主句竟着桀說不照註泛說桀之惡既不可為民之主天惟是為民求一個有德之人代桀為主而湯堪之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有夏而殄滅之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休也明白正大不以私意圖謀顯也此節重桀亡不重湯興

惟天不畀純 節

承上言天之于桀既亡其身又喪其國其不與桀者大矣所以然者何哉由其不辨君子而用小人也義民由義之民也多方之義民抱福國庇民之具真可以培國脉于無疆而疎棄不任志不待伸雖多何補所以有爾多方之義民不能長享天下而至於亡也此享字着國祚說非義民長享祿位之說其所敬之多士都是貪叨忿憤之人同惡相濟大不能光明以保安享養于民乃相與虐民嚴刑重斂使民無可措其手足明者光明曉暢之意不主明保其君說不為所包甚廣至于二字乃由少至多之意言士農工商百凡所為四向皆窳如耕者不得安于耕賈者不得安于賈士不暇治禮義工不暇作什器無一條生路可通

蓋為苦于征求之擾懼于法網之密故日不聊生也政暴民窮如此安得不亡此舉桀多士之喪夏以愧殷尹民之喪殷也○以義民以字稍扶持之意以義民不克多享昌氏曰如召來而饑餓來而渴也上下兩享字不同上享并君謂享用也下享着民謂養民也政暴民窮一直說不平乃惟成湯 節

雋氏曰此以上四節舉夏之亡以見商之所以亡此下四節舉商之興以見周之所以興乃惟成湯節上言天求此言民簡蓋天無心以民之心為心民之所簡者天之所畀也湯德足以得民故民擇湯而歸之豈有私意哉克字重看有克仁子惠之在斯有後君來蘇之民耳

慎厥麗乃勸 節

君道體仁以長人民之歸湯歸其仁而已仁者君之所依也湯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慈惠顧諟心依于仁以為化民之本子惠寬仁政依于仁以為化民之用故民亦箴劑於下而以仁自勸導循其德教勉為象德之民安受其法制求為法外之樂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石式見德君仁莫不仁其盡君道以化天下固如斯也

以至于帝乙 節
豈惟湯自是而後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皆能遵守家法

罔不於德則明之心體清明而所存一仁之全體本謂用慎之法度祇敬外所施一仁之大用宛然慎厥懼之風焉故亦克勸勉其民而象其德以自明外其罰以自愛者有同心也明德慎罰句對上慎厥懼句看亦克用勸句對上刑用句看陳氏曰上文乃勸上勸下也刑用勸下自勸也此亦克勸兼上下而言也

要囚於戮多罪 節

德明之而已慎罰之事非一端商王尤加謹焉要囚提起管兩邊與康誥同情法不可宥者曰多罪奸人倖免則刑所懲則過誤入刑者曰無辜使民失入則罔知自完皆非

商書

要囚

十

卷

慎道也多罪必戮不敢輕縱故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亦能用勸而民不敢為惡無辜必釋不致枉人故宥一人而千萬人悅亦能用勸而民爭勉為善何也以其一仁之流貫也呂氏曰赦而民勸猶可也刑而亦勸則有懲行于刑賞之間者矣仁是也恩謂有釋無誅則奸民益無忌憚反足為良民之梗譬如去稂莠者為嘉穀也此其所以為仁也錢氏曰二節三亦克不同上一亦克以後王對武王言下二亦克以罰對德言

今至于爾辟 節

上商先王以仁番統商移王世守家法積累維持天下清

安如此長久今至于爾辟終不能以全盛之多方坐享天命忽焉亡滅商誰咎哉弗克內有不能明德慎罰理均一多方也湯不階尺土其興也勃焉紂承緒世蔭其亡也忽焉無他仁與不仁之分耳

嗚呼王若曰詰告 四節

此四節言夏商之亡皆其自取詰告爾多方係承上言夏商之亡皆非天有心去之起下文自取之意雖以桀紂並言而意有賓主宜重紂邊下三節俱承此節而言

乃惟爾辟 節

以爾多方不必添出言學大違如酒池肉林男女裸逐之類國天如我生有命在天之類所有辭矯誣之辭煩瑣碎不一而足非眾人極口歷數之說孔氏曰惡事儘有辭說布在天下此節言紂亡乃所自取非天去之

乃惟爾辟 節

由紂轉說到桀凡所圖之政皆速亡之道而非享有其國之道所圖惡事多端故曰集聞斷也殷代有天下則斷矣故曰聞之孔氏曰殷是夏之諸侯故曰有邦此節言桀亡乃所自取非天去之

乃惟爾辟 節

又從桀說到紂只是反覆明自取其亡之意逸者以逸豫

之事爲逸也上逸快意也下逸縱恣也非君位本逸之說
獨索也男女裸逐之類何穢知之烝進也不向上而甘爲
下流也杜氏以宗廟不修郊社不享爲不烝未妥傳中以
怠惰訓之亦未盡天降時喪其亡自取天罰故馬三節及
殺言夏殷之亡非天庸釋之意

惟聖罔念作狂 節

此申言紂自絕于天亦非天庸釋之意惟聖二句論其理
惟聖惟狂以質言作聖作狂以品言聖狂不係于稟而係
于念不念念不是偶然一念然有工夫罔念者廢弛自棄
易得說允念者靈機發露方寸頓醒念之初有凝精研慮

南書曉南 卷十 九

之思念之時有端趨向往之力祛其蔽障化其氣質方謂
之克念由是從迷入悟破愚即明而上聖之聰明亦幾及
之矣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也
紂雖狂有作聖之理天寬假之五年猶冀其一念焉以作
民至而紂不能也據其所爲罔可念可聽者天亦安得終
留之也五年言其久爲湯盛德之故徘徊五年以寬之狂
而不念天其如紂何○或疑聖可作狂狂可作聖與孔子
上智下愚不移之說相左予曰此聖字淺淺者非大而化
之之聖也周官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聖者通明之稱狂
者昏愚之稱聰明之子多流于惡庸愚之子善返之而天

地之性存焉此類是也五年蔡傳既云必有指實又以孔
氏牽合歲月爲非按孔氏云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
之年爲五年夫經文所稱暇之五年其爲紂未死前之五
年何待辨說武王三年服喪二年觀兵示弱正與天服之
五年合豈得議爲牽合歲月也周家以天自處天之須暇
隱然謂武之須暇耳學者不可不知

天惟求爾多方 節

罔可念聽紂既不能爲民主矣天初意亦未嘗竟屬意于
我周王也從爾多方中求其可爲民主者大警動以稷祥
譴告之威以示亡商之兆開發其能顧天者作生民之主
南書曉南 卷十 九

而爾多方之諸侯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此所以歸于我
周也天豈有心于與周乎顧天訓眷顧之命未妥愚謂顧
天卽顧誕天之明命之意猶云發其能顧天理者昇王天
下孔氏曰開厥顧天人顧天也罔堪顧之天顧人也欲天
顧此人必人能顧天此意可以默會

惟我周王靈承 節

民不可以無主天望之紂而紂不改求之多方而多方不
堪惟我周文武善承其衆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如人情莫
不欲富則不平富而厚之不困人清莫不欲生則不務於
而生之不傷規畫有方施爲不吝善承其衆如此罔仁民

之德也此德舉之未易廢而文武堪于負荷仁政之所舉
施皆其力量之所充滿是誠可爲上帝百神之主也然天
猶未遽與之也天乃式教文武陰誘其最思若啓之行若
異之使我文武德日以新業日以盛用臻以休美志氣消
明義理昭著心通行利幾非在我有昌大休明之勢焉於
是簡于衆人之中昇以股命以正爾多方之不正者由此
觀之我周之天下乃文武以得德之天非得之商也多方
不堪于開爾未定之時乃適于簡界既定之後亦獨何哉
○靈承二句一氣說陸云承而曰靈察向背之端委曲以
迎其志燭無告之隱多方以慰其情是仁民之德也德最
難勝躬行或未盡粹粹矣或未潛孚于民乎矣或未淪洽
深入克堪者力行得到斟酌得滿也與神天者聖人參才
贊化天地民物皆倚仗之式教猶云天啓志氣清明義禮
昭著官欲止而神已行平時心力未及此而一旦會焉若
有神助者是天之教之也休就德之昌大休明說尹多方
正是典神天

今我曷敢多諂

節

此節舉有罪之恩以感動之次二節貢其遷善之實以戒
勉之教告簡與之決言以警懼之
多諂類從第二節起至尹爾多方舊只從非天庸釋節起

不必從總上文夏商之變而表周之受命天命之至公無
紂之自取皆是不忍陳敘惟以口舌代斧鉞是降命之見
也下文爾爾乃云云俱承此說四國孔氏謂商祚將終
爾曷不節責殷民以所當爲之事也忱裕二字舊傳早說
孔氏曰以誠信行寬裕之道呂氏曰惟詐故迫惟誠故祿
申說爲是天命舊傳俱指爾命說應見就殷民說爲是此爾
命字分明承降爾命來人之生命何者不本於天天於
順民其矜恤獨至日享日康所以歆動之也享者保其業
安其家庶者廣也不但保有其舊業而家門昌熾延福無
窮也蓋爾命雖降而終不安靖則爾命終不能自享自康
故勉其何不知此大介不必甚泥夫者修屏翰之舉介者
効奔走之遷又即夫介不必易說惠只順從不及備便是
不必說深了言直捷諄諄則中局促而不宏爾爾不一誠
相信無疑無忌今此舉坦蕩寬舒以安處于爾多方乎爾
何不夾輔介助保又我周王因以自保其家世而安享天
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當滿其宅停水日收其田今猶得
居爾之宅耕爾之田不失舊物其恩厚矣爾曷不洗心滌
慮順我王室安意于光天化日之下益廣天命將來之福
乎忱裕以處身夾介以事君惠王以保業此公道之所當
然者不可不勉也

爵乃節責其既往以警其將來言人皆自愛爾所陷者屢不靖自取誅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商紂無道天之所廢爾乃覬覦妄干不大安天命耶我周有道天之所興爾乃悍逆悖戾輕棄此天命耶爾等叛亂自作不法所以敢然者以爲志不忘殷義存恢復欲圖見信于正人以爲當然耶若果爾內則禍已上則逆天外則可信于假公濟私之士而不可信于通知天威之士其何可復如此也○中二句當一串說肩播卽是不宅一正一反意肩播以不大宅屬商亡以肩播屬周與未妥傳中亦未嘗分註我惟時節上三節責之以善此節懼之以禍教告以語言訓誨之也戰要囚但殲渠魁以警懼之而不治餘黨也東征有誥多士有誥今又有多方之誥是教告之再三也三監叛淮夷叛成王初政又叛皆征之是戰要囚再三也但不必分只見屢次意爲渾然總見宥命之恩之大不用我降爾命言饒了又及不免所當爲不戒所不可爲也大罰殛之直行斧鉞之誅并治餘黨之罪前日宥命之恩不可復望矣不康寧不仁而好殺也與央之之詞

王曰嗚呼猷告爾

節

自此至末八節言殷民之遷善其責在殷士也有方多士三國之遺臣殷多士武庚之遺臣有方帶說重殷多士乃

昔有位于殷而今無職於周者我監是周所設之官以監洛邑之遷民者殷多士奔走臣服我之監已五年見非一朝一夕也人情久則相孚事勢久則宜定尚可及側不靖哉臣只是受其約束之意非君臣之臣

越惟育胥伯

節

胥伯正是三等入胥如大胥小胥伯如小伯大伯教職也正如黨正縣正治職也殷民時就拔其繼而授之職共長治遷民者也與上文殷多士不同與我監同臬指化民之事竭力盡職化導殷民使無反側是能事之臣也傳中奔走臣我監亦又句經文所無不必補出申直解亦不入此

自作不和

節

此承上罔不克臬而言和身睦家正化民之臬也自作二句以身言而本之心爾室二句以家言而本之身二和哉昭本文只言身家註添身心二字須暗合爲妙身和者視聽言動無不循理而萬如溫如乖戾之氣潛消是也家和者父慈子孝兄弟恭尊卑內外情相親而分相遜是也欲身之和而不必求之身也欲家之和而不必求之身而己欲家之和而不必求之家也提其所以表正家人者和之而已茲不于教業上用功而于根本處着力以和導

和自爾蓋基遂徹爾邑之民化得逆為之順惟德有恩相
愛燦然有文相接庶幾于維新之化昭昭之治矣人臣以
化民為事治至于克明始為不負所職而克勤化民之事
者也民化然後職盡着力說○細玩經文語意自作不和
該着殷民說言殷民不肯和靖及側動搖惟爾和之謂化
導之也然殷民看爾樣子爾室先不睦如殷民何故爾室
不睦惟爾和之謂倡率之也如此則上下同和為邑明矣
爾職亦盡矣高明哉之

爾尚不忘于凶德 節

不忘二句一申說不必承上文來作未然看亦勉之之謂

爾尚不忘于凶德

卷十

十四

孔氏曰怨惡為凶德言頑民叛亂善怨惡其凶德雖可畏
爾却不要畏忌他若持一長心便化他不成了爾但穆穆
然端凝肅恭尊居乃位永冠則正瞻視則尊自然民望之
而畏心生即之而息心息矣豈可反畏他乎已正矣而無
助却又不可爾邑殷民雖頑豈無出類拔萃能弼身睦家
者乎須簡閱以謀介助則翼贊多人而邑之克以益無難
已凶德且化何畏之有

爾乃自時洛邑 節

此節勸之以休也言殷士果能和身睦家正已小人爾乃
自此洛邑可以長保其業力啖爾田此保業一節也豈惟

此哉夫亦爾身自時洛邑而後天又一作也言爾天哉
我有周亦大介爾爾王言由者爾多王夜夢爾拔入為
王朝之官又不但此爾果能崇爾爾事即大僚如卿相之
位亦得任之此得清又一休也職事能勉三休倍至爾處
士寧無美心乎爾田爾正之祿田治田曰畋畋謂錫之
福於謂田之罪介者伯也爾德之意資者或賜之金帛或
賜之土田王庭之官由外而入內大僚之官由早而陞
俱是介資處所以欲勸之尚爾事亦指和身睦家端已用
人說尚者崇重之意

王曰嗚呼多士 節

爾尚不忘于凶德

卷十

十五

此節重之以威也我命王命爾爾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說
勸勉也不能勉信我命是爾不能盡職以奉上矣爾不能
奉上則洛邑之民亦效之爾上不必承而奉之轉相背逆
爾惟放逸偷安惟爾僻不正大違康王命也如是則天
威斷必加之惟多方自相操取所致非天之尤也我亦致
天之罰從爾於他處雖遠爾之鄉土雖欲宅爾宅畋爾田
豈可得哉探天威是失天命也致天罰是失君也雖爾土
是失業也何為而不戒哉此節俱與上節相反然文氣一
貫下探字可玩九物深藏而索之曰探見自取也天威爾
降災以禍之

王曰我不惟多詰 節

既云不多詰又云祇告上文勸勉之命成何文理亦自相呼應不來予謂篇首云我大降爾命後又云大降爾四國民命則此爾命可知矣猶云我惟爲爾之命恐致誅戮故詳淳然敬告之詞煩而不殺耳觀下文又曰則無我怨豈不益明白乎按孔氏曰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意與眉見同

又口時惟爾初 節

商禋之事往矣今日正爾自新之一初猶不能敬于和則必誅戮之怙終不可復赦降命不可復遜爾自取之無我尚書晚節 卷十 十六

慈也和字不必以和身睦象來纏擾只是安靜不致便是和敬者欽然勉爲和也捐多士說託中民字勿泥

立政

此篇以用三宅爲立政用人之綱領故以立政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 節

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爲本而任人之道知恤爲先通篇重知恤二字周公會群臣進戒成王方在班列行拜稽之禮而口中自言拜稽欲王聽其言也成王嗣君位上爲天子之子則有承天之責下爲民之王則有治民之責嘉謀入告臣之忠也寧能默然已乎其有所啟告矣告意在用人

勿露只是師群臣告不必熟周公自己群臣承公意用成

戒于王歷敘左右五等之官尚未及當謹意而周公卽爲發明之要議當謹一意已藏在戒字中雖未盡其說已置如于言表矣此必先得周公之旨或相議定不然何彼此呼應如出一口也王左右近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皆臣之尊者議政而在左右者也不可以匪人參也三事外有掌衣服者曰綴衣有執射御者曰虎賁此乃臣之親者供役而在左右者也不可以便佞與也只如此開闢說開天下安危開君德成敗等意留在休戚內講群臣言未竟周公卽進尚書晚節 卷十 十七

之曰美矣此官位尊者統率百官而天下之安危係係誠親者統領群僕而君德之成敗所關豈不美哉但尊者易以疎親者易以狎求其始以倖進爲憂而精簡必庶常之士然以易退爲憂而信任無話言之忘不過一見于禹湯再見于文武可多得哉見天子王當謹于斯官不可不知恤也休字不在榮寵上見其休乃在職掌上見其休又要知係安危關成敗是一意係百官賢否關群僕邪正是一意準者平木之器法欲持平故以準名刑官綴衣綴帳王衣服之官不準謂虎賁氏以武力護衛王者三宅進見有時惟綴衣虎賁居而張設行而護從則父與王處最親

且益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知
恒無知明任專二意用當之意亦即在知明中不必分作
三項

古之人廼惟有夏 節

此二節言禹以知恒與桀以不知恒亡也昭行知恒之道
惟夏禹爲然當其時地平天成萬邦作乂王室可謂大威
矣而禹心不自滿也以爲天工之曠節所以棄大而欲亮
天工非倣效不可於是多方招徠而測度位以尊事上帝
民天民也與後其治之事天事也與後其理之法天法也
與後其守之若此乃所以敬事上帝也顧後又伏于窮若
君門達于萬里非大臣之難與爲之禹惟以顧後爲心故
禹之臣以薦賢爲急凡士有九德而見諸行者旣迎而知
之且誠而信之乃敢告教其君曰小臣于此拜手稽首于
我后矣居后之位亦知盡后之道乎夫后子賢非顧之貴
而宅之難德不稱其位非宅也位不安其身非宅也必於
此九德之行可爲常任者使宅乃事以措注經綸可爲常
伯者使宅乃牧以安養百姓可爲準人者使宅乃準以守
法持平其才與其位相稱其身又與其位相安清忌不生
四體展布斯之謂宅也如此方纔成得個元后倘夏臣不
能廼知忱恂而徒謀人之面貌更以爲大順于德而宅之

則三宅之官豈僅有賢者乎而禹之臣不然則禹之知
見矣○大觀指治道之隆說如文命四敷是也若執玉帛
者萬國職貢賦者九州是以國勢說亦不妨顯是招呼其
來不必說知明任專廼知者知之真忱恂者信之篤不平
知真然後信篤也宅者安其位而行其志也謀面以下反
言以足上意作周公說不作夏臣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
任用賢校而所用惟泰德之人故絕世無後大兢之業不
可保矣此欲嗣王之監于有夏也

亦越成湯

二條

此二節言湯以知恒與桀以不知恒亡也知恒之君首惟禹
及成湯亦然自諸侯升爲天子於時天之光命若與禮命
討悖庸章用俱大脩治整飭赫然昭著于天下世已稱極
治矣而湯心未已也乃以得人爲憂博求賢哲與之共理
其所用爲三宅之官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其所稱爲
三俊之士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見任者與儲養待用
者皆得其人所知極其真如此然不徒用之而已又心中
嚴密而思一語一言皆注意而不忘凡所行之事又大以
爲法式一政一事悉遵從而不悖是以當時三宅之官見
在位者得以効其職而宣布無遺力也三俊之人儲養待
用者得以著其才而講明無餘蘊也任之極其重又如此

是以賢智奮庸登于至治而邑近矣其情未易殫而用協
教化淡洽無有參差則純之至也四方遠矣其勢未易偏
而不式見德上之德發乎邇見乎遠四方大法之盡入順
治則大之至也用協丕式以治効言見湯之能知恤也陟
字輕不釐作已然說不作着力與夏之大競相對上帝之
命無過典禮命討中有許多光彩故曰耿命堯即宅簡拔
之精也克即俊評品之當也惟以心言嚴訓密不訓敬式
以事言俊未設施則法其議論一串不精神相契故思
所行所議允當故法克用句緊承說克用者湯能用之也
傷者偏爲爾德丕式者觀法大同傷者豈丕式武者豈不
傷五文也不論淺深大小見字着湯說謂法上所見之德
也受德強暴故不能知恤而屏棄賢人惟進任刑戮以凶
暴爲德之諸侯與之共國是外皆匪人也乃惟衆習諸醜
以縱逸爲德之小人與之共政是內皆匪人也以惡濟惡
如此又安望畿甸用協四方式德哉是以上帝震怒敬致
其罰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天命而盡甸萬姓焉
甸者井牧其地尺地莫不入我版圖以任貢賦也什伍其
民一民莫不歸我統馭以供職役也此節重商亡不重周
與井牧春秋傳曰井衍沃牧濕臯按田制一夫百畝故百
畝爲夫九夫爲井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以

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
其民入之什伍又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五
十人爲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亦越文王武王

節

此下至丕基十節皆言文武能知恤也三宅已授之位則
因其行事知其用心蓋宅之所設施皆心之經綸所布也
三宅有是心文武亦有是心以心契心若克而知之云其
三俊未任以事則因其議論見其立心善俊之所談說皆
心之底蘊所宜也三俊未任以事則因其議論見其立心
若灼而見之云耳其意之明如此由是以克知灼見者
敬事上帝立民長相敬事上帝云者內將敬崇之心外修
寅亮之實事天事也承天以理之民天民也承天以子之
法天法也承天以守之所謂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也立民
長伯云者提綱以挈領居內以倡外民事未治也先天下
以理之民生未安也先天下以子之民多犯法也先天下
以守之所謂體統立而下行有所寄也其任之重如此俱燕
宅俊兩邊在內此節只說知明任重專字意尚在後克知
亦灼見灼見亦克知無甚分別只就已任未任上發揮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此下五節皆得人之盛承上文知明任重來吉士句通貫

上下文上自王國內而都邑外而侯國遠而處於歷其
官見皆吉士也立政二字只帶三宅說曰事曰民曰法皆
國家大政而政非人不立三宰之官則所以立之也任人
準人牧夫只開開列其名不可轉及職掌職掌在三事內
若立政之官有任人馬有準人馬有牧夫馬何所為哉任
人以理事為事準夫以守法為事牧夫以子民為事也此
百官之表率庶務之紀綱蓋得之克知灼見而以承天治
民者也繳得人意

虎賁綴衣

節

七樣皆侍御之官列職于王朝者虎賁執射御以衛掖庭
豹書晚訂 卷十 二十二

綴衣掌衣服以供帷幄趣馬司園牧以備法駕小尹領輿
臺以供法從左右携僕則交相維持以供奔走百司若司
表司服之屬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天子與大臣相見不
過數刻而已朝夕周旋惟此輩最親且又有遷魯輩陶之
寄有潛移默化之功得其人則正君更提失其人則盡君
不難待見其名蓋其重也要見是內百司百字庶字所該
甚廣孔疏曰周禮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養正良馬
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官也左者從王携持器物之僕謂
寺人等也百司庶府王等契府藏之史位列王宮有遷魯
輩陶之寄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勞故特見其第耳

大都小伯

節

都邑之官凡六等大都之伯公之采地小都之伯卿之采
地表臣百司呂氏以為外府司服之屬以見上自司為理
臣亦是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携僕以扈衛親近而見
藝人如卜祝巫匠恐其興淫巧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
諱惡公是非而見尹伯以體統相維而見至於庶府以為
冗賤人所易忽王先王駁之更曰財用出納所關極有理
當從但都邑在王畿之內大都小伯謂之都邑之官是矣
太史之類何以亦係之都邑此傳之未妥者也庶泉也這
此泉官莫非常德吉士此一句通指上三節冒下兩節

商書晚訂

卷十

二十三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言諸侯之官皆得人也承庶常吉士一從王邦教司
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是三卿總理侯國之事者亞者卿
之貳若小司徒之屬旅者卿之屬官即下士也所以分理
侯國之事者職守雖列于藩封名位實通于天子故敘其
名言無非常德吉士也

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此言王官監于諸侯四夷者皆得人也亦承常吉士夷字
卽下尹字總承微盧烝是夷之三國北毫蒙南毫微西
毫偃師是商故都是諸侯所封守阪地險不必遠齊五

之間皆有之不止一處不可云七國於其所皆設王官參錯治之所謂尹也○微盧烝謂之夷則可三毫商都可以爲夷乎蔡傳於四夷之上加諸侯二字正爲此也總不如更曰封疆之官爲安夷字止貫三毫阪屬內地有何不可或者求其說不得乃曰此非正朔不加之夷費多少幹旋又卑官敘于尊者之前或外官錯于內官之列當時不知何意總之只言文武用人凡大小內外遠近皆得吉士而已不計其他也○以上五節列文武得人之盛見文武能知恤之意

文王惟克厥宅心 節

尚書卷十

卷十

二十四

五

承上言文武得人之盛何以能然哉由知之明用之當且任之專耳三宅之心固皆一德所涵也但彼自有心我未必能知乃文王則能其三宅之心彼之底蘊我心種種具足故彼之衷曲我心在在洞知肝胆腎腸合而爲一不待兩心相質而我與三宅原未嘗有兩心其所獻所効者固吾洞鑒中所自有也以意潛通而知豈有不真以精相契而信豈有不篤乎夫惟能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役有德也二句一直夫人君豈不欲其官之得人哉惟此之權度未精彼之分量未徹故位置之間人官每至于相失也我能其心則品量精當投之而無不符合受之而

無不堪勝立常事克有理事之德立司牧克有子民之德其有德者即昔所稱三俊者也猶云俊而有德者三克字俱重首一克字尤重惟能其心故知其心如惟聖人能知聖人之意不及準人亦偶遺之不必補去人文每每如此

文王罔攸兼 二節

二節

此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庶言政教號令也庶獄刑也庶德財用之出入兵戎戒備也三宅俱有不必分屬三宅至此以治民故曰有司牧夫言通鑑傳云有備是用命也否者違命也訓者用則獎勵違則斥勅罔攸兼者不以身與其事而代之爲也天下事最忌掣肘以上侵下則疑忌生而賢者不得自盡故無所兼也有司計事若計有司則不勞而事集矣罔敢知之心不出罔兼之外特就中極形察之耳不可平罔兼亦有不同如授人以事直信其力量做得下不消我兼管則此心亦自然放得下不消去查點若我所任猶在且信且疑之間莫其了得又恐其了不得外邊雖屈意不相侵而此心自然有所掛慮矣此隱曲中事誰得沮之今日不敢知生於不必兼來正恐知之反有所誤也明能燭爰書而不敢用計能籌錢穀兵戎而不敢聞正以其才堪任使無勞於知也

亦越武王 節

節

此言武王能知恤也功以除殘去暴言謀以規畫國政言
又德以撥亂反正言容德以容民言言又德容德一人
而兼有之經文緯武出將入相皆文王已用之三宅也文
王昔嘗用又德之士載禍亂以安天下武王率循文王安
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所用之又德益拯民之急必資勳裁
揮霍之能故美邦劉敵之臣卽向之戡黎伐密者也又嘗
用容德之士謀善政以治天下武王率循文王治天下之
謀一惟從其所用之容德蓋圖謀之遠每藉寬洪弘大之
器故經邦阜成之臣卽向之修和怙冒者也不改父之政
亦卽不改父之臣則能克知灼見于始而罔兼罔知終
端可識矣勳臣之贊佐者既久述作之重光者又休是以
惟此丕丕之基文開其統于前武集其成于後而並受之
也豈非知恤之成效哉不替與從正是信篤任專罔兼罔
知之意而克知灼見自在其中以並受丕基以又德容德
也詞有抑揚重武王此爲妙

嗚呼孺子王矣 節

呂氏曰物莫不有所順水順而下火順而上有湮之而不
下譬之而不上者終非其所順也陳雅言曰灼知厥若者
明于知人勿有間之者誠於任人成湯之克宅克俊文武
之克知灼見皆灼知厥若之謂也成湯之嚴惟丕武文王

之罔兼罔知皆勿有間之之意也焦氏曰時謂治民治事
之時杜氏曰知恤中有三意而總爲二目一克宅一克綏
繹知明用當爲克宅用專爲克綏繹但用當之意或連在
知明中或帶在任專內不必拘拘文武以知恤與而孺子
嗣文武之丕基可不加文武之用人乎總自今王其於立
政之官若立事若準人若牧夫謀之貌不可也只謀之心
亦未盡也當能灼知其心之所順益人之爲善有不願爲
而爲之者此強也有樂爲而爲之者此順也勉強爲善不
過金飾于一時未有久而不變者真箇砥節勵行出于性
靈之所自較此爲中心安之者矣如此却是表裏裡如一
終與始如一乃纔爲真正君子知人知到此方纔爲精察
神識既知之矣且任且不任與之職而復望其肘彼又將
畏首畏尾何以展布此時當大乃使治撤去猜忌一無拘
繫使彼伸縮弛張無不如意于以相我所受于祖宗之民
和我庶獄庶慎斯爲任之重矣顧事權重則諛夫之忌口
易興而聽不聰則昔日之肝膽或變故於委任之時又勿
以小人間之蓋君子正做得好時又却被小人從旁裝點
許多不好敗壞之則其所相所和者豈能終乎故賢君訪
書盈篋而不問青蠅滿棘而必驅真待任人之要也知人
加厥若二字比前又密知中藏得用之當意丕乃俾亂乃

任之重也然事字意亦卽是重字意不啻拘泥開字是以
說言離間意非是以小人笑于其間

自一話一言 節

任人不可以小人間之矣顧間之得人者生于君心之疎
也欲說言之不入須于念慮思維之間專一而後可一話
者論一事也一言者吐一詞也其爲時幾何而人心之隙
密可於此微之自一話一言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
我所受于天子祖宗之民蒼人常情始非不繼也久則漸
矣又久則忘矣卽禮貌雖未衰而意向已不相屬小人之
乘隙而中之者此也惟處心積慮終思此彥而不忘故出
詞吐氣專向於賢而不背耳彼小人雖善諂其能間此絕
密之主哉通節一氣說下一話言不忘包進于此者舉又
民不及獄慎下節又止言獄慎不及受民大抵此篇三宅
之官有全言者有舉其一二者有變文者不必拘拘也

嗚呼予旦巴受 節

此總結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謂知恤之說
所以事天者在是所以治民者在是上蓋爲君之道而達
開基業之隆言之美莫過是焉予旦所受于人今皆告孺
子王矣孺子爲文王之子孫武王之子孫而可不知所法
乎彼庶獄之允不允民命關焉庶慎之備不備國計係焉

夫既知而任之矣豈可復有所無有所知而以已誤之哉
事由中制則下有不不得展之憂若以應失則事有不精宜
之患安得無誤也彼自有當職者庶獄則付之準人惟其
所鞠獄焉庶慎則付之常任惟其所謂鞠焉則微慎自理
而微言之告爲不負矣庶獄準人乃當職者庶慎常任乃
當職者所謂正也或云微慎三宅兼有之非是勿誤二句
一正一反又是當職者治微慎不遑成王治當職

自古商人 節

此又申言知恤之事立政一任事收準三項竟宅是知明
用當職之用當不但不夢以能人有才堪理刑不固以兵
才堪治兵不固以養之意人與位相宜故得安于其職也
克細繹是任事不間以人不誤以己令賢者得展盡底蘊
如治絲然引其端緒則芬而愈出絡繹不斷矣克宅如禹
之廼知忱恤湯之卽宅卽俊文之克知灼見是也細繹如
禹之宅乃三事湯之嚴惟不式文之罔兼罔知是也此其
所以使天下之治也不外天事理天民安天法正夏之大
競商之丕釐周之丕基並受用此道也作效說細者引其
端也繹者絡繹不絕也作玩繹說非是或云由 繹其
心大非

國則罔有立政 節

此又申前勿誤二句國部夏禮周自古為國無有立政而用儉利小人者益儉利之人其言論便給足以聳動聽聞其機智巧捷足以惑亂心志所存所行都不順于德萬一用之彼得據天下之事權必顛倒乖張將國之元氣日涸人之心術日壞世道從此崩隳人君其何能光顯在厥世耶繼自今於立政之官勿不可用此儉人其惟常德之吉士得之灼知之後則極其委任之專使得勉力輔相我國家勦者着力之詞相者轉也謂國家不外牧民治事守法三者如是則吉士無不展之期朝廷無不顯之效陽德力亨承其國于昌明也何有

今文子文孫

節

三十

呂氏曰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其一止曰庶獄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蓋獄為民命所係國命所係導運善氣祈天永命此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亦獄也故挈其尤重者獨言之尤當加之意也曰文子文孫守成尚文故曰文也文子文孫見有繼承之責儒子正見居天位之尊勿誤者任已意以聽斷或憑私喜私怒則刑罰必不中民無所指其手足不惟誤有司是誤民也王勿然也必問故焉因敢知可也彼有司之牧夫是吉士之為三宅者也惟什之有司之牧夫專其任而責其成凡輕重取舍一聽之處

分則刑無不當矣勿誤屬細辨一達而克宅意亦不可脫○庶獄刑官也牧夫養民之官也言勿誤庶獄而委之養民之官殊不可曉讀曰牧夫於民為道豈事人於民為道乎或又曰事法三宅中兼有然舍其當職者而別任何也平曲說也唐孔氏曰勿誤于泉治獄之官當慎刑有司之牧夫主養民者豈得賢教而開說有理但文氣又直下此必有缺誤

其免詰爾戎矣

節

三十

周公恐承平日久兵荒而起豪奸人作難生靈塗炭故懷條于詰戎兵師詰戎兵尤刑之大何拘泥甚乎治戎兵如欲精者是誣且於庶獄戎如數乃甲冑器為兵如鍛乃戈矛之類未盡以字緊項詰戎說方行三句又緊接焉述說至海表周不服正所以勝之也蓋焉謂成五服外薄四海澤教訖焉焉述之所至華夷之界限存焉備威靈不振近生不孰而外有不處焉述焉矣夫今惟武備整飾德威起焉却將焉之舊迹自此葬之旁行天下至于四表無不畏懼警服殆盡人而囁于國威也勝字不必說過于焉焉述所到德威亦到便是勝了服者遵其政教不敢梗也誠如是也而德業之感何如哉文之耿光先四方而顯西上今

今其德輝益昭灼宜著若親炙之于今日矣豈非聖文之
平武之太烈清四海而定天下今舉其大業益張大振厲
若發揚之于今日矣豈非揚武烈乎國威之壯前緒之繼
胥係于戎兵之詰可委日時平閱兵恐疑于生事而不請
平克詰即張皇六師之意非便用之也時其簡閱比其什
伍熟其技藝整頓其軍容如是而已漢武窮兵黷武海內
虛耗宋祖孟酒釋兵國勢削弱故好兵不可銷兵亦不可
詰兵所以彌兵銷兵所以召兵王氏曰古者詰兵乃有國
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戰陣講于蒐獮威略寓于巡狩會
同但恐承平日久或至廢弛故周召皆有詰戎張皇六師
前書曉諭

卷十

王十一

王十一

王十一

之告非黷武勞民也以是吐國威消奸宄繼前人德業
急務也倘以兵為諱目就廢弛一旦有警則倉皇無措矣
禹迹所到東漸西被朔南暨訖華夷異宜各有界限中國
世守之後世有燕雲之地棄之夷狄卒貽中國無窮之害
於是知周公之意遠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

節

知恤之道實萬世建官之法故周公併後王戒之欲傳
家法也立政即三宅之官常人常德之士其惟中有知
明任專勿門儼人意

周公若曰太史

節

命太史書蘇公殺微之事為後世司獄者法也武王時
念生為司寇小大之獄莫不由之獄莫不能教故能重民
命以延國命蓋民者邦之本刑當而民無冤則太和之元
氣培而國家之脈亦永此用刑之極功而萬世司寇之
鑒也後之為司寇者於此取法而有愼焉以國家之條列
用其中罰蓋條列有輕有重而輕其所當輕重其所當重
乃為得中蘇公以敬由獄後世以慎法蘇公慎即敬之見
諸事者也治小罪引用輕之條列而適得乎輕罰之中治
大罪引用重之條列而適得乎重罰之中如是則敬爾由
微宛如蘇公而王國延長終賴賴之矣太史其書之以昭
前書曉諭

卷十

王十一

王十一

王十一

來世哉○敬字內就有列用中罰意長乃長短之長只主
國脈說不必立異茲指蘇公之敬獄有愼慎刑也中乃酌
中之中非子莫執中之中太史書之補前補後俱可
周官

孔氏曰成王即政滅淮夷還歸錫京作周官言設官分
職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

節

史臣記成王訓迪百官之由成王為萬邦君盡撫綏之道
侯甸之諸侯以時來朝者則巡守其土而察其政治四方
之諸侯其有弗庭則征伐其國而討其不臣巡非慢遊所

以布德而施惠征非黜武所以去暴而除殘無非爲安兆
民計也以故六服中之群侯素忠直者固于旬于宜以廣
一人之德化不忠直者亦來享來王以奉天子之德成其
誰敢不承順周德而自外于臨御之中者乎德意遐暢四
海治安外攘之功舉矣於是督正治事之官爲端本澄源
之計焉以爲官者天子所興其治而惟此治官實綏民懷
侯之根本也有官而體統未明或有侵越之患有官而職
守不盡則有怠惰之虞內且未治何以倡外故從治事之
官督而正之專有三公而三孤爲之貳分有六卿而六十
屬爲之承紀網振肅上下不敢以相侵官守恪恭功業不
至於廢墮綏民承德之盛度可維之于無窮矣機萬邦甸
輕巡征平看莫中江欽重四征說據孔疏成王從討淮夷
商奄歸以設官分職之法號令群臣使知立官之大旨則
專重征弗庭其是但綏民畢竟要總承承德即承此綏
民之德意謂皆體君心以安民也六服甸侯男采衛并王
畿爲六服不及鎮蕃夷三服九州之外故畧之也督正者
一督其明體統一督其修職業非治人無以弘治化所謂
蓋嚴內治之修也

王曰若昔大猷 節

此成王董正治官之詞大道之世唐虞夏商是也未亂就

亦克用又廢敗亦無不和其國亦無不寧此夏商是官之
效也若此者何以謂然哉明王以上政之官不惟其官
之多惟在得人而已唐虞惟百無非三德六德之美曰俊
曰乂之類是前儒信無非惟賢惟能之人即宅即俊之士
取人立政之要故和字用乂之效臻也其人賢一足以
當百其人非多不足以滋擾可弗辨乎

今予小子祗勤 節

建官國致治之要而修德又任人之本倘予德不足以繼
先德何以率群臣修職業哉昔堯舜禹湯皆有盛德以爲
取人之本故予小子敢勤于德夙夜孜孜猶恐弗逮即思
前代之建官得人者而時顧之建官以施行于以訓教
於建官或示之體統或示之職業庶幾凡治制于未就邦
保于未危而和寧用乂之效亦可臻矣○陳新賓曰立政
而官惟其人爲政在人也訓官而祗勤于德取人以身也
祗勤夙夜不逮正是勤履訓迪即董正自史臣言之曰
董正自成王言之曰訓迪其實一也體統職守不分爲是
舊以立太師十節爲體統有官君子以下爲職業然則爰
理寅亮政教禮利率屬倡牧阜成果何物乎益職業正在
於體統之中而體統不紊乃所以盡職業也分之非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 節

官莫重于三公而歷代沿革不常名位不一今酌為定制故曰立太師以道教誨太傅以傳德義太保以保身體名雖不同均為天子之師稱曰三公取無私之義也三公居一人之下冠百僚之上尊莫尊焉不敢煩以職務惟朝夕坐而與君論道所論者何道即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道也天地間惟陰陽二氣而已道則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邦之兆民莫不稟此道以生邦之政治教化莫不循此道以行顧其理精深而難明得三公論之于天子之前如何為邦治邦教如何為邦禮邦政邦禁邦土如何則陰陽和調如何則陰陽德伏凡其所然與其所以然之故莫不一一闡明之君心開明曉暢即以公所論者與六卿施行之凡政教禮刑等事區處各得其宜兆民各得其所是之謂經邦也此邦字正與家宰六節六邦字相應經即經綸之經所謂理其緒而分之也邦中之事井井有條整而不亂經政即所以經邦於中有哉成輔相之意焉道既明邦能經民心和於是乎天地之氣亦和蓋氣氤氲醞釀對酌參贊自然氣機調寒暑時五行順布四序節宜陽無愆陰無伏矣不曰陰陽變理而曰變理陰陽謂以民之和召二氣之和也宜着力說論道乃所以經邦經邦乃所以變理是一套事此二句言公職之重不

論語

卷十

三十七

論語

卷十

三十八

何

格二句言選之當精惟其人者必其道全德備知天知人然後任之論道有格心精意變理成格天事業這樣人品豈容易得苟非其人寧缺之也○立字貫下八節論道只是啟沃君心而涵養君德之意自當不必纏繞經邦變理即是論道時事非有兩層工夫民負陰陽之氣以有生受陰陽之理以成性故民生遂民性復即可以均調二氣也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

少師少傅少保

節

三少特處公之下卿之上而無所附屬名之曰孤取無朋之義也時講云化者天地之用即道之發育者也天地者化之體即陰陽之成位者也弘化非有加於論道只是於三公所論者就發用處闡揚廣大之耳寅亮在弘化上見化無一處不達便是天地之體無一處闕塞故曰敬明也愚謂三公論道經邦至于陰陽變理而化豈有不弘待孤而後弘耶蓋弘化即經邦變理三公已弘孤特貳公弘之耳貳者副之也陪之也天地之化生物成物自無而有又自有而無此一陰一陽之妙用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也弘非廓而大之之謂乃暢而無滯抑之謂也雨暘時若寒暑適均民無天札物無疵癘豈非化之弘乎只此亦可見天地之亮矣天清地寧各昭其覆載生成之職是為

非直位上位下已也敬者是三孤敬也天地雖以形言而寅亮依舊是敬明其化育之事祈者參天兩地是予一人之責不但貳公且弼輔君也○弘化即三公之論道經邦寅亮即三公之燮理陰陽造化無為弘之者人使天地之心遍于庶類各得其所若乾坤上下無一闕塞不通之處而六合為昭所謂寅亮也又曰道者化之體化者道之用陰陽者氣之流行者也天地者形之對待者也化待道而後行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者非不弘化弘化者非不論道而燮理寅亮亦非二事也所以如此立文者以見公論于前孤弼于後其道相成云爾如以道化為公孤之差

論書統訂

卷十

三十九

冢宰掌邦治

節

公孤天子所以調精稷之原而無所治者也治萬事則六卿之職而冢宰為之長馬融云冢大也鄭玄云山頂曰冢是宰相之職天官卿也邦治以吏事言而禮教政刑悉該之雖與五卿並列而此實統之由百而歸六由六而歸一也統百官二句舊王平愚意串看為是蓋百官所以分理四海而簡用則在冢宰統內有會官聯肅官計之意知選

用賢能明其黜陟是也四海習尚不一風氣異宜均者統百官調劑之使各均平如因俗為政一道同風是也均四海非百官不能統之則在冢宰耳

司徒掌邦教

節

司徒王夫家之徒舉地官卿也治眾莫重乎教五典親義序別信也布此五典以訓擾兆民之不順者使歸於順也擾非強人也呂氏曰馴習而熟之撫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之謂○陳氏曰擾者馴其自然而導之即舜典在寬之意○日記曰司徒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田里樹畜之制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荒政十二以聚之禁事十有二以登之無非教也教豈一端已哉稽天家之集冢會萬民之卒伍辨征伐之施舍要皆寓吾道德之意是以舉世安于法度分守之內父詔其子長帥其幼何莫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後世政教分而民生日用之常無復道德之意矣

宗伯掌邦禮

節

唐孔氏曰宗廟也伯長也言為宗廟官之長也此乃春官卿也上句王祭祀說下句王正名分說或通指祭說不從禮莫大於祭又莫大於分治神人者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牲帛祝號之中節是和上下者

于吉自貢軍嘉之五禮辨別其尊卑等級使上者不陵下者不僭不致乖亂所謂和也呂氏孔氏都如此說傳中樂之意亦不消得

司馬掌邦政

節

司馬主兵政國家之事莫非政也戎獨謂之政者所以正彼之不正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統字內有二意平居聚眾則蒐苗獮狩咸屬其教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咸屬其指揮由是奉行九伐之法以誅天下之凶殘肅將四征之盛以靖天下之禍亂使強暴者不得肆其弱者賴以安所謂平邦國也此夏官卿也○按司馬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殪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平謂平其亂非均平之平

司寇掌邦禁

節

此秋官卿也職主肅殺不曰掌刑而曰禁者傳所謂禁於未然也好惡之情隱而難知故必推鞠窮詰以得其情示不敢輕也暴亂顯而易見則直斷而行之示不敢縱也民知所禁庶不至藏姦作亂矣然則禁也者其先王制刑之美意乎

司空掌邦土

節

蓋冬官卿之職掌邦之上居四民者土居學農居由工居肆而居廩相其陰陽之向背審其水草之甘苦度地而居之使得各安其室廬也時地利者天下之利何者不生于土田有稼穡之利山有材木寶藏之利澤有魚鹽之利乘四時之所產而取之故日時也司空以工而兼農故地利不止五穀云按齊語云地能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又馬融云冬官掌百工器用耒耜舟車之屬與此居土居民全不相富蓋冬官亡漢儒不知其本而以考工記補之故也正案又於地利中入修溝渠說

六卿分職

節

此節非是總上文之詞乃由內臣說到外臣也六卿各有所掌如邦治邦教等既分其職矣而其下各有屬官六十員若大夫若士又所以承六卿之職而分任之者六卿各率其屬盡當為之職或修政治或興教化各領而為之于以倡在外九州之牧使州牧亦率其屬各盡所職標準在內視效在外各承其流各宣其化內倡外應使阜兆民各安其居各樂其生而底于治化之功阜成二字時講俱以教養分對愚謂宜串說阜者厚也德澤未至于淪澌治庸不足以言厚治化不臻于雍熙太和不足以言成惟上有

澤仁故民生厚民衆厚澤故大化成此極治之象也皇
威乃着力之詞不作效說光民燕內外

六年五服一朝 節

此節亦成王訓迪之詞對內臣言取外臣之法也卿牧倡
和固有體統然不繼以朝巡之制以振肅之則歷歲既久
豈無有雍滯不達者乎豈無有廢壞不修者乎非大一統
之規也今立爲定制六年五服諸侯一朝于京師以述所
職又六年天子乃以時巡行于侯國以考其所守之制度
于四方之岳制度似宜照註以協時月等事說但於上文
不關切且協時同律云云總亦不出六卿所掌之中故卽
以政治教化說亦可也考者察其何國奉行惟謹何國怠
惰不修追其來朝於方岳則大明黜陟之典如格遵制度
奉職安民則加地進爵以勸之如違背制度不職殃民則
削地貶爵以懲之庶乎六服群辟罔不承德而阜成之治
幾矣時巡以上定朝巡之期考制以下詳時巡之法皆所
以控馭外臣以應六卿之倡也不詳述職之事重在取臣
敬也孔疏曰據叔向語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言
五服爲侯甸男采衛以要服路遠故略之也十二年王一
巡狩如舜典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
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此

觀之則周之十二年並非以典衡養而徵求之煩乎世之
升降徒可知矣

王曰鳴呼九族有官 節

上既示政禮有分職之意此因勉以居官守職之道曰九
族有官守之君子若公孤若卿士尊卑大小不同莫不各
有所主之職也其敘之哉訓後敬明欽之于論窮政治教
化欽之於分掌而不可忽也欽司何如其在慎令乎公孤
卿屬所司不同而欲以其意旨宣布於下不無令不可前
也須要詳慎酌人情之便不便酌時勢之宜不宜量其可
行而後行之焉本不然故雖令之未清能從者也本之未
從是反之也其可哉夫上之行令如流水之不可壅也
至于五何也私故也以一己之私不顧天下同然之欲其
誰能信而懷之必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欲出一
令爲民計利害若利于己不利于民則勿令出一令爲民
計又遠若利於一時不利於日後則勿令如是則是惟無
令令則風行草偃信之如著龜仰之如神明其誰有不敬
信而懷服者乎人心服從生于此心之信當人心又原於
合天理以公滅私則純乎天理矣是言教之中有身教在
也真精所乎何往不動欽司之道曷以加此○官指公孤
卿屬五服九牧不與焉慎令正所以欽司勿平今出句說

其理反非令不堅確朝更夕改之說乃今之不當衆怒辭
嗟行不去之謂也與下凡懷相反不信不從則逆而不
行矣何以行不去私而不公故也故公之一字是慎令之
道而允懷之基也滅者言私絕淨也滅字允字皆須勘破

學古入官

節

上節示以出令之道在乎公此節示以圖政之道在乎學
學古三句欲其酌古典常二句欲其準今蓋今法或有所
未備故酌諸古古道不可以盡泥故準之今通古今乃爲
全學或曰典常可師矣又何必引古裁度三代而下有大
事大疑公卿集議引古事裁決此爲酌古若律令每事以
相宗成法爲主此爲準今故開說兩不相妨也厥官以上
勉其務學畜疑以下戒其不學不學面墻申畜疑急忽茫
事惟煩申欺謀荒政極言不學之弊如此也古人有已然
之法皆聖帝明王之所垂示者以之議事徵而可信故必
學古於入官之時如仕而優則學意及至議處國家之事
轍後古以證今裁度其可否於是所行之政都無差錯矣
昭代有常行之法乃文武之所講畫者以之守官正而同
缺又須奉典常爲師法之資監于成憲遵其舊章慎不可
以喋喋利口輕變時王之制以亂爾之官守也政不迷官
不亂此皆從學中得來也若不然而弊可勝言哉漢天下

之事者在心志之隔明苟疑而蓄馬情然之果安能生慮
縱有謀焉亦敗道也蓋天下之事在精神之振作苟怠且
忽焉倫安之夫安所設施其所爲政必荒廢矣若此者不
學故也人不能學古又不能師今如正牆面而立然舉目
無所見不明則不行使之治事必周章失措欲左而牽於
右欲前而却于後何其煩擾也而欲謀之無敗政之無荒
得乎

戒爾卿士

節

上總告有官者此申戒卿士以立功業之道也功業指六
卿所建明者言功是要其成而言業是就一件件積累而
言天下惟志足以帥氣故志立而功崇天下惟勤足以集
事故積勤而業廣志不恒奮發乃立志遠大不卑陋也志
先期做到唐虞夏商和等用又之功力與崇字關切業者
爲之有次第者也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三歲有計是乃
謂之勤然制非果斷有時而廢勤非果斷有時而倦故欲
功之必至者之廣又在能果斷果者確也斷者決也確然來
然以爲必可爲必可成無牽制無休歇以崇功廣業何難
之有不然一念猶豫且前且却志動虛用而終蹈後報矣
故勇以強之所當貫于志勤之中者也○此節乃一套事
尤要有大志然後日日勤勞積累迫其允實自然勳猷超

車不可不果。果斷是志動時，勇以勵其氣節。三達德之意，豈志動了？又果斷哉！此自無難解，而呂氏添「幾」二字，便令學者無可理會。建功而曰當幾，猶說得去。若積業乃日日工課，如村當幾？豈日日幾會不可失乎？此其說之難解者也。王先王以南渡之事，旁喻幽旨，終謂未然。愚竊磨之，為山九仞，是崇功也。今日加資明日加善，是業也。積漸而高，是業之廣也。平地上何為忽然要做個山？是吾志要做也。何為逐日加資？是吾勤也。然人之志有時衰，此偏不衰，勤有時倦，此偏不倦，是吾果斷決然，固成不肯休歇也。此亦甚明白。何必當幾二字？○後舉非後患，謂難于功之崇業之廣耳。若論到後患，則王先王南渡之喻當矣。

位不期驕

節

此戒鄉士以處富貴之道也。位不與驕期，而驕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至此。常人之情，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然恭儉非可以聲音笑貌為也。惟世味日淡，而素心澹然，可以對余影而無慚，始為實德。倘艷其德而竊其施，縱不侮不奪，其驕侈猶在也。惡得為恭儉？祇以載偽而行耳。聲音笑貌可假，而良知獨覺難欺。故曰：無載作德，二句正形容。惟德恭之矜持，近于拘，而挹損養志，正以矜持為安舒。儉之收歛，近于迫，而中淡全真正，以收歛為寧泰。作偽者巧，儉

者端於心，勞苦得之，參差失之，肺肝故曰：目拂邊旁，在心。上說休拙在外，邊說此節不可說，保實貴便與患失相似。須有斟酌。

居寵思危

節

此申驕侈之戒。又提出一畏字，以見不可不務實德。意居寵二句，一氣說。寵，祿位也。危，失其祿位也。惟畏誠于恭儉，非畏失祿位畏，載偽而勞拙也。弗畏作偽而驕侈也。入畏則危辱至矣。上二畏字，以競業之心言；下一畏字，以危辱之禍言。陳新安曰：利祿與危辱為憐，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假何政？驕侈乎？愚謂高爵厚祿，天子之寵眷也。天子寵我，豈以資我之驕侈哉？為國家之安危也。思危者，計宗社之莫安。鞏基圖于磐石，也不顧國家之安危，徒逞一己之矜肆，則國危而臣之祿位亦不保矣。可畏哉！若患失而畏，則與鄙夫奚殊？毫厘千里，不可不辨。

推賢讓能

節

此申戒鄉士以薦舉之道。謂國家之政，欲其理不欲其雜，其機係於庶官，而其原又由于大臣。若大臣肯推賢讓能，無人形己之嫌，無我妬人之意，是大臣有休休樂善之量，而庶官亦皆起師師敬應之風，同寅協恭和氣，藹然而政事之理可知也。苟其不然而妬賢嫉能，妨人之進，則庶官

莫不互相垂爭更爲排擠不和矣不和則其爲政也各逞
胸臆制不酌古典不師今其龐雜也無疑矣大臣一身其
所關于國家豈小哉不惟是也并大臣自己之職其盡不
盡亦在於斯所舉者能其官果賢果能人與官兩無負此
非斯人之能也大臣以引類爲職而知人善任若此非爾
之能而何苟所舉非其人不賢不能人與任而不稱此非
斯人之不能也大臣以覆餗爲羞而同惡比匪若此非爾
之不勝任而何稱舉之賢否乃開一已之賢否可不以公
而以私乎○大臣指六卿廢官指大夫士卿之屬也惟賢
三句作對非不可而經文原頌挫似乎散做爲是能就薦
尚書晚訂 卷十 四十一
舉得人爲盡職說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克盡而無愧故曰
能也或曰庶官之修職雖曰庶官之能便是大臣之能亦
是

王曰嗚呼三事

節

篇終爰申戒之三事卽六卿成周雖分六官而所掌卽予
民理事守法之職故呼三事大夫者卿之屬也官以位言
政以職言卽政治教化官必有政而亂政卽所以廢官勿
平以佑二句亦申以字承亂政來統而言之不過欲勸君
以安民耳以阜厚化成人謂承者長久也無數就民之說
周言萬邦之民被安康之澤者親附愛戴無厭心也康之

又說戴之亦久與層層累累漸成寧用又同效董氏以無數
指萬邦之寧說不從

尚書晚訂卷之十終

尚書晚訂

卷十

五十

尚書晚訂卷十一

明金壇史維璧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助如甫輯

君陳

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治下都此其策命之詞鄭玄以君陳爲周公子葵初王氏力辨其非其說甚長

王若曰君陳 節

成王命君陳而先叙其德之美德而曰令形容德之粹美也孝恭卽是令德孝以事親言恭以事兄言惟孝句起下文之詞蓋家國一理惟孝子親又克恭而及于兄弟必能施于有政以親而仁民以齊家而治國因其所已然逆知其能必然也敬哉舍下文師保意講推令德以教民養民而化此東郊之衆也孔氏曰成周周之下都東郊或周之邑治頑民不可以急惟不言而飲人以和者乃可居之曰孝曰恭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昔周公師保萬民 節

敬之何如不過法周公以爲治耳昔周公治下都之民順常道以教之化誨訓飭無不備有若師然撫國事以安之呵護愛恤無不周有若保然不以法制而以漸磨其德深矣故當時民懷其德尊之親之中心戀之何日忘之有膠結而不容解者今爾往居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但當慎

其所司而已慎司無他周公以師保之道垂之爲訓乃

日所行之常法也不可別立教條以駭民觀聽以公所以師民者師民以公所以保民者保民昔日之訓益勉力發明而光大之惟此下都之民自將翕然嚮順安靜帖服與周公之特無異矣言將以懷公者懷君陳也懷就中心繫總說不必說及而思慕主生時說康常卽周公之訓以師保之道立之爲訓也或以下文至治馨香四句爲此訓非是慈昭勉力申明之意民懷民又雖有叙已往期方來之不同然其爲效則一而已

我聞曰至治馨香 節

上文慈昭之訓是以師保之通作爲條約以訓民此明體之訓是言感通之本由于明德以訓治民者分明是兩件事說欲強而一之所以齟齬而難通王日記其中江俱不主此說今訂于左

夫訓民而至於民又其治至矣其感深矣然豈無所本而可以空言陳述致之哉周公之訓亦有之我聞其訓曰善治之極禮樂明德度乎天清地寧民安物阜宇宙間純是一團協氣薰蒸透徹自有一種馨香發聞足以感格神明然馨香豈真有聲臭哉廟堂之芳馨令聞問闢之欣欣色喜卽馨香也若祭祀時黍稷之芬芳特羞神之具耳何足

爲善天下惟此明德誼諸心而其體昭明達諸政而光輝
宣著其發越處之精彩便是神明之靈爽存焉惟德動天
至誠感神固自然之理也夫感神豈待祭祀時哉聖人云
丘之禱久矣意可知也周公恐人將馨香認做黍稷之芬
故借黍稷以形容之明其所感格者在此不在彼也有黍
稷無明德神且吐之矣斯訓也推其本于明德極其妙于
感神乃有道之訓也今爾治周公之民行周公之法舍周
公之訓將誰式哉然不可忘心焉之也明德之量無窮至
治之馨難徹神明之降降難乎逸而自安豫而自逸皆怠
心也一念怠斯德昏而治虧矣故必惟日孜孜精神常奮
不懈

商書

卷十一

三

澤勵常勤日新又新斯可以明明德于天下由是以發
香由是以格神明又何難于敷民乎感神不必定指祭祀
時說式時不作慈昭之實無敢逸豫操存涵養無間也能
法此明德感通之訓斯能昭師保萬民之訓○獻訓則獻
訓耳別添精微之名周公之訓多矣豈其他皆粗淺者乎
且亦非成王之口氣也故前講不入此二字

凡人未見聖

節

欲由周公之訓慎無若常人然凡人未見聖則想慕之至
若以爲不克見及既見聖正好日加蹈行之力以慰企仰
之懷而苟安如故又不克由有二病妄言曰亦如此耳無

甚奇也有不足由之心焉卑者曰彼絕德也吾安能勝之
有不敢由之心焉此無他皆安于逸豫故也逸豫故理不
足勝私志不足師氣而一念奸德之良索然萎薈此常情
之通弊也爾其戒哉今既親見周公之聖矣又不由周公
之訓則與凡人奚殊故當戒也所以當戒者何也爾居民
土其鼓舞倡率猶之風然民居爾下其承順聽從猶之草
然天下未有風行而草不偃者豈有上行而下不效哉爾
由周公之訓以端風化之原則民亦由爾之訓而成草偃
之勢矣能識德化之速如何不戒常情之偏風草只論其
理民之從化若此之易見周公之訓不可不由也

國政莫或

節

此示以國政致艱之道政即師保之政周公昔日之政大
體雖不可易而時與勢殊亦安能無所變通乎天下有萬
世無弊之道而無再世不刊之典苟因時會通更化善治
雖周公復起亦若是而已乃所爲善由訓也然以今日而
欲酌聖人之政不以爲變常法必以爲作聰明豈容易哉
莫或不致其艱可也莫或蕪小大說是件件之意非萬一
之謂也艱者兢業慎重不敢輕舉也政有當廢謂法久而
廢生政有當興謂時移而稱便此中必有至當之理而內
執已見外徇人言皆非也先出入反覆與衆人共商量計

議其廢者果然有害否其興者果然有利否若舉言同又不遵行也又本自己之獨見深思而尋繹之自付曰衆言不出教同乎廢興可必萬當乎其見其當廢當興然後行之外參輿論之同既非自用內精一己之慮又不苟從致艱如此而政安得不善出入或曰出與國人入與僚友更是廢興非是大壞極弊改而更張之謂如周公時當謹若君陳時當和中變通其謹卽是廢濟之以和中卽是興

爾有嘉謀嘉猷 節

此節斷然作勉君陳說傳引或曰之註及呂氏三註謂成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何所據乎又葛氏議成王良願之說爲失言夫成王望人臣之納諫將順期已德之良舉有何不可宋儒好議人是葛氏之言失也○謀以一事言如益贊禹班師之類是也猷以大道言如禹陳克桀之謨臯陶陳迪德之謨是也謀必有道猷亦有事互文也不必說從師虞同緯得來內以謀猷成君德外以將順揚君美俱就君陳說臣人謂臣於人者此句開一步成若時謂臣皆如此忠順惟良貼入告一邊謂君德粹美惟顯貼順外一邊謂君名顯著有益於君者大矣○斯謀斯猷雖臣之謀猷然聽者君之聰也行者君之斷也非我后之德而何豈敢攘爲己物乎又良顯成就臣說亦可

王君陳惟爾 節

此節最難說者在寬和二句舊作對謂合弘屬寬然不一於寬而有節制者在該寬而不縱平易爲和然不驟然而舒徐不迫以和之故和而不流此易明亦好說然二句文法顛到故生諸家之疑馮開之云寬行于制之中制不出于寬之外所以和之也然又不可陵節而雜施必假歲月以磨之緩程限以俟之乃可以淪肌膚而冷心志云云夫以寬制俱爲和則所爲從容者是又何物也予以爲和卽寬之所致從容卽制之止苦得中疾徐中度者下句從上句看出從容與漸次不同今之繩人太急者云姑緩其縛緩登漸次之謂哉此可以得從容之說矣不先不後不疾不徐却當其可也寬和入師保意亦可上文作威以刑乃寬和之反勢以權柄言法以刑罰言作威以自逞言削以擊斷言有權則可以自逞持法則可以擊斷故戒之也不訓謂規模遠大也不必粘猷訓來勉而明之曰格昭法而守之曰式推而廣之曰弘三訓三樣各不同也奈何拘拘一轍乎○唐孔氏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今開大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于民卽是開揚而大之也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一味因襲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奮然期于光大之僅能不替

殷民在辟

節

此下六節反覆言寬和之實上三節以刑罰之施于罪人者言下三節以教化之施於平民者言

在辟乃建政教而犯刑辟者在可生可死之界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可徇君以生殺而惟其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不是辟有定與君相反要看得活○辟有四句連牽一滾說方好言辟也不要聽我省也不要聽我惟酌之中道可生者生之當死者辟之一斷以理此節爲下二節之綱處犯罪之殷民不可有所偏乃寬和行于刑罰之中者也

有弗若于汝政

節

此示以辟之中也弗若政治之而不順也從保一邊說弗化訓教之而不變也從師一邊說傳中刑之可也句訓上辟字非過文然必刑一人而人畏服後來無敢有犯刑者乃刑之乃字正是辟之當意是辟不徇君而惟厥中也止辟刑罰中有教化也

徂于姦宄

節

此示以宥之中也徂是慣習之義姦宄以凶惡言徂習凶惡爲之不知止也敗常如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如敝化奢

羣之類奸宄闕天下之安危就保一邊說敗亂闕天下之風化就師一邊說三細者姦細之細非三犯中有小罪之說三犯俱是大罪安得有小者乎三等姦細均所不宥所以絕惡源也是宥不徇君而惟中也辟必止辟宥不輕宥正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爾無忿疾于頑

節

以上三節專言殷民之犯法者處之不可偏此下二節專言殷民之未化者待之不可刻○此節又是下二節之綱領是不若于政不化于訓由胸中蒙矧而然非怙終不悛者比此當徐徐教導故不可便忿疾此緩于懲惡待人之洪也一夫是化而未全者有片善即亟收之不求其全美恐求之備反阻人爲善之心此速于取善用人之恕也此正是寬和處然無忿疾而非縱其未化也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也有制從容寓乎其中矣無忿疾下文忍容是也無求備下文簡修進良是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

節

此卽無忿疾于頑也忍者外力制其忿疾之心容者內包涵而忘其忿疾之念忍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有濟者含忍之極民心感愧天性自然呈露而吾之政教得有成功謙上之政訓得行下之風俗成就二意或云不至激變生

亂非也小人怨言皇自敬德容也有容則此心之德含弘廣大有天覆地載氣象故曰大二乃字不同上難之之詞下自然之詞有濟在能忍之後德大在有容之中俱兼師保說忍且濟有容而民豈有不化者乎林氏曰勾踐于吳太王于狄恐也使其不忍則越公矣其何以濟湯之于葛文之於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孰得而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

簡厥修亦簡

節

此無求備于一夫也修是力田安居務職業者以保言良是和身睦家敦行誼者以師言簡只是分別好及不必說是簡書隱語
卷十一
九
到表宅里殊井疆此時正要行寬和之政遽然移之郊遂屏之遠方可乎旌別乃成終之政尚未到此也只是彼此不相溷人不得以不修而自掩蓋其短是之謂簡也分析明白修者固益自勉不修者亦知所愧而勸于立功矣進者拔而用之也人孰不欲占一命以自榮而良者猶是不肯亦猶是人孰肯勵行哉惟進一人焉拔其良則良者既以爲善而得福不良者亦將望福而爲善是以良爲鵠以進爲招罔不赴也率者以此倡而鼓之使欣慕也所謂舉善以教不能也人如何不勵行修者不求備其皆修良者不求備其皆良此正寬和之政而微寓善善惡惡之意以

寬和之作用有制而從容非漫無所可否也

惟民生厚

節

此欲看陳端化民之本也惟民之生其性本厚忠信厚然乃與生俱生之理有時乎澆薄者則物欲之所移也然其本厚者自在也要民返薄歸厚則在好不在令蓋空言非所以率人而正已乃可以正物令之則違上有好者下尤甚焉人情大抵然也爾可不慎所好乎爾能於五常之理敬之于心而實有得于其身中心好之躬自蹈之是能謹所好矣好德則民從德矣不親者變爲親不遜者變爲遜由澆薄而還淳厚民風若改換一番然民變則世道升矣教化行而習俗美耳目一而心志同熙熙乎大道之盛哉治而至是則予一人得以垂拱于上膺受多福蓋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非予之福而何其有爾亦大有休美而名譽光顯蓋臣能化民以福君萬世而下稱良臣者舍爾其誰非爾之休而何敬德同于明德民變同于民懷允升同于至治膺福永辭同于馨香之感寬和之政于是乎成師保之責于是乎盡而周公之訓不其弘乎○惟民二句言民本有可化之機連上二句言化民當有身教之實敬典句正是謹所好時乃二句正是從所好厚與好俱以五典說德者行道而得于心乃精神踐履之實非聲音笑貌爲

也實之感人提于梓鼓故民變而世升說升字不必云周
公世降只是化行俗美人有士君子行便是升了橋云成
一個好世界也予一人三旬期之之詞永有辭只帶在臣
中省又一轉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鄭玄云回首曰
顧言臨死回顧而為言也古人君之崩者多矣何以成
王之崩紀之獨詳呂氏曰經三監之變故也余曰同姓
公卿有監於流言而然歟

惟四月哉生魄 節

維書

卷十一

十一

劉歆律歷志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皇極經世
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未知孰是始生魄四
月之十六日也不憚疾甚也天子疾曰不憚曰不憚曰
登遐曰晏駕不忍斥言也

甲子王乃洮頰水 節

洮洗手頰洗面也禮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因疾
病不能故但以水盥手沃面而已相者蓋王疾病下人扶
右師人扶左是也被冕服以袞冕加王首以朝服加王身
也憑倚也倚玉几以為安也呂氏曰甲子去歲十一月耳
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托之言淵奧精明臨衆之

敬不以困憊而廢素定之理不以垂歿而昏

乃同召太保東 節

上嚴發命之禮此召聽命之臣太保至毛公六卿也師氏
守王門虎臣虎賁氏近臣也百尹正官也御事有執事者
庶官也同以王命召重其事且昭太公也註中領字皆兼
官為字皆專職高官兼攝下司漢世以來謂之領畢公稱
公而班次在後以六卿為序也按王肅云彤彤姓之國餘
五國皆卿畢公名高毛公名鄭皆文王庶子

王曰嗚呼疾大漸 節

維書

卷十一

十二

不待言也書未諫也嗣不謂嗣續日記直作嗣君極是
著者非難也謂下文五節是也

昔君文王武王 節

此言文武創業之艱也昔我先王文武後先相繼能明其
德文以繼之敬宣其光於前武以繼之宣其光於
後知日月之代明然以其德顯設于政治之間用能定民
之所依使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各得其所而養道立矣當
既宣之後又陳列五常之教條以開示斯民使之相親相
遜曉然于人倫之理由是西土之民被教養之澤莫不服
習安于其教而不違焉惟西土之民習而不違故風聲遠

被用能達于殷邦同一服習之美其感孚之遠有如此者
民心所屬天命攸歸於是大命集于我周而一統之業成
矣○光就德之發用說其鹿就安養說陳教就教化說但
不可作對讀一串講肄訓習則肄就西土之民說達殷就
天下之民說肄不違句作過文文作于前武繼于後由近
及遠由人格天創業豈不艱乎

在後之伺

節

此叙在已守成之難也上天之命予奪無常至爲可畏故
曰天威愍迓者戒謹恐懼惟恐天命之去先事以迎之也
文武大訓是述天命之可畏以啓佑後人者嗣而守之不
敢昏昧踰越正所以敬天威也不可以敬天法祖平看

今天降疾

節

弗興力億也弗悟神昏也朕言上二節是也艱難者祖宗
基業之重付之元子欲保而守之不墜前業此非可容易
爲之明朕言欲其協力保護弘濟者渡至彼岸不覆溺也
言保此基業于無疆中含迂天威守大訓之意又要體會
下二節意講如馭民懷侯修身正心是也但不可太露

梁遠能通

節

此正弘濟艱難之事遠邇指民言小大指諸侯言梁民梁
之不用劓而用懷來之道邇民能之不置之度外而馴之

于歸化之歸此所以馭民也朕邦有小有大勳者乃
之使得自立大者易退勤之使不放肆此所以馭侯也此
言皆天子之事敬而保之則爾等責也安勸分屬焉安
不必云小邦大邦中俱有安勸

思夫人自亂

節

厥儀舉一身之則而言思字有味此句雖泛說其理而責
成元子劍之意已躍然于言外不必如時講中關添出死
元子云云便非語氣細玩自見蓋其意以冒貢非幾則必
不能亂于威儀故一氣說下耳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
有動作威儀之則自古明聖之君端拱而天下治惟穆穆
在上而已德盛養到自然動容周旋中禮倘衣冠不正瞻
視不尊而徒求治于人其何能治之有故我思之身者萬
化之原威儀一治將君正莫不正矣然心者九身之主也
心有幾焉其動最微其關于善惡最喫緊一念入于非幾
而欲求威儀之治難矣爾無以劍冒進于非幾也夫人非
最不肖豈肯進于不善之幾顧其邪而或疑于正天而或
雜以人則非有格致精一之功不能勘破故有冒昧進之
者爾其有關則詔之有愆則繩之從善惡初分之界力爲
防閑可也於幾不慎則雖欲勉強于威儀而高卑俯仰舉
止言笑之間其失度必多矣况推之遠邇庶邦能得其理

哉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故以精一之功屬大臣敬保無冒貢非幾即聖門慎獨之學於此足占成王所造之深

茲既受命還 節

綴衣者其衣連綴也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故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幄上承塵曰帶設帷帳為王發顧命也命已發訖王返于寢群臣皆還本位故出綴衣于庭庭路寢之庭周禮射人掌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受命還謂還就此位也

太保乃命仲桓 節

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側特出于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雖

尚書

卷十一

十五

顯之以正其統也桓毛二臣名乃宿衛近臣齊侯時為天子虎賁氏故命二近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為宿衛之具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之宗主示繼體之有人天位之已定也稱子者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南門王宮之外門也翼室東夾室也初喪未為梁闇故以東夾室為恤宅之所是日崩是日立見天下之統不可一日虛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親與天下共之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闢寺易主于宮掖而外庭不

與聞然猶知周家之制之善也

丁卯命作冊度

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今作冊書紀先王之言以授康王如所謂重光敬迓弘濟云云是也既作冊因并作受冊之法度下文陞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等法是也作者內史命者召公也此節重傳命○或云冊度只是冊書之法度不必分為兩件若受冊之法乃禮官之事非史官所掌受之法度若今之儀註是也

越七日癸酉 節

召公以西伯為相故云伯相士山虞伍人之屬取材木以供喪用謂喪之雜用如樽與明器之類天子七日而殯自乙丑至癸酉已九日矣蓋大殯之第三日也或疑伏暑之時何以能至七日方殯米盤米盥蓋為此也

尚書

卷十一

十六

秋設黼屨綴衣

自設黼屨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相所命不言命者蒙命士之文也四座至輅車不言官者蒙秋設之文也康屏風畫為斧文以示威也置尸牖間御座之後以其為天子所依倚故曰康綴衣按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座上承塵曰帶幕人供之掌次張之即此綴衣也黼屨綴衣四座皆設故冠之于首此下至側階四座王

所處者器物王所守者車輅王所來者備陳儀物以象王之生存其餘執兵器所以備不虞將傳顧命重其事也

肅問南嚮

四節

趙氏曰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座各因事而設今則並設之肅問座之正西序東序相對西夾另為一座先言西序又特言西夾西夾乃新降王之殯官也不言東夾東夾乃恤宅宗之翼室也必兼設四座先王之靈爽所憑或在此或在此彼不可測也有淨淨如在之思焉○路寢戶牖之間向南之處鋪設三重篋席篋席鄭玄云是桼枝席孔傳亦云是桼枝席似不必更添竹字以起後學之疑補純以白黑襍繡緣之仍用生時華王所飾之凡鄭玄華是彩之別名五色玉也仍因也周禮吉事變几南事仍几此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群臣覲諸侯之座據周禮文席所以坐几所以憑重者天子之席三重篋席之下更有二重也天子左右几優至尊也諸侯之席重惟右几西序乃西之廂房坐西向東鋪設三重底席孔氏以底席為蒺華蒺華蒲也王肅云青蒲席也連綴雜彩為緣仍用生前文貝之几李巡曰貝水蛭有餘砥餘泉二種用其甲以飭几也且夕聽事之座

東廂向西鋪設三重豐席王肅曰豐席莞也草似蘭詩云

下簾上簾是也肅傳作簾誤以簾為之繒為緣仍用生前座肅所傳之几此平時養國老養群臣之坐也

趙王五重陳寶

節

王肅曰肅座是平時所憑藉者此盛陳宗器是平時所觀之寶也亦案秋設之文正義訓越為于謂于其處所也王肅傳寶作寶曰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王之五重也王肅則寶寶也亦金之刀國王曰瑩鏡上曰圭琬有琬琰琬無鋒大玉華山之玉夷玉馬融云東夷之美玉王肅云夷寶也非是天球鄭玄曰雍州之玉色如天故云王肅曰玉璧也大鼓謂之鼓舞衣供文舞大貝供服飾鼓鼓音樂齊州之文事者戈弓竹矢皆用之武備者俱係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要得此二意西序參以大訓寶聖言也大訓兼三皇五帝及文武之訓東序參以河圖寶神物也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聖人則之畫為八卦以上諸物皆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所存設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能守能傳意兼之亦可所陳列之物豈玩好哉

或天之秘或聖人之言或以經文或以緯武蓋有深意存焉○胤允和垂解見註車渠形似嘩哈多纖理縹緗出西南諸夷其俗實之小以繫腰大以爲器考土記曰車渠爲渠其形曲如車罔故以相比夷土鄭玄云東止之罔珣珣也又釋地云罔珣珣出東方醫無閭東房孔疏云即東房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廟夾室因東夾爲恒宅地故云無坐其云夾室者鄭玄云路寢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路寢得有左右房也

大略實階面 節

五略成王所乘設之亦以象生存也面者南向前者北向

大略與先略對同在西階綴略與次略對同在東階以貴

賤爲先後先略在西而曰左次略在東而曰右者自外向

內言之則西爲左東爲右耳○玉輅王所乘最貴金輅封

同姓貴次之象輅對異姓又次之革輅封四衛則賤矣木

輅封蕃國而最賤○以玉金象齒飾車故即以名事次輅

二象革是也按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戎輅華輅也據

此則止設四輅耳以兵不祥故去之也木輅行遠故云先

輅註要熟記

以上七節非徒爲國容觀美也天位峻極曜座觀深寶玉

輝華車輅森列入其庭登其堂惻然有以感康王事死如

生之心肅然有以竦康王不克負荷之懼則委里授舉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 節

此時將迎新王故肅饒衛以備不虞使武士二人戴赤色

雀弁執三隅矛立于畢門之內卽路門四人戴文鹿皮弁執

戈以刃向外立于東西兩階之旁近堂之燕閑處每邊二

人夾而立之此皆在堂下也堂下去殯遠故皆以主至子

堂上則大夫一人戴冕執劉劉立于路寢東廂之前堂一

人戴冕執鉞鉞立于路寢西廂之前堂一人戴冕執執戰

立于東序之前堂一人戴冕執執戰立于西序之階上又

一人戴冕執鉞鉞立于東下階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以

大夫貴賤之等級然也共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六人

堂下五人堂上平居以備宿衛而今日壯儀衛者也祀是

堂之角頭垂是堂之畫處近階者側階鄒氏曰東下階也

闕君自翼室達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特備儀衛焉傳曰

壯陞誤○唐孔氏曰垂旒爲冕無旒爲弁弁冕版皆廣八

寸長尺六寸所圓後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以韋

爲之垂堂上之遠地堂燕燕者殺也立在堂下近于堂之

後側階鄭玄王肅皆云東下階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

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壯下階上不主此

辨在前

此陞近禁內
設備何用

秋設至此上陳儀物先西後東以成王殯在西尊先王也
爲將傳顧命設也此肅儀衛先東後西以康王位在東重
新王也爲將受顧命設也陳氏經曰典章文物之備豈爲
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之平生以起嗣王之追慕一以
昭前王之委重以勸嗣王之祗承一以起群臣之繫心于
嗣王一以絕奸人之生心于覬覦○呂氏曰古者執戈戟
以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
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御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
○鄭淡泉曰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叙之也大西東
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守門二人者兩
廂各一人也在階者守階四人者兩廂各二人也畢門卽
路寢門路寢三階中階不設僞以無人升降也

王麻冕黼裳

節

以下乃迎嗣王入受顧命事莫重焉且有祭告之禮故變
凶服用祭服麻冕卽衮冕吉服也積三十升麻爲之每升十八
衮之衣五章裳四章此獨言黼者以黼有文故特言之
也禮君升阼階此自西階升者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處
不敢當主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麻冕職裳從王以升入
卽位者卽就也君就受命之位臣就助祭之位也此卿士

邦君無所執事故直從王以升若太保太史太宗各有司
守故不與焉曠玄色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改爲玄裳者
呂氏曰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子班列不可純
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卽位鄭玄云卿西面諸
侯北面孔氏曰公亦北面祇東面

太保太史太宗

節

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故皆吉服纁裳也太保冢宰總大
權故承鎮圭宗伯王祭祀朝覲之禮故奉同珪太史兼書
書卽冊命兼者符也御者進之于王也介圭凡有二寸天
子之圭圭先王之傳器太保承于王明今正位爲天子也
同書各祭祀用以酌酒珪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朝覲
所用奉同繼先王以圭祭奉珪繼先王以朝侯也昨猶酢
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故言阼也介圭同珪先王之符寶
今奉之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持書進王
從王以升便也

曰王若憑玉几

節

遺命已登于冊此則太史絜括大意而口陳之顧命中有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特述其語臨君周
邪集大命是也率循太王其德陳教柔能安勸是也煖和
天下肆不違是也三句一串不可平答者先王望我而我

魁之揚者先王有美而表揚之亦串光訓即大訓大言其
包涵光言其顯著非二也率下如不愆不忘善繼善述誠
循其身心或循其政教變和亂者理之乖者謂之淪治之
仁大暢曉陶之化益融言外有敬忌天威之意死下節自
見

王再拜興答

節

拜非拜太史拜成王也亂四方以率下燮和入講不必帶
臨邦亂四方即所以敬天威一氣說忌者畏之也敬而且
忌深以不勝爲懼也父祖文武兼成王

乃受同瑁

節

爾書禮記

卷十一

二十四

此康王祭成王告已已受顧命也孔氏曰王受瑁爲王受
同以祭瑁未用付之宗人乃先用同宿者肅也三肅三進
爵至神所也肅而拱之故曰宿三祭三酬酒也餞酒以沃
地曰酬三咤三奠爵于神座也禮成于三故三宿三祭三
咤鄭玄云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上宗曰饗傳
神命以饗告也若曰先王已來饗矣孔疏作太保贊王饗
福酒非是

太保受同降

節

此太保報祭告已已傳顧命也康王既祭復反爵于手以
授太保此是王命太保報祭也太保不得王命安敢輕自

報祭哉太保受同下堂降自東階以君之同反于僎盥洗
其手以饗賓更爾他同執璋升自東階諸樽所酌酒報祭
焉以異同者禮君臣不同器蓋以別于君也璋如璧之類
所以盛同者王已祭太保則酢之若剛酢饗禮衆人同使
莫于神所也并者拜尸若曰臣於顧命已傳康王各拜代
尸拜以子道自康也

太保受同祭

節

凡祭將畢有飲福之禮王不踐行故太保代之小宗人酌
酒于同以授太保太保受酒先酬酒于地然後舉酒至齒
啐入口曰嘏來飲而實亦飲方在喪疾不甘其味也饗
禮居所立之位以飲福之同禮之宗人而拜以謝神賜也

爾書禮記

卷十一

二十四

王又代尸各拜焉

禮記禮記中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於三而王之三爵已三獻矣獻畢則告成而上宗曰饗王
祭已畢矣太保之祭乃是就神前告已委托之無負而豈
代王亞獻乎安得王行一獻而太保獨行二獻乎又安得
初獻進三爵亞獻止一爵終獻不進爵竟飲福乎又安有
三獻未畢而上宗遽傳神饗乎又豈可以飲福之禮作終
獻乎此其背謬彰彰矣○又陳氏曰王各拜蔡氏以爲代
尸拜王氏以爲因太保拜而對拜孔氏以爲敬所命亦拜

成王諸說紛紛殊不知康王方在柩前受顧命未臨朝也
冢等以元老受托孤重寄且各拜也又何疑焉君在廟門
外則全於君在廟門內則全于子敬大臣所以敬先王也
○太保受同諸講皆云既訖之後反爵于手因授之太保
夫訖之爵已奠於神前反之于手將欲何為且三同也其
俱反乎抑止反其一乎此皆難解之說也愚以為此必康
王命太保祭特以同授之決非既訖之同反于手也太保
不敢當用異同耳○又兩授宗人同亦別上同授以莫
于神所後同授以收執上獻神之下飲福之同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商書疏

卷廿一

二十五

所獻不特祭器凡儀物儀衛皆收之矣出廟門侯見新君
聽其正始也言諸侯以該卿士孔氏謂殯之所處既曰廟
日祀諸路寢門即廟門不必有殯引爾雅周禮為証又云
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語良是○孔氏曰侯者聽後命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 節

康王初喪正當哀痛忙遽之時謂朝侯與天下正始則可
何暇執珪冒圭以辨真偽况六服之遠侯數日間安能盡
到京師乎即此朝見者孔氏猶云遠來而遇國恤遂因見
新王故執珪齊瑞之說非也每乘四馬諸侯衆矣天子之

康雖廣焉得盡容之且朱熹之說甚俗惟馬何必盡黃
何必塗朱倘壞地不出馬將如之何或曰龍厥玄黃之說
甚雅亦有理而不主之何也圭亦非命圭乃諸侯所以享
天子者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諸侯享天子
惟二王之後用焉此陳馬奉圭指王者之後言之耳其餘
諸侯享物甚眾非徒圭馬而已故曰敢執壞莫王義詞德
何亦非史之辭責書于左

商書疏

卷廿一

二十

王出畢門立應門內周禮天子五門一畢門二雉門三庫
門四應門五路門路門即畢門畢門之外應門之內乃朝
之所也于時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
於門內之西且向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
於門內之東且向畢公為太師太師序當在太保之上此
先言太保者太保領冢宰相王室受遺命任重故也班列
已定乃各布馬四疋以為庭實又龍厥黃朱之幣其諸侯
之作賓王家者又舉所奉上之圭兼以幣帛致辭曰天子
新即大位群臣禮宜朝見我一二臣子為王之蕃衛者敢
執壞地所出之物以為贊而獻之于王臣子此皆再拜稽
首致敬以盡其禮夫王今即大位以分言之固嗣先王之
統也以義言之宜嗣先王之德也德者君臨之本而紹述

之道也左乃不敢當其拜而答拜焉拜者成其爲後且以
喪見也吳氏引重耳稽顙不拜之說意蓋謂爲後者拜未
爲後者不拜康王若不拜疑于未爲後也又爲憂居宗主
與純乎吉者不同故以子道自處○古者以賓禮親邦國
故謂諸侯爲賓又王者之後稱賓如作賓王家是也莫如
莫厲之莫圭卽璧之類幣卽黃朱再拜二句作諸侯之致
辭卽拜首稽首后矣之旨也太祝辨九拜一日稽首施于極尊

太保誓蒞伯

節

此言文武創業之艱也曰者太保言也應門拜見之後已
退班矣太保欲有所言故復率群臣同進蓋太保爲帥

衛書

卷十一

二十

侯之伯內群臣之長故事之也上文朝見有定所各依序
而立此陳戒乃臨時進所言故揖之而使前禮各有宜不
必如呂氏分班合班之說曰咸曰皆兼內外之臣言之也
召公爲冢宰蒞伯爲司徒相揖之使俱進也動足然後相
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曰敬告明非輕言動王之聽
也改殷命謂誅紂姜若蘇氏之說決非告新天子豈別無
可言竟及明夷凶難之事耶况姜里之囚只是文王之事
而繫承之武王之下亦非文理馬融王肅皆云姜者道也
漢孔氏亦因之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西土之民
以此王有天下但姜若或言天之眷文武或言文武之順

天道微有不同克惟維其莫麓陳教靈承怙冒是也總不出
教養二字或欲合刑賞忠厚意似亦不必然

惟新陟王

節

此叙成王守成之艱而因以勉之畢惕重一個理字禮所
賞所罰盡合于理也朱子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賞罰
指得湖金帛土田皆賞也刑誅兵戈皆罰也功休家命皆
指恤民受命言自其業之成績曰功自其業之垂美曰休
自其業爲世所鮮有曰寡命其實一也畢惕者不徇好惡
盡合天理賞必當功罰必當罪也如功十分而賞得九分
或功三分而賞以五分便非協了罰亦如之哉定中有賞
一勸百罰一懲百意民志定王業安文武之大功自不至
動搖用以施及後人享盛成熙洽之美也成王公賞罰之
大權始得以定前功遺後美守此天下豈易也哉王今嗣
位其敬之哉敬之何如在張皇六師耳張如張弓之張謂
不可弛也皇大也天子之制有六師所以威不軌而平邦
國也承平日久或起陵夷之漸况踐祚方新不無意外之
虞其必大戒戎備比其什伍焉時其簡閱焉以戒謹則情
工以士卒則勇敢使今之六師視祖宗朝益張而犬之如
是則神氣既振斯元氣可培國統固于苞桑宗社華于磐
石矣不然武備一弛恐奸人乘隙起釁慮有不可言者其

可使我高祖文武艱難之基命墜壞而不終我張皇二句
一氣說高祖孔氏曰高德之祖或曰猶說命稱高后之意
兼文武而言獨指文王者非也寡少也希罕難得之意○
陳新安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其流弊易弛而弱東
遷之陵夷石公已先見其微故為此未然之防昭王康王
子也南巡卽有膠舟之變召公之言豈過也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 節

下二節正報誥之詞稱名在喪故也予一人天子自稱之
詞非孤立之說上太保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體
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 節

此言文武得天下由于臣之輔以寓求助之意重在則亦
有三句富者富足也民何以富由上之輕徭薄賦也丕平
者家家饒裕各得分願無不均平若一家田畝連阡一家
立錫無地便非丕平了答者惡也人有惡豈能廢刑而不
屑屑以此爲務雖有漏網亦且任之寬恤之意也此二句
就作爲上說不必泥定傳中務德不務罰之心心字就心
上說天下豈有行事而不本于心者乎底至者德罰兩件
必要做到極至處富必至于家給人足刑必至于措而不
用乃已此以其事言也齊信者兩件都出于至誠富民實

實是愛養其心省刑實實是哀矜其意非虛假也以其心
言也內外充實句亦不必拘昭明卽光輝發越之意蓋試
之至者自不容掩也猶以丕平富爲務德不務得爲慎罰
於昭明內不取單入德字正不思富民者德也不以刑殘
民獨非德乎皆拘儒也文光於四方武丕冒海隅非德之
顯者而何文武之德如此其盛宜無賴于臣助而當其時
則亦有云熊羆狀其勇也此乃將材不二心狀其忠也
此乃相德不必兼而有之天下那有許多全才不必拘
係又發佐君上說到國祚上去君欲富民佐君農桑勸課
君欲省刑佐君寬恤得情則王家自是安而不危理而不
亂矣以外則折衝禦侮以內則疏附後先語意亦不肯若
聖臣實由是受正太之命于天亦順其道而付之以天
下之大也聖之端者大公至正之謂厥道平富省刑之道
也三句一氣說訓道付四方正是端命訓卽克享天心之
意言天子文武相順不相拂非思啓行翼之謂也以文武
且賴臣况今日乎○陳新安曰首述文武得熊羆勇士不
二心忠臣有感于張皇六師之言也

乃命建侯樹屏 節

此原先王建侯之意以求助也不言群臣以外見內文武
既定天下乃命封建諸侯立爲藩屏其慮後甚遠意在我

後之人叙其左右王室而已諸侯祖父嘗曰服于我先王其所爲或身忠實以保父王家迨國可法也今爾尚稱其顧紱之顧者視其舊績而不怠綬者安其舊服而不替雖爾身在外無不以王室爲心江漢焉祖宗之念兄弟作方來之誤用奉上之憂勤其顧承之如德化不如王祖之嚴明寵靈不如王祖之遐暢皆是憂處爾其以王室之憂爲憂卽以王室之事爲事貞一不二以圖文治如熊如羆以義義助俾歸命集禧四方常守無遺稚子之差可也臣分

鄭公猶內外諸臣趨出適候歸朝則就次釋見反喪服居倚廬君喪服則臣亦喪服可知禮臣爲君服斬衰聽命趨由正君臣之禮釋吉反喪正父子之禮○按喪而吉服受朝蘇子非之陳氏原之朱子亦無定見爲兩可之說茲不能具錄學者皆不可以不看予曰喪卽倚廬不言不聽萬世之經也喪而卽吉受遺正始一時之權也經者常道權者或有故焉如鑿流言之變是也但迎之端門延之翼室奉之同珥授之冊書天下已曉然知爲共主矣應門之出不可以已乎乘馬建旛不可以卻乎群臣訓戒不可干

樞前行之乎几虜竄死之誤何必如彼炫曜乎權而失中
是誰之尤

通篇以保釐二字爲主舊俱作對謂念其不從而徒以剗制之則非所以爲保故欲不剗以保之慮其難化而徒以榮容之則非所以爲釐故欲不榮以釐之但邇來重釐字而以保字貫于其中陳大猷曰釐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色也以保爲釐有欲並生義之意日記曰旌別淑慝正所爲釐而俾克畏

慕以行吾父母之心是保之也有彰有燁兼成之意也蓋
 東郊自周公君陳以來雖曰向化而餘風尚存不宜事事
 姑息然亦不可過用威嚴故必以柔寓於剛中安而治之
 斯能成厥終也保釐二字折開不得大率是區別之中有
 保護之意○畢公四世元老不可輕委故自鎬京至豐就
 文王廟命之曰成周又曰東郊者以民而言則殷墟實同
 家成業所係以地而言則下都乃在鎬京之東其實一也
 ○不可以旌淑爲保別惡爲釐

此示以得殷之難文武相繼見積累之久德曰大德見聖

德之盛衰及天下見漸積之廣如此方能受殷命終造可不謂舉乎數德就發于政事說文則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武則聽明作后施後四方

惟周公左右先王 節

文武得殷固難而周公化殷亦不易惟周公以王室懿親居冢宰重任既相文武又相成王用能安定國家使王業不挫綏定若何益邦家不安只因殷民不靖乃謹而悉之防閑區處極周極密以爲殷墟作亂之巢穴不可久居乃造疆場定廬舍遷頑民於洛邑密近王室日聞周之善政日親周之善人用化以德義之教而潛消其凌滅之頑

卷十一

三十一

頑柔惡之深不能頓革自遷洛至今既歷三紀之久難化者已老已死未化者方少方生世已變矣而故風始移易其反側改爲友順耳夫天下可慮者惟此殷民殷民安四方因之舉安天下太平無復有可度之事制變無勞于歷慮禦侮不煩于圖籌予一人得垂拱享安寧之福矣周公化殷積久而後洽若斯之難也爾繼其後可不保釐哉○先王兼文武成王左右綏定兼創守謹愼區處詳防閑密也密邇者比介御事攸服奔走也厥訓德義之訓十二年爲一紀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緣父及子謂之一世風移謂收放心也世變風始移正見其難無虞以寧慶幸之中

爲難之意

道有升降 節

世道有否泰之時而人者世道之主也故爲政者當有變通之術風俗淳人心厚是道之升也風俗薄人心澆是道之降也我王其政而膠滯不化如之何其可哉要當斟酌之與時宜之因其俗以爲變通如道隆則從而隆宜寬則寬不失之苛刻道污則從而污宜嚴則嚴不失之縱弛此宜民之至術也此一下都也始以周公謹愼時當謹愼也繼以君陳寬和時當寬和也其在今日則不可復以周公君陳之政治之矣蓋世變風移善者多而不善者亦間有之

卷十一

三十四

有之文當創柔並用善惡分明賞罰昭而勸懲異乃政體所宜也苟昧于時宜拘于成迹不臧厥臧行誼之良者職素之修者不得樹休風而表芳譽則善者安于自息惡者終于自棄相率爲靡敝之俗而已又安能有所勸乎善其善者使與不善殊科將化其不善者使與善者一律此正所謂保釐乃今日之急務也○道就人心風俗言政就法制教化言二句串註中周公謹愼五句補在俗革之下不可直入由俗內周公用嚴君陳用寬各因其時行之今日之政當旌淑別惡不可膠于故常也蓋世變風移不善者固少而猶有一二屬于其間人心無常或善者復變爲不

善或不善者極及善人此當分別一番使善者恭惡者畏
正此其時不然善不善混然雜處善人不見為善之利惡
人亦不見不善之苦善人日怠惡人將日肆何以奏成終
之治乎不賦厥職便包得不應厥職了彼勸便包得畏慕
了上賦字指表宅里樹風聲下減字指行誼良職業修泛
說今日之政宜如此孔氏曰善者以善養之不善者以法
治之

惟公懋德

節

由俗之政非德業之盛者不足以當之惟公道全德備義
精仁熟德既極其盛大矣又以為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乃
南書略謂

卷十一

三十一

於小物而勤之小物孔氏曰小事也如起居食息動靜周
旋之類無不檢點精詳所謂勤也懋盛大也不主呂氏懋
勉之說勤物亦是懋德不可平彌亮是以德著之為業者
亮即亮天工之亮既相文王武王以開創業垂統之猷嗣
相成王又及朕躬以昭重熙累洽之烈四世元老風彩凝
峻正色朝著之間儼然人望而畏之所謂日儼之具瞻乎
凡有言論嘉謨石畫小大之臣罔不祇敬而師法之此三
句不可以輔上率下作對正色二句亦串平對者大謬正
色如動容貌斯遠暴慢之意非有意于修容也率亦非有
心率之就人之敬仰若見為率耳師言猶云法言聞望素

善勳業多休嘉之績在先王之世已歷歷不勝數矣豈
特今日然哉有臣可倚如此予小子夫復何為惟垂衣拱
手以仰治功之成而已成者謂公德業之盛必能用俗為
政令世道升而治功底于有成也此與成厥終成字正相
應○日記曰仰其風采有不言之化如不動聲色百僚其
刑之意史氏漸曰世臣舊德雍容廟堂如泰山喬岳正色
歛容而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天下之群心胥服保
釐之任舍公其誰叙德業之盛非歸美之詞乃倚重之意

王曰嗚呼父師

節

林氏謂曰化殷之事周公所嘗為今日就祖廟之中行冊
書之禮敬以是事委重于公公其暫輟朝著之表儀往蒞
東郊之重寄哉向非周公所為則他人亦可任之矣敢用

卷十一

三十一

公以行耶日記曰非國家之大事不敢勞周公于曩時并
周公所嘗為不敢勞我公于今日○以元老外補恐其以
化殷之事為瑣屑故云然往哉內以德業之隆行由俗之
政繼綏定之烈懋仰成之心

旌別淑慝

節

此示以今日由俗之政正所謂保釐也畏慕以上是盡保
釐之道下是嚴保釐之防因旌別里閭遂併郊圻封守而
整齊之言公今往矣公之往也如之何殷民之中有淑者

乎則旌之而不沒其善有惡者乎則別之而不宥其惡何如旌德式化厥訓此善人也則表異其居里彰其善因以病不善使善者之風聲卓然樹立有以顯今而傳後則淑旌而教行矣何如別惡弗率訓典此惡人也則殊異其葬疆不令與善人雜處一不變則移之遂使其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而回心向道不容自己則惡別而教亦行矣井然條理之中有藹然安全之意保釐之道何以踰此至于王畿乃四方根本不嚴其防非所以彈壓殷民而安定四方也故郊圻之制昔所規畫者恐以歲久而湮必從而申明之孰為郊孰為圻嚴明其界限而規制為之再新對域之險昔所守備者恐以時平而玩必從而慎固之若司禦之人若保障之法振防其紀律而封疆為之益固若是者所以尊王畿也王畿安矣四海視王畿以為輕重其誰不畏威仰德安享太平之福乎亦所以康四海也既行旌別之典以昭激勸之大機又重畿輔之守以修防禦之大計雖一時因俗之政亦不失周公謹茲之遺意也○旌別句為綱表宅三句旌淑也弗率三句別惡也旌別淑慝者釐也彰善之中加渾惡二字以率不良俾畏之處又加蒙字望其同歸于善所謂保而釐也蓋式化厥訓民之淑者多矣而餘風未殄亦不無惡者則變通謹茲之道莫要于

南書卷四

卷十一

三十七

政貴有恒

節

三十八

旌別上文所謂城厥職是也表里上補率兵意與下弗率對表其宅又表其里正所以彰之也善者彰則惡者自愧乃所以病之也使人感動曰風足人聽聞曰聲申畫三句帶說不必以旌野申下謂別分太嚴恐惡者越逞郊所以地言郊有遠近圻有內外申畫之者所以尊王畿之勢封守以人言斥埃必嚴防禦必密所以嚴王畿之備也申畫者重緝理一番慎固者謹慎使其牢固因此總是防範人心之道以康何緊根說玩以字口氣着力為是○王畿膠洛邑說

南書卷四

卷十一

三十八

能恒云常之體制與簡約之要言必不足供其筆舞每趨
浮末炫人聽聞安能體要暫而不可常豈足貴也哉多而
不切理豈足尚也哉不可如此也此句淺談直戒畢公畢
公盛德何至于此云言可也尚俗以下推改辭所以當有
恒體要之故靡靡行無特操非恒矣利口浮而不實非體
要矣雖經周公之謹始君陳之和中而其餘風至今未絕
也公其念哉念哉念其風之未殄者何故念今之所以殄
其風者何方於敷政修辭之間加之意也波靡之風挽之
以特立浮誕之風挽之以木訥在公一念間耳○靡靡利
口謂不恒不要則可謂即是好異似未妥此乃商俗之流
變韓宣子云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
行事委靡無特立之操利口捷給也出言虛誕而無典重
之實念哉者先要革去此風

我聞曰世祿之家 節

洛邑所遷多世祿之家特舉殷士之病源見不可不訓也
鮮由禮是惡之源下三句皆其流也天下惟禮足以檢束
人孔子曰富而無驕不如好禮世有祿位之家為逸樂養
養所使少有能由于禮教者既出于禮必入于縱恣長之
機然也凌德時講云德者吾心之德乃上天之所降累故
凌戾心德是悖天道也孔疏云以放蕩之心陵邁有德之

王王通福禍而機禍故曰悖天道二說俱可今從孔說由
是故壞國家之風化競以奢侈美麗相高此不但一世為
然萬世為世祿家之子弟同出一流鮮有能振拔者矣所
聞如此康王迷古人之說世族者如此見殷士之惡有自
來也

茲殷庶士庶寵 節

茲殷庶士正世祿之家也其憑藉前人之光寵舊矣憑藉
光寵則有所恃而怙侈怙侈則其舉動必有不當為而為
者義城矣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義滅則不知羞惡徒以衣
服之美誇人而身之不義則其之耻也流而不返為惡
無復改自凡為過惡繼繼以自違為矜焉形人之所無為
矜焉矜已之所有百邪並見不知悔改將以惡終矣雖屬
公君陳相繼治洛已漸收其放逸之心而習染既深根株
未拔邪心猶恐乘間而發所以防閑之者猶甚難也公可
不深念哉○殷王即殷民在殷曰士在周曰民此指殷士
之敵一如所聞也希寵即世祿之家子弟恃其寵榮而入
於侈侈謂僥倖踰越之事不止一端而獨舉服美一節以
見之侈侈滅義者義者宜也侈則所行之事必不顧宜與
不宜而妄行所以滅義滅義與凌德只一般不必更述一
步由惡終謂以身敗家也孔疏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

希必遇其微照下文示年官如此說化訓風移故曰收放
心餘風未殄故曰訓之樂收放心兼周公君陳在內不必
別說開之親者勉強收斂根株未拔猶易觸事而發也下
文德義古訓正示以開之之道

資官能訓 節

此節正開之之道也殷士席前人之光寵有資財之富人
之驕侈固起于富足而禮義亦生於富足在訓不訓何如
耳秉官而訓則心不滑於嗜慾而正性全身不陷于咎惡
而正命順可以永其天年矣然訓豈舍人心之外而立教
條哉惟德義而已德者心所同得之理也殷士以勸愛之
訓之德所以化其陵德義者人心制事之宜也殷士以修
戒之訓之義所以化其滅義是訓也因其所同然者還以
藥之令人欲之危途向天理之坦易卓乎闢世教之大綱
非權謀術教之私是乃大訓也然用此爲訓又非徒以已
意言之要當稽古以爲之說欲德與義古之人若堯舜禹
湯以來曾有垂之教訓以發天下之顛蒙以收作人之功
化前政若周公之師保萬民明德惟馨君陳之寬和得中
敬典在德皆已事而有餘可信而易聽若不由古訓吾恐
德其德非古人之所謂德義其義非古人之所謂義將無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矣本人心之同然又參古訓之已然

而開之之理無過此矣陳氏曰君陳篇尚有辟宥之語此
篇無片言及于刑惟德義爲訓而已古訓所載亦惟德義
而已非德義之外復有言訓也政可變乎而德義千古不
磨古訓不必古人有此成訓只是稽古人德義之事以訓
民便是故傳云稽古以爲之說古人指周公君陳爲切然
周公思兼三王由堯舜禹湯說來不妨

王曰嗚呼父師 節

不剛不柔四字要連看不可折開以旌別淑慝入講然不
可以旌淑爲不剛別慝爲不柔亦不可謂不剛是柔不柔
是剛又示其講訓柔參生蓋有時乎柔剛而不見刻核之
難有君子始育而不是德教之運固不剛不柔也或以七
分之剛濟以三分之柔或以七分之柔濟以三分之剛亦不
剛不柔也和五味然其苦辛酸用之合節要于適口而
已此中道也剛是剛德柔是柔德不剛不柔是正直之德
此甚可玩注以不剛爲保不柔爲養未妥蓋保在養中
而養所以爲保也或以周公爲剛君陳爲柔尤非周公豈
盡無柔而君陳豈盡廢剛哉又如武侯然太武則剛而
修者非免強也參和不偏天性自露有妙于剛柔之外者
矣陸賁府曰不剛不柔非兩可而無斷也剛有約束之規

無刻礪之意剛而不猛雖謂之未嘗用剛可也柔有煦育之恩無姑息之意柔而不靡雖謂之未嘗用柔可也剛柔之用淑慝皆有使殷士狂進焉而不傷於急涵濡焉而不失於徐本性一還不覺陵滅之盡消是并化其剛柔以進于正直也德就民說莫中江曰不曰剛柔並用而曰不剛不柔然後昇渾然無偏倚之弊詩言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是也

慎周公克慎厥始 節

陳氏經曰慎始恭厥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稍之使前功盡廢于應修事如於既歷三紀世變風移以保為憂而使民德修有淑有慝無不可則步趨之成

陳雅言曰殷民初遷周公治之造端正始不可少愆也故曰慎周公既沒君陳繼之保養撫摩以和為貴故曰和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旌別淑慝正畢公其時也有周公君陳之慎和而無年公成之于後是猶耕而不穫前功虛矣故曰克成始中終異時矣慎和成異施矣然云心一遵同和也猶四時之運寒暑溫涼之候異生長收藏之化殊而相資以成歲功一也三后之意皆期于化殷故曰協心同德制宜各當于理曰同道心協道同故能仁漸義靡而遠

此漢洛綱舉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清積累而澤深入于民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朱非泉曰三后並言語意自有賓主三克字有別上三克字已然下一克字未然而同已然期之非謂畢公當如此周公時殷民頑故謹慎不少忽如遷于洛邑親自監督茲飭化誨是也君陳時民已漸服矣故在和之和云者德容與順令民與上無相拂戾也其在今日又不同矣世變風移藏者固多而不藏者亦未盡化故在成之成云者察德所謂殊厥厥井疆治未成也必須無一民不化但有善更無惡有風靡之詞而無井疆之別乃為成耳此亦不壞于

公時使之也或云豈周公君陳不能成待畢公方成此意多回護矣協合也非彼此相脗合乃彼此相濟所謂師其意不泥其迹也同底于道者非畢公之道即周公之道其理當如是耳所謂遠因革之宜也心為主道為衡政為具惟道同則洽矣洽者上之教化浹洽于民心也道洽則政治矣治者上之紀綱無一不修舉也政治則澤及于民矣潤者上之德澤如脂膏之潤也皆由德義以承年無復恬侈而惡終是澤潤而安生樂業之意亦不可無心協而道洽道洽而政治政治而澤民一層生一層至是而化民之功成矣生民專指殷民說為是或欲兼四方之民亦無妨

治東都而言及四夷者王畿首善之地王畿安而中國道
積之雖四夷之遠成積之矣積者積其化戎之澤也極至
澤潤之餘效遠也多福只指民化說或云遠近內外無不
太平是福之多也亦是生民以上渾說成終之實四夷以
下極言成終之效○三后以畢公爲主是畢公協之同也
也協心舊俱云同以化殷爲心夫人臣受職其誰不欲化
民乎義淺而味淡大抵心者道之府道者心之理三后之
心不能必彼此之必相符而三后之道則能必其均出于
當然之理而不可易以道觀心雖有不磨合處自然妙于
形迹之外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也如墨模
附書卷前
卷十一
四十六
子同道是也二句申說爲得道洽根同道來同者言無二
也洽者言真精融貫教化渾涵也道所以行於政者道洽
而政治有關雕麟趾之意自然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政
治則澤流矣澤流則民潤矣如水之沃物浸漬之久由外
徹裡淪浹無間故曰潤也物潤則生色鮮華可以召天地
之和可以徵太平之盛故四夷賴之遠而一人之福多也
康王之期于畢公者至矣哉

公其惟時成周 節

民者國之基本民心化風俗美王室安則無窮之基建矣
無窮謂千萬斯年而未艾也建者謂立之固而不可拔也

此句就國祚說下二句以垂譽貽謀對說無窮之聞謂聲
名之遠也子孫畢公之子孫訓順也成式保釐之成法也
子孫順公之成法以治民謂雲仍之遠也芳聲美譽與不
其共爲不朽令子賢孫榮祖聽而世其箕裘蓋以無窮事
業期之此比成終更進一步

嗚呼罔曰弗克

節

此節當一氣說下中間不必着過文一轉文氣便緩弗克
者視化殷爲太重而難之也民寡者視化殷爲太輕而忽
之也畢公盛德何至有此或者退托于周公君陳所優爲
恐已不勝或倚重于周公君陳所已爲已可卸担故戒之
也既心深精竭慮之謂慎事精詳周密之謂俱指保釐能
先王指文武成王成烈指世變風移允升大猷前政指慎
始和中休于前政指道洽政治休前政謂休美前人之爲
政者周公君陳之美待畢公而始全此之謂休前政非匹
休之休二句一申末云若先王休前政則積及四夷多福
膺于天子名垂百世而成式訓于後昆矣

尚書晚訂卷十一終

尚書晚訂卷十二

明金壇史維堅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鳴如甫輯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冊命之詞通篇以教養實

王若曰嗚呼君牙 節

此敘君牙世功之美乃祖乃父是嘗相繼爲司徒者盡心不欺爲忠守正不撓曰貞此以心言世篤者奕世相承見非一人也服勞者服行勤勞王家教養之事以事言二句串成績謂教民養民有成功也太常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王之旌旂畫日月于其上名曰太常也紀于太常乃與日月爭光之意蓋秋君牙繼世功以守家法也

惟予小子嗣守 節

此言已求助之切也遺緒國統也先王之臣卽忠貞服勞者亂四方教民養民也我周王業翔于文武績于成康予小子以渺躬嗣守之任大責重恐不能勝亦思得如先王忠貞服勞之臣以左右我治四方而化理難圖已才又弱心之憂危有若蹈虎尾然而畏其噬有若涉春水然而畏其陷也所以慰我之憂危者端有望于爾矣憂危非憂臣之難得憂四方不治遺緒或搖也

今予命爾予翼 節

命爲大司徒以翼已作股肱心膂股肱所以持行心所以主宰膂所以肩荷視爲一體見倚毗之切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也心祖父之忠貞紹祖父之勤勞無使教養之績不成忝辱爾之祖考也

弘敷五典 節

此告以教民之事敷典和則教之道也爾正爾中教之本也敷布也五典卽五常親義序別信是也以其常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謂之則一也弘敷者大布教條使民曉然明乎常道而知所趨向也式和者

式解作敬字敬而和之使民怡然安于義則而無所乖戾也二句詞平而意串弘敷者求以式和之也滾作爲妙體此典則于身而無反無側者正也存此典則于心而不偏不倚者中也爾身正不正民之觀望係焉若爾所處無邪行民誰敢不正所謂形端表正也民心之中不中爾之感化徵焉若民所存有邪思惟在爾率之以中蓋矯枉在爾括也

夏暑雨小民 節

此告以養民之事司徒教而兼養也夏非不用衣也而食爲急暑而且雨新穀未登故所咨在無食冬非不用食也

而衣爲惡寒而具大裘精製故所容在無衣惡寒非怨
天感時而自傷也厥惟樂業頂說嘆民之生果然艱難
也是穆王嘆之思以心言圖以事言上與民休戚不相聞
者以未之思也試一思之而愁腸苦念頓發則爲之經畫
區處當無所不至矣若何而可以不饑若何而可以不寒
一一爲之所如勸農桑教樹畜輕徭役薄賦稅皆所以圖
易也如是則民得足永足食不饑不寒且有含哺鼓腹之
樂何怨咨之有

嗚呼丕顯哉

節

謨烈俱兼教養說以經書而言謂之謨以成功而言謂之
烈文之謨如墨墨斯士懷保小民是也武之烈如重民五
教大賚四海是也丕顯者光四方顯西土也丕承者承厥
志集大統也啓謂開發之佑謂輔助之啓佑後人謂非特
顯承于當時而已正者合天理當人心規爲至當定百世
之常經罔缺者大綱舉萬目張區處罔悉極萬全之經
先命卽謨烈先王指成康對揚就穆王自己說用奉三句
一氣說下如云文謨武烈一代之光命存焉我先王成康
嘗對揚之而爾之前人實左右之爾惟敬明教養之訓敷
典和則思艱圖易用是輔我奉順先王成康以對揚文武
之光命使文謨武烈繼而承之則股肱心膂之托克嗣于

今日而忠貞履歷之績繼美於前人豈不遠配之乎
哉乃所以繼前功也

王若曰君牙

節

乃祖考攸行卽舊典有父卽民治時式句入教養舊不坊
教養在土文也典者先王舊日所行之常法若忠貞履歷
是也訓靈職者非是循舊典而式之謂心如其思貞行如
其履勞也所以當式者何也衣食足教化行是民治也在
雖舊典之式也雖舊典而式則率是民亂也在此舊典之不
式也所係之重如此爾果能率乃祖考之教民者以教民
則典則和而乃辟正德之治昭率乃祖考之養民者以
養民則有易無難而乃辟厚生之治昭先王遺緒何憂其
墜爾且繼前人紀錄太常矣

同命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通篇以言行貫○穆王康王孫
昭王子燕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始以問楚是終
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王終無憤恥之心乃欲車
轍馬迹周于天下非祭公謀父以所招之詩收王放心
王其不悛乎

王若曰伯冏

節

此款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弗克于德就言動有怨

上看至后言任之重也怵惕三句言以否德居帝位此心之所以憂危而求免其過也怵惕心動貌屬危也岸將崩曰厲中夜以興不敢安寢也愆即過言過動思免愆內有得賢補助意

昔在文武

節

此節歸重在近臣侍御僕從三句是也昔在文武德由天縱聽無不聞明無不見齋而嚴敬聖而通明德則盛矣在廷之臣無小無大又皆委身殉國而忠奉法修職而良臣又賢矣當其時凡為近臣者豈復有賢于文武者哉豈復有賢于時百執事者哉乃其侍左右者供車御者為僕而

論衡

卷十二

事

四

相從者固非正人以心術則光明以行事則端方由旦及夕承弼無一時之間君之言動美歟則相與將順以承之君之言動非歟則相與匡正以弼之蓋公卿進見有時而近臣時刻相親非幾一萌有大臣所不及知而近臣先知之者非幾一形有外庭所不及挽而近臣可潛消之者性情相習薰陶最深其關于君德尤不淺也惟近侍得人所

而世道之享嘉亦且賴之行則同倫言則同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舉相安于德化之中而會見太平之象也雖曰君聖臣賢而近臣之助亦豈淺鮮哉文武猶賢近臣而況今日乎○出入四句言其德之盛下民二句言其化之隆化隆又從德盛來不可平威休亦作民說○侍御僕從乃三項人侍一項御一項僕從一項周禮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從王者

惟予一人無良

節

此節與上節句句相頡無良對聰明齊聖左右前後對侍御僕從匡其不及對旦夕承弼孔疏以愆作過以謬作錯則愆小而謬大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此乃小人之失而皆非心之所發兼言動說陳大猷曰匡救而不知格心則止于東而生于西惟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未流自己繩之糾之格去非僻之心或明諄顯諫或潛移默奪各隨其所宜施然後君德日就不及可匡而先王文武之烈為能紹之矣先烈上文言動之欽臧是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

節

上節泛說此專就伯冏身上說太正即太僕太僕為羣僕之長故曰大正正者長也正于羣僕正字不同即下文懷簡之意懋乃二句一氣說后德言動欽臧是也不逮愆謬

非心是也羣僚既正奉之勉力輔君德而予有不及交相修之交者非一之謂修者治也切磋琢磨之意包上文總糾格在內卽如文武時之旦夕承弼也

慎簡乃僚

節

此正于羣僕侍御也無以異其惟相形一氣說下正慎簡也慎者仔細之謂簡者選擇之謂正義曰巧言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善其顏色以媚悅人主無本質也便辟者前却俯仰以爲恭側媚者邪側柔和以自媚察傳則云便者順人所好辟者避人所惡王方麓云巧言八字極盡小人情狀人主所以易與之親者此也陸氏曰吉士不啻少文不如此輩之便捷廉隅自厲不如此輩之逢迎故用小人必盡壞君心變亂國是君德無成國禍立至用吉士既有薰陶漸染之功又有明諄顯諫之力所以當慎簡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

節

此言僕臣所係之重也克正自聖后德不德俱以言動貫正卽吉士諛卽巧令者皆從僕正所簡來正則日聞善言日親善類故君正諛則虛辭諂美以非爲是故君自以爲聖所謂入鮑魚之肆不知其臭也末二句申說君德之修廢係僕臣之賢否所以當慎簡而不可忽也講得申言意

不他重復爲妙近臣與君最相親所處最久親則投久則習所以其言易入其挽回易爲力之操君德成敗之權

爾無昵于儉人

二節

此戒其不能慎簡之失也儉人卽巧言便辟者耳目之官卽侍從者先王之典卽言欽動職之成法非字或作詆毀說殊不通昵者以私意相比也耳目二字要發百邪引誘多從耳目入耳目非人則聰明壅蔽而過言過動非先王之成法由是廢矣可不戒乎儉儉人之進多由貨賄乃近習小人進身之捷徑而昵之根也苟任羣僕不于其人之善惟以貨賄爲善則其所任必非正人而爲諛佞必矣爾不惟失于慎簡乃至肅官豈非爾之職職大不能蔽君乎于將汝不聽贊也

王曰嗚呼欽哉

節

欽哉一氣說下伯冏一身上係君德之修否下係羣僚之邪正其敬之哉永弼其君于先王之常法出入起居之榮發號施令之威先王文武自有法度乃后若違之便當正之不但一時如此持之永永不變可也不言承獨言爾者以規過爲重且自謂無善可承也

呂刑

孔氏曰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

告天下後爲蕭虞故又稱甫刑

惟呂命王享國 節

惟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既已五十矣立五十年崩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數之也金氏曰穆王命呂侯爲大司寇更爲五罰之制謂之呂刑頒諸天下周制五刑凡三千五百未有贖法此增三千又爲五罰皆呂侯所參定也

馬端臨曰穆王刑書多哀矜惻怛之意尤拳拳以貨賄爲獄爲戒其不爲飲財設也明矣但唐虞時刑清政簡贖金之法止及鞭扑至周文煩俗敝若悉按之法則舉足碍塞

案故穆王哀之而五刑疑贖至于三千用意深矣○愚謂

度是參定之意詰作告非治也傳引車轍爲迹遍于天下經文所無或又增贖匱民勞無以爲計乃度以已意作贖

刑以斂民財抑又多矣詳經文殊無此意曲禮曰九十曰

耄蕭氏曰荒大也猶荒度土功之荒不作荒忽說穆王訓

刑一書其文甚雅其意甚美不可因其周遊而貶之但舜

之贖刑止于鞭井而穆王贖法槩及大辟雖訓中最哀矜

詳慎所不能解耳

王曰若古有訓 節

呂侯傳王訓刑之言古訓指刑說下文苗民之語刑爲可

蕭帝舜之禪刑爲可法皆是古訓洪荒之世民淳而無亂

夷帝之末有九黎之君號蚩尤者始爲暴亂惡逆相染延

及平善之民平民亦變爲惡國不爲冠羣行攻劫也爲賊

爲竊也據其形狀如鵩鳥惡鳥何物而動得勢而張翼者

猶云以此事爲當然也如盜跖以均分爲義之意在內則

爲奸在外則爲兇無所不至奪則公然掠之攘則潛而取

之矯則托命而嚇詐之虐則強狠而殺戮之平民之惡踵

接于蚩尤若此而可無以處之乎故上古聖人不得已而

制爲五刑以治之也孰知有苗民者遂借聖人之五刑而

虐用之乎寇賊等句俱散說不必作對本紀云神農氏世

虞出尤最爲暴虐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擒而殺之

帝昭鄭玄以蚩尤卽九黎之君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

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不得爲一人未知孰是

苗民弗用靈 節

先聖人之五刑以好生之德期于無刑刑至善也苗民不

用其善者而借其名以逞一己之虐如妖刑一也車裂以

殉炮烙剖心是何法乎如剜黥一也鑿人之目剝人面皮

是何法乎名之曰法法其所法非吾之所謂法也五刑從

古有之而淫而用之則自苗民始也桀卽宮刑黥卽墨刑

越茲嚴刑者凡入于法不問曲直一槩刑之彼無罪者其

辭直正可以其有辭分差等爲之開釋而牽連波及無所
置辨冒先王五刑之名而失先王用刑之意虐刑之流毒
一至此哉商執變法民有謂變之便者民有謂法之不便
者商君曰此皆犯令之民一槩殺之此所謂并制罔差有
辭也

民興胥漸

節

民興四句不作惡染於民乃是遺害於民也苗民久行虐
刑民不幸而遭此如入網網中共起而漸染泯泯然昏矣
迷而不悟莫知所趨趨也然然亂矣援而無緒無所措
手足也相欺相害無復事之信但相與爲誑盟而已誑
如今人贈呢失其意而令人相誑要務履及履也言不出
于至誠終必背之故曰誑蓋苗民政刑暴虐曲直不明勢
不得不誑于誑盟誑盟不已勢不得不呼天號訴上天俯
視苗民無有聲香之善行而其所發聞者惟是虐刑之腥
穢故天假手于有德之聖君以誅之監民之民指苗民
與之民指下民

皇帝哀矜庶獄

節

此言苗民之刑之禍不重矣苗以虐施舜以威報所以奉
行天討也過絕二句謂其君分背其黨無復繼世在下
國恐復遺民之孽也

乃命重黎

節

苗民肆虐無辜受禍無所控訴相與聽于神以爲降福降
災神實尸之故不顧尊卑之分混亂殯祭以祈福而禳災
地天之祭通行久矣帝舜欲正人心息邪說乃命重黎
氏修明祀典使尊卑上下各有分限如天子祭天地諸侯
祭山川禁絕其地天通行之祭不得越分而實祀焉祀典
既正則人無微求鬼神之心而淫巫降災降福之邪說自
然息矣然此特正人心之具而常道者乃正人心之本也
若常道不明即欲正實祀以息邪說有不可得者當時諸
侯及在下之羣臣又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常道以秉彝

人倫言常者謂率常道則保安之公于賞善而善者得
以自安戾常道則創懲之公于罰惡而惡者不得自肆是
實謂咸當公道大明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勢力
卑弱如鰥夫寡婦亦無有冤抑蔽蔽而不得自伸者若爲
善者反得禍是有所遮蓋不得伸說之故也誠若是也則
人心知福禍所由坦然無疑自然求明而不求幽語常而
不語怪妖誕之說會何得以惑之哉○此節吾夫子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二言足該其義孟氏反經經正民無
邪惡之意亦如此呂氏曰亂世善惡不明自然求之渺茫
言神言怪善惡明則否○蘇寡舉其甚者而言包凡民在

內○按楚語觀射父辭楚昭王曰古者民神不祿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灾薦臻顯罔象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責是謂絕地天通此謂民不得通於神幽明相隔民不通神事出渺冥乃淫巫附會其說如神降于莘之類愚民安得不爲所惑故往往求通于神以祈福庇此人心所以不正也故禁而絕之此又一說出觀射父極所當從

皇帝清問下民 節

皇帝舜也清問清其心而問也心清則所採訪之民間利弊不至混淆矣問之何要將不便于民者除之也有辭于苗聲苗之罪而歷數之苗之罪只言其暴虐不必言其容明上文所無鯀寡有辭于苗故苗民無辭于罰清問而因得苗之罪狀何必說反苗之道哉以帝舜之聖何嘗用威用察乎直待聞苗之不道乃反之乎殊無謂也既得苗之罪也而所以治之者不尚威也不過以德爲威耳若瞽瞍寬簡是也但見不怒之威凜於斧鉞天下莫不力於爲善去惡而肅然畏矣不務明也不過以德爲明耳若濬哲文明是也但見自然之明昭於日月天下咸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而曉然明矣德威者德便是威非以德用威之說不就刑言惟字有過化存神之意德中有自然之威畏此

不可欺之真也德中有自然之明明此不可時之天也

乃命三后 節

德威德明帝舜也也猶恐一人之憂不足以殷民乃命三后同致憂民之功憂民心之未正則命之伯夷憂民居之未貧則命之禹憂民生之未厚則命之后稷三臣皆居者封爲諸侯則亦君也於是伯夷承命以秩宗之官降天地人之三禮使知非其主者不得妄祭于以折民心之邪矣示之越禮者必加以刑焉禹承命以司空之官平治水土表識名山大川以爲一州之至便疆域辨而民居有所托焉稷承命以田正之官頒降播種之方教民稼穡使三農

士制百姓 節

實至稷而始生殖嘉穀矣

皇帝履德三后恒功如是而民猶不化刑可已乎乃命
陶爲士師禁制不率教之百姓于刑辟之中凡輕重取金
斟酌允當無過不及之差于以教民敬德華其非心消其
逸志篤倫理于安居樂業之中順常道于殷盛富庶之日
也此節乃歸重爰制者防閑檢束之意不從教而後刑之
見非得已也伯夷止邪于未形皋陶用刑于既犯非兩刑
官

穆穆在上

節

舊王申上文說謂舜德威德明而和敬之容著于上三臣
恒功殷民而精白之容著于下君臣合德光輝昭灼于四
方故民物蒙純之教錫而德于明長之餘稱相道之有
光而率德于殷盛之內此是猶有不勤于德者乃命皋
陶明五刑之中道率之與治民輔其常性欲其同歸于德
之勤焉謂不得已乃用刑也○愚謂如此說有何意味何
足爲刑罰之精華此乃比上進一步而極言其刑指之意
耳若曰虞廷之上勅猶是德威德明也追其極也而威明
益斂于無迹但見和敬之容垂拱無爲穆穆然已耳三臣
在下勸循頌恒功殷民也追其成也而成功且斂于不居
但見精白之容同寅朝著明明然已耳至德蓋極光輝
彰合四方之遠莫不昭灼誠之不可掩如此也由是四方

卷十二

書

之民精神鼓舞因不惟德之動此蓋天機之所自動其性
之所自趨視惟畏惟明惟嚴大有關矣德盛茂以加矣民
之敏德亦盡矣刑可措矣故刑懸而不用但明于刑之中
率以治民輔常性而已蓋明刑以弼教非以德而用刑也
輕重鮮明皆爲大具象龜所設悉成神化所謂刑罰之精
華蓋如此穆穆德威德明不見其迹也明明恤民殷民不
見其勞也灼者聲教新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勤者真
精所奮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明中率又刑期于無刑四
方從欲罔干予正也如此方見刑罰精華刑即所以爲德
也○惟畏惟明由刑入德勤德是矣乃其居是食亦曰
勤德者有恒產然後有恒心之說也

典獄非訖于威

節

此虞庭用刑之極功與天爲一見其爲祥刑也典獄之官
泛言不必指定皋陶人情所最不能擺脫者勢利二字然
負節氣者其不屈于勢猶可能而至干利欲薰心非清貞
肅靜之士鮮不染指矣虞庭主刑之官不但盡法于權勢
之家不爲威屈亦且盡法于賄賂之人不爲利誘外無所
徇內無所貪照口氣抑揚說敬者詳慎而不敢忽畧忌者
顧畏而不敢輕施恐刑之不當也忌勢忌利且敬且忌如
是則用一刑而一刑當用百千刑而百千刑當無一事不

卷十二

書

書

可對人言又何待擇之于身而後可言之于口哉言皆可
言無瑕可指也天德至公無私典獄者亦至公無私是能
全盡天德矣彼栽培傾覆天之大命也天德在我則其生
之也一天之栽培其殺之也一天之傾覆造化之權不在
天而盡爲我用非自作元命而何元命就天之生殺說其
實卽民之壽命所謂君相造命也配享者天以至公生殺
位乎上我以至公生殺位乎下若與之配合然而仰當之
無愧也○一說天德只作生邊說謂天之大德曰生也作
元命爲民次裡求生若再造一番然如此說與上文刑措
意合拍可從

尚書

卷十二

七

王曰嗟四方司政

節

此統告諸侯欲其以有虞爲法有苗爲戒也典獄之官而
謂之作天牧者見刑非戕民全在愛養也監懲作對其今
爾何監非伯夷乎伯夷禮官也於降典之時以刑著爲告
令啓迪斯民曰如是則合禮而免刑如是則犯禮而入刑
使民曉然知所趨避焉此真天牧所當監者也其今爾何
懲非苗民乎獄詞有所附者惟古人能察其情而苗民不
擇吉人觀五刑之中道是法與人而兩獎也惟是貴者以
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是勢與利而兩徇也任奸人斷制
五刑亂罰無罪上帝不蠲咎而罰之苗民無辭而遂絕厥

世也此不能爲天牧所當懲也天牧就用刑上說伯夷禮
官也舍臯陶而言伯夷明刑以弼教其事相爲先後其功
相爲表裏以禮爲刑傳所云撰本之說是也獨字孔訓潔
鄭玄云發聞惟腥是不潔

王曰嗚呼念之哉

節

上統告諸侯此專告同姓恐其恃貴戚而不動也念卽念
下文格命倘出念哉一句則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亦可
出孔氏格命者言有至理存也大受職者必刑當其罪始
可愜于吾心而用刑者非日務于勤不能刑當于罪故今
爾必須勤于聽斷反覆精詳不憚勞瘁又且一日如此日
百亦如此不分常暫庶幾刑無不當爾心可以自安無遺
憾矣倘一或不動則過差生矣此心不能自慰必用以爲
戒矣戒固善心也亦何益於已歟之人已斷之獄哉爾無
萬一不勤夫之于方用之時徒悔之于既失之後也然所
以當勤者何也亦以刑罰非所恃以爲治天不過以是整
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夫豈常用之物耶故非終而爲
過誤之當宥者惟在人所犯之輕非我得以私意輕之也
惟終而爲故犯之當辟者惟在人所犯之重非我得以私
意重之也是惟勤乃可以合天道而服人心爾庶幾敬
上天齊民之命以體我一人愛民之心我或有私喜私怒

不合天命於過誤者我或以為當畏爾勿徇我而輕威於
故犯者我或以為當宥爾勿徇我而輕休惟敬五刑之用
果當畏則畏以成剛德果當休則休以成柔德刑期無刑
登于至治以成正直之德斯之謂善承君正所以敬天命
真能日勤矣豈徒足自慰已哉以上則長我王國一人得
享太平之福君慶矣以下則民得生全兆民各壽仁壽之
域民賴君慶民賴安寧之福流于世世永久不替矣此
目勤之效也予之格命也同姓諸侯可不念哉○此節當
以勤字作主不可以敬動作對陳雅言曰惟其用心也故
故其臨事勤天齊三句推當勤之由爾尚六句示用勤之
道一人三句著能勤之效罔不二句相形說妙在一勤字
戒字曲盡人心慰者無所憾于已也戒者有所懲于前也
有失然後有戒故言刑不可以不動而自悔須常勤而一
無所失斯可耳罔或罔不字義俱要體認慰亦非得情而
喜蓋職舉刑當則心安也天齊俾我一日是刑原于天而
非我之所可恃非終惟終在人是罪因乎人而非我之所
得專然不可平齊字一日字俱要看整齊之也原非殘虐
之也暫用之也原非常用之也不日勤則齊民者或以失
民暫用者或至濫用而可乎雖畏四句正逆天奉君之實
不徇君乃曰奉君者從理乃所以從君也君畏君休竟音

不當養休說不必重說說其感之也休宥之也無異者非
終勿休者惟終敬所以勤也三德或欲不分則桑澤說最
妙可從兼上慶下頌言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節

此下并同姓異姓而總告之此節是綱領下六節是節目
有邦為諸侯有土凡卿大夫有采邑者皆是也刑曰祥者
好生之德寓焉勸中之化成焉至於民安而天地之和召
焉故曰祥也爾何者在所當擇非人乎人所以審此刑也
必選溫良愷悌者而後任之康有敬忌之美無威富之奢
而百姓安矣何者在所當擇非刑乎刑一成而不可變也
必慎重不忽以鞠之情法無疑者然後加之庶有日勤之
慰能制五刑之中而百姓安矣有所擬議之謂度何者在
所當度非及乎兩相構爭其情萬狀而及者辭中之所牽
引者也或出于罪人之拳累或出于奸胥所林連必也度
之以理勿以人言之所指者即逮之度之以情勿以已心
之所疑者即逮之庶有簡孚之實無比附之私而百姓安
矣刑不以殘民而以安民即謂之祥可也

兩造具備 節

此下六節詳用刑之節目此則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二
句詳於考閱而聽之也公簡孚六句審于擬斷而處之也

當疑斷即在師聽時非兩時事也兩者原被告也造至也
一不到則偏說獨是或以先入爲主辭如文卷証如干証
辭証一不備則何所據以聞其情僞跡爲僚官之司刑者
與衆聽恐一人之聰明有限意見或偏參輿論而不執一
己之見也五辭非一人並犯五罪乃其辭必有麗五刑之
之一條者故曰五辭也簡乎六句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
罪也重在疑上不可以法之正法之權平看辭卽今之供
招簡者核實也乎信也不能隱諱所供是實也正于五刑
謂質之五刑之書當以何刑坐之也其辭與刑合者固服
之以刑矣若刑有定名而辭與刑參差不相應此爲刑之
疑者則質之五罰酌輕重多寡而許其贖焉其詞與罰合
者固加之以罰矣若罰有定名而詞與罰又參差不相應
此罰之疑者則質之五過而直赦之罰亦不及矣正義曰
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
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

節

此言用法徇私之弊不可不戒也舉五過之疵而五刑五
罰之疵可見矣或畏權勢或報德怨或徇女調或貪賄賂
或聽干請因之出入人罪當以爲過而不爲過是故入也
不當以爲過而乃以爲過是故出也皆疵也罪惟均者以

犯人之罪坐問官蓋執法之人先自賣法情尤可罪故與
犯人同科也審克者正于五過之時必察之詳而盡已之
能果當宥則宥不當宥則勿宥不可以五疵爲出入一或
疎略卽五疵乘之矣

五刑之疑有赦

節

此專言疑獄之當謹承上文簡乎六句而申之五刑有疑
赦從罰五罰有疑赦從過皆從出罪一邊說疑者出入界
於兩持得則矜恤者獲全失則生機者終阻所係最重須
察之精詳不遺餘力方謂之審克不可少有疎畧至或有
疑而不赦也所謂審克者何如簡乎二句與無間一句作
對其嚴句總承刑與罰推究得實可信者多猶未可卽刑
之罰之也又於貌而稽之蓋愚民木訥不善辨白或惕于
獄吏之威嚴所陳十不得一或爲仇家巧陷或爲干証所
強誣遂致窮冤服乃其懷愴之容憤懣不平之色則可
以默窺而意睹也故稽之貌俱是恐枉入之意淺說不正
則耗日記深情厚貌等語乃是發好摘服之意非出罪之
意不可用至於情實無可簡核其爲疑刑疑獄必矣則直
赦之而已不必復聽過爲搜求也具嚴句着力說簡乎者
天心或猶未絕稽貌務期于得情而不致愚懦者含冤無
簡者天心正所樂全不聽而直與之開釋不致解網者難

脫稽貌不聽帝實臨之而豈敢以一毫已私參于其間哉具俱也俱嚴之天威而刑斯爲祥○色聽卽是稽貌按周禮小司寇以五聽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謂不直者氣喘四曰耳聽謂不直者多惑五曰目聽謂不直者眸子眊○曰可信者衆不無未信者存故復稽之貌

墨辟疑赦

節

此正言贖法也墨辟五段詳贖之多寡有定數墨罰六句詳罰之科條有定律罰有定數因數而罰者不可苟罰有定律無律而比者不可苟墨一曰黥刻其面以墨金之令變爲黑則割鼻則剔足則斷也官淫刑也伏生云男女不以義交者以此刑加之男子之陰名爲勢幽閉者幽囚而閉之也大辟死刑也載於法謂之刑加于人謂之辟人有犯五刑而情法有可疑者罰他出黃金納贖與免本罪墨之贖一百鑊則之贖二百鑊則之贖比則加一倍而又差爲五百鑊宮之贖六百鑊大辟之贖一千鑊然必簡閱核實其所犯之罪與罰各相當然後收取其贖不可苟也六兩曰鑊孔氏曰或言黃金或言黃鐵皆銅也銀銅鐵錫與金古者號五金然此五罰之條款又有不等分而言之墨罰之條千劓罰之條千剕罰之條五百官罰之條三百大辟之罰其條二百總而計之五刑之罰其條共有三千此

書

卷十一

二十三

贖

正律而載之刑書者也但律之所載有限而人之所犯無窮倘人之所犯有出于正律之外者何以處之則上下比其罪罪重上比罪輕下比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重者而重罰之定其輕者而輕罰之如今律無明文則請用例是也當此上下比附之時俗吏多因緣以爲姦或有以混亂之辭誤我者拘人言而妄爲比附則僭差矣所當戒也或有援古人之法爲徵者古法今已不行而強爲比附則膠泥矣又當戒也無定法者則酌以定理情我衡鑒而紛至之辭舉不足以授我恰當之衷無明文者則參以法意竭我聰明而既敝之法舉不足以膠我

書

卷十一

二十四

贖

時中之道蓋斟酌所施才情俱竭或上比而非苛或下比而非縱使臆罔在今其所比附亦不過如是已矣惟察惟法不可以內察以心外合以法分看謂群明法意使情罪相當求成法于無法之中也審克只限比附一串說僭亂二字亦不作兩樣辭乃人言非麗于五刑之辭

上刑適輕下服

節

時講俱以上刑三句對刑罰世輕句以人情世變平看上刑二句又與輕重諸罰句對非齊二句總結之謂權而不離乎經其說甚是而玩經文語脉原自流貫活潑何必反對乃佳今訂于左

大法緣情而定者也情有變而法不變則輕重之間必有
差者矣是故不可以無權也權之何如有從人情而權之
者有從世變而權之者故上罪而服上刑人所知也然有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者則當使之服下刑下罪而服下刑
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下刑而情適重者則當使之服上刑
此所謂權也所以稱物之輕重以求中也然豈惟輕重諸
刑有權哉罰亦有之如事在重罰而情輕則從輕以罰之
事在輕罰而情重則從重以罰之此皆權之道也刑權輕
重以上下罰權輕重以多寡而人情足以盡其變矣然情
不過在一人又有輕重以世者矣均之爲法也而世變不
尚書疏訂 卷之十 二十五

有重輕世有治亂每執一法以齊之反見紛紛多故矣
豈能齊哉○張氏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誤殺則適輕
矣闕殿不死此下刑也然謀殺而適不死則適重矣此
其情也陳氏曰罪莫重于殺人而殺奴婢則輕罪莫輕于
詈罵而罵父兄則重此似與情字欠貼世輕世重愚意不
欲入新國亂國只是強弗友愛友二句是矣卽道有升降
政由俗革之意惟齊句總上文而過下倫要之詞法不齊
方可齊人倫要只是個理字倫要正是齊字

罪懲非死

節

上既告以贖法之差等用法之權衡矣此詳示以謹刑罰
之道所以善贖法之窮而達權變之宜也罰懲二句作一
頭舉罰以包刑見刑罰之當謹非依以下分擇人盡心備
詞三項正謹之道也民以財爲命故出贖爲病非受許多
苦楚之說罰且病則刑尤可知倭者有口辨而無仁心以
之折獄必將屈人以言貪卒莫知措口多致誣服所以不
可折獄惟溫良長者有天地好生之心其口若木若訥其
中欽哉恤哉而刑罰罔非在中無過差也人之所以常擇
也不但此也又當盡心被辭非情實終必有差對問之際
或擁護不暇或抵牾不合于此察之而真情立見矣蓋人
非真情雖善辨飾非必有差錯罅漏不容掩也然又不可

偏主也信以爲不然而吾知其非然信以爲然又焉知其非不然必互爲參酌以爲不可從又以爲可從虛懸其端而不敢執也非從惟從四字連說不可拆開不可以非從爲出惟從爲入又不是始以爲不可從終又可從乃是向活話猶云揣摩參酌不執一途云耳亦非遲疑不決之意哀者不忍也與慘刻反敬者不忽也與怠忽反此折獄之本也明啓刑書求合律也與衆有司共占度之不至公也參之人反之已則求其情也審考之書占之衆則符諸律也精罰之擬議皆庶幾中正矣然其刑其罰尤不適用必察之詳而盡其能可也此皆所爲盡心也陸氏曰占如占尙書晚訂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卜已心衆見揣度書意或上服或下服或比附也中止卽倫要其刑其罰止定其罪未便加之人擇其心亦盡矣由是獄成而入乎之獄輸而君孚之成者招議已定有成案也孚者衆人心服不生異議也輸者申奏于君孚者詳允稱言不至駁反也若所上之書當僞情飾罪之輕重事之首尾皆該載無遺如一人而犯兩事一罪或有一法亦并具上之以聽君之裁決焉豈但不敢自專已哉猶冀君之窮未盡之情尋可出之路故載之詳也三者能謹則殺之且不恣而出贖肯以爲病哉情節者犯罪之期未兼擬罪之斷案恐君欲從輕議之也故備其詞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 節

此又合同異姓之諸侯而總告之官伯族姓註作四樣人朕言三句示已敬刑之心今天二句示群臣當敬之意明清二句勉以敬刑之道無或以下戒以不敬之禍言且多懼以用之乎敬以欽恤言德以仁厚言申說不敬則任意取舍肆爲殘虐其於刑也何德之有惟以哀矜惻怛之意存于中斯有仁厚生全之德洽于民是種德之深者莫如刑也金氏謂惟有德者可以用刑不取所以當敬者何也刑者天齊于民以教祗德以兼民委乃是相助其德化之所不及而非以殘民也爾爲典獄之官而不仰體上天相民之意是逆天也而可乎務盡教刑之道以左右斯民期于民之率乂而後已是天相民于上爾代天相民于下替天地之化育便可與上天相參此之謂作配也止以生全遑言兼刑有者非是既欲作配而聽斷之間可不謹乎獄有單詞無證無對全憑一面之說聽之最難其道在此心之明與清明譬如鑑然清管如水然鑑水俱能照物然鑑而昏水而濁則不照矣故明而不蔽清而不汚則獨說深藏之隱衷可立剖也獄有兩詞彼此相角不肯相下聽之易偏其道在此心之中不中則一邊少一邊多偏倚爲累而民情不服矣故欲民之治而輸情服罪罔不秉一中以

聽之直者爲是曲者爲非則兩造角勝之虛詞可立定也
明清亦中中亦明清亦五文也此皆作配之道也顧單詞
行賄者鮮兩詞求勝而賄賂滋章矣爾其戒之母或以私
爲家于獄之兩詞也呂氏曰私家云者出沒變化于兩詞
中以肥己棄家也或云以私意而成其家更明賈賈以下
極言其禍累獄得貨是爲實但自聚罪狀耳天必報以
諸般殃禍有永遠可畏之罰貨積不足爲喜禍極乃永可
畏豈天不以中道待人而偏罰之哉惟人之所愛者在此
命也嗟天賦曰非天道不中以獄乃人命生死之所在故
也不照傳取殃禍之說倘天罰不極則獄吏無所懲創競
約書晚訂
爲私家庶民固有蒙善政居于天之下矣此天罰之所以
必極而與欲者不可不敬也府藏也藏貨財曰府故藏罪
狀亦曰府在傳中訓取不從永畏惟罰言永可畏者庶充
之罰也不中言罰之偏也民疑當指與獄者

王曰嗚呼嗣孫

節

日記德字不作三德卽有德惟刑之德民中不作受中之
中卽輕重得中之中黃葵陽曰哲人單指皋陶不必入伯
夷伯夷未嘗爲刑官俱確見陸實府曰以刑罰之中衍聖
長之慶慶字就國脉說卽一人有慶之慶亦佳予恭請說
訂于左

流仁厚之德于民而用刑之際得輕重之中此德于民之
中者也今在何所監視非德于民之中者乎而夷考其人
則古哲人若皋陶是也皋陶制刑以教祇德率又以棄民
棄惟刑也而種德民懷復無疆之辭當時曰良士師後世
曰古直臣而芳聲令譽至今不朽焉又豈特名垂于已哉
抑且慶集于君蓋刑者君之刑也凡麗于五極咸得其中
輕焉而非不及重焉而非太過民命無傷自然國脉培固
而靈長之慶恒必由之不其有慶耶身享名君蒙慶非祥
刑而何嗣孫所受者王之嘉師雖有不善初非本性且後
能協中豈可虐視之其監于此祥刑而法之酌五極之中
尚書晚訂
存好生之德訖威訖富不爲勢利之圖以教以愚期于元
命之配庶亦可以收無疆之辭成一人之慶矣○屬字訓
麗字不訓適字孔疏訓着字五極卽五刑極者爲民所準
也不必云五刑至此而極

附錄舊詩大意并諸侯之子孫告之言非但爾當監卽爾
之子孫將有治民之責均所當監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
古之用刑成剛柔正直之德以全民所受之中者乎尚明
聽之哉古之哲人若伯夷播刑之典皋陶制刑之中皆以
用刑獲無窮之美譽其有慶如此何以致之凡麗于五刑
之詞咸得其中當輕而輕當重而重無過亦無不及所以

有慶也舉而有慶何祥如之爾嗣孫受王之民民善其
監此祥刑而法之降典折民知伯夷可也率又乘美如皋
陶可也庶亦可以全斯民之中無繼之舉矣

文侯之命

周幽王娶于申生太子立曰褒姒褒姒生伯服廢申后
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引西戎殺王晉文公與諸
侯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于東都平王嘉文侯之功
命為方伯作策書命之

王若曰父義和

節

平王策命文侯若曰昔我大顯祖文王武王能敬慎明德
不顯亦臨無斃亦保統統不忘開修所以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由身心以達于政治光耀無遠不至言其德之

尚書

卷十一

三十一

上格則精華發聞昭升極于穹蒼其不容掩有如此者言
其德之旁流則聲教漸被推行訖于四海其不容禦有如
此者故上帝眷其德集大命于文王而武王繼之遂有天
下嗣後繼體之君若成康以下之先祖承全盛之業固易
為守者而不能不賴于臣之助也亦惟有先正之臣如爾
祖父唐叔等能左右綱維精白以事其君凡君有小大謀
猷無不順而從之或承其流或宣其化以光昭祖德以安
定國家故先祖成康以下諸君得以安在位而無播越喪
亡之虞也祖德雖隆而無世臣之助又豈可哉○王顯據
見成說克慎人工夫說亦無妨二句一串昭升如聲旨

聞之意不可說感天敷賜降教四能之嘉知恪爾時維
冒丕單是也不作名譽說集命不及武王文王基命之三
言文亦足包武也亦惟先正重看見倚賴之重先正不止

唐叔一人按叔虞武王子成王弟封於唐至其子燹及國
號為晉文侯之祖也子燹以下皆先正也但據下文顯祖
文人則意在唐叔居多厥辟先祖亦不可拘定成康如昭
王穆王宣王如何可遺之但不可入幽王幽王其父也孔
疏云自成康以至宣幽非是且幽王方為犬戎所執何得
稱懷在位乎謀以經書言獻以圖為言俱就君說非指先
正之入告罔不率從則先正之奉行也與前入告于內順
之千外微不同懷在位有傷其父不得安在位之意細玩
乃見但諸家痛貶之

尚書

卷十一

三十二

嗚呼閔予小子

節

此傷國之衰而又無人以爲之助也歎息言可閔哉予小
子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既死國又敗也所以然者由
周德既衰絕其資用恩澤于下民蓋下民者國之根本資
澤者民之膏液膏液既竭根本先摧所以戎狄乘之以起
暴侵凌我國家爲害最大也邠家多難已異于周國之可
矣所賴于左右之昭事者豈小哉即我內而御事之臣
有老成賢俊在官使者予小子又才劣無能內無餘力之

助上無戢亂之才其何以濟難今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嘆息言我諸侯之在外者有能致功于我如先正之昭事先王于以弘養民之澤于以扶國祚之衰予一人亦得以安在位矣今將屬之誰哉反覆悲國之無人而托重于文侯也○呂氏曰百國之木膏液內潤然後風得而拔之未育下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大君始生之澤萬民所資故曰資澤照此以至養民說不必入教內臣無人故專望于外臣語意有所歸重其伊句還是覲望之詞有積廣一人之資澤漸屏翰之忠貞嘉謀嘉猷則入告尚書晚訂

卷十二

三十三

于內斯斯猷則順之于外祖德如存外傳不作是也

父義如汝克昭 節

此節正歸功文侯也不重能繼述上言文侯之繼述為修捍我于難而設也顯祖文人皆謂唐叔自其忠貞昭著故曰顯自其佐成文治故曰文華刑三句一氣說下追孝句又繼上二句正是昭顯祖也修捍句申紹會意俱就立已上說昭乃顯祖者使唐叔之前功振揚不遇侯也何以見一文武之道如戰戰伐伐討誅廢其功烈至今在也爾祖嘗儀刑之以昭事成康矣自後周武王俊在事故戎為難而文武之道幾墜國家之統散而不續矣惟汝撥除戎

難興復王家法文武廢亂之功自爾始用會乃辟革人心于既渙之日而不至離撓用紹乃辟承令緒于肅亡之秋而不至中絕今日之會紹依然爾祖之昭事也非追孝于前文人而何當使戎之日奔亡殘破何其難也曠壞則修而完之危困則得而衛之不但王室再造而予小子之身亦得以存若汝之功予之所最美也而敢不酬乎刑文武句舊解不明且其所刑者何事而混混指創舉保位上說為人臣者何以於其創舉保位乎申直解顯與而意未透暢前讀發之甚快至以會字為會合諸侯更當酌之會紹俱就立已上說日記曰平王失愛于父流離顛沛依托母家父死于楚國會中絕文侯起定其難而離會者繼故曰會紹○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為侯夫遺大戒之難不能自強惟倚人以為壽又以豎鐫昇秦惜哉

王曰父義和

節

此正平王報文侯之功而飭造就國視師欲其撫一方之衆也寧邦欲其安本國之民也用齊至馬四匹國之大事在祀典戎程唯此一兩所以隆告廟之禮弓矢乘馬所以重征伐之權皆方伯所宜有者備其物所以厚其報也虜弓盧矢黑也相稱彤弓彤矢赤也相稱往哉即歸字奏遠能通舊以教民言然說方伯說則指統馭諸侯為切惠康小

民養中未必無教也無是于事無寧于心總承此觀視師之事簡舊指簡職業之修者然就方伯說則指簡閭士奉張師諸戎爲切恤爲恤民之失所者如不教不養此卽寧邦之事用成顯德德承上四句顯德指有功王室說今又柔服遠近簡恤士民則德威宣著勛業益光故曰威也又柔能作統御諸侯簡作士卒之士謂張師詰戎則亦不必入教養只渾說爲要○呂氏曰東遷之初大仇未報王畧未復正臥薪嘗膽之秋奔亡之餘僅得苟安遽釋然自以爲足周其終于東乎董氏曰平王忘不共戴天之仇而錫命文侯率車於爾爾爾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于南陽號泣卷十五三十五

賈晉

淮夷徐戎並起冠帶皆侯伯禽承王命征之晉歸于賈

公曰嗟人無譚

節

此伯禽晉師之詞鄭玄云人謂軍之士象及費池之民淮夷津浦之夷徐戎徐州之戎征茲猶云往者見其叛亂之久也淮夷倡亂徐戎從亂並起冠帶故往征之曰征見其

承王命

善乃甲冑

節

此戒軍中治戎備也甲以衛身冑以衛首千楯以扞敵皆自衛之具也穀之欲其完固敵之欲其縝密無敢不弔者各極其精至也長兵用弓矢短兵用戈矛鉞鉞刀劍有鋒刃皆攻人之具也備之欲其多鍛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無敢不善者各盡其美善也甲鎧也冑兜鍪也穀者銳有斷絕穿治之也楯防牌也敵者繫紛于楯以手持之紛如絞而小弓必二以備壞折矢一房必百故言備穀者燒而淬之水中以堅之戈矛體欲精堅斧鉞刀劍有鋒刃故欲磨之使利

南音曉訂

卷十五

三十五

今惟淫舍牛馬

節

此告軍伍所在之居民以除道路也牛駕車以載軍儲馬服乘以供武用皆用兵所急者軍所止之處必出之牢閑之中大布于野以牧之矣居民昔嘗穿地而深坑又設機其上以捕虎豹又穿窬以捕小獸恐此獲弄損傷牛馬須閉塞之無敢傷牯犢倘不杜不致致牛馬有傷則有常刑孔氏云殘人畜之刑牯犢卽指牛馬傳中川梁澤藪非居民所爲不必補出○淫訓大舍者釋而放之也牯閑牢也軍人所在必須放牧牛馬在牯遂以牯爲牛馬之名鄭玄又云

特乃枉結之特施特于牛馬之廊使不得走失獲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于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爲名獲以得獸爲名杜微皆閉塞之義恐害牧放之牛馬故使閉塞之

馬牛其風

節

此戒將士以嚴部伍也馬牛臣妾斷指居民之人童言彼軍中安得有子女乎或又諄諄著辨而不知暫時從征之軍豈久駐之軍乃携家眷同行乎人人携家眷以同行則其不便亦甚矣且前之馬牛臣妾既主軍中後之竊誘又

南書曉訂

卷十一

三十七

指居民恐立言不若是穢也細玩經文傳註本自明白人自混淆耳蓋師行之時居民之馬牛見軍中之馬牛或杜相誘而風遂其子女或有奔避而誤入軍壘居民不得越過軍壘來追逐失主雖不可來逐而軍士亦不可私匿當敬還之如此有賞如居民來逐將士不復皆有常刑刑來逐者恐其來而亂我之部伍也刑不復者恐軍人乘機搶攘自亂其部伍也夫主指居民越逐亦指居民此是居民之人畜已在軍中故不許失主來逐亦不許軍人藏之不送商賈酌還物之所值多寡以予之以密勸也賞只承祇復說舊以越逐爲軍便生許多荆棘矣若牛馬不風臣

妾不送爲穢竊引誘之計其刑之也又何疑蘇氏曰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呂氏曰自古長師多因剿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嚴戒之又賈逵云風放也杜杜相誘謂之風

甲戌我惟征徐戎

節

此立期會也期是出征日期會是集諸侯之師甲戌征徐戎是期會下模糧積穀芻芡皆期會中事不可以兩甲戌作對模糧以足軍食視幹以治軍壘芻芡以飼馬牛皆行師所最急者甲戌用兵之期舍淮夷先攻徐戎以其取也攻瑕則堅者亦瑕武之善經也或云徐戎尤近營境故先

南書曉訂

卷十一

三十八

征之時儲貯也模積米稷使熟又爲粉取其易食也不遠謂少而不及數此謂之軍興故加以死刑三郊三遂者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爲正兵遂爲副兵寇從東來東郊正受敵使專拒守不他侵而調發供應惟取于西南北之三郊三遂也積穀版築之具積在兩頭餘在兩旁以障土令三方供之甲戌進兵之日乘隙修築城垣營壘以防衝突之患傳所云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侵我之禁也無敢不供恐闕事也無餘刑謂盡歾其妻子不遺一人在軍供廝役但不殺之男入于罪謀如入于春菜鄭云未應緣生合家養亦權以育之耳焚乾芻芡焚飼馬牛一日無食則

饑疲不能戰故亦服死焉時魯人以多爲善也棲桓諸侯自責故不言魯人積餘多矣非遠國所能致故皆供于魯

○此篇見魯侯紀傳歷明規模整頓亂之才也

秦晉

秦穆公使杞子戍鄭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代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曰爾何知蹇叔之墓木拱矣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晉襄公敗之于殽四其三帥文公夫人文嬴請而歸之穆公悔過作誓

公曰嗟我士藥無辜 節

我士謂群臣群言之首謂言中之最要者下節是也

古人有言曰 節

尚書晚訂

卷十

三十九

后

此正群言之首也四句文氣一直下不可截斷凡人之情溺於利欲盡自以爲是人順之則快然而安人責之則憚然而怒到他責人便容易了不肯以責人之心反而自責惟已有過差受人之責如水之流即時後改無所留滯此非真能克己者不能是惟難哉穆公以前日不受蹇叔之言爲安于徇已故自悔如此古人此言切中人情故曰群言之首

我心之憂

節

三句一直說逾過也過行之速也若弗云云憂已衰老前途已迫恐遂死不及改過也無窮者上天之日月有盡者

吾身之日月念及乎往者之不可諫即念及于來者之不可追深自咎改過遷善

惟古之謀人

節

上四句悔既往之失下三句冀將來之善雖則句過文貴變即古謀人暗指蹇叔今謀人暗指杞子等謀人爲人謀者古之謀人酌是非審利害執大義不肯苟就人意我則謂其不顧已而忌嫉之今之謀人新進喜事順從我意初亦知其所謀不穩但因其曲說且親用之此往日之過所謂不能受責如流也雖則云然今而後尚可如是乎向圖訪問此黃髮之老乃罔所悉耳黃髮謂耆老深慮遠謀酌是非識利害爲社稷憂遣蒼生福動必期于萬全兵不敢以嘗試此所以有成無敗也何愆之有通節在伐國啓疆上模寫爲切

番番良士

節

番番如世稱幡然也旅即舊脊骨也訓衆者非愆衰也訓過者非截截馬駟曰解語斬截省要也論猶辨也易辭非君子自變其說乃強詞奪理之意君子分明一片道理之辭即被他一頓巧言却似變做沒道理了令人不聽他皇服猶云沒工夫用他多字意謂得一不可況其多乎當時陳謀伐鄭想不止杞子一人故云然也番番良士如蹇叔

人老而賢奮力雖寡謀猷則壯昔嘗欲其墓木既拱者我
竊悔之惜其人已死今庶幾復有斯人乎蓋追思之至也
仇仇然武勇之夫若三帥射御不還中處無失肯所誇為
過門起乘者竊深悔之彼勇而無謀多至債事我庶幾不
欲用他况截截善論言若杞子輩其言銘利其辨機巧指
白為黑以非為是反使君子之正論不伸如此之人得一
足以覆人邦家我皇暇多有之哉蓋畏之甚也王方麓謂
此節書傳詞僅切陳新安謂其傳詞悠緩愚謂直悔不在
言語上

昧昧我思之

節

尚書晚訂

卷十

四十一

四十一

何以良士尚有而補言不皇多有乎蓋用一好賢之君子
則國受其利用一妬賢之小人則國受其害也昧昧然
也深潛沉思言思之長也如有者設詞一介特立不倚之
意非獨立而無朋也斷斷誠一之貌無他技非真無有才
而不自用也正是他誠一處休休如有容作一句讀和易
之中有廣大之量存焉量太則能容如天地之無不覆載
也如江海之無不茹納也有不可得而測度者人技若已
有則形骸爾我兩相渾忘豈但不妬嫉而已心好不管口
出是其好之之極口所稱揚遠不足盡其心所愛慕謂言
有盡而好無窮也比表裡如一更進一層豈但不排抑之

而已是能容之要發能字譬如若有器于此內中容不得了
則必溢而出之矣蓋惟其量大所以能無所不容也舊止
云非勉強未盡前曰其如未可測識之詞此曰是能果然
不謬之詞正相應也此段形容好賢之心至為曲盡固有
如此之臣不但當時受其福其餘澤所及足為後世憑藉
成憲所傳足為後世遵守其所引之善類又足為奕世之
輔故子孫可保造福于民飽食暖衣樂其樂利其利不致
失所誰非大臣容賢所致故能保黎民亦職有利於國說
違者與相逆也不達傳訓窮達之達申云沮敗其爭國有
此人正人沮絕大奸盤據曲直顛倒國殃民子孫不能
長久黎民不能安樂蓋元氣既削事體敗壞不可救藥豈
不甚危哉國何利而用此人哉○保子孫保黎民至廣致
群賢以圖治功上說○陳新安曰此章大學之其形容
能容不能容之情狀利害至矣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
也

邦之杌隳

節

尚書晚訂

卷十

四十一

四十一

承上二節而覆言之子孫黎民之殆是杌隳也係于所任
一人之非謂妬賢嫉能子孫黎民之利是安也係于所
任一人之長謂休容好善一人見不必多也杌如木之動
搖因如阜之圯壞日記曰此篇不但取其博過其于君子

小人之情義雖在人之心不可不察也切者明矣

以刑之書之於外也

按春秋傳魯公三十一年春穆公與晉文公伐鄭秦私與
魯使范子戔之而還三十二年杞子使告云已見晉將
師於穀表三帥匹馬隻輪無逆者文公二年秦孟明帥
伐晉報鄭之侵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亨秦師敗績三
年秦伯伐晉將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荊
濟封漚尸而還彭衙濟河之獲三帥皆不得志勢窮而還
史記以為秦晉之作住此特若使傷于殺之歸而未有彭
衙濟河之役則秦晉不足為然據左傳謂此皆作于穆
之歸未知孰是

李氏曰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簡秦晉而周
遷洛邑而周曰弱秦得鎬京而秦曰強德文侯之命見乎
王之志無志讀秦晉見穆公之改遷遷焉周欲不弱秦
欲不與得乎

或又曰傷周轍之既東而東周之興及沒有望于魯故魯
伯禽之誓與王風之不競而天下之勢駸駸將入于秦故
取穆公之悔猶詩之歸南顧晉侯也

余譚言曰周六戎之亂故府所藏六籍想多散逸宜王
疑書中與言一語所錄一以之命三言氏故進中所傳在

原缺

尚書晚訂十二卷

編修周守謙家藏本

明史維堡撰維堡字心傳金壇人萬歷丙辰進士
官至工部郎中是書本名尚書集覽後更名晚訂
蓋取晚年論定之意也大旨以蔡傳為藍本惟攷
據典故頗引舊文不盡同於蔡傳蓋參用朱子尚
書名物度數當看註疏之語也

尚書揆一六卷

〔明〕鄒期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揆一

六卷》提要

先生揆一一書刻於萬曆
遠近購得其書無不戶誦家
以是發為文章俱矜名
先生經筵上第致通顯者指不
勝屈 鼎革以來是書舊板半
蕪佚於兵火遷徙之中海內思
得其書已不能復窺其全父師
之教其子弟者以為非是書則
無以發明二帝三王之要旨妙
義舉業家如失其家珍也予念

原缺第一葉

昔侍先生函丈受經於先生而先生孫九揖又曾問字於予且能以文名于時何可令是書不傳于今日更令治是經者濶畧鹵莽從事于典謨訓誥之文而

序三

二帝三王之要旨妙義不復有所考衷而發明之又豈予所以善承先生之教與先生之孫所以紹聞家學者哉因與先生之孫重訂而梓之剞劂如其初蓋

是書與申文定公會編相為表裏會編簡切明約歸于典括是書撮精擷粹微渺悉扶既貫串章法而于一句一字必根極理要其法一本于九峰氏尚書之

序四

有二書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是二書者闕一言不可也夫虞廷十六字傳心為萬世理學之宗先生繼程朱之理學上明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之

開示後人故先生歿崇祀崇正
道南兩書院與楊龜山羅仲素
諸大儒分光俎豆今垂三十年

時先生之功寧不在萬世也哉
康熙庚戌桂月朔日愛業門人
顧宸脩遠氏敬題

而先生之書復行于世顧昔序

先生書者忠憲先生也予敢序

序五

序六

先生書哉予不敢忘先生之教
而顧公之同好故不揣贅其端
則是書也以為文章則真文章
以為理學則真理學也吾知是
書再出而尚書之學大闡于今

高宗憲先生原序

公享先生治尚書也勤矣以為不極理學家言理弗到也不極舉業家言用弗親也於是舉兩家言博采而精研之歷數寒暑為茲編也諸弟子讀之發覆矣人不能具汗簡謀裨而公之世甚盛事也諸弟子復揭余請揭其要余惟自晉聖人傳心之典莫尊於易然義盡剖於中古文亦翼於秦周猶周書也自書契以來莫古於尚書聖人之言莫要於十六字而秦氏之後伏傳以來當世大師無不涉尚書為教漢之專尚書撰一序

一

門以斯位三公爵道侯者不可勝託然猶濂洛關閩而前無有知十六字之義者何也則求諸經而不求諸心也夫經也者心也心也者經也專門者括於訓詁舉業者括於文辭於經無當焉然而兩家者俱有能造其精微焉在其責求諸心也嗟乎彼不知所為造其精微者何物耳今試取經中一語令千萬年之人為文為其義不窮也今千萬人同時為文為其義不窮也所為富有日新於毫楮之間者何物耶夫果有識富有日新於毫楮者則斯編也為十六字矣區

區舉子業云乎哉萬曆丙辰冬日東林學道人高攀龍序

尚書撰一序

二

先大父讀尚書六要附述

先大父成是書于萬曆丙辰提挈綱維貫串前後于
一字一句融會根擄一本九峰氏間泰王氏二記胡
竟陵陸平湖諸家尚友本傳雖奇弗載苟合本傳雖
殘必收扶天人性命之微彙齊治均平之理二帝三
王之心法治法開卷了然海內久奉為舉業正鵠後
因兵火散佚是書之不見于世垂三十年修遠顧失
子謀重付剞劂以廣其傳陞德侍先大父時提耳諄
諄教次一二以公同志

讀尚書六要

一 曰讀書要指歸一副尚書盡于中之一字帝王治
本于道道本于心中字道字心字可謂得大指歸矣
如傳說中以憲天為主而尤在惟厥攸居一語洪範
以建用皇極為主而尤在敬用五事一語以此類推
源流迥分

一 曰讀書要安會如請危微精一而尚書論學諸篇在
其中矣如請克明放勳而洪範建皇極在其中矣如
請決川距海而禹貢導山導水之法在其中矣如請
象以典刑而康誥慎罰繇王訓刑在其中矣一以貫

之理不能易

一 曰讀書要精確如日宣三德節前只言三德六德
下卻接以九德成事九字成字一字一義不可錯過
一 曰讀書要虛明古人字句間如化工肖物斷不虛
設如伯禹作司空帝作司空三字汝平水土惟時懋
我帶汝平水土四字虛虛會之儘自有味又如拜手
稽首告嗣天子王矣一句未了緊接群臣用威戒于
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一句未了又
緊接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解哉周公與群臣一堂
讀尚書六要

二

之工相屬成語真是如畫非虛心理會未易見得
一 曰讀書要貫串尚書五十八篇每篇大意都是一
片語如太甲下道篇俱言慎與居誥進篇俱言敬德
立政進篇言知恤而在迪知忱恤畢命進篇言保登
而在旌別淑慝須處顧世前後貫通不須別尋話
頭觀此求之本色自富
一 曰讀書要考據如堯典中星何以必啟考初昏日
已落星初昏據此以分晝夜中星準則中氣亦得矣
如禹貢四清若以河為宗而分江漢淮濟為四大謬

夫清者以其獨遠于海也若江河濟淮皆獨遠于海故名四清江漢合流故止名一清若不考據鮮不舛矣

以上六要舉一類餘請是編者旁通曲暢五十八篇之書已盡于一篇之中一篇之旨已該于一言之內矣

孫男陞百拜謹書

請尚書六要

尚書換一卷之一

錫山鄒鼎公亨著

門人顧宸修遠重訂

孫男陞



自朱夫子解雅言謂書以道政事而說者多矣以經綸之迹求之不知尚書性學之源也如先典之光被此光從何處來性中自煥之光也舜典之重華此華從何處來亦性中自有之華也他如禹貢戴山川脉絡而提出祇台德先一語說命詳審天政治而提出惟厥攸居一語太保之陳旅獒而有志以道寧之箴尚書換一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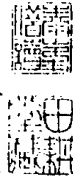
成王之發顧命而有冒貢非義之戒淵哉微乎政事云乎哉至言敬言中言性言學直指本原又不待言矣故論政者必從性而求之方謂之真經論說書者必從性而求之方謂之真經學立言者必從性而求之方謂之真文章蓋必探其大本大原自有左右逢源之妙旨趣不窮非徒板葉之談也請尚書者不可不知○簡端錄云仲尼刪書豈徒以文字哉篇有一大義為其間小節日不論也是政典謨禪統也湯誥牧誓中代也太甲遯也大誥攝也顧命終也康王之

詰始也他篇準是蓋無無義者

克典

曰若稽古帝堯節○自洪荒以來義農黃帝數聖人
作皆有功于生民而堯之功為尤大故曰放勳蓋自
古極盛之治莫過于堯前乎此者有未至後乎此者
莫能加○放勳總言德業也古人言德業與後世不
同臨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一物而已○放勳放縱
之放言堯之功流溢貫徹自近而遠無所不屆山川
不得阻封域不得限故曰放勳勳功也脩齊治平皆
尚書撰一 卷之一 二

功也若說德之著而為功則二之矣○只放勳二字
分明畫出堯來古者以放勳為堯名取其形容即真
也○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于
此合言欽恭敬也盡欽之義盡聖人之德矣敬體而
明用此聖學傳心之秘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聰明
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事帝朱子曰人所以不聰
不明者止緣自心惰慢使昏塞了其鮮太極圖說曰
敬則欲寡而理明此體用之說與○明道明也聖人
無欲則清明在躬若照臨四方乃明之用也程子曰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天地之經緯歷事之
條理燦然于吾心者文也○文者思之著見思之見
于事而燦然條理者文也此條理皆心之文理密察
出之是思也文理密察自深遠而非淺近○在堯渾
然全體本自一德特就其中分之有四者之別○時
文平叙四德又講安安久渾成須變化得壯觀○恭
讓依傳根德性來恭讓所包廣凡衣冠瞻視容貌詞
氣之無不尊嚴也事天饗帝社稷宗廟之無不祇肅
也親親尊尊皆使臣民之無不有禮也深宮大廷出
尚書撰一 卷之一

入起居之無不端莊也皆恭也子曰能禮讓為國乎
何有大學一家讓一國興讓唐虞時君則揖讓而治
也臣則濟濟相讓也黎獻則誰敢不讓也虞賓則序
后德讓也凡服人之善讓善于人遜利于人割欲于
己皆讓也凡人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揚敬
仲所云枯于有我之私而不知天地萬物之同體其
不恭不遜之根未去故也○允允須仔細看要像箇
聖人畧粗便是賢人的恭讓不可以名堯○德性行
實皆故與之所承也德性行實作四個字看或言德

出于性行出于實非是○金氏曰恭讓欽之接于人者也○先字最妙溫陵所謂一先周至全彰妙體也文臣言此正見所為故意者乃其威德精光照耀宇宙其光照處即成功之所在而非規規事為之末也祗以流行言格以充塞言四表橫說上下豎說不曰被四海而曰被四表者以其出于四海之外也不曰格民物而曰工下以其有功于天地也若照下在民工就則重複且看得小了○呂氏曰人惟不實到恭遜地位是以見不得被四表格上下學者誠靜思之

尚書卷一 卷之一

四

斯須莊敬和樂亦自有工際下端之理左支右吾出門如有碍誰謂天地寬者皆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先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總在帝先一性中觸之斯應分內事也克明俊德節○此節就祗格中抽出其實處言之夫被四表格上下同蕩蕩難名矣姑以其實之可見者言之克明一句是括欽明等下文六句是撇開光被四表也俊德渾然說不可就用欽明等作骨蓋此等乃史臣贊頌之詞非俊德中有此條件也克明者

昭融洞微其本明之體自來不曾有一毫汙蔽非假脩為以獲之也俊曰大使包涵天下國家以字貫下親也平章也協和也皆明德之作用也政不必言矣○克能也擔荷到底之謂書中無限克字如克難克勤克儉之類皆一意蓋以他人鮮能而聖人獨擔荷得起勇往力行不少放下以至手有成功實效及人及物蓋與天地同運于於積之中與日月並為者慈○德本俊也人昏之則失其俊矣克之德非加于人之俊也俊于克之明也○親睦等俱要得聖人作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五

用神速意○九族有親親之執而克以一德親之九族化于克之德而無不親則和矣故傳訓親而和也必九族皆以克之心為心始可云和也既字只是已致之詞以起下句不必訓為盡也○章字有照臨之義一先均照故曰平昭明謂整然皎潔無舊染之污亦是概說○和字有薰育之義如月落萬川不分而徧故曰協於其美之神也著一於字便非尋常之度矣○百姓知愚賢否之不齊而皆以德章之故曰平萬邦遠近大小之不一而皆以德和之故曰協○

別紀平章協和四字各兩平者平均也章明也協暢其不合和和未順還事說為是○種即親也明即章也雅即和也各句度文以類相對于九族曰親睦于百姓曰章明于萬邦曰雅和隨地立文其實睦者亦明明者亦和和者明亦在其中矣○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大學言明明德必先新其民始滿其量中庸盡性此贊化育參天地而後畢孔子言脩己以安人安百姓曰克明俊德便是會九族萬邦百姓于己到得九族睦百姓明萬邦雅正是克明圓滿處

尚書卷一 卷之一

六

乃命羲和節○此下六節是一段事一片語事莫先于此政莫大于此也乃命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各主四時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冬變言中命雖有總有分而只為一事至置閏一條雖別更端然亦常知不足兩事不可以先後言者也○曆紀數之書如今之天文書非曆日也曆所以推算象觀天之器所以占候曆象是活字曆象所以明天時明天時者欲以授人時也○欽若三句一事意曆也以天象也以天而巳不與焉故曰欽

若聖人作事無不言欽而若字尤事天之心法也言欽而不言若恐有穿鑿之病要之欽未有不若而不若不可言欽也洪範協用五紀下一個協字言天有自然之曆數合之而已矣亦若字之意也○若天以欽授時以敬聖人不惟以曆法告之而且以心法示之○舊說敬授人時謂此處未即授人言曆為授時作耳古之授時是將一年之發所當舉者詳細開列與百官府及百姓令其按此而行故可以允釐百工此說為下文有平秩東作等似與敬授重復故也玩本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七

大工言人時下言東作南耘西成猶易傳解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曰候曰民事所關是言時不言事東作春日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曰作起之事曰先後之宜是言事不言時此傳解本大極精蓋上言授時是頒曆曆所載是言某月為某時某日為某時如今之曆書是也下平秩東作等乃是時四時所當務者逐一開列分四時而頒之此與敬授人時原不重複本文明說敬授何得言此時未

即授也

分命羲仲四節○仲叔專候天以臨曆曉日景一也
曉中星二也既仰觀而又俯察于人事三也又應人
為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蓋為數無知而
圓于氣其動出于自然故也○曆法以日行起度以
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宅岨夷而交西朔方出細
敬致皆所以定卯酉子午之中推日出入之方候朝
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實數宿錢控其事也永短中
星皆自此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日宵永短
尚書卷一 卷之一 八

與中星連者者初昏而候中星之初見以定晝夜之
分又分摺四中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
以永短之極立二至○治曆者必先就陰陽消息之際
以為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于何見之惟候其日晷進
退則其機將無所遁候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
氣至之始雖晷景長短所在不同而晷景為冬至晷
短為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攷求不易蓋至日
氣正則一歲氣節從而正矣○一歲之中東則耕作
南則化育西則成熟北則收芻故以方名配歲事為

文順天時以勸農也○平秩乃曆官頒于王朝之有
司與上教授同所謂九筮百工也今人顯以不使布
置亦從考驗考驗意只宜輕帶○平者事無大小皆
均平之秩者事有先後皆次序之○設即是分字正
即是至字陽生于子至午而極前卯則未及後卯則
太過惟仲春卯月為道中也正者前此則微而未盛
後此則極而將衰而惟午月為得正也秋冬放此以
者以日中星為而曉陽之中為仲春也仲春正則季
孟可知以字無工夫後亦倣此○教致與寅賓不同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九

者夏至日行北陸而測候之所在南非日出入處故
于夏至午時立八尺之表而識其景以尺有五寸為
準所謂致日也致日之致謂度其景之至否以知其
氣之至否也○初昏日已落星初明凡測星辰俱用
此時中星常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星隨天西
轉無刻不有中星但考驗之法以初昏為候○朔猶
月朔之朔取終而復始之意在易艮卦為物所成終
而成始程子曰艮止也止則復生不止則不生故艮
終始為物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朔名方古

人之意深遠矣。○三時有事常次序之故言平秋冬則物皆藏入事畢更新須省察之故曰平在○二十八宿環列于四方隨天而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為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轸是為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昂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體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隱見各有時必于南方考之仲春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昂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鳥轉而考一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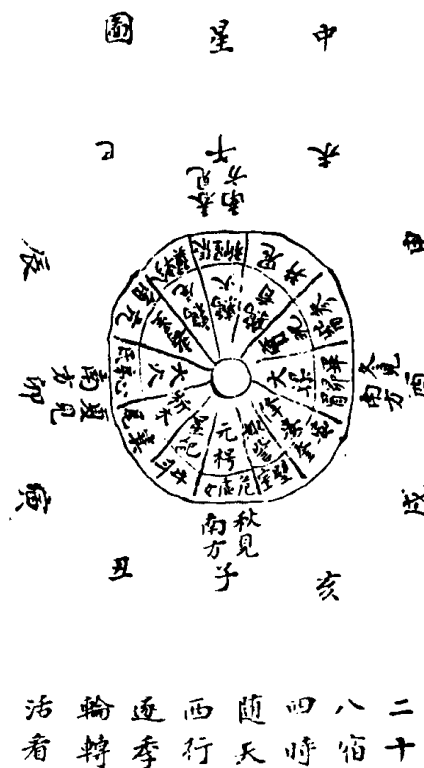
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昂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昂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昂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至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火○四方經度之星以名言之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皆參井鬼柳星張翼轸以日月所會言之姬嗇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大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以物象言之青龍白虎玄武朱雀在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中則以星言如虛昂是也星不當

中而適當次者則以次言如大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兩次之間則以象言如鶉鳥是也○四方之職皆互文而見宅西則嵎夷為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南交則朔為北可知日中則宵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短春中星全舉七宿則夏秋冬為龍虎玄武可知夏獨大火則春獨大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其文章之妙如此○此四節總是頒布于既成之後考驗于未成之先今年之頒布昨午之

而考一 卷之一

上

所考驗也今年之所考驗來年之所頒布也



帝曰皆汝裁節○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日或月積月成時積時或歲此人時之有常而百工所據以為準者也但天行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亦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天之過乃日之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過而見其退也天日進日日退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則天之所過其數已盈日之所退其數已竭于是復會于初起之度焉則歷分與至而二十四氣以周自春徂冬而七十二候以備所調養也期之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焉就三百六十

篇書卷一 卷之一

十三

五日有奇之內分為二十四氣一氣該得十五日有奇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常數故十五日氣之止也其所餘者氣之盈也本文有六日極重止見氣盈之數月凡二十九日餘而與日會每月應三十日三十者朔之正也其不及者朔之虛也分一暮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與日為一月則每月止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止此閏所為置也○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若朔氣在晦

則後月當置閏若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暮字與歲字不同歲是人間所用暮是天氣一周若有期無歲則如夷人但以草木開落為春冬又有年無月但以月盈虧為時候此是夷俗不可為中國○本文暮字閏字歲字是三個眼目日子月字四時字歲字俱要玩日差則月不成月差則時不成時差則歲不成以字有力○信治無工夫只是歲月日時既定而百工之事可考其成之意聖人治曆明時即人事一時脩舉人與天常相應四時行百物生天之示乎人

篇書卷一 卷之一

十三

也六府三事允治人之因乎天也羲和明而曆之九官奉而行之其事一而已矣先命羲和而及庶績九官之治在其中矣○允鑒朕猷授未敬授不但欲民事不明在其中矣○允鑒朕猷授未敬授不但欲民事不夫時亦以治百官府之事庶績罔不外作說或易亦無各政事在內
帝曰時者四節○此三節未必一時事但歷書朔臣不賢為禘舜張本○時猶汝對時有節物之時即百按之職所謂雪理陰陽寅亮天地者也○口不道忘

信之言而惟以爭辨為事謂之黨訟此病正在啟明
中未誠德容貌若惡何有此病故齊見其啓明之可
取而帝則見其黨訟之可惡○若時終治若來分治
舉共工特以一職言耳曰若者事有常然不易之理
適而行之無所違悖是之謂順知此則雖朝更夕改
適吏宜民而亦行所無事也方者方輿而木艾言共
工才之敏成就之多能行與言達貌恭心反此是大
倖之人不可用也靜言庸達象恭也與方鳩倖切近
聖世諸臣撫辰庶績皆閭閻無苛絕不見功于局視
而書一 卷之一

十五

方鳩倖功正是權在局視上的意思敬謹見以為
功而帝則以為此等樣功只好閑時講平詒考之實
用全不濟事故曰靜言庸達象恭亦貼在見功上者
若勤勤獻功之意○治水大任非余已從人能盡天
下之議不能成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辦之治未盡
無功然惟有功則自任並強咈戾甚公議隔而人
心離是以愈愈顯而功卒勿成伏待九年無成始返
之者百官謂能治及遣往治亦小小有緒羣臣且
謂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

後退之○方命圮族帝已知之但為天下擇人天下
之公是時齊尚未興廷議推餘羣臣又無才于餘
者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长則曰欽哉以勉之以
餘之才加之敬謹何惡無成而無始餘之棄帝命何
也○明明揚側陋垂重側陋一邊下承之曰有鰥在
下正相應于聞是已知其人也聞之而不自舉之者
為天下得人必盡天下之識聖人目大心平大公無
我氣象可見○雖有惡人于人情不甚相遠惟心不
則德義之經則對惡夫止喜惡無常後世依弟之說
而書一 卷之一

十五

言所以得入口不道惡信之言後世後母之情狀舉
在為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之一字是其本
根奔處其間非可以諫諍回親之心非可以言語諭
親于道加之傲弟又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其歡心哉
克指以孝而已矣語曰彝業業日致其孝此業業而
日致之不已故彼燕燕而日度之有漸至誠之動物
也燕如燕之浮浮之燕威德上達化而燕之使不自
知也此會而豐就燕字巧○人情多勉強于父子兄
弟之間而發露于夫婦隱微之際故二女女之以觀

其刑于二女者何如○第一節先能知子而捨之至
難也二節能察比惡之臣至難也三節知其未善而
猶從衆用之亦至難也不但舍子也有開明之才而
不用則知聖人不貴才矣不但察比惡也有可見之
功而不用則知聖人不貴功矣不但能從衆也以濟
時為急故不輕棄未善之臣以知人為難故不輕信
一己之見可以想君道矣○簡端錄云人倫之權聖
人行之不待友而後進者其惟先乎胤焉而廢權父
子也側焉而揚權君臣也二女並降權夫婦也貳室
而書一 卷之一 夫

迷竇權朋友也乃若升陟摯收還祠辟管則度而後
進者也故曰其惟先乎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此總記舜德之盛以為禪位張
本與堯典首節相似而實不同彼統括堯之始終此
就舜初年事就重華須得他本原處聖人所存不可
見惟于發處見之其所存皆到本心雖然一與不存
萬理明盡之地故其發處無不同舜處側微其于堯
未嘗親矣而利見之而先華如是之同者亦原合也

再見曰重不二曰合一直說○四德各以兩字相配
為最重華之目也時說分自心與欽明等配者大拘
書翼不分自心有見朱子曰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
却是四字時說各重下一字上一字是贊其美止得
朱子合之為四之意不得其細分為八之意矣故訂
傳云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
篤實四箇而字最要緊最要體認如濬哲分之則深
沉與有智各一併合之則即濬而哲深沉便是智慧
即哲而濬智慧便是深沉文明分之則文理與光明
而書一 卷之一 夫

各一併合之則即文而明大理便是光明即明而文
光明便是大理要分分不得天下惟至和厚純粹者
至嚴威儼恪詩曰溫溫恭人溫而恭正見有德氣象
實理充塞吾心一處未滿便虛無一滲漏便實性體
至虛而吾誠信足以充滿之故曰充塞至即濬文溫
允不但指其側陋時也德到極處便至文之不顯是
也至便升聞亦不在師錫岳薦之間乃命以位者先
之以觀刑之事而後命以師徒等位是也尚書翼乃
命以位即作禪位者

慎徽五典節○此言舜之德隨所處而無不宜正見其可禪也或作命以位之實慎徽賓細皆指舜言不尤重堯使此與親九族節一期要見得神化意五典在人存之為秉彜發之為懿德何嘗不美惟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夫其美耳舜致以美之直從他充諸以孝一段筋行心得處昭布出來為勞來匡翼輔直之施使百姓無不返薄歸厚而相親相遜蔚然于邦國之間是五典之美若自舜之一念兢兢業業處以以美之也細者進而為是官也百揆者百司之事于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九

此而我度焉曰細于百揆則其事至煩曰百揆時叙則無一不得其理不時曰叙而曰時叙却好玩味賓以賓禮接之也穆穆和之至也有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意細大覈不可謂作司空亦不可謂處度只是偶使他相視通過非常之起而不失其常因並舉以見其德之盛處
帝曰咨汝舜節○詢事考言者皆舜以職事而考其言也乃言底可績者其事皆如其言而致可有功也三載蒞上見其功效之久也

正月上日節○正月月之元上日日之元堯體元居正之居終曆數之大事舜謂元積化之臣受曆數之大傳故重其事也堯若舜稱堯之為帝自若也而遽以受終告者蓋天子有天下以自為終始堯為天下得人堯之責塞矣而授其終于舜故舜告文祖以受其終焉

在璫璫玉衡三節○此三節皆舜受終之年所整理的事事雖行于舜而命皆案于堯下文做此○璫璫玉衡乃王者正天文之器所相象也唐春按時事莫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九

要為致先之要者齊七改三字上一在字其王意正在此天文二十八宿皆附天不動動者惟日月五星其行歷度即為曆數故曰改如人君之改也七改在天之七改齊者以器而協天也○此節王歲差立說如陰慶元年丁卯冬至日躔黃道真五度二十四分四十九秒二年戊辰冬至日躔黃道真五度二十三分一十一秒每歲有差故欲察而齊之非堯時有所候而舜始整頓也堯典曰象日月星辰即此法蓋惟天象歲歲有差儀器有不合故察器天有不齊之運

而曆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不能不差既差不可不
改天無差因人之法與天相左而謂之差耳所以考
驗者審其推步之常法恐久而與天相左也按此就
典此節恭看極明七政在天其運速順逆分秒之間
不能無差差處亦是天之常度若璣璣只是定法稍
有與天不相合便不可作曆故運璣而以衡窺之所
以齊七政也○肆類四句篇以祭天而及在天之神
祭地而及在地之神平對山川恐對上帝不過須以
上帝作主下分三件為是勸禮望猶傳精旬旬宜體
勸者要一 卷之一

三

貼○始而輯中而觀終而班是三節而者莫云聖人
無象寡室以朝會少而盡其初察禮意朝會多而遂
不得盡乎且律后四朝不聞以一日而畧而四門務
務亦未嘗日日見也此為攝位而異其禮全是要通
天下之精神耳一輯一班凜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氣象通節攝論都要正大
歲二月東巡狩節○此代先地狩也正朔制度禮器
先所頒也一之同之情之如之從先王也樂望是告
主之禮五玉乃錯侯已戌國所執者三帛乃錯侯世

予公之孫附庸之君未成國所執者二生乃卿大夫
所執者但曰窺庫后統于尊也蓋取其尊而不黨偏
取其倨時而行用生者以其生不失義也雖用死者
取其守介至死而不失節也誓之言至也所執以自
致都自衣其心非以獻也正朔制度頒于王朝自有
定制恐侯國有不齊者故一之同之傳時月積于日
度量衡受法于律意要得五體乃親疎貴賤相按之
體恐天下有廢壞不惜之處故脩之以同天下之風
俗如同也禮九有焉古人不苟于禮是以不苟于器
而書世一 卷之一

三

後世禮文滅裂器亦從之卒乃復乃字內有未畢不
敢行既畢不敢留意○不但舉祀禮觀諸侯爵無廢
禮而正朔制度無不遵乎王朝五禮五器無不守乎
王制道德無不一風俗無不同此所以為有虞時巡
之盛舉要得此意○方各有時行必有方至必有中
此古之省方國不費而民不勞也
五載一巡狩節○此定朝巡之期蓋亦承先意而行
之下象刑四罪放此○要見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
以上下文通而遠近洽和見得盛世氣象言功庸迄

說而總歸為民明字重者言舜子諸侯來朝既使各
陳為治之說又能洞察其情偽而核之所以為治者
莫能逃蓋諸哲將聖人莫能遁非如後世臣臣殿最
而已

肇十有二州節○照傳作既即位事分州有二意多
置侯伯乃可以宣天子德意故地太廣則分之且冀
帝都所在而允違于秋奔立並并二州亦以外厚藩
屏而內尊王畿也○報濟之水漢于川川之水通于
海奔海川而盡力于海其意一也川流經界亦情

論書卷一 卷之一

王

諸注治水處亦少五細首尾也彼世不復有濟川工
夫只隨決情治或築堤障之而已洛川九川滌源惟
聖人有此一書大經理也○周書云此節為分三段
看來對山只是作分州之章耳三年不得
象以典刑二節○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使人易避
而難犯也○欽恤乃聖人長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
復立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
當又雖已得其情亦必矜其不赦無知而抵冒至此
也○此節或以為觀刑刑古太拘

二十有八載二節○此節當知舜之所以事君此後
當知舜之所以為君

詢于四岳二節○舜初攝位即親四岳羣收此初即
位首詢在告收蓋當時至要之官也岳牧所總皆諸
侯之事以岳為總內收為總外不是若言岳居內以
統外牧居外以承內却無妨○有諸侯而無十二牧
人自為政矣有十二牧而無四岳朝廷方在亦易以
泮渙故無收蓋重○舜攝位其于賢才知而舉之無
所遺而于天下之情無而覽之宜亦無不及矣及即
為書卷一 卷之一

王

位即首詢四岳蓋以天下之大一日難察之不及則
一日有所遺是聖人常慮其不及也○詢四岳者
蓋以四岳遠內外周知四方為職故以此二事屬任
之非但詢訪已也門聽目皆視居勇上說以其為四方
賢士之所由達故曰四門以其為四方民情所由通
故曰四目四聰關明達三字重啟四岳師諸侯而為
我國之明之達之也○曰四門真有天下一家之氣
象焉曰四目四聰真有天下一家之精神焉○咨詢
一也度支耳各州以諸侯之長為牧專任牧民之事

蓋諸侯各收其民或私其國州牧所以通濟之也○
金哉二字有皆嗟嘆息不可緩而意惟時不但不達
農時如三時不失其務三農各肆其力又因時之工
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為之道知民之貧困疾
苦而為之恤皆惟時意也○能者奈何得他使之帖
服之意即康結不能厥家人之能傳解接而習之知
康虎之性馴接之使順也○官據此民亦此意○蓋
夷穡作十二州之聖夷或云推闡說只見得中國之
治已成也

而書卷一 卷之一

孟

舜曰咨四岳節○治莫急于相故詢岳收之後即
求百揆之人其次播教其次教其次明刑其次利
用其餘以及鳥獸草木各遵其生焉然後節之以禮
和之以樂終之絢言以相與保治于無窮而已此九
節相承之序也○此言舜曰後方言帝曰傳精矣○
知道而後可定百揆有能處要舍知道意當時結充
極治何用有進微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
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盛之時此意不
可忘也○舊庸內有率作意應載工夫全在舊庸應字

舊謂只是不廢僅以亮之功不可加也此亦太拘
事各有理失而此則欲明亮之原賴各有所統矣
而此則欲順成之亮惠一事全在亮字上舜知高堪
百揆而必詢于衆者付之心論而我不與也不曰為
哉而曰伯禹作司空者意以百揆非禹不可但見作
司空司空之事又未可無禹惟帝裁之也時指百揆
蓋使以司空兼百揆也○法平水土司閼闢航本是已
然事又有望以終其事之意金曰伯禹作司空帝曰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兩下口氣正相應要會得虛圓

而書卷一 卷之一

孟

俞其謀見所謀者非輕謀不聽其謀而命之往見所
舉者非輕舉○詢于四岳合此四岳總其方岳者州
牧各總其州者百揆無所不總者
帝曰棄黎民阻饑三節○此三節因禹之謀而申命
其終舊職意阻饑不親不進冠賊茲究供要者得治
蓋以洪水初平之後教養方興之時而況四海九州
之廣地利未盡興教化未盡洽則凡民之生其間者
寧無阻于饑者乎寧無達于教者乎又寧無漸染于
重夷者乎此蓋聖人望治無窮之心文王視民如傷

此意也○攝時百教曰百教則凡資生于天備氣于地可以養人者百種並植以盡物之宜可知曰攝則凡地之可生菓之可開者百種廣布以盡地之利可知○不親泛言謂民間禮俗不教不相親愛也不遜則主親滅人倫而害○教寬是一事其文勢與教典在德同非教而又寬也教是心法廣廷命官無一不主于教而寬則教法也○寇賊盡充與刑流俱指華夏言惟垂夷消夏故華夏之人亦乘間而竊發也五刑與流其未久矣此三教三居之等想奔所立者三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三

就之意見罪不致死者尚欲保全之三居之意見流宥之中又以情之重輕為地之遠近惟明克允蓋所微不明則無以備其罪而服人心此最聖人之要旨易噬嗑賁旅皆取象于離用刑在明可知呂氏曰獄成而乎輸而乎所謂克允也今獄事上于所司而無違異者曰詳允猶古之意也○克言其要在欽恤二字舜言其要在明允二字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也○命士次于司徒明刑以樹教也○命敎一言曰寬命刑一言曰明簡而弗守也

帝曰時若于工二節○此下五節皆新命者○工以利用乃三事之一虞官所以掌六府者○古人制作惟能順其理也故盡乎物之宜而精今人制作惟不必然其理也故拂乎人意而巧精以致用巧以悅觀而已盡之巧要看得好天地間莫巧于化工不待雕刻自然而成垂之巧正與化工之巧一般只是順萬物自然之理非若後世之技巧比也指字即是順字順理則和視之理而乖且戾為則不和矣○若上下草木鳥獸是順其性而愛育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三

○蓋而雖掌火烈山澤為虞官自今日始市曰告四岳節○典禮重事神故咨命特異為攝百教教五教明五刑皆有其事惟禮官但云夙夜惟慎直哉惟清別無事可言言其道而已惟寅則直惟直則清三字不斷叙即直也事神只在此心心體全要養得這一箇清明明在躬志氣如神此是文神之本要養這個惟清之體道只在一敬○惟賢能舉賢伯夷讓夔龍故知二人亦能典禮以典樂命夔以納言命龍者禮樂一道夔所兼能而納言之任其事稍

微與禮樂同類故以屬龍焉

帝曰夔節○言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不可不素
教而豫養之然教之而屬之典樂之官者樂所以教
也命汝典樂句教育子句本足兩事然古人却合而
為一直而溫四句言教育子者欲其如此在樂上說
詩言志四句原樂所由作乃因人和之自然而節之
也樂之作也有詩為有歌為有聲與律為何以有是
詩以言志也在心為志言為詩由是有歌則所以
長言乎此者也由是有聲則所以依天永而別之者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三

也有詩必有歌者蓋言之不足而咏嘆淫泆之者也
有歌必有聲者蓋咏嘆淫泆之餘則清濁高下自有
音響節奏而不能自己者也此三者皆自然而然至
于律則和天聲耳蓋聲之生也雖本于天機之自然
而其出之難也未必其成文而不亂故必以十二律
和之陽倡陰和而上下以相生然後五聲從律而不
紊則詩皆有歌歌可以被之八音而為樂矣○德性
之和養之者樂聲之和樂聲之和本于人聲之和人
聲之和又自其性德之和出所謂言志是也命典樂

而直從詩言志就來明六律五聲八音之本出于詩
詩出于志耳志字極重此樂之大本也○詩言志四
句雖俱就人聲說然律者樂器也以樂器而和人聲
者也如謂只是人聲全然無樂則所謂律者何物耶
○八音二句本人聲說來充指無相奪倫言樂聲皆
和而無不和也○言志神以和如祖考來格人以
和如康尸九諸言樂之功效如此神人和則言子不
俟言矣

帝曰龍節○言有出納而官名納言者以納該出也
尚書卷一 卷之一

无

出者上之命納者下之言而總曰朕命者以上該下
也出九則命令備細九則聽覽詳雖有說說安施乎
帝曰咨節○言天始于此而皋陶謨詳之先儒謂隆
古君臣諧論政治無不本于天無一事不主于敬誠然
提出天工二字最是太顯體
三載考績○既得人以任事職不可不有以考其
成故三載一考核其功狀三考一黜陟其出明皋陶
作歌言君明則臣良而康中康其道惟在于率作興
事屢者乃成蓋此二者帝王任人之要也○虞廷點

防不害功罪而害出明達兩個字盡君子小人的情
狀君子不同大都只是一段陽明之氣象小人不同
大都只是一段幽暗之氣象○考課即教養明試中
一類事計前此已有其法但三載三考之期恐出奔
之所定耳○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或違古
今莫如唐虞○賞罰明信人人力于功所以成績
咸熙以此為考績之效可也而又併及于分北三苗
何也蓋三苗素不庭之國咸以象刑而猶未化命禹
徂征而猶進命今帝任九官在牧出明黜陟各得其
而書錄一 卷之一 三

所朝廷內外無不順治于是分北及于三苗蓋分北
亦黜陟中事而三苗在叙謂非考績之效而何故言
之于成績之下兩句平看無相用意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謨○文命雅就高就實當以舜為主
蓋從文明之德而出者也祇承者陳謨在焉而好問
好察以保治于無窮者乃帝之美意故禹敬承以陳
謨也祇者為克艱之心也承者即承帝克艱之心也
文臣只下祇承二字便已包得克艱二句

曰后克艱節○后克艱二句雖對說其意遂責重于
若克艱不但以心言所謂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
為者正克艱中之事也政乃又二句串說政曰乃能
有多少積累在焉如此而後能如此正是艱難之意
民曰自然造化非使無工夫也蓋其工夫皆在脩政
中後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正與此始終始若以政民
平看似悖又字要體傳中無邪惡意邪惡如偶誣率
張之漸是也君心稍有怠忽邪惡便乘間而發其中
矣德而曰故見觀化之速大與德德德從共政之君
而書錄一 卷之一 三

臣精神心術中來

帝曰俞節○此帝舉克之克艱正承后克艱來嘉言
三句乃舜之心平日實見得三者為難爭辯于衆以
下又舜所親得于堯而實見之者皆事實非泛論也
○天下有三脉賢閔言路民情是也三脉有一處不
通天下便可憂人君之心一有不至三脉便有所梗
而不通最可畏也○以舜禹征苗班師猶待于蒞
則是時嘉言雖盈廷能盡無所伏乎以帝克在位七
十載猶有緜在下則是時雖賢士布列寧無遺于野

乎至于安百姓施濟衆孔子以爲克齊猶病則語治至于爲邦咸寧其難又可知矣○稽于衆程子執得精○人而謂之無告者私遠愚弱有憤不能以自適者也人若豈期于虐此等人哉然四海之廣萬民之衆人情不齊而吾身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到有受其不悅者非予虐之而誰也聖人不泄遂不忘遠雖以天下之大而視之無異于一身是以其于人之疴瘵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挫之者無有不及斯其所以無虐也無虐者得所則無不得其所以矣

而書樂一 卷之一

主

此爲邦所以咸寧也○士彙有懷才抱德而困窮者其端有二一曰難進一曰難合也難進者士之節其去就固不苟也難合者士之道固不肯屈以徇人也苟無遇合之君則終焉而已安能無困窮也苟工無求士之誠則有階者進困窮者廢矣安得野之無遺賢也是以明君在上其求士急于士之求居苟山林之下有晦其迹而未爲人知者有棄其道而不求人知之者吾則必知之舉則必先之此野所以無遺賢也堯時豈有困窮之士哉而不廢困窮則真堯之心也

○朱子曰古人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自非大無道之君孰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即工使自是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此節句句要剗得堯報意出然稽于衆三句報字易剗野無遺賢三句報字難剗前數段須融會堯之堯報意自醒蓋曰都節○此蓋亦承后堯報來堯以勉齊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廣運在堯身上就不涉造化工去中庸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即廣運之意曰廣運則不可

而書樂一 卷之一

主

名言聖神文武自人所見而名之之辭故曰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謂聖德無方體不可爲象耳非聖度爲神文度爲武也惟廣也無備而不可以一名所以時出之也惟運也周流而不可以一居所以志有之也聖神以其妙于無迹者言之文武以其人之可見者言之聖神如造化不測文武如春生秋殺○蓋之意全重廣運上蓋齊德固成而並猶啟其于無外不息處加意也

禹曰惠迪吉○此因上堯之得天而言順道則得

天以勉舜之克艱也。吉山之報若影隨形，響隨聲。此見天人非有二也。欲知天人之不二者，盡占之吾之心氣之間。心安者氣善，心不安者氣不善。心之安不安者，理之所在也。氣之善不善者，言占之所在也。人之作為皆氣也。善祥止惡，皆氣極也。形骸曰人，通天地一氣耳。故一念之發，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即通乎天地之氣矣。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曰如則猶是凡也。善惡吉凶，即是影響之理。○影隨形響隨聲，因見應之必然，又要見得非自外來，皆由此出而善惡一。卷之一

三

設註中下個字。○高不言惠迪，則吉從逆則凶而吉惠迪吉從逆凶，蓋一念之順便是禎祥，一念之逆便是妖孽。即惠迪即吉，即從逆即凶，非有二也。故冰之曰惟影響，蓋惠迪從逆如形聲。吉凶如影響，未有影響在形聲之外者。亦有吉凶在惠迪從逆之外者，故曰惠迪之吉從逆之凶，惟影響我以見天人絕無二也。

益曰：吁！戒哉！節○益又因高之言而發此見。無虞而不知儆戒，將從逆之凶可畏矣。儆戒而至于四夷來

王所云惠迪之言不可見耶？○不曰治世而曰無虞，四方無可虞之事，一無所容心之時也。當無所容心之時而儆戒，是慎于無形也。○傳云：八者亦有次第，非推占言外之意。蓋平鋪出來，中間道理血脉自有次第。凡聖賢之言類如此，其以能守法度不繼進樂為本，非謂止戒此三者其餘盡得如此。又何必歷戒之正，謂此三者是存戒此而後可以及其餘。然則一事一戒又不可缺也。○周失法度三句，後人看之甚忽，而聖賢視之甚重。忽之者以為益陳戒之道始然，尚書卷一。卷之一

三

耳。舜大聖，豈應其有是而以為戒此由聖學不明，未嘗嘗用其刀而以言語視之，故忽其平常而不知道理正在平常之內也。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無他，只在氏之暫失日用飲食處。故孟子稱為惡習，酒而好善。言孔子言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而以為何有于戒。聖賢只是于人不可為者，真不為而于所當為者實做，而無違缺耳。故謂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為舜之所以為舜可也。○自有自之法度，家有之法度，國有國之法度，百官

府有百官府之法度若為法度之主應以無虞而失
故戒之逸是田獵等事樂是聲色等事逸對勤言樂
對憂言逸樂人情所有但不可過勿貳非獨不以小
人間之凡終不如始內不如外我與賢人非一心一
體皆貳也疑字要看得細治世小人似可容去之或
疑于隘又小人在治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如驩虎傷
工之類去之或疑于壽此非斷不能先有妄志而後
有妄謀故疑謀勿成百志惟照可也照廣也廣之對
疑者何歧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理如周行坦坦平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三

平何虞不通人怨妄念乃蔽而不見四邊疑謀之所
以用也中實不安而自說于可成始而疑中而決以
之而生事取敗者多矣千百姓之譽二句意實相對
盡戒其于譽矣或恐因而弗民或民笑或恐因而
而于譽要緊在道欲二字上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
人從欲鮮濟以欲從人非克己愛民之君不能也然
當現理之所在苟不主于理而主于從人鮮不違道
以干譽矣欲字只作可欲欲之欲非貨色遊畋之欲
也夫君欲之而百姓皆不欲人情不順即是義理未

安處傳道義之正民心之公八字要玩味道義之正
即民心之公順道義之正即合民心之公矣如此則
雖順民而不得謂之于譽雖獨斷而不得謂之弗民
無怠荒謂存于心見于事皆不忘乎所儆戒之八
事也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周書曰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若有怠荒不足以奉四夷使不免有虞矣內
寧必有外虞故必四夷來王方謂無虞也
尚曰於帝念哉節○德即克艱之德政與民即前章
之政與民也水火四句是已然戒之以下是未然欲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三

帝因其已然而知所保障其未然而知所戒耳○水
火以下承政在養民未惟備則有以為養民之本惟
和則有以盡養民之事六府始于水就其所用功者
言終于穀就其所最切者言洪範蘇湮洪水汨陳其
五行可見六府上夫全在水上水治則能克火而火
之政脩火治則能克金而金之政脩金治則能克木
而不之政脩木治則能克土而土之政脩土治則能
植穀而養民之政脩矣三事終于尊土歸在養民也
然不正德則雖有穀惡得而食諸故以正德為先不

利用則不時屬農而商亦無足食六府皆益于民而
獨歸重于穀三事皆關于民而獨歸重于學生養民
之本旨也利用厚生不出于六府然所以必另列為
三事者六府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脩之爾三事
則聖人所以盡我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六
府三事合之為九功惟脩和而叙焉則民享九叙惟
衆生而取焉則養道成矣德其德心立也于是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焉夫樂業進德人之美
也戒之而用美其美則人之所勸否者所當戒也董
尚書卷一 皋之一

之而用威其威則人知有德矣夫勤于是者美之宜
也今戒之用美則固以微揚為獎勵不惟旌其勤而
且先防其怠怠于是者威之宜也今董之用威則固
以督責為懲戒不惟儆其怠而且重望其勤勸之以
九歌者以其出乎人心者感乎人心為易入而不忘
也俾字宜詳味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裁成者
君道之大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壞今九功既
叙盛也聖人所以戒之董之勸之蓋盡輔相裁成以
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弗衰盈而不壞也聖人

無窮之心見矣

帝曰俞節○地平而天自成一帶悉六府三事九治
又根乎成未謂之府則天地之藏其出無盡謂之事
則君臣之業其責當脩焉世永賴見非一世之功也
時乃功不是徒美其功言此養民之政亦是容易得
或是改四載八年所手祇足艱難勤苦之功也有思
其難而相與保守之意者他世萬世二字大有意在
正是期以無窮意也

帝曰格汝為節○此命為攝位之事與工節不相涉

尚書卷一 皋之一

三

禹曰朕德罔克節○蓋德就明刑工就遺字正應不
怠意上命德節故此以民不依民懷答之皋陶所掌
者刑所授者德捕仁于威之中故曰種曰邁邁字有
力行意有超越意種德于何處見但就下節攝教協
中便可見刑官而曰種德即呂刑有德惟刑之意○
當時尚地平天成之功為世永賴而乃或稱皋陶以
為已所不及者蓋為皋陶心一道同孟子嘗並稱其見
知心法之傳精微之懿皋之得諸躬者為之所獨契
也然推其德而不考其功則無驗故言其邁種字德

栽培之深每滋養之豐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
雨露之降民被其澤而懷之也惟帝念之則見其不
可易矣念茲四句傳既得滿本文三念字一樣○前
者德後言功德及于民便是功非有二也大上立德
其次立功乃後世之說古人功德合于一○王云禹
自以勤事之勞不及皋陶造化之厚此語有深味可
玩

帝曰皋陶節○聖人之治以典倫為急教以明之刑
以輔之而已○堯曰刑教便知非常用之器已舍得下
尚書卷一 卷之一

意治即下無刑是也刑期于無刑者用刑而意在無
刑是皋陶非任法實擅德也此皋陶之存心非帝孰能
知之非帝孰能言之○聖人非欲用刑凡以刑教而
已使民趨教而刑為無用此聖人之存心也皋陶體
此意而行之使民知有典之教而不知有皋陶之刑
蓋百官以無疆為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
虛設始能其官也○民協于中中者即正也法之所
感民心之所感深皋陶精神心術與民相迥民信其
心而不疑其法故俞然感協于中曰中則不但不出

于教雖由教而有過不及者皆無矣

皋陶曰帝德罔愆節○帝德一無所過皆中也寬簡
以下皆自中居上臨下其體自當簡統御萬象其道
自當寬兩句相對易置一字不得對弗及嗣四句是
刑賞之定者仁滋乎常法之外能罰弗及嗣二句對罪疑四
疑者仁滋乎常法之外能罰弗及嗣二句對罪疑四
句無刑賞有過二句對與其二句則專言刑後四句
又是因上四句而言非謂舜于功罪不能使刑賞之
尤當而但使教者之蒙私不能使罪人之尤得而但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使無辜者之不見殺也○與其兩句故辭以形容好
生之德聖人固無殺不辜之事亦無不經之事此時
言聖人之心與其殺之而陷于非辜寧不殺之而失
之輕縱對殺不辜言則其心如此而卒亦未嘗有所
輕縱也○八言皆存心之同天理之公也聖人使都
縣合這箇則天○後世有謂賞借懼及淫人刑濫懼
及善人寧惜毋濫此蓋聞虞書之言而失其意者從
重謂失賞之疑者耳不疑則當重而重當輕而輕不
當賞而不賞皆不可一毫借差何從學之可言哉今

以刑滋或及善人而曰寧惜毋濫非聖人意也刑賞
天下之大柄君與天下共之太公之道何勸賞畏刑
之有○常賞而賞無貽矣常刑而刑正是好生○今
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為精明之極而舜以寬簡得
之不言賞常功罰常罪不殺無辜不失有罪而賞
世延爵祿及嗣有過刑致以及有罪之疑者寧屈法
以伸恩而德之曰好生之德然則帝之所得者仁而
已○天地以好生為心故舍生之類皆欣欣有生意
皆天地之心決洽于其中也聖人之心亦天地之心
而書卷一 卷之一

也水浸透曰洽洋溢而不窮漸涵而不驟皆洽也洽
則此一腔好生之心浸入民心民心個個自好其生
了故不犯于有司
帝曰舜子徒欲節○傳申言以重嘆美意不可忽辜
陶之刑所以制教故此言其用刑之效能使民勸勉
愧耻遠善遠罪與之教化四達不悖如風鼓動莫不
靡然稱教之功于是為大矣據常言政刑能使民遠
罪而已四方風動德禮之效宜若非刑官所及而今
以歸于皋陶者蓋契以自立教而皋陶以德用刑故

其感化之功相濟之美有如此而不可以刑官之常
致言也

帝曰皋陶○傳為能如此則既賢于人矣而又能
勤儉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不伐重疊稱贊以見其
不容辭此意要者成尤成功在治水工既方奏當時
于信汝之言今能踐其言則或倍矣及試功之際于
猶汝之功今能竟其緒則成功矣此語傳以精明勤
儉照舊我作治水成功之後看孔子稱禹無間然可
見勤儉二字亦為一主得力處不自滿假即在勤儉
而書卷一 卷之一

中滿假志滿而自寬假也滿之過大假之過小自滿
人皆知其不可自假人以為或可此非為不能矜有
執持意代有誇大意故以矜言能以代言功○繞立
已便有對不矜不伐無已也無已則無對無對則無
爭○凡物據以為己有則人亦時據之故有爭我不
以為有而無所據則無迹之可尋人何能與爭乎○
兩個惟汝賢兩個天下莫與汝爭曰予恐曰嘉正與
念茲在茲四句相應言念茲惟汝賢惟汝名言惟
汝允出亦惟汝也

人心惟危節○此十六字是為世心學之源不可苟
且看過心一而已而謂有人與道之分者只為有是
人即有是耳目口鼻四者之虧故自其發于耳目口
鼻四者之欲者曰人心道心則純是天理張子所謂
天地之性也不離乎形氣而亦不離乎形氣故曰道
心○虛齋先生曰人心所以危者人心發于氣若無
理以御之則流而莫制道心所以微者正以理在氣
中易為氣所汨沒故也○人心與人欲不同謂之危
者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便將入于邪惡
為害一 卷之一

焉

不止危而已也惟微不是無聲無臭之謂也○緣形
氣所蔽隔了一層所以微有認微為希夷玄妙却是
禪家話了○朱子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
自是不危又曰道心雖微若非人心亂之亦不至甚
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味此語此二句
似不該平對是舜以王智之聖而執中人的話頭若
曰人心惟危所以道心惟微也若論心之本體道心
本是昭著道心著安見人心之危人心不危道心自
顯又何故微而不著哉○看來道心本著人心本安

此却是赤子時原來的聖體免微蓋指知誘物化後
而言微不自微微于人心之危也○小心齋劉說云
人心危道心微是開說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是人心道心非截然二物也孟子盡之矣
性也有命是龍人心指出道心也命也有性是軌道
心攝入人心也○蘭端錄云人豈有二心乎無二心
而有二機耳朱子曰自人心而收之即是道心自道
心而放之即是人心精矣○道心是合下來的本體
雖不離乎形氣實未有形氣前已涵人心是既有形
為害一 卷之一

焉

氣後所生雖曰上智不能無似不可與道心並舉何
以對待而言程子曰此政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
察之精則兩個界限分明專一守着一個道心不令
人欲干犯○人本未只是一個道心此道心便是中
體其不能干由不一也其不能一由不精也故吃緊
在惟精惟精是從源頭上洗刷纖毫夫雜務令淨在
到得惟精只用保守法綿綿若存便是惟一須是惟
精處得力惟一雖更入細然到此發著力不得矣○
中庸慎獨察其幾于理欲之間所謂惟精也精不容

哉守之勿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謂惟一也一貫
初終精在中間無念之前無起也則一而已矣無差
之際無間也則一而已矣一者道心之守也滋養吾
一者察其間吾一者耳○天理人欲之際常判然而
吾心所養常一于天理而不雜于人欲則人心不危
而道心不微人心不危則人心皆道心也道心不微
則益得以為人心之主如是則動靜云為豈不信能
執其中而無失乎中曰執執曰允執見非精一則擬
議間忽不知其墮于過不及之端矣○中之體一定

禪書卷一 卷之一

四十五

而不易為度而不窮不能由精而一則孤疑尚在孤
疑尚在使不免揣摩何以能執謂拿他不住也到得
由精而一則統是一個道心為主了了無疑而真信
出矣信得真自把得定故曰允執謂他千頭萬緒
到而前來自能拿定這一個中字
無稽之言節○此舜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其中之
心法也○聖人不以率自中而遵專安獨斷先盡衆
人之同雖曰衆取人而無稽勿詢必嚴勿聽勿庸之
之戒此所以為聖人之心也

可愛非若節○可愛二句虛象非元后二句可愛可
畏之實也首二句下君民二字下文換了元后字象
字大有意象則渙渙則無統須得一個人為元后者
統之故曰朕非元后何戴后則一人獨立于上非得
億兆之衆共翼之將孤而無助故曰后非衆罔與守
邦欽哉三句相推說下可禩不外乎中然不必露出
中字經文不告中而言可禩正猶論語所謂從吾好
好曰好曰頑令人涵濡之自有一種真味悅心傳引
可欲亦此意敬修亦不出上二節○好盟好之好出

禪書卷一 卷之一

四十六

乎好則入乎或失出乎或則入乎好失故以為輕言
之戒
高曰致下功臣二節
帝曰咨高節○此託禹攝位所行之大事惟時字見
當時各迪有功而獨有苗民之梗化也有勳不必諫
之正其罪而使之順命率教便是
三句節○此節最見得盛世氣象禹之徂征不必直
持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起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不必
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未知悔悟耳然非舜禹德有

未至與志或自滿也而蓋云然者聖賢行有不得者
反求諸己大半如此分四段以惟德二句作主下三
層一步深一步有蓋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
感乎明之易不若感乎幽之尤難也劈頭說一個德
字又下一個動字此亦因苗逆命而反思所格之道
力不如德感之不如此動之也天為至遠而德可動是
德之所感無遠不屆也二句一氣說此句說尚德不
尚威之意已完滿招損三句因言備德之事也滿損
謙益並論其理時乃天道方著天工就滿損謙益者

鄉書卷一 卷之一

聖

陰陽之理滿則不能進當其時惟有退耳故招損謙
則足以有受當其時惟有進耳故受並日中則昃月
滿則虧江海寬下衆流歸之滿損謙並不但日月陰
陽凡人事一一皆然皆天道也先實論之苗民之罪
已著但畧有一竟足已非苗之意便是滿因其不厭
而反求諸己責躬自治便是謙既言其事復言其驗
故舉舜事舜曉之事以明之號泣之情雖失負罪引
慝實見子職有難盡處負之而不敢釋引之而不散
辭也其供子職尤有事故曰親親愛愛齊豫見時之

客也至替曉亦允若而謙果受並矣夫以帝之事父
豈有不至而不得于父亦惟負罪引慝起敬起孝之
不已此一殿分明說至誠無不感動帝初非亦是此
心以替曉至尊而至難事者尚且感化但不可將替
曉與苗比說教又進一步說至誠可以感神信乎德
可動天而無遠不屆矣則有苗乎脫了替曉接上苗
去則苗句雖單亦感神而至誠句又所以完惟德動
天之意則實通承二來○方六師之臨苗知罪之在
已而不自容聖德難如天而不報思也譬援子繼而

鄉書卷一 卷之一

聖

向禽鳥彼之驚飛而遠去固其情也及因茲贊而班
師置苗之罪聖心若曰是舍德之未至也蓋思所聞
史臣原其心而曰誕敷文德誕敷者如天之蕩蕩有
時常而交作百物震沸及雨止雲罷而苗見其清明
聖人至誠過行有不得處自反誠切真自有動心思
性增益其不能處故謂之誕敷心盡事亦盡也此句
須得聖人一殿不自滿的真精神出若謂帝德已
無可增只不用感或便是誕敷此腐語聖心正不如
此○于羽之舞是處是常儀史臣記此一句上與文

德無文涉下與格無干惹只是見雍容無事而有
苦之格適當其時所謂如畫者也

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節○允迪二句重允迪就見成者說
是論其理言外有勉舜意讓主開陳橋主匡正謨
屬臣明指屬君謂有事而獻謨則能洞悉其旨而無
疑有違而獻規則能諧合其言而無忤也皆本迪德
來慎其自脩而思永則允迪厥德矣天下國家之本
在自脩自則有以齊家故傳叙九族能脩身齊家則

經書卷一

卷之一

五

有以勸賢而樂為吾輔此言雖約然天下之平在此
道而已○慎厥自脩而思永何也如漢文清心恭儉
亦庶幾脩其身矣而無慎獨正心之學非慎也學以
寡過為足民以休息為期是不思永也自脩思永者
無他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其始知遠之近
知近之自知微之顯而其終至于至誠無息不息則
久久則微微則悠遠博學高明足以配天地而覆載
成物古之君子慎其自脩則知其分內如此思安得
而不永哉○思永即脩身中事一事下不曰脩身而

曰自脩工夫全在慎字上蓋脩身之初人或知慎惟
自脩之後而慎焉則行脩言道之時猶為未脩未道
之慮工夫極細張個初太史曰說慎脩又說思永者
何亦只此慎脩一念徹終始耳所以後而曰兢業曰
敬哉都是思永其實只一慎脩也通指家國遠指天
下近指脩身昌言盛德之言言近而指遠言約而理
大皆自昌

臯陶曰都在知人節○脩身則庶明勵翼然又當知
知人脩身則通可遠在茲然又當安民蓋庶明勵翼

經書卷一

卷之一

五

言其感而已先人君自有知人之德然後能官人也
遂可遠在茲者言其化而已所以彼無一失之不獲
者又在安民之有道也○自脩身而言知人智之事
安民仁之事皆德之所當施也自脩身而推知人則
百官得其職安民則萬物遂其生皆務之所當先者
也○傳既在又在要者咸字重白兩在字生來若時
非謂兩無之難謂兩盡之難也惟希其難之是不散
以易心忽之也言充之雖正以勉舜○知人則是哲
安民則是惠非推上一層非落下一層知人則哲能

官人曰能官是人與官稱也不能官人不可為知人
此知人所以難也安民則患黎民懷之曰懷之是民
之不能忘也未至于懷之不可為安民此安民之所
以難也况二者又欲盡乎○小人之所以害治者
以吾未察其奸也民之不被其害者以吾無實心愛
民也今既能察其奸而又有實心愛民焉雖離虎亦
放有苗未實其工未流彼安得肆其惡哉仁智功用
之大如此克猶不免憂之遠之畏之也故曰惟帝其
難之

尚書卷一 皋陶一

至

皋陶曰都亦行節○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
求之而已有德則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之
要也亦行有九德此德言是皋陶總之德有九者之
目也亦言其人有德此德言是權衡人物者總言人
有某德也皋陶以為此未可定必言其行事之詳始
得其實耳○寬洪者易失于疎濶要嚴密也柔而不
立慈而不恭鮮不為鄉原之同流合汚罔然媚世矣
慈信厚也恭者矜莊之意莊以持已則慈而不自失
失橫河而濟曰亂故有治才而可以濟大難者曰亂

有治才而敬此最不易得獲與柔慈似而不同投是
為人馴順而無所乖戾之意馴順而不果毅則為婦
嬖軟美矣簡者不煩也不煩苛細瑣者易至于無慮
隔剛以性言強以志言塞以言義以事言彰是見于
行而有可指之實有常是始終如一即所謂載采永
也或而不彰有無未可知也彰而不常誠偽未可必

日宣三德節○此論官人之道三德六德蓋舉多寡
之中以見其餘也宣嚴即所謂彰也日宣日嚴即所

尚書卷一 皋陶一

至

謂有常也惟嚴故祇惟祇敬重嚴字宣與嚴互見
之辭日宣日嚴皆舉其已成之德言翁父者隨其德
之多寡合而受之而不求其備也敷施者因其職之
大小布而用之而各當其材也九德或事者夫人德
各不同六德之多固三德之附少三德之有或六德
之所無德之在人雖有未備而在國家則兼有其用
而參得其全矣後人只是九德中人分大小言不可
以九德為德後人為才在官者大材小材皆歸器使
而無遺棄于下也師師者多寡有無相師而交並誨

復相觀精神相感心術相示有者無所棄于無而無者不以忘乎有多者不以病乎少而少者樂其資于多無不切于反觀而愛其所不至也師師是交師其德惟時是交免于職然職事相觀亦有相師法度僚以友言工以官言時撫者不先不後時至而事起也五辰即四時時字與兩日字應惟有日宣日嚴之德故能隨時而撫展也庶績其凝帶撫展來而意實通

前

無教逸欲有邪節○君源也臣流也故言用人而嚴

而書一 卷之一

五十一

諸君身一日二日為教就心上說不就事上說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教也人君有四海之廣臨兆民之衆事之日閱聽覽者雖有限教之隨事而止者實無窮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到識慮所不先而為吉凶禍福之所倚伏者即一日二日寧無有焉其多乎此其萌先雖在天下而主宰實在君心故不可不兢兢業業二字後世習用之不知是虞廷之微旨○無曠庶官二句舊說謂盡用人之道與無教逸欲三句平對細玩迥節文氣似不然竊謂無曠句即頂

上三句未蓋庶官人君所與共圖此為後者也倘以逸欲教之而不以兢兢業先之庶官我為一念逸欲即一念曠也一事逸欲即一事曠也不知此非君之工而天之工也天工人代而可令曠乎余素持此說近見陸開仲先生書翼亦然○論知人而推及于天是大亦大原處

天叙有典節○此節言君之教化政事皆主于奉天則亦于天論天則主于民後世聖學不傳古治不復

而書一 卷之一

五十四

者只由此理不明而已○惇庸師道命討若道君以治之師以教之此四者亘古未缺一不得惟臯陶獨明得這個大源頭○典之叙而言曰天者君臣父子等之位不容一毫人為故作皆自然次序的故曰天叙然是典也叙于天而其責則在君是乃吾之五典也故須初正我之五典而五惇之天秩便是那天叙裏面事凡五倫中尊卑貴賤秩然不可亂者不假安排乃自天之所秩自由也用也用我之五禮而使之有常也正處必有條教故曰勅白處必有法式故曰自

五典主恩故欲其厚忍民生本厚或因物而有遷也
五禮主土故欲其常忍人之失其常也此處無工夫
全在寅恭上寅恭皆主心古以君為主而臣輔之同
寅協恭以和民之衆用力一氣說下衆即典禮和即
惇庸不曰典禮而曰衆見得典禮乃民衆執之常性
是曲衷之物不從外來者不曰惇庸而曰和見惇之
庸之正是使之藹然盡其所固有而不幸也寅恭惇
典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惇
所庸皆天之典禮否則為虛文有教化不能無賞罰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五典

故惇庸之後遂言命討人君政事惟此兩事而已有
德泛說不須以典禮實有德天之所眷命君代天命
有五服而五等以彰之有罪天之所誅討君代天討
有五刑而五等以用之章用全在兩個五字上見他
輕重不奈意此政事之大者須君與臣共勉之懋字
大有力賞罰欲合乎天須猛著精神始得否則愛憎
取舍出而用事即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失
天聰明節○天無心以民之心為心一人私見固不
足信至于衆心所同即是義理使渾然是天心了如

此上下尚有間乎故曰達于上下傳教又所以合天
民而一之好玩味○論知人而歸之執業論安民而
歸之教只一個敬肅受敷施和衷慈惠無餘蘊矣
臯陶曰朕言惠節○績字對行字說臯陶謂可施行
而已非敢計功也因尚許以可績故曰予未敢知績
也惟以底行之實思日積于帝以成其治而已曰贊
贊其不已之意

益稷

帝曰臯陶○言言根臯陶未知人安民其理大其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五典

吉通切于身關於治乃昌言也汝亦昌言者因臯陶
而又勸有關於此帝好善無備之心也予何言者
欲使帝重臯陶之所陳言已無以加也此也臯陶謀
一篇在內又言予思日孜孜者蓋艱難易忘成功難
保孜孜者不忘所有事之謂也誠使君臣上下能日
孜孜矢則無待于言可也此句包益稷一篇在內張
同初太史曰大禹思日孜孜不是無言蓋因身歷艱
難中未如關士談金鼓瓶令獵家話虎色皮股栗有
言不能盡者此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予乘四載

三句是高功之始予決凡川三句是高功之中想選
三句是高功之終凡三節而中間一節又其大者三
者氏食以民食為急也只叙開奉之艱難而君臣相
與保守之意隱然言外所謂思日孜孜者也○暨
暨稷云者為禹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均主水土故
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捕採以供食者益致其
利因粒食未與故取象鮮食資之暨稷播播字新氏
尚艱食故教民播失而仍養庶艱食之民以鮮食為
稷之播種亦是運楚水土平處即施工非待水土盡
而書第一 卷之一

主

平也○溝澮田間水道早則藉其容水潦則收其池
水而以川為脈絡者也旱阻而川水不入淫潦而畝
澮水不出皆田之患也川以海為都者也不距于海
則有侵畝澮之分犯陵陸之位者矣距海者距海距
川者距川血脉相通如一自然傳舉小大以包其餘
及先決凡川次溝澮澮俱要會○居謂所宜居積者
近水者居水利近山者居山利乃字重言經過
多少工夫乃得粒食萬邦指諸國不指民後十二師
五長各迪有功即作人也○師者謂汝之言有儆戒

存焉乃昌言也君臣上下誠當師汝之言而勉力以
保治也

禹曰都帝節○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
天下多難矣而君臣臣勞以拯之乃克有濟使安于
無難則時忘其可戒而危亂自此始故禹陳謨蔽之
以一言曰慎乃在位○安汝止是該貫動靜工夫傳
解得精惟致惟康又是指其緊要處不可以安止為
靜致康為動又不可以致康為安汝止工夫蓋事理
在人心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惟動而未形在有
而書第一 卷之一

主

無之間謂之幾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
此處看破便轉了故曰惟幾所以審其事之幾致
動不差然後有封安穩處康是至理之恰當人心安
穩處也此更要看其安故曰惟康○省如曾子曰省
之省是當下便省非事過而後省也○致康意亦一
事而本文下兩惟字蓋致之義不差便可討安穩然
事之安處亦須有一番省察工夫致兩個惟字要分
曉○其詞且亦重君自工卑陶謂允迪而後謨爾
君也今欲爾直必須盡君道以致之○君位繫天民

之重故言慎位而及于得天得民然天命主于民心
致至應又在昭受之先○天者吾心所自出民者吾
心所由施安止敬康而爾直則謹其心所由出而君
心合天心矣謹其心所由施而君心合民心矣故天
人兩應之○動指君之有事于民而言至應至字要
看後志者謂君志在此而民之趨赴已在于先不待
號令之加也昭受見非私意妄干申命者前已得天
眷而今又申重不已用休美于帝躬也

帝曰吁臣哉節○要得及復咏嘆意者直言臣當鄰
尚書卷一 卷之一

五元

鄭方是臣便是戒勉之詞非咏嘆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節○要體起臣所以為鄰之義居
之資臣為鄰者非徒如家之有鄰也蓋有一體相須
之義焉夫語相須之至孰有如股肱耳目之為用于股
心者乎此意最懇切陳氏曰并以臣鄰命為見君臣
之志勢結之以作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忘形○左右
以敬言翼即左右之或文非翼君以左右民也子欲
左右民而汝翼則子之事全在汝矣下放此力者勵
精圖治之事宜者達吾之精神于四方便無不至也

此以政言○服以象德德有隆殺故事數有多寡明
者五服五章無有不稱者也○古之正樂者在定律
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聲音之道
與政通于時審音以知衆瘠樂以知政治之得失而
審之則以出納之五言汝當為我聽而因以在之也
于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當作一句不曰治亂
而曰治忽忽者亂之發也其指微矣○日月星辰無
不照臨天子之壽山與雲雨生萬物龍行天而澤物
皆為德也然所主有方所及有限公侯之象雖取其

尚書卷一 卷之一

六

五色皆備宗廟之典有六虎雖各居一虎取其義非
取其智此取其孝以其宗廟所用也非取虎雖之奇
衣繪裳繡者繪輕清而上浮象天繡重濁而下綴象
地也衣之六章自上而下日月為尊在上為陽陽統
于上故尊在先裳之六章自上而下黼黻為尊在下
為陰陰統于下故重在後采色一也在物為采既施
于服為色○出之五言即朝廷布之民者納之五言
即太史陳氏風以陳之上者○四個欲字俱要腹心
翼為明曉是作股肱耳目以代腹心者也

子達節○呂氏曰子達欲獨不獨今為既眩耳目至此連舜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為傳面說背毀太就粗了只言不可當面難于自盡遂從我而逃後更有議論謂懷嘉謨而不盡也為非而從後言之人而以為戒所以為聖四鄰即照工既眩耳目者庶頑讒說節○上文既以獨直之義深責之為此又欲為推廣獨直之義董正諸臣謂有不忠不直為頑與讒說不在獨直之義者當有以處之要知舜只欲化頑讒意不在威○傳此即龍之所與而命伯禹終尚書卷一 卷之一

卷之一

之益付其言于龍使不得行其讒以害政付其言于禹使有以革其讒而為忠也○侯以明之傳與捷記書識合言用此三者之教其辭明字則曰欲明其果頑惡說說否也意味甚淺殊非教之之旨吾謂明之云者是別白之意蓋人即不肖亦莫不有良心但不與賢者相形則其良心不動惟是試之侯以明之使其人覺彼能中我不能中彼中多我中少則愧悟自生此正其顯出他的不忠不直來故曰明如此方是教之之旨○欲並生哉此是何等心腸當時之人即

得不化○工以細言時而聽之有謂此是稟教有從容涵養之意有謂聽之者只是觀其能格與否原無涵養之意且不必云播之于衆愚謂工文三者之教捷記深于侯明書識更深于捷記聖人婉曲之教所以求慰其並生之心至矣到此人當無不格者聖人急欲觀其果化以登用故時聽不止是教但謂不必播之于衆則工字頗無下落想是以其所敷奏之言播之于衆而察其和平乖戾何如蓋言衆乎心其機甚微非播之于衆不能察也想當時有此等制度耳尚書卷一 卷之一

卷之一

時字亦要緊威亦是教意必欲逆吾並生之心而後已也禹曰俞哉節○禹不盡然帝之言此須要說得斟酌舜原非欲用威也禹之意蓋謂君道在脩德進賢得其近則頑讒不足慮夫其道則不特頑讒為可慮大意謂只宜設舜君子不尤過慮小人也與緊意在此○光雅似就德之發用工者實帝性自有之光也與光被之光同重華協帝帝之德非不尤矣但德威並用德之光猶未大也尤反其所以用刑者而專尚乎

德然後可此二句亦不間說非勉舜也一氣說下
至于海隅蒼生正極言先天之下非深一步云然者
正以形客光字見絕遠幽渺之地皆德輝所旁燭耳
○為邦黎獻者不特在位之臣也小人聞不肯在位
則樂行其志君子聞聖明在位則樂行其道夫賢者
之于亂世藏身惟恐不固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夫既
共惟帝臣則惟帝所舉耳敷納三句正舉用之遺也
誰敢二句事總承上未謀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
餘而推遜之也敷應者脩德舉賢謀功蓋實帝之望
尚書卷一 卷之一

六

乎降者甚殷而敷不敷應也兩個敷不字要挑剔○
敷納三句即是舜典所載乃應廷常法黎獻既舉之
後只照此行其敷奏謀賞則帝德之充益顯而所敷
勸臣工者自神矣○諸侯覲天子故直言奏白下而
奏上也此則舜方求賢故特言納下陳而上納也
無若丹朱傲節○聖狂之分至近一念虛便是舜一
念傲便是丹朱故以無若丹朱戒舜非明于聖狂之
介者不能也○朱之惡多矣而其長惡之深曰傲由
傲則慢造傲虐無所不至若帝以今日之治為已足

無亦自滿而亂之萌乎○上文分明戒舜而又曰予
創若時胡氣甚婉自戒以勉舜也○荒度土功即隨
山刊木決川濬猷濬等事樹成所以終荒度之功也
建師立長又樹厥後事又所以起萬邦作人之效者
也迪功即篇首所謂作乂者也○荒度者洪水泛溢
須是大著心胸見得九州四海之勢如在前然後
可以施功故曰荒度疆理天下帝主之而為輔之故
曰樹至于二字要玩聖人制此服敷非謂觀美其分
畫所及皆德教所施法制禁令之所及也曰至于五
尚書卷一 卷之一

六

千言至此敷也以地域言疆理以官制言曰經理然
經理又因乎疆理似不可對且經理亦非止此一事
也傳詳內幕外意不可忽各建有功跟上十二師五
長來而治水掘服意亦不可脫謂臨行朝廷之德教
教而有功也○迪朕德即各迪有功時乃功惟叙帝
歸功于禹也古之刑官重夷消憂兼在刑治故使皋
陶繼禹以有事尚不知當時皋陶之施何如觀曰惟
明則此分別其人之逆順惡之大小罪之輕重無有
不當蓋不即工者非一人也皋陶治以法彼猶執一

二人就達以自解及欲治其首惡然後不服而命焉
以征之○兩方字要者言方如此不可廢也○皋陶
祇厥叙則陶與禹之所為一道也曰皋陶刑如天之
垂象惟欲人之識法而已矣不必于用也曰惟明則
輕重允當自然有以畏服乎人所謂逸種而風動者
也可見提之威之皆並生之心若謂舜欲用刑而不
然之而舜乃又言用刑則為不識種德之旨而舜
且近于懷德矣有是理哉○帝命皋陶作士曰惟明
克允此又曰方施象刑惟明其叙陶之功曰明于五
刑者一 卷之一

五

刑而繼之曰爾五教刑無刑焉其功亦曰遵禮
德德乃降可見皋陶用刑只一個明字明之所及即
德也帝謂皋陶皋陶方施象刑惟明正是倚之種德以
所教也皋陶之明帝之允豈有二哉
夔曰夔學鳴球二節○此與上文不相蒙蓋史臣記
之以結典謨之終功成樂作帝者致治之盛也上節
備舉聲樂之全以見感通之妙下節極言聲樂之和
以見感通之妙也○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
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方其奏石絲以合詠歌之

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及其奏匏竹等樂之時則堂
上之樂不作所謂以間也○合止祝敔是擊祝以合
之而堂上之樂作及堂上之樂既歇而堂下之樂徐
作及其終然後標敔以止之此合止是每一奏之合
止至今猶然若金聲玉振是特理特聲全樂首尾用
之一詠一闕為一成○上先言祖考虞虞而及鳥獸
以貴賤為序也此先言鳥獸而及虞尹以難易為序
也○夔擊傳云考擊似是審其玉磬之聲而輕重其
手也搏至廣韻云手擊也然則至者言手之所至也
尚書卷一 卷之一

六

指輕手取聲○角聲不高不下太高則近徵太下則
近商為清濁之中故難和
帝庸作歌節○通帝重係治意物天二句傳說得精
細鼓即鼗鼓之鼓不曰事而曰鼓好玩咏喜謂樂于
是事也工人臣不能盡職正坐在此無是心耳起傳謂
人君之治為之興起陳新安謂起而乘時圖致下百
工庶哉則乘時圖致之效也此說較有理但與傳中
小異須有斟酌念哉一斷下兩欽哉對樂興事者步
至于紛更千古英主之同與慎乃憲只率作中事屢

者優字要見以時舉行之意廣者依帝之取而續之也哉成也帝以為在股肱之喜阜陶以為在元首之明是成其義也明彰下業隆字及看良彰下情字及看康彰下墮字及看叢隆非職要之體言叢隆見所謂明者不德而覺非後智而紛也情非但懈急有中制掣肘意氣消靡之意言情見所謂良者是展布四體各循其職也明而良則康事自康康謂百務皆安頻得停當也叢隆與情為事自情情謂百務皆傾托不惜也俞字管工阜陶所歌往欽或管上初天等往而書發一 卷之一 卒

欽通初序臣節內不可忘自責意取體亦要還他抵與謨十六字傳心之要尚矣他如言明德則明明德之宗也言安汝止則止至善之宗也言慎厥身脩則脩身為本之宗也言萬幾言惟幾則慎獨之宗也言時叙言時撫則時中之宗也至曰欽曰敬曰慎曰兢兢兢業業則又一言盡聖學之要云蓋不惟包括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即學庸語孟總不能出其外焉故搜得典謨之真而他書思過半矣尚書揆一卷之一終

尚書揆一卷之二

錫山鄒期楨公寧著

孫男陸編

門人顧宸修遠重訂

禹貢此篇別詳讀本茲不具載

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保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者也摯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節 此禹治水之要也何以謂之要謂三者乃其緊要所當先事此三者而後可以施功也

尚書揆一 卷之二

冀州十節 冀州之言疆界舊說覺小樣只是說天子所居之地以一州而統八州惟此冀州以八州而拱一州亦惟此冀州何必論其疆界之所及方是大意壺口二句導河也壺口在南梁岐在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梁岐壅塞河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始可施功太原二句導汾也太原汾所出也岳陽汾所經也河大而汾小汾又入于河故必治河而後可及于汾也舊以河汾平看不是 導河先下流而後



所經導汾先發源而後所經亦自然之序載字修字亦須別明河北有蘇隄蘇之治水也障之故害愈甚而功不成若太原岳陽諸處則蘇非無可因之功故禹因而修之若夫載壺口治梁岐等則出禹之獨智而無所因所謂順以導之而不以障遏爲事者也覃懷節言地之平也至于衡漳亦主地言言自覃懷之地以及衡漳之旁其間凡以地名者無不底績也壺口四節皆以河爲主壺口梁岐河之所衝所經汾水東入河覃懷近河衡漳東北入河者也北方之水尚書卷一 卷之二

莫大于河河治故諸水治而地亦可平也 教民樹藝則穀土不可不熟因地制貢則庶土不可不辨故先辨土 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賦民也賦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也 鄭氏曰冀州獨不言貢饒者畿內之地賦其總銓結粟米也總銓結粟米者倉廩之儲也餼糧之濟也是食爲土貢之要也此與甸服節照看極得

恒衛二句舊謂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在田賦之後大陸地平而近河是矣恒衛雖入滹沱河不同當亦是近河一帶之水故亦在田賦後始有成功也 島夷是冀方屬夷皮服之貢亦禹所制也 帝都三面臨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故餘州貢道皆言達河冀亦言達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也碣石在河口海濱自海入河南向西轉如夾右然要看得如畫 朱子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槩尚書卷十 卷之十

相應下天所紀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然後更治一州也

兗州九節 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使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移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 九河卽禹播之而爲九者也河源只一派禹因其勢浩大又乘高而來至兗卑下之地而害尤甚故開八條

以洩其怒連原一條而謂之九此充最大之水也蔡傳謂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此實妙理長江萬里吞吐百川不聞潰決者以兩岸有山爲之限也惟河自大伾而下行於平地水勢猛悍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百川惟一而河有九其至此而不得不分者乃理勢之必然而禹能因之以盡相導之力所以爲神智也 呂氏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所謂全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朱子謂禹治水先低處下三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

南書卷一 卷之二

四

兗州爲甚兗州是河內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禹之治水乃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大抵禹治水于河用功爲多下則疏九河自下而上上則治壺口龍門梁岐自上而下故史臣叙兗之成功其文異於他州者有二記桑土一也記賦貢十三載乃同二也皆以河患故也 兗之水莫大于河次莫大于濟河水爲患濟水因而橫流入于雷夏澤不能受都泛濫奔潰不知何爲雷夏而澤失其爲澤矣此之既澤雖

志濟之治亦因九河既道來

濰沮節是志河濟別

流之治也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名而以爲喻

蠶性惡濕水退之後得桑而宜蠶故志之下丘居

平土獨于此州言之者此州山少夾于兩大流之間

其民尤爲洪水所困今喜其治故記之也 不曰厥

賦下下而曰厥賦貞言下下之薄賦乃賦之正所謂

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此書法之妙後世史中所

無 籩卽貢中物不可以貢籩兩平立說或云物之

精者入籩亦不是九州凡幣帛之屬皆入籩不以其

南書卷一 卷之二

五

精也如球琳之精亦不入籩可見 兗州疆界以濟

河爲別貢道亦從濟河二字認便明

青州七節 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河之外只是江漢

濟淮渭洛其餘皆小水耳青州于七樣大水皆無干

涉故施功獨易 他州皆先言水而後言土此以碣

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與于濰淄故先言之畧者爲

之封畛封者興樹藝畛者立溝塗不曰底績既作而

但曰既畧始可經畧也 白墳平地之土以濰淄其

道而辨廣斥海濱之土以碣夷既畧而辨平地之土

白墳故可則壞以定田賦海濱之土廣斥故可因土而制鹽貢也 凡貢物蔡傳皆詳其所用周書曰惟服食器用見貢皆常用所須無異物也凡詳其地以此地所出者良不詳其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又貢物不以精粗爲序而以多寡爲序青州鹽居多故叙于先萊夷及揚之島夷間于貢篚之間竊意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義與 浮于汶舊用濰淄二水點綴言濰淄皆入海而去濟爲遠故取道于汶與本傳前後相悖只宜用因小水入大水立意爲是

尚書卷一 卷之二

六

徐州九節 淮發源桐柏去徐卷遠而于此書又者淮至此而大爲害於甚喜得其治故記之也據導淮自桐柏節此節宜以淮爲主淮爲四瀆之一不可與沂並言猶豫州伊洛瀍澗入于河以洛爲主也蒙羽淮水所經也大野受濟之水濟所絕也東原近濟之地濟所經也淮沂四句只歷言徐州水土平治之意作四件平看不必依小註相因之說蓋雖功有所因則易于爲力而在禹則皆所施勞故揚州傳曰費䟽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是也 惟土五

色時說分建大社封諸侯不是杜靜臺先生曰封諸侯卽以其土使建社也假如封諸侯于東方則分之以青土使建社于國中而青土爲之壇封諸侯于南方則分之以赤土使建社于國中而赤土爲之壇至于西白北驪中黃莫不皆然此說與本傳合 桐性便濕地不生于岡又惟太平而後生朝陽可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得也夏孤浮三字見其良此物他處所無不必以此處爲尤良也厥篚時說屬淮夷或云還是通州所貢亦可 徐之貢道自淮而泗

尚書卷一 卷之二

七

爲一道自泗而往或由濰或由沛分爲兩途總從其便也

揚州九節 陽鳥攸居爲彭蠡志也禹緒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是也其後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大禹爲民防患之意深也 三江震澤之下流也三江不入太湖所以艱噎而不快故必三江入而後震澤定然震澤亦要施功觀後而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二句可見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

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特書二澤之平以見揚功之告成揚州江湖之區下濕之地其土塗泥而田反居下下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旱而各有所收揚州獨宜稻不宜他種故定爲最下也揚州去冀遠而其時江淮未通故必沿江而稍取道于海然後自海逆溯于淮先順後尚書卷一 卷之二 八

逆極其跋涉然亦從其便也

荊州八節 江水至東陵而北會于漢漢水至大別而南入于江于荊州記江漢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一言而水勢如在目前九江不曰既道而曰孔殷以九水共流吞吐大江難得其正而今甚正也董思白先生曰荊州之常貢不常貢與揚豫二州不同揚是食物豫是成樂之具雖曰錫貢然非至寶若納錫大龜是至寶當重講蓋天生神物傳之爲古今之共寶此乃天地精英不盡鍾于九州而獨

鍾于荆又僅鍾于九江九江亦不易得安得不特重其貢也荆之貢道知大勢必自江沱而入潛漢者蓋荊州望帝都在北洛在漢北漢在江北沱潛江漢之別流而漢水入江皆在荊州其間轉運之曲折不可悉知以大勢則必由江而沱而潛而漢也由水而陸由陸而水水陸並進亦惟其便耳

豫州八節 伊洛瀍澗四水以洛爲主滎波荷澤孟豬四澤以濟洛爲別他州辨土惟一言之惟青之海濱豫之下土一則廣斥與本州之白壤異一則墳尚書卷一 卷之二 九

墟與中土之惟壤亦異若不別言之何以爲辨土乎賦錯上中者蓋豫當天下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人事修而天時順也凡言錯于正賦之上者以錯出之等高也貢道須在洛字上着力蓋豫之水以洛爲宗洛固聯衆流而入河者也

梁州九節 梁州江漢發源之地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河江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何也其名同而源委別也蔡蒙沫水逕其間和夷地之平者梁地多山故志蔡蒙旅平以及和夷

先岷嶓而後沱潛自源而流也先蔡蒙而後和夷自高而下也 梁州貢物多出于山以梁地多山故也 貢道以西境之絕遠者言之餘皆不書

雍州十三節 弱水雖不經中國然聖人治水無一不經理也涇屬渭汭三節俱以渭為主與導渭節參看 旅獨于梁雍言之者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之山皆旅告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叙梁之山終于蔡蒙叙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內之山皆旅告也 貢分兩道東北境西南境要記明雍州東距南書卷一 卷之十一

西河故東北境浮于積石至龍門以達于西河渭汭之汭與前不同水北曰汭言渭水之北也會者貢物浮于諸水而會于此也 貢皮衣即叙之一驗也附州之夷聲教素及則列之職貢中而所重在上之供隔遠之夷聲教不及則列之職貢外而所重在彼之叙此以織皮而言叙謂其以幽漂而依日月之光故于貢道後特書之

九州紀事總論 許氏曰禹貢專爲紀治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

物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又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三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荆豫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荊州雲夢澗數百里豫之滎波潁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充徐南書卷一 卷之十二

雍二者皆有充止宜桑之土耳而雍則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濕謂居濟之東而稍高耳梁州二者皆無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平曠之地也梁雍無篚多山之地惟出獸皮而所織爲罽不假于篚也充荆豫不言夷者凡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充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無夷也充徐揚三州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

皆河江淮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之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

九州七大水總論 九州諸水雖不可勝名總之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江漢看導水九節弱水黑水二水不經中國其經中國為患之大者只大河江漢濟淮及渭洛七水而已九州分紀處只宜從此七樣大水著眼如河所歷自雍而冀而豫而兗然積石龍門其勢雖險未有決鑿流移之患故雍州用力不尚書卷一 卷之二

在于河冀則河之所經所衝便稍用力豫雖河之所過而不為害但書洛入河豫已告成功矣兗自大伾而下河去山而就平其勢縱橫不可防禦故用力最多收功最難獨此州耳由此觀之四州惟雍豫雖河所經而豫志洛雍志渭若兗冀獨在河冀之修太原雖為汾水要亦係于河之治不治耳濟雖為兗患要亦入于河者其患不能與河敵也江漢發源于梁至荆合流而入海在揚州其發源處亦無甚費力故只書岷嶧藝沱潛道而荊州合流之地最為可虞乃其

勢已朝宗九江孔殷雲土夢入則江漢已慶安瀾而揚州之入海不必言矣彭蠡既是東匯之彭蠡則此句似亦宜以江漢之平而言亦是揚州之水之緊要處也三江蘇氏謂中江北江南江恐亦不可盡非由彭蠡而三江于江漢之入海于揚似切耳近見張太史洞初亦有此論青州雖近海與河濟江漢淮渭洛諸水不相關故其用力獨簡徐州淮水經焉而大野為濟之所絕則當以淮濟為主而淮尤重豫之洛雍之渭二水雖不若河之大然在二州不當河之衝而獨有渭洛二水之患且二水皆入于河非河功告成渭洛亦無寧日也此實禹治水大綱亦是看書大關鍵

田賦總論 王方麓先生曰蔡氏梁州傳謂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一易者休一歲乃復種也為中田再易者休二歲乃復種也為下田不易之地謂歲種之田為上田蔡氏意謂年分休不耕者多則賦從而少也然豈獨冀揚豫梁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餘皆可以歲耕者耶蓋冀州地大

物繁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為中土原
田既美人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
上上以進之揚之田下下然人稠而地力亦盡故賦
高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亦東南繁阜之權輿
矣梁之田下上似優于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
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為之上下間
出此其調劑之間可謂密矣舉此四州為法而餘州
可見雍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人
功修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其餘相較不多者從
禹書卷一 卷之二

此可知也徐田上中而其賦中中青田上下而其賦
中上充田中下而其賦下下賦皆降于田而青徐不
多充當河下流作十三載乃同經已明著其義矣無
錯者其等已定也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
之也

貢道總論 九州貢道俱以達河為主其取道之遠
近難易大都近於河者最便其次則近于濟淮渭洛
者亦不甚紆曲故欲認貢道只有其去冀之遠近如
何指掌可得如冀州三面距河不必言矣其自北海

入河只北方一帶耳度其水程似亦不甚遠兗州以
濟河為界自濟而河其最便者也青州雖去河稍遠
而由汶可以達濟汶者濟東北流而會之者也達濟
後與兗同道矣徐州去河亦遠而淮泗可達則取道
于淮自泗而往分為兩途惟其便也揚州去河最遠
而其界在江江與淮當時尚未通故必沿江入海復
自海然後入淮此則途之最跋涉者也然度所云海
者亦只自江而海自海而淮一方海面耳非必凌萬
頃之茫然也荊州亦去河為遠而其州為江漢合流

禹書卷一 卷之二

之地故從江漢起程而自漢至洛有陸道之隔逾洛
之後便達河矣豫州以荊河為界其東北境徑入于
河浮洛而達特豫之西境耳此亦道之最便者也梁
州在西南叢山之中故必須舟達于汭然後可望達
河其他方可以徑浮汭者不書獨書其西境之絕遠
者必自西傾陸運而來然後浮于潛浮潛後又取道
于陸然後至汭汭與渭不通又取道于陸入渭方達
河北在九州貢道中比之揚荊州更難然揚州全以
水運而此以陸荊州水陸只一次而此則不一而足

則以去冀遠而在多山之境也雍州以西河為界而州之水有渭則其東北境浮積石至龍門而達西河而西南境則會于渭水之北兩途皆不甚紆曲則界于河也大抵九州之道如徐之先一途而後分如揚之先順流而後逆如荆之水陸並進如梁之水陸不一如雍之截然指畫二道又如冀揚之稍借航于海無非從民之便也而如竟如豫不必言矣

導岍及岐四節 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于此通說九州山尚書卷一 卷之二

十六

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 山川之脉皆起于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導大河之北境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導大河之南境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江漢亦然 導山導水只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逾于某至于某者禹也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入于某者水也 山本同而末異故導山言某至某者其勢漸分水本異而末同故導水各言所自所會所入者其勢漸合 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先叙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

所治之水于下也 北條大河南北境諸山之水雖不止于河而河為大南條江漢南北境諸山之水雖不止于江漢而江漢為大 導水七節或終之以入海或終之以入河而導山四節只首節言入于海下三節皆不及者蓋導水中之入海實指水入海而言此特相諸山之水勢而言蓋皆就禹所列之山度水勢俱已滔滔放海故首節言入海而西傾三節俱不必詳也同為逆河之入海在兗州與至于碣石之入海在冀州者亦自不同導江漢但至大別至敷淺原尚書卷一 卷之二

十七

而止亦正是漢水入江合流赴海之處猶荊州志朝宗而揚州不必志之意也

導弱水七節 此瀋川以終上文導山之功也 先導弱水黑水者客水去而後主水可治也 河一播一同此最要領河水善潰合則勢猛播為九則勢有所分而上流易殺海潮逆入泥最易積合為一則勢無所壅而下流易泄然妙處尤在播為 所謂不與水爭地也既播之後列入海合而為一較易耳看兗州只說九河既道亦可見 自禹之後河不為患者

千餘年至周定王時河始決漢時決頓丘漸徙而南
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始通宋熙寧中河
大決澶淵北流遂絕然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
之亡也河自開封北決入渦河本朝洪武初決原武
正統中又決滎陽入渦口今自清河合淮以河之鉅
且悍惟以一淮為之委欲使其無衝激潰敗其勢自
難然古之治河惟欲去其害而本朝用以通漕兼欲
資其利時異勢殊此治河之議所以紛紛也 九河
之地在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為
淪入于海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為九河自周定王時
河道既改則九河漸堙乃必然之勢豈得經流既息
而故流仍在乎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境測其中
流冬春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初無
長江之深故自來潁河之地每遇水發河必驟盈盈
必驟決決必瀰漫橫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
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則中流河底又以
漸而高河又不容以不徙矣此九河故迹所以不可
復尋也 觀岷嶓而源異觀滙澤為澤而流合觀中

河書卷一 卷之二

六

江北江之後而歸同導江漢要重相合意 江漢二
水也滙澤為彭蠡與東迤北會之後但言江何也邵
文莊公曰江漢之合茫然一水唯見其為江也不見
其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觀文莊此說則漢之合江
而不得分為二清益明矣 濟水性既沈下而力又
勁疾常從地中穿穴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
而順其性而導之耳 淮去海不遠一會于泗沂而
勢自暢 渭洛可與雍豫二州互看但前主各水赴
渭洛此主渭洛入河耳

禹書卷一 卷之二

九

九州攸同第 傳總結九州四海無不平治九州句
是冒四海句是總承九州句虛無所不總四海句實
單言水也攸字與既字異既是已然之詞攸是起下
句之詞就用功言經理無間曰同就成功言合異為
同曰同堯時九州分絕彼高此下彼強此弱皆不同
矣至此而始同焉攸同景象大可想見四隩言土舉
卑以見高結覃懷降丘等事九山言山舉始末以見
中間刊者用功之始旅者成功之終結岷嶓蔡蒙等
事九川言水舉源以見流結既從既道等事九澤言

澤舉外以見中結既澤既豬等事受衆水為川滌源正是濬猷滄距川若疏其下流則在四海會同內若濬滌山源又在九山刊旅內要認得明白陂非築陂以障之也向時汎濫今已定有豬無決各循其岸也或因卑下作陂岸亦有之但意不在障耳四海會同非四大海之水乃四海地界之水來而會會而同也前叙九州皆先水而後山此獨先山而後水蓋叙用功故先水而此叙成功則先山也

六府孔修節 此總叙貢賦之典也水者五行之先尚書卷一 卷之二

土者萬物之本地平而天成此六府所以孔修也財賦之賦是土賦成賦之賦為田賦以萬物生焉則言土以人所畊而樹執焉則言壤慎字成字要挑剔交正者合九州之土宜而交相正之何州產何物何地產為最良然後常者歲貢暫者錫貢不責有于無不取盈于寡而此心猶恐其過故曰底慎成則者合九州之穀土而品節之孰為地勢之廣狹孰為人功之早晚然後正歲者守其經間出者通其變成規一定不隨意變易不因時妄增也故曰成賦 前叙貢賦

底慎成賦之意已寓但未點明此點出慎字成字慎者兢兢焉惟恐或濫成者斟酌已定遵之惟謹不敢以意增也

錫上姓 此節重封建土地利已興水患已退不衆建諸侯無以廣德化也錫之土以定其限制錫之姓以辨其分族此亦非自禹始水土既平之後或因其舊或創其新或興或滅繼絕耳

祗台德先節 此二句舊說謂禹所嘗言記之此中者以見禹之經理有本而能踐其言也從水土平來尚書卷一 卷之二

董思白先生云此却是禹兢兢業之辭言今日水土雖平不可徒恃治功之成亦不可徒責民之嚮化也惟須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之人既圓于平成之中復觸于敬德之感由是儀刑用德而不敢距朕行矣此說最精 禹貢一篇皆經制也故此示其精微之要只一德字千百年宇宙入禹經理一番天以之覆地以之載山以之峙川以之流萬物以之咸若萬世以之永賴所以為之者不過祇台德而已九州殊貢萬國異疆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禹先之以所同過化存

神孰得而違之

五百里甸服節 此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疆理之制也甸服去京師最近每百里卽為一節分五等侯服稍遠分三等綏要荒益遠各分二等 甸服入穀圻內天子所自治惟取田賦充用蓋民以力耕為本業國以積貯為大命而京師四方輻輳之所恐逐末者多故禹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農也 古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粟米之輸近取諸甸而已足漕輓外郡以給京師後世之失非先王之法也 鄭氏曰尚書卷一 卷之二

帝王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大且衆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為國也 賦是粟米之征貫至末服是力役之征止管上三甸米精于粟粟精于秬秬精于銍銍精于總服服輸將輸納也將送也內三百里去王城近故既自輸其總銍秬而又為四百里五百里之民代輸其粟來於帝都也此亦是遞送三百里交與二百里二百里交與百里也內三百里言納又係之服外二百里只言粟米不言納意可見矣聖人不使四百里負粟

五百里負米後世萬里輸將何哉 所納近者重遠者輕重者贏輕者精稅皆什一但力則以遠近輕重耳 甸服有粟米之輸而餘四服無之說者以為畿外八州皆以田賦市易所當供者以為貢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蓋諸侯食其稅于國則稅名為祿納其賦于王則賦名為貢

五百里侯服節 上甸是天子之祿此采是制天子卿大夫之祿也觀此則圻內固不以封而凡卿大夫之食邑亦取于侯服耳千里之甸天子專之後世不尚書卷一 卷之二

然故地復削而王室日以弱也男邦小國言男以兼子侯邦大國言侯以兼公與伯 五百里綏服節 文而曰教則非崇尚虛文專取其迪民性也武而曰衛則惟取守衛其民非以侵暴也揆者酌量其風氣剛柔與淺深先後而施之也奮者振揚之意只是常振揚其守衛者使奸暴潛消而已非逞威而後為奮也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獨綏服言之見由此而內其文教之揆由此而外其武衛之奮皆準之也亦見內非無武但以文為主外非無文但

以武為主耳

五百里要服二節 夷易也無中國禮法謂之夷謂之蠻則獷悍而甚于夷矣

東漸于海節 此記禹教化之所及承治水弼服祇德來聲教至海濱則止何以言漸于海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羌戎皆賓貢于中國是以有虞聲教不止于海且漸入于海中西不止流沙又被流沙之外也漸深于被被遠于暨東西皆有所止之地南北不言地者南北之地遠也海是東海極處流沙是西尚書卷一 卷之二

海極處朔南是南北極處故總曰四海 衍義補曰

於東西皆指其地而言於南北則止曰朔南而不言其地可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為之限量也 邵文莊公曰九州皆有疆界天下獨無疆界乎東漸西被朔南暨此天下之疆界也看此語識立政詰戎兵以涉禹跡之意 人所聞為聲所效為教聲虛而教實聲先而教後總是一個祇德也聲教句即總上三句成功以平水土為主而定貢賦弼五服建諸侯廣德化亦在其中上與下為錫禹奉

玄圭而云錫何也蓋禹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眾舉舜而曰師錫為天下得人亦非常之事也告成功要得大禹保治無窮之心 首云禹敷土末云禹錫玄圭只首尾二禹字而中間數千言貫串相應文之妙也一篇皆記經理之事而祇台二句突出尤奇此經理之本也他書記事功則事功而已矣無復此意矣

甘誓

大戰于甘二節 禹征苗已有誓專書一篇則自此始可觀甘變矣 尚書卷一 卷之二

有扈氏節 天子諸侯之職在養民五行民所賴以養此指其用于人間者非運行之五氣也威侮必有事實如隋時遼東之役伐山造船山麓皆盡文中子謂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者也夏正寅此兼言三正者何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古人重此三時故一之日于艸二之日舉趾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為正而有扈不奉正朔則棄其時政而不修可知觀曰怠棄則豈止是改夏朔耶 或曰三正夏商周迭

建改正朔謂之三正

左不攻于左二節 左字當一斷下右御亦然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 古者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為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步卒各供其長而為之助者也古者臨戰所戒三人而已 賞戮是軍前之賞戮若事定論功則飲至策勳于廟云 擊戮言即有父子親屬同犯亦並坐之皆指軍中之人非家屬也戮字尚書卷一 卷之二 十六

五子之歌

薛文清公曰夏商周有興廢惟唐虞無廢又曰勅天之歌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權輿也

大康尸位三節 姦雄何代無之苟我無其隙彼何所因因者明禍亂之本也

其一曰二節 易曰山附于地剝君子以厚下安宅程子曰艮重于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

于地為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本固而能剝者也下剝則上危矣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曰愚見其至微曰一能勝見不可忽蓋兆民之情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一失其心則君民之分不復足恃 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也不至彰著人主不知著而圖之常患無及故當不見是荷

其二曰節 一字或字重看見不必皆有有一于此未有萬一不亡者也

尚書卷一 卷之二

十七

其三曰節 陶唐要包堯舜禹相授一道意自堯而始一道相傳故以陶唐該舜禹自堯而下皆都冀方故以冀方該天下 道與紀綱亦有別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將亂之君道先亡綱紀次之則國從之矣堯舜之道只在儆戒大康失道只在逸豫心志荒而百度廢紀綱亂矣是以并冀方不能保而失天下也

其四曰節 明明二句照傳一直說不必云以盛德得大業典則泛就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以其經常

可永守為典以其中正有準則為則此包大小而言
下鈞石則舉其小者以見貽謀遠也關取通意若彼
此不通而有折閱則非通矣和取平意若彼此不平
而有爭乖則非和矣此重在一民信百度待信而立
故舜同度量衡武王謹權量正以民信所係亦法制
禁令之所關也此事上自官府下至民間一則為信
二則為姦不可不謹禹慮後世至密故存此二者于
王府使有所取正 禹之貽謀之遠至于鈞石而具
有太康荒隆之甚至紀綱之盡亡

尚書卷一

卷之二

五

其五曰窮 問業云五子之歌不是空然悼亡有感
悟太康而冀其改圖萬一猶可挽回危亡之意

胤征

惟仲康節 未即討羿勢未可也要見收兵權意
告于眾節 聖指禹先王泛指謨謂其謀訓謂其言
經盡于心思而發揮于議論只是一件非有二也定
保即明微明微見其不可違定保不可分總言可以
修德可以修政而定保邦國也下四句是謨訓 不
曰天災而曰天成戒字大有意義所謂人君將有失

道之敗則天出災異以謹告之者也下一戒字正先
王而稽天心恍然上帝臨女的光景克謹謹字重克
字尤重只看得戒字真克謹之旨亦躍然矣執法自
大臣始故言常憲其實大臣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
也君臣皆以德政貫

每歲孟春節 此是令不在訓中孟春一歲之始天
道肇運于上人君履端之始政令更新于上官師只
一人有職必有道也規規君也相規如說命交修意
柔濟剛可濟否交互以規正也以藝事諫言君或作

尚書卷一

卷之二

五

奇技淫巧以妨德政則各執執事以諫此見納諫路
廣也在天戒未見之前便已如此

惟時義和節 古文集與輯同義日月嘉會而陰陽
輯和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
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不輯則日食可知 古
者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周禮救
日月太僕贊王鼓鄭注云救日王或親鼓則此贊奏
鼓當是樂官進鼓于王王親鼓之太僕贊之又有餘
人助之 先時二句胡孝韓云此特為層官誤算天

象不可准信重其法耳非謂凡百官違限者皆殺也
今予以爾衆士節 此節不重奉將天罰重欽承天
子威命所以尊朝廷而寒亂賊也

火炎崑岡節 脅從句不可與下二句對玩口氣有
一步寬一步之意言不但脅從罔治卽舊染汙俗不
脅亦從者亦皆赦而新之也

嗚呼威克厥愛節 威中之愛愛中之威二者均不
可少但行軍之道以愛勝威不若以威勝愛以威勝
愛不妨不愛以愛勝威令或不行矣 愛者恩意之
尚書據一 卷之二 三十
謂傳訓姑息欠圖當是愛勝威則或流于姑息耳須
有斟酌

尚書揆一卷之三

錫山鄒期楨公寧著

孫男陞編

門人顧宸修遠重訂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四節○天命殛之只在民心上看出
○舊分順天應人不是應人正以順天也觀首言天
命殛之末言致天之罰便見中二節看他體毫衆之
意其詞藹然數夏民之困其詞惻然真是以民心爲
心末節只是誓師之體如此非怵以禍誘以利而強
民從也 尚書據一 卷之三 一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節○恐來世口實道盡萬世奸雄情狀不
得不放者爲一時之無君慮不免于慚者爲萬世之
無君慮也

仲虺乃作誥節○天立君之意是篇中大綱領亦諸
誓誥中大綱領○亂因欲生探本之論也○聰明而
曰天生雖在資稟上說亦要見不爲物欲所蔽意昏
者聰明之反非天不予以聰明桀自昏于欲也隆塗

炭不必盡被禁之虐只是役役于欲爭相馳騁便是
在塗炭中不可不思所以拯之也天錫勇智者氣化
聚而生人聖人聚剛厚之氣纖欲不得而牽制之聖
人聚清明之氣纖欲不得而蔽塞之即天生聰明也
不但畀之以聰明而兼畀之以勇智欲撥亂世而反
之正須是有謀有爲也表正二句是言天意如此茲
率二句是言湯之責當如此也表正表標也立標于
此爲衆所取正故曰表正續舊服者以一代言則爲
先人之所服習以天下言則爲開闢以來聖人之所
尚書卷一 卷之三 二

其由禹之子孫不能繼而湯繼之非幸也續也茲字
要分曉蓋上言天意如此故王於茲亦惟率典奉天
而已典即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是也此萬世常道也
率字要見率天下共由之意何謂典者天之所自出
五典天叙五禮天秩五服天命五刑天討也何謂禹
之舊所服行堯授舜舜授禹只此四事而已○日記
有論天立君之意數段天地間大議論宜參看之茲
不盡錄

夏王有罪二節○上節到此言天命簡賢三節言人

心也簡賢節非以其必不相容而幸其先發爲得計
亦曰湯之一身天下所倚賴使南巢之師不舉則必
見剪除恐失天人之望耳○有商之封舊矣而曰肇
我邦于有夏肇者突然崛起之意言衆惡之中突出
一個好人也

惟王不邇聲色節○此湯德足人聽聞之實指爲諸
侯時言之或以彰信即聽聞非是蓋言其德之彰信
正見其足人聽聞也○人心不能無欲故見可欲鮮
能自克聲色貨利人誰不知其污然一有入焉鮮不
尚書卷一 卷之三 三

陷溺焉者也惟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人欲之私故
不邇不殖曰不邇不殖則不特四者不能爲之累而
其心直脫然于四者之外矣○聖人所以爲聖人只
在事理切近上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仲虺見聖人
之處其事愈近其功愈難○人主一心政治之原
此心一染於聲色貨利則好惡取舍漸不得其正本
原一澄則所向脫洒下四句皆此心之清明不累者
爲之也○懋德懋官即用懋字見官與德功與賞正
相稱無德浮于官亦無官浮于德無功浮于賞亦無

賞浮于功也○人有善視之如已出樂而用之無一毫勉強已有過改之以從善融脫洒落不俟乎終日此二句在處已上說須要像個聖人○寬仁在臨民上說克字要看寬仁君之大德也然有或失之縱失之柔則反為寬仁之累彰者出乎身而加乎民也信者信其寬仁也只是有所係屬未說到愛戴上兆民不止毫都○通節意玩註是一脉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莫不各得其當用人處已一於大公無我是以臨民之際能寬能仁

尚書卷一

卷之三

四

乃葛伯仇餉節○惟民之彰信所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所到如時雨降惟舊即指征葛之日與今日鳴條之役相對而言

佑賢輔德節○上數節言湯之弔伐出於天命人心之不容已此下言君師之責既在于湯所以仰承天命下副人心者其道尤不易也人心離合之幾與前而人心相應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與前而天命相應惟人心天命無常此君道所以當盡也仲虺納規意在日新慎終惟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矣○當時

尚書卷一

卷之三

五

正命討一新之初而人心激勸之候故告之云云佑者隆其禮遇以眷佑之輔者厚其祿秩以培植之也求賢為助求德為輔此理之常今日佑賢輔德乃是賢為主而我助之德為主而我輔之非好善忘勢者不能也忠臣心事多有委曲而難明者故欲顯之不但樹之風聲而且發其所深隱也善良之猷多有牽制而不得遂者茲欲遂之不但寬之以文法而體其所未周也兼設官以治之攻則督責懲戒之取者變置其人侮者戮及其身也賢德忠良其善自大而小弱昧亂亡其惡由淺而深推去也亡道不可有故去之存道所當保故固之邦就侯國說蓋推其亡則不亡固其存則永存矣昌字就此看出○亡乃彼之所自取故曰推彼之所以亡存乃我與賢德忠良所共故曰固我之所以存邦乃其昌看乃字有為君艱難之意

德日新節○上文言湯之德曰足人聽聞曰不邇聲色云云言湯之得人曰東征西怨云云亦至矣雖然德無止法民無常懷慶勤惕勵日新一日德乃光輝而

萬邦人心繫屬歸仰者亦常新而不厭少或自滿則怠荒之心從之德將日隳而九族離矣故王當懋昭大德以立中道于天下德包天下故曰大德日新故曰昭中曰立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有動作威儀之則自大君身上做出來與人看使之視以為則也建中之道在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義心之制事之宜也事在外而制其宜則在心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相似着處便做兩片故曰制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以禮制心何也視

尚書

卷之三

六

聽言動皆心也勿與不勿在我而已此便是禮為制處言以禮為心之準則也此處不可分中之體用制事者心也制心亦不專在體上說也如是則允執其事而可為民則矣垂裕後昆言禮義之成法不特與當時做樣子而永與後王做樣子綽乎有餘裕使亦有以建中于民也裕字要體認凡中君儘亦可以垂後然未必其裕裕者作法到盡善的地位不惟賢子孫有所法即不肖之子孫亦望儀刑而不覺感化者也太甲篇率乃祖攸行乃祖攸行非制事制心之家

尚書

卷之三

七

法乎則湯之垂裕誠大矣○湯豈自滿者哉而時則當戒湯德積累非一日以至于有萬邦若以時言固盛極易滿之日也聖心履盛而思戒惟不自滿則日新此仲虺納誨意也○中字自唐虞授受以來再見于此制事制心二言實傳心之要○孔氏曰求賢聖而事之可謂得師然而能自得之意尤不可不深味也如宣帝為元帝得望之亦得師矣而望之所以為賢與其所以當尊事服從者元帝固憤然也則非能自得師矣自字最重得師由我而由人乎哉○不能

湯誥

王歸自克夏節○商紀謂伊尹相湯放桀于南巢諸

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羣臣共推戴之乃即位于亳此是史傳大有關係處惜乎書之無明文也

王曰嗟爾萬方節○衷只是中天生人箇箇有一副至當恰好的道理降與他故曰衷真氏曰聖賢之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味降之一言真若天人交相付予明命赫然不離心目間也可不畏與○若字無工夫以理言之也有恒性則循其性之常皆道也但不能無清濁純雜之稟故有過不及于是有不安于道者所以使安于道非后不能也何以非后

書卷一

卷之三

八

不能刑政以治之教化以道之作之君作之師三才所以立也化育所以贊也此惟后正與惟皇上帝對看綏猷必待乎后而非天所能及蓋君道所係其重如此○衷與性與猷只是一物但有原于天具于心發于事之別故異其名○克綏猷猷一篇綱領夏王是不克綏猷者請命與輯寧即自任綏猷之責獲戾上下守典承休勅諸侯以同其責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則自任不克綏猷之咎也○羅文康公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

性而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怕性孔子言之加詳而子思孟子祖之聖賢言性已備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及宋程張朱子始別其孰為天命之性孰為氣質之性其說于是大備然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不能也大抵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語其一人皆可以為堯舜語其殊上知與下愚不移也

書卷一

卷之三

九

夏王滅德作威三節○孚佑字字因上請命來請者請于天而不敢必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黜伏則所請者得矣上天福善禍淫之命斷不借差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欣欣有生意責若草木兆民其允殖矣殖曰允殖未可知而今喜得之之辭也罪人句應上請罪允殖應上請命把桀與萬姓對說分明民與桀不俱存此處說得弔伐大義斬釘截鐵○時說責若草木連上句看言上天禍淫之命責若草木明白易見也亦可

俾予一人節○夏德昏亂爾邦家渙散而不輯搖動而不寧今罪人既黜天俾予輯寧爾邦家深惟付予之重必上順天理下順民情無一事之戾無一物之乖然後足以當之而恐非寡昧所及也故有隕淵之懼輯寧不必徑指綏猷而此自在其中亦有教養意在

凡我造邦節○此求助諸侯也以匪彞恤淫戒者蓋從非度就逸樂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罔念其職是大桀小桀也故痛切戒之匪彞不但貪酷凡一切非法之事皆是惱慢淫過要明白天休卽俾予輯寧之休而輔君輯寧卽人臣之典也前言不勝任故此勉諸侯盡力以承之以承是用力字

爾有善節○簡閱也閱說文閱其數于門中也謂自門而出者一一而簡數之簡在帝心者有善有惡皆簡在于帝心也○簡在帝心則爾有善帝心所簡也此吾所以不敢蔽也而爾可不勉于守典乎我有罪帝心所簡也此吾所以不敢赦也而我何自免于獲戾乎且予一人居于爾萬方之上而任輯寧之責其

罪誠有未易免者蓋綏猷之責既在我則萬方有罪皆君之不能教也非在予一人而何予一人既身萬方之責則君道未盡實己之罪何以爾萬方為哉此四句以君道言獨歸責于己而屬望諸侯之意亦在矣○任綏猷之責必使萬方皆無罪而後為盡職論而至此則欲無獲戾于上下豈易哉此湯之所以慄慄也

嗚呼尚克時忱節○與爾維新既有其始矣未保其終也尚克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乎時卽上文輯寧守典是也忱懇惻踐行之謂有終天命有終君受命臣佐命君臣共承天休故有終曰尚克曰乃亦皆難之而期以必能之意

伊訓

訓教誡也于朝曰君臣焉于燕曰賓主焉于學曰師友焉以武王年德之高而召公諫旅獒亦例曰訓古人命名之意可為萬世法也若曰臣之于君不可以訓言則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故此篇曰伊訓他篇準是

惟元祀節○喪三年不祭故攝而告廟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告廟臨臣不平臨臣即告廟時事也總之此節不重此意只重告廟之時訓王耳上對先王下臨羣臣于此時而訓王者乘其心之虛也烈祖先王皆湯也先儒之說不一竊意自伊尹祠告故稱先王自太甲祇見故稱厥祖也祠告改元之常禮訓王伊尹之特舉○日記此節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辨宜攷

曰嗚呼古有夏節○此示以天命祖宗之不足恃以

易書卷一 卷之三

主

見不可不嗣德之意方字與于其相呼應正是天命不可憑藉處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感應之機在此不在彼懋德就而為天子時言懋字內有孜孜不已之意罔有四句相推說下罔有字亦莫不字暨字咸字俱要挑剔以見其方懋厥德則得天眷如此其隆而後人不率遂不可恃所以聳動太甲也造作也始也言兵非外作惟我商王節○桀之未亡也王室如燬時無有奮然為萬姓請命者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武而曰聖見其

出于德義之勇故能一怒而安天下鉞鉞豈必用哉義師所臨人自屈服此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代虐以寬必有所指如武王反商政漢高除秦苛政也聖武二句一事意四海之內皆曰非當天下是謂信之曰後我后后來其蘊是謂懷之

今王嗣厥德節○今王嗣位而為民主非嗣其位乃嗣其德也既嗣其德則邦家四海之觀德者皆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德字時說指下節言要旨即指上節言余謂泛說為是○註立愛敬于此說立愛二句

易書卷一 卷之三

主

形愛敬于彼說始于家邦二句上為親吾親長吾長下為及人之親及人之長也親親長長人同此心立于此則形于彼豈不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乎○註形字從本文立字上來下得甚妙盡愛敬之心于親長吾盡吾道而已而形愛敬之則于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喻也註及字措字無工夫自然之化也○親長用帝王事說要切太甲如不愆不忘善繼善述信任老成尊崇耆德是也嗚呼先王肇修節○此詳烈祖之成德蓋盛德大業

如先王亦不過在倫理實行上加功三綱五常之學
修即立愛立敬之實事也王所當法在此○先王由
七十里而有萬邦其積累之難如此今王坐享基業
之大無先王積累之艱所以繼之者宜何如而後可
庶幾乎○從諫而曰弗弗逆于耳實契于心非勉從
于外也先民時若不但聽從其言蓋與之同心與之
一德事事無所拂逆之謂也時若于先民則善之所
在不待諫而從矣克明者人之忠邪事之是非務之
先後緩急無不旁燭焉不能惑是也克忠程子曰君
子事君不得其心則竭誠以感動之誠積而動雖昏

書卷一

卷之三

十四

蒙可開也強悍可回也柔弱可振也古人事闇主而
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已湯之事桀如此與人
不止是用人大凡與人貴寬若求其備則人無全材
而吾有遺善故善則取之而不求備若檢身則不可
以此自恕如不及不但其心其工夫亦如此○既歷
數湯之實德而繼之曰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感
發之意溢于言表○人倫中獨舉為下居上二端者
處有夏昏德小大戰戰之日湯之居上為下為難也

○時說忠諫扶人紀者先民率人紀者君人紀之綱
臣人紀之輔人是能修人紀者身或有違人紀者○
按太甲坐享萬邦之大何嘗知憂何嘗知懼曾不思
先王肇修人紀每事無不修飭是以德日以盛業日
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有萬邦其
積累蓋若斯之艱也伊尹言此其所以聳動太甲者
至矣

敷求哲人節○先王之得天下甚艱故其慮天下甚
遠宜其求賢人以輔後嗣也○哲人是明于治亂之
書卷一 卷之三

書卷一

卷之三

十五

故理欲之幾者○古聖王不為一世之計必有所以
貽其子孫其所貽者何曰德曰典章曰賢才而已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貽之以德也有典有則
貽之以法也敷求哲人貽之以人也後世不知自以
為有所貽其所貽者富貴安逸而已夫貽之以德與
人而子孫或不守且至敗亡况貽之者非乎

制官刑節○此與上節一連意亦為後嗣慮也哲人
輔之阿諛逢迎之人從而敗之欲嗣德難矣故制官
刑儆于有位○書翼云馬牛相逐謂之風一入其中

便如風靡連自家做主不得三風之所由犯病在一
個敢字一有敢心何所不至有之風十而敢之心一
舞及遊畋可暫為之而不可常故言恒歌則可矣不
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言巫風
淫過也愛憎倒置政必荒亂故言亂風卿士邦君足
以喪亡而况天子乎故指卿士邦君而不及天子使
之環視而知所儆也此官刑既頒布在官又使蒙士
習之使他日入官而知諫○按正義曰犯顏而諫臣
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愚謂與王賞諫臣設之賞以
尚書卷一 卷之三

未

誘之彼有賞之不能動者猶未足以得其諫也成湯
設不諫之刑結舌于前而刑驅于後如是則無有不
諫者矣此求諫之至意也乃先王刑不諫者而後世
刑諫者其亦可嘆也夫○制官刑以求諫即從諫弗
咈之心也其間所戒遠者德即先民時若之心也治
法具在即心法具在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節○祗厥身要發得切言當以三
風十愆敬之于身不可萬一有之也○言所戒者雖
卿士邦君而王亦當敬之于身也卿士邦君有一于

身必至喪亡王可有一于身乎奈何不教于身也○
諷以垂儆之意言聖心慮此其為天下國家之計甚
大故曰洋洋嘉言以所儆之辭言聖言所指明白痛
切易知易行故曰孔彰○惟上帝至末舊以天命人
事平看不是惟作善降之百祥故德罔小萬邦惟慶
惟作不善降之百殃故不德罔大隆厥宗總是言天
命之無常而欲其盡人事以應之也○二德字一斷
二罔字作無字看德罔小言修德無小也萬邦之慶
積于小而可不勉乎不德罔夫言不德不在大也厥
宗之隆由之而可不戒乎○宗即宗廟此時在廟中
對羣臣以訓王故言萬邦謂不特一人有慶而侯甸
羣后亦蒙其慶言宗謂不特萬邦離德即今日祭祀
之宗廟亦隆矣語意如畫

尚書卷一 卷之三

七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節○問業云不曰伊尹而曰阿衡便見
是顧命元臣其責甚鉅嗣王不容不惠而在伊尹亦
不容聽其不惠也

伊尹作書節○朱子曰古註云顧謂常自在之此語

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
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具未接物時此理固湛
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物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
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
忘而不可得矣以承二字本上文言天地神祇之靈
卽明命之不昧欽承祇肅之念卽顧諟之不違然事
神自有事神之敬不可只作一事看也○真氏曰湯
顧天之命天監湯之德曰顧曰監天人之交其近如
此○宅師承撫綏言謂之宅者除虐布寬之後處之
尚書卷一 卷之三

六

各得其所也
惟尹躬第○上言尹躬之不可忽此見尹躬之不可
恃周不必泥定忠信大抵咸正罔缺之意事皆實心
行皆實踐不始勤而終怠不外修而內荒不心昵佞
人而貌敬正士操持一而有常此所以有終也有終
謂令聞無隕令緒無墜也相亦惟終與國咸休也○
自古危亡之世未始無忠信之臣而君不聽用則不
得不至于危亡君不君而臣可恃君不終而臣有終
未之有也○不終而累于相不辟而忝于祖此言甚

痛切

王惟庸罔念聞二節○凡入之心有喪則有復故平
旦之氣仁義之良猶炯然不昧况聖人之心無時不
清明而義理無時不昭著乎然猶必曰洗濯滌雪大
明其德者此聖人敬戒之心卽顧諟明命之心也坐
以待旦而行之為何事蓋不顯在心旦而應事則行
之于事矣太甲之不明所謂咎亡之多伊尹特指昧
爽之心蓋欲其于此而得夫復善之機也○丕顯者
全體昭昭在自無一毫遮蔽也大明其德坐以待旦
尚書卷一 卷之三

七

此是聖學的傳乘此夜氣清明即披衣起坐而丕顯
待旦待旦不廢何患不做聖人待旦而行者只是行
此丕顯工夫別無事也雖終日酬酢萬幾迭至而我
之所涵養只此而已矣○昧爽二句串俱是修德不
可以修德行政兩平看丕顯待旦皆就昧爽一時言
丕顯靜時工夫待旦雖着動邊欲行事說但欲行之
急尚未見之于行只要見汲汲不皇意○湯勤于為
善如此猶以吾之德能修之于我而不能必後人之
皆修能行之于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行于是旁求

俊彦以啓迪後人焉啓以知言迪以行言二句隱然見尹躬乃先王所責以啓迪後人者豈可忽而不念○命字註中無解要旨作明命看○伊尹前言湯之修人紀而繼之以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此言湯之昧爽丕顯而繼之以旁求俊彦啓迪後人蓋太甲知乃祖貽我以天下貽我以安逸而不知乃祖之心不如是也乃祖所貽一是德一是賢才能法其德而聽用其人其基緒方可保耳

慎乃儉德節○既動以先王又直指其受病之源而

此書接

卷之三

三

藥之益人主生于澤宮之中長于婦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故驕侈之病于一同太甲以中人之資故雖以成湯之家法保傳之得人而不能免焉欲敗度縱敗禮忽于儉德而不知慎不知意廣欲多止目前之快而儉于用儉于動凡事知所收斂而不敢肆者身之利而天下國家之福也德雖多莫先于儉身心家國之長計以儉而得以不儉而失故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二句一直意凡人不知慎儉德者只是圖了目前故必慎儉德為永久之謀可也

若虞機張節○此告以慎德之工夫若字正承上來欽止二句正所以省度乃慎德之所從事也止與攸行俱就身與事言止者如事之有度身之有禮皆吾心之天則合內外動靜而不遷者也欽厥止者人心不敬則無主無主則靜而昏動而擾安知止之所在惟欽則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有以主乎靜中之動而靜有定止事物糾紛而品節不差有以主乎動中之靜而動有定止止以理言止在于心而所以止其止者欽也欽厥止所以立本然以義制事莫過于烈

此書接一

卷之三

三

祖烈祖所行莫非禮義之成法而得止之標準也王惟率而已矣○欽止心上工夫故曰立本率祖攸行是事上工夫故曰致用王未克變三節○王于此不能無動但未能即變其舊習尹以為此非口舌所能為也故有桐宮之舉○密邇先王一是絕其比昵之黨一是興其思善之心其訓另作一句承上二意所謂不言之教也○伊尹之悟太甲始而作書告以先王顧誤明命既而口陳告以先王昧爽丕顯終而遷桐使密邇先王泛言明

命尚未醒切曰昧爽則打着他平旦清明之氣有不容不感動者至密邇先王則顧諟丕顯之神靈恍然若接此其格心之法其節次太甲之所以終悟也其克終允德雖由于遷桐而得力亦在前幾番言語以漸而入看太甲始而不惠既而庸罔念聞終而曰未克變亦覺漸漸轉頭此大臣格君心手段

太甲中

惟三祀二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者民無君復有明君者出君失民廟社一絕不可復續

尚書卷一

卷之三

三

重下句太甲克終厥德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于悔過遷善之地而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此實天之陰牖其衷也君民得以相保休也然不特一時之休王之終德乃萬世處亡遷義之法而君民一體之休且貽之于無窮矣○休而曰萬世無疆固見慶幸之極亦即暗逗出圖終意

王拜手稽首節○不明于德德者人之所以肖天地

惟不明故不類也
伊尹拜手稽首節○此伊尹承太甲圖終之意而告

之也太甲以不明于德自咎故告以明后之事惟在修厥身允德協于下而已曰修厥身者因其知敗度敗禮之非而進之也曰允德協于下者恐其無誠身誠意之實而勉之也允德者得于心非一時之感發有諸己非悔過之虛言而已協下者蓋昔日太甲不明人心幾去今者悔過圖終新志甚美而天下之仰望方殷苟非實德昭著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得遠邇愛戴之心乎曰惟明后者惟明后知足以決向往而能自達于高明勇足以致成功而不安于凡近謂

尚書卷一

卷之三

三

之元良謂之上智惟其能如此而已非懷二三之志而暫開之天理終錮于人欲之私者所能也○修身至于允德允德至于協下一串說德在臨民發用上者惟明后言惟明后為然非不明者所能都平平論未著在太甲身上說

先王子惠困窮節○既告以明后因舉先王之實事以為法子惠困窮德之久也于困窮之民子視之而加惠焉惠曰子惠其誠何如故罔不悅豫我后此所謂協下也修身在子惠之上○曰民服厥命而又曰

並其有邦厥鄰後我后有一步進一步摸樣曰並曰鄰見非湯號令所能加而亦後此其感化何如

王懋乃德節○上既舉湯事因勉太甲法之曰懋乃德視乃烈祖者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勉勉而可期其至舜以堯為的故能重華顏以孔為的故能庶乎視乃烈祖欲太甲以湯為的也日新者湯之所以懋德太甲勉勉不已之心一以烈祖為法庶身修而德允者可至不可有一時之豫急豫急不必太縱只悠游懈弛便是要看一時字一時稍息便非懋德矣

尚書

卷之三

五

奉先思孝節○此懋德之所從事即修身之實也奉先以繼述言非奉祀之謂接下以從諫言非禮貌之謂奉字接字俱有意味可玩視視四海九州之休戚利病也視則欲遠聽聽百官萬民之謨謀獻納也聽則欲德所視者遠曰明然視遠不明則有旁覽不偏處所聽者德曰聰然聽德不聰則有領畧不盡處休美也圖終之美意也王之懋德如此則朕承王圖終之美意當知無不言君之王行之惟恐言之後也何厭數哉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節○申誥承上圖終說來○天之所親者敬何也蓋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人之念慮感移未嘗不與大化相流通日監在茲天無往而不在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為有靈也故畏天之至者常防未萌之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克敬如是則天親之矣民之所懷者仁何也蓋天下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惟元后一之故君民者天下之大父子也雖以勢而相扶實以恩而相固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克仁克仁則民懷之矣鬼神之所享者誠何也蓋鬼神之德不外乎實理之聚散祭祀之理不外乎實心之始終有其誠則有其神不誠則無物故交于神明之道祭則三日齋七日戒平時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克誠如是則鬼神享之矣天位艱哉人君上事天下治民幽事鬼神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後謂之天子謂之神人之主而三者皆無常其責皆在于我故曰天位艱

尚書

卷之三

五

哉○天無情故直曰無親民有情故曰無常懷○兩克字有字俱得力○無常者其機在彼不在我也道則在我能盡其在我則無常者為有常矣○天民鬼神三者以天為主民者帝天之命所主鬼神者造化之迹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敬仁誠三字亦只是一敬字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仁敬非兩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敬之至誠之至也看本文口氣亦是以惟天二句為冠民與鬼神兩對總之曰天位艱哉天位正與起語惟天相應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尚書卷一

卷之三

言上帝而民神在其中矣言懋敬而仁誠在其中矣余舊有此說近見要旨迷了凡先生語亦如此謂伊尹因前篇皇天眷佑有商及太甲速戾作孽之語故以天親之意申誥之而并及民神也

德惟治節○承上言天位雖艱然亦在慎與而已敬仁誠各以所主而言合之總是一德德惟治四句泛言治亂興亡之機以起下勉太甲之意與治同道雖事未必同而道則無不同與亂同事事同則道無不同也要知伊尹特發慎與之義是何為蓋興亡在古

皆有明鑒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太甲顛覆幾與桀同事矣一旦悔過所由者即湯之道在力行不變耳人心操舍無常克終最難始而與治與固由之終而與亂亡亦由之興亡一反覆手要須慎之又慎常將一個先生頓在面前一念之萌一事之作無不思與之同道始終不差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為明后且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為明明后矣此因答圖惟厥終之語而深明圖終之道也終字最重明明要得註中明其所已明意○與治與亂之論切中人主之病

尚書卷一

卷之三

人主往往恣其所為而不知所與不審便與亂同事至終始慎厥與慎字尤剔得醒自古以來儘有英雄之主始焉與治同道而後稍稍怠荒遂與亂同事只是一個不慎謂始以與治而與便有差池不至于亡卒之轉興機而墮亡轍只坐慎其始而不能慎其終耳故點一個慎字煞甚吃緊

先王惟時懋敬節○承上言人君固當慎與然所當與者安在其惟法祖乎敬仁誠三言者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合之一德又約言之一敬而已故專以敬言

之先王為明明之的亦惟懋敬厥德而已惟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事所以深勉太甲也懋敬是德克配是治監茲茲字專指懋德言即所謂與治同道也惟敬德故德與天合惟德與天合故能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令緒即配帝之令緒也古之君以德而治者多矣獨言湯者耳目之所及也

若升高必自下四節○此下四節五件皆欲太甲矯情之偏也矯情正所以與治也○若升高二句不是說今日未能如先生而循循及之也欲其不要看得尚書操一 卷之三

先王高遠了只消下學而上達故曰必自此陸開仲先生說極有理會○逆心之言未必皆道然而合道者多遜志之言未必皆非道然而不合道者多○蘓氏謂傳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此五件亦然須就恇情一一體認覺有至味

嗚呼弗慮胡獲節○伊尹所陳已盡此則欲其謹思而力行之耳自敬仁誠至矯偏王須自入思慮始得苟漫焉聽之不為致思而詳繹之則亦安知予微意

之所在乎故曰弗慮胡獲既入思慮始知句句有益然即須句句身體而力行之若似做不做豈能有成故曰弗為胡成○慮與為正是從事與治處慮獲為成四字有無限意味不止言惟慮則獲惟為則成而反言弗慮胡獲弗為胡成語意醒快思為之功盡則德成于身而所存者皆先王懋敬之純心所行者皆先王懋敬之純行矣故曰元良元字不對良字猶云元哉善也萬邦貞亦元良中事不作儀刑說萬邦有一人未貞亦未可言元良總見思為所係之大

尚書操一 卷之三

无

君罔以辨言節○此恐其思為之過至于作聰明亂舊章也舊政所當率由後世君相欲變祖宗法度必有一段議論欺其臣民致亂之端大率由此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成功宜退而不宜居况以寵利居之乎不特招議而我心無以自白矣辨言亂政則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而先王之澤不及于邦國成功以寵利居則臣民相猜無以杜讒口而邦其危疑故兩戒之而後邦其永孚于休○辨言二句不宜平對重在上句慮太甲之病根尚伏也下句帶言以明退休之志

耳此胡君麻先生說極有見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五節○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故後政厥辟所謂不以寵利居成功也○天雖難信命雖靡常然其機在德能常德則天命未始不可必也○有命一德互言之一德即有命之人啓迪即着求之事○受天明命二句一意以得天得民平說不

三

三

卷之三

三

是天與則人歸也○一者純乎天理天理無往不吉二三者雜乎人欲人欲無往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尚書卷一 卷之三

心終始如一不有衰殺而從旁觀之每日加新是乃日新之義也○陳氏曰湯之盤銘曰日新仲虺之誥亦曰日新日新太甲乃祖之家法也尹以湯之日新望太甲必以湯之一德勉太甲故時乃日新必先之以終始惟一焉

三

卷之三

三

任官惟賢才節○篇題蔡氏云恐太甲德不統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夫君德既一而又任用得人此所謂咸有一德也咸有一德一篇之綱領也○為上則為君德之成就而非奔走承順乎君也為下則為

意總歸于一耳勿用傳中博約相對○常師指人言
常主指事言德不可有常師者以人之處事有事善
有事不善故也善不可有常主者以善之于事在此
為善在彼或未必善故也○傳協合也克一者能一
之謂也一者善之原萬善皆從一中出此心能一則
無往非善矣此心若雜于私欲何以能一○不徒曰
一而曰克一何以克一此非情識盡化意見都融純
是天然運用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有此○理
在吾心因行而名謂之德隨事而顯謂之善易地皆
尚書攷一 卷之三 三

然謂之一一者吾心之天則也理隨事顯而本則一
克一者得吾心之天則也事事有權衡尺度雖萬殊
而未始不同歸也常主便不免執此事以律彼事遂
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協一是隨事而順理大人之
神化也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是今日之受非協一
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
必合于能一乃為至善

俾萬姓咸曰節○俾字要別感應效驗不可兩平乃
相因之辭大哉王言者言發于一德之後則包涵盡

天下之理淵微合百慮之同言之大心之發也一哉
王心者心純于一德之餘則妙百為而不二主萬化
而有常心之一言之所以大也○王心未一何以訓
萬姓之從違王心既一則發于其言人人得以見其
心知其一于公不二于私也一于義不二于利也一
于道德憂勤不二于聲色遊畋也一于君子不二于
小人也則萬姓之趨向自不容于不一矣○咸字見
感通無間又曰見頌之不已也克綏永底皆從一德
說來常厥德保厥位今克綏先祿則必有常德之格
尚書攷一 卷之三 三

天惟民歸于一德今永底民生則不特一時之歸而
已

嗚呼七世之廟節○此言德政有可驗以見人君當
一德也德則一德政者一德之見于行事者也德不
可以揜後世之公政不可以揜當時之公人主所以
修其德政寧容已哉

后非民罔使節○所謂一德者豈獨當取善於臣哉
即民亦不可遺焉匹夫匹婦至微者也成功成一德
之功至大者也匹夫匹婦雖所知甚狹然一善亦萬

善中之一遺一便不可言全德故罔與成功 按一德有三義總之一也純粹無雜之一即終始無間之一所謂純亦不已是也終始有常之一即包括萬善之一所謂一以貫之是也但通篇隨處取意常厥德以有常言德惟一以純粹言罔與成功以包括言而三意總無不通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節

曰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改造

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

尚書卷一 卷之三

毒

曰我王來節 蕩析而閭黨不能相聯離居而救援不能相及其如台言此地其如我何明示別有可遷不必懷此都也時說言此地已無計能活我矣口氣不似

先王有服節 先王有事未嘗徇己之意亦未嘗徇徇衆之情必恪謹乎天命謂卜也今不承于古謂今日理勢正當承于古而遷則大命可承先王之烈可繼若不承于古則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能致治守成從先王之大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節 事有勞且難而不可憚者今日是也今若能遷則以危為安其若顛木之有由蘖乎永命與斷命相應紹復大業與從烈相應商道中哀盤庚有志于振起適丁耿圯之患此事不圖先業將不守故凜凜于克從紹復京師天下之本國都不安豈能圖四方之安故以致安四方為言

盤庚數于民節○上諭民之詞明矣然民之不遷豈

其中心利害之實哉由在位者動浮言以惑之其有攸歲者又伏之而使不得達故教民由在位始而其

尚書卷一 卷之三

毒

所以教在位者不過以常舊服正法度正法度云者亦曰無伏小人之攸歲焉耳蓋先王以民心為己心以民之利害為國之利害其五遷之舉想亦順小人之攸歲而為之也民無惑志而有言必達于上臣無匿指而有願必同于民此先王之舊服也亦國家君令臣共之法度也今民不欲遷而盤庚欲遷疑若非先王之舊服矣當時在位者必以此動盤庚而盤庚則知不欲遷者乃在位者總于貨寶之私心欲阻廢法度不得不托于民情之不願欲托于民情之不願

則不得不動之以浮言而使其言之同于我隱伏攸
歲而使其其中情實語不得上聞此其沮遷之計甚狡
盤庚明極事情故不為一切之法度以整齊之其要
在于無或敢伏小人之攸歲則遷與不遷孰是民情
之公顧利害必有真歸國是必有真在羣臣之計自
破國家之法自行矣

王曰格汝衆節○朕衆利濱河之地沃饒自豐而憚
勞不遷以為百年之業奈何舍之而去不惕于一人
不肯聽一人之作猷此其傲上從康之本情也是心
尚書

卷之三

三

不熟雖百喻何益故盤庚特指而言之此一篇之要
領也○傲上從康內各兼動浮言伏攸歲意

古我先王節○此援舊人之從先王以責今之不然
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也舊人世勞王室凡事所賴
以共成者也圖任共政是先王委任舊人之重播告
之修修為號令以播告之也不匿厥指指者先王遷都
舊人不負先王之委任也不匿厥指指者先王遷都
之指也人君有是指而萬民無以承之則其指匿而
不通舊人奉承於內使小人之箴言無不達則一人

之美意下通于民矣故曰不匿厥指不欽者近則叙
用而欽禮遠則世選而與享也非上意下情而變幻
事理以搖衆聽謂之逸言舊人宜化于外則原君上
為民之情以開論乎衆而不參以一己之私言據民
間利害之實以導率乎民而不惑以從康之左見故
民用不變○聒聒多言亂人之意言不出于中正為
險無深慮遠見為庸謂惟忠信足以起人之信今汝
上匿下譁所以起信者率以險庸難乎人之信矣夫
有所訟者事理確然當有所訟也乃所訟果何為乎
尚書

卷之三

三

予弗知乃所訟也

非予自荒茲德節○先王有作舊人則從今我有作
汝臣則訟豈我寡謀輕動自荒茲愛民之德耶非也
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耳予視汝情明若觀火猶不
忍刑以繩汝欲寬容以濟事汝苟執迷不悟是亦我
拙謀成汝之過也指羣臣之失而自咎以警之語意
甚婉

若網在綱節○上言我不能制命而成汝之過矣然
在汝當知下從上小從大一勞永逸之義而向所稱

傲上從康不可不戒焉○君為臣綱譬之于網人知其有條而不紊矣而不知統之者有綱焉知天下無不從綱之綱則知天下無不從君之臣而傲上非義也勞為逸門譬之于農咸望其有秋矣而不知先之者在服田力穡焉知天下無不畊之獲則知天下無不勞之逸而從康非利也

汝克黜乃心節○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也擅膏腴之地耽居止遊觀之樂在位之臣與之比黨而憚遠心之所為實在此而猶為之辭曰尚書卷一 卷之三 三

不遷實于民計便又乘小民一時之情而誑之曰我實為爾計也以此施虛德于民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淪沒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是爾之為之反以害之與百姓同歸于虛德耳故勸以克黜乃心公為斯民長遠利害計以施實德于民都邑既定百姓安居至于爾之婚友亦同其福如此處事汝乃敢大言曰汝有積德今日非德也積德承祖父為民圖遷而言

乃不畏戎毒二節○言汝知服田有秋則今不畏水

災大害于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情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寧有泰稷之可望乎汝知綱綱不紊則今汝不和吉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也蓋君為臣綱臣為民綱理之所在上下相順乃同其福而無禍汝既憚遷首先惡于民則惻不獨在民乃亦奉其惻矣及身而悔又何及乎相時恤民猶有審利害之實出箴戒之言以相顧省者則有位者當何如乎夫小民箴言欲發而爾之逸口能排擊阻難之尚有可畏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豈不尤可畏乎尚書卷一 卷之三 三

夫民有箴言而以之告朕可也何為相動以浮言恐之以禍患陷之于罪惡不與顧箴言者異乎一時人情為汝所惑雖若燎原之火不可嚮適其勢猶可撲滅以制爾短長之命者而繩汝自作之愆其亦何難至是則惟爾衆目作不靖非我有咎也

遲任有言節○引此結前圖任以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之意

古我先王節○我國家惟圖任舊人共政以人舊則習也使其有罪不容以舊人而赦使其無罪不容不

念其舊而加以非罰也使其有善不容以舊人而掩使其無善不容私其善而加以非德也德恩賞也思非所當恩是謂非德○逸勤俱指遷都說未遷同其勤既遷同其逸爾勞爾善爾字俱指祖父言先王世選爾之勞列于太常而予亦不掩爾善世字由先王說到盤庚身上予字指盤庚而先王亦在其中不掩即世選意也配享即不掩之實

予告汝于難節○射志于中的圖事期于有成予告汝以遷都之難予謀既審若射之有志非嘗試而浸

尚書

卷之三

四

為之言不可不聽也人之不能從善有二蔽焉老成者謂其言耄幼弱者謂小子何知而不知理之所在老成人不可侮而孤有幼不可少也各長于厥居者耿圯河水其居不可長也舍目前沃饒之利為永建乃家之謀是謂長于厥居夫君出謀者也臣出力者也出力以聽我之作謀可矣

無有遠邇二節○當時所告惟造在王庭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篇末使之轉相致告○盤庚敷于民十三節當從以當舊服二句上看此本文提要語也如

云古我先王圖任舊人乃祖乃父胥及逸勤矧予制乃短長之命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等語都是以常舊服正法度之意如云不匿厥指用有逸言無侮老成人等語都是無或敢伏小人攸箴之意傲上從康亦不得十分平重若曰無得傲上之命而從己之安耳蓋所以傲上之命又由于從己之安故又戒其從康而以一無字領傲從康三字也○三書反覆辨難須于包容處看其德量于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

尚書

卷之三

五

盤庚中

盤庚作節○涉河句即粘上句指將遷言誕告用亶句重勿褻句輕看通篇語氣如云承汝俾汝惟喜康共不從厥志汝不憂朕心之攸困等語都是用亶處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其民于前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節○自上所訓為言自下所承為命嗚呼古我前后節○此述先王君民相與者以告之君民相與是中篇大旨前后指成湯以下四君天時指水患鮮以不孚于天時一語更可味古人天時有

災鮮不以人力勝之後世則末如之何而歸咎于天
殷降大虐節○大虐水患也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
古后之聞即上文先王遷都之事也汝何不以前聞
先王之事念我今日之事乎承汝以下正欲其念之
者承俾二字串言我之致敬以使汝者無他惟欲趨
利避害舍危就安共享安定之樂而已

予若顧懷茲新邑節○丕從志者夫人趨利避害舍
危就安固有同心然憚小勞而聞大計見近而不見
遠亦人所時有使重拂其意而苟從之從亦小矣故
尚書卷之三
不從其一時之便而從萬世之計乃為不從蘓氏說
得好

今予將試以汝遷節○計遷已久成遷石今今予將
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是亦惟民之承也而汝乃不憂
我心之所困困謂萬衆動移皆在君心之念也乃皆
猜忌疑貳不宣布腹心欲安者汝之心也汝自以浮
言障蔽不能宣布腹心敬念以忱感動乎我是汝不
能保后胥感矣則惟爾自鞠自苦誰為爾解哉之
乘舟若遲滯不濟必臭敗其所載之物今汝從上之

忱間斷不屬不屬者與上之誠意不相屬也如是惟
相與以及沉溺而已安定沉溺利害昭然而不之稽
雖怨疾忿怒何損于困苦乎

汝不謀長節○憂溺而憚遷是勸憂也豈人情我不
謀長以思其災故耳所謂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也若
謀長則知災在旦夕今日之勢可謂有今日無後日
汝何生在上乎

今予命汝一節○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
浮言之誤人不淺而人心不悟也今命汝一是非無
尚書卷之三
兩在利害無兩從心有定主則不迷于正直之途身

有定歸則不陷于邪僻之地不然身心非所自有顛
倒迷惑趨于禍患如起穢以自臭豈他人能敗之哉
故予欲汝一心以聽上而無起穢者蓋恐其不一則
無中正之見而人得以倚之迂之也倚者害不能避
利不能趨也迂者以利為害以害為利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二節○此二節承上言汝知人言
之不可從則知我心之當體我之心何如也為汝何
生在上則遷都以迎續乃命于天者我之心也我豈

汝威哉用奉畜汝衆而已此其一也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屢遷厥邦爾先人之保后胥戚亦至矣此予所念而不忘者也故予所以經營新都爲一勞永逸之計以有家之利不克羞養爾者懷念汝之深故也此又其一也兩節意相承 神后指遷都之先王

失于政節 此言君不體民則高后罪之高后湯也汝萬民節 此言民不體君則先后亦罪之生生謂勉于生理先后泛指商先王

古我先后節 此言民不體君不但先后罪之其祖尚書卷一 卷之三

父亦罪之

茲予有亂政節 此言我有治政之人所與共天位者具乃貝玉溺于利而不顧民生高后與其祖父亦罪之上責臣之辭但責其以浮言誤衆傲上從康而已至此始言其具乃貝玉則知羣臣實利瀕河之地沃饒自豐其種種不欲遷皆具貝玉之私心爲之也具者世室享沃饒之利已足今復貪而不遷則是欲圖多取兼有之也

嗚呼今予告汝節 不易亦告汝予難之意永敬

句一連意分猷念以相從卽永敬大恤無胥絕遠之實也然欲分猷念必設中于乃心設中泛言遷都意落一層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于設正緣羣臣殉于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不見故勉以舍其偏見設中于心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苟不設中于心則人必至倚汝身迂汝心矣

乃有不吉不迪節 此道路之令也顛越不恭闕也暫遇姦宄盜也剽刑也殄滅之殺也遷徙道途之際羣小易乘機爲姦之時也故嚴其令

尚書卷一

卷之三

四

往哉生節 往哉有鼓舞從遷之意今予將試以汝遷再言之見不輕之意

盤庚下

盤庚既遷節 綏爰有衆傳言慰勞臣民遷徙之勞與篇中殊不似凡篇首叙語俱括一篇之意恐卽是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所謂綏爰也

曰無戲言節 當時傲上從康習于戲怠未遷則以爲憚既遷則以爲足故以此戒勉之兼臣民言大命國家之命也命雖在天立之在我始曰天其永我命

干茲新邑是命之短長在遷之計決與不決今日無戲怠懋建大命是命之有永又繫遷之後勉與不勉也

今予其敷心腹節○臣民雖既遷盤庚又恐其強從上令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又敷心腹腎腸凡有所懷傾倒布露無復藏匿重將遷都意思說一番以解釋其意下文所言皆朕志也玩歷告二字可見罔罪爾衆三句意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倡爲事定後加責之說者故以此言釋衆疑而絕謗謗也○始曰歷告尚書卷一 卷之三

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終曰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此一篇綱領古我先王四節言遷之意在恭承民命邦伯師長至篇終言今日責望羣臣在敢恭生一惟爲民而已矣爾衆惟不明于此志故未遷而二三既遷而疑懼謂予有罪爾之心今予盡布露以告汝則當勉所當勉而可以釋然不必疑懼矣

古我先王節 湯以亳而興王業王業之興多于前功也言適于山之善見今遷之宜也不曰亳而曰山亳地依山也凶德水患也嘉績對凶德言消斯民沉

溺重脰之疾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足以厚民生行王化績孰嘉焉

今我民用蕩析二節○此與古我先王一節正相應盤庚紹復而歸諸天者天不欲泯成湯之德非予小子所能及也篤敬老成之人與盤庚同心者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不可以成功故取篤敬

肆予冲人節○大事必謀于衆向爾衆不欲遷而我情如此爾何疑于我乎大事必卜向者卜稽以爲當尚書卷一 卷之三

遷而爾不欲非敢違卜也亦爲我思慮欲我仍舊貫而宏此大業爾爾之情如此我何疑于爾乎○首篇言傲上言不惕予一人至此露出冲人二字想盤庚是幼主臣民不以爲意耳

嗚呼邦伯師長節 此下專告有位者新遷之民生理未復欲其隱痛于心隱字懇切好玩味

予其懋簡節 此節只一句言其懋勉簡擇羣臣之材品相導其念敬我衆也

朕不肩好貨三節 朕不任好貨之人惟勇于敬民

以生生爲念使勸人有養者謀人自營者保其居此
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所任若此
所不任若彼朕志不難知也既進告爾矣爾今惟能
如我所勉方謂之順朕志而昔之不欲遷不足謂之
不順朕志也惟違我所戒方謂之不順朕志縱使昔
能從遷亦不足謂之順朕志也二者爾深念之無不
敬我所言可也敬我所否而無總貨寶敬我所若而
生生自庸生生自庸以民之生生爲功而自勉也人
臣無功以民之生生爲功自字要醒○具貝玉乃羣
尚書卷一 卷之三

甲八

臣病根所以始終戒之

式敷民德節 首句舊說只傳上文太無力了看他
下個數字又下個式字是用力語永肩一心正是式
敷處也點出永肩二字覺式敷處更有力不是有初
鮮終亦是一句嚴一句話頭 自邦伯師長至此首
提出一個隱字剔動他不忍之真心後言念敬言敢
恭言欽言式敷言永肩俱是一段惻隱中來 傳中
戒勉之意一節嚴于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此意當
就朕不肩好貨看來夫始曰不肩好貨生生叙欽戒

勉之意存乎其間矣然未責也次曰罔有不欽則罔
責之矣然其言猶隱也至曰無總貨寶生生自庸則
直戒勉之而詞亦嚴切矣末則以無窮期之

說命上

王宅憂節 知之重看不可以生質言亦不可以學
言乃自其夙成之德言所謂明于廢物察于人倫而
爲先知先覺者也謂之明哲言其獨稟全智首出廢
物而非人之所能及也知之以德言明哲以人言明
屬見哲屬智明足以燭天下之理哲足以察天下之
尚書卷一 卷之三

甲九

幾明哲之人實爲則于天下天理不差曰則庶事之
權衡尺度人所取正曰則以其心之明哲而可否天
下之事卽所謂作則在表正上看天子指高宗也惟
君萬邦百官承式應明哲作則而言至言二句見不
可不言也

王庸作書節 高宗天資高明然自以講貫未竟恐
未合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敢輕于出命恭默思
道此高宗求道工夫道卽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
乃審厥象節 追其夢中之所見故曰象托諸繪則

有是人矣故曰形

爰立作相節 立相不言王者爵人于朝與衆共之
置諸左右則涵養聖德者之所自爲故言王置二句
不平看所謂以總家宰兼師保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節 爰立作相將倚以天下之重
也乃置諸左右專以納誨輔德望之此高宗之特舉
史氏之特書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
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故君以論相爲職相以正君爲
職高宗知輔相之本傳說知輔相職業故書以爲後
書書一 卷之三 五十

世法也 朝夕者無間之辭納誨程子所謂輔養之
道非詔告以言過而後諫也曰左右曰朝夕可以見
古師保之親矣 輔德專就心上說下文啓心沃心
正其實也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責之以納誨輔德
爲第一義真知本矣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素學于
甘盤而有得故其言如此 納誨而不朝夕亦難以
奏功後世輔相大率與人主不親而居之者亦未嘗
知以正君爲輔相之職業也故程子曰一日之間親
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見當時接見之時少矣曰左

右則無間曰朝夕則無時君德安得而不成乎師保
不左右而近習左右道義不朝夕而諂諛朝夕此所
以鮮今主也

若金用汝作礪節 此喻望其納誨之切要得一節
深一節意

啓乃心節 此節直提出心字又輔德之本原也開
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乃心朕心直合而爲一此之
謂啓沃沃心正以輔德曰啓心則又不徒在納誨之
間矣啓云者開心見誠明白洞達凡素所蘊蓄者知
書書一 卷之三 五十一

必言言必盡也沃云者是時高宗有渴教之心必灌
而入之有若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漸涵浸漬以
入也 義理在人心若我未有受之之地則雖啓于
此而無益若彼既有受之之地而此不開盡亦無以
成灌漑之益

若藥弗瞑眩節 上喻見當啓心下喻見當沃心兩
平看而意相承蓋言不苦口則行無所見矣

惟暨乃僚節 上告之以已正君此又告之以人正
君蓋說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與其盡

一己之心以格君孰若合衆人之心以格君乎惟暨只是率屬意匡辟亦以啓心沃心言率屬同心匡辟蓋金之礪濟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非獨一人之力也俾字有力亦卽承匡辟來大意欲其率屬正君以法祖而安民也一氣說下寬仁子惠高后所以康兆民而先王嘗迪之矣務俾率循先生蹈迪高后以康兆民焉紹先烈自近者始故言率先王迪高后率先王迪高后則台德之弗類可無忘矣時說以上四節論學此節論治大謬

尚書卷一

卷之三

五十五

嗚呼欽予時命節 命指命之曰以下納誨輔德而以已事君同心匡辟而以人事君是也終不是始終之終乃終其命而不負之意

說復于王節 后從后克二后字上泛言下指高宗王之休命卽命之曰以下是也臣字疇字說得廣言不特說爲然也凡有說之心者無不進諫或謂說隱指已而言亦是

說命中

乃進于王節 陳氏雅言曰孔疏象天設官之說穿

鑿不足取大意謂天生民不能以自治故立之君君奉天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建邦設都立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天下事一人非爲一人逸豫計也惟以亂民焉耳 時說俱以奉若天道爲象天設官而以建邦三句卽爲奉若之實亦可從據陳氏說是建邦至亂民正是言天道謂上天設官分職之意乃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正以見當奉若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極重是總臆處 明王不是高宗亦不是上古只泛言深明乎治亂之原者故曰

尚書卷一

卷之三

五十五

明王 合四海而分建之有大邦小邦之制卽一邦之中而參設之爲大都小都之制立后王以爲天下君立君公以爲列國之君皆尊而上者以統治也王國固有大夫師長以承天子侯國亦有大夫師長以承諸侯皆卑而下者以分治也

惟天聰明節 此正言奉天治民之事此節爲下文一篇綱領蓋自惟口起羞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實而卽亂民之道也 聰明二字全要在公字上摸寫張子云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理過

于耳目心思惟其不以耳目心思所以過于耳目心思也惟聖時憲惟聖泛言時憲亦只是一個至公無私臣欽若而民從乂亦在公上來臣民之于君上雖有事使之分要其敬順服從者理而已矣君之所存所行稍不合于天理之公則不順不從者有矣惟法天之聰明無非至公則大夫順乎君公君公順乎后王雖兆民之衆吾能使之各循其理而無不從乂無他均此天也君不違天則臣不能違君而民有不從治者乎 惟君二句不宜平對主意重亂民也

尚書卷十

皋之五

五

惟口起羞節 自此至事神則難皆憲天之事也此以修政言言是發號施令甲冑平時衛國之具以兵言于戈臨時討罪之具以刑言口非以起羞而出言不當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以命德當于在笥之時審之若誤加于人雖褫之亦已褫矣于戈施之于人而必省在己之是非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二茲字指此四事戒者戒慎之戒非懲戒之戒也能戒此四者乃全聰明之德故曰允茲克明明者施之當也明則其惟

不言言則足以作命衣裳惟無予予則所以奉天命而有德以勸甲冑于戈惟無動動則所以奉天討而有罪以懲何休如之

惟治亂在庶官節 照臨百官乃憲天聰明之大者官以職言爵以等言能以才言賢以德言其實只一人也但官以任事故言能爵以命德故曰賢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 按此節與惟衣裳在笥是一項事但上以修政言而五服五章乃人君政事之最大者故戒其衣裳之濫予此

尚書卷十

皋之五

五

以輔治言而官人爵人乃人君治亂之所關者故戒其官爵之濫及惟衣裳在笥所謂謂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惟能惟賢所謂無瞞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是也

慮善以動節 善如主善為師之善亦是大槩說時字就在善字上帶出言凡事必慮善而後可動尤必合乎時宜始為善也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非其時雖善何施

有其善節 善言德能言功有其善者有自足之心

也矜其能者有自用之心也

惟事事節 淮南子曰天下皆知備患之至而莫能知使患無生使患無生易於備患而世莫務焉則未可謂知術也

無啓寵納侮節 說不以正小人斯侮之矣小人之狎大人亦大人有以來之也寵侮相因故以啓納為文文過不必見于外只心術間纔有護過之意此根不去其病日以潛長今人只因一誤生出許多回互揜覆豈特過無改日正恐欺心日長弊將百出而不尚書卷一 卷之三 五十七

可救藥

惟厥攸居節 攸居註說得好吾心義理乃政事之本原惟厥攸居則政事醇而不雜也後世分居政為二途徒知修飾于政治而已然其醇疵之見于天下者何可揜也 看惟口起羞到此七節前六節都是政事此節探其本也蓋于前數者隨事致戒還是憲天之節自然人君必須心與天心合然後政事之出一一合天苟心非天心而欲一一點檢于政事未育能醇者也本文惟厥攸居惟字最重 醇字最有味

醇對疵而言稍有一毫渣滓不可言醇許魯齋謂人心如印板印板不差則印出都不差惟厥攸居此心醇乎其醇發出政事來何患不醇

黷于祭祀節 難只是非交鬼神之道便是不必更求所以難處

說拜稽首曰節 行亦非艱也艱于不忱而已周子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朱子釋之曰實理自然故易人欲奪之故難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至誠如是則不為人偽所奪此果確所以無難也觀此尚書卷一 卷之三 五十七

可得王忱不艱之義矣 力行雖艱也只要人辦一片信心故曰王忱不艱

說命下

王曰末汝說節 高宗居民悶何至廢學蓋自失甘盤無人繼與講習故自云然耳罔顯言於此理終未有所開發於心也

爾惟訓于朕志節 志者德之所由成而學之所由顯也前言沃心此言訓志皆在根本上求蓋都從恭默思道處悟來訓志者行事未著而訓已先焉此知

本之論也若作酒醴以下見予之賴爾非曰彼此相資而已也亦非曰其成就我者在一端而已也酒非麴蘖不成爾成我之德則酒醴之麴蘖也羹非鹽梅不和爾調劑我氣質之偏則和羹之鹽梅也此處要見得屬望益深比喻益切處既言賴之之切遂言爾之麴蘖我鹽梅我當以柔濟剛可濟否交互以修使予德性有成而後已文者非一之義傳麴多太苦等語正發一交字柔濟剛可濟否非謂以臣之柔濟君之剛以臣之可濟君之否也蓋言過于柔則不足以

尚書卷一 卷之二

五十九

格非過于剛則不足以誘善一于否則言難以阻其進一于可則言易以驕其志故要相濟

說曰王節 高宗求助于說所謂求多聞者立事謂以所聞應世而成務也事即修身治天下之事學必施于事然後為有用之學不然所聞雖多無益也然多聞資之人而所知有限學古及之已而其理無窮理苟明自足以應世蓋理明則見之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故勸以學于古訓乃有獲古訓古先聖王之訓典謨之類是也二程子得千載不傳之學亦曰得之

遺經蓋聖人之訓聖人之心在焉故居千載之下可仰而求有不求未有求而無得者蓋徒為建事計而未有實得終是無根惟學千古訓乃有獲獲者實有理會實有體認此建事之本領也獲字大有味

惟學遜志節 此下歷告高宗以如是而學及得之之次第也高明者多不能遜志及工夫銳進多不能

尚書卷一 卷之三

五十九

有常故告以遜志務時敏義理非遜不能入非時敏則間斷生疎所修何以能來來之一字最可玩味蓋傳說嘗如是而有得焉以所親驗者告高宗也允懷

于茲二者是不以所來自足工夫益進進不已則來者始不可以一二計厥修還

有吾去修道之意尚屬用工夫之時所得猶淺道積則道來積在吾身上而所得更深矣
惟數學半節 惟數讀與惟學同自人已之分殊言學固居數之先而未學固無可以為教自大學之全功而言數實居學之半而凡教皆所以為學自學學之始也教人學之終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厥德修罔覺何也家國天下之酬酢皆身心之實理自其

體之以性分也而政事非粗迹自其體之以職分也而天下皆分內則其施于天下國家孰不歸于身心而德之所修殆化其迹而不自知矣 真氏曰不曰始終而曰終始學無止法也 古者師道在君數正王者事也 古者學與事為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為二故講學者以政事為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為空言 道積厥躬尚有迹至德修罔覺則來而積者妙合融暢心即體欲即用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而極于時措之宜有不知其然而書於一 卷之三

李

而然者矣 監于先王成憲節 學古修德固建事之本而事有一毫之未善亦全德之累也故德造于罔覺而後極而建事尤必監先王之成法焉乃能盡善無弊而可為吾德助耳或言為學之準的非也古人數為學半則為治誠學中事謂成憲不關君德固不可但監于成憲與上文學古自是對言如周官言學古入官即言典常作之師如夫子遠宗堯舜而法則近守文武也孫姚岑集解亦如此說

惟說式克欽承節 進賢者大臣之責然君身者用人之本必在王有其本則腹心手足通為一體陟黜臧否不至異同說乃用能敬承以自効耳式克字重王曰嗚呼說節 仰德謂仰望其有非常之治也時乃風風字雖言教實有風動意謂說以間世之英應帝賚之夢而興傳嚴之野有以增重朝廷而動天下之欽仰矣故曰時乃風 此下與前非一時之言不專論學

股肱惟人節 舟楫霖雨所濟者一時耳良臣之于南書卷一 卷之三

六十一

君有終身成就之功焉黜藥鹽梅相須者一事耳良臣之于君有全體成就之功焉故以股肱惟人為喻要看他節次引喻不同

昔先正保衡節 伊尹致君遷民不平看故總之以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皇天就化育上說格者化無不被與天之覆載同流所謂治化與天無間也明保二字一連明白啓告以保佑我也

惟后非賢不乂節 紹辟綏民亦不平紹字與俾厥后俾字一般看俾者尹俾之紹者說使紹之也紹字

更有力敢字與克字相對看對者身對之也揚者明揚之也以示必能踐此言之意唐虞時君曰都臣曰兪君之求諫與臣之進諫了無隔闕之迹至高宗傳說君惟恐臣之不言臣惟恐君之不聽兩相求兩相應亦庶幾都兪景象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五節 君心不格而能正其事者無有故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祖已自酌其進諫之法也

尚書卷一 卷之三

六十三

西伯既戡黎六節 問業云祖伊反曰反曰云者心口自語燕居隱微憂國憂民之嘆看得如畫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節 呂氏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亡形決矣猶曰商其不或能亂正四方乎猶冀紂之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

父師若曰王子至末 沉酗故無畏無畏泛指紂平日所為言聖狂之分畏不畏之間而已 詔王子以下為微子計也言吾三人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其

義一同均當與宗廟社稷相為存亡不得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王子為國元子則當以存宗祀為重故詔之以去 存祀王子之義也安于義所當去以自達其存祀之志于先王終守先王之社稷在我之義也安于義所當守以自達其守死之志于先王皆無愧神明而已是在王子信當以行遯為靖獻若我則不復顧也 簡端錄云箕子比干皆處臣道之變比干變之常故無言箕子變之變故有言

尚書卷一 卷之三

六十三

尚書卷一 卷之三

尚書揆一卷之四

錫山鄒期楨公寧著

孫勇陞編



門人顧震修遠重訂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節 大會乃諸侯來會非武王會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家君節 友邦家君在會之諸侯御

事庶士本國三卿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四節 此原上天立君之意也人

知者於一末之四

一

之知覺異于物便是靈處聖人之知覺先于人便是

聰明處靈在心言不在耳目上言聰明發于耳目者

有所及有所不及惟從至誠無妄中出則不徧觀而

明無遺照不殫聽而聰無遺聞矣故曰宣聰明 簡

端錄曰天父地母自然之道元后父母天地作之也

天地何心哉理之自然而已曰作則有可繼之道焉

二作字與後面作之君作之師一樣看 湯誥提

出惟皇降東與惟后綏猷對看此篇提出惟天地萬

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對看君與天直是相配君盡

君道正代天畢父母萬物之道也呂氏曰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

天佑下民節 上文數紂之惡即先以天地生聖人

作民父母此下言已之事則首以天佑下民作之君

師父母君師四字此一篇綱領也夫民生于三君也

師也父母也而君實有師道焉有父母之道焉君而

不能父母乎民師乎民非君也非天立君意也紂無

父母斯民之道不可不討已任君師寵綏之責不敢

不討

尚書揆一卷之四

二

同力度德節 力就士卒同心說力不敵勝負不待

言也同力則度德德以平日言其君孰仁其國孰治

法令執行賞罰孰明是也德不敵勝負不待言也德

同則度義義以今日言兵孰有名討孰有辭仗義孰

正孰言孰直是也

商罪貫盈二節 朱子曰古人只見箇天在面前又

曰只緣見得天理忒然分明自住手不得

天矜于民節 林氏曰天之立君專以爲民故武王

于一篇中三致意焉 永清四海下一個清字想見

蕩滌一世景象

泰誓中

惟戊午節 行師以次爲善曰次見有整兵慎戰之意以會爲正曰會見無襲取倖勝之心狗者循而定之也

王曰嗚呼西王二節 言人一心在善終日爲之猶若不足凶人一心在惡亦終日爲之猶若不足善惡各無怠時所以吉凶不可相易使善有時而怠則將入于惡矣使惡有時而怠則將改而入于善矣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三

惟天惠民五節 言湯言祭此篇肯綮蓋弔伐之公勝克之決一觀之昔而可知 受罪浮于桀已事光于湯正血脉相應處 決之天意君莫大于奉天而受之罪浮于桀決之人事國莫大于有人而受之衆不可當德親不可以敵賢 惟天三節以天意人事知紂之必克天視節又以民心察天意而斷朕之必往必克必往相関 取彼凶殘取字重看孟子曰取其殘而已矣人受罪浮于桀今日之役當取其人以謝天下則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不然弔伐之意猶未

盡也 武王伐其子孫而謂于湯有光古今聖人公天下爲心于此可見 于湯有光者蓋湯之心本公天下之心也今我之伐紂亦以公天下爲心則我之心固可以質諸湯而無愧湯之心尤可以驗諸今而益顯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君臣之變也然天命殛之有不得已者故君臣之義似乎至湯而晦至武而益晦然弔伐之義實則至湯而明至武而益明故曰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節 伐商雖有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尚書卷一 卷之四

四

心臨之故戒之如此百姓二句是推原上意以起下文言所以欲爾畏而不忽者由百姓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推其頭角然使一不慎而傾厥事如民無所倚賴何故歎息而言汝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也功即安民之功克永世者取凶殘而永貽民以安也

泰誓下

時厥明節 巡字與前狗字不同前是諸侯將士從王渡河跋涉亦甚艱矣故相循而慰勞之所以安衆

心也此是戰期已迫恐部伍不整器械不嚴或足以敗事故巡行而整飭之所以肅衆志也

王曰嗚呼我兩土二節 天有顯道二句一串說顯道指其昭然之體厥類惟彰言其釐然之用是道布于民生日用之間而爲天下之所共由非窮冥昏默也何顯如之厥類惟彰者仁于父子義于君臣序別信于夫婦長幼朋友一倫一物秩然而不容紊者是也天有顯道是總冒話顯意重在厥類惟彰句紂之狎侮五常是舉其惟彰之類而潰亂之也

尚書卷一卷之四

五

古人有言曰節 果無長避毅不中止果于殺敵而又毅以致之無間斷也

嗚呼惟我文考二節 若日月之照臨就德之發用上說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皆于及人上見之四方非文考所統謂之光者德之旁及所謂厥邦時叙也西土乃文考所自興謂之顯者德之深入所謂西土怙冒也誕受多方就德上見乃是將然之辭 文王以服事殷韜晦而不耀而若日月之照臨者盛德之輝自不容掩也 前篇末舉湯此篇則舉文考蓋

以萬古大義則武王于湯任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業則武王于文考任成終之責者也 三誓之末首言時哉弗可失中言寧執非敵末尤兢兢爲受克予之慮蓋民在水火之中旦夕不堪惟恐不能剪滅凶殘而出之于水火此其一腔救焚拯溺之心具可想見

牧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二節 婦言是用一句是主下皆用婦言而然也 王父母弟謂同祖弟及同母弟也

尚書卷一卷之四

六

今子發四節 戰法有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止齊謂止而截然齊也 戒殺降即勉武勇內事

武成

此篇依蔡氏考定之序分爲七段自一月壬辰至無作神羞記初往伐紂事此泰誓以前事也此後大會孟津有誓既戊午師渡孟津有誓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有誓誓辭前篇已其故此但具其事之略也自受率其旅若林以下至萬姓悅服此一段記武王

克商及新政諸事為詳自此以下俱收誓後事也厥四月節記武王歸自克商之事下諸侯來受命為一事祀周廟為一事告羣后為一事末節則述武王政治之本末雖記于武成之終實為周家一代之大法云

惟一月壬辰節 輦行曰步召誥畢命皆然後世稱輦車曰步輦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底商之罪二節 底至也商罪極矣救商至極之罪而告之故曰底必得仁人而後敢祇承于上帝者蓋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七

舉大事不可無輔既曰仁人則必起天棐忱迪知天威者故得仁人則可以承天而遏亂謀 獲實獲我心之獲伐國不問仁人仁人同心其為獲也孰大于是 侯天休命者武王以為今日之伐商非人也天也既奉天以伐之當得天以勝之使紂師未至是天之休命猶未絕商而歸周也故雍容不迫頓兵商郊以俟之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則天休至矣不曰待紂之師而曰俟天休命此史筆之妙商人離心離德久矣特劫于紂威耳先驅蓋商之

平民陳後乃紂黨至此易向反攻血流漂杵後者為前徒所殺也

厥四月節 修文偃武修文于偃武中也服乘用也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

既生魄二節 邦君受命則爵于是列土于是分矣百土受命則官于是建事于是位矣 告伐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告武成先祀周廟而後柴望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衍義補曰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非遠近尊親之說尚書卷一 卷之四 八

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節 邦土啓自后稷其烈多矣公劉從而薦之然猶未也王迹肇自太王王家之積功累仁厚矣王季從而勤之然猶未也我文考克成厥勳焉誕膺四句正其實也膺命就為西伯言撫方夏專征伐也大邦二句言威德之所著也基王迹勤王家成厥勳非三聖有心于興王也只是人心日歸便

是膺命撫方夏此事實基自太王至文王始成耳文王之志欲使天下皆被其澤故曰承厥志文王之追王其在牧野既事之後以諸侯祀周廟之時乎故前此止曰文考不曰文王稱文王自茲始

恭天成命節成命成者一成而不可易紂惡既稔天命已絕方是成命若一日未絕非可言成命也昭我周王乃執籙者之致辭辭曰明我周王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天休二句又推民附之故士女篚玄黃以迎是民附我大邑周虞然何以附我如是上天眷周尚書卷一 卷之四

之休赫然震動于冥冥之中故民用附我大邑周也列爵惟五節列爵惟五要見因功德為之差分土惟三要見大小有定制而不可踰越位事即在建宮中重惟賢惟能上重字貫下三事信義就武王一身及所行之政事說信者人所難守而易渝而商季之澆漓尤甚故曰惇義者人所難明而易昧而商季之暗汶尤甚故曰明信立于天下則無相欺相背義晰于天下則無苟得苟免故無不勵之俗分封定官使當五教修三事舉風俗勵善者勸則治之本末具

舉矣又何為哉此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武王雖以征伐得天下至是則治平之效與唐虞同矣要見此意其後王政衰諸侯兼并土地踰制分封不定矣大夫世官官使不當矣習于功利五教三事不重矣信義不悖風俗不勵善無勸而惡無懲矣此天下所以多事不至于亂不已也以此反觀則知武王所以垂拱而天下治矣如此看書乃是體究到實處下筆自與人不同此讀書要法也

洪範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十

惟十有三祀節是年四月歸周即問道于箕子見急于聞道也不曰年而曰祀者釋箕子之囚待以不臣之禮就而訪道故以商祀記周年因箕子之辭也王乃言曰節此所謂訪問箕子以天道也陰陽虛相協厥居所以陰陽之者一直說下陰陽者當五性感動之時而仁義中正之理隱然有不可移易者若天有以定之也有定之中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止之所是為厥居是厥居也與生俱生不可判離故曰保合扶持引掖使之聯屬而不離故曰輔相而保合

之要知人事之當然即天理之自然此二句須通有生之後言不專指賦畀之初言居止之理自其具于人心而經常不易則曰尋由于人身而秩叙不淆則曰倫曰相曰協已啓叙之之端矣然有相之道存乎我而所以叙之之道非我所當知者乎此句實問君道然君道即天道也陰陽相協無非天理之自然即敬用農用之類凡君之所有事者亦一天而已於君道天道爭異同太滯了

箕子乃言曰節 上武王問我不知其彛倫攸叙下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士

箕子答言若何而彛倫攸叙若何而彛倫攸叙三攸字正相應水者五行之先五行者萬事之本蘇逆水性而五行汨陳五行汨陳而九疇不昇蓋此理既昧如萬事何攸叙者自蘇之身言之非自禹之時言之禹乃嗣興其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正順乎陰陽相協之妙者也天乃錫以洪範九疇而彛倫攸叙洛書不出于蘇治水之時而出于禹治水之時是天不以界蘇而以錫禹也龜文有數而無文字禹因而別之而曰天錫者天以洛書啓禹心而發明治天下之大

法雖自禹發之而實天理之自然是即天錫以開禹之治平也 通篇所陳皆彛倫之所以叙也彛倫與九疇有別蓋彛倫乃自然之理如水火之潤下炎上貌言之恭從之類是也順五行敬用五事皆所以叙彛倫者也九疇既昇由是第四疇于前而皇極之體立焉皇極立而彛倫之所以立者在是矣列四疇于後而皇極之用行焉皇極行而彛倫之所以行者在是矣

初一日五行節 朱子曰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士

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又曰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教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于天下後世也若其敘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為之 洛書一位在子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為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為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為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

著也故為八政八政則不止于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金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久也故為五紀五紀則不止于食貨政教之事而察器觀象治曆明時仰以觀乎天文矣五位中央為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為皇極皇極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百內環嚮者皆于是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在乾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為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

尚書卷一 泰西

三

臨機應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于人矣七位在酉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為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盡其變于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也故為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金之成數氣合而形著久矣故為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于一身而通行于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 按已上朱子所配方位四正用子午卯酉四隅用乾坤艮巽以後天八卦

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巽東南故也然非大義所在不必入講 九疇之叙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眾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教者乃眾教之所由該以五行為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太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為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于洛書者如此 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根莖在下故九疇皇極居中五行居一皇極統

尚書卷一 泰西

五

八疇發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諸事之本根莖在下之義也 前四疇皇極之所以建故配水火木金之生數後四疇皇極之所以行故配水火木金之成數序其目于皇極之先者皆極之本也成就此極序其目于皇極之後者皆極之驗也維持此極 真氏曰五行天所生以養人者也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匱其理則賦于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于此故居首 五行說者相沿俱就天道上說不知此是人君經天第一件大事五行不理便不成箇

天下此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等事也故禹配之于
第一疇須在治道上說 陳氏曰建用皇極為九疇
之宗主敬用五事為建用皇極之本根敬以用五事
則身修而極建而天之道備矣不敬以用五事則
身不修而極不建而天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
樞在皇極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在敬之一
字也 敬農協建又明驗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
義下文不遏序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
凡用字皆主人君而言言人君敬以誠身則用此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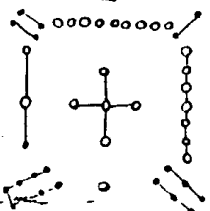
五事餘放此 舜命九官即八政之事堯命羲和即
五紀之事四時定歲功成允厘百工庶績咸熙五紀
之係于政事也大矣五紀不列于八政而列為一疇
者以其為政之綱也天時人事之所因也協者治曆
明時隨時占候期于協而已矣八政與三德通五紀
與庶徵通八政又之經三德因時之權也五紀曆法
主常庶徵災祥主變生教主常故八政五紀在前成
教主變故三德庶徵在後有所疑而不明故稽而明
之事之明者不必稽事之疑者聖人不能不取決于

神天人之際精祿相盪捷于影響况人主為天地之
心一念善喜見于天而和氣應之一念惡謫見于天
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己之善惡當觀天之所應者以
驗之歸于極者有必得之福人君因用此自勸而所
以勸天下之民者亦非有他也用此五福而已悖于
極者有必加之威人君因用此自懲而所以懲天下
之民者亦非有他也用此六極而已 簡端錄云三
德存乎人君得而用之五福六極出乎天君不得而
用之然則曰嚮用曰威用何也用以驗吾極之建否
尚書卷一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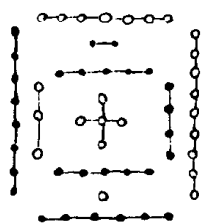
十六

也蓋君享五福而臣民亦皆享之此極之建而臣民
由之之故也故用以為勸君罹極而臣民亦皆罹之
此極之不建而臣民不由之之故也則用以為懲此
所謂嚮用威用也蓋皇極之應也

洛書



附河圖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朱子曰河圖與

易之天一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
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
具九疇之數則固範之所自出也 劉歆曰河圖洛
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朱子曰河圖以
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
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
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圖書
妙蘊詳于易學啓蒙宜細玩

一五行節 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放此
尚書卷一 卷之四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生數也如此
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
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
焉故謂之成數也 天地間陰陽而已陰陽變合而
五行生焉陰不得陽不得蒸而成故水至陰也而生
于天之一焉氣之方生自無而有其體至微故居一
陽不得陰無所附而見故火至陽也而生于地之二

焉氣之已盛麗物而為形其體漸著故居二陽加于
陰不止于水也言乎益著而為形之實則生于天三
者為木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故居三陰加于陽
不止于火也言乎益實而為體之固則生于地四者
為金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故居四至陰陽交而
和則有冲氣之土而生于天之五凡水火之以氣相
禪者升降于斯也木金之以形相禪者含育于斯也
是居五 水火氣也與陰陽升降故潤而又下炎而
又上水純陰故潤下趨陰火純陽故炎上趨陽木金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十八

質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曲而又直從而又革木實
而柔故曲直以柔金固而剛故從革以剛合陰陽氣
質者土土之性曰生物生之德曰莫盛于稼穡自其
種曰稼自其歛曰穡稼穡非土而于是稼穡非土之
性乎 潤而又下者流而不窮而鹹于是乎作炎而
又上者麗于有體而苦于是乎作木之曲直而味乃
作酸主于收斂者蓋木性得于天三陽舒中自有陰
斂之理也金之從革而味乃作辛主于發散者蓋金
性得于地四陰實中自有陽散之理也土爰稼穡具

五行冲和之氣得五行冲和之味而甘于是作焉

造化之初一燥一濕濕之流為水燥之燥為火濕之融為木燥之凝為金其融結為上潤者陰之澤萬物而陰性主降故又下炎者陽之熾萬物而陽性主升故又上木屬陽陽鬱而發散故木曲而又直然其體則柔陽中之陰也金屬陰陰歛而柔剛故金從而又韋然其體則剛陰中之陽也金一從一韋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件物是從更要別作一家事是韋依舊只是個金故云不變潤下炎上等每

尚書機一

卷之四

十九

二字皆當一氣說下不可分五作字皆因其用之自然非有工夫潤下則凝結而自作焉鹹炎上則焦灼而自作為苦通節以目蘊味作三節舊以首五句為推衍下二段為增益

二五事節人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為貌氣之出為言精之顯為視氣之藏為聽會精氣而為主宰曰思朱子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于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于視自貌言視聽思而言之則思所以為主于內故五事以為序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德者每事

中各著其自然之理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

而藏者也講不可涉事云如何樣恭如何樣從稍涉事便犯下五句了用以發見而言如有恭德自有動作威儀之則有從德自然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有聰明自能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而為照則遠收羣言之是非以審乎內而為謀則詳思所以為主于內而用四事于外惟有睿之德故能思通乎微而盡義理之精微神化性命一心可窮者睿之用而思之至也五作字只做能字看無工夫德與用不大相遠未

尚書機一

卷之四

二十

發為德已發為用也明之妙在立剖謀之妙在詳審看庶幾中明字對豫字看豫者猶豫而不決也謀字對急字看急者躁急而不審也五事以思為主思得其職則睿作聖聖者踐形盡性之人其于肅又哲謀無不備恭從明聰無或虧而貌言視聽一一皆得矣大要只在一個敬夫子所謂修己以敬者也故曰敬用此一疇實建極之本

三八政節要看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亦要看農用農字八者無非所以厚民生也八政以緩急為

次第食貨者本末之分生養遂則當使知報本養生
送死無憾矣又為之奠居逸居則不可無教弼教則
不可無刑上六者皆內治也賓以禮諸侯遠人兵非
得已則居末各句中有許多政在 食貨祀賓師不
言官三卿不言事互見之也 孫姚岑集解云食貨
等事以一事而言之司空等言官則不止一事所司
盡在其中矣 衍義補曰食與貨謂之農可也而祀
以行禮賓以待客師以用兵與夫三官所掌之事皆
謂之農何哉蓋天之立君凡以為民而已而民之中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主

農以業稼穡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為重焉故凡政
之所行建官以泄事行禮以報本懷柔以通遠人興
師以禁暴亂何者而非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盡其
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故于其中撮一要字而
括之曰農

四五紀節 要看天之所以示乎人亦要看協用協
字治曆明時協天而已矣自歲至曆數五者如綱之
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歲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
啓閉定四時是為歲紀月月與日一會也以晦弦朔

望定大小是為月紀日日繞地一周也以晨昏出沒
定晝夜長短是為日紀星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
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觀象測候以驗天體是為星
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以
至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
運是為曆數之紀 衍義補曰五紀前四者係于天
後一者成乎人蓋曆者歲月日星辰所歷皆于此乎
稽數者歲月日星辰所行皆于此乎筭使四時以定
而歲無不成晦朔以辨而月無或虧甲乙以審而日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主

無不正經緯以章而星辰無或紊是曆與數又所以
紀歲月日星辰以人而合于天者也 五紀之次歲
統月月統日日月行于星辰總為天之曆數曆數統
四者故歲為始曆數為終 五紀四經一緯歲月日
星辰經也曆數推步歲月日時星辰之數以為曆緯
也

五皇極節 朱子曰皇極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
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
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

就中以五事為主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無不慮便是建極三德只是就這道理上權衡或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于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于天則為休徵若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此觀之人君所任豈不重哉如此九疇方貫通為一 洛書之數雖始于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中者猶人君中天下而為所取正也洪範之疇所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三

以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為王者正以皇極統八疇而有以建極也 極字要兼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二意相連說有極者固有之極也 歛五福謂之歛者極建于上而福自從若或有以歛之也用敷錫用字內含造就敷言二意錫非真有所與民化于極而福亦獲也君建極使民知所取法謂之錫善可也而曰錫福者極在即福在非有二也君之于民如此則民亦錫汝保極矣錫保者教化既行風俗既定父慈子孝之美千百年如一日是君之極還賴民

以保之亦謂之錫者重其辭與錫福對也歛時五福君之福既無以加民只是保守不敢失墜便是答君敷錫處有錫則有受民之為善即受君之錫也有受則有答民保君極即答君之錫也要見君民相與之盛 此六句一篇之綱領 念之受之是與是訓皆說敷錫之事會極歸極是訓是行皆說保極之事 凡厥庶民節 上言君建極則民歸極言民而不及也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人君不可不建極也無淫朋比德即上錫汝保極惟皇作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二

極即上建其有極淫朋比德合心與事言作猶作則作式之作無工夫 凡厥庶民有猷節 此三節是造就敷錫厥庶民者此也此節以民言有猷有為有守是一項人不恊于極不罹于咎是一項人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即上兩人之進德者猷以知言如子貢為以才言如子路守以前言如原思此中人以上者念之加意以成就之也有誘掖獎勸之意不恊于極不罹于咎此中人也受之謂不拒而與其進也有容與教育意而康而

色曰予攸好德曰字是上二等人自言其心之好德也重在心好上所謂不啻口出者也不重言人有所養然後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誠之不可揜也此從念受鼓舞來色言不平垂重予攸好德句此人只是與極不遠未便歸極錫福者與之土田以舒其事育之懷給之爵祿以決其向往之志也時人句從錫福上來斯字要見感發不容已之意與斯來斯和等一例由念受而發其好德之心已漸有向極之機矣而又錫之福以獎進之此其所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五

以惟皇之極也惟字要見與極為一意 敷錫者福之全體以理言也此錫福是福之一端以事言也然亦須知歛福錫福作福幾個福字都只一般蓋五福六極天之威福也爵賞刑威君之威福也五福本天而君之爵賞亦謂之福惟天明威而君之刑罰亦謂之威以其代天故也如天有壽夭而君能生殺短長之天有貧富貴賤而君能予奪廢置之達于上下此相協厥居而彝倫攸叙所以其道在君也知此則三德之剛柔福極之威嚮皇極之敷錫只是一事而天

之未始不為人人之未始不為天矣 舊見項庭堅先生文曰福有所謂康寧者今其色竊庶幾矣福有所謂攸好德者今其言竊有志矣奈何不以福錫耶福即照五福講極有見

無虐瑩獨節 庶民有善不可遺而瑩獨又庶民之至微者無虐謂有當念當受者亦必念之受之為上章結也臣有不善不可不懲而高明又有位之尊顯者無異謂有比德則罰必行有可進而未必進者必使之羞其行無寬假以壞其材為下章起也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五

人之有能前 此以臣言使羞其行謂有以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蓋材智施為得于天資涵養踐履成于學力故以羞其行言也人臣所貴不在能與為而在實行有能有為而進其行方是君子行字要貼着極字看張侗初先生曰有能為之才而不依皇極以為用則但謂之才而不謂之行即此能為之才而與皇極相配以出則謂之進其行而即謂之妙于才其指淵矣昌者國有人而實也使羞其行非一端而已既富方穀亦所以進其行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所謂室人交徧謫我也則是人斯其辜矣于其無好德三句又戒其濫加之福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于其無好德而錫之福則為用咎此正無虐獨無畏高明之意 攸好德此章凡兩言之誠以君之敷錫之微機在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錫之福不受也故念之受之或動而啓之于先日錫之福曰羞其行曰既富方穀或掖而成之于後歸于成其攸好德而已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天之相協皇之建極皆本于此故人君作人在錫以

尚書卷一

宋文

二十七

攸好德之福此福錫而五福皆錫也

無偏無陂節 此三節是敷言亦所謂敷錫厥庶民者也此節不必截亦不必拘拘對仗只用全文教他方得音韻相協意義重複之旨蓋君既建極尤當以此敷衍為言播之于人以為建極之助人歌咏而得其情性也敷無字皆戒辭敷遵字王道字皆訓辭一戒一訓反覆以致其意未說出極字至末句方是總上意露出極字而勉之以會歸也遵字皆就心言由行不是極之用曰由者行由心而出也皇極之體

不是體用之體由心發至事上自成一個體段正在用上說上每句言遵下直言王道云云者上勉其遵極下則直指以皇極之體而使知所遵也以其為裁制之宜曰義以其為事理之當然曰道以其為天下之共由曰路遵義泛以念慮言後二遵字以好惡言又申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此極之理本人所固有惟私心間之是以不能合而來偏陂好惡之私不生于心而于是極也向而趨之矣人即無私心而事未必皆當理是以不能來而至偏黨反側之私

尚書卷一

宋文

二十八

不形于事而于是極也來而至之矣此二句亦是勉之之詞合而來來而至是一串意會如四方環向京師指此為底止之地歸是已至了有偏陂好惡之心則有偏黨反側之事而上屬會極下屬歸極若有淺深之分何也程子曰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無偏陂無好惡之私是辨公私于一念猶之由是路而行也至于幾之析愈精理之由益熟事事合于王道公平廣大之體此則所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猶之行者之至也 上文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俱

下一個遵字尚未能與極為一蕩蕩平平正直直指皇極之體則與之一矣故曰合而來來而至此會歸之別也 問業云兩個其有不要忽過了因上文言王義王道王路恐人認作王之所有不是自有的故曰其有言人人所同有也 瓊山先生曰二有極字與章首有極字相應蓋是極君臣所同有君所建者即民之所有而民之所會而歸者雖君所建亦已之所有也君臣上下各盡其人倫之常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此也此之謂皇極之世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二十九

曰皇極之敷言節 此贊敷言之妙見其感人深而入之易也自敷言所闡明之理易知簡能切臣民之日用而非高遠故曰是彝自敷言所昭示之訓言近指遠為臣民之範圍而非狹小故曰是訓夫九疇錫而陰陽相協之妙呈于有象敷言作而陰陽相協之妙顯于有言是皇之所敷者帝之理而所代者帝之言也非帝之訓而何 不可以理與言平看重在理上敷言之理乃天下之常理既是常理即是天下之大訓此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節 此正敷言感人深而入之易處訓者誦法之而不忘行者服行之而不違一串看近天子之光者天子建極自有一段光輝發越處庶民歸極亦有一段光輝與天子近蓋此理之同初無上下之間故歸其極自近其光也曰者為民之言也天子作民父母言其教之有父母之恩以為天下王言其教之得天下王之義蓋主師道而言其恩義兼盡如此也問業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句先提天子二字用以為二字轉下不諉以尊親平對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三十

言天子之訓民如此豈徒君長我而稱天下主哉一父母之于子教以義方弗納于邪蓋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者也 造就之與敷言皆所以建極而敷言又即造就時事非謂既歸極然後造就既惟皇之極然後敷言也建皇極正所以叙彞倫而其功則子敬用五事得之 六三德節 皇極立本三德因時蓋聖人撫世酬物之權也通節重納民于極意首三句列三德之目後五句別三德之用正直但建極以示人不事政教即

有政教純是德化不露剛柔之迹者也正直待人聖人本心故居一剛克政尚嚴明教尚振作君德以剛為主故居二柔克政以仁厚教以寬柔柔道理天下非得已也故居三平康之世習俗淳氣稟中和天下惟皇之極矣聖人不必過求也以正待正以直待直此因其時之常而制以德之經也強弗友者能進于極而不欲則威以奪之變友者欲進于極而不能則福以予之此因習俗偏而政以治之者乎沉潛者不及乎極則揚以進之高明者過乎極則抑以退之此尚書樞一 朱之四

三

因氣稟過而教以化之者乎此又因其時之變而制以德之權也 正直而兼用剛克柔克者為天下君而不能因時制變以納之極德未全也兼用剛柔乃其轉移化導之妙又與造就敷言相表裏而錫極之化所由隆也要之同歸于正直則三德一德而已正直無事可見剛柔皆有所事故曰克書翼云剛克柔克都要貼德字不貼德字則剛為用壯柔為委靡惟辟作福二節 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採取世之大權權之不謹則不能操縱予奪以盡三德之

用而納民于極也當知威福王食之三柄剛柔正直之三德實非二事君建極則威福王食一于上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權之所在即三德之所在也君不建極則威非德威福非德賞王食非德奉三德既亡三柄亦豈能保其常有于我哉本言權不可下移必并王食言之者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王食者王禮也上下之分也所以當操重而不可下移也人用側頗僻二句時說進一層說謂在位之小臣及在下之小民皆化之也然玩傳意則以有位承上諸尚書樞一 朱之四

三

侯大夫說抑揚遞下為是謂臣者民所視也今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既不止比德矣則小民亦僭忒而踰越其當豈止淫朋而已哉

七稽凝節 擇建立卜筮人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曰擇者擇其人曰建立者專其官也其人不但能知卜筮之人謂擇賢也必至公無私之人然後可

曰兩節 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灼龜為兆其壘坼形狀有五潤澤而為雨開明而為霽水

火之兆也蒙昧而不明絡驛而不屬木金之兆也文理交錯有相勝之意土之兆也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隨其事之所問觀其體之所告可以知吉凶之所在矣

曰貞曰悔 此列占卦之體所以著陰陽之變也著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積六爻而成卦當其奇耦既具初揲既成則有貞有悔焉六爻不動以內卦為貞

下三爻以外卦為悔又上三爻也六爻有動者以遇卦為貞

遇所遇也以之卦為悔

所變之卦也有陰陽即有動靜之殊有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三

動靜即有貞悔之寓析而觀之一卦具一貞悔也統而觀之凡卦相為貞悔也故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引而伸之變至不窮而不出貞悔兩者吉凶之斷貞悔之間而已 貞者正也元亨利貞之貞悔者改也吉凶悔吝之悔凡事之所為皆主于正故初遇之卦與本體之內卦皆謂之正以其先成為事之主見事之貴正也正則無不利自元而亨矣吉凶是禍福一定者吝有羞吝吝改之意而悔者轉凶為吉之意吉凶悔吝生乎動之卦外卦皆後成屬已動一邊聖人教

人改過故外卦之卦謂之悔能悔則凶可為吉而無吝矣

凡七節 推人事之過差非待其有過而後推乃疑其有過而推之也指方來說無過差乃可為有過差則不可為也過差從疑來無疑何有于差疑則恐有差處故用著龜衍之

立時人作卜筮節 不偏於所主不苟於所從也

汝則有大疑節 首五句稽疑之序也本大疑說來古人必有疑而後稽之其無疑者不敢瀆鬼神也其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三

于疑事必先謀及乃心矣然已見不可拘執次謀之卿士焉然恐近臣易蔽于私次謀之庶人焉然有心不若無心之公次謀之卜筮焉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于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踰于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 理本大同但人有私見則人謀已不能同況可望于鬼神之同乎今也無不同是以謂大同

身其康強于五福中舉其一蓋富貴君所自有惟康強則可以享壽考耳子孫其逢吉言子孫亦賴其休逢吉而不逢凶見吉應遠也此須是從大同來乃有此應 三從二運者皆吉然或汝或卿士或庶民各以其一在龜筮之上主人謀也第必龜筮皆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從則汝與卿士庶民間有不同亦無害也 朱子曰龜筮一從一逆本不可舉事但筮短龜長而又與至尊之謀合故內事可作外事不可作 皇極之君至公存心而法天行事故以先後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三

言之則人謀為主而神謀為斷以輕重言之則神謀為重而人謀為輕

八庶徵節 曰雨六句列五氣之名有一定之候非是日亦非是序陰陽蒸而成雨陰陽散而成暘陽進陰退為煥陰進陽退為寒陰陽交扇而成風傳分屬五行確時不可說來得其時如物久于燥而待潤雨之時也物困于濕而待燥暘之時也物勾萌而欲折民處陰而欲析煥之時也物過盛而欲衰民厭暑而思爽寒之時也物質凝而未化民情鬱而未舒風之

時也若說來得其時便涉各以其叙來備以叙一直說言當雨而雨當暘而暘五者具足而且次第依期而至非一時齊有也獨言庶草者草木得氣之先庶草又其易瘁者也微者如此大者可知矣

一極備凶節 極備極無與來備以叙對凶與庶草

蕃廡對

曰休徵節 上言五氣之休咎就在天言此言休徵

咎微之由方說到人事上 朱子曰人主行事與天地相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類應然感應之理非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三

謂行此一事即有此應大槩一德修則凡德皆修一氣和則凡氣皆和矣第分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又者暘之類求其故固各有當也肅靜屬陰故為雨類又播屬陽故為暘類哲謀相對哲外照屬陽故為煥類謀內斂屬陰故為寒類此等不過大意不必深求 二徵皆言若者言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曰若也 簡端錄曰天道幽遠有不

可以質言者故若之若之者象之也猶易焚如死如之意謂順則況謂語詞則虛 貌肅而嚴整則滋潤

滑澤時雨之象言又而條理則開明宣朗時暘之象
哲明照萬物煥長養羣生類也謀收藏萬善寒翕聚
衆有類也聖于肅又哲謀無所不通風于雨暘燠寒
無所不貫也肅之反為狂狂縱不檢有泛濫之象又
之反為僭僭差有過亢之象察事物之幾先以
應乎外也貴乎速故豫為哲之反豫則怠緩之謂生
物而不能成物若有春無秋者然收羣言之是非以
審乎內也欲其詳故急為謀之反急則嚴迫之謂摧
折而不能發生若有冬無春者然蒙則昏晦闇汶如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三

風之久而蠶亂飛揚者也

曰王省惟歲節省即念也是省五事之得失非省
歲月日也孔氏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
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衆正官之長分治
其事如日之於歲月王計一歲之微而省之卿士
計一月之微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微而省之此亦
大約言其所省以休咎之大小為差耳師尹而上責
愈重則憂愈大王以下憂愈小則職愈詳各引其過
各思其闕上兼乎下之憂下分乎上之憂如此乃可

召祥而免禍

歲月日時無易二節此言休徵之所感咎徵之所
致以見君臣當省驗也首句上要點出省而五事得
不省而五事失意時無易即來備以叙也易則極備
極無休徵先歲而月而日者見休徵之效必關于一
歲善必積而後成也咎徵先日而月而歲者見咎徵
之害初起于日月惡雖小而可懼也用字是用此休
咎也四時行而百物生五辰撫而庶績凝天地交而
賢人出陰陽和而家道興則用此休徵之故四時件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三

而生有微寒暑易而政事戾天地閉而賢人隱陰陽
反而家道索則用此咎徵之故百穀民生之本故每
先言之又凡政治之務如經財用治兵戎之屬又用
明如徭賦易獄訟減少之類俊民賢人也其章與
徵卜時之治亂家用平康是比屋平康也天子以四
海為家平康則治不寧則亂安危在民用成四句要
見五福之在民者如此所謂敷錫厥庶民也下反是
庶民惟星節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
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

之安不安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 民與星皆衆而小又天日月以星為體君以民成國故民為星象也星有好風二句重兩個有字喻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喻卿士師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喻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講完補正意在後 好風好雨舊說箕本東方木宿而風則土之冲氣也以木克土則有飛騰上浮之象應之故好風畢本西方金宿而雨則水之精氣也以金生水則有蒸濕下降之象應之故好雨似乎鑒大抵巽為木為風其位在東而其近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三九

之且風者陽氣之發散而東北者陽氣之所生箕麗于此故好風兌為金為澤其位在西而畢近之且雨者陰氣之凝潤而西南者陰氣之所成畢麗于此故好雨然非日月之常行何以從其好故以日月所行言之日至牽牛月行黑道則行冬之令焉自至東井月出赤道則有夏之令焉極南至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東井則為夏至是日之行有冬有夏也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是月之行有冬有夏也此日月常度而星之好所由遂也但日行于晝其從

星不可見已月之從星則何以哉以風雨也東北入箕西南入畢雖其冬夏之常行而入箕多風入畢多雨乃以從星之異好觀月日可推矣卿士師尹觀此所以從民之欲者為容或緩也要見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喻卿士師尹而不及君者卿士師非之常職正所以成君之治也 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日月行經歷之月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故謂箕好風畢好雨其實星非有好但氣類相感月非有從但行度所次耳行度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四

中

所次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 蔡氏以卿士師尹各有常職如日月之行有常度此取得經意但月之從星順時當候則為風雨之時不順則為不時此庶徵一疇宗音蔡氏未之及 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月行隨日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為旱移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為水五事得而三德之用宜則無行緩行急之過所以日月之行不偏于遲疾而風雨以時也

九五福二節 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 短折對壽貧對富疾與憂對康寧惡與弱對做好德凶對考終命 富貴壽考出于天攸好德由于人乃兼列為五福何也此五福之主也 有此而後其四者可謂之福民之蚩蚩知德者實鮮矣則好德非福而何自求多福人也而亦天也 薛文清公曰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

旅焚

尚書卷一

卷之四

聖

惟克商節 真氏曰西旅獻焚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者大臣之格君心皆于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 陳氏曰聖狂遠矣而根于一念之微流金燧石而一陰生寒于此始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于此萌棘于微則為力易待其著則難矣 曰嗚呼明王慎德節 明王泛言開口拈出一個慎字明王操心之法只是一慎慎不慎之間治亂安危之分也曰慎者德已盛大而猶不敢忽不但謹時幾戒逸欲嚴一已終怠之防抑且慮遠患凜近憂絕四

海倫脫之漸慎字說得廣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得諸此慎德而必歸之明王者丘丈莊公曰人心惟虛靈知覺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不知慎也咸賓不但在畢獻方物在惟服食器用簡端錄云無方物非賓也有異物亦非賓也此三句跌重末句○惟服食器用此慎德之感貢而不以服食器用者此是何等感召不必明言旅焚已隱隱打着直是頂門一針所以為大臣之格心○董思白先生曰題旨雖重惟服食器用句然無遠邇畢獻意亦少不得惟無遠邇通所畢獻者皆服食器用尤見其難也如此看通節俱透

尚書卷一

卷之四

聖

王乃昭德之致節○王乃昭德之致四句重在昭德非不敢自私之謂也陳氏曰必服食器用之常始足以見德之致若異物適足以昭君之不德耳○分伯叔非無方物也而以寶玉為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非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上言德之致不言方物下言寶玉不言德之致互文耳無替厥服時庸展親是自然之感若有以使之然者非即

以物分賜便要責之盡職展親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者蓋諸侯感錫予之恩皆以方物之來不自來德所致也今以賜我是以德錫也物之所在即德之所在故不敢易其物而以德視之也惟德其物則真能盡職展親者矣

德盛不狎侮節○德盛則無斯須不敬而慢易之私不得以入之故自無狎侮之事此泛論理非指明王亦非指武王也謹德不可不極其至要見謹之至則敬怕勝急義怕勝欲即是德盛處慎不至而求德之尚書卷一 卷之四

盛未有也○兩個罔以盡俱在君身上說是君罔以盡之若直說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不合語氣不役耳目節○耳目所該者廣不專指聲色大凡外物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入言須心為主不可為耳目所役百度者凡百所為皆有法度也正即度之所在也書翼云既曰度矣又曰惟貞何也度是一定之法曰惟貞全是神明自立主張方合得度來不役惟貞相應一串意

玩人喪德節○德以敬而聚故以驕滅敬則喪德志

以正而立故以欲勝剛則喪志德以平日所養言志以心之所主言

志以道寧節○志以道寧寧者安穩不動之意人之志最是變動無常不可控制的須將道來攝持他則在外之紛華盛麗皆不能入不為彼所撓奪故寧言之接于耳有是有非常以道為之權衡如其道雖逆耳當從如其非道雖違志當拒故曰以道接察傳以道寧則不至于妄發以道接則不至于妄受極體貼○孫姚峯先生曰林焚止當戒玩物而并及玩人止尚書卷一 卷之四

當言寧志而并及接言者蓋人君一有玩物之心則必至于輕用民力疎斥忠良故并及玩人志一不定則必喜諛惡直老成用訓之言不能受而當先巧逢者進矣故并及接言

不作無益節○此節抽出好尚之當謹以下寧之功成民足一節犬馬至遠人格一節末二句一節要見益切至之意蓋目前易致之物其誘淺而遠方難致之物其誘深娛耳悅目之私力易禁而端方正直之賢心難孚故却無益却異物尤必須絕珍禽奇獸而

絕珍禽奇獸尤必須所實惟賢惟字見此外皆非人主所留心也不實賢則通人且不要言之切至矣○遊觀為無益勤勵乃有益也奇巧之物不可貴服食器用乃可貴也不作則事專于為民故功乃成不貴則供止于惟正故民乃足二乃字重看當時功成民足矣何以如此說見得作無益貴異物則功之成民之足皆不可保不實遠物則好尚無可窺而遠人懷德之心益堅此遠人之所以格也以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不至觀之可見矣所實惟賢正與上五不尚書無一 卷之四 四

字相形而遠人通人亦相對通人不安則雖單于稽顙而朝越裳重譯而至無補于事○胡孝轅先生曰人主好奇異則奇異之物雖必不可致者天下爭思中其欲而竭力奉之若移此心以好賢則賢人何不至乎召公着一惟字最緊切

嗚呼夙夜罔或節○呂氏謂此即謹德工夫者蓋人心惟常勤故德無微而不謹若謂功德已盛而夙夜之間或暫止息則有乘間而入者矣故戒以罔或不勤或字要看不勤之心易防而或不勤之心難防也

罔或在心裏說乃聖人朝乾夕惕之念○言慎德而嚴之以夙夜罔或不勤曰夙夜則一日內無須臾之間曰夙夜罔或則萬念中無片念之間工夫可謂精密○大德乃細行所積非細行之外有大德也且事無巨細皆宰于心此心檢點不及處即大德虧損處為山之喻甚切山已九仞而一簣未成終虧全體見細行不是細行正大德所待而成故曰終累大德也允迪茲節○茲字承上夙夜罔或不勤來而全篇亦在其中允迪者以誠懇惻怛之心而身體之也下二尚書無一 卷之四 四

句意平而語勢似一直下威德廣被王業固已建矣而永短猶未可必也惟允迪茲則朝廷安靜生民保其居止民安國固社稷靈長豈不世為天下王乎世王云者是指今日能培基本王業可傳之有永非謂後日子孫法吾慎德而世為天下王也今以前為威德廣被之盛王今以後為大德不累之明主所以歆之者至矣

金勝

既克商十一節○胡孝轅先生曰徒事穆卜未可以

戚我先王而使之保護我也必請以旦代某之身方可以戚我先王此說大有見公乃自以為功蓋以王之懿親氣息連于祖考為天下為兄迫切丐貺于在天之靈自信其誠之有感必通所謂以旦代某之身非周公誰宜任之非周公誰敢言之此公之自以為功也問業云不曰事而曰功有期其事之必濟意直解作事不盡董氏曰禮支子不得祭祖故周公不敢入廟而為壇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厲氣相值故云遺天佑下民作之君尚書卷一 卷之四 四十六

師此寶命也武王受之帝庭而布文德以佑助四方其創業垂統用能定爾子孫于地下使本支百世賴其餘休以君臨天下使四方之民莫不奉公守法而祇畏之乃命二句是定爾子孫之本四方之民二句即定爾子孫之寶也又歎息言三王當保護之母令其死而墜天之寶命則先王宗祀亦永有依歸矣亦字對定爾子孫言體王其罔害是詳兆之體而決其罔害也永終是圖是圖即定爾子孫于下地是也周公為周室謀者在此曰茲攸俟而又曰能念我一

人語意若以三王能念我一人而有德之之意通節語意如畫

武王既喪八節周公之告二公者公與二公益一體也故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自生矣三叔之情欲使周室先生自生而後起而圖之也而成王果不能無疑是時不退去以待王心之察不惟非大臣自處之義不反實奸人之口乎既去而周公亦不汲汲于自明及居東二年而罪人之主名尚書卷一 卷之四 四十六

王自得之蓋好人雖為幻于一時而久未有不敗露者也于是為鴟鴞之詩以貽王詩極道武庚之情及國家之艱難心迹之勞瘁以冀王之察已王可悟矣乃王亦未敢誚公者何也蓋是時武庚之叛未形也然而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皆已明白無有一言以助成王之疑者故王不能決然以為是而亦不敢以為非焉簡端錄曰鴟鴞之詩周公之心也而作于流言之時信之可信也疑之可疑也書曰王未敢誚王之心其在疑信之間乎不曰王及二公而曰二

公及王史臣之意微矣。觀一噫字及我勿敢言口氣可見諸史與百執事皆爲周公抱不平之心但不敢輕爲白耳。秋大熟與後天乃雨反風節發首說秋大熟未穫後說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皆主禾言木所偃禾爲木所偃也。築者築禾也大木斯拔爲偃禾書也禾之成否開乎歲事故詳書之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節。無疆言其大之至也任大貴重苟不能明義理識時勢禍藏于隱伏而不知尚書概一 卷之四 四

亂生于比周而不覺則是養禍胎患而非所以導民于安康之域矣。是人事之顯然者且有未至況曰其能于天命之難謀者格而知之以延歷服于無窮乎。造哲者哲雖天所命而人自以私意蔽之則理勢所在皆情焉不見故貴自造也。造哲迪康暗指討武庚言格知言深知之而信其必我佑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節。承上言嗣歷服之大臨弗康之民若涉淵水而懼之深也。雖畏之深寧以難自阻而不求攸濟之道耶。敷貴三句正攸濟之道敷

貴敷前人受命一串說典章法度國家之光彩氣燄攸存所謂貴也。前人受命所謂皇天眷命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者也。二句大意謂僭亂之臣竊據土宇乃法度之所當討者也。于法所當討者即誅討之所以修明其法而平其僭亂以復吾之土宇而開大其基業也。茲不忘大功承上二句言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除殘去暴之大功也不忘者繼述之謂已上俱泛言除殘去暴予不敢閑方說伐武庚武庚不靖天固誅之明法度而恢基業于是乎在敢閑天之威用而

尚書概一 卷之四

幸

不行討乎。○末句問業虛說不實指伐武庚有見。寧王遺我大寶龜節。○上言事理當盡之意此下始以卜言以天命決人事反覆言之以勉羣心之斷而勿疑也。○此節蓋言卜吉之驗見卜不可違爲下文伐殷卜吉張本也。○介紹所以傳人之意龜爲天之介紹以傳天之意故曰紹天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者也。○東方有亂西土奔命故曰亦不靜。殷小腆節。○三叔稱兵以公將不利于孺子也。而不知遂武庚之謀武庚之心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也故

直指其情此情既破不待見王師而烏合者瓦解矣
今蠢節○今蠢今翼日舉武庚蠢動之明日見大義
所在賢者即見之明而應之速不待時日之多也民
獻十夫見其衆也來助我往撫定商邦而總嗣武王
所圖之功言十夫以武庚為當討也君子于天下已
不必常是則從衆衆不必常是則從賢賢者人心公
議之主也邦君御事猶有利害之惑民獻同心則公
理所在超乎利害之外者質諸億萬人而皆合可知
矣雖不上可決況卜而又吉乎哉有大事知其必休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五

者朕卜三龜而并吉也得天得不平歸重卜吉上
肆予告我友邦君三節○承上言朕卜并吉之言不
特今日為汝言之向當武庚弗靖之初常以告我友
邦君及諸臣矣曰興大事決大疑必稽之卜而予既
得吉卜矣予其以爾庶邦之師往伐殷逋亡播遷之
臣乎是予之告爾誠以教寧武功在此一舉不可緩
也而爾庶邦君及庶士御事無不復我曰事或微小
猶可動也豈非內作猶可外攘也今也勞師動衆而
衆之成敗不可知何其艱乎伐暴除凶而邦之安危

于此係何其大乎且民不靖雖由武庚亦惟在正宮
邦君室發之房闔而收之荒遠固已舛矣此予小子
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夫濟大事人心為本今
人謀不從則神謀不可憑何不違卜而勿征乎王宮
指成王言邦君室指三叔言兩件不平謂王宮的邦
君室也○艱大二字不宜對謂事勢艱難而所係大
也前云大艱後云永思艱朕言艱俱提一艱字○自
此以後總釋艱大與違卜之說肆予冲人節釋其艱
大也予惟小子節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五

艱大也予曷其極卜釋其違卜也○爾以艱大阻我
我亦永思其事之艱大矣其如四國信然蠢動兵戈
所及害及鰥寡之可哀何造哲迪康乃憫人窮者之
所汲汲而可以艱大阻耶○此曰永思後曰日思言
籌畫之熟而非敢造次也○天以艱大責我于我冲
人固不暇自恤矣以人臣為國之義言之爾諸臣當
安我曰無勞于憂爾寧考之圖功不可不成第相與
戮力致討而已蓋事誠艱大在君當以為憂在臣當
寬君之憂徒曰艱大以危其君非臣之義也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是以成功勉君自勵而相與戮力致討有不容已者矣○義字莫放過是做惕羣臣之心處

已予惟小子節○以下爲卜則占數之一術而已不知卜以紹天明卜之所在帝命所在也帝命其敢替乎故即寧王小民莫不用卜以見已不敢違卜之意寧王小民不可平重在寧王惟卜用小民只略帶便了天明指卜言從之吉違之凶是可畏也壯我討叛之謀堅我克敵之志輔成我不王基惟此卜也其可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五十一

王曰爾惟舊人節○此節以天意言見不可不終武功之意勤哉截下分三段看三言天三言予蓋謂天意如此我不敢不如此正相呼應○舊人知寧王之勤勞若此則當思所以終其業而況天意有在乎方今四國蠢動國步多艱教化否塞而不通事勢艱難而不易天之勤我亦至矣然實所以鼓我而使奮做我而使不怠固成功之所在也上天仁愛如此我敢不于寧王所圖之事而卒之乎肆予化誘我邦君者

邇從雖可以卽事而人謀未協故猶煩化誘之詞冀其僉同之應而民獻十夫以爲可伐則天悲忱之詞考之我民可見矣蓋民心之公卽天意也予曷其不干前寧人圖功是終乎然天不獨閔嗟乎我也天亦惟以四國蠢動之故勤勞我民使我速誅滅之而後已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非可養患于身也予曷敢不干前寧人輔君受命之休而畢之乎曰事曰功曰休互言之也卒終畢俱指伐武庚言大抵寧王寧人以除亂安民爲事而成功于世承休于天今不幸有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五十二

武庚之亂使不討定則前事不卒前功不終前休不畢矣不訖事之咎誰執之哉我固不敢辭爾舊人與寧人昔日同功一體者可自解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節 上言天意而以君道自勉此以人事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蓋以予道自任也董思白先生云天意人事舊雖如此貼然盡人事正以答天意也蓋此篇前後皆主天命耳朕言艱日思與永思艱相應以底法與當喻武王之創以堂播喻今日之平亂以構獲喻守成長遠之事今日正如堂

之纓定基稼之未降種儘有事在尚且怠惰則何望
其他責在我身則欲于我身畢之故曰予曷敢不越
卬救寧王大命

若兄考節 承上言子道在我故當終乎武功而臣
道在爾故當急乎民患謂今日之事正如父兄有敵
人來伐其子而爲之臣僕可勸而不救乎夫邦君御
事不過憚難非有勸心也云然者不救則幾乎勸矣
王曰嗚呼肆哉節 天下之事成于勇而阻于畏故
欲其肆且以寧王事言之昔紂以昏德亂天下而武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五十五

王伐之用冀厥師非武王之獨能也亦有明哲爲之
輔耳而所謂明哲者亦惟十人心與天通行與知合
迪知上天禍淫之命勢必亡商以及上天輔周之忱
而武王有必興之勢此時似無賴于爾諸臣也然且
不敢違越武王之法况今天降禍于周邦大難之人
逼近京師而起兵相近于其室此其害至迫比之伐
紂猶爲亂在彼國者大不同也其賴諸臣之力何如
而乃以爲不可征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視迪
知天命者何如耶視昔之不敢易法又何如耶 順

上從征君之法不可易奉天行罰天之命尤不可易
故當以昔日奉法之心爲今日順天之義

予永念曰節○我長念曰天之去惡也止其身豈若
農之去草無俾易種哉惟自作孽則有自滅之道如
農之去草不盡使復蔓延則有朕畝不終之責矣使
武庚不叛則天之亡者紂而已罰無及嗣人理也亦
天心也此武王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不畏天安
分誕紀其叙爲滅祀之舉乃知天惟喪殷若穡夫不
盡去之不已也則安敢不終朕畝乎終畝者亦惟欲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五十六

休美于前寧人使不至有除惡不盡之累耳

予曷其極卜節○謂大事以人謀爲本我亦何敢盡
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乎惟佐武王以開疆土此寧
人之功有待于後人之繼者也若率寧人之功則討
畔伐罪王威自當丕揚于海表疆土豈容竊據于他
人指定先王疆土此實事理之顯然可見者也况卜
又并吉乎肆朕大以爾東征言必往矣天命不僭言
必克矣卜之所告已昭然如此矣詞氣甚決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節○崇德象賢作一頭統承三句示以爲後之事與國咸休二句期以垂後之美也只崇德象賢是稽古不必貫下說崇德象賢雖是稽古而本文則就今日說照傳講爲是統承二句是一事作賓是一事與國咸休二句一連看我周有禮物而爲王家固謂之休矣今能修禮物而作賓焉是與國咸休也○問業云統承三句一串通謂統承先王修禮物以作賓于王家也與國咸休承作賓意較多而修禮物只帶言之若曰王家無窮而汝之修禮物尚書撰一 卷之四 五

以作賓于王家者亦無窮也

嗚呼乃祖成湯節○此言崇德之意齊聖廣淵四字平看皇天眷佑六句舊以受天命安民生及當時垂後世分四段看太板不如相承垂下爲得此六句俱根齊聖廣淵來無非者其德之盛處○德垂後裔句正合看象賢意

爾惟踐修厥猷節○此言象賢之意踐修二句卽所謂象賢也恪慎二句卽踐修之實予嘉以下美其德也上帝時歆因其德而言其必爲天所眷顧民所敬

順不但予之嘉之而已庸建二句是今日所以待微子者也○履其德曰踐能敦行之曰修恪慎克孝以心言肅恭神人以事言二句一直說惟恪慎乃能孝故曰恪慎克孝神人只指祖考爲微子奉祀而發也微子一生始終以存宗祀爲大故獨挈其孝言之篤言德之厚不忘言其心之眷眷處不忘所以爲厚也上帝二句平看因其德而美其能如此未然事也亦見其宜爲祭主君臨大國之意時歆只是帝休之意非謂微子享上帝也

尚書撰一 卷之四

五

欽哉往敷乃訓節○往敷句與下二句相對以敷教化謹名分平看訓指綱常倫理欲其以修之已者布教于人也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以蕃王室以字直貫下言率是道也欲何以哉以蕃王室云云以蕃王室四句作一節看毗予一人四句作一節看下節與上節每句相對而意更深一步○蕃王室泛言國家毗一人則就君身上說弘烈祖闡揚先德也世世享德則垂裕後昆矣律乃有民言宗國萬邦作式就天下說綏厥位

言微子所保守也。俾有周無數就周家眷愛微子說。○能敷訓率典于以蕃王室而至于俾我有周無數方于象賢真無愧矣。○弘字應德垂後裔踐修厥猷說衍于不替即所以弘之也。律者有以為之範也。享德者言微子為受封之祖而創業垂統以貽後人也。因武庚絕世而深期之萬邦指諸侯蓋爵為上公禮守先代萬邦諸侯將視以為法也。○以蕃王室八句亦不必每四句分四段看來上四句須將蕃王室綏厥位作起末中二句另講後四句須將毗一人俾有尚書卷一 卷之四 堯

康誥

王若曰孟侯節

惟乃丕顯考文王節○丕顯總明德慎罰之成而言不必講克字最重要發務崇務去之意出明德就用上說明德慎罰竊下文不敢侮鰥寡四句意說惟字

與克字正相應言惟文王能如此也造周意重

不敢侮鰥寡節○惠鮮鰥寡自文王之政言不敢侮鰥寡自文王之德言以天地父母之心言之則民皆吾與也以大君作民父母言之則民皆吾子也孰謂鰥寡可侮乎○不敢侮者聖心視民如傷鰥寡孤獨四者謂之窮民尤聖人所留意若用心有不到則侮忽之矣聖心敬及鰥寡無遠不被無微不至則德之盡仁之至也庸庸使能也祇祇尊賢也不敢侮明德之見于仁民也庸庸祇祇明德之見于用人威所當威尚書卷一 卷之四 六

正見罰慎而不輕之意三句要見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明德慎罰非兩平蓋罰亦德也故言德著于民用肇造以下是相推下去用字承上言因此之故化服人心而肇基王業也區夏指本邦言一二友邦指鄰邦言西土指一方言厥邦厥民言天下之萬邦萬民也曰造曰修曰怙冒曰時叙皆就人心入德而出刑說一步濶一步推看周邦舊矣以為始造者周家王業之基實由于此也就為方伯言聞帝帝休者克明德則契天享德之心克慎罰則契天好生之心故

天休美文王而于是大命之也受命克殷而化及萬邦本武王事不自居而歸之文王者誕受多方實始于文王武王特終之耳惟乃丕顯至此口氣似相呼應言惟乃丕顯考文王明德慎罰以造周故汝小子封得以在茲東土也豈偶然之故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節此欲康叔博學以明德也有務崇之之意故言當代以至近代以至遠代皆欲其考求之也念字虛下文正欲其念之者今民二字貫至末下近述遠稽皆法其明德以治民也凡所謂尚書卷一 卷之四

李

民指衛國之民也商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為侯必以能敬述文王之事望之康叔聞父兄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而為侯既離父兄之側恐舊聞不相承續而異聞或有害正故當尊紿其聞永被先王之德言而體之于身也祇速紹聞不出于家庭又欲其廣求之商先哲王丕遠惟商考成人蓋汝今所往商之故地也居商之地治商之民而無其德何以保父民乎商賢聖之君六七作皆有考成人為輔其宅心訓民咸有成法汝當大為之規遠為之法亦以宅汝之心而

知所以訓民也敷求遠惟尚在近代又欲其上求于古若唐虞夏后其前言往行有可聞而益吾之知有可由而資吾之行者汝當別求聞由以康保其民可也○用保父等只是用其道以為準則未即說到施為上與知所以訓民同意自祇適至康保步步深看敷求比祇適較廣故曰敷遠惟比敷求又博故曰丕間由此遠求又博故曰別求所謂博學也俱重明德上治民帶說○此心之體廣大無涯何者不具故不曰心而曰天天本弘人自以氣拘物蔽小之耳此欲

尚書卷一 卷之四

李

康叔博學以弘之乃是精神凝注于理之所從出者其祇適不已而又敷求遠惟不已而又別求以一念貫千古非所以弘于天乎心理未弘則事物來都沒奈何打發不去弘于天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心廣體胖裕可知也弘者廓而大之作有力看裕乃身則出乎身而加乎民矣○羅文考及商先哲王商考成人古先哲王之明德于方寸故曰弘文考及商先哲王商考成人古先哲王之明德吾身無一不備故曰裕惟弘故裕也○王命即明德治民之命也明德至此

始為不廢王命苟德未至此則所以祇通數求遠惟
聞由亦為虛言將以望保乂康保宅心知訓難矣豈
王命耶○此節由文考說到商先哲王商考成人又
說到古先哲王固是要康叔弘于天然看此篇開口
說大王明德慎罰後言惟文王之敬忌我惟有及中
又言率由文王作罰還是祇通文考為主其說商先
哲王商考成人為康叔所治者商民也故中間說司
師殷罰罰蔽殷彝又曰惟殷先王德作求蓋雖法文
考亦須法殷雖用殷法亦須求文考之家法耳要
尚書卷一 卷之四 金

王曰嗚呼小子封節○君之于民纔以貴高自待視
其休戚便不甚切于身必真知百姓為己之百姓一
一與他吃疼始得曰惻瘻而承之曰敬哉敬即此心
常醒而不昧稍忽則昏而一膜之外與已不相關矣
皇天之威不測而有常者理何者誠則輔之也人情
雖大略可見易於知天不知至難保者小人也人情
有欲易怨易咨若赤子焉未易體也所以知其疾苦
體其情欲者惟在上之心盡不盡耳無自安而好逸

豫乃其所以乂民也近述遠稽以施于用康保乂者
其事非一端其功未易盡又非有待于外而賴于人
在于盡吾心焉耳此豈自安而好逸豫者所能辦哉
我聞曰怨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惟在順理不
順理勉行不勉行耳苟不順理不勉行雖小足以致
怨況其大者乎凡事莫不積小而成大故無小而
不當戒此所以當盡其心也○若說怨在大可從大
處弭之若說怨在小可從小處弭之今不在大亦不
在小只是一個不順理不勉行便是怨階豈在大乎
尚書卷一 卷之四 金

亦豈在小乎此四句摹小人難保如畫

已汝惟小子乃服節○此明德之終也陸開仲曰語
畢又言今人有深長思意前欲弘天此欲弘王何也
遠稽近述盡心戒豫雖乃之事其實為弘王計也曰
王便有主張他者欲不盡心而不得也以德化民而
不欲特刑罰以為治此上之德意當廣此德意以和
保殷民消其強梗弗順之習導其遵道向化之心若
此者亦惟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焉亦惟進一步語
蓋武王承文考誕受之命則有安定之責受文考時

叙之民則有作新之責惟弘王而和保之則民心太
和天命凝固故曰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天民不平
明德一段全重在又民也○作新只以殷民說自王
曰作新自康叔曰應保○應保林氏謂應民之所欲
而保之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節○此下十二節皆言慎罰
而此節以下先以情法取舍互言未至務去之之意
至後漸說到以德行罰不用罰而用德乃見務去之
意也○作新民在德然人情趨向未易齊罰亦不可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五

廢故言謹罰之道以敬明為先人有小罪二條乃假
設法也設為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甲
之罪小于乙之謂也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怙終之
情者皆可殺也○原情定罪所謂敬明也此謹罰之
大旨也此句是綱領下舉乃罰有兩端以見例有叙
大明服以下則言敬明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節○有叙言民所犯有輕有重而
法以情理權衡于其間有取有舍有一定之倫叙也
通指三千條而言不可只承上兩條上兩條乃舉以

見例耳明者聽之得其情而處之當于法也服者足
以服乎人也明服乃一連字謂情法相得而足以服
乎人未說到人無不服上到惟民戒勅而勉于和方
是人無不服也若有疾又是于明服中分開兩端而
言蓋民之未肯畢棄咎以上之徒法以繩之耳視民
之不善如疾之在己則攻治鍼砭無非所以為德也
以此待民民有不畢棄咎者非情也以保子之心保
善保善二字須要活看蓋對去惡而言則凡情有可
恕而恕之者皆為保善也若保赤子者赤子若無人
而書卷一 卷之四 六

保則雖有陷穽在前蹈之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
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形之邪與之作主全
在保者以此心待民民有不慕善而安治者非情也
若有疾若保赤子形容出謹罰之心曲盡今人只坐
無此心○蔡氏雖云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用罰然
看此節若有疾若保赤子及下文戒其泥古徇己與
惟曰未有遜事之心全是一片欽恤之真意則以德
用罰此處亦該融會

非汝封節○大小皆天討非汝封之權也無或者言

無萬一如此也

王曰外事節○此欲其以殷法治殷民也慎罰固我文考之家法但今日所治殷民惟是那殷罰乃商先哲王與商考成人之所講書而殷民之所服習者其輕重取舍皆有倫叙後世所當遵也汝于外事但列是法而頒布之并井有條使有司刑一人罰一人皆師此殷罰之有倫者而用之耳時字指殷言臬處即含有倫意

又曰要囚節○上言用法當監乎殷包小大而言此尚書卷一 卷之四 六十七

則揭言法之大者尤當審乎已也要囚是罪當死者五六日至旬時言服念之無不至也服念之久可生者固生之矣而其必無可生者則以殷法大斷之也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節○此申言用殷法而歷致其戒也汝陳句申外事節罰蔽句申要囚節下分三段既謂之法又謂之事者如墨劓剕宮大辟法也設是刑以加人非事乎夫外事固師乎殷法要囚固斷以殷彝矣然泥古不可也當于其中用其義刑者刑義殺

者殺義者時之宜也其取舍固權之已矣然徇已不可也當勿以就汝封之意恐其移情就已也夫不泥古不徇已則情法兩得而輕重不爽向所謂有叙者真足以大明之者矣使矜喜之心生則怠惰之心起刑殺所由不中矣故使汝盡當罪而順于義雖曰是有倫叙汝則惟曰未有遜事可也惟曰心中自忖非見之言也

已汝惟小子節 平日之心用刑之本也慈祥愷悌之人用刑則能虛心察情而以義處法所謂惟良折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六十八

獄是也故此先發其心使之油然而動于中而後下文語以用刑之事 武王之心之德好生而已惟康叔亦有其心故以心契心而無間 篇首便呼小子封而篇中亦屢提小子二字曰小子見其良心之未鑿也此節方露出

凡民自得罪節 此節汎舉一端以為例見用法必如是人而後為當也殺人顛越人顛越不死而傷于取也晝爾于茅之于

王曰封元惡大憝節 本文矧字意要體得出蓋元

惡固所大懲而事關倫理尤所當加之意蓋教化本原所在也罪重子弟刑期于弟也 呂氏曰前言殷罰曰彛此言文王之罰曰作者殷法常行者耳經紂之惡人倫廢壞文王憂之于維持綱常之法必有創立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常事用殷罰人倫之際則用文王之罰此撥亂之權也

不率大慶節 前言知訓言作新教化故在用刑之先故此云不率 外指衛國之臣貫至諸節庶子而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卷之四

曰訓人風化所係庶臣而曰正人紀綱所關小臣而曰諸節職掌所在 別播敷造民大譽者商人安于薄俗不知倫紀之重習以爲常爲之官長師帥者若以修明教化爲迂不敷先王之正教而別播敷以誑惑愚俗徇其苟且自恣之心以邀其大譽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是乃引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刑可已乎引有導而長之意非第長之而已也速由茲義率殺茲義者文王未有其法武王制其義以爲當殺也蓋上者下之導人知風俗之壞于下

而不知其由于上也引惡之誅所以不得不重也

亦惟君惟長節○能猶左傳不能其大夫之能修身以齊家則能厥家人矣由家以及朝廷則能厥小臣外正矣如是則莫敢不正又何假威虐而以非德用又哉惟君而不克君長而不克長于是無若之何於厥家人矣無若之何于小臣外正矣乃惟威惟虐大放王命而欲以非德用又不可得也爲君長如此則豈無由丈夫王由茲義以議其罰乎

汝亦罔不克敬典節○此言謹罰將終而以文王之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卷之四

心示之標的也首句要他守丈夫王之法然恐不得丈夫王之心則法或至于僭用故欲其由是常法中求出丈夫王一箇敬忌的心來○有時而用殷罰有時而用文王之罰則若疑于無常一則曰速由丈夫王作罰一則曰速由茲義率殺則若疑于不裕不知法由前古而至我周講畫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常典也汝亦罔不能敬守之由是而求裕民之道裕云者與以弼教本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于德化之中非以操切之也若是者其道無他惟丈夫王之敬忌

視民如傷不侮鰥寡文王之敬也庶獄罔無咎惡不務文王之忌也是心也固敬典之心裕民之道也汝惟法文王而期裕其民曰敬忌如文王故萬民咸和吾其能如文王之敬忌否乎晝夜汲汲惟求有及于文王焉則予一人以懌矣懌者悅其盡慎罰之道見得我以敬忌望爾爾以敬忌裕民則能不負我之望而有以慰其心矣

王曰封奭惟民節○此二節是以德用罰雖武王自嚴畏實以勵康叔也奭惟民迪吉康言不孝不友固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七十一

當罰矣然明思之民染惡深而被化淺未可遽齊以刑惟當道之以德而躋之遷善遠罪吉康之地也○吉康者順理則裕從欲則危道之以德所謂吉康也奭云者明以恩之深慮洞見而知其必然也殷先哲王是成湯以下諸君皆以德道民而後用刑者我時至作求一氣說下言我亦惟取法其德以安治其民而務欲與之為匹焉若刑則在所緩也用康又民專就德化上說使之無畔亂反側之虞而有臣我多遜之美也矧今以下見不可不導之意不迪要補出專

用刑來無政非無政也蓋用刑于既迪之餘謂之政不迪而專用刑非以正人之不正也政何有耶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之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以德用罰者以德導民不從然後加之罰也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節○此申上節而言以德化民殷先哲王所已行也子惟任安定天命之責而負作新斯民之任固不可不監之以化民矣汝則同有應保之職者故不徒告汝謹罰而已也告汝以迪民吉康之道而用德之言致詳于用罰之先蓋欲與汝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七十二

共知所監也然我之不可不監者何哉今殷民蠢動不肯安靜為之上者未能止其心之狠戾所以迪之吉康者雖非一而終不能使之上同乎殷治我明思之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我不敢怨也惟民之罪不在大與多苟有微罪皆上人之責況曰庶羣腥穢之德尚顯聞于天乎我之不可不監以此

王曰嗚呼封敬哉節○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敬哉作一頭貫下見于政曰事度于心曰謀加于民曰法其寃皆言罰也王者之刑雖曰殺之而不怨然刑

凶器也以之加人本是可怨者故曰作怨因其有罪而欲刑之雖不是妄念然亦一點殺心所在故曰非善之謀德者常道也刑法俾我一日非可常用者故曰非常之法胡君麻云非謀非彛即作怨之事勿三平看德之在文考及古先哲王商之賢君臣者皆吾康乂之資也斷以此心之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焉古人之德由敏而成法古之道繞有怠緩慙優之意便不濟事必以聖人為必可及古治為必可復果以行之確以守之方謂之能法古用字承丕則敏德來直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七十四

貫下古之敏德者心固安于所止德固稽于中正謀固出于遠大而我心則未必安德則未必中謀則未必遠故用以安之省之遠之也以刑為治便不免于急迫非以民寧之道也惟以德為治而寬裕不迫乃以民寧今之自安者也故曰裕乃以民寧乃字與上三乃字不同此句文氣緊接下句不汝瑕殄○刑罰非裕也慎罰之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道德自裕也純用德化刑罰不試而民自定故曰裕乃以民寧○明德慎罰初以二事言其實慎罰亦德也故

終言以德用罰然曰用罰則罰猶未能無也刑期無刑必至于不用而後為極致故終言不用罰而用德此一篇之大意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二節○始言由文考之德得天得民肆汝小子封得以在茲東土有天命殷民之寄中再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期之故此復以天命殷民結之珍享世享對言上以天命言而欲其康乂民以保有天命而不至珍享下以殷民言而欲其世享有常之天命也天命主于民心二節俱以民心作

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七十四

主○爾雅曰肆今也○念謂因天命而念非即念天命也服命所服受之誥命也○敬典二字摘上文語而申之但上文敬典單言罰此則兼明德慎罰言之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大命烝酒之命也指妹土兩節說商受醢酒其下化之妹土尤甚武王特作誥以戒之而付之康叔

乃穆考文王節○此下四節是述文王告庶民之言以見已不可不明大命之意也上二節總告西土

之臣民下二節分告臣民之小子○肇國西土為方伯時也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庶邦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可知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曰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則無一人而不誥曰朝夕則無一時而不誥祀茲酒者惟祭祀乃用此酒餘皆不可用也所以然者蓋以天始令民作酒者以祭祀非酒無以薦其馨香是酒之作為大祭祀而已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飲而不知節○述

南書卷一

卷之四

七十五

文王之誥西土者西土遠去商邑且不可不誥瑟况妹土染紂惡深尤不可不明大命也此是大旨天降威節○惟人不知天降命惟元祀之意或縱飲不節天于是降威凡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無非酒裏做出這般勾當越小大邦用喪亦無非酒裏做出這般罪過可不戒哉夫人以飲酒得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外順之則為降命逆之則為降威凡食色皆降命也有節焉無節而滅天安得不降威乎文王誥教小子節○通以小子言有正有事本國之

小子越庶國鄰國之小子也即庶士少正御事中之年幼者有正有事傳用二者字似呼其人于二有字不得力本文還重二有字有官守而常于酒則曠厥官有職業而常于酒則廢厥職故戒之飲惟祀者人得飲酒惟祭祀之時飲以飲神之賜非以為酣管也以德將之將持也心志有所操持也本國曰無彝酒庶國曰飲惟祀德將無醉以互見也○問業云此二節專提小子蓋緣康叔是個小子故揭出以丁寧儆戒之非徒為臣民之小子也

南書卷一

卷之四

七十六

惟曰我民迪小子節○既訓有位者又告其民以為我民訓導其子孫惟土物是愛土物稼穡也惟此是愛則非僻之念無自而生情民始于不愛土物遂有他慕厥心之所以不臧也子孫當聽祖考之彛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聽則識于心也恪當時飲酒者其始必曰無關於大故殊不知以為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至于喪德喪邦豈小失乎知酒酒之非小失則知謹酒之非小德矣故越小大德惟一視之而後可

妹土嗣爾股肱節○此二節武王蒞臣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者也○嗣爾至厥長是欲其勤事乎農以養親肇牽至父母是欲其勤事乎商以奉親厥父母慶承兩邊來不可作一人以農兼商說但重本抑末故註于商邊加一或字當承歡之時而燕樂於一堂之上雖豐潔不為過也

庶士有正節○君子兼上兩樣人看言庶士之有官守者及庶官之長者之數君子尚常聽我蒞酒之教哉民慮其不省故曰聽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聽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卷之四

養老有獻酬交錯之禮事神有旅酬享尸之禮皆有酒故云飲食醉飽自介用逸羞者饋祀兩言克者言不徒飲食苾芬而實能盡其尚齒之道實能致其對越之忱也羞者就鄉飲養老說如執醬執爵割牲奉俎之類事神之道尤難可事人不可事神未大也故曰不惟言又當大思之也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此是先推原其事神之本以平日言反觀乎身以內省于心一直下是慎獨工夫觀之不足而省之觀省之不足而永觀省之工夫最密作稽乃觀省中事使念

慮營為皆稽乎中德稽字要體認所作間略有毫釐不當便稽不過了所謂觀省觀省此而已必如此乃可交于神明自介用逸介副也言祭而裸獻者其正也祭畢而飲福燕毛者其副也明酒不為燕飲設也茲字承上來人臣之職非盡于羞者饋祀二事正以飲惟祀飲惟羞者言其無彝酒耳謹酒如是則信為王正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言也天亦順其元德以身心不放言也由中德克之為大德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天若許之不忘在王家是永保祿位正天若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卷之四

處舊以兩茲字對分盡臣職得天眷覺太板玩文氣盡職以得天分明有通下意○董思白先生曰此二節雖分說臣民然蒞臣正以端蒞民之本須串下言欲明大命于民必先明大命于臣觀汝劼蒞以下五節只一節言民而末節言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可見王曰封我西土俎俎邦君節○西土即前章西土也邦君庶邦也御事庶士少正御事也小子告教之小子也文王教上文所述是也商受崇飲而墜命文王蒞酒而受命補出商受方于殷字有着落蒞酒之教

其大如此可不明大命于妹邦乎 真氏曰有司之不腆于酒于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殷命為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節 凡言我聞惟曰者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周受殷命衛居殷墟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為戒此二節重湯之垂統以倡後意畏天之明命而所行不敢少有違越畏小民之難保而所行不敢少拂乎民心故曰迪經德尚書卷一 卷之四 七十九

秉哲迪畏之實也經其德而不變所謂日新又新也制事制心一有常功湯之處已如此秉哲哲是知人則哲之哲秉其哲而不惑所謂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是也湯之用人如此迪畏而歸之經德秉哲者何德乃天顯所在而治民之本賢乃天顯所資而治民之具也湯之垂統如此故繼世君臣皆不暇逸皆湯之垂統致之也成王畏相是君以經德秉哲之事體諸已也厥棐有恭是臣以經德秉哲之事責其君也皆要入迪畏天民

意不敢自暇自逸承繼世君臣說兩自字有味君盡君道臣盡臣忠不相委也 真氏曰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既一于敬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况荒敗于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機宜深味之

越在外服節 越字承上君與御事而言也服事也外服內服內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諸侯也百僚字是內服五服人之總冠庶尹官之正也亞者其貳也惟服宗工謂服尊官之事者國中百姓謂賜族命尚書卷一 卷之五 八十

氏之家里居謂不在其位而里居也不敢洎于酒承外服內服諸臣而言不敢者有所畏畏心有息則有時而縱矣不暇者有所事所事既專則自不暇于酒矣下因言所事之實曰惟欲助成王德之顯明及尹人之祗辟耳惟字重正見不暇意 陳氏曰商先哲王以迪畏為心已之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無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亦無非此畏君臣上下無一不在敬畏中何暇于酒

我聞亦惟曰節 前言不敢自暇自逸此言不惟自

息乃逸又言惟逸迪畏不畏只在逸不逸之間耳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節 上舉湯紂未及監戒

意此節方叙言湯言紂如此其詳之故以起下章也

民先民之民吾有善考之先民有善者便是我好影

子吾有惡考之先民有惡者便是我醜影子故監于

水不若監于民 言湯又言紂故曰多監重戒惡邊

予惟曰汝劼焚殷獻臣節 承上言殷民之失我固

當監之以撫時矣然是責也不在康叔之身乎故欲

康叔焚臣謹酒而約之于以身為範以盡監殷撫時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全

之責也予惟之惟即此意曰劼焚者申明大命于人

言教也曰剛制者躬行大命于己身教也焚而曰劼

制而曰剛最有當時飲酒之病最深苟泛泛悠悠

終不濟事首尾劼焚剛制是眼目中間四個矧字是

血脉要提掇得精采中間數項人要開析得分明殷

獻臣在侯甸男衛之上則凡殷之賢臣居于殷墟者

皆是也侯甸男衛則康叔所統之諸侯也得劼焚之

與文王告庶邦同義既曰獻臣何待劼焚蓋殷俗染

溺已深恐賢者有所不免也故教眾人自賢者始賢

者化則人無不化矣自太史友以下則皆衛臣也教

衛臣則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化矣太史內史

皆曰友者文史之官君之所賓友也再舉獻臣則賢

臣之在衛國者百僚大臣泛言之至于特舉其官則

以其尤重耳下文有事有疇則宗工之尤重者也爾

事猶後世之所謂賓師其禮重之尊于友而其事柄

則初非居位執政者也賓師論道謂之服休可也又

有服采者賓師亦有時而受其事之托如孟子為齊

出弔之類與服休皆在所事之列蓋就所事中又有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全

此兩項人耳若三卿則居位執政者也故謂之若疇

疇者侯國之三卿名位通于天子列于六職是與康

叔為偶以任一國之政者也自遠而近自卑而尊意

重

厥或誥曰羣飲節 此節言民下二節言臣以終前

兼焚臣民之意 古者羣飲惟蜡及鄉飲射無故而

羣飲者非奸宄即叛亂可知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節 曰殷之迪見染紂惡深

被周化淺曰酒酒亦與羣飲殊

有斯明享節 有斯者不忘茲勅之詞明享者樹之風聲錫之爵秩即所謂不忘在王家也與臣之賢而原謹于酒者一體相待

王曰封汝典聽朕茲節 上竝言臣民此則歸重化民必謹乎臣之意也朕茲專指教臣之命言或通指一篇亦可或曰典聽朕教或曰典聽朕茲何也教者為茲之辭茲者為教之心典聽者欲其尊所聞以勅茲殷臣也勿辯二句正見不可不茲之意辯者勅茲以訓之明享以勸之時同于殺以懲之示之以辯別尚書揆一 卷之四 金

也酒戒不嚴于臣則酒禁不行于民 汝勅茲至此五節大意言汝能剛制以勅茲乎臣則臣化而民亦可化矣或告曰羣飲則當云云然民之不化責還在乎臣也故諸臣惟工乃洎于酒則當云云末總結以勿辯乃司民洎于酒關鎖得甚緊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節 此節從來說者謂以庶民暨臣達大家是得大家之心以臣達王是得王之心如此說全在邦君一身自為計了殊失題意虛虛將本

文理會還是謂自庶民及臣以至于大家其情不可壅而不達故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自臣以至于王其情不可壅而不達故云以厥臣達王達大家處輕遞過下臣字包庶民與大家在內從庶民直達之王方是上下相孚合為一體天下大勢須要如此乃為治象若此者惟邦君之責也 大家以一國之民與臣為心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者大家撫綏之心以慰而一國中歡忻交洽無有壅而不達者也王以四海之民與臣為心以厥臣達王者王之撫綏尚書揆一 卷之四 金

之心以慰而四海內歡忻交洽無有壅而不達者也本文雖自庶民遞說到王大旨只重在以庶民達王看下文王啓監厥亂為民使見惟邦君口氣亦即下文王其效邦君意也啓監本是為民其責效邦君者亦在此故必以厥庶民達王而邦君之責所以不容諉也 以厥庶民以厥臣二以字有工夫大意即下文寬刑辟之用便是舍無戕無虐敬寡屬婦引養引恬又何有于庶民之道舊以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平對腐甚近見胡君麻先生亦如此說 舊說云

情之難通者在下有大家在上有天子然通之有道焉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達乎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政自行乎大家矣不能其大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治情自孚于天子矣凡言以某達某者謂先得乎此之情而後可通乎彼也通者吾之所為與其情通徹而不隔也惟邦君者言他人不能而惟邦君能也蓋由邦君而上則上無化理之承宣由邦君而下則下無體統之維繫故惟邦君能通上下之情也此舊說留以俟參考

尚書

卷之四

金

汝若恒越曰節 惟邦君過到此當云所以通上下之情者何哉亦惟體王仁民之意寬刑辟焉耳予罔厲殺人是以身教示寬刑之意下是以身教倡寬刑之實也恒越者常常發越于心而形之告語也師師貫下三卿尹旅謂彼此以善相師也予指康叔謂予之志不在于傷殺人也亦字承上說言不但以言示之而已亦惟為之君者以身先之而恭敬勞來其民使臣皆知所視效也敬勞二字串看敬明乃罰以導民于懋和也君以身帥先敬勞其民則三卿以下皆

往而敬勞矣肆往二句又言敬勞之實也往往者之為姦為寃殺人歷人者也戕敗人罪之小者君宥其大臣宥其小上下以寬刑相尚則所謂敬勞而罔厲殺人者在是矣

王啓監節 此承上文寬刑辟而舉先王命監之意以致戒也首二句總舉先王命監之事無胥戕五句是述其命監之辭王其效三句是推其命監之意戕刑之大者虐刑之小者寡者人所易忽而至于敬寡婦者惠所難徧而至于屬婦寡與婦亦自屬于刑者

尚書

卷之四

金

言至于二字謂加恩到此也簡端錄云此述先王命監之辭述而不能盡述故曰至于又曰至于蓋所該者多矣合由以容者謂至于寡至于婦合由此無戕無虐之道以容蓄之也不可以合由句作推廣凡民說蓋合由句總凡民寡婦在內上兩言至于則凡民已在其中矣謂無一夫不被其澤者也然但曰容第不戕虐之而已未必就養怙故又推出王責邦君御事意為民不能自生自安欲引之于生養安全之地引字妙小民無知惟上所引引字內有事在養字怙

字有味不徒曰養而曰恬有熙熙皞皞景象周攸辟見治民自有生全之道刑辟安所用之

惟曰若稽田節 此望康叔以成終之責正意俱講在三若字上除惡立國制度俱就衛國說武王于殷邦除其邪虐若稽田焉既勤敷蓄矣繼此而疆畝之或不陳修其容無水旱之侵牛羊之踐乎樹之藩屏若作室家焉既勤垣墉矣繼此而或不塗墍之茨之能不為風雨所飄搖乎立之法制若作梓材焉既勤樸斲矣繼此而或不塗之丹楨其何以固其質而成

尚書卷一

卷之四

全

其觀適其用乎陳列修治平看疆以明界限畝以通水道卑者為垣高者為墉具粗曰樸致巧曰斲立防閑之具而備禦之有方使已去之惡無自而乘隙曰為疆畝盡維持之心而綢繆之有法使已勤之基永保于無虞曰塗墍茨粉飾之功而潤色之盡善使已立之制煥乎其有文曰塗丹楨書翼云三節一既深一段旌別嚴或虞邦本動掘元氣固不無朴陋無文故惡除則基凝有地本固則文飾有基 三惟其重看張弛任所斟酌即武王不能達度也 通情

寬辟雖治國中事而治國之理則所包較廣如除惡立國制度之終有許多事宜在不止通情寬辟而已此節泥定通情寬辟時說之陋也

今王惟曰先王節 此下人臣進戒之詞乃他篇錯簡非梓材之本文也 此節亦既用明德截上舉先王之事下欲今王法之也明德即懷諸侯之德先王之懷諸侯諸侯之享于王皆曰用明德者先王只是修德勤政待諸侯以禮朝聘以時一明德以撫馭而諸侯自然服從非有他道也曰勤用者見其孜孜不尚書卷一 卷之四 全

怠之意既者盡諸侯而皆然也諸侯亦只是謹爾侯度事王室以誠奉職貢無懈一明德以為享而上下自然交親亦非有他道也曰既用者見無間之意懷為夾者諸侯與君分懸勢隔今則聯之以情而使之近也勤用明德正用于懷為夾內亦既用明德正于庶邦享作兄弟方來見之非前一層事典即先王懷諸侯之典此今王之式也后式先王之典以集諸侯即所謂用明德懷為夾也庶邦丕享謂作兄弟方來亦如先王之時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二節 皇天既付二句是原今日
所以為民之主乃由天既付中國之民與其疆土于
先王而今日承之有不容已之責也疆土比民略輕
有人此有土耳今先王往而付子之重在王當何以
慰先王在天之靈哉亦惟用德和懌先後乎迷民勿

使失性而已謂之迷民見其化導無人謬于所趨非
所當忿疾也當用德和懌之謂以禮義和榮悅樂之
使慕于善而不容已或先之以啓其悟或後之以掖
其成如是民有終于迷者乎夫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尚書接一 卷之四 今九

先王之志也王能如此則先王受命者懌矣 惟德
見不任法制和懌有涵育薰陶寬裕不迫之意先後
有鼓舞作興勞來不倦之意用懌先王受命者先王
以德受之王以德化之則先王于是慰矣 今王惟
曰至此舊以懷侯撫民平對不知懷侯之道亦只為
撫民平對不得看末節只說保民可見

已若茲監節 此勉君監己之言而因推所以欲君
監之意也已乎若茲所言王所當監也臣所欲王之
監者豈無為哉誠以民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須永

永保之而後可故臣之所望于王即丕若有夏歷年
未已也式勿替有殷歷年未已也惟曰欲至于萬年
王之子而又子孫而又孫永永保乎民而為天下君
也是則臣之願之而欲王之用德以和懌之也不然
臣亦何為而言之不置哉

尚書接一卷之四終
尚書接一 卷之四

尚書攷一卷之五

錫山鄒期栢公寧著

孫男陞編

門人顧宸修遠重訂

召誥

惟二月既望節○自此至庶殷丕作七節首節是成王告廟以始其事下六節是周召二公相繼以終其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也觀營祭告命殷殷作者周公也位者定其作之規模作者成其位之功緒○周自文王遷豐武王又遷鎬然都遷于鎬而廟尚書攷一 卷之五 一

仍在豐周家凡大事必至豐告焉

惟太保先周公節○周召二公同受營洛之命而召公先行卜宅二句即洛誥中卜宅事也經營是經始之事經營定幾攻之

越三日庚戌節○是時四方民未集而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位成基址成也○作洛本為庶殷命庶殷攻位亦示以為庶殷而有此役所以感動之也下文庶殷丕作則駁駁有向化之機矣

若翼日乙卯節○達觀只是徧觀無可否之意

越三日丁巳節○此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也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郊用二牛祭尊以簡為誠也社用牛羊豕各一者祭卑以豐為貴也先郊後社先尊後卑也郊社與中庸不同郊是合祭天地社祭新邑土神耳

越七日甲子節○四方民大和會而獨命庶殷著其難也庶邦咸在而獨命邦伯統于尊也臣民平看召公命庶殷攻位特粗命之故未用書至于周公又重其事以作其勤也命邦伯者公但命邦伯而邦伯各命其所部也 尚書攷一 卷之五 二

厥既命庶殷節○上言庶殷侯甸男邦伯此獨言殷庶蓋庶殷且勸功則諸侯可知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節○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召公因陳戒成王而并諸侯昔日贊見幣物以與周公欲其并已之誥以達王也以庶邦冢君出取幣此以字猶家語孔子以公退之以當時諸侯咸在而召公率之以出取昔日來時贊幣復入以與周公乃遂拜手稽首而口述拜手稽首旅王及公之意其詞曰旅王

及公而其意欲因公以達之王也對周公言之其詞不得不如此耳達王重在詰幣輕諸侯之來何以有幣蓋諸侯初期成王至洛故備見君之禮而召公所以併詰達之者其意在用供王能祈天永命也詰告二句正明旅王及公之意蓋殷民雖遷而向化之心未純當有告教以開導之華其怙侈啓其式化也然其根本則在王身耳要者一自字見非臣下所得預也第下句固重上句亦不可忽蓋作洛要務全在化殷詰告中即周公謹密諸事此等亦不可少特本則尚書卷一 卷之五

三

在王耳此召公旅王及公之大旨也實管攝一篇意鳴呼皇天上帝節○紂元子也殷大國也而忽焉以改天子此改甚重亦甚決見天命不可恃如此所以休者以其嗣爲元子撫有大國也所以恤者以其美之忽焉而改也無疆是言其大也惟恤即在惟休之中曰曷其曰奈何深言不可不敬也此句不但直講敬字要得奈何弗敬口氣以暢動成王○陳氏曰此一節始曰鳴呼末又曰鳴呼元老大臣拳拳忠愛嗟嘆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己之至情也

天既遐終節○此申言天命之不可恃而敬德不可不疾也遐終言其一去不復返也既遐終既字承上文改厥元子二句來下轉言茲豈無先王在天足爲後人藉哉多字亦不可忽見儘有憑藉也乃紂不敬德以誠民雖祖德不足恃耳天亦哀亦字有味言天即不忘先王而亦重哀民生故眷命轉而之文武也疾字言只今便下手不可少緩不然天已去而尚言我生有命在天紂即其明監也○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緊着精神汲汲用工則日強而能敬苟悠悠怠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四

忽則日偷而不能敬矣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緊要又在疾字

相古先民有夏節○既言商事又竝舉夏商而言之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夏嘗如今日之休矣今時既隆厥命天迪格保而稽天若商嘗如今日之休矣今時既隆厥命祖考之休難爲後世憑藉者如此則疾敬其德王亦自求所以而稽于天者可也○兩天迪皆謂啓迪其德禹湯受命皆天啓故曰天迪堯舜傳賢之後傳子自禹始革命自湯始故于禹言從子保

于湯言格保皆以前此所未有也而聖人所為皆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如知天之迪德而敬德知天之保子而與子知天之格保而格命也曰而稽者聖心與天心無間真真親而相對不隔遠邇非聖人洞見天人之際不能言也

今冲子嗣節○冲之主于老成之臣雖日在左右嚴之而弗親則無從而受益無遺者親之之謂也老成之益言其能稽我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與亡之鑒美備于古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

人之德而吉凶之理莫嚴于天非閱歷結練之久者不能稽古人之德非踐履至到心與天通者不能稽謀自天兩相合謂之稽壽考之臣居今鑒古其於古人之德論其世知其人如身在其時由其得戒其失如事在于已故曰稽古人之德然德在于古者邇之既往而易見理在于天者隱于未形而難知格人之智配于元龜一發謀一出慮皆若面考天心灼然有見而所稽之謀直根極乎天故曰稽謀自天二句不平對看一矧字可見

嗚呼有王雖小節○王雖冲子而實元子見無疆惟休意而無疆惟恤意寓矣王不可知其休不知其恤也其至能誠于小民為今之休美乎誠者得民心之和使反側者歸于友順迷惑者復其良知也有化訓意非徒安之已也曰至誠無一民之不和也今休者眷命用懋乃前人之休治化惟新導迪和氣斯王今日之休也不敢後即所謂疾敬德也民若者天命之失得恒于斯國祚之修短恒于斯所謂民猶水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者也為人上者知莫險于民則不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六

敢後于敬德矣故曰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顧畏者人情有所顧則畏無所顧則肆也

王來紹上帝節○上就元子言而勉其誠小民以為今日之休疾敬德以為誠民之本此就宅洛言而上節之所期者正將于新邑初政卜之也然此節止有誠民以祈天命至王敬作所二句方是敬德紹帝即元子之意自服即誠民也曰自服者王今親政非如昔日之仰成大臣而已也紹上帝句輕至自服中方用力說周公三言當平看召公引之重末句蓋以證

自服土中之言也自時時字謂今日正天神民向背之時人君一身上承皇天之付託中作百神之依歸下爲斯民之仰戴今既中天下而立自是以奉答天命作君師以對越上帝自是以肇稱殷禮執玉帛以享答神祇自是以若彛撫事修內治以誠和小民中又者謂自中而布其治于四方也既舉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遂言王當終有天之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周至文武天命已成此言王當終有成命者王必自求其所以而稽于天命者而後可謂之成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七

命也天有成命斯誠民之至而爲今日之休也曰今者言不待後日而見也此今休與上今休相應上期之之詞也此決之之詞也

王先服殷御事節○此與下條乃自服之要領宅洛以化殷爲重故特言之化殷以服其御事爲先殷之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殷人之所視而從也周公言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則周御事之賢可知以殷御事親近副貳周之百工率與共事朝夕薰陶以節其性性如性之欲也之性節如好惡無節之節性

本有節惟爲習染所壞是以流而忘返與正人居事有所觀意有所制習染之非不得不止好惡之節如水得防日進于善而不能自己此正人夾習之功也以人治人此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王敬作所節○此又言治人以身爲本也二句一正一反一戒一勉之辭君身乃化民之本故言當敬德不敬德則民不可化故又言不可不敬德○所字與所其無逸語氣小別彼以聖君言出于自然此勉成王之辭也○疾敬厥德有疾則有徐王不敢後有先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八

則有後曰作所則心與敬一無離合作輟之可言矣○不可不三字要剔得虛負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節○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又以夏商興亡之故重發不可不敬之意大抵此篇以敬德誠民永命爲主而以夏商興亡反復申戒相古先民一節兩言今時既隆厥命此節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隆厥命正相應處天之長短人國祚非人意可以測度其灼然可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隆厥命耳天何心哉惟德是輔使禹湯不敬其德則禹湯亦

陞厥命矣。豈但子孫不足恃而已乎？

今王嗣受厥命。節○嗣受厥命。因夏商而言天命。不常有陞有興。不過自彼而移之此耳。文武受之。今王則嗣受之矣。孰不以爲藉文祖之取光承武考之休烈。而我則謂亦惟卽夏之傳于商。商之傳于周。若循環然。非一家之器也。故不可不嗣其有功者。有功謂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嗣禹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夏。嗣湯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殷。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尤當乘此一初之機。而敬德以祈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九

天永命。爲周家有功之君也。

嗚呼若生子節○此承上文言初服所係之重。見不可不謹也。初生指幼。小智慮初開時。說若字內有卽政臨民之始。不可不敬德。意兼善惡言。今王之初服。若人之生子。或善或惡。罔不在于初生及其未斷養而保之。非自貽哲命。而何哲命。曰自貽者。見聰明雖天所命。而我不能不以私欲自蔽。以失其赤子之心。則天之命哲。乃吾自貽之也。此上是設喻。今天以下方實說哲。以德言吉凶。以徵驗言歷年。以國祚言皆不

可知。所可知者。在我初服能敬與否耳。

宅新邑節○上言知今我初服實舍敬德。則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不敬德。則反是之意。故此節遂勉其疾于敬德。而用是以祈天永命也。敬德內有誠民在。舍下不用刑。而用德意。疾云者。正在此時。緩則後矣。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一句用此德之誠民者。以祈天命之永久也。用字輕。乃帶下句文法。如下文以小民之以曰其德之用。見無他道。卽下文不用罰意也。○祈天不是有意的。只是德之用。便是祈天處。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十

其惟王勿以小民二節○此與下節以兩其惟字作眼目。而意實相承。刑者德之反也。刑不緩用。如德之用。何其惟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于殄戮。用治之。惟以德順導乎民。則有功。否則無功也。德民之表也。德不冠世。如德之用。何其惟王德與位崇。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而王以德顯。否則罔顯也。○非彝之過民之無知也。殄戮之敢王不已。甚乎民之爲民。惟其心所固有。情所不能已者。順而導之。則其良心自動。乃能有功。○位在德元。言王爲元子。位固

爲天下首矣在疾敬德而位亦爲天下首則小民莫不儀刑之惟德是用寧有非彝者乎益以顯者位在德元德固顯矣而小民刑用則天下之德皆君之德益人君合天下成德一民不化未可言顯也

上下勤恤節○恤卽無疆之恤欲君臣同心勤勞以圖無疆之恤其曰同以是爲期也夏有桀而歲終四百夏之歷年不遇桀未亡也殷有紂而祀終六百殷之歷年不遇紂未亡也使周之嗣王皆嗣德則歷年又豈可以夏商已往者爲斷哉故曰丕若曰式勿替尚書卷一 卷之五

謂彖之也年所多歷如此可謂永命矣然豈求之于他哉欲王以小民受此于天而已命在天于小民何預天無心以民爲心得乎丘民則得乎天矣○前曰上下勤恤後曰欲王重輔君意○三節三言小民始戒王以非彝殄戮之繼欲王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以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民雖至微而關于天命者大也○前言祈天永命此言受天永命祈者祈之而未受受則實受之而有以慰其所祈矣

拜手稽首曰節○敬德一也自其發于政令而爲人所懾服曰威命自其宣之教化而爲人所仰慕曰明德保者遵守之意受者順從之意敢以內有奉承宣化意凡此皆大臣之事故召公以之自任至于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未有者終有成效不虛諸願望也與王厥有成命相應王亦顯指德言與越王顯相應凡此在王不在我故曰我非敢勤言我非敢曰與有勤焉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敬德者王之所以能祈天永命者也自服土中則王尚書卷一 卷之五

之時自貽哲命則王之事故惟王能之而非他人之所能我于恭祀之時惟恭奉幣以供王之必能乎此而已○陸開仲先生曰此句獨挈一能字最重上文屢說祈天故此特拈出所謂祈者不在祈而在能祈也蓋奉幣供祀乃人臣愛莫能助之情其真能祈天永命者惟君苟有能祈之實卽不祈可也祈而無幣可也雖用幣而幣卽德也祀天乃祈之末節而薦幣又祀之末節語氣須令人有深思

洛誥

惟三月哉生魄節○四方民大和會言民之赴役也
百工播布民和率與趨事並見而卽事于周言臣之
趨事也周公咸勤卽計丈數揣高低等事洪大誥治
誥臣民以營洛之事也卽所謂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是也

周公拜手稽首節○子者親之辟者尊之明辟者期
之與下明辟相應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節○不曰弗敢而曰如弗敢語
意虛實作洛爲中又以承天眷故于其始謂之基命
尚書攷一 卷之五 三

于其成謂之定命天命也卽所謂天休也作民明
辟雖兼朝諸侯撫萬民而馭侯所以爲民故本文只
用一民字基作民明辟者爲作民明辟之基也

予惟乙卯節○先卜河朔黎水者殷民重遷以河朔
爲便故先卜之不吉乃改卜○卜必先墨畫龜然後
灼之兆順食墨故云食○澗水東瀝水西以建王城
瀝水東以建下都其圖具在兩個惟洛食其卜亦具
在俘來以圖上于王及獻卜也

王拜手稽首曰節○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三句是相

洛事所以基命于始者公既定宅至其貞是定洛事
所以定命于終者公其以予句是據卜觀圖而原其
用心之深長如此末句是謝其告卜之誨言上文周
公以爲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
土故成王答以此乃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故來相宅
以爲周匹休之地蓋公歸重于王而王又歸重于公
也匹是克配之意惟敬天之休故不敢孤乎天眷而
相宅以配眷周之命于無窮也卜休指卜地之美而
言兩洛食是也不徒曰吉而曰恒吉恒字即伏下萬
尚書攷一 卷之五 四

億年意我二人共貞是叙其告卜之意言公之示我
以恒吉者正以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欲我承事
于上公承事于下而二人共當之也公其以予又推
其美意以爲公之作洛豈徒爲一世計而已哉其規
模之弘遠將以予萬億年之子孫敬承上天之休于
無窮者也誨言者公雖告卜而實寓期望責難之義
卽教誨所在也○自篇首至此是一段周公在洛遣
使告卜往復之辭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節○自此至公功業建篇節是

第二段周公歸周迎王往洛相告語之辭○自此至無遠用戾是周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公明保予四節是成王復公之辭○肇字對他事說乃首舉之意非昔未有而今初行之也殷禮虛說咸秩無文即所謂殷禮也無文泛言不必指丘陵墳衍之類祀不必泥告報祈二意人君爲百神之主精神當與天地百神通而後可出治也

予齊百工節○此下四節皆記功之事也○齊只是整飭之意從王于周從王往新邑也庶有事蔡傳云尚書卷一 卷之五

以待王自教詔之也只指下節謂王即政之初庶其有所事以激勵臣工而鼓舞天下乎爾之此行其養吾氣以待之勵吾精以應之可也然本文不曰命而曰事則當指百工之事而言謂百工之從王庶有所事非無事而空行也王自教詔意藏在庶有事之內虛虛理會微示之意爲妙故下文恰接以今王即命所謂庶有事焉者也

今王即命曰節○此即承庶有事來言予固示百工以庶有事而爲之百工者且摩厲以須王之命矣今

王即命曰惟茲臣庶有服勞王家而功之尊顯者我則記諸載籍至于他日烝祭之時則以之爲配享之冠也以功功字即指功宗而定之爲元祀則凡有功者皆記而祭之可知矣既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可也蓋褒賞之命一行或怠惰之心旋起則前功一廢元祀將不可保矣故又戒之如此

丕視功載節○承上言記功以作元祀則所記之籍自當明詔于朝以示百工矣丕視者懸之朝堂爲萬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人之所耳目者也視之而公則百工化而公視之而私則百工化而私公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公私之所係可不慎與

孺子其朋節○承上言百工視效如此孺子其可私所好而不公乎一或私所好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叙字要細摹如漢之朋黨始于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于牛李其終縉紳稔禍四海塗炭是也

厥若彝節○此告王以修內治也洛邑之作本欲自時中又故以內治告之上言祀神記工教工都重而

此節尤治洛之主首以順常道爲言者寅恭神農克綏厥猷君道之首務也撫事則凡典章法度之屬皆是也若彛以教言撫事以政言如予者公攝政時所務亦惟若彛撫事故欲王如之也在周工卽公所彛以從王嘗與公若彛撫事立治功而存治體者也至能用是人而不以私人參之則不必告詔而百工可以知上意嚮矣故曰仵嚮卽有僚仵字直貫至成裕言使知上意而就有僚以立治功而存治體也嚮是任賢圖治治卽明作二句明作者精白奮發有功係

尚書攷一 卷之五

十七

傳直下惇大者忠厚寬博成裕化成于不迫也如是則不特如予而已也永有離于後世矣○明作者或少于寬裕寬裕者或少于明作欲其明作有功而不失之急迫惇大成裕而不失之悠緩此二語萬古法程少墮一偏未有無弊宋仁宗甚似漢文帝養成一代忠厚之風韓范富歐當時柄用皆欲有爲而不果神宗有志振起而任王安石行新法宋室自此多事少偏卽爲弊百世可知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此承上起下之辭記工教

王內治上已說出統御諸侯教養萬民在下只暗合其意爲是

汝其敬識百辟享節○王者統馭諸侯必先識其向背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愛憎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享多儀三句言其有享有不享之故謂諸侯均之來朝而享不享異焉何哉以享在多儀而儀不及物雖享名之不享也惟不役志于享卽疊上不享然曰不役志正見外享而志則非矣夫如是則凡民亦皆謂上不必享

尚書攷一 卷之五

十八

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諸侯視王朝若無人視王度若無物政事安得不至于差爽僭侮哉

乃惟孺子節○所不暇者何所謂隸民彛是也隸民彛兼教養言卽井田學校諸事天下惟此二事爲大此周公所以汲汲不暇也頒朕不暇二句義互相足作文當以輔民常性此正我之不暇而所以教汝者提起却以汝當頒布我之不暇聽我之教而汲汲以輔民性一氣講下不永以天命言篤叙二句當先以公事提起如云武王用八政而重五教所以隸民彛

者皆深仁厚澤所貽而其中經畫區處皆有次第者也予若弄撫事蓋常篤叙之而人咸肅將祇歡矣汝能篤厚之而使先王之教澤愈深率循之而使先王之教條不紊無不如我則法度之施即天下信從之舊孰敢有廢汝命者夫不勉則天命不永況于民之順命乎篤叙則乃命不廢天命其有不永乎治亂之機如此可不敬乎明農要得責重成王意彼者周公與成王是時在鎬京故謂洛邑爲彼也裕云者聖人教養之道因利而利不強而民勸因性而導不迫而

尚書

卷之五

十九

民從衣食足禮義興皆所以裕之也王畿四方之本而悍逆者化爲友順則友順者可知故曰無遠用至○此二節統馭諸侯教養萬民不宜平對諸侯之享與不享無他能治民不能治民之別耳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節○成王答公言公明輔我冲子公所稱舉以誨我者皆至顯之德以予小子揚先烈答天眷安民生舉祀典定宗禮脩舉公誨不敢略者蓋一一領略之意○明保虛下五段皆所以明之保之者也精白一心而啓迪之無隱曰明竭盡其

力而佑輔之不遺曰保平看至顯德指下文五事皆人君明德所在周公舉以教成王使之如此故曰稱揚文武列應冲子惟終句奉答天命應惟時不永句和恒四方民居師應彼裕我民句文武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天命以基命定命言和是剛援調娛從容化導之意恒即是教養施諸悠久始終無間之謂居師者安輯其衆○此節亦以和恒四方民居師作主此即所以揚文武烈奉答天命者也

尚書

卷之五

二十

惇宗將禮節○惇宗二句應記功成秩句應肇稱節稱秩元祀正厚以大禮處○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至此五段雖與上文節節相應然烈而曰揚天命而曰奉答四方民而曰和恒語意都似深一層見公明保之至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節○此因公有明農之語極稱其功德為朝廷所倚重而未可以言去之意此留是在鎬京留留其去下文留是在洛邑留留之治洛也○德字在發用上說本和敬之德而制禮作樂以化天下是也明光言其光輝發越也德到極處自然有

光勤施言其推行不息也勤施便是明光純亦不已之文也旁卽上下四方穆穆卽明光勤施之德容旁作言上下四方無處不徧滿不可以方所測也迂衡者誠精融洽和氣流通以迎景運于方來也迂字內有方來未艾意望治無已之心也衡字內點上下四旁如天地清寧民物阜安之謂不迷句緊承上三句講教卽德之所敷者克慎明德而見冒于上下四方文所勤之教也丕單稱德而重光于上下四方武所勤之教也惟公以德而迎治平則文武勤教不至過尚書接一 卷之五 王

佚故曰不迷前言揚文武烈此言不迷文武勤教亦此五節大頭腦末句正倚重之辭以示留公也公曰玆予其明農哉王曰予冲子夙夜恭祀正相應王曰公功斐迪篤節○上文言予冲子夙夜恭祀以示留公之意尚未明說出此則明致其留故以王曰更端起云公功泛就平時之功言位冢宰則有輔佐之功為師保則有啓迪之功是也前言公德此言公功功之所在卽德之所在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節○自此至予旦以多子越御

事節是第三段成王在洛留周公治洛及周公許留之辭

四方迪亂節○因公前言宗禮而歸功于公言宗禮之行未有加于公功之當報者但未定于宗禮故一時諸臣凡與公同事者槩未及褒賞而公功最尊顯應為冠者亦未克敘也王意以為存乎朕者有俟而行而篤弼之忠實不能不先于公乎有望也

迪將其後節○後卽命公後之後成王去而欲周公于後啓而大之也監我士師工卽作嚮卽有僚明作尚書接十 卷之五 王

有功惇大成裕之意公前以勉王今王以不果居洛而以任屬公焉然此何所為哉惟誕保文武受民以為四輔而已保者若彝撫事以化之也誕者無一人不保也亂為四輔者王畿之安係于殷民殷民安則王畿益安而有以為宗周之翼衛也四輔藩屏完固之意猶言四方俱有輔也如是則所謂迪將而監士師工者在此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節○此與公決其留也故又更端說起公功句正見不可去肅將順政教于外祇歡懷

愛敬于中也人心于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不留則不安毋求去以困我哉我惟無數句言守成無助誕保無人我雖以此任托公然安民之事亦豈自怠焉此句自言其不敢怠以致留公之意語意甚婉申作汲汲望治似淺勿替刑者盡誕保之責成廼將之功而勿替士師工之儀刑也勿替刑則治在洛邑而化及四方化在當時而澤流後世四方世世享公誕保之德矣

周公拜手稽首節○拜手稽首句絕正義曰拜者從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

命之事拜而後言許王留也按拜手稽首句絕不但此處為然篇中皆然如篇首拜手稽首重告卜也王拜手稽首謝誨言也必有所為故先拜手稽首而後致辭非虛設也至他篇亦然○王曰誕保文武受民周公曰承保亦自任之意大意謂惟此洛邑之民文祖誕膺天命為受民之始光烈考武王永清四海為受民之終所以保之者不無望於後人之承也而王以命予予以來此洛而豈徒哉承保文祖之受民使其德之未洽者于是大行越乃光烈考武王使其功

之未被者于是有終也又云弘朕恭者即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之意下兩節一以治洛之效望王即弘朕恭也一以治洛之事自效即承保也

孺子來相宅節○總是以治洛之效望成王不可分功效為二當通節渾融看因其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典者文武之所講畫咸以正無缺者也大惇典則法必監于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殷獻民前代之舊臣世家能知其善政而守其遺風者也大惇獻則才不棄于異代而無不舉之賢惇典者率由之而不使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

遇佚之謂惇獻者簡迪之而不使遺放之謂也亂為四方新辟二句俱承惇典惇獻兩意蓋文獻為治之大要則明辟致治豈容缺一而恭字所包甚廣恪守成憲尊賢禮下皆恭德也分貼覺偏亂為二句皆作有工夫看而效亦已在焉不必到自時中又以下方為效也○新辟正與基作民明辟相應作周恭先先字真有一段不敢後之精神文之敬止武之敬勝豈不是周家第一恭至其鼓舞作起開百代恭已之傳尤自新辟之恭始也其自時中又承上講不甚用力

成王既不果居洛而猶曰自時中乂者人主居中國治體勢如此卽身在鎬京而有洛邑以爲四方之綱維亦是中乂要看得負活若必因朝會而出政令方謂之中乂亦泥矣萬邦卽萬民休者安于政教沐于膏澤也成績卽着上句說謂民有未休卽中乂之績未成也自時三句相連中乂則成休成休則成績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節○成烈者洛邑之民文以誼受多方得之于先武以奄甸萬姓得之于後皆成烈所在也今率大小之臣以誕保之孚之優游之化使

尚書

卷之五

五

肇造之績愈厚而不忘奠以仁厚之澤使大定之功有隆而勿替所謂篤成烈也通節重在此句答其師以下俱承篤烈來民以望治爲心也殷民安而天下之民舉安則和怙之化足以懌悅人心矣故曰答其師臣以奉命爲信也王命誕保而果能誕保則事上之信足以倡率人臣矣故曰作周乎先王之一身固將表正萬邦者一民未化儀刑尚有虧也自是使裕民之化以廣而新辟之範以端人君所以作則者有全能矣非所以成昭子之刑乎文祖之德本自光于

四方者一民未化厥德猶未單也自是使怙肯及于海隅而修和徧于天下文祖所以昭德者無遺憾矣非所以單文祖之德乎此四句舊作四平看細體認大意還當以答其師作主下三句相連下爲得

俘來愍殷節○自此至王俘殷節是第四段成王還歸鎬京遣使來洛詰愍殷民因命寧公于是使者且歸公述其事及已祭告陳勸之詞以授使者歸達之王也○俘來愍殷乃命寧子言王去洛歸宗周遂遣使來洛鄭重于謹愍殷民之命而除了此節要緊事尚書

卷之五

五

五

遂命寧乎已也下卽就命寧詳之而末節王俘殷還終愍殷之意雖謝王之命寧而王俘殷一節尤重○愍殷有文告在卽下文所云叙也因愍殷而命寧子果何物哉黑黍爲酒合以鬱鬯且有二卣之多是以事神者事我何其厚也其命寧之詞則曰惟茲秬鬯明潔禋敬以享神明休莫大焉然不敢率爾將之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而享于公是其事我者如事神其辭又何恭也

予不敢宿二節○此述其禮文武而爲王祈福之詞

舊說上二句以好德之福康寧之福分看而萬年二句又分應上二句言不惟王之惠篤叙也子孫萬年厭飽乃德則好德之福所貽遠矣不惟王之無有邁自疾也殷民亦享壽考則康寧之福所及大矣若照此說文極整齊但此一段都重化殷還當于祈福之中寓責難之意重惠篤叙及殷乃引考句大意言王之一身實子孫之所儀刑而化服殷人之本也文武在天之靈當默默保佑之順篤叙文武之道篤叙即上文篤叙惠者心安于順而無拂逆也無有違自疾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

即相跟說下疾不但疾病心之愧怍皆是也無疾全從惠篤叙來萬年厭于乃德厭其化民之德也至殷人亦永壽考則人人歸德外刑罰而享遐齡而王之福無涯矣吾之為王禱者如此則慈殷可徒以言哉遂接下王侂殷云云此參陸開仲胡君麻二公說極有見

王侂殷節○此節應上慈殷而叙其所以責之者如此也侂字重看言須躬行實踐端本澄源以侂之即召公越自乃御事之意蓋布此教條次第雖我誕保

者之責然王必有所以使殷人聽受教條次第于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念其德可耳此是一句書意謂使無德可觀法可係念則雖有教條次第而不能使之聽受也○承叙而曰萬年所謂殷乃引考也戊辰王在新邑節○此下另一段是記成王在洛時祭祀冊誥等事乃周公許留之後侂來慈殷之前事也烝祭歲者烝祭以修歲事也因歲事之常告文武以周公留洛之事用特牲盛其禮也二冊字一般王命作冊以告神而史逸遂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

公留守其後之意更不他及重其事也王命周公後節○上册以告神此冊以告公者也惟周公誕保文武節○始終只重誕保殷民故其辭云然

多士

惟三月節○此篇綱領只是革命之公遷洛之意兩件首三節言革命之公自上帝引逸至惟我事不貳適節言周之于商即商之于周所以反覆此意自予其曰惟爾洪無度至末皆言遷洛之意○告指下文

一篇告之中有開諭勸勉二意革命之公遷洛之意
開諭之也保業安居永久之計在克敬與不克敬勸
勉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節○終于帝言天命周而周終
之也

肆爾多士節○我其敢求位正與非敢弋殷命相應
惟帝不畀節○上文言不畀殷而弼我恐殷民不信
故此言惟帝不畀者民所秉為者也民所秉為者天
所明畏者也天不外乎民民不外乎天知天民相因
肅書發一 卷之五 堯

則知民之所亡亡之天之于商也天之所亡亡之周
之于商也何有私心于其間哉秉為如離心離德背
商歸周持于一定力不能挽勢不能回確然不易處
我聞曰上帝引逸節○引逸呂氏說得好人知有逸
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所謂順理則裕上帝引
逸是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節○俊民甸四方言與賢人經綸
天下也甸如治田謂之甸以喻區畫四方之務無不
得宜如此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節○此言商家賢聖之多皆能守
成湯之家法也顧諟天之明命湯之明德也承上下
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湯之恤祀也罔不明德恤
祀則不惟天命自度祭祀弗黷者能紹之而凡象賢
之君莫不皆然重在諸君上○明德易看祀而謂之
恤者丘文莊公曰祀以交神明非獨以致人之敬亦
以妥神之靈而廢祀則神無所享矣故曰恤祀此看
恤字極的○敬神亦修身中事總來是一個明德故
下文止云不明厥德

肅書發一 卷之五

三

亦惟天丕建節○亦惟字對成湯言謂湯之造商固
惟天所命矣而後王能盡君道故天亦惟丕建保乂
之丕建保乂一直說就國祚看言維持培植使之安
而不危治而不亂也然非敢以天之丕建保乂自恃
也乃愈操存其明德恤祀之心無敢失帝之則焉帝
則在我則所以出治者在我而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配天澤民言其德澤無不徧與天之化育無不徧者
同也

在今後嗣王節○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先人

翰風沐雨之勞必不敢淫佚以蕩覆之也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乎大肆淫佚罔顧天之顯道欲其不失帝則不能也罔顧民之可畏欲其配天澤民不能也○問業云罔顯于天天卽上文德字顯卽上文明字言其不能顯明此天與我之理也惟時上帝不保四節

有命曰割殷節○有命曰割殷卽帝事也告勅于帝卽丕靈承也勅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

惟我事不貳適節○蔡傳發得精暢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節○無度指叛亂言爾動指遷徙言

予亦念天節○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則知此地之邪慝不正必不可居矣蓋不惟法所當遷亦理所宜遷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節○時字指大戾言天命亦指大戾言

惟爾知節○承上言爾之違越我者不過以我周革命之事而有不平耳然爾多士生于殷邦爾所習知

原缺第三十二葉

化之恩何厚乎如是而猶怨望何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節○此下告戒將終又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也○我惟不忍爾殺故惟告命是申反復乎革命之公推本乎遷民之意無非欲其省悟而謀長於厥居非但已也且我所以營洛者有二一為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故有王城之建一為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遷而無所處故有下都之營也

爾乃尚有爾士節○承上予之營洛惟為爾如此使遷予洛邑則收爾田也廢爾業也猶爾宅也而非故土之安則雖迫屢不靖可矣今則分爾以田猶舊日之有田也任爾以職猶舊日之有幹也授爾以廛猶舊日之有止也國家處爾亦可云厚矣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

爾克敬節○此言保之之要在敬而已矣爾誠兢兢業業適周如適天而無反側動搖之心是克敬也敬則順天而天必順之將畀予矜憐乎爾身其康也後其昌也豈特保有爾土而已哉不敬反是

今爾惟時宅爾邑節○首二句就用功說所謂克敬

也下二句所謂天惟畀矜爾也宅爾邑者四井為邑
安集之後各有定業鄉田同井相收恤救助而不容
復有僑寓散處者是也繼爾居者草創之後有績而
不已之意安之而有常居之心嗣續不廢而有所增
也安居樂業之下勤耕鑿而時作息者于茲洛焉外
王罰而享壽考者于茲洛焉不但爾身而已爾子孫
乃興起而有幹有年引之勿替自爾今日之遷始也
王曰又曰節○此總結一篇之意言我諄諄誨諭以
安其反側之情而消其怨望之念惟以爾之士田居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堯

止為念欲汝思所以保之也胡孝轅經旨云猶言只
要汝好不干我事也

無逸

張氏曰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
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
夭判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不如
是不足以為周召○陳氏曰逸者萬惡之根無逸萬
善之本無逸一書所以為百代元龜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君子泛指聖賢之君

言所者無時無處而不在無逸恒其所者也○呂氏
曰凡人乍勤乍怠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
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胡孝轅先
生曰無時無處不憂勤惕勵是安然于憂勤惕勵而
非待勉強故曰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節○先知與則知為對蔡氏以勤居逸一
言最簡而盡惟以勤居逸則知民依語氣相喚先字
活看非必皆未為君時大意謂身居九重而下民
之爭如身履而目擊之也本旨重在知上知在心而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堯

不在事也稼穡民之所依因人主生長富貴不知其
艱難故處于安逸則但知自逸而不知以民生為念
小民有失其依者而不知亦不恤也古之明王惟其
先知稼穡之艱難以居逸則知小人之依而自不縱
逸耳○張氏曰周公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
與咨嗟歎息服習其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
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
書有無逸欲其知小人之依帝王心法之要端在于
此

相小人節○小人謂細民也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謂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縱逸自恣耳所以不知只為坐享成業竟不思此成業乃從父母勤勞中來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一路遞下俱主言說市語曰諺妄語曰誕譏訕曰侮無聞知即侮之語諺誕侮正縱逸自恣處○此節不但說小人以不知稼穡而縱恣以形為君者必不可不知稼穡最要看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蓋以成王為繼世之君恐其不念祖父之勤勞也許二宗繼世之君亦

高書卷一 卷之五

三六

此意○蘇氏曰農夫之子生而飽暖且不知稼穡而況于王乎此說最得題意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節○發首舉商代之君為証要體蔡傳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此意不可脫○嚴恭寅畏四字俱就心言不分內外莊重謙抑心之所發一于敬也欽肅戒懼心之所存一于敬也天命自度金氏謂以天理為已尺度不敢踰越也自字不可忽謂惟人君自為度不自度無能為之度也天命只是常惺此心非常惺

惺外別有天命如嚴恭寅畏即是以天理自律的工夫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是一正一反之辭當串說自修已而治民一于敬而無間二句當連帶不可平○薛文清公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乃無逸一篇之要其在高宗節○不言內有恭默思道意言乃雍者和順而當于修身治天下之理也此與中宗天命自度對看不敢荒寧二句串說在圖政上看教養工夫在不敢荒寧中嘉靖殷邦句不作效看亦不作用功說謂能致此于殷邦耳不曰殷邦嘉靖而曰嘉靖殷邦

高書卷一 卷之五

三七

重在高宗身上說化行俗美謂之嘉四方安業謂之靖安業還易而民風蔚然于安業之中最不易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未可小大指民言至于二字承上說來無怨者違怨不形于心詛呪不形于口也此亦不要呆說民之不怨須要見高宗能盡君道以至民無或怨方是篇中發無怨一義人君逸則下致民怨上于天和此最當自考處或字有味小人萬一之怨治世不免此亦無之此六句皆以和為主自身而政而民相推下去不可作三平○高

宗之壽亦敬之力乃雍者和之餐于身而本于恭默思道嘉靖者和之達于政而本于不敢荒寧亦一敬而已矣

其在祖甲節○爰知小人之依爰字根舊為小人來能保惠能字不敢侮鰥寡不敢字又本上知字來周公之意非謂人主必嘗居民間而後能知小人之依也在高宗祖甲事實如此故據實而言耳不敢侮鰥寡謂于庶民中尤敬及鰥寡也能字最有力量非鰥寡庶民實受其賜不可謂之能也此節以仁字作主

尚書卷一 卷之五

素

自時厥後立王節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節○蔡傳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此意不可脫○此節重將論無逸而先述源流之深長意厥亦二字承三宗來而又喚起文王言無逸之君在商則有三宗矣而在我周則有文王然周之無逸豈自文王始哉其亦惟太王王季云云獨言二君一基王迹一勤王家王業之所由始也克自者見出于自然而無勉強也抑畏就心說高無逸一層

文王卑服節○二句相形串說言其心不在此而在彼也人君重于為身則輕于為民心蓋不能兩重事亦不能兼得而無所妨即字重看有不敢荒寧之意康功田功特約言之內有許多事在

微柔懿恭節○朱子曰柔而不微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柔易于暗弱微者發揚之意恭形于外懿則有蘊藏之意○文王之德何所不備特贊其柔恭者將言其保民敬寡故自其德之親下者言之也小民之微賤如赤子而懷保之鰥寡幾與死為隣矣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季九

而惠及之使鮮鮮有生意此非微柔懿恭者不能也○恤孤獨勤政事分開不得只是大略解作二項耳○萬民兼上小民鰥寡二樣說所勤之政即惠鮮懷保見于施行之實事也○金氏曰即康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民則知小人之依不足言蓋上文所引三宗皆守成之賢主而文王則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節○不敢字重看遊田國有常制文王雖不廢而踰之則不敢此言其心也惟恐有

過所以不過也惟其無濫費是以無過取二句相因
重在上句正見其無逸處也庶邦指四方諸侯言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節○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
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淫于四者修費無度
其勢不得不橫歛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能以萬民
惟正之供也

無皇曰節○金仁山曰人君之縱逸其始未必便沉
溺也不過自寬曰吾惟今日耽樂耳明日不復爾也
然卽此一日已非民之所法已非天之所順況于此

尚書

卷之五

四

隙一開日復一日將舉國化之丕則有愆愆者比君
過一步所謂作之者一線述之者滔天也到此雖至
于為紂不難矣故終戒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
于酒德哉紂亡國王也以為成王戒蓋深警之也為
紂非難凡以一日之耽樂為無傷者紂之徒也○薛
文清公曰人君天下之表儀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
于大害然作于上即應于下是其為訓于民非言語
之訓乃以身訓之訓宜其感應之機為尤速也臯陶
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亦此意也此說訓字妙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節○上既詳告成王以無逸之
道慮其聽之不審故又舉古人之資臣者告之古人
泛言三宗文王之類德業已盛就無逸上言猶字重
看見古人已能無逸而其臣猶且盡其忠言亦古人
之能受言有以啓之也訓告在未為之先如開陳利
害之幾戒其逸而勉其無逸是也保惠在方為之際
如君有志于無逸則保養其心將順其美是也教誨
在既成之後如君能無逸則規正成就益底于極是
也爰見一節深一節意此雖俱就臣言亦見君之資
尚書

卷之五

聖

臣若是其至耳須歸重君上講張為幻如以逸欲導
之以怨詈激之是也古人資忠言如此則心正理明
事無遺照好不能欺佞不能惑民之所以無或譸張
為幻也大抵正論常伸則邪說無自入○孫姚岑先
生曰幻如今幻術本無其事若有其形最能惑人耳
目無敢為幻而獨言民者民以羣倡羣和之勢托公
是公非之口尤易為幻曰胥者相胥而為幻非一人
之謂也或偶然之辭或胥為幻民且無然而况敢常
為幻耶

此厥不聽節○此厥不聽謂于我所言古之受訓告之事而不見信則人乃法則之阿諛順旨蓋厥聞訓告憚受教誨則甘言進而幻言入矣乃變亂正法至于小大無不紛更蓋忠言與正法常相表裏逆忠言則變正法亦理所必至也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呪言政令不便于民而民皆惡其上也至怨蓄于中而形于外則其怨深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節○又發廸哲一義實與篇首二知字相應所謂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尚書卷一 卷之五 聖

小人之依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觀上文四君無逸之實固皆知之見于行事之符驗也世蓋有知而不能弗去者故周公又重發此

厥或告之曰節○呂氏曰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是非能蹈其知者也惟三宗文王不然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未至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過信若是不止于不敢含怒而已不敢含怒

云者非是不敢發怒而隱忍含之之謂也怒而曰含則怒猶未忘即不含怒而但不敢含怒則所忘怒者亦非自然也故曰不啻不敢含怒蓋初無怒之可藏也斯其所以為廸哲也○四君廸哲只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使民真不失其所依乃是真知處何曾有致怨亦非謂必待怨言之來無所藏怒而始足以見其廸哲也蓋言其平時照管既無不周到至于一旦聞人有怨置懷然自反且任其咎略無忿疾人言之心尤足以見其廸知尚書卷一 卷之五 聖

之實蓋知之到不到處于事之拂逆難堪人情之所不能無動處尤足以驗之也

此厥不聽節○此字指廸哲言謂于我所言古人廸哲之事而不見聽則人講張為幻從不聽忠言來而信之者則由于不廸哲也怨詈即違怨詛呪之謂蓋人君不聽忠言不能無逸則民之怨詈亦自然之理于此不能自反而惑于讒說則其害尤不可勝言者所以深致戒也不永念二句一意蓋人君以含容為德也聞謗而信之則是不能念為君之道而寬大其

心矣其勢必至罰及無辜而怨聚于一人豈特一時怨詈已哉如是雖欲久享其國不可得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監字內兼戒勉意包一篇在內其者期之之詞

君真

周公若曰君真

弗弔節○此下五節作一段總言天命之無常以見召公不可去也○我有周既受便舍文武以恭明德得天之意即下文前人光也兩言不敢知言天命之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四

休與不祚皆自有關係的所在暗合在人語意須虛圓有會

嗚呼君已曰節○承上文天命不可知來敘許國之同推去國之害以見召公不可去召公嘗欲上下勤恤期勿替憂商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故曰君已曰時我此句語意若曰言猶在耳君豈忘之述其前日許國之言最足以惕動他的初心我亦亦字對召公言言不特公有是言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弗永遠念天威于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永遠二字

最重此句不是呈說自己不敢寧之心全要在亦字理會他兩人同心意最婉至天命民心只一片事不可分析帝天之命主于民心今日民心無尤怨背違天命似若可保然民心無常不能必其常愛戴于我是即不測之天威也于民罔尤違時即永遠念天威正是不敢寧于上帝命在人句承上四句言彼此許國之同若是者蓋以條屬有道則民心悅而天意得可以保厥基之休輔佐無人則人心渙而天命離難免不祥之患其係于人如此公之時我我之永念正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四

以是也在我後嗣上補召公求去意天命人心敬則聯屬不敬則睽違故重恭德光就德上說敬天敬民正前人光顯之德弗克恭則過佚之矣二句一氣說到得弗克恭過佚前光時我之意謂何若委于在家不知君之心安耶不安耶

天命不易節○緊承上言夫後嗣子孫而可令夫弗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哉彼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至于陞命者亦由不能經歷嗣前人之恭明德也恭明德不可分貼蓋敬天敬民則此心肅然精明而無物

欲之蔽故曰恭明德○嗣業易嗣德難嗣德固難經歷嗣德尤難從踐履真積中身親經歷將前德逐一體認服習方能嗣前人之德其弗克經歷嗣德由無老成人左右之也

在今予小子旦節○承上言前人之恭明德不可不嗣故在今予小子旦朝夕于王非敢曰大有所裨益匡正也惟以前人光大之德若無人說與冲子則將至于泯沒而幼冲之人心志未動善言不先入標準不先立則將有昧于所從者故孜孜訓迪惟前人之

尚書卷一

卷之五

聖

光是闡使不遏于冲子之身而已在我者如此公將無同乎

又曰天不可信節○此節語意似與上節不連貫謂予小子固迥前光以施冲子矣而公獨有求去之念豈謂今日之天可信天必不庸釋于受命乎不知天實不可信也可信者在我之道何如故我道惟迪前光施于冲子令寧王德延而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而已加又曰申言以丁寧之也我道不可指周公自說亦不可兼指召公當看得活

公曰君實我聞在昔節○此下四節舉商六臣輔君之功以留召公也○格天格帝不同天以徧覆言如商邑用協四方丕式治化所及與天同大故曰格天帝以主宰言如典禮命討大公至正足以上當天心而無愧故曰格帝輔聖輔賢意不可遺保衡不言治功者格天之治猶保而不失也又王家在政治修明法度振舉說巫賢奉承宣化不負圖任之心甘盤論學訓志克開中興之業○伊尹一人而事二君未嘗求去而委之在家不知伊陟臣扈巫咸三人而事一

尚書卷一

卷之五

聖

君臣扈不以有伊陟在而求去巫咸亦不以有陟扈在而求去巫賢巫咸之子父子相繼而不求去甘盤祖乙舊臣以遺武丁亦未嘗以舊臣而求去如此黜得留召公意醒○通節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世有人而其臣亦勲望相傳非身則子故累世有藉皆召公所當念也

率惟茲有陳節○茲字泛言人臣輔君之道循惟此道者言六臣所由惟一道也陳列之功即上輔聖格天輔賢格帝之類有陳者其所樹立後先相望歷歷

有可指之功也保父有殷又總其功之實非落一層意蓋六臣得君致治雖時有先後功有淺深而要皆以安治有殷而已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又總言其效殷禮陟配天者有德之君沒必配天此乃殷禮惟君德成于諸臣之輔故當殷舉盛禮之日凡殷先王之升遐者皆以德而配享乎天焉以配天之德而永天之眷傳世十九歷祀六百遂為有道之長也此節肯綮全在一故字以見商家所藉六臣之功為大天惟純佑命節○承上言六臣輔君格天致治故此尚書卷一 卷之五 聖

因言天佑商之純又使其國有人而實當其時在內則大而百官著姓小而王人之微莫不秉忠貞之德以明致其憂則內有人而實矣在外則微而小臣大而蕃屏侯甸况皆念匪躬之義以奔走乎下焉則外有人而實矣惟茲惟德稱句只作過文總承內外有人以起下文之詞猶云惟此諸臣舉德以輔君之故故一人云云惟字與故字相應一人之業益廣于多賢之助無事則已一有事于四方四方之人如敬聽于卜筮而莫不孚信者得賢其治之效也○國之虛

實在人材人材之盛衰關天命天命之純固繫老成老成久于位故純佑純佑故商實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節○此承上三節而欲召公匹休六臣也天壽就國祚說平格就人臣說大臣與社稷一體不以一己為壽而以國脉靈長為壽故天之壽人國即所以壽大臣也平格二字串看持心如衡是謂平德平者大道人而平則通徹三極矣保父有殷本天意說來即是天壽處與前保父有殷語同而意不同也永念云者召公乃周家平格之臣留則永尚書卷一 卷之五 聖

孚于休去則終出不祥故欲其去淺近迫切之去志為周家永久之念固命應前永孚于休意厥亂指召公言國有固命國固顯矣而爾之治效亦赫然于我新造之邦若商臣格天格帝之勲保父王家之績昭昭可考爾之身豈不與國俱顯乎永念與平格對固命與天壽對厥亂與保父對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節○此節至今在予小子旦周公之意尤極分明蓋周家受命成之者武王啓之者文王而五臣四臣贊助于其間則于基命集命膏

有力焉者也文王修和有夏得五臣之輔而命于是乎基武王丕承厥志得四臣之輔而命于是乎集見得成王以幼冲嗣文武之基緒當時之所謂四臣五臣者又半已彫謝朝廷尤不可以無人○此言周家之命集于武王以起下文文王受命之意勸與多方式教意同武王既有德而天又申勸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節○修者承叙式化理而不亂即一二邦以修之修和者甄陶涵育順而不乖即咸和萬民之和俱主德教說而養在其中曰尚克者難其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事而重其助于臣也亦惟字重看見修和之功惟此五臣之力也歷數有若有若見五人不以人數之多而求去也亦惟有若正與時則有若一樣文法五臣輔文王處即下往來以迪彝教便是

又曰無能往來節○承上文反覆言之惟五臣為之往來導迪其常教故文王之德能下達即下文所云迪見冒是也若五人委于在家不知無能往來于此導迪其修和之常教則文王亦無德下及于國人矣矧修和有夏乎

亦惟純佑節○言天純佑文王亦如昔之純佑有商故亦有人而實焉所以然者蓋以五臣或秉容德或秉義德蹈履至到實知上天顯然可畏之理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其修和之光著見于廟堂之上修和之澤覆冒于邦國之下卒致精誠上達馨香發聞克厭天心惟此五臣輔君之故所以不但得天之純佑而遂能受有殷命也○亦惟亦字氣脉承商佑命來純佑含生賢意天威者天理所在順之則吉逆之則凶顯然而可畏故曰天威天威所在人鮮能迪尚書卷一 卷之五

知之故不能無昧于幾不能無虞于時惟蹈履至到之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自視聽言動之不敢違以至行政之大小自好惡用舍之不敢悖以至放伐之公皆灼見天威所在而一奉天以從事故曰迪知迪知天威正秉德之實迪見冒聞正是昭文王處而見冒聞又皆迪之使然也惟時時字指賢臣輔君而言受命言人心之歸也

武王惟茲四人節○文王受命而大統未集未迪有天祿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則踐有天位矣後暨

武王乃迪有祿之後咸劉厥敵如滅國五十之類此等皆阻德教者既盡除去惟茲四人又為武王顯布其德遂覆冒天下而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也一則曰惟茲四人再則曰惟茲四人見武王全藉此四人之力迪即迪見冒之迪謂迪武王之德使之格天而有祿也昭字內常帶得有迪字意昭武王對昭文王看惟冒不單稱德對見冒看

今在予小子旦節承上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游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暨汝召公其尚書卷一 卷之五 季三

其濟可也小子同未有位申若游大川句誕無我責申暨汝與其濟句召公意謂王已臨政天下事已略定其他周公一人自足以任之故周公言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其去文武之時又何如雖彼此其濟猶懼弗戡大無專責于我也收罔躬以下甚言求去之不可言召公苟欲德而退不窮勉我與王之所不及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民心尤怨無和氣以致祥在郊之鳳嘗鳴于昔者且不得再聞其音矣况曰進此而有感格乎收者卷而懷之也

我聞在昔四節在昔字與今汝永念今字應在昔上帝割六節在昔字與今在予小子旦今字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節公既歷陳文武股肱之盛與已及召公今日圖共濟之意因歎息曰君肆其監于茲欲其監于已言而有以自強也監字有視五臣之篤集而思以匹休念二人之弗戡而求以共濟意且虛虛說下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正見不可不監之意無疆惟休指受有殷命尚迪有祿而言無疆對大字看無疆亦大也文武受尚書卷一 卷之五 季三

命固有無疆之美然而文以五人武以四人君主臣輔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苟欲獨潔其身而不為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狹隘之甚矣告君盡謀所以寬裕之道乎我不欲以後人迷惑失道而棄艱難之大業也以如其君霸之以留而啓迪則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去而莫知道從則是我以其君迷耳此句只申已欲其寬裕之意聽召公之去則是以後人迷也迷字與弗克經歷過佚前光意相應文王之聖尚賴五人之

迪武王之聖尚賴四人之迪成王幼冲而可無人以迪之乎故召公去是以後人迷也簡端錄云老成國之耆龜也召公去而周公不留之是以後人迷也雖非吾以猶吾以也以後人明不以後人迷周公之自處也召公獨能無意哉

公曰前人數乃心節 又舉武王顧命以感動之汝明飭以下皆武王之言也民極謂大臣之立為民標準故周禮六卿之首皆曰以為民極精白一心之謂明勉力不怠之謂飭二字串說下兩卽喻以明之偶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十四

王在亶以耕喻也乘茲大命以車喻也相信并力指召公與王言三公為王副貳在于相信君推誠委任其臣無有疑忌臣竭誠匡輔其君無有二心乃克有濟三公為王任天下之重在于合力君知天之不易不可無臣而上下勤恤之相資臣知命之難保不諉于君而天壽平格以自任乃能不墜二句串看惟文王德二句承上來言所謂偶王而乘大命者豈有他求哉蓋文王當以德受命然元子有可改之理大國有易亡之道則無疆之憂在今日不可無人以承之

也汝文考舊臣當深惟其德以丕承此莫大之憂耳貽謀之深遠以心思之基業之安危以身任之推心偶王其所重在此也乘茲大命其并力在是也

公曰君告汝朕乂節 此總承上文而引起下文之詞朕乂虛其汝三句一氣貫下正是乂處朕乂猶言我之情懷也大意言殷喪大否固由國之無人而我之所言無非以殷為監矣汝其能敬以我言監視殷之喪亂以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殷之喪亂周召二公躬嘗歷之言之猶且不忍況見之乎是時成王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十五

初政老成凋謝深慮一旦蹉跌復蹈其轍此實周公肝鬲之隱而難于察察言之者 我天威者輔助無人則殷喪大否未必不移于我周是卽我天威也故欲其監于殷以念我天威念及喪亡大亂真是大臣一點血誠故曰朕乂

予不允惟若茲誥節 此言天眷之當答蓋以天命留之也上言告汝朕乂此言予不允惟若茲誥二允字一般蓋反覆以見其言之可信也謂予豈不足信于人而徒若此之多誥耶亦以奉答天命惟我二人

有不得不然者耳。襄我二人，襄字重看，卽前固命與永孚于休意。謂王業之興，文以五臣，武以四臣，而今王業之成，惟我與汝而已。汝問我言而有合哉，亦必曰：「在是二人而不容諉也。」與篇首君已曰：「時我相應。」此卽在已之意，以度其同然之心，乃自任于將來，非已然事也。但天眷有周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川之方至，方新而不已。文王有五臣弗憂於弗戢也，武王有四臣弗憂于弗戢也。今惟有我二人，何以戢茲至之休乎？宜公之有盈滿之懼也。然知懼在于自強，非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十六

可以求退自免也。其汝克敬德乎？蓋懼德之不足以勝，則益修德以自盡而已。其明我後民乎？蓋懼二人之不足以勝，則益求賢以自輔而已。克敬德使平格，保乂如商，六臣迪知天威，如周五臣明俊，民使明恤于內，奔奔于外，如商迪見，冒于前，昭惟冒于後，如文武也。大臣職業已盡，則天休可答。由是王業成，天眷固而國家臻全盛者，在是及此時而推遜其位，以事業付後人，誰復汝禁，今猶未也。豈汝辭位之時哉？在讓後人，句雖重，丕時而緊要，尤在後人兩字。蓋當

時天休雖滋至而凝承，只有二人不可為丕時。惟是賢才布滿在位，個個足以凝承天休的，方為全盛。方好脫得于繫，故曰：「在讓後人于丕時。」

嗚呼，薦非時二人節。此言前功之當終，蓋以民心留之也。上二句是叙其所已，然下四句是勉其所未至。篤非通指事文武成王而言，周家之業始于文王，成于成王，而周召二公則既輔其始，又輔其成者也。今日休指民罔尤違，說我式克我字，非周公自謂，蓋謂我國家用能至于今日休也。此休自文王，怡冒西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十七

土以來積之有日，其功不可以不成。使化有一之不被，卽民有一之不服，而文王之功未可言成也。故我欲與公共成此功，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耳。惟不怠而後可以成功，故曰：「不怠惟同心，可以其濟。」故曰：「咸使翻然求去，而在。」家不知堂，所以咸成于不怠乎？文王功指治化言，咸成于不怠，惟在敬德薦賢二事。文王為西伯，冒西土足矣。今既有天下，則當更有進焉。故曰：「不冒至于丕冒，則可謂丕時矣。」今猶未也，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節○此申上二節而結其意也以前所誥既詳而此又有天民之說故曰多誥大臣去留天命民心實係之國有老成則天命可凝民心可固不然則二者胥不可必矣予惟閔于天越民故言之不覺其多耳天越民用一越字天民不平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節○此召公已留飭遺就職之辭民心為天命之本故專言民心當保以終之民德專就向順一邊說然即其向順始終不怙則向背亦在其中矣此非老成諄諄者不能知故曰惟乃

高書卷一

卷之五

五

知亦罔不能字當善字言民罔尤違固無不善其始矣當思其終其尤違之有時乎生者實難保也如商之民來蘇後后豈不能其初而其終也乃曰天命不摯亦即昔日之民也始終之際如此此以知民罔常懷懷于有仁矣此所謂民德也末二句一直說中含敬德薦賢輔君以不冒斯民意○此篇語意極其婉轉極其懇切如小子同未即位誼無我責如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如告汝朕允如汝有令哉言日在時二人反覆尋繹真若面談數千載而下宛然

如見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節○德即忠孝之德其緊要在一個祇字祇而克庸下文率德改行克慎厥猷是也一篇言祇言慎言敬言戒言無作聰明無荒棄朕命總是一個線索蔡叔只坐無此小心所以敗命諸王以成王之命命之也此節蔡傳極說得詳

王若曰小子胡節○此節一篇綱領下數節分應之德行猷三字俱以忠孝貫然須暗含不可太露教哉

高書卷一

卷之五

五

欲其不失率德改行之心亦包德惠等事

爾尚蓋前人之德節○此申上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而言蓋叙其已然而望其將來之意也首二句一連說愆即指不忠不孝而言爾乃以下正蓋愆忠孝之事而末二句又申上四句意也叔達王命泰文考忠孝俱踉蹌矣仲以忠孝蓋其愆乃無所因乎前而邁迹自身其自新真可喜也以忠孝自盡而克勤無怠正見自己奮發處故貼自身盡忠孝以為後世憲使後人于我手取法正見超越舊跡處故貼邁迹然註

中雖分貼須看本文以字渾融為妙胡君麻先生謂
遺迹自身只是一事極的末二句用可謂二字引下
言能如是可謂率乃祖文王之常訓非若爾父之違
王命而不忠不孝者矣然玩本文語氣却是勉詞要
得稱其已往而望其將來意

皇天無親節○此四節皆詳上文敬哉之意歷言以
告之也○為善為惡不同者德與不德其存諸己者
非一端惠與不惠其施諸人者亦非一端也善不同
而同歸于天親民懷之治正見無不可行之善惡不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幸

同而同歸于天不親民不懷之亂正見無可為之惡
戒者力于為善決于去惡以盡承天治民之道也為
善為惡之戒亦是要蔡仲鑒前人之失

慎厥初節○慎厥初虛講下四句是推能慎之善與
不慎之弊以見慎初之道不外乎思終也初是受封
之初乃天民去留之關故不可不慎然慎初惟在思
終思終乃能慎初者也故終以不困不然則反是蔡
叔不惟厥終故卒于困窮此語亦甚警切
懋乃攸績節○五句平看句句見侯職當修意為得

○五句雖以忠言而孝在其中叔違王命是不能懋
績也以武庚叛是不能睦鄰也欲傾社稷是不能蕃
王室也與管霍流言是不能和兄弟也大艱于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是不能康小民也仲能一一盡職則
忠孝兩無缺矣

率自中節○自中自有之中也率者奉以周旋而無
所違越之意蔡仲遺跡自身恐其矯枉過正故以率
中告之此句虛下二句正其實也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在吾身為度是本然之中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幸

也在先王修之禮樂刑政以治天下國家為舊章是
已然之中也作聰明者心有私主也視聽不詳者心
無主也聰明出于己視聽接于人人有為慧所使而
亂舊章者有視聽不詳為人所誤而改厥度者皆非
所以率中也按聰明人所自有作則造成小慧故舊
章之亂亂于聰明之作側言每乘人之勿遽而投所
以視聽宜詳不宜略其以側言改厥度多失之不詳
也嘉者嘉其能率中也○胡君麻先生曰皇天無親
至此四節相承說下言不可不戒則不可不慎故以

慎厥初繼之慎之何蓋侯職是也蓋侯職以何為準的率自中是也與太甲畫一以告者不同

王曰嗚呼小子胡節○朕命包一篇在內多方

惟五月丁亥節○自武王誅紂伐奄至是蓋三加兵于奄也○成王祀洛之明年嘗告多士矣又明年商奄之遷徙未盡者復與徐戎叛成王滅之以歸大誥多方則是篇作于告多士明年之五月也

周公曰王若曰節○四國指殷管霍蔡多方泛指天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

下殷侯尹氏又從四國中摘出而言爾命指殷民所滅止于商奄而不及殷民是大降命也此示以宥過之恩以起其良心也

洪惟圖天之命節○此曉以伐奄之意蓋由奄之自召也全要看此節是一篇綱領

惟帝降格于夏節○自此至惟天不畀純節言桀之所以失天命○人主憂民或有能言而不能行者桀即憂民之言不肯出此心暫有開時乃帝之所以迪汝也而不克終日勸焉况望至于久乎此節舊以天

民分不是不肯感言于民即是不克勸于帝之迪也厥圖帝之命節○天命在民祈天之通愛民而已桀圖帝之命乃不克開于民之麗麗猶依也奪其時失其業置其財傷其力使無生路可趨猶大降威虐于民國已亂矣而崇之不己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使桀錯繆顛倒不能大進于恭以大寬裕其民如此已是不好了又惟有憂之民貪叨忿憤者是日欽崇以剗剗夏邑也舊以圖帝之命對下三句分天民亦不是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五

天惟時求民主節○天無心亦惟是為民求主耳命為民主之命以其明白正大而非圖度之私故曰顯○此節未重湯興只重亡桀

惟天不畀純節○惟天不與桀者大既喪其國又亡其身蓋由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也多方之義民能明保享其民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其民桀不用此而用彼乃相與虐其民凡百所為無一克達欲耕害其耕欲買害其買民無所指手足如抵牆壁四向皆窮民情如此安得不亡

乃惟成湯節 自此至今至于爾辟言商以仁興以不仁亡 桀不可以為民主矣爾多方固欲簡人以代夏者然誰能以爾多方簡代作民主乎乃惟成湯能之也 天無心以民之心為心民之所簡天之所畀也民擇湯而歸之故代夏作民主

慎厥麗乃勸節 湯深謹其所依所依無他仁而已矣舍仁體仁政在內 不克開于民之麗生者民之所依也慎厥麗仁者君之所依也慎厥麗所以開于麗也 凡言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

南書卷一

卷之五

書

有以動化其民使之慕勉而不自已所謂勸也

以至于帝乙節 此言商之後王以仁守之見其世傳家法積累維持之難也

要囚節

今至于爾辟前 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何如耳

嗚呼王若曰節 自此至于惟爾商後王節言夏商之亡皆自取言夏以形商有賓主

乃惟爾辟三節

惟聖罔念作狂節 自此至惟我周王節言非天輕

于亡商亦非天輕于與周也 罔念恃其聖也故漸

流于狂克念耻其狂也故漸進于聖聖狂不係于稟

而係于一念之轉移如此二句不可平對聖狂舊以

資質言少味 聖狂之相去不啻霄壤而作聖作狂

分于一念使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于狂桀紂而能

改過遷善豈不趨于聖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語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

分也孔子雖言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自暴自棄

南書卷一

卷之五

書

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 此二句是聖賢

體認實際語聖狂之分只在念不念耳惟其克念所

以聖一同念何聖之不為狂無可恃也惟其罔念所

以狂一克念何狂之不為聖無可棄也古今聖賢嚴

聖狂之幾類如此舜之聖豈至如丹朱而禹防其慢

遊傲虐誠恐一罔念便與丹朱等也紂之狂豈能悔

過而比干諫之至死而後已誠望一克念便可進聖

人之門也豈不嚴哉 須待暇寬也天以湯故五年

須暇之子孫

須暇二字曲盡天意召公言皇天改

厥元子茲大邦殷之命此一改甚重亦甚決其未定也甚重所謂須臾也其既定也甚決所謂祝降時喪也

天惟求爾多方節

惟我周王節 此又承上言天望之紂而紂不能改又求之多方而多方不能堪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二句一直說下德者仁民之本而用之以善其政故曰用德此德舉者莫能勝而惟文武能堪用之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克堪用德可為神天主矣

尚書卷一

未之五

李

天猶不輕畀殷命也惟是式教文武用以休美式教猶云天啓也衆人不克勸于帝之迪而自絕于天聖人緝熙敬止動與天會若天啓之休就德上說是啓其思翼其行而使益昌大休明之意雖是天與之尚不輕與必成就其德而後簡擇于衆人之中而畀付之正與五年須臾句對看 前言夏王不克靈承于旅此言周王靈承于旅前言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此言天惟式教我用休語氣相應

今我曷敢多誥節 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故以口舌

代斧鉞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節 此下三節戒勉之辭一 征討雖行誅戮未及宥過之恩亦厚矣爾何不及今自新秉誠履信寬裕之于爾多方乎蓋疑忌畏避則平居自見其局促而不寬裕也忱裕二字串看天命指君之天命夾輔如之屏之翰意介功如臣服奔走意又保乂之也享天之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安也惠字比夾介尤深是協和大順之謂熙則天命益廣不特享之而已蓋無一民不順天命始廣也

尚書卷一

未之五

李

爾乃迪屢未靜節 此雖是責其既往而實警其將來之詞入命去商已久爾乃覲覲妄于不大安天命耶天命歸周已定爾乃悞逆悖戾輕棄天命而不顧耶四國之人自以不忘殷為義欲圖見信于正者而不知其為不法也不法者正之所誅何忱于正之有我惟時其教告之節 以爾執迷不悟我不謂其不可教時同于殺也我惟時其教告之勤其誨諭以開其為善而已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戰恐懼之也要囚謂俘繫之要字當作平聲要束而拘囚之也東征有

誥多士有誥并多方之誥是教告再三也東征興師天罰致敬并伐奄之舉是戰要囚再三也

王曰嗚呼猷節此下五節戒勉之辭二乃專告多士者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此皆是無職于周者下胥伯小大多正則受職于洛其長治遷民者人情久而服事勢久而定向者于遷洛時有監官之建爾多士受其約束奔走臣服五祀于茲情亦宜乎勢亦宜定矣

越惟有胥伯節胥也伯也及小大多正是三等人士尚書卷一 卷之五

要見奔走臣服亦久之意臬指職事言

自作不和節此勉以盡職之辭夫心不安静而欲言動當理身得其和順難矣爾惟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外也身不和順而欲家人效法家得其和順難矣爾惟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家也上和哉欲安靜其心以和其身也下和哉欲和順其身以和其家也夫身家不治如爾邑何爾邑不明如爾事何惟是身家既治爾邑自從莫不惟然有思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如此爾始為不負其職而克勤乃

事者矣此句正與前罔不克臬相應

爾尚不忌于凶德節首句乃承上起下之詞作未然看言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云理會身心順服家邑亦在我而已彼之凶德庶幾不至畏忌者下二句又轉勉之盡和敬于在位資化助于賢者穆穆是本其身心之和順而著為氣象如此主德不主容有潛移默奪意克閱謀介即穆穆乃位中事凡化殷臣每言介曰比介曰夾介曰介賚此曰謀介介紹接引而賓主之情通用殷賢不但求其助欲藉之以晰

尚書卷一 卷之五

李元

民情土俗之宜寓激勸作新之意使彼此之情相通若賴殷賢為介也惟有和敬之德者能閱故曰克閱爾乃自時洛邑節承上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而言果能如此庶幾自此洛邑長享胥伯多正之田祿此保業一休也豈惟此哉天亦惟畀與爾矜憐爾而降之福矣此得天一休也豈惟天哉我有周亦大介春爾介助如佑賢輔德齊予如錫之土田啓迪簡拔在王庭不特為胥伯多正于下都而已不寧惟是若庶幾勉爾之事則卿相之列亦不難致又不特在王庭

而已此得君又一休也

王曰嗚呼多士節○此節至末戒勉之辭三○上章既勸以休此又董以威無非欲其和身睦家正己用人也○天威未嘗加人而人自取之故曰探離遠爾土則不得宅爾宅畋爾田矣前言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大罰殛之為凡民言也此為殷士之多遜者言故曰離遜爾土罰蓋有間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節○多誥指告爾有方多士以下而言爾命陳氏作天命說有見

而書

卷之五

中

又曰時惟爾初節○殷民從紂之惡武王克殷是其一初不能而從三監之叛自奄降宥又其一初不能而有奄之再叛首惡之外仍降爾命是今又爾之初而可又失哉怙終不可復赦降命不可常得矣

立政

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治道備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節○為天之子為天下之王見其任大責重之意告字內含用人意勿露用威戒是

羣臣承公之意而進言者周公曰以下是公因群臣

之言而申其意也蓋告君用人群臣素已受命于公者故公言方啓而群臣即繼之群臣之言未竟而公即發明之如出一口也左右貫至虎賁此只歷叙官名不可實講但在左右二字生情為得休者三宅統率百官固天下之安危所係也綴衣虎賁統馭群僕固君德之修否所關也恤不但憂其知不明任不當即知明任當後此中自有一段憂恤先言休茲而後言知恤必知建官之美意然後深以為恤也鮮哉者

而書

卷之五

中

古今之君不過一再見而已此句全是嘆知恤者之少以惕成王之心○陳氏曰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衍義補曰綴衣虎賁蓋侍御僕從中之長也乃與常伯常任準人並稱為官職之美而嘆夫知恤之鮮何也先儒謂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由是觀之人君之左右非但輔弼侍從之臣不可不得其人雖扈從侍衛之人亦皆不可

不得其人也○周公與群臣之言相足而成文古無此體蓋史臣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如畫者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節○古人迪惟有夏迪字指知恤下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王皆承此迪字來顯字尚書翼曰籲號呼也求賢懼迫旁招不足以盡故曰籲尊不但事之已也敬而不棄賢知奮庸天工畢亮上帝若加而尊也迪知以下正見其能籲俊尊上帝也蓋君籲俊尊帝故臣籲俊尊君尊君即以尊帝也當王室大強時似乎賢知既已盡庸天工亦已無曠求尚書卷一 卷之五

賢事天若可少緩而夏王不然九德之行即臯陶所陳蓋虞夏相傳以為知人之法也迪知忱恂不平看惟迪知故忱恂也知而曰迪是身有是德故以德契德如此乃敢字重看有自信不苟之意言必知之明而後敢薦也兩后字是眼一起一應致敬以尊其名致告以叙其實上輕下重相應看后矣見有代天子民任事奉法之責宅字含任專意要喚起尊上帝意言以此九德之人理天事子天民守天法也三個乃字要看事乃之事也牧乃之牧也準乃之準也宅之

方成個后謂事天之道盡則人君之職舉故曰茲惟后矣謀而以下是周公反言之以足上意上補無求賢之君以倡之末補夏臣不然可見禹之知恤矣陳氏曰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畧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

桀德節

亦越成湯節○丕釐對夏之尊帝周之敬事而言者尚書卷一 卷之五

用力說耿命即叙秩命討讎悉明白而不容僭差者是也惇庸章用而不使之素即所以釐之也不釐之實在得人以居天職三宅三俊正是丕釐工夫用協丕式則耿命已釐矣乃用四句是知之明所謂則克宅之也嚴惟二句是任之專所謂克由繹之也兩克即字雖屬宅俊而其所以然則在湯言湯能使之如此也兼知之明用之當兩意三俊雖未用然品評素定故加曰字曰者論也是湯于辨論官材之日固已有所擬矣三宅言于夏當是時唐虞之際未遠也有

其人卽庸之蓋所謂惟帝時舉者湯之時非禹之時矣人才有待于儲焉故于湯始言三俊嚴惟以心言卽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是也不式以事言二意一串言思慮精專一味觀法賢者委心聽順而不自用也克用繫承上來重湯能使他如此其在商邑四句本上來言之接莫親于家人次莫近于國人見聞稔熟故情未易齊協字卽齊字家曰齊言能使家人如一人也商邑曰協言能使一國如一家也不式者觀法成湯之耿命而無一人之不化也見德

尚書

卷之五

二十四

如親見成湯之德也德亦指典禮命討言以其發乎通而見乎遠故曰見德○湯之心與宅俊合故商邑之心與湯合宅俊之德為湯所式故湯德又為四方所式用謂用此宅俊以協式之也

其在受德譬節○桀紂所任非人皆由躬有邪德故曰桀德紂德皆推本言之也式商受命者商嘗受天命以有萬民矣今則用商所受之命以奄甸天下之民也井牧任貢賦什伍任職役此處重商亡不重周興上

亦就文王武王節○克知是就經綸設施上而知其心之所存灼見是就謀猷議論處而見其心之所蘊知曰克知見曰灼見知見而曰心俱要理會以字貫至長伯謂以三宅三俊而任天民之責也惟克知其心灼見其心故任之如此亦是心相托也天民不宜平立民長伯正敬事上帝處三宅內總百官外總州牧侯伯以臨民故曰立民長伯傳引王制是解長伯二字之義非謂三宅出封為諸侯也天職修而上有所承見敬事意體統立而下有所寄見長伯意體統

尚書

卷之五

五

也

立政任人節○立政輕講二字一篇之綱故每提之此立政言人君所與立政有三樣官也任人準夫牧只空叙下去三事者任人治事準夫守法牧子民各有所事故曰作三事作字無工夫未要繳得人意虎賁綴衣節○詩御凡七樣官每官各有長非以虎賁綴衣為長也下節亦然

大都小伯節○都邑凡六樣官庶字通指三宅以下

說○簡端錄云庶常吉士一言而上下蒙之此作書之體也然王朝卿士固皆賢者侯國而下抑或有間與

司徒節○承上庶常吉士來三卿總侯國之事亞其副貳旅衆士也分侯國之事

夷微廬烝節○亦本上庶常吉士來夷國有微焉烝焉商之故都有三毫焉又有阪焉凡此險危之地不以封建諸侯而皆有尹以治之使參錯于五服之間蓋受命于天子而分蒞乎蕃夷者也曰諸侯四夷者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其

以其皆附于諸侯之疆域也○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遠近大小之臣哉三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大小臣工又各委之三宅而已二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其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節○上六節總言文武知人得人之事此下四節分文武而申言之首節文王知人之要也罔攸兼二節文王任人之要也武王無復他語但曰不敢替厥義德從容德此又武王知人任人之

要也○克厥宅心克字對知見深一步曰克知灼見猶然以我知彼曰克則不但知其心并其心而自我有之水火相投鏡鏡相映到此并不可言知見直謂之克而已惟字與乃字相應惟克知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俊有德也常事司牧重任也人君豈故欲不用賢以曠厥官哉惟此之權度未精而彼之底蘊未盡則真偽可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間不覺人官每至于相左也○俊有德猶言俊而有德也○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此篇于三宅有全言之

尚書卷一

卷之五

其

者有舉其二者有單舉之者參錯及之耳文王罔攸兼節○牧夫主庶言庶獄庶慎之事故曰有司之牧夫牧夫其司之者也庶言庶獄庶慎統是三宅所掌偶言及牧夫耳訓就教誨戒勅言惟字重看不侵其職而操其要正見信任之事也

庶獄庶慎節○此又自罔兼推極言之罔攸兼者委任之至不敢以身與其事也罔敢知者敬忌之至不敢以心與其事也常人之任人或能不以身與其事而不能不以心慮其事文王則不然所當知者不得

不知則特不兼之而已不當知者不惟不兼并罔敢與知焉○陸開仲先生曰此二節總是形容任專以罔兼未盡又曰罔敢知俱狀文王心裡不是實事非謂任人決不可兼且知也若此心信不過而嗒焉付之不幾事權旁落乎都照克心言

亦越武王節○功以外攘言謀以內治言義德容德作一樣人看自其將才足以撥亂反正曰義德自其相才足以容民蓄衆曰容德皆文王已用之三宅而克俊有德者也曰不敢替曰從正與文王罔兼罔知尚書機一 卷之五 七

之心無異而克知灼見自在其中正武王知恤處也並受以武王為主而帶文王言之

嗚呼孺子王矣節○前既言告嗣天子王矣此又申之深恐成三今猶不知身當職任之重故屢言之而深警焉非前委重視成比也○厥若者其心之所安也凡勉于一時者非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必始終如一表裡如一知人者必灼知其如此而後謂之克知不然猶未也此與前克知灼見同義但前只言三有宅心三有俊心此指出厥若又是一個意味不乃俾

亂亦從灼知厥若來惟不能知厥若所以推心委任不得既知之真何事之不可托故推心而大委任之也直到時勿有間之都是灼知厥若徹頭徹尾處相我受民二句即丕乃俾亂之事受民即所謂文武受民也庶獄係民命庶慎之有備無備而民之休戚係焉此二句以民為主故下節單言又我受民相民和獄慎此何等倚任其弛張疾徐之間安保無毫隙故防其間間不獨小人須會下節意細看○此以文武心法授成王也克知厥若即惟克厥宅心也勿有間尚書機一 卷之五 七

之即罔兼罔知不敢替厥義德也

自一話一言節○此緊承勿有間之而言欲勿有間之須是思慮常一于賢者無一話言之間可也一話一事之終始一言一句而已末對始言話言末惟即成湯嚴惟心法○人知間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間生于我間生于我而後人得而入之人主之于賢者雖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稍有傾注皆間之所由生也○宅俊有厥若君心亦有厥若成德宅俊之若也未惟君心之若也宅俊之若人主灼知之君心之若

宅俊亦灼知之如此方是勿有間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節○誤者事由中制而當職者不盡心則誤人君子事于民不親而臆決于閭闕之中則誤○孫姚岑先生曰任人之不專其弊有二一曰間之以人一曰誤之以已間之者小人欲與君子爭權而權分于下誤之者人君欲與臣下分權而權制于上君誤之小人且乘而間之矣是間之之端又起于誤故周公于勿誤之戒不一而足

自古商人節○克宅謂大材居大職小材居小職一

尚書卷一

卷之五

一安頓得停當也克由繹之繹引其端緒也蓋不間之以人不誤之以已則能使賢者自效有以引其端緒而盡其用也茲乃俾乂言惟其如此所以能天下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節○國指三代儉人順于人主之心而不順于德使操國柄則國之元氣消人之心術壞世道之降從此始是何能光顯以在厥世故罔有立政用之者也○不順與厥若相反矯飾以為德而非其心之所順也○儉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

惡斥絕者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節○此于三庶獨言庶獄于三宅獨言牧夫蓋刑者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司之牧夫固足以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尤以親民之任為重也

其克詰爾戎兵節○上文言庶獄此言詰戎兵兵刑之大也庶獄雖不可以已誤之而或戎兵之事盡付之不知恐不免啓陵遲之漸成王雖守成尚文然武亦不可弛故特言之詰者整飭之意陟者言禹迹所

尚書卷一

卷之五

至今威德亦到也威德從修武備上來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正是陟禹迹禹聲教訖于四海後之有天下者蓋以其迹之所至為標準也行乃威德之流行服者遵吾之政教也文王之耿光光四方顯西土也威德如是則艷取光武王之大烈永清四海也威德如是則揚大烈艷光則不愧于文孫揚烈則不愧于文子言繼述之責由此而盡也不着工夫說○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戰陳講于蒐獮威畧寓于巡守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廢弛

耳故成康之初元老大臣皆有克詰戎兵張皇六師之語至于陟禹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殫理中國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有不可言者此聖人無窮之慮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節○呂氏曰常人之于國也蓋食之菽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者也然每多重遲本訥不能與新進小慧者事長于頹舌之間故世主惑于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嘆而重致意于卒章與○上文言尚書揆一卷之五

全

刑也以列以國家之條列也指成法而言列有輕有重原情定罪用其所當輕當重者是乃所謂中也○陳氏曰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中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命太史書蕪公敬獄事以示法焉蕪公所以為司寇在乎敬後人法蕪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矣固為後之司獄者慮凡為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蕪公則用否則斥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歟

尚書揆一卷之五

全

尚書揆一卷之五終

尚書揆一卷之六

錫山鄒期楨公寧著

孫勇陞編

門人顧宸修遠重訂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節○首句輕只言君臨天下之意巡狩征討平看皆所以安民也承德即承此安民之德意歸字對巡征言董正有二意正其體統訓其職業也王畿四方之本修內治正所以爲外治之倡也此意要識

尚書揆一 卷之六

一

王曰若昔大猷節 此成王將訓迪百官而先舉明王之建官致治者以發其意也大猷暗指唐虞夏商要看猷字否泰循環天之運也明王之世不憑運而憑道故曰大猷未亂就政治上說未危就國祚上說看兩個未字凜凜有危幾焉此明王防未然之遠慮也制治保邦暗指建官言制有維持不壞之意保有擁護不傾之意

曰唐虞稽古節 內有二句是就惟百中舉其統領者以該其餘也此二句重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意蓋



內治非一有百揆四岳以總之外治非一有州牧侯伯以總之百揆居朝廷度庶政爲九官之所稟承而方岳之事四岳主焉則內未始不通于外也州牧侯伯或長一州或長一方爲諸侯之所承聽而州牧又總于四岳則外而未始不通于內也惟和者總治分治之事皆得其理也有乖宜則不和矣萬國咸寧本庶政和來官倍亦要得內外相承體統不紊之意蓋官不相沿而此意不可易也惟百惟倍官何簡也而唐虞夏商以之治何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

尚書揆一 卷之六

二

其得人而已是推所以致治之故也 百與倍此特其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故不惟其官惟其人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節 今字對若昔二字得人者立政之本而君身又求賢之本故此言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本其平日自勉之心也此訓迪以前事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言今日所以董正之意也時若指唐虞夏商建官得人而言訓迪之意無他欲使今日之官皆如之也 自史臣言之曰董正

自成王言之曰訓迪一也分爲二節正其體統一也訓其職業一也如三孤貳公六卿分職六職中冓宰又統百官六卿又各率其屬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倡此所謂體統也公論道孤弘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屬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之意指宣布于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有官君子而下皆職守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節 三公坐而論道工夫全在論道道者陰陽之理而邦之所由適于治者如邦治邦

尚書卷一

卷之六

三

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土其理之當然而不容己者是也論者闡明其理也然論道乃所以經邦而燮理陰陽經邦燮理皆實事則論道非空言也經者政治之謂燮理者和調氣機參贊化育使五行順布四序節宣而無愆伏之患也此亦別無他道只是區處人事使得其宜則天地之氣自順矣 經邦燮理陰陽莫不有道此道必須講明惟三公以道爲天子師爲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則使之論說于天子之前闡明其理以啓沃君心薰陶君德而經理邦國之民物使天

地四時各得其職者在是矣 燮和也理字始見于此事之有理猶物之有脉循之則治逆之則亂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字从王凡事必循其理故治事治民皆曰理治玉曰理治獄曰理導陰陽曰理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 師保傳所以必三者正君養德之道不可以不備也官不必備者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任不可以虛居也 六卿分任庶政一官不備則一政廢三公論道則得一知道者足矣

少師少傅少保節

卷之六

四

陰陽氣也陰陽之理道也陰陽之理推行發動而爲天地之用者化也化不弘則天地覆載生成之功不著故天地不明三孤佐貳三公以張大推行有漸之化使天高地下各得夫生成之分以弼予一人也 弘化非有加于論道之外只是于三公所論之理就發用處闡揚贊襄之故謂之張大耳宣亮卽在弘化上見蓋天地間有一物失所則天地生物之功有缺便是天地之體有闕塞不通處弘化則其化無一處不達便是其體無一處壅闕故曰敬而明之也 道與化陰陽與天地相對爲文而

非有異義化卽道也一陰一陽之妙卽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也聖人有以參贊之設官以論其道弘其化則陰陽和天地位其實論道者非不弘化弘化者非不論道而災理陰陽與富亮天地非有二也三公言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孤言弼予一人互見之耳

陳氏曰公者無私之義孤者無朋之義

冢宰掌邦治節 凡治事之長謂之宰故冢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山頂曰冢統非人人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均

尚書

卷之六

上

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 陳氏曰冢宰雖與五卿並列而各爲一卿實總統乎五卿所掌雖邦治必教禮兵刑工之並舉其職而後可以治與

司徒掌邦教節 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徒人衆也治衆莫大乎教 王介甫曰善教者決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未決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州澤之擾鱗介也自

然而然豈有制哉強之爲言其猶圓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

宗伯掌邦禮節 六官司徒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

一官不兼羣職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

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

人所主故也 治神人二句平俱主祭祀上宗伯兼

掌五禮而獨言祭者舉其重者言之也治神人如郊

社以祀天地禘祫以祀祖考各舉其事而不廢是也

和上下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級牲醴祝帛之有次第

尚書

卷之六

六

各循其分而不乖是也

司馬掌邦政節 司馬主兵政兵以車馬爲重而尤

急于馬故政官曰司馬莫非政也而獨兵事謂之政

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政之大者也 丘

文莊公曰天官曰均地官曰擾春官曰和秋官曰刑

而于夏官則曰平焉治主于平其有不平者必有以

參錯乖戾侵犯之也有以參錯乖戾侵犯之則不平

矣故凡均之擾之和之刑之皆所以平之也其間有

均之擾之和之刑之而猶有不平焉者然後屬之于

司馬焉

司寇掌邦禁節 人之惡不止冠而名官曰司寇亦舉重而言也刑官也而不曰掌邦刑者聖人立法禁于未然至于刑則加之人矣止惡于未然聖人之本心刑非得已也然小懲而大戒亦所以爲禁也故曰掌邦禁姦慝暴亂罪狀有隱顯而無大小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

司空掌邦土節 司空主國空上以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空土者凡上之曠田之未授者也四民謂士

書據一

卷之六

七

農工商之受祿受田受肆受廛者皆分畫而與之時地利謂田有稼穡之利場園園田漆林有樹藝之利以時而興之使無空土無簡民也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其調精微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萬事之綱也爲天下者始于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又有千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于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

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

六卿分職節 既訓六卿之職則其屬在其中故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九牧內外相承卽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之意也阜成兆民九牧之職也阜厚而化成一串意此節只是開閉叙其體統如此非勉詞

六年五服一朝節 六卿率屬以倡外則外固有所承矣然未知所以應乎內者何如不可無考覈勸懲

書據一

卷之六

八

之法以馭之也六年至時巡是定朝巡之期考制度以下是詳時巡之事時巡下不必補朝覲送職之事蓋此節只重時巡以維封建耳制度黜陟俱以六典貫如政治教化皆是蓋六卿所以倡之者卽諸侯所當導之制度也大明黜陟者能如六卿之所倡則陟之不能如六卿之所倡則黜之也 林氏曰舜五載一巡守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征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時兵衛日多征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節 官指公孤卿士說州牧不與焉攸司尊卑小大各有所主之職也攸司不可不欽慎乃出令又于攸司中提出不可不慎之大者 令出而反民輕上而不信令矣此成何景象故欲其行不欲其反反不必悖入只心不悅服便是公者公道私不但己之私人各有意欲行其私從欲固是私于譽亦是私私之事多矣私之門多矣須是以公道滅其私公私相負勝公滅私如水滅火者然人心只是一箇公公則動合人心豈不信而懷之

尚書攷一

卷之六

九

學古入官節 此章以學爲重據已在官者而言學古入官者學古于入官之時也議事以制謂議處政事之際以古法而裁度斟酌之求夫至當之歸也至周家之典常原是法唐虞監夏商講畫至精至備宜于今不戾于古乃居官者之師則但當謹師之而已官卽指典常言典常之外無居官之道故不曰亂厥典而曰亂厥官 大都開基聖主其所陳之典常當官的只消一一遵守便不愆不忘毫不可變動其亂之者畢竟有一段文奸節非喋喋利口之辨此最害

事故曰無以利口亂厥官 學古學也師典常亦學也人心有疑不妨學可以破之蓄疑是昧于理而不學总是情氣又兼之以忽畧是安于縱而不學謀以心之規畫言政以事之設施言不學申蓄疑怠忽惟煩申敗謀荒政蒞事惟煩者凡天下事雖煩而理本簡學則理徹故事來迎刃而解不學則理蔽事到面前是非可否從違進止茫無定見煩擾不可勝道矣此極言不學之弊

戒爾卿士節 功崇者政治已明教化已洽要其終

尚書攷一

卷之六

十

也業廣者政治日新教化日盛本其始也志程子所云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當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語所遷改立志如此斯有卓越之功未有志先卑近而能成就高遠者勤如歐陽永叔所云以不倦之意待遲久之功是必日有所積月有所累服勤如此斯有次第之業不勤而欲業廣是却行而求前也天下事非所望于無志而不勤者其有志而知勤矣而後艱不免往往坐當幾而不能果斷之病幾謂事機之會也這

伺事機之會最不可失千古之功係于一刻百年之業集于片時邁此機會須果斷而前便可廣業便可崇功其志不虛其勤有益人所竭蹶而不勝其艱者此獨反掌而成故曰乃罔後艱後艱非後患乃艱難而不易也後字正對當幾而言謂錯過此事機之會後且不勝艱矣 本文戒以志勤矣又戒以果斷然甚警策傳拈出當幾二字更吃緊只看古來做大事的人那一個不以當機果斷而成知果斷又志勤之要也

尚書撰一 卷之六

十三

位不期驕節 此申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也處富貴與保富貴不同保富貴者富貴之徒處富貴而以恭儉之德此純是道德不但超出于富貴之徒并超出于功名之士矣天下有貪位慕祿祿位未得而先萌驕侈之心者此期而驕侈者也亦有初先本無驕侈而位高則驕自生祿厚則侈自生此不期驕而驕不期侈而侈者也此是怙情通弊故須以恭儉持之然有以聲名笑貌爲恭儉者則又巧宦之術僞之甚者也故曰惟德無載爾僞作德二句又推所以當誠

而不當僞之意也作德則恭儉乃自然流出故心逸而日著其休益無矯飾之勞則亦無敗露之病休之所以日呈也作僞則恭儉乃勉強做出故心勞而日見其拙蓋無安恬之逸則亦無時出之機拙之所以日形也此寫作德作僞的景象最真

居寵思危節 此又申上節而言以見不可不恭儉也思危不是要保是寵位愈高則責愈重有負乘之危祿愈厚則報愈艱有覆餗之危故當思其危罔不惟畏畏字從危字生來危者寵之險境畏者居寵之

尚書撰一 卷之六

十三

小心點一個畏字又是恭儉惟德的根
推賢讓能節 上三句言大臣立心之公私而庶官之和和不和因之下四句又推言不但闕于庶官之和不和卽已職之稱否亦係之矣推讓依王氏以義立說不和上須入不能推讓意天下極難和是庶官聚五方萍合之人居于寵利之地懽悅易起箭靶易生只在大臣推讓之公心轉移之故勉以推讓若庶官不和政且因之雜亂而不理矣而可令不和哉傳中轉折稍支 虞廷九官濟濟相讓成王仰惟唐虞建

官之意而時若之故以推賢讓能望其臣 此篇前段建官是萬世官制之權輿後段申戒處說得事理人情親切有味是萬世人臣之藥石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節 三事即六卿大夫即六卿之屬蓋六卿所司即牧民治事守法之任也以字本敬官亂政來佑乃辟一句串看而重在民又須極力發永字無數者常得萬邦愛戴之心正由于永也前言阜成兆民指當時此言永康兆民期于永久也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和亦

尚書接一

卷之六

三

若是萬邦何有厭數乎

君陳

王若曰君陳節 令德即孝恭令者形容其孝恭之粹美也惟孝友句作過文看友即恭也克施有政以理斷之即其已然而知其將然也陳氏曰商民難化由于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也敬哉包一篇在內下文言懋昭言式時言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而歸于敬典在德總只一個敬字 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節 師保二字最有包含師教之保安之父兄之于子弟子之于嚴師也見周公于民無所不盡周公謹茲而曰師保其明德可想見已懷不徒是思慕乃淪浹其德心心念念繫而不可解之意往慎乃司言所居即周公師保之位所治即周公師保之民不可不慎其所司而所爲慎司者惟率循周公之常法懋昭其訓而已訓所以師保萬民即常法也懋昭正率厥常而慎乃司之實也惟發明其垂訓之意而推行于政治之間則上之師保如公民

尚書接一

卷之六

三

之懷德亦如公而惟民其又矣 訓所以訓為師保者篇中三言訓總只一樣自明德精微故不徒曰訓而曰猷訓自其訓可以張而大之故又變文曰丕訓懋昭因周公既往而欲君陳勉明之也式時因治體所當用而言弘與丕訓對取義不同其旨一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節 承上文來述周公之訓而勉以式時即所謂懋昭也至治馨香者太平之世無一人不得其所宇宙間純是一團和氣其協氣休聞之所發起謂之馨香馨香非有象凡物之精華皆是也

感于神明如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也此在平時自有感格處不徒指祭祀時說黍稷二句根馨香二字發明言神之感格人皆以爲黍稷之馨而不知此特羞神之具耳非所謂馨香也惟明德本諸心達諸政治以爲至治之基則精華上達而無不格乃所謂馨香也惟馨惟字重言馨香惟此耳董氏曰益贊禹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况苗民與商民乎周公之意卽益之意也式訓而曰惟尚書撰一 卷之六 主

日孜孜無敢逸豫君陳孝恭已具令德更欲其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也要會註所治者殷之頑民所行者周公之法度二意陳氏曰周公之訓惟在于明德法公之訓惟在于篤敬能明其德則治無不全能篤爲敬則德無不明明德者致治之本篤敬者明德之功也 感不徒感而根于至治治不自治而根于明德是爲猷訓理之極精微者也日孜孜無逸豫亦是精微之功

凡人未見聖節 此承式訓而言首四句欲君陳以

常情爲戒也末二句又言感應之機所係見不可不戒常 以由訓也

圖厥政節 此欲其謹由訓之政亦由訓中事也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于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故曰有廢有興廢興非更革周公之政益人情事理自有當忝酌而不可泥者出入只是反覆之意盡人之謀不以已意先之也以已意先之則人將羣和以承偏指矣庶言同則繹不同不必繹也繹之而無當于理則雖同不難中止矣

尚書撰一

卷之六

主

爾有嘉謀嘉猷節 化民之事其責雖付于臣而其原實在于君使君之德有未良顯則德有未明治有未至而無以爲化殷之本矣周公之訓明保沖子以化訓殷民故由周公之訓必以謀猷而成君德也謀猷所包固廣然亦不外圖政中得來問業云此四句不必以告善揚善兩平玩則字乃字宜串說重告善邊大意若曰爾有嘉謀嘉猷可以贊予之不德而有裨外治者勿自默默也則入告爾后使得施于政治之間爾乃順布于外而稱揚主德率斯民以保受焉

此不是揚君善之謂乃是指稱一人之德昭示更郊之民尊天子以率羣衆令其不敢違之詞也臣人推開說良顯雖分承上四句亦宜串合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節 此卽申上由訓而言弘字不出懋昭式時之外益從謹始中做出和中乃廣其師保萬民之意而不泥于典章法度之末者是懋昭式時之極致也無依勢以下正所以弘訓者居人上者勢我之所有法我之所執知有勢則將驅民以必從是爲作威知有法則將繩民以不逮是爲

尚書卷一 卷之六

七

以制不可不戒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二句串看和中乃君陳之治體也大意謂東郊之民周公固謹茲于始而今當和之於中矣爾必廣周公之意含弘廣大馭之以寬而但不失防閑品節者存若操若縱不疾不徐從容以和之可也 若一于寬而無其制便和得不當不是從容以和了從容者全是義理自然之節而非已意爲之甘苦疾徐如天地之和如四時之順也寬而有制卽是從容以和 周公一代之治體以茲爲主而和以調之洛誥所謂裕我民是也故不

言威削而言師保民亦不聞畏之而曰懷之此周公之明德也君陳一代之治體以和爲主而茲以運之所謂有制從容是也故勢無依法無倚而弗化弗若必兢兢焉民亦遂罔不變而升于大猷此君陳之明德也明德是粹然至善之體茲在和之內和在茲之內稍偏則不善矣

殷民在辟三節 此三節以用法言蓋和之行于刑罰中者也殷民在辟者未嘗不權之以法從容之意寓矣 兩勿字與惟字相應言勿遽如此而惟當審

尚書卷一 卷之六

八

其法之何如也不是辟與宥定要與君相反要看得活 弗若汝政從保一邊說弗化汝訓從師一邊說在弗若于政弗化于訓中扭于茲究一敗常一亂俗一三者雖細不宥所關大也

爾無忿疾于頑三節 此三節以施教言無忿疾無求備正是和處然但曰無忿疾而非縱其未化但曰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所謂從容以和也 頑指不若于政不化于訓者其怙終不悛不可教導者固辟以加之其猶可教導者勿以其頑蒙未喻遽忿疾之

也。含下有忍有容之意。至一夫有善當卽獎進之而不求其備求備則非吾與人爲善之道也。含下簡厭修一節意。忍者能強忍而制其忿疾之心也。忍則不至于激變生亂。故有濟容者能含容而忘其忿疾之心也。容則此心之德含弘廣大。有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德乃不可窺其際矣。薛文清公曰。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林氏曰。忍者勉強而行人與己猶二容。則自然而然人與己且合爲一矣。董太史曰。僅能有忍。未可謂無忿疾。必有容則忿疾之消。

尚書樓一

卷之六

十九

銘已盡斯真無忿疾者也。簡只是區別意。不可用褒旌字。進者與其進也。以簡修爲主。而或不修者亦簡之則勤惰分明。故人勸功以進良爲主。其或不良者。率之而令知所恥。故人勵行兩或字不可忽。此節須重不修不良邊方見無求備意。

惟民生厚節。上文俱是扣中之政。欲其盡化民之道。此節歸重在君陳身上。欲其端化民之本也。惟民二句言民有可化之機。達上二句是言化民當有身教之實。敬典句正是謹其所好時。乃二句正是從其

好而反薄歸厚也。厚字命字好字俱在典常上說。敬典在德四字一連說。敬典卽敬敷五教之意。在德謂本之躬行心得而非空言也。要發他惇厚而謹所好意。君陳之德本是孝恭成王本其素履而勉之。欲其無失此德爲從容以和之本也。變卽反薄歸厚意。升對降字說。周公之世世道方降至此。則升惟予一人二句又承上二句來。君以化民爲福。臣以化民爲休。也有辭又承福休說。福休所在名譽所在也。又是期于無窮以終尹茲東郊之意。一說其爾之休根惟予。

尚書樓一

卷之六

二十

一人句來終有辭單承其爾之休亦是。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亦自謂永膺多福。蓋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借之大道乃人君之福也。天保報上受福之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其卽成康之意與。此篇治體在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而提出明德二字。策爲精微。故篇首叙君陳卽說令德中間說我后之德說有容德乃大末又歸本于敬典在德此致治之根本也有此明德真所謂馨香可洞達無間者。故允升于大猷。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三節 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敬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歿固炯如也王曰嗚呼疾大漸二節 德教爲化服民心之本民心爲受天命之本與麗陳教一串說定其所依即安養之事與麗而教則民之從善也輕故皆服習而安其教與麗陳教 則肆 肆不違 肆不違三字承上起下之辭達殷者達教化于殷邦也此節要看重

尙書卷一 卷之六

主

字則字用克字見集大命之艱難也

在後之侗二節 嗣守文武大訓正是敬迓天威處弘濟中含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意

柔遠能邇二節 此弘濟于艱難之道也邇邇以民言小大庶邦以諸侯言安勸不必分大小總言小大庶邦咸有以安而勸之也 威儀舉一身之則言思字有意味身親歷驗而熟思之也自治云者人自受中于天地以來有動作威儀之則此固修身者所當自致其力而無假于外者也然主之者心也心或冒

貢于非幾威儀不可得而治矣而輔之在臣君心之非未格臣亦與有責焉故曰無以釗貢貢于非幾冒蒙昧不辨是非也無以內有詔王儆諫王愿意

茲既受命還二節 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將正其統故迎于門外以殊顯之桓毛二近臣太保奉成王遺命命二近臣于齊侯呂伋之所索于戈二具虎士百人逆太子于南門之外

丁卯命作冊度 冊是冊書書成王之顧命度是受命法度卽將受命時升階卽位受命後受同祭饗答

尙書卷一 卷之六

主

拜等儀也

越七日癸酉節 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爲傳命設也 自成王崩後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于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冊度曰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杜多門也

狄設黼展綴衣七節 此七節皆爲傳顧命而陳其儀物以象成王生存也黼展綴衣四座皆有之四座陳寶執兵出輅各有所司皆伯相所命 牖間兩序

西夾四座皆設以成王靈爽所憑依有如其上如在其左右意篋底豐芻四席也黼黻畫玄紵四純也華玉雕漆四几也席所以坐純所以緣几所以憑也重者天子之席三重也仍凶事仍几也先言西序又特言西夾成王殯在西序也 器物是成王所觀閱者越玉五重陳寶作冒下詳其實弘璧琬琰大玉夷王天球此玉之五重也其餘皆所寶之器物西序參以大訓寶聖言也東序參以河圖寶神物也舞衣用之文舞大貝用之服飾蠶鼓用之音樂供文事者也尚書卷一 卷之六 十三

戈弓竹矢供武事者也 五輅乃成王所乘者面南向也前北向也大輅與先輅對同在西階綴輅與次輅對同在東階以貴賤為先後曰左塾右塾者自外向內言則西為左東為右耳 呂氏曰此非特盛儀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極座靚深寶鎮燁華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問業云此七節不獨象成王生存亦是悚動新王意最有見 二人雀弁執惠節 此陳儀衛以迎新王為將傳顧

命而設也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服雀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故使大夫為之 所陳座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

王麻冕黼裳節 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自此始稱王由西階升以受命也蟻裳用呂氏有事班列不得純尚書卷一 卷之六 十四

用凶服無事與爵不得純用吉服意

太保太史太宗節 形纁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上以無事于與祝不欲純用吉服故不形而纁此以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祭服即吉服也介圭同瑁先王所執今將授之于王若先王予之故由昨階升太史執書將進之王故與王接武同升御者奉之以進也太保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事故奉同瑁太史職載筆作冊度故

秉書

曰皇后憑玉几二節 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述其意重在嗣訓康王答之重在敬迓天威 臨君周邦三句都要致鄭重意言汝所臨君者周邦也所率循者大下也所變和者天下也皆不是小可的正顧命中所謂艱難也湯練川曰三句須如貫珠謂君大位于以由大法因之以致大和也俱不平而由法句尤重

乃受同瑁四節 首節乃康王祭告成王言已受顧命也既受冊書乃受上宗之同瑁瑁尚未用同即以尚書接一 卷之六 孟

祭宿肅也從立處進爵神所而致肅敬之意也尚未置爵于神座祭者酌酒于神座前所以代神祭先代始爲酒之人也陀則置爵于神座矣每一進爵一祭酒一奠爵每次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 次節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傳顧命也王既陀而反爵于手故授之太保而太保受之置之神座也祭祀以潔爲誠故下堂盥洗用他同別君臣之分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將欲拜故授宗人同王答拜以子道自處也三節受同是太保既拜之後將代王飲福宗人酌酒

于前所授之同太保從宗人受之而進以祭祭是將飲福而酌酒于地也賸以至齒是飲而實不飲也宅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而將拜故授宗人同上文報祭而拜告傳命也此飲福而拜敬神賜也 上云受同瑁同用以祭矣今諸侯侯者侯其用此瑁以辨信否而爲諸侯主也 太保命設故收亦書太保以見權一于太保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節 出在應門之內是出廟門立尚書接一 卷之六 孟

應門之內執瑁以朝諸侯也廟門卽路門左右二字富自爲句言趨而左右也秉黃陳于庭者圭幣執于手者圭卽命圭幣是錫以將牧者壤奧奠贊也指乘黃及幣嗣德卽嗣位意史臣就答拜上形容二字出來一以見繼統之新君一以見慶居之宗圭宜答拜而答拜也

太伯暨芮伯節 皇天二句一氣說惟周惟字重看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不屬之他人而獨我周能受之者以其克恤西土之衆也克恤卽靈承于旅克堪

用德含刑賞忠厚意與下文應美若有訛據美若解之言自美里而歸益修德以恤西土此其誕受之本也

也以美爲言正述祖宗艱難懷懼康王之辭

惟新涉王節 賞罰是天命天討君道之大端所在包小大而言畢協是出乎天理而無不當功當罪之謂厥功指克恤西土以受天命之功哉定者賞罰當而民心定文武之功不致動搖也休與功一意在文武創業曰功在成王繼美曰休用數遺後人休者以此盈成熙洽之美而施及康王也張皇六師亦本畢

詳書接一

卷之六

三

協賞罰之意而言成王巡侯甸四征弗庭六服羣辟罔不承德非詰爾戎兵則亦無以方行天下陟禹之迹康王卽位而羣臣首進戒此良有以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二節 報誥者諸侯進戒而

此以詰報之也下二節皆報誥之辭昔君文武節與文武得天下之由以寓求助意至平富富謂輕繇薄賦使家給人足平者平施而無偏也漢文帝與民休息勸農蠲租亦可謂富民矣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謂之不平富未可也不平富三字最見

王者氣象不務咎者不以咎人之咎爲務言慎罰也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是爲務也底至者以仁心推之事則無所不至此外之克實齊信者以仁政本之心則極其誠此內之克實人有事到而心不到者有其心而事不到者則亦云者文武之聖若無待于臣之助而當時則亦有如是之臣見今日有藉于臣也能黨不二心只作一人看保乂只在輔君廣德慎罰上看用端命三句言文武既盛德而又得賢如此故用是受正命于天皇天亦順其道而付以天下之

詳書接一

卷之六

三

大也此節全重則亦有熊羆之士二句用端命用訓二用字都根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來端命者天命大公至正可受而不可圖故曰端與昭受上帝意同

乃命建侯樹屏節 此又推文武建諸侯之意而致其求助也雖指諸侯亦是以外見內意諸侯祖父皆臣服于先王其事可法今爾尚相與顧顧之顧謂懷其舊績而不忘綏謂安其舊服而不替先公臣服先王之道卽武勇忠實以保乂王家者也下四句卽顧

綏之實恤者承付畀四方之業而恐不能如文武也
用奉恤厥若用字承乃心來用此心而奉順之也鞠
子蓋卽應壞高祖寡命而言

羣公既皆聽命節 釋寃喪服正人子居喪之禮以
吉服見諸侯者當危疑之際明正始之義不可以常
禮言也 陳止齋曰釋寃反喪服東坡嘗疑之其嘗
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
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
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天子而流言之變起
尚書撰一 卷之六 无

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故于康
公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
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
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慮遠矣自漢以
下授受成于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之手奉
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坐鎮安危之機送往
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畢命

惟十有二年節 保釐卽下文不剛不柔是也 陳

氏曰釐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
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爲釐蓋有欲並生
哉之意

王若曰嗚呼父師節 敷大德就政事上見受命要
歸在得殷民上不徒曰文而又曰武不徒敷德而曰
敷大德見積累締造艱難意

惟周公左右節 先王包文武成王說綏定泛說茲
殷四句一連下三紀內包君陳和中在內殷民式化
而曰四方無虞者蓋一肢有疾而渾身爲之不安當
尚書撰一 卷之六 无

時四方繫朝廷之慮者惟有殷民殷民化則四方無
可虞也予一人以寧者人君居四方之中四方一處
有事將不勝勸勸民既不寧君安得寧乎二句一直
說重化之難意

道有升降節 此泛論今日之政體以寓托重畢公
之意道以人心風俗言政以法制教化言世道有升
有降者時運之推遷而政之由俗而變革則所以移
風易俗而爲世道之主者也周公當降之時茲殷頑
民而降者得升之機君陳當升之時懋昭周公之訓

而升者得至之漸今日由俗之政當何如哉蓋世變風移善者多矣然而或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時也有以臧厥臧則民有所勸升者允升于大猷矣若善者不旌則民無所勸慕周公君陳之政何以成之哉單言臧厥臧不及不臧一邊同歸于臧厚之至也

保釐二字是一篇本指臧厥臧三字又保釐本指惟公懋德節 惟公懋德二句是言其德之盛弼亮四世四句見其業之盛弼亮句以事上言正色二句以率下言嘉績句只承弼亮三句末句又承嘉績句

尚書卷一 卷之六

三

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于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于是者惟勤于德者貫樞耄而不息故勤于德者一小大而無間也師言在正色中生來謂其正色以率下而百僚刑之莫不祇服其可師之訓也多于先王言不特今日爲然在昔固已多矣

王曰嗚呼父師節 祇命者就祖廟中行冊書之禮是也

旌別淑慝節 此示以今日由俗革之政所謂保釐

者也陳氏曰旌別者釐也義之盡也樹之風聲俾克畏慕欲其同歸于善者以保爲釐也仁之至也此節總只是臧厥臧處彰善癉惡善者彰則惡者自愧是乃所以病之也殊井疆非絕之蓋使之畏踈斥之醜而慕爲善之美耳郊圻以地言封守以人言重申字慎字看歲久則易湮故貴于時緝時平則易玩故貴于屢省此兼上二事言時說分屬亦可此三句雖因旌別之政而慮及之亦是治體所當然蓋旌別淑慝

尚書卷一 卷之六

三

固勸懲人心之大機而尊嚴王畿亦防範人心之大計也要講得大槩時說謂旌別太嚴恐或激而生變意雖緊切却于治體說得太小 畢公分正東郊耳而以郊圻封守屬之何也蓋洛邑與宗周通鎬爲洛之根本洛爲鎬之陪輔形勢合而不可分也知此乃知康王命畢公申畫慎固之意

政責有恒節 政旌別之政也辭旌別之令也但辭通乎上下似不必專指號令其倡之則自上耳政事純一純則不雜一則有終辭令簡實簡則不煩實則

不浮政有恒則足以示民之法守故爲可貴辭體要則足以起民之承聽故爲可尚 傳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趣謂辭之指趣也趣不完具則未能達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則爲枝辭衍說皆不可謂之體衆體所會之謂要人身上有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事理之有要亦猶是也 作聰明而好異則厭常喜新必不能爲有恒之政趨浮末而好異則必不能體要靡靡應有恒利口應辭之體要靡靡相隨順之意相隨順則不能持久 公其念尚書卷一 卷之六 三

哉欲公有以革商之遺風也孫姚岑先生曰餘風餘字甚有味商俗之敝久矣而僅存其餘則其積習已變二公之治亦久矣而尚存其餘則其向化未純此其所以當念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節 鮮克由禮是惡之源以蕩陵德三句是惡之流陵德與悖天道一直說德吾心所固有即上天降衷之理也敝化奢麗謂敝壞風俗而以奢侈美麗相尚也

玆殷庶士節 席寵句對世祿怙侈滅義對鮮克由

禮服美三句對以蕩陵德三句人心莫難收于既放之時尤莫難閑于初收之後苟其根尚在將觸事而發收放心傳雖單承周公亦脫不得君陳曰殷士者在殷爲士在周爲民一也

資富能訓節 資富對席寵說能訓對閑之惟艱記永年對惡終說此二句推當訓之由然訓之何以哉殷士陵德滅義惟其未知德義耳然其本心之德義固在也訓之惟以德義二惟字重看正見得因人心之固有而非外立教條之意大訓只在人心固有上尚書卷一 卷之六 三

見即古者周公君陳其訓民無踰此者使不以德義訓民是不由古訓矣將以何者爲訓而能使殷士之閑其心乎大訓古訓非有二當融看 閑與訓當有別閑則以法制檢束其心而取必于旦夕之化故艱訓則以道化遜入其心而徐俟其自得之機故易未有不訓而能閑者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節 不由于邦而由于民不由于四方而由于殷士殷士所係重矣不剛不柔以陸別言或以周公爲剛君陳爲柔不是君陳周公

各有剛柔但不無輕重耳厥德允修者有善可旌而無惡可別民德信乎其修也 本文不曰剛柔而曰不剛不柔蓋曰剛便與柔對而保釐之政不以剛曰柔便與剛對而保釐之政不以柔不剛不柔所為融通調劑乎其間者甚妙 旌別淑慝保釐之治法不剛不柔保釐之治體

惟周公克慎厥始節 首三句講雖三段言有賓主須垂重畢公上二克字是已然事下一克字期望于畢公也殷民之始厥心未戾與之正始不容少愆故

成書撥一

卷之六

五

周公以慎其中也式化厥訓導其善心以和為貴故君陳以和今其終也世變風移不容襲于和也保釐之政所當行故以成終為公之所必克而敬以望于公焉成字要批別蔡傳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謂之成此意要緊要見預期之意成字不是工夫字而工夫全在上文三后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實周公之所未為者君陳為之君陳之所未為者畢公為之心則相濟道則相成其所處均至于當然之則而不可易矣故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二句一事意昔有升降今則道無不治昔由俗革今則政無不治道洽則政治只是一事○欲民之化而思以慎和成者心也當慎當和當成因時為治道也慎之和之成之見諸行事政也道化積累漸涵浸漬而無間故曰道洽政事修明綱舉目張而無遺故曰政治杜靜臺曰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民之具然政本于道道本于心相因者也澤潤生民者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至是而三后之功可謂成矣四夷左

成書撥一

卷之六

五

社而下極言其成終之效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公皆以東伯鎮東都故以四夷左社罔不成類為效君以化民為福曰永膺者遠期之也豈但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而已哉○慎始和中成終說者皆謂周公以嚴不以寬君陳以寬不以嚴畢公寬嚴相濟似不得三公化殷本心看來寬嚴二字偏廢不得政雖嚴而心必主于寬周公以殷民不服故用恫而曰誕保曰師保何嘗不以寬君陳當將升之際故用和而曰有制曰從容是亦以恫之心運其和者也畢公則

曰保釐而意主于臧厥臧陳氏謂以保為釐者得之
蓋寬嚴調劑之間雖由俗革而保之一念乃聖人化
民之本心也要看得好

公其惟時成周節○此期以無窮之美與上節平層
看成王命君陳曰永膺多福即曰惟爾之休終有辭
于永世康王之命畢公曰膺受多福亦繼之曰亦有
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語意相似成周指下都欲
其于下都而為周家建立無窮之基也下都乃周家
主業之基周公謹誌君陳和中建其基矣而未必無
尚書卷一 卷之六

主七

窮也故此以無窮期之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
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謂道化一成而人
心風俗與周終始雖至于萬年可也基之所在亦有
無窮之聞與基無窮而子孫順其成式亦無窮矣此
亦字對予小子永膺多福看垂譽貽謀平對亦不妨
嗚呼罔曰弗克節○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可曰民寡
而不慎其事乎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可曰弗克而不
盡其心乎畢公固非若常人遇事而有畏心玩心者
然盛德大業或退托于周公君陳之所為而已不得

為者有之老成更事或倚重于周公君陳之所為而
已不必為者有之故戒之以此先王成烈本得殷化
殷說休于前政謂周公君陳之美待畢公而始全也
周公君陳既盡心慎事于前至公而道洽政治是休
于前政也 王氏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
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
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
人人深矣

君牙

尚書卷一 卷之六

主八

君牙罔命呂刑三篇皆穆王之書讀君牙知其重民
生讀罔命知其重君德讀呂刑知其重民命夫子存
之以示法非示戒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節 篇內重在繼前功守家法故
發端即叙其先世之美如此忠貞以心言服勞以事
言盡已不欺為忠守正不撓為貞謂篤忠貞之心以
服勤王家教養之事也最重世篤意見乃祖如是乃
父亦如是則為後人者亦當如是便合該續舊服意
惟予小子嗣守二節 上節言已求助之意下節正

命君牙左右乎已也○亦惟先王之臣亦惟二字問業看得好謂亦惟先王時這樣臣能左右之以亂四方也心之憂危三句緊跟此惟字來正恐不得這樣臣以輔之所以不勝憂危也

弘敷五典節○此與下節皆司徒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故先言教弘敷二句因民心之自得者教之教之道也爾身四句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教之本也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弘敷者使無不知無不聞也敬和者勞來匡直使尚書攷一 卷之六 元

民彝物則各得其正而無所乖戾者也典則一也弘敷者求以式和之也一串意身不違於典則之謂正心不違於典則之謂中董太史曰四句不該平看要重在兩頭言爾身克正則民斯正而民之不中惟在爾之中而已串說下主于克正惟中邊

夏暑雨節○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未有不養而能教者此節言養蓋爲教之地也夏而暑暑而至千雨冬而寒寒而至于祁此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寒暑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不

艱而于斯時爲尤艱故不勝其怨咨也兩個惟曰問業說得好謂小民別無他計惟曰怨咨而已是摹寫他艱難情景合言暑雨和寒見無時不怨咨意

嗚呼丕顯哉節○謨烈俱兼教養說自其出于經畫謂之謨自其著于成功謂之烈譽髦多士懷保小民文王之謨而曰丕顯者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重民五教大賚四海武上之烈而曰丕承者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也正謂合天理當人心因缺謂大綱舉萬目張乃訓即弘敷二節光命總謨烈言奉若對揚就穆尚書攷一 卷之六 四

王身上說言文謨武烈一代光命存焉我先王成康嘗對揚之而爾之前人實左右之矣爾惟敬明乃訓敷典和則思艱圖易用輔我以奉順先王之舊而對揚文武之光命焉則所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者于此乎得之豈不追配于前人乎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節○上文既歷告以繼舊服無忝祖考追配前人皆欲其守家法也故此曰申戒乃惟者言不必他求只在山舊典而式之下在茲正與乃惟相應末二句率字昭字俱着實勉之之辭

要說得有力

同命

王若曰伯冏節○不徒曰怵惕而曰惟厲又曰中夜以興字字警醒思免厥愆處便要見大廷之顯過易檢而深宮之隱過難防意此穆王知自克之難不可無左右交修之助也一篇中大旨

昔在文武節○通節歸重在近臣上以文武之聖兼以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猶有資于近臣之助况穆王乎罔非正人罔非二字最重見位統領者既是師先尚書卷一 卷之六 聖

之正人而位僚屬者又是簡拔之正人方與下文相關有味旦夕二字不可漫看蓋惟此數項人昵近無間故得以旦夕效其承弼也承弼二字須垂重弼一遑○君子近臣出入與俱起居與俱而號令之出納彼固與有職焉于其間者也旦夕承弼從容有膏澤之潤其在君豈小補哉故罔不欽罔不臧也此四句不是效乃言其得近臣之助如此下民祇若二句本上來串說民心服而天下治正見化之隆處惟予一人無良節○無良聰明齊聖之反左右前後

指侍御僕從說匡其不及以下對承弼看繩糾與格正所以匡不及也愆謬皆非心所發繩糾而不知格其非心將減于東而生于西故以格心爲本繩糾與格有明諫顯諍處有潛移默奪處

今予命汝作大正節○正董正之義要顯須如文武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蓋必羣僕皆正然後太僕能率之以懋乃后德交修不逮亦如文武時之承弼也必交修然後德可進交者左右前後非一人交以修君之所不逮也

尚書卷一 卷之六

聖

慎簡乃僚節○此節所謂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也僕臣正節○此言僕臣所係之重見不可不慎簡也爾無昵于嬖人二節○上節戒其昵嬖人然嬖人之進多由貨賄故次節特戒之以絕其昵之根也

王曰嗚呼欽哉節○彝憲即先王之典自六武以來人君起居言動之常法也弼者竭正救之力而使之不悖乎此也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不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稱其承弼在己則責之以承弼而不及于承焉弼字中包

正屬慎簡用君子不用小人之意加一永字謂長如此勿使有弗繼也

呂刑

惟呂命節○惟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王享國以下是推其由蓋由其昏耄忽荒故以亡意裁度輕重作為贖刑以治四方而斂天下之財也

王曰若古有訓節○若發語辭古有訓直貫至配享在下塞蚩尤重起苗民上罔不以下指平民言為寇為賊而以鴟張跋扈為義為姦為宄而以奪掠燔虐為事一說鴟義二句是形容寇賊情狀以鴟張為義

而入于姦宄以奪掠為事而至于矯虔亦可苗民弗用靈節○刑非聖人之得已也以德用之而刑斯祥矣今苗民之于民不以善化而以刑制惟作五虐二句是弗用靈二句之實爰始二句只惟作二

句之實曰五虐之刑者用五刑而虐為之不必常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非法而謂之法也殺戮大辟也上叙大辟下叙四刑互文耳越茲二字指刑言虐刑既立有犯必刑不問輕重一併制之未嘗察于獄

辭而有所開釋也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茲皆罪之無差別有辭虐不可言矣

民興胥漸節○此承上用刑來下染于民而遂上聞于天也罔中二句即泯泯焚焚之實罔中丁信者信不由衷也相與反覆誑盟詛背相呪也盟而相誓也○弗用善故罔有馨香德制以刑故惟有腥穢

皇帝京矜庶戮節○彼以虐施此以威報為民而報也遏絕二句正報虐以威處謂竄其君分北其黨也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苗民極惡又無次賢

可立故遂滅之無復繼世在下國者此見苗淫刑之禍大也

乃命重黎節○乃命雖只管重黎然意却貫下羣后羣后諸侯在下其臣也絕地天通正人心之具非常正人心之本地天不是天人之謂蓋天地之終非小民得以通行者民因無所控訴不顧當祭不當祭只圖求福禳災故於天地亦通祭之絕地天通者修明祀典禁絕其非分之祭使小民不得通行祭天地之禮也降格降災降祥洋洋格思之說若神降于莘是

也罔有降格者祀典既正則人無微求鬼神之心而降格之說自然屏息也曰罔有可見前此豈真有降格人爲之耳迨聖人使重黎正其祀典人不狂惑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此固正人心急務然使常道不明爲善者反不幸爲惡者多苟免而鯀象桀無所告訴則民不能不詛呪于神即欲正禋祀以息邪說有不可得者當時羣后之逮在下又皆指白展布以輔常道常道即秉彝人倫是也順乎此者有勸悖乎此者有懲是非明白而公道必行于上是以民

尚書攷一

卷之六

星

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鯀象桀之人其勢力羣弱甚矣無有蔽蓋而不得自伸者焉如是則人心知禍福所由坦然無疑寧復有無所控訴而聽于神者哉○常道雖人心所固有然非有以提撕輔助之則不免爲邪說暴行所晦蝕而不明克塞而不行故須非常○日記云絕地天通者絕地天相通令民神不雜則妖誕自息不曰絕地天通而曰地天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于民興之常自于下故曰絕地天通此說與罔有降格恰合存之

皇帝清問下民節○上言皇帝哀矜遐絕苗民之後乃命重黎此三節又言皇帝清問乃命三后總一起事但命重黎正人心稍前而命三后與士師因徐及之○清問清字最可玩味如水澄鑑徹不著纖塵自無不照威明都從清字生來問者泛問民間利弊非專問苗之罪也惟鯀象桀無蓋故得有辭于苗德威德明要得反苗之道意威以政令言曰德威見不以虐爲威也德不待怒而威故民無不畏明以教化言曰德明見不以察爲明也德不待察而明故民無不明

尚書攷一

卷之六

吳

惟畏則下皆遵道無復焚焚而亂者矣惟明則下皆知方無復泯泯而昏者矣乃命三后節○乃命貫至下節恤民者愛民心未正民居未奠民生未厚而命三后以致其功也伯夷三民俱承命致功處伯夷降天地人之三典使知重則有等不得妄祭折民惟刑是降典之時斷以違禮則有刑也以命令言不主刑說即播刑之迪意申曰前命重黎以正人心此復命伯夷者前是一時革亂之急務此是虞廷致治之大法其實所以正人心者一

也主名山川主有名之山川以辨疆域即所謂奠高山大川也意在定民居上農厚也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降播種民始厚殖嘉穀也農與農用八政農字一樣看三后先伯夷者正人心以禮爲急也惟殷內兼民得平土之居享粒食之利知禮義之訓三意

士制百姓節○此節正歸重處言舜以德化民矣三后敦德以及民矣民亦惟畏惟明且惟殷矣然猶慮天下有悖德之民也于是有士師之命焉制裁斷之

尚書卷一

卷之六

四

意刑之中言輕重得其當也傳檢其心貼祇德意民惟心無所檢而不知畏故不敬其德而自越于禮注之外臯陶斷以中刑乃所以教之敬德也○制以刑而曰教祇德正與虞書明刑弼教意同所謂適種德也○此上三節開闢叙來其本末先後之意合在下節

穆穆在上節○此承上虞廷君臣之事而總論之明其刑之後于德教也蓋治以德爲本以安養禮教爲先而刑特其輔耳穆穆在上指德威德明一節說是

恭己氣象明明在下指恤功成功一節說是宣力氣象皆在德上看言君臣之合德如此也要在想像其形容上發揮穆穆明明光輝灼于四方即聲教所布也見德之所感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處故罔不惟德之勤惟德之勤民亦既化矣如是而猶有未化者不能不資于刑焉故乃二字見不得已而用之之意雖不得已而用而其用必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輔其常性蓋欲其皆歸于善無刑之可施而後已也哉

尚書卷一

卷之六

四

刑即所以爲德故曰刑罰之精華○刑之本必主于德刑之用必主乎中此呂刑一篇之綱領後言德言中不一總是此旨

典獄節○典獄泛言不必指定臯陶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語平而意不平訖于威猶易訖于富富難恭不畏強禦或可勉能惟不疚于欲斯爲盡法之至也非字惟字要體貼敬忌用刑之心也無可憾于獄故無擇言于身言無不可言于人也簡端錄云凡身之所行皆可言之于口所謂罔有擇言在身者也與單言

口無擇言者不同克天德于罔有擇言上見天德者
大公至正之理而典獄者大公至正無一不可以示人
所謂克天德也自作元命二句又承克天德來善者
生之惡者殺之天之元命也典獄者大公至正刑宥
皆當則元命自我作矣天以大公至正作元命三
我以大公至正作元命于下其位則殊其心則一故
曰配享在下此以用刑言非以身言○元命元即元
亨利貞之元天以生物爲心不但長育爲元即有時
而肅殺亦元也故天命曰元命到得惟克天德此全

南書卷一

卷之六

四九

是一段生物之心豈但善者生之是造物之元命即
惡者殺之亦寓培于覆之元命也但看制刑之中而
曰教祇德明刑之中而曰率乂于民隸葬都是一團
生生之心豈不是元命曰自作者元命不爲天作而
我自作也看得此句徹配享在下不費辭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節○上文既歷叙有苗用刑之失
虞廷用刑之美故此統告諸侯欲其以有虞爲法以
有苗爲戒也典獄也而曰天牧此直窺設典獄之源
頭全爲牧民卽下文有德惟刑意也非爾惟作天牧

示以責任之重以見不可不監懲之意下以監懲相
對言之描刑之迫卽前所謂折民惟刑者蓋于降典
時布刑罰于告令以開導斯民使知由禮則遠罪失
禮則入刑而曉然知所趨避也蓋不待用刑而先有
以教祇德臯陶特輔其不及而已故曰探本之論○
伯夷禮官也降典而折民惟刑蓋以刑威不如禮也
臯陶刑官也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蓋以刑弼
教也其事相爲後先其功相爲表裡蓋禮刑一物而
臯陶伯夷亦如一人也○苗民察獄既不得其情任

尚書卷一

卷之六

五十

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鯀家有辭于苗
故苗民無辭于罰

王曰嗚呼念之哉節○上文統告諸侯同姓已在其
中此專告同姓也同姓恃其貴戚尤易不勤于刑故
特告之監懲起于一念故以念哉提醒之格○言有
至理存焉今爾以下皆格命之當念者也通節以勤
字作主天齊以下皆言所以當日勤之意也今爾二
句相形只一意欲其勤以自慰不欲其怠以自悔妙
在一箇慰字戒字曲盡人心罔不周或字俱要體貼

此處蔡傳字字精暢呂氏曰慰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罔或戒者必嘗情而後戒雖曰追悔方其情時必有失其刑之平者矣○天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日日所得用也其可以不日勤乎其可以今日不勤而明日致戒乎一日正其日勤緊緊相應非終而當宥惟終而當辟皆非我所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是即天討之公乃天命所在也爾當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苟非天命我雖欲畏爾惟勿畏我雖欲休爾惟勿休惟敬乎五刑以成剛

南書卷一 卷之六

至

柔正直之德至是乃所謂日勤者矣豈但足自慰耶一人有慶謂太平之福兆民賴之謂保其生也其寧惟永兼上下言○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是原出于天非我所可恃非終惟終在人非罪因乎人非我所得專因乎人便是因乎天兩平中有串意○刑獄者天之所以齊民也典獄者天之所使牧民也不失天齊之意方不負天牧之責○敬逆敬刑敬字又勤之本惟其用心也敬故其臨事也勤○當畏而畏所以成剛德當休而休所以成柔德刑期無刑所以成正直

之德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節○此下并同姓異姓而告以用刑之綱領節目此節是綱下六節是目有邦是諸侯有土是卿大夫有采邑者刑而曰辟亦典獄而曰天牧之意也非安百姓不可以爲辟刑○胡君麻曰此節不要實講怎麼去擇怎麼去敬怎麼去度只照他何字非字口吻講見得人是當擇刑是當敬及是當度便是此最虛實醒快○陳氏曰三言何者設爲問辭以致其疑三言非者設爲答辭以致其次

南書卷一 卷之六

至

兩造具備節○此下六節總在上節中抽出細說大槩不出擇人敬刑度及三者處處要得辟刑安百姓之意此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二句是詳于考閱而聽之也五辭六句是審于擬斷而處之也擬斷亦即在師聽時非必先聽後斷有爭必有兩一不至則不可信故須兩造辭證皆在詞如文卷證如證佐有詞在而證不在者有證在而詞不在者皆不可以問理故須具備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到故與衆共聽之也此訟辭必有麗于五刑之中一條者

故曰五辭五辭簡孚六句只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也辭即今之供也核其實而無可疑者不能隱諱所招是實也正于五刑諸實正于五刑當以何刑加之也五刑不簡謂求之五刑之中無合其非之條也正于五罰實于五罰之多寡而量處之也五罰又不服則正于五過直赦之矣

五過之疵節○此言用法徇私之弊承正于五過來不言刑罰互見之也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罰之是故入也不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宥

南齊書卷之六

聖

之是故出也均者將問官與犯人同坐此罪也察之詳而盡其能言當正于五過之時反覆推究而盡已之聰明務使宥當其刑之謂

五刑之疑有赦節○此專言治疑獄之道亦承上簡孚六句而言蓋上言擬議之法如此復由言之謂擬議之際不可不謹也二疑字重看疑則當赦得之則矜恤者得全失之則無辜者濫及所當慎重不忽察之詳而盡其能也簡孚四句正所以審克之者俱重出罪惟恐其疑而不家赦之意簡孚即所謂五辭

簡孚簡孚有衆則其情已得但恐中有屈抑之情故稽其貌其貌或蠢然而無知則以情不能達而麗于辟有之其貌或憤然而不平則以力不能勝而麗于辟有之凡如此類皆有可赦之道無簡而入聽之不惟滋追逮之擾而一事推鞠求其無可入之罪者鮮矣具嚴天威承上三句說具俱也皆嚴之以天威也簡孚者天心所未絕無簡者天心所樂全貌稽不聽皆是敬天之威不敢至于失入也所云審克如此

尚書卷一

卷之六

聖

墨辟五段是罰之多寡有定數墨罰六句是罰之科條有定律三千之中是有正律者固因罪而爲之重輕苟有出于三千之外是無正律者可不原情而爲之上下乎故必斟酌損益于五刑之中如有事類上刑則比諸上刑事類下刑則比諸下刑所謂上下比罪也然不可差誤于僭亂之辭辭作人言看僭謂此差而之彼亂謂直而亂爲曲也惟師聽恐惑于僭亂之辭也不行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上下刑之法意

而後審察罪人之情或比上或比下必盡已之聰明而不少忽則罪雖無正律而處之亦無不當矣○陸開仲先生曰上下比罪分開說不像比字比者上下合擬擬之上擬之下擬之上下之間也○又曰比則無法矣察而曰惟法何也罪雖不列于明條總難逃于法意故惟精我鑑衡求成法于無法之中可也上刑適輕下服節○此言用法之權蓋法有定理而勢無定在故當緣人情世變而推移之以合乎經也上刑三句權人情刑罰句權世變惟齊二句一直說

尚書卷一

卷之六

五

結上四句意因人情世變之不齊故不爲一法以齊之而要以合乎人情宜乎世變則不齊乃所以爲齊也惟齊非齊言齊之以不齊也如是則中乎先後輕重之序而不錯施豈不有倫乎萬變不同而不出于實然不易之理豈不有要乎茲權也乃所以爲經也罰懲非死節○此詳示以謹刑罰之道正所以善贖法之用而達權變之宜者也罰懲二句是總冒罰能病人則刑之病人可知非佞以下雖分三段但擇人當作一頭中間盡心一段察詞三句是問鞠時事明

啓三句是擬罪時事獄成二句是結絕時事以此立柱作眼然後收束二句作一尾○通節次第獄之所寄者人不可不擇然問鞠以察爲主恐問察而失哀敬之心故勉以哀敬折獄擬議以明爲主恐恃明而忘中正之則故勉以咸庶中正歸結以孚爲主又其孚而辭有不備亦非盡法之道故以備辭終焉○以佞折獄屈人以言不能求情惟良乃能得中折獄不能無言然溫良長者視民如傷之人有不專恃乎言者中者無過差也然人固當擇而在我又有不可不

尚書卷一

卷之六

五

盡心者詞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就其差而察之此亦雅貌有稽之意非專恃乎此者蓋欲得其情非多方以考驗之而欲片言立決恐不能無寬也非從惟從又是一意言察辭不可偏主蓋上之人一有偏主之心則情不可得矣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敬謹之心剖而決之入之所犯具載刑書于是取刑書而明啓之當輕當重一一與衆共占度焉庶幾皆得其中正也其當刑者其當降而罰者其審克之言罪擬既定刑罰將施之人非察之詳而盡其能不可

也獄成謂招擬輸是申請兩孚字皆是信其刑罰之當意作未然看二字字雖重然語氣亦似起下獄獄之詞其刑上備二句從輸字生來上備者備載罪法之輕重事之始終以聽其君之裁決也兩刑句舉一事以例其餘乃設上備之例非上備之實陸開仕先生曰君既可孚又何必備事蓋其慎也猶冀有可赦之端或聽斷者一時未及而天子之明察及之蓋臣職守法止于法中求孚君職制法每于法外行仁故并以前刑上者以上裁不必以法拘而或開之生也尚書卷一 卷之六

○此節與祥刑節相應非佞三句擇人也察辭至克之即敬刑度及也獄成而下謹刑之餘意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節○上文四方司政典獄告諸侯也伯父伯兄告同姓諸侯也有邦有土以下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此又總申而丁寧之官伯族姓要分得四項人明白敬于刑二句是一節綱領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敬于刑與有德惟刑一串有重敬字上敬之至所以爲厚之至也○刑者殘民之具也而曰有德惟刑何也輕重取舍之間民命所關惟是慎惻

于聽斷使過誤者宥不幸者宥除是情罪無可疑者從而刑之所謂以生道殺也此其好生之德惟刑足以薄之如陶本刑官而曰遵種德所謂有德惟刑之旨如此○相民者天齊于民以教祗德以非常性是天以刑相治斯民處也作配在下是欲其體上天相民之心即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之意○明清而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皆敬刑之事也單辭無證之偏辭也兩辭即兩造及證人之辭也單則無可質對人所難決惟在秉自己清明之心清者無一毫之汚濁者

尚書卷一 卷之六

卷之六

無一毫之蔽此二字却從一敬字來故傳曰誠敬爲至表裡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兩辭雖人所易決然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其心中而不偏斯能決兩辭之獄各得其平而無差也故民之亂無不由于中聽兩辭也單辭無相角之勢當貨之聚猶少惟兩辭可以容私此聽獄所以不中也故以訟家成之家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獄貨以下極言訟家之害府辜功自己聚之貨聚而罪亦聚也報庶尤自天報之貨多而禍亦多也永畏惟罰指庶尤言非天

不中而偏罰之惟人自取殃禍之命耳使天罰不極則人將恣于私家而播虐民以虐安有善政在天下耶○衍義補曰獄辭之初造者必單單者一人之情也一人之情各執其是各掩其非俗所謂一面之辭也及夫兩造具備則有兩辭矣必即其兩者之辭而折之以中道用吾前日清明之心行吾今日中正之道此說單辭與時說不同姚本先生主此說

王曰嗚呼嗣孫節○此并諸侯嗣孫戒之非德于民之中即敬五刑以成三德納民于典棄民之惡也暗尚書接一 卷之六 堯

指伯夷臯陶但未可露尚明聽之哉起下之辭哲人四句正是德于民之中所當監者受王二句又申勉其監也哲人指臯陶伯夷屬如屬有疆場之事之屬極如六極之極古伯夷臯陶其所司者刑刑施于人非民所欲宜不足致譽而皆有無疆之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不惟當時循之而于今頌之不衰豈有他哉由于五極無一而不盡其心則無一而不得其中罔不由慰日勤也罔有擇言在身也咸中如此所以有慶也以刑之中全民之中此所以有德于民之中

也如是則刑非凶器乃祥刑矣爾受王嘉師監于此祥刑可也嘉師亦在受天地之中上看○陸開仲先生曰非德于民之中本文不曾露刑字註云用刑成德似不像本文只宜以剛柔正直之德全民中為說此極有見呂氏曰非有德于民所受之中乎民失其受中之性我以德導之使復其性是我有德于民所受之中也陸說本此○哲人惟刑無疆之辭惟刑二字與有德惟刑一樣○夏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于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尚書接一 卷之六 辛

雖主于刑人然刑奸宄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也故刑曰祥刑能以惡為嘉以不祥為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按立政篇末屬太史書蕪公敬獄之事以為後世式而此書篇末亦以祥刑為嗣孫戒其仁民之心藹然一脉孔子所以有取與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節○此言成康承文武之業而得先正之輔乃起下節之意首句是提其人不可以不顯倒在文武之下下三句言其事也明德而加以克慎

字有敬修意昭升敷聞皆明德所發暗用教養意昭升者精華之上格洞達無間所謂明德之馨香也敷聞如自西土而四方自顯民而怙冒自怙冒而不單稱德是也文王下要補至武王而遂有天下意厥辟與先祖俱指成康先正指文侯之祖唐叔亦惟二字重看言先祖承文武盛德得天之後似無賴于先正之助者然亦惟有先正以左右昭事之故得安其位也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謂入贊謀議出而奉行亦暗合教養在內乃昭事之實也

尚書卷一

卷之六

李

嗚呼閔予小子節○此言已承喪亂之後而輔助無人不能以安厥位蓋將歸功文侯而先此以發之也所以喪亂者由教養之資用惠澤絕于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爲國家害甚大以國家之難如此所賴于左右昭事者豈小乎今內而御事罔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無能然所賴濟難者不無望于在外之諸侯也而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又誰恤我躬乎嗟我諸侯有能如先正之昭事而有功于我我其永安厥位矣而今何有哉蓋反復悲國之無

人而深幸文侯之恤已也

父義和節○克昭顯祖虛說肇刑三句即其實肇刑傳挑剔得好會乃辟使國統不至于離紹乃辟使國統不至于絕前文人刑文武之道以昭事厥辟爾始刑文武以會紹乃辟是追孝也使顯祖之功不遏佚曰昭善繼善述曰追孝當戎狄侵陵之日而會紹乎我豈非修扞我于艱難乎是誠能恤朕躬有績于一人者也豈非予所嘉乎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節○此命以方伯之職而

尚書卷一

卷之六

奎

深致期望之意也師指一方言邦指本國言二句乃通節之綱領齊以秬鬯者所以隆告廟之禮齊以弓矢馬匹者所以重征伐之權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備其物者序其報也柔遠三句即視師事簡恤句即寧邦事柔能以教言惠康以養言無荒寧總承說簡簡士之能任教養者恤恤其民使被教養之澤也昭乃顯祖德固顯矣此則用柔能惠康簡恤之道以成之也○文侯與申侯同立平王申引戎弑主功不贖罪文因人成事亦有罪焉王報其立己之功不報父仇

命之歸國不命之心王室忘親睦仇矣○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表裏河山形勢足爲洛師屏輔觀平王所以致望于文侯者蓋不獨德其修扞于前而尤將有賴于後也然爲國莫先于自強莫急于知人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殤叔之難後有成師曲沃之封晉之始替實惟在茲平王固不以興復期之而撥亂興衰知亦非文侯所長矣惟衛武公與之同世使授之政紹復先王之大業其猶反掌乎而平王不之知也既懦于立已又懦于知人東周安得而復振哉

尚書卷一

卷之六

奎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節○命指一篇而言徂茲只指淮夷言徂日淮夷與三監叛者今又脇徐戎並起趁惡不悛正見當征也

善教乃甲冑節○此戒軍中治戎備也甲衛身冑衛首干扞蔽皆自衛者長兵用弓矢短兵用戈矛鉞鉞刀劍有鋒刃皆攻人者一事中亦有叙

今惟淫舍牯牛馬節○此告軍所在之居民以除道路也淫大也舍牧放也牯牢閭也軍所止之處大舍

牯牛馬謂出之牢閭牧之草澤傷牯謂傷牛馬也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皆在矣此意要足

馬牛其風節○前言馬牛臣妾越逐不復之刑後言寇攘誘竊之刑總是嚴部伍也馬牛臣妾都指居民所畜養者牝牡相誘爲風馬牛風逸臣妾適逃勿敢越逐其有不越逐而偶得者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少齊汝若越逐不復有常刑至于非風逸非適逃而爲寇攘以掠之踰垣墻以竊誘之亦有常刑

尚書卷一

卷之六

六畜

甲戌我惟征徐戎節○此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甲戌我惟征徐戎戎作冑正是立期會也下糗糧楨幹芻茭三項皆期會中事糧以足軍食楨幹以治軍壘芻茭以供牛馬亦期會所最急者仰稽天時之善則以甲戌俯察敵勢之宜則先徐戎○時糗糧皆諸侯自費也故不言魯人不逮謂糧儲少楨幹芻茭皆魯人供非遠國所能致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楨幹不供不至于死者糗糧人食芻茭馬食不可一日無楨幹雖版築所須視二者稍緩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節

古人有言曰節○多盤是不能進善之病根也多盤之人其視人則明責之何難惟受責于人俾如流水累無扞格此非克其多盤之私者不能也是惟艱哉○人能受責百善可進但知責人百惡從之故古人之四言穆公以爲羣言之首

我心之憂二節○古人予忌今人姑以爲親皆是多盤處公蓋自克也○姑將以爲親心知其不穩而姑尚書卷一 卷之六 六五

親之也姑字要看

番番良士節○番番之良士謂老而賢也旅力雖愆謀猷則壯故我尚有之指蹇叔也昔嘗詆其墓木既拱穆公蓋自悔失斯言也時蹇叔已不在曰庶幾復有斯人乎追思至矣仡仡勇夫徒有勇耳我尚不欲此三句輕引起下三句耳惟截善謫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謂以強辭奪正理而正論反不得伸也如此之人有一足以覆邦家皇多有之哉畏之之甚也

昧昧我思之三節○昧昧二節言已尚有良士而不

皇多有謫言之流者何也蓋用一好賢之君子則國蒙其利用一冒疾之小人則國受其害也昧昧而思此穆公經歷多故思慮深長而見得國家必須如是之人也一介獨立無朋也夫人有技而不忌疾之人彥聖而不排抑之已難矣今于有技不惟不忌疾而視若已有于彥聖不惟不排抑而心好之甚于口之所言是其胸中實能容得許多之賢材也容字要如此看○上二段言一人之善惡係一國之廢興此節尚書卷一 卷之六 六六

言一國之興廢係一人之善惡只一意而反覆之提出一人字最醒○文清公曰書所載皆大經大法而終之以侯國之書豈非哀意邪○集解云傳謂費誓秦誓皆侯國之命而

道之既東而東周之興汲汲有望于魯故錄伯禽之征徐戎也嘆王風之不競而天下之勢駸駸懼入于秦故取秦穆公之善悔過也乃其終之以秦則所謂其或繼周者也周之後爲秦毋乃已見其微歟尚書撰一卷之六終



尚書揆一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鄒期楨撰期楨字公寧無錫人萬歷中諸生江

南通志儒林傳附見吳桂森傳中稱與桂森俱從

高攀龍學稱兩素衣先生是書專主蔡傳而雜引

諸儒之說以發明之蓋爲科舉而作書成於萬歷

丙辰前有高攀龍序又有讀尚書六要其孫陞所

述也

尚書菁籥五十八卷(一)

〔明〕潘士遴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尚書菁籥序



先忠憲之言曰六藝弗古於書矣書有四始焉精一為立德之始放勳為立功之始曆象山川為立濬之始典謨為立言之始四始備天下之道舉矣是故序

一
高

學要於知天聖要於憲天政要於奉天言天者莫善于書通于天而書之義悉舉矣然則說書者而可以經生之說乎今之經生家不患無通經之才患無守經之學撫新彙故翦

漆噉生蹄則淹華未裨寔用

祖制分經取士幅其才祇引其意志將

以究一經之實濟而資之則雉執擲之

則筌忘誰登金閨而猶向寒窗故業

作朝端夕摩者此義之不守所呂無

序

二 高

端本之業也潘青蓮先生識取天人

宵羅宇宙避世金馬一意讀書於本

經尚書義尤梯从不輟蓋書以道政

事蒞政親事讀書之尤驗在焉余隨

先生于客曹見其百務矜勤于無玩

人無玩物之旨身履而慎持之若夫舍

香多暇必進余於槐陰柏影間譚論

今皆出典入謨余曰歎曰君子進思盡

忠當以事說經退思補過當以經說

事以事說經者隨舉可托勇陳以經

序

三 高

說事者無字不求實踐經學之外何

處別有經濟先生因拈無逸立政大旨

以示余退而卒業古之膏旨今之針

砭真燭炤而數計矣其謂是編也以經

生之說一經乎哉它日先生語余曰子

辨千載事益取二十一史以叅綱目之
未備余敬謝不敏竊惟經史一書也
典謨渾灝為宗尊矣下此三代之事
業與全史之紀載盡可作典謨之傳
余守是編而沉酣焉將以說一時之
序

四 高

事者以說千載之事或於先生緣史
綜經之義激有當否

己卯皋月西神高世泰題於長

安之執虛堂



尚書葦籥序

青蓮潘公著尚書葦籥錄成出
以示余余受而讀之見其所立
義例深厚敦固公非傳一經已
也借一經以傳六經之神亦非

序一

疏一書已也疏一書以正羣書
之繆此河雒之功臣而渾噩之
羽翼也公觀道空山靜悟天心
冥徵乾始統性命之合則藻源
於歸仁究貞元之終則叅微於

冲氣想從彖爻蘊之者方策發
之易簡盡之者平康又宅之皇
極非太極之現乎九疇非六子
之枝乎卽公自言居陽以治陰
卽子以萌丑此其通於易者一

序二

也旣摹經神便傳史筆庶事萬
幾細大畢具史之臚也孰備於
是至於奉順天地敬育民物反
身修德任賢去邪有一於此足
光典冊况原當日刪書之意始

乎堯典終乎呂刑必繼以平王
魯秦之書者何也王道之闕有
厚望焉平之命猶有周也奈何
其自弱也費誓所以屏周也奈
何其後不振也秦誓悔力而反

序三

德也奈何其自背也公於此窺
見筆削微意極力闡繹霜辭斧
句挈要提綱此其通於春秋者
一也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
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

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無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欽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夫忠厚和平之教卽疏通知遠之義也

序四

公一經一緯一宮一商肆好如風落穆如雅此其通於詩者一也乃若天地萬物以五行五紀爲中人事之中則三德五福之類是也人鬼之中則稽疑命卜

之類是也中者何也禮也公上窮星氣之直下探水土之比隨其方圓運以規矩軌情治性悉函典則此其通於禮者一也故曰傳一經者所以傳諸經之神

序五

也而史而子而稗諧而詁疏舉不足言已至公所以名編之義託響中聲橐籥衆律則所謂黃鍾大呂之音固非淫哇雜樂可以入而亂大雅之座者公真經

聖真人師也然則誦其書者可
以不知其人乎

豫章陳以誠撰



尚書芾籥序

國家以經術取士士大夫以專經
起家乃名為通經者絕少夫通
之為言非取其上口成誦下筆成
文掉臂兒童之塾搖唇說鈴之
肆已也非通故無以知今非通微
無以入與了此義者始可進而與
譚經耳侍御青蓮潘公著尚書
芾籥成余受而讀之曰此金華之
業東觀之論非書生所謂樸學

也即公命編之義探氣黃鍾窮玄
元始發天人之秘徹禮樂之源
大矣渺矣而總之則顯以通故
精以通微然其說不自公創也嘗

序二

觀晉唐至宋凡訓釋六經者皆

自立佳名各以百數惟戰國逮漢
則其名簡要一曰故故者詳其
指義也書有夏侯氏故詩有魯
故韓故其後改故為詁者訛也
二曰微微者釋其微指也如春

秋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
微之類是也三曰通通者通其
會歸也如班固白虎通應邵風俗
通而韓滉春秋通劉知幾史通
猶沿其義若公之於故則矯圖

序三

秦籍燼不能寒公之於微則月
窟天根理莫能遁然後悉舉而通
之其言汪洋浩瀚其蒐列環奇
深偉其解切精鑿緊嚴令通經之
士能盡如公六籍如天永不墮

地矣每疑紫陽夫子留心箋疏無所不發明而獨於尚書一家以爲錯簡脫文不可強通即其稱許子瞻不過美其文勢至與呂伯恭辨難直以疆解傷巧目之假

序四

令今日得觀公成書何必以折衷之學付諸蔡九客氏也然公纂集此書有深意焉古之興朝通經好學未有不先尚書者漢光武愛桓榮之說時羨其榮明帝賜

丁鴻御衣及綬若張酺說書則使人主先備弟子之儀後修君臣之禮何其盛也唐文皇亦謂侍臣昨觀尚書帝王之道坦然可見宋祖因讀四凶投竄而嘆後世

序五

法密慨然有刑措之思仁宗召晁迥獨對便殿訪洪範雨暘一一刻應凡皆三代以後明良可喜事也公謹言忠蓋未盡施於班行者庶幾借斯編出之太平半部

即寓納誨三篇憐憐一飯不忘
君意固在此豈第為漢宋以來通
經之士湧其樸學哉

崇禎甲戌王春霍山張孫振題於

長安邸中

序六



茗上門人張容書



叙

自姚如賡颺夏征殷範以迨
誓誥訓歌之什而夫子刪之苞
元噩綜經史為六經之冠恢乎
大哉燼于羸蠹于壁斷簡于腹

叙二

笥口壽遂有古文今文之異漢
儒去古未邈傳習近真孔鄭之
所箋註犁然指掌武夷先生
獨標註脚為一代典章鉛槧之
士朝染一縑夕紆青紫鑒澆相

命誰能扶千聖之心傳而發
洪濛之奧也青蓮潘先生以
集鳳夢筆之瑰奇極四部五
車之涵茹冥心太始獨契元
玄憫聖諦之藁蕪邇微言于

終三

千古潛心數禩忘蓂莢之頻
移汎濫百家探玄珠于象罔
彙勒成書題之曰尚書華籙
扶聖賢之幽渺晰奧旨于微
辭靡取不該亦靡取不貫或

排聚訟而獨標新穎如探驪
領之珠或紉衆芳而蕪絕所
長如綴千狐之腋讀之者如
長夜而覲燭龍見種、色如病
暍而飲天漿肝脾沁澈笑鬼雨

終三

花懸之國門誰能竄易隻字
夫經聖人之心髓也真精神真
面目借穎楮以僅存如舍利珠
如豐城劍白毫紫炁隱、躍、
以夫子之聖述而不作曰顯微

闡幽即此便是無庸作也以
後賢之肝腑接先聖之心精
根於醞釀逢源資深析之則疏
合之即為經體之則為蘊藉發
之即為崇欲心：相印燈：相

叙四

續以禹臯之血脉發禹臯之
真詮即以禹臯之抱負為禹
臯之事業平成弼諧豈顧問
批先生歸續宏摹炳朗震旦
行且大効轉旋經術世務應手

規恢皆是編之所宣洩也故
黃鐘鼓籥則天地之心立見
而元陽在宇宙間是書闡乾
元之秘則元氣在寸靈而雍熙
皞皞之化直于斯世斯民再見

叙五

之豈僅：曰帖括之嚆矢而制
舉義之梯航也耶

雲間莫儼臯題



尚書筆箋序

尚書冠冕六經為其統天地乾元之心函九五皇極之中也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繼之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詎非生之一于和乾之彖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詎非育神復命一于和則和固仁之根宗樂之極則也羅惟德曰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性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超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嘻安得此聞道

尚書筆箋

自序

一

之言因思孔子居恒慨想善人百

年去殺進而王者必世後仁討論墳典而刪之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夫遠則無所不之而微其辭于疏通焉則仍不可使知之也子夏讀書對高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也此之授受抑復誰能等待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其乾知乎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為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陽所成處即為陰而陰陽一明以通之故並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及統言于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于坤則曰

尚書筆箋

自序

二

德行恒簡以知阻孟氏讀其書論世至
唐虞三代約略貞元曰見而知之聞而
知之帝以之帝王以之王如春以之如春
如夏以之如夏然則之何物也歷秋冬
涇發陽氣潛萌于黃鐘之宮恍兮忽
兮無首無尾欲于典謨貢征歌範命

尚書叢篇

自序

三

誓之餘揚厲太和終古以固存引巨斧
伐金剛不可如何漢唐傳疏如赤子哇
地一聲其于句字之前後左右聽其
自鳴自止已爾宋儒訓解如龍興雨
而不雷每到巉巖陡絕處句外字外
輒付一喏聖人保合太和安所得與天

心相見昔伊耆氏作樂以土位中央于
陰陽為冲氣籥生黃鐘于律呂為
中聲始乎土鼓而中聲出中乎簫桴
而中聲發卒乎鞀籥而中聲通籥
為衆樂之先震為六子之首萬物震
躍而生于和堯舜禹湯文武即和即
元允執厥中至仲尼而易之以仁然不
遽言仁也為中人說法提出恕字活
眼實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心直透
乾元一脈使知生人性命原是與我
同根共氣以和生以和交行有不得反
求諸已易之逆數也和用而中隱和母

尚書叢篇

自序

四

中而乾知出唐虞三代旋相為宮
堯舜相視自知夏不知商商不
知周湯載毫而夏知文戡黎而商
知子殿秦而周知至是生一綫之
乾元始盡托之六經而散寄于忠
恕不泯之人心若曰吾百世以俟聖

尚書華篇

自序

五

人而不惑云爾所謂見而知之聞而
知之者匪知之質抑知之工不知付
曆數知付執中不得已而微其辭
于疏通焉不留一言洗心退藏吉
之先見者也復以自知貞下起元天
地始者今日是也律居陰以治陽

曆居陽以治陰始動于子參之于
丑得三而謹司華篇候太和元氣
自至漠然未兆說法熾然或馮遠而
取近或自外而明內或居中而擬
正奇之耦之參之伍之層：駁換字
字飛鳴一中生氣還滿乾元橐

尚書華篇

自序

六

籥從來譚經繇邈不能出者突兀
出之依微汗漫悄然神生痰之則
脫緩之則收然以逝庶幾博學說約
知險知阻赤子終日嗥而嗑不嘔三
才五六參和一貫以待後之學者
思之而後及也得之而不過也萬古

執迷一旦葦籥獨見曉焉知葦籥
獨見曉焉則其人聞道其人聞道
立地昭

聖天子世躋仁壽之化廢颺太
和聖人拱揖而入刪書之室矣

崇禎癸酉長至踐恃居士潘士遴

尚書筆簫

自序

七

書于雪滿山中



尚書筆簫凡例

一遵王制今日諸于乾竺有禁况入承明金華爲制
典者乎書疏肇初于

聖祖日星于書傳會選之

賜名隆矣正恐像教而優飾因仍亦憲章之鄙也雖然金

壇錫山吳楚各整一炬驚破昏瞶詎非以傳經爲公

任哉顧書之用中書之體敦固而質實假時務以窺

典灝則登枝而忘本借已意以證天心亦挽河而之

山二千年來伏勝倪寬疏其蒙孔鄭諸家暢其支而

武夷獨尊俎豆無非以求之質者近之迺使火迫霜

尚書筆簫

凡例

枯之子老拜其穉頰欺其姑脆薄以干制舉哉余于

此道標其洞涉廓其誠遁已迥絕西漢以下學問矣

更涵泳于二十年涵泳于數百家大寶無色元氣因

之更生更明挽萬世于一朝灼見夫純王之旨不起

一波元結稱三皇用其耻聖五帝用聖耻明三王用

明耻察而總係于其質故書中雖碎細分劈多所竄

取迺最苦心處則組練融裁悉本勁麗爲篇法周情

孔思要使處處健決披露如啞鐘復鳴而略未肯妄

施一纖歆禱禱之語以隔斷章脉亦似百八純錦梭

梭頂接正難下一襍色浮縷稍悖于河象本書以求

質惇固以醇至王道于一中之意蓋稟渾奧之經術
爲金科則切裁未厭千蹊調鐵案之蔡氏以玉律則
系詳不隔一線因而取今人以曠古人之拘礙見四
代不同風并奉先儒以止才士之宕恍會讀詩可一
致不知尊經爲寢聖賢相隨于途中亦安在其能師
孔耶此吾二十年來竭志于寒廬晦明取舍笑罵之
所不及而冥力于敦固以質者焉志力已到明膽合
生識時務曉天心自分不倍矣

一追史筆抑經有經神何言史筆陸幹望論尚書爲
古史非緣史筆以證經神不出也彼姚似渾噩爾聳

尚書筆

凡例

二

牙信曲孽周語于殷盤然致政糾刑易作滔滔一例
之語甚且闢入時事一二如壞廟制義格套既襲不
復知史家筆意爲何語乃能從六體以間疏通知遠
之經乎益書之失誣律以史筆便能洗其誣之病且
古人明筆多出臯陶夔伊摯之手含毫授簡卽蘊經
神情想事開生面如切其燁煌天語動關軍國固非
鄉三老能貌中間故有破空結撰以奇之微之者如
克駿于欽安微微于自勸中天以後風氣漸禪從
危從夷定治法亦漸繁開出知人安民眼目極實身
修之類東江陵所稱附庸以後見知道統有隱複顯
首卑也又如洛誥立政言恭己儉約是知天告其功
晦而前東應別出間情以承之者如康書開首事下

類更有遺不可躋攀若禹疏箕範之畢行者有慘澹

經營獨志大意以神之者如拈弼直便返兵刑一案

成周牛山問言從他如都俞諷戒之下有悅解有辭

費此皆筆意所在生氣遠出書兼易詩禮春秋之勝

正以史之體無不兼且備昔賢稱有許大心胸方可

識屋經吾亦謂有許大眼孔手力方可緣史以綜經

名眼讀史記以砍案唱籌爲下酒物猶須于起伏波

洞中另領遠槩况壁史于是書提掇挈領元突亢隆

每具苦心而于順文潛蕩處更希微奇識獨觀史筆

至于決裂拋擲以出記事史案則殊不少秋嚴霜斷

尚書筆

凡例

三

之旨

一啟典獻恭習理者明數探文者致獻象數所在微

文起焉適以有制事之極書誠制事之極也但制有

懿範波流易失亦猶詩家者流郊廟祫祭生民玄鳥

那之什爲興且質至練時日房中樂巫矣齊矣朝令

巡狩卿雲翕河之章爲允且大至栢梁馳子而侈矣

費矣上古養道獨情故養之教著司徒兼五典井里

寓兵戎皆養也周禮之委曲繁重強半養也雅而九

歌四載納言樹候亦養人以仁養矣失養則入刑上

刑罰用兵焉稱戈比干之制毒因墨劓刑官之典詳

先儒謂讀尚書先識世變制事之面目漸更世變亦何繇識哉夫物不可以相亂故多爲之數名不可以相似迺必尋其真脈稜未刊天然法物尚存垂指未披上古遺則如見寧不亦璿璣不毀高堯之功淵渥東注維禹之績哉是書于天象于樂律陰陽水道諸處從血古屍斑中不惜再三核實以綜之決不使虞瑞禹甸模糊欲失其點綴生動如古鼎翠斑又如志錦裙者尚想何人之曳古香沸鬱良可自成書總欲于至粗中尋微人所不破處獨破知天地人鬼之性原與人性通則染提玄水函鍾九六變格象物天神

尚書纂笥

北河

四

性治而情亦治止若晉唐之求通其情則追風入麗往復全乖不可以相冒傾四筵未能喻獨座情通而性仍不治無繇制事矣世亦觀樂乎八音繁會未知樂也寸管下條則天地不能以氣欺猶使灰飛劍動柔能剛取焉雖然當世不少鄙俚叔孫通吾亦因緣兩兒以辨日寧敢刻畫土龍以致雨也

一嚴妄刪夫六經未有紀矣宣尼方起而刪之宣尼可云作矣微其敏信之旨而曰述焉然則述亦注疏之流也經之名正未有定也後人以三注擬經亦猶大小戴之以測禮而小大象之以測義也測注有當

道元輔嗣竟可僣經亦愈信述之者維剗刪之者更得無不易哉余于經學嶄截曲折肆頌宏深緣詩風以寫天口彷彿史筆以證經神庶乎史籍以來通真蚪蚪之字破壁以後恍吟絲石之音善矣美矣不可刪而何容述矣猶慮天下不少偷片字之玄妙三語之椽者迂其浩繁且厭其往復決起而刪之也噫既刪之矣更寧有巧用瘦金法以縮墨如寶並其沉鬱之思減其猥長之累悉還史筆經神于舊觀而文無害者哉夫理爲通物執寂尋妙原自無多道有殊塗探曠通方迺能一致假使慕通人之公癖執我見以相

尚書纂笥

凡例

五

矜則自有尚書解以來妄男子別窺史眼疊疊成刪而利涉者亦不少矣假精句下之夫又何必夢見此書乎玉茗翁云至理無多每每爲昔人三教闢盡通蔽互妨似六經亦可刪而不述焉典謨胡不足以領大意乃必具六體哉又奚惜夫既經刪而復佚若方鳩成又以下之諸篇也且夫經簡脫以生支離繇支離以文能統者經學所繇大壞也言其是而不悉其所以是言其非而不知其所以非者吾家顧經每每以印板水失之吾之所大恐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上士聞善以深疑昔賢所忘言亦可珍重而終日言也

世不乏高足之士吾寧忍有不察之習縱室方回却
灰未寒猶將千繁稱廣譬中拭目俟之吾止擬于支
道林執經之餘諷誦良苦云爾

一闢觀法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賴文德間不彰
程伊川曰治經實學也道之在經遠近精粗高下森
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者一人指之如若
衆指之自見也然自漢唐以來以尚書特聞者非一
家以經旨流傳者亦不止一家乃群聖之中德盛世
之中音猶未能贊陽出滯一則隱隱微欲如雷一震
疑者雖散送者未全四代經也群書辨也一經一緯

尚書彙纂

凡例

六

相錯而成文微旨逆也大意順也一逆一順相參而
成變化曾子曰君子有盛教如無教之有也只有是
非遠近初無難易煩簡書教亦然有宜曲體者直致
則非有宜適上者緩入則非有宜平層者仄下則非
有宜單擒者平行則非有宜陡絕者鋪排則非有不
得函胡者直指則是有不得說盡者留餘地則是有
不得煞着者輕輕冷地則是有不得奔放者層層濺
轉則是是者中之所與近也非者中之所與遠也非
與中遠故教義是與中近故易入舉凡窮經所病耻
不知而不能問即欲答問而知又不足者觀乎性復

稽中論世直與造物相表裏有經營全篇而抵于單

辭領脉有細尋語經而忽于言外傳神有千筋一髮

而頓覺前後左右俱靈有設身一代而直俾千古映

罩有兩義並存而總于中邊不墜有獨見孤行而恰

與天心時協刪而取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仰知羣

篇只是舉列宿必欲人識斗杓舉大海必欲人識尾

閭乎尚書記事有記事語意記言有記言語意經旨

千年未出正坐語意未出耳若說書不知語意引伸

開闔闔竅大抵非稽天之射即無病之呻羣書指點

虛實筆光之開洞真可以引人心氣資人聰明隨疏

尚書彙纂

凡例

七

隨解故無齟齬隨解隨掃故無葛藤能于世人自命
無差而實已差者決定不差其經如經星之左旋其
緯如緯星之右轉紆迴蒙繞處正其神其境切磋商
赴處逼真以經還經規矩之出方圓也無可增減無
可讚宜略施句逗以節濫口弊不施圈開有肯綮烟
霞寶氣結爲祥光瑞靄正如大地齊州一點以待三
隅依然千年一清列缺一閃正須從不施圈處急眼
看

踐侍居士識

尚書篇目

虞書一卷 計五篇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夏書二卷 計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三卷 計十七篇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尚書篇目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四卷 計十三篇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尚書五卷 計八篇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書六卷 計十一篇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尚書篇目

尚書以五十八篇紹天統道邇翼傳以尊經則羣篇集大成焉當仁不讓之義也千年暗室今日照開繼往開來貞元相望詎曰偶然學人須具十年人將休我不休力智靜對羣篇方能測其精微與衍口代天言筆補造化所在庶傳經不至一紙隔天一座隔地張古岳曰羣篇原不可使知之者蓋羣篇參兩盡性之書也日里而一晤猶若同堂千里而一證猶若比肩知之可易言哉待其人而後行請以待自誠明

雪浦山中卧記

尚書羣篇 篇目

尚書章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滄張孫振鑒定

虞書

舜史載堯事禹史載舜事不歷晉曰稽古以理考之紀
載出于虞史而緒成于夏曆以後史臣之手稽古等語
夏史所加也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
虞書原所自也。每書古今文有無者伏生二十八篇
是錯所傳號今文尚書以隸行世所用者孔壁所藏蝌
蚪文字古蒼頡所書爲孔安國所定五十八篇號古文

堯典

堯初爲唐侯後都陶曰陶唐氏上古世質無號謚堯天

尚書章句

虞堯典
卷一

子亦名典從而冊在刀上尊閣之此以簡冊載堯事故曰
堯典後世以所載可爲常法又訓爲常史臣合二帝爲
一典卽易首乾坤乾統天坤乃順承乎天而堯仁如天
卽天也舜紹堯無爲而治卽坤承天而代有終也三謨
包舉五臣如六子之效乾坤以誌萬古明良一時之盛
時雍風動其萬類欣欣向榮之候乎太和在唐虞宇宙
間可勝想慕哉義黃啓運非無墳典丘索孔子刪書斷
自唐虞稽古尊典後世史官沿襲典名動稱典章莫知
典之所以爲典亦足羞也傳說曰事不師古惟典則古
故典謨稱若稽古

虞史頌堯發首樂冒大意故出曰若二節先記事故出乃

命五節次記言故出帝曰五節惟天爲大非和不生非生
不和聖人合德于乾全在隨時運化靜中端倪無一刻停
氣機生生保合太和是之謂時曆象日月星辰卽終日乾
乾之體認也着一欽字便有個主宰作訛成易卽時貫通
任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器訟鳩偕方圯一經欽若默
化便不礙底績成熙至得舜而堯無復事矣克明俊德堯
之所以則天也首提欽明不欽則何克明之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尚書章句

虞堯典
卷一

二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首二節提綱全寫帝堯德性之大足以包絡天地故功能
出于無心其妙如此若性分上該括不來從事爲上補奏
便牽脚掛手矣當時秉筆史家親見堯德難名只可摹德
光之映見而已故首揭放勳二字方言勳則欽明文思恭
讓著其德隨言德則既睦昭明於變著其勳見勳卽德德
卽勳性體渾然不分事理史于堯勳德上皆冒以虛字勳
曰放德曰俊統映一光不可分別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
讓緊連讀若非安安易繇允克允克卽安安之換字恭讓
從德性來德性則何内外可言家國天下合同而化堯實

無爲也。但克明俊德而已。須知欽明文思直指性體者分四德。便有過際。何名放勲。惟欽明文思定不得堯。故重申安字。靠實恭讓說。允克直躋安安之界。總見堯無能名。只得疊言之體。言之又不盡。遂從勲不可捨處應手虛落。一光字所謂一光周匝全彰妙體。照下克明俊德語便已籠罩不住了。曰被口格不說四方說四表。表已無外。不說天地說上下。上亦無極。下亦無極。惟無極而又曰格。直舉上下透出其外。惟無外而又曰被。又將四表包裹于中。是史臣方修言四表上下。合下已無四表。上下見四表上下都在堯一性中。光便是勲。安安允克便是光。無不被格便是

放勲。○此贊帝堯之放勲一性之流光也。曰若稽古史臣追叙。摹想不敢執定。故上下俱用一曰字。謂或似之耳。非真堯也。不言德而舉勲。不可推本勲由于德。蓋洪荒來義黃數聖人皆有功生民。堯功尤大。故曰放勲。放猶放縱之。放堯功流溢自近而遠。無所不屆。山川不得阻。封域不得限。正合上下四表放勲在心體最不可量上形狀。不着事業。自念慮以至立身行已。四海九州無處不是德。卽無處不是勲。他却有一種優游沛溢源源流迅之妙。說個放正見有體有用無爲自成。故欽明二句。雖就堯心體變化不測處。揚其放勲之自光被二句。揭其放勲之極然。總在放

勲二字範圍之內。堯德只一個欽爲主。欽之昭晰處爲明。欽之經緯處爲文。欽之何處處爲思。而欽形見出來。卽爲恭爲讓。蓋篤恭而天下平。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以恭讓有關於放勲。故耳人君莫不有是德。惟堯爲能安。所謂安而行之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間也。欽明文思渾然一耳。于發見之際。見心體本自肅然嚴密。洞然不昧。燦然絢熙。而淵然通微。有如此者。四者在帝性中。史臣何緣知之。都在作用上見。欽明文思原是安安的。乃本來面目。適還本來。何須勉強。若謂欽明文思自見以爲美。而安之便非安安矣。德性之妙。難以形容。安不足以盡。故着安安二字。并其形容之迹而忘之。殆安而又安者也。重言之是贊體。卽稱巍巍蕩蕩之類。允克卽安安之時措者。總在心上摹寫恭已南而是恭。允者肅蒞之儀。與本體相符。發之愈莊而窺之愈實。乃可言允。虛已以待臣民。是讓。讓卽揖讓之讓。此身渾是虛體。舍已從人。綽有餘裕。視天下皆勝子。真能以萬乘之尊。處于匹夫匹婦之下。方是克。照注根上句說通。二句卽是光指帝之精神。動若說若謂誠則形若便兩層。光卽安安允克處。這段精光日到皆空。性疑皆談。中涵本柄。外映加輝。史氏特把此字指點性靈。惟性體原四海天地都是統同。倘性光受一分虧。便宇內受一

處暗乃渾是原初統同的性光一任橫想豎想都在他映照內被格在堯身上看性體默運六合自貫耳不可浮撇政治上去參天贊化不外民物亦不着民物着民物便着事業不可以光言矣人惟此身養不充實無光輝所以不見被格光是學者試默坐凝神須莊敬和樂亦覺此身有上際下蟠不可限量者光字串下被格光之所被被于四表光之所格格于上下一橫說一豎說四表上下不平上下即四表之上下也不曰被四海而曰被四表以其出于四海之外也不曰格民物而曰格上下以其有功於天地也被以覆冒言格以充塞言合被格方是光字影像

尚書章句

虞堯典卷一

五

按曰古越字後改曰越若仰暢若肅若之謂越若稽云云者史臣隆重其事必曰若以稽之○正義曰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四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于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前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河圖括地象云西北為大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注天不足西北是地戶又云天左動起于牽牛地右動起于畢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廣雅天圖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

尚書章句

虞堯典卷一

六

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一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圖周之里數也以圖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于中是地去天之數也胡安定云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為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上節渾成說話，此節見光從明生，指出光明中影子如明月中山河大地無處不徧滿映徹，故又結一克明字。俊字俊非有加于德，是德性元初全體克明便是全體照徹正一點欽翼的精神不受昏迷處，要見大學一明明德堯開其宗爲萬古良知的派，其齊家治國天下平觸處光華能令萬古不至長夜止，此精光相傳此節仍要寫一光字如云無放勳至被格極矣，而總之曰光則勳之放無他亦曰克明俊德而已，君民聯于一德，上下歸于一明，以是德親九族德在卽睦九族遂既睦矣，以是德平章百姓德在卽昭明百姓遂昭明矣，以是德協和萬邦德在卽時雍黎

尚書章句

虞夏典

七

民於乎應時而成雍熙矣，析之有親疏遠近之形，合之一克明俊德之體，所謂放勳者蓋如此。○克明一句是總括欽明二句，下六句是撇開光被二句，通節是一個克明俊德，俊德是渾成語，不用欽明等作骨，蓋此乃史臣贊頌之詞，非俊德中有此條件也，明日克明雖非去昏復明然聖人亦自有聖人之工夫，克明猶猶荷到底之謂，蓋以他人鮮能而聖人獨擔荷得起勇往力行不少放下，以至于有成功實效及人及物，蓋與天地同運于於穆之中，視日月至之學懸絕，德本俊也，昏之則失其俊，堯德非有加于本性，俊于其明也，天地民物之精無不包絡，故稱俊德使帝

猶待拂拭則未經拂拭前德又何以完滿，惟自性本明亦直還以明，有卽昭昭之體見丕冒之神，剖終古之蒙卽作萬物之親者，故曰克明，曰明有燦然精瑩之義，曰克明有優然有餘之義，克明是提起話頭，只輕遞緊接，以字貫下三段，正克明處以者以其德也，非堯有心以推之，乃此神行之妙，每兩句一氣并說，睦卽親章卽明，雍卽和各自變文以類相對，于九族曰親睦，于百姓曰章明，于萬邦曰雍和，隨地立文，其實睦者亦明，明者亦和，和者明亦在其中，合之總成個俊德之克明，家國天下在克一性中觸之斯應耳，通主德言無政事要認九族有親親之殺而堯以

尚書章句

虞夏典

八

一德親之專論齊家九族不兼異姓在內，蓋德本斯人同得而一本中此一脈尤覺呼吸相通，設使不同依德中雖禮文款接終帶乖睽，其睦有形盡而心未盡者，下昭明雍變俱非只感化神速都因醒會，着這統同本體章卽禮記章志貞敬之章，揭吾心志明示百姓有照臨之義，章與闇對，百姓苟安日用昏昏罔覺，聖人中天將他久蒙之性發露出來，不問智愚與之勞來匡直一齊煥發如二曜之懸容光必照，看來只是一片故曰平百姓已自舊染一新性真發現雖千年暗室卒無不破之重昏也，向明曰昭，昭極曰明，言明不足故言昭，明與平章應言堯以德章之

而彼卽章于德也。曰萬邦四海之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遲速異質而皆以協和之協和又就平章廣被處祗覺無一暗汶卽無一乖駁明體原是和體念念洞朗卽在在薰蒸克象便成協象乃黎民真堪歎美凡化生之倫若復守其故恍變一番景象皆密迎于時之自開不但惡變爲善卽善者亦須變動一番時雍卽是變處此變至神難以形容史臣深美于中不覺嘆形于口要體本文黎民下突入一於字於非歎其變正嘆其變之時耳時傳訓是字看來易六十四卦皆言時時字實首見此變若非時變不必神如四時變動微而不覺亦移于密而

尚書章句

虞夏典卷一

九

常新陰陽寒暑雖遞乘互奪而太和元氣自存黎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雍然共返于恬愉如寒崖枯木亦無不回之生意也故言雍不足言時雍三段須描出過化存神之妙合家國天下以言德則德爲實得本俊德以言光則光皆實際而又何不被格哉合齊治平方見放勳勿逐句貼總是放勳難名有不勝贊美意史贊帝堯原非實錄不過如雲如日摹寫光景耳若將天下國家作實話便覺放勳有形容可盡處

按正義曰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祖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陽等以爲父族四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謂人有子二族也已女昆弟通

人有子三族也已女子適人有子四族也母族三謂母之父一族也母之母二族也母之昆弟三族也妻族二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一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也昔殷與周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陳士元曰按萬盈數也萬方猶言萬國外紀謂黃帝畫野分疆得百里之國萬區劉恕疑百里者萬非方十萬里不能容是始繼人度之而不及于橫也縱橫合度則百里者萬特方一萬里耳書之稱堯則曰協和萬邦稱禹則曰萬邦之君稱湯則曰誕告萬方稱武王則曰撫萬邦是蓋極言其治化之遠以萬爲成數謂遠近大小之國不止于千而已

尚書章句

虞夏典卷一

十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訖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鹵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弗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六節記事記言類舉互發總言曆法而以授時爲重所謂

急先務也。首節欽若曆象正是敬授下文驗曆置閏卽曆象內事。所以爲敬授者也。故于考驗曰平秩平在于置閏。曰允釐節節與敬授應。通六節只是敬授人時一句便了。曆象授時是先。舉計每歲曆象之後未授以前。總計三。林凡一千九十八日中間必有一閏是曆象專因置閏而設。安得謂各爲一事上重考驗下重置閏乎。蓋首只說得曆象授時未分析所謂曆象者如何。分命四節正教他考驗日月星辰併驗人情物理以分四時耳。玩以正以殷字面自見其間氣盈朔虛卽見于窺測中者無可頓放必置閏方可定時成歲。故復出咨汝義暨和節蓋必如是乃所

尚書華笈

虞典

十一

謂曆象而授時也。或疑曆象既爲閏設則曆象下宜言置閏。何又另發端不知若論曆元初起大約天運一期與人間一歲春夏秋冬却不甚差只因積而後差積久愈差故須曆象以置閏。若統論授時畢竟閏者歲之間不問歲之常以其常者舉正于始。故先言曆象授時以其間者歸餘于終。故後言置閏定時。此事之理亦言之叙若不先言曆象必待置閏而始言則積日之差無由推步。若不先言授時必待置閏而後言則未閏之前已有頒布。乃命爲綱分命申命爲目先虛後實惟分命四節爲上曆象敬授之實故傳卽云頒布又云考驗考驗是曆象之事頒布是敬

授之事頒布乃已考驗者考驗乃未頒布者一事略分兩項故傳用且字別之。史家記事之體說一事了又及一事則以乃字起之非謂堯之治必至萬邦時雍始命羲和也。乃字是重其事惟重其事故又分命申命乃命節通節直下而歸重授時治道時爲大授時敬爲主必須欽若曆象是這樣敬授人時方好蓋欽若以曆象便是敬授處也。首先提民之所係在人時時之所考在天道天時不可見。見于日月星辰日月星辰不可測可推算者曆耳。可占候者象耳。天有玄天蒼天等名曰昊廣大意昊天就形體言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爲體但象數星官能按策而求惟曰昊

尚書華笈

虞典

十二

天其理最微奧廣遠而在人揣摩憶度之心易起牽合附會之說易滋故須若若處正是欽處曆也以天象也以天而已不與焉。是曰欽若聖人心法之精範圍天道其欽若處必有非分別思慮所能及者下考驗置閏正欽若所在須舍下意說曆象是欽若下手處世儒所曉而欽若二字正以昊天故叮嚀從來未曉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而紀其度數者曆也此重在治曆上曆非卽是曆是天文書所以推算作曆者象璣衡之屬是觀天之器所以占候合曆者曆雖是書象雖是器然須作活字看只說曆所以紀其象者便明正隨時修改以合日月星辰者也。曆象不可以遲

速順逆爲數經度次舍爲象蓋觀天之器正以察其遲速
順逆而經度之不齊次舍之有定正有數在內故紀數之
書亦可以言經度次舍也今須總以七政之行有遲速順
逆爲主其遲速順逆中之一十百千萬井然可計者是曆
數其遲速順逆中之東西南北中灼然可見者是儀象爲
定人時計必在曆象日月星辰蓋因星辰以定日月之會
而日以推月月以推歲歲成而分至啓閉始得不爽其候
安得不詳究日月星辰星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
日行速月行遲每月之朔月行及日初分之度而與之會
會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日月所會之辰
尚書章句

不能違天也人時不止農時凡曆日所載人事應候而起
者皆是當曆象日月星辰爲成歲計預爲究竟之辭故曰
敬授人時人時不外天道故以欽若爲作曆之主意欽敬
二字欽明心法要重發○邵元錫曰命義和首欽天何也
曰帝則莫大于經天欽明聖人之心微也何不放也上察
于天明矣天主日配以月播五行于四時而星紀辰次畢
有道有軌也敬而明之曆而象之循其道順其軌毋失其
天常而人時從授焉是經天也囑夷南交西極朔方測候
盡四表而命之陽谷命之昧谷命之幽都明都王日也日
千里不同晷而萬里同象也出谷而明入而昧明而物詭
幽而物從易也春寅寅日秋寅戌日冬夏敬致日欽日而
若之也日南北陸東西行而時從改也平秩東作平秩南
訛西成而平在朔易也欽歲功而若之也歲功作于春長
假于夏成于西而歲籥易冬也霽日中而立二分永短極
而立二至星中以爲紀物以爲候其殷而正之者若之也
天行歲于日而盈矣月行縮于日而虛矣虛盈不可竭而
近矣則定之以閏日月星參相得而辰從則萬古一日也
其定而成之者若之也于是乎播諸百官百官莫不祗威
奉順理陰叙陽日星爲紀月以爲量發欽得度爰調無方
天工用亮天載所由以成章也是經天也

鄭氏曰離爲日日天文也艮爲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飾成資○漢上朱氏曰以天文言之無非剛柔交錯陰陽之精在地象物成列光耀離合皆剛柔也日陽也而爲離月陰也而爲坎緯星動者陽也而太白辰星爲陰經星不動者陰也而析木鶉首爲陽北斗振天二極不動故曰天文也聖人觀乎天文則知剛柔有常矣故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春震秋兌泰之時也夏離冬坎賁之時也泰易爲賁四時互變時變之象也離有坎日降而月升也坎復成離月降而日升也天氣也而成文

尚書章句

虞堯典

十五

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爲氣明而幽也氣聚成形幽而明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理故分而爲二推之以四生二儀四象八卦成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源于太極知此則知幽明之故也鳥獸之文即天文太玄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舉鳥獸則龜見矣仰觀龍虎鳥龜之文其形成于地俯觀山川原隰之宜其象見于天凡在地者皆法天者也○古法以紀部爲宗從伏羲先天甲寅積周一千八百一十四紀再入十五紀人元一十有二部當癸酉部歲在己丑而生帝堯至

甲辰歲十有六即位越二十有一歲得甲子而演紀作

曆是年天正冬至日在虛一度按乾鑿度皇極經世及漢皇甫謚所載並然○吳徵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沼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在行于地凡歷十二舍而爲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爲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

尚書章句

虞堯典

十六

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爲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轸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爲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辨其序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其月之建卯日月會于降婁而爲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于鶉首而爲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于壽星而爲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于星紀而

爲斗牛之次以至十二歲十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是日月星所麗之處故日月星爲三辰五星爲五辰歲星一周爲十二辰北極之尊爲北辰以配三光則爲日月星辰○郎瑛曰夫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而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水遇土則有音故五與十土之數也乃爲水音火入水沃沸而有音故一六水之數也乃爲火音土經火煨而有音故二七火之數也乃爲土音所以金音九四木音三八土音五十水音一六火音二七此不易之論又支干之數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則四也是以甲子乙丑甲與子皆九數乙與丑皆八數總計四字通得三十有四除却三十成數其四乃金也故甲子乙丑納音爲金丙寅丁卯丙寅皆七數丁卯皆六數總計四字通得二十有六除却二十成數六乃水數也火以水爲音故丙寅丁卯納音爲火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乃木數也故納音爲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乃火數也土以火爲音故庚午辛未納音爲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乃土數也水以土爲音故甲申乙酉納音爲水五行各舉一條餘皆以此例起皆可合

矣○陽經陰緯經之體縱緯之體橫天度以二十八宿爲經縱五星之躔爲緯橫縱靜而有常故曰經星橫緯而動出入故曰緯星○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蓋四時者氣也五行者象也四時各分九十二日八十分之二十五爲一時之正而五行則以水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而土則分王于四時每季一十八日有奇○水春九十配于冬自立冬至立一日八十分之二十五○火秋九十配于夏自立夏至立一日八十分之二十五○金冬九十配于秋自立秋至立一日八十分之二十五○木夏九十配于春自立春至立一日八十分之二十五○土分旺四時一時十八日有奇四時計七十三日五分○金星與日同南北之行爲麗與日分南北之次爲縮出早爲月食出晚爲天妖主兵家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超舍爲應退舍爲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妖水星出早爲日食出晚爲彗四時不出則天下大飢火行一舍二舍爲不祥東行疾則兵聚東方西行疾則兵聚西方填星失次而上一舍三舍則爲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戚五緯之變○水星星春見奎夏見東井秋見角亢冬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晨見候之于東方夕見候之于西方○火變感

常以十月入太微垣受制而出行則宿司無道其出入無常也○金太白出以寅戌入以丑未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一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一入入三十日而復出○木歲星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孟季四四一十六四仲三四一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一周天也○土填星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一周天

分命四節專主考驗正爲作曆計非曆成之後而考曆成則不必考矣此曆卽上文曆象之曆謂紀載之書四時各紀故分職以頒布而考驗之推步二字卽體貼上文曆象

尚書叢書

卷一

十九

二字曰恐其推步之或差者卽是恐其曆象之或差也四節句句要見考驗意氣輕清則成象下重濁則成形而成形者不能不資輕清以立命故日月星辰盈虛往來之氣在人間成歲月時故時不春則物不作不夏則物不訛不秋則物不成不冬則物不易此其或先或後有非時則累月不見其當先氣至纔頃刻已病其爲後者今不論政事精粗鉅細亦不分人物靈蠢先後次第一惟其宜故曰平秩平在平字根定四時定字說總不過訂正四時之令專爲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耳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授時事是考驗的主意平秩平在俱是義和職掌當然非卽

是考驗考驗之法只在春秋二分冬夏二至分至定則四時節候皆不差矣蓋曆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啓刻氣候宅嵎夷南交西朔方出納敬致皆所以定卯酉子午之中推日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寅敬賓饒謹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日宵永短與中星連言者初昏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爲晝夜之分又分摺四中以得日度之昀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蓋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爲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而見惟候日啓進退日出于卯入于酉行至子午則

尚書叢書

卷一

二十

中天也春秋分出入景正則中天可知夏冬至中天景正則出入可知皆舉一見餘測春分之日景已頒曆法可以平秩東作又驗之晝刻驗昏星纔真是春分節氣由旦而晝而昏法加詳也附見民物者一春皆然取民間所易曉也餘倣此○四節內考驗曆象也平秩平在授時也考驗而後授正所謂敬授嵎夷南交西朔方皆仲叔所宅地在四陸便測候也官次之名因地方向如今衙署題扁類東曰陽西曰昧以日言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曰陽谷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谷者日所行之道非真有谷而日出入也幽都亦以日言夏不言明都者類見意非脫也

春秋測朝夕之景驗其時位冬夏測中天之景驗其短長月之行隨日驗日則月可知星鳥星火驗辰也星虛星昂驗星也折因夷隲驗人時也義仲領東方專典春政寅賓以下句句都着考驗上要點出已載諸曆意寅日在春分之旦日中在春分之日星鳥在春分之昏平秩則舉舉三春言當春分之旦日升自卯時出于卯位出日之影雖曾載曆而未必皆合無差故必致敬迎接如見賓察日出之景果五尺二寸五分與曆合否此測日景之事春為陽中主發生東屬震萬物並作發生于東不單指農事平秩者將一春之令如立春雨水之類一一次序之以示民此句

尚書章句

卷一

三十

不是考驗乃敬授人時事考驗專為平秩東作設而春事所係莫要于定春分之候定春分之候莫精于定春分之日景此處不差平秩之事思過半矣時日之差起于杪忽故須考驗若時至事起豈能差以時月故秩而不驗也注云授有司者諸皆義和自驗惟是次序春令付與親民者行之以驗民之行得去否看來秩是作訛成易中先後之序平如義仲雖宅嵎夷而東作不特于嵎夷之有司合天下而均授之謂蓋四官雖東南西北分宅而作訛成易則不分屬東南西北前三季俱有冬在字意冬季又無秩字互文處春秋平秩于測日後夏冬平秩于測日前為平秩

盡一季之事特變之以見皆四季中事非止分至之日然耳以殷仲春紫微日中星鳥實者寅賓一句平秩句錯于寅日日中之間與上不相因非寅賓了即平秩也餘倣此仲春乃中一春而為月春分則中仲春而為日日之中星之鳥在春分之日者已載之曆矣今從而驗之春分之日果適中而五十刻春分之夕星鳥而正居午位否星日不差則仲春不差矣故以是而驗仲春為陽之中也蓋陽氣潛孚于黃鍾之宮至孟春漸盛既來應于夾鍾之律至仲春適中惟陽之中于春也無形象可考晝觀于天者陽氣之精也則因其日之中以正其陽之中夜觀于天

尚書章句

卷一

三十

星者陽光之餘也則因大星之鳥以中夫春之仲若日木中星未鳥則陽之釋也日過中星過鳥則陽之極也豈所以為仲春哉日中日字日夜之日出日日字日月之日日中只重時刻踰度測景亦是寅賓事不可用天地四時之氣皆不外于中于午者二至之中亦天地之中卯酉者二分之中亦陰陽之中也以二十八宿之中星至中而止須知考中星者不是七宿之中星謂之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惟天之中星加以地之午位乃與地合得天運之正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于南方天體至圓北高而南下形如倚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

常見而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而不見其體至健
晝夜運行不息本無度可測以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每分九十一度有奇于四時昏旦之際以中星寬
之則一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而又過一度日逐天行少
遲一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恰周其數不及天一度
月行尤遲一晝夜行三百五十二度有奇不及天十三度
十九度之七五星亦逐天行遲速各有度數蓋天度與中
星相去常九十一度日初出時以前九十一度爲中星日
入之際以後九十一度爲中星當子午中分各相去一百
八十一度有奇每日移天所至之度于日出日入之際以
定昏旦中星天順行經星亦順行每官以三十度爲法每
月以三十日爲準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
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
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爲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
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
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
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
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術環無窮蓋星隨天西轉
無刻不有中星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于節氣初昏之
時候某星中于正午位以審作曆之差否四者昏時皆入

酉也故堯典之所指卽謂昏中也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
星昴星虛是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則以次言星火是次
不當中而界于兩次之宿則以象言星鳥是以星鳥言者
是以四象言也以星火言者是以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
出于二十八宿四分之則爲四象十二分則爲十二辰耳
鳥者朱鳥總舉南方七宿春分之昏星鳥在南自井至軫
中三星爲鶉火形似鳥南方屬火火色赤故曰朱鳥堯演
紀之端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日在胃十二度日入西
以胃加酉則鶉鳥當中未春分則星鳥未至午位既春分
星鳥又過午位矣此考中星以正四時之法此定中氣之
事陽生于子至午而極前卯則未及後卯則太過惟仲春
卯月爲適中也春秋言殷陰陽之適中卽分字夏冬言正
陰陽之正位卽至字殷正四仲正是定分至仲月之節氣
正轉以推季孟舉可知矣以字無工夫一春之月民果析
鳥獸果孳尾以驗春氣之溫和合曆否析如壯者在田老
者在邑之類民以氣之溫而散處于郊原與束作相應孳
尾者氣之和也不必分貼鳥獸百姓作息于造化中然猶
恐人爲或相習而成若鳥獸無知而困于氣其動出于自
然故也要之殷仲春與驗之民物皆爲平秩東作也夏秋
冬亦然○曆象而不考驗卽非敬授何以使民趨作訛成

易之時乎故總命後又分命四時驗曆命羲仲以司春曆而春之盛德在東考驗所居地固在東表青州之鳴夷而官所次止之名曰鳴谷鳴夷鳴谷見日所出處也春曆爾專職矣而何以考驗耶春分之日出卯也立春以後東方之氣至而人事有所宜作也春分之日當五十刻而春分之夕其正南之中星宜鶉鳥也又時至立春以後其氣溫民且析處而鳥獸且孳尾也前皆已曆之矣未知其驗何如汝則于春分之旦敬以接夫方出之日而識其景果五尺二寸出于卯時卯位乎又均次一春民事在東氣所當作與者而布之有司觀覽民間其氣候之至果宜于所事

尚書章句

虞亮典

三五

否也至于春分之日日果百刻之中而五十刻乎春分之夜星之見午位者果鶉鳥乎于以驗其爲三春之中月中秋正而三春可正也猶未也又驗之一春之間民果散處鳥獸果乳化交接與合則其曆可行少有不合即當修改此春之人時無非使民知東作者羲仲之職然也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星鳥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共形如鳥西飛禮所謂前朱雀也春分日朱鳥昏見于南方○金氏曰午上有鶉鳥星在星

之東首西尾東故星爲星鳥未爲鶉首已爲鶉尾是也分命申命就乃命內分其職掌使羲掌春夏和掌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內又重分之故于冬夏變言申命時說俱照冬幽都遂增入曰明都三字不知古史影帶互見不增入亦自見得明都南何取相見乎離之義離亦日也南訛萬物至夏而壯長與作者于焉變化其間也有節氣早晚故須平秩授與有司驗之敬致與寅賓寅餞不同蓋驗日有中道可憑夏至之日則天道已行于北陸而占所反在于南方非日所出入處故當夏至午時立八尺表表下橫置尺五之土圭伺日行至中天去極六十七度強夏至之午景與土圭相齊恰長一尺五寸便是地中土圭識日景當在中岳不必南交但取義耳致作攬致訓謂度其景之至否以知其氣之至否也伺者如祭祀之敬故曰敬致寅賓日賓之也餞納日餞之也上皆着個寅字冬夏日至亦必有所以致之致亦須加敬如寅賓寅餞者然故下字若此耳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着乎其中夏至日行北陸則高而遠地出早入遲故日長日行天頂故其表景短冬至日行南陸則近地偏側出遲入早故日短而其表景長雖器景長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長爲冬至景短爲夏至則一也日分十二時者歲月日時之定數

尚書章句

虞亮典

三六

日分百刻者古曆日分之用數致日之中則南北可知日
永考日刻于夏至之日星火考中星于夏至之昏敬致星
火指夏至一日言火者大火東方七宿房心之間謂所考
之中星在大火之次也夏至日在轸十四度日入酉即以
御加酉則昏時房星與大火當中以正者以日永星火而
驗大陽氣之果正否也若自朔至晦為仲夏亦何必考驗
正以月有定而氣不齊或有入孟月者或有入季月者故
須以至日定之可此即置閏中法正即是至字夏令屬已
午未皆為南方陽位而午居已未之中故曰正陽位因者
乃仍然散處以興作也厥民因漢詁謂春時民已分析今
周之于義通折而又析乃蔡氏自以意釋不復論義矣希
革訓易亦就毛言或以革訓皮者非蓋人物之毛髮皆生
于血而血屬陰夏至之時陽極而陰消其血微故毛希革
至仲秋則陰氣漸盛其血生故毛毳仲冬則陰之極而血
已盛故生氄毛民物皆考驗其氣之愈變也南詛民因希
革指一夏言○帝繼義仲之後中命義叔所考者夏曆而
夏德莫盛于南方故定汝考驗所居之地在南交阯官次
之名曰明都蓋極南陽明所聚也汝何以考驗其地耶大
夏南方之氣至在人事自有所當變化者至于夏至之日
景僅長一尺五寸是日晝長至六十刻是夕星為大火星

當見南方午位也且立夏之後民不止于析而鳥獸且當
希革也曆備之矣安知其信乎汝其驗之官在南方即均
次夫南方庶事至夏而當變化者班有司而條視之信如
曆所云否以夏至之日中用土圭八尺測南方日景果近
北極而短與夏至日果六十刻而夕果中星為大火星與
以正夏至為陽之極也夏至正而三夏正矣又驗之三夏
之民果析而又析鳥獸果毛希而革易與此夏之人時無
非使民知南詛者義叔之職然也
按纂要云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晷初出為旭日
斯曰晞日溫曰煦日在午曰亭午在木曰昃日晚曰旰
日將落日薄莫日西落光反照于東謂之反景在上曰
反景在下曰倒景○鄭康成曰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
次三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正中也○七
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
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者龍之中星特
舉一星與鳥不類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五
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
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
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
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

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四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
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
法歐陽公作史于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
之明白○星始則見于辰終則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
午中于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爲中月令舉十二時
之中以未爲中以火星論之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
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
見于辰火伏而蟄者諸星亦然詩定方中亦以十月申
于未也朱子堯時昏旦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漢晉以

尚書章句

虞亮典

三九

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

秋金令也金氣盛于酉故測候之所在西極之地日入于
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日沒于酉故就而測焉納日在酉
時酉位指定秋分之暮言傳夕方納之日即改本文寅饒
字非朝夕之夕寅寅敬致寅饒總是欽若意平秋驗一秋
之政西成對東作言秋爲陰中西方屬金金主收飲萬物
以成故曰西成宵中句驗秋分之日星宵中秋分之夜晝
漸減其所盈故夜漸復其所虧秋分日在氐十度日入酉
即以氐加酉則初昏之時虛宿當中虛乃北方斗牛七宿
中之一以星言也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以

酉對卯言以夜對日言皆取陰之意厥民二句驗一秋之
民物夷者秋涼暑退人氣平夷固是然亦時至三秋萬寶
告成民皆安居樂業而享恬夷之福非復前此之散處興
作也毛毯對希革說○分命和仲司秋所居考驗之地則
西極官次所名曰昧谷日所入也何以考驗其處耶秋分
日入酉也立秋後西氣至而事有所成功也秋分之宵當
五十刻是夕中星宜虛也三秋民氣宜平鳥獸宜毛毯也
皆在曆矣能無或爽乎汝其驗之于秋分之暮故以饒夫
方納之日而識其景果五尺五寸二分入于酉時入于酉
位否又均次一秋中西方民事所成就者驗之果與曆象

尚書章句

虞亮典

三

合否與秋分之宵果正五十刻與晝相等考之秋分初度
中星果虛宿適當午位否以殷仲秋而定爲陰氣之中至
于三秋之民果暑退氣平鳥獸果毛生而鮮潤與此秋之
人時無非爲秋成計者和仲之職然也

葉氏曰日之出納以一日言之則東西也以一歲言之
則曰陽物隨陽以進退南者陽之正位冬至陽始萌日
自斗而北行則進而離其所至春分而陽功顯萬物于
是皆作故謂之出夏至陰始萌日自井而南行則退而
復其所至秋分而陽功畢萬物于是皆成故謂之納一
日之出納均于東西惟仲春在奎十四度仲秋在角五

度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去極俱九十一度皆以卯出以酉入則囑夷正其所自出也故命曰暘谷西正其所自入也故命曰昧谷因其一日出納之正使治其一歲出納之事者

冬水令也水氣盛于北故測候之所在朔方朔方北方也北為積陰陰之終則陽之始朔猶月朔之朔取終而復始意在易艮卦為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程子曰艮止也止則復生不止則不生故艮終始萬物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朔名方意最深遠堯都平陽去朔方近故南至交趾東至囑夷西至于西而以爲測候之所宅者不常居

尚書叢書

虞光典

三

也夏書曰時官離火則知官在國都矣曰幽都日照三面而不照北也單指方囑勿兼時令照明都看宅朔方曰幽都只一句書前宅西曰昧谷等俱然三時有事當秩序之曰平秩冬則物皆藏入事畢更新當均平而省察之故曰平在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曰朔易易改易也仲冬建子之月新舊承續之交是除舊更新之時疏謂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圉舍是人與物皆改易也故在察其政以順天常四仲舉二分二至多言一日之事惟平秩言一季而平在又統言三時何以見平在統三時從古皆于季冬班來歲之曆則凡來歲春夏

尚書叢書

虞光典

三

秋先後所宜者皆當于此冬豫為體察比至其時即所宜體察者次第布之已耳是平在先于平秩也在者在其秩也故用異文然在非時定在亦不平所以言置閏平在句驗一冬之政日短句驗冬至之日星厥民句驗一冬之民物時說云冬至不言測日景春分寅于卯夏至攸于午秋分餞于酉獨冬至于時則日入地中無景可測耳蓋歲與方與晝夜各以類從春中日出于卯必東方可以候之秋日入于酉必西方可以候之夏日中之影在南必南方午時可以候之極北日遠且冬日尤遠故不書日按渾天儀云其春分之日道卯酉正當天之中央日之行以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為晝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為夜故日中宵中也夏至之日道寅戌當天之北日行一百八十二度之外又兼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總二百一十八度為晝故日永也冬至之日道辰申當天之南于一百八十二度之內除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止有一百四十六度為晝故日短須知地中以南長有不及六十刻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長有不止六十刻短有不及四十刻者日短是考日刻于冬至之日星昂是考中星于冬至之昏以正者以日星而驗夫陰氣之果正否也冬言日短不言宵永者冬至陰極疑于無陽晝屬陽宵屬陰舉晝以見夜也

春夏日鳥火舉辰以該星秋冬日虛昂舉星以該辰也昂乃西方奎璧七宿之一亦以星言昂星者形似虎西方屬金金色白故曰白虎冬至日在虛一度日入酉即以虛加酉則初昏之時昂宿當中四時中星何由而定曰昏旦之星由日而行出入志其中黃道既每歲有差則日經亦隨之而變故正四時之中星必先于冬至日口經既定于冬至則推之四時可坐而致大抵日冬至日躔與夏至日躔對衡春分與秋分亦然堯時冬至之日日在虛一度則星鳥星火星虛昂皆于四時之中而得其中耳隕如幽風之入此室處既則冬生非鳥獸知自溫也○命和叔司冬

尚書華簪

虞堯典卷一

三

帝申命之居地朔方冬氣嚴凝莫盛于北也官次之名曰幽都冬日行南北暗也何以考驗共處耶曰惟改歲新故相因而朔方之事有宜更易以待來歲者矣冬至日在牽牛去北極遠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至日之刻宜短而中星則昂在矣一冬之民宜隕而鳥獸宜翫毛矣此有成曆在也汝其考之在朔方即均平在察朔方所變易之事以授有司觀朔民所變易者如曆否冬至晝日果短而止四十刻為極短冬至初昏星果昂見南中與定其為正陰之氣以正仲冬矣一冬民果因寒而聚于內鳥獸果生更翫細毛以自溫與此冬之人時無非為朔易計者和叔之職

然也

四方之職皆互文見宅西則囑夷為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為北可知舉春口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口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之鳥則夏秋冬之為龍虎玄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層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傳日行至是淪于地中非也若論夜則春夏秋之日皆在地中不獨冬也若論晝則冬之日何嘗不在天乎冬至日行南陸去北為遠故曰幽都既定名幽都則四時

尚書華簪

虞堯典卷一

三

皆名之何必云冬至日行南陸耶蓋日雖有行北陸南陸之別然不過自二極而分之近北極為北陸近南極為南陸若自地以上中分天體所謂南陸北陸都在南半邊北既無日所以北極之地有名幽都者舜典幽州取義于此○生生之謂易所以生生者一陰一陽是也日陽精也月陰精也蓋日月交會于朔而冬至之朔一歲陰陽之始傳注謂朔為蘇因月由晦復蘇取以釋朔之義可也惟不明朔之本來故謂朔為歲事更易而盡遺其本旨夫東作南訛而成皆言其方而冬獨謂之朔則朔即北矣不然何取于幽都之義也在易卦離為日

坎爲月坎非正北方之卦乎日月交會于壬而壬非亥子之間兩日終始之際乎虛乃北方七宿之中而中星在昴則日不在虛宿之初度乎見正北坎位壬子而虛宿所在謂之朔乃月之本位也每月晦朔之間月到坎位而日來會之則日月交會名之爲朔日魂月魄交相摩盪陽神陰精互爲吐納此正天地之交構也朔日之名本諸此晦即幽都而萬象幽暗自此復蘇與易之明入地中用晦而明其義同然易之義何取于日月曰坎位天地之中化機之根源也惟日月合璧于朔故相推明生萬古常新四時之溫涼寒暑萬物之生長收藏

尚書章句

虞夏典

三

悉本乎此世之人徒知天之神爲日而日與月交于朔莫之知也徒知人之神爲心而神與精交于坎莫之知也試肯審察于寤寐間當即得之矣是以觀精神交于腎則天地交構愈明觀日月交于朔則人心交會愈顯但在人一日之夜分即在天一月之晦朔一歲之冬至○王宇泰曰平秩南訛敬致則平在朔易敬致可知敬致無日字亦蒙上出日省文元遣使測候北至鐵勒北方未嘗不候日也況冬至爲曆元尤此要者先儒謂北方不敬致者北方無日故也蓋不明曆耳○驗日景冬至在于時子位上驗以冬至日行至于子則中天也故北

方無致日之文○按驗日影春分在卯位卯時上驗夏至在午位午時上驗秋分在酉位酉時上驗冬至在子位子時上驗蓋日所行謂之黃道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至于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小注之說乃是分至都于日停午時候之不似經文言出日納日中也須議

尚書章句

虞夏典

三

得○定歲之法以冬至爲第一日逐日記之第三百六十六日中晷景復最長是爲次年冬至記夏至亦然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二至初末可以時定以午景驗之似皆在午矣雖曰三百六十六日爲一期然第一日午數至第三百六十六日午實滿三百六十五日積二期滿七百三十日積三期滿一千零一十五日積四基滿一千四百六十日第一日爲第一冬至至第三百六十六日爲第二冬至至第七百三十一日爲第三冬至至第一千九百六十六日爲第四冬至至第一千四百六十一日爲第五冬至五次冬至實得四基滿一千四百六十一日當一千

四百六十一日測午景尚未極長第一千四百六十二日始為冬至如是則四莽之日實滿一千四百六十一每年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積四年之餘餘一日一月十二時四分之則每年有三時為餘數故曰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蓋以一日分與四年為餘數每年各得四分之一也夫既以一日分加于四年斯每年二至常定其時而二至之時址所難准要亦約量以定之耳○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游曰謂地之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也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又曰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為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凡測星治地令平規而圖之徑二十步一尺七寸四分之二六尺周三百六十五寸二十五分一尺為一度以立一表于地圭之中命曰中表不動從表之北置一表于正南之經項命曰游儀之表向南而望星每口星西過以尺量其下星在正表去所表之數每一尺為一度候星以牽牛為始在正南之極時為法從此以後日西過經八日昏時女星來中為八度復候女星至十二日後復候星來中為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復候星來中為十度○即琰曰嘗聞邊士云出去則北斗在南矣然不知去幾許昨

讀胡文穆公北征錄始知出塞二月至地名長清塞見斗南矣予度當時師行多緩若單騎竟行恐不一月又交州遇哉生明之夕則月在天中骨利幹國日沒焚羊脾熟時則日復東生矣是東西南北之極不與中國同然則佛氏四大部洲之說據此誠妄也○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晝日出見為晝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于晝則晝多干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于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

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
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
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
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耶
瑛曰嘗讀韓昌黎紀夢詩曰百二十刻須臾間註引董
彥遠世間只百刻百二者以星紀言也朱文公以爲未
詳因憶三山林永叔之說蓋海集中趙督緣王致道之
論三言雖殊而理則同又觀管窺外編而會萃之細分
十刻并具其圖庶尤明白也不知當時文公何思不至
此耶夫天行一週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

前書章審

虞亮典

三九

總而計之共九十六刻所餘四刻每刻分爲六十分四
刻則當二百四十分也布之于十二時間則一時得八
刻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
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
也既有初初刻正初刻非一時十刻乎一時十刻非百
二十刻乎今因微刻分數槩于初正二字故不知耳其
他或以子午二時各得十刻或以子午卯酉各得九刻
或以夜子時得四刻者皆非也此則十二時分刻之數
矣又按漢哀帝時常角夏賀良百二十刻之說亦未見
行與董言星紀亦恐非也茲以一時分圖于左又嘗見

一書云古無漏刻豈有朝陽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
至梁武帝方置百刻惜今忘之○三代以上曆無差法
非不差也順天運以治曆故也漢唐以下曆法愈密而
差愈多非始有差也執曆法以合天故也夫法象莫大
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者明莫大乎日月惟順
此以治曆而隨而變通焉故雖有差也亦差于本歲之
四時而卽因以革之不守其故轍此所以無差也蓋以
古今之日躔觀之彼天開于子冬至乃時之始也混沌
初開日躔冬至而日月五星皆在于子凡知曆理曆法
者莫不云然考之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是冬至

前書章審

虞亮典

四

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夫子之虛非
子之半乎堯時冬至日躔虛宿故知堯去開闢未遠也
周則冬至日躔牽牛矣夏商雖祀宋無徵以是推之其
在須女乎漢太初曆猶在牽牛唐在斗迨元曆日已在
箕今則在箕三四度矣夫斗牛女虛皆北方之宿箕乃
東方之宿也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六
十五六度可見日度漸移古今一也○堯典定中星以
戌爲昏世俗稱黃昏戌時是也後世不問日之短長但
以地上日入爲昏日短則不及戌星未中也說文謂火
死于戌是日至戌乃無光耳或言日行今古不同乃考

諸曆至今仲冬日經星紀卽月令之日在斗也日經在斗至戌時則昴星正中日短星昴無有差忒何可言差固知堯典以日躔星紀戌時爲昏月令以日躔星紀之日地上見日爲旦日入爲昏不知天者一槩論之故云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舍剪爲活盤于外作一定盤書十二時環之午上子下隨四仲以日加戌堯典中星見矣太初歷冬至日在午一度以中氣言也非日經星紀之日也堯日起虛一度亦同斯義○聖人南面視四時之中所以候四時以布民政也然則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爲

日月五星之次舍日行一度爲一日一周天爲一歲月行三十日一周天爲一月故日月一歲十二會爲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爲分星人君不能以朝夕察候乎星度也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曰日中春分也曰日永夏至也曰宵中秋分也曰日短冬至也所謂星鳥者南方之星七爲朱雀體春分則見于南方也所謂星火者東方之星七爲蒼龍體夏至則見于南方也所謂星虛者北方之星七爲玄武體秋分則見于北方也所謂星昴者西方之星七爲白虎體冬至則見于南方也雖然月令千餘月之昏旦中皆舉二十八宿如孟春之參尾中季

春之牽牛中孟夏之曰翼日婺女季夏之曰火日奎孟秋之昏虛中孟冬之旦七星中季冬之旦軫中皆二十八宿也惟仲春之月日奎昏弧中旦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而建星近斗石氏星經曰井有三十六度斗有二十六度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遠不可的指其昏旦之中故舉弧建以定之此又不可不知○

中星者非指天之中言君位坐北朝南則日月五星之運行皆在北極垣外意亦是適在南北極之間就此取中謂之中星大槩東隅西谷南交朔方是就平地而言東西南北也南方朱雀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

是就周天而言東西南北也中星不可作七宿之中星但以昏時見于南方午位者言周天二十八宿環列于四方隨天而西轉每方七宿各成一形故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星有定位而天旋不停春夏秋冬各舉其中一宿以知一方火居南中虛居西中昴居北中鳥以七宿全形言火虛昴以中一宿言四方經度之星以名言之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轸凡二十有八以物象言角至箕爲蒼龍凡七十五度斗至壁爲玄武凡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奎至參爲白虎凡八十度井至軫爲

朱雀凡百一十度總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日月所會言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正月會于亥其辰爲陬訢二月會戌爲降婁三月會酉爲大梁四月會申爲實沈五月會未爲鶉首六月會午爲鶉火七月會巳爲鶉尾八月會辰爲壽星九月會卯爲大火十月會寅爲析木十一月會丑爲星紀十二月會子爲玄枵堯典中星惟虛昂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勾序求之月令及漢晉志三統元嘉等曆分至中星不皆相對堯卽位于甲辰其二十一年爲甲子甲子尚書章句

乃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星昴星虛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日月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爾豈有月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然唐孔氏日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略不細與曆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于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明者昏早見而且晚沒暗者昏晚見而且早沒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略爾長樂陳氏亦日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此二家說言之則月令中星亦未可斷以爲盡舉月本也兼之歲差之說尤所當知而解經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此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蓋天度于零分而有餘歲日子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

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東晉虞喜宋祖冲之隋張胄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爲百年皇極曆酌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餘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參之大衍曆及近世景祐新書又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者又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說定之而歲之必差可知矣况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長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強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準之異乃欲拘拘以辯千古中星同異難矣且是說也一行嘗慮之矣其說曰何承天以月蝕銜步日所在又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爲法已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衝雖近于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積塵所壅則漏有遲莫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夫三度之差幾一刻之差也呂令上距堯時幾二千年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抑又有感

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歲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今術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針以爲準亦其遺法○天行不息十二時之列舍皆迭午非常午纔反則巳辰之列舍必相繼正午月令但舉昏旦中星耳日左轉列星附天左旋故昏中之星常在日在星之前以其附天先至旦中之星常在日在星之後以其附天後至前後之星多少不同者由星星相距有疏密疏云前星過午後星未午言中星難取也故月令或取列舍外星之所建或取列舍全度之七星至與堯典異者天運之差也○正義曰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迥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書緯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春秋運斗樞所次七星一天樞二璇三璣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魁杓合故曰斗焉居陰布陽故稱北焉石氏乃曰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

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也又曰一秦二楚三梁四吳五燕六趙七齊也其占法殊焉天官書則曰杓携龍角衡中南斗魁枕參首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于斗也其取義異焉斯殆有見于七政所由叙哉夫所謂歲差者蓋後世史官考諸中星與太初曆不協大要日躔之次常失不及未敢有定制焉迨晉虞喜始創差法宋何承天倍之隋劉焯折衷之唐一行復推以大衍皆以所推之年爲日退一度至校以堯典月令之差又不符合或謂呂不韋已用差法故不宗堯典載考自堯甲子歷泰

是至字般曰中陰陽之適中也正陰陽之正位也此命官置閏正是作曆之法文雖叙于後實驗曆以前事其三百句原置閏之由以閏月句正置閏事允釐二句見閏法所係之大所以不可不置意通節俱是作曆之要天日均之晝夜繞地左旋一周而天每奇一度置閏不數而獨數其奇置閏之由生于有六日而究竟只成歲成字要玩其字與歲字不同節氣周爲其其以天行之數言指天與日會一周恰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歲星周爲歲但計十二月歲以月行之數言月與日會十二周爲十二月只三百五十四日歲之所以得名本因日與天會而成每日日退于天一度三百六十六日而日與天會則春夏秋冬一周矣假令止有天日會一件而無這日月會在中間夾雜便恰好一會爲一歲有何盈虛之可言歲何嘗不成而又何事置閏耶惟中間又添出個月與日會每一會只二十九日有零這二十九日有零既是月與日會須着謂之一月若以十二個月去合成那一歲則少了一十一日有零若以十三個月去合成那一歲則多了一十八日有零故不得已只將十二個月合那一歲然因少了一十一日有零則雖名爲歲而歲尚未成只叫做省日之歲這省日之歲積到將週三數置一閏月把前面月所少的日都補湊

足了而日與天會之歲乃成就所以謂之成歲成歲者非必拘日子多寡只是四時不差之成各四時差了便叫不得成歲功矣歲字正與莽字應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此歲差之由日行所多月行所少此因法之由本文莽字歲字問字是三個月日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正見得歲之成數如此故接云須以閏月定四時纔成就這歲若曰此造曆日之常法雖是人爲實合天道之自然而不容少違者也二有字重看氣候到此自然有此不是論置閏之法乃指閏爲歲時樞耳以閏月須活看猶言以此餘日置爲閏月也以字貫下有力言以此定之成之非彼自定自成也

尚書章句

虞亮典

聖九

三百六旬六日經文原主日與天會之數說只言氣盈不言朔虛紀實數也置閏全爲氣盈一邊不可以氣盈朔虛平對六日之下閏月之上須補月與日會庶見朔虛不言朔虛無以見氣盈而知有五行大過之十一日有奇耳其實朔之所虛亦盈數也置閏不說息虛只要消盈在人間春夏秋冬歲運之序不過分周天一氣若餘日不歸周天之氣不盡時卽不定時不定卽歲不成故置閏以消盈歸餘所以盡周天之氣也氣盡則時得其叙時叙則物得其宜而事得其理故閏者候氣之術問物成務之大端也置閏纔歲成而曆信允釐二句只與歲成平層○帝曰咨汝

曆數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此人時之有常而百工所據以爲準者也但天行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亦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天日進日日退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則天之所過其數已盈日之所退其數已竭于是復會于初起之度則歷分與至而二十四氣以周自春徂冬而七十二候以徧所謂莽也一莽之內凡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焉夫以莽數之全固由日與天會而得而歲曆之作仍以一莽之日爲準就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之內分爲二十四氣一氣每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交一氣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又

尚書章句

虞亮典

五十

六日而一歲十二月之日止三百六十外多六日是爲每歲氣盈之六日也十五日氣之正也二時五刻氣之盈也有六日正見氣盈之數一歲之月與日會者十二次凡二十九日五十三分五秒九十三微而與日會每月之日不能實滿三十日輒復遇朔通計一歲之月實少六日是爲每歲朔虛之六日也三十日者朔之正也其不及者朔之虛也分一莽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與日爲一月則每月止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月少六日是日又多月六日也氣盈多六日者多于一歲三百六十日之外朔虛少

六日者又多于一歲十二月之外。總之皆日多也。氣盈不置閏。則盈者益盈。而日漸贏。朔虛不置閏。則虛者愈虛。而月漸縮。合盈虛計之。以虛數作實數。算起來。則虛亦成盈。是合來一歲有十日之餘。三歲有一月之積。如以歲之常日而為歲也。則盈度未周。日無會天之候。以莽之常數而為歲也。則日行漸過。月無值日之期。故一年有六月大。六月小。分明把天數歸除。停當了算。多六日下來。故合那天行的過度。并以置閏。俯就月之十二會。除六小盡。得日三百五十四為一年。而盈虛所積。歸奇于一月之內。又即一閏不能齊者。紀之于後。而餘分所積。則總消息于一章之

尚書章句

虞光典卷一

至一

中。使春不入夏。而四時定。子不入丑。而歲功成。四時行而歲功起焉。百工因以趨事。若非授時。確然可憑。何名信曆。惟以閏定時。成歲而曆允可奉行矣。以此釐治百官。明示法守。凡作訛成易之事。及時修舉。又何績之不熙。○天者神氣之合。大塊萬有之光華。發揚于上。如人體堅固其精爽。抱形不離。故天常包地。左旋左旋者。自左歸右。東出西入也。天以二十八宿環列為體。二十八宿旋轉。即是天轉。日月星皆逐天左轉。所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非天原有此度。以日行所不及。漸約而成度也。天在外轉。日在內逐。月又逐日。日逐天。每一晝夜落後少許。以天體

計之。每日不及天者三百六十五分中之一耳。是為一度。每一日退天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退盡復遇天于初處。是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零。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本此月陰精遲緩。每日行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其不及日者十二度有零。一日退天十三度零。約二十七口退盡。天一周復與天遇于初處。又遲二日為二十九口有奇。乃退遇日。是為一月也。月與天會者。大約一年凡十有三。而與日會者。一年凡十有二。與天會者。無用。而與日會者。四時所以定也。蓋寒暑晝夜皆生于日。天以三光為用。而月星辰皆宗日。天為元氣之統。高峻無極。日為天主。故行

尚書章句

虞光典卷一

至一

不遠于天。而月以陰承陽。故其行常卑于日。而遲。然而月之會天。反數日之會天。反疏者何也。蓋天行甚速。日月皆不能及。其與天會。皆退而遇之。非能進而及之。非日月果退行也。天進過處。即成日月退處。日退少。故其遇遲。月退十餘倍于日。故遇是速。曆家以天為東轉。日月西行。是以其退為進也。嘗以易理推之。八卦之運。皆始于東南。終于西北。故帝始出乎震。終成乎艮。自左歸右。其理昭然。氣機變動。原自不齊。假如天與日月星辰無少參差。則不成造化。祭義曰。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故天度必有零。日行必少一度。月不及日。皆造化之自然也。歲月與

天會法也。月日與月會法也。日與度會法也。時日與度會法也。須知傳云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此四句是欲發明氣盈朔虛。先立個中數。然後以盈爲過。以虛爲不及。欲人之易曉也。觀上節傳云。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知此四句是不得已而爲。若論盈虛之實。則此四句並下文多五日少五日云云。俱未是。以氣對朔。則見氣之盈。以朔對氣。則見朔之虛。造曆日只有氣朔兩件。又有甚麼十二月之歲三十日之月三百六十爲一歲之常數乎。一基共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卽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蓋舉全數百二十四氣。實均布于其間。而四時不差。此天然之歲也。若只率此爲歲。則不宜歲限以十二月止。取六十甲子周其月而復始可也。惟歲限以十二月月限以三十日。則一歲多五日零二十五刻。而氣之隨日以運者。亦隨日以遺。後故曰氣盈。然則何不以每年十二個月。派作二百六十五日。只因月行之有朔。有望。有晦。有弦。截然不易。故每行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與日會通。又作一月起。總計十二會。只得三百五十四日有零。是一歲十二朔之數不足。故曰朔虛。倘須三十日有奇。做一個月。是與月行之數不同。而晦朔弦望之類皆亂。時既不定。而歲

尚書筆

虞亮典

卷一

尚書筆

虞亮典

卷一

安得成乎。試觀一歲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閏月之所不及行者矣。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亦月之所不及行者也。使日之運常有餘。月之運常不足。不置閏以齊之。積之三年。春之一月入于夏。子之一月入于丑矣。又至于三失閏。則春季皆入于夏。十二失閏。子年皆入于丑矣。故作曆必歸餘于閏。以補月行不及于日之數。則月之行也。始可與一歲日與天會之數相參焉。故置閏之法。每年以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做主。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數較之。是天行數比月數。每年餘十日十時零二十八小刻。積三歲。則餘三十二日七時二十九小刻。零一百三十六秒。積五歲。則餘五十四日四時二十九小刻。零六十六秒。故三歲一閏月。又五歲二閏月。至十九歲七置閏。則氣朔又同前起。此爲氣朔分齊爲一章也。一章之內。日在天一十九周。月在天二百五十四周。于月周之內。減去日周。則爲二百三十五朔。十九日之內。日行十九度。月行二百五十四度。與十九年周天之度數相同。以二百五十四均爲十九。則知月行每日十三度餘十九之七。每年行十三周十九之七。每日遠日十二度十九之內。以年多日。十二周餘十九之七。故每年之日月合十二之。而十九之七爲閏。積十九年爲七閏也。左氏曰。述王之正時也。履端

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蓋謂立首氣于初節之日。示斗建于月半之辰。退餘閏于相望之後也。正義曰。日月轉運于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履。步履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歷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于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于始。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朔氣匝爲年。中氣匝爲歲。中朔不齊。正之以閏。而四時乃定。歲功乃成。朔氣匝。卽所謂朞也。爲日三百六十有六。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一歲爲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月有小大。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積朔空餘分。以爲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斗之所建爲中氣。日月所會。在斗柄所指之辰。閏月無中氣。斗柄指兩辰之間。此所以異于他月也。若中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于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閏者以望前半月終前月望後半月起。後月終前月。則月無久遠。而及日起後月。則日有餘裕。而待月晦。朔弦望漸遠乎氣。而閏以追之。則雖暫違而常板。以及之日。月一會二十九日半有奇。二氣之

日常在其內。每三十餘會。則中氣必出一會之外。入再會之初。而其月惟一氣在其月之中。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故言舉正于中。月朔之與月節。每月朔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于終。年以日月十二會爲一周。故止于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朔術爲一周。故三百六十六日。而後成歲。益五年餘兩月。而後五氣備度。始周所以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也。吳氏曰。朞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三歲之全日也。此言盡之。經文曰。字月字四時字。皆着脉。日差則月不成。月差則時不成。時差則歲不成。故先舉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大數。以見一歲之盈虛。而以置閏月爲定。四時之要。以定四時爲成歲之要。歲成于時。時定于月。月正于日。而閏法實妙。用于其間。天不用而人用之也。允釐根教授來。只是歲月日時既定。而百工之事。可據以行之之意。蓋未置閏。則曆上的歲時。尚未定。未成。以之治百官。非信也。時定歲成。則天人合五紀協。方可言允。四時最信。故言允允字。須粘在曆上。亦合得有自家先能信得此曆不差意。曆既允。使百工順時舉事。如後世季春納火。季秋出火。仲夏新陽。木仲冬斬陰。木之類。皆天運人從也。允

釐有責實意如日要月會歲成皆是庶績便是化工卽作訛成易已該盡了。熙字訓作光明方與光被應。若訓作廣則咸字內已有廣之義了。天地間勾萌蠕動皆發舒宣暢熙然充廣。方是咸熙論問法直至釐工熙績然後見曆之經畫者周廣。允釐二句全要把釐工熙績滅沒入成歲成字內緊透出不可不置。問來方關得敬授人時。

王律曰日躔者日之行每日進地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爲一歲也。月離者月之行每日進地一周凡不及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

尚書章句

虞夏典

卷一

日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而爲一月也。日與天會者一歲一次而二十四氣由之以生。然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則是于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也。月與天會者一歲十二次而十二朔由之以生。然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周則是于三百六十之中虛五日也。日法者分一日爲十二辰又細分爲百刻而又細分之則如四分曆以爲九百四十太初曆以爲八十一大衍曆以爲二十四十是也。蓋取其便于步推氣朔而已。日何嘗有法乎。斗分者斗柄指十二辰而又細分爲二十四度而又細分之則如太初以爲三

百八十五大衍以爲七百七十九是也。蓋取其便于觀候星辰而已。斗何嘗有分乎。問餘者氣盈朔虛之所致。蓋定歲不可不依朔虛之數而節氣不可不數閏歲之

月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又同日也。歲差者天運日躔之所致。蓋天道平運而舒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故皇極曆以爲七十五年差一度大衍曆以爲八十三年差一度也。○白虎通曰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潛有闕也。所以有缺何歸功于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日月三日

尚書章句

虞夏典

卷一

成魄也。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曰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爲一日。利復分天爲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卽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年大小明有陰陽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口過十二度故

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問蔡傳以爲天左旋日月亦左旋而詩傳載舊說爲日月右行何也曰儒者道其實從地看天主進數而言也屠家觀其通從天看日月主退數而言也屠家以退爲進便于逆數耳諸儒論至圓固地者天之體也周圖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之用也天體高圓非不動而待七政就上運行而已天是動物七政又是動物上動物皆左旋與之同運而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似右故謂之右行以進之遲則反似疾耳遲疾二說雖不同考其次舍則一也左旋二字帶繞地看西入

尚書叢書

卷一

五九

而東出繞于地下自右而左也○天體圓如彈丸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以二十八宿分周天之度共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一度計九百四十分分爲四分則計四個二百三十五分而得其四分之一也天行過一度者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也朱子曰日月皆從角起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周了又過那角些子日日累將去到一年便與日會又云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李通嘗論日月

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那太虛空裏觀天自是日日滾得不在舊時處所謂日之二百三十五者在天爲度在歲爲日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亦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天一度有九百四十分歲亦有九百四十分均以四分之每分計二百三十五分是天與日所行之餘分也所謂二百三十五者即四分度之一耳日與天會者一歲內二十四氣必有三百六十六日雖遇置閏年亦同如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必三百六十六日也日與天在來年冬至至三百六十六日上會而成一歲也十九分度之

尚書叢書

卷一

六

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忽七絲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與日常度之餘分也如是則月行一日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半每月積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其不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則日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月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恰與日會而成一月合十二個二十九日計全日三百四十八十二個四百九十九分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零三百四十八通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此一歲月行之常數

也月與日會處係于每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
會如正月斗柄指寅寅與亥合日月則會于亥其辰爲
姬皆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于戌其辰爲
降婁積十二位皆于斗柄所之宮合宮上會也三百
六十爲一歲之常數者以五行之氣言之各旺七十二
日則五其七十二爲三百六十以六甲之數言之每甲
六十六其六十亦三百六十以乾坤二篇之策言之乾
二百一十六坤百四十四亦合三百六十所謂一歲之
常數也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
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
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
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
百四十八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日九十二
分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者一歲閏積氣朔之
數計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三個
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
閏積氣朔之數五個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
二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內無再閏而易係乃有五歲再
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內
者舉成數也氣盈五日者二百三十五分朔虛五日五

百九十二分而再閏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十九歲七
閏爲一章者蓋九爲天數之終十爲地數之終十九歲
而天地之數俱終故當七閏也自一歲餘十日零八
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得全日一百九十九日零分積一萬
五千七百一十三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計成日
一十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通全所得全日總計二百
單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將此計于十九年內分作七
個閏月計三七二百一十日內少三日二百六十七分
七閏月之中合除此三日二百六十七分均作三個月
小盡正恰好故氣朔分齊定星冬至在十一月朔是爲
至朔同日而爲一章之歲也○天道左旋日月右轉蓋
謂日月附著于天體天則一晝夜而周日于天止移一
度月則移十三度有奇其後推測知日月與天相遠而
未嘗附著故日每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
而每年亦總爲三百六十五周餘四之一天體則每日
周地三百六十六度餘四之一而每亦三百六十六周
餘四之一多過于日之周則是日每日不及天運一度
月每日與日相多十二度餘十九之七日速而月遲也
故日月右旋之說乃曆家用逆推之術取其省簡耳且
日速月遲譬之二馬日駿而月驢以一度比一里每里

分爲十九段分爲百小刻日月行天一周猶馬循環封
疆一周駿馬一日行一次計行三百六十五里四段七
十五尺駑馬每日不及一周止行三百五十二里十六
段七十五尺較之遲十二里七段卽所謂不及十二度
十九之七也以段計之每日漸多二百三十五段以天
計之每日漸多二萬三千五百尺二馬一處同時並發
乍分先後不甚相遠歷十四日七百四十九晝半駿駑
相距半周又歷此數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晝駑不
及駿一周而復同一處矣此卽一朔之喻然一朔之內
日行二十九度餘九百四十之四百九十九而月行一

尚書章句

虞亮典

卷三

周外餘數與日同止該二十七度餘三百二晝有奇至
次朔復相會但不會于元所會九百四十次方與元所
相會則一節之數也若夫天與日會天體每日繞地一
周三百六十六度餘四之一而日每日一周三百六十
五度餘四之一天體不可知驗之經星天速而日遲每
日不及一度一年則不及一周而日復舊躔故曰天與
日會要之亦可以二馬爲喻也至十九年天與日會而
月亦會是謂一章之數但相會近非子時四章爲一節
則日月與天皆相會于夜半又皆在地下于是日月與
天地四者俱相會也夫謂二馬九百四十會乃會元所

者以九百四十會比節之朔會于元所此日月與地會
而不及天會故不踰及一章之數○凡十九年爲一章
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謂歲次甲子謂之至朔同
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
日先期夜半乃癸卯日酉時第三十九年爲第三章首
復得至朔同日乃是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
章首復得至朔同日乃是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
朔又復同日乃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第
一章初年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曰法九百四十故
九百四十朔爲節一節爲四章節者以至朔同在夜半

尚書章句

虞亮典

卷四

節蔽暗時之時也第七十七年爲第二節首亦曰第一
章首每章甲子差三十九日九時一節總差一部百五
十九日子內甲子整數兩周除一百二十日每節止差
三十九日總二十節名一紀通差七百八十日計甲子
十三周整數無餘乃無差矣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
至朔必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然猶非甲子歲首也
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乃同于甲子日之先
期夜半又在甲子歲首總會如初是各一元一元之內
歲次甲子者七十六與節年同積一百六十六萬五千
五百四十九日日爲甲子者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其

數與每朔之積畫相同。部之內積日亦同。此數蓋一元為六十部矣。○按曆法一歲十二月三十日。此曆法左旋退數也。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陽曆。陰縮蓋自今年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則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十忽為一毫。十毫為絲。十絲為釐。十釐為分。象數以九百四十分為一度。曆數以百分為一度。以算法三百計之則多了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也。故日與天會常在朞月之後。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日。為朔虛陰舒陽縮蓋自正

尚書筆簫

卷一

李五

月朔日數至臘月之晦則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而以算法計之則少五日零五百九十二分也。故月與日會必在一月之晦。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閏者二歲之樞紐。所以歸奇也。斗所以建者。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則置閏。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分八百二十七者。蓋以日之三百三十五分與月之五百九十二分合而得之也。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四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分十有九歲七閏其餘二百有六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六百七十三分。以月法除之。恰計七個月日數欠者其小盡者。然後氣朔分齊。是謂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則為統三統則為元。○傳云朞猶周也。這周是周歲之周。非下文周圖之周。天無度以二十八宿為度。自角至軫共三百六十五度有零四分度之一者。謂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尚有不盡餘度。這餘度幾何。將一度剖為四股。這餘度得一股。假如一度剖為十分。這餘度占却二分半也。一日一周者。如今日子時從角初度上起。至明日子時又是此度上起。過一度者只是今日子時角初度起。至亥時便侵過亢初度。一日過一日積三百

尚書筆簫

卷一

李六

六十五日便過三百六十五度日。又與天會于初度之上矣。但天可言過日。不可言退。蓋因天過一度便叫做日不及。不知日常常如此。並不會退。若以退言則天進一度日退一度。一日便差兩度。只消一百八十日有奇。便日與天會矣。非是九百四十分只是一日也。一日總百刻。每刻九分四釐。百刻該九百四十分也。日之二百三十五正九百四十分中之一也。只是三時辰之久。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是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為一月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個二十九日餘分之積以日法算之共五千六百四十分該六日得六者得六日也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全日對餘分言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謂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文法都與四分度之一十九分度之七同例○三歲一閏復餘二千九百二十二分五歲再閏少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八歲三閏少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一歲四閏餘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四歲五

尚書叢篇

虞亮典卷一

卷七

閏餘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十七歲六閏餘七千三百五十分十九歲七閏七閏之外無餘分子十一月日月會于玄枵危十五度半虛九度少丑十二月日月會于星紀女十度少牛七度少斗二十五度寅正月日月會于析木箕十度半尾十九度少卯二月日月會于大火心六度少房五度太氐十六度辰三月日月會于壽星亢九度少角十二度巳四月日月會于鶉尾軫十七度翼十八度太午五月日月會于鶉火張十七度少星六度太未六月日月會于鶉首柳十三度太鬼二度半井三十三度少申七月日月會于實沈參十度半觜半度酉八

月日月會于大梁畢十七度少昴十度少胃十五度戌九月日月會于降婁婁十二度奎十六度半亥十月日月會于姬訾壁八度太室十七度○馮相氏掌十二歲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觀衆星之昏旦出沒知天體日運一周又觀中星四時所在不同知日之所躔漸異歲終中星復舊知日亦復舊而行年一周矣蓋每年三百六十五日餘四之一故亦以周天分爲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歲數與天數相合故曰天周歲終也夫日一

尚書叢篇

虞亮典卷一

卷八

日行天一度分寸尺丈弓各曰五度分天爲度者后亦度量之義若以日爲尺其一度卽日圓之徑數也于日行之道定二十八宿之名宿之星數多寡不等于其數內定一星距者隔越之義二十八星既定其界各宿度數由此而分如斗星從柄起以第三星爲距前二星及爲距之半星未離于箕而尚屬于箕餘三星半乃在本宿之度內然本宿星數少而占度多者蓋斗牛之間又有建星等不在玄武七宿之數而附于斗故斗雖星少而占度多他宿亦猶是也若夫月之所躔昏旦漸異見其行六七度遂知一日之內行十三度有奇月與日

同躔之時謂之合朔月與日同躔相對兩輪相望而光滿謂之望近一遠三月體黑白各半似弓張弦月行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此晦朔弦望之義也○星日行一度若甲日某星初度中即乙日某星二度中日有三百六十六即中星亦有三百六十六必星官以玉衡窺之毫釐不差斯可以定節氣而成四時若三統分二十四氣在曆家且爾況月令堯典乎古今曆法不同大抵較疎密耳注天體至圓一段皆依當時曆法十九年氣朔分齊爲一章惟唐宋諸律爲然今授時曆已有餘分不能皆齊堯時之曆亦不齊今曆家所推陽九百六等限

述可指惟觀斗杓所指東西則知辰之所在可見二十八宿即布列于十二辰者十二辰即統于北辰者斗杓即指十二辰者也○北辰無星緣人取此爲極不可無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即五星間第三星所謂太乙也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南極與北極高下隱見不同北辰高于地者三十六度南極下于地者三十六度故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天之經有常度南北極則其所管轄處如輪藏之心藏在外動而心則不動也○斗杓指子冬至坎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指艮立春之維指寅雨水指卯春分震指卯春分震指乙清明指辰穀雨指巽立夏之維指巳小滿指丙芒種指午夏至離指丁小暑指未大暑指坤立秋之維指申處暑指庚白露指酉秋分兌指辛寒露指戌霜降指乾立冬之維指亥小雪指壬大雪指癸○節者言至此氣度之時節氣一變故謂之節中者謂一次之中氣更有變故謂之中口月之行十五度三十二分度之七氣一變故成一氣之名二十四變故有二十四氣之目也○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一歲一歲有二十四氣爲七十二候皆律呂統之記所謂大樂與天地計數故百物不失謂此也○月令中

星圖曰陽生于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牽牛中春分在婁夏至在井秋分在角正月在營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畢五月井六月柳七月翼八月角九月房十月尾十一月斗十二月女則奎井角以三仲月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二十八宿方位度數圖云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角二星十九度四度氏四星房五度心五度尾九度箕四星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斗六度二牛六度四度女二度虛二度危三星室六度壁二度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奎十六星十婁三星十胃四星半昂一星十畢六度半參三星九度南方朱雀七宿一百十二度井八星三度五柳八星十星七度張六度十翼二十二度軫四星合三百六十五度天本無度以二十八宿為度然則二十八宿果有度耶不過因日行纏度而假星象之著明者以計其度耳故其度之多者如井至三十三度少者如紫止一度要亦以口躔適與各宿相值者分之故其度之多寡于是乎生也但井三十三度或以為三十一度紫一度或增為度半或減為半度強是則古今論天之度數者若此紛紜不齊又何怪乎曆之無定法也况經星一度統地一千九百餘里占分野者豈易言哉

尚書彙考

虞亮典

卷一

○天度類考如井斗之間非無星也然日躔不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測紫鬼之旁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適與之相當故度不得不狹而其得度濶狹又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十六星舉全體言合距杓星為度今曆家距魁四星為度杓二星不當口之度而魁四星當日之度也綜之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耳○郎瑛曰宋王應麟博學雄文然于天文似不知者觀其論三星在天以為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鄭氏以為心不能定論殊不知參乃兩肩雙足三為心則七星也心則三而已宋孫奕可謂博學者矣觀其言曰二十八宿以四方為名者惟東壁東井南箕北斗殊不知二十八宿之斗乃南斗也北斗乃紫微垣數又解井在參東故稱東井殊不知參宿中有玉井星此井星又在玉井之東故名如室如壁相連而一義者壁居室之東故名東壁箕與斗相連共名漢津箕其在斗南故名南箕北斗彼以箕斗是人日用之器相對而言故云箕南斗北可笑可笑嗚呼若二人者何獨不究于是耶○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

尚書彙考

虞亮典

卷一

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見之辰即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曰魁第五曰衡第七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則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倣此○邵子曰天渾渾于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又曰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轉故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

尚書筆簪

虞亮典

七

一周而成一歲也○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值處算之因此復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超前船不著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于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于天積二十八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

不及于天積十二個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于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于太白但有疾時遲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人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于日金

尚書筆簪

虞亮典

七

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北極居天之北極星主之出地三十六度繞樞星左右通七十二度謂之上規故文昌北斗內階天厨皆為附垣之星觀北極者以樞星為正北面而數故左極至上丞七星謂之東藩右極至少丞八星謂之西藩凡附東藩皆為在東之星附西藩皆為在西之星樞之下連後宮以前皆為在南之星樞之上直四輔以後皆為在北之星此紫宮東南西北之分也○南極居天之南入地三十六度世不見也然繞旋亦有七十二度謂之下規井度老人近于南極之傍故謂之南極老人俗以老人為南極誤矣

天一晝夜繞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兩端如
傘之扛然世徒知極星之不動而不知南極七十二度
之中必有爲之紐者。一十八宿共向紫宮其東西却
以地之東西論益南面而數居前爲右爲西居後爲左
爲東順二十八宿之次第與紫宮不同上而接于紫垣
者皆爲在北之星下而接于南極者皆爲在南之星此
列合東西南北之所分也。驗天文必合乎地者何以
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接也。節氣謂十一月大雪之
類中氣謂十一月冬至之類然天無體以列宿爲體天
無度以次舍爲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

尚書筆

虞亮典

七十五

時時刻皆八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角與井奎
是度也。地面所經出卯入酉出寅入戌其時某刻也以
九百四十分爲一日而又分爲四分之日以周天分十
二次次三十度而復爲四分之度所以算也日順數之
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數見其退而若右轉。是以自地面
面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
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雖退而其
行實以退爲進。雖進而其進實以進爲退。○當疑二
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
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斗柳井體映三台司四季

尚書筆

虞亮典

七十六

司中欽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
保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
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圓脊
于後軒轅黃龍于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
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
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
長夏月而在張宿之分野取火季夏取槐榆之火也軒
轅本市垣之星今所謂中央五時分爲土德寄王鶉火
亦猶是也。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官
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霓離爲背
霜分爲池。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
而金木水火。○赤道之經除北極三十六度南極三十
六度共七十二度外分天之中得一百單九度半強差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其在地下與上覆均得一百
八十二度半除南北之外所以得一百單九度半強復
于一百單九度半強之中對裁其半在五十四度有奇
之內爲天之中道此赤道所以橫亘于列宿上下之交
也。○黃道之經即日之行而名之黃者中也黃道交于
赤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漏平分冬至黃道移而進南
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冬至黃道相遠赤道二十四
度故晝短而夜長夏至黃道移而進北自赤道交處積

漸斜行至夏至黃道亦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長而夜短月行九道循黃道左右其最遠者相去黃道六度耳九道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由黃道左右而出入故九道五星之行亦循黃道去黃道則爲變古者冬至日在牽牛春分赤道交于奎秋分交于角交于奎者進而北至于東井爲黃道之極復轉而南矣交于角者退而南至于牽牛亦爲黃道之極又復轉而北矣奈天差而東日差而西故太陽三十八年退差一度于今冬至日在其則春分赤道交壁夏至日在參則秋分赤道交

布爲經緯又繫焉莫可數度爲天之壤陰象也又不從天數而從地數陰中陰也若其日月之會運爲次舍又何遠而無所極○天地以日月爲用古人制字以日月下爲易日東月西爲明神也者合天神地祇而言之者也河圖天地相交故陽生于下自下而上陰生于上自上而下洛書日月相交故陽升于東而消于西陰生于西而望于東九六者天地相交之度參互者日月相交之數故乾用九四其九三十有六坤用六四其六二十有四六其九四其六故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夏至日行天度二百一十有六陽極陰生老陽變爲少陰冬至日行天度一百四十有四陰極陽生老陰變爲少陽月朔以六變七一陽生參伍至望而陽極月望以九變八一陰生參伍至晦而陰極日月往來以生明而寒暑往來以成歲天地交而萬物生皆日月著明之功也○漢上朱氏曰乾始于坎而終於離坤始于離而終於坎乾終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陽極生陰乃爲寒坤終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陰極生陽乃爲暑天地相革寒暑相成是亦水火相息也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四時也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君子觀澤中有火則知日月坎離有交會之道日火也月水也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周

十二次盡于二十六度則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歷更變矣牽牛者星紀也水之位也日月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歷更端者革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策始作調曆閏世十一歷年五千而更七曆至漢造曆歲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爲入曆之始是時日月如合璧復會于牽牛距上元太初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蓋日月盈縮與天錯行積久閏差君子必修治其曆以明四時之正所謂四時之正者冬至日月必會于牽牛之一度而弦望晦朔分至啓閉皆得其正矣日月不會者司曆之過也昔問曆于郭忠孝曰古曆起于牽牛一度

度之七一月一周天合離盈連之既異牀牀弦望之攸分魄者月之體坤之純陰象焉明者日之光乾之純陽象焉其生明也一陽在下震之象其魄也一陰在下巽之象二陽浸長上弦爲兌二陰浸長下弦爲艮三日明于庚震納庚也十六魄于辛巽納辛也八日弦于丁兌納丁也廿三弦于丙艮納丙也日月相望于三五月盈一在甲故乾納甲日月合符于晦朔月沒于乙故坤納乙明滿于甲而盡乎壬壬廿九日也過則晦矣故乾復納壬魄全于乙而止乎癸二日也過則明矣故坤復納癸望前月行先乎日故以昏定望後月行後乎日故以晨定月近于朔故必三十度而明始見月遠于望故不待十度而魄已生日月相去各九十餘度四分天之一明與魄分謂之弦日月相對各百八十餘度直乎天之半明周乎魄謂之望日離也納已已居陽中月坎也納戊戊居陰中日月合德戊己無位循環不窮所以爲中○參同注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于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而昏見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于東方甲地是爲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下一陰爲巽而成

魄以平旦而没于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没于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于西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于後月復生震卦去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爲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爲日月陰陽交感之初道家象此以爲修煉之法○范曄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歛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

尚書章句

虞亮典

全

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令離建斗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欽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收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

之節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靡胸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欽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隣于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

尚書章句

虞亮典

全

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按謂之晦者蓋以月無光借日以爲光方其月行及日仍與月同在原度行起則光盡而體伏故謂之晦要之日行疾月行遲月與日在一度合而復離繞遠于日卽有借光之機而尚無光必待離三日則稍遠于日期謂哉生明然則初離于日爲朔以其月光晦而復蘇也月光晦于二十九日亥時以前則本夜子時月已離于日而有借光之機故三十日卽爲朔哉此日爲初一日此二十九日所以爲小月也若光晦于三十日亥時以前則次日子時月

方離于日故以三十一日爲朔而以三十日爲晦此三十日所以爲大月也夫月與日會每月各少半日共少十二半日將此之六半日加于彼之六半日是以六個月俱得整三十日故爲大月其六個月俱整二十九月故爲小月月大則光生于次月初二日月小則光生于次月初三日若不置六個月小則光生于本月內矣何以定節氣與中氣乎二氣既差則置閏宜在何月者何所據以定之乎由是知節氣宜在本月十四日以前中氣宜在本月三十日以前若節氣移在本月十五日則中氣移在次月初一日矣然則本月內止有節氣而無中氣則此中乃爲閏月但視其無中氣者在于何月則隨其或前或後而閏亦因之也置閏之後則中氣移在上半月節氣移在下半月必至于久始歸上半月嘗者月與日相對兩輪相映而光滿謂之望近一遠三月體黑白相半似弓張弦謂之弦日陽精猶火也月陰精猶水也火則有光水則會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生就日則光盡○日陽精也月陰精也日月于每月交會謂之朔對衝謂之望曆家止以朔望推步其薄食于此得其構構之象焉即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也即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何

也陰麗于陽謂之離離爲日陽陷于陰謂之坎坎爲月日月本陰陽之互藏是以晦時日月同度同道適相交合而既合則將復蘇爲朔朔晦之中月光體滿而爲望朔之會也或度數有遠近然交雖合體而日不食者其常也望之對也或度數有參差然雖衝分中天而月不食者其常也陰施陽受一盈一虛網緼摩盪變化無窮此所以貞明萬古不息也若其薄食者反交亢敵乃其變焉耳但在曆家則謂日蝕者只是月道與日道交有遠近故有蝕不蝕也豈知謂之交則食也則一歲一十二交十二望當二十四食矣曷爲有數載不食者乎苟謂近則蝕也三十日兩體相疊宜日食矣曷謂月爲之晦而日食反在朔乎謂遠則不食也則朔前不當晦而其交則或三兩分則其蝕亦如之或從邊而過即宜食其邊矣曷謂每月多不食乎况曰同官而度或不同同度而分數不同誠有然者若十字相衝之處雖欲謂其不容合焉不可得也儒者謂陽爲萬象之主陽盛則不蝕而日蝕者陽之衰也殊不知陽盛則常蝕而不蝕矣曷爲極盛之世不免月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陽道本微日蝕乃止三十六也日食由陽之衰矣則月食必爲陽之盛曷爲一月之間日蝕于朔而月又蝕于望

也○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曆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分者有不同焉日度未易稽也秦晉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孟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申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有不同焉○歲差一百二十八分注云以歲周數除周天數即得太陽歲行不及之分○吳氏曰三歲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三

尚書卷一 虞夏典 全五

歲一閏尚餘三日四分日之三三歲餘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五五歲再閏則又少三日四分日之五十九年七閏謂之一章總十九年而論之餘二百一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七閏計二百丹三日尚餘十日四分日之三積至八十一章然後盈虛之數盡而復始矣今言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意其以四分日之一而當一日焉○蔡氏曰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自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

十二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少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赤道紘帶天之中日道用道斜交赤道之內外其周圍長短與赤道無差而日月每日常度亦無盈縮進退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法以赤道度數而揆之黃道則日行有盈縮焉以赤道度數而揆之月道則月行有進退焉非日月之行真有盈縮進退也○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四分晉志斗二十六五分

尚書卷一 虞夏典 全六

十皆有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則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惟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潮亦謂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張氏曰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晷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

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至晦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初三日初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西方○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故宋子京夜宿詩云宵開甲乙遲按顏氏家訓云或問一夜立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張衡西京賦亦云重以虎威章濬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

南齊書

虞亮典

卷七

然辰間遼淵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也○王建曰理曆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昔盡還復總會之時也惟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卽有三端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卽爲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卽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于月起既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卽全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爲合朔冬

至耳故前代諸曆不解其意乃于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爲常而不知也歷數行氣朔不合今法惟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于今日常取定期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王薦曰按曆起于上古帝王欽若昊天以天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起算曆書曰斗分卽斗二十五度又有四度度之一也斗四度度之一卽牛初度是斗牛之間而分屬于斗所謂斗分也冬至子之半正當斗分之所牛之初度上古以此爲曆元此正天地之中兩極之間邵子六十四卦圖圓坤復一動一靜之間爲天地

南齊書

虞亮典

卷八

之心卽孟子所謂故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者也易中數往者順之數卽此謂數卽起于此也此之謂易理卽謂曆法自古而傳至秦始亡漢初曆家不知斗分之義只知有三百六十五度置四度度之一于不言乃遂以虛一起算置此斗分之數于不言後見所歷數不合乃補奏合天而有歲差之說曆以是差矣楊雄乃以三百六十五度之外立躋一歲二之數以合之此法至爲確當原非牽合補奏世無知者乃多議之獨邵子知之曰楊雄知曆法乃知曆理伯溫曰楊子雲知易之本兩邵可謂知曆亦知楊雄矣想雄時此法尚存

未盡亡者雄特舉而言之後人不知理法遂私議之豈其然哉至于以中孚作卦氣之始取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之義爲玄之本既未然又強排後天卦以合之尤未然矣後世乃因此併曆法而廢之雄亦因此掩其所傳千古之長矣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爨必周布密緹綬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管內庫外高各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草灰實其端案歷而候之氣至則一律飛灰其爲氣所動者灰散其人及風所動者灰聚地有疎密不能無差忒故以木案試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其上以水平其巢然後埋律其下

尚書筆簪

虞亮典

允

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又隋志論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齊入地有深淺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鍾一管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距地面八寸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黃鍾大呂皆已虛故惟太簇一律飛灰○黃鍾管長九寸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止大呂管長八寸四分十二月陽氣距地面八寸四分止太簇管長八寸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止夾鍾長七寸七分二月陽氣距地面七寸七分止姑洗長七寸一分三月陽氣距地面七寸一分止仲呂長六寸七分四月陽氣距地面六

寸七分止蕤賓長六寸三分五月陰氣距地面六寸三分止林鍾管長六寸六月陰氣距地面六寸止夷則長五寸六分七月陰氣距地面五寸六分止南呂五寸三分八月陰氣距地面五寸三分止無射長五寸九月陰氣距地面五寸止應鍾四寸七分十月陰氣距地面四寸七分止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三節未必皆一時事史臣欲紀禪舜之事故先紀此以見帝之知人非堯將禪位而先以張本也帝咨若時不是

尚書筆簪

虞亮典

允

論相是求異位之人但得其人未便異以位必先以試如納舜百揆先登庸後受命耳至舜納百揆而時叙正以若時蓋先天不違後天而奉乃厝數在躬者也惟放齊知帝意在異位故對言胤子不必外求但見朱啓明而不知其作用却向到不好處帝已蚤見其不可惟朱不可然後禪舜堯未嘗舉舜作相相堯乃孟子語亦無堯爲天子丹朱爲相理○疇咨之咨作訪問解咨四岳與上咨義和作嗟嘆解傳有二義周官變理陰陽正若時註疏舊作因風氣之漸開而盡調變之道似以時作當時看了允釐咸熙致治之要總在乘時卽知時消時息造化自有審移之妙而

因消轉息人心自有密運之能若字乃是陰陽生心造化在手作用如只云不躁不遲却認定一個時成一呆局了惟若時全是這靈心圓轉故放齊遠以啓明對啓指資性言人君向明而治明何可少但不用明而自明則順故曰欽明日克明未嘗啓也啓則私知穿鑿必至謬訟乃未然之詞登庸登之百僚之上而用之也堯見朝臣無可用着一登字便有揚側陋意臨訟皆在言上詢事考言原是唐虞成法臨則言浮訟則言奸其言如此不必復詢其事矣求若時而薦以開明不知開明便過于洩露以之若時將必恃口舌之聰明與時爭而不能與時若帝所以謂臨訟而不可也訟則不若若則必不訟二字正相反一陰一陽運成四時天何言哉元化全以默調三公坐論亦容聲矣何況訟夫天與水違行曰訟訟者必歸人心與造化相接豈口舌所通耶

尚書筆簪

虞典
卷一

左

楊慈湖曰堯典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庶頑譏說若不在時尚嘗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堯典上無所承忽曰誰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用之蓋時卽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初無形體之可執至于日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爲言非大聖孰能之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斯卽是也謂道也古罕言道唐

虞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言道道之爲言終不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爲道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上節求總治之職卽百揆也此節求分治之職采卽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事若采卽司徒等官要知若采若時雖職分大小實難析不得百揆總庶官之采以爲時庶官分百揆之時以爲采采曰予采臣所若之采皆若采時屬天

尚書筆簪

虞典
卷一

左

采就屬予了予之采併予亦不能私應相衡波弄聰明逞心計天下事多少殘破故雖是鑿開鴻濛也只要真其實選他這段至理凡事有條緒曰采采曰若者遵而行之以事處事毫不以功自見意知天道者可與若采驩兜未舉其人先嘆其美鳩字僝字俱是欣羨他處方字指其心方鳩僝功者謂共工意氣風旨直鑿鑿乎有足試之奇未便有已往之功方有事于此之意未必然而期許必至之辭卽今日之任事不可卜其後日之若事乎鳩有積累意僝有宣揚意曰鳩功必欲盡出于已必且以身嘗事曰僝功必欲盡暴于人必且違事取名夫爲其事必有其功何

可製取鳩聚則內無情實徒事恢張正是撮在眉睫上餉意思又安能行所無事問問無奇而若采哉驩兜認鳩偃爲奸處而薦之不知正其庸違象恭處故帝直指其奸小人欲自見于天下何嘗不竭力供職惟是言行相違表裏不一實落任以大事便必至于傾覆耳象恭在鳩偃上見若勤勤獻功之意靜對動看未見于行事也若采乃無爲之治都是靜中作用靜時只管言將精神擾亂了如何能用靜言就是違不必既用而後違違謂名實不相應庸違違字正與若字照若則順違則拂鳩偃之功正是庸人擾之者耳象恭云者若曰貌象以爲恭耳心不然意就合在內不可以象恭下又添出心不然來蔡傳未詳滔天二字或作奸惡漫天蘇子瞻曰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滔滅也聖世只無取飾功之臣如舊尚德不尚功之說將放勳獨非功耶何必主驩兜黨共工說窄了堯天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求治之官堯知鯀而從四岳者不是不以已見先四岳只是憂民咨之急四岳宜通內外之任周知四方故大禹事必咨洪水方割句虛下二句正其實湯湯如湯滾沸一

般是水盛的模樣方割方爲民害未有止息象居食說蕩河湧是水廣的模樣山高者包其四面山卑者駕出其上浩浩淵漫言流行于平地者四無涯際勢若漫天滔天重千懷襄甚言之也水災如此因不得安居而粒食怨咨之聲真有不忍聞者下民其咨句見其困于水也要知其咨只就上不忍聞說小民能咨危而不能釋危能擔當世道者曰能有能謂能順水之性以除方割而免下民之咨者俾乂言使之治水也有能宜句截俾乂又另爲句能字重俾乂輕吁者不然之辭咈者甚不然之辭非不然衆舉乃不然縣耳方命圯族正明咈鯀之意方圯從來作已然說看來只言悻悻自用之狀常若有不順上命不近人情者非數其實跡因其恃才而懸想使之治水必至如此也大凡圓則行方則止猶言廢閑詔命圯敗族類只與衆不和便是族訓類同輩亦在內方命必不能體君心圯族必不能恤民命故知其不可使治水也方圯竟說不可使治水說不必泛言堯之吁咈病其德僉之復舉其才說文昇舉也曰舉哉便有不得已意岳卽爲強舉當亦不與帝背總念洪水爲災民命須臾在廷無人鯀有其才始用其才可治水而已試可乃已可字指治水言已字應方命句言鯀非無治水之才方命圯族則剛愎執拗恃才而不順

理不能行所無事惟欽之一字可砥鯨往欽哉欲其去方命圯族之私拯其咨之民也鯨既無功早應黜廢必待九載無成始退之者因往治水非無小益人見其有益謂鯨能治之日復一日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九載句乃考績之法無別意史臣追而言之見治水本末非常時記堯命鯨便有此句

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爲二十有二入則四岳爲一人矣○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割爲害也言太水方方爲害謂其偏害四方也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

尚書章句

虞夏典

卷五

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連山上陵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

王宇泰曰第一節堯能知子而捨之至難也二節能察比惡之臣至難也三節知其未善而猶從衆用之亦至難也不但捨子也有開明之才而不用則知聖人不貴才矣不但察比惡也有可見之功而不錄則知聖人不貴功矣不但能從衆也以濟時爲急故不輕棄未善之臣以知人爲

難故不輕信一已之見卽此可以想君道矣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黑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求禪位之人通節以德字貫庸命命字說書言異位之命夫觀堯舜之禪俱言天之曆數在爾躬則此庸命是庸天之命審矣但不必說着惇庸命討之命居天下之大位必須有首天下之德否德反看明明揚側陋須看得活只

尚書章句

虞夏典

卷六

是舉一人有德者非並舉二人備擇全在揚側陋三字廣開賢路故四岳遂得揚側陋中大聖以慰帝求帝開薦賢之路曰德不必拘貴賤或居顯位有德者固明顯之卽有德在側陋者亦揚舉之于是衆皆與帝曰云云衆人則曰食乃多寡通用之辭衆人合辭以對上俞曰是矣曷云師錫大德如舜仰承帝祉不屬偶然天所錫也天意在人心不約而同辭故曰錫此史臣用字輕重之別有鰥在下一句全反否德忝帝位一句看直說此是庸命之人帝曰俞子聞卽玄德升聞之聞如何傳說問德之詳最是舜之所處只數字問盡其曲折是鰥夫是瞽子父母兄弟各以一

字見其所處之難。克諧以孝。又以一字盡其善處之通。父
頑母嚚象傲。六字正所謂姦莫分開。須一併講以形容舜
之艱難處。雖有惡人于人情不甚相遠。惟心不則德義之
經。則好惡失正。喜怒無常。後母傲弟之讒。所以得入口。不
道忠信之言。描寫後母情狀。象介母之愛。不克恭厥兄。傲
之一字。是其本根。舜處其間。非可以諫諍回親之心。非可
以言語諭親于道。加之傲弟。又豈可聲音笑貌得其懽心
哉。克諧以孝而已矣。不直言孝。而曰諧以孝。舜之孝是一
念和敬出之。非勉强為孝也。不諧如何。孝得克諧。以孝不因
頑傲而然。天經地懿之真。如官商相叶。醯醢相調。天動神
流。恰好合着。烝烝不格。四岳摸擬之辭。連舜也不知始之
不善而終之善也。須是孝誠薰灌。若有間斷。則無以勝其
惡矣。克諧中有象而總曰以孝者。周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是孝可以該友。不必分克諧貼傲弟。以孝貼父母。要見順
親以友弟意。自下而上曰烝。如詩烝之浮浮。有熏烝漸熟
之意。故言烝烝。曉之善由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上達化而
熟之使之自父。雖有姦惡。亦不格而化矣。堯既聞舜之賢
于平時。又得其詳于四岳。固已了然于心。而不待試矣。試
哉。非試舜試其德于天下也。主歷試諸艱說。卽下慎徽五
典以下事。以分爲二篇。而堯典止言釐降二女事。故先儒

偏重之。而不知試之爲歷試也。孟子曰。暴之于民而民受
之足爲此注疏。蓋有驟崛起事屬非常。必令朝野臣民習
見至聖事業。一旦層數在躬。繞心服。故試者所以盡其德。
非疑其父子兄弟間形迹易飾。而以夫婦隱微之際。熟察
也。試字實作試用看。上下文義纔順。女于時二語。是從有
鰥二字生來。非從試字生來。觀厥刑于二女。話不得兩可
話。當實說彼既有德。必有刑于之化。吾其女于時以觀之。
云。蓋岳既以齊家驗舜之德。堯正以正始觀舜之齊家。說
者漫謂堯以女試舜。假令舜不堪禪。堯復有二女試人乎。
曰。二女者。古有次女隨行之禮。釐降用尊下賤之辭。釐予
也。詩曰。釐爾士女。卽允釐釐字。帝女下嫁。中間事體與平
等配合不同。須大料理停當。使彼此相安。禮文不苟。是謂
釐降。說治裝則陋。婦初歸曰。嬀言爲夫所賔也。欽哉。口氣
含得大意。以我之命。舜爲異位。則舜爲天子而汝等爲母
儀所係者。可弗欽哉。欽哉。正應釐降。傳語亦不可入。
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
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
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米穀一熟也。載取
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正
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

唐孔氏曰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悵不寐目恒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開老而無妻曰鰥舜于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于張曰舜父頑母瞽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邵二泉曰人倫之權聖人行之不待變而後通者其惟堯乎胤焉而廢權父子也側焉而揚權君臣也二女並降權夫婦也武室迭賓權朋友也乃若升陟替牧選擢辟管則變而後通者也故曰其惟堯乎○薛文清曰堯典以欽之

尚書華篇

虞典
卷一

九

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尚書華篇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濤張孫振鑒定

舜典

却仲與曰按司馬遷錄堯典作本紀亦無此六字唐孔穎達正義云梅賾上孔書時舜典原無首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沈氏與方輿得之于大甌頭然則來歷既昧本不足信今但虛心玩誦自覺其指如周易序卦文王孔子所定或于離者麗也下增麗必有其所感故受之以咸此類造端從來多有讀者不可好信而不知也

尚書華篇

虞典
卷二

一

篇分三段首二節如堯典贊頌體過將入音以前是記事詢于四岳以後是記言前記舜三十登庸勤于代堯因以堯之終結之後記舜五十在位逸于任人因以舜之終結之

日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懷徵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首二節正配堯典首二節但彼狀究竟此狀初時以玄德句爲主下言其德隨感隨應而可禪天下也于堯言尤于舜言華雖只一德亦微有辨光是德之異然華是德之神彩此德原不是沈寂無色絕樣精英帝有舜亦重出而與之相協便令天下見舜如見堯正伏紹帝受命之根重者

見而有光，後有舜，此不遇適會其時，于舜德無關切。惟重華而協帝，乃爲舜德之玄耳。濬哲八言與欽明十字一般，都是累語，析之爲八，合之爲四，又合之惟一。一玄德而已矣。舜德惟玄，故從人視舜，若見其如此，又若見其不止于此。合之舜在，分之舜在，濬哲可見舜，不可盡舜。庶幾濬哲，濬哲可見舜，亦不足盡舜。庶幾濬哲，文明，濬哲文明不足庶幾。溫恭，溫恭不足庶幾。溫恭而允塞，蓋史官累疊以贊終，以舜爲不可名，識故但括之曰玄德。幽潛非指側陋對升聞言，故爲幽潛，升聞正華之莫揜處。然幽深玄遠終舜之身，其德亦若是耳。命以位所以盡其德，乃字是不輕意。

尚書卷二

虞舜典

二

重華以下十三字形容舜之盛德，側微時是如此，後有天下亦是如此。經文雖據側微言，而終身該貫矣。時說過于分別，然說道不兼業在中，却是不曰德而曰華，發越即本體也。再見曰重，不二曰協，協字從重字來，一直說傳中可字要玩。此是贊舜幽潛之德，故曰可合，就側陋未揚之日，已知其被四表格上下矣。要就舜身上說去，不可提堯作主。重華即復且之謂，昨日一光華，今日又一光華，易曰重明以麗乎正，又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正重華之說。史臣本言合德，却言華者，帝堯華炳宇宙，舜未樹烈，何以有華。帝之光被都是性真流露，不在成功文章上。舜處側微

其華不滅，蓋戒慎值育性中自有光華，蓋宇宙而非盡美，欽淵微而非減藻，只就本原之地同上論。濬哲二句亦分心身看。濬哲文明與堯欽明文思安安相擬。溫恭允塞與堯允恭克讓相擬。即重華協帝之實，總形容華字，而協字意自見。濬哲八言依本文順說，不可倒用字而各要舉爲華意。雖是說重華之目，要體認舜人倫之察庶物之明，則濬哲文明也。齊慄見親，誠信待弟，則溫恭允塞也。即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上見德。四德各以二字相配，見合德之妙。須上下二字俱重，如濬哲分之則深沉與有智各一件，合之則即濬而哲，深沉便是知慧，即哲而濬，智慧便是深沉。文明分之則文理與光明各一件，合之則即文而明，文理便是光明，即明而文，光明便是文理。溫恭分之則和粹而恭敬各一件，合之則即溫而恭，和粹便是恭敬，即恭而溫，恭敬便是和粹。允塞分之則誠信與篤實各一件，合之則即允而塞，誠信便是篤實，即塞而允，篤實便是誠信。要分分不得，當云濬而自哲，文而自明，溫而自恭，允而自塞，勿云哲乃濬，明乃文，恭乃溫，塞乃允，塞恐以彼濟此，非渾合之聖德矣。要認濬源之發也，哲者析微通幾如神之妙，用文章之合也，明者清輝洞達貞觀之本體，溫以中之和粹言，恭則節文嚴肅也，夫人純氣一息不

尚書卷二

虞舜典

三

飲則散而儼翼有以飲之故曰溫恭天下惟至和厚純粹者至嚴威儼恪詩曰溫溫恭人溫而恭正見有德氣象充以中之真到言塞則精忱充實也實理充塞吾心一處未滿便虛無一添滿便實性體至虛而吾誠信足以充滿之故曰允塞塞取閉塞充塞二義恭與塞皆就行上看潛文溫允是形容玄德卽所謂不顯惟德蓋玄非在潛之謂德到極處便玄玄便升揚不緣師錫岳薦而後聞者故帝嘗謂予聞已神交矣正與協字應自其光輝不可掩則言華自其深遠不可測則曰玄夫以玄爲華則其華開矣是以去見而言聞乃命以位是鄭重于遺嬪之餘詢考于儀刑

尚書筆箋

卷二

四

之後而命以司徒百揆四岳之位歷試諸艱以驗其德此緊承乃命以位言一節俱從濟哲文明溫恭允塞來正是玄德發越處蓋舜德本有秩敘精神總理體段不顯儀刑故所向無不靈應須步步相起方得過化存神意與堯典九族六句同義不可分四段看烈風句另看慎徽納實字俱就舜身上言不重堯試之上慎徽須着五典言不作泛泛敷教說慎中令躬率意慎便是徽徽卽柔微之微全以訓劑得宜言克從從其所謂也五典就常道言五典在人存之爲秉彜發之爲懿德原至美也惟情緣易昵而美失其美是典自典自我不能相從舜一受命爲司徒之

官凡所著爲條教正本已一段綢繆色穆之意昭布出來或等威以辨分或儀入以治情有凜然負罪號泣受天之思真如執玉捧盃故善氣迎人使人不覺相親相遜蔚然于邦國間是五典之美者遂悉還其美只此一慎爲五典領袖便一一俱恰隨其舞蹈無不應節分之爲百姓之親者合之爲五品之遜矣舜以百姓之典爲典原不從五教督責而從五典葆修故百姓以舜之典爲典若五典自爲遵塗而非百姓相與承教也故不曰人從五典直曰五典克從明物察倫之聖與天爲一其經綸所自起卽天地所必開五典若隨之而轉也曰五典從德足以惇典庸禮

尚書筆箋

卷二

五

可知納者進而爲是官也百揆者百司之事于此而裁度焉曰納于百揆則其事至煩曰百揆時敘則無一不得其理不曰敘而曰時敘非舜使之敘亦非百揆自敘物有其官官有其事時至事起化至神流不先不後也洪範雨暘燠寒風各以其敘日時佐天子燮理弘化凡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當無不取辨于時揆度庶政正揆度其時也故得時則敘非時不敘此爲百揆若時之任曰百揆敘德足以統理萬民可知四門只是舜聽治之所因四方諸侯所至故曰四門非真四方之門也賓者舜爲之至賓字只在禮節上說不必說統馭有方四門穆穆諸侯接于舜之德皆

極其和如陽和一布萬物欣欣有生意無別樣可擬。故只覺德治之所穆穆云耳。穆穆本取義玄遠不單是和舜以玄德賓諸侯諸侯身在光中玄同一德故云穆穆。易曰：『龍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言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總之化處皆重在舜不重見化之人。曰穆穆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此三段皆舜之職事。德玄者感自玄也。重在隨試輒效上一氣說下納麓不言職事然堯舉舜敷治亦為洪水之患居多故有一時偶然承命相度適遇非常之變而不失其常只相原隰便宜非去治水不可作司空看了史臣添此一段虛中點綴見聖人即天風雨雷電之天與晴

尚書筆

卷二

太

雲朗日之天無二境何常何變無非適得吾體耳。易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魄』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舜之弗迷可占玄德德度故并及之。
賓于四門非獨受者為主來者為賓自古諸侯天子義雖別君臣猶禮均賓主分為東西兩階虞周制皆然至秦始為前道以皇帝自尊漢唐仍之後世不知有賓禮。○茅伯符曰：『大麓古文麓作麓學者誤為錄孔傳遂有大錄萬機之語漢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職為纂階而附會封禪者又以為太山之麓猶幸有史記為確證也。』帝曰：『格汝舜詢事考』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雖命舜陟位與上記命位無干不過原舜弗嗣之故起下舜受終之由詢雖屬事實奏以言考雖屬言實紀其事乃言底可績者其事皆如其言而致可有功也。詢事考言就前日說是試之以觀其蘊乃言底可績就今日說事即指本臣之職事不是泛說他臣之職事是明試以考其成三載緊帶上就今日總計之見功效之久非一時偶然莫輕放過言事績即指上司徒百揆四岳等官各有其效也若入納大麓只用原隰已相水道已得便了若烈風雷雨弗迷則偶然事不可用嗣字妙以官為家分明以賢為嗣

尚書筆

卷二

七

言德不堪嗣續其傳也。○格汝舜乃命以位之初吾嘗詢汝以敷典揆政親侯之事以考汝所奏之言若何而為司徒若何而為四岳汝因有言以陳之我矣汝那時應答之言我即識之以為他日之考證今五典果克從百揆果時敘四門果穆穆汝昔日之言底可有功且歷三載滿一考之期矣施澤久而人心共戴汝宜升帝位也舜乃讓于有德之人而弗嗣若不知已玄德之足嗣者然看來詢考底續一時事何必分今昔非待考功以嚴所言也詢乃詢謀之詢非詢察之詢與敷奏不同詢事正所以考績隨詢隨考時時有之正歷試諸艱也但不可涉帝堯有意歷試耳

帝堯時采其咨之憂素切。一旦得舜。却將平日憂心盡與謀計而籌之廟堂者。便可措之天下。言。即是績。若取左券。在堯原不以議論責事功。在舜亦非以事功踐議論。體用合一。盛德之至也。可字有味。因言以信之。不待見功而後信也。言。卽禮記先資之言。可是堪可之可。非僅可之可。此字要剔明。凡能言者可言也。未必可績也。乃汝之言不但可言而已致于可績矣。績功之成也。必曰三載者。考績之期也。以聖知聖。寧待考而後見。久而後決。而必曰底績。必曰三考。使其功效已著。與天下共舉之也。績在德上。說不必另補出德來。歸重有德。宜陟位上。舜讓于德。舜以德不足。以代堯。故但攝行其事。弗嗣其位。若作讓于有德之人。則所讓何人乎。此句是史氏之言。舜既讓德。必有後命。方可受終。金氏以論語堯曰一節當在此時。方有始終。凡言格者。抵至通透之意。古字格與假聲近。空虛曰假。貫徹曰格。假者轉移格者更變義亦相近。凡言底者。極至安定之意。或从底上無點訓致有如底平底。底至底。謙之類。何得作致訓。孔書襲用訓詁耳。舜惟不肯卽位。故堯且命之攝位。正月一歲之元。上日一月之元。見堯以體元之君命。舜以調元之臣受重其事也。天子之于天下。常以身爲始終。文祖堯之所從受天下者。

堯受諸文祖以始之。今授之舜以終之。故舜受堯之終而告于文祖也。就告攝位上說。照下格于文祖自見得。易坤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文言曰。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用六利永貞。象曰。川六永貞。以大終也。易陽爲大。陰爲小。以大終者。左右其大。以有終也。當時堯命舜陞帝位。舜固讓于德弗嗣。當是舜受代有終之命。非是受堯終帝位之事也。若堯終帝位。舜卽始帝位了。受終文祖乃堯事。非舜事也。世儒見舜後來在位。遂將受終受禪兩事混一。謂堯受終。則舜正始。且誤認傳堯于是終帝位。句爲堯自此不復事事。豈知舜之受終。正受代堯終。皆以終堯事。所謂成厥終也。舜何嘗已與之而已始之。故傳文終字甚有力。當作功夫看。終是堯受。乃舜耳。舜惟受終。不可不代堯經理一番。故有璫璣等四節。此舜受終之年。年以內事。舜惟受終。又不可不代堯恭定一番。故有巡狩等四節。此又舜受終之年。年以外事。正義日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頤起元曰。舜典紀元日。尚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人君之元。卽乾坤之元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

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元。卽仁也。仁人心也。衆非元后何戴。后體元則仁覆天下。矣。卽位之一。年必稱元年。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旣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勦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尚書

卷二

十

此四節是舜受終之年一載內事故史記得日月歲甚分明。察器祀神日之所事。觀臣班瑞月之所事。巡狩四岳歲之所事。自正月受終至十二月歸格。從頭徹尾。將舜受終一段光景寫得窮年訖月。一歲如此。歲歲可知。至後總言二十八載。又見舜定一巡四朝之期。分五服十二州之地。制五刑五流之川。孜孜不暇。彌月彌年。彌日皆如此。所以能代堯終而無媿于受也。○攝位莫大。明時。明時莫先。觀象天。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定數。合爲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五星循此宿度。隨天轉行。以成人間歲時日月之候。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

其行歷處卽爲曆數。故謂之政。日月止有遲速。五星兼有遲速。順逆。總來有遲速順逆之不同。而纏度統載于璿璣。可東西運轉者。于其間橫立一玉管。可南北低昂以窺璣。如某月某時日月五星其常度合在某宿幾度。遲璣而以衡窺之。管對所窺與璣不爽。卽是合其常度。不然則差。璿精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纏度。使曆法不至有差焉。○璿衡兩者俱是正天文之器。以璿玉飾之。貴天也。天體至圓而璣象之。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以美珠爲日月星辰之象。而麗之于璣。懸而運之也。故曰璿璣。以玉爲窺璣之管。橫而設之。以日月五星常行中道。必橫設而後中道可窺也。故曰玉衡。玉衡長八尺。通中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璿窺衡以知星宿也。堯時嘗命羲和。今爲時無幾。七政在璿衡固無不合。但七政運行于天。璿衡成形于器。旣若是難齊。璿衡一定不移。七政推遷靡定。在天雖無差。而器或有隱見完否之弊。舜則首察璿璣于玉衡。用在器七政以齊在天七政。璿璣玉衡從何處察。從歲差上察。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旣久不能不差。旣差不可不改。天無差。因人之法。與天相左。謂之差。然天日之差。恒于中星驗之。此在璿衡爲急耳。玉衡之說先正南北經。莫規于中表之南。規衡求。

尚書

卷二

十

北極以正天中然後取中星去北極遠近度數轉規以就之其星在玉衡孔中則七政齊矣其星不在中則移南表以求之所差度數從可知矣假令候星以牽牛爲始先布望牽牛之星取在正南之昏時爲法從此以後日日西過經八日昏時女星來中故牛爲八度復候女星至十二日後虛星來中故女爲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危星來中故虛十度餘倣此在訓察心目在是也察璣衡自有心與天通處七政就在天者言在璣二句串當用過云若此者果何以哉以齊天之七政耳要看出齊七政四字上一在字其主意正在此在字不可用竭目力字只是察其度

尚書章句 卷二 十二

數之詳審其次舍之位便是齊字不可就當合字合字就齊字上見出傳中窺璣之下用一齊字把經文齊字混了令人不便觀天運何可齊得察處便是齊從器中察其精妙自整齊而不可越其中便有調燮陰陽節宣氣化意豈徒按時測候侵義和之職哉七政齊而四時正故曰此曆象授時所當先也堯典曰曆象此止曰璣衡則象而不曆堯典日月星辰此止曰七政則經星與十二次不在內經星麗天不動緯之所次也言緯經在其中十二辰無遲速順逆之殊故略之蓋惟天象歲歲有差恐器有不合故不考書而考器

河圖之數分生成而言其全以生數爲主而以成數合之故河圖之位十而數凡五十五洛書之數分奇偶而言其變以四正之陽而統四偶之陰故洛書之位九而數凡四十五合河洛二數共成一百乃爲天地自然之全數二數雖有異同理則迭用是以天地之數始于一而全于十天數五一三五七九是地數五二四六八十是天數二十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六其五也小衍爲十兩其五也大衍五十十其五也故五爲數祖邵子曰天地之本起于中夫數之中者五與六也五居一三七九之中故曰五居天中爲生數之主六居二四八十之中故曰六居地中爲成數之主元紀大論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是以萬候之數總不離于五與六而五六之用變見者如初春之桃五其瓣天之所生也深冬之雪六其出地之所成也故以五而言則天有五星地有五岳人有五常以至五色五味五穀五畜之類無非五也而十根于一百根于十小之而釐毫塵渺大之而億兆無量總屬五之所化而皆統于天之五中也以六而言則天有六合歲有六氣卦有六爻以至六律六呂六甲六藝之類無非六也而老陽之數三十六老陰之數二十四合之而爲六十少陽之數二十八少陰之數

尚書章句 卷二 十二

三十二合之亦爲六十總屬六之所化而皆統于地之六中也總之五爲陽而五實統乎陰之六六爲陰而六實統于陽之五天元紀大論曰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基而環會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得非天地之氣總皆五六之所生成者歟試舉一歲之氣及干支之數而言從天用干則五日一候五陰五陽而天之所以有十干甲戌以陽變巳癸以陰變五之變也從地用支則六日一變六剛六柔而地之所以有十二支子巳以陽變午亥以陰變六之變也十干以應日

運之道繫此矣若夫拆一爲二拆二爲四拆四爲八拆八而十六拆之到底何有窮已實則各得其一耳故察河洛之圖書番奇偶之名目數天以度數地以里數神鬼以陰陽數氣候以律呂輕重者數以權衡方圓者數以規矩長短者數之以度淺深者數之以量歸除可以數消因乘可以數長因一而推○張介賓曰五行之理交互無窮故甲戌庚壬天之陽干也而交于地之子寅辰午申戌乙巳辛癸天之陰干也而交于地之丑亥酉未巳卯天地五行挨相交配以天之十而交于地之十二是于五行之中各具五行乃成六十花甲由六十

易○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石而左行日月右行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迴焉○淮南子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星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背鴛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轸○晦朔之日日在其表人在其裏日月相疊故不見其明弦

尚書章句

虞舜典卷二

十一之四

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半魄是為近一遠三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也下弦是月虧一半如弓之下弦也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視其明是為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而為望也○月之行速漸遠于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于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上弦也其行上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望也其行過中遠于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之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

下弦也○周髀說曰日帶火月猶水大則施光水則舍影月光生于日所照魄生于日所蔽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月望之日日月相望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故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故不見○漢書曰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星眾則吉少則凶也○漢書曰星者應星相○極以其橫亘在中不動謂之天樞樞樞軸也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天樞則指朝廷人主所在也眾星附于辰天無星處皆辰也北辰是北極五星中第三星之旁天壤處是天之樞紐也其小星則為極星所謂太乙也蓋天運左旋而轉之右凡日月眾星皆動只

尚書章句

虞舜典卷二

十一之五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不動○大衍星分圖曰五月午日日月會于鶉首八月酉日日月會于壽星○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為掩則日食是日陰勝陽其變重月行在望與日衡月八于日暗虛之內月食是日陽勝陰其變輕日蝕為失德月蝕為失刑○張衡云對日之衡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謂日行黃道則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謂北極○周禮曰昴侵官屬掌十輝之法○鄭謂日之觀妖祥辨吉凶一曰侵氣相侵也二曰象陰氣附日也三曰蝕謂于日也四曰蝕謂于日也五曰間而暗也六曰音音陰氣蒙蒙七曰蝕謂于日也八曰氣貫日也

片段成列穿九曰臍于日旁也十日想雜氣以成○日

為陽象陽中含陰離二陽在外一陰居中故離為日之

正體月為陰象陰中含陽坎二陰在外一陽居中故坎

為月之正體○日有永短繇地有升降春秋分時地適

當天之中其日出卯入酉行中陸故長短勻繇春分而

夏至陽日升地日降而下其日出寅入戌行北陸故永

繇秋分而冬至陽日降地日升而上其日出辰入申行

南陸故短○張衡靈憲曰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鍾為

星星也者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

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尚書大傳曰勝而月見

尚書大傳

卷二

十二

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朏亦謂之側匿疾行

肅則月隱影劉向日朏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

行疾也○釋名云朏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

承大月月生三日謂之朏承小○春秋運斗樞曰北斗

七星第一曰天樞第二曰璇第三曰璣第四曰權第五

曰玉衡第六曰開陽第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

為杓合為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

權為時玉衡為音開陽為律搖光為星天樞得則景星

見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漢書曰玉衡杓建天之

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為天綱本此○水

火金木填此五星者天之佐為五緯見伏有時所過

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李善曰五星

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五星色

白圓赤圓黑圓青圓皆凶黃圓則吉五星同色天下饑

兵○晉志曰東方七星角二星為天關關其間天門也

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左角為理主

刑右角為將主兵亢四星天子內朝天下之禮法也亦

為疏廟主疾疫氏四星為天根王者之宿官又為后妃

之府將有淫慾之事氏先動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

之官也亦四輔也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亦為天關黃

尚書大傳

卷二

十二

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間北間曰陰間七曜繇乎天衢

則天下和平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亦曰天駟又主

開閉為蓄藏之所繇又北小星為鈞鈴房之鈞鍵天之

管籥明而近房天下同心三星天王正位也四星曰

明堂天子位為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前星為大子後星

為庶子尾九星後官之長亦為九子色欲均明小太相

承則後官有叙箕四星為天津後官后妃之府一曰天

箕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北矣又主

口舌南斗六星天廟也為丞相太宰之位酌量政事之

宜褒賢進良稟受爵祿又主兵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

犧牲其北二星一曰卽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開梁次三星主南越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婦女之位主布帛裁製嫁娶虛二星冢宰之象也主邑居廟堂祭祀之事又主風雲死喪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動則土工起營室二星爲太廟天子之官也主土功事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戾三星亦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胃三星天之厨藏五穀之倉也又名大梁主倉廩昂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又爲旄頭胡星也又主喪主獄昂畢間二星爲天街三光之道也主

尚書筆

卷二

十七

伺候開梁畢八星狀如掩兎之畢主邊兵主弋獵又主刑罰皆寓三星在參之右角如鼎足形主天之關又爲三軍之候參七星白獸之體中三星橫列者三將軍也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爲天之亭侯主水衡事輿鬼五星天之目也主視明察姦謀中央一星曰積尸搖動失色則疾病鬼哭人荒柳八星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七星一曰天都主承蒙文繡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承服天厨飲食賞賚之事與二十二星爲天子之樂府又主夷狄遠賓貢海之客明大則禮明樂興四夷來賓軫四星爲冢宰輔臣也主車騎明則車

騎用亦主風有軍出入皆占于軫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長沙明則人主壽于孫盛二十八舍之度最多者莫如東井其次莫如南斗度之少者莫如觜角其次莫如輿鬼○昏旦非陰陽之大分乎蓋南方太陽之位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弓矢留逆而不居此天之常道也五星出入黃道之表裏循月行有陰陽也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進而疾逆則退而遲不西不東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皆與日合度而行順行漸遲迫日不及晨見東方去日稍遠朝而近中則留經旦過

尚書筆

卷二

十七

中則逆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疾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若乃金水二星行速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緩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迫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以迫日晨伏東方復與日合三星經天而兩星不經天參天兩地之道也○金星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宮一歲一周天水星十二日移一度一歲移一宮十二歲一周天水星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宮一歲一周天火星二日移一度二月移

十二

十一之十

經 53—742

欲至未而遲且欲至已則病不合在午見見則經天○
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宋志曰辰星
乃水之精其位當于得太陰之氣而四象之終易有幽
明之說原始返終卽其義也水星于冬旺黑色主吉若
刑政失簡不以時而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辰星出東
方太白出東方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對○李
尋曰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干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
作異四孟四季皆出星家所忌○晉灼曰常以二月春
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九十一月
冬至見牛斗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
方夕候之西方○五星同度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和順
而合則吉乖逆而合則凶同宿曰聚自三星以上爲聚
亦曰會留三日曰會一逆一順一疾一遲相逢于一宿
之中爲會德會則福典刑會則禍作行而掩之曰襲未
當去而去之曰出未當來而來曰入行而造其中曰入
入宿度而居曰舍入此宿曰宿留二十日以上曰宿宿
者經其舍而過經去不遲也處其所曰居行所當行過
二十日不失次曰居不東不西曰留來其旁而居曰守
徘徊不去其度曰守二十日以上曰守行而侵之曰犯
經過其星而光耀侵之曰犯先犯而遂留居之曰犯守

未當入度而竟入犯之曰侵東西正當曰中中者中傷
之象自上而下壓之曰乘自下而上直往冒之曰凌相
衝而止曰觸兩動直前相抵曰觸抵者一動一靜而動
者直至其所也歷者以次相及而過也相凌曰闕合復
離離復合曰闕離者雖同宿共度而南北垂不和之象
徙者雖同在宿分不相停待越避相背之象舍者經其
宿度而行舍其宿而遲也行而隨其後曰隨次第相及
于一處也從西入東出曰貫相切曰磨周之一匝曰環
環之而不周曰繞迫而侵之曰薄兩體相着曰薄左去
右迴右去左迴曰勾往而復復而往曰已卅氏云去而
復返謂勾再勾爲已卅氏云東爲勾南北爲已卅氏
云行如勾字曰勾行如已字曰已過其中而無所犯曰
經過其旁而光射之曰刺過旁而相迫曰應肩而滅之
曰掩侵其邊而漸及其中曰食從上至下掩之曰吞頂
之于上曰戴早出爲羸晚出爲縮又超出而前曰羸退
舍曰縮星藏月爲凶二體相合不辨其孰爲彼此者同
光也以五形相尅論之夫在陽妻在陰是謂牝牡相承
二星相近其張及大相遠無傷七寸內必之月食星者
月至而星沒也若星食月則星見月中經天者皆旦出
于午地水火土陽星不忌經天惟金水陰星以經天爲

妖日日出見與日爭明爲書見○五星並順者古曆也
秦曆始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然知
者鮮至北魏末清河張子信之亂隱海島積三十餘年
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疾徐
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徐秋分後
則疾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在日道外則雖交不食
月望值交則食不問表裏日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
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好惡遇其所好
則留多而行遲見早遇其所惡則留少而行速見遲與
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
行見伏尤異晨見應在雨水後立夏前夕見應在處暑
後霜降前並不見驚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內晨夕去
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金土一星者見
無者不見後張胃玄劉焯等依此差度爲定入度食弓
及五星定見與天密曆法至此始精矣○宋志曰木火
合而闕爲旱爲饑火觸木有慶木觸火民病疫木土合
民饑而歲星忌與太白同凌忌木與金環繞乍東乍西
忌金環繞木歲星犯太白草木再死再生太白犯歲星
民饑木與水合有水災忌相犯火與土合爲旱忌火犯
金金犯火忌金火相守而不動忌水火相近而火觸水

水觸火火守水若水火相合爲饑忌土與金合相近數
寸間忌土金俱入營室相守忌金水相留金犯水水犯
金忌辰星入太白而上出辰星入太白而下出忌辰星
與太白環繞忌辰星合金與若旗宜太白爲主辰星爲
客○袁坤儀曰衆星環拱坎正北方也北極不干坎乾
而于艮丑宋中興志以爲艮東方乃萬物成始成終之
地于竊以爲人之方位與天不同桓譚謂春秋分日出
于卯入于酉爲人之卯酉非天卯酉若天之卯酉當北
斗極以此觀之則北辰實在天之中中國之地似微在
東南故人視之爲艮丑耳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至浚
儀繞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知北
極不直在人上也哉二十八宿多者三十四度最多者
井三十四度其次莫少者止一度最少者莫如角一度
如南斗二十五度其少者止一度其次莫如鬼二度
如此不均竊嘗疑之後考沈括王變之說乃知天本無
度以日之行爲度日行不可記而所可記者星也故取
其相當之星以爲距度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
纏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闕背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纏
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夫赤道
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矣然古今所驗亦有不同
者何哉唐一行作大衍曆測之得畢參星四分度與
古不同至宋紹興與考正之則惟牛尾室觜四星

與古今餘 蓋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大抵歲差所致 昔不同 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遂 謂五星會于太初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密推 而上至于混元之初積數之精而無有餘分耳非太初 之年而合璧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 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元 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漢高元年至太初 元年凡百有四年也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 鎮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四十五次矣 進在玄枵之次安得復聚于牽牛之初乎方郭守敬之 造曆也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 之歷代所謂積年之法與夫日法俱廢矣今以法推之 但以九年之曆為準九年前之二月望即今年之正月 朔而歲首可定也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十八百大餘五 九小餘四八皆以朔日干支求之而月之大小可定也 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 前九年正月朔是甲子即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月 則天干四地支八由此推天三地七逢時則隔八相生 之而月之大小然所差矣天三地七逢時則隔八相生 而二十四氣可正也如九年前立春是癸亥日癸見乙 也如逢子時交則隔 八位未時亦交也 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 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即來歲

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 年消一其法精矣○鄭善夫曰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 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緣 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 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 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 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 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朏朧只在一分之間自古 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 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 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 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 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日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 自不得而同矣知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 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 而後准也○張說曰今按據典故鑄銅為儀圓以像天 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 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天絡在天外綴以 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焉百六十五

轉而行匝。仍置承檣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入于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于櫃中各施輪軸。鉤鏈交錯。開鑲相持。轉運雖同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王栢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晝則自左而向右。夜則自右而復左。天依形故運行太虛冲漠之際而無停。地附氣故東于勁。風旋轉之中而不墜。氣積于陽而其精外明者謂之日。氣積于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生于地精浮于天者謂之星。五行之精是謂五緯。列居錯峙各有

尚書筆笈

卷二

十二之十八

所受于日。光故字從日。生經星則麗天而左行。七政則逆天而右繞。譬諸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旋焉。日經千里晝夜所經謂之一度。仲夏躍東井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躍南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日臨于卯酉月如銀丸受日之光其魄常滿。月初而涼。日中而熱。乃天道下濟而日則利于下。踰故也。爾月在天。上日在地。下月現承日。故明爲所蔽。而日食。日有暗虛。故陰爲所射。而月食。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日縮。則先中而朔。日之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二十八宿日之所經爲黃道。

橫絡天腹中分二極者。爲赤道。春秋二分日循赤道平分。天體晝夜中停。春夏之交陽極生陰。則陽生于天而生暑。陰蟠于地而下降。故天轉益緩而氣濁。秋冬之交陰極生陽。則陰際于天而生寒。陽復在地而上浮。故天轉益急而氣清。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四萬二千里已上爲陽位。四萬二千里已下爲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陽而肅肅之陰出。赫赫發乎地則地雖陰而赫赫之陽發。冬至之候陽發于地。一氣上昇七千里至六氣則上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爲春分之節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而爲夏至之節夏至之候

尚書筆笈

卷二

十二之十九

陰出于天一氣下降七千里之六氣則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爲秋分之節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爲冬至之節。天地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相因而爲氣。相溫而爲氤。此變化之所以兆氣之擎歛而有質者爲陰。舒散而有氣者爲陽。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爲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陽與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爲電。陽氣正升爲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爲雨。陰與陽得助其蜚騰則飄颻而爲雲。和氣散則爲露。霜雪不和而散則爲昶氣。霾

陰陰于陽而氣薄不能以辨日則虹見陽伏于陰而氣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月星布氣陰感之則霜而爲霜陽感之則液而爲露上寒而下溫則霜不殺物上溫而下寒則雨而不冰風不宜溫而溫則雨凝而爲雪陽縱而陰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雷震交擊陽襲而陰乘之也將雨則氣溢而礎潤既雨則氣散而土晞然自天地剖判以來裨海環之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迺有太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北景在齊州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天竺在中國之西故啓東牖以迎陽溫清地當巽維日初極熱而午乃溫骨刺幹僻在北際羊腴

秦八千里其地最熱南抵真臘二萬里次則扶南一萬三千里其地炎暑北抵流鬼一萬五千里次則駁馬一萬四千里其地常雪驛傳至此極矣地在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下降如數秋游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游過南故日在其上冬游過東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水負舟視星漢回移或升或降莫知覺矣陽陷于陰故能闕而受以爲水陽附于陰故能直而施以爲火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凝天一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焉故應于地二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爲雲雨湛而在地爲淵泉求于石則擊之光發求于木則鑽之烟飛天地初分只有水火水便是地火便是日星也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爲山水之所赴其勢蓄洩則流而爲山川氣暮合而爲風水氣朝降而爲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驅天傾西北非也乃地勢高近爾崑崙山據地之中而南驚水流東極氣虛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往者既消來者復息水流東極其應于月者爲潮蓋潮爲陽精陰之所依月爲陰靈潮之所附朔望之際月近于日故月行疾而潮應大朔望之後月遠于日故月行遲而潮應小春爲陽中陰生于午而晝潮

大而感陽也。秋爲陰中陽生于子而夜潮大而陰應也。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此地之至數也。○齊殷謙曰自黃帝迎日推策堯舜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而儀式方備。劉洪始悟月行有遲速。姜岌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何承天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祖冲之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劉卓始悟日行有盈縮。傅仁均始用定朔。李淳風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僧一行始以朔又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徐昂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姚舜輔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黃道周曰盈虛之數不可以稽。日升降之形不可以測。地日之修短不倚于坤儀。地之升降不微于海勢。橫渠嘗言地有升降。日有修短。陽上地下中虛而景長。陽下地上中虛而日促。修短既分。寒暑以定。占緯之家往往非之。歲維主日水則比地二兩。潛施九六各濟。復濟而陽漸升。姤濟而日漸降。升降之平皆在卯酉。衡地之分約百八十二。升高則視北升下則視南。人之

所謂高卑。即天之所謂南北。高下之間各一十二。故陽升而氣盈者。日行之高則以爲修高而迫下其影宜短。如懸火而視箸也。陽降而氣虛者。日行之下則以爲短卑而逼下其影宜長。如隳火而視倚也。天下之移一度則臨地之差九十。卯酉之間影殊南北。故其所也。天生水而寄于地。地使比于月。地生辰而寄于天。天使舍于日。日率數者而天地不與者。天以無形爲寒暑之父也。以不動爲寒暑之母也。日引氣以出于地。日之氣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水之氣晝夜一周三百五十二。天以日和地之星。地以水和天之月。非從也。其乘氣以爲度者一也。日從一而差星。故寒暑之分辨水從常而北朔。故弦望之期見日司寒。暑月司弦。望寒暑差星。弦望差潮星得氣而益旋。故河漢之橫夕南而朝北。水得氣而穀轉。故大地之準氣至而潮行。益旋之星過北極之外。穀轉之氣平九道之中。故知極海之南有星而蒸氣之環爲水涼煥之期。非日不具也。夫不知天之無形地之至情。日之因候水之乘氣而以測乎寒暑者。彼不過恒星潮汐之形誤之耳。故陸有涼煥而形見也。皆有高下而情見也。道有激旋而象見也。潮有上齊而數見也。天地之分各九十。有一四正之衡潮及于日月入交之臨

潮平于東西日遲過十有三氣平地而潮出者猶水之
東沸而西注也。踰九十有一氣遠地而潮平者猶雲之
蒸遠而濕乾也。日乘氣以爲寒暑而地之溫涼應之水
乘氣以爲潮汐而天之晦朔應之。四海之潮八節各異
故秋冬晝夜魚龍互易大小之差寒暑變焉盈虛之類
定于陰陽日星皆陽故恒盈水月皆陰故恒虛日星氣
衰以爲寒水月氣盛以爲盈水之盛衰在一月日之盛
衰在一歲一月之盛衰見于辰一歲之盛衰見于日日
有升降因陽之盛衰以天之高下較地之浮沉是非相
別豈有差哉是以史氏知日之有南北不知日之有高
下黃氏知日之有高下不知天之無高卑余氏知潮之
不因于地而不知潮之不因于月盧氏知潮之不因于
月而不知潮之不因于日也不疑于潮汐而後可以論
升降不疑于升降而後可以論寒暑修短者數也盈虛
者氣也修短出地而成形盈虛體天而無象以陽上地
下而得虛地上陽而得盈此攸于離坎之象而昧于
乾坤之旨也離虛而坎盈乾盈而坤虛盈虛喻行則子
母不得陰陽雜動則化成不生嗚呼人之所見各尊其
後渾儀者而斥蓋天考極呈而陋測地肇論伸而舟喻
絕海圖作而肇論息雖有取于一得皆無當于自然○

嵩高不是天之中乃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南
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磨然此是天之
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曆象以北斗魁四星爲璇玑
三星爲衡今之曆家大都以斗柄所指爲月建則在璇
玑玉衡以察之北斗者爲是且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北
斗舜可察也渾天儀則曆官之事恐非舜所當察者○
正義曰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
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
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張氏曰蓋天之法如繪像止
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象能得其全堯之曆象日星蓋
天法也舜之璇玑玉衡渾天法也渾法密於蓋天○夏
氏曰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日行一度月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
百四十五熒惑日行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
千三百五十五太白辰星日各行一度鎮星日行四千
三百八十分度之百四十五七政躔度長短多寡不同
如此然必謂之齊者曾氏謂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
璇玑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陵歷闕食盈縮
犯守者也蓋璇玑衡所見者皆時數軌度之當然不如璇
衡則爲變異此說是也沈存中謂熙寧中受詔典領曆

官考察星辰以幾衡求極星從窺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管即玉衡也隋志云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爲北斗七星不知璣爲轉運衡爲橫簫簫運幾動使于下以衡望之○王蕃曰鄭玄說動運爲幾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黃氏曰太極未判天地人三才函于其中謂之渾沌渾沌云者言天地人渾然而未分也太極既判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清濁渾者爲人輕清者氣也重濁者形也形氣合者人也故凡氣之發見於天者皆太

體爾土石之外水接于天皆爲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爲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于無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于有形日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道則日五色失道則日露其惡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日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太陰之精主刑罰威權大臣之象大臣有德能盡輔相之道則月行常度或大臣擅權貴戚官宦用事則月露其惡而變異生焉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七有

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于日下與日會也過一週三謂之弦分天體為四分謂初入口及二十三日月行近日光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過三週日見故光在西下弦日見故光在東也衡分天中謂之望謂十五日之昏日入西月出光盡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行近于日光月行于赤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

暗虛不受日光也暗虛者日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正對照處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太微天市垣也二十八舍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為蒼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靈龜之體西方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為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轸為朱雀之體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騎官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狼魚龜龍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宮闕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轉而聽命於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次或有進退不常變異失

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然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併日月而言謂之七政皆麗于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為連所帶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也五星輔佐日月幹旋五氣至治之世人事有常則各守其常度而行其或君侵臣職臣專君權政令錯繆風教陵遲乖氣所感則變化多端非復常理如日之精變為彗月之精變為孛政教失于此變異見于彼天漢四瀆之精也起于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于箕尾而入地下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一族言之則一氣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而為四氣以十

二月言之則一氣分而為六氣故六陰六陽為十二氣又于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其初終則又裂而為二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而為三候是為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耳自一而為四自四而為十二自十二而為二十四自二十四而為七十二皆一氣之節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建之辰即可

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倣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處。凡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星紀，建寅之月次名析木，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首，建未之月次名鶉尾，建申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婁，建亥之月次名臨。十二分野，即辰次所臨之地也。在天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爲十二國，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矣。○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然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月者日之影也。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方氏曰：宿言宿之于此，離言離之于彼。○劉氏曰：陰氣合陽于天上，則爲日星，是以其光下垂焉。陽氣合陰于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焉。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于地下，則升爲四時，地之氣凝結于天上，則降爲五行。○真氏曰：日星麗乎天，陽之爲也；山川麗乎地，陰之爲也。秉者

主持之謂陽，主精氣，故爲日星之光。日太陽也，星少陽也。陰主形質，故爲山川之竅。播者布也，謂陰陽二氣分爲五行而布于四時也。和猶合也，謂陰陽和合而月始生也。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光。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二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爲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和而月生，蓋取此義。○朱氏曰：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湯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昇于天，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歷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爲日，以其光加于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于其上也，故日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邇于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于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于晦而後盡。蓋月邇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

肆類于上帝肆觀東后兩肆字皆與本文下兩乃字應讀肆類肆字不獨貫本節直貫至乃日觀班瑞于羣后言舜祭器觀象之後遂有事云云可謂無惕日然且宿至即見乃日觀四岳羣牧是以月計之卒未嘗有惕月也肆觀肆字亦不獨貫本句直貫至卒乃復言舜燔柴望秩之後遂有事云云可謂無惕月然且事畢即行卒乃復是以時計之亦卒未嘗有惕月也故篇中乃字肆字都是語脉緊關見一事方已一事又起纔至即舉舉畢即行隨處皆然終歲若一不獨以柴望觀后協同修如等事爲如岱如初如西而已也○堯命舜使主祭觀侯時巡以示舜有天下天

之到領瞻已在目中。聖所在而祭之。羣神卽人鬼自開闢以來載在祀典。皆按籍告之。舊以六宗麗于天者。故祀天而及在天之神。羣神麗于地者。故祀地而及在地之神。是以山川爲地也。夫圓丘方澤祭天地之禮也。祭地可言望乎。望者海內之名山大川耳。遂可指爲地乎。且上帝尊矣。山川遂得與之等乎。禮傳云精意享之。夫祭上帝山川。群神豈無精意。蓋祭上帝則類之義大。祭山川則望之義大。祭羣神則備之義大。故各言之。此皆正月內元日後事。正義曰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位。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胡文曰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賦在其中也。○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則天與地並祭。豈得爲瀆乎。况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麗維地先。

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說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歲正也。歲正首舉上天之祭。至于建午之月乃祀地耳。○唐孔氏曰。孫炎曰。禋。潔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禋。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秦壇卽國丘。秦者尊之之辭。秦折卽方丘。折如臂折。折旋之義。喻方也。相近當爲禋。祈宗當爲祭。皆誤字也。秦昭王宮夜明幽宗等宗皆壇名。祭縣苑爲管也。時四時謂

尚書

卷二

二十三

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上文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一云相近祭法讀爲祖迎字之誤也。祖送也。送寒迎寒皆于坎送暑迎暑皆于壇。注引祭法一段乃是災祲祈禱之祭。與此無干。○蘇氏曰。晉張髦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矣。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皆諸侯故三望而已。此之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爲一禮。爾考之祭法其秦壇卽天卽此類上帝也。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卽此禋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卽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叙舜典之章句義疏也。○丁奉曰。山林川谷丘陵見怪物者皆曰神。遠祖去祧爲壇。壇者有祧則祭無祧則止而去壇曰鬼。夫見怪物者吾人之至害也。而乃神之而祭焉。若韓愈之祭鱸魚雖祭也。實辟也。而豈神之也。遠祖雖祧吾祖也。而乃鬼之而不祭焉。豈特吾祖不若一怪物乎。又異姓之屬至疏且遠也。來孫之屬至切且遠也。而皆祭之。況吾祖爲至親至尊之遠者遂絕之乎。此祭

尚書

卷二

二十三

法所以多可疑也

通節重正始意輯五瑞以堯命欽之朝覲有時而今非其期故徵而輯之只是令其執瑞來朝驗其偽意非真取其瑞也既月乃日覲見輯瑞爲正月事日覲與班瑞一起事然來仰覲之觀仰還之獨爲攝位而異其禮來則見之見則班之上不以見爲數下不以後至爲慢任人情之便耳全是通天下精神之法詢察禮意俱不重聖人無衆寡無敢慢彼四門一賓無不移移況日覲耿光其精神當有出于儀文之外者何煩詢察爲班瑞不足審非僞而班聖人無僞待天下之心也亦不可說使諸侯知統攝歸之舜

尚書章句

虞舜典

二十四

此時堯尚爲天子也一輯一班總以宜明帝堯之德爲主○徵諸侯而日輯五瑞使五等諸侯執圭璧爲信而來合符于天子首句要補此命發于正月上日之後雜記註云符合日瑞五等諸侯堯賜命圭與璧所以爲符瑞入以守國出以朝聘者古無符璽以命圭爲信左傳云信者言之瑞也則瑞卽爲信今欲驗而頒之故始終以瑞爲言輯五瑞只是徵召岳牧執圭璧來朝不是先欽其瑞而後使之來也國有遠近來自然有先後故既盡正月則羣后漸至矣今日來卽今日覲明日來卽明日覲顧遠近先後以少接之則得盡詢察知方俗利弊之詳盡禮意以昭吾接遇

綴懷之道傳詢察禮意就日覲日字上挑出禮意在詢察

時覲只重詢察一邊非以考瑞見詢察辨僞又在詢察前不可卽認詢察爲辨僞驗之非僞先覲者卽先班後覲者卽後班重日日接之上觀班瑞則徵召時不取其瑞而朝見時則收輯其瑞也正始意在班處重發非示今日統馭之權在我只是舜受命于堯則天下當受命于舜意四岳領羣牧羣牧領羣后制也不曰覲羣后而曰覲四岳羣牧明統也不曰班瑞于岳牧而曰班瑞于羣后紀實也蓋四岳所統之羣牧在四方故來有先後四岳止一人在朝不得云來有先後須日覲班瑞舜承堯命而班若還是堯班

尚書章句

虞舜典

二十五

則不見正始意矣班瑞班其信者也然輯則必班此一定之理只一輯一班有凜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氣象所謂正始

五瑞者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圭男執蒲璧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信伸也躬象人形少俯皆七寸而以直俯爲辨璧形圓其中虛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皆以爲象雖刻起非琢謂有所琢也飾皆經五寸成國則執圭不成國則執璧禮天子執日以朝諸侯目圭之目也目下斜刻如圭大小胖合不差以合符也

察義衡舉祀典雖極大幾務然皆竟日可辦故但紀日若輯五瑞觀羣牧則里道有遠近所至有先後非日可辦故紀月至于巡狩四岳則以一人周行天下又非日月可辦故紀歲歲二月節重代堯巡狩上柴望句應肆類節觀羣后應輯瑞節舉祀觀侯不平巡狩專爲觀臣肆字不訓蒙上肆類文舉祀之後遂及觀臣也執贊飭法皆觀中事蔡傳以五玉爲五瑞則于贊字中須補班還意協時月正日是一正朔同律度量衡是考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是同風俗協之同之修之從堯事也無脫攝堯意巡狩而肆觀專在三事勿將柴望下分作六事解時月積于日重在正日

尚書章句

虞舜典
卷二

二十六

度量衡生于律重在同律傳先祖後精先本後末語不可用意不可失正朔制度無不遵王朝五禮五器無不守王制道德無不一風俗無不同總之昭德于四海不是恐天下僭亂正朔變禮易樂也協正同如不甚用力只是把王朝所頒與侯國所行者對過一遍而已若謂恐其改月易日變禮作樂聖世不宜有此只是新一時之政有不容已處事未畢不敢先復事已畢不敢後復故史押一乃字方各有時行必有方至必有事有虞省方國不費而民不勞也或舉山或舉時或舉方者互文見意此史臣文法○歲謂當攝位時值巡狩之歲提起另說見一歲周四岳也方

行配歲事見聖人舉動上律天時各以中月行其方取中氣之義所次必于方岳明堂在也取中土之義二月春令在東又爲四時之首故于二月東氣之中巡狩東方之國至岱宗之山岱宗東岳也省方重事故每方必舉祀禮須知此與告攝事無交涉告攝只在受終事尊而皇天則燔柴以事次而山川則望秩以祀先柴望者示不敢專之意燔柴者加牛于柴上焚之達其氣于天祭山狸之祭川沉之今不能徧狸沉故望而祭取其氣之旁達上說望于山川此增秩字秩者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伯子男等不同則其牲帛祝號之隆殺異焉類于上帝望于山

尚書章句

虞舜典
卷二

二十七

川則四方之山川已在望祭中矣此柴望自爲東巡而有事于天及東方之山川耳此告至之禮肆字重看乃遂觀東諸侯凡朝觀岱宗下者皆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贊肆觀東后重舜見臣上玉帛生死只是東后執此來見不是受他的玉以象德非卽五瑞五玉乃諸侯已成國所執者帛取精白三帛乃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未成國所執者公之孤卽世子纁取補袞之義玄取玄遠謀國之義黃取正色立朝之義二生乃卿大夫所執者用生者以其生不失義羔取羣不失類鴈取候時而行一死士所執者用死者以其死不失節雉取其守介不犯執贊者自表

其心非獻舜人各不同而但著東后統于尊也。遇下須云朝獻之禮備矣。東方諸侯得無有亂我天紀。蒙我王制者乎。其協正同修如。重在以王朝所議所制所考相準式上。時月日正朔所自出。雖當在齊之後。亦必隨方考覈。協非合正朔。乃以合天。以吾之曆。驗侯國之曆。總數未明。則分數難理。故必先詳察其時之先後。月之大小。使分至不爽。晦朔不愆。期協而正之。以日。蓋日又時月所由積者。倘起數有差。則成數悉謬。故正之。使各度分布于時日者。不少差謬。比義和所頒布的曆。無有不合也。律度量衡法度所自始。律觀氣數。而氣數隨風氣之轉移。律為萬事之君。

尚書叢書

虞夏典

二十八

于度量衡為母。不同于始。則母為不育。而度量衡何所受法。須同之。以吾之器。驗彼之器。法必先審夫陽之六律陰之六呂。使長短不違舊制。徑圓不踰成規。然後至于度量衡也者。或受法于律之所容長。或受法于律之所積受度。量衡為羣用準于律為子。不繼而同之。則子為不令。而律亦何所尸權。故以黃鍾之長審度。而度長短以黃鍾之管審量。而量多寡以黃鍾之倫平衡。而權輕重使與朝廷頒布無少異。有彼此通同無乖戾。人情咸平。無所折閱。意同非徒準以王朝之制度。律原于人心。則亦同以人心之不得不同者耳。協處重日。同處重律。聖人制御天下之大

樞常在人。所易忽處。如律度民所習用。何關天下重輕。亦必致謹。恭防微者。即于微也。吉禮以事神。凶禮以哀憂。軍禮以平邦國。賓禮以親邦國。嘉禮以親萬民。所謂尊卑貴賤親疎相接之體。達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須于王朝本有定制。所以一風俗也。但恐天下有廢弛僻踰不修之處。則修明講習五禮之節文。而五器之因乎禮者。規制不一。亦有以如之焉。禮定則器自正。但五器中等級隆殺皆有常制。如胡簋蓬豆之屬為吉禮之器。衰經冠履之屬為凶禮之器。旗物鐸鈺之物為軍禮之器。玉帛生死之屬為賓禮之器。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為嘉禮之器。修禮王修

尚書叢書

虞夏典

二十九

舉說勿言損益。損益是易世受命事。如一如王朝即同之。換字謂器之尊卑貴賤親疎等殺。不容私同異。各歸于一耳。非謂器如其禮。使吉凶軍賓嘉五器毋相混也。若夫五器各如其禮。在定制時已然。何待巡狩乃如乎。禮必有器。古人不苟于禮。是以不苟于器。後世禮文滅裂。而器亦從之。如器亦修禮中事。不平卒者。指上言。東方事畢而乃復。復自方岳返也。傳云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是蓋時當五月天道南行。則南巡狩。至南岳衡山。所行禮如舊禮。如舊見四山之禮。同八月天道西行。則西巡守。至西岳華山。所行禮如初禮。如初見四時之禮。同十一月天道

北行于是延狩至北岳恒山所行禮如西禮如西見四方之禮同上文此非僅禮文之同凡正朔制度禮器亦如乎初巡者也巡狩既畢可歸而復命于堯矣歸字斷乃以一特牲告文祖之廟出告反而因堯昔日之不忍無其親今則皆舜恭代之矣考德則稱文祖著代則云藝祖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見祖廟有愧心矣舜受終後一歲所舉行如此自可反面無媿故云格言享之也訓至恐未盡格義用特祭尊貴簡歸告至出告廟可知

尚書章句

虞舜典
卷二

三十

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攝也攝考功德也應邵風俗通云岳者攝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攝考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正義曰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是解岱卽泰山爲四

尚書章句

虞舜典
卷二

三十一

岳之宗稱岱宗也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爲上等諸侯爲中等伯子男爲下等其所言諸侯惟謂侯伯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帛粢盛蓬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饗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饗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周禮祀諸神典有實牲柴上以燎者謂之實柴有積柴以燎不實牲者謂之槁燎則柴不專天也且一歲四祭天裘裘甚矣○牲帛視號次第如祭山川用一羊一豕而羊東豕西牲之次第也山川用素帛社稷用色帛幣帛之次第也向方如云其府其縣山川之神視號之次第也○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皆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

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合以皮帛服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王肅云三帛繼玄黃也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應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續謂永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

云若地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已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按贄所獻之物也豈有以命圭而獻天子者考周禮小行人註諸侯享天子用圭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諸侯相享之贄大小各降也故錯于二句之中古人行文多有如此者不可不知○時之分至啓閉各以其明月之晦朔望各以其候月行二十九日與日會而光盡掩故晦既死而蘇故初一而朔至十五則對照而望初八二十三爲上下弦月無光受日之光近日則掩離日則明然時月之差皆始于日故另言之而曰正日○律之十二又生于曆之十二律曆志云推曆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班固律歷志曰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權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日備數二日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于氣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黃鍾之數始于一

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成六縣爲一握徑乾象律黃鍾之一而長象仲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稷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千萬其法在算術宜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

尚書華篇

虞舜典卷二

三十四

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祝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于宮觸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

之體也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北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

尚書華篇

虞舜典卷二

三十五

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朋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于黃泉孕萌萬物爲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官聲也官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太奏地而達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寧潔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仲呂言徵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

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寅
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物養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鍾
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林盛也
位于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
夷當傷之物也位于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
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于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
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于
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閏種
也位于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
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于

尚書叢書

卷二

三十一

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
萬物元也易曰立天地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
陰氣受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株之于未令種
剛強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
株之于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族出于
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
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
象八卦密戲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
入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
統其餘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
大簇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于陽東
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及黃鍾爲
宮則大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復與
它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
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
鍾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于
一終于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二又二十
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

尚書叢書

卷二

三十二

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
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鍾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
之周徑地之數始于二終于三其義紀之以兩故置得
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
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
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
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
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
以應六十四卦太簇之實也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
之合乘焉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觀之象也三

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太簇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于六虛虛者爰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則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參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于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于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孽萌于子紐牙于丑引達于寅冒昴于卯振美于辰巳盛于巳罌布于午昧蓂于未申堅于申留孰于酉畢入于戌該闔于亥出甲于甲奮軋于乙明炳于丙火盛于丁豐楙于戊理巳于巳欽更于庚悉新于辛懷任于壬陳揆于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族于律呂又經歷于日辰五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經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巳戌之數付該之準如法爲一寸則黃

鍾之長也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莧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于分寸于寸莧于尺張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度以井水準其侖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加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傍有廐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侖其狀似爵以歷爵祿上三

下二參天兩地圖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象
圖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鎰
中黃鍾始于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命者黃鍾
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命之量也升者登
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水之量也
夫量者躍于命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職在
太倉太司農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
而均物平輕重也衡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
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
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車則見

尚書華簪

虞舜典
卷二

四十

其倚于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
黃鍾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
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
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立義之以物鈞之
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罔而環之令之內倍好者
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絀忽微始于至
成者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兩者
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
又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

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
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
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
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
于均終于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
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于十二辰而復于子黃
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
又五行之象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
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
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

尚書華簪

虞舜典
卷二

四十一

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
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
位序罔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
絀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縣焉以定法式
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于下于時爲
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智者謀謀者重故爲
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于時爲夏夏大
也物假大乃宜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
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于時爲秋秋穫也物獲
歛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

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于時爲春春蠢也物蠢止乃動運木而直仁者生生者國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通能端直于時爲四季上稼穡蕃息信者成成者直故爲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

尚書華簪

虞舜典卷二

四十三

人爲能同天下之意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平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于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數者一十百千萬也算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筭法之用也以之度圓取方則積一分而爲一寸積一寸而爲一尺方其尺而計之有百寸方尺之外謂之畧而不足於四角之庇也是以制爲之度則度長

矩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是爲三平之法也○二月至于岱宗不指岳名者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卽南行以五月至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者考近于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推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

尚書華簪

虞舜典卷二

四十三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上說巡守之事已完特未定其期耳此則說巡守之期因及來朝之期與來朝所行之事亦主承堯意說此節本重來朝先之以巡守者承上文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不可讀斷一巡四朝正了五載敷奏以言根上四朝句正述職也下二句是舜因諸侯述職而盡待之道不重下述職邊重上考績邊看敷奏明試就舜使之上說想必羣牧考羣后四岳考羣牧天子坐明堂以聽之也敷奏謂述已所行事明試謂攷其績與言應否不像聖明氣象盛世不慮多言而慮有遺言故曰敷奏不患冒功而患或掩功故

欲明試車服句猶云車服之賜豈以異能豈以奇績以庸而已信乎民功之爲重也不在寵異上說曰言曰功曰庸通重民說以民功爲庸則言必爲民之言矣○五載舜所定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益上古事簡十二載一巡守堯亦因之至舜乃定五載之期亦勤民意也天子一巡守是以一歲之四仲通天下之四方羣后四朝是以四方之定期配四方之定所四朝與上四巡皆以地之疆域言非謂帝畿之東西南北也五年一周疏數得宜要一看一往一來上下相交見得盛世氣象不重禮無不答上敷奏者敷而奏之言者言其分封萬國治狀亦殊有新封

尚書叢篇

虞舜典
卷二

四十四

而陳其未然有舊服而陳其已然者風之齊儉奢淫土之遠邇彙能施爲次第所奏各不同要于奉天子詔康其民而已故必使舉其治狀詳著于冊敷而奏之王朝開陳獻納功令雖一展布隨人也泛指民功說不但奏所已行凡有益國庇民者無不陳也言卽所以爲功矣又必明試之功狀既陳耳目難掩岳牧所奏巡省所採百姓之歌謠友邦之稱述參稽考覈百不失一言爲標功爲本文明之東無微不照豈慮真偽易炫欲身親見其行事之寔耳果有功于民者則輅車玄纁以旌之錫以車服欲其顯彰人共見之也言旌而所不旌者自見勿補告飭一邊合巡守總

是維持封建之制不言黜陟者唐虞之制必三考後行耳車服不但示寵要看庸字王功曰勲事功曰勞國功曰伐民功曰庸人臣不言功而民居其功至德不侈賞而民爲之賞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蓋顯此一人爲萬民吉康計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藩川

此舜卽位經理天下之事而稟書于此分州以定制分山以辨域藩川以防患三者皆經理之大者然山川在州內州旣分而山不可不封川不可不濬也當以肇州爲主山川兩平肇字只管分州一句九州之制昉自中古舜卽位

尚書叢篇

虞舜典
卷二

四十五

以冀北邊狄青越海而有遼東其域大于九州地太廣則德化有所不及始分冀東爲并州冀東北爲幽州又分齊之東北爲營州餘九州如故區畫爲之一新所以聯屬諸侯各迪治功捍戎狄壯帝畿也若專作廣化則他州獨不當然乎舜自歎必分州多置牧伯纔可捍夷壯屏故不專主宣德意說此冀青之所以分十二州之所以肇也九山之封其來已久然三州旣分不可無鎮于是封恒山以主并州封醫無閭山以主幽州封營丘山以主營州餘九山如故而方鎮爲之再定也每州各山惟表其最高大者作鎮所以定望祭而繫瞻仰以爲封疆之別封山只是新封

三山向來九山第申明之耳九川潯原似不必潯矣舜以
爲水者天地之氣而利害之先乃爲之相其源委之流因
其大小之脉命所在加潯使映潯距川川距海其終無壅
也潯川不甚用力因禹治水後畧爲疏導耳川不言十二
者一川多連數州不可以州紀也凡言川者俱指大川言
但今小大皆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潯之而已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
咸服

尚書筆箋

虞舜典
卷二

四十六

車服以庸賞善之事畧具矣此詳舜攝政時制刑之等而
原其心也通節說制刑不說用刑象刑七句俱有從重入
輕意若無怙終句便是欽法不成聖人之慈祥眚災二句
是上二段總鍵非有二用也如今律有名例上五句是法
條下二句是法意意亦法也要知下二句運權衡于上五
句之中而欽哉惟恤之占則常貫乎七者之中欽恤二句
是史臣因舜所制之刑而又推其懼刑之心比上高一層
看欽字說得渾惟刑之恤正是欽處聖心無事不憂恤而
刑尤重故用一惟字欽哉他皆單見惟此疊言不但疊言
欽又兼言恤○象刑鞭扑古已有之舜特申其制耳曰象

者如天垂象示人使人易避難犯即有懲而不用意勿作

法天因特七政五刑較說便癡象字貫下六句典訓常不

因喜怒擅易及天下後世所通行之常法皆須原其本情

也墨劓剕官大辟五刑待罪之不可宥者于中有情法矜

疑動戚當議者則設流刑宥之以遠方遠中復有遠近五

刑重法流宥則重中之輕也鞭刑官府治吏胥玩政者朴

刑學舍治不率教者于中猶有情法可原者許出黃金贖

之贖刑多寡不等鞭朴輕法金贖則輕中之輕也以上由

重入輕不易之經法若入五刑鞭朴中過誤爲眚不幸爲

災小罪不消說起就是犯重罪而情實輕不待流贖直赦

尚書筆箋

虞舜典
卷二

四十七

之若入五刑鞭朴中有恃爲怙再犯爲終其情可惡雖當
宥贖亦不許宥贖必刑之賊訓殺實非一槩殺之當五刑
者五刑當鞭朴者鞭朴不從減等便是賊刑此諒情用法
法之權也流放竄宥寬減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
鞭朴據經文則五刑有流宥無金贖贖止爲鞭朴輕刑設
眚卽律過失殺傷人之類災如水火仇叛之類怙如恃權
恃詐恃力之類終謂明知故犯強很不俊之類肆放也賊
刑只不得引流贖之謂肆赦并贖亦不科矣七句照下欽
恤具說如云制五等常刑矣而有可輕者則用流刑宥之
猶是重中之輕至于鞭朴且許贖其輕而益輕者何如若

青災則直赦之必怙終者繼加賦刑聖人不見有怙終法
特如此懸象耳舜之立法經權如此詳盡這個心總是個
欽恤處須發他制刑時一段惻然哀矜意出惟恤之深自
敬之不得不至登言欽哉史臣當日見舜憂民之心極其
戒慎故滿口形容之如此恤不外制刑如言與有育有贖
有赦有賦皆其恤處從欽中見出恤來惟制之制將一時
之定案為萬世之公案雖經權法意愈詳億兆人千萬世
愈莫必其命誰階之厲乎恤不特為刑之設民即使民無
失刑刑措不用憂終無解時直是病癩切身所恤只在刑
不論用不用也聖人制刑如彼而其心則惕然敬謹惟以
刑為憂而已勿以下句推原上句說亦不可用死者不可
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句入在恤字內蓋此乃史臣推舜制
刑之心非用刑之心也傳聖人指舜非泛論
周禮孫狼氏誓大夫曰敢不聞鞭五百大隋遺律方便
容之學記云鞭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鞭猶也楚制
也周禮註指山獄也二物可以收其威鄭玄云鞭猶也楚制
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動道乘則楚之又大射鄉射
皆云司馬摯判則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朴
俱用教刑惟判則已故屬判于教其實官刑亦當用判
蓋重者鞭之輕者楚之○正義曰古之金銀銅鐵總號
為金刑之四名耳舜器云黃金謂之鑒白金謂之銀此
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鑒銀者皆
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銅相敵
四罪不用典而用流正欽恤之作用金氏曰此係諸象刑
之後益因類而附記之辨言庸違如共工者則流之于

北齊幽州同惡相濟如驪堯者則放置之于南齊崇山負
固不服如三苗者則窺逐于西裔三危治水弗成如鯀者
則困殛之于東裔羽山罪字活看四凶之罪由輕漸重傳
異法二字只在流放窺逐之輕重上見不在幽州崇山三
危羽山上論即不與同中國意至東西南北各置一方不
使翕聚聖人亦有深意四凶總天下所共怒故總承之曰
四罪而天下咸服四罪猶文王一怒也服非當罪舉措勸
令民心也天下咸服正服其欽恤處但此實承堯命能代
終見天下已不能含舜為下即位張本
正義曰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
之殛實放逐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
殺說先言也故者使之自活實者投棄之名殛者誅實
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丁奉曰堯征于
初九則君子之黨盛朋亡于九二則小人之黨絕是故
奉元凱誅四凶聖人以此二者並行而不悖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遐客入
音
記放勳殛落不記堯在位之年反記舜受終之歲乃字不
可輕過見舜受終如是之久而帝乃殛也計攝位三十八
載中凡五朝延三殛陟然則四海百姓思慕之深雖由帝

澤隆厚在舜所以左右之者其二十八載之功不可張也此史氏立文本意如喪考妣自不舉樂言三載通百姓四海言之二句皆謂其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四海而百姓在其中三載二字當屬下蓋過密不連三載爲句則不見其思慕之久也舊據傳引儀禮分圻內圻外遂云圻內之民應服三月者今則如喪考妣服三年喪矣圻外之民應無服者今則三年之中四海過密入音矣儀禮周制豈可證堯詳文義喪字宜讀喪失之喪蓋言百姓聞堯殂落皆如喪考妣一般悽愴哀慕之不勝三載之內四海過密入音而不忍作也此不重堯終不過卽舜受終之久起

南書華簪

虞舜典

五十

下陞位之由

唐虞曰殂落三代曰崩死者魂殂于天故曰殂魄降于地故曰落崩者上隆之形皆臣子施于君上之辭不忍斥言之也

入音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篪笛簫笙土塤革鼓木祝敔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人君卽位改元方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月正元日常在喪畢之又一年前此舜尚有南河之遊格于文祖不忘從出也前告受人臣代終之命此告代堯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意各不同且堯祔于廟舜以大義正其終羣公百辟肅雝顯相天下共盡追思享格之義此正不易之禮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命二十二人以四岳總州牧故先詢岳後咨牧以百揆總庶官故先咨百揆後命官命九官詳于十二牧非詳內畧外也十二牧同一養民可同一命若九官各有攸司自非分命不可四字十二字百字須一一體認見四方廣矣十二州遠矣而皆總于相故以百揆名惟揆以百則四方十二州孰能外之命雖不同所命之旨則一不遇曰時何以知之曰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四岳居內以統外州牧居外以承內故求治必先及之詢岳咨牧總是帝舜汲汲爲民意除却闢門別無明目達聰之法除却惇德允

南書華簪

虞舜典

五十一

元別無重時足食之法但岳職專用賢故言闢門于明目達聰之前牧職專養民故言惇允于食哉惟時之後○顯攝位于賢才知而舉之無所遺而于天下之民情昭而散之宜亦無不及矣及卽位卽首詢四岳蓋以天下之大一日昭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聖人常慮其不及也以四岳遍內外周知四方爲職故以此二事詢之勿于四岳下添二由字詢字非命亦非問不止詢訪是圖任之意闢四門三句是圖任事詢字須貫到底家只一門身只有一耳目此不說一說四四字雖仍四岳爲文實取形不欲拘數不能圓舍已從人意以其爲四方賢士所由進故曰四門

以其爲四方民情所由通故曰四目四聰然門目聰俱就君身上說須知三句雖是二事宜三平說闡明達三字甚重蓋欲四岳率四方之諸侯爲我闢之明之達之也聖人眼介潤用心公直看得四方就是我之門與耳目一處未到便是我門與耳目之有碍非爲天下計爲吾身計然賢才不一而進若止以一途取士則隘闢門比汲引高一着洞開門闕上國候國人人得以推薦招徠不以我而以天下則天下之士一家也民情最難上達若有一人之情狀不及覩不及聞則明而有未明者在達而有未達者在明達比獻納高一着廣視遠聽疾苦之狀怨咨之聲處處得

尚書章句

虞舜典

五十三

以敷陳耳目不以我而以天下則天下之瘼疾痼痛一身也闢門內不可用進退人才退字目聰內不可用民情通塞塞字然聰不言耳而言達何故蓋聰達斯爲耳否則耳與指髮何異爲治莫先于知人安民然必詢之四岳者蓋有諸侯而無十二牧人自爲政矣有十二牧而無四岳朝廷方岳亦易以泮渙故設四岳所以開通內外使臣民之情與君聯合四方八面無不相通故一官而名四岳要得統牧之意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迓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

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專任養民之事食哉下欲其以是爲國而率諸侯也此意蘊咨字內了通節重牧養民上句句要見處之得宜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私其一國牧固所以通濟之也帝治不過一時而時者食之所自出也故曰食哉惟時如只與役奪時涼牧亦必無是事但作訛成易稍不令民乘時趨事則玩時之害無異奪時惟字點破食源只關係這些子乃養政之施須以地爲量凡遠而聽睹不及自不容急御宜有優游雅化婉用其能而爲桑凡邇而時親承聽寧得寬弛宜有振作機權善用其柔而爲能雖聖世無分民未始無分土是這

尚書章句

虞舜典

五十三

緩急剛柔皆養道中必調經畫且安民正在知人如德原自惇又何容待以薄惟須體敷隆委任專元原自允又何容待以疑惟須形迹捐肝膽一若藏心叵測的壬人直云拒絕畧一忽易不覺復中其毒故曰難者非但錄用難卽黜逐亦難常存難心斯無奸得何而字緊帶下正見一心惇允纔不貽害蒼生柔能皆是治法有時措之妙此所以遠邇帖然可見取夷狄州牧之事也別無言及之但言內治之事因及于蠻夷率服而已蠻夷也是有血性的中國無隙再不輕動中國有彙又必不俯從直至率服纔見牧治完滿○民以食爲天牧任養民之責故首揭之然不曰

食惟時而食哉云者有容嗟嘆息示人不可緩圖意惟時則言其道惟在不違農時而已曰食曰惟時兩重之也時字活看無失其時則民之時上所予也只一時字省文法三時不失其務三農各肆其力視其年之上下爲之備察地之豐耗爲之通知民之貧困寡弱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必說到此補傳未完之意遠邇各國皆有不就牧看榮能王教言聖世厚生利用正德總列三事榮能正所以養之也故次于足食之後地道惟柔故受抑其心以下之無一民不在胞與中近民貴擾習故欲其能提撕儆覺以要其成能者期必能之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即

南書華篇 卷二 虞舜典 五十五

康詒不能厭家人之能密邇之地觀化之始此處尚不能何以風遠亦還其良能非強之也傳解擾而習之如虞虞之性馴擾之使順能比柔較浹洽些蓋化有遠近非功有詳畧也柔能俱是以善養人處惇德二句泛就州中之人說不必拘定已用未用德泛言凡老成俊傑皆是惇有加厚意不但優禮之德曰惇者我厚爵祿使彼之布德于民者益厚也元比德更精易以元爲善之長允則信之愈篤矣仁曰允者我待彼以肝膽使彼亦以肝膽視吾民也然壬人進而德元亦莫能竟其養民之畧矣壬以壬取奸之義故爲包藏叵測之稱盛世小人才足文奸而狀在內難

字峻甚不止拒絕不用而已窮其爲惡之途復察其賈祿之路小人易進故以難言其意只爲着德元蓋養賢所以及民而又恐壬人害之也行政用人皆養中事勿分丑者總要打轉牧養其民上總來是一個中國順治曰蠻夷率服者只形容得中國之治已成也勿作效說蠻夷九夷八蠻之屬若指各州之蠻夷則于率字不響蓋民食既足則根本自固內寧外謐自是常理若夫疆場繡置疊障易乘柔遠能邇尤制御之一奇也且賢不肖惇愚莫別則臣下解體而窺伺者生心蠻夷弗靖也民得而食諸此論食哉惟時必說到蠻夷率服而後止蓋深責成而冀望之辭要

南書華篇 卷二 虞舜典 五十五

知食哉二句即明目達聰事惇德二句即開門事故岳偕牧承共成其治者也

王方麓曰古者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食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

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爲治先命相故舜詢岳咨牧後卽求百揆其人次播穀次敷教次明刑又次利用以及庶物各遂其生然後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而終之去讒以妨害上詢岳咨牧卽受終之日行之此乃異日也故以舜曰起之見以後帝曰之帝爲舜也堯在時舜不帝也岳牧猶中外分理者耳若百揆之職內得以糾四岳外得以糾羣后故命相尤急帝雖庶績咸熙然朕以爲非續也載也帝若以厚終者待後人以負荷一不振奮非但狹隘而不能熙亦開冒而不必熙惟茲百揆帝載所賴故有一采卽有一疇類皆責成于若人不

尚書書

卷二

五十六

亮之卽不能惠之何以稱熙帝載也有能率作羣工奮庸熙載則使之宅是百揆展其奮庸之才以熙帝載亮得許多采卽惠得許多疇而百揆可總矣有能至惠疇一氣說下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少也奮庸內有率作意熙載工夫全在奮庸故先奮庸而緊綴以熙載載作事訓猶任載之載不曰予之載而曰帝之載重所托也勿謂帝功無待熙廣使一政未善一物未安卽隘之矣聖人之精神一起則天下之功盡起不作而奮元化所到百物自發廣帝堯今日之事非廣帝堯

昔日之事也熙是廣大光明意唐虞時文明初開渾噩未

散一切禮樂政事無粉飾鋪張之迹只是精神幹運使朝野之間恬然而治故曰熙所以采只說個亮疇只說個惠大要不過順物之情明白宣暢而已上句就人才獻言亮采就職事中功崇業廣言聖人合同而化非說一事成一類也在物爲疇處物爲采如明乎工虞教養而使黎民夷寇草木鳥獸各得其所之謂庶類各有所統矣而此則欲顯成之工夫全在亮字上從大本原處着力道揆端于朝廷之上而兆民之分願九州之物宜自遂亮采所以惠疇也此正熙帝載處亮采惠疇本是庶官事而曰百揆者百

尚書書

卷二

五十七

揆乃揆度百般事所以有許多采疇責成他責任不易磨而人之難得俱在言外此見舜原求有功之人舜知禹爲百揆必詢于衆付之公論而我不與也金舉禹而曰伯禹作司空者禹八年三過其奮庸全在作司空處拾舊績以應奮庸之命意以百揆非禹不可但現在作司空司空之事又未可無禹惟帝裁之按湯若士云帝然其舉因咨禹而命之汝仍爲司空之官以終水土之績惟時百揆之事當兼領之而懋以奮庸可也看來汝平水土句開闢說本是已然事又有望以終其事之意金曰伯禹作司空帝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兩下口氣正相理會平水土不過欲

防患其事甚省。故不特以爲。養司空而百揆乃特簡時。不指百揆。百揆是若時之任。必當致時叙之功。奮庸熙載。全在此。一時字。想字在精神孜孜上說。不着事。功正應奮庸字。禹惟恐水土未盡平。亦真見三臣可百揆。非貌爲讓。然禹讓是退一步。熟進一步。能讓乃以能奮也。往字要得宅字意。後傳知道本照時字說。易凡諸卦下不說時義。卽說時用。蓋當是時。則有是事。有是功。方成是時。百揆何事。而非時何時。而非事乎。然禹之相舜以功也。功德之分。帝王升降之會。

尚書華笈

卷三

五十九

崇國名伯翳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六令曰。空于時海內昏墊。欲消除之。故曰司空。○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日稽首。稽首爲敬之極。故爲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爲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下三節。因禹讓而申命。當三節各提起處。云。汝爲禹之所讓。非不可宅百揆之任也。但民尚阻饑。尚未親遜。尚有寇賊姦宄。則以方今水土既平之時。而猶有歉于此者。不能無待于專養專教。專刑。是未可以兼爲百揆也。故命汝仍作后稷。仍作司徒。仍作士。云云。各要點水土平在內。阻

尚書華笈

卷二

五十九

饑等活看。非謂天下皆阻饑。不親不遜。寇賊姦宄。蓋以洪水初平。教養方興。四海九州之廣。民生其間。得無有阻于饑者乎。逮于教者乎。漸染于蠻夷者乎。要得聖人猶病意。○黎民二字。要味幼弱者不能播種。耆老者不可播種。惟曰黎民。則非不能。亦非不可。猶然阻饑。必上失教之故。故不可不教。后君也。稷爲五穀之長。故官名后稷。棄之爲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命之耳。汝后稷與播時百穀。和呼應。汝仍爲后稷。便當播此百穀。蓋不播穀。或播穀而不百。則是稷之職未盡也。下二節文法類此。百穀非時不生。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是播百穀之法。播布也。卽播揚露布之義。不止是教民樹藝。還有使菽粟如水火。意夫使菽粟如水火。天下安有阻饑之民。播字正與阻饑字相應。當乃粒之後。民饑須說得細。欲民免饑。易欲民不阻于饑。難。雨暘燠寒風得其時。而後百穀成。固有樹藝稼穡各盡其能。而若有阻其食而饑者。此直責以酬陰酌陽之精神。不先時不後時。以施其播種。使得食之路。豁然自開。而無所于阻。又非特教稼已也。曰百穀。則凡資生于天。備氣于時。百種並植。以盡物之宜。曰播。則凡地之可生。萊之可闢者。無不教民廣布而盡地之利。蓋生殖漸廣。則小民易不知稼穡之艱難。故欲時加勸課耳。田正總領農政。非十二牧分宜養

道者要分曉王政食爲首故前首命牧此又首命棄農事
時爲先故前以時言食此又以時言播然非獨播穀以時
卽教與刑亦必以時敬敷在寬寬卽教之時惟明克允允
卽刑之時

稷生而異母常集之故名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非官
稱后也一云加配名而言后稷是也后配官而言后稷
是也舊配名而言伯夷禹是也說文以后字爲司字
之反然則汝后稷乃言稷可稷也各官而非稱若○三
穀各二十種蔬菓各二十種共爲百穀三穀梁者黍稷
之總名稻者蔬種之總名菽者豆之總名三穀各二
十種爲六十種蔬菓可以助食儉歲可以救饑果熟可
食乾之可以爲糧豐歉皆可充飢二者輔穀之不及故
總百穀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契終教天下之不治總由于各分人
尚書華篇 虞舜典 卷二 六十

我而不相親聖人之教百姓亦在親之而已峭急以繩民
而望民親遜亦必不得之數也故敷教當勞匡此因已敷
而提以敬寬不復言敷之道敬以施教之心言念綱常之
甚重思風化之攸關故敬畏而不敢忽敬與寬平重但過
在寬處須依傳過文敬敷則人知倫理之所在寬則從容
涵泳人自得其性矣敬乃心法之精微而慎其事寬乃敬
之作用精神管攝自然約束不煩耳目無拘手足無迫曠
然天高地厚使親遜之性自然流露可也大意云堯之時
百姓已昭明矣方今之民安知無恩義衰薄不相親愛以
致五品之人倫不遜者以未盡五教之化工也汝仍作司

徒敬敷五教之道非別有所在也寬而已矣惟方成其
敬非敬又要寬也○百姓不親泛言之謂民間風俗不敦
不相親愛也以情言五品不遜則指親戚人倫益天合
人合所以相從者有自然之定分而恩義由以相維不親
則不遜矣五品是百姓之五品不遜正是不親處不是平
語歸重五品不遜上益五品誠遜亦何不親之有下止曰
敬敷五教者五品之教也不親不遜非必情乖紀潰此心
毫未融洽協當便非親遜恭親爲真意流洽純是孩提愛
敬遜是適得其理反之秩叙初毫無差也解得親遜二字
方與寬字有合處敬敷不是以條教爲約束直從心之常

尚書華篇 虞舜典 卷二 六十
惺者默提于條教之間安得不漸以深心摩以歲月俟天
機之自合所爲愈難化冀速肖之意盡消鎔于兢業之中
矣汝作司徒司徒不是等閑官名司專主也徒人衆也掌
教之官曰司徒者夫家徒役井間什伍領事任職戒糾考
比凡治衆之事皆教也而其所以爲教者不出于五五教
而必以敬敷者蓋性天命也率性者道也教以修之使人
踐道全其性以奉天命由吾之所布敢不敬與勞來匡直
輔翼則布敬之方也敬敷五教而或取必太過攻治太深
則非所以自得之也故在寬焉蓋五者之理出于天命之
本然人心之不容已而非有待于外也吾之爲教則因其

本然之不容昧者。使致其察識。因其心之不容已者。使盡其推行。而亦非有所強于外也。則夫防範雖密。禁禁雖嚴。而其意何嘗不寬哉。敬寬一事也。敬數五教在寬。其文勢猶曰。敬典在德。在字是趕上。語虞廷命官無一不盡于敬。而寬則教法也。

刑官欲平人情。先平已情。而僅以刑流當罪。則淺矣。故帝申命之。唐虞之世。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使司徒教之而已。不待刑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而始用刑。最可想當時治法。民之寇賊姦宄。由蠻夷猾夏。從此說來。甚有哀矜無辜之心。便合不可不明之意。汝作士六句。文法甚緊。言汝爲

尚書筆簪

虞舜典

卷二

士官。其于五刑之有服。五服三就者。其于五流之有宅。五宅三居者。惟明白不混于所施。乃能使人信服也。五刑四句。只備舉成法。開闢說刑流之有等。此皆陶已播之法。不可說要如此。惟明處方是勉。卑陶惟明克允。從上面五字三字。指點蓋刑有五。而就有三。這其間或者輕重混淆。便不明于刑。以致人不允服其刑了。流有五。而居又有三。這其間或者遠近混淆。便不明于流。以致人不允服其流了。女當思意論誠明。不可眩以輕重遠近。凡刑流之屬。因輕因重。宜遠宜近。毫無牽合者。其一成而不變耶。畏志懷德。禁一止邪。于是焉出。非明其孰能之。此明字着不得一毫。

伺察的話。如鏡。雖不動。而好惡具足。方是舜身。身分。○精。夏謂亂我華俗。變于戎也。非侵掠中國之謂。寇賊姦宄。指華夏言。姦是姦細。入自外。宄。謀爲不軌。萌在內。有隱顯之別。故註云。外內以人分。非以地分。五刑五流。其來久矣。此三就三居之等。想舜所立者。刑則有服刑之處。三就之意。見罪不至死者。尚欲保全之。放流則有安置之處。三居之意。見流宥之中。又以情之重輕爲地之遠近。聖人制此等級。無非開人遷善遠罪之門而已。然三就卽五服。三居卽五宅。但三以地言。五則又從刑流說。耳。加其身如衣被。故曰服。置于此若安家。故曰宅。服宅二字。已有當罪而民

尚書筆簪

虞舜典

卷二

信之意。又何云明允。要深一步。主用刑之心。言德性真明。我與民共。要使法意民情。曉然通暢。明則必誠矣。允正是明處。所謂自明誠也。聖人用刑。非求當罪。而求當乎天下人之心。不但信民心。直自信其心。氣。而曰克。實能是允。猶所謂允塞。允亦不是信法。正與刑官此心相孚處。如有耻且格意。蓋民本巧于匿真。及刑而反滿其規避。若任應乎裁。傾兩操。直忘信所由來矣。何以克此。其惟明乎。易言明刑如噬嗑。責族其象。皆取離用。刑在明允可知。大全陳氏以當人之罪爲允。孫氏爲克允。則輕重適當。蔡傳人無不信服意。宜就在允字中發出。不必落後方補。然必明而後

允正見不可不明處。勿以克允作敘說。允字內要合法。嚴
罰斷而寇賊姦宄者格心。懼夏者黜服。始照得上文完足。
虞時兵刑官合一。故以蠻夷姦宄責之。夏氏曰。命教一言
曰寬。命刑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帝曰。皐陶平成。方典
豈無蠻夷之人。猾亂中夏。我中夏之人亦有乘間而為寇
賊。為奸宄者乎。此等人非朝廷之法。有以深服其心不止
也。汝仍作士師于寇賊奸宄。或情罪無可疑者。則五刑以
服其罪。而服之所就者有三處。大辟就市。官辟就獄。室餘
刑就屏處。五服三就。則死者昭眾棄之義。生者寓保全之
仁。或情罪有可議者。則五流以宅其人。而宅之所居者有
三處。大罪居四裔。次則居九州外。又次居千里外。五宅三
居。則不同中國者。以自絕于化外。不復州里者。難再齒于
平民。刑流之不一如是。汝惟致其明出入輕重本乎自性
之明。以用刑。為能使人信其心于刑流之外可也。

尚書卷二

虞典

六十四

上古無大夷狄。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
委刑官。云○得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姦姦
細也。入自外。究不軌也。萌自內。非圻內圻外之說。士所
掌。惟象刑流法。蓋鞭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刑。不領
于士也。周禮士師而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朝士。方士。訝
士。皆以士名。官刑必士人掌之。哀矜勿喜。何至陰陽上

下秦當之成。雖卓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

帝曰。嚳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
讓于父。新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嚳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食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
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尚書卷二

虞典

六十五

此下五節皆新命。工虞等非百揆比。故不咨而命。人君以
天下為用。故凡前民用者。皆予工。萬物為體。凡含生意者。
皆予上下。草木鳥獸。若予二字。有味。一人之恬躁與百作
開巧朴。一人之舒慘與百昌。關性命。聖人都要從自心自
性上若。所以難其人。順理治事曰若。總眾調治曰諧。若字
與諧字應。器有宜物有性。原無可矯拂。順其自然而太和
在宇宙矣。二諧字在職守上說。勿如時說。只將若字覆說
一遍。○若工而曰予者。百王之規矩自予而定。兩間之華
實自予而轉。此若工之難其人也。若工即工藝中。度服器
如式。不重作淫巧。以蕩上心。注垂有巧思。非以作聰明為
巧也。天地間莫巧于化工。不待雕刻。自然而成。垂之巧正
與化工之巧一般。只是順萬物自然之理。故盡乎物宜而
精。予工之工。訓造作之事。非指人言。與共工之工不同。汝
共工者。汝為那共工之官。以若其工也。共工即周禮冬官
之長。不是身親造作者。汝字在往哉下。謂惟汝能諧和其

職也不是戒飭語以工非一人之技受新伯與既堪若工之選惟是不伐不矜稱群才以共奏裁成之效諸之孰非若之乎故曰汝諾勿作和字混看○帝曰我群臣中誰有能順理予百工之事者乎僉曰垂有制作之巧可以若工哉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之官垂拜稽首讓于受新暨伯與帝曰汝所讓者誠足以當之但朕協志于僉謀汝往哉諸和共工之職可也

垂之竹矢禮記垂之和鍾皆爲世寶意其人必竭心思

耳目而繼以規矩準繩者受新皆因器得名亦非常人

自漢人以考工記補冬官世見爲梓匠輪輿之屬故官

尚書筆簫

虞舜典

六十六

以匠作爲名不知上古聖人不知道器分精粗也受以積竹八觔長丈二尺建于兵車說文注積竹謂削去其白聚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也斨方釜斧也釜音斧穿也二者蓋以所能爲名也

此求虞衡之官也上指山林下指澤藪草木鳥獸上下皆有不可剪伐則相害取過度則殫生兼此二意說然論虞之道曰消宇宙之繁氣類百物之愚情則亦或消或類于理之自然耳此若之當重其人薦益者以益烈山澤而焚能消天地之戾氣必能培天地之生氣也山澤之官以虞名者取其審度庶物也益向雖掌火烈山澤至此方正爲虞

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屬益爲之長則諸爲合和衆職可知○帝曰我群臣中誰有能順理予上下山澤之草木鳥獸者乎僉曰益有除害之功可以若上下草木鳥獸帝曰俞咨益汝作朕之虞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汝所讓者誠足以當之但朕協志于僉謀往哉汝諸和虞之職也

漢孔氏云益皐陶子史記栢翳帝顓頊之裔佐舜調馴鳥獸賜姓龐氏是爲秦趙之祖索隱曰伯翳尚書謂之伯益或曰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益言益也至廬陵羅泌作路史始極辨伯翳非伯益云伯翳者少昊

尚書筆簫

虞舜典

六十七

之後皐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陸厥載姓之祖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王驥禽獸則益翳爲二人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禮重事神故咨命特異九官皆有事惟禮官但云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別無事可言言其道而已天君之往復即神靈之去來交神全在此點湛一之心邪間之而混淆肆乘之而邪伏故惟清必根直來而直與清又根惟寅來夙

夜字重看。禮至于敬。故始戒以寅。繼勸以飲。禮是見成制度。寅直清所以行其禮也。○天子爲天地神人之主。而與其尊卑昭穆之禮者。秩宗也。既叙次百神。則稱職爲難。有能字。便合惟清句。不徒識禮文。且得禮之精意也。典三禮卽禮官之事。道以宰事。原不相離。必能心通天地。德合神明者。方足主此事故曰典三禮。見得上有神。下有祇。中有鬼。所承事非一。然人本乎祖。以宗廟爲主。故官名秩宗。秩字有尊卑上下。牲帛祝號之次第。在內。夙夜惟寅。二句示以交神之道。正禮之本也。寅直二字緊緊相粘。直清二字又緊緊相粘。若云寅故直。直故清。恐涉三層。清明在躬。尚書章句 虞舜典 卷二 六十八

何等澄澈。有淨卽有穢。若使去欲之汗。以存理之潔。亦非清。所謂清者。想像寅直時境界。與汗字作對不得。只云惟直卽清。語意更明。然亦減念以求清不得。有至之心曰敬。心之本體曰清。論工夫直不加繩墨論真境清不事教除。直者神之德。清者神之居。須得直清與鬼神合處。心神合而禮在是。鬼神無形聲。全憑已之精神感格。易云盟而不薦。詩云奏格無言。非取祭祀之時。齋明盛服而已。夙夜惟寅。儼若上帝臨汝。鬼神在旁。清明之氣不悒于旦晝。此是感格之本。而牲帛祝號之次第。猶其末耳。然必本末具舉。故以秩宗名官。讓夔龍者。讓乃禮之本。能讓正其能任處。欽哉是往敬其職。不可就把欽字當寅字看。謂一心謹凜達乎禮之本。而盡寅清之實。不負爲三禮之主耳。與有能能字相應。鄭玄曰。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祀神爲上。所以政天下。知報本反始之義。今考大宗伯之職。首言掌天地人之禮。卽繼之曰。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則五禮未始不在所掌。特以事神爲重。故言三禮耳。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拊石百獸率舞

命汝典樂使爲此官也樂之功用甚廣命汝典樂是主中
主命汝典樂教胥子是實中主蓋上自朝廷下及閭巷皆
有教教不止胥子胥子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
詩書禮皆有教亦不止以樂故典樂句宜截出教胥子屬
下直而溫四句詩言志七句又出胥子外說樂之體用功
效故注其所以教之之具一段是發揮教理心之所之一
段是發揮樂理若將後段論樂攬入教胥子說便費辭矣
須知教胥子只是育人材一事既說到人神以和蚤已離
南書章篇 虞舜典 卷二 七十

教胥子說矣樂之爲用全是一個中和妙趣歌舞出來使
人可聞可見此偏與過者所以觸而神解直而溫以下所
謂樂德也詩言志至律和聲所謂樂語也律和聲惟此句
正言樂其上三句則邇樂之始其下三句又究樂之成總
因命夔典樂而悉其義詳其職如此蓋人心渺不可見惟
聲氣之元發露最真故論樂從聲起轉聲爲音聲合律方
成樂音然不知聲之所自始其曷以比于律故從詩言志
歌永言說到聲依永見人聲之所自出于此也由是隨說
到律和聲見十二律之所調不過卽此人聲爲之均節耳
所以被之八音雖然諧鳴無相奪倫而神人聽之無不和

正見樂可以教胥子也樂之作也有律有聲有歌有詩而
其原生于志志乃樂之情而詩其所以達之者也以聲依
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非詩爲樂而作也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都據詩上說律和聲則此終始之序以律
小大之稱已搭到樂上了八音二句重在形容這樂的好
處不是說至此方作樂也克諧是分八音而言無相奪倫
是合八音而言在八音二字斷克諧無奪和也相奪倫不
和也言樂音皆和而無不和一直意上言律下言八音是
立言映帶處不然律外更有諸否總是一個和字八音三
句不過言和聲之妙以和和字最重正應上文直而溫四
句直而溫四句只是一個和字耳神人和不憂實說神人
急要繳轉胥子上○禮樂一致故因讓而命夔典樂重教
胥子上天子之元子與公卿大夫之嫡子有天下國家之
任不可無元良中正之德故須蚤豫教典樂樂字便要合
志字在元聲上說典樂內含詩言志六句教胥子內含直
而溫四句四德之偏皆志之不中不和爲之也樂本于志
而調于律則無偏倚之累以志感志有潛移默奪之妙此
樂之可以教胥子也樂非專爲教胥子設但教胥子則必
以樂者如是而已非必定將樂音樂舞去教他直溫寬栗
等也然直而溫四句須以樂說在裏而樂教直者教之溫

南書章篇

虞舜典

卷二

七十

使不偏于直寬者教之果使不偏于寬剛者教之無虛。不過于剛簡者教之無傲使不過于簡直而溫四句亦是舉例見自于當養非謂胃子一定是直寬剛簡須知直溫等在樂即是中聲在天地即是中氣在人即是中德其原自一隨機化導無不收樂之益者傳直寬兩句訓不足不足者不及剛簡二句訓必至必至者太過總見教胃子者當以樂拂其過引其不及而進之中和直從他性情挽回轉來直從不知不覺處消融入去此四者皆樂之益益德性之和養之者樂聲之和樂聲之和本于人聲之和人聲之和又自其德性之和中所出所謂言志是詩言志四句是

尚書書卷二 虞舜典 七十二

源成說個樂原樂所由作乃因人和之自然而節之也凡樂之作律聲歌詩一齊都有何以有是詩以言志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由是有歌則所以長言乎此者由是有聲則所以依夫永而別之者此三者皆天然不着工夫至于律則和夫聲耳蓋志者樂之所自出無志則無詩無詩則無歌無歌則無聲六律又安從而和之哉志動于中必形于言而為詩美刺悲愉無非為其志之曲折而已志發為詩則有根有據不能一洩而遂過必一唱三嘆有長短之節而為歌以承其言永者衍也即志之所蔓延也既有長短之節五音由之以生重濁者依永之長者出輕清者依

永之短者出即志之所發越也聲雖由天機之自然而任天而出便不無偏過處或直廢溫寬廢栗剛而成虛簡而成傲此病可流于習氣亦可流于聲歌必以十二律和之上生下生以定其中聲損一益一以均其節奏然後五聲從律而不紊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來由此和聲之律而被之皆克諧和而無相侵奪其倫序薦于郊廟奏于朝廷神人以之和矣詩言志兼興感二意直言而無吟咏者謂之諷永言之永長久也長言之謂之歌聲依永言樂出乎詩也樂王聲音凡聲皆依于永歌單出為聲聲成文謂之音聲令律乃成文而不亂聲即歌之聲律即音之律

尚書書卷二 虞舜典 七十三

惟以在器之音律劑合在人之歌聲故曰律和聲此和字不其重止備舉樂之體段見器與人當協耳看來樂雖以八音為全而實以人聲為本聲行意律行法其能長能短能清能濁而失口以成者正其適長適短適清適濁而中的以動者也人聲原從律上發出律原從人聲內合入其間無變而未洩之精亦無激而太洩之氣蓋自然之和本無偏過此偏過者所以聞而神解也律和聲是作樂之要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亦根于律音樂之和本于歌聲之和而歌聲之和又從詩言志生出來須有中和之志發之為雅澹之言足以感人者方取之為樂緊要在志字此樂之

情也。若專律和則是取辨于器，而非取重于人，何以爲教？故克諧等句皆須根志說。所以本文兩和字亦不同。和聲之和與言永依一例以和之和與直溫寬栗同功。詩只是言志歌只是咏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長言後却要入律。知音者知此聲入何律。太高則入于喉殺，太下則入于嗁緩，長者重濁而舒徐，則以陽律和之而不使太緩，短者輕清而剽疾，則以陰律和之而不使太急。取律之全者以和正聲，取律之半者以和變聲。在聲不能自和而取法于律者，以天地自然之聲而調人聲也。盈天地間惟陰陽五行二氣，惟黃鍾不協乎聲氣之中則失其所以爲

尚書章句

虞舜典
卷二

七十四

君故五聲八音十二律高則過乎君而失之亢，卑則不及乎君而失之慢，皆起于中聲之不定。即詩歌之間而抑揚節奏各協乎宮商角徵羽焉。律在其中矣。所謂變宮變徵亦只于永言之間轉聲而不轉字，使其上下接續不斷。如此則聲卽爲律。黃鍾律呂在吾身中矣。情動于中卽是未發之體，聲合于律卽是已發之和聲。和則詩皆可歌，歌可以被之八音而爲樂。八音三句總只形容個和字。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未喻，直以歌聲齊肅聲以肅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愚者可喻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

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爲宮，則大族爲商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詩言志四句雖俱就人聲上說，然律者樂器也，以樂器而和人聲也。如下八音鐘之一音，卽有黃鍾等十二律竹之一音，亦有黃鍾等十二律律，卽在八音中舊泥傳乃以其聲句遂謂上四句只是人聲，全然無樂，則所謂律者何物耶？况傳亦明說十二管旋相爲宮十二管非樂耶？由一音和而推之八音，故曰乃以其聲被之八音云耳。克諧緊根和聲來二句一直說諧字注增協字，乃是八音相應和之意。倫字舊訓理字，蔡訓次字，義精奪倫不獨奪其先後之次

尚書章句

虞舜典
卷二

七十五

如絲竹之音常見蔽于金石之音，須要調劑得宜使輕重疾徐各不相犯，所以感得神人之和。蓋八音皆從志生，則奏之而所達者皆精明之德，故神和所觸者皆同然之符。故人和神人勿分朝廟，廟中亦有群后虞賓在，神人句以理推之，就未然說與上帝時欲二句意相似，總見樂可以神人而無不可以教胃子意。○胃子天下本也，彼其天機雖易開，氣質則難變，言詞未必能使之從，禮法未必使之化，惟那和平之樂不覺遜心易志，汝既閑于禮，必閑于樂，既可以通神明，必可以化胃子，命汝典樂以教之，用莫神于聲，而樂所以妙于教也。人之德性本備而氣質恒偏

有偏而不自矯以其美而爲不美者多矣故教而至于變
化人氣質者教斯有功以其大端言之則直者多不足于
溫寬者多不足于栗也必以樂教之和樂之韻直者感而
溫良莊誠之音寬者起而嚴栗益以補其不及也剛之失
爲虐簡之失爲傲必以樂教之剛者聞優柔之奏而躁心
平何至于虐簡者觀進反之文而慢心息何至于傲蓋有
以禁其過也夫然則胃子之德克完以粹者皆以樂之入
人心而樂之所以入人心者以其出于人心也蓋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欲則不能無思有思
則不能無言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是詩言

尚書章句

虞舜典
卷二

十六

志也志者本也方其詩也未有歌也自作詩直言不足以
申意于是長言之爲歌焉歌者抑揚反覆永言以暢其詩
之情者也方其歌也未有樂也既言之不足而又咭嗟咏
嘆之則又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依其長言而
分之則其音之洪濁者爲宮爲商聲之輕清者爲羽爲徵
而在洪纖清濁者角也是五聲者隨所歌爲轉運依其永
言者也嘆嗟詠歌皆人聲也能必其成文不亂使清濁高
下疾徐流通之節相應而和乎律爲節焉三分損益上下
相生而旋相爲宮也則聲之出于人者合自然之度數而
應天地之中聲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于是被之八音

之器則克諧協而相應各從其律迭相爲經終始條理無
相凌奪而樂成矣樂成則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
人以和矣至此則人心之元和方布濩于天地而謂不足
教胃子哉

古者胃子入學樂正教以歌詩舞節調其血氣而養其
性情蓋聲氣和則性情和肢體柔則血氣柔故古人無
日不歌咏步趨必按節奏語必中度○夫物生而有情
情發而爲聲故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于中其聲爲宮
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于西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
而生木于東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于南其

尚書章句

虞舜典
卷二

十七

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于北其聲爲羽宮中也
居其中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其性圓其聲若
牛之鳴窅而主合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其性方其
聲若羊之離群而主張角觸也物觸而戴芒角也其性
直其聲若雞之鳴木而主湧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
其性明而辨物其聲若豕之負駭而主分羽宇也物聚
藏于覆之也其性潤而澤物其聲若鳥之鳴野而主吐
然其用則爲重敏經迭抑其象則爲君臣民事物其位
明爲左右上下中其色則爲青黃赤白黑其性則爲仁
義禮智信其情則爲喜怒哀憂恐其事則爲貌言視聽

思在天運而爲五氣在地列而爲五行在人竅而爲五臟則中聲所止無往不在焉○昔黃帝中和之聲揚傑言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上聲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有中和之聲是以權量八音故先儒云依八音而製樂托樂器以審音○自沈約爲四聲音韻爲審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靡駁師法多門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同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

尚書叢書

卷二

七十八

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字書主于毋必毋權子而行然後能必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毋而行然後能必聲中之形所以字書以毋爲主韻書以子爲主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也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古者之音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于類諸君子患之雖聲義宮以七音爲均

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孫如皋曰律呂之妙和聲最難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枝止如稿木偃中矩句中鈎繫繁無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抗舉也歌聲高者如抗舉物雖高不離于手不至于大高聲之下者如物之隊隨其淺深而去且無留滯也曲轉折也如折枝然必須轉得軟欸分明也止聲之定也欲其如稿木嵯峨不搖樣也偃歌之折轉者中矩欲其方也句歌

尚書叢書

卷二

七十九

聲周轉者中矩欲其圓也此言歌詩有高有下有作有止有宛轉而曲者有折轉廉隅而中矩者有轉圓滑而中規者其永言中抑揚節奏如此且繫繁然如貫珠而不斷絕以依其永也歌聲之要已上數言形容殆盡毫無餘蘊後學者不玩究其旨如所謂宛轉折轉之義情不能別而徒以長言之無所含蓄卽是陰曲而已鳥足以誦永言之妙哉按周禮聲磬掌弦歌爾雅云徒歌曰誦蓋古人不徒歌必合琴瑟而後謂之歌口舉其辭而琴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升歌而有琴瑟從之也○沈括曰古之善歌者有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

是一聲高下清濁如縈繞爾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使字字舉皆輕圓融入聲中令字轉換處無磊砢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人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官聲字而曲之腔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即俗所謂吞吐恬靜是也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陰曲聲無合韻謂之叫曲學者所當深儆也○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和者嘆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繁字散聲以發嘆其趣是之謂和聲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繼聲亦其遺法也○蘇子瞻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吟咏其言而樂生焉是謂歌永言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爲中聲是謂聲低永永則無節無節則不中律故以律爲之節是謂律和聲孔子論玉之德曰叩之有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夫清越以長者永也其終訕然者律也夫樂固成於此二者歟○沈括曰前世遺事時有于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于金陵丞相家得唐賀

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爲準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上下相生終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之凡絃聲皆如此古人的須以金石爲準商頌依我聲聲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由于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聲音之道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鍾于此盛則彼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此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似○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東取解谷之竹以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吹之爲黃鍾清官之管管最長者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自清官皆可以生之是黃鍾爲律本故乾三之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以六乘九得五大呂故坤三之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異類爲子母

謂黃鍾生林鍾 同類爲夫婦 謂大呂與黃鍾爲夫婦而生六月 是

天地之情也且夫陽氣始歸戊巳清宮是其黃鍾之母

也纔得五月蕤賓之交其律已付長子候冬至而用也

黃鍾自十一月陽氣始生而用事是爲律本也然五月

一陰生後得清宮還付而收之方生仲呂耳按音書云

漢京房知六律五音之數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

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

于仲呂而十二管異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

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于

六十猶八卦之爲六十四也六律六呂總謂之十二律

尚書章句 虞翻 卷二 八十二

以配十二月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

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陰聲也蓋日月會于十二

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呂以象之斗柄運于十二辰而左

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陰呂右轉

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凡十二律相生之

位自黃鍾之律數八至林鍾林鍾數八至太簇太簇數

八至南呂南呂數八至姑洗姑洗數八至應鍾應鍾數

八至蕤賓周而復始黃鍾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十一

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黃鍾黃者中之色也鍾種也陽

而黃鍾子之氣也其候冬至其卦乾大呂長八寸二百

之初也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

黃鍾黃者中之色也鍾種也陽而黃鍾子之氣也其候冬至其卦乾大呂長八寸二百

之初也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

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圍九分積實七百五十八分四

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大呂呂族也言陰大呂助黃

之六四也故合于黃鍾而下生夷則焉 太簇長八寸

積實七百二十分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太簇簇泰也言

達物也萬物引達於寅而太簇寅之氣也其候春分

共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鍾而下生南呂焉

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圍九分

積實六百七十四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夷鍾言

太簇宜四方之氣而鍾物也萬物月節於卯而太簇卯

之氣也其候春分其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

下生無射焉 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六百四

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姑洗姑故也洗新也言陽氣

於辰而姑洗辰之氣也其候清明其卦仲呂長六寸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圍九分

積實五百九十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黃鍾 仲呂言陽

則萬物盡旅而西行萬物已盛於巳而仲呂巳之氣其

候小滿其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下生黃鍾

焉 蕤賓長六寸八十二分寸之二十六圍九分積實五

百六十八分八釐強三分益一而上生大呂 蕤賓蕤繼

言陽始進陰氣使繼養萬物也萬物亨布於午而蕤賓

午之氣也其候夏至其卦乾之九四也故合林鍾而上

生大呂 林鍾長六寸圍九分積實五百四十分三分益一

上生大簇 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若至蕤賓

氣共候大暑其卦坤之六二 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

尚書章句 虞翻 卷二 八十三

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圓九分積實五百五十七釐三分
益一上生夾鍾夾則言既民夷時萬物莫不華而實也
而夾則申之氣也其候庚辰其卦乾南呂長五寸三分
之九五故合小呂而上生夾鍾焉
寸之一圓九分積實四百八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南呂南任也言陰氣疏助夾則任成萬物也萬物皆然
於酉而南呂酉之氣也其候秋分其卦坤之六二也
故合姑洗而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分寸之六千
上生姑洗焉
五百二十四圓九分積實四百四十九分四釐三分益
一上生仲呂無射卦艮也言陽氣究物使氣畢落之終
戊之氣也其候霜降其卦乾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
上九故合夾鍾而上生仲呂焉
寸之二圓九分積實四百二十六分三分寸之二三分

之完氣也天轉地之元氣自東方而左行水始生木火
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河圖是也地運天之元氣
自西方而右行水始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
水洛書是也聖人則之以調五音行八風音非生不和
風非克不動其自爲宮也左行以應斗其聲應也右行
以應日十二宮各周十二律凡宮商角三類遞相倡
和與均二九十八聲凡二其對待也皆相克羽徵商其
流行也皆相生商羽而始終之序宮徵商還相爲宮
一大極之全體也聲氣和而萬物暢大樂與天地同和
矣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
尚書筆簪 卷二 八十五
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
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
則屬于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于陽而
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
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
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
蓋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
以爲盛若角則唯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
均輪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
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于變宮而止耳變宮以

上則過乎輕清而又不可以為官故聲止于七就七聲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蓋以官聲之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鍾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雖至夫旋相為官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乃官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或時出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此上言一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貴賤者亦然此言一律若諸律半聲以上則亦過乎清輕而不可復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官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官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官始之中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而上之上中聲離矣上之上則陽氣以盡又屬乎陰故不可以為樂正則子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口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四屬陰以下亦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按十二律旋相為官黃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

則以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為四聲二變林鍾為官第二則以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為四聲二變太簇為官第三則以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為四聲二變南呂為官第四則以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為四聲二變姑洗為官第五則以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為四聲二變應鍾

為官第六則以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為四聲二變用至此正律已盡故自蕤賓而下有變律蕤賓為官第七則以應鍾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為四聲二變大呂為官第八則以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林鍾為四聲二變夷則為官第九則以夾鍾無射仲呂黃鍾林鍾太簇為四聲二變夾鍾為官第十則以無射仲呂黃鍾林鍾太簇南呂為四聲二變無射為官第十一則以仲呂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為四聲二變仲呂為官第十二則以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為四聲二變用至此則十二律七聲循環過矣○旋相為官每律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是官商角徵羽各有十二聲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六十調分十二官十二官除變官變徵每官各五聲每聲之中又細分之則又每聲各具七聲如黃鍾為官而黃鍾官一聲之中則又以黃鍾為官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官商角徵羽所各具七聲倣此是一聲之中又具七聲夫一聲之中既具七聲則是一聲之中亦具有十二律此十二律又旋相為官然後七聲均備而一調成故曰一聲為一調黃鍾官之一聲所具既如此其商角徵羽每聲亦如此各具七聲各具十二律以

旋相爲宮則五調備而一律成矣。○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鄭注云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分八十一也三分宮之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分九十四也三分徵之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分九十二也三分商之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爲四十八也三分羽之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爲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自此以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爲宮。○唐楊收與安悅論

音論

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夫無空積忽微者以數之渾全也至十一律之管則未免以漸而短不能若黃鍾之渾全以故空積忽微自不能無以故十一律正律皆有半聲惟黃鍾正律獨無半聲。蓋樂以相陵爲忌故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時若以黃鍾爲宮則餘律皆順矣。若他律爲宮則便相陵是以惟黃鍾爲宮而其下六律各以正聲應而不用半聲。他律爲宮則下六律各不以正聲應而半用于聲減半法使低去如應鍾爲宮則其聲最長而清減蕤賓爲宮是商聲高于宮聲爲臣陵君不可用故遂用蕤賓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如此庶五聲協比而餘律相牽若直以正法依正聲用之則音音凌奪寧復可爲樂耶然則杜佑減半聲真圓機妙用輒近所官清聲即半聲亦謂子聲雖減之半却只是此律故用能相應。○律止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四聲曰清聲即夾鍾大呂黃鍾太簇之應也苟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矣。○律呂之數陰陽奇偶之情也凡十二管而黃鍾之長獨得九寸大呂而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蓋黃

鍾陽聲之始故其數九而度量權衡由是而出十一律由是而損益則黃鍾萬事根本之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始動而鍾于物故黃鍾爲天統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始動而鍾于物故林鍾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泰進人奉而承之故太簇爲人統黃鍾子爲天正陽之始也林鍾未之術丑爲地正陰之始也太簇寅爲人正陰陽得而人物生之候也此則三統三正之義也然大兼乎地而地無踰天之理人法乎天而天有始物之功林鍾太簇之律雖與黃鍾相配而不敢以相役則君有常尊而位定矣故明于三統之義而陰陽之精得然

尚書章句

卷二

八

後損益之分定而律呂之位可求也何也陽以圖爲形其性動故其數三陰以方爲節其性靜故其數二以陽生陰三分本律而損其一是一曰下生以陰生陽三分本律而增其一是一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故曰黃鍾爲律日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自黃鍾而至應鍾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蓋從子至巳陽生而陰退也自蕤賓以至仲呂陰反下生陽反上生蓋從午至亥陰升而陽退也此莫非順陰陽之消長爲損益至于變律之說所以補正律之不足者蓋十二律各自爲宮每一律則役六律以生五聲二變自黃

鍾以至應鍾則各足其相役之數故不用變律而以本律當之自蕤賓以至仲呂未免上役黃鍾太簇故不用正律而以變律應之此所以不相凌也變聲所以濟五聲之不及者自殷以前惟五音而已至周則加二變謂之七聲蓋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謂之變宮通而不偏遠而不携然變律止于六者以數至應鍾而窮至此則十二律七聲循環相役固不俟強加而自足也變聲止于二者以音節相去太遠而設若宮與商與角與羽相去皆一律固不待變聲而自和也京房不知此義自仲呂而下再生執

尚書章句

卷二

八

始以至南事四十八律其于三分損益不盡之算或增破壞自然之數尙得謂律乎萬寶常用禮運旋宮之法以五正二變衍之爲八十四調沈重準易之策當期之日而爲三百六十律率合傳會繁雜無統紀尙得謂樂乎按瞻景鳳曰用全鄭康成之重上生法也用半杜佑之減半法也是以大呂夾鍾仲呂三律以儗氣則重上生而用全以制樂則用半數然要其實候氣時不惟三律用全數而十二律皆全用旋宮時不惟三律用半而十二律律皆半聲味此則鄭康成之重上生法與杜佑之減半法雖若相反實乃所以相成者也何不足

取信于後哉。○千古諸儒皆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伏羲先天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文王後天八卦。此說非也。道理自混闢時。即已備足。豈伏羲所能留。豈文王所能補。若如先儒之說是道理。一定不移者。而伏羲得置之于南。文王得移之于北。天地間寧有此理。愚謂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特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順數。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逆數。孔子謂易為逆數。正謂此耳。先儒此說。以未知震巽乃天地之交。乃陰陽剛爭搏換之際。故易曰雷風相薄。伏羲八卦以震先巽。是自其生出之序而言。文王八卦以震先巽。是自其流行之序而言。其實一而已矣。土之為物流行四時。雖有定所。實無定位。洪範以土置于水火木金之後。是謂土有定所。曆法以土旺一十八日。置于四季之末。謂土無定位。坤艮皆土也。伏羲八卦以艮坤二土置于六卦之末。即洪範以土置于水火木金之後。是謂其有定所而言。文王以艮土參于上四卦。坎巽之間。以坤土參于下四卦。離兌之間。即曆法以土寄旺于四季之末。是謂其無定位而言。今若以震巽相易。以乾兌離震坎佈為圖。而以坤土參于兌離之間。以艮土參于坎乾之間。試自乾逆而數之。則其序即為乾坎艮

震巽離坤兌。故孔子以為逆數。律呂宮商角徵羽。即宮徵商羽角。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無異。特有順數逆數之別耳。試置宮商角徵羽。每音間一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徵商羽角。或每音間二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徵商羽角。又試置宮徵商羽角。每一音。間二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商角徵羽。或每音間一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商角徵羽。是宮徵商羽角。與商角徵羽。豈可異視。先儒乃爭執相非。可乎。○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為宮。濫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于東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于東方者。四時始于木。右行傳于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同濫乾納甲。而坤納癸。始于乾。而終于坤。納音之濫。同類。要娶隔始。于金。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納音之濫。同類。要娶隔八。生于子。此漢志也。此律呂相生之濫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同位。要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與甲寅乙卯。隔八字。下生壬申金。之孟。庚則之商。隔八。謂大呂。壬申同位。要癸酉。南呂之孟。下生庚辰金之季。此漢志也。此金三元終若以此。為入土生庚辰金之季。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

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呂隔八下生戊子
 火之中黃鍾之徵金三元終戊子娶巳丑大呂隔八下生丙申
 火之孟夷則隔八下生癸酉生甲辰火之季姑洗隔八下生庚子
 辰娶乙巳中呂隔八下生壬寅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大三元終
 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
 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證終于癸亥謂娶
 林鍾上生自子至于巳為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
 太簇之類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為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
 紀也○五音宮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為律從律

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
 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為事物則或遇于君聲無
 嫌六律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加變徵
 則從變之聲已實矣○通典曰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
 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為法故用九自乘為
 管絃之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為度以上生者皆三分
 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
 角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鍾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
 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
 聲各為十六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按宮聲之數八十

一商聲之數七十二角聲之數六十四徵聲之數五十
 四羽聲之數四十八是黃鍾一均之數而十一律于此
 取法焉通典所謂以下十一辰辰各五聲其為宮為商
 之法亦如之有是也夫以十二律之官長短不同而其
 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凌犯良以是耳○漢
 前志曰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
 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
 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官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
 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按黃鍾為十二律
 之首他律無大干黃律故其正聲不為他律役其半聲
 當為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
 亦無所用也至于大呂之變官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
 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
 鍾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為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為
 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為
 律呂旋官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唯杜佑再生黃
 鍾之法為得之而他人不及也○律和聲處須依三分
 損益隔八相生推去蓋五聲各有定數三分者折其數
 分作三分也蓋呂生陽律益一分為上生陽律生陰呂

損一分爲下生。隔八律呂相間。隔八位而相生也。今附相生之數于後。官數八十一分三分每分該二十七分。損去一分只五十四分。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分三分每分該十八分益添一分。該七十二分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分三分每分該二十四分。損去一分只四十分。下生羽。羽數四十八分。每分該十六分益添一分。該六十四分上生角。角數六十四分三分之不盡。故聲止于五。○注中假令黃鍾爲官。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皆相去一律。不曰蕤賓爲徵。而曰林鍾爲徵。是相去二律也。蓋蕤賓近徵稍下。是變徵故曰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則又相去一律也。應鍾當爲官。而亦近官稍下。故又變官而黃鍾又爲官。然五音相生而獨官徵有變何耶。官爲君。徵爲事。君者號令法度之所自出。不可執于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于一格。故官徵必有變。商爲臣。羽爲物。角爲民。臣有常職。物有常形。民有常業。不可以遷。故商羽角三音不變也。○若以黃鍾爲官。便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官。若以大呂爲官。便是夾鍾爲商。仲呂爲角。林鍾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官。其餘則旋相爲官。周而復始。

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爲上生。自黃鍾下生於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無變而上生黃鍾之官。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官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爲官。黃鍾爲變官。特黃鍾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官亦皆倣此。○律管只以九寸爲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是入得樂。因論律呂曰。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之管最長。應鍾之管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爲官。官爲君。商爲臣。樂中最忌臣凌君。故有四清聲。清聲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鍾爲官。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爲商。則商聲高。如官聲是爲臣凌君。不可用。遂用蕤賓減半律爲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律。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如方響鐵有十六片。乃是十二律外。添四清聲也。○按文獻通考所載已上數圖。一本附

蔡氏律呂新書而約之者也王朴有云樂作于人心感聲于物聲氣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相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于八音則凡上下損益相生變半只此數語括之矣且天下之物凡有形氣者皆足以成聲也而聖人何獨取于八音以其足以中律也物之有聲凡巨細精粗之可聽聞者皆足以盈耳也而何獨取于十二律以其足以節音

尚書卷

卷二

九十五

也十二律之變化非一聲也而何獨取于五聲以其足以齊律也斯五者酌高下而合宜別清濁而中度會小大而定制調緩急而立準故曰巨不過宮細不過羽聲之中也宮成其宮羽成其羽聲之正也此古樂之制也蓋自黃唐以下咸英韶濩未之有改也世儒乃有變聲半聲之說吾不知其何指也蓋其言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最尊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以九官之後將以黃鍾爲角羽商徵有臣民陵君之慢故短其律之半謂之四清聲以代之故也自蕤賓以下則有變聲以五聲皆

相去止一律惟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皆二律故近徵近宮各收一聲謂之變宮變徵以濟其節音之遠故也殊不知聲之有五猶天之有五星地之有五行不可得而一有加焉者也自宮聲之八十一數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以及于角之六十四三分之算窮則亦已矣又強以九因角聲得五百七十六再生變宮變徵二聲以成七聲夫使聲而可七聖人亦何靳而僅取于五耶既變于宮卽不得爲宮既變于徵卽不得爲徵若聲不以自然而生則聲寧有窮乎此房庶所以又改變徵爲變羽改變爲間有忘返之弊也律之有十二猶日月之會有十二次斗柄之運有十二辰不可得而一有與焉者也

尚書卷

卷二

九十六

自黃鍾之九寸三分損益以生應鍾之四寸六分六釐三分之算窮則亦已矣又強以君臣奔倫制爲四清聲以應十二律夫使律而可十六也聖人亦何靳而僅取于十二耶既非九寸卽不得爲黃鍾既非六寸卽不得爲蕤賓若律不以自然而生則聲寧有窮乎此梁武帝所以有黃鍾之笛長三尺八寸宋沈宗堯之三黃鍾九寸之琯爲中聲長尺有八寸者爲太聲長四寸有半者爲少聲有靡瑣之弊也然二者之弊其出一原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列駟日在析木之律辰在

斗柄星在天體自轉至四為七列自午至于為七同故用七律夫先王之樂本以象德未必因其舉事之日以定其官調也而又謂其因七列七同而用七律使其歲月日辰會于一列一同將一律而止乎此本不足率循也而鄭康成之徒遂謂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以實之使當時同列過于七又將何以奉之乎且應鍾之宮亦正宮蕤賓之徵亦正徵而乃謂之為變何也○甚哉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耶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管以九寸為法者班固之說也下生倍實上

尚書叢書

卷二

九十七

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為法者司馬遷之說也持隔相生之說以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十二律之外更增六八為六十律者京房之說也本呂覽淮南王安蔡邕之說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于大呂夾鍾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為上生隔八為下生至于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之說也漢京房南事之餘而伸之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說斥京房之說而以新舊法分度參錄之者何承天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

分養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煥風雨之占生焉于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圓徑之分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何也蓋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則即十而取九相生則約十而為九即十為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為九者用之所以行體所以定中聲用所以生十一律蓋天地大數始一而終于十圓徑九分分十釐釐十毫毫十絲若通用全則變化不行故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則用以生十

尚書叢書

卷二

九十八

一律用以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合靡不符數之自然者自淮南子太史公後無識此意者京房雖亦用此然不知約之為九而以不盈寸不盈分者十之則其數之奇零亦無時可盡至于杜佑胡瑗范蜀公之流則不復知有此數而以意強為之法故其弊遂至于重分累析無數之可絕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用之法聖心之妙算也○凡聲之高下列為五等為之主曰宮二曰商三曰角四曰徵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圓鍾為宮則黃鍾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

之角而已先王爲樂之意蓋不如是也○漢書所載律呂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九寸爲首展轉生之終于仲呂得十二律所云下生者謂長管生短管也所謂上生者謂短管生長管也皆云三分其管而損益之應下生者損其一分應上生者益其一分各得其所生之管長短之數是則損常爲短益常爲長也假如黃鍾九寸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三寸計九寸除其三分自然合成六寸即得六月林鍾之管謂之下生也如以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即三分合有二寸即此之數加于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八寸即得正月太簇之管謂之上生也盡十二管其例一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然則准黃鍾林鍾太簇三管各得全寸之分餘外九管則有徵分之數中三分損益自然之所致也○詹萊曰古之作樂者若咸英韶濩遐哉邈矣不可得而究詰也唯周禮大司樂典同言其樂而史記漢書呂氏春秋淮南鴻烈以及鍾律解律呂新書皆繼有所論說乃若近時國子祭酒永豐呂氏語之尤詳若有窺于天人之際故吾得而具述焉其言若曰惟氣與數一三五七九天之陽也而五爲中二四六八十地之陰也而六爲中傳曰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是也故天有五行地有六氣五爲聲六爲

律五聲合一其陰陽倍而爲十六律各一其陰陽倍而爲十二十與十二相倡和參伍以變錯綜成文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萬事萬物皆有所不能違矣六陽爲律律法也律以統氣類物六陰爲呂呂倡也呂以助陽宣氣爲聲不同其爲中一也是故冬至子中太陽陽生日光在地聚以爲聲是曰黃鍾大呂者太陽陽呂以太陰之陽之陰納丑上倡于太陽之陽者也雨水寅中少陰陽生萬物奏地而出是曰太簇夾鍾者少陰陽中以少陽之陰納卯兼輔少陰之陽也穀雨辰中少陰陰之陽生爲太陰先是曰姑洗仲呂者以太陰之陰納巳上倡于少陰之陰之陽也夏至午中太陰陽生草木之蕤蕤陽在外也故曰蕤賓林鍾者太陰陽鍾也以太陽之陽之陰納未兼助太陰之陽也處暑申中少陽陽生太陽在地土夷天則是曰夷則南呂者少陽之呂以少陰之陰納酉倡于少陽之陽也霜降戌中少陽陰之陽生日得在戌陽無餘氣是曰無射應鍾者少陽陰之陽鍾以太陽之陰納亥上應少陽之陰之陽也然律呂有六氣之唯三黃鍾夷則姑洗爲子中辰三陽之陽也太簇蕤賓無射爲寅午戌三陽之陰也應鍾夾鍾林鍾爲巳酉丑三陰之陽也仲呂南呂大呂爲亥卯未三陰之陰也

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損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相應有三統之義焉是故聖人爲之旋宮之制以三陽之陽爲統首之宮三鍾爲徵三陽之陰爲商三呂爲羽黃鍾之角爲姑洗之宮姑洗之角爲夷則之宮夷則之角歸黃鍾之宮而三均之道備故伶州鳩曰律均紀之以三三紀也十二旋宮之制也然律紀三均音通五氣六陽律之宮羽徵商角爲戊壬丙甲庚太陰律之宮羽徵角商爲巳癸丁乙辛合同而化故聖人爲之納音之法未應子納丑生申酉應寅納卯生戌亥應辰納巳歸子丑應午納未生寅卯應申納酉生

尚書章句

虞舜典卷二

一百一

辰巳應戌納亥歸午傳曰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故三呂上應三陽之陽三鍾上應三陽之陰六律六同一唱一和以生六十音而六均之道備故伶州鳩曰律均平之以六六均者六十納音之制也旋宮所以定納音所以制變合爲三統分爲六十音十二調者律均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紀之平之天人道器流行統同其天下之志神矣乎十二調統於三陽而三陽統于黃鍾惟黃鍾一宮函三爲一同心一統純粹至善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蕭韶九成起黃鍾之宮黃鍾下生林鍾二宮林鍾上生太簇三宮太簇下生南呂四宮南呂上生姑

洗五宮姑洗下生應鍾六宮應鍾上生蕤賓七宮蕤賓下生太呂八宮大呂上生夷則九宮夷則以夾鍾爲徵無射爲商仲呂爲羽復以黃鍾歸宮卑曲相應相生無餘欠粹然天命流行而四時百物各得其所故曰盡美又盡善也非真有得於天人幽明之際窮本知變不足以及與于此或疑三統之義與周禮異則又考之太玄矣玄之圖曰自子至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食俱沒鬱林吳續釋曰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十

尚書章句

虞舜典卷二

一百一

九歲爲一章閏分盡二十七章五百十三歲爲一會月食盡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朔分盡歷子辰申三統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六甲盡由是言之三統之說其來有自非鑿空杜撰者比也○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于密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畧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

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太簇一律飛灰如入用鐵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詩棚定之方中謂測日影以辯方也土圭之法祖冲之之論備矣然候氣者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于左地氣微偏于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

尚書章句

卷二

一百三

者也故土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鍾之律于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鍾之律于丙午之中然後灰飛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黃鍾夫差毫釐氣卽不應而顧欲多埋律管豈非臆說哉黃鍾起于子之一以三位之歷十二辰而終于亥之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漢志蓋借十二辰以列三因之筭位耳故有寸分釐毫絲之法有寸分釐毫絲之數至章明也蔡子不知其假借立法而以爲真有十二辰之數張皇鋪衍而去真益遠矣自黃鍾之管陽皆下

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陽反上生陰反下生此非空言也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于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賓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終于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三分有奇雖二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鍾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耳蔡子乃譏陰陽錯亂非亦未之思乎雖然此猶可也近世儒者乃又倡爲之說曰黃鍾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舍少之說爲

尚書章句

卷二

一百四

證曰黃鍾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聲宜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黃鍾以八十一分爲管而吹三寸九分以爲聲故謂之舍少乃遂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律而執舍少以爲清管焉是其言本非誤而所以信其言者誤矣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者將無由取正矣何其好爲異論而不師古哉自司馬遷京房以及蔡氏律呂新書曰黃鍾九寸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氏律呂元聲曰黃鍾三寸九分短長相懸各有成說而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則又二說所必資焉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雖李氏皆以正徵言而陽下生

陰陰上生陽其位之隔八者一也律者法之一定不易者也。截管短長各有一定之法而後聲氣悉律于中和也。特李氏所論者專于律管。予之所謂陽升陰降者律管內之氣也。氣中則聲中氣和則聲和。故管長則其含容重厚而其聲舒以徐。有濁中之清焉。管短則其氣發揚輕浮而其聲急以疾。有清中之濁焉。○律呂相生蕤賓陽律也。當下生大呂得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此律書所定也。而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謂蕤賓復上生大呂。故樂家大呂之實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先儒以為大呂本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樂家用其倍律耳。蓋候

尚書章句

虞舜典

一百四十一

氣之用必從本律聲音之用當從其宜。今以琴律考之。大呂散聲第一絃蕤賓在第三絃。蕤賓生大呂乃隔一上生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仲呂亦然。惟姑洗生應鍾太簇生南呂其所生律之絃皆在本律之下。是謂不能上生。則呂氏春秋淮南子之說不為無據矣。○正律十二皆有全有半。凡二十四內黃鍾林鍾南呂應鍾夷則五半律不用正律用者十九變律。皆有全有半。凡十四內黃鍾太簇姑洗應鍾四全律及應鍾一半律不用變律用者九共二十八律而已。用者還官之所生也。不用者還官之所不及也。蔡氏以為正律內夷則有半變律

內有應鍾而無蕤賓。今以還官推之知其非是。或曰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皆有半律。故設四清聲是矣。然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七律亦有半律而不設清聲何也。曰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一止。是此聲故皆清濁相應。性黃鍾大呂太簇夾鍾管極長聲極濁。若非清聲則八律還官所加四律必不為所役。此四清聲所以設也。先儒謂臣民不可相凌若事物則無相凌。即七律無清聲之義也。○五聲無徵者假令黃鍾一變生林鍾為徵。林鍾之實得黃鍾三分之二。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之一皆不離本律之聲。然則三分之二共去

尚書章句

虞舜典

一百四十二

官聲不遠。將變未變之間耳。故林鍾為徵不以林鍾起官而用其角聲。應鍾為宮。應鍾中管又進而用黃鍾為宮。是黃鍾之徵。即黃鍾之宮也。餘律倣此。姜夔大樂議曰。奏林鍾而聲或黃鍾。謂官聲之未改也。周禮祀樂夾鍾為宮。應用無射為徵。而改用太簇。林鍾為宮。應用太簇為徵。而改用姑洗。黃鍾為宮。應用林鍾為徵。而改用太簇。其義可見。說者乃欲循其序而補之何耶。○黃鍾宮則曰正宮。夾鍾宮則曰中呂。林鍾宮則曰南呂。宮夷則宮則曰仙呂。宮之類。宋儒沈括謂自古無能明其義者。臣愚以琴與管推而得之。以琴言第一絃散聲黃

鍾大呂之官也律極長聲極濁此絃隔一隔二隔三

四皆不足以應之必按其商徵得夾鍾宮而與第二鍾

散聲相應一絃按商徵先得太簇太簇中管故取夾鍾曰正官不曰夾鍾官

而曰正官者蓋言夾鍾奉而行之其實黃鍾也次按第

二絃商徵得中呂而與第三絃散聲相應二絃按商徵先得姑洗姑

取仲呂洗中管故曰中呂官以次至第五絃散聲南呂無射應

鍾之官聲也按其商徵得黃鍾清少宮而與第六絃散

聲相應按五絃商徵先得應鍾應鍾與曰黃鍾宮不曰

無射宮而曰黃鍾宮者雖本于無射其實第六絃黃鍾

少宮爲之主也以管言古笛商孔在官孔之上清商署

皆以後出孔爲官準琴律也有周以來相承用之故大

樂署稱清商署皆此義也或曰然則黃鍾正聲果不爲

用乎曰黃鍾君也至尊無對不下行臣職實轉生十一

宮八十四聲而不爲他律役者也五代王朴有虛官之

說謂以黃鍾爲主虛之而不敢用必有所受矣故聖人

作樂特設四清聲以代之國語伶州鳩曰細均有鍾而

無鍾昭其大也凡鍾大者爲鍾小者爲鍾以官商言之

而角爲鍾微大均有鍾而無鍾鳴其細也蓋謂大目太

簇夾鍾姑洗爲均其聲大必改用其清商爲官而不用

本律是謂有鍾而無鍾夷則南呂無射爲均其聲細必

改用黃鍾大呂太簇而不用其本律是謂有鍾而無

黃鍾全律其聲極大處之不以爲官是謂甚大無鍾然

後大均之官不至于是甚大細均之羽不至于是甚細聲應

相保而和平山馬先儒謂樂用四清聲所以避臣民陵

迫之嫌正細大不踰之義也○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

官其制則夾鍾爲黃鍾宮中呂爲夾鍾宮黃鍾清爲夷

則宮夾鍾清爲無射宮若是者于師不能言其義學士

大夫無所與考故不知其爲雅也然而無有議其非者

夫黃鍾不以黃鍾爲官而以夾鍾夷則不以夷則爲官

而以黃鍾其源出于琴也琴第一絃黃鍾也按十三徽

得太簇之官聲曰彤晉彤晉之長近夾鍾故夾鍾爲黃

鍾之官第四絃夷則也按十三徽得無射爲夷則之官

然南呂無射應鍾三律同微其管短其聲促不可爲官

故夷則之官遇無射必進而改用黃鍾亦猶水火金木

土穀正德利用厚生其數惟九故古樂夾鍾爲呂則以

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十二律用九而已後魏

劉芳蘭鄭譯始以黃鍾爲黃鍾宮夷則爲夷則宮蓋不

知其生于琴徵也自是儒者言樂率祖二子反詆大樂

爲異何耶○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去聲唱者發歌詠者

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平聲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

其趣故曰一唱三嘆有遺音者此也元定以變宮變徵不入調以濟五音之不及正緣宮徵之間音節遠而難和故以此二變收之正所謂疊字散聲者蓋如今之鼓琴瑟吹笛管者必有襯字以扶助之方成音律自古以來多未諳此○樂之所不和失在不得半聲之妙半聲明而大樂正正聲當辨而半聲尤不可少蓋半聲樂之餘韻也承上以起下乘下以轉上天地之真機所爲綿綿若存續而不絕正惟此耳○李閔甫曰填麓注疏及朱考亭注嚴氏緝皆未能發其古余音閱古今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聲鳴而徵聲和獨填麓則二器共爲一音填爲宮而麓之徵和填爲宮而麓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填仲氏吹麓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喻同氣也○按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疆在律爲尤疆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疆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

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蟬螻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熊朋來曰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筭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筭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于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視其次序不以筭法論矣六脈一握自奏柱下史得此書以行于漢至今惟班固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者在筭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于京氏準法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筭律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四因一損一益之筭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連并上生而三呂用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難以準法而筭家輒因仍用之以筭賓夷則無射四因三除爲大呂夾鍾中呂之筭非律生呂筭例矣

甄氏能辨其終于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藥用後志之誤也或謂大呂爲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筭爲多是不然陽得當位陰得對衡律生呂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宮終于中呂非中呂之窮也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鍾人統以太簇地統宜以大呂而以林鍾抗林鍾于大呂之位所以妃黃鍾而母太簇則大呂夾鍾中呂在未西亥之次皆從下生之筭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有必有呂之倍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辯用倍者其本法不用倍者筭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照范

尚書章句

虞舜典卷二

一百七

景仁不能爭况陳暘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于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鍾之交知聲音有出于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夾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筭家以中呂求黃鍾彈其術而不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筭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筭而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筭不行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筭既未有以處之絕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筭而謂之黃鍾變律又推以爲林鍾太簇南呂之變甚者託

名執始不自信其爲黃鍾徒使人得以窺等術之涯涘而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筭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于筭也○諸儒之論角立蜂起要之最爲精密者班固之志而已今大陰陽之聲上生者三分之一外蓋一下生者三分之二內損一蓋六八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若大律同異之聲適多寡之數長短之度小大之量清濁之音一要宿乎中聲而止則動黃鍾而林鍾應動無射而仲呂應和樂未有不與者矣○樂之用不外乎聲音律呂通典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

尚書章句

虞舜典卷二

一百八

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仲呂之管長六寸五分有奇爲子聲此聲有倍半之畧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繆葢五音相生至于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爲變徵變者與正比則爲和變者與正不比則爲繆此音有和繆之畧也漢書曆律志天地人及四時爲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此分而言之也蓋黃鍾居于爲天統林鍾居未衡丑爲地統太簇居寅爲人統故爲三

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以三合四
是謂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畧也以七音因十二律爲八
十四調除二變聲不調則冬夏聲缺四時不備蔡子之
說非而鄭譯之議是也此六十調與八十四調之畧也
以徑象言之黃鍾長九寸爲乾林鍾長六寸爲坤乃邵
子皇極經世聲起于六乾之甲也音起于五乾之子也
此理之可通于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黃鍾爲陽大
呂爲陰猶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黃鍾之生林鍾
林鍾之生蕤賓猶甲子金之生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沈
黃鍾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當一期之
日隨日建律依次運行當日者以次爲官而商徵以次
從焉此義之有符于曆者也○官縣四面編鍾編磬各
四簋鍾十二簋通爲二十并建鼓四以應二十四氣
自漢以來相承用之陳氏樂書乃謂編鍾編磬各十二
通爲三十六簋其意以爲十二律還宮各有其簋也蓋
不知自大呂以下十一律皆生于黃鍾黃鍾爲宮以下
諸律還相爲官各得七聲而八十四聲皆統于黃鍾一
簋矣若謂各有其簋非惟不統于一其諸侯九簋缺其
三卿大夫六簋缺其半士三簋缺其九何以成樂○周
禮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註曰鍾磬者編縣之

二十八枚而在一簋必云十六者明十二律之有四
清聲也下層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
八枚自右而左上層夷則南呂無射應鍾黃鍾清大呂
清太簇清夾鍾清八枚自左而右必曰二八者明編鍾
之有序考擊之有法也○按樂之音聲號呼召于天地
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此謂以音聲感召鬼神
也然而未得其真也蓋奏圓鍾則房心之氣動而天帝
明堂在是矣非謂以圓鍾之聲感召房心也奏函鍾則
未坤之氣動而天社四瀆五岳在是矣非謂函鍾之聲
感召未坤也奏黃鍾則虛危之氣動而宗廟陵寢在是
矣非謂以黃鍾之聲感召虛危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
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蓋北風者黃鍾
大呂也于野爲晉南風者蕤賓林鍾也于野爲楚歌其
聲而吹律以和之卽見晉之風勁楚之風弱且多死聲
非謂吹此律以召北風南風也或曰數寸之管何以能
管轄天文地理無毫髮爽耶曰觀于衡璣之制可見矣
天之體千數萬里之遠而周旋盈朒之規可以準之蓋
地下之景一寸準天上一千里雖曰小大殊形而十有
二辰三百六十有六之次舍則一定而不易也故圓鍾
之管七寸四分小分九強中含房心之氣函鍾之管六

寸中含未坤之氣費鍾之管九寸中含虛危之氣吹之
而其氣動神不離乎其中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參
贊之原也大人得之以舉禮樂而昭天地焉三三而九
九黃鍾之宮也始四五中六七終八九合少元聲也其
圖之數耶一六三八在北而東大極動而生陽水自木
生知崇而仁萬物生矣冬至之氣羽角爲陽聲黃鍾
至仲呂爲陽位亦如之二七四九在南而西大極靜而
生陰火以金伏禮卑而義萬化入矣夏至之氣徵商
爲陰聲蕤賓至應鍾爲陰位亦如之夫樂上九而律不
用十則五者其天地之中乎天行東出地上爲北極入

尚書章句

虞舜典

五上

地下爲南極其象也律呂以聲合之故函三爲一○河
圖以五居中合一于北成六爲水羽聲也合二爲南成
七爲火徵聲也合三于東成八爲木角聲也合五于中
成十宮聲也官統四聲呼出腎與肝吸入心與肺不外
乎脾意焉故曰官動脾而和正聖羽動腎而和正智商
動肺而和正義呼出爲陽吸入爲陰是謂兩儀羽角大
陰生少陽也徵商太陽生少陰也是謂四象文之以五
聲必播之以八音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八卦生焉河圖
一太極而已矣○洛書以五居中官統五聲人之歌也
四正坎離震兌四偶乾坤艮巽則播八音而行八風焉

大音不升陽顯諸仁故居其常火鑄金能陰藏諸用故
易其位故曰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
節易之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
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者河圖爲先天以氣
而形之于聲洛書爲後天以質而成之于物陳陽曰坎
音平艮音匏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乾
音石首失帝出雷奮之義矣故今從白虎

尚書章句

虞舜典

五上

至此變而爲陽此聲在羽之後官之前近官收一聲少
高千官故曰變也蓋官與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
律則音即和至角與徵羽與商變徵官商角皆陽至此
相去各二律則音即遠故變也變徵官商角皆陰此聲在角
之後羽之前北徵中聲官在五音屬土故爲四聲之正
聲下故曰變徵中聲官在五音屬土故爲四聲之正
聲十一分在律之聲如八半聲謂十二律之聲如黃鍾
半仲呂爲官則黃鍾爲徵而用半聲以君尊不可過也
故應鍾爲官下四聲皆宜低去所以有半聲即謂之子
聲變聲徵是也○劉琨曰歷動而左轉

帝曰龍朕望說說珍行震驚朕帥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

因夷諫而命龍作納言見得乾坤原有否泰相乘之勢則
邪正自有消長難定之衡任憑教養分曹禮樂並設一經

讒說如事精微爲中途沮喪殄行不小則震驚亦不小今縱無是人而常有是聖不容不設一未然之慮併峻一必絕之閑故特重其責于納言是納言職掌封疏全欲隄防奸賢俱命官之妙連震出三朕字何等悚切舊云讒說之人不惟傷害善人抑且震驚朕衆作兩層看未是聖疾也封閉之意禮夏后氏望周古人以號封棺曰望讒人乘間須望閉之也殄行驚師不平俱根讒說來毀人之行爲讒故讒說必殄行善人乃衆之所倚傷絕善人自然震驚朕師讒說殄行四字緊粘謂讒說而殄行者讒人不害君子無以行其志而售其奸陰肆妻非陽託摘發令聽者不

尚書筆簫

虞舜典卷二

一百三

能爲善人解卽善人亦無以自解者于是耳目大駭而人心洶洶矣然讒說非借中指而出以播國是則假公論而入以亂主聰皆殄行中事欲杜之在審言之出納故命汝作納言朕命出入無時故要夙夜惟允夙夜只做動字看夙夜出納朕命句是泛論納言之職皆然無工夫重惟允上納言喉舌之司職在開通上下故不慮其匿厥指隱下情正恐其亟爲開通而不暇詳審使讒說乘之以出納故必要允惟審其允爲上德而後頒于外著爲綸詔以出無使讒說得托而行焉不然雖復請于上不爲稽命惟審其允屬下情而後升于廷而陳爲民風以納無使讒說得乘

而進焉不然雖寢諸于下不爲方命允只是審實非以富理說大率讒說害人在納處居多故官名納言以入該出也政教命令出自天子故曰朕命敷奏復逆亦言朕命者以其皆達于天子也敷是下承上問而陳之如敷納以言是奏是下不承上問而自陳如後世奏疏是復如今之使臣反節復命是逆卽如今之繳納詔旨是故言功緒有稽也一云逆謂戚人自通于天子其勢甚逆如周禮以肺石平民之冤今擊登聞鼓是參看允字重在防讒上單言讒說不言庶頑蓋禹統百僚龍專出納各不同也言論係朝廷治忽故唐虞舉賢則有納言之條格讒亦納言之教

尚書筆簫

虞舜典卷二

一百四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二十二人皆効勞底績者合總治分治專命中命在內有師師撫辰之意方見是總告勉而無戒者人皆元愷不必戒也勿用反語相天之事惟天之時則二十二人皆造物舜安得復有所事此命官之外無爲而治欽哉亮工直下勿斷工夫全在欽字上欽哉只在亮天工上見又不可以亮天工爲敬職之實由王游衍莫非天載先時則抗後時則慢故曰惟時時者天之所以成歲功也是時卽天工欲相天工不外惟時若欲惟時只能在能欽故曰欽哉欽之一字堯舜心法二十二人雖人各有職

無此心則職荒矣亮字訓作相對天說耳陳大猷氏以輔相顯明解之方盡與周書粥亮之亮相似照下考績黜陟明等義還當照前亮承兼明亮說蓋亮卽爲明不亮卽幽亮卽爲熙不亮卽不熙上曰予曰朕此曰天工者君事卽天事固見理之當順亦有悚惕群賢之意功則猶可勉襄曰天工直于無聲無臭中轉移搏挽直說到性分該括上去了不曰天功曰天工欲其有可考之績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

槩舉治官之法非爲二十二人設也既得人以任衆職不可不有以考其成故三載一考核其功狀三考一黜陟其

尚書叢書

虞舜典

一百五

幽明皋陶作歌言君明則臣良而庶事康其道惟在于率作興事屢省乃成蓋此二者帝王任人之要也故此節帝舜率作于上意不可失以考績爲主王道無近功三載二句合來見因時考課之法明而信要見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要得由略而詳之意言當三載先考績以爲未詳也又須考三次以黜陟幽明如此立法庶績自咸熙矣而三苗從此分焉章旨之輕重宜如此○惟帝以惟時勅二十二人俾百揆九官居內以倡外州牧侯伯居外以承內內自王朝外薄四海大小臣工莫不及時趨事故月有會歲有計然後得三載一考績九載一黜陟三載

天道一變故彙考其績黜陟必于三考者以服習久而議論定故黜陟行也不曰黜陟功罪而曰幽明正對亮字來事功奮起謂之明則事功很壞不煥發者便謂之幽若不善之人不可一日立于朝何俟九載績熙與下篇敷文德平肩庶績咸熙是無幽可黜之意根上二句來蓋法既有準百官各盡其能所以諸凡功績咸見熙廣焉內治既修外嚴治飭于是得分比三苗而去留惟命當時最頑不服者惟三苗三苗分比餘不待言分比只是分別義故文兩

相背天地之氣始于北而終于北北者陰陽之別也傳云善不善指向日化與否分而比之善者留不善者竄徙之先

尚書叢書

虞舜典

一百六

內治而後外治次第固然至此而治功極矣觀傳卒言其效句則分比不在黜陟之數因內治而附見其成功耳切不可泥作考績之效看看來庶績二句俱不作效只形容立法之善當在帝德上說咸熙皞皞廣大並育不害並行不悖有天何言而時行物生氣象三苗結黨雖善者亦不得遂故分比之三苗句另看雖非考績所及蓋惡者徙之他所亦黜之餘意善者仍居故處亦陟之餘意舉三苗不過極形容咸熙氣象耳○天工責成于岳牧九官矣帝何爲哉主天下之公議而居無事以臨之故主銜約而易操者功次明黜陟信也人之受事赴職未必能無怠也三年

天道成人亦可必成功矣。故考校行焉而績之孰成就多固已得其幽明之槩矣。然策勵雖行黜陟有待蓋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必至于九年三考矣而不變則終不變矣。于是黜陟加焉賞罰明信那一人不向于明而遠于幽底績于是咸熙既互相激昂而極其廣大又與爲振揚而極其光明。無論何種三苗有惡無善者至此亦有善惡可分矣。于是分其黨相背而去。善者願安于政教惡者自分于流放也。夫三苗遠從此自夷狄向化之事何豫考績黜陟亦若此者。蓋公道昭明人心丕服吾所以黜陟庶官之典得施于積久負固不服之人則他可知矣。此有尚書書卷二終

虞人法並用之治歟

經傳

二五七

三苗事錯見于經今紀其次苗頑弗即工禹治水時事竄三苗于三危舜攝位時事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禹治水後事始之不即工者以其舉國言舜所竄者其君也禹貢記既宅丕叙以其竄于三危者言禹以苗不即工欲帝念帝答以臯陶方施象刑惟明正竄三苗時事此後徂征來格分比則皆其舊都先儒謂始特竄其君不滅其國猶立其嗣復不從化乃徂征而分背之呂刑謂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以分比以後言也計苗之事竄者初年分比者末年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節包括一篇首句應重華協帝節次句應慎微至格于文祖末句五十載包詢于四岳至分比十三節即此三言而舜之始終備矣。上記堯終止從舜攝說起此記舜終乃從舜生說起見舜如是而生生非無爲如是而死死可無憾也故乃死乃殂落義亦不同前乃字是方始之辭此乃字是隆重之辭因舜立文歸重于舜史筆極分曉處陟方釋升遐便與乃死重複考卒于鳴條還是猶然不自暇逸至巡歷方岳乃死焉所謂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史臣叙舜已完出此一段極大道理極大議論學者但從上生字直讀到死處則乃字之義豁然矣

尚書書卷二終

虞舜典

一百六

何以載筆爲舜史叙帝乃殂落陟方乃死若有分別微辭嗚呼此其所以爲信史也堯仁至天萬官贊美皆天事也殂落蓋本天之人有落之而不得落者仁陽也遏音陽氣潛于黃鍾之官舜德象刑流放竄殛皆人事也陟方蓋本人之天有陟之而不得陟者刑陰也乃死陰氣散于蒼梧之野人天相隔微乎微乎

尚書書卷二終

後學
東海衛士達輯著
古濤張孫振鑒定

大禹謨

禹稱大禹其功也謨治之言功見禹貢此紀其模夫于序書先後見嘉言之益在勝勝之功之上也

正義曰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于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共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

首節亦史贊辭中分三段首段后克艱至時乃功七節記禹承帝之謨中有益次段格汝禹至若帝之初十節記禹

尚書章句

卷三
大禹謨

一

總師之事中有皋陶二人皆因禹見以禹爲主末段兩節因禹總師附記征苗首之以文命終之以文德眼目相照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二句爲謨之起語意在下句祗承于帝是記事先載文命四敷一語似相縮結如云文命四敷似若無可感者而祗承于帝不自知文命之敷也便是克難意思了如註一直說下欠分曉○此史臣紀禹成功之實而及其陳謨之意也曰若稽古大禹贊之曰自禹隨刊而後府脩事和建官弼服自覺有虞之文命四敷政已又民已化較光被時倍爲奮庸而舜之心猶不自安也禹乃窺帝願治無窮

之心陳其謨以敬承于帝焉文命二句俱是贊語文命主

德化言雖就禹說實以舜爲主蓋從文明之德出者也不

言德而言文自義軒以迄今日備列聖經綸而風聞歷數

十世漸陶而化洽英華勃發結爲文明以文德爲教文須

點祗德意方貼文命命字傳以教字什之又以聲教四訖

貼之便有軌範意亦有訓行意本治水成功來故云四海

南而江漢北而河西而流沙東而嶠夷此禹功所及者皆

已布其文命矣不可卽以治水作敷命然文命實因治水

成功而敷者敷非推致盛德精神自然期洽也合政已又

民已化意祗承句固是保治然玩克艱一節有圖治無窮

尚書章句

卷三
大禹謨

二

意禹遵繼治功至此帝必有無限憂危而欲臣下陳謨者禹遂敬承其意而進言故曰祗承以承謨爲祗卽是祗承帝舜之道處祗承與重華異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不過坤承乾之象此帝王之間祗承于帝乃陳謨本指在心上看下節曰字方是陳謨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敘德○帝曰俞

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

人不虛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

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此七節記禹陳謨爲一段禹謨止克艱惠迪德惟善政三

節餘皆帝與益言。蓋三人莫逆。故克艱之旨。如出一口。禹纔發端。帝遂推美帝堯。以時言克已。進克艱一步。益又進步說堯。不惟克于爲后之日。蚤已克于爲后之前。因徵以天眷禹。又進步說。堯亦不在天。天還在人。益見禹把吉凶都歸人上。遂發嘆。進帝警戒。然益于禹政。又敘德之旨。纔復其半。故禹又自發。發民一段。而克艱之意。發洩始盡。帝領其意。以克歸禹。曰。時乃功。若已終不克者。其難猶病之心。溢于言下。此又舜之克也。○曰。后克三節。禹陳克艱之謨。而帝與益各申其意也。君臣並言。禹意獨重。后克句。正所謂承帝也。下舜只言堯之克艱。正知禹意當文命四敷。

尚書章句 卷三 虞大禹謨 三

臣克艱全在政。又民化上見。是責望必能之辭。勿當效看。○時當艱難。而克盡其艱難之道。猶易能也。今文命四敷。則處熙康之會。作艱難之想。此所以爲難也。不徒曰艱。而又曰克艱。則實欲盡其艱危之事矣。究實論之。太平之時。本爲艱難之所倚伏。此天道也。聖人所謹。而常人所忽也。故禹下文。推言天道以終之。至益言。儆戒無虞。而此意盡洩矣。艱非真有艱之事。而有艱之心。卽克也。然觀文命四敷語。此艱字。却在持危保泰上說。宜認實。后克后之艱。而不委之臣。則臣亦克臣之艱。而不歸之后。君曰。臣曰。職各就所當盡者而言。不可混艱字。只當得敬字。猶言后能敬其后者。道臣能敬其臣之職耳。故注訓不敢易。甚得艱字之義。艱字易剔。未必能發克字。須說以今日之治。未有不忽爲易者。卽或知其艱。易心隨萌。孰有能艱者乎。必焦勞危懼。如負重行遠。常若不勝。比論語與邦意不同。彼王道之難盡言。此艱從克字生。無可控揣。則艱伏。有可控揣。則艱成。艱常乘我。則我負。我常待艱。則艱克。如克敵之必勝也。克艱二字。摘取不出。須五字連讀。其旨方明。蓋化理無窮。君臣之間。一息忽。便有隱潛生。惟克艱則政事乃能盡善盡美。無不脩治。如治骨角。治玉石。已精益求精。其精主德言。聖世政非徒法也。須知又只是脩治而無邪隱。不可

尚書章句 卷三 虞大禹謨 四

看深了。蓋緣深處在民。敏德也。蔡傳政曰。乃能脩治。有多少。積累在民。曰自然速化。非便無工夫也。蓋其工夫皆在脩政中。全要在觀感上描寫。下民自然觀感速化于善。而有不。容已。非是民方纔化。亦不是民化得快。此兩句又重在不。容已。上皆民觀感興起。孜孜踴躍。所以從我聲教者。無止息也。正與文命四敷句相照應。蓋文命四敷則政之在前者已。又民之在前者已。德矣。合克艱以保之。乃能永又永敏也。若說方脩方感。與上文命四敷便說不去。下政在養民正。與此政相終始。乃字重看。言必君克臣克。如此而政乃得如此也。敏字正照乃字。惟政又如此之艱。故感

南書書

卷三

五

化如此之速。敏德正克艱之精神到此澈底耳。陳氏曰。後世言政不及化。政又而民敏德。政非徒政。政即化也。此其功用皆本原于君臣克艱。憂勤戒懼。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夫知政又而使民敏德之不易。則知君臣克艱之所以不易矣。此帝舜歸克艱于堯。正承后克艱來。正欲今日君臣共勉也。俞者。然其克艱則政又民化也。正與堯承于帝應允若。茲只渾說信能如此克艱也。不可兼君臣言。嘉言三句是。指克艱之效甚大。與政又敏德平層。正見俞之意。稽于衆三句。則原本其事而言。分貼上三句句句要發個克艱意。

南書書

卷三

六

出已上通未可露出堯字。惟帝時克只承事上說。而效自寓于其中。特克者。克此三事之艱也。克字不可輕放過。○若茲還申俞字之意。舜惟深知克艱。故心信其如此也。君臣克艱。則政又民化。誠哉是言。從來世道之艱全在黎民。輔總期萬邦之寧耳。信能若此。則朝野八方皆傳一允。神而出且惡一允力。而周了嘉言三句。見于天下更無不克之艱。重嘉字野字萬字。言何以伏嘉正易伏。惟嘉每若。若惜不肯自鳴。今有以直導其通脈。賢何以遺野。正多遺。惟野終無援無媒。自甘沉滯。今有以大豁其明途。邪何難。寧萬正難。寧惟萬則爲紛爲錯。各注所祈。今有畢造其寧字。乃艱效在天下。艱事役在君身。亦且一克俱克。全重衆與無告困窮字。稽賢易從。惟稽衆而望輕語朴。則已見愈不能自釋。乃如此稽。即如此舍。而如此從。不隔一思議。故自無攸伏之嘉言。宇宙有偏沲。無告受之。只一無告。便爲咸寧。累此必無不軫恤。但念偶放下。便是虐。惟此不虐。自無不寧之邦。兩間有鬱氣。困窮受之。只一困窮。便爲彙征。玷此必無不振拔。但舉念稍寬。便是廢。惟此不廢。自無或遺之賢。此三句。根上三句來。見從天下克其艱者。全由從一身克其艱。末語。頌帝要見企羨深情。他人虛願實不至。

帝自克之無餘歎非帝誰有此真精神他人舉此即漏彼
帝自克之無少遺非帝誰有此全力量○看來嘉言三句
且先說帝世極盛氣象尚不說入克艱處小註難達難通
等語就把這三句當工夫未是須云如嘉言贊成克艱者
閑伏則共保太平矣賢人佐理克艱者無遺則共致太平
矣萬邦觀化于克艱者咸寧則同樂太平矣如此所謂政
入而黎民敏德者孰大于是此克艱之成效也言閑伏賢
無遺邦咸寧如此等治皆未易致若此後言其易何也蓋
天下易處無不從難處得若我有其難其慎之心而無萬
邦黎民之化與彼畏阻為艱退托不能者何異故者此一

尚書章句

卷三

七

段好光景即其所易以著其所難而後知聖人所難者特
一不敢易之心非以后臣真有一難事為當克也三者俱
是未然之效俱要從意中想出當時帝正深以三者自歎
可知禹之陳謨所以為禘承也稽眾四句方正克艱之
事以見效所由致者應轉嘉言三句言路難通稽于賢易
稽于眾難稽眾而舍己以從尤難舍己從人與稽眾無兩
層非先稽而後舍亦非舍己外另有從人須本聖人克己
工夫上體認出來此嘉言之所以閑攸伏也無告不但艱
寡凡孤遠蠢懦有情不能自通者皆是實非有心虐之但
四海萬民之眾體恤或未至我無虐之心彼受虐之實矣

此其所以難也民隱難周無告得所非無告者可知此萬
邦所以咸寧也難達者士之節難合者士之道故幽巖中
有晦其迹而不為人知者有樂其道而不求人知者苟上
無求士之誠則有階者進困窮者廢矣非至明以察盡心
以招虛懷以任鮮有不廢者此其所以難也賢開難通困
窮不廢非困窮者可知此野之所以無遺賢也要知非克
艱纔去稽眾不虐不廢稽眾不虐不廢正是克艱也此處
工夫愈體認愈覺其艱惟帝時克非謂帝能勝其艱謂帝
能艱其后耳故舍己從人不虐不廢單形容帝艱之心
終日乾乾終身兢兢無大小無眾寡有警戒而無怠荒毫
未嘗以吾治為已足故云克也若以上數者為難事認帝
為克去之千里矣蓋時克者無時不以為艱惟無時不以
為艱故無時不見其克此指帝堯心上說不在帝堯事上
說人君一勵精便通朝野顯微之精神精神通極而反若
不克通則帝不干艱處圖艱而于克處圖艱有出于問察
哲惠外者矣克字內包有艱字在此句即反指上四句語
氣甚急玩注而惟堯而字可見不必更著堯實事說多了
一層蓋稽于眾四句正實指堯身上言注然非忘私順理
二句正貼稽于眾四句然不正講而反言者急欲貼堯身
上去也此舉個克艱樣不是贊詞

尚書章句

卷三

八

通節在德上說不兼業上舜言克艱惟帝益揚帝所以克艱者惟德之盛也故曰都以起稷舜論帝猶曰君而後克至益論帝直是克而後君自爲唐侯時而已其盛德矣廣運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克艱是得天下後事不可謂盛德得天便是克艱○所謂時克舉言路之艱士民之艱無不洞澈非有全量有大力者正不易言惟帝德廣而無所不包且運而無息不到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廣運是德之本體在身心上說不涉治化廣如天之溥博而無外運如天之行健而不息然廣非覆被有如虛空運非推行有如元氣二字分不開空虛自然不毀元氣自然彌漫

尚書章句

廣大禹謨

九

只在安安允克上想出益以廣運贊堯可謂得時克之神至聖神文武不過皆虛空現影合四德而兼有何其廣妙四德于莫測何其運就廣運中看出不測處在人隨所見而名之耳四乃字無能名而強名之辭神在聖中文武在聖神中求其所爲聖者而不得復見爲神求所爲聖神而不得復見爲文武非謂聖變爲神武變爲文也洪範云虛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易曰神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爲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亦云陰陽不測之謂神勘定禍亂曰武威之可畏何以爲武仰毅然之容而戾氣潛消聖世不盡于戈也文要

說得大孔傳謂文經緯天地皆是英華發處經文武側者取韻句也陳大猷曰聖神自其妙于無迹者言之文武自其顯于可見者言之可見亦自不測是謂聖神武亦便是聖于文神于文矣分而言之則方見其聖又見其神方見其武又見其文故不測合而言之則見其聖神而無象又見其文武而有微總是形容其不測也蓋聖人無方無體每于一德中備衆德自不容以一德求也惟克之德與天同大故命與德合皇天眷命始一唐侯耳終則使其盡有四海而爲天下君眷字說文訓視字詩云乃眷西顧蔡傳以眷爲顧似與詩意不合眷字中有二意有視之意有親之意故以顧字代之若視而回顧焉耳眷命虛下二句即其實不分四海是祿君是位但有四海即君天下總言眷命之隆看來皇天三句不重天眷乃帝德之感通于天總重帝德奄有二句直下見付畀之重四海即文命四敷之地天下二字即四海二字奄有其地而爲之君則言路之開賢才之進民命之保盡屬之矣有茲惟后矣之意君字應前克艱厥后后字大意言堯如此而後爲天下君也正見艱之不可不克益之意全重在廣運上蓋舜德固盛而益尤欲其于無外不息處加功爲克艱保治計也須知堯得天而享君位蓋舉在位一百零年之曆數言之若以唐

尚書章句

廣大禹謨

十

侯嬴起立論曰：舜已升側陋為天子矣，何贊堯勉舜之有要參看。

朱子曰：都嘆美之詞也。都者，君子之居都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為鄙，謂都為美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觀得天必本于有道，則知天道之感應不可誣矣。故禹承上而信言天道之可畏，順道則吉，從逆則凶，雖是自作自

尚書

卷三

十一

受而降吉，降凶，却重天道不重人去應他。如云人能從善，則天助其順而應之以吉；人或從惡，則天隲其為而應之以凶。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固有見其應之必然，又要見非自外來，皆由中出。天之道不遠如此，雖欲不克，艱不可得矣。○惠吉逆凶，勿對上益，只有吉邊，禹意則言出吉入凶，深著其機之可畏。惠，禹不言惠，迪則吉，從逆則凶，而言惠迪吉，從逆凶，惠迪就是吉，不待降祥方吉，從逆就是凶，不待降殃方凶，俱在初起時，善念一動，舉天地和氣已凝方寸，起念一謬，舉天地戾氣已集此中，故承之曰：惟影響，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影從形出，響從聲出，形影聲響，本

一物。若云善福惡禍，猶二之矣。善惡吉凶，即是影響之理，並時而至，絕無停待，不關應感。乃言其一致之機，見天人非有二也。凡人影響形聲與吉凶善惡同祖一氣，但吉凶查冥難測，影響在近易知，故禹即其在近易知者，醒發其查冥難測者。言世間萬事有影響，惟人心無影響，事之吉凶，即人心善惡之影響耳，非借喻也。見吉凶是人，不是天。禹將天道說還人事，只是懸箇比益，言人感天應其機更嚴。迪作道訓，是虛字眼。惠迪合克艱意在，言與政又民化平，屈然勉舜當克艱意，却在言外。惠迪吉，惟影響是終上文意，從逆凶，惟影響又以起下文也。

尚書

卷三

十二

惠迪不言禍而言吉，從逆不言禍而言凶，蓋聖人論吉凶，不論禍福也。禍福之說，報應之說也，蓋是世情之解，比于剖心子胥賜夷夫豈非禍，然迪則吉矣。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夫豈非福，然道則凶矣。試觀三百八十四爻，其所教決擇趨避之意至矣，乃惟曰吉凶悔吝，而未嘗一及于禍福也。所謂知幾其神乎，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正謂此也。

禹陳克艱，未嘗直指其事，益畫一告帝，故註云推廣此吁字之意，廣克艱之義，不必兼惠迪，戒哉緊根惟影響來，是

提省語。儆戒無虞。方是着實。無虞非真無虞。只日在虞中。偶弗覺亦只是見爲不足虞。故虞隱如何忘得儆戒。以儆戒無虞句爲主。天地帝王其道逆而相成。正以儆戒爲無爲也。罔字勿字正儆戒中。字面事所不免。理所或然。纔可度量。曰無虞。則影形未萌。控揣不着。無虞亦本水上平來。不但是平常治世可擬。天下無處不治。無人不安。更無此子可煩防衛。虞度處。故下直說到四夷來王若四夷未來。卽不能無虞矣。入段只在心上說。俱要點無虞所易犯。勘得精細。見天下管人主最博。人主應天下亦最紛。胡野中外靡非罅漏。何得不大密其防。入項皆是。由無說有從相。

其氣帝亦何容少此。但遠有自止之域。纔忘萬幾。猝臨之意。便卽逸成遊樂。以尊和民物。帝亦何容廢此。但樂有自受之閑。纔忘兢業。自喻之想。卽樂成淫賢以輔治。邪以妨治。凡終不如始。心不如外。我與賢人非一心一體。皆或也。若專指不以小人間之。則勿貳之功。皆在去邪了。須知任賢去邪是兩事。疑字要看得細。治世之小人似可容去之。或疑于隘。小人在治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去之疑于薄。此非斷不能無疑。賢人經營多先事綢繆。謀議多憂盛危。明俱易與。主心貳。帝貳尚不在此。只賢人看做賢人。猶貳也。故須一勿貳。邪人並生。可徐歸忠直。才力又無足助治。俱易牽主疑。帝疑亦不在此。只稍思存厚于去後。皆疑也。則須決勿疑。疑謀二句。一正一反。相形說。謂之謀。則此志畢竟界在可否。其中必有百慮一致。斷然無疑者。此而成之。何等坦蕩。故去疑便熙熙。訓廣廣之對疑者。何岐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理極坦平。何處不通。人起妄念。乃蔽而不見四邊。疑謀之所以用也。中實不安。而自詭于可成。始而疑中而決以之。而生事取敗者多矣。故幾微之際。認理未真。終是偏見。須察而勿成。而志爲謀之本。百所圖維者。必合于理。而廣大者則成之焉。有疑志。然後有疑謀。疑謀勿成。不靠疑時着力。勘百志在疑前。作主方有權柄。故

又戒百志惟熙也。惟字中有成的意思。在舉即發有舉于天下之舉聲名洋溢所以使民寡過者。故有可干之理。干犯也是干涉。非干求也。大道之行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舉豈可犯哉。一涉于舉。驕虞之象開矣。便是逆道。欲是願欲之欲。非貨色遊畋之欲。帝之欲無非為百姓而動念者。但以君從民則順。以民從君則逆。使君欲之而百姓不欲。則人情未順。便義理未安。若義理未安。便是拂百姓也。千百姓之舉二句意實相足。戒其干舉矣。或恐因而拂民。戒其拂民矣。或恐因而干舉。要緊是道欲二字上。論道不論欲。則雖順民而不得謂之干舉。雖獨斷而不得謂之拂民。前三個罔字。是戒其出乎已者。後三個勿字。是戒其接乎人者。違道句戒其以已徇人。拂百姓句戒其以人從已。入者以能守法度不縱逸樂為本。非謂只戒此三者其餘盡得如此。又何必歷戒之。正謂此三者是本。戒此而後可以及其餘。然則一事一戒。又不可缺也。勿依舊說以罔失八句為目。以無怠句為功。須知儆戒無虞通節都是功夫。失法度入者便是怠荒。曰罔曰勿。便是戒怠荒的工夫。但去怠荒易。無怠荒難。是太虛之象也。惟其戒也。于原未嘗怠荒之時。設為怠荒之懼。故其無也。于萬一怠荒之倪。務其無怠荒之端。無字比罔勿字不同。天道

無咎無臭。至矣。至于怠荒俱無。然後儆戒工夫做到極處也。怠雖屬心。荒雖屬事。然荒由怠生。須一串下。無怠無荒。重看連四夷來王句。亦是要他無怠荒也。來王不作效。亦作儆戒。要知若稍怠荒。中國解體矣。况四夷乎。中國服從。意要剔見。有怠荒不足。以與四夷便有處。此是儆戒本旨。王者世一見之。稱或天子新即位。或外夷新立者。則一朝見故曰王。因當時甫民未服。故以四夷來王勸之。無怠無荒。即盡克艱惠。是意四夷來王。即勸罔不吉。政又民化意。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蠶絲。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此二節禹推益言儆戒之實。以終克艱之意。帝因歸功于禹。見其克艱厥臣也。禹曰於帝念哉。美益儆戒。即欲帝念當儆戒也。益戒八事。止說得人主之身。猶未及民。故禹申理前說。若謂德惟善政。政乃又政在養民。黎民方敘德了也。水火金木以下。正論養民。蓋脩和則政又敘歌則民敘德。而養政成矣。政成虞壤。須俾勿壞。戒董與勸皆俾之者。水火四件事之已然。而言之着力者。不曰已脩和敘歌而

曰惟者難之之辭。禹無自陳其功之理。禹蓋不自以為已脩已和。故陳其道之當然者。始終本末具如此耳。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要惟脩舉。正德利用厚生三者。要惟和。合之為九。功要惟秩敘而不亂。總之為九敘。要惟悅懌而可歌。四惟字總一義。九功之成否。不可稽。惟其敘則功見矣。九敘之盈歉。不可知。惟其歌則敘成矣。戒之三句。又是勞民勸相之事。非脩和皆是敘。既往而禹之意。只重在戒之以下也。到惟歌處。在上之人不可無戒懼督責之心。在下之人不可有見休見戚之意。故又須勸。蓋戒並不已。而又勸。非戒並不好。而須勸也。戒休並戚俱在。勸歌處。勸以九

尚書卷

虞大禹謨

廿七

歌而休戚行矣。不是兩層。勸之以九歌者。用為樂章。使之入耳儆心。常自有鼓舞不倦之精神。方可勿壞。俾字總承上三句。而歸重九歌。天下事成必有壞。聖人贊化之消意。使成而不壞。直可自必。故曰俾。直至勿壞而念始慙。念益言。卽是念克艱處。○念哉二字。根無怠無荒來。與上戒哉並提起。說警戒無虞。一十二句。只了得一個戒字。德惟善政。十二句。只了得一個念字。禹欲帝念非但念益之言。所念正在脩和功敘。俾勿壞處。德惟二句中。歸重養民上。是泛言其理。以起下意。德字虛虛在君身上看。卽指克艱言。善政。猶云美政。傳善其政。其字勿泥。曰惟者。卽政皆心。政

之外無德也。曰在者。養民之外無政也。惟字在字俱重看。政卽乃又之政。民卽敏德之民。此蓋進以克艱之所從事也。水火金木土穀是養民之最切者。故首提之。然此但厚其生。利其用。必須到正德。養民之事方完。養民正是德處。直包到勿壞。非但生養之義。乃涵育薰陶遊于德中而無斁耳。舊說謂水火金木四句。是今日已如此。卽益所謂無虞。戒之用休二句。是今日當如此。卽益所謂儆戒。看來禹陳皆當然之事。欲帝因其已然而知所保。防其未然而知所戒耳。六府不可一日不修。一日不修。則壞矣。可謂一無事乎。五個惟字。都着力。惟善政。纔是君德也。惟修之。那

尚書卷

虞大禹謨

廿八

水火金木土穀。纔利民也。惟和之。纔是正民德。利民用厚民生也。惟敘在民。乃見上有九者之功。惟歌之于口。乃見民實有九者之敘。敘則養民之功成。歌則養民之化洽。戒休勸今日當如此。所以保其養民之德。都要在上人身上看。只惟歌在民上說。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九者。皆用以養民。而為民所利賴。故合在人在物言九功。九者脩和。各得其理。灼有次第。故合惟修惟和言九敘。九者既敘。其功果致于民。民皆樂生興事。以謳吟德政。故又合九功九敘言九歌。九歌非歌九者之德也。乃政又民皆敏德。其天機欣暢。發為詩歌。故帶上言九九亦非數目也。九功

且就人物見成說九敘方可貼入脩和作工夫說不得以脩和爲功先侵敘意敘言九者亦以自一至九分屬條件有次序故也九功未敘則當圖其始九功既敘則當圖其終正是微戒之道脩和玩註或相制二語及爲之悖與云云明是有工夫微入成功處水火之相濟也金木之相錯也土穀之相成也不得以自消自息者聽之造化政在脩之使並對則相克互根則相生而養道有基矣實德之醞醞也財用之轉輸也生計之殷阜也不得以自增自減者聽之衆庶政在和之使身與心交濟形與神互適而養道咸備矣水火金木土相克之序不言相生之序而言相克

教四訖皆是也不利用則不特屬農商亦無以足食戀遷有無化居亦是禹所留意處厚生蔡傳訓制節謹度甚是蓋此時食已足但爲之節制則生厚矣和者事與理不相悖也天道修于上而後人事和于下修有二義有餘則要修削不足又當修補然此惟修卽是惟和因制爲助用補爲洩俾不致乖戾而各安其性分是和原從修出也但修乃分言卽物而徵人事和乃合論因人以究物情故六者是物修則在人三者是人和又在物五者皆有益于民而獨歸重于穀三者皆有關于民而獨歸重于厚生養民之本旨也合六與三謂之九功天者成而無所汨人者脩而無所乖九功其敘矣乎合修與和謂之九敘幸分願之各足詠土風以自勞九敘其歌矣乎九者既修且和故不曰九政而曰九功既曰功又曰敘者修和上之功也敘則自其在民者而言件件合理曰敘惟敘則遂生復性洽氣薰蒸不覺手舞足蹈而形諸歌如康衢耕鑿之歌樂其生非歌帝力也九敘皆可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左傳晉郤缺言于趙宣子引此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咏各述其功三事亦然自水火至惟歌只重惟歌自用休至九歌只重九歌歌出

于民之口。乃是樂其惟修惟和之功。歌入于民之耳。又是興起其常修常和之念。歌雖不忘艱難。然亦以慶成功也。勿爲喪涼感嘆。語自修和工夫。直做到惟敘惟歌地位。方是養道成就處。然安必成者之不壞。故又須戒董勸之也。戒董二字只在言辭號令上見。正與九歌相應。蓋至治之世。非夫用賞用刑之時也。戒者戒其失。董者董其成。勸于功敘者。美之宜也。今戒之用美。則固以儆惕爲獎勵。不惟旌其勤。而且先防其怠。故人。不以蒙褒氣盈。怠于功敘者。威之宜也。今董之用威。則固以督責爲懲戒。不惟儆其怠。而且重望其勤。故人。不以蒙譴自絕。此雖深于勸矣。更想尚書筆審虞大禹謨三十一

民心有自具之戒。董焉爲其悅豫。有休之意。繪其勤苦。有威之意者。惟即以其前日之九歌。出乎民心者。還以被之。律呂協以謳謠。播于閭里之間。供其游息之味。使其咨嗟不足。唱嘆有餘。安能思初。伏能惟始。感昔之勤勞。亦何能以自己也。故又以此勸之。觀周禮祈年飲豳雅以樂田畯。祭蜡飲豳頌以息老物。則虞之九歌亦樂教也。功成樂作。合同而化。所以神勸威之用。傳前日歌咏之言。前日之成功。前日字好。正思終惟始意。非獨取其感人易入也。若論盈虛消息常理。何有成而不壞。只爲一念稍間。萬世之精神歇絕矣。戒之董之勸之。無非俾一成勿壞。全是聖人一

點精神挽回。奪盈虛息之權。何等保治無窮。蔡傳以戒之二句爲激勵。勸之句爲勸相。而俾勿壞單承勸相來。蓋勸之一句。正承戒之二句說來。戒董屬上。休威屬民。兩用字與俾字對。戒用休董用威。如此其勸以九歌也。九敘惟歌至勸之以九歌。用歌字相應。故俾勿壞總承上戒董三句。而歸重九歌上。所以使修者常修。和者常和。正無怠無荒克艱惠迪實落處。未敘德以立政。則政又可知。民得其養。則敏德不待言。克艱惠迪無餘蘊矣。○禹曰於美哉益進無虞之戒也。帝當心念不忘哉。當念者何。以今日養民之治。不可使有壞耳。彼益言雖詳。非獨爲德計。正爲政計。尤爲民計耳。向言政乃又黎民敏德。知民所趨之德。即君所艱之德。德非徒善。惟有以善其政。而政何在。在養民不徒養生。且養性。不徒養之一時。且養萬世。彼金木水火土穀養民之具有此六者。惟因其自然而脩治之。五行相濟以適均。百穀時成以粒食焉。正德利用厚生養民之法有此三者。惟因其當然而調和之。正德者納之典禮。利用者懋之化居。厚生者授之節制焉。養民之政備矣。修之和之九歌。典焉寧必其功成而不壞哉。于是有戒論之法。用以美其勤于功敘者。有董正之法。用以威其怠于功敘者。然欲

民修和之心未必如民自修自和之心予民休戚之迹反生民以見休戚之迹惟即以民歌而勸之使民自思自咏何時情狀宛然在目雖欲懈弛不可得修常修和常和可使勿壞矣民之養莫養于此政之善莫善于此無虞之治可常保乎所謂儆戒之當念者蓋如此

五行以相克爲用也水火不可同處而能使合爲用烹飪藏洩水火相克之用也金火相守則流金曰從革聖人因從革之性鑄之而流制爲五兵田器諸物火金相克之用也木曰曲直聖人因曲直之性度以規矩方圓以成宮室器用非斧斤不克金木相克之用也斲木爲耜耨木爲耒一耨之伐廣尺深尺水土相克之用也隄防灌溉水土相克之用也

尚書章句

虞大禹謨

二十三

帝曰俞節時說專主歸功但重平成說看來帝以勿壞之治轉望于禹也意重永賴上禹之言方以萬世之治爲帝期敢以萬世之賴爲己功乎帝則推其功而美之曰養民之政所當保此言誠然也然萬世永賴豈予德果能善政政果能養民乎惟洪水害除地平矣天始成其生物之功如六府爲天地之藏其出無盡三事爲君臣之責其職當修至此寔能致治不獨一世賴之萬世永有所賴全由女八年四載之功以致之不然安能使九敘之敘九敘之歌

致無窮之治乎思其難而不可不相與以保之而俾其勿壞亦正有賴于女也○地平天成一串說原六府三事允

治之由地平二字尤重天覆地載無地便不成天世界既闕而六府何所滋生三事何所着力地平而後天成天成而後六府三事信得其治萬世永賴此舜以九功之敘歸功于禹之治水處但此處混說勿露出禹字至時乃功方屬禹身上振河海而不洩是地平光景天地以位言或以化育解天未亮總之一個治水成功便是允治答其修和之語允字對禹言汝曰六府惟修子曰允乎其修也汝曰三事惟和子曰允乎其和也天地消息此不可信此則信其必治而不亂允字是一片精神力量打鍊成一個治局故曰允治萬世永賴賴平成而享府事與天地相始終也

尚書章句

虞大禹謨

二十四

永賴只管府事賴只賴此允治者萬世永賴答其俾勿壞之語修和之績可見故曰允治勿壞之業方遠故曰萬世時字只指允治說乃功非功績乃功勞指其八年四載說看他出萬世二字大有意在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禹不自爲功而曰九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帝不爲九功曰時乃功帝將府事換出功敘盡摯還禹見若無禹則水火金木土穀物盡耗散正德利用厚生人盡廢弛亦何功何敘之有乎此所以六府三事不爲功

而十二師五長皆禹敎也此不止歸功處寔寓責重意謂
平成之功務期萬世是賴相與保之俾其勿壞時乃爲汝
之功也應轉命字君臣克艱卽此可見禹合言九功乃帝
就九者分爲六三變言府事而不言功此意甚可會傳會
經意故解九功亦僅言六與三更不說恁府事原屬帝語
留下換出功敎歸禹故也經生不令此言將府事功敎一
齊混說所以到時乃功處何從討得帝歸功意出

按唐孔氏正義曰釋語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
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水之
于地以及天也禹平水上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

尚書章句

虞大禹謨

二十五

天治物繁之于天故五行敎曰成

模止此已下事不相蒙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
怠總朕師

此十節記禹總師又一段前五節是帝命禹總師不聽禹
讓次五節又是帝申命總師禹因受命然帝命禹禹讓皋
陶帝不惟不聽反爲禪位之言何也蓋先攝後禪竟實行
之故舜于此非徒以總師命實命以位禹于此亦非止以
總師讓正讓位耳兩意皆在言表帝知禹讓位故遂將禪
位意究竟說出見禹不須讓也故十因辭皆總師惟汝諾

終命總師勉使不息實未嘗命諸元后也傳少分曉○此
命禹攝位之事朕宅帝位正吸到總朕師意人主一生只
是一個勤倦于勤非真倦也到耄期血氣衰惟恐其倦于
勤乃求攝真是勤而不息正履帝位而不疲處不息就作
勉禹說正以勤之一字授之矣師指民與下民不依民懷
相應曰朕師尚未釋位之辭不命禪命攝者承堯故事

按正義曰八十九十曰老百年曰期期曲禮文也如舜
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二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老耄
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願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
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

尚書章句

虞大禹謨

二十六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遇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
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
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
刑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
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實
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朕德二句一直說下罔克不能堪攝位命民不依承說俱
作已然看非以民不依作罔克也上命總師故此以民不

依民懷答，依是身依據之下，面懷却主心說，五文也。攝位
在得民，民心每歸于有德，朕以涼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
不若皋陶之種德，民懷爲可念也。過種民懷，就皋陶明刑上
說，刑至斬艾曰種德者，皋陶所掌者刑，所種者德，刑以啓
迪斯民之德，故曰種德。非生道殺民之謂，曰邁有力行意，
有超越意，正與上不忍應，他官有一愛民之念，便可直致
刑官，雖有愛民之心，却爲刑所隔，不能直致之民，故須勇
往力行，直超刑而上，之下傳本心無所壅遏，而得行于常
法之外，所謂過也。種如農夫種植之種，眾人之種德，近朝
種而暮獲，報亦狹矣。皋陶之種德也遠，栽培深厚，及其充
溢不已，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不曰依而
曰懷，見德不見刑，正德之透徹處。德乃降，帶下民懷看，却
主已然說。種德則與罔克者異，民懷則與不依者異，念哉
者，帝當念此種德，民懷而命之攝位也。念哉，念功，欲帝念
念茲，禹自念，念茲四句，悉帝意不決于皋陶，遂言已反覆
思之，皋陶卒不可易，以見其可念意。如云且子非欲帝念
之子，亦自念之，使念之在于此人，舍而他求，更有可念之
人名言在于此人，誠出于心，又更有可念之人，則未見此
人之不可易也。乃今念茲而特舉罔在茲人而舍茲而他
求，亦在茲人，念茲釋茲是名言于口，固在茲人矣，而誠發

于心，亦在茲人，念茲四句，各重下一句，去取止一皋陶心
口共一皋陶，釋茲則不着成心，允出則不啻口出形容，至
德感人，宛轉俱在，惟帝念省其功而命之總師也。禹自以
勤事之勞，不如皋陶德化之厚，欲讓攝位意，德及于民，便
是功德在民心之隱懷，功在朝廷之顯錄，總是一意，非上
念德，下念功也。但此句又須融會念茲四句意說，念功與
念哉一般看，但多一功字，上念哉且輕說，末句念字重發，
帝雖不聽禹讓，皋陶之功則真有可念者，故稱而美之，通
節以刑期無刑句爲主，此是刑官心法，邁種德正在此處，
民協于中，與臣庶罔于正，相應，中四句推其所以致此
之由也。刑期無刑句是承上期治，說出他用刑之本心中，
即五教是，民協于中，全是默喻其心術，特指協中，乃功指
明刑美意，蓋明刑自皋陶職掌，無刑是皋陶本心，從何見
得工夫專在明刑處用，然則明刑正以弼教，期治期于無
刑，至民協中，一如刑官期于無刑之本心，了故功仍在明
刑處見得，惟明刑所以弼教，便見期治而不尚刑，惟期于
子治，正是期于無刑，惟期于無刑而只要民協中，民安得
不協于中，一氣說，勿可截。○臣庶兼臣民，不宜單指民說，
惟茲臣庶一句提起，汝作士四句作推原說，語氣一直下，
不曰政而必曰正者，以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對中字看，君

之正真如繩墨然不敢毫髮干之者于乃干涉之干一行
未中不免煩上聲色作犯法說便粗或者猶萬一也此已
影下無字五刑即是五典之刑司徒敷之爲教士師明之
爲刑總在綱常倫理上着力出是刑即是教曰明則刑貴
知而不貴用不是輕重取舍不差直從民心禁則內疏蔽
豁障使其曉暢洞徹不致有無知誤入之事全以教爲主
而刑輔之故曰弼輕重取舍毫髮分明使知舍教便是因
圖是全把五刑弼這五教了纔曰弼教則知非常用之器
已含得下意治即下無刑是也期于予治着力在何處着
力在明刑弼教處明刑弼教是職事期于二句則原其明

尚書筆耨

虞大禹謨
卷三

二十九

刑弼教之心意之所在日期注謂期者先事取必皋陶參
透刑之精華看得此爲致治之道若執參者上期字期君
下期字自期二期字有實作用就心上看治即五教克從
于予二字不可倒于治二字不可拆不曰期于予治而曰
期于予治者舜之治民自有道即下無刑是無刑就是予
治言至于我之治也蓋從刑威中做到至治之聲即這種
意禹說皋德在民身上而帝說在自身上抑又深矣期至
于治猶虛期至無刑方爲期治之實此句又從期于治句
摹想出來相承說下聖人非欲用刑凡以弼教而已使民
趨教而刑爲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皋陶體此意而行之

使民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皋陶之刑蓋用刑而意在無
刑全要見得皋陶之美意如此法之所感者淺而心之所
感者深民信其心而不疑其法故翕然咸協于中道而刑
果無刑矣正是一點刑期無刑念頭與民相通若曰有所
畏而不敢爲則非所謂于治矣要知刑期無刑只在用刑
處見一味貪發無刑不得協中消息全從期無刑中虛領
出蓋無刑無字比設而不用者有別如萬物不知秋之我
殺天亦不知秋之可殺帝所期于士者欽恤明允皋所期
于帝者并恤允而無可用使民猶知懍懍則肅殺未忘陽
和未暢矣民受中以生協字恰與中合不但不違教雖教

尚書筆耨

虞大禹謨
卷三

三十

而有過不及者皆無也若只趨于中不可言協蓋上之令
易令已之中難令有心求合終有渣滓此適得本來矣對
下洽心說打轉臣庶罔于予正來與民懷應時字緊頂民
協于中百工以無曠爲功士以民不犯法官若虛設者始
爲功時乃功對念功說懋者功成後不替初心也便有不
命帝位意帝因禹之讓而美之曰皋陶惟茲臣民衆庶
相親相遜罔或一干犯我正者豈無自哉蓋由汝爲士師
以民心罔中敬敷猶有所未盡于是明于五刑輕重出入
制法悉當以輔五教之行其心無非期于我五教之治必
使斯民親遜教化大行而後已足今日明刑之迹若不免

于用刑而汝弼教之心實有期于刑措故民皆信其法而諒其喪去其偏邪協于中道刑果無所施而所期于治于無刑者果遂矣蓋種德民懷誠有若禹之所稱者茲汝明刑之功哉其勉終明刑之治

中之義二對偏言中對表亦言中故中有因世論者有因人論者論人如舜禹大聖自應以精一言中論世如時在周季異端蜂起賢智多過欲抹其過不得不以無過不及言中石唐虞之際敦龐渾噩百姓不識不知自皆默符皇降動合道心故但以安于五教言中此中正對表說不對偏說不須指無過不及

尚書華蔭

虞大禹謨

三十一

舜以民協中爲臯之功而臯首言帝德罔愆見中德在帝心也臨下二句混言罔愆之實罰弗入句寬簡之實此節臯陶俱本明刑說來歸重明刑上但將功賞形出其罰罪之當宥過二句從罰抽出乃無疑者與其二句從罪疑抽出乃可宥者可宥疑其有罪竟罪之名爲不辜有罪疑其可宥竟宥之名爲不經此兩句正形容帝心好生故下遂接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見帝德即是民心民方自好其生誰來于正此言帝一一當可分明畫出一個帝中見民之協全由帝德始以寬簡而終以好生是其語意之肯綮處帝德不言中而言罔愆以其存心慈用意厚每似過于

仁帝德皆天理人情恰當如此無一毫過則纔說帝德便罔愆了煩密急促非並生之道然一味簡便過了臨下有揔理意便宜簡簡不簡于心而簡于事也一味寬便過了御有駕馭之意自應寬蓋不寬于已而寬于衆也簡則舉刑賞功罪一歸經權之極而無事苛求寬則大小輕重悉入胞與之中無不保合罰惡短而賞善長意不在罰也苟有罰亦過必宥而故必刑焉宥無大而刑無小惟無所疑也苟有疑則罪惟輕而功惟重焉至宥無可宥疑無可疑即斷之法何病于仁推其心與其輕殺一人而不當其辜寧姑全之而甘蹈不經之失此生民心所同好此之刑賞之

尚書華蔭

虞大禹謨

三十二

間獨全此好生之德淪洽于民心民皆相忘于德化是用不犯于有司耳○罔愆句是冒臨御寬簡畧舉大體而言寬簡要狀無爲氣象指心體言居上而臨下其體自當簡下指臣施爲執要曰簡統御萬民之衆其道自當寬衆指民氣宇含弘曰寬兩句相對易置一字不得以下俱要根寬簡來說帝尚德不尚刑與上明刑相應都是寬簡處而總之曰好生之德帝德一無所過皆中也寬簡以下皆是中罰弗及嗣四句是刑賞之定者仁溢于常法之中罪疑四句是刑賞之疑者仁溢于常法之外然罰弗及嗣二句對罪疑二句兼刑賞宥過二句對與其二句則專言刑後

四句。又是因上四句而言。非謂舜于功罪不能使刑賞之必當。而但使疑者之蒙私。不能使罪人之必得。而但使不辜者之不見殺也。于人之功罪論定而無可疑也。罰弗及嗣。而賞則延于世。舜之心在賞不在罰也。然其所以爲罰者。又大過必宥小故必刑。則論心不論迹矣。其論未定而有可疑也。罪惟輕而功則惟重。舜之心惟欲其有功不欲其有罪也。然所以罪人者。又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繼父爲嗣。世則後胤皆在。世遠于嗣。嗣短而世長。過雖大亦從末減。曰無大非直赦也。故雖小亦依律。非直刑也。疑者功罪輕重無一定也。惟輕惟重非爲疑而設。聖人欲天下皆

尚書章句

虞大禹謨

三十三

出于罰而幸有疑之一路。只可輕不可重。聖人欲天下皆入于功而尚有疑之一路。只可重不可輕。曰罪疑功疑不曰疑罪疑功。要見聖心不疑也。他自帶出可輕可重。分數來。聖人便欣然與之不復計。其他不辜與無辜異。無辜者無是罪不辜罪不至死而殺之也。失出亦非常事。故曰不經。疑非法令所能決。與其二句就疑字推出用心之極。必如此而後爲中也。形容好生之德。非真有其事。好生之德與帝德罔德應。要知德非有二。自純粹無疵。言曰罔德。自涵育生成。言曰好生耳。天地以好生爲心。故含生之類皆欣欣有生意。皆天地之心。決洽于其中也。合刑罰賞宥而

蓋曰好生者。春生秋殺造化之心一也。聖人涵育發生。直與天地同德。或自逆于理。則夫輕重取舍。亦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其間。此蓋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今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爲精明之極。而舜以寬簡得之。不言賞當功。罰當罪。不殺無辜。不失有罪。而言賞延于世。罰弗及嗣。宥過刑故。以及有罪之疑者。寧屈法以伸恩。而總之曰好生之德。然則帝之所得者。仁而已。民心生生帝德好生。一團生氣。自相浸灌。如水浸透。則與之一。聖心與民心合而爲一也。天下之

尚書章句

虞大禹謨

三十四

人有愛慕而無畏懼。有感悅而無疑貳。故自不犯也。犯字極說得細。充類至盡。本心少有不妥。便是犯了。不犯正是洽心處。有司皋陶自謂皋陶遇種之德。即帝好生之德。在帝好生之德。即民所協之中。這種子生生不絕。無論舜與皋陶。無論下民。故天降民受君臣所和。皆是裏其象。刑敷教與明刑。賜教無非全民降受。令自好其生耳。乃知五刑之制。五教之賜。其教民以忠。教民以孝。教民以悌。以信。非

民性也。教民生也。世勗亦包嗣在內。傳世疎二字微差。只當云嗣親而世世親親也。

此卽要得申言重美之意治字從期于子治治字來四方四字重言不止一處也風動是從欲之形容傳多如字蓋風動于舜非風動于皋陶也要認明欲字提起子字貫至動字止乃字在下句纔見俾字有工夫明刑弼教是也但不可露出皋陶當輕輕說下如云子有典治之心而誰使予得至此子有願治之想而安得自遂其欲今能俾子如所願欲以治四方臣庶風動順從惟乃明刑弼教之心化人于無迹之休美也汝何反歸德于朕哉○俾民不犯法上不用刑舜之所欲也此究竟言之耳不犯法不用刑是何景象民協于中熙熙皞皞天下得而吾心得所爲欲也

于無善處此豈有形之法制所可致必須一段神化心法爲之潛迴默致于其間動卽至誠不動而變皆四方之天與自動非舜鼓之也何以俾之非徒功也惟是休也誰則俾之非朕之休惟乃休也休與功不同功指實績休是美意卽種德期無刑處與欲字應從風字上摸出惟乃口氣與時乃不同對帝德固愆有時字直惟字專重美皋陶全在惟字○帝重美皋陶說從欲說風動君民上下純是一團精氣感孚已見神化無爲然猶不過說已與四方而止若上歸功于禹說天地又說萬世極之平成永賴此固皋陶所深遜不如而帝亦無能終聽其讓者也以見不得不受意

帝曰來禹治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來禹節述其功德示以曆數所謂有大德者必受命也治水四段第一段第二段以禹之功德對說第三段以禹之

德以居功。合說第四段以已之重禹功德總說。語意一段深一段看。洪水爲災而使禹治之。乃是撥亂之大機括。故始敘洪水一段已見其賢矣。而又能克勤克儉。克勤克儉既賢矣。而又能不矜不伐。惟不矜不伐而其功能之實卒有不可掩者。故予以爲盛大而嘉美焉。克勤克儉。承成允成功來。常人功成之後必怠而不勤。侈而不儉。不勤不儉。即是滿假。而禹惟有如此大功而不滿假。滿假串重滿字。假生于滿。不滿便不假了。爭能爭功兩段又承不自滿假。亦益不矜不伐。即不滿假之異名。非另一項玩兩惟字。尤見能是才之見于外者。勿作德者。無能不足以成功。無功

尚書叢書

卷三 虞大禹謨

三十七

亦不足以見能。故並言之。矜者執持。能未顯于天下。故但執持。伐者夸大。功已見于天下。故便夸大。總之一自滿之心也。不矜不伐。正是德。非能。功是德。惟汝汝惟。登連覆說。正見其德盛功大。見元后且終陟。此總師不當辭。○洪水舜敷治時事。不諉氣數。引爲微子以相道自責也。成允成功是兩層。雖無輕重而有先後。實落在功字上。不可平看。禹所奏之言。特奏其水勢之脈絡。施功之次第。而卒能如其言做去。隨刊決排一一可還質。此爲成允天下事一着不到。全局皆廢。直至萬世永賴。然後八年勞勩始得就緒。不至枉費前功。故曰成功。行如其言曰成允。究行之始也。

事就其績曰成功。究行之終也。一洪水而有成允成功之分。蓋唐虞任官之法。敷納在先。明試在後。故耳。注釋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似相混。蓋有功處即踐言踐言即有功。須看方奏言時。予信汝之言。今能踐其言。則成信矣。及試功之際。予賴汝之功。今能成其事。則成功矣。有是言做是事。謂成允。有是事奏是功。謂成功。他胥中見得天下事透。把得天下事定。若探囊取券。是真有大挾持。故曰惟汝賢。惟字切不可。以卑陶來相形。成允成功重在功上。克勤克儉一段重在德上。勤儉德也。不自滿假者不自足其德也。克勤克儉。指治水成功之後言。八年三過。禹

尚書叢書

卷三 虞大禹謨

三十八

定出勤不出息。但懷襄初勤嘗迫我。及允治後。即我求勤。則就勤中亦自有難克者。乃其不息精神皆根實德。似從不解有休暇一端。故曰克勤。惡衣菲食。禹定出儉不出奢。但艱食時。儉從我生。及修和後。我爲儉制。則就儉中便自有難克者。乃澹泊一念。根性生若全不解有豐穰一端。故曰克儉。克即克明俊德之克。聖人之天能也。不自滿假是勤儉極致處。緊帶克勤克儉不落一層語意。與恭儉惟德相似。滿假處即息侈處。傳言勤儉不言滿假者。蓋不自滿假是勤儉中事。故不舉。非謂能勤儉即是不滿假也。滿假非外來由中出。故曰自功成不有。視盈若虛。無一息一念。

為暫逸暫修。此禹之所以克艱厭臣也。人心一盈滿自足。則寬假自恕矣。此二字緊相連。兩個惟汝賢。不是平說。以功為主。有功而又有德以居之。亦惟汝之賢也。然惟德以居功。而益見汝之功。蓋有功而矜伐。則功亦不足取。即驕吝餘不足觀。意蓋能者忌之。毋汝惟不矜。天下所以共圖于能之中。而莫與汝爭能。功者忌之。毋汝惟不伐。天下所以共圖頂成允成功。看來注原不分功德。首惟汝賢。主功說。次惟汝賢。主德說。汝惟四句。是將德與功。開闢言之。不矜伐。即上不自滿。假一段。莫與汝爭能。爭功。即上成允成功一段。

尚書章句

虞大禹謨
卷三

三十九

前只說功。此添個能字。有才能而後可立功也。能即押入功裏。不矜不伐。緊根勤儉不滿假來。正起下文德字。矜伐者。滿假之枝葉。纔立已便有對。對則必爭。不矜不伐。無已也。無已則無對。無對則無爭。蓋凡物據以為己有。則人亦將據之。故有爭。我不以為有。而無所據。則無迹之可尋。人又何能與之爭乎。能在已。故言矜。謂持之以自高。功及人。故言伐。謂夸之以示人。矜伐便是已心之爭。非禹當日功能天下果或思爭也。今惟消盡已心。矜伐便消盡天下爭心。而功能益為無兩。而莫與汝爭。要重人心服禹功高天下上說。天下字亦莫輕過。二惟字輕看若重看。則人之所

以服之者。不在于功德之盛。而反在于不矜不伐矣。于懋二句。是功德重于君。深一步看。謂禹有如此功德。而予不敢以一善目之。又深嘉而樂與之也。于懋句。又頂天下莫爭來。天下共懋共嘉。故予亦懋嘉之。非一人之私也。懋字嘉字都活。舊以德貼克勤克儉。不矜能說。不謂貼成允成功。不伐功說。看來德字亦與功串。予懋大汝之德。故嘉樂汝。丕大之績。善若其能與功。即是德。其能與功之莫京。即所謂丕績。汝德只成就一個績。予之嘉績全在懋德處也。懋嘉二字着力。舜以禹之德。令天之道。曰懋者。首出庶物。建天地而不忤。而知天之益謙矣。禹之功。成天之道。曰嘉

尚書章句

虞大禹謨
卷三

四十

者治成。永賴。贊化育同流。而知天之佑順矣。故曰天之曆數在爾躬。以功德推之耳。終陟言到底是汝當升。此大君之位。況今日攝位可辭乎。此節語意有釋茲允茲意。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詰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孔無識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眾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固上命禹終陟。故此下三節并告陟后之道。人心二節總提。精一執中。一項工夫。精一如孔之克復。勿聽勿庸。如孔之四勿。不可分上告心法。下告治法說。承曆數者。注于允

執厥中。帝堯嘗以論朕矣。但思中原于一。一藏于心而心非一心。人心三句。不過發明執厥中之由。惟危惟微。泛說心之動機。見中之難執處。惟精惟一。正說存心工夫。允執無工夫。通宇宙徹終身總一人心用事。無論私從他立根。公亦是他運用。洪荒既闢。機械漸多。不分別出這點與人作主張。將人類滅而天地亦毀矣。人心道心言其幾耳。出而運天下。儘有許多靈變。惟精惟一者。所以極參互之神。得人心之正。而盡道心之變也。中者。心之體。從心不踰。若有依據。故曰執允者。了了無疑。而真信出矣。蓋工夫到後。心形化而心神合。千念百慮。總是一路。反之受衷初本。尚書叢書 虞大禹謨 卷三 四十二

就兼擇守省察得到。即是克治得嚴。無兩項工夫。金百煉而始精。精之爲言妙也。精處便一。非精了又一。從惟精做到惟一。直下執中。就用上說。執者把柄在我。決定不差之謂。允者未一以前。所任者心。危微既不自決。卽執亦執不住。既一以後。則所任者中。而信爲我有也。故緊頂曰允執厥中耳。人心危。道心微。是打開說。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人心道心非截然二物。孟子謂性也有命。是就人心拈出道心也。謂命也有性。是就道心攝入人心也。人心與人欲不同。謂之危者。欲隨未隨之間。若無道心御之。便將入于邪惡。不止危而曰惟微。不是無聲無臭之謂。只緣形氣所蔽。隔了一層。所以微有認微爲希夷玄耿。却是禪家話了。時說云精就人心下擇出道心。一是所守。只一道心。是制人心而存道心矣。夫人豈有二心乎。無二心而有二幾耳。察危微之幾。非察人心道心也。察亦不盡精之義。精卽易純粹精也。之精到得。一時無精可說。二處抵緣不精。能精始可協一。必從源頭上洗滌一番。使本念不容一毫夾雜。時時見前。欲念自然不染不上。如果日常空而颺颺潛消。所謂惟精也。精有瑩潔之意。一字最難體認。動靜不合非一也。攝散不合非一也。種種境界凡有不容非一也。蓋本來一念若太虛然。豈有成壞。豈有增減。

欲動情勝始失其初耳。今既精瑩。任其應物。頭頭皆合。不見有一毫欣慕處。更有何物可攝。不見有一毫差別處。更有何物可散。當動時以吾之本虛者應之。故入動而不攔。當靜時以吾之常虛者主之。故居靜而不寂。蓋動靜在境。而吾心常一也。拿得一定。順逆生死無有不一。卽此便是執中。不得率合自無參差。故曰允執。一卽中。惟一卽允執。但中屬未發。允執厥中。則發而如其未發也。入塵而不染。處欲而常淨。故曰危者安。無形而萬象昭然。無見而一切明顯。故曰微者著。識情未發之時。無有分別。無有界限。一息也。如此萬年也。如此。這便是真一。這便是真中。危微是心之本體。中之根。危是安不得的。微是著不得的。謂之中。適得其本體。理欲無岐途。而分化之根。元自梳若安之著。之是寂滅助長之學。豈得爲中乎。二惟字與允字相呼應。蓋人心道心差不得些子。故言惟危。言惟微。然危微亦不能獨立。危是對道心而危。微是對人心而微。道心非形。氣夾雜則道心一切明了。全體透露。何至惟微。人心若非理義照勘。則任情縱意。儘自快活。亦不見其危矣。惟此二者原無自體。在有非有。在無非無。故言惟精惟一卽中。中無可執。蓋不待執而自無。不執與時中相似。與孟子執中無權執字反看。執之云者。信實明虛。卽無求有。故不徒云

執且云允也。允從惟出。然上下四惟亦別。上二惟是惟獨之惟。標與認識。下二惟是惟要之惟。全杜工夫。帝王相傳只一中字。至子思始有明訓。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曰未發。則明以主。張乎發。而非空虛無物者。此語最確。後人以無過不及言中。此未識中字。有來無過不及。乃就發用處說。故注以動靜云爲貼之。祇可解執中執字。過者過乎中。不及者不及乎中。無過不及。所謂執其中而不可卽以無過不及爲中字之解也。中蓋渾然在中之義。乃天命之體。卽道心是也。此道心自能直截透露。便不須用精一功夫。但理微諸氣。仁義禮智天道原卽在耳目口體之中。不雜于人心之謂精。不二于人心之謂一。千古所重。只求知一事一字對精不過。不一不可言精。王陽明曰。惟一是惟精。至意惟精是惟一功夫。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惟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小註看允字畧輕廢了。此句雖就見成說。然允者實也。實能執其中也。須知中卽下可欲之善。精一卽下敬修之功。此節宜根允執來。中曰允執。而猶聽無稽之言。庸弗詢之。謀道就是不允了。勿聽勿庸。方成個允執。厥中須攝入允字。人心危道心微處。正須精一工夫。精一之心。融鑄古今。貫通人我。無稽弗詢。當前便決。更無狐疑。直勿聽勿庸而

已治法雖多不外聽言處事二件大舜一生只是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故以此繼執中之後凡言語自古先聖賢傳來的自然中理不可移易稽古正稽此中德也若無稽而駕空說出定將淆亂國是所以不可聽自吾心以至衆人人有此至理凡謀議從容訪得來的自然合宜可見施行詢于衆正詢此中德也若弗詢而獨任已見定將拂逆人情所以不可庸言屬人謀屬已弗詢者謀及乃心而未嘗謀及卿士庶人也若以謀爲人謀則不可謂弗詢矣聽謂誤聽庸謂日用言必有事謀必有言以言屬無稽者見空言且不可聽况實事乎以事屬弗詢者見謀成且不庸况徒言乎交互見意陳氏曰勿聽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失之也

尚書筆禡

卷三

四十六

何以突然說出可愛非君可畏非民此著善敗可懼之機以深悚其執中愛曰可愛畏曰可畏正有味乃君自有可愛者在便是謁如的中脉民自有可畏者在便是禦如的中體戴者戴道不戴人守者心守非形守欽慎敬一進下歸重敬修句蓋民不得君安往不爲民君不得民更何恃爲君故這君位可有實難有難有者惟難有于不慎可有者或可有于慎乃其慎位非徒悚而持之于位全是嚴而懼之于心彼心體當危微初創時或聽庸交沓時隨處覺

有個興趣油然而最爲暢洽者這便是可願修可願便其成可愛渾無可畏了欽慎敬三言連舉皆知其可畏而畏之也正見精一之功專欲禹聽惟口二句亦宜重發出好與戎亦是危微二字影子朕言不再亦是精一二字影子惟口惟字要看見僅一敬口而理與亂遂分馳莫挽便有不測危機便絕可凜况心體所關那得不敬出好又應可願與戎又應永終曰願曰好皆愛字意朕言通指三節不再已盡而無他說也○可愛二句泛說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可愛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可畏衆非二句正見其可愛可畏非相須意首二句下君民二字下文換

尚書筆禡

卷三

四十七

了元后字衆字大有意衆則渙渙則無統若非建中之元后將何所戴仰須是有元后纔能使衆共戴此見君之可愛也后則一人獨立于上非得億兆之衆共以爲好君而戴之便無有與之共守邦國者衆不與后守邦后亦不成其爲后矣此見衆人可畏也曰戴明有統也無統乃亂愛君者所以自愛也曰守明有衛也撤衛則亡畏民者亦以自畏也抑揚重君邊有位兼戴守二意欽慎敬一意欽哉承上起下之詞慎乃有位即欽哉之實敬修可願又慎乃有位之實欽統言兢業爲君難之心慎則朽索六馬之思矣敬則拘慄瑟惻不戒而嚴又不止慎有位與在位不同

在位慎于陟后之日。有位慎于未陟之前。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壘。將在有位者而可無慎乎。然非徒為慎焉。獨也。天下之所責于我者。大正在意脉之間。統系之所授于我者。微更在勞形之外。須是敬修其可願。可願不外乎中。然不作中字看。湛然虛寂之內。忽有一物焉。若忻若羨。遙引吾意焉。而尚未與之親。此正人道之開。危微之界。不修則形氣乘而夾襍。不敬修則懈弛乘而汨亂。而冷淡之天倪。且旁溢矣。此不可不敬修其可願也。敬修者不得氣力。適得恂慄之本體。便覺快暢。是恭默體認。真機獨現。求能謙其真心之謂。修可願如何。便謂慎位。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尚書筆蔭

廣太禹謨
卷三

四十八

盡吾之願。即愜天下同然之願。在已為可願。在民為可愛。可愛之成。有位之慎也。不修其可願而徒恃其可愛。使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而民失所願。四海困窮。不免將安戴。而誰為守哉。此天祿之永終。所以為太可畏也。曰敬修可願。便有四海康寧。天祿永享之理。曰四海困窮。便有肆民上不執敬修之意。亦互見也。欽哉三句。應可愛非君。說四海二句。應可畏非民。說故蔡傳增個民字。見四海之民困窮。而君之祿一絕。而不復續矣。到這時節。君不見其可愛。而民愈見其可畏也。惟口出好典戎。泛論人言所係之重。人之交。嘉合則為好。彙爭則為戎。故以相對而言。

出好者口。典戎者口。重典戎上。見不可多口。言蔡諸口。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和。好生焉。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兵戎起焉。口為榮辱之樞機。好戎尤其大者。好猶胡越一家。戎猶舟車敵國。天下反覆之速者。莫大于戎。好故以為謹言之戒。以起下句。見已命攝之言。斷斷不易。豈可朝更而夕改也。朕言不再。是斬截語。杜再辭也。言之所聞如此。朕言之所以不再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策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尚書筆蔭

廣太禹謨
卷三

四十九

率百官若帝之初

此禹非欲辭位而請卜也。只為天位至重。未必天與耳。帝以人心決天意之必從。凡天意未可知。方卜。今雖未卜。而吾志已先定。詢謀已足。僉同則鬼神其將依乎。龜策其口協從乎。這個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若卜則重矣。故曰卜不習吉。非舜已曾卜而今不必卜也。德宜于位之謂諧。曰惟者。非他人所能與也。此說依朱子作未卜看。時說舊依蔡傳。如云。舜言人事已盡。故禹復以天命辭之。曆數在天。紹天明故請枚卜。前禹專讓皋陶。此則連已亦在卜矣。掌占卜之官。有一定之法。凡事之疑者。惟先斷

其志之所向以定其可否然後命之龜以定其從違今攝位之事朕志先定于汝固已合官占之蔽志而况詢之眾謀亦同以汝爲當則又盡之乎人謀矣由是質諸鬼神于何見其依順朕志則見龜之從固是合官占之命于元龜而况筮之協從則又盡之乎神謀矣又何用更卜乎况卜法不待習吉蔽志是人謀命元龜是神謀惟先比命二句是槩論官占之定法朕志先定詢謀命同與惟先蔽志應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與比命于元龜應朕志先定者慈乃德嘉乃丕績真知汝之可以攝位所謂汝則從也詢謀僉同者莫與爭能莫與爭功皆言汝之可以攝位所謂卿士尚書輩

虞大禹謨

卷三

從也鬼神其依在龜筮從上見當一氣說所謂龜從也人謀鬼謀皆欲其合而必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已心爲主故下兼眾謀而上言朕志下文曰同日依曰從皆因定字言定者定以禹攝位也卜不重吉傳意指禹身上謂一次吉足矣據鬼神其依二句則舜之命禹已得之卜吉者禹豈不知而復有枚卜之說但舜只據志之所向而卜禹一人其餘不卜故禹言枚而舜以官占之法曉之而以卜不習吉折之天意在禹則枚卜之亦必是禹斷無再卜一人而重吉者故云不習吉非謂卜禹再吉爲重吉卜不習吉又以占卜之法言與惟吉之從應固辭非單以

已辭是力求枚卜毋者止其辭見盛德大功屢數已有所屬執中慎位惟汝可勝其任意故帝但申總師之命不及元后之事

按本韓曰枚枚有條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者人人而卜之也功字包德字在內從從卜也官占即掌卜者或作官家之占亦是古人以昆爲兄兄爲父後故訓昆爲後○正義曰說文云母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母猶今人言莫是言母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尚書輩

虞大禹謨

卷三

必以正月朔日重元也不必引祭法爲證堯廟曰神宗者宗堯也受命于神宗告攝也若帝之初是攝位之行事而曰率百官則攝位之體統亦宜帶見攝其事而未陟其位舜于堯然禹于舜亦然故曰若帝之初蓋謂居攝之體非謂夫受終之禮也受命與受終不同終則堯無所預受命但受攝位之命舜未必盡終其事也如征苗猶命自舜蒼梧之狩舜自行之可見率百官只是總臨群臣意則總師可知若帝之初亦只規模大槩相若不以觀象事神觀臣等事填入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

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
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共克有勲○三句苗民逆
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
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
慝祗載見替腴夔夔齊慄替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
七旬有苗格

帝攝位紀巡狩禹攝位紀征伐皆帝王馭天下之大政也
惟時二字要看見薄海內外各迪有功弗率惟有苗正見
徂征不容已衆指諸侯師克在和故稱濟濟以種類言則

尚書華篇

廣大禹謨

五十二

曰三苗指其君長言則曰有苗皆迷二字從上盡字來乃
爲惡之源惟昏迷故不恭下侮慢四句皆不恭之實以侮
慢句分爲待物反道句分爲行政君子二句分爲用人三
項皆作其惡之流說至于民怨天怒摠承見是昏迷暴慢
所致正是苗罪可伐處奉辭奉帝弗率徂征之辭心不一
則互相疑貳力不一則互相退縮故動之爾尚一乃心力
心一則力一也一心如泰誓之同心同德一力如步伐止
齊尚桓桓之類其克有勲預期之詞有勲不必勦除借觀
兵以耀德正其罪而使之順命便是
征苗苗逆班師苗格此中自有天德造化存神處非真舜

禹德有未至與志或自滿反已也益贊而誕敷云云聖賢
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反已之外別無天道益贊禹拜帝
敷苗格分明畫出一個謙受益時乃天道○禹之徂征不
在勦滅奉帝辭以臨之但徵其悔悟耳故必有文告以先
之此云逆命不必發兵拒守只逆文告之命心中未盡感
格便是雖見苗之頑亦見禹不極兵力意通節不必入偃
武字苗伐非稱兵原是希德不待偃武而修德也乃益于

此遂轉一機括尋向根脉上乃是透頂兵機益贊禹之意
只惟德動天二句滿招損三句緊承上天字說來天道原
是如此此所以帝事替腴只用一誠感格蓋至誠感神共

尚書華篇

廣大禹謨

五十三

理有必然無疑者况于有苗乎此只是一意說不可分爲
天道人道神道三段惟德德字包下謙字誠字自其心之
不自滿曰謙自其謙謙之心與誠感孚曰誠總之一德也
動天動字是我去動他未可便說天眷德二句只一意不
可開了無遠弗届只找足動天意須云世間只有一個德
連天都動了無有個遠處不到的語意甚活潑含蓄非直
指天爲遠而謂其德可動之也不可因惟字遂以威武有
屬有不屈相形天人合一謂之遠者借言形體之天也滿
招損三句緊承上文天字見天所以能動者緣他滿則損
謙則益天道原是如此所以謙之德能動之滿之不德則

不能動之惟德可以動天以此既言其事復言其驗故舉帝事替禮之事以明之舊說云滿招損十字為一句損字益字處各為一讀招損受益若把陰陽消長發洩蓋了天道便難說宜渾淪天道兼理數言天道之下方補出人事來不可將人事與天混說滿招損謙益只泛論其理時乃天道方著天上說消息盈虛之常也如云進而得大既生之數者謂之滿凡物不可以終滿滿者無地可受當其時惟有退耳故招取其損退而得夫未生之數者謂之謙凡物未見其終謙謙者有地可加當其時惟有進耳故承受其益若是者盈虛相禪天之所以妙其機消息相成天之所以宰其化固命之流行而不已亦理之一定而不可易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江海處下衆流歸之滿招損謙益不但日月陰陽凡人事必然即是天道固然也看來滿招損謙益應就人事說不必兼氣運在內玩時乃二字可見言人事之滿招損謙益時乃盈虛消息之天道也招字受字要緊滿招損謙受益與盈虛循環之說不同須知若滿必損則虛虞不必戒若謙必益則式微不必修顧招之受之何如耳滿者自視無可益其勢有息無動非必消鍊而中之若盈即拍機也謙者自視惟恐損其勢有動無息非必恢張而中之若谷即益機也損為謙之地然招而損者則不能謙

尚書筆菴

廣大禹謨
卷三

五十四

益為滿之地然受而益者必不復滿蓋栽培傾覆天特因材而已雖有盈虛之機不能強物而損益之所以調和兩間網緼萬彙只此道也天道就在上兩句不必攪入氣化緊接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天于父母見聖人事親如事天也罪者顯失負負之于躬愚者隱過引引之于心父之頑母之愚舜一肩挑却只是自負罪自引惡實見子職有難盡處故負之而不敢釋引之而不敢辭供子職必有事故曰低載憂勞憂勞見時之容變行一足似舜見父步履踉蹌之狀敬之至也齊慄在容上看父頑頑字非臣子宜言切勿露至于替亦允若所謂謙受益也重告德

尚書筆菴

廣大禹謨
卷三

五十五

天之道而伐苗之事不可不順天道以修其至者矣。論及此，殆無一毫是已。非苗之念，禹固不自滿假者。忽聞斯言，有動于中，不以軍旅而忘大讓之容。古今拜言如此，昌言猶云大言也。言及天道，大執如之。遂班師振旅而歸，以致命于帝。出曰：師者衆也，入曰：旅旅者客也。以次而散，回班整肅而入曰：振班師振旅，雖一般，但師是諸侯會合之師，卽在苗地班還之旅，是大禹隨行也。旅則振之于京，因益贊而班師置苗之罪，若曰：是吾德之未至也。益思所闕，借三苗之逆機，虛搭一損象，就昌言之贊助，磨開一益端。史臣原其不自滿之心，以想其無弗屆之體，而曰：誕敷文德。文對武言，誕敷者如天之蕩蕩，有時雷雨交作，百物震沸，及雨止雲罷而益見其清明。聖人之至誠，遇行不得自反，誠切真見有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處，故謂之誕敷。心亦盡事亦盡也。誕敷文德，無可形容，故以千羽舞七旬格約略光景爲其大意。舞與格卽作誕敷之象。念從苗觸旋與苗忘，惟與苗忘而苗自有難忘。鳥獸舞正可想斯時氣象。古時文武一道，干戈兵器也用之于戰陣，則爲武用之于舞蹈，則爲文。武舞執于文，舞執羽，執于者舞于賓階，執羽者舞于阼階，乃文德中事，但不可作敷文德之實舞于羽一句。上與文德無交涉，下與苗格無干惹。舞于羽

是虞廷常儀，却非日日舞也。適然此日舞，適然此日有苗格。故史臣順事而記之，有苗格是誕敷文德所致，却不可說囿于羽之舞而格。班師七十日，并圖程在內，誕敷得幾時。苗民何處見德？君臣一心，數禹班師之日，卽當爲帝敷德之日。苗已隨踵而至也。上三句言其久，此七句言其速，格不必來王，認罪而聽處分，便是格分比是也。舜命禹非黷武，益贊禹非玩危，一張一弛，各自當機耳。按正義曰：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公也。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是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正義曰：禹以益言爲當，拜受而已。卽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刳帥師侵齊，候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陳氏樂書曰：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節也，所以爲綴列則節也，所以爲行正之以辨其序。巡之以肅其慢，則治民勞者節，遠而俗寡其德，殺故也。治民返者節，短而俗多其德。

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天子之子諸侯生則
旌以舞沒則表以謚觀舞之行綴足以知臨民之德聞
謚之異同足以知爲治之行然則爲諸侯者孰不敬德
崇行以法天下後世爲哉今之舞者不列于庭而列于
堂下其退文進武不復有出入之序非古人所謂八佾
舞于庭序出入舞者之意也至于進退疾徐之際又不
復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拊會之節非古人所謂文以
揖遜武以擊刺之意也○陳氏樂書曰執于揚而舞之
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帳舞也折衆鳥羽爲之羽舞也
以鳳之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爲之旄舞也司
農曰社稷以帳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
于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于
早曠以皇然古之于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
有事于太廟萬舍菴則宗廟用于與羽矣若夫散而用
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于社稷以帳四方以羽早曠
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祇則社
稷不特帳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岳舞也
于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于帳舞之類言其器不
言其章互備也書言舞于羽于兩階樂記皆音而樂之
及于咸羽旄謂之樂郊特性明堂位祭統皆言朱于玉

咸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儼
侯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后文
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于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
征伐其舞先武後文者以有武功爲大故也○呂東萊
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于舞武舞之別名也籥舞
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
萬舞爲于舞蓋公羊傳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
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于二舞之中去其有聲
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
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簡兮與商
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于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
官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
二舞總名明矣○按正義以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
大武爲大舞以帳舞羽舞皇舞旄舞于舞人舞爲小舞
然以愚觀之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帳若羽若皇若旄
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
六代之舞非于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蓋六代之
舞其名雖異而所用之具則同然必謂之帳舞羽舞云
者以其或施之社稷或施之山川早曠之屬其用各有
不同耳舞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故謂之帳舞羽

舞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故謂之雲門大
咸譬之爲學帳羽皇施于人則誦詩讀書是也雲門至
大武則作文是也而誦詩讀書固所以作文也樂書互
相備之說得之○羽毛干戚綴兆疾徐則皆樂舞之儀
文焉而佾乃樂舞之行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
二此亦自其行列言之而每佾八人其可得而增減之
哉何也聲容一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而舞卽所以節
八音也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殺降以兩減
其兩列耳非兩列又減二人也如天子六十四人諸侯
三十六人固云備矣若大夫八人已不足以備鐘鼓管
絃之司而士止四人奚可哉觀春秋書伯納晉悼公女
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亦可證也噫周以樂舞教國
子至漢于宗廟之祀猶用二十石及五大夫之適子五
尺以上者爲舞人而卑者之子不得與尚有周人用國
子之意也○正義曰釋言云于扞也孫炎曰于扞自蔽
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于爲楯名故于爲楯釋言又云
繡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朱子
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
筭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筭故于羽皆舞者皆執修闢文
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于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

也經云舞于羽卽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
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予敘故敘爲文也○
丁奉曰至信之所以威豚魚者若以舜夔作樂百獸率
舞等事推之則固驗其然矣但易之取象多非其實而
且屢有象及豚魚者夫豚卽豕也如所謂豕豕豕豕豕
魚包有魚是已則豚魚寧獨非此例耶說豚蹠魚冥當
爲下愚蹠冥之象若舜之化傲弟禹之格有苗皆信及
豚魚之義也

尚書叢書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者
古濶張孫振鑒定

皋陶謨

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首二節皋陶勸帝迪德允迪厥德四字括盡一篇之意通篇只發明此四字故末歸之底行篇內德字凡數見所謂九德三德六德有德卽此德字惟已能迪德故能知德而官之章之下文哲與惠是德之用處五典五禮正是德中條件天爲本原敬字乃形容其本體也迪德功用惟在盡

尚書叢書

卷四

用天下有德之人而化天下之民咸歸于德寅恭和衷是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卽上命受敷施能官人事而乃列于安民之中明知人安民非是二事知安詳盡處見天人通合之故人君只一身而貫通遠邇正陳謨迪德根宗末節禹臯相與讚其謨以勸帝之辭謨曰臯陶歸重在臯陶上○此篇迪德爲綱知人安民爲目而慎修思永正迪德之工夫知人安民之本也但安民從知人出而知人又從修身出然知人安民陶初開說惟大禹命允迪之旨在知人以安民故發揮能哲而惠一段所以陶接禹論亦發揮知人獨詳天叙一節詳明天工人代至天聰明節方出兩

民字結局安民蓋知人而官人無非欲以安民否則俊父在官所官何事百工撫辰亦所擬何績固知知人包盡安民不待典禮命討而後爲民安也註先分後合原重知人正應篇首迪德明謨兩言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尚書叢書

虞皋陶謨

二

而此無之或以臯不君天下故于禹有別然臯陶可稽者謨謨卽德也故不加贊辭曰若考古臯陶以謨贊舜者也允迪二句臯陶陳謨之綱領欲舜務修德之實以爲受言之地欲舜聽已之謨也篇末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始終之辭臯以慎修致勵翼以闡發允迪明謨則明謨斷宜照傳指臣說大禹發問原只問如何允迪而可致明謨臯陶作答亦只答如此允迪乃可致明謨故慎修惇叙庶明勵翼皆是一意語無旁溢至邇可遠在茲方出答問之外爲下文未盡之指但因禹拜故陶未及言否則臯陶豈已一氣吐出○德卽下知人安民之德允迪非有工夫就見成者

說允字最重。根上允。執厥中允字來。允迪已合得慎修思。永意聖賢操行必稱實踐。惟實則踐德本不顯。故須允迪。有精神無踐履不謂迪。有踐履無精神不謂允。迪即百行斧藻而精。一處仍有危微。迪之顯而隱如是。迪之初而終如是。迪之鉅而細無不該如是。故曰允迪。諷明弼諧根上迪。德說與主聖則臣直相似。君能允迪其德。則納諫有地矣。吾知臣皆諒其君之樂于聞善。有知必言。有言必盡。無有隱匿而不明。又諒其君之樂乎聞過。以柔濟剛。以可濟否。無有乖忤而不諧。臣陳善曰謨。臣規失曰弼。臣之謨不過揭主德之精微于緒論。而君有弼亦不過坊主德之偶失。順用之則為謨。逆用之則為弼。直將之則為謨。曲將之則為弼。雖弼諧從謨。明生來。然兩開不串。不重臣之明。而重君有以使之命者。然其君迪德而臣明諧也。如何是問迪德之義。何如都乃美禹之問。若說美迪德明諧之義。則謬都以下。阜陶推廣以答大禹者。慎修以下。乃謨之綱目。修身綱也。知人安民目也。慎厥四句相貫而下。慎字只管身修。不管思。永不曰修身而曰身修。原指舜之已然言。工夫全在慎字上着力。人當修身。精神不患不勵。到身修則意久易渝。故須嚴于德之至善。一念惺惺。自覺委形有盡。元神不磨。舉吾身之浮氣所為躁而不恒者。俱已消于水。

淵之內。是一念通徹于身修之後。此念更無盡。故曰思永。思非着想。乃戒懼之真體。思永正慎修心事。與慎乃儉德。惟懷圖一般。未有不思永而可言慎修者。無兩層。身修思永者。無他。修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其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其終至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博厚高明足以配天地而覆載成物。慎其身修。則知其分內如此。思安得而不永哉。亦只此慎修一念徹終始耳。所以後而曰兢業曰敬哉。都是思永。其實只一慎修也。惇叙三句。總在修身中。勿以效言親身之枝。賢身之輔。遠邇身之精所貫。惇叙勵翼可遠都着。君身上說。是修身工夫做到徹底處。所謂允迪厥德者也。不曰九族惇叙而曰惇叙九族。主情誼之自不可紊者言。只厚其恩愛而不失其親疎之序是。惇主愛。叙指文。惇便有叙不叙不成。惇而吾身修有以惇叙之。庶明非以萬邦黎獻在野之賢為明。是亮功亮采之人。以其嘗明庶以功。故號曰庶明。原無俟激而奮者。然為迪德精神鼓動。覺有默然自砥之妙。奮勉翼戴不但無不矢之謨。無不效之弼了。惇叙九族身修之也。正應上。身修以允迪。庶明勵翼身勵翼之也。正應上。明諧由允迪意。慎修以下。謂推廣云者。其實迪德不外乎修身。思永而庶明勵翼。即謨明弼諧之謂。持于

允德下補出齊家而明諧國治下補出邇可遠以終人君合天下以成其身之責故謂之推廣不可將庶明勵翼與謨明弼諧作兩樣看而過文用人君允迪厥德豈特明謨弼諧已哉此企失之矣須云迪德非他修一身而已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至身境繕修已無滲漏而此慎不替此思與之俱無窮可謂允迪厥德矣于以惇叙九族篤厚恩愛而不失其親疎之倫勸親親在茲也能使羣哲勉輔鼓舞奮揚而共佐夫太平之治勸賢在茲也然豈特可邇哉邇之可遠者亦在茲修身而已邇可遠以理言雖云邇指九族庶民遠指天下茲指慎修其實九族庶民明說遠不得說邇不得遠邇都不着但君慎身修而九族即親親羣哲即勉輔此見邇可遠之象故皋陶意不能已因廣其說曰邇可遠在茲看來皋意全重知人安民本文惇叙九族便合下惇庸秩叙庶民勵翼便合下師師撫辰在茲雖指慎修邇可遠却指中二句講惇叙二句仍要攝入慎修思永內去永莫永于百姓之親邇而九族其身範首被者惇叙言外便有可通四海為一家意永莫永于百姓之昭明而庶明其夾輔者勵翼言外便有可通一國于天下意邇可遠未便是遠語意頓挫正見慎修思永之無不可耳如云可以使九族之愛自身而推卽可以使惇叙之意自身

而旁皇于宇宙可以使庶明之氣自身而動卽可以使勵翼之意自身而遍滿于岳牧遠字與永字相應思永者思此可遠之理也若思不永修不慎則邇必不可遠惟無其可者遠邇境分惟有其可者遠邇境合只係這慎修上在茲在字正應如何之問語在德也皋陶只謂化外無以見德身外又無以基化故論慎修而要歸于治化以見迪德云爾禹于是默體于身心顯証于親賢遠邇有真見其不得不慎者而拜而俞非特心契皋言亦以勳帝之慎禹拜陶師義皆互發下文知人九德師師卽此庶明勵翼之可遠也安民五典惇庸卽此九族惇叙之可遠也俞者然其慎修思永則信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也皋陶以迪德進而直盡于慎修攝極廣操極約故曰昌言禹謨克艱意原重后皋陶又洗發一番若謂后艱在允迪臣艱在明諧必后克而臣始克此意禹所未及故既俞復問以為昌言下拜禹皋同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咈或如何有合于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開言而拜不為屈自言而先曰都不為矜在知人二句是可遠在茲之實知人則哲四句是知人安民之實下亦行四節又是能哲而惠之實知人安民事雖屬遠若論近取實在修身何也論知人則取人以身論安民則修已以安百姓

並未有一身爲之者。故上云。邇可遠在茲。可見人主一身。內自九族。外至萬邦四海。其間乖和離合之情。出處安危之故。無不從身剖決。以此爲修。修安得不慎。以此爲思。思安得不承。則以此知人。人安得不爲我知。以此安民。民又安得不爲我安乎。以知人安民爲遠者。民生萬欲不齊。賢人邇世不悔。其跡雖邇。而情實遠。況萬邦黎獻。海隅蒼生。遠隔九關。真有不。易知不易安者。故禹遂吁嗟。轉念克艱。謂惟帝其難。正見其當盡而不可忽也。此兩在字。卽上一在字。阜陶論允迪。推及修身。惇族。又廣及知人安民。此理事事真實。一件也。動移不得。故禹嘆服。謂咸若時。時不專

尚書華篇

卷四

七

指知人安民。連上慎修。惇叙俱在內。但語意略有賓主。可耳。切不可帶下讀。謂是堯兼舉之難。修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又何啻單以安民爲易。知人則哲。以下句句形容兼盡之難。能官人于知人。言其事而不言功。黎民懷之于安民。又言其功而不言事。二義原相足。須識在知人。效不過安民而已。則在安民事。又孰急于官人者。但理雖合一言尚兩分。禹會其意曰。能哲而惠。始合說安民。卽在知人。故遂專指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人之難知者。發論惟帝心不爲易。恐害民而民不得安。故有憂有畏。與遷不然而又何憂何遷而何畏。三何字。正叩竭帝堯其難之心。非

以帝不能兼而徒空空憂畏也。豈非仍說邇可遠在茲。○阜陶又以慎修之言爲未盡也。曰。予言尚有美于此者。言人君迪德而修身。以惇族勵翼。固邇可遠在茲矣。然所云在茲者。果何在哉。人有一之未知。則迪智之德未允。卽庶明勵翼而功未可遠也。故所謂在者。在知人矣。民有一之未安。則迪仁之德未允。卽九族惇叙而化未可遠也。故所謂在茲者。又在安民矣。惟知人兼安民。則允迪無餘蘊。而其功化之大。亦不特謨明弼諧已也。知人安民與迪德慎修。不分爲兩。上節正其大旨。而所迪何德。慎修何事。不曾說得。故此云。吾所謂德之當迪者。惟在于此。非迪德之義

尚書華篇

卷四

八

固在修齊治平。而又在知人安民也。蓋上云。謨明勵翼。原便合着知之。而使然意。遠邇治平。原便合着有所以安意。此纔明說。故曰。推廣知安字。卽下哲惠撰字。二句空說。勿侵下。不是我去知之安之。亦不是彼爲我知安也。卽天何言而時行物生意。故不在人民。不在知安。而在知人在安。民觀傳說。既在又在。先成若時。起義不可忽過。知人卽從謨。獨庶明中出。而安民卽家齊國治天下平之總名。庶明勵翼。言其感而已。必人君自有知人之德。然後能官人而盡賢才之用也。邇可遠在茲者。言其化而已。必人君自有安民之德。然能民懷而使無一夫之不獲也。禹吁嘆之在

惟帝其難之句見若因其言之易而特吁嗟以嘆其難非以知安之謨爲不然也。咸若時是言知安兼盡不可分說。咸字傳訓兼舉非平挑知安實按兩頭會意解。卽邇可遠在茲之謂惟帝之心其難之知雖如神猶切時咨之心仁雖如天每懷方割之慮故思帝之難爲永思邇帝之難亦爲允迪非謂兩兼之難謂兩盡之難也。精別則人可知撫綏則民可安惟帝則看得知人非精別所盡安民非撫綏所盡故曰非常人所能知人則其鑒別之哲能官如其人乃可言知人安民則其覆露之惠能使民懷之不忘乃可言安民哲能官惠民懷只可虛想若說如何哲能官如何

抑自有不容不憂者在果哲而愚而免皆若采資何必屑屑然憂帝向不遷有苗乎抑自有不容不遷者在果哲而愚而苗皆迪功佐何必汲汲然遷帝向不畏巧言令色孔丘乎抑自有不容不遷者在果哲而畏而孔丘皆克功偉何必惕惕畏此正就帝心所終歎處爲之責成見必當允迪于哲惠皋將修身說到人民上去謂吾身精明長育之德正在于是禹將人民說到君身上來要在能哲而惠也哲而惠卽邇可遠能哲而惠卽邇可遠在茲也。丁奉曰人在位民無位人民之別蓋自禹皋陶始。正義曰孔壬釋詁文上句旣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也。令色象恭滔天也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壬字舊注作佞字王安石以壬有姦義遂解作包藏而胡氏非之以爲安石爲此訓將以腹誅罪人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效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節言知人之哲都字貫至微哉有土惟人難知故觀德必于行行亦不易知故觀行又于其事載采采下詞未竟因禹問而直陳到底語氣不斷寬而九句即亦行有九德句彰厥有常即載采采吉哉即亦言其人有德末要補能官人意○亦作總是訓其意非訓其字謂之亦者亦不外是之亦擬議大率之詞有總意但活些亦字如字解正承上其難說言知人固難然亦觀其行有九德可稽也先行而後德者欲因行以觀德也亦先論其人果有德矣然後

尚書卷之四

虞夏商書

土

乃論其行曰某事某事爲可驗也先德而後事者以德爲本也行者人之行品行字去聲讀與傳中載訓行者不同行字虛百行總之九德人德難知但德體自無德行自有則亦惟就行知之須順文講若以德見于行者有九則是右九行矣觀人之德必于其人故以行字加于九德之上言人之有德亦必舉其某事某事以爲驗故以載字實在有德之下言德并言事者循名覈實也載采采者所行不一共事歷數以證之也采采二字一連不折開正含有常意在蓋人于一事或可僞爲事事皆然則不容僞也采采對下彰字以德之著見言汪釋事未確載字亦罕行字替

尚書卷之四

虞夏商書

土

不得采是載德而呈如某采便載某德故曰載乃言言字應亦言言字亦言乃言是稱揚于朝廷欲以登用意正是觀德之要亦行有九德此總言是皋陶總言德有九者之日也就有德者言亦言其人有德此總言是惟衡人物者總言人有某德也皋陶以爲此未可定須求諸行事之詳乃得其實耳不可將見于行與采采作一層攪說寬而采九句每一句成一德是爲九德勿認上一字與下一字爲二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強得之資稟多而稟立恭敬教溫廉寒義非違養不能無學問以養其性安能不偏適足濟惡爲凶人耳九個而字與教育處語意不同曹子有以彼濟此之意此則成德之自然也寬原是果的若說寬而不果不足以爲寬又勉強尋果以濟之作寬而又果則析一爲二矣須就現成地位說九者俱從力行上得上九字固云德必須有下九字方爲成德若有上無下亦不名寬柔等矣性寬者多疎略曰果則有嚴密凜烈意性柔者多依倚曰立則有挺立不隨意愿者質勝外失于儀則言恭謹愿和易或至少文貌雖不華儀實可象就持已邊說亂者才勝內忽于心故言敬橫河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堪濟大難者却不恃才忽略應務有餘執事則甚恪擾與柔愿類而不同擾是爲人馴良調伏無所乖戾之意馴順而不果

毅則爲婦阿軟熟故言毅毅有執持意徑直者易失之曠厲故言溫簡者率其坦易有脫略意廉則有修飭有分辦矣堂隅曰廉邊稜也剛強相近剛是性強是志剛者自勝不屈意大凡剛者多任血氣之發則爲色厲惟塞則至誠無息乾健至決者也故爲德之剛剛主于外者言故以塞成之強對剛似有內外強言其果敢奮發也似主于中一邊故欲其義動合宜也彰厥有常承九者說非又進一層彰字與采字應有常與采應彰謂見于行而有可指之實非粹而益背之謂成而不彰有無未可知也彰而不常誠僞未可必也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德未有不可常者

尚書章句

卷四

十一

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全不害爲德德而不常矯僞耳不曰彰而有常必曰彰厥有常醜者不變則其現者亦不變德之本體原自止所而不遷未始隨境轉也如是而後謂之彰耳吉哉只就彰與常上論稱其爲有德之人品未及施爲功效易重恒德恒則必吉故曰恒亨貞吉惠迪則吉吉在心與在天一也究竟吉者無不宜之謂贊其人亦贊其德也卽照下邦家之光俊又之選說古之聖賢行出而人信之天下望之如景星慶雲不過彰其心之有常者而已不彰其異也曖昧欺世四惡所以成凶宜則不渝九德所以稱吉吉與凶對彰厥句正是取人之法重

有常邊有常卽下日宣日嚴吉哉卽下浚明亮采

此節言能官人專舉彰厥舉有常之德而設爲差等以明常德之宜于用而德不止于三六用不止于俊明亮采故欲翁受而敷施之翁受要含哲字意敷施正官人事以下五句逐句相承時字與日字應惟其有日宣日嚴之德故能無曠時而隨時撫辰也用人須是推到此處不重總是知人之事將前二段作設例而從翁受敷施說起通章血脉便自了了○德小恐自安不足乃于此三德日就宜著而意不少窘于局中德大恐自恃有餘乃于此六德日以祗敬一念謹嚴于心而氣不少溢于局外日宣日嚴正是

尚書章句

卷四

十四

有常浚治明辨修明庶采直言其爲卿才候度正見爲吉士意日宣四句上一句言德下一句各言事三德六德與亦行有九德應浚明亮采與載采采應九德中有其三六故曰三德六德浚言常德之宜于治舉舉多寡以見其餘故下總之曰九德咸事指其人而言皆見成之德非謂將此三德六德去日宣日嚴祗敬之也大凡有德的人心常不自足日日加精進之功而不自知自旁人看來見其日宣日嚴宜必嚴嚴必宜互見也宜謂體之于身見之于事甚顯著也深知其理而實能治之曰浚明浚卽浚川之浚浚于不涸之源疊疊津津細繹而渌雪之也浚明平言六

德不言宜者以其宜著之極常惺惺而已嚴畏也祗肅也敬主一而不容一物也嚴祗敬三字連用敬生于嚴不嚴不能祗敬謂嚴畏以祗敬其六德德大者心愈小也嚴字着力祗敬是現成語勿用嚴故祗敬故作三叠看亮采有力事事物物燭其理而實能相之敬之至也亮采申言宣三德纔謂之有三德嚴祗敬六德纔謂之有六德沒明上加夙夜二字正于其日宣處見亮采不言省文耳沒明亮采正是日宣日嚴處以德言據上九德采采分之以日宣而知其必能沒明以日嚴而知其必能亮采曰明日亮彰之驗也有日宣其三德可以夙夜沒明有家之吉士有

六亦非定目說三該二四說六該五七合六三爲九以盡八一皆借一例餘故說二三四亦各三德五六七亦各六德凡自一以至九皆得俞受敷施在官故下不復言家邦但云俊又九德本其所成而言俊又所以贊美之也九德以德言事言其職如俊明亮采是俊又以人言官言其位如諸侯大夫是俊又只是九德中人分大小而言不可以九德爲德俊又爲才俊又是通套字自一德至九德皆可云俊又人人展朝廷有人不然卽賢在位不究其用或我用之彼不用猶弗有其人也官卽能官人之官非官爵之謂在官意于成事上見是沒明亮采着實處咸

日嚴祗敬其六德可以亮采有邦之吉士則俞受而敷施之可焉此繫言人之德有不同而受任各有所宜如此米便說到用也因言用人之道在于俞受敷施只爲九德止言三六故須隨其德之多寡俞受于未用之先而敷施于既用之後者不特三德使爲大夫六德使爲諸侯而九德之人咸事矣命則無一不收入敷則俞入者又無一不布出敷施而非俞受則施自不能廣縱能俞受而非敷施則俞受亦徒矣故九德成事全是能受能施九德以下着君身上看正是哲能官人處必如此方可言敷施上言亦行有九德此亦言其人之有德乃僅舉三德六德爲言者三

所鼓拜。非只短師長。寡師多而長亦忘長。多亦忘多。此以師往。彼以師來。故稱師師。此直是一德之風。各守其三。不可謂日宜。各守其六。不可謂日嚴。日宜。日嚴。却在師師上。見君誠翁受敷施。則士自一德以上。無下得。以自見者矣。有未備者。又交相師師。孰不為全德之士乎。師師所以撫辰。三句一順下。蓋交爭。自不能虛心。參元化之運。師師自皆平氣。求相協之宜。惟乘時而撫五辰。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兼流土以開十二氣之先者。循循焉順而理之。更無木失之驕。火失之亢。秋盛德在金。禁暴誅慢。所以順金辰。冬盛德在水。謹藏飲積。所以順水辰。兼流土以收十二氣之終者。循循焉順而理之。更無金壯失老。水止失釋。夫五辰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撫之。則五物皆成材。而為人用矣。大抵知人之法。如精神不通。玄化無貴。臣德。故直論至撫辰。若爭衡造化。庶績雖就。而沁洩已多。惟乘時無戾。則政脉不傷。而停聚獨厚。故績不言熙而言凝。時字謂四時。四時備五行在內。五行若直訓作四時。便與上時字相牴。還訓作五行。兼氣質言。禮樂工虞教養之政。定是以人事順天道。不是因五行之質。則是因五行之氣。本文說五辰。若說舒生收藏。便似曰辰了。就百工言。則又辰在天者也。時在人

者也。惟辰即時。故必人惟時。乃能若時。否則不先定後。先後參差。五辰又安得撫之。此撫辰所以貴惟時。時惟而後辰撫也。須知乘四時而修五行之政。不止在事為上說。天地泰和。只在人心。撫辰本師師來。撫者輯安之謂。要看時字。奉天時行。無一毫矯揉造作之意。人心中無拂鬱。則氣自順矣。師者法其理。撫者調其氣。理明氣順。只一件事。從常德中發舒。自成元氣之運。順而達之。節而裁之。都是百工心裏事。天握其樞。德為之暢。可想無為氣象。其者未必而預擬之辭。只重知人說。凝即凝水之凝。水不聚不成冰。工虞教養交相為用。聚眾力而合之。成治。不曰成曰凝。治功隨時消長。故無成不毀。此則凝定不可易。所謂萬世承賴。成不足盡。語意比咸熙更進。師師虛撫辰實。故庶績其凝。只帶撫辰說。大意實總承。蓋咸事在官。則分職有人。君得臣而萬化行。師師撫辰。則庶官乃和。天下國家之事。皆理不止家。浚明邦亮采矣。唐虞建官惟百。曰百僚。曰百工。而總之以百揆。以百為盈數矣。然所謂惟百者。皆三德六德之選。號千人之俊。百人之父者也。故可以撫辰而凝績。庶績其凝。本于師師惟時。師師惟時。本于九德咸事。九德咸事。本于翁受敷施。此節合上節。總是哲能官人處。不可分析舊說。以上節為知人之要。此節為官人之道。以翁受

敷施何爲官人以庶績其凝何爲效未嘗

胡且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五物皆成其材而爲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扛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天地氣數合而成五行復升爲五氣五氣之精爲五辰聖人正五事修五行調五氣則五辰自然順軌故曰撫于五辰猶五行之精凝于地而爲金銀鉛汞砂也○黃氏曰五辰緯星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爲五辰十二舍經星亦爲十二辰歲星司歲典致時兩

尚書筆

卷四

尤

變或司哲典致時煥太白司義典致時賜辰星司謀典致時寒填星司聖典致時風經星有常不變緯星有伏有息有進有退與日相終始變則不可準難齊惟聖人能安之而以日星爲紀日成月要歲會由是而出故庶績凝焉○葉氏曰五行散之在陰以配日者謂之辰別之居方以會日月者亦謂之辰其實一也○王氏運氣論曰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泰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知和緩秦越人輩雖其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且

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

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于其間卽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巳居之戊巳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巳化土而居于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巳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巳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爲坤其時

尚書筆

卷四

辛

爲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而生火夏火制金生氣絕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遯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溫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素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又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時而爲二紀天以六爲卽故氣以六卦而爲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而爲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

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卽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爲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爲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略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

高第

卷四

主

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運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爲初丑歲厥陰之木爲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爲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已前司天主之半歲已後在泉主之其大略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水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寒水居金位

斯迎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相

火居君火之位斯迎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於是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爲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爲勝其救則爲復抑而不伸則爲鬱鬱而怒起則爲發發陵其所勝則爲淫極而必反則爲承假如太角之化爲啓拆而變爲推拉太徵之化爲暄燠而變爲炎烈正化之爲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甚而元陽發是爲火鬱熱甚而元陽清是爲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爲水電土鬱而發則爲風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推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燭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卽

高第

卷四

主

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況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病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肝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略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爲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長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爲休祥有德者召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爲災眚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略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常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

無六極之驗也

知人原迪德愼修中事故此戒之違欲勉以兢業而原本到身結轉知人庶績卽是萬幾萬幾又卽是天工當歸重天工人代一句時說泥兩無字似提端語遂截作兩對看以無教逸欲二句對無職一句以一日二日句對天工句無教無職是兩陳其所當戒幾與天是兩陳其所畏上是當教以端用人之本下是當明以盡用人之道如此說則無教一段于知人不切了不知上段原起下段不是兩截語按小註陳氏云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不可使曠君雖兢業臣或曠廢亦危亂之道極得書意通節語意宜一直遞到天工如云庶績乃天子之幾而分之庶官者也必爲天子者無教逸欲有邦而兢兢業業勤儉以導之可焉正爲一日二日時雖至淺而事幾之來有萬無窮耳必無以逸欲教有邦而曠庶官可也此何以故凡以庶官所司之庶績雖人君之萬幾而實天所付之事庶官實以代之耳夫是以命曰天工當隨念天生九德俊乂而命之受敷施不當以逸欲曠之可也故是君君亦是君曠之都重在君身上非上言君下言臣○大抵天子逸欲有邦安得亮采從好不從令便似教之一般帝舜寧有逸欲何至今有邦視效只是極

形容逸欲之不可有耳。宴安之謂逸。對勤嗜好之謂欲。對
餘單舉有邦。以大見小。兢兢戒詞。業業危詞。戒則必謹。危
則必懼。兢兢業業。與逸欲反。逸欲甚細。不必宴安怠肆。只兢兢
不周到處。便是。然就逸欲戒其無。又不勝其有。必從兢兢
上做工夫。兢而又兢兢。業而又業。使逸欲無可萌之隙。此是
慎修。思永實。用工處。一日二日萬幾。是推無致之由。一日
二日固言日之至淺。須看得活。猶言日日也。言一日有此
萬幾。二日有此萬幾。見無日不有此萬幾也。故蔡傳云。可
以一日而縱欲乎。言一日而不及二日。意可想矣。日字與
上日宣日嚴正相應。幾字蔡傳獨就禍患上說。亦承上危
尚書章句

了萬幾幾字。正易知幾幾字。故綴于無致逸欲有邦下。不
可直訓為禍福之幾幾字。圖事不若圖幾。防微杜漸之謂
也。故不可不兢兢業業。無曠庶官。又從萬幾起下來。夫一
日二日而有萬幾之多。則不可以一人理矣。故庶官所以
共圖幾者。不可或曠。百僚百工。能哲則官。各極俊乂之選。
曠庶官。正從教逸欲來。君或稍示逸欲。知人之哲。便不能
官。人人不勝其官。曰曠。曠非無人之謂。一念不振。即空此
一念。一事不奮。即虛此一事。曠者臣使之曠者。實在君庶
官對萬幾言。庶官德有大小。萬幾雖微。正分幾之一者。迺
德精神不可一處不周到也。又推無曠庶官之由。天所欲
爲。曰天工。天工即萬幾君之萬幾。皆天之事。君不能獨治
而擇庶官以代理之人。主所最嚴者。天工之舉廢。乃代之
者人也。人可廢乎。君可自縱逸欲而致有邦以曠職乎。此
匪人之不可用而擇。九德之人。以官之也。可見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君德原在九德之先。觀上文百工惟時撫辰。則
代天之事可見。有邦有家。明分諸侯大夫。何以混作一條。
曰正在上文。上原說有邦有家。爲百僚百工。則此以有邦
爲庶官。無致即無曠。不足異也。○知人者何。知其能安民
之人也。官人者何。官其能安民之人也。觀九德之人。浚明
亮采。師師。撫辰。知人而安民。大略已具見矣。然恐其身之

逸欲或致有邦而曠庶官不能下膏澤于民也故又以兢業萬幾天工人代致警天叙而下正舉人代天工之事故惕其同寅協恭又惕其懋政事而聰明明畏遠于上下之說又凜然復中其警焉思及此尚可縱逸欲而不兢兢業業登九德以凝庶績乎阜陶陳謨在知人在安民而首提慎厥身修思永一語蓋居于此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尚書

卷四

五

承上天工人共代之來典禮命討皆歸諸天正見天工人代既必以兢業爲官人心法正須共以兢業爲安民心法寅恭懋字最重此卽上節兢業下節敬字上節言君之教化政事皆主于奉天下節言天聰明明畏皆主于民心蓋自古論君道則本天論天心則歸民也此代天工之人卽上惟時撫辰九德之人然論安民而歸重正德非盛世宜以爲先也以民德未正卽生厚用利逸居無教民終不得安故以正德究安民之績亦因上說百工庶績則厚生利用于凝績中已具故此特卽一該二舉正德以究其安民云爾典禮秩叙是帝降衷勅我自我是民受衷而五惇有

尚書

卷四

五

庸行下和衷但此意未出須寬說看來天秩等句仍是懋修勢叙之旨故同寅協恭雖君臣並舉畢竟還重君率臣從君何以寅恭卽懋修敦叙有迪德而無教逸欲是臣何以同寅協恭卽謨明弼諧有勵翼而無曠官是典卽五倫禮卽尊卑貴賤之體四十字皆天然之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卽和衷之衷卽典禮也典禮出于上帝所降故曰天叙天秩叙字惇字秩字庸字有淺深宜剔明叙是大衆舉其叙者而益不乖是惇秩是大槩其秩者而常不亂是庸有典處要點此民衷之有常者也禮處要點此民衷之有文者也方醒得和衷哉出來又要于天叙天秩處點出天欲共和之意于勅自我處點出欲君代和之意全主在君身上而于同寅協恭略帶偕其臣以同之協之也時說同知君臣不平不知臣處只宜略帶方合得上文勅自我血脈來天命有德欲人君懋此賞之政事以五服五章天討有罪欲人君懋此罰之政事以五刑五用就要點入故于此政事亦當併率其臣以懋之也亦略帶臣○通節只重同寅與懋哉句叙秩作活字看就賦予上見典是日用經常不可易者禮是五等人相接之體不是吉凶罪賞嘉責君意全在二我字上見我字指君言不可如新說指民言惇庸但言其責如此無工夫五服五刑亦只

榮顯其理至寅恭政事處方是施功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叙小大高下相並而行焉是謂天秩知叙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典之叙而曰天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之名位不容一毫人爲造作皆自然次第的故曰天叙秩便是天叙裏面事凡五倫中品級隆殺秩然而不可亂者不假安排乃是天之所秩在天爲有典在我爲五典叙在天而勅之在君就是民生厚到底不爲物遷少不得要勅不勅則不惇矣勅訓正有整齊告戒意惇卽惇叙之惇使民皆篤于倫理也典中之森然有則者曰禮在天爲有禮在我爲五禮自者禮所出也天子建中和之極自我五

尚書華簪

禮記

元

禮之謂庸字若訓用字義未切且與五用相礙禮有常法過則踰禮不及則廢禮庸者守常而不易也非常久意根自字來正處必有條故曰勅五禮只消用之便了用處必有法式故曰自五典中人怕的是情義乖離而不相維繫故曰惇人于五禮而不能用者不是過則是不及此乃無常儀的也故曰有庸五典主恩故欲其厚五禮主文故欲其常工夫全在寅恭上寅恭皆主心說寅是不敢怠恭是不敢慢此句以君爲主而臣輔之是知人中得來有九德之人也同寅協恭以和民之衷用力一氣說下同寅恭緊粘和衷是和共衷非衷自和也衷卽典禮和卽惇庸不

曰典禮而曰衷見得典禮乃民秉執之常性是由衷之物不從外來者不曰惇庸而曰和見惇之庸之正是使之藹然盡其所固有而不乖也勅我是整齊在我自我是托始在我同寅是共存勅自之心協恭是共盡勅自之事惟欲將此自然之典禮復還其人使皆和順于降之衷耳中節謂和衷而曰和則所勅所自卽天叙天秩之本體矣凡言典禮不曰慎微則曰敬敷蓋此乃天理民彝之極着不得作用萬物始乎曰寅日未旦亦曰寅有藏萬姓于寂若意交相敬抑若不自勝曰恭有振育不倦意恭者純是一團敬畏不偏不倚卽是未發之中以衷啓衷嘿然有所行于

尚書華簪

禮記

三

典禮間而民衷和蓋從本體內斡旋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曰同曰協和之根也寅恭處便是和衷有教化不能無勅懲故典禮之後遂說命討蓋此衷者爲德惇此衷者爲罪德罪就典禮之由不由分命討曰天賞罰之原出于天也有德天所眷命君代天命有五服而有五等以彰之有罪天所誅討君代天討有五刑而有五等以用之章用全在兩五字上見他輕重不紊五服五刑主君道言與衆共之故不曰我不言同協因上文也以服繫章以刑繫用是磨礪世風之大柄也吾以觀政而服章于五刑用于五又剖分淑慝之微幾也吾又以觀事這便是君之政事須與所

用九德之臣共勉之。不息可也。刑懲哉重勉之。欲其服與刑無一毫不合天處。此須猛着。刑始得。一不勉。則我之愛憎取舍。出而用事矣。勉在君臣心裏說。第令有德者奉天以賞。有罪者奉天以討。亦何足勉。惟賞罰之理無窮。賞罰之意無盡。勉而又勉。惟此慎修思永。密運無間。纔可符天直欲使人歸德而出刑。是和衷之真作用也。豈徒爲賞罰已哉。寅恭該得廣。自建極以至命討。俱該在內。蓋命討一段非與上對。正是維持典禮者。卽寅恭之所從事處。蓋安民于衰世。以厚生爲急。安民于盛世。以正德爲成。而正德于未正之民。則有條教法式之煩。正德于已正之民。惟尚書書
卷四
手

有典。五典主恩本厚。素其叙故薄。正之則不薄。人君令天下以爲典。民之不悖。我之不悖也。其勅正我之五典而使五者悖厚而不遺哉。此秩天所秩也。天所秩便有中正不易者在。故曰有禮。五禮不易本常。不由故失其常。由之自有常。人君合天下以爲禮。民之不庸。我之不庸也。其自由我之五禮而使五者庸常而不替哉。是典禮出于天而爲君道所係之重如此。然君主之而臣則輔之以行其教者也。當若之何。必與所用九德之臣同畏合敬以和合民之受衷。而無失其天叙天秩之性哉。由于典禮者謂有德有德者天所命也。而君則有公侯伯子男之五服。而五等以尚書書
卷四
手

此節言天民合一見民之不可不安以終安民之故人
方奉天加民而民且通天制君發出這段機權真不可不
寅恭不可不懋勉正與無曠一節對看上言天工人代天
人猶二此言天自我民又何上下無上無下一覺念皆天
聰明舉動皆天明畏上天即是下土故曰敬哉有土有土
指天子袁坤儀曰全是典禮為有德惇是典禮為有罪而
天下無不聞無不見是天之聰明也然非天自聞見也乃
因民之所共聞共見者以為聰明耳有德者天命之何等
明白有罪者天討之何等可畏然非天之明畏也乃因民
之共好共惡者以為明威耳天子惇庸命討之能否無不
尚書卷四

後有聰明天非有聰明也以何者為聰明耶我民之所共
願共聽者天之為聰明也有好惡然後有明畏天非有好
惡也以何者為明畏耶我民所公好公惡者天之明畏也
天地間只有一個聰明明畏若天自天民自民猶未可畏
今兩自我民可見民之耳目即是天之鑒察民之舉動即
是天之靈爽聰明明畏上天就在下土有何間隔故曰達
于上下叠上二句過接語敬哉有土是倒句敬哉此寅懋
高一層敬字重看有土專主君言傳以民社貼有土大有
意在敬非敬天亦非敬民在有土心裏說承上天之聰明
明畏所以必自我民者豈非一真脉脉而不容昧此不容
昧之真不在上下而在有土者之一念于視聞顯見先獨
提其念而兩間之精神翕矣惟有土者處于天民之間為
聰明明畏所締結一敬而和衷懋政無餘蘊矣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續皋陶曰子未
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篇中總括之語望帝行其謨也皋陶曰禹言惟帝其難之
故此特言朕言誠順理可底行禹兪之而曰乃言底可續
續字對行字皋陶謂可施行而已禹即許之以為可續亦
照前能官人黎民懷三凶不足害治說故皋陶想着惟帝
其難又曰子何知續而敢預期惟思以哲惠之事日贊帝

以成之而已。益言可底績，固非予之所敢知，而惠可底行，實則予之所自信耳。○此臯禹交贊其謀以廣帝之行也。臯陶既終其謨矣，而自信曰：朕所陳知人安民之言，誠順于理，可致之行，非空言而不可見之行事者也。致之于行，與見之于行不同，設誠固無有不致行，致行無有不造極也。禹曰：俞，汝之言致之于行，可有功績按底至也。行到盡頭，無少虧欠，便可有功，以成功付之事後，以致功勵之常幾也。還重行說，此固臯陶微辭以望帝之行也。而禹即俞之曰：乃言惠不力行耳。行汝知人之言，則官人之績可致，行汝安民之言，則惠懷之績可致，豈但惠而可行已哉。夫

尚書華簪

卷四 虞陶謨

三五

臯陶方自謂可行而已也，因禹許以可績，而復謙以自效，曰：予何敢知其可績哉，惟以哲惠之德，自帝所優爲而思以底行之實，日贊贊以成之而已。曰未有知，謂空言難底績，願帝力行何如。日字從日，宣日嚴一日二日生來。贊贊非一事，贊而又贊，見行知人安民之事，不可有一時之或忽也。贊屬臣，襄屬君，襄者治之成也，所成何治，只是成知人安民之治。若說開去，便是功了。與予未有知句相礙矣。治與功有別，功者已成之治，治則未然事，人臣襄君于有可用力處見力，于無可用力處卽思，乃此思之神，必通一人思永之神，而思始盡。吾諒帝之行，自應與日俱進，則臣

之贊助無已，以襄帝亦思與日俱新，全是隱隱責帝乘時意底行與允迪相應。贊襄與謨弼相應，思字從思永來。君思永爲迪德微幾，臣思贊爲勵翼深心。此知人安民修身之大原也，結在一思字。一篇大脉絡處允迪二句是引頭，此是結尾。

鄧元錫曰：古之學也，日新言始于臯陶曰：日宣曰日嚴，祇敬曰日贊贊兢日哉。

尚書華簪